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五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五一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

〔清〕李良年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續刻李氏家集四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提要

余仲弟武曾詩集凡十卷其爲時起順治庚子訖康熙甲戌凡三十餘年其游歷之所南達閩關塞中經燕趙齊梁吳楚之交凡數千餘里茲斷自丁未以前家居及出杭湖兩州閒諸詩爲第一卷丁未客都下抵宣府歷邊徼諸詩爲第二卷己酉年偕汪戶部於金陵復如京師諸詩爲第三卷辛亥春從曹侍郎入黔中暨癸丑秋同弟分虎東歸諸詩爲第四卷其冬抵家歷戊午及近游滁潁閒諸詩爲第五卷戊午之夏被薦徵入京師至己未諸詩爲第六卷是歲客濮梁至乙丑還家諸詩爲第七卷自此居家至戊辰諸詩爲第八卷是歲入閩中暨庚午歸來諸詩爲第九卷辛未以後遂不復出至甲戌諸詩爲第十卷嗚嘑武曾髫丱能詩下紙輒盡先子嘗亟賞之自先子遭家多難客游至韶州遘疾竟棄諸孤嶺南道且遠格於貲斧既終喪始克扶櫬還葬方失怙時弟年甫十六兄弟習爲詞章已而聞先生長者言將切劘於理性之學然貧無以自立歲甲辰余因人走黔中越三載弟亦赴宣府故人又適祀分虎入滇自是各爲行客歸期往往相左唯歲在癸丑母氏六十爲壽壬戌之秋痛罹先妣棄養其明年祔葬先妣弟兄咸聚者三十餘年來祗此三時耳夜雨對牀無幾相見睽孤之感歲歲以之迨己巳春余歸自江夏弟尚客閩是夏分虎卒於閩踰年而武曾亦歸里相嚮

哭失聲歲月幾何再與武曾永訣徂謝相尋文采頓盡雖余由然而存尚忍手其詩終誦邪丁卯之歲余買山錢塘之西谿古蕩問去西湖十里而近叢梅修竹之區碧澗蒼崖於焉終老弟既久困諸生不得少用於世復引例入國子學然已絕志祿仕構草堂故谿之南既成思更旁吾山築舍期共往來吟歗而今已矣嗚呼傷哉其被徵待試　闕下或勸宜有所請謁弟慨然曰竊達天也進禮退義聖人猶然況中庸以下乎退而就幕府於鳳陽於閩中暇則取歷代詩人之集無所不窺具有評論凡興會所及一託之於詩洎甲戌假寓城東擕所爲詩稾専事刪定未竟厥緒遽以疾返里居其分編合卷則從子湖偕相從點檢時習聞父說而不倍其指也余自歸心五雲守龍舒業習之戒於世間文字罔敢與知且至哀無文安所措其筆墨惟遺稾之輯後死者有弗獲辭蓋弟之於詩晚而益進觸手成韻沛然莫之能禦故叙其所以釐卷之次庶覽者有以知其意之所存由季與境之不同而非徒以歌詠爲也其塡詞在浙西六家就梓者已三分之二其古文如干篇湖偕方續爲編校若平生行履竹垞朱檢討狀之殊覈不復贅云時

康熙丙子孟冬補黄邨農繩遠識

秋錦山房集目錄

卷二
古今體詩 共八十五首

卷三

古今體詩共一百卅三首

卷四

古今體詩 共二百十九首

卷五

古今體詩 共一百五十八首

卷七

古今體詩共一百廿七首

秋錦山房集目錄終

秀水張雲上刻

秋錦山房集目錄下

卷十一

詞一

卷十二

詞二

洛陽春 寒月飲勝力寓齋九來電發惟夏同用歐韻

又

綺羅香 贈融谷用竹垞韻

齊天樂 秋夜泮河橋上郁對友人賦伎對月雅奏邊聲宴遊達旦更約城南射獵酒闌紀事

一叢花 爲尤悔菴悼七

百字令 田錫淵寓齋元夕小飲同蒼水設苑其年竹垞湘舞山農限韻

漁父家風 爲阮亭題紅梅雪岸圖

踏莎行 送陳霙銘之蘄水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集設園寓齋雨坪倡

絳都春 爲姜西溟題松萱圖

念奴嬌 送無定歸黃山用曹顧菴原韻

一斛珠 送孫魯三之汝南

蝶戀花 題無言半瓢居

一萼紅 送周儀部奉使淮揚

小闌干 題電發楓江漁父圖

燭影搖紅 爲雅坪題畫

折紅梅 白下訪蘅圃同分虎話至夜分別後卻東兼訊愈卿

蝶戀花 渡口

十二時 自贈

醉春風

折紅梅 錫山舟中遣興

婆羅門令 藍村規予久不遂結茅之約寄此訂後期

蘭陵王 得九來書卻寄即訊竺臣

夢芙蓉 濠梁客舍夜雪

笛家 送行溪歸里

風蝶令 題水仙蘭花小幅

應天長 曉行

阮郎歸 楚南客樓晚眺

蝶戀花

春光好

踏莎行 金陵

摸魚兒 題晉賢秋曉讀書圖用藍村韻

琵琶仙 聞高設園典試粵西遙有此寄

芳草 送秋田重游豫章並過楚南

臨江仙 用調酬拙公過草堂不遇

蘇幕遮

尉遲杯 憶似至濠梁除夕分韻

撥春慢 答淮江

滿江紅 西施舌

華胥引 沈沛洲屬題美人蹴踘圖

西江月 白菊

柳梢青 泛溪歸舟泊舊館同尹侯介臣

買陂塘 寄題俞丹興荻溪村莊

醉桃源 題畫扇

送高念祖表兄游山左序
送朱錫鬯游雲中序
送屈無極歸廣州序
送斯年兄之滇南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送朱方菴之官牂牁序
送譚舟石之官榆林序
送周篔谷北游序
壽外母序
周母倪孺人壽序
吳母七十壽序

卷十七
記一
遊顯山記
嘉興郡南關侯祠碑記
游洋河橋記
曠閣記
張氏園餞別記
醉翁亭古梅記
墨竹冊記
古南禪寺新建丈室記
卷十八
記二　論　議
先墓種樹記
退谷題名記
七眞圖記
三友園記
代重修鳳陽府儒學碑記
十八學士優劣論
營責議
鄉賢祠議
卷十九
辯　傳

武王纘緒辯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辯一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辯二
東昌孝子傳
廖氏傳
水二傳
徐白榆小傳
卷二十
誌銘　墓表　行狀
劉烈婦李氏墓誌銘
吳處士墓表

卷二十一

啓 頌 贊 題跋

卷二十二

題跋 祭文

門下後學金壽彭德輿校訂

孫男菊房謹編

曾孫振鷺 集儁 校字

元孫 晴華 邦華 旦華 寶華 覆校

秋錦山房集目錄下畢

秋錦山房集卷一

古今體詩 共四十七首

送友尋廬山

我聞匡廬秀九疊開屏風此地昔乘興千春懷謝公一從躡屐遠坐使青山空君去幾時到登臨惜未同

春日做庾信體

江上年光改樓中曉色舒青蛾工作畫錦字笑裁書探筵披明鏡當窗照舞裾低花映新沐緩屧下前除袖約攀條候衣香引扇初傾城矜獨立游子見躊躇抹霞弓樣襪滴雪耳邊珠凝睇簾微隔迴身袂半扶水妒文鴛竝風憐綵蝶俱河陽從此後不願果盈車

無題

板屋青青颭女蘿誰家蘿月映門多蓮山有夢愁曾到紈扇相思素解歌細柳一時飄枉渚雙星終夕怨明河闌干只在清輝裏不卷珠簾奈曉何

贈劉生

劉生彈琴方妙年自言家住渭橋邊不堪想像岐王宅今日秦聲異沈妍

寄懸崖和尚時在銅官山精舍

碧玉橫斜雪谿水抱麓穿沙三百里烟螺要眇封禺山蒼崖嶄削難躋攀路人指說防風國人徑千霜冒荊棘山中居民虎穴傍白晝公然虎索食上頭僧舍僧不居

不雨一勺無由得吾師昔渡雲谿去拄瓢直倚曾顛樹杖底靈泉一旦開二空尾帖今無恕六時但聞鐘磬聲童叟大悅懽相迎從來戒法有龍象肯令頑石虛峻嶒山中倚師如慈母故山開殺宗雷偶作詩聊寄貝多箋請師一啓珊瑚口

山塘放舟飲梅花下即事贈同游戚好

長洲苑裏斜陽暮拄席將浮五湖去渡口春風借問君停橈一繫淸谿樹此時晴雪滿吳閶梅花千樹萬樹香未逐征人飄玉笛故催行客到山塘君家兄弟才華健石上題詩更聞讌坐惜流光不待人西施舞處蒼苔徧吳麈游殘越鵠飛林鶯猶似喚羅衣浮生不飲眞何事

十日從君爛醉歸

垂楊

垂楊恰傍酒壚斜纖手春寒釀落花自汲新泉勝下若人傳香種出長沙極知漢女憐交甫可有麻姑入蔡家分付橫窓休晝閉欲隨行雨夢天涯

偶見

江花江水晤朝雲響屧分明夢裏聞愁殺東風太飄蕩春來依舊卷羅裙

晚行望卞山書懷

步出城東門不憚道路賒夭桃與郁李寒食各已華南經孺子廟蕙草被寒沙彼美世所稀逝者一何多我有瓊琚佩流光絕纖瑕誰爲同心人惠我以木瓜延竚不可、竢憮然嗟歲華

卞山何青青浮雲忽來踰造化有舒卷達人辨斯須彈我膝上琴山水聊相娛聽者盈林間誰解宮商殊灼灼辛尼花阿儺當城隅迴輈以相從中道增踟躕生芻不盈束何以飯白駒

碧浪湖

長日江村好風景自呼鄰叟放春船亂雲野水白相映細柳新蒲青可憐晚去星河生客夢舊游臺榭渺寒烟紅妝剩有當壚者且醉烏程市上眠

吳興竹枝詞

日出潯南烟水黃小樓如畫酒旗長玉瓶細汲春風起吹入糟牀滿店香

道場山前白日低倩郎重插瑱金鎞柔櫓淺沙何處泊小姑新嫁飽山西

阿儂家住玉湖濱種竹全勝畫竹新妒殺年年天聖寺郎來只說管夫人

三月三日采蘭游牙板笛牀何處留白雀門前扶上馬喚郎重向北山頭

連朝愛趁打魚船載得谿灣縮項鯿細雨街頭人散盡送郎雙手不論錢

綠檜初展最相思阿母燒松炙玉瓷顧渚峰頭黑雲起

紅裙閒殺採茶兒

小鳳分行花葉稀吳紗新樣巻晴機爲儂裁作春衫袖

舞盡東風只並飛

顯山眞作峴亭看移得屏風護酒寒笑取山坳雙白鹿

金刀細劈水精盤

菱角尖尖菰葉青别郎天氣晚潮腥秋來橘柚黃如此

不見郎船返洞庭

尊前勸客早涼生箏館毬場最有情樂府南朝零落盡

前谿只有竹枝聲

飲顧氏舅宅感舊兼示表兄嘉夫

我舟泊青苕參差日將酉襆被小童肩倉皇謁諸舅柴

荆各非故指點得老叟上堂叙寒暄嘆息契闊久舅也

情不踈入室語羣婦提篘發新醽張燈翦春韭相顧感

疇曩中懷詎堪剖舅氏三數人生涯困田畝田荒少人

畊故業存十九官糧不得輸况乃給升斗表兄本村居

期會日奔走縣吏輕儒冠嗔怒常在口憶我總角時高

門簇冠綬廣宅與名園樂事無不有娛戲宛昨日流光

一何驟破家戎馬餘對面成老醜昔盛今何衰甲族薪

自負沉吟哀樂理此事若機紐春風滿桑柘且盡杯中

酒

道場山同吳虎文

不識何峰路同攀上界藤竹深留古刹花底揖歸僧月

傍今宵滿山宜我輩登倚欄松柏外一眺盡吳興

訪程山人别業

山人早歲城東住廠閣虛廊對江樹世事更來舊宅非

停橈不辨尋游處開君七十是明年繞屋山花換酒錢

白髮春風清興在浩歌同上霅谿船

白雀寺春游詞同王古直作

寺門芳草如茵軟花港淥波如酒濃不辭載酒攜茵去

爲聽春濤十里松

樹杪珠宫百尺臺春城千舸一時開山前白雀無消息

惟有紅妝歲歲來

闌干曲磴挂斜暉羅綺凌空到竹扉緩步不知山逕杳

吟雲多傍翦鏖飛

往日朱門只斷垣舊游金谷亦荒原募錢衲子看興廢

鈿朶珠銜又一番

山行

門前雙樹古趺坐有餘清三月春林暖猶聞落葉聲

衆泉瀉方塘横橋跨長薄我來橋上行不知泉水落

近午結芒屩足底流雲盡提筐過藥欄前簷曬山笋

立夏同蘋公對雨懷曹徵之

南風生綠葉一雨下清池借問山棲客青春作幾時故

人隔春水值此定相思欲附尺書去雙魚未可期

宿族兄莊

吾宗元世德浮薄感今時眞率逢兄嫂遺風或在玆傳
家餘老屋勸飲只村瓷正値蠶桑後山田種莫遲

苦旱詞

靈壇太乙儼通幽匝地炎風拂紫斿玉女瑶盆定無恙
空勞雙燕出羅浮

當年祝令解神明好雨如泉竟夕傾一自襄陽耆舊少
邑人惟事東先生

盡日青苗不作涼上田太短下田長麻姑東海應回首
目斷滄波又種桑

長簪寶袜九華巾夜擁江帆歆海神舊事焚尪君莫避
玉犧皇舞更無人

見說西江水接天豫章城郭渺誰邊只愁三版漂沉易
不散句吳萬頃田

題扇

細草閒花地朱門晝不開更無團扇撲蜂蝶自飛來

同

五飲周五宅時値苦旱坐客頗憂歲事

今夜清尊昨夜沽初筵諧謔間投壺最憐不醒如周顗
翻使離憂對左徒已分山田虛種秫愁聽野老說焚巫
憑誰寄問盧耽井猶似當年解疫無

西湖呈陸氷脩表叔

西泠新月好挈榼共登艫水榭如遙去風燈忽有無鬟
香聞遠艓花氣合重湖寄語丹青手人今在畫圖

餘杭縣

壓樹雲初合迴船雨故斜郭門涼遠翠漁火亂岡沙避
槳雙鷗鳥當篷一酒家溪流直如練香殺白蘋花

安隱寺

浮生幾日駐征帆石路秋客淨客衫下界泉聲自朝暮
上方雲氣滿松杉雨花似引三車語佛火微明七寶函
不見乘杯騎馬客（騎馬宋僧禪慧事）漫勞鐘磬響層巖

懷韓石畊

故人彈瑶琴征帆渺吳會惟見海雲流參差夕陽外

烏程客舍憶查韜荒

今年桃李月我汎南湖春東風如酴醾醉殺台游人君

從漢口還遥持木蘭檝携手不盡歡連帆泝沿越中流
見桑麻疑是秦人家烟波忽相失滿目愁風沙風沙吹
未已月出吳姬肆脫帽酒壚傍高歌不知醉清輝滿春
林握別逾江潯我爲廣若客君唱武尼吟吟成響巖谷
目斷寒湖綠持此慢亭邊何謝仙人曲朅來歲月還黃
葉迷吳天郤對烏程酒懷君萬里船昨夜夢君還知君
在何處日夕南鴻飛不寄相思句相思若楊花飄落隨
天涯願作青苕月同君蹋紫霞

秋燕篇

秋風瑟瑟吹華堂梁塵晝飛雙燕翔搖頭鼓翼主人傍
被蒙君恵不相忘但恐歲暮多風霜君家爲德難久長

將雛結件還故鄉與君相坳在春陽由來託跡安能常

返舊廬作

涼飈厲秋氣微雲露中庭是時霜始降奄忽百草零昔予事行役遵途越郊坰顧瞻田疇間惻傷游子情不見稻與粱荆棘自縱橫杳杳白日匿肅肅孤鴻征節物逝不處世業非所營改轍即曩路載驅戒晨興願得歸舊廬燕婉及平生唐風有遺言感彼蟋蟀鳴

秋錦山房集卷一終

男潮皆謹編

孫藝穎房恭校

曾孫爲振集復校

秋錦山房集卷二

古今體詩 共八十五首

坐客舍遣懷

我有一心人容顏若翡翠經時不相見迢迢隔江涘江梅颯以標欲折何堪寄紅舷多夕陽坐惜流光逝援琴不成聲滄波渺無際

美人所居樓垂楊映牕戶游子無春衣親爲裁紈素三月征馬嘶愁予即長路楊花如惜別漫天作飛絮飛絮返春池歸人應有時爲憐刀尺苦不遣素衣緇

南有臙脂井北有玉鉤斜陳隋已千載行人爲咨嗟咨嗟復何益傾城難再得昨日萬桃花落紅涑一尺容顏

旦暮移何暇悲陳跡青樓盛名倡姣好被香澤沈檀爲方牀紫烟生瑤席我無十斛珠爲懽豈終極人生貴快意聊以娛朝夕

華陀青黏散藍田碧玉環糜之以爲羹駐我好容顏入世苦偪側何爲求長年劉安有遺訣得之乃昇天天上何所有雷車而雲軿嫣然惟玉女磬折羅仙班主領各有司謫者譴與還上界亦擾擾未見殊人間所以方丈洲羣眞自廻旋不死亦不昇萬耦耕芝田無由問方朔欲往迷雲烟

泊蘭陵遇客入滇寄書斯年兄

春城月出蘭陵樹酒幔魚罾留客住攬筆無心記北征

懷兄郤憶西南路西南天末古荊梁雁飛何曾到夜郎
鄉山寄書苦不達此去京國尤茫茫鄰舟掀髯夜郎賈
口談滇事氣如虎用兵歷歷指掌間拉雜山川更風土
蛾昌羅舞非吾倫金馬碧雞非舊春纔聞客話已愁絕
何況三年萬里人高堂未老髮垂雪手綻征衣兩番別
男兒羇旅不關愁此意殷勤共誰說客許封題報遠情
舵樓一諾懽平生獵獵天風吹五兩定知不付石頭城

鶴林寺

層樓春望入江南京口逢僧試一探蓮社即今飛錫杳牧老人駐錫地時赴吳門蜂臺終古法雲曇尊前花滿非重九門外
松青記十三米老風流未消歇長懸燈火照伽藍寺以米海嶽爲伽藍

渡江贈友

北固山前屋蕭然識汝賢江風催客渡同上廣陵船錦
纜紆春岸紅樓在晚烟阮公狂未減直向酒壚眠

廣陵

平山堂下積雨收暮天斜日上征裘莫向蕪城還北望
寒鴉棲遍古揚州
青簾幾尺捲迴廊簾外空明淥水長竹底更無人罥索
花邊愛殺打毬場
春街繡韉倚香車衫袖迴風笑石華向晚木蘭亭下別
亂鶯啼過玉鉤斜

垂垂堤柳碧堪攀故拂妝樓映玉鬟客裏不知春幾日
江南江北雁飛還

雨中陳散木孫豹人鄧孝威涂子山過話

旅酒過三爵生魚恰半籠醉聞鄉語異春想故園同脫
屐紛高館焚香侍小童寥寥今古事慷慨話難窮

次韻王西樵司勳春夜兼書別思

邗上江梅已半零暗香蕭瑟雨沉冥窓斜竹影攤書坐
風細林柯隔幔聽入洛司空琴自好過江僕射酒難醒
明朝怕見隋堤柳此是長亭第一亭

第五泉歌平山堂逢褚硯耘孝廉同徐元夏作

平山堂下水水石相氤氳第五與十二品藻何紛紛茶
經每見流傳誤歐陽金石垂遺文伯芻最金山鴻漸推
康王吾徒游歷苦未遍何由挹注爲低昂竹西小住今
年乍茶甌惱殺渾流瀉醉客宵甞不解醒蒼頭曉汲還
論價忽記玆泉水清洌遠拂荒碑探舊穴百轉釿鉼倒
轆轤齒牙却潤嵊州雪褚翁嗜茶癖無比身是王盧友
劉李丫髻山童折脚鐺一擔花影斜陽裏鳩坑日鑄鳳
所耽亦有顧渚新芽美蟹眼松濤解后間綠莎如茵石
堪八因思惠山飲更憶江心艤不須甲乙較前人暫游
喜毀三名水君携衲子我携客風景何曾負雙屐碧樹
紅橋正可留那知別思緜沙磧長安斗水須百錢黃塵
拍眼朔風顛蹄涔解渴尋常事從此相思第五泉

紅橋

出郭饒幽興透迤信馬蹄灑衣花片小隔岸酒帘齊沙
日迷離下山禽睍睆啼微聞清瑯響人在板橋西

登觀音閣是隋宮舊址

蕪城舊是傷心地煬帝行宮復渺然剩有花林迷玉勒
虛聞野老拾金鈿雛鶯乳燕渾無賴腐草垂楊絕可憐
贏得前谿二三月年年絲竹繫春船

孫桴菴餞予岱宗之游且云將返黃山舊廬輒題
酒肆壁間以爲別

我本好游歷婚嫁嗤向平莩中五嶽久相待騎驢便作
青齊行烟花幾日揚州住天都山人郤相遇手把新詩

憶舊游自言欲向黃山去黃山迢迢何處邊二十四谿
互迴旋草綠軒轅煉丹處靈芝窈窕如金鈿聞君結廬
亦傍玆山顛可惜此術無人傳硃砂鉢盂名二峯空眼前
我北去君南歸蕃釐觀前且樽罍清潭白石各有適馬
塵撲面何爲哉玉女池桃花峪女蘿千尺灑松花二月
香風迷野鹿岱宗此去獨躋攀躡屐捫崖未擬還有時
拂石最高頂望爾黃山咫尺間

車渡

汀橈橫渡小鈿車歸路風前暗落花不用舟師頻借問
粉墻敲竹認儂家

淮南曲

弭櫂向淮陰游絲罥晴霧嬌女愛陽春獨倚門前樹樹
色隱房櫳春禽不敢逼感郎相顧盼笑語暫相同東風
颺桃花上儂雙綠鬟羅裙繞身吹縈帶輕難禁蜻蜓與
蛺蝶各自東西邊那及揚州兒與郎同一船今朝泊淮
南明日渡河渚舟師不顧人使帆送郎去新月何尖尖
可憐似儂襪郎行若憶儂但看天上月

飯千公精舍念我長途見餉瓜菜

淮南香積坐清幽相見驚心十五秋三笑不堪辭惠遠
一詩先擬別湯休菜於佛土名羅漢瓜出僧田薄故侯
分贈轉憐風味好頻將方法示蒼頭

漂母祠

漂母貧家女王孫失路人感恩在一飯遺蹟經千春君
不見白龍化魚在泥滓網羅欲入風雲起英雄旋轉自
有術何必相逢盡知己縱令漂母不相憐亭長少年皆
可喜

清口阻風

石尤風高吹四野官船早泊神祠下吹簫伐鼓候平明
鷹首豚肩薦春筍予亦羇棲逐短篷怒濤咫尺苦難通
採薪拾矢非吾事願索南風換北風

贈耿百泉主政

君家甲第開聊攝軒冕清華垂累葉異代風流半已徂
傳家文物猶相接武熹之朝閹焰張天門虎豹羅重閽

羲陽再蝕太阿倒金甌玉殿成倉皇賢祖丹心山不移
慷慨獨上批鱗詞當年但聞抗疏者滿朝簪笏爭相嗤
瑾也徒知憎直臣公論尚有千秋期中丞嚴君亦繼武
吮舐紛紛笑公輔不能長揖向淫祠自廿三木同楊左
首下尻高亦枉然西川豪傑今還數三百年間大業存
長從竹帛紀清門漢廷不解留陳竇唐季偏知護霍孫
天涯有客來春暮握手逢君不能去平陵歌罷急難篇
墻東隱就屠沽處客舍經時屬比鄰莫論往事轉傷神
徘徊故額高堂上清白詒謀信可珍君家所居堂有文肅公大書清白字

贈王阮亭客部兼以留別

天寶以還盛吟咏紛紛中晚猶粃糠宋元之際風調改
妊手歷歷殊宮商明初數子誰最雄青田海叟筆力蒼
同時推正始掎角唯高張百餘年間生四傑力挽元氣
臻三唐後來繼之王與薛皇甫叔仲差相望大尊晚負
起衰意黍離歌罷嗟詩亡自餘文人半巖藪坐使一時
光燄藏揄揚聖代數公出朱絃清廟何洋洋瑯琊二難
才最健後先起草尚書郎雲津神龍不獨躍齋宮鸑鷟
元雙翔司勳雅俗碧山趣拂衣長嘯焚銀章頃過淮南
奏佳什廣陵驛前蕙草香夫子風流世所稀妙年著述
雄詞場揭來傳寫春官門長安紙貴如琳瑯野夫亦是
行吟客欲以傖父求班揚三春杖策過燕市車如雞棲

塞路傍平生不解事干謁便欲鳴鞭辭帝鄉闕門改候
不作暖邊風颯颯吹征裳白羊金鳳久蕭瑟鐵笛霜笳
橫夕陽年過三十不稱志山川一望增悲涼致身青雲
眞可羨看君握管侍明光古來文章關氣運應須達者
揚芬芳度遼高眠為誰起蔡邕倒屣非尋常懷中半刺
沉淪久試與經過作者堂

程舍人周量席上梁孝廉芝五談花田之勝

君家門巷接花田花發還聞似昔年相值京華方恨晚
細論風景故堪憐橫陳曉帳流香液不夜清鐙照綺筵粵人以素馨花製鐙及障
燕粵春風萬里外何由飛夢到南天

將之塞上呈汪苕文農部

出塞將炎月辭家屬早春間關語異地辛苦悵征塵莫
訝臨邛客多慚入洛人築宮虛碣石開閣渺平津少日
耽詞藻窮搜笑等倫瀾翻迴砥柱源欲溯江岷寔類三
都拙渾忘陋巷貧端居昧生理雅志在經綸竽瑟違齊
好璠璵悶楚珍登臨諳鳳抱攀陟此良辰轅下仍歌鳳
臺邊想獲麟黃河流浩淼泰岱勢嶙峋行路難猶昔干
時數益屯含愁非衛玠不樂似崔駰敢信文堪賣懸知
德有鄰勾吳才挺出華省筆如神白壁何論價銀章已
致身長卿終侍從方朔豈沉淪貢墨隃糜貴花箋側理
新羣公追正始夫子獨深醇待漏陪青瑣薰香覲紫宸

朝回接風素坐夶豁天眞兼肓酬支遁還疑類許詢談空恒亹亹持論轉循循後起看承益前賢嘆積薪汎舟殊訪戴投轄幸依遵京國招攜罷關山入望頻更嚴悽感策谷險怯車輪大漠原邀漢長城直控秦防秋餘壘在避暑故樓湮雕鶚分屯戍鴛鴦問水濱（雕鶚堡鴛鴦泊皆在宣府）時平紓北顧歲遠記西巡惜別雖千里暌違只幾旬從軍寧我願草檄久無因河朔劉松酒江東張翰蓴仙郎倘松憶慷慨報情親

居庸

軍都何崒嵂天作神京背設險開雄關于此劃燕代依稀百雉走傴仄兩崖對高度浮雲遲低飛逕鳥礙戢更

戒南口邏卒守陰晦我來及朱夏孟月哉生朏初綠不滿巖谿達見邊塞衆峰鬱神駿奔突勢可愛守信一夫足騎怯比行隘如何十萬師冠至倉卒潰羽林遮道迎貂蟬後車載擾擾黃巾烽百里墳積霸衰盛如轉轂接眼但昕未炎暉照蒼茫獨立發遙慨流鶯語幽谷如聞說興廢恃險非良謀鎖鑰愼此輩

八達嶺

丹梯直北通榆木拂袖山烟百折登河注黃花衙二口天低白草見諸陵行人尚憶迴鑾曲僨岸曾移照妓鐙舊蹟荒寒非一概不因六月有堅冰（諺云若過八達嶺征衣添一領予過此始驗）

吳郡丞采臣署齋出家姬歌舞留宴因成四韻

吏人初散雁聲邊司馬閒題樂部篇愛寫練裙王內史慣驚紅粉杜樊川榆關三伏風摧葉柳堠千屯月帶烟莫聽圓蘆捲悽調花鬟挾瑟勸觥船

岔道

晚色催車馬烟沙此地分長鞭來罽帳隔袖落黃雲茄吹三關息鴻聲四月聞旗臺東去路曾接大寧軍上都元肘腋二界劃金湯磧草東西綠邊榆日夕黃譙鐙聞鐵笛獵燒走烏羊野店禁愁思風吹桐乳香

上花園

閼支此地曾歌舞別起妝樓對暮山馬首垂楊青一帶

錦襠紅袜射雕還

述懷贈方參議

髫年十五六學禮方趨庭先人忝金蘭賤子侍儀型桐陰瞻鳳翮四坐流芳馨愧以凡鳥質因風刷其翎清飇荷披拂舉翮期青冥

讀書味遠大躬昕淹故鄉力田不逢年何以娛高堂良辰理膏秣願言周四方狂瀾無安鮮世路如羊腸明珠羞暗投中道爲徬徨

曳裾非我心彈鋏笑齊客驅車出塞門揚鞭越沙磧戕戕湯池山幕府森棨戟健兒伐大鼓美人奏清瑟攬袪上高堂陳詞感疇昔

邊庭方偃武部曲何春容褰帷及休暇四境行春農良時洵難得嘉會豈易逢芳荇託清池女蘿媚貞松綢繆苟無愆嬌首長相從

宣府

龍沙燕尾承平日北顧頻煩玉輦游尚有羅裙傳樂府翻隨羌管作邊愁行宮寂寞雙槐樹御氣銷沉舊酒樓（正德間中官手植槐樹並駐蹕酒樓遺址尚存）白馬青絲何限恨徐常功業總荒丘

鎖鑰從來借重臣貂璫本意揖黃巾一時坐失關門險千里俄催鼓角新日落諸陵誰繫馬客逢三月易傷春中丞祠下摩蒼碣始信孤忠亦有鄰（落句謂中丞朱公諸生姚君也）

寄曾秋嶽先生兼訊俞丈右吉

鳴鞭越居庸十日九風雨塞曲休吹行路難時清那有從軍苦怪石驚沙倦紫騮楊花飛暗古雲州虛傳蕭后籠鵞處不見城南避暑樓雲中去此三百里使君節鉞青霄裏幕府何人醉錦筵南州下榻仍知己月出恒山第幾峰雲蘿咫尺憶仙蹤知公不減登臨興欲辦探奇五尺笻

塞上觀嚴都尉女樂歌

南觸何迢遥湯池復深阻涼颸旦暮吹五月淡無暑與來策蹇覓郵帘遥憶江鄉正苦炎已知物候天涯好翻喜珠方勝事兼都尉寧邊雅愛客堂中珠履尊常入百年黃閣數家風六載戎符試邊邑街齋絲竹駐年華不列旌麾列絳紗神女先歸荆楚夢春風偏到洛陽家痛飲連朝看不足紅牙按遍旗亭曲妙本新翻石季倫偏將佳麗傳金谷憶昔明珠換綠珠徵歌買笑古來無留向紫絲誇錦障還提如意擊珊瑚一自佳人愁墮地很藉璣琲與簪珥吹笛曾無宋褘存乘輿秪有山松醉梨園此日竝流傳掠削雲鬟更可憐珖珰筵中鶯乍囀琉璃屏外柳三眠風起羅幃日亭午窈窕文窻亂香雨爲逢西子擲金錢又見東家邀翠羽（吳采臣郡丞亦以是日招集）此地由來苦戰爭北門鎖鑰重論兵簫笳久作從軍轉鐃吹惟聞出塞聲二十年間人事改聯營不用披金鎧趙豔

吳歈斷夕烽紅泉碧草長相待俯仰承平此一時爲歡莫遣鬢成絲從知地主風流極更與尊前賦柳枝

雲州堡觀鎮朔將軍獵

風折龍堆草天橫燕尾仌吳兒工走馬羌女善韝鷹玉爪漁陽絕花驄瀚海稱防秋元此地役兔莫憑陵獵罷聞喧笑紛紛細馬馱停鞭殘燒合歸旆晚風多翠釜腥黃鼠霜刀滑紫駝將軍新駐節不畏灞亭訶

觀錢黍谷中丞畫蘭歌

微雨忽散松雲州塞門七月如深秋滿檐山色鳥啼樹朝來官舍何清幽銀屏六曲圍烟埜地主真能慰離索茗椀棊枰香鵲爐侍女如花卷簾箔中丞錢公晚入坐

正有清風度虛閒含毫對客若有思記得山中芳草時
吳綃蜀箋氷雪色放筆忽寫幽蘭姿初花宿蕊俱綽約
風莖雨葉交參差水邊林下儼相比石壁倒垂尤可喜
野夫拄頰意飛動置身髣髴沅湘裏吾聞畫理貴通神
偶然潑墨皆天眞寫蘭不在顏色好要使風格超凡塵
楚客深情謝蕭艾福州巷子爭嶙峋中丞妙得此中意
他日流傳應絕倫不然古來豈乏寫蘭手君不見建陽
蘇氏管夫人

送張登子司李還越

女祁郭外秋風生感序懷鄉無限情昨夢蒲帆下三浙
潮痕拍岸明於雪何來越客唱歸吟一笑辭予返故林

錦囊馬上詩無數客舍鐙前醉不禁君家柴門鏡湖曲
耶谿古石柯亭竹猿鶴空山久待人到時紅葉深茅屋
避地梁鴻洵可師平生雅有白雲期鶯花暖後還相訪
共話燕山折柳時

初月

清輝初傍女牆生獨客尊前眼倍明猶有沙場健兒在
一時齊作捲蘆聲

雁門驛對酒

銀箏一曲夕陽微葉盡榆關更不飛句注沙明殘雪岸
滹沱月上美人衣暖傾白墮銷銀燭冷怯琱鞍試錦圍
欲折梅花簪鬢好春光愁絕隴頭稀

宣府人日

烽臺石戍曉烟平人日逢人載酒行客久漸多新歲感
春來倍起故園情圍爐小妓兼箏笛出郭諸山半雨晴
騎馬不愁歸計晚江鄉猶及聽啼鶯

上元後一日夜飲甯保安署中

刺史齋如舫明鐙向夕低雁隨邊月度詩續上元題火
樹青門得春醽越客携踏歌紛未散不遣夜烏棲

酬胡東甌明府言別

燕姬盛容飾越女擅陽春膏沐信修姱瓊琚何繽紛鳳
凰不我媒天路浩無因鈿車龍子幡冶游及芳辰精誠
各有託含睇俱未申投以合歡結報之連理文匪無效

顰者交手不相親衆女嫉光儀蛾眉當自珍
時俗多繁豔榛蕪嗟大雅哲人秉微尚曲高和彌寡寥
寥天壤間誰當知音者我有太古琴中情聊用寫朱絲
爲鴛鴦雙飛特瀟灑提攜別君堂相看泪盈把
吳鉤久不試寧知雌與雄結客少年場信誓苦不終朝
投比金石暮擲如蒿蓬逝將返初服川原渺難窮漁陽
冰始泮流水何融融征鴻自南來嗟嗥當春風我豈憚
行役世路安可從高堂方倚閭懷哉有尸饔
珠玉被駃段駿馬羞入閑不如恣游遨汗漫六合間睎
髮登南嶠濯足臨桑乾揮手即前路銜杯再三嘆燕吳
弗爲遐離別非所悲攬君香羅襟出入佩芳蘭君子崇

今德達人勉加餐我歸讀道書子留隔塵寰衙門足棲
遲水石相潺湲頻頷亦可悅何用桃花顏麗公有遺躅
千載共躋攀

重過軍都關口號

去年度關寒食後今年度關寒食前東風作意留行客
卻放桃花似去年

寒食飲查給事宅

寒食青門路羈人又隔年塵銷春雨後香坐夕郎筵騎
簇花相亂鶯新柳未綿漢廷多暇日方朔是神仙

書畫歌送米紫來明府之官建昌

古來書畫兩奇絕南宮真蹟多流傳家風復有建昌宰
妙年磊落追前賢捧檄長安春已暮欲棹仙舟豫章去
苦逢好事不相放幾月更作城南住牙籤錦軸紛低昂
客子聚觀如堵墻墨池瀾翻埽不足平頭奴子何倉皇
落花飛雪須臾遍小幅長幀皆可羨空齋屢失虎頭畫
老姥爭誇戴山扇康王谷五老松水簾倒挂香爐峰我
昔愛游未到此羨君此去丹青裏謝公遺蹟已千年李
白匡山生暮烟若向江亭重與渡何人不識米家船

譚舟石中翰置酒豐臺招看芍藥同令弟左羽繆
于野

三十一種誰最優往時芍藥誇揚州龍興寺裏花如織
洧川西雒無顏色今日揚州非絕殊狡獪春光艷京國

豐臺一望十頃餘老農恰就花田居茅簷負郭只四五
舍南舍北流清渠當春溉得花無數賣向城中十萬戶
露晞日出剪刀聲衣食年年在春暮舍人置酒臨芳園
客到豐臺花正繁徐熙九圖畫不到準擬浹日相盤桓
故人　家五羊對此翻然懷故鄉尉陀城南種花處
禎桐已放耶悉香眼前芍藥看未足采采便欲浮南檣
君不見江南百錢買斗粟居人往往愁餐粥豐年乞食
古所無長安種花勝種穀嵇含一編君自有予亦還山
灌花木有花不愁沽酒錢老作花田農亦足

送諸駿男入蜀

酒罷愁將別迢迢萬里程一鞭垂鳥道三峽繞猿聲地
豈尋常險君爲慷慨行相如妙詞賦到日想逢迎
益部銷兵久風人攬勝年江流玉壘外春在酒壚邊杜
宇啼難息巴童曲可憐望鄉應有句數寄浣花箋

廣陵船歌送葉元禮之真州

君不見廣陵船烟波不動笙歌起美人三月鏡中行朝
朝暮暮垂楊裏來往逐春風沿洄路不窮宮橋二十四
曲曲繞隋宮隋宮蜀阪迤邐接向晚停歌復停楫一入
紅林不見人但聞香氣飄裙屧河陽方妙年擲果舊相
憐遥逢廣陵女應繫廣陵船船頭野色連瓜步岸草江
花幾回顧那能兩槳下真州卻向昭明讀書處

奉贈王阮亭儀部

蘭芷被春園芙蓉媚秋沼婉孌從風揚褰馨各言好清
芬世所稀秉時以爲寶移置黄金堂嫣然謝芳草
湛湛秦淮水上有垂柳枝美人弄佳日攀條惜芳姿今
儀誰不覩弱櫂獨移時江皋多春風玉珮何參差
名都選絲竹繁響娛華筵別有容臺奏泠泠聞素琴一
彈再三嘆天外有遺音衆耳自傾悅寧知託意深
鳳鷟棲琅玕山禽噪野萩託身異雲泥飛鳴齊所欲徽
音或可嗣千秋以爲勗含悰申此章庶幾喻衷曲

送　游華山

五嶽平生意西尋太華山松風天外落仙掌日邊攀婚
嫁無鄉夢雲霞駐玉顏三峰雖絶好游遍亦須還

爲王儀部題畫

夾岸風林曉谿香吹緑蘋山中客未起別有蕩舟人

送茅匡餘歸苕上

昔我總角時茅子方弱冠相逢戚友家葛蘿同所眷江
南尚承平台游極歡宴羅綺若雲霞春風墜花鈿妙年
多樂方風景一朝變辟彊舊園林狐鬼走深院主人辭
故巢吾儕亦星散彈鋏與吹簫殊方使人倦平生自多
情憶往淚如霰與君逆旅中猶喜數相見君歸及南薰
日出郊門餞南經昔游處維舟夕陽岸碧柳尚依依流
鶯自相喚俯仰盛衰理能無發三嘆翻飛會有日刷羽
起天漢

口占送張彥若之晉陽

樽前十日九離歌轉惜他鄉歲月過君到汾川相憶否
太行山北雁行多

畫蝶歌送程雪門歸淮陰

雪門工畫理尤耽寫花鳥黄筌入神趙昌妙三師六法
爭言好鄉心昨夜生淮甸畫得金陵仰家扇一雙蛺蝶
擬滕王青苔亂落桃花片君持此扇作歸人我亦悽然
悵歎塵桃花蛺蝶關何事最憶江南二月春

彭處士仲謀至長安見訪不値次答來韻

山中不知漢繞屋桑麻繁迷津一漁父陶令誠寓言天
地本蹋踏那有桃花源君爲洗耳客海水日飛翻脂車

即長道側身望川原微吟自慷慨回首悵止樊燕姬挈
青絲爲爾滌塵煩對酒若不醉寸心安可論

贈文與也　與也爲待詔公四世孫文肅公孫也

遡江詩派君家別翡翠蘭苕世共傳今日把杯論往事
卻愁漂泊薊門天
玉磬花開非舊春移家新傍太湖濱含愁自寫雙桐樹
揺落深知故相貧　玉磬山房雙桐書屋皆待詔公舊與也善畫得家法故有含愁之句
吾家村屋好場圃春水板橋人跡稀借問天池偶畊客
買船何日到柴扉

張氏園古松

先農壇西五畝園中有古松當華門搓枒去地只數尺

横開十丈何飛翻三條廣路稍相背過者不解窺籬樊
我來坐向莽苔碧愛此寂歷銷塵諠東風吹入春聲起
如泉出峽弦鳴指詩卷茶香竟日留不知世有閒桃李
龍鱗蚖虵蒼藤纒託根京國知何年摩挲爲汝三嘆息
秦封不到終茫然君不見紅土游韉紛好事看松只說
慈仁寺

送陳其年還陽羨

陽羨歸何早裁詩悵別筵一爲招隱作絕勝遠游篇夜
舫芙蓉雨秋窓橘柚天浮名容易歇生計合林泉

初冬雪夜口占訊紀伯紫周鄮山陳倩三處士

小春燕雪枕邊聞靜裏懷人入夜分可但異鄉寒信早

故山六月已紛紛
西谿寒㣺三年別刻曲青山此夜孤同是吳關未歸客
鄉心曾夢草堂無

劉公戭司勳齋蠟梅

南國黃羅著處栽青門客邸更須開含桃關外車千里
細馬嬌馱踏雪來
就花不覺頻移枕殘日卷簾一事無翠水香清供好
秖應長對繡麻姑

除夕前一日同王員外陳檢討飲汪農部宅

官閒最是汪農部更喜鄰家酒肯賒十日相逢九沈醉
一年幽事到梅花

送童百揆歸海鹽

客裏春如海吳天入望賖君今辭潞水歸及放桃花帆
落先過郡琴聞即到家離心那可極吾亦倦京華

古意

卷却流蘇帳放儂香出戶郎在綠窓西東風爲吹去
人言楊花惡休將比蕩子蕩子不還家花撲儂懷裏

上巳日合肥宗伯龔公招諸同人集慈仁寺松下
分得茵字

錦韉移榼正芳辰客舍僧寮屬比鄰期顧尚書還卜晝
㕦宜脩禊爲憐春青松笑抵山陰竹紅藥能招洛下人
轉惜東風易遲暮歡場眞欲唾車茵

酬別華陰王山史關中天生兄

我有數尺畫長洲文點作老屋三重茅清渠妙疏瀹隔
浦駐漁舟垂楊蔽山郭中有抱甕子蕭然守畊鑿長鑱
挂青蓑紅藤倚芒屩俯仰川岩間置身殊不惡觀者訶
似予賤子笑且諾高堂倚閭人齒髮漸衰落壯年恥無
成食力分所託數載客殊方飄若風轉籜春陽忽滿眼
雛鶯上簷角開來展此圖恐負平生約故人三秦彥清
風九霄鶴覽圖各枉句相期在巖壑江湖渺無限苦竹
青如昨田園雖荒蕪猶能供藜藿努力副高言明當去
京雒

題王山史獨鶴亭圖

小隱含豪對落暉霞催風偪見應稀昔人許與庾文書如風偪雲收霞催
月上山史書法近之龍鸑往事須君續鐵限門邊看鶴飛
三峰飛瀑灑簾茵九月松風拂四鄰欲認棕亭西畔水
他年吾作叩門人

秋錦山房集卷二終

男澍偕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三

古今體詩共一百廿三首

官馬行

北方高涼多種麥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爲郤種官路側
日操豚蹄祝南岡馬來但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茨梁
嗟爾何愚抑何瀆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事驅逐
錦衣使者來如雲駛騎欻忽數十羣老農哀呼馬不聞
朝田青青暮荒土縣符催輸猛於虎田家明年祀馬祖

曉發大柳驛同汪使君

山鐘警客眠數騎燈前發朝雅散前林人語出叢樾浮
雲穿一隅兩腳喜初歇隱隱山扉開冉冉蘭苗滑身行
翠微裏躋攀幾超忽徑轉得清陰垂楊綠於髮便擬息
塵鞅留醉烟霞窟却怪汪農部王程太倉卒

清流關

醉翁守滁日曾眺清流關事往六百載我來復追攀雲
竇豈殊昔清流尚潺湲山僧結構精小閣敞烟鬟側身
上丹梯俯盡江淮間滁州十萬戶羅列何班班雖無千
仞絕顧此僕馬艱毋爲感陳跡辛苦凋朱顏

醉翁亭

山亭無恙柳如絲細雨孤探六一祠玉局碑殘猶在眼
瑤琴客去最相思空林野蔌閒黎飯廢苑青梅慶曆枝
向晚不禁懷古意釀泉西畔倚欄時

晚晴即事

踏青人去竹明霞宿雨新泥滑小車環珮隔江看不定
天風吹過紫藤花

鐙船曲

花叢香轂影參差盥手蘭香擗五絲誰道秣陵春去久
踏歌猶似上元時
窄衖勾闌宛宛通吳兒丫髻倚鮫宮延緣一水明如畫
直到青谿不斷紅
瓦官閣前笑幾回烏衣巷口夕陽催礙他翠羽雙棲夢
爲見烽烟前度來
短衣擊鼓是中堅苦竹哀絲坐雨邊法曲開元一老在

酒酣三嘆雪盈顛
明滅蘭膏點未殘六朝佳麗此憑欄絳輪宮樹銷沈久
合傍秦淮五月看
吳宮花草望中明輦路人歸野火生若使齊梁曾對此
也應愁殺庾蘭成

臙脂井 井在古寺側

遥聞妃子爲銀綀不逐黃奴散水涯紅淚昔年曾滴處
春風嬌殺井欄花
墜粉遺鈿不可期風旛松火正參差臨春舊夢餘衰草
合向鐘魚禮辟支

拜方正學先生祠四十韻

絕學吾鄉重孤忠異代存丰姿留想像瞻拜肅蘋蘩憶
昔迴天步災蹷切帝閽金甌成倉卒玉葉久翩反冊府
盟何補宗城壞有源秙糠誠左計笑齒及雄藩議惜移
封寢謀同築舍煩漁陽師剽銳上國羽飛騫江左懿親
睦師中叔父尊絳侯馳壁壘東越走連蹇嘆息樓船誤
憑陵突騎喧浮雲深建業宮雨濕朝元鎖齒江腰斷沙
銜地肺昏控弦江總宅吹角謝公墩馬飲重湖溢烽投
入水渾高飛愁燕子間道失龍孫勸進紛天策謳吟到
朔轅袈裟終在野衰絰豈酬恩詔紙層霄碎綱常一字
論漂零輕十族慷慨望千門碧血凝霜瀝丹心激弟昆
燕封虛餌蠋鄉夢不歸溫佳氣鍾山换新魔幕府翻冠

裳猶未忝刀鋸更何言尚想紛鉤射當時下殿奔不成
悲鮑永詎敢哭陳蕃士有平陵義丈招屈子魂黃蒿歌
傴仄白日步煩冤蒂帽三山市輿尸百草根長時深鎰
露何地薦春旛窗網蠲中葉新祠起斷原都人還俎豆
隧道幾涼暄故友嗟鄰近 東林景公祠 餘輝照隔垣松移荒
木末 祠舊在木末亭側今徙而北矣 階淨長蘭蓀仰止從遺史經過感
舊村更看金作鑄重假石爲鐏歷歷桑田改紛紛赤羽
屯碑珉承贔屭客泪落僾傒羌管悽神曲吳姬薦瓦盆
江花墓門路長對孝陵園

懷顧寧人處士

藏書滿天下之子獨間關襆被穿雲往殘碑搨險還羊

腸疑漢史鳥跡辨嵩山莫息草玄者梭㮨蓬戸間

自烏龍潭尋臺城遺址

蕭寺僧閒晝掩扉潭南亭榭枕漁磯秋聲一帶闘紅葉涼雨終朝濕翠微地僻芙蕖隨渚轉水清鸂鶒近人飛若爲更指臺城路風景他年半已非

論文口號

涇渭分明各有區文人相詆定何如晉江繞入南豐室又道毘陵得緒餘

青浦移家愛掩扉遺書晩出爲官微琅琊詎是安庸手垂老元知少作非

吳儈不解絳雲編佳句先從綺麗傳錦瑟香奩各有託

自將新製比當年

坏土從知砥柱難故裁險句作波瀾樊家舊體銷亡盡何事重教註釋看

歐蘇韓易詆碑銘哆口淵源是六經記得尚書三語在請君試擬弔由靈

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蕭瑟轉欷歔琵琶一尺荒唐甚留補齋諧志怪書

斗酒千言覩者驚商丘才思劇縱橫人間不識侯公子地下修文老更成

神龍朱鳳委泥沙翡翠蘭苕且自誇不信文章千古事過江今有百名家

攜來佳麗乞新詞和者千人汝弗疑卻笑桃根與桃葉王家迎後不題詩

鄭谷口爲予草堂書額報以短章

我名草堂曰息游意取五柳歸來辭淮南蓟北向三載草堂之名空爾爲鄭生作額妙入神漢家中郎秦羽人持歸貞與山靈約漁具樵蓑足此身

丁老行

吾生不見南中全盛日秦淮丁老三嘆述達官戚里多歡娛碧油錦纜凌晨出三十六曲青谿邊教坊名部分甲乙沙嫩清簫絕世工頓老琵琶更無匹脫十孃家盛歌舞碧紗如烟香滿室寫生麥紙蠻青縹定情紅箋擅

詩筆解貂秉燭千纏頭瑣幹銖衣金作祖是時法曲遝梨園丁老排場推第一建業春風懊惱歌開元舊譜龜茲律當筵聽者不敢喧明星未抵華鐙客席門趙李盛經過醉歸不逢當路叱爲歡只道絲滿絇買笑休矜髮如漆笛牀一旦烟塵生再見南都傳警蹕大尹朝潛朱雀航礮車夜照京口驛降幡盤盤穿雉迎柳市花樓眼中失莫愁湖上飛鴛鴦小姑祠前吹觱篥自此紅顏同逝水啼巾泪損燃脂帙勾欄月黑閒乳烏井水秋乾斷長繘閒殺秦淮渡口人風冷檀槽霜折瑟嗚呼亂離那可悉由來物理渾難必典衣買醉君莫笑丁老明年八十七

瓦官寺

大長干北小長干上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帘行處有西風作意晚來寒

竹裏危欄一逕分隔谿時過蔣山雲小樓鐘定逢僧晚郤話唐家古錦裙

鳳凰棲處祇蒼苔薄暮空開烏雀哀一自昇元開石罷東鄰嬌女踏冰來

前塵香象已頻更禪榻低徊過客情不見長康注錢處丹青零落土花生

白下送袁重其歸長洲

石城艇子芙蓉檝女郎如花艇如葉欲開未開最有情

吳儂今夜發江城船頭弄潮船尾歌月明東出奈君何歌聲未歇風吹去雲樹蒼茫不知處潤州山色數峰青別有鄰舟曲可聽草淺沙平三百里送君直下採香逕

秣陵城南晚眺計孝廉甫草同賦

雨花臺上花如雨木末亭邊柳作花莫話六朝興廢事殘陽一抹孝陵鴉

金陵雜詩

素手調箏擫笛時誰傳羌管到南枝紅羅亭下花如雲不記風流宰相詞

遺編傖父說三都花草吳宮近有無烏桕霜清槐葉雨畫師愁寫建康圖

洽城不見內家妝柳市風吹杏粥香只有江蘺不解恨背人青過赤蘭坊

後庭花發最堪思帝子吟成十客知更唱阮家新樂府明駝已報陽江師

詔書百道走黃封南國新妝步輦從故劒不須悲夜月幾人曾聽景陽鐘

功臣坊北野鶯啼雞鳴山前烏欲棲丹青畫壁嗟難見歲歲游人拂袖題

金陵早春發歸棹

吳船青雀首喚客正斜曛春意江先得歸情夢已分種松懷丙舍將母望南雲想到柴扉日新鶯樹樹聞

舍南梅花盛開念客游日久悵然有詩

舍南三樹梅手種猶歷歷昔與綠窓齊抽梢忽簷隙江海夢還家此樹常繞側今年花正開值我理歸策久客眷舊林芳香矧予癖呼童掩蓬門三逕埽塵跡物候屢榮枯勞者自不識

將赴白門古南老人夢得送行句云客心江上去還留次日續成命伊蒲之餪依韻奉別兼示首座休公

半畝池塘滚不流禪房疎竹增清幽三年苦憶米汁好二月且喜春燈留眼前佳句昨宵夢明發片帆何處洲莫怪吟成後諸子時青士丙戴林於在坐迦陵清梵本難酬

出門口號

舊壘重看燕子尋王孫西望總愁心生憎行李輕于葉
小婢添香東翠衾
纔聽啼鶯白石樓又聞津鼓急行舟桃花應笑人無賴
依舊春風賦遠游
榆關明月秣陵花何處逢春不憶家盼到故園花月好
尊前底事又天涯
映門垂柳不勝嬌齊向東風拂畫橋記得五年前此日
有人親折最長條

贈顧丈茂倫

松陵處士雪蒙頂亂離以來不出門埽徑幾看春草綠

緗書時有古香存過江耆舊半零落茂陵遺草誰爲言
篋中點檢伐梨棗良田自棄東吳郵吳趨坊前定本出
購者如獲千瑜璠吁嗟今自從大雅昔淪沒風雲月露
爭煩寃開元天寶少忌諱浣花詩史千年尊揭來文章
遭束縛餘波綺麗仍飛騰聞君搜括到時輩轉益體製
宗西崑（是歲貽書云閒情選刻將竣）采華棄實非徒爾此意難爲傖
父論

送郭臯旭北行

婀娜風帆一葉勝酒旗烟箔影層層不愁前路無春色
紅藥香中過廣陵

清明後一日虎踞關作

黃泥崗北水穿沙細馬嬌盤石路斜風俗舊垂千屋柳
居人猶種六朝花銀箏小院翻吳調翠羽新巢別謝家
不見陪都全盛日還聞野老說繁華

懷伯紫

羈棲真比白門鴉看遍江城二月花最憶故人京國遠
年年春好不還家

清涼寺海棠花歌

海棠一樹清涼寺乙酉年間僧手植僧初植花三十强
僧今六十花出墻江南見慣渾不少此樹爭誇標格好
柔枝弱蕾可憐春只愁剗地東風埽君不見靈谷梅花
照寺門鳳凰臺下杏花村百年風景盛游賞今日荒涼

斷客䰟又不見南渡倉皇羽書急禁柳宮槐亦蕭寂自
古花時屐到稀不辭終日坐芳菲後游莫悵前游事只
合看花爛醉歸

江上夢沈武功徐初鄰二子

獨客辭家願已非何由二妙欵雙扉離情幾月鴛鴦渡
好夢今宵燕子磯山隱故鄉空翠遠江寒蕭寺落紅稀
年時琴酒今零落忍對春殘不賦歸

停船嘆

昨日停船逢野老短笠蒼髯色枯槁自言亙雨壞蠶桑
更苦夏稅相催早鬻錢弱女方稚齡牽裾泪落傷懷抱
今日停船逢縣胥曼纓鮮服昂然趨下鄉泥飲橫索錢

博昜舞榭歡須臾農耶胥耶何者樂司民自有籌時畧
老夫不仕復不畊側身長嘯秋寥廓

尋倪闇公値往豫章奉寄

別君春草綠尋君夏雲生榴實何離離瓜華蔓柴荆令
子（謂師留也）若氷雪翩然當戶迎知君理雙槳昨赴豫章城
遺我一紈扇醉墨猶晶熒動揺青林側颯然懷袖清郤
憶廬山上松陰連翠屏赤日不到地六月寒蛩鳴君蠟
幾兩屐眞宜銷夏情衣過水簾濕足穿雲海行携琴訪
三峡精舍聞鐘聲謝客詩尚在麻姑酒須傾我乏濟勝
具夢想徒屏營因君寄丹壑他日未寒盟

舟中爲周櫟園先生題葉榮木畫松

六月清江放舸遲火雲晴霧總難支晚來忽有松風入
白露洲前看畫時

朱家嘴阻風戲爲長句

我從金陵湖眞州白波爲山小者屋柁師不語長年知
日落朱家嘴前宿吳兒身手捷猿狖忽捲蒲帆三十六
渚蘋汀葦相黄綠前船後船尾相逐可憐臨江戍不知
何年築潮水入門去妻兒尚屯伏行人過此生嗟吁物
態蒼涼黯心目野夫只候風浪平解纜清江趁朝旭利
涉期同舟臨深戒僮僕稍喜暑氣清客夢穩宵褥胡然
有物攪幽獨如龍挾雲虎嘯谷始聽疑從西北陲少焉
似欲失地軸來如怒鵰九月搏扶揺去如刺史移文告
南海鱷魚聯翩畫徙族散如匡廬山中十日秋雨急百
道流泉迸飛瀑欽如楚師一當十涉閔禽王離走戰鼓
一聲收鉅鹿我舟欹仄類轉轂顛倒琴書滅鐙燭攬衣
起視星斗繁眼眯口噤不覺兩膝之蜷跼始知天公惱
客猶未足石尤宵來倍飄倏童子語柁師此風曾見不
柁師悄無聲揺手目相屬海水横流入江腹可憐臨江
戍舊潮未落新潮續昨日水侵扉今晨食當薦（是日居人水沒
腹皆倚薦而數殷借使之也）雞升屋顛魚沫粟卻顧鍾山數點青咫
尺龍蛇起平陸自甲迄丙不少縮三日不進當柰何我
欲愬天轉躑躅江神且高坐風伯怒不速東招折丹西
飛廉敎有言酒鼎有餗以妥以侑介景福吹笙鼓瑟我

不汝瀆聽我致詞我聞上古五日始一風風不鳴條產
嘉穀又聞少女吹林間農人歡呼灑霞霖躬逢太平日
瑞應當可卜秋令如何行暑瀰南人愁雨北愁旱此事
今年不堪告壯夫買刀行賣犢老妻稚子闘衣哭只今
田禾十存幾狂風又遣相廹促區區行旅寧足較賤子
聊爲率土祝雲車冥冥旗肅肅颯然如有聞神語下逆
復君不見蓬萊水碧海桑田等綦局又不見毘嵐風顛
倒義和失輪輻天地本游戲蕘湯且額顣風調雨順偶
然事嗟爾林林總總沙蟲然祁寒暑雨安能一一厭所
欲我今縱横君勿譊神言不我欺斯人日顛蹙且呼從
事酒莫唱迎神曲年來漸與風波熟一任江豚吹白玉

忽憶至人御風行輕裾如烟肆遐矚海上琴高駕錦魚
雲中仙子吹龍竹吾曹何爲苦拘束安得丹砂服食成
直上青天倚若木調和陰陽無反覆下視長江不盈匊

自燕子磯至泰郵遣興

燕子磯下水濺濺磯南小市江風前閒殺儂家白團扇
不知何月是炎天
江雲釀雨雨不下池荷作花花未開安得雨催花放候
尊前頻送冷香來
晴川如畫晚揚舲近水人家柳作屏白下三山青未了
郵籤已報竹西亭
短籬疎樹望中疑往日春風颭酒旗茅屋總隨流水盡

紅墻三版露筋祠

悼雷伯籲兼示王箖夫

韋布文章半已徂夜臺雷叟不堪呼遺編一束愁蛛網
寄語墻東王箖夫

淮南大水紀所見

柳枝催殘水漂疾愁殺荒灘築河卒河流一夕欲到天
雕甍繡戶無安眠牽簰作舟擔覆葦葦叢歷歷炊烟起
小娃裙衩芙蓉妍沙頭崴崴泊官船褰裙涉水君勿笑
昨日避客高堂前

自泗亭驛至南陽見荷花連亘數十里

晚過泗亭驛人烟暝荒荒榜火候明月船窓生夜涼客
夢清若水肌體聞妙香五更舵樓轉日出見南陽紅蓮
何綽約靚如好女妝幸無足帛纏横放溪流長明明華
嚴界現此河中央我聞此谿農貧乏升斗糧種荷以爲
業盡室資粃糠過者但娛目撫事增慨慷安得設咒水
大地皆紅芳庶哉有遺嘆即此勝稻粱

九日張螺浮給諫席上

簾卷松風正夕陽舊籬黃菊夢中香三年客負登高屐
九日花開給事莊詩到軟紅無十字飲當晴翠且千觴
坐間盡是忘歸者誰與登臺望故鄉

雪後同朱十過申隨叔檢討齋看菊

九月雪如掌雪後寒疑臘看山惜迢遞入市畏喧還翰

林走急足書來念離合上言菊有花朝彩倦閒闔下言
新釀熟變婦方議榼並馬得朱十入坐賓不雜磊落見
詞章風流生吐納冷淡有真味肯惜換銀蠟送客聞嚴
更金颭轉蕭颯留卻兩淳于雙下西齋榻酒醒月當城
晨雞互相答

送譚舟石之官榆林 譚由舍人外遷

風流西掖尚堪論五馬翩翩亦主恩傳語邊城諸父老
歲星爲爾別金門
垂垂沙柳拂高城攀折其如送遠情檻外明河休早落
陽關纔唱第三聲
繡衣飛蓋出長安客舍西風對酒寒馬首秦時一明月

龍沙夜夜鏡中看
吴鉤斜挂紫茸氊目斷長城路幾千閒殺孔璋飛檄手
只今烽火靜西邊
當壚秦女擅秦箏野店花間日暮聲却怪使君頻駐馬
一時歌舞避前旌
到日榆關木葉稀早寒邊戍怯征衣從來漢吏春如海
未遣銀州白雪飛
内家曾唱紫薇篇出塞歌清更可憐若向涼州吹玉笛
梅花無數落居延
征西諸將比橫戈廢壘驚心歲月過明到一鞭衰柳外
新詩應賦戰場多

五原秋色淨簾鉤吏散衙齋晚更幽亦有鴛鴦湖水在
未須迢遞起鄉愁榆林槜李皆有鴛鴦湖
紅鹽白草玉門東才子褰帷正朔風　聖主恩深他日
事不愁魏尚久雲中

王劍以下三首並少宰孫先生齋中雜詠

聞自宣和殿傳來世代迷土花侵彷彿宮錦落提携拂
拭光盈握微茫客辨圭更憐永保字神物得雙棲玉劍相傳出湯墓舊在宣和殿金破汴携之至燕元時取入奎章閣後流江南士夫家少宰購得之吾友錫鬯作釋圭辨其非劍又銅劍一有文曰吳季子永保用之劍似挂墓者向藏歸德袁氏今亦歸少宰

晉硯

遺硯題纖手何年出秣陵簪花環小字圓葉隱疎稜墨
似露紅縷光猶溱玉硃懸知吟絮日細把意難勝硯出秣陵鎮近歲有人從土中見石函如古銅剖之得圓硯黝然而澤銘凡一十六字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硃堅質來有道輯字疑謝家物也

倪黃二畫

雲氣千林疊雲林畫懸流一線通子久畫坐疑嵐翠滴身在
水簾中瀟灑看雙絕迂癡見兩翁紛紛刻畫者誰有昔
賢風

送吳岷涪之延安

征衣短後縫驟馬繡璁瓏日黯臨岐酒沙喧出塞風榆
林通上郡板屋限西戎解免丹砂否桃花在望中桃花洞產
丹砂

送胡潔菴

石壘霜譙散夕煙由來征戰說三邊憑君走馬長城去
可有當時俠少年

飲柯將軍園贈翰周

名園值得酒人邀隨意花枝更柳條自是長安好風景
只輸野竹與東橋

飲繆歌起修撰邸齋

尚書留第宅是王司農舊第宛轉鳳城阿館閣仍清暇求羊許
數過紅塵隔戶遠秋色卷簾多風細聞黃菊烟輕散綠
蘿杯浮中聖酒峰削大官駝知己詐狂態他鄉容放歌
不愁明燭灺已使客顏酡屢舞看鸜鵒初衣愧芰荷才

誰龍腹比癡夯虎頭何（謂撫水也）鬚聽嚴更遥深防醉尉訶女墻先得月天漢早横波莫待蕨雞啓雞人候玉河

宿程農部周量寓齋憶戊申之歲同屈翁山何不借於此歡宴累月忽忽二載作詩呈農部需便

寄二子

我辭金陵道復作長安客長安九月雪初霽垂楊亂落金溝側廣州館前氷作花偶隨蹩日過西斜司農埽徑晚開甕月俸仍分到酒家往事重論夜將半疎簾別啓藏書館忽憶春燈話石牀故人何屈今星散嶺樹迢迢萬里心更邀秋月弄瑶琴還將越嶠仙人曲并入江南游子吟

題汪鈍翁焚香埽地圖

君家書屋枕江干近種茗華傍藥欄静下簾鈎無一事日長眞作小季看

奉贈大宗伯王公

神龍有時潛威鳳不世出古來公輔才幾人最超軼先生石渠彥游領容臺秩尚書喉舌司上與北斗匹昔在順治中經緯資良弼公望切平津指顧參密勿家學垂青箱（先生以青箱名堂）一經見作述卷舒一何神未老謝簪紱爲園鳳城西清若山水窟軟土不侵窓落花時點帙自從羣言乖斯文嘆淪汩狂瀾逝不返曲説轉盩屋公獨還深醇六藝爛星日旁搜未見書晏坐手甲乙餘事工

烟雲晚節細詩律流傳盛宴區得者比千鎰賤子仰風徽遠游謝蓮華窮愁意有託亦頗弄紙筆朱門平旦開萬竽嗤一瑟挾瑟登公堂賞音非敢必宮商不我殊清風屢披拂披拂豈予私寸心諳得失申章恕樸陋謏詞公所黜

沈繹堂副使席上歌

沈侯愛書法墨池夜埽西窗月客愛沈侯書生綃紈扇紛前除沈侯愛書兼愛客置酒張燈永今夕憶昨奉詔趨宮門　至尊暇日爲臨軒于闐青鐵出秘閣遼西麟角雲烟翻殿中觀者皆斂手沈侯握筆傳觀久董家尚書伯仲間　天語流傳在人口羣公須盡手中觴莫

待曉色侵高堂翠華昨自長楊返更恐相催入建章

送汪鈍翁戸部移疾葬親歸長洲

離亭南望酒城遥雪後川原入畫橈市上韓康應舊識仙人郭璞且相招天寒丙舍多風樹家傍春山長藥苗他日廬居如健飯可能開徑欵漁樵

呈龔尚書分用子美秋興前四首韻

畫省由來接上林門前槐柳舊蕭森卷簾翠挹峯巒色散帙秋生睥睨陰清畫迥聞天上履中朝爭識歲寒心淮南縱有神仙宅未許歸聽楚戸砧

太液波連鳳闕斜漢廷制作有光華珠方盡識春官禮

遠使無勞博望查尚德書成留國史洗兵歌後靜邊笳
不妨下直從容夜把酒高吟雪苑花
三策防河嘆累某東南鴻雁轉堪悲懸知陵谷桑田處
多在衣香馬汗時廟筭獨傳憂役切邑符猶恐議踟遲
謝公雅繫蒼生望不爲鄉園也夢思
香嚴尊拙先生二集名也把清輝往日詩名動紫微天半曲從
操縵得尊前麈欲繞梁飛登歌清廟才何忝揺筆滄洲
志豈違我亦頻年懷古調遠游端不爲輕肥

申丈見盟貽書見訊且索近著寄答

公子能清節幽棲道不貧秫田供釀早書屋與農鄰北
學誰高第西方彼美人相逢身世感燕草又三春

近接霜前札相憐塞上吟風沙游子路松菊暮年心避
世沮偕溺尋山向與禽古來無獨往嗟爾竟長林

申菽旆舍人席次作兼呈宋荔裳觀察王褒璞方
伯

舍人折東鳳城阿紫陌斜陽接轡過九月氷霜深院少
一時文酒外臺多高吟漫擬悲秋賦雄辯渾同斫地歌
銀漏欲闌烏鵲起捲簾其柰月如波

送梁曰緝侍御歸鄢陵

峩峩春明門車馬趨若鶩蘭臺實要津輿時鬬言路羣
公何赫奕捷足振高步先生淡浮名處之以儒素抗章
羞雷同好道展夙悟讀易與逃禪因之託深趣鄢人忝
招要三載接情愫塵言朝毋聞尊斝夕屢赴于焉揮清
芬景行有餘慕彳亍泥涂間爲感孫陽顧
執手歎未極驪馬去如何風吹蘆溝月千里同寒柯驅
車涉氷雪鳴鞭越陂陀嗟予秉微尚恥向朱門過交親
能幾人還歸一何多長洲旣乞假去翦支硎蘿先生念
高堂亦復同巖阿褰裼不堪折對酒難爲歌少別豈足
惜後會毋蹉跎
我聞嵩陽峰遠對鄢陵郭二室俯空濛三花宛淖約以
奉白髮人堪娛流霞酌扁舟更相期欲采江南藥江南
我故鄉柴門帶林薄肯來訪漁磯還賦高軒作平生游
覽意恨未探五嶽便欲裹青精相從湖川錐

爲程員外題畫

頻年浪跡愧無端閑殺秋江舊釣竿畫裏分明見鄉國
夕陽千樹水平灘

杜過徐學士齋對雪因憶孫北海先生約尋退谷

昨日亦苦雪今日亦苦雪故人朝參暇庭戶少車轍忽
憶翠微峰積素晃巉嶫退翁讀書處有亭自清絕應門
留曉鶴踏處青一缺期我雪中尋相娛歲寒節近來廊
廟身意頗怪巖穴學士殊不然愛此明且潔肯策灞橋
蹇惟須玉壺挈作詩報退翁層氷堅可越莫待晛消時
峰峰露青鐵

古藤篇贈何雝音侍御

帝城日出車馬喧帝城風高沙滿天朝來頓覺幽興愜
眼豁侍御東廳前古藤雙本枝屈旋遶材作架高過椽
老幹直上排雲烟倒垂復作蛟龍懸主人偃仰意不足
更築別館相貫綠簾檽一一綴疎欹窈窕有若虛舟然
騎馬下朝塵滿鞭對此不異趨林泉賦詩啜茗橫素弦
有時召客羅芳筵藤風泠泠落几席臥看紅翠春糾纏
我聞此藤垂百年往來題詠多名賢長安名花不易得
肯使根株輕棄捐酒闌戲作雙藤篇慈仁之松玉河柳
與爾應同萬古傳

贈冒穀梁移寓曾青藜徐方虎陳緯雲同賦

開元之際董糟丘供奉多情憶舊游我亦酒徒今寂寞

故人珍重埽南樓

宣武東頭是狹斜烏生何處覓秦家休將五夜楊枝遂
吹落西鄰桂樹花

口占贈柳敬亭

岸幘華筵酒數杯新愁一夜為君開坐中莫怪縱橫甚
親見寧南百戰來

燕市酒人今散盡白頭重與話春風燈前歷歷開元事
只在碁聲扇影中（叟以一棋一扇按節作口技）

朱碧山銀鑿落歌呈孫少宰退翁朱十倡

退翁齋中花底酌當筵示我銀鑿落摩挲坐上一再看
知是吾鄉碧山作至元月日鐫彎環古紋半蝕青苔班
槎枒颯颯勢欲飛宛若放舸滄溟間橫睨有客凌風渡
點綴衣裾逼生趣玉缸真擬瀉明河為送張騫月支去
雕鎪無跡把玲瓏不解杯腹何由空麒麟琥珀皆不數
夜光金屈難為工主人更勸勿揮手舊事流傳猶在口
元家學士數臨川秘閣相將此為壽引杯謝客客賦詩
文采翩然動僚友亂離以來嗟失一往時作雙今不偶
嘆息人間四百春斜陽細雨澹殘巾黎花絕勝蒲萄釀
傲爾乘查海上人

贈衛爾錫檢討

河汾絕學今誰振房魏聲名齊漢間封事萬言傳史館
綸扉數語動天顏客逢皂帽偏投轄住近青門只閉關

著作三長應有屬紛紜稗乘好敎刪

正月四日同朱錫鬯潘次耕蔡竹濤自阮家邨入
壽安山

曉村殘雪落輕鞭杏態將紅一派烟見說花時車似水
不妨把酒未開前

夕陽村舍酒同傾沿月仍携襆被行山入新年纔七日
上方鐘磬已春聲

退谷題秋月上人房

秋月一精舍遠在春山中亂水沒何許（退谷西偏名水盡頭水至此忽伏久而出地為上泉也）寒花開幾叢日殘松磴雪幡挼酒旗風尚
想蘇門嘯逌然萬壑空（孫侍郎自號退翁亭於此）

秘魔崖

山行及朝暉烟銷翠屏斂空林鐘始鳴禪剎燈猶閃屋頂出層崖山僧解指點石門淨如拭莎徑綠於染瀝瀝鳥還樹泠泠泉出險二龍渺何處（石洞有二龍化青衣事）廢碣蘚苔掩獨愛數小松百歲閱荏苒雖未干雲霄蒼然秀春巘靜觀了可悟浮生當自檢及此滌塵心且憩松間簟

來青軒

級石上層巔憑欄忽惘然御書山鳥識遺事老僧傳地迥園陵北（軒南直景皇陵）亭孤夕照邊向來蒼翠色依舊落窻前

自香山入洪光寺

十八盤邊路高高出翠微東西分檜影一半落春衣風束驚沙上雲將野燒飛平田還極目前路接郊畿

碧雲寺（明神宗御書水天一色尚在寺後諸峰皆中官葬處鉅公碑勒儼然）

登臨最愛前峰好杖底濛濛走白雲苔徑忽隨丹嶂合泉聲先到碧牕聞香臺松自何年植鹿女花從上苑分宮扇憶曾移雉尾至今殘墨閃斜曛

丹青絕壁儼神祠想像中官拜謁時異代流傳臺閣體空山紛列墓門碑春生石馬蘿仍合雲鎖雕欄鳥倦窺金盤玉魚零落後松杉應愧尚參差

明景泰帝廢陵二十韻

紫塞蒙塵日金輿返蹕難乾坤憂不細宗社喜重安繼體元隆準神州即舊觀維皇追始禍旋詔族中官者定非無補丹青故不刊北庭烽乍息南內月仍寒但使天親叙寧慚聖德完都人歌棣萼宸慮失猗蘭曹石謀何遽宮庭慘不歡升遐方撤几復辟已鳴鑾興廢當年事園陵異代看隧殊天壽飾山向梓宮殘黯淡蒼梧照淒涼玉露團竹猶啼夜雨（陵右即宮人葬處）櫻絕薦春盤梟雁沙長沒蛟螭篋尚蟠樵蘇來寢殿野老拜衣冠白日罘罳窅朱扉鎖鑰寬空濛流宿霧嗚咽走驚湍墜桷敧黃瓦荒榛覆綺欄豐碑還在目拂拭感無端

玉泉山

昨看春水伏今見玉泉生烟蹙爲誰好樓邊懷古情魚宮無客釣花殿有農畊（山有芙蓉殿址）坐愛松風起冷然且濯纓

田家觀杏父老爲予言昔年游覽之盛觸緒成歌

西山信幾深泉石多佳趣沙墅烟郵面面開不種桑麻栽杏樹古墻蕭寺紛迷離映水穿簷杳無數正月天寒未著花千條已見生紅霧我向山南更山北往事猶聞野老訴長安烽火昔未經城中女伴多游豫玉珮時邀載酒行鈿車欲挽青春駐社鼓錫蕭蹵踘場細雨游絲寒食路錦茵飄濕不知還一時笑脫輕裙護（婦女多用裙圍繞樹外以避行路宴飲有連宵達旦者）當年那惜盡歡娛此日繁華竟非故縱有游人聯騎來不復芳塵暗朝暮可憐杏樹不改色

依舊東風斷腸處密葉全遮帝子陵繁枝低亞宮人墓
茫茫今昔何足道滿眼青山尚堪賦有花不看花笑人
濁醪瓦缶須頻注

青龍橋下送瞻西上人還退谷

我尋退翁亭幾日禪房住上人導我山中行百折相隨
入烟霧送客流鶯故故啼朝來揮手麥莊西遠公自愛
東林好肯為春風過虎谿

題譚天水小影即送之閩

置身何異碧山雲散帶風輕白練裙若向幔亭花底度
人間重見武尸君
平生絕愛離支好欲掛春帆九鯉航烏石山前君住否
待予同摘宋家香時有約予游武尼者

清明日沈康臣汪蛟門喬石林曹升階黃繼武曹
峨眉諸中翰招同朱錫鬯高二飽飲郊外即席
限韻送錫鬯之維揚

東風無頷帝城天前度還家值禁烟置酒忽從高處飲
楊花燕子又今年
燕草如茵送馬蹄朔雲南下驛樓低紅橋白舫青青柳
值得詞人愛竹西

別高念祖表兄兼示沈馨聞

三月雨如絲因君策馬遲酒清踈柳店人別落花時楚
夢愁山鷓閩香愛荔支念祖將有閩行同游滿京國獨繫沈郎
思馨聞方病起

秋錦山房集卷三終

男湖借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四

古今體詩共二百十九首

良鄉道中呈曹澹餘開府

萬里征西節，雲中出九關。同來驅馬地，已後采蘭辰。斷水流紅板，春沙撲錦茵。惟應庾開府，高詠自清新。

渡德水

岐路吹殘陌，上塵野航相喚渡前津。斜陽似戀孤亭樹，岸草偏隨萬里人。郵喧亂鴉喧，廢驛日長嘶馬倦征輪。能銷旅思惟蚱，醉試覓羅家麴米春。

大明湖

七橋珠沫滙源潑湖上人家靜不喧歲有蓮菱紅掩隄

春浮鷗藥翠當門川巖莫訝非吾土鷗鷺相看似舊邨

五百年無曾子固數亭猶幸一亭存

歷下亭

歷下初探勝遲暉在客西坐移苔可藉壺盡鳥催提一鏡雙簾卷孤亭萬綠低紀游墻半墨苦憶杜陵題

江家池對酒

江家池水碧于藍指點銀瓶客駐驂花影拂簾杯在手濟南春色似江南

晚步經白雪樓是李滄溟遺址

九點齊烟入暮春偶經樓畔一傷神百年詞賦還陳迹七子風流又古人荒徑只聞黃鳥喚壞墻猶帶綠楊新

夜臺李白相逢否咫尺匡山好結鄰

趵突泉

七十二泉好人間說爆流尋源溯王屋注濼汴滄洲歷亂千珠碎空明一岸收昔賢多詠嘆何以賦弦游

馬孝廉三如往歲南尋吳越頗盡游觀今茲奉訪追話曩蹤因有此贈

落帆亭下泛春烟聽話前游已十年荷袖吳娘采桑月笥冠山客焙茶天相逢只憶江南櫂此會須尋濟上泉莫學君家授經叟坐銷絲竹絳紗邊

白海棠

西府酡顏枉自矜淡粧別有暗香凝海棠山半嘉州雪

不記何春到秣陵（海棠惟嘉州產者香州有海棠山青齊種所自也）

張杞園訊予近游兼訂適越之期時予方道楚入黔輙賦長歌留別兼簡馬孝廉

我攜邛竹杖矯首思名山芳草幾回碧游人殊未還前年走飛狐遠眺清涼月丹梯上層霄空翠落雙屐二月垂楊風迴鞭越居庸酒酣彈琴峽塞女如花紅道逢秦淮客却憶江南好六代多遺蹤游歷悔不早華陽及天闕杳靄為雲烟最愛棲霞寺晚鐘楓葉邊六年涉蘆溝夢繞西山側風雪苦相海裏檣到人日玉泉滿空明邀我石梁行沙嚙千春莎微波漾餘清遥過青龍橋蒼蒼見陵樹轉入萬峰西松間幾朝暮揭來送殘春更踏齊

魯塵垂鞭浯水畔遲迴忽經句渠丘兩名士籍籍張與
馬飯我雙白駒開尊杏花下貞也氷雪姿勝覽夙所怡
渺然五湖想因之掛帆期開君昔南趨琱欃蹋鍾阜徒
懷洞庭橘未折閶門柳探梅陟鄧尉攀荷渡錢塘杞園期以
春首入吳夏五入越春吳而秋越毋乃太匆忙嗟予事遥役欲溯
沅湘去南過武陵源便入烏蠻部勞君送遠征萬里各
含情他年若見訪待我返柴荊

譚家坊

野店啼鶯向晚多落紅飄盡長新蘿亦知村酒難爲醉
奈此青青山葉何

雲門山

樵徑探幽策瘦筇洞門斜倚秀芙蓉朦朧壞篆眠碑字
掩映游衫竟壑松嶽色西來穿劈嶺潮痕東折鎖齊封
葵丘霸業牛山泪都付僧牕薄暮鐘

馬東邨

亂峰千疊鎖高原忽踏飛流見石門晚飯山家衣帶綠
不知身在白楊邨

肥城山中登石閣午後冒雨前發即事

閣引雙梯上天垂一綫容翠宜攀絕壁名不辨何峰果
掛無猿處苔橫過鹿蹤不須嫌小雨西去綠陰濃

渡河抵歸德作

憶從人日裁鄉信傳語青鞵到武戹初擬游閩以入黔不果客路
雲沙今更遠故山猿鶴未曾知叢城戰後春無蝶隋柳
風多葉滿池河上十年三問渡平臺回首夕陽遲

睢陽道上謁雙忠祠

野雲垂檻碧苔滋弔古無端策馬遲罌翠芷香新雨候
竹踈燈靜暝烟祠空城鳥鼠從軍泪廢殿丹青過客思
伏臘更誰分俎豆秖應南入是男兒

陳思王墓

建安才名人不及公子分封此都邑銅雀西陵曲未殘
釜中何事相煎急一從玉樹掩荒丘漳水無情日夕流
二千年間人事改斷垣零落餘松楸豐碑別起臨官道
華亭書法今代少沈太史備兵大梁時立石封樹依然靄夕陰未許

麗絕穴莎草游俠風流世共傳秖今誰繼鄴中篇玄芝
不復來神女白馬猶應向洛川生前華屋紛無數玉盌
金鳧渺難據惟有文章光燄長一杯且酹陳王墓

椹澗村

卯金祚中衰倒置失冠履執戟獻美新平陵殺義士綱
常留一綫汝南得孝子采采桑間實長跽當菽水承歡
鋒鏑中全軀良有以流徽照東京一洗風俗美千秋椹
澗村何謝遺蘘里孝子祠與顏考叔故里相接我亦眷晨昏行役不
遑已揮手別荒祠四看白雲起

襄城

亂餘三十載邑里尚晨星谷口雙流白山腰一寺青沙

沈餘箭鏃風響答鐘鈴農事今年好郢歌向晚聽

馬首望鄢陵懷梁侍御

最憶梁夫子投簪返舊林沽名竟不上籌世意何深侍御嘗言今日遭逢聖世不難建白奉行非其人豈惟膏澤不下而已吾居言路循事盡職欲爲名耶餓而投劾去位識者以爲當哉斯言非一意謗謗者所知也齋食繙僧笈山裝絡故琴停鞭欲有問行藥渺前岑

襄陽

舊惜襄陽好今知楚權輕暮潮將暑去新月隔江生荻淡鄉洲色鷗閒萬里情青山丞相待先擬習池行峴石多勝蹟風景未全荒姿稔新農畔花開舊戰場歲時江上酒人物郭西坊郡治石坊勒古今名賢姓氏懷古關幽興垂顛假夕陽

魚酒村村得瓶枰畫可携槎頭圓截水帘影直垂隄江潤遲雲過林疎出鳥啼游人新有曲不唱白銅鞮楚蜀天相接襄樊水共流由來雄節鎮于此控咽喉有樹皆藏屋無簾不上鉤異時戎馬地生聚幾春秋

抵荊門州尋蒙惠二泉用子瞻登介亭韻

南客久北轍近頗怪炎涿驅馬荊襄間行潦日霑足此邦百戰後原野未全綠脫粟飯前村不暇論口腹攀蘿閱形勝曲折到平麓上有崇崗環下有荒陴伏冠王守不易況乃事角逐入郭攬遺墟蒼涼嗟滿目側聞豺虎盛覓食走茅屋家家閉門早畏此斜陽速客子心膽粗獨行探往躅象山祠尚在兩泉宛碧玉散若飛流邊如對鮫綃幅摩挲至元碑剝蝕苦難讀回瞻味前蹤恥效阮生哭蟻行蹄深谿細路秋寒續灰愁締紛冷更畏榛莽觸惜未携良工斗字搨山谷紫泉二字涪翁書也邨醪既須沽江魚亦吾欲一醉遣百憂明當赴荒服

荊江歌

江陵城北雨初晴荊南驛前風荻鳴月落長年呼不起柁樓欹枕看潮生

烏榜紅舷曲未闌水神祠廟枕江干風濤數見渾閒事不信朝來逆浪難

亂流如赭峭帆過出峽新增漲後波不是楚山青一點

行人真擬涉黃河

沙頭風息纜徐牽小簟橫窗客醉眠聞到武陵須上馬且拌十日艤江船

百丈彎環柰晚何上江船比下江多楚女休矜大堤曲巴童解唱竹枝歌

月明烏鵲幾曾飛酒醒空江露欲晞不必聽猿向三峽纔聞橫笛已沾衣

鄰船杳杳去前堤竹緶新編四破齊同發江干不同宿西陵更在火雲西

澧江阻風送中丞曹公卻返澧州取陸路南行期以武陵相待即次贈別原韻

連檣洵云樂其柰石尤何十日荆江泊村村增夜波夫子發遥思因之江上歌翻然送車塵坐惜朱明過欲汎武陵櫂獨往成蹉跎殷勤一明月千里下岷峨

夢王阮亭農部過武陵

楚國千山別後登擬將書札報炎蒸如何洞口秦時月卻照扁舟下武陵

沅江遥夜水如雲柔艣輕帆惜易分一片傍聲花底出仙郎曾否夢中聞

河洑山

朗州山水區夢想自夙昔今朝落吾眼曠望展胸臆始見千芙蓉蒼翠遥可摘少焉衆山盡一峰儼當側攀陟

性所耽高舉輕兩腋風吹萬青松苔繡古白石衣從女蘿掛腕就仙井滌蟬蛻訪遺跡雲深邈難即坐看武谿源涓涓瀉輕碧勝攬不在遠塵鞅何當息翻笑征南人曾此愴横笛

九嶺

昨者暑氣清嵐瘴喜初散幕府有程期鳴鉦戒宵半殘月不到地松梢耿河漢冥冥列炬移灼灼螢火亂空山悟無始靜理閱昏旦九嶺爭一隅徑窄中毋斷我行尚層崗我僕復深澗浮生付飄忽肩脫禁人慣不墜偶然事履危豈無嘆轉苦東日遲坐待火雲爛稍稍荆扉啓人語出沙畔前路方迢遥平明且須飯

馬鞍山值大風雨是日同行皆先度

夏雲不出谷濛濛晚來聚急雹走山根散作千林樹絶頂掛飛瀑下濺百草仆我來及馬鞍側足敢徑度窈冥豺虎蹤咫尺蛟龍怒僕御喜新凉肩輿乘濕去衆山向背殊風景變朝暮前峰雨不到月出青楓樹悵望同行人先我宿何處平生愛幽賞未敢悔行路

沅陵縣

蟹舍漁梁夜渺然沅陵如畫月初圓何當笛裏南征調吹向沙頭北渡船蠻俗至今三楚雜亂山終古一江穿尊前蘭芷青無限欲弔湘纍何處邊

辰谿歌

巫陽城頭赤日暮辰水東流更西注錦石臨江晝不成巖花半逐漁舟去鵝井丹砂好駐顏龍門玉洞堪追攀谿山滿眼客不住辜負茅齋楓樹間

宿沅州

武陵谿上客迢遞復沅州十日人穿霧三更月近樓野雲多映水踈篁早知秋信美非鄉國飄飄愧遠遊

栗子關十六韻

峻極重關險艱難獨客經梯航原梗絶中外劃郊坰天作西南障山開大小屏（有大栗子小栗子二關）路應莊蹻始地自伏波寧遺廟崇新祀殘碑失舊銘土田紛棘火樵採怯鵂形往事聞開國殊方久不庭 王師頻閱歲使節幾

衡星鬼斧橫飛棧神功直建瓴虛無銀漢逼縹渺淥江渟鳥道層巔過蟬聲下界聽牛肩敧壘峽一髮上空冥石到諸蠻黑楓過二酉青炎風高瘴癘晴日俯雷霆竹艷猿猱滑叢幽虎豹扃杖藜無恙度揮手別山靈

水車行

黔人五月伐蠻竹水車團團架江腹百筒自轉洪濤風晴日禾苗盡霑足豈無桔槔與轆轤終藉人力相持扶未如老農日飽睡坐待粳稻收膏腴吾鄉水車製渾樸腁胝僅足輸官租吾將撫筆繪此圖可惜江南水面平于鋪水車僅可施急水倘欲移置徒區區古來財賦稱三吳吁嗟民力何由蘇

游華嚴洞用少陵白水縣崔少府高齋韻

黔山不知名曲折隨所適歷險已云慣畏此秋陽赫路轉境忽殊兩腋落蕭閒孔道啓珠宮中有青鐵壁松杉挺雲外難可計尋尺禽語共鐘聲峰峰異喧寂俄然陰崖迸花雨灑淅瀝未知何鬼工下鑿千仞石曜靈古不到元氣黷相擊冥搜倚束炬轉愁鬼火射往者蛟龍騰其種尚窟宅吾欲訴真宰徙此付河伯窈冥失白晝屐齒限深僻瞻仰得大士色相了可覿獅座繞莊嚴瓔珞垂一碧始知混沌初象教已先圻坤維本東陷百險走西脈負固繁谿苗冒勞舞干戚勝地豈長湮中土今不隔迴攀磴草綠側染簷溜赤容與及茲辰兼喜後鋒鏑池荇魚唼殘壇花鳥啣積幽討非一概森爽兩崖敵蒼狗變斯須卻顧濕几席惟餘清妙香冉冉送游策憑虛羨門子高坐彌天釋此中應可求柰何塵網迫即事感蒼茫喟焉念今昔

聞鷓鴣

花間飛上竹枝啼纔過黃絲又冷溪蠻鳥亦知行不得行人那向夜郎西

初抵貴陽

皐州策馬向春暉忽訝殊方歲月非一雨新涼生貴竹行人今日換征衣秋天瘴減雲仍暗鄉國程遙夢欲稀記取蠻中風景別亂山無數鷓鴣飛

古堞紆迴帶晚潮山城七月暑全消臨江浣女無紅粉近市居人雜紫苗絕域幾聞重譯至洗兵已是十年遙昆明別隊來何數躍馬彎弧日射鵰

黔陽雜詩

久抱離羣歎西南記土風軒牕來峒雨巷陌掩秋蓬濯錦蠻絲豔燒畬野燎紅此邦人境別清絕古黔中

卉服仍苗俗星羅種落存羈縻聊復爾畊鑿且須論邊日秋難見蠻烟晝亦昏承平諸父老猶解說安坤

憶昨偏隅小西師幾歲譁降王猶有殿飛將竟無家傺掛吟搖竹鵑啼淚染花興亡過眼搔首一長嗟

分野通參外雲霞到海壖丹砂羅穴惢梳鐵谿船嶺

自遮鴻路商能到虎邊醉來吾問我何事亦荒天

孔雀

翩翩三青鳥生長在山根毛羽皆豐滿寡識恣飛翻一遭時俗賞羅致來林園屏開或扇聚都護呼當軒觀者共怡悅物性悲籠落文采多自戕養晦乃長存魏使遠求索越人方珥門鳳鳥久不至丹山始稱尊青牛去流沙萬世師遺言

紅葉

樹樹霜枝帶晚烟斜陽相映入愁邊參差烏桕悲秦女容易桃花誤楚船江上正宜闕濯錦曲中未許共哀蟬故山簷角三年別辜負蛇南汧北天

送魏樸菴之金陵

嚴裝中夜攬吳鉤客舍疎鐙黯別愁蠻水一條君獨返楚程何限昔同游鷓鴣聲斷殘年雪鸚鵡涼生落葉洲夢裏江天無遠近相思先過武昌樓

鄉關不問問吳關訪古寧辭一水艱楚尾江連楊子渡春前人到秣陵山臙脂不用尋智井桃葉何妨宇小鬟想得落花飛絮日岱宗蒼翠待君還

題陳明卿四時山居圖 圖爲虞公徵君作有徵君題詠及董文敏跋尾中丞公所藏也

客携山居圖萬里投南荒朝來雙眼豁喜見余山莊余山渺鄉國何爲墮我傍乃知圖書理精妙通微茫明卿

輞川儔擅此筆力蒼蜀紙五丈餘點染何周詳始作小坡陀數樹臨芳塘池草澹初綠谿流聞暗香籬舍眼中失紅霧相遮藏樵客指桃花遥遥認前岡扣舷者誰子咏與春水航劃然翠屏開夏木交千章松垂朝暮陰蕉覆東西廂幽人種茶處風緩齊作檢地遠盥櫛稀趺坐焚都梁如聞膝上琴餘音滿滄浪少焉山雨至颯沓迴風檣烟水忽無際尺幅詎可量米家潑墨山糢糊落中央坐惜九峯晦忽覩秋容涼沙際見紅葉始驚昨夜霜野亭逼葭菼一徑穿疎篁尤工繪遠勢漠漠清川長浴鳧與飛鷺十百自迴翔梅華發歲晏數株纔出墻復見石橋側萬樹紛低昂凍鳥啄寒癹微霰露枯楊吟客掃

不去彷彿十指僵靜理信盤礴丘壑開堂皇如何俯仰間物態殊不常陰晴改江色暝旭分嵐光涼暑及冬春意象爭毫芒似有元氣入眞宰相扶將想其落筆時覩者皆言良文敏跋紙尾徵君爲裝潢圖隙自題詠欹斜不作行具言山居樂天籟殊宮商撫讀感今昔掩卷爲徬徨憶在隆萬中四海娛耕桑華亭盛才傑袞袞翰墨場文敏既高步徵君惟頡頏早歲謝軒冕結宅茲山陽脫手走龍蛇蠻貊矜綈囊一從陵谷改卷軸嗟淪亡何幸此遺墨不隨劫火殃几案足瀟灑疑在蓴鱸鄉美名雖代謝終古留芬芳中丞賞識精永翫珍金箱二美既合并三絕垂無疆毋令光出篋神物須隄防

賦得夢裏還家不當歸

故園寒色枕邊生天末歸人一夕行江上依然殘葉候燒前真慰倚閭情聽來鄉語猶堪辨憶趁吳帆不記程明月休將閨思遠翻教相失楚王城

微雪用子瞻聚星堂韻

南枝歲晚猶餘葉昨夜青青初覆雪荒城人語悄不聞娵隅苦氷飛鳥絕紫苗劚炭徑尺餘坐對銅槃紅屢折牕風蕭蕭穿四壁燭釦如星耿欲滅臘盡珠方又一年靜數韶華如雪擲請君試看官閣西小梅已復花如纈手中蘭葉莫暫放一任寒空吹玉屑吳綿翠衾那作暖家山入夢不暇管捲簾遥郭淨千岑眼前清景誰能說

初陽欲出光離離又見前峰露青鐵

酬曹升階中翰

我攀垂楊別帝畿雜花生樹鵓鴣飛舍人新詩三日讀犁公置酒情依依春風催渡黃河水扣舷輕櫂何能已洞庭張帆武陵泊楚國青山幾千里君家中丞愛丘壑探奇日有登臨作已得清吟共惠連更從天際懷康樂舍人念我情不疎一紙傳將京邸書光芒百丈出几案中有錦字千璠璵辰龍蜿蜒落筆墨飛雲落翠沾衣裾坐嘯金華脚不到宛若萬里同巾車君不見龍標詩句蠻王識夜郎醽酒祠太白留題往蹟已成塵盛名千載猶堪覔羊鼓蘆笙不耐聞青鞵踏遍轉離羣但得瑶華長見諷未妨蠻府作參軍

壬子元日

雲陰高下見青山喜聽江鴻次第還朝郭千家明赤帖春塲三日走烏蠻松枝雨歇牕逾靜梅墅香生客對閒歲事埽除清興發吟成欲寄五湖間

渠丘奇石 奇石大者徑寸小或不及質本光緻沈水則作紋淨如圖畫天然中丞以四石見示名而詠之見此邦恬熙爲政不擾得寄情瑣細焉

二月山間路紅茵不用携春風吹更落片片出前谿 落花巖

稠疊烟嵐沒參差練影高只愁綿几濕堅坐看風濤 雪浪

連山望不極飄斷斜陽樹車蓋爾何心朝朝復莫莫 一片雲

鄉樹最相思谿山別來久明滅見楓林秋光落吾手 霜葉紅

蠻中元夕鐙詞

春前春後雨浪浪今夜清輝稍出墻社叟翻然妬明月早催簫鼓上鐙塲

貫竿幡影淨無埃百技何人妙剪裁隔坐橫飛光一線當牕忽見水簾開

青門角抵更何有湘南紫姑亦不迎蠻兒白叟采茶曲夜夜燒燈陌上行

一月一日用香山韻

晴暉淡濛濛蜂蝶村村出獨坐數春陽三分今少一妙
理閒楞嚴參同悟儒術但解識浮漚何煩釵釧徘繁華
皆影事山水亦痼疾至人貴無營小年惜此日雨歇更
風多紛紛笑其畢山花急須開莫待殷七七

夢尋白下舊游

二月晴絲影半簾踏莎人去蹤痕纖夢中亦妒青谿蝶
閒拈桃花入鏡奩

暮春絕句

乳燕雛鶯何太遲遣春無計一簾垂松谿茗葉迦陵卷
習靜從銷十二支

籬外殘花無數紅酒旗不定曉來風行人又報前村葉

青過山南第幾叢

春日遣緒

到堦飛瀑卷簾山勝處何須著屐攀江岸鉤輈移晚樹
春游瓔珞見風鬟浮雲過嶺渾無跡野水穿田竟不還
更乞年光須少駐落紅如雪槿籬間

雲影莎烟忽有無清沉一髮繞墻隅柳低江館逢寒食
潮趁斜陽上綠蕪歷歷行人談翡翠匆匆野鳥避香鑪
時有已警鑄時自有橫戈者且盡鄰家雪色酤

買僮

鵠面看來似蠻音聽總殊鳥偏嗔託佛託佛猶言囑趙也蟄地多雨見之則喜魚只喚鰍隅為客肩囊稱還家種樹需聊將社陵

比阿段亦蠻双

春晝

孤坐白雲岸空香來翠屏春風愁裏盡谷鳥飲邊聽靜
綠遙當檻斜陽不滿庭叢花解人意片片落新醽

天末催韶序風前首重回吾家五湖曲花墅幾番開鬣
女行桑柘谿航載笱梅只今歸屐晚猿鶴定相猜

寒食後兩得鄭文谿手書知沈武功蔡竹濤相繼
下世二子皆少年以詩豪未竟而殀折嗟悼累
日遙哭之

鯉魚緘恨入牂牁折柳聞鶯不奈何死別音書連日至
今年涕淚一春多更誰錦瑟彈同調已矣青山約再過

宿草東風千萬里炙雞湥愧尚蹉跎

雀相見行

維南有薈蔚託根在山陘下枝烏所依上枝雀來營烏
生八九子引隊喧柴荊丈人正安坐剝啄意所憎彈射
豈予好埽除理則應山頭白日墮烏雀詎分明猿掛來
童奴兩枝同見傾雀飛紛所投失侶各悲鳴顧見誰家
屋重闕列崢嶸中有一嘉樹葉葉敷春榮主人何藹藹
孳乳多歡聲朝飛雀子來銜泥刷其翎暮飛來雀母哺
子翮相迎小鳥爾何知慷哉欣合并於焉感物理三嘆
臨前楹

乳虎行

蠻人居在虎穴邊不施札柵依山巔全家慣見習虎徑
虎不到處人安眠蠻人走險如平野一生不買昆明馬
密箐獠田約隊來臂弩潛行亂峰下虎子無知亦遭縛
赤欄遮取來叢薄山麋野犾走相避已行猩風吹四郭
或言是物難久畱便當手格為良謀他兒聞此收不語
羽林無媒空好武手摩良弓三嘆息未肯區區射乳虎

錦雞

楚南錦雞天下無五采鉤攢光陸離背作蜂黃或蛾綠
珊瑚翡翠翎參差撥來飲啄花陰匿初亦畏人旋自適
何妨野客換高價愛此鮮新好顏色小閣紅屏夜不寒
偶然物色近雕闌不知亦有深山裏照影清谿惜羽翰

黔陽雜詠

翠屏深處女墻幽別有年光銷客愁春帖剪殘又三五
更須掮擋串燈游
荻巷松扉曉梆傳半春愁說火連綿山城不用逢寒食
晴過三朝便禁烟
翦翦東風二月催蜀南卭北盡紅埃馬鞭(草名)青過奢香
驛瓔髻花翎作隊來
梅子坪邊無數松黃泥壂口細苔封郎心欲比仙源草
那得春晴只向儂(異草出仙源陰則西向晴則東向)
慈孟新樣百花鐫蘭麴清千谷口泉烏爪如霜君莫訝
生來不用五銖錢

雨絲作底濕儂衣油柞櫻桃片片飛雪白吳鹽捲青筍
馬王祠下趁墟歸
蹀躞紫騮嘶綠蕪為郎沿月剪青芻天明更欲向何許
啼殺門前山鷓鴣
畬火連山望未消誰家油壁晚相要瘴鄉十月如春色
細柳青青萬鏡橋
清江如帶碧灣灣江上女兒吹葉還何得郎歌解儂意
朝來分臂小銅環
窄徑穿沙妾住西黃絲煙月最堪迷春泥滑滑愁郎馬
花信風前聽竹雞
丹砂空駐好顏色菖蒲作花亦未逢記取閣鴉西畔水

不教飛去可憐蟲
行人何事憶江南姹女臨風曲最諳簪得緬釵驕翠羽
攜將蠻錦笑吳蠶

夏夕涼甚致書親舊

風細流螢上玉鉤酒闌香灺迥添愁桐陰楚簟將殘月
枕底王孫已報秋(黔陽四月已多促織聲)山接諸蠻雲過檻夢回
遥夕水明樓離情付與沅江鯉菡萏花時到越州

雨夜

石船(峰名)深樹走雷霄雲氣江天歷亂行一片遠村煙外
失半峰斜月雨邊生簾開楚竹聞香芰風墮山花入短
檠漸識中年心力減不眠當暑亦三更

讀曹中丞題子贍集後詩因和

男兒墮地無所為旅食翩然愧粱肉越鳥驚心歸計遲江花過眼韶光速地偏幕府幸清閒對理琴尊罷馳逐豈有文章酬大雅喜無禮法拘流俗看寫霜縑付小胥肯使蠹魚生敝簏南宮墨本秘三朝（昨賜得米老墨蹟）玉局吟篇珍百幅晴牕灑筆作長句恀來腕底煙雲蹴清如湘瑟曉臨江秀比蛾眉雪銷蜀棧中歷歷寫髯公似惜當年多詰曲三語青蒲截簡編兩番貝錦緣臣僕意氣猶傳夕召時便殿無聲淚相續桄榔白鶴等閒看嶺表風流宛在目蕭然種芋酒百觴綏愛和陶詩一束布襪今經十載游青山屢拜公祠屋始知作者貴不朽往往浮

雲視華轂上殿終須作梁棟建牙自可馴蠻觸中丞風藻古今同寸心猶向前賢服遠從碧海掣鯨鯢瓦釜班班笑青竹我亦科頭百事無展卷風前瞻仰肅勝流遺蹟滿人間烏榜魚刀往來熟明年釃酒弔黃州朗吟更洗愁千斛

竟夕不寐覽鏡見白髮感嘆成詠

去年六月時行李辰州發荒崖正苦炎游子脚不襪筍輿窄稱身未明穿翠樾日高尚穩睡意頗忘疲茶今年六月時從容枕簟設蠻江十日雨涼似三秋節擁衾翻不眠坐待朝陽豁起看明鏡裏昨夜白吾髮始知蒲柳姿冉冉不可遏蚤衰何足道回首感歲月學道詎云晚毋使修名闕

寄鈍翁

六一買田嗟晚就步兵把酒愛生前先生經歲不再出始信還家非偶然林屋遠香通橘社上方踈翠濕茶煙明年准擬楓橋泊肯借山齋十日眠

貴陽山中雜興

衆峰如涌潮城孤若小艇客居倚青峭住處要須領朝霧淡益秀流泉響逾靜屋頂得初霽階前落山影塵心夙所袪百事浮雲等惟應讀我書銷此佳日永

山閣多晚陰斷崖橫瘦樹闌風江上來泠然脆巾屨青藤不須攜前崗延旅詝遠矚引晴綠勢與谿山互帕女

汲泉歸墟壟荷鋤去苗俗古難馴時平亦有務丹砂白鑿間我轍當少住

有水復有山豈云非佳勝昨來橋上眠臨流俯涓靚玉峽東江腰紅欄竹間映山礬落不埽一夜沒樵徑忽破水禽棲僧坊數聲磬

楚南雖僻壤山甘亦時有匀圓訝未齊市販穿城久枇杷吳厮養來禽齊下走玉井笑沉瓜氷盤啖雪藕寧以瘠產殊所累給升斗高齋青紫繁吾當及時剖

經年謝櫛髮累月罷整冠地偏好事稀了不妨清閒翠尾掠簷隙粉眉啼樹間幽芳不知名落英點苔斑我本嗜泉石愛此殊人寰舉眼見雲壑丈枕羅烟巒誰能捐

粉本他日畫中看

病起書懷

鸞土亦清嘉高眠閱歲華水邊無艇子城外有山家綠
葉荷將飯（見柳州詩）紅翎雀護砂（近歲紅崖民見紅雀護其石得巳砂）閉門
幽事足閒殺冶游車
方書常在手久矣罷逢迎豈有驚人句空慚太瘦生寒
蕪經雨碧涼蝶較春輕輸與南鄰叟忘機事耦耕
高林風易得八席點紅芳石髮掩秋遲蘿烟生畫房過
頭笻竹穩破臂笠書香只此排閒日天涯歲未央
百感何由遣蒼茫野眺時鷺拳秋水岸鴉影夕陽枝往
事樵能語新寒客易知鄉書如可寄為報鬢將絲

舍北多支逕蕭疎引興賒野鷗窺荻筍秋鳥怪黎花（黔中
黎花七月再開）簹屋層層見江流淰淰斜武陵寧勝此只少種
桑麻
地偏風候別晴雨日相兼筰渡通尼稅杉楷到蜀鹽壞
紅雙寺小空翠幾峰尖何得垂鞭去烟中問夕帘
林光開玉峽朝夕女垣東楚盡多無竹江清上有楓馨
傳黃葉外心寂繡簾中社燕頻來往浮生未轉蓬

往事

楊花楊葉渺愁予往事迢迢入夢初可奈聞箏更聞雨
酒醒江館一鐙疎
睡起曾聞喚小鬟棧香濃炷綠窗間近來最怕當牕坐

不見雙蛾見遠山

八月十五夜同曹又魚

不辭移席就深談冉冉清輝望未堪圓向天涯二十九
（予自庚戌五月去家九）眼穿鄉路五千三尊前魯果來青社石上
鸞花照翠潭底憶藕絲菱葉好片帆如雪夢江南

江上

偶拋書卷問滄浪秋好何妨是異鄉人到水亭衣共淥
雨殘花嶼屐猶香前山杳杳微聞磬遠樹依依未著霜
安得更綠江茭去醉斜青箬話漁莊
算開江閣不知眠倚杖明河正悄然湘竹自寒秋浦外
嶺雲斜去寺鐘邊烟村十里通州榜漁火三更入渚田

得似年時遊賞地水紅無際拂船舷

寄昕客

牂牁秋綠晚萋萋五十郵亭到越谿不敢更嗟鄉國遠
有人還在萬峰西
滇花滇鳥足徘徊氍毹桐絲次第裁怪爾秋衣點香雪
江梅一歲幾回開（弟前札云客滇末二載梅花已三度開矣）
瘴鄉同住不同游望遠應添白髮愁客舍又看新稻壠
猿聲遙接古梁州
昨日纔題嶺南札（時伯兄客嶺南）經年不寄定溫詩煙江一帶
愁無那却夢長干夜雨時

十月三日奉同中丞公作

上冬三日浮雲低預愁玹冥為凓淒野風吹雲落城西
少焉霧捲開迴堤初日焰焰生丹梯山花無名紅滿蹊
鴟鵂青翠當牕啼娟娟蜂蝶如春哇殊鄉物候何不齊
客子矯首思攀躋怪峯咫尺下有谿裹糧好作雲門齋
隱囊唫卷雙童攜山家酒慢垂虹霓醉來石壁紛留題
不爾刺促愁羇棲坐見雨雪花成泥愧殺鄰翁行杖藜

無題

零落風懷杜牧之雞書鈿盒話前期片帆人約江南岸
深巷花橫雨後枝巾拂小茵彈玉局茗香纖手鬭青瓷
夢中不記輕分袂猶是盈盈十五時

摘錄林處士詩一幅配以倪迂畫竝貯錦囊賦一

絕

水清山遠幾人識淺拂輕吟忝爾何畫到雲林眞欲絕
詩如和靖不須多

奉贈曹中丞

棨戟臨規外巖城傍斗邊阮隃長至律歌管夜郎天卿
月台階麗蘭臺法宿專彤弓方有錫蓬矢不須縣得侍
芙蓉幕相過珉琄筵珠轓寒整肅青翅曉澄鮮野客無
投贈明公恕小篇憶曾瞻嶽里從昔盛才賢甲族貽清
笏飛騰自妙年平津鵾閣迴宅相鳳池沿　世廟親儒
際延英拜手前　賜衣金粟尺分食紫茸甖視草鑾坡
靜徽才講幄偏書敎繙定武硯許拭于闐便殿清平曲
連車琬琰編從容香拂袖數顧日移磚忽簡輶軒採劄
勞侍從員左官才子恨鉤黨異時堅粉水初迴舫尼門
待著鞭雙幡雄岳牧一載最旬宣王腕斷仍返嚶鳴聽
屢遷升庸二事陟求舊幾人先章服裁舒雁朝簪敕附
蟬東臺親匭表北寺緩刑戕　聖代神人格春卿珥贊
全明禋昭假恪元老秩山川璧指離宮應芒收翼軫躔
朱陵探往牒蒼水揖羣仙重譯暹羅使稱藩鴨綠船自
公頻郤餽柔遠飭加籩禮樂班何忝聲名世已延曲江
嚴論秀國士入陶甄六典周官重三台晉棐聯履聲天
際出啓事玉京傳絕徼紆　皇顧長才借秉銓宗功期
遠大　宸極語纏綿別苑龍媒控兼金　御帑捐杯分

仙掌露廚給大官錢舊識恩波渥新看寵數駢旌麾辭
畫省節制擬中權沙柳晴三月星軺路幾千諸峯青社
引結駟長卿還里第攜春入王程不宿巡參橫移小隊
林黑戒輕箯候騎明鐙侍津師錦纜牽匆匆過楚苑歷
歷泝河堧行部人爭識棠陰樹宛然嚴關驅九折笮棧
指層巔笛裏聞棲鶻雲中出跕鳶由來殷夙夜詎肯惜
迍邅箐甸開鈴閣清沅映絲綖千屯驟褭集四牡鸛驚
寘負弩秋原隘臨風大纛搴壺漿看雜遝竹馬笑便儇
參野烏蠻潤牂牁象郡連往時煩櫛沐此地滿戈鋋列
雉禁魚鑰重門疊錦韉襟流雙峽鎮持險一夫緣露翠
祠鄰蜀奢香驛控滇專征遲解甲何歲不鳴弦干羽懷

柔至元戎凱奏旋五谿敗馬援別將得楠鉏羅佗兵初
罷安揚俗未悛柔麻跡井里墟市少漁佃野蔴生黎摘
樵蘇帕女搴保豬持大體次第起荒扉約束微無外羈
靡陋已渝刀畊田畯喜官榷水衡蠲往哲流風遠貞珉
隔代鐫冠裳存越絕伏臘儼星祿文教先縫掖春陽及
市廛編氓初挾纊商旅漸摩肩自爾人安宅因之吏益
虔罷譙烽不舉豐稔歲無愆夕照村旗簇花時社舞穿
渝歌翻木葉陌絮點鞦韆刪府功誰比鈞衡望有焉吾
生憖蹇劣久矣謝飛騫薄俗紛相訕浮名始自憐何期
厕鑒藻深與辨蘭荃隋憒能容懶論文或廢眠藏書分
甲乙暇日領丹鉛蠟屐緣堤柳移苗就沼蓮雅音操白

雪藝圃得芳妍從事鹽難答參軍語作便香依荀令好
筆愛米生顛留客非山簡歸思豈杜鵑更傾公秫酒未
扣武陵舷及此陪游賞相將聽筦絃佳辰雲冉冉隔坐
月娟娟子舍參差望江鄉十七圓翎原棲掖樹慈壺上
宮鈿蓬島鸞應下明河草正芊經綸資啓沃霖雨切郊
埏姹女貽勾漏黃精餉偓佺且酬　丹闕志莫憶汶陽
田致治須元弼清時自勉旃果頭寬書錦晝壁倚凌烟
汗簡芸臺秩新聲樂府填期公東閣上杖策更投燕

題宋人詩後

三唐已渺典型在儼若金石萬古垂有明晚葉吁可怪
棄厥根本尋其枝小兒開口笑宋詩豈知良工意慘淡
能事不貴師籓籬江南僕射最清越坐我曉峽聽參差
自餘西崑闘纖巧掩抑百味誰能嘗孤山先生野鶴姿
北有鉅野王元之一顧埽絕粉與脂揄揚眞仁得歐九
詞源駛穩開遠猗蘇梅有才宦不達正可犄角歡同時
或弄水石去官後或製錦字西南陲梅古而澹蘇磊砢
二公標許非人知循其涯者南陽維餘子不足當挺蠡
是時子瞻出峨嵋脫轡千里難爲羈豫章對樹中原旗
以我壁壘當神奇同宮異響歷所取宛丘雞肋皆予師
後山嗑嗣未可哂一字不肯前人隨臨川淮海且高束
太欠跌宕猶矜持當年甚布十數公更愛丹稜兼貝茨
自從赤羽限天塹太乙獨照江之湄翻然詞筆走光怪

不與王氣相摧移尤楊范陸授旂出排壓牟壁聲名馳
世於游也無間然石湖特妙田家詞新安夫子謝雕刻
乃是四始元音遺宣獻石屏各佳手病翁氷雪無點疵
甌江秀色可攬結四靈窈窕揚風規布衣而工知者誰
富春灘頭歌且悲短竹欲碎愁軍諸遺編一束山鬼泣
百年棄擲輕蛛絲嗚呼往哲秋雲高愧從井底論妍媸
少小只解弄柔翰鼓枻欲涉無津涯藏書萬卷發未半
刼火到處寧吾私擬拋生事訪遺帙手欲繕寫力已疲
今晨何晨夕何夕夜光明月紛纍纍錦幪香襲且歸矣
茲事定可千秋期作詩聊寄耳食者蚍蜉撼樹將奚爲

欲雪

貴陽粉堞束翠嶂吾扉正對城隅開嶺梅紅近雪欲壓
江草綠邊春未來琴牀寂歷見雲影香梳鏥澁生銅埃
歲闌人靜有如此一日清吟須數廻

春前一日放歌

黔陽臘盡三日雪明日立春今日晴雪泥不放紅埃生
行春太守導兩旌稱子結束來東城粉香盡靡飄琮琤
錦幡四角綴珠瓔脫手百戲摩空行北里擫笛南鄰箏
春來春去定如許那用歲歲喧相迎吾聞此制出中古
車旗鞴轂被以青春官捧圭揖農祥天下東作皆有營
又聞連舟賽鉤强（止ㄴ切）於義無取非常經後人踵此習
游冶風俗慣見難爲更大江以南財賦地半菽不飽愁

秋錦山房集卷四　二十七

跉跰歲時肯惜買歌舞中人之產一笑傾未如牂牁隔
天末鳥道十載銷欃槍漸看估客隸丁戶喜見峒叟談
昇平荷鉏梯田半苗犵紅紫近化爲楚傖潭谿繡絲織
如雨斗米雪色雙銖輕即今閭閻敦揖讓娛戲了不妨
農畊有客相邀看春事騎兒欄陌遮旗亭歡場潦倒意
亦得肩隨入市懶不能倚墻小兒作紅豆童子埽葉添
茶鐺春暉浩蕩不予棄臥看簷端初日明

歲暮用崆峒韻

瘴鄉人與故鄉隔昨日雨連今日風殘臘再逢參井外
遠春先入翠微中怪來芳草寒猶綠秪覺青天近可通
爲客晝閒貪㲲枕夢隨江水過吳宮

年來新句錦箋紛姚氏殊方不願問遠近緘書經歲得
近城簫鼓一川分（沅水貫城而出）偶窺竹屋惟青鳥閒拂楓牕
有白雲敢向天涯嗟物換舊游江左半離羣（是月接伯兄書好友物故者七人矣）
石上紅埃几上生女蘿遮檻谷泉鳴山光未許游人返
柳色懸知病婦驚芳意入春猶黯澹旅懷如霧不分明
吾冠本是芙蓉製笑謝滄浪嬾濯纓
舊林風物最堪思吳叟紅蓮（吳米）越女絲見說畊桑憂水
旱至今消息尚然疑呼童洗盞泉初熟避客焚香箔故
垂記取明年纔歸棹蠡湖新柳定參差

癸丑元日

霽景巒雲曉浮蹤絕徼仍三年慈母字昨夜短檠燈農
事行將及春歸且未能山中無曆好免使客愁增

送曹又魯從白下歸青齊

三載別江南怪聞人說江南路今朝把酒瘴煙中那復
迢迢送君去楚潮寫鏡柳絲斜楚女搴帘低暮花離情
春色併愁絕直與江水無津涯紅欄舴艋焚香坐蒲笥
侵洲鶯語破秣陵風物正宜人上巳清明且須過聞君
拾檝期春晚鄉心更欲登車返麥餳杏粥泥家林青社
棗花垂纂纂並馬他年記綠蕪崋峰劈嶺望中孤請看
肆壁僧牕上醉墨如鴉今有無

風急

秋錦山房集卷四　二十八

燈市春筵已陳跡野橋寒食又青菭東風忽到古墻下
一樹櫻桃石上多
久雨乍晴春色漸佳偶呈開府公
朝來牀几白團扇昨夜踈燈紅玉缸不負花時頻中酒
無邊山影恰當牕沿隄秖少沙棠舫覔曡將飛翠羽雙
開府清吟意不淺楚辭芳草徧春江
母字至黔有述
吾生昧干祿學書竟貧賤亦知躬畊樂荷鍤手先顫以
此謝索𠯈落拓去鄉縣坐使白髮親歲歲勞筆硯細字
如鍼芒識母身好健子職負已深母慈不責譴豈不念
倚閭韶序速驚電尚悲失怙早全家閱世變黽勉奉師

友典質到釵鈿軋軋婢傳杼熒熒燈照卷此意久蹉跎
懷寶空自炫今年母六十辰良惟歲宴歸歟拜嘉慶其
敢後氷霰附書兄與弟並製綵衣袪草堂春酒熟寒蔬
青可薦但廣東皙詩不類茅容膳（母自先君子見背長齋至今）母能
許偕隱微軀復何羨
信筆
女郎花開山店遠酒闌人別春鳩鳴艇子徘徊十年事
夜來煙水夢中生
題幸蜀圖
掩塵黃帕哀琵琶延秋門上烏啞啞侍臣趨朝漏未息
豈知輦道吹秦沙蛾眉絕影清渭水太子始控飛龍騎
手揮紅甘祀香魄尚有生荔來天涯三銀船本少年事
臣倜進酒君王嗟倚臺寫此圖者誰伯駒好手今猶誇
山根潺湲碧無底閣道岵屴梯穿霞法仗細瑣不暇整
從官觸熱畝烏紗就中緩轡意態殊三郎捉鞭非翠華
金盆皇孫不可認疑是羽葆風迴遮宮人軍裝或雁夬
或稍前郤戴以車明駝夾道臥石鯆奚奴避日攀槎枒
長鞦短鞚掛一髮高者蹬附低旋蝸此皆左髀印𠁨字
尾側赭汗流三花不使蹴踏漁陽兒首僥耳帖何為耶
峽畊無人峽田綠懸流淙淙水滿畲薄雲千里帶村角
忽轉細徑跡籬斜似聞子規響深密何有雪羽相籠笯
白頭父老出不意親見萬乘臨山家當年馳驛寫嘉陵

化為飛爐隨黃麻蜀山嵌空說王宰詎有真蹟留㐭巴
即今皴染漸剝落松煤不復濃于鴉昔人畫此意有託
眼明且愛煙巒賒黔南開府擅珍賞更東縹帶緘紅牙
觀畫
夭桃臨風開幾株主人命客當前除鈿屏輝輝日卓午
偶出畫筒為清娛一卷乃是宣和初瀛洲人豪一十八
有勑趣使松年圖僕馬雜立垂楊邊水石齒齒明芙蕖
一人攬帶鬑鬑須五人傍亞坐立殊餅尊狼藉飲者九
各得飲趣非形模錦茵伶工坐一隅阮咸方響箏簫竽
竹色翠潤沾衣裾攀枝儼然二客俱最後酩酊雙童扶
圖成賜宴保和殿璽文御札珍瓊琚下列侍宴臣某某

太師臣京跋尾書當年嗜好關治亂今日看畫猶欷歔
再觀數軸疲應接長江絕奇名則無忽疑天傾翻絹素
衆水一夕東南趨樹遥村斷劇指點況乃檣艤非鳧魚
肆翁裴褫誠哉艱塊絲化蝶愁須臾仲圭小幅師巨公
雲木晻靄秋煙踈石田坡嶺蒼鐵如足笑質本多臨摹
雙桐先生寫髯叟月下索酒紅襟姝摩抄一一辨印識
出自天籟良非虛眼中神物易竭散非公好古誰能儲
日移花瞑歸侍史此樂千春安足逾

社日雨憶鄉中歲事

楚燕幾時至坡林已罷然遥看峽中雨去灑郭西田却
憶江吳俗村深掠社錢土風今莫問農父淚三年（去鄉三歲閩水旱蝗螽相繼）

插籬和中丞口號

繞堦香草綠生煙暇日分畦竹作編更倚輕茵把殘帙
斜陽正在小桃邊
鑾府蕭閒此一時風流付與後人知東軒自寫淵明句
小立墻陰看插籬（中丞嘗寫悠然見南山句扁其軒）

花朝戲作

我本汗漫人七載向羈旅作詩紀山水亦頗及時序一
春一花朝花事堪歷數憶昔留維揚（丁未）艤船紅橋渚是
日花稍稍香氣撲游女客邀市樓飲醉眼閱歌舞東風
吹不覺一枕熱當午更思蕭后園（戊申）寂寞山間廡偶訪
破寺僧佛火沸雪飄其時不見花坤鵝冢寒圃度關仲
春抄始見數花吐雨載客京師（己酉辛亥）巾構共佳侶將迎
避裘馬閒入故侯墅蓓蕾尚藏英天涼衆芳阻別有閏
花朝（庚戌）千枝石城塢亞屋更遮籬川禽飛媚嫵雖然太
爛熳亦未作紅雨華豔有常期次第悉可譜蠻俗吁可
怪由來別風土不可較幽燕亦不類吳楚上元櫻趁晴
人日柳垂縷桃李各匆匆爭妍開嶺嶼詎煩般七七絕
倒宋單父未社已闌珊誰能待百五今辰復何辰佳名
竟奚補翻然花向盡採擷笑俯仰客子歷寒暄節物驚
屢撫賴此春狡獪勸我杯數舉九十日園林花須續爲
主終知付陳跡幽意關領取著屐繞千迴相看奈何汝

牽連述風景瑣屑待嘲詡回首歲寒枝青青恰當戶

鷓鴣嘆（李子託爲鳥言以自喻也）

珍禽產南偏乘風落高枝客齋所馴三光采堪相持前
年賦孔雀去年賦錦雞秖緣客意嬾不題鷓鴣詩鷓鴣
善調笑向我忽致詞予豈矜能言所惜在羽儀妄將比
猩猩禮經嘗見譏獨有禰生筆相憐不復疑至今芳洲
上碧草尚萋萋玉環宮殿中翠袖相提攜戢影既不獲
詎辭珠戶棲況忝君鄉里本自隴西來顧無隻字贈毋
乃二禽嗤古今盛詞客翰墨各有司得志或清廟洋洋
被朱絲或當寫鐃歌壯士挾策隨亦有不得志美刺關
興衰當時防觝觸後世餘風徽而君于其間惘惘安所

梔九齡語驚人年大寡聞知山水待刻畫花鳥供妍媸
何當終見絕請君行自思禽言發深省憮然增嘆咨未
能焚筆硯聊此鳴吾私

二月十五夜

煙峯晚來靚春月圓相媚庭樹乍抽綠纖纖陰滿地林
鴉還其巢池魚嬰澄翠低空舐片雲驚飈颯然至茗香
不暇娶急電侵衣袂颸雨劇秋濤小軒如艇繫咫尺覺
蒼茫杳矣江湖思少焉景色開雨收風亦細清輝在西
崦疎星掛三四冥心觀物態喧寂等一視拂我枕與簟
萬事無如睡

彈琴值分虎自滇中寄詩云約束琴書好歸去莫
令又過菊花時因感舊游

經旬不洗硯數月不解錦囊琴忽見楊花入古奩始知
門外青春深春風吹愁千里復萬里娟如游絲不能禁
班鳩啼桑日黯黯翠藤搖壁峰陰陰抱琴起彈青竹林
琴雖不工寫余心何來隴鳥銜書墮有弟遙傳斷腸句
停琴便擬束歸裝忽記當年學琴處我方弱冠弟始婚
半完翁居半邏村弟之婦翁吾父事爲予埽徑羅芳尊
坐中吳叟鬢垂雪琴理時時向余說叟本蘇臺人託響
獨清越噭激爲音笑蜀師吟撓細碎喧吾浙雙鬟傳鑰
開池亭酒闌月出琴始橫叟以意授寂不語我如槁木
屏息聽小弟聰明吾手生明日操縵皆成聲十餘年間
叟旣死吾輩崎嶇非故情梅花谿頭蔡王砯北平山人
韓石畊韓生淍謝蔡生老三人調絕如廣陵今日一彈
再鼓手指澀仰視浮雲心戢戢市坊殘譜半脫壞強以
宮商論出入人生失意易早衰年少風流那可追錢家
園子春如昔尚憶花間烏帽欹翠罷詩來湖一笑輕裝
待汝菊開時

上巳和中丞

攬策雲陂滑不妨昔耶吹屋雨痕蒼一艤一詠又今日
三月三年非故鄉谷口花殘紅釀酒林間蜂老蜜生房
莫因癸丑追陳跡終古蘭亭秖夕陽方丘山上巳詩敘惜再逢今癸丑
晴絲倦鳥傳佳句中丞原唱一聯晴絲亂比殘宵夢倦鳥驚同久住人予極賞嘆入淨

甌香遣病身禊飲喑鶯前度客袂衣催試二分春依然
芳草思公子只有楊花似遠人料得他時紀風物最難
忘是楚江濱

次韻酬中丞題灌園圖

我無遺世想全家住林麓自非麋麀姿棲託豈云足寫
之寄理絹以慰遠游目旅僕笑愆期一卷手頻掬公詩
若春風活此畫中木永懷古石隱良史或見錄行製水
田衣敢望雜組束先世本非農墅荻娛村屋何用解吾
嘲風人美薖軸

聞斯年兄從嶺南歸營草堂於長水東郁相見當
在今臘先有此寄

旅闕風茀十載餘吾兄先返故園居已看泥蟠聚馬
剩有浮生事錢鉏稚子候門歸定好小人爲圃意何如
三荊指點渾無恙正使長貧莫暫疎
才名小草欲何依靜者比鄰亦未稀自有橐駝諳畚鍤
可須花樹乞蕭韋先人止基淸川㨗別墅春亭遺跡非
被褐豈應談世事與君眞息漢陰機
吾里秦時號長水一谿蹤竹靜人烟冷箭獨栽爲佳耳
巾恰相過或有焉避俗且吟招隱作枕書先憶對牀眠
何時細擘江魚膾看婢炊厨說往年
屬雲書卷蠹香殘遺墨王郎小室安兄所居有屬雲閣王百穀書額破
產他時三遷盡移居今日一椽難籬侵碌礡分斜攏門

對蘼蕪見別灘揶子龍茵携得否應知斷手臘將闌
兄酬弟勸吾家事隨意春風老瓦盆但使姓名依保社
未妨樵牧欸柴門翠藤深處閒通彴紅芰開時曲抱村
解得南陔詩可續向來飛動更何論

飲黔中茶

物貢九州別畬此或豐彼人言蠻土惡蠻俗自稱美䕃
葉產荒坡傾筐新可喜熱我楯間爐注之山半水微波
蟹眼疾入盞魚鱗上乍投只數片載沉還載起忽作暝
霞遮雪梳失淸泚味可賡霍州色或類普洱羽經列思
播名亦掛人齒土黔茶亦黔夫豈山靈使厄中不習法
火攻敗其理有稱酪奴者咎歸采茶子

九友詩天末寡諧追念疇昔倘偶作詩獨盡數之得九章未竟吾友也

豈子學韓歐千緣如一織標榜出井里寸心昧所得矯
矯白田生嗜古別朱墨文有粟菽味拙目了不識江都王築夫巖
載筆謝生產御車兩書傭叩門析疑義毫髮必見攻舉
世便所習嗟子獨匆匆昨者日知錄寄我楚南峰崑山顧寧人
十五冠切雲二十綰僧紒三十著初服居鈞與游處灑
墨嶽蓮上載婦將軍府色取聖所尤狂士乃吾與番禺
陳生獵齋梁春葩富駢偶腕追庾蘭成心折李延壽吾

家伯與季睥睨無敵手何時埽案板壁上觀擊捂陽羨陳其年維崧
慈仁縮酒夜海棠照春卮灌園枉佳詠換我鶴亭詩君
書掣霜鶻勢挾剡藤飛我書鴉歷亂至今愁見嗤華陰王山史弘撰
鐵石在眉宇此老重然諾小技涉丹青韻語亦蕭泊聞
君有令弟未婚歷五嶽此事古人無豈獨向平作歷陽
空同詩學杜爲文擬兩漢君愛鄉耆舊一讀浩三歎墳
史別眞僞開口如決埕近容武昌城兀首感聚散關中宋天生固篤

相國之諸孫點也在空谷巖翠落破牖妻子謨花竹作
畫守家法不博市上粟長言結鄰近耦畊吾願足長洲文與也點
掉臂長安游晚乃得潘子論詩朱徐間老健獨無比返
友赤橋槭高義激人齒立身晏患餘腸熱固其理吳江潘次耕耒

汪舍人蛟門見寄賀新凉詞走筆奉報兼訊喬沈
曹諸公

夏雲垂垂著檐瓦捲箔斜陽雙樹下舍人封題幾尺一
山鵲繞籬書入室水紋魚子譜新涼一字定可三縑價
烏蠻五月初作暑玉雪置我八中央長安軟紅拂面起

落筆清新乃如此花間不特詩之餘元取譜聲兼妙理
秦七黃九如雲煙後身今在紫薇邊宣武南頭赤欄好
逌者示我錦囊篇短檠焰落衆賓退抱書作枕容醉眠
小儒繫腰無寸組世所訕笑君不然辛亥清明記離別
燕姬洗盞調淶雪城陰狹巷花照人車下柳綿香覆轍
羣公交盞各盡卮未昏散策東西馳沈侯賸行句隔歲
始到盤江匯汝陽見懷作騎兒捧至神爲怡夫君高吟
獨不見鄰女琵琶夢中硯此舍人近事今日開函逕一笑俓
須畫壁尋歌扇生無才技甘隱淪秖擬綠江垂釣緡在
於季也何足數逌逌相逢情義眞若見諸公出此紙更
訊維揚喬舍人

聞程職方除桂林守遥送此詩

除目昨過湘沅灘我從幕府借觀職方姓字青雲端
聞綰郡符趨始安計日朝簪辭上闌昔典制誥垂不刊
一笑舊價留金鑾通城出祖綺與紈酒前爲訴車盤跚
遠者折柳臨河干賤子黍邀夙昔歡思欲奮飛無羽翰
炎風六月沙作團廣市琢氷以爲餐飛鳥盡息百草乾
駟馬上襄雨流繁音盤僕夫前驅朱雨轎料應蕭檝思江
湍船總如煙碧玉瀾篷底忽出千林戀絳襦仙人褐中
單使君到日欄堆盤十年鄉樹今再看西望桂峰與龍
蟠折腰候吏閑郵桓親從責贖英且嘆結綬還家人所
難使君搖手命彼倌不見父老提壺簞日夕望我蘇湖

殘徑攜襆被裝輕鞍道詢疾苦心力殫頗公往蹟蒼山
寒鈷鉧作記清于蘭誰其嗣者今郎官南亭梅花十畝
寬翠羽合用明珠彈政成嘯詠欹巾冠更請灑墨鐫巉
屼

魏元襲舍人話閩中舊游以不及過武夷爲恨慰
以二絕

螺女煙輕屐底流雪峯蘆峽是前遊迢迢使節催人處
不見崇安九曲秋
建蘭林麗嶺西分小立斜陽寫練裙舍人書法指花路筍輿
香不斷荀郎三日未如君

馬金囊

佳種清堪剖知從越貶生方書聞久驗旅笛貯還輕荳
蔻将持比檳榔訝得名羅紫間人呼檳榔為馬金囊也封題歸餉客先
遣一詩成

題謝楊兩先生詩後各一首

翠阜紅巖使節通信陽風格到蠶叢廣文官冷泮河遠
寂寞當時謝雪鴻謝廣文秀字君采明萬曆間人詩宗大復有雪鴻集
楊家司馬輞川流詩筆清蒼畫與儔野衲亦知遺跡在
佛香深掩竹窓秋山中有龍友先生讀書處寺僧守焉

杜宇

生涯汗漫且遲歸高枕江亭滿翠微杜宇似憐游子在
三年不向郭門飛

早秋即事

卷簾朝暮隔清溪欲賦新愁又嬾題斜日正當高柳外
落花多在曲欄西相将買笑惟棋局予奕最下故云屏當看山
有杖藜若向城東望秋草沅江何處不萋萋
寂歷空郵見晚鴉迴風頻使帽簷斜涼雲不度全低樹
旅客将歸始憶家菡萏已飄沙際水茱萸催製峽中茶
遙思小隱滄洲畔載酒何人採石華
數枝清供續餘絣幽意相關笑獨醒承盲煙林生尺幅
點蒼秋崦劃雙屏籠開鷗羽凌波見愡對蘭叢向晚扃
白髮有人談往事不辭拄頰與深聽
橫琴一曲感無端隱隱城亭漏向殘遙夜夢隨三楚濶
故人書到五谿難平蕪月出灘逾響閒院風多葉乍寒
鄉路黃花相待否擬乘輕舸下江干

述懷奉同中丞公用秦少游海康書事韻分得十
韻之五

仙都不可見下界分九州涉世如登山提足居上頭辰
屢斵為薪漢書掛之牛輸彼棄繻子談笑覓通侯
靜女有令姿含情為誰許春葩已向秋團扇欲辭暑本
無珠翠粧蹇修棄如土攬珮以行游江淮河漢汝
守衷以違俗操術誠區區平生鉏菜耦亦有華子魚彼
為天際鵠我作林間狙晤投古所戒敢云明月珠
三苗別風壤同儕竟何有緝萁為上衣鏁智出女手漏

天低咫尺風箔捲蒼狗郤顧兩童奴絮語兩客久
慈母所縫絲今已解襞績鄉信幾時來借問江干客生
兒不為農那免租稅迫西疇倘可營明當事棲息

貴陽重建王文成公祠敬賦

眞儒不易覯理學多空談何人秉絕業荷此不朽三先
生起東越氣與星辰參大勳垂信史蠻貊猶能諳在昔
明中葉國事方如惔帝閽多浮雲頷下未可探諫書朝
以入夕詔投煙嵐天心吳有屬吾道當西南
百粵與西江烽煙一剗埽德修謗所集功大忌寧少予
奪笑當年是非何草草尚思還誦時良知見懷抱片語
郤車幣冠裳折尼谿遂使中華風一洗蠶叢道衰風何

足嘆神龍潛亦好古來食肉者榮名若秋潦憶昔萬曆中為祠枕煙綠百戰閱蒼涼楓杉凋敗屋僧鐘廡下鳴碑亭土花簇盛衰理或然百年見私淑興時值右文臨軒軫荒服前代有賢臣殷勤天語屬即今廟貌新載闢荊榛與大業在昇平睢言追往躅中丞陞辭日　上以文虎為諭郡祠再建中丞賓主之

題止柯村畫冊

籍籍元四家筆墨在人口其二乃吾鄉仲圭與子久紛紜百年來畫家多學黃此卷獨神似有若錐出囊柯村為今處層巖映聰碧看藹復看山幽意生八席平生掠舷慣不擬便還君又恐終飛去聊題寄白雲

呂黍字以詩集屬分虎見寄有此贈

十齡學為文十五愛結客破產擲秋煙瘞筆等山積二十羽陵蠹縹錦肆剝蝕三十塞上鴻秋南更春北天使為散材甲第編葦荻被褐赴國門賢豪許相識五侯腳不到漫刺豈足惜揶揄路傍手謂此一何癖少小昧干謁蹴躃始歎息作書寄滇池有弟遠離隔吾行悔前修弟可鑒橐跡弟報書曰否此意詎可易不見山陰生嘯傲王公側蛾眉乞題詩虎旅待飛檄非無燕擁彗亦有趙褫席生視若敝屣倔強猶往昔斯言眞起予良友何當覩好風從西來詩卷見風格停琴拭青玉紅燭再三剔怪君束筍中灼灼光餤逼玲瓏若珠丸鋒鋩或刀戟

昆明一萬頃澎湃走胸臆詩定如其人蠹管試窺測夜郎多寓公前游記歷歷遠聞天寶宗近歎新都謫予無放逐憂微聲乃淒激已矣誰能知悠悠笑迺圖賤子百無成升沈昧難筴向來飛動意束手就繩墨對君慷慨詞便欲語肝膈小弟約東還果否並歸勸酒錢會傾囊吟醉過百驛

留別吳大身

亭枕秋江花亞檐因君三日更相淹曾經百戰新陵谷宛在中央舊孝廉論擬過秦留共賞史當求野闕無嫌勞人後夜湘沅夢楚嶺愁他歷歷尖

義王宮妝樓今在官署中陳綠崖參落置酒其上即席賦

炎曦昔頹照太白卤垂芒尺木祚云季截險非巨防安東節初指士馬何飛揚子陽不解事井底窺扶桑伏軾無左車義旗豈眞王漼汜竟奚補耳餘亦分張翻然逐鹿者一旅終夜郎殘戮到原野戰地天蕭涼宮門未摧徙即今賓興院突兀城中央行人行嘆息指點能具詳我來偶憑弔長嘯一慨慷如何使君署卻在妝樓傍石評萬夫昇材信千車裝華棟間飛甍一一摩青蒼苔堦見綦履蔓草蕪明璫尚想棲息時燕雀方處堂垂翅涉交水降幡溯沅湘蛾眉豈得貯響屧餘空廊嗚呼十年間事

不關興亡特筆在春秋竊據誠不祥使君美風度環除
種垂楊灑墨作擔額彈琴然妙香兹樓若增奇洗濯生
輝光結構豈殊昔今名乃千霜今夕煙景佳素侶紛携
將明蟾正當檻社燕初辭梁芙蕖何灼灼零露沾人裳
碧石怨西子行雲疑楚王何用感遺址會須尋樂方詩
成一笑粲不飲負此觴

龍里對酒示吳沅思

野埜橫開雙石梁草痕花片一谿香山間壘郭無完雉
竹下當壚半女郎歷歷沙鷗眠渚白纖纖風蛙近衣黃
長途最易生秋感勸爾離亭且盡觴

山行即事

菜覆寒泉響雲荒石室扃林秋無剩綠屐外有空青背
嶺雙蕭寺殘陽一短亭向來投宿處漁火認前汀

黃絲竹枝（黔中女德不貳黃絲甚焉）

溪後人家春種茶溪前板屋摘秋瓜東鄰酒斿花作繡
西鄰自有女如花
寵從山下擣衣時竹雞聲中聞竹枝郎到門前折楊柳
青絲不愛愛黃絲

陸齋雲

渡頭日出煙霏霏秋雲片片生我衣南鄰北鄰屋相壓
山花水花風亂飛荷鋤已見了農事喚酒何當尋翠微
不耐聞猿又東去空吟游子憺忘歸

蜡梅村

一鏡開鳧柵清流對蓽門偶穿殘菊外別有蜡梅村須
掛翻沙壁樵歸出樹根眼中山水意清絕與誰論

平越城樓縱目因追往事

七盤坡上青烟濃黎峨落日明千松女墻敧仄異中土
蛇折一綫隨山蹤行人散策郭門頂秋聲瑟颯愁吳儂
楚橋蜀笮衣衽接此地舊不輸蠻賨紹聖之際明堂開
伶衣短後諸番從（紹聖中龍氏等入見貢無飾乃假伶人之衣）禮視交阯乃
特殺牂牁未得稱附庸（故事交阯得賜宴前殿獨牂牁諸蕃後殿見之蓋輕之也）是
時田楊獨雄踞奄席思播為强宗明家宣慰號藩屏詎
意肘腋生邊烽青蛇失險應龍死水西突騎紛來攻本

朝捍禦越前古乃有竊據稱王封興安臺榭已池沼（焉雙禮築宮今廢）
山魈苦竹吹荒墉百餘年間用兵處掁馬欲去
生悲風近聞父老望休息賽神里社喧春冬縮椎蠻女
解持鍤種花邑宰行勸農宜壤壘下靜秋柝玉華雲氣
開諸峯山川俯仰月東出揮手不謁張三丰（城有三丰遺蹟）

葛鏡橋（土人葛鏡建遂名）

朝陽不滿樹游子飯煙墟秋花宛初沐窈窕當我輿塵
襟一以散郎目皆清娛靈境信難測厄險分斯須熒熒
衣袂間麻江灑爲珠潺湲瀉中坎戌坏垂兩嵎敧石趾
相枕勢欲臨虛無稍見葛鏡橋虹罣當長渠級齒對纖
整石闌亦層紆勞筋翻喜息覽眺寬憂虞我聞昔輿梁

王政亦有初鏡也爾何人名與玆橋俱苟能濟若生何
必非匹夫

重游飛雲巖歌同分虎作

我從玉峽趨東坡雨不滑道秋雲曇將游指點在眉睫
呼僮風戒須停驂前年過此不成詠攬袂欲陟先懷慚
石橋乂手眩蒼翠朝陽爲我開晴嵐始知山靈絕解事
似逢好友心能諳守崖巨栢列四五削鐵上與青霄參
苔階絲縈掛蒼杪風裳颯颯牽蕭藍華陰仙掌古誰拆
飛來一片窍以覃東西石勢各狡獪偃仰彷忽神靈含
或杖偶擲作龍子或几而化如虎甝彎環負嵎一夫窄
破碎亦怯千人擔下闢陰洞不可到松門左折通秋龕
倚欄卻顧所穿壁中鑄趺坐衣垂藍袈裟溜乳散花雨
桄螺束髻皴春豔香爐名峰如簪插鏡背二峰明滅相爲
三其餘煙靄亦環匝郛莒瑣屑難具探眼前敗事無俗
物況復有弟資清談吾生忍負幾兩屐尾酒莫惜三杯
婪在樂天詩藍古通用婪側聞今人盛游賞大河以北江之南玆
巖何爲置荒僻有奇不售寧所甘酒闌潑墨寫狂句興
至且復從予耽丹崖翠壑應笑客那不此地棲茅菴日
斜攜手下山去更聽鐘魚窺月潭巖下月潭寺

自鎮遠發

十日愛山行三朝息徒御顧此風色佳安得久淹住乘
船越飛虹石角儼蝸踞數折遂飄忽荒城背人去巉嵒

東西面前津靜煙霧蕩槳信清流境盡始識路辯疆劃
天險千峰水東注碧玉湛中央盡此舟楫趣依然灘就
卑駛絕不可扉岸齒鬬銛鍔破碎劇牴牾偉哉篙師力
一鏄驚屢赴閃若珠走盤如苴舵狡兎合眼失焦谿煙
巒竟非故臨深古所戒況與風濤遇寸心無五嶽于此
免憂懼

望大小錦屏峰

楚山今日佳百丈開屏風二錦爲鴛鴦雲霞出其中面
江如削成鐵壁吹紫苔層層見根杪鳥柏松杉楓是時
葉始霜返照紛青紅下波作明鏡餘姿漾澄空皴染鬼
師絕圖畫難爲工隔谿稍衍伏遠疊西南峰敗屋枕巖
際蒼煙遮數重村女冠樵笠估客操漁筒仙源倘咫尺
明信或可通何當結三間長辭行役蹤

九惱灘

欹枕星欲稀荒樓止宵柝鼓枻凌煙晨濛濛水霧作百
泉走一隘跳珠滿山脚石觸水逾怒勢敵不少卻長年
指江腹僅可通畧彴北帆片片來相避成小泊客船上
灘遲昂首向寥廓我舟類驚鵠欻忽空中落青山坐笑
人佳處不暇索晚渡已心驚朝行有餘愕始知昨所歷
諸險未云惡

觀音灘

觀音灘下極清泠秋事蕭疎得未經岸曲轉篙峰故壓

水喧侵客語難聽藤花十丈垂垂赤石髮三層歷歷青一向葦間逢釣叟頓令人世抵浮萍

思州

江接思州郭天低見岸平鳥啣松子下僧避水簾行玉洞紛秋色黃蘆有暮聲眼中山盡好惆悵不知名

舟過平溪順流騁目慨往歲取陸路南行山水依然頓殊勞逸倚醉有作

一峰瞰江環斧鑿溪風北來日西落舊游不辨沽酒處但記垂鞭向林薄當時留美下灘舟背人兩槳蜻蜓掠今朝眞作鏡中行扣舷不飲非人情楚地青山皆兩岸楚船一日已三程

巴洲

晚鴉飛盡鷓鴣啼九曲清川咫尺迷心愛巴洲巴字水相逢別是楚雲西

枉渚秋香生綠蘋風來谷口尚如春柴門一簇芙蓉裏鷺鴨紛紛不見人

晃州瀑布

飛雪下晃州沙喧急櫂留望中三疊好沾處一巖秋閃爍斜陽氣空明白石棲在山清可愛何事亦東流

放花鴨

花鴨好身背彩翠相鈎攢有客買見遺云結平生歡欵籠已三宿刺促思澄瀾日晏艤我舟作雙戲河干何人縶其足欲行苦蹣跚蹩奴前致詞明當薦君盤顧視慘不樂兹意非酸寒高門厭與肉風詩識素餐况僕本根人對箸恆三歎緬惟天常齋稍獲心所安微物有本性詎忍便摧殘叱奴解其縛宛頸隨清湍幸免校人伺亮無竹弓彈武陵有雞犬待爾白雲間忘機狎仙客庶得展羽翰行矣勿迷津世路方艱難

由白芋洞溯鳥鬼灘秋水漸落下見溪石嵏嵏水際宛若花瓣

細雨斜風送客情臨流坐愛縠紋生不知清淺橫塘路舟在蓮花石上行

沅州

沅芷思公子芳洲此再過秋聲江店晚估語石梁多郭外長橋估市所集直北山低黛無邊葉映波避人雙翠羽的的上莎羅

漸過五溪路鄉思殊未央帆輕東下水日淡晚來霜野竹依沙翠秋秔入七香百年戎馬地寂歷響漁根

黔陽廢縣

半巖蕭寺枕秋苔雨度聞鐘客去來蠻水滙溪皆北注楚山分險忽中開心憐内史澄江句夢遠青苕下若杯笑爾沙禽不出谷更無人識濟川才

銅安

銅安溪水碧於醅振柁三朝瀑練催去艇驚同歸繳鳥

晴沙忽響下灘雷青楓葉底新叢屋白板橋南舊戍臺
指點西征花草岸長年猶記受降回

雨中

吳綃潑墨記誰工不辨烟中與霧中粉本向人翻一笑
朝來眞見米南宮

沅陵再泊阻雨聞鄰船歌江南水調

水郵遲到晚延緣指點雲沙似昔年牆影東西三寺塔
柴門高下五溪煙摘蔬小婦臨官渡避餌驚魚上客船
此際愁聞廣陵曲鄉心眞繞大江邊

自白龍崖趨瀘溪述所見

絕壁何嶙峋側翠倚江岸雲氷一相映清輝朝屢換石

非五丁鑿嵌空乃百變如梭了可鄰似月魄始半或擊
壺口缺或迸錦絲斷漏日宛通中障樹若無岬勢絕飛
鳥窺秖應山鬼竄蟻附定何由徑尺段細棧牕楯亦具
設敗綆澀餘鍊縱橫百里內仰視目爲眩其故不可測
揮手付夢幻長年話悽愴此地飽經亂萬騎走空村居
人息樵爨寥魍峽女泣祖跣溪童慣豈得顧里閭猿掛
垂一襻餓來摘山果渴飲汲幽磵生還亮無幾遺跡猶
可歎尚想　時斯語非荒漫輒因俛仰駭聊復紀聞
見　　他日蜃樓見

古廟

百年遺廟俯江涯斜日楓根繫短艖了了紅衫歸覡女

濛濛青壁飼神鴉溪流清比三湘色野岸秋開二月花
莫訝辭香隨楚俗布帆無恙好還家

贈山中人

白馬渡舍舟尋山徑數里道傍茅屋一老叟危坐與
之語曰曾讀書不婚不試率兩奴子治田自給惟不
善釀月一詣縣以餘粟及蔬果易酒未嘗丐也叩姓
字不答蓋抱德而隱者

畦蔬活活果班班抱甕忘機收撥鯫蓮首園丁解換酒
豬泥墻子不遮山采芝堪笑綺園出荷耒何如沮溺閒
辛苦鑿坏三十載肯傳名姓到人間

漁笑曲

楚人家近溪山邊一身生事兼漁畋昨夜霜清見江底
伐竹爲梁竹齒齒明歲春流拍岸生小婦作膾炊煙青
人在桃花水中住銀鱗上笑花落去

桃源

細雨散寒蕪斜陽耿疎樹十里不逢人欵乃凌江去
竹裏見秋燈沙邊繫秋艓仙徑杳難尋棋聲出紅葉

與分虎舟中夜坐共話家園

灘陽諸峰葉初籜與子連檣別山郭溪行清悄不逢人
鷗叢一燈照雙舶楚南風景天下奇行也一日能數詩
阿兄才盡苦欲睡秋魚出釜愁空庖憶昔九齡十齡時
汝髮未燥角兩岐大笑索果眞几兒但摘奇字相娛嬉

老親偕隱方齋眉伯兄揺筆江河隨撒鹽柳絮剛春雪
一姊閨閣兼提携自從喪亂嗟百口陟岵歌殘對慈母
雁行乞食如秋蓬南北東西無不有只今相値非朱顏
夢中松菊催人還天生我輩爲樵漁生事終當十畝間
武陵煙霞照江底人家茅屋秋雲裏廿百難逢白髮人
不然便爾携妻子兄書報予一月前秀攬兄以顏其亭已築
東溪邊會須結屋作甚置更欲彊理躬畊田從來海内
多知已過眼雲煙皆偶耳不見當年杜五郎垂老何曾
見山水

秋錦山房集卷四終

男潮偕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五

古今體詩 共一百五十八首

寄錢爾載

君行代北隨鴻雁我向蠻荒聽鷓鴣別去秖惜鄉路遠
歸來翻恨酒人孤亭皋菜下吟成否江上峰青記得無
何日小桃蹊竹底一尊叉手話長途

叔明遠留同昭仲展取樓飲即事次韻有慨疇昔

擁書高處俯諸村客到開簾過雨痕山翠有情當落照
竹林無恙且清尊坐開麈話多違俗不愧儒風是杜門
辛苦向來文酒地典型曾共鞠鐙論謂勗齋夫子
喬木東西別墅深承平第宅做清陰從拚往事溪樵話

剩有高樓步屧尋檢點蠹魚三世簡去來梁燕百年心
相逢莫訝巡簷久愁絕多時不共吟

懷錫鬯

結廬共有谿南約美爾閒窗對白雲今日池邊看青竹
竹塢雖好不逢君
客裏曾嗟心事違年來翻覺到家非把詩聯騎多陳迹
猶夢西山翠濕衣謂京師舊游

寄嚴存菴學士

人説嚴夫子詩如沈隱侯篠中三殿草門外一溪流忽
抱遺書嘆新添亞室愁虬山青咫尺欲趁采茶舟
苕霅宜人處峰晴翠一湖王孫殘墨在刺史勝亭孤君

罷新絲竹予懷舊酒壚野香溪漲後記得漢陰樵（落句謂學士往時見贈詩也）

韜荒嶺南歸見訪

嶺梅經戰幾番開賦罷東還不易才後磨半規巖眼滑
春山一卷粤香來（韜荒以嶺南二美贈予一小研名憶燹雲一張繪之山水香樹畫冊）從臥病秋辭客何幸逢君屐破苔雲散風流十年事鐙
前須盡故人盃

昨歲今晨殊可憶嶺棉湘竹路參差（去歲韜荒在粤予在楚）布帆
安穩歸何補錦瑟悲涼俗未知筋力且堅花底坐山川
却話酒闌時最憐閒殺飛書手無賴秋窗夜賭棊

喜王鮑重陽相訪時蜀歸未一年將赴都下

故人九日枉輕舠細雨秋江渌半篙馬首三年盤棧落
相逢知爾倦登高
江蘆蕭瑟早鴻銜乍脫西來從事衫怪爾才名耽遠道
又隨　掛征帆

月夜過黃叟

薄酒初命魯新浴如在沂迢迢水東月高林已先輝緩
屧臨廣疇其南橫翠微夕風冷然來絺綌銷炎威黃叟
義皇人老屋荆爲扉世事不掛口抱甕存天機瓜華爛
差架菊葉翳霑衣留鈌候清露設徑通流磯藥闌十步
地蔬植乃不稀知我愛眞率擁膝坐相依嫗忽餉果核
泉清茗芽肥忘言到月沒屋角晨鵶飛樂莫樂今夕萬
慮浮雲揮不與靜者對安知利名非

初夏過友人竹軒

野塍斜過小巃嵸涼在君家十畒中人語柘田村近遠
夕陽茅舍水西東一枝壓帽花迎客萬翠拚簷竹戰風
不是漢陰機事少欲論疇昔與誰同

林於約過竹軒不至

世事荆榛不易刪偶逢止蹩使開顏避人鉏菜非吾事
銷夏科頭且舊山絕愛垂楊橫水次只無小艇到林間
耦耕素侶惟君在攜手何妨半日閒

訊放梅上人攝病水香菴

問訊支公瘞蕭疎愛獨行人煙不到處松竹迴含情茶

熟耳先得藥香心轉清笑談趺坐好即此悟浮生

同人載酒過竹軒

見說江城堠火銜鄭家書帶不曾芟偶然漁父貪綠地
也似蘭亭少長咸班竹影纔移晚徑氷蘋香欲上秋衫
若論世事須浮白我已關情木柄鑱

蓡園族祖竹下家讌值徐丈皆山至

曲欄西畔繞清陰磨鏡人閒得共尋杜曲尊罍開徑日
義熙松竹罷官心䰅垂石髮看猶昨詩記春燈直到今（丁未上元賦詩話別）阿大中郎俱好在團欒差不負秋林

八月十四夜同人集分虎弟寓園分賦

薄釀攜荒徑新涼恰半秋竹間休問主花底足銷愁野

色雙扉澹溪雲一鏡流故鄉情話好悔殺十年游

喜曾青藜至

青門一分手歷歷記游蹤忽訝花間棹新于戰後逢詩篇餘朔氣山水問吳儂（青藜時寓吳門）更作行吟約相尋第幾峰

出處應難定他鄉有夕烽老思三畝宅秋愛一枝筇桂樹淮南賦梅花鄧尉峰君非孫鶴侶未許白雲封

友人訂看菊是日對雨

擬踐壺觴約中宵興已生蔓回天忽雨花候古難晴雁冷無來意楓疏有落聲溪邊問樵父斟酌板橋行

簡蔣丹崖明府表兄

乍聞廉吏返林丘煙樹西莊且息游絕塞幾年隨隴雁忘機從此狎沙鷗芳蘭九畹新除棘老屋三間舊枕流借問秦時一明月何如移照故山秋（兄舊令伏羌）

舍南涼色淨蒹葭屢負谿風落紫牙高隱尚看中表在佳期不分一秋睽柴桑晚徑添垂柳天寶風人剩浣花倘許相從話山水年來吾亦久浮家

用韻酬王邁人先生秋夜憶同人游宴之作

病起踈塵事聞人說有秋欲爲看稻去翻作入林游老葉風猶駐明河月共流清光何負客不用一錢酬

竹披溪濯處（謂先生原句）相憶夜初寒枉句憐秋好重吟覺和難銜杯宜作達秉燭且爲歡莫似離羣雁霜天惜影單

俞丈右吉移居吾里越歲將歸城東草堂賦五七言各一章

連舍過從數將離感又生曾爲萬里客未定一隅耕俗薄思前輩天荒老盛名山盃邀共把更話晚秋情

避地襟懷氷雪清論文許我眼分明即看舉世少同調正欲與君商耦耕杜甫草堂無定所襄陽耆舊獨知名

寄曹實菴舍人

江城一帶蕭踈柳此樹能傷去住情

青門折柳記年華別後傷心百感賒正憶舊游紅藥省遠題清怨木蘭花（舍人以減字木蘭花一闋見懷）仙人隱只宜朝市才

子詩曾說內家不待斲窓公事了向來班管是生涯

飄零庾信江南賦憔悴蘇公嶺外身涙濕不緣懷古意夢來先繞對牀人邊花落後應逢雁妖鳥啼時秖暫春馬首傳書曾一笑隴梅池草是前塵（兼憶令弟中丞公）

輓王西樵考功

斯文眞已矣凋謝及夫君對客琴猶昨傷離笛故聞平生勞折節遺墨感題裙一代雲津躍雙龍惜已分（謂阮亭侍讀）

道在從舒卷先生信有之唐風昆使采越絕寓公知直著爲郎日心安死孝時（考功以丁外艱哀毀得疾）文章關至性留與後人師

焚魚還捉塵雲墜自相親詩到無人愛（取放翁句意）㢘于去
國眞盛名稀白髮幻影笑朱輪十笏高吟地鶯啼草自
春
瀉酒春鐙夜傳書杞烏鄉（二語事在辛亥）相思留萬里此別竟
千霜天忌芳蘭盛人懷舊雨傷留門東去路回首涕淚
淚

人日次耕至因招青士

避人卜築水雲偏有客輕舟繫柳邊薄飲春燈三下漏
勝游人日五經年（辛亥客都門同次耕游西山）亦知江海多同調且
爲干戈惜此筵風景溪南差不惡蚤梅初綻月將弦

正月十九日周灊岳幹夫至小集

踏歌三五後帆到一溪雲待月鐙初卸登樓雨恰聞此
邦無戰伐傳語尚紛紜正欲商游事前宵渡北軍（謂近事）

蓡園族祖約過吳西山園齋看早梅示諸同游

約伴探香雪新晴未肯閒籍咸猶竹底主客換花間（園居昔爲吾從高曾別業）稱蝶窺紅蕚珍禽坐玉顏童年攀折處蹤影
認殘山

清明七花歌（周五席上罷雜花中勸飲製此歌）

寒食不復知天寒野桃一笑春無端崔郎色絲和者難
去年翠袖雙憑欄孕綿冶綠垂征鞍二月已復飛漫漫
不須聯臂章臺看滇茶種殊非一觀當盃灼灼影流丹
蓓蕾細束珊瑚攢西蜀佳人紅露餐裊如初拭溫泉瀾
回顧六宮無綺紈吾家衣白骨珊珊託根仙谷今猶盤
花時未礙敧予冠野香千頃蜂作團軟茵合就新泥乾
別有九畹滋芳蘭素蘂紅架留清歡王者香宜置金鑾
兮君莫嘆

廢園

長林背郭屢經過亭午東西散綠蘿社雨自添新漲潤
游船不似往年多微茫第五橋難認晼晚春三月奈何
埽壁欲題衰盛感鴿鈴漁板和高歌

贈遠士不爲

詞場風格久荊榛二妙縱橫筆有神瑜亮齊生看對壘
尹邢不妬是佳人雅音此日存孤賞古調從來有亂眞

龍遂鳳簫吾和汝臨風一曲蝘鷗嗔

春暮次友人韻

春意將歸底太忙麥苗纔碧柳絲長農如得耦眞堪老
奴可相呼不厭狂荷榼溪童粗解事落紅邨塢尚聞香
青山莫但支頤看早有倉庚喚女桑

邗上客舍蛟門舍人移酒過話

邗江弭策偶然經折柬重勞喚玉瓶蓡裏江淹才欲盡
到來阮籍眼逾青新桐百尺藏書屋（舍人有百尺梧桐閣）逝水三
年送客亭回首酴醾花一架舊游冠蓋已晨星（都下刺梅園昔與諸公游賞地今常齋云古漁梯升石久隔音問故及）

宿眞州古寺贈瞿脉不昧兩上人

入城猶野色借榻到僧邊佛火三生夢溪楊一寺煙去
鄉寧有役買隱坐無錢且喜隨香積同叅玉版禪

三月三日訪紀處士蘗子早宴別去

處士臨江宅津人一半知岸紅桃惹惹沙淨鴨差差相
見忽如夢若留仍賦詩春風吹卯酒腸斷采蘭時

滁州酒家

軟泥斜坂見雲生樹杪人家獨晚晴卷箔小鬟猶喚客
定巢新燕未知兵環滁山色恰當戶夾岸柳花飛入城
一路好春看不足輕裝只信馬蹄行

舟中書所見

柳絲桃葉可憐生浣女移舟及晚晴髩影衣香多在水

春流一往大無情
紅縑垂帶目成時魚鳥驚心定不疑如此傾城坐船尾
人傳金屋有蛾眉
三朝三暮柁樓煙醒便魂銷夢惘然不是如鶖春浪白
誰教匹鳥別晴川

定遠道中

棘刺蒼涼少客行四年前路眼分明銀鈎換火（癸丑東還事）
城西巷驢背濛濛雨二更
遠游端自負青春帽影鞭絲穀雨辰水鳥忘機花解笑
匆匆怪殺板橋人

山船

行過滁西岸減花壞高蹊窄亂春沙荒程欵段愁無力
穩坐山船也當家

訪劉考功蒲菴於潁州有贈

歐蘇以文雄舉世方迷津一出砥狂瀾勢若楚與秦女
陰好山水二公洗濯新亦有今歐蘇我何思古人
睠予別京華傭書走荒遠歸治海西田蕪穢不可晚昔
吹吳市簫終携洛陽畚登堂多愧色學道嗟予晚
桃李驕青陽鯤鵬上寥泬四十獨無聞春風吹袓裼迂
疎冀榮名北趨笑過越美人不遐遺白駒庶可秣
蒼生思謝公布衣感平原胃有萬卷書出處義所敦先
生未白髮鳳雛已青雲爲善亦云樂但覩考功門

宿劉家園子蘇孝廉懋存過話是夕

雷雨大作與懋存各賦一首

浪傳兵氣到蘇蘿長者仍携枕簟過萬事酒邊增磊砢
一燈林外忽江河交論潁汝英雄見詩話源流正變多
欲問妙香行藥否櫻桃落盡奈春何（是日劉考功以[illegible]疾不至妙香其齋名也）

劉紉功明府載酒招游別業

東郊一葦問雙扉客到林間鳥亂飛風物從知女陰好
仙源莫道武陵非紅憐𦲷䓞輕堆椀錦憶夫人作卷帷
（櫻桃牡丹最盛）怪得先生拂衣早縣花纔種便思歸
冶游裙屐半春晹嚢口浮香十里車佳客問奇探卷帙

小量除陳待桑麻（明府方以桑爲穎人倡）他年得句應思穎止日
從公未憶家金谷平泉堪一笑昵人端不在繁華

聽劉考功彈琴

一花當戶好香爇綺疏邊四坐悄無語孤懷誰與宣汝
漻船刺海曲折水生弦未了青霞思今宵夢百泉（考功曾結廬蘇門留琴而返）

劉考功受琴於王生自歸里門以指法授諸侍姬
一日携游郊外經王生墓命姬各操一曲而去

携家初到穎河濱石上行來蹔麴塵故友難呼宿草地
先生閒遣據梧身茗爐松塵迴香靡岸柳風花接錦茵
一曲休翻王蓮瑑新聲腸斷夜臺春

酬別蘇懋旃

杜鵑强解事芍藥太無情將離惜彼美又聞歸去聲昔
我艤春船殘紅點衣袂今歸及朱明靜綠陰滿地別思
何纏綿一卷墮我前野立更斯須此情無歲年扣舷看
穎水笑讀君詩去後夜夢相尋定到連牀處

答張金吾孟深

垂楊藏堞舟倚門清穎一髮穿千村張公司馬之閒孫
蕭齋把書古意存作詩便作清穎色潑紋自起非風翻
我持東筍笑瑣陋似挾拳石攀崑崙紫藤桃花偶然耳
何意擊節當清尊（孟深極賞鄙作中紫藤桃花之句）汝南名士此焉集
春風徐來月照軒麈尾能令客思好坐君古樹槎枒根

君言良會別可惜期我十日歡平原山川我亦耽佳處
重來準擬經年住勝地賢豪公等在也知不可無流寓

重次正陽關同朱立臣

煙銷維楫古松根睡起殘書傍酒尊憶昨春山獨往意
連宵白舫故人論溪田隔水鬧平綠淮雨浮花到舊痕
記否葛娘（酒家婦）當渡別重來只見柳垂門

宿下蔡

蒲風招瞑宿沼夕榜炊遲五兩移商婦雙魚就網師枕
香花出渚波靜月當眉旅夢荒雞外何人歌竹枝

八公山下有農而可語者題其屋壁

弱歲知書壯即休全家生計足西疇不知峽口通諸縣
自許聰前類十洲衙到野花門過鹿晏殘溪荇荻藏鷗
淮南枉棹偃靈宅輸與田翁自在游

懷遠道中

綠流人語靜帆轉見山容僧徑垂初地漁舟出兩峰水
雲彈指變鷗鷺采香逢津口分懷毫冥冥辨去蹤

七閘

授鉞天潢重何時埽七閘前途惟整肅降帥敢逡巡堠
雨千夫淚花風萬馬塵遥傳關失險急爲策遺民

汪舟次招集同駿孫無言立臣令弟叔定

廣陵魚笋夏初宜地主壺觴晚更期昔別蒼茫如旅夢
近看排纂有新詩書生麈尾防河策畫裏桃源帶甲時

二語並記即席事 圓月未殘憐此會不辭沿夕放舟遲

晚坐溪西精舍呈懸公

清絕西溪荻暑廊果然佛土在西方把書䖏竹僧鐘翠
洗鉢攀荷葛袖香杖憶尋山穿虎窟鄰知說戒徙魚牀
柴門以外原通市只覺塵紅是別鄉

入秋苦熱偕林於蕎在涵叔泛舟小飲

清尊出柁樓避暑問前洲綠有藏蟬樹涼多浴渚鷗月
黃將入雨雲火未銷秋酒盡村帘近吾寧與婦謀

諸同好午集小齋戲爲拈韻詩刻香二寸

俗物不至桑麻裏閒軒一笑雲低屋侍兒撥火茗梡香
主人舍瑟聲在竹稍聞來展頗好事宵燈結蕊昨已卜

當盃但愛江有楓避世安知原逐鹿行樂休過少壯時
看花直到秋樹禿異書恨少苦長晝鄰家得瓿肯借讀
三間于此亦足矣蔬圃漁莊須陸續問年坐客出我後
落紙欲妬驚鳥速如泉迸峽萬珠碎又如好春山關綠
古來同調誰比肩阮林七子竹溪六家人知我餘興在
爲報牀頭酒新熟詩成不值粟一囊勸君閣筆行秉燭

看月星紀梅墅同令弟泰楷

枕簟且須設蕭齋結荻新樹疎狀有態雲走月無鄰習
靜宜花圃能閒屬酒人於歌蛩語外今夕對牀眞

飲沈山人別業

故人書報酒新熟不遠茅齋陽芊田秋爽便來如有例

竹間開徑已多年圍碁笑賭青錢夜小婢聽歌白紵篇
叢桂肯教輕過眼好花何限戰場邊

龍山道中宿古呆菴

半篙溪綠晚移舟雲散藤蘿最上頭只擬鐙分蘭若火
恰逢僧是道安流山間入夢他年月楓底聞鐘兩岸秋
一著圓蒲渾不寐心清眞覺妙香留

寄查韜荒夏重德尹兄弟

念君磊落好兄弟家在龍山黃葉村久闕寄書秋雁笑
憶曾縱酒雪燈昏傳聞易改新烽火耕鑿粗安舊蓽門
見說耽游閒送日歲寒止登肯相存

雨後坐友人齋望大小橫山飲竟日

山根不到處莽泱爲澤國有如丹青家畫水少畫石平
生飽看山合眼記所歷不能振策追臥游總陳跡里南
兩青峰雖與名山敵朝來珠解意一抹新晴出沈郎有
天幸空翠落簷隙自我游其間弱冠踰四十市喧了不
聞撫牀笑相揖彼此命觴咏未許雜生客詩成寫桐葉
放筆無媿色非子義皇人何處著吾膝

有答疊前韻

乘時取通侯有身皆許國負奇獨何爲兹謀非擔石乏
聞傳烽紅靜念九州歷向來歡娛場泛野纓虎跡如何
手一研不學萬夫敵攤書映窓光負此日東出我豈匏
瓜生磨蝎屬有隙好友相慰藉快語一當十富貴馬生

角期我下車揖金門方舉肥太瘦無此客但可屏塵囂
庶保歲寒色蚌鷸任紛紛漁翁方抱膝

分虎弟携酒餪集星紀梅墅三疊前韻

秋花如好女入戶見傾國主閒小童清洗盞就佳石故
人手種樹衰盛吾眼歷自從白也行庭無愈之跡
難以抔土畝得歸厭城府匿影不敢出有弟晚
鋤瓜提壺綠陰隙但呼田父
飲笑謝官長揖為囷輞川好書理屬詩客疏畦阿段解
菜把青一色酒盡且勿喧橫琴已在膝

過石佛菴四疊前韻

野行趁秋聲小歇香醉國龍象鬼師鑿合掌先拜石虛

堂嬰鬘垂金氣閃寂歷僧招坐池軒鳥去苔隱跡鐘鳴
魚解赴竹翠松與敵秋作九里香破釜晚炊出繙經契
禪悅遣此駒過隙試做迦陵音法師品第十扣門者誰
子在課不敢揖此樂憺忘歸翻疑佛是客鷗眠放生池
花有世外色借問錦棠身何如蓮繞膝

客有問予近狀何樂也戲答

藥闌西畔水潺溪金粟香時晝掩關幸少橫戈來谷口
更無征稅及花間身憂天下非吾事交到名場任客刪
斟酌把詩行酒地青藤隨意點苔班

邏溪見香櫞一樹繁碩可愛以三絕句投主者索
十顆

斗室山香插几偏身依繡佛已三年定州雪椀洮州綠
合貯秋黃十顆圓

門對秋林香處開過墻一樹晚纍纍情知愛客能分餉
未遣青猿上樹來

奉橘百枚王逸少遺柑三寸李龍眠名士園中古如此
不應只換買山錢

朱子稼隱君留話山樓

石徑秋蕭澹碁聲水一方清門留五畝賜帙剩連牀結
客貧初散憂時醉不忘夜分餘興在看月上松廊

海上逢表弟錢尋千同西野灊岳對酒有懷故友

城隅布席近垂楊海氣秋澄入草堂汭錦分明木華賦

錐煙何限校書莊涼飛遠岸楓千葉聲過疎籬雁幾行
相見只應沉醉好十年往事已茫茫

贈灊岳

去年灊岳初見訪雪屋尚記挑鐙夕論交真欲小時輩
投我詩篇好風格今年上巳觴鞏公我搖一鞭江以北
灊岳不以遠相蹤渭樹江雲愁歷歷嗟哉子詩氣如春
定是跌蕩青雲人有才不合長閉關縱覽直須空兩間
胷羅萬卷足萬里著述始可藏名山君不見絕代紅妝
出村野未入吳宮無聘者王孫詎是垂釣手蹴踏淮陰
市中走物色何曾在鄉里古來美人名將皆如此

華亭道上懷吳六益許子山高二鮑陳山農暨表

伯錢武子

九峰蒼翠暮煙銷此日同游未可招正有鱸魚寒出網
曾無烏鵲歳塡橋（萬安橋築不就）廢丁年泛宅東西路泖水欄
船下上潮裘馬故人雲壑侶一時都付夢迢迢

樹根羅漢筆格歌

治金琢石吁可怪十八尊者羅精藍我得其一非人工
祇樹蟠錯根鬔鬆自頂至足寸逕五袈裟箕踞神清憨
此老不合在塵土文人慧業追隨堪鼠鬚脫帽落紫八
檗花妙理從君參又聞象教斷文字倚擱未許毫仍含
李子賣文兼佞佛携汝沅口還江南貧家珊瑚買無力
況乃樸質性所耽剗除俗物遺白髮伴汝日夕惟兩三

楞嚴一卷一團蒲更待花開優鉢曇

前題用遠士韻

楚南諸峰與天接但有日月穿楓杉吟肩入雲雲下走
絕頂一杖無與咸仙靈好奇乃似我幻出怪樹青紅巖
寶山玲瓏戒盡取廉者不畏天龍監槎枒迸土忽入手
絕肖尊者疑雕劖便可伴我五色筆柞氏斂容敢刊芟
世人見相即是相欲蒙以漆金鑄衫君謨前身是僧否
借筆作偈詞嵌嵌何不寫貝葉贈之行製錦囊同一緘
君或宣語客大索督郵五斗令君啣

徐詹山以亂解山陽令歸贈以詩

三年夢繞絃歌地昨歲烽傳于午關左次君方覓將帥
歸與臣自有家山諸公凝碧詩無恙一笑柴桑菊自刪
亂日方知廉吏奸輕裝曾趁鐵衣還

過震澤懷同岑子

澤國秋無滓扁舟月四經雲遮半嶺黛霜剩一林青雁
外分吳楚鷗邊入杳冥幽棲有支遁遥憶橋閒亭

褚子見招舟飲泊先文林墓門之西

背寺溪流幾曲穿主人挈榼午移船棋聲林葉深紅岸
簾影江村小雪天敢惜笑歌身荷鍤只看清白墓無田
酒闌譙鼓闌三下不負松梢片月圓

寄俞文右吉

讀書二十已四十始信陳言欲去難解事卽口今日少

如公真作古人看山靈送屐移仙舟（右吉歸自嵩山）野史開亭
對藥欄抵掌論文吾敢後只愁髯叟笑郊寒

寄木文江右

珠簾西捲憶滕王殷地軍聲葉再霜慷慨涉江書久斷
平安報汝雁能將偶然班管隨仙令何日青鞵別戰場
嘆息射書人袖手嶺梅洲筍路茫茫

送懸崕和尚主席古南禪院

香林十二半東南花雨浮杯此地堪往日師曾留好句
重來我不爲幽探娑羅有意栽鄉樹釵釧無聲到古菴
欲問楞翁舊消息竹風當戶月窺潭

題蔞園族祖南北游草

詩卷非無託茫茫看陸沉大江南北路五畝歲時心說
草還山秘芒鞋憶荔深手剛將半箇遺事不堪吟
吳孟舉以宋詩選刻行所作種菜詩見貽走筆奉
柬
向來榛棘滿詞場兩宋詩隨宋鵬亡天遣藏書歸作者
手披殘蠹走光芒三年貴紙矜坊本一夕封題到草堂
豎子不知高調苦紛紛范陸與蘇黃
輕裝入洛五筷知却憶家山種菜時南北東西才有數
江湖正壑爾兼之平臯葉靜書連屋晴水春香墨攪池
咫尺語兒亭畔月何由繫艇綠楊絲
和孟舉種菜詩五和得十章

遠游歸識故山尊甲坼春泥手自捫解得英雄消遣法
偶然數畝落吳根
水際沙邊圃勢斜倩童剛葉婢挑芽就中或有君臣藥
好配青門子母瓜
共嘆年時荆棘尊西疇嘉種不堪捫那能袖手看蕪穢
正要長鑱劚亂根
草玄亭外綠陰斜不數萍絲與蕨芽擲耒定箋名物志
肯將萆薢喚爲瓜
官厨珍膳宰夫尊炙冷盃殘任客捫留得田家香味在
復他野衲笑塵根
耦耕鄰叟問分種解事園丁報剪芽雪白吳鹽薑作糝
也勝沉李與浮瓜
林泉朝市果誰尊蔬譜排籤取次捫偶向東湖租曉月
持書使者到山根
數畝平分一陌斜雨痕纔過子生芽菘前韭後渾閒却
更理秋棚絡晚瓜
掘擂春盤雪夜尊青絲知有玉纖捫編籬憶課山中樹
長夏人肩只四根
春風老屋午煙斜共煑唯應玉版芽他日叩門容納屨
主人鋤菜不鋤瓜
哭劉蒲菴吏部
一刺投公記戊申筆牀茶竈帝城春正于瓦釜爭鳴日

故愛驪黃以外人別去敢希知己再重逢始嘆罷官真
何期惡夢朝來驗淚灑江花二月津
早年籌世押豪雄託志寧教燕雀同曾用俠聞淮楚地
偶將身隱市朝中茂弘扇底京塵涸元亮花前酒盞空
忽著田衣喧稱子里門爭識未衰翁
清時令僕幾人閒何似高雲澹往還讀史風流七頌語（先生有七頌詩載集中亦以名堂）據琴心事百泉山更無俗物妨綿八
秖著名花與翠鬟（罷官以來手植牡丹芍藥盈圃侍姬竝妙琴詩）聞者羨公公
自惜惜將此境了朱顏
自來佳話滿江鄉吟榻游船射微場命續三農閒貢郭
續命田善羽事 劉士名一藝許升堂絲留往日平原繡緉藝新

阡正字香夢裏欲尋談笑去八公山外水蒼涼
令子才名已上都白頭羣從理荒蕪去年顧尾眠鷗岸
留我鶯邊貰酒壚佳圃十三姸水竹故人風雅話張蘇
孟家懸榜辛夸芍藥今堪敬猶記催詩燭釦無
何緣忽證宰官身笑指沾泥古寺門示疾只如僧入定
御風那用塵招魂先生偕懸榜過龍興寺談禪越二日示疾端坐而逝懸榜夢先生吟一絕沾泥御風此指夢中句也屏紗月弔新桐屋鈍具人悲宿草村可待
山陽聞笛罷鴿原一紙不堪論紉功明府有哭弟詩

清明後二日集褚子齋分得元韻

山堂插柳土風存流水斜陽客到門已過清明來燕子
再生圭杲見龍孫嚴示恭出畫竹江干冶綠商游舸花候春衫

慣酒痕須富貴時吾老矣相逢愁殺落紅郎

嚴示恭墨竹得古法別予歸海上贈以詩

書三詩一君何媿文洋州自稱有四絕詩一楚詞二書三畫四對客偏誇墨
竹新偶踏落花溪上路相逢破寺水邊春江南鈎鎖非
能事協律嬋娟欲亂眞埽偏吳綾獨歸去畫中高節見
斯人

同宿孚立臣泊松陵作

共載鐙前雨朝來畧見星烟生纔入圻帆過已三亭掠
岸長波白當杯遠與青江田蕪廢後農唱不堪聽

寄延安譚郡丞舟石時見寄延綏新志

榆溪古塞今延綏杳矣秦漢開疆時韓公三城安在哉
夏人久與中原歧明家失守套患作後有吉囊前火篩
銀川驛子睨神器兩狠夾道非人爲乘城將士殊昔裂
夜半東炬千夫縋呼聲徹天天不聞睢陽以來無此奇
平生亦解說形勝遠踏朔雪攀南枝欲觀三秦用武處
更就有識談興衰延安司馬好男兒如海不可測以蠡
殿間草制芒干霄出典邊徼誰云宜一朝幡然別丹闕
童騎萬竹迎兩麾使君勸農農粟朽往者板屋最無炊
向來亭障風蕭然只今里莽相從嬉昨聞平涼飛羽急
烽傳白晝懸衫旗入參軍諮出輪輓郡公歛袵君當之
又聞采風上紅夾雙仟抉書左右隨口詢父老手磨碑
下筆曾不遺銖錙史才作吏吏亦得殊勝刺促官京師

野夫三年車脫軸一鞭沙漠何由馳感君遠寄所撰志
忽如抵掌天西陲吾儕著述不草草要令後世無然疑
朝來想見君須麋廣武一漢英雄姿世賞阮公以文詞
君但捉筆和此詩

黃原明書屋以貧售其半自寫半壁山房圖附以
二詩輒繼來韻

書帶蒙茸不辨瀟下簾避俗已三秋鄰墻亞樹平分綠
池雨侵堦窄稱舟合種薔薇遮魯壁秪堪蝴蝶夢莊周
青苔手澤還知否何不聯圖紀昔游
靜綠當窓歷數枝相逢還憶舊題詩黃痴粉本無人識
白傅紅藤鎮日隨燕語梁間猶認主客來花圃忽分岐

一椽未逐桑田改即此風光爾獨私予舊有晚坐麗農山房一絕句都緑當窓壓數枝花間壘石蘚參差近城亦有煙霞色點染春風屬大癡

姑蘇柳枝詞

金昌亭畔緑初勻畫檻橫斜別是春忽卷東風遮不住倚船人見倚樓人

土軟沙晴馬足遥短長亭下短長條一年到此一回折認取鶯邊舊板橋

三月春光取次殘子規聲裏度朱欄鞦韆卸了花如雪縱有青青不耐看

月裏橫吹折又生鐙前垂手拂還輕柘枝不比柳枝舞竹枝何似柳枝聲

西峰白水菴逢陳允大

不問南宗與北宗重來一笑認雲松僧留茗坐香清絕客到蕭齋屐故逢鄰井汲喧涼似雨古墻低見緑當筇看山未了春前思側帽藤花過兩峰

紫薇東山公識

碁聲仙院落丹梯勝侶相邀徑不迷最好屐除前齒上何妨墨灑數峰題橫空老緑多垂下鄰嶂餘青半在西留與他年追往跡記曾公識此山谿

送朱不爲宛水池陽之游兼寄令兄人遠

衫葛輕紈去路賒片帆如雪剪江涯不辭畏日緣何事果爲尋山便可誇秋浦花開思杜牧宛陵詩好問梅家

連船伯氏吾良友遲爾同歸夜鬬茶人以佰歸日遇吾里之約

次友人移居韻

深山不在遠背市即幽居耒與書爲耦君先我種蔬浮生託水竹閒事譜禽魚恰喜承塵換新銜燕對梳

閱表叔半完翁南湖觀競渡詩有寄

水旗只合弔湘中多事吳兒學楚童觀者傾城喧刺史偶然一舫著詩翁樓經劫火浮沙白鏡有新萍拂柁紅五月陂塘良不惡輸君來往麥秋風

石佛菴晚軒納涼示定公

屋後清涼石可憑古墻今有到天藤每于銷夏繙經處想見開山種竹僧綠字鈎摹先澤在青蓮藏弆劫灰曾先博士公青蓮館集向藏菴中又手題堂額定公重新之佛香幡影生前事五十眞

來禮夜鐙

送左羽謁選

夏水浮天六月好孝廉船掛大江帆正逢四出需才檄笑脫三吳從事衫橋柱有題留墨瀋驛樓遮暑就青杉壯游肯憶柴門否書寄秋鴻次第銜

述旱

夏旱已太甚秋陽更燒央田家正作苦一水萬車夾五日艱晨炊河流如線狹十日水無聲典質盡畚锸長年愁耳聾魚穴聚喤呷大魚飛騰姿近者指可掐雨師方掉頭數癸更至甲下看焦土坼仰視火雲壓上田不足

論漸見苦茗雲青青南東畝何能望春雨老農走相訴
長吏下急割宰割有嚴程羊豕及鵝鴨俗偷良已久民
豈知奉法府胥橫索錢此事殊近狎築臺何盤盤告虔
視郊祫世無東廣徵感召理難洽何胄堯湯年怪籙閃
硃押筭緡爾何爲利口爭喋喋象焚巫尪軀漢烹弘羊
胛只今多徵輸大艦貯戎輅又聞軍中需門數垂楊插
廟堂切宵旰生意恐漸乏伏莽旣有徵如虎兕在柙耕
苦壠上轂血畏田間畝野夫結茆處容鄰甫恰恰清簞
逼踈簾左右雜筐篋解渴笑蹄涔流汗但揮箑憂時自
有人幸不到巾祫山妻差解事蔬味落吾筴安得屐挑
笙好雨聽漸霎

雨中尋不爲

斜陽漠漠水穿田急雨難招渡口船我自墊巾楓葉底
主人初飯菊花前蕭踈野色歸茅屋冷澹秋情過壯年
仗爾村醪雪色梳暫拋心事穩高眠

題聳山仗劒圖

邊草如秧飼名馬吳鉤笑拂珊瑚靶劒一人敵不足學
軍裝貂帕何爲者君不聞南華秋水遺世情當其說劒
殊縱橫張公草書原絕倫觀舞劒器方入神圖中之人
可語此三尺橫行非偶爾又不聞漢家英雄若好女開
元詩翁乃餓虎身在書生壯士間俗眼茫茫那識汝

同湘公過淨慈寺歸值小雨

乍涼節序聽潺湲携手湖南煙樹間無礙寺門來暮雨
蚤牽船尾著秋山僧厨分淥雙瓢飲林葉將紅九月顏
自是湘公愛棲泊滿城燈上不知還

題畫

雲去秋林一逕開烏翎花片點蒼苔城中日出人爭入
只有青山少客來

上元後一日吳澹思過

橫簫絡鼓正黃昏避客思從靜者論元夕春生鐙有市
故人船到月當門重重往恨歸禪悅一一蕭齋記墨痕
廿載不來花笑汝酒帘開殺舊游村

春夜作

晚雲吹落暮天涯露冷柴門客鬬茶一樹垂楊二分月
閒情輸與夜棲鴉

集葉九來半繭園看梅

名園依郭淨春埃地主今稱未易才水部種餘梅幾樹
支硎飛後鶴雙來橋橫斷石紆僧杖簾捲佳山在酒杯
却笑浣花岑寂甚蓬門不爲客頻開

馬殿聞編修席上出河豚餉客予與吳志伊萬貞
一皆不食陳其年以長句見嘲聞而附和者吳
修齡葉九來陸集生諸公意多袒陳走筆戲答

西施一往難再得專諸亡來魚可責未聞魚腹抵佳人
東南盛說西施乳吳都賦後易名久喚作鯸鮐即儈父

駝峰瑤柱且勿道䰞額梟羹誰比數宰夫戒熟先障塵
不醽啗者色如土鹿城太史開春筵酒半腴鮮饒出釜
霜刀細剖晶盤高一脂二納須認取滿堂下食若爭道
謏謏盆槃響風雨鄙人堅坐拱手讓陽鐙吳萬眞儔侶
諸公不敗適天幸計出萬全乃吾與就中酷嗜髯公陳
得隴望蜀久延佇當其恣意旁無人斂箸却復相嘲詡
手無千金戒垂堂因噎廢食予則腐江東有我也須卿
底爲羹材以身許耒陽牛炙送詩叟文成馬肝笑仙狙
從來一擲等鴻毛漫謂輕生即橐舉神方解厄本草鈌
倘有潔癖愁殺汝萬子欲廢東坡篇吳子還師養生主
亦知此地監厨良直爲髯公作危語旁言拉雜將何論

種劉者生莫種呂口腹累人非一事我有誠詞其利溥
太史見此必大噱留備採風箋食譜

虞山上巳後一日健菴宮坊菌次太守莘田侍御
其年志伊西銘斧季石谷同集曾王述古堂賦
贈

筤簹葉底銜門見芍藥欄前疊石眞未肯便歸修禊舫
却來重對擁書人絳雲家帙箋初就白首名山興轉新
四美二難珍此聚不緣留醉甕頭春

題三友園壁（園在馬鞍山下季重九來扶風所築）

城市山林此地眞花時不速有三人未分南北中央宅
占斷清明上巳春雨水夾窓書可鑒一峰當八畫難皴
潯陽社隱風流在合置僧坊與結鄰

雪灘釣叟歌爲顧丈茂倫作

葦間延緣吾所師尋陽棹者非凡姿雪灘釣叟豈其亞
姓名蚤被時人知先生舊不事生產讀書樹根破萬卷
土塯荒涼萩花竹鄰里驚呼車轍滿此門一杜何當開
笑指笠澤浮吾杯連峰如銀七十二要看雪盡春風來
絲掛珊瑚不設餌命寫斯圖聊戲耳網罭撈蝦瑣瑣人
公若逃名勿圖此君不見占星蔓獵聲名馳照耀史冊
千年垂樵青漁童載兩頭詔遣下取新歌詞筆牀茶竈
往來熟故人又欲官天隨從來此事遭物色黃金尺書
來有時長安已築招隱館肯放此老津梁疲武陵桃花

今不迷休歌河水清漣兮縱不相逢賈太尉定應愁載
庚安西

清明

士女趁農閑清明踏芳草風俗自古然亦驗歲時好我
歸春已半撫事一歎嗟滿郵桃李色不見陽彩花（二十年前湖女競繡花衣袂製以紗縠單彩於映俗呼陽彩花）

竹枝詞送幹夫采藥洞庭

候風吳女晚秋槎野飯僧家更酒家小翠殘紅閒送客
郎尋藥草不尋花
釣罷鱸魚四十九行攀七十二雲松袂衣飄入橘香去
一日長鑱過一峰

趙天羽農部見招偕邵得愚亦同分虎湖舫看月

欸乃宜今夕湖風到客邊司農開載酒明月恰臨船僧舍新楊柳漁鐙舊菂田無端聽絲竹金粉話當年

煙外萍迴合風前鶴渺茫留亭分翠靄占水失紅香未怪稀游舫差憐背戰場清輝橋十二夢亦戀滄浪

題不爲小影

肐胳巾衫得野情縱非洗馬也神清人間荊棘難容汝合向詞場酒社行

題虎侯行腳小影

纔著僧裝便自由江南煙月鉢囊收輕奩小研無多事贏得山童也愛游

徐立齋先生園居落成屢招讌賞賦得四首

天與爲園處林光帶翠微平添新蠟架暫卷舊朝衣檻轉紅侵竹池明淥漾扉流鶯翻怪客毋到只如歸

高柯雲東斷此樹此鄉孤（園有十圍老樹二百年物）呵護留相待倉皇買定無（子瞻詩倉皇求買萬金無）經霜皴古鏽障日抵氷壺何計

酬佳蔭輕茵坐據梧

非闇非亭子風簾捲更開城陰千堞小屋頂半峰來奕靜涼生簟杯閑月過苔欲知人別候長定曉鐘催

選石玲瓏疊層巖看逼真楓晴天姥扇花散輞川人待制商家集藏書話比鄰（謂健菴果亭兩先生也）平泉休坐計回首帝鄉春

題徐崧之趺坐圖

軍持無浪塵無風塵外蕭然獨此翁往日論詩徐孝穆卻來趺坐妙香中

牆東研北酒鐺前彈指逢君二十年著述未闌身後事秪應長策是逃禪

張鶴亭招集涉園

孝廉松下藏書地給事花時選勝場自是禾中好山水平臨天際遠蒼茫疎籬曲畫非恒徑靜綠陰斜毋過墻地主只今仍好事能令步屧愛登堂

六月林亭好避炎叩門纔過雨纖纖蓮東珠溅時翻鶴研北風生畫捲簾正有故人燈影共（謂中峡）何當良夜酒

籌拈郎宮雅意投車轄坐看清輝到畫簷

酬別曹中峡

齋如畫舫拂紅蕖小研名香得靜居留滯兩三年勞夢寐新吟七字比瓊琚平生了不求聞達此別那能賦子虛輸與故人高臥穩綠陰間覆一牀書

秋錦山房集卷五終

男潮偕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六

古今體詩 共九十二首

應　召北上晚泊京口堯夫乘風便先發賦此

臨流古戍遠當星烏檣參差入杳冥譏路不妨吾後涉乘風輸與客揚舲僧燈北固雙樯照汐響南江獨夜聽此泊山靈應見許了無癡夢到金庭

紅花埠馬上

江北荒涼盡朝來換土風雞塲䟽雨後馬影亂流中棗熟紅垂店楡稠綠到空生涯輸魯叟眞作灌園翁

初抵都下吳蓮洋乘月至

朱門爛醉不歸去騎馬來時秋月新直得鐙前同一笑

十年萬里夢中人

子聽吳歈我北船家山交臂惜無緣蓮洋是歲曾游吳中怪來定準相逢地只在燕姬酒肆邊

尚書王公招同嚴蓀友朱錫鬯徐勝力宴集即次

尚書見贈韻

嘉招開鶴徑秋色杖藜前卜晝來韋曲清談續晉年偃松當麈尾名菊近杯妍一聽陽春句渾忘十月天

次韻勝力竹林寺看菊

鳳城微雨浣秋塵古寺殘陽近小春不見汝筐移植處鵝成栗里對花人鵝兒官酒流杯似鹿女軍持摘露新忽憶家山諸飲伴五湖鱸雀話輒苘

惱勝力不果西山之游

紅土鞭絲入帝鄉七年前事憶僧牀吟邊酒醒鐘魚答夢裏風來花藥香更擬一句節竹去還尋三笑虎溪傍故人浪說煙霞癖不爲青山共裹糧

大司馬王公招飲怡園同陸翼王毛大可鄧孝威

陳其年田髴淵朱錫鬯周起莘分賦

天下治象視皇都長安治象視中樞宛平司馬匡時需佐聖撫物如覆盂昨者羣醜鳴梟狐廟堂制勝偉以訏再拜九伐陳昌謨嚴君宗伯七十踰履聲早謝容臺趨懸崕疊嶂性所愉紅藤石路嵯峙嶇司馬養志生蹟躕午夜視牒方勤劬不暇手闢地一區比來投書騶康衢

降王纍纍逆者俘行見次第收邊隅南平甌越西巴巫虎皮苞此戈與殳下朝始勑平頭奴便遣柞氏芟荒蕪良材中伐山靈輸巨石似有五丁驅爲園好手來三吳指揮謦欬走萬夫天機自發非䂓模鳩工五月渾須臾眼中位置一一殊繚以周垣屛塵汚取徑蛇折何旋紆坡陀有脚山有嵎三峰娟妙如名姝玉環飛燕勻豐癯又如好手作書圖米顚黃癡雜倪迂理絕粉本誰瑕瑜其下有奩環氷鋪園官笑指沙痕枯明年好雨浮菰蒲渚可浴鷺汀眠鳧絕勝賀老乞鑑湖花邊古井盤轆轤坐溉谷口爲春腴橐駝種植各沾濡落花香撲青絲絇韋松何楂蕭桃株杜陵苦覓何爲乎古藤簇架垂流蘇

佳蔭不數高崗梧珍禽來避金僕姑時聞踏葉穿髑髗
想當夏日涼侵膚檐楹相差勢不孤房櫳叅比春葩敷
碧紗籠煙界珊瑚押以銀蒜簾以珠直取妍淨刪懸蛛
別有拾級凌杉榆欄楯百尺空中朱非紛飾翠露髭鬚
復見鵁鶄飛冒觚去天尺五語不誣宗伯題此大歡娛
家庭暇日鳳將雛筆牀書卷紅瑠瑜名香班班斲鷓鴣
窪尊可飲坐可趺相携登眺猶坦途底須銀鹿青猿扶
有時九老香山俱何異閬苑臨方壺恭承折束招吾徒
楓根畫綰雙白駒喜無禮法相牽拘流覽不覺西日徂
因之轉嘆時人愚朱門鞞鼓喧繩梂經營但爲千金軀
園成借問何所儲滿堂狎客羅笙竽笑看楚舞聽吳歈
亦有烹鮮命中廚五侯鯖歷金城酥快意一勺萬青蚨
甚者列屋妍衾裯蛾眉守廁垂華襦凡此皆足供揶揄
司馬養志天下無事本忠孝見大儒平泉章曲輕錙銖
在陰鳴鶴千霄呼反哺欲下空庭烏昇平於此窺貞符
天河下注洗萑苻入嚴溫凊出都俞對揚垂拱歡無虞
豈止門第誇崔盧客既醉止羨且吁漏下三刻來金吾
更爲名園立斯須我歌此章非獻諛

送宋牧仲比部権關虔州

雙流襟帶古津梁此去何如漢署傍越鳥翠移平楚樹
嶺梅紅趁下江航相門爲政輕泉穀名士持籌異孔桑
想得關亭公事了閒拋手板聽滄浪

直水輕裝入畫圖江春銷雪長新蒲霞邊驚去憐才子
煙際鬟青認小姑艫尾定添收戰後商緡得似往年無
不妨平準裁書罷好句重鐫上鬱孤

東家明府屺瞻

京雒論文地欣逢澹宕人宦情閒五柳詩格勁三秦門
掩市朝路藥香風雪晨相思久相隔吾懶是天眞
海內徵車集秦中故舊多（謂豹人山史天生）希聲隔河華　明
詔起煙蘿柳市摇鞭去香林載酒過同人與不淺蠟屐
候春莎（山史寓僧舍有載酒之約）

送黃俞邰徵君聞母喪還白下

唁君蕭寺朔風悲入塞愁雲故故垂幾夜夢驚身負米
一時淚落手縫絲情多黃閣兼金賻（益都相國）腸斷宣城五
字詩（施愚山觀察）不媿半生稱色養鄉書纔到骨難支
衡門慟撥紫宸章猿鶴驚呼吏趣裝慈母定知寬孝子
徵車原自戀高堂隱同縣上文焉用詩補南陔願已妨
無限絕裾親好在天何摧折到黃香
郵籤辛苦雁飛程歲晚何堪急棹行應詔豈緣邀薄祿
讀書眞欲悔浮名天低朔雪飛相送風壓黃河咽有聲
從此秣陵城下路雕胡慈筍不須生

答路蒼霖

水紋箋寄歲闌詩細把重吟有所思心逐煙江春挂席
夢尋香路雪橫枝一杯坐待聽鶯候雙屐行呼採藥時

詞賦上林君莫問魚經桑譜是吾師（末句有詞賦上林之嘆）

孫茂叔枉詩兼餉酒御病起走筆

藥爐相對別經旬取次流年客裏新瓶榼遠分殘臘候緘詩且慰倦游人明朝卷帙防寒具此夜看花有凍春更擬異書窺帳底東風愁絕馬蹄塵

憶西山舊游示茂叔

退翁亭子枕山椒游事微茫記石橋杏底覓帘過野肆松間聞磬得僧寮舊曾墨瀋丹屏濕遠媿盟寒翠壑招寄語輿公作賦手三橋合向此中銷

投贈相國馮公

維山能出雲維嶽山之長岱宗青一氣齊魯把森爽扶

輿久磅礴其勢必騰上膚寸豈無心少焉蔭霄壤神龍飛其中五色射參兩偉哉沛時雨卷舒恆所仰泱泱大國風延陵語如昨到今數千年覘祺轉宏擴煌煌益都公厚力返浮薄身與休明會青冥奮雕鶚治人法所係根本在黃閣端坐調陰陽拜手箾韶作致君勳華上車書朔南暨或不知漢大狡馬當盛世碩畫贊深嚴中或及兵事廟謨外不聞功已在匡濟威弧一張弦歷歷枉矢墜朝廷大有人豈獨資將帥涓涓發王屋濟上爲名泉舉世所歸嚮天必開其先四詰和墉筦藝圃爭流傳宗伯典謨手國史垂鴻篇相公掇其醇作障迴狂川　聖人方右文相與陶英賢

題閻學湘北先生編年詩卷後

生才毋如林於世必有冠傳人多廟廊上竪不能半五音宮商殊四始風雅判夫惟達者門標的樹寓縣一紙落人間天下視正變學士起吾宗堂堂出淮甸六經所駢羅百氏所結撰糟粕悉吐棄菁英乃靜湅心繁錦千絲腕走珠一串會逢休明時宸章邁貞觀綏步攀雲間給札領羣彥隸事筆見抽彎經席屢薦鶚舉謝啁哳芝靈壓菡萏亭午飛蓋息青山愜歡宴振衣飛翠中狡猊磨大硯句如天女花墨瀋霞屏徧好事劇傳寫後游惟嘆羨平頭捧出篋客子手再盥清如操紫瑚芬若對香傳酸寒笑瓦缶組織喚繡段永懷百年來詞場久蕪

遠豈無截水刃易此氍布爛所嗜或多岐寶玉雜貝屢六朝迄唐初大雅危一綫當時李與杜其氣可百戰騏驪自穩步卻視萬馬殿誦詩思其人安得眼中見立言關運會風格兆理亂時平律雍容志得語豐衍三復編年詩低徊有餘戀他日想熙朝論世在斯卷

雷琴詩爲張晴峰戶部作

古琴同材不同製未著朱絃先辨器紙前指後參微茫漆走蛇紋亂眞僞貞元好手不可作紛紛拙匠矜高藝張公嗜古尤嗜琴忽向風塵詫奇異上刻宣和小篆文下書斲者蜀雷會枯桐無言俗眼惑解人逢之笑相視攜歸几案生輝光明日題詩傳好事吁嗟是物已千霜

什百何由存一二逡時錢塘一片氷實惜不啻千瓊瑛
樊川自署晉陵子尚憶大曆三年銘門生遠致清井布
歐家囊中亦有名弓衣摩抄歎雙絕婉若繡被遮傾城
此皆雷氏手親斵兩公去後嗟飄零公今得此良不易
物聚所好誰能爭何時焚香坐松聲猶能爲公作蟹行
毋令俗客坐操縵三分擱入琵琶箏

送陳六謙之官安邑

海昌陳子好家乘瀟灑不自矜門第偶然筮仕得三晉
古之幕僚維尹武君才不合丐微祿江東褻屐無此倒
人豈一官能重輕利器何妨小鮮試絕勝支離守鄉土
句囊棊局老閒事尚憐五合玉蟾蜍書水一埽空時輩

銀鉤不草征西檄急就何當散胥吏土風幸以淳朴稱
中條積翠環崚嶒野無伏莽歲屢登蒲萄之醪酒如澠
醉墨試灑剡谿藤持之入市價頓增君不見二松但說
崔斯立久矣人間無此丞

飲施愚山觀察寓齋同汪喬諸公

文人相輕但筆墨古道如愚誰能扛宛陵讀書見根本
平生愛才今少雙雪車氷柱常掛口更招坐月吟軒牕
茗香几淨北風止眼中作者聯鄉邦堯峰（鈍翁）語决崑崙
渠喬（石林）汪（舟次）側注翻淮江微言瑣瑣蛙與鹿（飲次偶徵夢事）中
有妙詣歸淳麗枯腸正作眢井渴霍若幻滴澆塵槃滿
浮大白錯認水（羅酒名）印泥再拆春前缸參橫漸催烏鵲

起半醉忽聽僧鐘撞長安冠蓋喧九陌入垂金魚出麾
幢未耐野服斫旋走羈心苦憶東歸艭萬事何如對知
己一夕竟使千愁降已拚缺段屢相過故將短製酬寒
釭

大司寇宋公席上賦呈

廣平雅望紫霄懸折節風流世共傳兩度麾衫來杜曲
一時珠履接鄗筵即看春色江梅近欲奏清吟郢雪邊
不是佳期耽屢顧尚書愛客自年年
憶咋臺霜拂錦茵朝陽威羽徹秋旻本朝袞職元無闕
薄海民勞豈易陳此日封章持大體異時國史見名臣
匡扶努力羣公在行使鯨鯢萬里馴

呈高陽相國李公五十韻

樞極觀成日要荒待靖時對揚當景運密勿領台司碧
漢羣鶱翥丹山獨羽儀桓圭原世秉鈞軸紀前持戟傍
高門續牀看賜帙貽偃根蟠赤縣佳夢得蒼枝卓越東
西陝飛騰五百期巖登天賚弼渭載聖開基翼燕謨方
定猶龍譽不疑惹香朝以入調燭夜何其衆正升無黨
淡嚴出毋遲仔肩　今上切啓沃　兩朝知獎拔凌煙
室蒼茫浴日池政惟覘遠大身即係安危比歲纏邊祲
中原有戰麾攙槍芒未落藩鎮嚮相隨廟筭延金鑑公
忠葬玉墀兩堦干戚舞四出羽林旗道大嫺籌畧謀深
裕撫綏殊方消犄角次第慰瘡痍致治仍三策經邦豈

六師何參翻後矣羿杜倘兼之當代儒初震維　皇位
正離石渠籤甲乙芸局簡紛披作睹欣鴻漸算經續鳳
衮神巖津已逮宛委穴曾窺學海鯨鯢製詞源渠練垂
元和芰綺麗天寶別風詩清廟發鐘鼓明堂色㽞彝春
華露采擷火齊炯娟婠律細森難犯瀾迴實在玆但追
前哲遠仍許壯夫爲一德奎章映千秋琬琰資觀開原
字虎闈迫尚瞻鴟近詔丘園及巖程郡國移極知人早
樹更嘆野猶遺賤子新闕豹陳編舊測蠡鶺山花不種
羊徑路偏岐斂撓非枚叟□跎類左思圍辭纔半甲借
讀彝雙瓻才盡江淹錦心空魏照絲記珠艱合浦歷阪
避波斯桐已嗟琴爨蘭猶待露滋研京論少作入洛媿

虛馳正及迴陽候來親若木姿青箱緘奕葉華省並熏
篪中使封傳菊生洲客采芝書潛還脉望霞泛且鷓鴣
禮樂涵濡會升恒須禱詞永懷陶鑄力弘奬厲無私

和高陽相國除夜入直同曹頌嘉舍人

天語宣清禁分年飲乍停直廬鐙自照籌國鬢仍青詔
發乘槎使人瞻入蓋星即看尊俎夕制勝在無形

己未元日上酒齋食謝曹頌嘉舍人之招因呈坐
上諸公

辛盤開上日午騎簇開亭沉水添銀葉生春(生春唐時酒名)就
玉缾君懷步兵飲吾愛次公醒近事休相訶行牋陸羽
經

知君念朋好乍脫早朝衫隔幔移香篆開牕得翠巖故
人多蠟屐歸夢獨春帆不共芳辰賞因風報昨緘

楚南

宵看枉矢墜荆門南極弓刀氣漸昏此日幸逃雲夢縛
當時曾繫楚懷孫鵷鷺不放降幡路部曲空悲饗士恩
寄語西征徒兒道碧雞金筑尚蜂屯

對雪次施愚山觀察韻

青門飛雪入新年密灑春沙靜晚煙溉麥便應同好雨
煑茶差可當名泉興來客憶清溪曲夢去花寒舊宅邊
正埽菜畦閒郢調歸心一夕寄吳牋(原作有野橋驢背幾人歸之句)

花朝前一日曹玉淵主事齋讌集分韻

論交河朔得歸遲忽見垂楊感鬢絲白袷青衫春已半
食單茶竈午相期風停上苑催花候草綠東京撲蝶時
輞水詞人無此盛祇傳裴廸與丘爲
城南韋曲坐來深卜晝仍邀月一襟拾級齋前通野望
開簾屋頂見春林王家斷酒新裝帖金谷裁詩早倦吟
抱膝翻悲十年事丁香曾折帽簷簪(是日以病絕飲憶歲在己酉曾讌此齋十年矣)

送陳康侯赴常州幕

處士星隨太守章何如草檄楚雲鄉(前年歸自楚)元瑜未必
才方駕許汜從教臥下牀上已短亭人喚酒春中南浦
燕捎檣平生好事還能否水味須尋第二宵

愁聞櫪馬夜分喧草色平明上短轅名士休嗟長道路
客游轉喜近田園蘭陵此去三千里花信纔過十二番
擬棹歸船尋握手東風取次柳絲翻

徤松齋詩贈方太史渭仁遂安兩遭兵燹太史秋琴閣所藏乾道古鏡亦被燼獨一松僅存亂後重葺以徤松名其齋

禁苑栽詩二月天卿心獨黯五釵邊黃巾不變顏垂樹
白鶴能知手種年古鏡煙銷悲刼後秋琴風定撫花前
慈仁大有金元植莫為家山便惆然

送葉道子守備清淵

戎符新綰去青門戊巳遥承紫苑恩驛路風柔吹漸暖
營田春早事須論異時露布題安遠暇日投壺識弟孫

細柳障泥三月雨清淵應長綠無痕先是齊魯間苦旱

聞王阮亭侍讀極賞曹玉淵溗水送春帆句賦一
絕

吟殘五字憶江津柳外風帆葉葉春可惜流傳滿都下
不留此句贈歸人

送翁武原之官黃州別駕

黃綬分符遠驪歌惜別深裝惟書壓乘路有鶴隨琴風
岸吹紅雨煙邨過綠陰王程春事好次第入清吟
楚中方用武佐郡喜能偏柝靜旌旗外花明雉堞前秋
香隨野潤山翠抱亭圓臥治應懷古顛公蹟尚傳

蝸廬小樓篇

蝸廬者明御史樂安成公所居樓其名公自題也公三仕司李以治行第一聞為良吏擢御史會武陵相奪情公力諫被逮為直臣甲申隱崑嵛久之歸樂安築小樓終老焉完人嗚呼殆古所謂懷忠履義以沒齒者耶康熙戊午予來京師今御史愚菴先生即公之賢孫述其先德以告卿大夫及應　詔之士皆為詩以紀良季曰蝸廬者公所終也至是而公一生進退之義畢矣作蝸廬小樓篇

蝸廬小樓在何鄉國表東海風泱泱郿有苗裔家其傍
挺生哲人為鸑鷟早年釋褐趨明光出司郡讞珥辟藏
坐清諸墨消析楊大吏曰茲允且詳召對筆札給尚方
天顏一笑羣稱良燃藜秘室公所當忌者抑之南曹郎
是時衆正方頡頏平臺侍立交揄揚惠文柱後生清霜
政粃民瘼日抗章武陵事類江陵張墨縗師保淪綱常

手批逆鱗爭廟廊詔逮請室無徬徨同時諫者劉倪黃
四君子聲薄雲閶一朝國步成倉皇東身遠走崑嵛陽
行歌採蕨非佯狂俟河之清敢沉湘但輕一出願則妨
歲題甲子留縹緗十年廻車葺茆堂鶴悲城郭燕歸梁
後凋扶疎壓羣芳小樓坐臥一瓣香追蹤五柳願始償
騎箕去後星垂芒行人過此嗟未央雲門百尺嶢青蒼
白石齒齒鳴康浪茲樓與之永相望梁木可壞徑可荒
公名卓犖垂無疆

送僧歸堯峰

堯峰多精藍燦若布棊奕昔我游其間信宿意未釋竹
兜轉松梢高下播影直灌木鳥嚶嚶相喚破蕭寂已公

茅屋好惠老東林僻愛此人境遠有句墨丹壁一瓶指
河朔雲壑想歷歷側聞蓮社長近亦寓京國云從堯峰
來索語贈飛錫依稀接談笑垂往不可憶嗟予髮在首
買山思食力有山君不歸無乃操左筴花開維摩榻草
長善才石龍籜粉初膩雷莢春已坼鳴泉落土塯新綠
覆講席以此問長安佳勝無一得縱饒金錢然未如塵
鞅息我言仍類迂此理達者識何時持鉢返巾瓶棲淨
域請記作詩人重游非生客

贈王昊廬宮詹

正始遺風振承華簡畀專作舟先少海拱極護前躔舊
草留芸局横經視影磚長兼良史學衰起國門篇桃李

新陰合琴書暇日便下牀招許氾後舍禮彭宣彪固才
相接楂梨問已傳羣知公望迥自許勝情偏耄髮區名
蹟尋常滅倖錢厨緘虎頭畫㡯疊繭絲牋箔映紅瑠軸
屏遮紫棧煙佳辰修禊後令子曲江旋平雉臙脂混丁
香翡翠妍總隨宮尹佩湛露引朝天

題王咸中石塢山房圖卷

石塢陰陰竹徑通讀書聲在澗西東結鄰便占人間勝
萬疊青山一釣翁
上堯峰前煙黛長下堯峰側柳溪香舊時曾眺歸來閣鐵箬閣名
遙見君家隔水莊
別墅年年送落霞平泉不見日南花芒鞵箭笠人蕭澹
猶有漁樵認故家
巾車曲折過松杉野店僧扉共半岩更愛支笻最高頂
鏡中殘照太湖帆
剥啄稀來只晏眠幾人任達擬前賢司空生壙劉伶鍤
併在梅花屋角邊
游人東塢來西塢遲日南蛇轉北垞掛席春江好歸去
翠瓷花乳正新茶
橘譜桑經世外書綠陰支架繞前除一丘一壑渾閒事
未肯長輸謝幼輿
小卷簾櫳過雨痕山厨風味正須論雲芽玉版搞初罷
恰有新泉流到門

撲水夭桃紅一灣過墻鄰樹綠三間也須掮擋山房外
添箇漁磯對鴨欄
六時閒課只尋常講易逃禪與注莊正把殘書思就枕
松風吹子落琴牀
較量百歲笑浮名只有山中路不爭擬竝一椽如妥沓
青楊影外白楊生

鵂鶹怨 李子夢聞鵂鶹聲醒而作詩送以名篇懷渠丘公也

山川何處險乃在西南陲劍鋩互崩岈羊腸自委蛇鵂
鶹一小鳥其聲如有知荒荒雲木暗聽者生嗟咨美人
昔同車攬袂前相持但歌行路難詎識別離時齋雨方
毒淫一朝限天涯年華同逝水會合未有期平生苦憶

往夥夥夢見之鷓鴣忽告我聲較昔年悲亦知行不得
醒淚如懸絲
鷓鴣飛以南鴻雁飛以北相逢願有違彼固非儔匹寘
寘豈不懷天長來矰弋纚烽煙紫洗兵蠻雨黑鍛羽
眞所廿霈時或良策稻粱今滿地秋風埽荊棘江河多
故羣引吭長相憶寄聲擇木心努力當眾色
鷓鴣爾勿悲我怨殊未央王路直如矢何爲陽巖疆下
看江浩浩仰視天蒼蒼飄風橫南來燕不薮春陽香草
獨燕依採折隨路傍終知非故土素意不相忘託跡危
疑間誰能喻中腸皇天感德澤零露迴嚴霜榮悴固有
時毋使根株傷

題喬石林編修桃花流水圖

綠如鴨頭水洄環青如佛髻堆羣山春光三月太狡獪
桃花一笑非人寰南陽子驥不得到誰能更破蒼苔斑
眼前突兀見圖畫橫排一舸當其間船中之人吾所識
是方束帶趨朝班置身正登瞬云宜何意微服耽躋攀
生客定遭雞犬怪問津或恐僊靈慳　詔書敦迫下幕
府郤攜此畫來燕關朔風捲塵作紅霧濛濛不比桃花
殷臥游如君非左計日掛素壁娛蕭閒嗟予小草託泉
石微才濫及清溪灣近遭放斥不自苦但恐花徑高榛
菅古來用舍非一概君當努力匡時艱上林蒸霞映天
起瀛洲淥淨開容顏畀倩終須隱金馬武陵乃是僊之
須還君圖畫與君約黑頭何用吟刀環拂衣且後三十
載釣絲方許臨潺湲

題毛會侯明府戴笠垂竿圖

江湖與朝市判若分卯酉仕路方摩肩詎有垂竿手君
種縣門花更折靈和柳進賢冠自好何取笠在首我本
滄薌人生涯託巖藪偶別麋麐羣長懷鷗鷺友行刺一
船去姓字脫人口眞漁不藉畫畫漁豈漁叟

下第後夢中得谷鳥桃花句醒足成之

旅中風日病夫顏枕簟清時去夢閒白水刺船塵境遠
綠蕪隨屐放歌還空聞谷鳥如求侶且與桃花約住山
西笑原非靜者事荷衣敢望點朝班

次韻留別王阮亭侍讀

心事惟公識春前早辦歸升沉僊廁守出處幻人圍竹
淨皤書幌薰香夢釣磯此行須食力眞製水田衣
丘壑從吾尚巖廊自有才徒驚空谷曉鷗狎大江迴早
得觀空法渾忘斫地哀故人吟贈好不比渭城杯

別吳天章

大海本無瀾天風使之怒千帆爭一逞中有覆舟慮海
鶴何翩然不喜亦不懼嗟人不如鳥吾欲舍之去磊落
寓浮湛變也得其趣悠悠彼何知但賞予詩句
揮手名利場笑謝紈袴子我南而君北感愴何能已空
青中條山淨淥五湖水各有白頭親安得去鄉里攜鉏

帶殘經下酒讀佳史此樂可長年時流以爲恥
古人不可作今人復非古躑躅風塵中撑計亦何取滔
滔者皆是爲儒獨辛苦學優學佛間吾皰得其所子歸
養天和萬事力須努聚散等浮雲毋令後期沮

送駱湘雷令盋平

紅鸞小隊轉晴沙此去陪京道路賒尚憶舊栽隋苑柳（駱舊令江都）翻然遠種錦州花翠峰背郭妨蘆雁岔水平秋
照猴車問俗勸農多暇日早書循卓到京華

和葉九來雙鶴絕句

年時伴侶散雲松絕頂高眠認舊蹤紫蓋翻飛看欲盡
移巢今在第三峰
淥淨春波濯晚翎花邊入夢柳邊醒浮丘去後誰相識
自有人間相鶴經
凝砂映雪汝何慚著眼紅塵嬾未堪一片閒雲招不下
有人挾彈打蘇耽
鎩羽天風去住非向予傳語似相識定知不是厭纏者
底旁揚州市上飛

送天生檢討兄歸關中

送別復何惜寧親係此行三辭初拜秩幾日便陳情鶴
徑秦雲遠菰香渭水清九重敦孝治方信一官輕
經濟才難得林丘興不忘鳳飛元羽翼豹隱亦文章掌
上論秦蜀峰邊見漢唐籌時諸幕府應就白華傍

高會頻河朔家聲一隴西兄才自霄漢吾拙稱巖棲陶
侃無封鮓茅容有牛雞灌園圖畫在回憶數行題

將歸浙西送葉井叔主政還齊安

京華不少倦游人分手匆匆悵馬塵好竹連雲尋楚澤
冷楓遮驛夢吳津曾干二室開倦吏（葉舊令登州）翻遣三長
後史臣坤軸近傳南紀靜離悰合就故園春

與高二鮑進士論詩有同調之感

燕寢清香就枕遲坐銷殘蠟對論詩早干常侍君偏絕
擬作參軍我未辭淡掃只應拋鏡識獨醒那用酒人知
片帆他日江南路一曲朱絃聽者誰

留別梁玉立先生

簾閣春風白晝閒烏絲闌紙落人間金門索米原無意
且喜從公問字還
去年殘雪夜開尊海內詞人半在門此後長安何所憶
夢隨花路繞棠邨

董蒼水孝廉先去都門貽詩見慰予以升沉正當
齊視本無所失何用慰也次韻却束

玉杯經術在春秋姓字知君第一儔自有鍾期賞山水
不妨韓幹繪驊騮芳蘭此日宜空谷靜女何心託蹇修
萬事總輸歸計好滿江秋月待扁舟

大司農真定梁公以詩縑男葛贈行走筆奉答

炎風吹雨過征輪扇底塵銷月之新白雪贈當流火候

黃絲裁稱納涼身公如諸葛眞名士僕似江淹本恨人
莫惜有儒愁餓死西南王急輓輸頻

出都下口占

九陌三條少定居霜天杳杳憶鱸魚浮名身後原無用
何惜生前不剗除

山中賢母髮如絲待祿翻教力養遲多少絕裾非我事
太眞原不是凡兒

紅衫十五曲將闌折柳旗亭喚玉盤本畏獨醒聊買醉
道傍莫作酒徒看

稽古桓榮未許還盛名稱放合歸山都人浪有流傳句
想像蹲鴟伏獵間

詞章捆載滿徵車束笥蕭然罷襞餘好語平津眞忝竊
幾曾三上閤門書先是御試未有期賓應喬舍人語予曰昨高陽公論海內詩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謂宜造謝者予曰不然詩小技也窮達命也相國知吾詩孰與使相國知吾守乎聞者以為迂也及予見黜始信

繡佛長齋計已成懺除文字說無生而今未敢焚詩草
翻恐人疑是不平

太原無恙著黃冠傅先生山關內陳情去不難協計凡門爲更愛
維揚孫處士枝蔚陸翁苏叔句裏說辭官孫被徵以老辭吏部驗之不許故敝後得旨凡年高悉授公人三閣老列其名上又以未老辭亦不許淺贈詩有曾年辭試減辭官之句

荷衣半著朝衫去賦手全歸史局中欲覓江南垂釣侶
蓼花驕殺白鷗叢

挽寸不妨推數尺孤行未可逐羣飛多謝雲霄兩供奉
獨從淘汰賞珠璣

燕許文章日月邊論詩李杜亦齊肩紅顏只愛松筠臥
絕倒襄陽孟浩然

秋錦山房集卷六終

男湖偕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七

古今體詩 共一百廿七首

九日濠梁道中雨

麥壠銷沉驛路長征衫初換恰重陽黃花也似居人少
細雨斜風過蝶坊

曉發大關

空郵石徑轉蒼苔野老門隨虎跡開曉瀑有聲爭墜去
春山如笑隔松來青纏鐵壁雙藤古紅綻僧牆一樹纔
鄉路分明初日底東風作意捲晴埃

月夜抵練潭

旅色匆匆過清溪白板橋春煙開水次野火掠峯腰寒
鼓喧晴月離鴻隔晚潮 時分虎在白下 心情吾漸減莫問可憐
宵

正月十六夜雪後皖江夜發不及望九華

春燈皖口未闌刪雪後空江掛席還只有南風不解事
夢中吹過九華山

半銜春月半銷雪冷翠明朝定埽空不信江州孟公子
目成只與北山翁 程致道云江南衆山中望九華特異如諸季野於廣坐識孟萬年

自銅陵至采石磯示張西幹

煙波寥闊思難勝一葉晴窓此際憑荻港紅斜蕭寺角
松莊青界遠峯層江花采石看新發宮錦僊人憶舊登
坐客莫嗟風浪惡忘機自可狎鷗鵬

題鄧元昭觀察古畀閣

決決吳魏交壽春扼其雄淮淝互盤薄名德地所鍾太
史偉風概立朝炳人宗寵命貴節鉞懷歸厭淵冲當時
奉遺言第宅留江東迢迢二十舍永念千秋宮前帆采
蘋藻後車載餕饔霜露相回環祀事潔且豐邦人喜公
還太史有餘恫不能依故廬庶幾精誠通庀材堂廡右
饗閣摩穹窿陟降儼昭格靈佩矯雲空是日出古畀摩
抄潤蒼銅銘可配舟毋賜不關黃熊視足非衛羊於唇
異鐫龍已款庚香盧甲乙甗甑供雅鑒澈秋水自昔嗤
羣瞭日吉兮辰良神光徹房櫳尚憶魯兩生畚鍤開齊
封土花之所蝕款識淶磨礱五千蕭子雲八分胡中庸

辨曆呼柳下謚左咨鄭衆復有二樽古姣若娣媵從餙
胵亂紋簇挾肩雙耳同太史再拜泣致此非人工鼎食
親不待靜樹號天風奉之閣中央常燃爛青紅子其孫
某某一一鐫其中閣以古鼎名愛畀詒無窮于焉肅俎
豆申此明發衷峨眉隧明允瀧崗表崇公白首缺灑埽
嗟彼兩文忠何如撫層軒極望通溟濛佳哉鬱西來彷
彿窺槐松永言蘄綽綰神貺豈易逢盥手頌斯閟彌衞
譜絲桐

鄧觀察邀飲答此詩

東京厨顧迭相宗模楷年來不易逢別墅林泉還謝傅
傳家文物自荀龍難忘樂飲酬三爵早約藏書到兩峯

時有積書林屋之訂萬竹未窺愁策馬明朝回首六朝松萬竹園邵別業也

題畫蘭扇子

屏間國色寫來工漆架筠欄第幾叢小婢摘時還記否越羅香過一衫風

為耿郡伯題梅花山茶障子

春禽啄處淡皴苔粵白滇紅恰並栽此樹近連烽火後吳綃珍重錦堂開

濠右郵荒十萬家勸農纔畢又排衙使君那得尋花暇祇合焚香倚畫义

嘲郡庭雙鶴

雙鶴好標格毛羽無纖埃託身公府地致此非良媒但見羣吏朝朝暮暮抱牘立何有青松白石臨蒼苔飲啄似不適得侶且徘徊汝不見後堂紅茵依繡屏韝上玉爪雙童擎汝不能乘風遠掠小鳥獻又不能倚牕習作兒女聲何似翻然返寥廓上有雲霄下巖壑馬須肥馬龍畫龍近來所好皆朦朧若向人間覓知己衛公難得況支公

白門馬上觀鞦韆

櫻桃摘罷挽游驄索上旗邊入望中靜婉腰肢翻細柳建安裙子怕春風鬟絲約鳳雙翹翠花片吹茵一寸紅枉憶南唐瓔珞底至今新月解玲瓏

答沈方鄴見訊

桃花潭水敬亭山大雅於今在此間入詠樓曾勞夢寐數行書忽見容顏雲飛隴首吟誰比楓落吳江句不刪已與青鞵為後約纖簾佳處點苔班

贈王子葉

火雲車蓋畫難支看拂霜紈點越絲自寫徐熙花落墨也勝摩詰樹無枝故家烏巷餘苔屐別墅青山剩奕棊只有舊巢雙燕好畫中猶得認差池

偶然作

裘馬今無意溪山舊作緣花留人避世母愛子談禪小築營身外浮雲過眼前半生堪懺事京洛駭塵鞭

八月十五後耿使君連夕置酒晴雨相間絲竹不廢王郎紫函壓其家部贈以七絕句

浮雲脈脈去迢迢刺史芳筵晚見招十日淮風三度雨冰輪特地為今宵

花邊絲竹隱簾櫳人在牕西月在東絕似虎山橋畔路冷波一片畫船中

鴛鴦羅列笑成行紫鬖傳杯近笛牀不道慈燈閒有意坐來卻並小王郎

天半秋河洗碧苔坊南雲影半峰開畫眉鸚鵡都無語只有新聲扇底來

瀟瀟子夜灑篔簹酒渴微聞茗葉香聽雨便勝看月好

泥人清簟逗番涼

小紅留幕棲煙收珍重氷簾上玉鉤更待江南花雨岸
載他同上水僊舟

珠歌歷歷囀㸌梁絕調從來誤不妨惱殺崑山魏良輔
肯分一顧與周郎（崑山顧所叔善度曲酒次時有讚歎語）

獨吟

獨吟何處豁愁顏徙倚看雲杳靄間昨夜女牆頗有意
西南一角露春山

風雨作

故鄉游事漸匆匆白舫紅衫在鏡中那得春光到江北
連朝多雨又多風

別高評事二載有送行圖新詠之寄遥答

論詩苦愛高評事念我宮商與世殊陽雁新傳絕妙語
河橋更把送行圖已拚歌鳳隨狂客未悔雕蟲失壯夫
芍藥欄邊泥飲後酒痕還漬石牀無

聞族叔赤茂計

濠右淒風夕開緘涕泫然（時從叔明遠書來予始聞信）阮林凋舊竹
陶徑誅新阡古䖏天何忌遺文世已傳相逢霜十度草
草悔當年

鳳郡水旱頻仍耿郡伯勘災賑饑庶不暖者三年
始見豐熟述邪人之喜

濠州父老拜通衢荒政東南最此隅民幸有秋重買犢

公來何暮昔無襦勸農百粵紅肩鳥行部三秦汗駒
（紅肩鸚鵡能作農語君特賞愛）單騎欲紓供億苦不教小吏府中趨

五月十一夜

冷冷風露瓦光澄夏坐如秋得未曾隔竹焚香夜將半
聽歌看月病猶能且消從事青州釀漫憶連船白下燈
只少南樓開遠眺更攜絲管最高層

油製

西南油製滑無比我昔攜歸六千里九載棄置塵埃中
橙黃今作土花紫過江風雪苦衝寒馬首蝟縮奚囊乾
前游萬事飄零盡剩汝相隨帶淚看

寄贈龔方伯

六朝江色九秋天紫幰晴開幕府煙南甸名區雙岳牧
今時異數獨旬宣龍蟠夕翠清轅外鳳下宸章玉露邊
見說錦堂將進酒丹楓黃菊一時妍

頻年羽檄正紛馳匡濟羣推半壁持轉餉縱橫諸道捷
揉荒十二九重知人期緩帶新開府國倚含香舊度支
渤海家聲今白下塗歌次第補風詩

臺章稠疊指京華廷論交推節鉞加自昔龍驤營竹木
即今虎旅靜簫笳芙蓉賓從來文曲（朱竹垞曾客龔幕中是歲以協討典試江南）玉樹風流屬謝家（謂蘅圃）欲奏傒音慚未得雲牋遥
寄石城花

秋日同褚蔡二子過從祖澹園

從祖移居著水涯三年相見恰新齋欲君已去松風在
墻西爲鄭青城舊隱良友能開蠟屐偕裴馬漫殘唾往事煙雲秋
廻落高懷長鏡欲共渾無策何處郵田好縛柴
背溪風日閉門清暫坐徘徊去住情曾是傳聞訛客死
不妨離別當前生有感故及花跡已映將紅藥茗湯頻移未
折鐺高枕一編吾事足新詩讀罷百愁傾

自句容至淳化關口號

山家鱗次亂楓邊兩邑從來隔一瓶只有衣橋輸稅苦
句容門巷上元田
白石斜分姊妹橋秋蕪深淺是帶腰一橋一曲蛾眉水
照客年年淥未銷兩橋相距十丈許土人合呼姊妹橋

浦口發

南風不許涼秋肅過江岸草依然綠山徑濛濛挂遠郵
一片楓丹隔茅屋沿溪三五浴女郎愛看秋黍盡登場
不著鵶頭出挑菜自矜兩足白如霜

答蘅圃

濠上春風悵遠天白門詩寄得相憐也知夢蝶人應笑
不爲觀魚屢判年
玉玲瓏體最清新占斷江南六代春花墅鐙河吟已徧
緘題又到遠游人

夢中得第三句

峰低野澗水粼粼雪後清淮近早春坐看斜陽帆四五
不知中有幾歸人

除夕書懷同繆一渭

浮生堪一笑偶住便三年越近鄉書少濠荒古郡偏悤
晴纔雪後曲奏几梅邊不是忘歸地何心聽管絃
羇懷誰可語老友喜能同待歲恭聲裏焚香酒病中山
廚無節物茅屋有春風得失人間事紛紛看塞翁
好夢尋常得宵來定有無流時甘棄置逐隊豈歎娛茶
具隨童嬾鐙花笑客孤空持千百感蕭寂付團蒲

述懷

春秋一仲尼君相昧不識惟有隱者流著眼觀轍跡彼
知聖獨深聖亦愛其德下車答鳳歌問津感沮溺非農
復非狂潔已固可惜去魯不稅冕田間料已昔宮商各
爲音異曲轉相得

百年如旦暮奈何多勞人熱中慕將相不樂賤與貧得
者衆所趨望風拜車輪魯陽戈不傳顧盼生逡巡廟廊
毋多才後來乃積薪灞亭遭呵斥上蔡潛悲辛行游南
朔間旁觀識其因昔謁氣如虎再過颸吹塵有語欲告
世舉世訶且嗔回輸首蹇涂齊物悟已臻長嘯謝榮利
豈曰甘隱淪不辱以代榮一日當千春
賢士古忘勢此道今誰能問君何不忘有援斯可登世
無松栢姿將身作秋藤仁義而懷刺闇人色如冰路逢
輦金兒笑汝遠擔簦明明求財利時尚惽莫懲揮鋤管

幼安脫粟公孫弘或謂二子矯遺芬史同稱固詭食壤
蚓猶賢上䑋蠅悠悠哆口實鄙叟貶於陵
弱冠稍讀易三十戒馬首筮得旅之五年命屬奔走人
言是爻吉十可不一否顧以迂拙心蹭蹬忽成叟譬矢
獨遺鏃雉豈落吾手敢云占者誤得失理可剖帆轅珠
儻人再筮決所取易乃大稱意告余貴上九止固本夙
嗜返白洵無咎疊翠蘷鄉山春風花十畝
緜緜無主山其原絕耒耜中有萬古木樵斧日盈耳深
伐既難盡誰復界彼此魚鰕水爲宮漁父家在水婚嫁
不登陸煙㮄作鄉里江湖眞浩蕩網豈爭尺咫漁樵所
處然休將例朝市

名山誰可藏國門誰可懸羣言紛滿家燕由辨媸妍當
日子雲書富人齋萬錢司空强解事尚疑身後傳伧父
賦三都十稔意何專需之以覆瓿謔語聞雲間毀譽或
失眞相輕自古然嗟予學固陋弄筆舞勺年逮躡文酒
場四海多隨肩所恥在雷同自命誠戔戔晚始謝時輩
束心歸曩編先民良起予論世知才賢味道有餘樂春
華當棄捐
猛虎愼出柙奇鷹須在韝散之山澤間寥廓誰爲收四
郊有戎壘屠沽取通侯關門夜不閉壯士皆贅疣銷兵
鑄金人竟亦非良謀古來駕馭術時清擬其尤戢戢萬
夫長棊置壓九州樞邊珠叱撥帳下錦纏頭羣公事娛
樂田野安耜耰
同心復同車脂韋守一轍笑語隨雲霞容顏若冰雪遜
涂戒泥滓取徑必芳潔千騎何方來煙霧蔽城闕仰視
目已移試炙手可熱卿相立談耳何能恥干謁長揖同
車人匆匆輙下別
江湖多寓公半是弦歌宰玉貌皆有求僕馬無光彩相
逢偶借問公綬何時解近者未經年遠或逾十載時淸
愼民牧功令森壁壘吏治方蒸蒸何因履危殆昔人輕
去官後鶴蚤相待今亦去官人翻然家似海千秋菊香
裏一叟坐煙靄
少小探詞源狂來翻墨盆安謂氣無敵三峽可吐吞天

機忽去我鈍如翎觸樊舉世工揣摩羌非性所敦偶隨
四方彥賦詩金馬門詩成不稱意何以動至尊同時
五十子姓字懸朝暾新知閒夙好車馬枉相存恠我媒
妁踈牧犢老不婚一笑謝交知浩歌歸山邨力甽勿計
穫瘠若忘饔飧祝歲操豚蹄絕倒淳于髡巧拙各分定
任運奚復論
自昔用兵代民多困輸將勝算出廊廟厚賦謀非臧破
格收人才勉峙芻與糧寧不愼名器所貴安農桑紈袴
方急公師旅貧騰驤綰綬固其分誰謂無文章子長傳
貨殖相如亦貲郎吾於兩司馬低徊生溉昂
廚發五更息初暄射茅屋映牕紅稍稍欹枕睡已足家

人起不遲絮語隔簾竹山妻推髻罷餉我杯在蓐小婢解裝綿稚子行曬穀歲闌百務緊貫開須遣俗舴艋詰監倉辦此歲輸斛帘間算酒債鉢底拖僧粟吾事既虛了禮節謝往頁賬背把卷坐戶停杼軸絃樂往年曾裝晚肯馳逐永懷豳風趣心與古農續

客濠梁病起芟齋前花竹

久下郡齋榻中有不俗處女墻限西南喧囂隔塵路茅檐儘虛敞隙地差穩步去年所闢徑入尺筠屏護松竹小僮移雜卉花傭布灌溉歲已周叢生莽穿互壁若拙手繪塗抹失絹素偪我几與案勢人豈遑顧病餘翻喜閑了了見幽趣搴英蜓侵袂芟草手盈露念物有本態翦伐或傷故終然混香惡秀觀乃滋擢游刃枝葉間豁如埽宿霧蕭爽天真開綽約年芳寓頓使歲寒姿亭亭徹清曙羣妍各自媚紅翠不相妒輕雲墻角來舉首望甘澍流目乍俛仰長懷增嘆吁大道多凡材青山閟嘉樹造化本無為竝生隨所遇蒔植良區區吾何抱斯慮

寄沈行可客苕上

舊游苕霅久茫然布襪青鞵憶往緣不及故人行采藥花時獨倚畫溪船
蹤跡俄驚三載分迢迢煙月悵離津遙聞秋米烏程貴定有籬邊送酒人 首句通用丈韻宋人謂之孤鴈出羣格

丹陽舍舟登陸感賦

去住悽然一寸心筍輿不是為登臨南來宿雨三更斷西去朝山四面侵店女綻衣當客岸僕夫談虎過秋林 時有虎警
淚邊真欲無乾土哭毋餘生痛轉深

旅店逢王參軍飲為予話楚南事彈琵琶一曲別去

楚天戈製十霜餘長揖將軍不曳裾萎裏棘門真戲耳春來芳草盡歸與淳于此日耽閒飲劇孟當年走素車卻話聞雞如昨事檀槽淒絕夜牕虛

歲在丙辰予過滁陽題詩旅壁酒家女方八九齡拂硯注水看予題竟又閱七載再宿此家見前題剝落過半感行路之久仰視而嘆店叟詢所以少女方當壚私語翁曰吾小時看客題詩于此翁命予洗硯遂相忘耶叟以告予作詩記之

環滁青山如好友屈指相逢十有一茯舍茅檐買醉多倥偬逆旅來時失城西小巷孤吟處屋後櫻桃垂一樹暮雨春燈感舊題粉墻剝落無完句摩挲太息猶未終女兒作飯桃花紅九齡洗硯今十五回頭背客私語翁茫茫陳跡去如駛翠袖偏能認游子此日當壚解喚人當時宛轉翁懷裏短後征衣不記年酒瓢隨馬硯隨船輿子津人相識久雙鬢莫訝髩蒼然

憶山房

荒城少丘壑薄暮嬾衣裳客枕何時穩家園此際涼竹

枝量唱綏松子姆衫香料得科頭處秋陰到石牀
久識藏名是眞知熱客非青憐山入夢白訝髮催歸歌
鳳徒懷古看鷗可息機鹿門妻解事早襲芰荷衣

平安

規外一抔非禹甸古來三恪只周年虛無正朔滄波隔
辛苦耕漁畫角邊間諜幾番勞幕府捷書遲日報樓船
蒼生但許平安燧笑指欃槍落海天

偶然作

地僻無好山茅棘蔓荒岡昨清少奇士庸夫斗難並往
來雜新故誰知予中腸凡鳥自依林異姿必高翔升沉
何足道天性固有常徘徊復徘徊徒使髩毛蒼

莞爾笑言游喟然與曾點同聲良可風異撰亦何忝唯
聖所見大兩許無獨貶知吾在天壤寂莫金徽掩

人日

客中醉客郡齋筵人日懷人澤國天誰唱越吟招舊隱
獨看山意近新年野雲罷雪鴻皆去苔石將青鶴對眠
敢信隔江書易達郵亭終藉使君傳

春夜

二月花如豆初三月似眉尊前休悵望客子願春遲

贈耿子亮進士

絕學寥寥見此翁讀書長在白鷗叢容城門下推高第
龍穴山前識寓公通籍十年身尚隱折腰五斗事難工

莫將今宰絃歌意只付黃虀濁酒巾

暮春伏枕不飯不飲五日夕自遣

勞生頻轉轂計拙晚始悔三農良苦辛晏息或有在客
子何時返鏡中益衰態砰殺非神傴厄予豈陳蔡于茲
得靜坐亦覺病可愛
好春如佳人曉色催我盥東風如惡客鍵戶未可欵叢
蘭今若何花開正宜緩癡童喜晝睡藥沸不盈盞前除
方悄然鬬鵲下門限
纍纍閩蓮子白白淮藕壯念此潔且香煮服清心脾家
園蔬果地頗饒七箸資避喧守黃庭那用丹砂爲精力
非壯盛萬事將安施

暫歸南邨屏息塵事勞者之懷聊焉自慰題山房
左壁

特立人千載　平生酒數巵水清閒釣手園小
負花師招鶴從初好聽鶯已後時向來湖海意寂莫短
節知
溪南三折水近亦號滄浪竹外斜通渡梅邊側置房寧
甘老圃學欲買異書藏抱膝非孤坐春風到草堂
斜日明墟落花時步屧過游人不醉少好鳥未歸多髮
白耽幽事山青對獨歌百年身世感俛仰舊庭柯
蓮徑清無比蕭齋自有鄰茶僧持鉢嬾桑女埽眉真文
謝爭名地邨添食力人一丘高枕足風俗此中淳

良辰領佳趣機息與天逢惕卷香隨婢琴横月到松春
流迷魏晉朝氣想黃農隅井紅塵接柴裳未可從
空明開遠望新雨過平臯惡草何曾碧浮雲不敢高山
林寬聖代疎放許吾曹未怪茅檐淡沿堤種小桃

告災行

前呵擁旌旄後隊挾弓矢不知是何官但見馬塵起驕
陽枯良苗望望荆棘裏童叟相扶迎里正持數紙長跪
欲有陳聽者方掩耳

酬贈胡卓山

越渚吳汀接楚流雁飛南北久無儔重來鄉國逢安定
喜見詞人盛秀州老屋擬裁新竹去火雲猶壓水紅秋

羅含庾信尋常宅惱殺浮家一葉舟

行可至山房爲予製藥

八月朔後苦太熱衰病支頤梧葉陰好友却先秋雨到
神方欲返鬢霜侵閒看野鷺知溪遠坐聽高蟬覺樹深
北策南帆分手易一時離思又盈襟

送行可由武林入苕

三江五嶺兩多緣地主逢迎説往年把卷更携燒藥竈
迴裝屢載買山錢重尋明聖湖邊月定憶青苕渡口船
寄語灞陵兒女子莫將不二訝高賢

送虎侯至江右

太息我歸晚逢君入豫章徘徊而去路結束候新涼旅
食詞人事征衫荻圃香舟輕不載石書卷在中央
典雅六書妙清新五字能臨池過晚犀題壁艷秋鐙南
浦雲無際廬山翠幾層賣文錢易得我獨媿攀登
水竹爲鄰約參差願已虛游看兩孺子（君家李績亦在江右）耕媿
一長沮種菊浮名外投竿世網餘雪前歸定否釀酒待
巾車

惱藍邨嬾人樓公訂飲不至

藍邨閒戶如新婦兀坐高樓書卷中嬾人嬾不事生產
苦愛禪榻隨樓公曾爲惠老客宗並朋事上有三人同
仲秋上旬與我約擬攀桂樹吟松風季子已沽斗酒待
翦蔬亭午炊煙紅貧家盤餐少兼味真率自許漾且豐

會難別易意不淺豈料蝸展紛西東當爐蚤命赤脚婢
速客屢遣應門僮今我倚杖久延竚仰愁明月生高空
病婦慰藉語亦佳坐非北海休空惚舉杯邀月成獨醉
作詩故惱三詩翁

過別溪巷拙公出示近什歎其意新法老予久厭
羇旅方事結茅去公精舍不遠喜倡和有日先
志以詩

雨絲催展板橋東茅屋新涼問巳公蓮社不隨洛游變
詩人合在妙香中　桑柘塵邊得杜老波瀾險處工
從此結鄰溪上約往來只許白鷗同

甲子秋日出門感懷示兒潮偕五十韻

客游年甫壯垂橐竟老大不仕復不商志豈鶩名利傳
食諸侯門坐惜江湖逝生事晚逾拙昨非今始悔高閣
侈列鼎賤子異所嗜小信每牽人十步九留滞太息五
年來衡茅舟屢繫毋別痛終天子職罪無地餘生皆贅
疣寧止蓼莪廢病妻倦持門井臼委媼婢送我出無瑞
還家轉如寄兒語學古難待父析疑義伏獵與金銀念
之恒惴惴兩報子生孫微黎寛旅思阿菊齊我腰阿黄
解索味含飴殊不惡乞食仍棄置家集感陳編梨棗疊
數世脉望走跋踆轉睫成失墜一棺悼結髮朽漸不可
舁窀穸固當營勞勞鮮寧歲人言客游樂嗟予獨況瘁
即今返里巷柴關詎退閉近市苦喧雜鄰有屠沽肆負

郭少閒田肘掣農圃計愁來何所嚮老友剩三四浮雲
日以遠碩果不我俟問舊輒驚吁眼枯聞笛淚存者相
慰藉情語出腑肺卻憶兒童時詞章共娛戲氣豪寡深
沉學懶失精鋭以玆久抑鬱抉策昧進退炎風吹帆腹
朔雪撲馬背東西南北間憑予豁氛翳徒爲英雄嘆飽
閱山水志近事殊不然入幕愧諮議倥傯牒訴擾旁午
符檄至舉世誇彌縫空談笑經濟安能昆躑躅俯首學
胥吏呼兒共商略舊隱隙須薙平生負畚值散盡不堪
記書籍且拴賣竹樹亟移植（去春）花堂求乞工花師指點
易結屋貴卹樸課僮勤翦刈蘭菊對芬漱魚鳥般和氣
熱客定廻舟谷口有題字（鄰山人嘗題予別業有閒雲自遠熱客不來之句）毋

嫌丘壑窄此亦見胷次衰微何太早蒼茫在髮視故希
身後名冉冉老可畏朗吟伐檀篇長懷灌園意歸來兮
明年拱手謝時輩

西葛城

朔氣何蕭瑟吹來片月圓乍聞茅店飲且聽竹風眠客
夢菊香裏秋鐙馬策邊昨行江上路惡浪想連天

紡婦

甲第如何半住農渡頭紡婦說前蹤分明學舞攀杯見
帬布蕭然作老容

無錫道中

錫山青欲旋山低射舫秋鐙兩岸齊柔艣無聲舟女笑

起看新月在橋西

遠芳將歸壽春贈以詩

六經之外何常師只有黃農書可敬百家辨說方汗牛
剖析源流始歸正但使天下減疾苦草野真參活人柄
自從往史列藝術此道何曾逃名姓焚來淒惜華佗方
照去空傳法喜鏡壽春齊子五十須麌苍抱奇不遇師
長桑讀書萬卷識根本立起痼疾羣稱良齊子談脉如
談易時賢角折朱雲席齊子說藥如說詩匡鼎入坐解
人頤南人文弱北勁悍憂患紛華事相半從來拙手亂
涇渭不少師心隔河漢齊子料疾如料兵往往勝敗窺
無形勝者剋期敗必棄君或斂手人始驚李生善病嗟

日久七發無緣逢好友感君持贈駐衰丸使我加餐意
良厚可憐湖海三十年眼中之人嗟比肩謀人則工謀
已拙黃金脫手輕秋煙逢君桃李日從君氷雪天君非
藝術流絕學當誰傳何不鹿門採藥共妻子何不灞陵
市上分一廛任他兒女嗔高價猶勝公卿贈俸錢

贈小友兄 小友善畫山水出入胡長伯董文敏一家

磊落吾宗彥青鞋任所之依人金盡後得句酒酣時家
破還游俠名藏且畫師相逢不成寐寒月在高枝

知君負米出湧話卷書歸江上歲華晚尊前心事違雲
山留越障氷雪阻萊衣至性兼文雅毋愁識者稀

荔熱猿吟處當年地軸翻餘生看戰壘奉母即僊源吾

亦倦行役春將歸故園好期芳草綠馬首共清言

和小友冬菊詩

客思蕭涼落木中歸帆不挂惜長風開牕卻有江南色
十月黃花剩幾叢

登高客散酒壚邊又過丹楓一月妍底事九秋偏不放
畏人併作女花憐

美人自昔來遲暮嘉植從知耐歲寒官舍久無陶靖節
獨留野老後時看

靜下簾鉤也避喧三弓隙地抵開園羣芳此際爭妍少
氷雪原非雨露恩

舊籬何意倣柴桑辜負山妻漉酒忙一榻寒香歸夢遠
六年詩思落君傍

折來清供插軍持兀坐閒銷十二支驛路紛紛種花柳
處不曾知

莫悵風宵更雨晨閒翁落筆解傳神即看冷淡蕭踈態
合對嶔崎歷落人

瘦英不落蘂猶繁幾度吟成客斷魂一片斜陽須少駐
持螯左手右開尊

蓼蛙坊南亦偶開偏因時地遠移栽明朝共汝鄉山側
要看幽人踏雪來

桃李都非舊相識　袞袞占三春若從歲晚尋儔侶
梅弟攀兄是故人

寒夜酒間有贈

今宵寒月向人好了了青天無片雲纖影不知鴻爪度
微風只有竹梢聞語深帳底移吟簟香過尊前見舞帬
清興未除吾漸老繞梁一曲肯辭醺

歲暮作

冷冷氷雪對衰顏准擬蒼茫落木山同客五人皆藥餌
緘書幾月斷鄉關寒花欲綻春將入江雁知歸歲已闌
寄語煙波舊漁耦明年真擬釣絲還

故園

故園春事想柴荊野淥無邊接岸平一百五憐寒食近
十三四有小鬟行 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 鴨欄漁舍漂花路鶯

語樵歌出谷聲病起極傷歸計晚又看新月隔江生

小友贈山水行看子報以短章

名山大川走都會去馬來舟爭氣燄豈知捷足有窅步登高必危深亦險潛夫只合住丘壑冷淡毋遭時俗貶感君招我煙景中月面松紋藤出剡（白樂天墨跡藤角紙背有月面松紋印見清異錄）縱觀應接頗不暇渾忘老至嗟冉冉或穿空翠躡丹梯或掛飛流濯孤厂洞口花光惱殺人山腰雲影開復斂植杖漁莊野艇來尋僧竹底柴門掩分明真境眼前得良久方知出點染前有摩詰與營丘後有斯圖語非諂天機神物不易守襲以古錦藏𤦲玦別後相思隔萬峰知予獨對晴牕檢

種梅

自我客淮右來往七改歲浮生亦何爲勞勞百年內有花須飽看有酒且盡醉官舍寂無花醉中成恨事春風吹歸夢林薄忽破碎入門見侍兒香雪插滿髻醒來枕簟清急起覘隙地傍人怪我迂劉老頗解意紅梅好枝幹購自遠郊致去年所種梅短短及墻際纍纍玉齒粲酡顏差可配負土走兒童結籬呼匠技位置竹石間小圃偶然遂嘉樹不在多即此慰游憩泉石或膏肓何殊溺名利請看東逝波萬事何所繫行當書酒券付與肆翁記一日眠一缸更丐一春霽

種梅甫畢雨作置酒招研青野臣

半生不踏羅浮雪十年不尋鄧尉山梅花與我緣亦薄勝處讓與游人攀淒墻兩樹落我手憑欄姣若携雙鬟紅兒俯亞雪兒仰久客乍得寬衰顏上春卻燈纔幾日下弦飛鏡恰一彎謂當午夜遠來照何意檐溜聲潺湲暗香疎影未可得逋翁妙句空人間顛狂無處走相訴好語却出山童頑且喜小雨沾新土湔愁東風點苔班此言雖佞有至理更暖濁醖傾紅殷故人徐史睡未穩秉燭再叩青銅鐶

觀舞

前除清音奏泠泠竹與絲後房香霧開宛轉步障施美人雙鳳皇天女六銖衣裙藏新月影珠妥倭墮枝迴風

對垂手貼地鬬腰肢意靜似無著態閒若有思合并疑一身輾側訝差池戲蜓久方嬾斷雲飄已歸張鐙繼匿景捧觴來何遲滿堂照晶盤神光交陸離少長環四筵勸我醉勿辭歡場不爲樂虛招達者嗤春夕未可旦好花莫輕飛萬事易陳跡終朝看今姿俛仰忽生感此意無人知

悶極

年年逢春愁作客今年作客兼善病年年看花愁對雨今年雨積風又橫拔木揚沙聽若雷一句未有艷陽來野夫襟抱如桃李總待春風定後開

漫興和杜韻兼傚其體調

二十日春無日醒底暇走覓好林亭擬秣青芻乘果下
換船花水問江寧

舊客新客都愁絶旅舍參差如數家早遣平頭相催迫
隔籬報有夜開花史徐二子同客

東風吹園土膏坼眼見好樹種宜頻去年桃杏雖枯死
也立春禽曉喚人

兩月不見鄉信來昨日開緘笑一回病妻壓酒兒栽竹
要待山翁勸百杯

苦憶琴書載兩頭櫂歌杳杳轉春洲絶憐越樹交吳樹
故惱淮流接泗流

許叟拔柒背郭郵避人讀易小蓬門下簾土銼踈煙裏
七十看花眼未昏許隱君汝一精易數種樹爲業不入城府

一卷岐黃坐擁種罘莊只課市魚錢藥欄駐馬渾閒事
肯放先生穩晝眠齊與士遽芳家毒春之罘莊淮水經其南環居種柳自號萬柳主人喜讀書尤工醫

江南麯香玉手拈江北壚女少纖纖茗溪臙春來未得
濠肆郎缸愁太甜

豈有三徑比粟里已免五斗行折腰料理生前秋半頃
不須宅外柳千條

過黃媼小園題竹

媼家淮水之上無兒寡居二十年矣課婢子種蔬藝果樹自活墻外竹木森列好事者或載酒挈樂過之

媼勿問也題其竹紀吾所聞

無偶無兒事可哀滿園蔬果婢能栽淮人不識南郊媼
但到花時雜沓來

豪州東望綠陰齊指點淮渦舊障堤百尺女貞高竹外
歸禽未許作雙棲

嫛房㡣檻薜蘿深二十孀雌獨至今種樹一編長在手
不知世有白頭吟

一寸桃花一寸草十三弦柱十三簧錦䲹競帶春暉去
寂莫蹊頭黃四孃

秋錦山房集卷七終

男潮偕謹編

古今體詩共一百六十七首

送趙先生督學閩中

山川文物各負奇寓內往往不易兼南中獨數七閩好輿區海若開紅還武尼三十六峯秀一氣盤折偃靈潛人才挺出了可數儒風洋洋立且廉游楊同時紹河洛始振絕業追關濂前有羅李後黃蔡紫陽一炬千秋瞻小山蘩竹講堂古天光雲影廻曾擔五百年間流派遠昨者馬肆纔鋒銛本朝文治越前代　至尊思道彌沖謙崇儒數討繼絕禮師聖歷勅廟祀添即今較士選名碩廷臣共鑑　天心嚴時天語諄切非才望素著者不以上容臺衮衮

趙夫子上應　特簡周諮僉謂書自昔鄙章句春華秋實資鍼砭十年視草秩典制五夜退食搜牙籤汝南月旦懸北斗如水止鑒鏡出匣壬子科分闈得人　昌黎起衰首原道迴瀾一洗雕蟲纖吁嗟閩墻亦何幸會見弦誦喧閭閻時清正留待俊彥公去肯使長才淹丹山碧水頓增色離支抹麗交芳醃津人驛吏候前路果垂絳帳花滿簾論文光燄牛女徹連車化雨章縫霑後之視今猶視昔再覩雲谷宗風拈傾城相送媿駕後病餘躑躅愁天炎他時公暇攬佳勝更許好句貽吳縑

題伯兄尋壑小閣

天風靜埽薜蘿陰琴几書牀小閣深久別清溪還舊色早歸好為有閒音梅花高下宜三百竹罡蕭疎到十尋末俗雖輕林壑趣正須共保歲寒心

題剩舫絕句

秋錦山人不住山避人小築就潺湲題名自記臨流感添向蘋洲屋半間

八尺霜篷萬里行歸來芳草柘垣平濟川舟楫如雲日別有青山伐木聲

通津浪折柳千條容易恬波換怒潮我是江干老舟子美人不渡倦招招

不師宗炳臥游室不擬歐公畫舫齋鎮日微吟偶長嘯倦飛林鳥識孤懷

非水舟居亦澇呼野人身合寄菰蘆東南著處滄浪色底向君王乞鏡湖

楚楫燕檣等夢游半窗衾枕照清流縱令白浪高於屋飽睡何須戒覆舟

浮家仍泊舊溪灣鷗鷺忘機往復還一夜東風添水柵恐流花片落人間

垂綸無意出鳴榔閒送晴暉識晝長何限畫橈簫鼓隊滿江帆影趁斜陽

短如略彴穩於查一面筠欄映水斜花候若逢漁叟到便應連舫話桑麻

城府江湖思渺然紙窗荻檻坐忘年杖藜偶出人休訝

閒入溪農社酒邊
開簾靜晚月華新紅葉蒼煙少問津肯爲成連刺船去
古琴彈徹聽無人
綠蓑朝曝近魚蝦溪女秋閒對浣紗風定日高無客至
茶煙青過水紅花
上流纔占壤三弓與世浮湛術未工坐看漁人收蚌鷸
底須野老賦雞蟲
傴人三見海無波陸地何妨唱櫂歌若遇當年投宅手
天公定勒守銀河
衣裁僧布便如僧折葦由來足可乘滿地狂瀾留一岸
笑看此舫獨先登

百歲蕭閒亦暫娛也勝蹤跡混屠沽何人解寫潛夫意
乞與丹青剩舫圖

石榴花

還家已過故鄉春別業粗安善病身徑埽未曾逢老友
花開剛似喜歸人定知鄰女紅帬妬轉映衰翁白髮眞
艷質止堪銷畏日清陰終自戀松筠

山房銷夏雜詩

溪流未入市邨勢與之曲我歸夏方仲迴舟繫深綠灼
灼隔水榴娟娟埽空竹分明舊林下突兀新補屋欄牖
俯清漣製樸聊遠俗一杯行自勸塵纓喜初沐
結茅已三歲歲一賦歸與饑來少晏息安知是吾廬二

豎若相警行役非良圖買山不能深背市亦可鋤從今
有眞樂漸與世事疎殷勤北窓風泠然助繙書
插秧已逾旬赤日焦林止豈無桔槹挈水竭溪不流農
牲畀馴騬力盡誠可憂飯罷倚柴門颯然來驚飆黑雲
如有挾噴珠起潛蟉童歌喧東皐婦饁休西疇我乏二
頃田喜雨非自謀所私松竹潤蔭此枕簟秋

六月苦旱忽大雨連日喜極成咏

翻盆初伏雨摽日見龍行萬瓦無乾意千邨有笑聲水
車休潺語（王達原有水車謝龍問答）稂莠莫俱生更愛秋田秫今年
酒債輕

與不爲

濯足科頭送夕曛據梧支策久離羣渚蓮紅似酡偃頰
岸草青隨饁女帬佳趣偶然難語客解人不易卻思君
南鄰姤煞添詩叟（謂吉翁）何日狂言許共聞

拙公過集邨齋輒枉佳律依韻酬之

善病年來悔轉蓬身如秋葉謝春融浮雲久不關眉際
勝地猶能畫掌中柘影連邨通佛舍書聲隔岸訂山翁
何緣惠老携宗笠（吳子孝章家叔升叔同至）盧阜居然此會同
茅齋潺說比雲龕膝外纔容坐兩三作達便應遺世事
能閒何惜不清談鷗羣曉過窺虛白荷葉風開見蔚藍
欲和高吟千仞絕寘山眞笑客投簪

拙公見贈詩草和答次日復以詩來再疊前韻

各二首

憒見驚濤出峽篷澈紋繞對一溪融未輸向子名山日餘恨表閣土室中先慈晚思靜宇辛酉歲命築山房踰年見背斷手至今衣謝繡文還繡佛人來禪榻只禪翁莫嫌谷口荒蕪甚松竹蒼然歲歲同

開扉直可叩蒲龕不似柴桑徑有三巳熱軍持晨汲水肯携麈尾夜鐙談雙鬟穉子商栽菊六日家人賦采藍記取邨莊歸意嬾愛聞清磬落溪南

菰米漂香著短篷泠淘初罷曉炊融孤吟倚樹聊塵外病眼看書似霧中兒靜畫繙修禊帖鄰喧時過賣花翁小年但得長如此準擬生涯斥鷃同

連翩隹句出經龕敵勁真堪失伍三敢向百篇誇信手不持寸鐵笑空談子瞻詩百戰不許持寸鐵伊蒲暇日同挑菜槐蓼何人解認藍後約早涼君記否明朝斗柄巳辭南

再疊前韻東拙公

延緣伐荻補漁篷移就濃陰避祝融最憶巾瓶三笑後獨看花鳥一杯中棋枰自可留樵叟甲子何須問曆翁怪我掩關無著述近來出語怕雷同

點檢書牀舊瓦龕籠鶩遺字万千三秖應柔氣嬰兒得更欲參同靜者談摩詰前身來妙喜米顛他日當伽藍相逢合是羲皇代習習薰風到舍南

雨後對酒再疊前韻索拙公和

憶過招提曦小蓮酒人愁絕斛斯融剗除米汁公真左辜負松春聖可中說法一花開五葉稱詩兩宋得三翁謂醉翁涪翁放翁也平生好事吾猶健穩借僧壇聽雨同

吾盧如斗復如龕四面筠窻水占三長史醉來頭可漬支公閒去手能談溪橫忽漲秋前碧天淵平開雨後藍咫尺相從愁徑滑心隨怖鴿下蓮南

剩舫獨坐即事再疊拙公韻各三首

嬾結綸緡壓釣篷孫魚鳥鵲亦冲融幸無使者來門外容得閒身在澗中生產不營真累婦征衣纔脫巳成翁蔬盤且喜今粗辦瓜豆邨香到處同

室遠青山不類龕陶家合製畫船三煙波自記吳孃曲

空翠寧專蜀叟談暗麝一窻開夜雪牽牛千蕊挂朝藍先生睡足猶慵起欹枕看孫辨雅南

洞庭無際一孤篷六月峨眉雪始融當日渾忘炎日少舊游今入夢游中却憐紈扇貽神女未典春衫付肆翁徐庠仔見訪竟不至山房留畫扇而去岑寂非關愛高臥比添消渴長卿同

供來優佛且同龕禮罷絺衣伏巳三早擬姓名隨保社畏聞父老述街談吟蟬晚咽雲催雨浴鷺低飛白點藍好待涼秋商圃事草堂開向百花南

讀史鐙殘雨打篷廟堂水火笑難融媿餘何限蘭臺筆公論微存稗乘中當局幾人稱國手旁觀自昔有田翁

興亡已作煙雲過底事紛紜辨異同

古樹遮藏恰半龕作碑錢止換椽三貧諳冷淡山中味晚悔縱橫稷下談坐看漁榔沿曉渌不知齋鼓動東藍鵁鶄鴻雁無消息猶記行蹤徧湖南

過蔣丹崕表兄西莊草堂別後郄東用拙公韻

松風吹渡柳遮篷最愛西莊景物融令子更番琴酒侍先生來往畫圖中羲皇以上非詭語吳越之間無此翁七十著書還作楷求羊未老可能同

閒題水榭與山龕毎見君詩讀再三洛社舊人還有幾開元遺事尚能談珠留吐後身仍紺玉到煙時色定藍自是文章藏不得爲驚光欲過郄南

再續剩舫獨坐疊前韻各二首

筆牀茶磨約開篷合共參寥與湼融已許青山招地主要看明月滿船中移家好爲圖仙令多病翻思問藥翁不韈不巾殘暑在郄憐此會幾時同

覆耳屠蘇可比龕較量廉五即貪三有蓋便是百年計古語以蓋為百歲真似橘猶堪二叟談人靜松風來覓果地偏桑鳥口口藍寄聲伯氏餐霞處旬日無書到里南

鱸信猶遲靜客篷鵁班纔斵晝香融天隨小隱煙波外張鷹新逃竹色中豈有卜居憑筴叟更無懷刺託聞翁故人不記秋江好裘馬聯翩輦路同

升沉已定且依龕絕倒羣公不朽三野少遺賢聞舊史書難盡信訝叢談人煙水外遮烏桕門巷秋前見馬藍莫道日長無一事呼童裁竹戒西南齊民要術種竹必於園東北

東錢表叔半完翁用拙公韻

別後生涯萬里篷離情如絮酒難融幾時艇子遲溪半半遲見長卿詩到來叩蓬門長水中久役十年悲客作恒饑八口怪家翁猶能挈鷺提鵰待更從將車一笑同尋千詩來有見

聞公筆甕積如龕爵在何辭樂飲三作炭山間聞獨嘯詩之約許招之釋耕壠上有高談詞人漸唱岷江綠楚史曾輕鷃石藍轉憶半完棲隱地荷花万畝竹枝南

入秋無事趺坐自遣頗有登臨之懷念拙公久不

至吾齋因書近狀且寄懷想語無倫次仍用前韻各三首

一葦無煩五尺篷法門難須笑王融心持半偈疎鐘外人在三秋亂葉中花雨給園分佛火稻畦香帔走吳翁賦詩茅屋眞憐汝纔隔塵闌便不同

莞墻因樹結爲龕時有南飛鵲繞三對酒楚騷猶倦把下簾周易不須談戴顒游只思嚴瀨李白居曾卜大藍懶著青鞵又旬月好山眞自負江南

昨買扁舟未製篷扣舷秋水意俱融琴聲聽到無絃處潭影空來入定中秋漸寂寥懷舊雨晝無剝啄惱鄰翁此時獨坐消香篆只有高蟬樹樹同

欲記吾家面水龕碧桃九樹白榆三但能卓錫相過數
定許樵蘇不爨談天下何人可招隱勝流從昔愛精藍
異時蓮社須君續尚憶樗翁在古南
蕭齋習靜且編蓬未許馱經叩道融偶爾鍛人移柳下
時聞漁艓響蘆中麘門老納招雙鶴送客流鶯識兩翁
優鉢曇邊任衰白他年作計與君同
億從携手話溪龕海月如弦見巳三避地早栽居士服
開懷欲與贊公談橋迴竹暗雙扉碧杯渡蘋香一水藍
何日秋風吹橘柚相期七十二峰南

拙公九疊前韻而詩愈工予不能敵也再疊二章
勸公輟筆主和局者予寔先之冀發一粲也

游戲詞瀾不繫蓬翻經閒煞老房融敢言徒臂射無兩
始信鴻溝割有中暑戰已違司馬法宵征且上墨曹翁
桃笙葵扇高眠後料得禪齋蛻夢同
杖藜隨處許投龕日把楊枝濕齒三君自安禪龍可制
吾愁攘臂虎休談吟篇有意規貞白讖語無心託上藍
更欲相逢文字外試參秀北與能南

酬拙公秋雨見寄

十旬未卸葛九月尚揮扇江南風候改不獨感鄉縣況
茲秋序始苦熱敢辭倦輾側夜中起曙久懶不膳水軒
忽沾灑跳珠一溪濺涼颸滿庭除腰脚喜便旋長時謝
攤書今日欲洗研正憶西齋老焚香坐清宴秀句走僧

雛幼婦到黃絹索居豈無懷流光速郵傳竹思來日發
花好誰家院行當尋往約步屧邨邨偏一雨一番涼占
秋有成讖

送從叔明遠重游會稽

山陰如畫圖應接苦不暇況值秋風起良游洵無價叔
氏愛探幽輕裝度江垻始往及青春重過後朱夏濤頭
漸翻騰彷彿婆留射忠信看穩涉底用長年訶蕭山竹
兜子絕勝蹇驢跨迢迢蒼崖轉泚泚幽澗瀉到日草猶
綠行處坐堪藉故人丁廣文倒屣出官舍情話悅中表
對牀書繞架宛委在雲霄樵風自朝夜興至約登臨肆
酒不須貰挂錢杖低昂除齒屐上下碑側想曹楊寄邊
憶王謝孰徑與子識細路山禽逕巖壑有深味其樂等
啖蔗人生適意耳名利都可卸不見錦衣軍春秋爭一
霸寧今夫人纖肯許西施嫁吳宮既游鹿越殿亦飛鴣
興亡雲過眼農語絜耙秬季亦汗漫者歸計今年乍訪
古未能偕晨征羨高駕料應憑弔餘浩歌激臺榭倘記
阿咸詩相從暫石鋳

七月二十五日大風作

蓐收已司序餘暑盡少遜非時乃高張罔惜閒悶困東
南百物枯河水不盈寸復此鬱蒸久涸轍安所遁颶母
粤難借妥居海已遠風伯自神武一怒埽除徤籟驚莊
叟說賦憶楚臺獻袖手閱迴環此理可預券汗雨拭[illegible]

背嶔笑吹午飯饁婦撿秋衣推髻衲衽褪開顏到野夫
洗盞聊自勸捲我三重茅瑣瑣何足怨

風不止

昨日得風喜今日風轉銳黑雲壓空郊未夕柴門閉驟
雨復相兼地軸不可繫顛倒八上書很藉難數計敗葉
竟先零踈花各辭蔕老樹獨有神偃仰在簷際由來少
飛動簸蕩得奇勢根株幸自保似與衰晚契吾生本無
營稊米感身世丘壑有微尚匪曰瑣細般勤語豎子
更護小山桂來復見天心花時或新霽

水軒

弦月已西墜醉眠聊枕書隔林燈影亂知有夜歸漁

繞屋八九樹爲陰粗滿庭秋來無靜葉如入萬山聽
熱客不肯到故人來復稀半間吾眼潤溪鳥盡忘機
全家本在溪南住近築山房又隔溪渡口明年徧桃柳
携壺應見小童迷

將營草堂課奴子寉畦宜芟綠溪拾瓦礫爲墻材

農事得小休課奴計版築草堂雖窄陋墻短須稱屋土
風取堅厚瓦礫貫墻腹是物衆所棄有備當早蓄沿堤
蓑笠雨絲斜一日纔能載兩槎未學楚人編薜荔真慚
菜子束莞葭

新晴桂花下作

秋期逾五旬秋日始清嘉積雨散斜照叢桂忽已華好
懷無與言濃香滿窓紗獨領勝羣賞不知生有涯偶把
世外書銷以七椀茶社燕去可念賓鴻來何賒但聞寒
蛩語乍息殘蟬譁微物各順候愛憎誰能加白首事名
利營營吾所嗟

哭查韜荒

正有懷君夢人傳遠訃來乍傷清淚落不計寢門開惜
友衰年甚離羣病後纔古風泉路隔長罷埽蒼苔
游亦偶然事君何只愛游迷花邀上妓傳食傲諸侯快
意千金散還家盡室愁養生篇未讀已矣復誰尤
草檄書生慣籌時戰馬邊清狂呼邪酒喪亂飽丁年晚
策歸非誤長林意未堅如何江漢水遥接玉樓天

客舍銘旌返當年娶婦鄉閨驚聞楚些子慟走吳檣鵠
怨秋磯月鵑啼夏口霜前身應屈賈生死盡南荒
餘子才難盡雄談自不羣文期弱冠始南朔遠游分轉
悔生前別將收篋底文吾詩君所愛更使夜臺聞

首春草堂聽雨

五畝有閒趣閉門春雨中客稀堦草淨炊罷竹煙空花
意妨殘雪田聲決晚風板橋休更築恐漲市塵紅
近水開欄牖由來背夕曛不添十日雨未散一溪雲酒
債鄰姬訶爐香釣叟聞寂寥殊不惡何用感離羣
世路矜裘馬誰云拙養尊過人無一事送老得孤郊築
草閒宜種農書朴可存春光終浩蕩晴色會當門

過丹崖翁草堂和元韻

花下清談禮數寬渾如說法過羝桓天留一老投簪早人怪扁舟入市難詩卷漸慚高架窄江湖眞作畏途看柴門吾亦鄰溪曲佳日相期話采蘭時近上巳

題傾城不嫁圖

東風作惡已摽梅過眼殘春第幾回但使入宮須見妬不妨傾國竟無媒昭陽團扇秋留泣楚雨纖腰夢易催一任北脂南黛好長安油壁走如雷

送陸端毅北游

負奇君合問通津二月山扉鎖翠筠種藥擬探僊草路裹糧翻踏帝京塵雁鄉歷歷多游子花候年年送故人

白舫紅欄寒食近江天應為陸郎春

桃花雜詠

玉容的的映丹砂可是蓬萊蔡少霞踏徧溪山僊骨在人間指作斷腸花

露井風前催曉髻鈿車聲裏換春衫盧家文杏渾狼藉昨夜新巢有燕銜

水岸亭臯各占春生來未涴馬蹄塵千株一笑誰傾國煙霧休遮著眼人

概日朱門易落暉留雲玉洞幾時歸祖師活句空拈出穉蝶纖蜂滿樹飛

上除纔過領年芳歲有提壺與路傍苦覓瑶池綠底事等閒一看便千霜

處處蘿垣晝欲然禁煙時節一溪烟江南只欠夫人廟與賽花錫社酒天

行路逢崔解乞漿隔鄰非宋亦登墻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東風愛豔粧

為園生事老農安夾岸紅芳徑自寬正值太平雞犬日漁郎莫作武陵看

細雨斜風不柰渠斷魂顏色正愁余小鬟歌扇遮宜竝詞客花箋染不如

返照平蕪似畫圖深紅欲淡淺紅無殘脂慣趁黏天水一舸西施下五湖樊川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老竹蒼涼皓首同駐顏忽憶古僊翁當時不作桃花面那得淮南禮八公

題載弟坐桐竹下小影

竹實桐華次第香偶然晏坐想行藏旁人若欲知名姓此是吾家一鳳皇

芝眉漆髮畫中看帬屐蕭閒不著冠羯末封胡吾老矣風流媲汝謝家蘭

題沈孫謀溪山小隱圖

安瀾少潛魚清世無逸民致身非一途朝出暮垂紳懷寶而被褐志士良苦辛試看列史內高蹈各有因子方富春秋乃為無疾呻溪山雖云好未可戀松筠山靈如

解語拍手畫中人

偶題太白集

西京賦手不勝書天寶詩人秩屢除寧爲玉環踈李白笑他揚意薦相如

用韻酬不爲

小隱今無寵辱驚杖藜閒處只孤行花源有路祖知晉

病擬約僧談妙理老將焚硯畏虛名

故人未滅踈狂態一到柴門好句成

漆園粟里信吾師蒲下漁邊合賦詩捉鼻謝安宜壯歲掉頭巢父已多時盛朝豈有遺賢恨近事頻增讀史疑一曲忘言無聽者爲君深竹坐彈絲

顧閑山北游索句

讀書臺邊秋日馳讀書人去白鷗知長安文酒多才彥先賭旗亭畫壁詩

答碧川

濛濛蠶吐絲作繭穩稱身問絲誰所結飼桑良苦辛薄蛤孕圓珠採之光照人光氣何能爾吸月始有神文章雖小技千秋以爲珍不讀萬卷書懷抱終難伸飯顆嘆漸細昌黎艱去陳如何百里內作者日紛綸江湖逝不返周道多荁榛樵斧定識路漁榜必知津斯語無聽者渺若遊與秦戴子新安彥鄢米爲比鄰愛詩入骨髓簾捐娛宵晨吟聲出閬閬與列皆天真忘年及衰暮作歌慰長貧步屧尋茅檐索句時一巡感此意良厚樂此相知新狂言久在口輟筆嗟逾旬子才勇可畏命意早殊倫他時養神駿自有九方歅

秋日凌公邀同諸君晚步東郊即事

花候好秋無一旬秋花落後暖於春正須料理紅藤杖恰有僧船喚酒人

飯猿調馬自蕭閒三五詞流數往還禮佛已知流水寺語莊何似沃洲山

一條樵徑接漁家紅葉層層俯雁沙須樹兒童強解事也將霜後比桃花

人道楓林入畫圖秋郊艷極轉糢糊松陰半壓宜相映

蘆雪橫斜不可無

鷗邊略彴渾迷渡樹杪斜暉未辨莊荻巷誤穿郊女怪君知湖海不知鄉

空田黃雀下無時郭索波明上簖遲老圃別矜蕁芋好翠香釵股白蹲鴟

疊坊高下水西東野鳥啣魚蜨趁蜂租舶何人敗幽興故持縣帖惱谿農

谷口重繆爲黯然竹巾芒屨舊因緣籃郊漸老石樓去絕倒黃花二十年

郊沽聞已注絲餅如此秋光不耐醒小憩茅檐君莫笑他年呼續煑茶亭

買笑尋詩歷九州衰年歸臥減同游青鞋不令朝來健
秋樹秋山是蹇修

題卯君芋橋水榭圖

江郁但乎遠幽境豈易尋偶然水尿曲便似片山深獨
有君家亭榭好一水西來復東抱宛如漁艇落桃源隔
溪隱隱桑麻繞主人雅有靜者心讀書聲罷弄瑤琴遠
風皎月到几案泠然三面流清音此境由來畫不足屠
生妙理嗟神速君身入畫君不知却向霜縑看水竹吾
園記援水南隅松菊荒涼往跡虛欲作東橋倒衣叟未
妨高枕乃吾廬

贈皆翁移居東郁

憶從羅庾別高門四度移家暑換郎蓮葉東西與南北
浮生魚戲可同論（君移家吾里幾歷四隅猶荷花池上最久故有蓮葉之諭）
子導孫隨樂未孤豈鬢鶴髮短笻扶不妨勾漏開雞犬
偕入僊人徙宅圖

蓬科身世狎樵漁竹下花前盡可廬避地應嫌長者轍
席門正好不容車

三十探梅五嶺還那能六十不蕭閒臥游留得彈琴處
茶具書牀只半閒

草堂費盡更何求閉戶看山省杖頭肯向皋橋棲廡下
吾姑賢亦孟光流

演溪鶯語過殘紅（君舊居臨水自署為演溪）記把雙柑舊雨中直得
東屯傲西瀼今年社酒勸詩翁

過徐淮江草堂

十年車馬倦征塵愛爾嵌崎歷落人老去琴尊猶未晚
歲寒松竹却如春異時斗酒聽鶯地此日青山荷鍤身
敢惜翦鐙深夜語南飛烏鵲繞枝頻

族嫂曹孺人苦節壽終姪又韓恂恂孝行讀父遺
書旌苦食貧奉母命業醫毋以不克表揚慈節
是懼蔣明府表兄爲賦李節婦詩因次蔣韻

寡鵠淒涼四十春雙煙斷續視承塵言甘敬事扶鳩老
襁褓悲看負米人書屋蠹魚千卷在藥闌車馬一番新
吾宗冰雪添家乘始信長貧未是貧

上元後一日送兩叔氏入閩訪江何二令

紅燈作市正三五白璧照人還一雙歌罷別筵催刺艇
雪消前嶺見飄幢遠尋太守遺碑處（叔之大父運使公知邵武距今六十年所矣）飽看東風下峽瀧明到花間僊吏歎翠屏千仞隔
家江

吳孝章出畫扇索句是顧咸三所作樹石

虎頭工醉墨延陵識畫趣不知幾斗酒換此千霜樹
雲根何由迸放此鐵幹生珍禽不出谷付與亂鴉爭
天機非筆力興到輒盡紙王宰乃鈍人五日畫一水

客有將作選人者適見邸書走筆

邸書昨日到西鄰敢以狂言報所親花下一杯非左計

長安月有罷官人

同拙公秋田碧川兒湖偕由天香僧舍至佁兄別業看梅盡日

十三株已壓羣芳更愛斜連伯氏莊夾水芊繁初有態半郵修竹不遮香食單就樹消殘醉閣影移揹淡夕陽寄語東風吹莫早恐教桃柳占鷗鄉

上巳後一日西山招飲同諸公

高館招邀近清尊遥日開琴閒爲牢後花發故園纔禊事蘭亭過茶香鳥道來是日以所攜蚧水煑茶斜暉如戀客不肯下池臺

江海頻年別煙霞此會同蛩鶯窺奕罷新綠到杯中衆屐烏衣彥文章鶴髮翁清言起衰嬾差不負春風

口占送立臣游都下

王謝江湖幾輩才君今北轍又金臺將離未是無情草昨夜東風一院開

止壑吾衰只掩關故人强半馬蹄間軟紅十丈休相訝潭柘花陀自有山

檢討文章一鳳凰君家鴻雁盡隨陽古藤壓帽團欒坐君兄竹垞近寓古藤書屋不道燕中是異鄉

招丹崖翁

點勘牙籤不出游酒邊吟罷許誰酬當年五柳耽高臥也命巾車也棹舟

夾岸花枝作意紅潑紋瀉碧雨橋通江郵一幅春圖畫紙欠尋詩鶴髮翁

已呼阿段埽蒼苔不惜蓬門帶露開猶有紅顏一春樹傴人須唱踏歌來

懷拙公講經煙雨樓

聞君携貝葉百尺倚樓煙別墅生公案維摩支遁禪宗風起頑石花雨到游船從此鴛央水恒河在眼前

題胡飛濤畫蝶

五色無慚鳳子稱花間一枕夢韓憑山翁不使春魂去故寫雙飛入剡藤

長歌爲半完先生壽

半完先生吾父行兩家戚好敦且長童年拜識髮未燥鬖絲自照忽已蒼姿如松栢乃天授青霞紫府誰儔張先生不丐羨門訣自攝三景含陰陽鹿裘鶴氅衆言好此樂有由吾所詳人間萬事聲與利眼前雞鶩爭飛揚翩然一笑謝儔伍似許狂國呼爲狂家鄰海口閱清淺十畝閒園圍以桑野香隱隱落花架粉蘿翦翦抽風篁淋浪愛聽巾漉酒旁午但有書連牀銅鉢聲鬧墨池渴紅鶩項折腕力强日高城府客如蟻世事不到無何鄉肯驚寵辱媿柱史自謂齊物師蒙莊金門玉堂欠此叟天敎膝下羅鸞凰懷寶不試從人頡頏而樂之壽且康賤子追游忝夙昔尚記一歲三登堂十年湖海惜分手

今逢七十來稱觴酴醾芍藥開次第紫燕黃鸝鳴頡頏
好春欲去爲君駐浮雲富貴輕毫芒從前歲月不須道
再看三萬六千場

游僊詞

烏爪纖纖擘脯香猶聞割肉有東方細君要識宮厨味
敢謝虛皇侍武皇

三峯如畫鹿邊明玉女緋裳作隊行下界何人貯金屋
不知絕麗在蓬瀛

久視山前客到稀方池金色古苔衣使君枉插花如蝶
一舸凌風箭樣飛

月夜放舟偕從弟致能乘新漲過拙公房

橋上雙扉不用開到堦流水艇能來難逢此夜花如晝
記否連宵雹趁雷妙語欲教蓮漏緩好春無賴燕雛催
故應月去更燒燭閒賭棊枰笑一回

題逸華柳下聽鶯圖

泉石翛然物外身長條幾日埽花茵更無人識山翁意
來聽黃鸝話晚春

草綠花蔫我正愁好風二十四番休一春底事難逢汝
不著游衫愛臥游

遣意

碧雲開處水周遭不見丹山一羽毛可惜春風滿天地
秪堪吹送紙鳶高

夏木陰陰一望同鳥聲山色隔簾櫳懸知野客憐新綠
只似三公愛軟紅

初夏過友人書屋

閒居無好客幽意與誰論憶子讀書處來尋花下門芹
香巢燕候柘影浴蠶郎不覺淹清暇斜陽到竹根

題孟集後

好句山林不易傳迷花醉月自年年玉環捧硯真才子
何事低頭孟浩然

閱天岫寓廬詩集因答首春見寄之篇

故人詩卷到柴關往事悲吟未易刪乞米倦書安白柄
封侯不願爲青山文憎杜老陳三賦丹芙華賜得九還

雲海東南休獨賞陸沉吾亦釣徒閒

緘書欲寄媿春鴻一曲難令和者工皓首迷花師孟六
當年賭酒問黃公即看老友晨星似轉笑浮名電影空

題朱檢討詩後

秋林未香先待汝渚蓮催試碧荷筒

供奉吟牋絕可師換來丰格又經時風人不信愁偏好
纔脫朝衫便有詩

課田歸聞杜司空枉駕春東答意

盧溝分手十年遙野老幽居漫寂寥何意清溪照簪紱
遠停白舫問漁樵流鶯未解敲門語垂柳虛勞埽徑邀
少待西疇了農事從公閒話太平朝

舟發口號

滚滚江湖歲不同近辭轅櫬罷西東擔囊不爲耽游賞
要遣青山識此翁

偶成

水田衣浣瀑泉香樵笠如輪障夕陽最怕人呼作詩老
從無一字墨僧墻

夜抵塘鄭宿大佛寺

閉門山寺墨於鴉夜雨浪浪入短艖只有鐘聲能喚客
佛燈青處便如家

湖上逢本懷上人泛舟至法華山

游事宜閒侶逢僧得素心人憐新畫舫吾憶舊蘿陰木
末煙嵐互峰坳竹翠侵延綠纔十里山好不須深

憇香圖菴

未覺青鞋倦新涼過雨痕板橋低貼水沙路曲穿邨香
遠探叢桂幡斜得寺門獨吟成小歇趺坐埽雲根

伯兄買山處舊是僧菴清泉修竹可以忘老而兄
遠客長沙詩以招之

精藍碁布此山湫卜築今居最上頭但得長齋似蘇晉
何須捨宅擬裴休泉香宛白中泠水墻粉微紅下界樓
心寄煙霞身在客肎輸小謝獨清游

西湖僧舍逢曹掌公舍人話舊

丁卯橋頭舊擘箋新詩真擬鄴中篇相逢蕭寺非生客
却話前游不記年吾隱漸隨蒼菼外君才合傍紫薇邊
招携欲問三秋桂惱煞跳珠白板船

段家橋晚步至孤山口號

翠華曾駐六橋春弱柳千條歲歲新游女不逢山寺閉
本朝風俗漸還淳
墓下橫斜幾樹栽暗香彷彿宋梅開高人應悔生前句
俗客提壺似蟻來

歸舟遣興

赤欄橋與野波平雲掩家山未放晴紅蓼半灘楓雨岸
鵓鳩聲裏一舟行

送士扳下第北行

八月省門裝十月江干水慷慨別高堂知君非得已
鴻鵠自高舉不隨燕雀營男兒各有務安得困餬名
桃李艷通都空山保寒翠農家筆墨陋不附長安字
燕閒摩烏集千秋碣石荒公車方衮衮君自拜昭王

客至

地僻何妨比浣花世人不識野人誇連朝社雨催栽樹
昨日溪船約采茶蔬飯能來真好友柴門長閉即僊家
輞川大是煙雲手更寫滄浪上畫叉

飲秦楷齋即事

誰能塵市寄煙霞羨爾閒庭景物嘉然燭綺羅宜五夜
得春盆盎亦千花醉鄉往事從頭憶世路浮雲過眼賒

壓帽東風如有意滿山香雪待雙艖

送硯青

菝食曾同含輕裝又入燕寂寥須舊友離別感新年曉騎江梅路春程雪雁天孫弘閣正啓莫傳酒家眠

題書堐納涼圖

朝衫在篋且閒身畏日難隨㕔汻人自愛清涼聊倚扇不知世有庾家塵

題夏重小影

檄草他時動百蠻詩名此日滿長安不知抱膝緣何事一幅荒林寫歲寒

答伊人

野席難邀秉燭游是日爲卜晝之集日落遽別錦牋何意走平頭坐來新綠經甃月吟處殘紅正麥秋名飲徑須千日釀鄰窓只隔半灘鷗他時問渡休辭數已辦沙棠十斛舟

吳門逢耿使君汎舟攜伎過陳家園子讌集遲蔡九霞不至

閶門三月水官罷爾能閒新綠棋邊墅斜陽鏡裏山鳥移窺酒榼花動泥雲鬟曲覓仍懷友伊人隔市闤

秋錦山房集卷八終

男潮偕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九

古今體詩 共一百三十六首

酬祝達子

吾曾涉百險人說閩船若上水若緣空下灘如急雨祝子自閩還險字不掛口談笑數溪山一程傾一斗濟勝吾衰矣還山興自饒灘支飽喫後不問洛陽橋

拜嚴先生祠敬賦

一竿走三幣一足壓萬乘豈其漁樵流遠追明主聘先生經濟抱助理亦云正掉頭夫如何出處意早定已笑後車叟誰能儕耿介岩岩富春山千載尚恭敬我舟戒瀧口峰巒自相迎數折乃造祠頂禮日方暝振衣苦昏

黑蟠首借躋蹬嵌空何團圞突兀兩石飯臺懸千尺杪下直溪水映得失與興亡水潔了可鏡巖禽呼高響江月弔寒靚吁嗟聖之清足使懦者勁曾聞官舫客相諱陟沙磴脂韋怪廉潔過此但目瞪此意一何鄙莊語誰解聽斂衽暫遲徊前山數聲磬

蘭谿縣

鏡面蘭陰水沙明不作泥縣門垂處窄樓櫓向來迷城無雉堞岸影斜千嶂欄痕綰一谿故鄉無此景候月且躋樓

自蘭江泝龍游

平明發蘭江薄暮竟濡滯雨餘江益高新水浮無次衆衆砂石間激蕩非一勢或矯若爭先百道縱橫至或散

如敗軍疾走不可制落臨已雷奔注壑旋閃沸我舟直
其前長年只三四鼓尺乃郤尋牽挽力云瘁嗟予本勞
人探奇有夙嗜豈不愛安瀾闕險亦佳事扣舷聊復歌
支枕看蒼翠

江行雜咏

兩頭纖纖竹作檣三篷短短五篷長老年怕著登山屐
毿毿南灘上水船
似葉輕裝恰半舟屏除彩𩋙稱科頭火雲射汐翻紅雪
枉過春江第一樓樓枕大江觀題此五字
閃日驚魚匍不銜凌波濕鳥下層巖石尤捩面涼於扇
未要江神借一帆
弭檝堰衣認翠屏何年山末起孤亭東京諫議雲煙散
猶挂桐江舊客星
記得茶經十九泉著旌閉試小瓢煎人間解事無劉李
名水如今不值錢
劃溪欵乃間蟬聲一簇斜杉帶晚晴橋蕉兩山名迢迢不
可見杙樓回指睦州城
一日江行一畫圖大癡黃鶴了堪呼微茫浦漵荒涼屋
添得漁筒酒幔無
兩岸山根走江底江流還走萬山中下窺碧綠青紅石
此水分明錦水同
山家種柏如種柘山家插松如插苗隔水相望不相識

連天風浪古無橋
三衢野老話烽煙此地承平又十年莫訝灘聲喧萬馬
扁舟不是楚江邊時聞武昌兵叛

三衢

嶺截江分鳥道開夕陽不見古烽臺彈丸姑末原雄郡
十萬黃綠却換來
清蒲登陴散合烏一時安枕越連吳亂鶯芳草春如海
記得河陽壁壘無謂制府李公也

峽口發

衆草迷離山四旁良苗荏冉山中央天炎草萎猶可緑
苗枯持底輸官糧玉女推盆翻午夜峰峰曉瀑穿田下
輿子攤錢笑一回不怕關南高米價

江郎山

三石森嚴可畏神所馮依宋政和間封祀侯爵豐碑
剥落猶可考舊傳江郎化石及頂有池蓮金鯽皆安
也

芳崱三峰異西看合翠屏吐雲珠冉冉插漢總亭亭華
嶽差頑頓蓬萊尚杳冥野猿驚落臂高鳥過揚翎早謝
扶桑赤全低玉洞青化來渾語怪隕处莽疑星彈壓神
須倚匡持事可聽曾呵泉出監實使冦潛形宋睦寇事姑蔑
千旗偃偃霞一錀扃桓躬昭式序蘋藻秩維馨俗拜江
郎石碑鐫宋代銘巖程新滅戍堠火昨連陘陵谷原無

易魚蓮湧不經探奇籐笈遠避喝筍輿停想像撑孤樹舊有古樟大八十圍語見宋碑蒼茫鑿五丁路傍遺構肅丹墨儼英靈

閩嶺竹枝

層層濃綠擁千鬟杳杳妖煙萬竹間不解人呼半竿嶺半竿紅是夕陽山

山中女兒不出游上山女兒遮竹兜龍草橋邊儂小住郎行已隔畫簷頭

嶺外

秋原一嶺限風物見南閩雁影杳如鳳猿聲清過人向來多斥堠到處有荊榛倡僦懷吾土耕桑俗自淳

建寧

甌越遙襟帶深知地脉藏群山圍粉堞二水合滄浪未伏蓮房綻先秋佛手香客游驚節物飄泊感杉楷

延平

中央山水窟名郡扼咽沙列雉當隘俯浮梁夾鏡斜茶洋通夕戍鐔劍起秋霞見說銷兵火巖香又百花

泊竹崎關

高枕銷殘暑停杯一問津野香逢荔晚市窄與僧鄰關樹維商舶江梯下汲人平生多遠役衰白又南閩

閩灘曲 并序

閩水皆灘也予舟所經自浦城至水口僅六百里爲灘一百二十有一又水口二百里達省治則安流矣舟中無事用五字斷句遇境輒書不暇點竄其閒紀灘險者居半乃悉系以灘灘或無名名得之舟子或土音不可曉及鄙俚甚者則刪之姑次以數其名可書而考之紀志多不合則今昔異稱吾姑從今名總爲閩灘曲後游於斯不特可恭舟航抑山川圖畫按曲而得矣予解纜首秋之朔閩不雨已四十日水深不及腹淺纔沒踝自柳龍灘以下值大雨驟高數尺又南歷二郡他江次第合流派益倍灘勢緣水變易凋乃盡見則非玆游所概曲五十首附船謠五首

柳林灘

浦城在天上百澗走雲根刻却層巖路灘聲到縣門閩謠云一灘高一丈浦城在天上

第三灘 俗呼火燒灘

此地無溫泉沸雪駛於瀑纖鱗釜中擲有尾不暇掉

第七灘 俗呼將軍灘

兩山相接處絕險不堪經水戰誰攔入從天若建瓴

十一灘

何年老龍蛻昂首向寥廓幸無吞舟力掠爪半篙落

十六灘

觸石不任咎首尾相爲嗔始信船如紙閩謠一半真紙船鐵梢公亦閩諺也是日梢公殊不力觸石幾壞

十七灘

灌田高築堤怒水泄溪腹舟過萬夫愁農眠一邨熟

浮梁灘

板築臨灘對褰裙涉女妨石橋無歲力安穩過浮梁

二十三灘

濛濛嵐翠滴谷鳥去來閒此水偏容與無心競出山

二十七灘二十八灘

一峯斜洗妝一峯鏡中坐貪看遠峯青回頭兩灘過

曹邨灘

硐壑雲生處松杉遮數重未嫌山太綠中有戍樓紅

三十二灘

垂肩青笠子圓荷貼水明長年負船底齊舭稱稽行

柳龍灘

枕上聞農語前坡日半竿連山無尺樹與惱夢中灘

下航灘

舟子望雲霓得雨復太息江清石可避江濁安知石

虎灘

岸草何蒙茸炊煙隔林麓墄墄野風腥山家賣虎肉

塔嶺灘

浮圖下窺江不見浮圖影出險萬珠跳水簾挂山頂

到問灘

千石宛鴟蹲五花安足論突圍舟似馬一綫鑿凶門

小到問灘

遠眺若安瀾湍激那可近此灘本無名未到君不問

六牙灘

六牙儼三關似有蛟龍守移此護桃源何得著漁叟

平洲灘

綠溪無靜所岈岸走雷聲莫道諸灘惡平洲尚不平

大小螺二灘

小螺注船尾大螺掣船腹遮頭窄奈何白浪高於屋

五十四灘

五艇一樟遮槎枒四無倚山客指樟腰認得前年水

涼漖灘

衣帶不容刀彎環偪蛇蚓巖花掠篷去樊牙黏蛟粉

上金漖灘

田舍晨星似僧鐘亦少聞三朝又三暮今見白鷗羣

六十二灘

松底楓根絡杉梢柏葉連人看翠微好吾自憶霜天

七里灘

溪澗濤何怒能迴上水舠晝聲喧七里來往慎秋毫

六十五灘

如錦復如錮苔石映斑駁未可去匈匈中流山有角

小湖灘

巖背紅初歛閒風散鬱蒸新蟾一鉤玉不及小湖鐙

松門鴨子二灘

浮湛不自測鴨子亦云苦君勿訝鴨子松門浴射虎（鴨子射虎皆石灘也）

牛尾至牛首三灘

尻高首愈下衝波出牛脊誰能茭江穴以藝田單炬

大小米二灘

灘名大小米卻憶米襄陽顛亦須援筆江神勢太狂

七十九灘

崷崒不到面奇石參差壘列坐可流觴蘭亭在肩睫

八十一灘（俗呼和尚灘）

山環儼跏趺圓頂散蒼靄合掌呪波濤千僧同一鉢

青銅灘

水勢飛騰絕神靈或此居排山有餘力萬弩射何如

雁糧灘

巃風吹翦翦蛾綠百層梯郡郭人煙近青山滿稻畦

佛灘

到此一聲佛勒石行人拜灘過便無聲不是雲棲派

壞橋灘

粼粼合散水交流女墻曲只欠芙蓉臨雙眠鴨頭綠

烏鴉灘

朝陽薄船艣洄湍忽東走嵐低太平驛雲起黃山口

梨灘

梨水催人下梨山隔幾重山藏猶可見閨女不曾逢

盆灘

郵近多童子丁丁樵不已何處坐聽潮半樹一亭子

九十五灘

江心碧油膩艇子織梭長一擲渾千尺迴看入渺茫

黯淡灘

絕險聞人說今過黯淡灘万斛波作坂伏日凜生寒

龍孔灘

彤家有奇驗估客話酸咽不遇斬蛇人空中雷車裂（石如蛇首瞰江舟觸之輒碎後雷擊遂落）

茶洋灘

頑峰一百里自古絕躋攀十里玲瓏石翻疑是假山

羅漢關灘

老屋孤懸壁嶔嵌未可俱柴門不正好斫荻就榕鬚

暗蛇灘

銛崿亂無行隨波出復沒轉眼落漩窩人過蛟龍窟

自水口南行二百里無灘

沙坂斜通邑山腰挂一郵酒帘高下影樓月去黃昏

今日江初定蒲帆乍欲開片雲遙黑處恰有北風來

閩南風物好宦路不曾知自笑流涎甚逢人問荔枝

險過覺衰筋歸計當蚤卜乍夜夢鄉園佳期語松竹

有客聞歌罷臨岐指別程九龍君未見龍子護舟行（九龍灘在汀之清流縣境稱絕險長年過此皆步行別倩土人操舟呼為龍子）

船謠

船倒發平明緘口作啍子摎人以釜語絕似灘有耳
彎彎緜竹子槳手不須搖捎空曳長尾閒煞兩頭招
貯我竹上衣爲君護行李不怕水穿舟只愁停十里
斧柯特一隻滷雪肩一囊送君千里行不特薪與糧
官船無百斛民船買清流清流底窄窄爭若七閩游

候官客舍送沈南蔚還鄉期仲春再至

荔陰燈火惜居諸閩樹微霜歲又除十載不辭三度嶺
一歸真抵百傳書帘舁下篘春前釀圃摘包山雪後蔬
此樂已輸君獨遂聽鶯懷友意何如

聞杜鵑

先春歸思不可束又見春妍到翠屏榕葉亂山新客路
杏花小雨舊旗亭紙鳶墜陌兒嗔綫粉蝶穿衣媍踏青
欲趁遨頭消白髮子規啼處十分聽

閩羅海販紀事

兀幾物貢走梯航更爲姦闌榷外洋海若古來無互市
肯教桑孔筴扶桑
海王震疊巳多年安穩魚龍溯夏天一任插花帆歷亂
從今不駕趕繒船（海艘出洋以赦赤溜夏爲候趕繒船號插花佔帆也）
市令今年勅罷初山閒麋鹿網應疎始知關外籌時策
不入中朝平準書

送孫子歸錢塘省親即赴中州觀察幕

青髩無嗟作客多鄉山此去好經過到家且慰看雲思
去國還爲陟屺歌汴水垂楊秋更遠梁園修竹月如何
七閩雁少休傳札子亦今年返綠蘿

張中丞後院牡丹山茶大放客既醉止再命家樂
沈沛洲錢蒼洲同賦

錦障春三月名花畫一庭坐來紅映席飲有玉爲瓴幕
府偏多暇芳筵不順醒往時刁斗地絲竹隔簾聽

感禽作

女牀丹穴千霜閟吁嗟神鳥不復至天長地濶海山寬
飲啄尋常滿塵世高林日出翬飛翻物各有營寧足異
鴉能司愁鵲司喜喜不汝賞愁汝避晝眉解學應時妝

錦雞舞文亂丹翠綠么倒挂竊佳名鸚鵡工辭得人意
但蒙珍惜便樊籠不少香甘落廚膾下田黃爵自紛紜
得粟鶴鶉爭瑣細溪邊網去鴉銜魚渡口漸殘梟喋螢
旁覷秖慮弋者慕後掩忒恐兒童伺金眸玉爪爾何爲
罔顧摧傷及同類盤風捩翅隨所觸斯須毛血灑平地
自甘身作韝上養搏擊酬人難數計鷓鴣苦語莫相猜
鵰鳩頻催歸去來鳥路之險險如此山梁雌雉真時哉
滿邨戴勝喚桑婦到處布穀嗔污萊人生何似食力好
二禽解事使我顏爲開安得花間關聽日千迴汝啼一
聲我一杯

六月十七日夜使院登樓小飲

憑欄借素心畏暑謝巾韈望遠以當歸迢迢念吳越稍涼清輿來流雲淨天關厨有未眠嚢呼童理殽核月過故鄉山人看異鄉月今宵不共飲枉白數莖髮

暮抵湖邨

日下衆峰暝一嶺高未晦但見颷狄出復沒松竹無風靜如睡前邨鐙火紅踈踈夾㳄柴門暗相對僕夫未知投宿處先覓酒家拚一醉

江山縣

螺江濤沸日鳴鏑止西東廢壘今猶見孤城半已空樵行官廨路角吹女墻風生聚虛談易蓬蒿歲歲同

柏

連邨柏子白纍纍馬上行人指作梅小鬟坐樹子落地紅板橋邊雪數堆

生事無如種植良年年活計候嚴霜不知太末千株柏底似成都八百桑

輿中

筍兜三百里流目已千岑小雪無寒色長亭有緑陰水思王宰畫山約客兒尋（客有訂來春武尺之游者）自愛錦囊句都非勞者吟

桐廬

粉堞紅亭相對閒數峰西拆俯滸溪前坡隱隱谷樵響隔水明明溪女髮古來不見日墮地 江派有時民徙山欲問桐君逆來處慕禽無語掠波還

重泊七里灘

兩槳南浮記隔年賦歸還趁橘香天數鐙紅簇漁爲市一䖝青低月到船衰鬢未堪瀧水照古情空泝釣臺懸家山已近風休起最怕江聲攪客眠

庚午夏首伏枕之次感夢歎衰誓息遠游會三山故人中蜚語待罪力疾往視誼不可已式護予以息游名堂而僕僕不止亦愛我者各言其意云爾作斷句自遣

生作勞人莫問天不農不仕不商屢婢裝藥裹傴扶杖尚有關河未了緣

船艙伏枕向閩天病婦丁寧各黯然送者未諳游子意此行不爲買山錢

逆路誰云黑如漆早承神語示前因浮生只有三裘葛更以今年報故人

寢尋半百又過六記得芒鞵幾緉無二十四年彈指去分明桑海識麻姑（自賦遠游二十四年矣）

息游曾署草堂名花架筠闌次第成一度辭家一惆悵白頭猶自負鶯聲

交知歷歷半凋殘欲似當年取醉難芍藥荼蘼都解笑一春纔得兩迴看

擬將萬卷送居諸不柰跧跧走蠹魚底事差堪慰衰眼

兒能添購舊亡書

修名不立歲如馳合掌空王作導師禪版軍持吾已辦
家人未識有僧知

夢中說夢或非真自古彭殤總一塵他日相逢五十九
不妨呼作再來人

闕泊口號

不仕不商持底物道傍訝我出關遲殘編小硏都無稅
津吏猶譏藥半磁

兩釣臺歌

王孫擲竿走雲雷埽嬴蹴項何雄哉至今有碑識釣處
時見少年相狎來客星被裘隱大澤一犯帝座辭氛埃
富春祠宇插天起行人齊肅瞻崔嵬欲知出處誰高下
淮水桐江兩釣臺

梯田

都市人沽水山家瀑灌田虛無萬珠落蓄泄一梯穿此
日農情暇長時地力堅未應呼瘠壤生聚亦千廛

白槿

背時顏色數株斜忽湧相逢野老家過客無心問香雪
滿山爭看杜鵑花

題杉坊亭子

此地成三過雲山亦往緣戍樓多在嶺郵屋小於船樵
笠杉坊雨僧茶竹下泉相逢渾舊識旅跡感流年

漁梁嶺大雨宿山家次日夜達浦城

我宿漁梁頂驟雨喧萬瓦昧爽水入室肆翁已濡踝奔
騰百泉涌四出瀰原野整裝欲有適聞道不可假輿子
槃跚行僂如飲河馬揖偃橋上客狎險忽橋下前郵蕩
爲墟漂棲拾戍把燎葦遶山縣遥遥浦燈灺褰裳卬獨
否郭門無渡者慨焉念吾土冬春繇霑灑人行川澤底
農耒逝將舍安得鏟諸嶺迴流浩東瀉維耦占十千田
歌賽秋社

戲爲短章

粉蜨飛作雙墨蜨飛作雙花蜨亦作雙黃蜨亦作雙各
有花間采香伴攔入東風忽相亂君不見山中鳳子大
如輪高騫只與偎人看

燕齊詫蘋婆閩粵誇荔枝滁頴說櫻桃吳越矜楊梅四
果含英不爭美一一芳鮮芬口齒君不見託根未可傍
亡人橘有踰淮化爲枳

次韻尹侯感蘭

芳草年時有舊郵移來何事恰當門累臣去後花含淚
不是淸宵玉露痕

烏石山同尹侯爾修

人煙忽在下樹杪一峰摩天寶前聞幻（事載歐陽詹記）淳熙往
蹟多題痕殘綠蘚（時黃諸葛偁紀游題石壁上）倚處隱青蘿代謝總
陳跡臨風聊復歌

縱目宜新霽憑闌盡衆巖空青終不了遠翠亦相銜早
秋喧農刈秋墟疊估帆探奇更何處西照滿歸衫

廢府

穹梁九栿承華榱豎子何知高則危謠指原非魯元壻
大言乃似汾陽兒西家輩女變老醜效者尚有東鄰嫫
蒼生喋血幾千里降幡無補徒爾爲鄭生巳亨横不來
尸鄉授首真雄哉胡然詬闕不自縛棄街夜走腥風惡
真王鐵券銷爲兵從事徒資閭巷嘹五羊六詔等一轍
一約絲得幾時樂莫雅飛入舊妝樓翠瓦斜陽紅一角

贈雲客

海國遺文散石倉遠尋桑苧但斜陽百年圮壁三峰火

五畝天留一草堂暇日著書綈几淨晚風吹箬荔陰香
佳吟記把流傳冊已算相逢二十霜

次韻尹侯見贈

僧房窄於斗桃笙汗如瀉故人來好句颯若朝雨灑未
礙趨吟淡風格壓里下久客厭侯鯖餘年思菜把非子
道趣深予懷向誰寫一竿逐釣徒十畝並桑者還山秋
可期塵鞅誓今舍試聽乞食篇何似田歌雅
世事猶狂瀾自古無停瀉中有萬鱗鬣排擊互噴灑君
息漢陰機抱甕甘林下波驗長安奕郎書時一把朝研
畫難工暮嫫不堪寫明明前車轍舉國誰知者遐哉栗
里篇三復詎能舍託興記桃源雞犬亦魚雅

三山歸棹贈尹侯

昨夜夢歸去衙門多落楓關河吾早倦耕鑿爾能同千
里一明月孤舟兩病翁裝輕可並載藥裹間詩筒

黃山口觀水

艤舟黃山口水清山復高山高纔百仞水清鑒秋毫沙
圓若引鏡石東或容万竹影漾微風漖紋與之遭至潔
不可涴於焉息柔篙尼父嘆在川莊惠觀於濠聖達各
有寄即景意已超吾亦喟然去嗟此別山坳在山永不
濁出谷斯滔滔

將抵延津

此路難忘水石艱篙師終古狎荒頑連峰有戍倚坡眷

盡日無人行樹間溪畔不曾逢釣艇酒家絕似訪神山
南飛鳥鵲知人意催上沙頭月一彎

建溪道中

鳥語花香妡林丹露白秋薄雲茅店出斜日蔗田收鏡
裏船如畫峰腰客倚樓南風忽不競吾意正遲留
前路屢如斷舟行幾滯淫看山宜上水過纜愛清陰靜
得支頤坐閒爲抱膝吟幔亭惜未陟心雜媿偎岑
鷓鴣如惜別相喚最高層是處山堪買頻年興已乘花
牀建溪估茶舸武夷僧分得一肩去何辜好事稱

過黯淡諸灘述險

碧海浮南極連山聚一隅雲根蒸曉霧乳竇泄秋腴下

塹千絲組噴沙十斛珠翠雹驚屬玉紅濺落茱萸憶昨
涓涓響終看淼淼趨嶯流銛鍔鬬列石虎狠俱偃客棊
難叱生公法未乎灘行遊處險檄澗此程紆有觸皆三
摺兼風敵萬夫篙師渾慘淡鄰舫皆攙扶纜急愁如綫
檣停迫屢呼松門人境杳艸背戍樓孤（松門艸背並灘名）戰栗
將軍畫（玉山樵人過建溪詩今日建溪驚恐後李將軍畫也應燒）分明蜀道圖更傳
林伏莽猶警夜吹蘆尚擬詢名跡誰能抑畏涂平生吾
汗漫蚤歲閱江湖忠信頻操涉神靈定有無歸與秋未
晚不爾徑將蕪荻港初收雀煙郵正網鱸幾時鄉女棹
把酒聽吳歈

偪側

偪側南艖久山今不耐看近鄉逢越髻（建溪以北婦女多越妝）銷
日譜閩蘭筷掛須移樹鷗行亦畏灘晚來應彈蠟沽酒
話平安

山中霽發

長空媚新霽水石盡清妍野鹿行樵磴饑禽下碓船亭
依山翠仄蹊掛竹陰偏中有逃名處棲遲憶谷賢

晚憩田家題壁

偶步信阡陌愛玆風日佳天清來雁字峰斷補松釵野
渡兒撐筏郵扉婦縛柴也勝車馬路塵土涴青鞵

桐江

初日欲出好鳥鳴野煙中有曉光生山態女兒梳綰潔
正照桐江秋水清
高下疎林斷復連橋香清絕散吳天秋山九月寒猶未
樹樹蟬吟到客船
指點新潮拍岸痕富陽風景似山邨半紅柏葉將黃柳
不許斜暉到縣門
艣眼帆拄遠鷗隨付與南風自在吹翠岫渌波三百里
扣舷歌罷月如眉

重題釣臺

淼淼煙江歲再經荷衣箬笠拜孤亭人間何處有漁父
天上至今無客星五嶽未如雙石迥三公只似衆山青
勞勞舟楫誰同艤一掬蘋香薦晚汀

秋錦山房集卷九終

男潮借謹編

秋錦山房集卷十

古今體詩 共八十七首

奉簡徐大司寇八百字

昌期五十載聲敎朔南訖　今皇神靈姿馭世用經術
登三益鴻朗文治冠忠質璧府燦星辰秘簡森甲乙甄
唐貞觀年駕漢東京日維時簪裾儔衮衮多俊傑靖共
百職在稽古尤矻矻倚相號多聞茂先矜博物麗辭揚
馬賦鉅手燕許筆作史推三長懸書購百鎰才難自昔
然世盛那可遏衆美方駢羅於萃必有拔峩峩司寇公
虹氣吐玉窟翔翥青雲上風誼環九列臺霜颯封版典
禮陋緜蕝聽棘慎持平穿使網疏濶子輿陳堯舜杜甫

期稷禼游歌音乍矢明良德乃一棣萼古來無黃閣並
紫闥鳳雛壓均垍援武圓宮緗人瞻金鑑迥公持敵器
溢道廣羣賢歸嶽瀆收潦埕論文韓歐陽水鏡析毫髮
撰著特餘事崇雅浮必黜注思泉出泆落紙箭辭筈曩
者　寢居暇勅灑尚方札似董談天人異賈對宣室賦
詩袖倚繡隸事席屢奪　當宁動容久謂此今罕匹璇
題寵錫珠龍拏勢蟠鬱光燄斗牛傍海寓兀昭揭問公
何能爾二酉囊所括鄉嬛碧於黛冒樓摩翠樾貫穿五
千春旁午十萬帙迢遞溯結繩稗乘采季末汗牛及完
整削棗補殘脫侍史識部署香氣雜芸苾笑比鄴侯架
牙籤插如櫛憶昔歎橫流藝圃幷淪汨玉笈散奎章柱

下莫能述故家所藏弆過眼雲霞沒微言闕絕續爲儒
等饑渴非公秉專嗜文獻或澌滅旁搜未見書再拜上
諸　闕恭逢右文代懷寶寧自暱細旃橫乙夜函開
至尊悅　本朝樹立遠損益視前轍　寶訓垂琛琅金
枝譜瓜瓞三館既弘開四部亦儼設煌煌大制作紀載
恒手栗非公習掌故何由闡特達討論春復秋照耀謨
與烈濟川帝所賚不獨借黼黻庸夫闇自量以蠡測溟
渤臣心徹霄漢妄謂素可湼詆語不留饞此事古今絕
始知魚水合中自清媒蝎卷舒與時偕歸夢殷吳越緬
懷知遇隆未敢問脂秣慨焉松楸思精意通恍惚去國
豈　明主陳情婉以切還山雖得請故事做君實嚴裝

書局隨十乘星郵秩編摩凜　成命乞身匪自逸展墓
埽豐碑綠野不違闊襟帶三州間螺髻兩崒嵂公登莫
釐峯縹緲映樓桃側聞著書處幕捲煙波豁幻跡訪林
屋靈威語荒忽自有子雲亭那用探禹穴追隨記畸風
醴席淹累月近媿蘇門六遥慚建安七殷勤詠白駒忝
竊需鄭驛自爾別名園星紀周何猝幾度清光來尺素
扗蓬蓽嘉招愜所慕菁華奈銷歇便擬一褰裳稍待南
風疾七十二空青三萬頃如雪從公坐銷夏客子願已
畢其如蒼生何急望謝公出

重五日同沈呂諸公登縹緲峯舟還值大風有作

酒闌同問好湖光節瘦衫輕小作行競渡土風沿楚澤

登高新例屬端陽松間自古天無暑檣底隨人佛有香

七十二峯纔過此何峯看到橘初黃

叩舷晉口渌初平涉險頻年到此驚絕似颶風吹海立宛垂龍氣卷帆行無邊白浪還無恙再看青山是再生

一舸輸他范少伯鏡中談笑載傾城

山史別踰十載聞届七秋不獲涉江爲壽爾盜懷想賦二章寄之

羨爾行蹤著處堪短長亭有異書擔石渠合貯斯人易野史曾聞信口談名士六朝誰伯仲好山雙屐盡東南

料應七十顏如昨喚作真隱也不慚（先生曾自浙入閩近聞游寓白下）

卓可施巾櫂可呼天隨栗里信吾徒尚能桃葉清溪載那便香山皓叟俱百四十年須再數（用一日如兩日語）五千三字好重摹不知如此稱觴語博得當場一笑無

題裘殷曰陶然圖

督郵不至今不返當時所見亦稍晚後來多少折腰者歸去來辭那著眼裘子未官先愛陶圖作陶然身在卷少卻彭澤八十日百歲贏他酒千盞若須爲今始翻然舉似解人一笑莞陶公生今必然裘裘能然陶意何遠陶耶裘耶姑置之又恐他時捉鼻呼不免

夜坐湖樓讀山劉介山詩狂喜不寐口號三絕句

眉山風格久迢迢作者相憐隔幾朝已怪同時況同甲青楊何妥白楊蕭（介居相鄰近）

湖月滿樓風滿窓把詩真使客愁降夷光鄭旦一邨住誰道傾城不作雙

從來詩律細于軍對壘相持事少聞天既生瑜又生亮旁觀有客要三分

東洋黃菊五月放花次韻愷似

先秋的的認珠方開値江邨罷采桑孤賞不應招熱客背時無意領嚴霜桃笙五月登高夢海舶東風去國香誰道北牕陶令穩繞籬添得一分忙

何假偎人頭刻方黃花新種出扶桑移盆便覺林無暑插帽翻驚鬢有霜未許茱萸輕作伴竝來蘐草欲分香塵喧不到餐英處此日公家正放忙

柴扃託跡定何方曾向蓬萊閱種桑畫手譜添纔數本賈胡裝到已三霜檀欒顧影如懷土冷淡離羣獨抱香銷夏不須傳好事惹他蜂蝶綠陰忙

雪後以家釀一甕貽蓴山子

市塵喧不了雪後得稍靜吾樓俯平野積素見百頃竹樹恭奇態幽意誰能領惟有蓴山叟孤懷配清冷子無棹梅蹇我怯汎溪艇聊貽一尊酒其色與雪等世人方大醉不許汝獨醒

題查庶常寫經圖

筠籢焚本展烏皮夢語親聞醒不疑絕勝眉山歸蓝版前身君亦戒禪師

霜毫呵凍日千迴記取圖中幾樹梅願力到時香撲鼻
開顏眞見雨如來
點畫莊嚴非世姸坐看書水茁青蓮金剛杜詫倉曹本
只倚山陰碎壁傳
爲母寫經朱長者爲父寫經孫元忠未聞再歲悲相續
淚墨平分七卷中
前朝官紙膩於緜京國攜歸事偶然一部覓來無剩幅
天教恰稱貝多牋
讀禮三秋別 禁廷曉窓虛白夜鐙青但持佛說安苦
由悟得西方有孝經
散禪入聖不堪論雙井評殘後起尊單指寸金裝背好
它時法藏莫輕翻

謝江郎詹事惠花源茶

江郎先生別來久好秋忽枉東湖書瓶罌續續到几案
貯香萬葉皆雲腴我昨爛醉金粟底正苦煩渴何由除
坐思七椀沃氷雪亦待六班消夢餘感公遠寄若有諾
內媿解事非劉盧蚌珠蟹眼吾手能汲煑不須蓬首奴
嫩欺新蒳清頻芷笑擘墮月輕醍醐人間萬事當厄耳
快意一啜平生無公家草堂西溪曲見說茶畦亘山麓
翠華曾駐侍臣莊春痕早破槍旗綠 宸章晝開五
色霞花源作額摸龍挐巖端草木盡承寵此茶亦號花
源茶流傳但詫遭逢異公猶不忘山野味君謨小龍何
足云甫里閒園猶可記近聞命客寫生綃卻令茗話添
佳事西溪香雪萬株春有泉繞屋清且醇吾衰自采蕭
閒身明年甌臾趁漁栧青鞵布韈隨茶人火前更請三
百片得髓望蜀公毋嗔

題江郎蔬香圖

卉物年年紀 帝家歸來爲圃謝繁華移根想帶金莖
露時見蔬坪作異花
雪菌霜菘一番新小巢嫵媚別風神大都名士耽行菜
是物元憎肉食人
步屧曾無棘蔓侵晚香籬落足幽尋不應閒卻爲霖手
只與家園溉綠陰

題高詹事北墅梓花行看子

朗吟北墅篇三十二詩竟此畫乃一詩寫豔亦寫勁夏
陰翻紫脂似走雙篋鏡照水宛初沐隔簾猶半映開好
落更佳昨夜南風橫游魚香在沫低蝶紅黏胻眺茲後
春華不與衆芳競主人琴酒暇次第箋九命見清異錄前諸
姑置之重翻續佳詠

入郭逢杜湘草

別後清淮照夢頻郤來吾土傍松筠休驚白髮三千丈
已判青衫二十春屐底誰如浣花叟飲中猶記謫僊人
辛亥都下誤別君尚能說憶指數坐火某某如隔宿事 酒船擬著芙蓉檝莫便新
涼又問津

俞體仁爲予寫照贈以詩

寫貌不寫韻后山訶六一對面或然疑明鏡著紗羅取
神不取形周昉畫李白灼灼凌雲姿曠代猶可識二事
判霄淵相去非纖悉此理奪造化妙手天所惜但看晉
唐來盛名堪指歷迢迢將失傳俞子今挺出慧業本三
生聰明冠儔匹擁書書萬卷賦詩詩滿帙却現畫師身
掉臂三祖室七齡嗜山水落紙衆辟易東髮師謝叟傳
神乃無敵硯奩所到處名流爭側席畫殿版築人畫漢
羊裘客瀛洲才聯翩褒鄂氣英赫橐端玉山楷頰影肖
州軾置之丹粉間差配君手筆固宜斗箭兒十請無一
符見畫久思君解后未可即太史用意佳（謂查悳常）不令交

蓋失自笑氷雪裹面作田父黑世路轉蛻蜕何處寄吾
跡乞君好青山聊使形影適君畫雲霞高吾語蛩蚓溢
申章不能已又媿涴來冊

題徐淮江遺笏圖

籤牌萬插風鑿鏘（見陸魯望和皮襲美二游詩爲徐氏作）古紋鈿錦開笏
囊人龍之姿見吾友翛然特立何堂堂魚須尺四非近
物鵝裘貂帕聊時裝我來展卷欲頂禮中有祖德丗于
霜尚書風節炳寓宙正值海水塵飛揚手版倒執何當
百豈復姓字留縹緗君家此笏獨不爾曾與日月分晶
光閱孫讀書識根本玆圖託意深且長鳳雛嬌小纔亞
膝銀鏤三寸弱指將已聞一目十行下詝看書思登廟
廊崔韓遺事堪鼎立以椙置笏珍家藏臣忠臣良各有
遇祖忠亦願孫爲良偉人流風奕葉彰是父是子天所
臧何須相笏論興廢此理不待參軍詳

爲錄師高錫純題照（畫老子出函谷關錄師侍車前受道德經）

五千親授意如何衣履平雲紫氣多君是再來關尹子
笑它壘礦說籠鵝

歸夜

塵緒牽人覺暑長歸來三徑恰新涼溪風正掃竹間閣
秋月平添籬外霜好友招尋年少事異書談笑夜分篇
而今幽興誰堪語臥送清輝過短墻

題查德尹戴笠圖

朝市何人此蕭灑山林無汝好須麋行藏自笑難憑準
筍笠樓蓑任所之

過護珠精舍贈定公

早持半偈了三車佛日何須紀歲華清課有時繙貝葉
真禪無意艷袈裟栟櫚坐月池開鏡笷竹拖香晝雨花
蓮社莫辭還往數虎溪佳事到今誇

沈耿巖編修見訪不飲別去

渡頭渾不埽雙㦸破溪痕于適粗荒圃君來問小園閒
因辭祿早名以著書尊別久煩相憶千秋擬共論
鍵戶銷塵慮開懷對舊知子雲非賦手中壘是經師紅
葉如花夜明蟾半鏡時卻緣聞笛感尊酒不同持（是日有笛）

卷廣之悼文

題朱檢討小長蘆圖五六七言各一章

語婦卷朝衫呼兒縫袯衦家江何負君疋練澂秋曉

鷗路最宜略彴葦間不怕迷津已解金魚换酒有無入

餌霜鱗

偶從暇日小盤桓賺得人將世外看自愛手中無俗物

不拈班管便漁竿

審山之陰近年有老叟手鑿洞門居然别一丘壑

壬申九日偕湘亭碧川卯君兒潮偕往游次碧

川韻

捫蘿不與昔游同别岫俄看有嵌空背市千霜無屐響

好奇一叟得松風横斜洞口苔三折小綻巖腰菊數叢

不擬更尋高處飲恐添憑弔夕陽中

亭午微暄晚乍涼坐隨秋草與何長農情盡愛重陽霽（田家以九日不雨爲冬晴之驗）雁羽新辭直北霜衰鬢難簪萸解笑塵

纓不濯水留光已拚人醉月東吐歸去柴門非兩鄉

傅恭人輓章爲江邨詹事賦兼用奉慰

十年象服配垂魚何意歸田冷珮琚想對屏風悲卷箑（元微之悼亡詩竹簟襯方茵未忍都令卷憶昨初來時看君自施展又七字亦悼亡詩滿舊屏風也）知

輞水誓單居開雞記趣承明直樂棨看緗秘苑書欲紀

同心貽女史但拈班管莛欷歔

答徐丈迪山

寥寥三萬六千日一别如何二十霜公府不逢徐孺子

松筠竟老孟襄陽吾輕遠道游堪悔君賦衡門興最良

猶有向來吟醉地幾時相見話耕桑

題立三詩卷

髫年敬讀半完什晚愛魚山伯仲詩蘿屋一編三世矣

相逢莫笑鬢如絲

束笱寄子纔破臘木蘭舟約早春開重吟細把梅花底

猶恨詩來人未來

二月八日聞元墓梅花盛開自胥門放舟至木瀆

先得三首

二月芳洲試槳牙遠憐香雪萬株斜春山亦到花時好

不遣浮雲一抹遮

碧紗窗子小紅欄爭向胥門喚牡丹（吳船有名牡丹頭者最宜游事）行

過横塘宜野艇一分溪渌二分灘

郭門纔背軟塵稀欸乃聲中看翠微未到花間先一笑

船船横插柁樓歸

漫堂中丞留集使院梅花亭子即事賦别兼呈公

子山言毘陵邵子湘十韻

使院一亭迥寒枝四望開晴非桂林疏皺有會稽苔野

屐春難到書牀晝許陪頻教香茗换更遣綠醅來蝶翅

從沾粉鶯屏與障埃邦人話清白公意祚蒿萊郢曲傳

家帙毘陵詠物才醉吟方未已斜照恭相催山句箋猶

溼（公出示靈巖元墓看梅詩）花程棹却迴參橫雙翠羽今夕夢無猜

和溼堂中丞春日過靈巖元墓看梅韻

香逐好風南溪光遠近含入春來佳日滿郭外晴嵐我昨芒鞵結 公先畫舫探粉墻留墨處吟罷後游懸

梅轉隨輿子斜陽未肯沉怕開初弄蕊靜似不絃琴送客枝宜贈穿松徑屢深政成銷暇日眞見古人心

元墓靈巖麓移舷湖一河法曹佳話遠開府勝情多承蓋山如笑行廚鳥亦歌昇平諸父老歲祝看花過

一郵還一塢塢斷總凝香地昔留 宸藻僧今護桂房定知驄馬駐遥接斗牛光七十二空翠將迎在隔洋

好事吳儂劇花前更種花盧樊茅舍側移圻小盆柯炙

露丹留訣（時山中製梅花露）連山市不譁還須石湖手九十譜寒葩（范致能梅譜有九十種）

游篋盛虎山試數一旬閒洞口迷漁叟風腰見小蠻衆芳公不問高致月同還嗤點流傳賦空持比玉顏

送王令貽進士赴選北行

有腹日貯經與史脫手遠追韓與蘇天許斯人擅千載不教出入承明廬小鮮試割久需次今厠選牘趨九衢自昔邑宰多文儒通者銓法非一途時清 主聖財用繁上不加賦窜勸輸籌邊策荒政所急官賞不以資格拘富兒裝金走粟綰腰章衮衮照路隅軟紅解后應自笑未笑仲由輕讀書古來循良何代無時論謂之拙且迂使民如羊誇卜式膏不自潤嗍君魚平明束帶謁大吏午夜筭課稽錙銖自餘搖手勿復問下有疾苦當誰呼賢雋作吏與衆殊堂如單父野則蒲況君四十好靑髩暫寄百里猶權輿眼前噲等不足數跨馬徑出毋起趄憶陪文讌歲再逾錦囊錯落百斛珠願隨下上極正變一振絕唱開羣愚君今往拓濟時手此事寂莫嗟吾徒東西南北君未定離懷百結何由攄長才不爲簿領困公暇詎使吟情踈我從菰蘆日傾耳更篋新篇遥起予

題希文詠蘭圖

國香國色兩心同摘罷微聞翠袖風底羨侯家開滿樹

帽檐長記拂春茵

瘦沈何因減帶圍客傳消息是耶非（德尹爲予述圖中意）楚天一片雲如昨莫悵僊帬化蝶飛

題趙松雪五老醉歸圖

飲到斜陽不願醒馬蹄猶戀短蕪青林間寄謝提壺鳥請看山僮絡臥餅

春來萬事添惆悵看畫翻欲美好春不是太平嬉戲日花時那得五間人

題奇峰畫册

蠟屐何如落墨閒春山皴罷又秋山千巖萬壑吾曾到銷向都梁一瓣間

北苑峰頭思訓水范家雪底巨公嵐滿城不識臥游子除却橫琴無與談

看新漲至橫山

十有二旬河圻底宵添丈水一溪渾了無沙背眠鷗處忽見楓腰繫纜痕野老桑田元近海詩人苗裔尚成村頭況之暫來未抵誅茅得日看雙峰翠掃門後居此

希文留飲廉讓堂邀同瀫岳並觀新什即事

慧業文人樹繞廬流傳好事十年餘異時輞水看圖畫廉讓堂圖此夕荀香近客裾一里郭門遲下鑰半窓弦東井作月迫臨書酒邊搖筆今衰嬾醉把新篇又起予

題希文觀瀑圖

萬斛珠璣不可留水簾一折一峰秋人間日見江河下放眼來看最上頭

嚴示恭過予剩舫別時賦此

草草分襟十四秋再來猶未雪盈頭賦詩書竹儘能事越水閩天多壯游高藝可爲知者道閒雲終戀故山幽青春吾定鋤園暇有意相尋理釣舟

西畯見貽宜興自斟壺二把詩以酬之

期君花底醉梅蕊已如菽雨壺來有情催我釀缸綠受酒不及升樂飲貴無算一客持一壺不待僕夔勸燕銀自言好與錫乃下之捋沙吾愛汝要與瓦盆宜

題貢九索句圖

索句何妨得句遲正須紅袖立移時惜無副紙留箋底付與香奩客未知

答東梧餉酒榼

冒雨青絲絡高懷不暫疎郭門肩致遠花底夢迴初家瀍傾吳釀春鮮壓蔡魚園林新日記佳事爲君書

留抱子東梧爾修小飲城東草堂

借圃辭剝啄舊雨恰宜人肯命巾車至無嫌市酒新落梅零剩水早燕訪承塵野馬東風路多應負好春

遣鴞

二月竟陰晦春陽失杲杲向夕恭蕭颯垂雲幕林表翠動此焉息俄聞惡聲鳥天清匿何許月黑啼偏早黯行

謂得計豈暇擇枝繞嘉林獨無種少孫語莫考幽風嗟未已楚賦愁不了郇公非曠達賴有長源矯妖祥寧汝入耳故甚惱大鈞所鑄萬雛縠日膠擾翔伏昨使然此理可戶曉奈何羣陽剝百怪出幽窅或嘷反矢射或蘊良田槁鬼車載鬼游聽者驚欲倒運日挾其婦十步殺野草造物畧瑣細若輩尚逋討儇儇挾彈子悻悻若族老吾欲導以機恕爾咎猶小終亦不爾私出城勿待卯

重過冷公菴

冷公菴柳二分綠已作毿毿若小郁猕背女牆除圃淨不持僧鉢閉門高茶泉待雨無煩汲階草承趺亦未薅

曾記冰邊扶杖別鏡中新長半漁簹
三生了了夢華胥一笑重尋佛子廬知爲客來添劚笋
且從鄉法戒燒豬風翻氊東時黏絮雨過桃花去灑蔬
白首相逢猶未晚會看松到十尋餘

懷山劉滯閼下

莫鳌嗜翠客分手烏集軟紅君再麾未定菜鄉堪秋米
欲廻斯世入弦歌無懸溷氏有春色瘦馬瘦僅今甲科
何日錦鱗三十六郎書消息寄煙波

韓子蓮寄示近刻代東却答

隔樹查查鵲喚眠俄來詩老削青傳家仍吏部文章喬
手續冬郎甲子編美不入宮寒翠袖聲將放鄭得朱弦

衙門它日尋苕霅與盡青山也繫船

溇堂中丞屬題松間小照

朝倚碧油麾走牘如流百城事暮繙古錦帕曹倉陸巢
在胷次佳山入吟草瀑指匡君花鄧尉賢蹟禮荒遐不
施褐劍無呵騎盛名爲政與俗殊楚尾吳根謠且記鶯
溪一幅吾眼明畫手傳神寫高寄未了謝公正岑心似
間勾曲松間吹建牙赫赫世有人請看圖中千載意

小雨集山房分得芮字西山坤釜衙峰同賦兒瀏

偕繼作

門斜踏青路來屐正蕭辰花後花前雨溪南溪北人九
旬同蜀漏一甕壓滄春西山試予家釀絹似滄州唐人呼酒爲春坐憎連天
菜迢迢濕錦茵菜花爲雨所敗望

次韻晉民題坤釜新齋

山林朝市各生涯小築藏名亦復佳未愛洛人求一字李約之事
恰如夔府換三齋後山倚榻清堪詠寶晉評書屢
必排最好舊樓新月轉隔墻梧竹到空堦書齋至是三易舊栽梧竹秪隔一垣

計希深過草堂即送入關時與許廣文不棄先後

行落句有及

到來便指閩南棹話別匆匆話舊餘僮僕水程山驛遠
愛他蘭茁荔香初勝游入畫迷僊悞名士逢裴問父書君手挟尊君遺集鐫版初竣
更與招尋文酒伴有人相待紫藤居紫藤書屋不棄自署

電發檢討以所作墨松索句

虹亭筆墨無不好以詩掩畫誰能知偶寫玉山敛落句
流傳今有畫中詩

次韻竹垞檢討贈補雲

秘軸宣和四十人故家蒐訪未全淪力翻時輩追前哲
絕藝今歸物外身山水多宋元人補雲獨擅之
不是天機不易工溪山林屋想遺風百科三招渾閒事
拭皆看君尺幅中

題灞橋詩思圖小照爲竹垞

驢背尋詩正朔風漫天飛絮一彩紅營丘雪麓無顏色

但寫寒林欠此翁營丘有雪麓早行圖
曾向東華聽曉雞幾回懊惱雪成泥還山却愛連山白
夢得垞南萬竹低

題沈孟澤小照

以詩讚畫嗟已陋畫裏尋詩太科臼更欲道君意所思
吾言豈若君自知忽記草堂鐙火際若浮小舸攜琴至
宋詩一尺吳郎寄片帆歸急汝陽亭煙水匆匆成恨事
虎山畫來經十年吾思君今乃在虎山落筆前

秋錦山房集卷十終

男潮偕謹編

右秋錦山房詩集先徵士始丙午春訖甲戌秋所作也在壬子以前有紀歲詩七卷曾刻之黔中踰數載更手自删定所存僅十之七矣癸丑後間有繕帙而稾草零紙散軼殊多潮偕從敗簏故篋中捡輯合之舊本得詩一千二百四十一首為十卷先徵士少壯轗軻年三十二為負米計自國門而外雲朔河濟江淮黔楚以至晚歲客閩其間家居特四之一耳是編即以行止出處為卷次而不編歲月者亦先徵士遺旨也至稾本中笠屐所過名山巨河奇觀勝蹟以及時事之可喜可愕有題無句或有句未成者甚夥嗚嘑痛哉追悼先徵士二十餘載間櫪馬勞勞時月多非已有意俟草堂成築將自此真可息交以絕游從容翰墨藉歌詩以送老而天不假齡若或限之者撫此遺卷不禁眼枯再淚矣外文集若干卷尋當編次續付剞劂康熙丙子重九日男潮偕謹識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一

詞一

疎影 黃梅

歲闌記否著淺檀宮樣初染庭樹嬾趁羣芳雪後春前年年點綴寒圃橫斜月淡蜂黃影長只傍短垣低護倚苗裙欲撚苔枝凍鳥一雙飛去 依約荷圓磬小剪來越鏡裏先映看嫵薇蕾勻拈細絞銀絲釵冷玉魚偏處還愁羯鼓催無力沸蟹眼膽瓶新注正暖香夢惹江南忘了隴頭人苦

暗香 綠萼梅

春纔幾日早數枝開徧笑他紅白偎徑曾逢萼綠華來

記相識修竹天寒翠倚翻認了暗侵苔色縱一片月底難尋微暈怎消得 脈脈淸露濕便靜掩簾衣夜香難隔吳根舊宅籬角無言照溪側只有樓邊易墜又何處短亭風笛歸路杳但夢繞銅坑斷碧

簇水 玉蝶梅

誰剪冰房層層疊就宣和粉灞橋客醉想蝶蹤低佪吟鬢消盡春烟水邏麴糝沙痕淨怕鳳子飛來難認 紋箄醒可還記參橫月落人去後空香徑家園最憶是第一番風信桃李那時年少只有琅玕並泚奩小浸晚涼淸影

催雪 紅梅

曲按江羅吟歌蜀髻翠羽不愁春淡訝瘦影無多遠村先見四百峰頭開處認蠟粉墻陰閒庭院雪香千樹爲伊低襯冷脂數點 弄晚湘筠卷正獵獵寒催墨雲遮偏又橫幅半窻夕陽微閃懊惱杜紅兒去便嬾問東隣尋疎豔總怪得石上吹霞化作斷魂風片羅虬比紅兒詩有紅梅一絕句

荷葉杯 晚泊

桂雨滴殘香陌風息畫船雙小姑窺客夕陽裏花底隔秋颮

柳梢青 懷友人在白下

春事闌珊日斜風細葉葉輕帆燕子來時梅花落盡人

在江南 晚來何處停驂攜手地王孫舊譜白下殘鐘青溪遠笛今夜難堪

西興樂 追憶

天街燈火繡簾重去年今日曾逢斜跳纖羅相思暗通別後雲山數峰悵離蹤鴛遊不再夢中芳草春雨茸茸

河傳 即事

愁絕難說且徘徊陌上殘梅暗催軟香作團吹不開紅埃那人兒正來 疎雨忽飛烟渺渺芳徑杳靡映青苔好碎萍穿鷗正眠柳邊倩郎扶上船

滿江紅 懷舊

過雨亭臺凝望裏開愁相接念滄溟塵起飄零華髮海燕雙棲回首處蘼蕪一帶傷心別看垂楊依舊滿東風難禁折　絲更理香囊結紈再紝湘裙褶想蓬萊初度落花時節江上不堪人正遠天涯又是春將歇記小樓西畔剪征衫前三月

水調歌頭 吳門酒家書事

晚雨颯初過煙柳趁斜風吳姬喚客何處峰影在簾櫳竹下橫闌幾曲羅襪半遮苔徑冷翠倚疎紅對酒竟須住枕簟小樓東　殘陽裏雲欲斷水連空清歌一縷何似蘋葉藕花中料得江邊漁唉定有尋香冶伴沿鏡亞秋蓬更擬淩波去兩槳試隨儂

滿庭芳 晚步悼王千明

野鳥驚心江花恨別不堪重對春光向來行處巾屐此難忘痛矣西州人去到如今空負林塘閒尋罷羊曇清淚淒斷不成行　漫看斜照外南鴻歸盡水遠川長正誰家橫笛吹徧山陽況是清明時節紙錢風零亂垂楊愁難說歌殘挽曲蒿里是他鄉

西興樂

小桃遮渡柳侵洲朝來無限春愁橫竹吹殘江邊甚樓溝水東西亂流錦帆收倚欄人在酒帘青處目送扁舟

疎影 秋柳

旗亭隴首正新霜乍點斜日風驟一片秋聲幾樹蕭疎驚心十里津堠行人欲折還教住為記得別離時候灑渭城朝雨如烟曾向畫橋分手　何處無情玉逆忍教一夜裏吹墮江口繫馬無人認取寒枝惟有晚鴉依舊相思最是鴛鴦渡應漸冷碧紗窗牖縱待得來歲春還只恐那人腰瘦

暗香 水仙

秋花過了對滿除殘葉雙鬟催掃試卷重簾別有幽香送晴沼漢口烟波正杳況洛水微茫難到想羅襪定怯深寒戀此一亭小　清曉為誰好待翠被香殘冶妝侵早下階一笑摘取憐他鬢邊最歎冠送欄相映應不比鏡中低照斂溜也斜立處更須悄悄

東風第一枝 正月十九夜汪蛟門喬石林兩舍人置酒都下寓齋二鮑錫鬯穀梁湘草同集看燈上美人

燈市人疎酒旗風靜上元時又過也晚來一段閒愁喜值舍人清暇茗香初泛更新釀如澠堪把看內家烟火新詞題徧水精簾下 汪舍人有寓直觀禁中烟火長歌　縱頻醉禁中杯斝問何似竹西亭榭怪他江上春風吹入異鄉今夜蘭膏微閃有紅粉翠娥無價歎年年游子飄零愁見碧綃圖畫

解連環 同青黎綽雲彥吉小飲旗亭觀劇

冷雲吹絮恨片時遮斷斜陽歸路一帶寒沙貰酒旗輕

掛在晚烟疎樹小橋紅板曾傷別又底事玉驄驕駐怪倡條冶葉牽情春向狹斜無數　十二迴欄深倚有翠鬟如畫攜手堪賦笑語分明記得曾逢不省舊遊何處尊前畫壁重相見簾外辛夸如雨且休調鈿管銀箏只許鶯聲低訴

甘草子 題秋亭把書圖

青壁如此茅檐如此閑吟容四五葉秋聲兩三枝秋色石徑苔扉誰能問問底愛空山蕭寂纔到人間愁無數悔半生遊屐

貂裘換酒 和朱十

尚憶青門醉正鞦韆翠裙入望帝城桃李君向揚州吾

湘漢身與沙鷗無際感此日瓊枝先寄別後眠餐應似昔奈浮雲聚散傷同輩鍼未拆襟悲喜　頻年淚滴芳蘭悴況天涯歲華易改鄒鶴俱斂退谷僧坊留題處舊事淒涼何已若天意定憐才子潘耒查容無恙在伴竹垞老去同烟水楚江柳又青矣

又 曹賓菴用前韻見懷有答

為客心長醉感瑤華飛來天末報之木李燕市清明如夢寐人語衣香沙際誰解惜閑蹤萍寄丁卯烏絲今代好記驪歌次第喬石林汪蛟門輩黯然別暫時甚　蠻花樊草三榮悴笑蹉跎灌園人遠枯椊空敝中歲行藏須定着痼疾烟霞難已判便作樵夫漁子定續吾家盤谷隱

有未荒松徑鄰長水書再到客歸矣

又 寄李十九用朱十韻　安邱 曹貞吉 升階

潦倒壇松醉是何人單衣白袷維朱與李十日蘆溝橋下別上巳清明之際看匹馬蕭然高寄幾度見詩詩總好詠蠻花犵鳥無前輩石鼎倡誰疾喜　鷓鴣聲裏人顧頷問何如東華倦客千金裘敝身世頓成風六鷁不傳文章而已慚鹿鹿遂同餘子夢去故人頻握手送離愁一掬瀟湘水可想見吾懷矣

春風嫋娜 送查泰望任晉寧州守

正千林初碧鶯到山間對楚尾亂峰妍忽朝來見說使君西去留春無策又送征鞍五馬青莎雙旗赭嶺怕首

蠻童夾道看隨意輕茵柳綿外迎人空翠彩雲邊　風物滇南儘好芳甘無數綠波裏葉葉嘉蓮沙際市郭門船人家如畫半入溪烟桂笏西窗應多爽氣放衙東閣定倚新篇古來才子有碧雞作頌冉駹檄亦向南天

天香 為丘眘清題蘭花小冊

空谷無媒衆芳猶伍橫琴一曲曾寫梅子黃時他年長記拂擋翠瓷紅架數莖冰雪天付與送春鉏夏歎息管夫人後更誰點染無價　今朝畫圖重把展生綃乍疑香惹攜向風前欲動月中低亞一自沅湘倚柑恁多負芳叢小窗下無限秋懷為君題畫

綺羅香 桃源曉行同分虎賦

僧磬纔聞漁歌乍響一葉早潮催去背嶺人家雲碎著簷如絮記前度也趁鳴榔料從此仙源非誤只長年見慣秋山滿船涼翠不教住　好懷都付倦旅細數青鞵往事儘語佳趣除了江南此景總無尋處轉溪灣錦石分開又颯颯水紅花路甚西風吹亞霜砧數枝遮浣女

減字木蘭花 重經白馬渡

堤行徧記得瀟湘簾底見棹倚楓根客夢楊花共一村　鷗邊再宿前路分明烟水漾門掩清溪風起蓮東月墜西

風入松 午日垂虹橋贈雪明府志伊徵君同製

風波不放旅愁閑佳節闌刪五絲卻繫松陵棹酒旗青

且泊前灘斷岸烟葵笑客隔紗商女憑欄　水車千槳似湘沅昨有人看濛濛疎雨渾無賴小樓西一帶雲鬟料得石榴裙濕誰迎桃葉舟還

好事近 秦淮燈船

相對捲珠簾中有畫橈來路花爐玉蟲零亂串小橋紅縷　橫簫絡鼓夜紛紛聲咽晚潮去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

定風波 洞庭湖候風

南夢帆低北夢高篙師三暮復三朝枴殺祠前風浪緊遙問峨眉晴雪幾峰銷　除卻青天何所見山遠漁燈皃棚惚迫迫吟漫無聲光碎疊明月隔船橫笛可憐宵

南鄉子 憶頻尾櫻桃牡丹之盛追寫前遊因悼蒲菴考功各一首

風驟小篷偏淮雨吹花恰半船憶訪故人清頻尾齋前卧看珊瑚不著簾　留摘鳥啣邊細寫勻紅壓醆圓飽食令君顏色好空傳剩得新詞唱翠鈿 時與考功同賦櫻桃詞

又

沙白柳橋東問訊筠關第幾叢綠了蘼蕪歸思晚匆匆剪贈春痕一尺紅　汲水費連筒舊譜花師笑未工嘆息酒人雲散後屏風記點曹蜼小字中

百字令 題竹垞歸耕圖和原韻

彼何為者數過江門第恨人奇士朔塞南枝來往慣筋力可知倦矣弱不勝衣狂思搖筆隴上應無此展圖一

笑十郎聊寫愁耳　曾記細雨青蕪雙挐小艇問桃花流水本欲逃名名不去行徧山林城市子定歸與吾將作伴揶揄西疇事算來長策為農今日良是

江城子 分虎方對客飲予歸自頻上

惠連書閣對澂川雨濂纖一溪烟梅子黃時新綠水平灘正值故人商秉燭剛照着遠歸船　小庭已過豔陽天上疎簾海榴偏除卻酒壚只合抱書眠冷淡生涯消戰日桐葉底又三年

洞仙歌 中秋二夕瀫岳留飲同序仔幹夫尋千分虎分調

中秋過了候波潮消息我亦扁舟趁風色有故人攜手共剪疎燈拚醉倒便不看潮也得　子城涼月近作意

窺檐一片秋聲恰吹入記鶯邊折楞蟬底懷人又聽到南鴻一一縱不飲高眠亦何妨但辜負相逢今宵可惜

瑤花 題其年塡詞圖

吹簫待鳳畫壁留人憶舊來佳話元和才子愛倚聲長只傍珊瑚架翠鈿量得明珠買便教入畫展花間小帙況吟不願人間聽者　平消一瓣都梁看鴉紙斜鋪鼠須欲下纔回首說與春葱誤了宮商再寫拚做湘箔親領取絳唇吹簫怪今年椰七匆匆奉旨塡詞去也

摘得新 題海棠畫扇

春未央畫中開更長錦衾曾疊處似聞香爲君障馬青燕去關紅粧

青衫濕 題便面圓光內卷書美人

花邊小坐閑粧束羅襪奈遮藏遠山畫了盈盈秋水纔上縹緗　更無人處忍教虛負鬢影衫香夜深休睡空圓如月不礙紅牆

步蟾宮 爲高澹人內翰題半榴圖內翰雨中入直上手賜殿前白石榴一顆拜食其半攜歸作是圖也

房皺玳瑁移宮扇疎雨過賜來秋苑分明三十八珠胎到寫入吳綃纔半　邊驚幾顆輕紅染記舊譜宣和曾按爭如冰椀擘初勻帶露葉欹斜一剪

喜遷鶯 寄題飽聲來草庭

隱囊紗帽有畫裏數椽柘湖清杳松子香邊藤陰架底深護一關芳草似整又斜雲根小疊落花慵埽休嫌窄看移茵著屐儘容吟嘯　捲簾湖色繞比鏡水山陰輞水藍田好未識君時曾經此渡門外幾楓殘照許我結鄰否便料理烟蓑垂釣君且去待白蘋風起故人船到

解連環 送孫愷似陪使朝鮮

歌殘朝雨聽都人豔說酒樓孫楚纔幾日天子呼來見鞭影麴塵采風東去堠杳程荒夢不到朱蒙舊部想名游冠帶紫羅黃草徧逢迎處　書生據鞍慣否脫絺衣掛晚短亭談虎賦小艇鴨綠江油信繭紙吟秋疊雲遮暑渡口楊花惜過了一天春絮看雕圖別叙紛綸棧車載五 雕圖別叙並孝經緯周處順中高麗所進

和 送愷似孝廉南歸用李秋錦韻　宜興陳維崧其年

渭城朝雨怕聲緜拍促淒如結楚離砌滿黃葉中原恰暗捲歸人渡滹沱去萬里槎程曾透過龍荒小部憶下句驪國慕華樓下醉呼鷹處　采風一編竣否記斜行小字驚鴻跳虎中間有一幅苔牋是貴主婷婷摩訶避暑不信蠻姬也解唱謝庭花絮倘書成疊正闕文休刪夏五 愷似陪使朝鮮輯采風一編有婷婷公主詩

尾犯 荀

竹風春尾聽捎簷剩有去年疎翠園官笑指輕霄後迸新泥斜碎籬邊乍見又穿過鄰牆背記先肯放是江南果然燕子來未　猶憶曉垞烟際山童擔向水市正抹

桑時候除了蠶娘更無人諱禾中蠶時以筍同音多諱此字損花乳甌
香朱櫻樹晩相逢長是待何日玉版閑尋青鞵重訪蕭
寺

和　李符

竹秋小雨早苔痕肯圻玳尖微露參差漸過牆西角
記衙蟬埋處北窻漫劚愛長夏陰遮午但柚芽莫遣
當扉恐妨山客來去　玉束嫩含芳乳汲泉烹出翠
甆自燕飛春社嘗到清和豆新同煑蠶事闌時村村
屋背短筠捎樹拾煙鋤待製輕鞵挑鞭重踏寒圃竹以
三月爲秋舊傳埋貓引竹吳俗至今行之

催雪　珍珠蘭

碎雨跳荷連星綴栟楚晩別箋蘭譜想三斛曾量芳名
借汝開也只如含蕊趁月影微黃黏清露紋紗靜掩一
珠蜂背卻教偷去　闌暑眠正午又生結半奩小鬟催
煑甚坐遠偏聞細尋無處記得漳江乍買有嶺外人家
遞香路見十十五五釵梁風顫晩街游女

和　李符

翡翠分絲松脂染粟蕙畹料應無此合移伴柔娥紗
幮近底纔見碧莖粘蠟徧曲折閑房聞香氣曉梳乍
了未曾開足剪殘芳穗　含蕊簪鏡裏弁暗麝摘來
軟鬟分綴愛向晩猶簪枕函邊墜想到秋生瘴嶺算
只有珠娘憐憔悴爭采煑片片黃泥消受玉爐烟細

惜秋華　牽牛花

亂挿疎筠訝西風吹挂碧綃如剪昨夜露華涓涓冷波
盈盞生來只戀秋河開不到斜陽都捲誰伴有流螢半
簷涼蛩一院　婉約儘堪詠甚朝朝暮暮把鉛容頻換
微雨乍晴低翠幾番深淺年時憶控簾鉤映小窗暑殘
清簟休喚怕停梭那人愁見

和　李符

弱不禁風繞葡萄珠架碧圓如磬側向曉樓盈盈乍
窺窻鏡綃衣似涉銀灣蘸點點冷波猶凝消領愛空
庭嫩涼鈿竿葉襯　翡翠色堪並恰飛來小小踏柔
絲相映只恨冶容易悴也同朝槿那人日午妝成待

替伊摘簪香鬟籬徑奈重尋已無花影

留客住　鷓鴣

楚天杳凭笱輿羊腸似髮荒烟墜葉一片鉤輈蠻鳥南
飛故喚行客占斷千里秋山吟不了蘆衰竹苦正聽殘
野店酒旗風裊　江細繞笮渡人稀但橫斜照解語參
軍愁裏暗欹烏帽記得鄭家留句花落黃陵雨昏湖外
草更堪何處鎮清猨杜宇和他凄調

和　李符

五溪岸傍行人艤船細槳陰崖樹底懊惱哀音頻喚
雙雙錦羽相逐忽又穿入蠻花尋不見最難聽處是
前灘月黑夢殘啼徧　帆柁轉楚竹湘烟幾回腸斷

留我多情還勝子規悽惋鴈塔漫思銜去生愛南飛
肯隨蘆塞遠客歸重憶向春樓越女畫衫中看李白鷓鴣
詞塚得燕山胡鴈埒欲銜我向鴈門歸非莊鷓鴣詩
越女空能畫作衣

瑣窗寒　倭奩

鳳背勻初鴉翎染徧暗藏綵孕壓飛不上閃閃研光如
鏡鏤旋螺慣塡小幅雲峰花鳥纖毫釘料瑹魚深貯鷓
斑蛾綠鎮教相並　几淨看交映想浮天一葉海帆風
猛鈿工市罷估客乍添歸興甚求仙徐福不還秦女曉
梳猶未省待清吟試續香奩衍波箋寫贈

和　李符

齧鎖藏痕摩挲閃影鳳膠勻滑金泥細繪滿幅島鄉

風物貢帆開美濃載到百綠換付梳樓設映穿窻紅
鏡錦犀光裏卉禽都活　花繽燈前拂鈿蟬雲欹處
慣聞逃迭惜香人遠夢遶海天空闊寫相思添貯研
籐燕釵半邊方勝疊怕雙鬟識字偷窺曉粧還自揭

題秋錦樂府後補題諸調後　濟南王士禛貽上

燕子來時綠掩門春雷動地長龍孫愛君細詠蠶娘
句夢到江南水外村　筍
紗幮澹月影微黃蜂背蘭膏細細香記得蠻娘倭髻
髻晚風吹顫滿釵梁　珍珠蘭
嵇含筆底妙丹青籬落花開露乍寒愛伴秋河向遙
夜涼蛩滿苑度流螢　牽牛花

曾聽鉤輈過五溪沅州南去夜郎西笮橋細繞蠻江
路斜照無人盡日啼　鷓鴣
海天春色玉臺妍萬里來從日本船徐福不歸秦女
去讓人佳句衍波箋　倭奩予少時灊樂府名衍波

三姝媚　十姊妹花

曲欄春已謝又綠刺鉤連數莖開乍過雨晨粧看香肩
初並薄寒亭榭聯袂難分還只繞薔薇舊架採摘誰憐
一般閑愁低徊自寫　小鳥呼名曾借任啣了紅巾啁
啾不下湘水三妃更楊家五隊嫣然相亞睡起殘脂點
石上青苔如畫自顧無媒不願東風催嫁

古傾杯　匏巵

徑惹風絲畦翻露葉誰種茅茨下吾家六樣銷沉後李適
之有酒器六其一爲匏巵解事猶傳僧舍平添一架花陰垂垂滿夏
霜鏤旋剖酒巵紛把松子試剝淡著淺香微醑　開拼
檔蔬筵堪亞念只有盆擕老瓦記繡水流傳碧山槎古
從此雙論價輕啣最好飲伴何處但白袷宜尊朱門定
訝歲歲共汝竹溪蓮社

月下笛　分虎客秣陵寓蘅圃以書來索予倚聲即用蘅圃寄融谷調奉簡

白下迢迢金荃勝侶停杯念遠相擕處更有吾家未歸
鴈浮名自笑輕于絮傍酒社詞場總倦訂題殘紅藕書
來猶問向時吟卷　望斷江南岸夢桃葉鶯捎柳絲鵁
散昔遊縈攬潮痕雲影頻換幾詩懷埽僧牆粉了翠壁

前盟未晚便結箇小茅齋闢爾一雙斑管

水龍吟 贈風于被園偕隱

水村斷續風香念山灣口柴扃下冶春十畝紅燃翠冷東陽亭榭彭澤將行䑓門未老隱何爲者倣來禽奉橘書緇種樹都付與簪花寫 夏果離離入畫綴深枝翹穿籐掛蕖驟去後勅教阿段滿畦泉瀉杏可研漿柑須釀酒曲房清暇怕一行作吏簇輿並載曉猨驚也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一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二

詞二

天香 龍涎香

截竹聲收䧟花脣滑探珠試約同去遠市浮銀長魚漾涤掠取夢中鉛露輕圓纔印儘麝水蘭芬同灶依舊難馴心性濛濛吹作烟霧 脂盒粉奩曾伍小襲攜畫屏遮處簫局橫陳付與縈廻千縷今日篆痕重裊嘆雨絕雲乖渺無據鬚草平鋪欲熏還住

摸魚子 蕈

記年時千絲縈釜名泉催汲寒溜紅尖細糝花莖滑竹下厨烟清晝鹽下後問此味雲間小陸還知否酪漿枉

闕但酥樣釵荳難粘雙筯說甚剪松韭 家山遠鏡面拖藍依舊浮名何似杯酒木蘭艇子牽情處摘得滿籠消受秋八九又不比春三二月青青候書傳素手道越客遲歸吳鮮早賣輸與釣魚叟

齊天樂 蟬

滿階榆莢過牆竹日長初埽三徑鳩婦呼殘燕雛飛後不許草堂人靜隔林遙聽恰吟侶參差綠陰遮定長記拋書聲聲如在最高嶺 柴關應誤來客亂喧晴葉底剝啄難省葵扇慵揮桃笙乍倦午夢幾番催醒井梧秋冷漸移近朱欄有人閑凭一笑迴身鏡中看鬢影

水龍吟 白蓮

陂塘五月風來水漾花外娟娟別一灣銷夏滿池香影數莖冰雪瓣立蜻閒蘋粘蝶小也憐清絕料新粧慵鬭盈盈墜粉早洗盡臙脂醫　猶記東林千葉笑夢陀楚人曾說冶遊更憶江鄉秋蚤玉纖思折白舫斜穿冷蟾移映水雲明滅只此時難認等閒濕了畫羅裙褶

桂枝香　留

早秔刈了正墜葉點淡半篙秋水郭索無聲橫蹴晚涼疎葦延緣野老投竿罷又滿水鷺沙邊艇滿攜雙籠數錢長在曉風漁市　又重趁天涯倦旅把江北江南閑較手味喚黃看擘小疊赭衣匡背珊瑚難得春蔥擘迸微紅水晶盤膩蒳香搓後長亭一任酒帘招翠

於中好　題龔節孫種橘圖

國山香乳移栽舊繞書牀滿林霜後楚臣最賞青黃糅問得似瀟湘否　金穰小擘憐秋九笑一葉踰淮辜負閒園靜鎖無人叩想冷壓西風又

桂枝香　憶往

粉牆如雪認枇杷幾樹是相思葉水榭吹紅點點上他褭綠玉鉤暗捲玲瓏竹儘移鐙載愁雙樾鬟香鈿落蛾雲微映枕函斜月　記密寫薤書螺盒有蛺蝶見來鸚鵡能說十載征衫只做一番離別乞漿崔護今憔悴怕重尋笑人桃靨如何夢裏相逢依舊好花時節

高陽臺　過拂水山莊感事

屋背空青牆腰斷綠沙頭晚疊春船一遂東風斜陽淡壓荒烟尚書老去蒼涼甚草堂西南渡明年倚香奩天寶宮娥愛說開元　松楸馬鬣都休問卻土花深處也當新阡白璧紅巾是非付與殘編石家金谷曾拌墜甚遊人尚記生前更悽然燕又雙飛柳又三眠

惜紅衣　荷花紫草

瓣著燕支房勻菡萏暖風吹徧不向清漪柴門望中遠嫣然自笑付蝶翅蜂腰閒占荒岸纔過禁烟一村村都豔　黏空萬點香路斷驪花鬟香難見乍疑僊姆曾鬭武夸慢添箇冶粧人到似疊錦江春浣只慣遮羅襪不比綠蕪痕淺

六么花十八　錦雞

碎紅纖纖羽花千縷霞一抒何曾解語小綬偏能吐筠籠載取金堂宿青山辭舊侶　香秔飼汝不教飛去眞珠影閒自許溪邊回憶翠陰占秋樹從今不用嗔生客鏡中催試舞

八歸　送山農歸雲間

荼蘼雪綻楝花風近春纔剩一旬耳荒程折盡東西柳見說九峰歸客又催行李驛草裙腰沙外冷繞幾曲帶愁烟水還記否聽雨床連約我坐船尾　試看吹綿野店落紅亭埃多少匆匆遊子芒鞵漸嬾青蓑白舫商略五湖閒事念前期暗負別後朱顏易憔悴輸此去採茶

僧逕燒筍山家人在綠陰裏

風入松 題寫生蘆菔

瓜華荳莢已闌珊采摘記霜前全勝二月楊花瘦斜陽陌吟渴須餐慣見銀釵小婦迎風挑向筠竿　誰分野色上毫端玉本笑紅圓前身定是長沙易寫生手一樣流傳倦客清齋久矣何人貽鮓香山香山方齋夢得病酒以蘆菔鮓易六班茶

虞美人 調𡡉園紉姬和竹垞

秋窗摒擋閒書畫並坐人無價羊家裙子舊因緣何似風吹金縷研池邊　朝衫乍脫來名紙新署門生字且停歌管隔紗閒喚取甌香小鳳與朝雲

祝英臺近 送宋牧仲比部奉使虔關

古虔州鷓鴣路風物帶三楚鴈字杉檣烟際估相語雪殘二月青峰短簫催鶴春已到佛桑紅處　行且住料應吏散焚香芸籤晚來數樓枕雙流花響鷓鴣去試尋塵外亭邊有人留句問重埽翠珉閒否

洛陽春 寒日飲勝力寓齋九來電發惟夏同用歐韻

一簾香裊人無語撥微紅閑炷燕山縱有好晴天寒甚江南雨　鞭絲帽影風吹絮笑頻年離緒酒人簹底賣文錢肯攜向旗亭否

又

空階屐響添吳語訪九來後至水沉烟重炷隣家撾鼓逼殘年點點催花雨　寒雲細擘霜天絮正書空情緒平安記寫鴈飛邊曾御過江干否

綺羅香 贈融谷用竹垞韻

並載鈿車雙眠瑣柳此樂偏君重致八詠清才瘦沈當年曾似攜幾斛螺子青研皴一抹遠山花底訝翠衿學語聽明曉窗重疊喚卿字　滿階晴雪乍埽剩有二分春色粉雲飄颭繾綣情懷新詠玉臺堪擬臨鴈紙慣寫夫人任消卻研餅書水問元常今夜香篝可能穿翠被

齊天樂 秋夜洋河橋上都尉友人攜伎對月樓奏邊聲宴遊達旦更約城南射獵酒闌紀事

松雲自古從軍路斷腸今夜歌袖越羅花茵銜香錦袜一騎紅鶩戲酒落鵶亭堠正阮笛悲涼綠腰翻後猥微西風河聲并入指絃驟　漁陽客子愁絕旅懷都付與冷月衰柳偶發狂言瘖驚了髩可許杜樊川否沙場依舊問小隊郊坰幾時還又醉脫征衫倩他雙素手

一叢花 為尤悔菴悼亡

夢中釵鏡石湖濱書到卻傷神細君不待東方朔負詼諧割肉金門織字銷沉爐香斷絕簇蝶冷湘裙　法曹花照挽車人曾倚塞垣春重題柿葉翻時句楚蘭紅向處招魂五夜朝衫一燈佛史莫漫染啼痕

百字令 田鬆淵寓齋元夕小飲同蓉水設園其年竹垞湘舞山農限韻

迢迢柳市今宵月又接隔年離緒記曲津橋人倦也合對江南舊侶扇底輕塵吹紅淺捋當是春佳處韭芽花

片停杯共話羈旅　想得斑竹梢檐低垂香篛冉里排燈路鈿影半遮星點外乍歇小樓箏語老憶閒情相看一笑茗芋盧家醑更閒試聽東風似喚歸去

漁父家風 爲阮亭題紅梅野岸圖

零星梅萼小漁衫空際冷紅添畫師要寫分明重著意染江潭　孤艇外墨雲嵌露前巖釣絲應笑不願封侯只愛幽探 封侯用放翁詞意

踏莎行 送陳雲銘之蘄水

花落逢君葉飛還去吟裝幾日沿紅渚阿童遺石想苔封第三泉水茶山路　遠滌浮天冷香開暮烟蘘翠亞蘄春樹竹間試譜竹枝歌如聞橫笛淩風語

燕山亭 七月十五夜集訒園齋雨坪倡

燕月微黃纔到竹間澹著江南影篛卷半窗露點涼波書屋短於烟艇底問青旗笑臘釀秋廚猶剩紅凝關古邑甌香汝哥官定　還記舊雨梅邊又一葉瓢梧者番清景吳根蔓去蟹簖魚牀西風暗吹笭箵旅話今宵都忘了五湖歸興更靜便挑盡燭花也肯

同作 平湖沈岸登覃九

何處移來寒玉數條簷影初添翠裉了夕陽咽罷涼蟬隔院秋槐風起占得閒庭翻慵就紋紗窗裏烏几愛洗瑛停琴畫盆香細　斜梢纔掛羊燈早冰鏡新鎔半侵衣袂拚敎茗芋欵欵絲音知他主賓誰是欲去還留剪燭對舊遊朱李曾記聽臥佛寺鐘共被

滿江紅 棠村尚書得第五令子先有夢兆作松下五茁圖志異命製此闋

好夢誰傳蒼鱗底數莖低繞恰流蘇帳卷認鐶人到生子當爲豐歲穀讀書早辨琅邪稻看隴西花萼謝家蘭渾凡草　縫繡字鍼神巧添畫譜龍眠好記松肪五粒問年最小草木知名移未得楂梨曾博君王笑且重摹一幅上金門嘉禾表

絳都春 爲孫友西溟作松螢圖壽其母夫人西溟屬題於圖側

鄉心一片倩好手畫得壘光深淺白髮倚閭螢影松風雙扉展年時午膾冰魚饌儘對客茅齋蔬飯而今遙憶無端綻了越衫慈線　春半江南迢遞甚燕草再綠王

孫歸晚舊樹小園反哺鵶雛閒棲遍故人盡撒君羹返想賣春吹簫都儳爭如芊毋蘆峰麻姑酒暖

念奴嬌 送無定歸黃山用曹顧菴原韻

舊山何處想紫陽天半谿潭幽絕市隱揚州揮手去一任雨玲風鐵水滌新安花濃樵貴處處雛鶯舌草堂雲閉且敎俗士迴轍　試聽榜曲催人乍憐傾蓋又作離亭別望裏峯巒三十二舟窟請君重熱曉露船窗春泥馬足我悔饑驅拙子歎與在買舟還弄晴雪

一斛珠 送孫魯三之汝南

驪歌向曉怪君蹤跡偏長道尊前一片青青草纔送歸鞍又逐征衫者□悼　淚落霑懷抱張敞青螺今罷掃

淮庚紫水銷愁好應憶高堂雙髩新年老

蝶戀花 題無言半畝居

卜宅邗溝何處是名動江關只住柴門裏研北簾東聊寄耳半畝新署荒齋字　幾兩青鞵頻到此雨冷茶香不問干戈事斟酌平山芳草地滄桑前度君能記

一萼紅 送周儀部奉使淮揚

鴈歸時看使星移處宮樹曉鶯流杏酪清明蘭尊上已風物舊數揚州羨旌旆錦坊南去芳草外偏映竹西樓十里笙歌三分烟月一葉扁舟　況有論詩賓從解揮毫落紙闘嘯滄洲紅藥無雙清泉第五爲君題徧春游憑仗桃花流水寄與鄉愁

小闌干 題𩇕發楓江漁父圖

年時楓底白鷗鄉款乃一溪涼今日重尋冷紅十里不見舊漁郎　君言鑑曲終須乞此事且商量滿地江湖漸無人矣容我占滄浪

燭影搖紅 爲雅坪題扇

不是湘筠鉛容恰似湘江水玲瓏佛髻小釵蟲一樣輸他翠　依約薄寒衫袂背殘紅斜陽自倚東風不管暗惹春痕雙雙蝶翅

折紅梅 白下訪衛圓同分虎話至夜分別後卻柬兼訊俞邰

泊春江無那鐙收水市玉蟾纔瘦笑傳杯紅捲半蓮郎官愛客依舊香殘燕口便話到將眠時候不應認做此度初逢記楚榜燕亭曾夢攜手　對床人在奈滾滾車帆匆匆琴酒剛消得旅愁多少城鴉又鬧黏柳裝書馬首憑寄語溫陵黃九算只負了靈谷梅花趁東風零亂一鞭吟袖

蝶戀花 渡口

映水藤邊絲萬縷迸事驚心柳下斜陽路渡口湔裙曾小住年年別有流紅聚　燕也移巢誰可語指點分明翻似無憑據鏡檻犁花留一樹春風又到凭欄處

十二時 自贈

笑從前生涯眞誤攬鏡衰顏非昨虛擲了青鞵幾緉歷徧三江五嶽白面封侯藍田射虎此意全蕭索又底用

草檄飛書倚馬十年健筆而今閑卻　爲老農雖無負郭爲圃只須籬落似瀼東西如埪南北點染新邱壑有一峰兩峰蒼然映我屋角　更不妨裋衣蔬飯便與家人相約兒解臨池妻能織素爲母栽花藥勝宋家處士山中但呼梅鶴

醉春風

竹底臨池照花底窺簾笑回思堂下簸錢時小小小蛺蝶衫邊芙蓉衩裏闘輸春草　百遍微嗔好箇事眞難料初三夜月便分明早早早不信如今紅牆乍隔再無青鳥

折紅梅 錫山舟中遣興

倚低篷三尺半生南北似溪漁慣甚當年偷喜問津近來蹤跡都倦秋衣乍典休辜負酒家新帘總難消得此際閑情且洗研鶩鷗折葦呼鴈　亂峰青過又鏡滌層層落霞漸遠斜陽澹茗煙和夢愁人正拋書卷流鶯細囀只認做江春纔換睡起卻是柔櫓聲中有翠裙雙語

白沙楓岓

婆羅門令 藍村規予久不遂結茅之約寄此訂後期

前歲別滿溪風燕今歲別又半汀霜鴈兩度丁寧只說我歸耕晚眞負汝十載西疇伴　衰楊外楓乍染峭帆輕一霎吳江遠松扉竹屋村南路粗就也早歸夢先占故人應笑依舊門掩準擬來春相見不是梅花岓定是

挑花岸

蘭陵王 得允來書卻寄卽訊埜臣

數陳跡何處春風最憶疎蕪近半畝小園翠黛窺窻玉峰仄紅螺曾勸客柳影錫香寒食題詩罷藉草醉眠鶴子飛來記相識　匆匆賦行色便瘦馬柔帆同指京國仙山賺了閑詞筆笑玉女無意上清淪散江南櫻筍催倦策悵從此離隔　追昔正岑寂訶一幅雲藍遙墮雙翼徐陵新咏青衫濕待把手何處和他悽惻梅花開後試爲我掃片石

夢芙蓉 滚梁客舍夜雪

不眠更漏幾有凍雪低壓濃濃簷際乍窺似月密灑斷侵耳看殘燈著蘸研邊添了寒意繡被重薰倩坊南舊蝶將夢過淮水　羃盡荒籬冷翠分付青猿樸曉枝扶起那能歸去詩卷挂驢背憶故園竹底紅慂粉板聲細料得愁人捲流蘇正嬾閑殺小鬟睡

笛家 送荇溪歸里

騎馬長逢埽門爭去溪山何限近來翻是茅檐少故人歸也耶用探幽綠莎翠竹舊村都好我宅鷗邊君家荻裏夾水柴扃照半床書幾車麯儘可髩絲白了　吟嘯倡訓倦矣枉教文似河海韓歐不信詩窮瘦寒郊島從此只合南華自寫隨意棋柯漁釣萬事尊前浮雲蒼狗一枕游僊杳但休種武陵花怕惹問津船到

風蝶令 題水仙蘭花小幅

碧疊玲瓏石紅斜窈窕牎薄寒愁煞水僊王恰有夜來私到杜蘭香　砑紙含情細尖豪託意長願他紫竹與檀房歲歲春風一度一迴雙

應天長 曉行

半肩衾枕初寒夜客舍如船霜在瓦小燈清殘月下不耐荒雞兼櫪馬　曉行山入畫一簇衰楊亭榭記得鄉帆初挂柳絮紛紛下

阮郎歸 楚南客樓晚眺

樓邊秋淡水雲空遥山青數重隔江鵶隊趁斜風一聲何處鐘　傷極目怕支笻三湘多落楓殘陽正射酒旗

東籬亭長短紅

蝶戀花

艇子移來人不見纔覺衣香門對清溪掩一霎蜻蜓曾着眼長時輸與棲梁燕　馬跡花深嘶已徧有限重簾花比他還淺春意也隨歸意嬾東風無力鞭絲軟

春光好

人易別信難期夢來遲不種桃根折柳枝枉相思　解語閒花開候晝省小鳥啼時斗帳捲香曾一笑玉鈎知

踏莎行 金陵

兩岸洲平三山翠俯江豚吹雪東流去故陵殘闕擁荒煙斜陽鴉背分吳楚　青雀鈿釭朱樓畫鼓冥冥一片

楊花路遊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

摸魚兒 題晉賢秋曉菸書圖用藍村韻

洗塵襟儘堪消受長廊風散微暑晝中丰度三秋憶淡著帽紗衫紵天送與正一片蕉陰綠到煎茶處才人杜許看丁卯烏絲樊川紅粉惆悵隔簾語　詩家婢底事細腰如楚手香應習殘楮螺奩古硯新書水別調且翻三呂吟肯住筭滿眼浮雲野馬君無取可容睹墅便載了棋枰花邊繫纜來作小年侶

琵琶仙 聞高畟園典試粵西還有此寄

過嶺蠻烟記曾是橫海樓船行處又報驛騎裝書津亭使星去攜帳底一番絲竹儘銷得殘笳剩鼓笠曳珊瑚蠻鄉翡翠多付吟句　只頻訝五兩風輕鎮吹送相思舊遊侶 兼謂喬編修石林 待折白門楊柳悵停舟何許君到日紅棉開盡有綵襦僊子堪賦借問桃葉渡江那時迎否

芳草 送狄田重游豫章竝過楚南

乍新年兩絲添漲南枝猶冷沙邨擬禁香雪贈奈宅花未放客先分迨迨臨浦別拂短帆千里江雲看此去小姑翠嫵喚舊游人　沉吟元墓閣底空飛蛺蝶往跡難尋一鐙青雀遠遠殘琴閣想滿眼傷春錦囊應有句記落霞飛鶩川程但二十四番風後定到湘陰

臨江仙 用調嘲拙公過草堂不遇

人正愁時花正嬾暗香未到簾櫳無多睛色幾番風水

邊籬落欲訊虎溪鐘　偶向煙邨行藥去層門恰少山童巾瓶一笑草堂空春流不改負爾舊漁翁

蘇幙遮

冰初生天更遠愁緒無根早蔓斜陽岸挑菜湔裙都不見一派溪光付與梅花占　月依依雲翦翦記得花間衣上香難辨訴前游尋語燕可奈新雛未省春風面

尉遲杯 愷似至漾溪除夕分韻

同雲暮正朗吟雙鬢明朝句嘶來一騎紅簃恰繫玉梅開處撒鹽飛絮解留人白徧淮西渡更添他侍史衣香絕勝錦褕歌舞　鐙前休悵羈旅把越怨閩愁 時有閩客 闌入吳語牙籌傳杯瓶花亞袖半卷麥光堪妒旗亭上小

鬟三五待爭唱孫郎新詞譜奈春風去雁蕭蕭人被鴈聲催去 恺似將北行

探春慢 畱淮江

竹裏溪腰柳邊沙尾聽鶯舊屋曾到新詠如陵古懷如稈城北休誇美好兩度班荆別又綠過幾番芳草尺書謝爾殷勤招下楚天陽鳥 細數酒儔琴侶歎壚底箇邊離恨多少白髮傷春絲毫擲地長怕被青山笑五十逃禪句那早遣故人知道果否移舟蒼苔為君親埽

滿江紅 西施舌

芳渚深深正掠水玉尖斜逗渾不意越人網得飜爲纖手出釜微聞蘭麝唾分甘擬倩櫻桃口喚佳名含馳乳

脂鮮河鈍候 烏几淨花甆舊紅葉底連賴酒笑紛紛蠣蛤未應呼友嫩比江瑤秋市早輕隨螺女細波綢闊當年鰕菜五湖船曾知否

華胥引 沈沛洲屬題美人蹴踘圖

花容月樣慣得人憐不教著地罽錦平鋪無聲宛轉紗障裏消受一簇香鬟鎮淺勾斜睨猶記旁看晝長閒遣春事 遮住雙鴛最難禁茜羅裙子凭時偏露隨伊纖紅自起今日客齋重見是玉鴉又底對此魂銷沈郎腰可知矣

西江月 白菊

舊隱籬根夢遠數枝客裏霜凝粉黏瑤朶蝶雙輕似有似無難定八 吟妙紗欹梁雪寫嫌墨點吳綾細看不是月中生送酒白衣弱影 天隨子白菊詩梁王高屋好欹米益以白紗高屋爲比月中生見義山集和馬郎中移白菊

柳梢青 建溪歸舟泊舊館同尹侯介臣

小泊沙邨舊曾來處細認柴門子久秋山襄陽雨樹正帶斜曛 猿多鴈少休論且共把天涯數樽半舫香醺一燈紅葉三四歸人

買陂塘 寄題俞升奐荻雪邨莊

溯蒼茫中央宛在風人曾寫高致而今再見東湖隱開箇柴門湖背花數里到香色都消占斷橫斜水尋詩徙倚想魚板無聲壂雲欲壓沙雁一行起 臨牆短波影半沉窻紙畫圖佳絕無此垂楊著絮和吹粉何似薄寒秋尾清冷意便閑笑人間亭院爭紅翠歲云晚矣待郭索緣灘鱸魚出網沿月小舠檥

醉桃源 題畫扇

尋春無力下階遲晚來如有思何人曾譜踏青時張萱眞畫師 繞百襉錦千絲東風著意吹釆香蝴蝶鎮相隨這回猶未知

貂裘換酒 送西溟北上

怪煞浮萍聚作逢迎酒邊花底又欲岐路跋扈雄才看幾輩可但江東獨步算容得狂生何處廣陌三條車似水悔不求閒遊當年誤猶未晚長楊賦 橫波軋軋鴉

聲去倚船窻小簾斜卷荷香催渡白袷青衫京洛滿相見憑傳一語有研北閒身如故守厠也捹雖大笑怕金臺好夢渾無據原不是煙霞痼

珍珠簾 癸巳古闇贈詞予

琴川閒畔相思久試把春船繫柳良夜檢芸籤翦燭紅闌右腕脫侍兒鉛槧滿更誰數填金蝌蚪吾友早藏書讀徧閑笑歐九 回首多少青箱付昆明劫火成陽風驟歎崇隱囊邊惱殺丹黃手光燄隔江留一角想□□當年曾守還有待悵底覶縷主人曰否

花犯 五日朱不為草堂飲

採桑殘繅車簌簌山家了怡事安排重午把酒讀離騷

冰魚不至故人風雨邊相憶柱瓊箋一紙爲報道酴醾吹盡紫薇花綻矣 攜侶叩門恰斜陽碧闌干記少日傳經地牙籤亂遺書萬卷猶橫几草木只今堪敬也況文采歐陽令兩世四坐休辭茗芉聚花前有幾

百字令 題竹垞圖

潞亭旅思愛小園入畫子山之宅二十一番春事改追話軟紅游歷史局誰長酒僊臣是晚遂歸田策白頭題句這回眞箇頭白 記否洗研道南學箋侮底更諧琴梧陰問舊心驚雲散後剩我比隣雙屐就竹[illegible]㘣看竹疎翠霑衣幘茗香銷夏不須惆悵陳[illegible]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二終 門下後學[illegible]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三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書

與鍾廣漢書

良年頓首僕與廣漢別且隔歲比從徐子勝力聞廣漢嘔血又作亟走問狀見令弟云兩日瘉甚謹謝客比再至語如故復數日君嚴君告僕曰少差矣旬月以來僕在吳興不得廣漢消息想已勿藥雖然疾患之於人其遭之有命而攝之有道失其道則前之差者不足喜得其道則始之瘉又不足憂也僕誠不諳醫聞醫言頗劇既而吳江葉君道廣漢在家不能節言語又早暮手書

史不休其後嚴君又云則信矣嗟乎廣漢之於攝疾之道何如哉夫陰陽之推遷生人之調衛長年卻病之理莫備於難經素問諸篇良醫之所宗法以廣漢嗜書若彼其平昔必有覩矣抱疾之人壞於醫者什九得其醫而又失之者其攝疾非也祁寒暑雨飲食勞苦其失之也易七情之傷其攝之也難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廣漢有田可耕有屋可居有聰明可以學道不迫於貧不汩於勢利有賢婦足以主中饋奴婢足以充使令又無米鹽猥屑奔走筋力之疲兩親無恙齒髮未衰落兄弟怡怡奉觴上食肩隨而偕侍樂無過於此者廣漢性不喜雜技飲酒無踰數升樂就外循其於致疾之故無

有也廣漢試自思何以得此哉葢生而孱弱所得於天
也好爲論說手不釋書卷神耗於中而氣盡於外此人
事之失也僕十六而孤二十而喪偶更遭家難臧獲散
去旦夕不給乃得痼疾頗與君類頭目眩眊支體不決
溽暑塞戶非累褥不坐隆冬多風畏寒如割賓從戚黨
無過而問者又性嗜飲減可至二升則咳嗽大發腸如
車輪夜不得交睫竊計廣漢當不至此然僕於斯疾恒
自多遺奉父母之遺體冀有成於將來安居而寡營恬
懷以待痊累月而問終歲而愈何則僕誠重視其身而
明於攝疾之道也廣漢之才什伯於子而所以自命顧
反出其下哉僕素不急朋友友亦無可急者惟茲桑梓

數人齒均志類方以餘年屏去文字究心根本之學竊
謂此數人者使天假之緣康強而壽俾得久於所事殆
必有成矣聞廣漢之疾又烏能不黯然於中也廣漢其
三復於吾言吾將俟子之瘳以悉所懷

附答書　鍾淵映

武曾足下今春足下過我值僕委頓牀笫閒氣息慘
然門者以病之亟也弗爲通足下不棄貽書見誨所
以愼疾者具備何足下愛僕者深而急之不啻已若
也獨謂僕之病由言語不節與窮覽書史所致則足
下所聞者似矣而非其本也僕自幼羸弱藥石與俱
終歲之閒病常六七雖獲無恙以逮於壯而肢體侵
削腰僅逾握僕之得於天者嗇矣及未病前數月飲
食如故也動履如故也然每至夜分則輾轉反側申
旦不寐心竊憂甚舉以問醫湯云無害而不知僕之
病其中者久矣世有和扁必當察見形色之表僕既
不遇其人故未久而病且病而旋愈旋發不即治也
嗟乎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澹仕進之志足下所
知也唯中有不可解者塊然獨處伊鬱隨之遇一二
同志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賢否得失之數彌日
不倦否則流覽載籍以爲千百年古人之精神皆萃
於此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斯固性使然哉被病以
來醫戒曰不急謝若客屏若書病且不治僕謹守其

約杜門不出三年以內委人事謹起居即交好如足
下者歲不過一二見僕又素不喜雜遝異己者往往
噤不出一語人以爲誚既病矣不獲從吾徒談笑爲
樂而顧對臧獲僕妾較米鹽瑣屑刺刺不休足下謂
有是乎夫古人抱病著書僕不幸有古人之疾而無
古人之才居恒每自奮曰人之所以壽者非獨其形
存而已固有道焉苟置其心於無所用而年躋耄耋
亦何異溪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不揣愚陋思有
以表見於世而復念古人之書其卓然不可磨滅者
類以神志爲主僕病且久觀書不盈寸輒眊眊然其
神志半已消耗矣即不自已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

而且有況痼之虞若天假之年幸而稍愈僕終將奮力斯道以無負所志今日而亟亟焉固無益也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雖然僕非與足下辨也懼以不愼疾之故爲知已憂故敢白其所以唯足下裁察

按廣漢先生遺文零落甚尚曾王父選入文編手錄存笥因附刊原書之後曾孫集謹識

答朱錫鬯在大同論文書

自與錫鬯別寒暑再更山川間之此情何可言也首春伏讀手書勤勤懇懇思納之於不朽之業而勉以立言之道推奬逾分捧函竦仄兼承惠示尊稾發矇引瞶俾鄙人知所進退若此錫鬯之於僕意念深矣僕雖不敏敢不仰承輒思縷寫一二近作馳慰故人以求終敎而信使亟旋恐不能盡其縷縷之懷是以久而未報也惟來敎有云文章之道本乎經術旨哉斯言寧獨爲僕言之殆於立言之途思過半矣僕自十五六時即肆力爲古文詞凡古今來帝王師相聖愚美惡之屬下逮編氓徒隸稗官野乘之所睹載恒不自量輒矢口而褒奪之不幸生長鄉曲鮮所儕匹言發於口雅相矜誦僕於此時信以爲文之能事無過於此矣及知識稍益始見其難重以先子無祿家故頻仍流離播遷蓋文字之棄去者十有餘年中間雖稍理前業然於經術之際不啻疎且悖矣以凡之才視世之爲古文詞寧有當意者乃獨不能忘意於區區之文豈以其言偶有合於作者之旨

乎行竊自念僕與錫鬯年已壯矣遇已窮矣顧所亟有大於此者昔孔子述其進德之序曰三十而立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則君子棄之益傷歲月之逾邁而悲其志之頹廢也然則經術之求抑末已三代人才莫盛於洙泗之間而簞瓢陋巷無文焉惟曾子唯一貫之旨退而傳大學之義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以授孟軻軻又自以其門人所問答分輯爲章句今其書國家固用以辨論人才歷千百年未之有改也夫彼數賢人曷嘗有意於其文哉至若宰我子貢並在言語之科而游夏號稱文學乃卒無有專書以垂世然則賢人君子其有求於道而不暇以爲者抑又多矣降而秦漢以道鳴者荀卿楊雄王通之徒率小醇大疵故其文殊不足觀退之以補偏自任而宋儒乃謂其因文以求道何論之嚴也自宋以來大儒輩起若其言之醇新安河津兩人而已然則後之學者思不朽其身後之文宜何所取法哉僕誠念此凡疇昔駢詞雜體來教所稱最害於道者悔其少作投置水火靡有孑遺雖然僕豈遂無意於文乎頃偶從事近代理學縱覽月川白沙念菴諸家當其有動於中未嘗不莞然色喜及情生智變則倦棄以之而獨於文清一書其纏綿反覆眞有若饑者之於食疲者之於臥而不能以解何則其文之醇有以使之也人情不甚相遠若僕者豈少哉是故文者亦道所不廢也惟是

本末之間亦貴辨之而已鍚鬯勉哉吾將與子留心性命之原求天人之合務期有得於躬行實踐之餘然後發爲文辭輔之以經術洋洋灑灑毋激而爲不平之鳴毋蕩而爲沽譽之習使後之君子覽其文想見其中曰此道之所寄而非有意於其文也使無若宋儒之所以譏退之則幸矣而僕與鍚鬯之文頗不重哉寥寥宇宙發言莫賞天之生才亦何容易感相愛之淡又見兄大同諸作多合於道者不覺言之絫絫惟高明垂教焉僕春杪有事汾澤之間儻得而商耳

答倪闇公論選文緯書

夏五月雨歸會大風雨闕走別比再渡江足下往豫章矣一切欲語末由商榷辱手書及見贈絕句捧領如在左右也僕文緯之選非敢好事實見比來風尚流極不返而僕才質淺劣又貧賤不能自以其所撰著鼓動天下故欲就諸公之文一爲論定以力挽今日之風尚譬之草樹雜然叢生不披荆斬棘則良材不見此僕苦心也來書謂見僕發凡鄭重得古人之意何敢當哉正賴足下相助耳因念古之選家皆有因襲乃能事半而功倍如姚寶臣之本英華呂東萊之本文海是已寶臣家多藏書晁氏嘗言之然論者以潭州刺史張登文不入選用此類推詆其多所遺濔東萊被旨刪定其去取雅有確見而謗誚蠭起陳叔進極相排阻張南軒又責其

無補治道然後知選家之難在古人且然若僕者既無舊選可襲而重之寶臣之家藏異東萊之被旨欲毫積黍絫以成三十年全書抑又難矣顺伏見今日鴻篇傑作陵轢前古僕雖固陋誠不自菲薄不肯遽出兩公下若復苟且叢脞類足下所指近本云云者又可望其傳哉此僕所以不得不鄭重也僕又伏念文鑑初出一時相推許者惟水心晦翁然晦翁與東萊書其所論列選法往復至再委曲詳盡益君子樂成人之美如此當時東萊受晦翁之益不少矣今者足下既繆許僕僕又能無望足下之助哉高明有所見幸早晚疏示以振吾過乃見足下與世俗異也豫章人文爛然源流極盛得賜莬拾拜德良厚承示涂魏二稾並已登選初入國門有酬應未暇繕寫俟續奉去不敢留笥杜足下盛心也白門作者統祈宣叱早寒伏惟珍練可勝區區

答沈武功書

某頓首憶首春過足下握手定交意氣眞切若以見僕之晚者僕亦竊念郡邑之內有如此賢豪而僕連年奔走道路僅得一見悃悃別去退而自恨僕本廢人既不能砥行立名自奮於學復不能取科第飾僕馬詡詡鄉曲間此世俗所不道足下才高志鋭顧取世俗之所棄以是識足下胸中不可及也鄉曲知交求易更僕數惟是膠漆之喻自古爲難前年廣漢死淡悼失一良友今

見足下若老疾者之得杖窶人子之得良田廣宅便欲相從以歡餘年每一遐思至忘寢食遍四方之士未嘗不口足下蓋我兩人肺腑相結又不獨足下之愛僕矣惠示詩稾清矯獨出無近日風氣古人立言能自成一家既沒而猶傳者皆不隨風氣之內足下誠力學不已進於古人不難如僕者幼逢喪亂先世陳編零落殆盡自愧未曾讀書徒以齷齪鬱塞時時作爲文章以發其胸中之所欲吐此可以自娛不敢望其傳也歐陽文忠一代偉人論者尚有好歐九可惜不讀書之語況才地去文忠萬萬吾將誰欺哉此僕近所深悔尚欲自刻勉者故敢語足下少壯幾何逝日不返幸復努力僕年逾三十矣通顯之路邈若河漢自分草野年歲間當得返長水種蔬自給買未見之書稍償其欲吾人在世亦務其所得爲者而已他尚何求哉又足下論同里文章家前輩則曹侍郎俞處士近則舟石敬可錫鬯勝力左羽此皆僕所師且友者甚矣足下之知言也

答申鳧盟書

良年頓首前辱賜書知先生欲屏斥一切文章撰述歸於至道捧覽之餘欣喜過望然僕竊復有請冀垂聽焉僕不見先生三載於茲頃從令弟檢討聞杜門家居蕭然甚樂又見所作霍亮雅傳殷伯巖行述二子皆有道者亮雅類狂伯巖類狷而先生文實足以發之僕乃謂

檢討宇宙之大豈乏行誼如二子而身往名湮者比比有先生之文則二子傳矣立言之有功如此遂欲以表章紀載之任望諸先生非欲先生反棄躬行實踐之學而從事空言也僕本少孤自悼失學偶習爲文章實不類世之求譽者先生試質之交游中其得見僕文者少矣亦謂歛華就實士所當爲誠不止此以僕之固陋且然而顧以無益之空言望諸先生不大悖乎文章莫盛於今日亦復有片長寸善高自矜許循言顧行判若千里若此類僕方歛手避之況敢爲勸乎僕之以文章望先生者正謂惟先生乃可以有言非薄視吾友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子輿氏亞聖也不遇於齊梁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晦菴大儒也其於經史百家無不博攷下逮詩歌之細佛老之書是是非非皆有發明蓋半出於家居之日先生乃謂不游不仕無文可作此非僕所知也道一而已得志則行窮而在下則言言固不廢也特不妄作耳先生薄此不爲得毋有鑒於今之立言者乎抑將塊然獨處置聰明於不用自放於空虛寂滅之鄉乎僕有惑焉願先生終教之

答施愚山書

良年頓首昨者先生宏下問之雅忘失言之誚儼示大集俯作以承秉燭讀之晨起卒業至於三復先求立言

本旨徐觀所爲法度旣而潑思焉因文以想見其時其事欣然意解昔伯牙學琴海上但聞潮水洞滑顧雲山窅冥則邈焉以嘆讀先生之文而不能識也良年實有類於是夫立言之不本於道也久矣作者代興羣書滿家辨經則聚訟鑿起論史則予奪偏駁紀時事則務新奇而黜平澹術非不精惟其樹立者無本而撰著不足以垂勸戒則遂以澌滅其幸而有迹亦豈君子所貴與先生紹希賢之緒皭然不汚於泥滓歷久而不懼家居念祖德恤宗黨爲郎官有聲爲監司軫民疾苦葺書院以講學其去也大吏爲治裝父老泣以送此天下所聞也伏讀大集其所以自述者甚具則立言之本也忠臣

孝子廉吏節婦隱德之叟獨行之士有見則書有聞則書必信以覈無溢語勸戒之微意惻然寓乎其間陳言務去單詞隻字毫析黍較悉軌於法若韓子蒼之追改舊作若歐陽子之畏後生先生固曰吾非求工於言言之不文其行不遠是使忠孝廉節其人其事由我而墜也嗟乎先生用心厚矣古儒者之言雖無意於文而爲世所寶其理勝也況以作者之法而折衷於大道者乎吾不多先生自傳其言樂所爲勸戒者足以信今傳後令讀者歌泣感發爭自淬濯將有補於世教是以累歎往復而有成連伯牙之喻也偶有相質疏附簡末方攝疾裹足風日稍暄手歸大集並面奉教不宣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三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序一

黃陶菴先生集選序

往者先生盡節之歲予未有知識其後從時文中稍稍習其姓字每手一篇輒慕思不置維時先君子顧而命曰童子欲知若人乎乃詳示先生殉國狀且曰是嘗有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今存帙不可知惜汝未及見也良年識之不敢忘比歲無事發故篋得有明文章數十家次第甲乙之取其言之不悖於道可傳於後者類為一書自遜志齋集迄震川集纔五家而止最後乃得先

生文五十首於白下主者索本甚急即日繕寫掇其尤十有七篇蓋自先生盡節以來思其文而不得見者二十有五年而所得止此然先生遺槀實未盡也當明之季士大夫寡廉尠恥即平日自號為能文章侃侃論議而臨事濡䩄貪祿苟活其末路有不可言者先生成進士甫二年國亾義不獨生於城破之日慷慨自裁非有刀鋸之迫於前而視死如歸何其偉也及覩先生集中當諸生時所作已惓惓君父之際至甲申哭友文則曰庶畾將來公步亦步然後知先生之能辦大節於一旦者其期許有素而非出於慕尚矯激之為矣予既錄先生文行且博蒐散軼以成完書而輙署其冊曰明第六家文選以次於熙甫之後嗚呼明二百七十年中著述之家可謂極盛而予以六人者盡之論者不譏其見之不廣即疑其取之太刻而抑知以正學始以先生終節義文章並垂於不朽此往代所希覯而有明之文洵不可謂非盛也已

陳侍御達𣧑先生遺集序

嘗攷閩中理學所自龜山定夫得二程子之傳始開閩學而授之羅仲素仲素弟子為李延平紫陽嘗師事之而黃勉齋蔡季通父子復出紫陽之門他如子舋西山諸先生並宗濂洛蓋大儒輩出其傳述之盛如此而紫陽講學同安最久其流風餘韻被於泉南者為多竊謂

清源浯嶼之間近代以來必有遙接淵源者頃讀惠安陳侍御集始嘆吾言有徵也夫立言與德相表裏馳騁以盡才神明以馭法文士之文儒者弗道先生自筮仕以陟留臺明體達用見於斯集者具在仁人之言藹如也惜其功業未竟不盡顯於世然其要可識矣此予所為慕也先生嘗葺念菴遺蹟於白浪表章恐後又嘗論學於鄒忠介羅匡湖兩先生間覩其取友可以知所私淑矣予去先生數十年信之以其文耳故推本閩學之盛以誌景仰然非予言也抑忠介匡湖實許之矣

查處士集序

蠙珠碧玉黃金丹砂珊瑚文犀皆蟠瑰瑋天下之寶散

於通都闤闠之閒者不知凡幾覩者相與歎息而不能言其所自若夫千金之買負橐而游則雖深山大澤之難至猶將取之甚哉良賈之有功於物也文章之寶於世久矣海寧查氏故爲邑大族子姓後先用科第爵位顯名號者至於今不絕然處士虹成先生獨能文章顧深自秘晦不盡見於時令子韜荒與予善迺悉陳處士所爲文得受而讀之處士詩文規摹漢唐而削去形似凡若干首其他所作與書權書史斷經世篇幾十餘萬言舉三代以來典章經傳禮樂韜鈐之事備矣此當世之所宜寶也惜今世無知處士之才者予之愛其文抑文字之良賈也已雖然金口珠玉必求之深山大澤而

處士之文乃不出百里之內然則世之不能爲良賈而固以待予亦可嘆也哉會處士六十初度韜荒方乞言海內而屬予序其文士固有輕於年壽而以文章爲千載之業者即予所以壽處士者多矣

鍾廣漢遺稾序

亾友廣漢遺詩六卷在京師嘗自改定其稾既沒而本留譚舍人舟石處予約朱子錫鬯刻之未果今所刻者其家舊本也曹秋岳先生既爲序而予復述之曰廣漢天資敏妙書無所不窺尤研精於諸史及前明紀載折衷羣言博而有據與人論壞輿沿革之故或片語剖晰或援摭往復鑿鑿數千言不休可謂恢奇橫出之才其所志者葢不獨詩也頗向所撰述非有關當世者不茍作既見天下初定處士用橫議得罪不少久而自創焚棄刻削於是他書皆不存而僅傳其詩亦足慨矣嘗注五代史得嘔血疾予數憂之爲書相慰報曰吾正恐一旦先朝露而著書無成有足羞者迨疾稍愈則益自勉曰士立言要期有用顧不游無以識時務乃獨行至京師會予方出塞策馬相送相與論山川阨塞及當年戰守之地拊掌縱橫睥睨一世予竊喜廣漢意氣之豪謂自此當不復病曾幾何時執筆而序其遺集然則士之不偶雖窮愁著書不可謂無命矣顧廣漢雖不幸而短折死詩二百餘篇諸體皆工而歌行樂府尤馳騁上下

不可羈靮此雖僅傳其詩亦足以不朽而予特著其大畧如此者葢以明廣漢之志亦使後之人知其可傳者尚多也

王山史砥齋集序

華陰王子山史與予定交國門出所著砥齋集爲文若干篇屬予序之予曰嗟乎古文至今日難言矣夫文以載道古之立言者皆自重其名其淵源授受各有師承而不屑爲雷同附儷之習故皆有以表著於當時而不泯滅於後世自頃文章當絕續之會一二恃才者出或以數十年所欲爲之文而成於數日夜用以衒示於人人亦以此爭多之或以山林遺逸不能絕意於干謁而

挾其文以自豪於公卿之間彼既不知所以自重而支離瑣鄙稗官小說之餘皆雜取而用之今其書具存其可謂有合於古之立言者否邪然此一二人者既死而大江南北翕然宗之旦作一文暮從而刻之暮作一文旦又從而刻之又自以其意互爲評定而羣號爲大家譬諸倚門之女爭妍取憐觀者至不可甲乙而其人猶相競而不已嗚呼古之文以載道今之文乃不惟無當於道而其雷同附儷之習中於人心相率以爲故常而不之怪此有識之士所以執筆而三嘆也今山史讀書萬山中蕭遠澹泊枕經而籍史其所師者古人之言其所言者山史之文也予以爲有合於古作者之義故爲

言之山史嘗喻大江文章風氣亦既耳習而有慨於心矣必不以予言爲誕顧山史西北士也秦晉之交能文者相望豈無傀偉非常之人不鑿於風氣而遠過乎大江以南重爲山史之所許者乎山史其尚有以告我也

燕臺錄別詩序

嘉善柯子翰周從河南至京師省其尊人給諫公將歸里門戚友之在客者皆來會相率賦詩既成集爲一卷而予序之曰嗟乎門族之盛豈不以人哉嘗考人才自漢以後莫盛於晉之江左然當是時以文采風流卓然表見者逴逴出於世冑而寒門下品能自振拔史傳不書蓋寥寥焉以此知晉重門族相沿至唐而猶不改非獨一時之風尚亦惟其子弟實才且賢故也今世去古遠甚上之人既不以門族取天下士士大夫之教其後人亦不復以文章德業相規勉由是貴盛之餘流爲驕恣能者挾氣勢陵轢其鄉曲弱者蕩爲游閑飾車騎盛臧獲翩翩自豪於聲伎之間以爲凡矣由此言之習俗之不同人才升降之機亦勢使然也給諫公既用讜言碩論著聲朝列而尤以家法稱於里黨翰周與其兄寓匏聿脩並有才名孝友之餘以詩歌相奮厲與人交恂恂謙謹益不自矜家世之貴顯而抑若并忘其才者可謂難矣予獲聞三子之名久奔走南北未由問業前年周子青士寓予洞庭紀遊一帙既嘆寓匏聿脩之工於

詩今復讀翰周之詩於長安羈旅中不可謂非厚幸也然翰周年甫弱冠才高而志銳行且纂承祖父之業他日樹立功名其可傳者又豈止在區區歌詠之末哉予以縉紳之後多才聚於一門此晚近所難既羨給諫公有傳人而又多君兄弟之賢足以媿世之不自愛其門族者乃爲斯序以自述其慕尚而諸君聚散之感不復論焉

代貴州通志序

上御極之十年予奉　簡命來撫黔陽間以暇日閱明撫臣郭青螺先生所輯黔記慨然識前代治亂之由歎撫馭之不易獨明季載籍詢諸遺老而其事亦少缺矣

伏念我　國家厎定西陲載踰星紀其豐功偉烈渥仁厚澤不可以不書方欲撰述成編用垂典冊既而　上允部議令天下纂修圖志則益思所以塞　宸渙示來玆爰率黔有司與夫碩士之有文者相與掇墜補殘抑浮削冗既戒既備遂拜手稽首而卒業焉蓋聞盛世不勤遠虞廷干羽僅稱來格禹貢荒服亦止羈縻即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其時五尺通道封守未設唐蒙司馬相如兩至夜郎甫修賨貢而西犍二郡旋置旋罷豈治綱疎闊抑亦冉駹椎髻夙稱難治故不暇以爲也風會日開幅員漸廣歷唐宋迄元始易土而流明置專藩裒爲郡邑猶寖尋至於中葉而典制始備益柔遠維

艱振古如斯昭代聿興天付所覆百蠻君長咸奉約束亦既聲靈震於殊俗風教訖於流沙而水西負固上干天討隴氏亦弗戢於郎岱最後擺瀉扯處烏餘孽猶勤師旅雖漸次削平版章載闢未可云傳檄而定矣此又近事可覩記者也夫創之也難則治之也不易予嘗佐秩宗貳冢宰奏事殿中得仰見　天子嘉與維新中外一視軫黔民之困以阡陌責令長俾勸於農桑念邊土貧瘠而特罷鼓鑄知荒落之區罔習法度不可以中原之律治也而寬其禁令所以懷柔遠人更張區畫者備至予抵黔既久日進殘黎而風曉以聖世與民休養之意童叟歡悅式歌且舞有事關邊計亦次第指陳　上不以其言爲愚輒得報可庶幾猛鬣鳥道之鄉登於衽席矣顧僻處西南遙瞻國門如在天上而疆宇四錯倚滇扼楚負蜀襟粵以致伏莽滋山歲煩牒問則長慮卻顧所藉於繼起者有待即今日之指掌而稽繪圖入告誠亦司封土者之責也惟是野史遺聞久惟兵燹不無訛闕詎敢傳疑故雜記多列逸事而法制尤詳於今取其足以備鑒觀可信於遠者誠使宵旰之餘一展卷而遐方萬里洞於觀火則治理□焉法戒具焉豈以要荒之紀載而可忽乎因書所見以爲序

曹中丞黔行集序

倣雅而爲應制倣頌而爲樂府紀遊之有作所以補風

之缺也孔子刪詩不錄楚風未幾而騷作於楚自時厥後洞庭之濱瀟湘之浦澧蘭沅芷之蒭弔古述今形諸詠嘆楚風盛矣自莊蹻通道秦置黔中郡治在今辰州辰以南悉屬之然則黔猶楚也其山川風物宜見於詩乃自唐之太白龍標明之仲默伯安三四公而外篇什寡聞焉何與及攷黔乘所載然後知黔非無詩詩不工故弗稱是亦若有待而傳者少宰渠邱曹公拜中丞之命開府黔陽凡得詩若干首既下車總而命之曰黔行集余獲與公偕行所過名山大川溪谿絕阪重巘密箐束馬而車截流而舟其間巖壑險怪鳥言卉服虎蹤猨嘯鉤輈粉畫之禽岐葉不凋之樹接於前者咸發爲詩

余過而追之恒不自愜公則所至立就故不煩摹繪輒領其要雖詩不專於黔黔亦不盡於詩然詩在黔楚凷者什之七則謂黔之有風自今日始可也謂楚風盛於此無不可也公弱冠登侍從洊膺通顯陟春卿掌邦治爲政餘暇拜手賡歌紀遭逢盛事益雅頌之章對揚郊廟播諸筦弦者備矣顧嘗分巡郧陽有詩奉使衡嶽有詩十年之間並絃行凡三補風詩而皆在南國豈非黔之有待而傳而楚風之不録於古乃其所以盛於今邪抑公詩旨趣遙深中多寓託非如世所爲紀遊僅賦山川風物也此又風人比興之旨而公詩之所以克全六義也夫

黔寄集序

歲癸丑春中丞曹公彙在黔所得詩命曰黔寄集屬良年序之繼此有賦則續爲卷竊以公詩布在宇内者若楚行黔行諸集天下能言家既共寶之矣豈予不文所能仰述雖然良年交公久知公又最深其於作詩之旨固有可得而言者矣昔微之云非有爲而爲則詩不妄作予請執此以論公之詩黔陽去用兵未久凋敝之區也士荒於嬉農咨以歎溪山窮箐羈縻弗絕而已比歲以來父老始得見太平遠人來柔成就法度遂有餘閒以歌以詠則公詩所以紀治公位望既隆知遇在　兩朝勳業炳中外顧退然處之若不足託物比事有每飯

不忘君之義蓋公所仔肩甚弘且鉅未可輕量也則公詩所以寓志時太夫人方在里第而長公官京師郵騎往復狄公親舍之思蘇子對牀之感詩筒互答三致意焉則公詩又以見性知此者可與讀黔寄集矣若乃挹魏晉之源流歷唐宋之門戶格足起衰風能砭俗獨標新異自發閎遠則世有真知風雅者於公必無間然王考功西樵云楚行清蒼黔行淡老黔寄淡思老筆糅以清蒼庶幾知言者而予竊有進焉當公始至黔陽題其退食之軒曰又何拜爲文以記蓋續陽明何陋軒也今黔人德公髣髴豫楚百粵之視陽明而公且不自居若曰吾於黔特寄焉耳此又公命集之微旨非予所得而測也夫

曹升階珂雪集序

予讀曹舍人升階珂雪集竊喜詩教之復振也嘗考前世文章而識詩之所以升降之故其來有漸開元天寶間作者源流各有所自體殊則盡變趨異則並勝其時詩未有派也自元和列主客之目而詩派以興宋則西崑豫章爲最著然當時所稱同館十有五人呂居仁所列之三十五家今其詩乃不盡傳傳者或不爲世所寶惜弗師古而襲派未見其得也劉後村有云方元和體盛行退之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成一家之言韓子蒼徐師川不爲山谷詩山谷益重之然則前人當詩派

極盛之際而矯然自異者猶不乏焉勝國風人媲美前哲其弊也入於派而不知所變夫合數十百人之精神志慮爭習爲形似尚安冀其錯綜參伍以盡詩之變哉詩與派之互爲盛衰斯可覩矣升階之詩發源初盛折入於眉山劒南無摹擬之跡而動與之合可謂矯然風氣之外者竊先生之意竝特以自工其言抑亦轉移風尚將有籍於此也曩時予客京師追隨文酒之末竊見一時大雅咸以推陳致新起衰救弊爲任而齊魯稱詩最富若安邱新城著述聚於一門此其尤盛者舍人之職地在樞近無案牘之擾自來作者多出於其中今國家尤重茲選故舍人以詩鳴者亦莫盛於此時升階產

詩學極盛之鄉入參禁掖直省餘閑分儕命侶作爲詩歌以潤色鴻業其涯際不易測也予不能詩而妄喜論詩躬耕吳越之間行且貧當代之篇章倡酬送日既樂觀風氣之遷又自幸其所遭已

石月樓詩序

予嘗謂山水之外無詩非無詩也詩不得山水之助雖極工予之好不存焉是予之癖也往者家居無事良辰好景輒命童子具舟檝攜一尊酒書數卷自隨山巔水涯惟意所適游必有詩詩出解詩者咸謂可觀也迨後挂帆江湖策馬邊塞感時攬古之作是不乏焉今年客長安不稱詩者五閱月夫長安風會所集賢公卿名人碩士所萃止宮闕之瓌奇輿馬第宅冠蓋之侈富聲伎游冶水陸之珍玩好之物畢致士游於斯流連詠歌宜倍於常而予顧罕所著述何哉山水之助少也然龔子念吉亦客長安出其近所爲詩問序於予顧哀然成帙予觀彥吉詩不事險怪而立意灑然在塵壒之表此其有得於山水深矣然後知長安能困予不能困彥吉彥吉之才過予遠甚而予尚欲執前說以論詩毋乃陋乎雖然彥吉尚少俟之長安之西有玉泉翠微諸山可以娛目騁意秋高木落涼風載塗予將遨游焉麋鹿之性甘長林而悅豐草尚能詠而歸彥吉覽予之詩或以予言爲不誣也

潁紀小序

地紀

潁汝皆環州而地之得名潁後於汝其間沿革或置縣或置郡置州並領數縣設軍府皆如之又地跨中原軍興所嚮數叛數附甚至一歲再更兩朝並見其分壤乃如亂絲要以經今緯古之法凡在今州境者則書而共祥風俗山川物產諸條以次犂舉若廨署寥寥可稽郡乘浮圖老子之宮無關得失例不並書攷潁地者觀夫樞轄東南連引淮淝則知控扼之勢舟車四達水陸千里則知攻守之不易宜有取焉不獨潁人也

官紀

吏玆土者漢晉以降代有聞人自宋時大臣率得上章請郡潁距京朝若近若遠而名賢之趾後先接跡顧其至也視邑里如其家士女若婦子其去也有不釋然者即潁俗易治可見矣流風遺愛故老能言吏不忘潁潁人能忘吏乎表先封爵存名號也非專官有事得附見誌賢也其王平言宦潁州仇與爲龍駒指揮使既殊常設抑無定名若斯之類雖時散見於他書而槪不敢列

人紀

生是鄉不能有聞於後之人非才也既有聞於鄉矣將必使天下皆知之其或有聞於天下而無所攷於其鄉此後起之責也汝潁故多奇士又史稱慓疾有氣勢以

予採裒策折衷學士家言往往自拔於俗蓋忠孝事功文藝之盛載在名賢浸浸備矣外此別爲傳以類從也昔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典型未墜賴有遺編則雖纂述之不文猶將與世見之天實生才崛起不易潁多先賢覽者可以與矣

文紀

潁雖分隸江左實南北之中也其地爲必爭自古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士生於閒既習鬭兵革之事遑思籌畧故爲文率雄恣馳決斂而就法多可傳者至若產沃風淳山川清遠寓公仕宦之篇有由來矣簡帙漸增美不勝錄錄其爲潁人贈答者或仕或寓錄在潁作者潁人錄其大可見於時者餘倣通考例存卷目傳論附焉

談紀

淺見寡聞古人有微詞矣自良史無徵稗官小說之家其言馴雅亦可以補採風之缺予從束髮尋汝陰舊事積有剩聆中更世故未暇手纂比歲家居思見於筆錄而滄桑飛燼之餘故老云亾遺書畧盡無足以資捃拾者此不能無歎也顧惟前言往行大者無論即談諧謦欬之餘亦博雅之資也用是不揆簡畧掇次所聞雖未儲潁事之百一其於王海陵所譏詮擇不精疑信相半者則庶無媿云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四終

門下後學金德輿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五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序二

徐白榆遺詩序

子自弱歲交徐隱君白榆君負異姿該覽載籍志潔而操巖蕭然韋布之高節其書法逼魏晉其篆籀錢筆直詣秦漢士大夫家寶藏之於詩往往獨吟或即事標領脫藁輒棄去以是所存僅什之二三君没嗣君虎侯能世其學今捃摭散佚得一百餘首屬余序之以鏤版序曰嗟乎巖穴之士身不立廟廊立言不關世務顧自漢以來史必錄其人甚者採其所製夫豈徒哉葢古之逸

民其人與言皆足以風世而傳後梁伯鸞五噫之歌顧瞻京闕而念人之劬勞適吳詩云欲乘策以縱邁疾吾俗兮作讒董威輦答友詩云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彼遭逢不偶以憫時嫉俗之旨發為高山流水之音因言而見志故史並書之若牧豕賃舂被髮衣碎繒此特二子之跡耳隱君生遘喪亂垂老無寧居紙窗木榻筆精墨妙之外皆其所不為白眼時流鄙夷陋學微辭刺譏聞者憚且怨而君則公是公非若姸媸就鏡非有毀譽也君嘗著短衣攜筐筥入市市酒菜貴游邂逅長揖而已或以倨侮讓謝曰吾寧不事容飾顧里無可語飾將安往世由此駴其跡而君憫時嫉俗之懷世固不盡知也今君詩存者大抵牢楚激壯怨而不怒彷彿五噫之嗣響答友之遺音然則讀君之詩而悲其志擬以古之逸民庶無媿色矣予始交隱君時海內瑰人傑士錯落碁布出處相半其或游心六藝食力而名高為時矜尚猶以潛德清風見重君没二十餘年世有明言財利之患士無所挾持詞章藝術藉以資干謁媒諛佞而已老成徂謝巖穴寂寥范蔚宗所云處子耿介求其人如隱君者可復見耶此則江河日下為緩卷而太息者也

鴛鴦湖竹枝詞序

昔者國風十五民俗之詩也上之王朝至媲於雅頌而

列為經葢其事本於民俗其詩則採風之太史文之矣周以降上不採風里巷歌謠率鄙俚不足錄於是學士大夫緣其意為之詞山川風土稱引不出其鄉而宛轉可誦如竹枝詞者猶風人遺意也竹枝始巴渝兒童連袂迭舞赴以鼓笛劉賓客云巴人能唱本鄉歌然其歌不傳僅傳劉詞迨後黃涪翁自荆州上峽亦譜二疊授與巴孃則唐宋間巴人所歌固出於詩家之製矣吾郡參界吳越歌操吳音舟師農豎每互答於煙波阡陌中抑揚可聽顧語多猥褻惜無有以竹枝體授之者先是吾友朱檢討竹垞倡鴛鴦湖櫂歌譚登州舟石繼作葢倣湖湘款乃其體猶竹枝也所歌不獨山川風土凡遺

闉逌蹟名賢之宅二氏之宫及方言物產里諺街談可徵於舊者咸在是亦竹枝之變矣淅俾鄉人歌之而二子宦游去不果今沈子宏畧賦竹枝五十章風調頗類採取或殊盍同宮而異曲者竹垞每羨鐵崖西湖和人稠疊今屬予踵事棹歌忽忽十餘年未就沈子又從而淘汰之吾將爲瓦礫乎斯可以轂華也矣邇者耕釣爲儔獨吟寡寂行將播三子歌詞於溪童櫂女聆其音節之好俾吾郡有風自今始此則吾事也故牽連序之

鈍翁類藁序

予於吳先賢嘗慕石湖之詩震川之文鈍翁立說亦然雖翁詩文與兩公殊不類而往時浮沈郎署位不副志

發爲著作原本經術有似震川晚而築室堯峯之麓幅巾杖屨與山樵埜叟行歌互答有似石湖然則翁之所慕兼在出處大節不獨文章也一日予過城西草堂適類藁竣受而卒讀予竊謂吳中作者五六百年來稱極盛然其人其文兩無所愧吾終欲位置先生於兩公之間不問其同不同也若五服考異東都事畧諸跋作書者其有憂患乎此則兩公之所不逮矣

鷗洲近詠序

客歲之秋予訪堯峯期以今年梅花時再過吳閶尋元墓諸峯之勝鈍翁曰吾吳從吾游者方爲我籌行窩虎邱之側他日扁舟徑造山麓可矣予竊嘆士大夫生當明盛恒矯首功名之會先生獨難進易退以經術文章爲己任自謝史局歸薦紳韋布執經問字者趾相枕其門下士又皆敬且愛至買山築室遂其師娛老計盍有古師弟子之風予未獲盡交其人而羨慕久矣一日俞子犀月以書抵予示張子成九鷗洲近詠一帙曰此予中表弟而堯峯門下士也願得一言序之予讀其詩意婉詞清不事雕畫觸境而伸動見懷抱移情忘倦者彌日犀月稱張子詩才敏妙今所寄止丁卯數十首其存汰簡嚴寧使讀者有見少之嘆視世之六義茫如大書潑剌不已者度量相越也堯峯之論詩極嚴閱張子詩可以識淵源所自矣昔子瞻爲一世歸仰而游蘇門者

獨以六君子著廉夫稱玉笥生曰吾鐵門能詩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及吳下袁華輩者不能十人今擬堯峯於蘇楊張子其肯出六君子張憲袁華輩下邪予臥病久看梅纍約愆期一載行俟春和終踐息壤將過堯峯行窩而質之握手細論張子其許我也

錢魚山詩序

邐溪錢氏吾家三世爲中表先子與表叔半完先生雅相友愛半完者先生自署圃名也前明之末吳越閒兵革未起兩家詞塲酒社極游閑都雅之風迨先子不祿先生篤念存沒視予彌善叔弟耕客爲先生子壻讀書圃中予自弱歲迄壯圃花開時每挐扁舟過從奉杖履

歎咏閒作是時先生仲子魚山方在髫齔振筆屬辭輙驚一座今其自序中述予賞歎之句尚堪記憶而魚山亦亟愛予詩自童時已然蓋兩家文字相知又閱一世也既而魚山學日進文亦日進鏗然有聲予與耕客坎壈不得志相繼遠行北轍南轅錯綜離合久不聚圖中矣以魚山之才謂當取科第如反掌揚花風雅且在明堂清廟之側顧天欲老其才魚山亦不汲汲榮祿至今浮湛諸生間識者所交惜也或勸魚山挾束筍走通都必有所遇謝曰吾有兄滯闕門高堂健飯春秋七十矣寧以浮名易吾色養於是聲譽在四方而暫游不越千里偕其叔季依依膝下父子兄弟相師友宜詩之工且

富也予嘗與論詩舉子美清新庾開府陳后山黃生學詩用力新之語魚山潑契之故出入唐宋諸家而以擺落畦徑自成一家言今繕其前後所得如干首屬予序予自束髮弄柔翰晼晚無所就悔其少作思焚硯久矣尚能執筆以應來命乎顧念吾兩人論詩相同知魚山之詩又獨早且自遠游來忽忽二十年許僅一再相見追憶前游幾如夢境不勝今昔之慨其可以無言因述兩家世好以志繾綣并質之先生焉

范氏譜系畧序

近見縉紳之家聚族而居或數傳而子孫棄書不讀高曾以上至不能舉其官爵氏號又毋論出處之大益宗法廢而譜法隳之流弊至於斯極識者慨焉范氏系出文正公徙蘭谿者最久其後則之海昌之吾郡之梅里支分派衍散處四方欲合而譜之難矣吾友暮山示予家譜一帙敘次極簡然自文正以上凡三世文正以下至其身凡三十世其間仕宦政績布衣清節素封任俠之彥梗概皆可覩表著者或附以贊是非不繆於公論予謂即是編可以愧世之譜法不講而昧於其先者暮山因請予序之予交暮山久見其讀書友善安貧慕道獨所少者人世之遇合耳惟其遇之艱乃得以隱居田野之日輯家乘以發揚祖德俾閱者歎文正公之流風遺澤遠也彼逐逐於富貴能使其子弟爲卿而不能使

先世之有聞於後遇又烏足尚哉

朱不爲詩序

予自髫齔學爲詩至今三十年其始論詩於鄉國所與遊十人而九詩也既而論詩於京師於四方所與遊十人而九詩也嗟乎盛矣天下之才皆勝予而知予詩者不乏予不敢自信也予智不足以知天下之詩又何敢定其詩且定其人哉然亦有可論者若嚴滄浪之擬詩以禪自漢魏迄盛唐爲第一義大歷以還爲小乘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作者各有專師所尚異也履山澤則瞿登廟廊則佚所處異也北風質而病抗南音諧而忠靡少壯之詞悒肆垂暮之言頹潛年與地異也若夫附雷

同之聲工諛説之語或高自期許而行不克副揆之詩人忠厚感激蕩然無存乃學詩者不察惟此之求冀有聞於世特立獨行不見於今日此則心術人品之升降於詩有慨焉予與朱子不爲論詩於鄉最晚不爲聞予言若有不釋然者其知予詩獨深不爲之詩師古而自出機杼處山澤而不瞿操南音而不靡由跌宕以幾於法肆然少壯之篇也嘗不爲初學詩親厚者沮之謂士所當爲不止此然君不屑屑爲繩墨之文而獨好爲詩其亦有不得已於中者邪不爲性率直寡諧且面忤人以予曾受業尊先公之門獨兄事予予數規切之君輒忻然受以爲愛我不獨以論詩合也今其詩愴懷存沒

抒寫牢愁有風人忠厚感激之遺意而不平之語一洗難渴去雷同諛悅之習遠甚葢詩如其人非行不相副者宜其詩之工矣君詩最富每不當意脱稾即棄去輯其篋中存者命之曰存藁屬予爲序旬日之内使者七至嗟乎予爲時文則不能取科第爲詩古文詞則應詔登史館者至五十人而吾詩又不與予之一無所鳴於時爲世訕笑久久矣不爲既繆取予詩而又以予爲能知君之詩其意非世所識也若予與不爲論詩相合之故則子美所云得失寸心知放翁云詩到無人愛處工予將守斯言以自老於桑樞蓬戶之閒不爲才高志廣而亦有取於二二詩此予所以樂爲之言且將觀其詣之所極也

錢魚山詞序

詩人而工詞唐之太白特偶爲之他如溫韋牛薛諸家及宋之歐秦范陸皆詩人也詞非不工而世終以詩人目之則以詩掩其詞抑或其詞猶未免遜於專家耳宋固多專於詞者至南宋而盛白石玉田夢草二窗極專家之能事矣誠取其詞息心澄慮與前數公相比絜其銖較一銖爽爭一子非解人不易知也或謂北宋諸家亦有溫厚之音豪宕之氣後此似不逮子何獨偏袒南宋予謂如君言論詩近矣詞則否倚聲按拍在綺筵朱几香奩錦瑟之側雜以壯夫莊士斯嬋娟卻步矣錢子

魚山持論畧相等詞得南宋佳處魚山先以詩名後乃塡詞予謂若魚山者謂之詩人謂之詞人無不可也

邵苟孟梅里吟序

邵子家杭之塘鄞里最從戚友悉其氏名今年吾里陳子書崖延致之予欲造訪而未果一日過天香僧舍仰視屋壁有探梅斷句則二子先予游所倡和也愛其蕭疏婉雋移時不能去予始知邵子工於詩既而邵子訪予草堂恨相見晚自是屢過從君詩日積署曰梅里吟倒篋見示不沾沾沿古人聲貌而興會所至情詞爛發非拙手可望也書崖寢食風雅有年又多佳子弟邵子與之歌咏互答聞者艷慕而書崖別業饒亭池花木諸

勝與予草堂隔一水方欲以衰病微吟追隨文讌卲子聞吾言色喜會予有螺江之游旋當判袂合并匪易聚散忽焉三復君詩不能不憮然也予歸不遠卲子其待我以後期毋捨書崖而去庶不忘以梅里名編之意也夫

王君閩游詩序

予近歲兩游閩比去閩之日而王君至蓋趾相接也其所歷之地並抵三山而返山與溪棹見見聞聞發為吟咏亦畧相等及出示游草受而卒讀乃惘然自悔其所作竊謂知君詩之深者莫予若也自唐以來惟杜甫之詩後人目以為史甫感時事不忘其君廟堂之得失將

相之賢否動關美刺扈從倉皇兩京陷復悲喜涕笑不一書而足其為史也固矣至若草堂屢易徘徊逆旅周游歷覽之篇於史何居第其詩寫山川則秦非蜀也蜀非楚也紀閭閻風物則開元之作不可移於天寶天寶之作不可移於至德乾元以後至今誦其詩可因之論世而讀史者且得據甫詩以辨其譌闕是則甫詩之為史也雖紀游亦然後之紀游而不甫若者吾無慕焉爾閩地稱東南奧區山奇而麗水險而駛物產侈以博與函北殊與吳越亦殊其土壤人事里俗視閩國以前異視十五年前用武之時不遠君之詩山為閩山水為閩水倚裝扣舷與懷俛仰令識者迴環三復而知為今日之閩也君卓爾自命嗜古不專一家或排奡刻畫類韓愈或頓挫激宕類蘇軾而要其立言之旨則甫而已矣甫游歷處好事家往往刻其詩於石詩之能重地若引以重焉蓋地有實錄發之者惟甫也今人鍵戶習杜詩不必履其地而予之知甫與是予遠遊垂三十年獨未至秦蜀甫詩在秦蜀者什七覽其絕處驚怖惝怳焉而已若甫所云放蕩齊趙閒以及出峽後泝洄荆楚諸什予既皆身至之每目騁意屬有景道不得輒憶甫詩以是知其工獨深則凡履其地者雖上下千載猶將見之矧予與君自浙入閩其地同游之歲又同予不能言言之不能過人一旦讀君詩而悔其所作故自謂知君詩

之深莫予若也抑予又考甫之紀游乃道路所必經名山秀窟未嘗過而問焉於泰華衡三嶽皆望之而已亦時事使然不暇於此耳今天下承平日久君以名進士需次優閒禊期蕭曠子幷無世網之累裹糧躡屩何適而不可顧山川毋論深遠即武夷九曲枉道不十舍而先後兩游若有人事之迫儒風仙響託諸夢寐而已豈甫詩云去住與願違吾衰未自由古今有同嘆邪勞人滿眼韻事銷歇即負奇者不能自異於流俗後之覽者又可思其故矣予方目君之詩為史故始終引甫事以序於其端

吳君詩序

古稱蜀道之難甲於宇內劍門龍背石棧天梯𨄔滇之爲象馬棠狠之多毒蟲見於咏歌紀載者㞐矣自頃西南不靖蜀失其守蠹𩔖負固者六年實煩師旅井邑蕭條幾爲榛莽而巴閬咽喉彌甚官斯土者雖東於禁令無所復避抑鬱無聊若不能終日安望其撫子遺登之樂土且從容政事之餘覽山川而慨然以賦哉吾友吳君録其令昭化時往來所得詩幷還家以後之作將鋟版而屬予爲序昭化古閬之隸壤而今保寧屬也君爲予言居民數百戶雜處巖壑去邑治絕遠又出湯火未久賦稅無所辦而期會之牒日下益其時其地之難如此君之官嘗馳一羸騎詢民疾苦見者不知爲令也有

累晨者輒請於上或緩之或已署齋無事時時搖筆獨吟其所紀風土諸斷句尤娓娓可誦居五年得遷郡丞需次而歸夫以山川險遠又當多壘之後視王尊九折之驅有倍難者君顧習而安焉臥治之有餘亦足多矣昔歐陽文忠官盧陵欲借觀史漢書公私無有君崎嶇萬里不能束書走絕阪如歐陽所嘆乃能賦詩案牘之側豈不爲尤難哉或謂子美入夔務覩劍南諸詩多洸洋犖确之概雖由才力亦以其地使然君詩獨閒雋婉適不事奇詭殆欲矯雷同邪予謂君入蜀在三川底定之後令方與民休息安養爬梳抉剔無所用聲音之道通於政事者又喜讀詩而得君之爲令也

曹子詩序

吾友曹子輯其詩將鋟版而緘以示予請爲序予知曹子詩舊矣今始讀其全帙覺泓然以淡澹然以永如尋名山溯迤乍歷蛇折頓殊不類人間畦逕也又若靜女整妝無意於悅世而凝思流睇神光黯在不假衆姝粉澤也益曹子之詩感人如是復念昔之作者各有根柢而不相沿襲及其言既傳後人輒謂某詩出某派某詩得句法於某大約從其似者而擬議生焉於是稱詩必宗一家以求其似爲之序者亦必引古一二家相推許邐迤然矣吾知曹子之得力於古欲名其所似咏歎累日而後知此非曹子意也夫詩自列爲經下迄晚近源

流之曲折風氣之變易未可指數學詩者遡其始推而至於所極折衷焉自爲其詩斯可矣屈宋楚辭不似三百篇漢魏諸家不似屈宋固已或謂杜子美詩祖其祖句法學庾信又謂得氣骨於鮑昭得忠義之概於劉琨盧諶是子美之似不易測矣嚴氏稱王黃州以下於唐人各有專師至東坡山谷始以己意爲詩而唐風始變是蘇黃無似之可指也三公之詩傑出於唐宋而下視餘子豈偶然哉故以似爲工此學詩與論詩者交失也曹子承其先侍郎驗封公兩世藏書又蒐牖遺佚補所未足其攻夫詩者備矣雅好賓客率當世知言之家討論下上久而發爲撰著故落紙輒工殆神游於唐津涉

於宋而詩則自爲其詩不沾沾求似古人也由是而馳騁變化不已吾何能測其所得力哉詩之弊百年以還獵取聲貌以似唐而失之　國朝詩人矯而稱宋班班可覩矣吾又懼夫似宋而失也故序曹子詩以諷焉

江邨詹事歸田集序

江邨詹事君彙其已巳南還以後詩爲歸田集若干卷屬良年爲序誦且竟至於再客過而疑焉曰君以殊才自奮於盛世其詩上與　聖藻相賡和明堂清廟之篇柏梁上林侍直扈從之什亦旣被諸筦弦傳播宇内若流連景光優游泉石託物咏嘆特君詩之餘美子乃三復於斯亦有說乎應之曰君之詩不以朝野異也子夏

曰詩者志之所之疏之者曰或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發於聲矯亦可識此言誦詩宜審志也卿大夫之志見於詩者往往在進退之際余嘗攷古詩人殆難言之樂天詞章名世其立朝風節多所表見及歸老香山詠歌自適可謂得所退矣而朱子謂其詩津津於富貴將毋志有未潔而自鳴曠達猶近於矯歟永叔在政府志存邱壑思潁之詩至於累牘迨幸而獲遂不免蹉跎衰老之嘆則已晚矣蓋古人進退之際灑然自得者如此其難也歸田諸詩或山川登涉追想陪游或摩挲賜物仰懷　御製不忘　君也北墅板輿侍奉色笑娛親心也灌蔬種樹巾車櫂舟偶好倡和令子繼作家庭之暇豫山野之閑適也君固感激遭逢顧瞻天上而其視進退則一登廊廟而不矜居山林而不訟故能乞身強健之年而情發於詩無矯辭豈非中有自得而然耶由此思君志所在足以被　主知而沐異數者又不獨文詞翰墨之宏麗卓絕而已此所爲三復也客斂容曰吾今乃知所以論詩顧君非久處巖谷者何以是測君進退爲余曰此世之期君也歸田君志也客旣去遂述所語以貽君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五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字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序三

送朱人遠敘州省覲序

吾友朱子人遠之尊人岷左君迸以推府得官蜀之敘州於是凡再歲矣人遠將以吉日命僕夫戒行李別其舊所游者而省於其治竊聞古人贈處必以言於其行有不能已者記曰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射之益有四方之象焉自夫子與子貢論亦先以使四方不辱命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爲士之次概可知矣然古人子之事其親也溫凊定省自雞鳴盥櫛酒醴芼羮榛棃

桃栗燂燔滫瀡之屬靡不竭力而躬爲之則又有不忍以四方之故而輕去其親者若人遠之行其庶幾兩得而無憾乎予旣樂君之行則又告之曰吾聞敘古犍爲之地蜀之疲郡也民自改革以來凋瘵已極國家用前制以推府佐郡典刑詰姦益往者司李之任而故事會城按治凡爲其屬之理率赴會勘驗相更代以爲常惟其職常爲臺使者監司所委藉故其制如此夫以巴蜀崎嶇嶮偪之隅而益之以凋瘵此亦司訟獄者哀矜而愼恤之秋矣人之有意於當世者恒苦於不得爲至權足以爲矣而一切以法令鞭撻從事治其術而不變亦世道之憂也岷左君以賢孝廉出治兹土由委任之專而本以忠厚之思西南之民其有賴乎人遠所以望其親者大試趨庭而告以吾言司理君必曰夫夫也殆不媿於古之贈言者也吾故以前之說賀君而復以後之說進焉至於山川道遠憑眺多有兹不及者重省覲也

送高念祖表兄游山左序

縻絲織文鉛松怪石鹽絺海錯之屬五方之人其致之也難而有之也恒不備去而觀於瑯琊泰岱之墟則都車而載焉爲其所產在此而不在彼也若夫聖人之道其亦有異於是者矣昔孔子不得志於春秋歷聘晉宋齊楚衛蔡之邦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皆自以其師所傳說退而稱述之弗倦孔子之教益亦無

所不至今天下京師辟雍以及府州縣皆有廟學其所以扶翊世教爲人心風俗之勸亦綦詳且徧矣故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聖人者非一鄉一國之所得而私也然孟子以孔子之道自任則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豈其漸濡周浹於所產之地爲獨厚與乃上下千百年間自伏勝高堂生董仲舒后蒼而外鄒魯之士得從祀於孔子之廟廷者抑少矣則又何也將毋盛於昔者固不能必之於其後邪自國家以科目取天下士相率爲章句之學俛首畢慮窺主司所意嚮以幾於一售而不可得又安望其切磋討習於聖人之道哉是故誦聖人之言而不得乎其理其去百家衆流之

害道者無幾耳嗟乎孔子之道其不絶於今日者亦僅矣當其始也以七十子之衆五方而來皆得與於聞道之列迨其後雖以鄒魯講論之邦猶不免有寥落之恨然則志聖人者信不於其地也亦在道之得與不得而已矣表兄高念祖益有志於道者今往過其地必能以時謁孔子之門可知也夫士貧不得志至杖策走千里之外觀聖人所自出相與周旋進退於俎豆之際以想見其人雖所以見道或不在於此然而亦有足樂者矣不然念祖且往而有得焉抑可以愧鄒魯之人也哉

送朱錫鬯游雲中序

自予躬耕隴畝未得走宇内觀名山大川人物所在以

周知其郡邑之衝僻戸口賦役煩簡豐瘠之故顧輒喜當世方輿記載之書按册而稽其大畧可覩也兵興以來沿廢不乏寖失其舊則鄉先生之以宦走於四方及夫名人碩士游展所至退而述所見聞多有爲予言者雲中故塞外之境與東南絶遠前戸部侍郎曹公以今山西按察副使往巡其地我友朱錫鬯將過而訪之竊惟山西古帝王之都太原平陽足稱繁聚若大同偏處沙磧其民驍勁剽悍顧日歷於奔命自非得賢使臣拊循而善化之難以戢人心而滋邊圉之蕃息也新制以開墾役西北之民雲之委而去者數矣曹公爲政之明年以其狀聞思古大兵之後流亡半之欲槩責以耒耜誠非旦夕所能致然者由公之言豈惟晉陽自凡山谷海陬用兵凋敝之所予亦用是以得其概矣今之爲仕者不擇地而蹈而士之游大人以成名惟其地之善斯頫首挾刺蹴蹀千里外幸得以自達於所主則以時上下其邦之是非曲直顧取千金裝歸食其妻子以爲快不然而山邑邊徼闊絶之處居官者以爲苦難雖其素所親厚敦趣之不往今錫鬯由齊魯渡河抵京師以西吾鄉之貴游方錯處焉而獨於曹公有情若此吾於是知兩人者所相重其必有在也錫鬯生平無他好顧獨喜爲詩凡所憑弔輒著之於篇雲中自趙武靈王北畧之後創置於蒙恬哀益於拓跋自古英賢遺蹟所在多

有錫鬯往而眺鴈門之山過居延之水經李陵蘇武握別之處俯仰今昔得毋有感慨悲歌而纏綿不去者乎予既由曹公以得聞雲中改易以來戸口賦役之異而又將從錫鬯以想見其山川人物其亦有不能無慨於中者矣因書此以爲之序且幷以爲曹公告云

送　歸廣州序

嘗讀史觀世祿之冑衣冠累葉相望於數百年之間多有而忠良節俠之士文采風流或及其身或及其子若孫而無訖於久者蓋天道有時而窮而人才之難得如此　子　爲　從弟系出三閭之後三閭抱廉潔之行不得志於君退而作離騷以自傷其閒呆瀟湘之

蘭茝刈楚宮之蕭艾於君子小人之防三致意焉後之人誦其文未嘗不歎風流志節之兼也　既辭家歷天下名山川弔古今之得失攬其人物凡悲涼感慨寄之於文蓋有得於三閭之旨無極不自後其兄而搢簪以游走萬里無倦色其爲詩纏綿爾雅有類於兄雖謂離騷之遺得二子而存可也然三閭事楚懷王以君臣兼昆弟之分頎以讒言見疏流離顛頓而終不能冀君之一悟人倫之變無過於此者　雖窮在下得無極爲之依歸比肩而倡和其亦有足樂者矣今　方慨然迎母家吳越之間而無極以親命遄返其與約曰吾不出三歲必復來夫游不忘親處不忘兄無極

之於孝友則兼之矣吾聞　家粵之番禺子姓緜衍至數千人環谷口而居　數爲予言吾家故多節烈文章之士予思見之不可得也與時無極來能趣之以行乎吾將以　爲質焉無極之歸諸君子既爲文以敘其眷戀之私予以忠良之後賢者不乏此史冊所難而離別之感有不足道者乃爲述祖德以送之而并以告其宗之志士云爾

送斯年兄之滇南序

滇古禹貢梁州之地句町鄒闟牂牁昆彌自漢而降羈縻勿絕爰自明代藏廣南服而王禕吳雲以奉使盡節維時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提數十萬師力戰始有其地挈荒遠之服悉歸版籍嗟乎其致此非易矣往者海內鼎沸區宇再造閩楚百粵之間實始用兵而滇最後附以古今時勢之相越而茲土之負固難制若出其性然者噫異哉我伯兄以今夏之六月泝江而南將抵其域其有託而游者乎抑有感於荒服之外披荊斬棘之不易而思一攬其土風人物之勝乎自頃邊徼未定國家實需才良一時王公大臣有封疆之責者率得以軍前操選授之柄先任以職而彙其名以聞　天子方專閫外之寄輒賜嘉納滇固藩衛之區而幕府又以好事稱當是時上鮮資格之懸其所以激勵鼓舞之者靡不至懷材抱器之士褰裳裹餱雲集而景從由幕府

以自達於當宁者何限迺比歲以來其事亦少詘矣我聞枚皋阮瑀陳琳之徒並以記室文字參當世之機務乃以兄之才顧不得在軍門旁午飛書馳檄之會矯首厠足其間而後時以往人咸以是惜之斯蓋時俗之所見則然不知兄之意實不在乎是也予既不能泥兄之行而敘之如此若夫家人別離之色繾綣之言具之於詩茲故不列云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予家去京口近客從廣陵渡江來者輒推孫山人曰是旦晚歸黃山將終隱以老惜予未及見也予笈且諾奔走乎東南三年不得休息意山人且歸矣歲丁未道經

此邦則山人尚在時方病肺衰足不出戶登其堂倒屣肅入猶稱歸隱之意不少衰復索文送之行予乃作而歎曰嗟乎山人之於隱也大矣哉方其去新都來廣陵黃山紫陽之勝固儼然在也杖策而遊浮湛都會之地十年弗返安在其爲隱乎顧自昔者耦耕荷蓧之徒同時高蹈而聖人特曉之以行義蓋君子之於隱類皆有不得已而然者後之隱士慕由卷之讓高隨光之節若泄柳閉門鶡冠絕交紙山不出劉訐挂檄畦夸卻詔張薦逃於竹中田子宅於箕山遭時不同守志則一視天下之得失鮮足以動其心君子無取焉㒺使山人足不軼州里目不閱當世而銷聲晦跡於長林豐草間自鳴

其高則亦耦耕荷蓧之屬而已維揚扼南北之衝燕趙秦蜀吳楚閩粵所傳舍仕宦商賈車航無間山人少而學道壯罹兵革流寓於茲徧交宇內之人物察風俗之盛衰曠觀今古升降之槩其爲卷舒進退是必籌之熟矣由此而歸黃山徜徉三十二峯之側與容成浮邱相後先以視夫枯槁絕俗自放之士相去何如也山人既多交游爲文以贈行者是不乏人而猶有待於予言故爲申出處之義如此

送朱方菴之官峨眉序

山川之與歌詠相遭非偶然也昔人稱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爲蜀山之最然唐宋以來詩人之久於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如子瞻而兩公皆不得登峨眉蓋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流離顛悴雖其在蜀最久所履十數地然皆在蜀東北而未暇一至西南子瞻固蜀人自登仕而後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自此不復至蜀矣然則兩公之不得登峨眉抑若有數焉而茲山之奇秀無由紀載於篇什以此知山川歌詠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進士方菴以司李改官得蜀之峨眉令以去峨眉縣小而僻爲令者所不樂居而進士平生讀書懷古一返俗吏之爲嘗注杜詩於諸家紕繆多所是正又好讀子瞻之詩今得是邑識者以爲有先幾焉峨眉二山並峙而爭勝青衣江出其下俯視平

羌蓋綿亘者千有餘里而縣治實當其麓肩輿朝發而夕可至君之所遭視兩公爲獨厚矣今宇內和樂既非若子美之身經變亂而君以爲政之餘從容登眺亦豈子瞻之長去其鄉國者所敢望哉然則他日者徘徊二峯之間對積雪之森寒覩岷江之浩蕩必有發爲歌詠以補兩公所不逮者而山靈有知其亦可無憾於寥寂也夫

送譚舟石之官榆林序

榆林一邊衞也在明爲重地昔李自成提百萬之衆來攻諸將在秦者皆集於榆林轉戰至七日夜可謂雄矣卒之兵盡矢竭同時以身殉者七十有餘人自成得以

長驅入軍都關益前明之亾實決於此天下既定邊陲晏安日久而死事之臣人或不能舉其姓氏可歎也舟石能文章又負當世之畧今往佐邊郡覽其戰處儻亦愴焉以感慨然以思問三秦之父老而紀載其遺事乎夫闡揚節概爲安不忘危之戒此亦守土者所有事也

送周簹谷北游序

簹谷吾同里之老友也定交三十年而從前文讌追隨風雨無間僅十年所餘皆予別簹谷而遠游之日也簹谷家居著書百里内外質疑問難者恐後不令簹谷遠游嘗一至白門維揚間爲諸名士牽留累月始歸足跡未越千里然簹谷聲稱漸遠其所撰述流播四方予自

少壯迄今漂轉萬里問業荒蕪毫末無所成就未嘗不嘆簹谷身隱而名愈章爲不可及也予既悔游又衰且病今方經理草堂掩關自攝擁殘編以娱暇日謂得與二三老友復歡聚如曩時而簹谷以長安貴人延致同里司空杜公實贊其行於是簹谷又別予遠游矣嗟乎以予所悔而簹谷踵爲之簹谷非得已也朱檢討竹垞在京師聞其事語人曰簹谷食貧吾不能爲計而令暮年遠游勸駕不可止又不可然則簹谷不得已而不克遂其長林豐草之願竹垞固言之矣予又何以贈簹谷哉簹谷行矣方當　聖世右文公卿方折節布衣其出君之積學以相商榷或亦有裨於粉飾太平之業使天下知簹谷之隱非石隱也不亦可乎予久客初還柴門蕭寂異時倚杖斜陽墟落之間老友迢然耦耕無侶簹谷游雖樂乎而予之游處文固有不禁黯然太息者矣因書此以爲別

周母倪孺人壽序

吾鄉之野變而市垂三百年然戶不滿萬家士鮮通識以文章名世者未有聞也自隆萬以來作者代興邦苕之賦狎主中原迄於晚近稱詩益富周子林於雖稍從後起而才足相亞要以渺焉僻陋之邦操觚者至十有餘人而林於以妙齡奮起其間不可謂非盛矣今仲冬八日尊慈倪太君六袠時嶶君六十有三齊眉設帨嘉祉耕洽夫唱和於曩昔而祝嘏之文闕焉非所以為禮也嘗考內則之最大者無如裕後古之女士淑媛垂丹青而照耳目者類必有賢子孫克稟慈敎以為昌大之

基自世道寖衰驚人炫俗之行間出於壼內而其至常者遂置而弗錄無怪乎純德不彰而斷機截髮以還採風者無聞矣太君以貞靜之德克相夫子其懿美多布於人間我故不具論論太君之內則者觀林於可見也夫軒冕之家鮮克由禮一再傳而文采委落林於家世服賈非有纘承□□從事經史託跡賢豪之列而才望蔚起使席盛處華其致身通顯宜何如也是則太君裕後之施固未可泯矣昔詩人美魯侯燕喜而進之曰令妻壽母豈不以刑於之化原本徽音而純嘏之錫由於慈範也哉後之覽者徒眎為頌禱之虛文而不知其託意之深遠夫公侯之貴士庶之微要於善則歸親則一

而已矣林於固善言詩者哉故表而出之然則述林於之才而歸美太君使世之取內則者無鶩乎其名而忽於其實亦庶幾不背於詩人之旨也夫

吳母七十壽序

予年甫踰幼失怙賴母氏以克有立念母春秋高矣居恒無他嗜惟手一編不倦尤樂聞人間綱常節概之事良年有所得必以告未嘗不流連感歎既而色喜以為是眞能養志者良年奉此意竊欲採掇近代之禮宗女士錄為一書詎獨垂諸後人用此以娛堂上垂老之懽笈是亦有不得已於中者也迺自兵革以來傳聞異辭即有一二卓越之行好事者多轉相矯飾而徵信之意

微其足以風世者寡矣今年訪孫子桴斧於維揚出吳君爾世為母胡孺人乞言之文屬予作序予謝不敏越數日再至孫子益稱孺人之節不去口又數日復出四方士大夫頌揚諸篇予覽而異之曰嗟乎是可序也已當孺人稱未亡時爾世方在腹孺人幾以身狥顧以宗祀之重忍此須臾茹荼飲蘗歷壯而耄撫其孤有成毋隕門戶以篤行稱於鄉里古人所謂遺大投艱無過於此也爾世不沒其親之善乃能使孫子為之言又能使一世之文人耆彥稱述之無異辭是可序也已爾世其勉之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人子至於喜懼交集則服勞色養猶有維日不暇給

之恐而顯揚名譽又其後也然吳子思以不朽其親予有母不能表彰懿行而反欲資天下之闡見以爲娛老之一策其不逮爾世遠矣茲仲秋之望爲吳母設帨之辰爰以此告吳子且歸而紀諸冊焉

門下後學金德輿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六終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七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記一

遊顯山記

李子載酒登卞山道場浮玉諸峯還坐顯山之上山去府治不數里本淺狹不足觀獨其上有唐李適之飲處是爲窪尊亭游子之所休息客曰今日之樂是宜詩子盍賦焉勒於茲亭以詔來者子聞其語愴然以悲而不能答也昔羲之登歐餘山顧謂賓客百年之後寧復知逸少與諸卿至此乎此其事殆與羊叔子登襄陽峴山語從事鄒湛相類以彼兩君之賢卓然爲當代引重其宦游吳楚又多有德澤於人然當其賦詩飲酒俯仰今昔而不能自必至發爲感慨無聊之思若此況於予哉明萬歷初吾先博士與沈尚書純父並流寓於此時當神廟初江南尚繁麗湖山無恙兩公者相與觴咏吟嘯品題誌載所在幾徧然如卞山浮玉諸峯爲先人寢起之地而荒碑斷壁剝蝕於鼯鼪狐兔之傍按其跡杳不可得矣初沈以比部郎言事得罪時相會先人以詩史被朝論文章梗概流映天下而誅茅鑿石於此是其得傳宜在王羊二公之列乃百年以來泯滅若此然則茲山之不幸而失傳者又不知凡幾嗚呼是愈可悲也已旣以此語客凡游是山者十有餘人相與憮然而罷予

乃退而爲記葢不在一時之聚散已也

明崇禎御書記

御書章文懿懋早朝詩一首後題丙子春賜戚臣有福旁有玉璽文曰大明崇禎皇帝萬幾餘暇之筆亂後流落工部郎臣高承埏購得之藏於家歲己亥艮年始獲拜觀於其子佑釲之宅嗚呼自賊破京師龍馭升遐九廟晝晦其時鏤匣錦題之書內府便殿之藏中寺失其典守鬼神不爲呵護固已蕩爲雲煙而銷爲星日矣至於勳戚舊臣數蒙傳賜宸章天藻淪失於播遷兵火之間者又不可勝數玆何爲而獨存耶豈帝之靈實式憑耶當乙亥丙子之際流賊蔓延及於汝潁天下不可謂

無事矣帝方以英哲之資勵精求治自踐祚以來羣小芟彝如振槁葉猶復撤懸減膳勤聖學於經筵御平臺而召對使當日者一二臣工出其死力以相左右國事猶不致日壞而帝且得以幾務之餘從容翰墨與章顯二聖後先相照顧不盛哉乃內多持祿之臣外有罔功之將遂使宗社旋移而殘縑斷素亦比於軒后之遺弓此草茅下士所以稽首而太息也往者天寶之八分宣和之繪畫彼皆以遊豫廢其國事而喪其故都藏者猶爭寶之今煌煌鉅筆出自令主百世而後必且傷皇歎羨於其側況乎承埏之身被國恩者也佑釲其寶持之尚無斁哉

嘉興郡南關侯祠碑記

嘉靖中島酋爲患大江以南所在竊發庚戌之歲吾鄉被禍尤劇相傳羣寇於刼掠之日將肆焚燬忽聞空中大呼仰視若見關侯衆遂解散予之從高祖郡丞公虔禱於侯請建專祠越十有二年壬戌始舉是役迨萬歷辛亥神廟加尊帝號先是用戎服像侯予曾王伯父助教公至是乃易冕旒再廣前殿爰募緇流敦素者築室於祠左朝夕奉侯之神於是廟貌炳然百餘年來歆祀無失此邦之人不惟尸祝有歸而觀嘆感發惟侯是憑猗歟盛哉厥功邈矣予自束髮父老爲予言有感其事及過府治禮侯之祠見前督察甬江趙某所爲碑記其

述軍中見侯影響頗與此類又覲毘陵唐順之所作常州關侯祠記亦具言見侯事如嘉興予以二公之文非妄而里中始末益無可疑葢侯之大有造於民雖一鄉一邑不忍其蹈於水火固侯志也方明之季江左之亂極矣自成祖遷都邊疆之害不及於東南民享太平之福二百年一旦有事則兵驕將惰不知所出若鎮武軍變其不爲反戈之兆者幾希當是時侯不一援手焉禍未有艾也由此以推豈惟二郡將陪畿閩粵之鄉掃除排陷使終不爲害侯實泣之矣今江南諸郡縣類無不崇祀安知其非有故事如二郡者哉吾謂侯以大節死事沒而精靈在天其不忘萬世者侯之心若夫蹤跡瓌

怪出沒惝恍此奇詭之狀非侯所爲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下之患豈止倭寇而已凡百殃厲於民侯寧不欲盡摧而戮之往者甲申之難亦烈矣侯寧不欲扶持而安全之顧其勢亦有所格何與益侯之所得爲者常也其不得爲者變也常與變之所寄則天而已矣且侯之愛天下孰與其愛蜀侯方圖吳吳先擒侯若是者亦天也嗟乎國家之禍至於人力旣竭而侯之力亦無所施即天下事有不勝太息者矣夫然後知玆廟之建固以崇德報功啓人忠義之思而非以邀福乎侯也祠凡若干楹爲基若干畮又別置義田若干自初建及今百有四年守僧某某遞往制之勿善維歲乙巳愛㩗厥功諏日治事載新其門載煥其宇凡昔圮墜罔弗葺葺且來請文曰吾祠向者嘗有勒石然世遠易湮且其言不工無以詔來者是不能先昭斯舉沒先哲之劬蹟而隳厥守也乃不辭而書之如左從高祖郡丞公諱芳字叔承曾王伯父助教公諱原中字君時並崇祀旁舍其義田之役則吾曾王父博士公王父州守公皆與有成焉不可以不書

游洋河橋記

出宣府鎮之昌平門十里黄沙白草彌望無極此故教場也循而南土垣如規洋河繞其前跨河之南北爲橋曰廣惠實當孔道前明萬歷間之所營設予久客此邦與二三羇旅之人載酒驅車登橋而望則羣山之蒼翠若拱而立怒濤東流衝突橋下茂草爲仆驚沙欲飛諸君顧而賦之予不禁憮然太息也夫上谷古稱邊郡自元建都於燕而松雲以東悉爲藩衛迄明之季其地愈重當萬歷中四郊多故時事若累卵然自宣大制府鎮朔將軍所隸兵幾三十餘萬其間候騎往來介胄屯處邏柝之聯屬芻輓之絡繹益衹霜飲露於玆橋之上者夫亦不爲少矣數十年來消磨剗削回顧曩時較武之場人煙如市雞鳴犬吠士女不見兵鏑之苦至比於內地所遭各異亦時使然爾嗟乎盛衰相禪感慨係之吾烏知千載而下時移事易不更有徘徊偃仰於斯覽予

之詩而追論其世者耶是不可以無記游之日爲丁未六月萬全胡進士以溫桐城孫舉人中彖及良年皆有詩而良年爲記備書其名俟勒石焉

曠閣記

參議方公分守宣府爲閣於官署之東而軒其四面目力所及皆望百里外顏之曰曠閣予適訪公於此置酒其上俾爲之辭予乃執筆而言曰嗟乎予與公不相見者十七年矣公乃不忘其舊而與之游方欲資公之力以縱觀邊塞之奇攬其城郭山川亭障攷廢興因革所自今登斯閣而彷彿見之豈不幸哉宣府於京師爲畿輔地其在勝國又邊境也予自髫齔讀史至成祖英宗

北狩之年與夫武皇游幸之歲慷慨悲吁至於反覆又闖李自成闌入關門長驅輦下淪神京於旦暮竊念居庸天險所謂車不方軌騎不比行者安在而莫敢誰何一至此極輙欲裹糧策蹇覓遺老而問之而今既履其地矣嗚呼三晉之西重關之北數百里內有明三百年之治亂興亾係焉此固志士所以驚心野人為之流涕者也而豈獨予之有慨於中乎公自奉命以來有安不忘危之心凡此邦之戰守舊關衰與陳跡矢口而陳連數日夜不已使聽者疾首頓足歌泣紛如而不知其身之在今日也然則予之欲得於車輪馬跡者既得之斯閭而其欲問諸田夫野老之言者又皆歷歷從公問之其可無一辭以塞公命乎乃為援筆三嘆而記之若夫感會面之難話兩家遺事從容讌笑於閣中者此予之私而不足述也

張氏園餞別記

康熙七年歲在戊申之三月葉子元禮將自京師至揚州吳越之友與元禮善而同客於此者合餞於張氏園亭是集也諸子駿男實始之來會賦詩者十有一人可謂盛矣張氏園者在先農壇西二里前明勳戚之別業也有古松一本荼蘼十數叢游人置酒於松下撫松而面所謂荼蘼花者則園之勝盡收於几席之閒自長安仕宦以迨客游花時必過此緣其風景頗似江以南吾三吳人愛此尤甚也諸子既作詩以送元禮則又屬予為記予告之曰諸君亦知今日之遊有可為太息者乎自昔推園林之盛必首吳越比歲以來民困於豐年而疲於期會高臺曲池名花異卉委廢於荒塗宿草者何限非復曩時之盛矣昔人謂天下之盛衰視乎洛陽之園亭今長安風景如故而江淮之間日益凋敝何也元禮客京師久將赴廣陵雖故鄉猶客也而諸君以盛年混跡羈旅予一歲之中亦兩走長安東南之蕭瑟豈惟園舍并其人士亦不能安處潦倒於車塵馬跡至偶得一似江南之地而謬以為樂君子即斯遊可以觀世不獨聚散之感矣遂書於卷末

醉翁亭古梅記

康熙八年予自京師至江寧道滁州登瑯琊山觀醉翁亭亭前有梅一株滁人相傳醉翁手植圍以石欄擠以嘉木寶惜而維持之若曰見此梅如見公焉予為之俯仰摩挲不能去也按公知滁州在慶歷五年其明年作亭八年徙知揚州距予之來六百有餘年矣今瀕山大澤中斧斤攀折所不至千歲之物往往而在茲梅距公差近其至今存無足怪者而或且疑之以為公嘗作醉翁亭記又嘗題詩又作醉翁吟授沈太常遵為琴曲其後復有懷二亭思幽谷諸詩所以稱述者甚具而梅獨缺焉此滁人倚公名為重耳予曰嗟乎梅必倚公為重

然則梅之存固公使然哉方慶歷中二府諸君子相繼以黨事去公上書請理小人怒以他事中公冀甘心焉其落職知滁州猶人主意也當是時彼嫉公怨公思所以去公者可謂不遺餘力矣乃後人思公歷數百年無改彼小人之聲欬刊落爇於糞壤田夫野叟至不能舉其姓字而公之亭至以一樹之微猶相與寶惜而維持之則又何也然後知德業文章所流者遠忌者能抑公之爵祿於生前而不能奪公之名譽於身後君子觀於滁而竊有人心世道之幸焉樹不足辨也亭之勝大率如公時公所作記自書刻石不存後四十有七年元祐辛未東坡復爲書之其石尚在完好如初亭左偏有橋

釀泉出其下名曰蔚然益取公記中語亦立石予因記梅并及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墨竹冊記

予少嗜竹圃居種竹數畝環於吾堂未嘗一日不看竹也後被家難棄其園徙而市中隙地絕少自嘆不復有昔日之樂而移其嗜於畫竹錢塘有魯孔孫崑山有王無穎並以畫竹名吳越間予方求友其人而孔孫奄然下世畫不可得無穎來爲作屏幛數幅蕭遠閑縱絕類梅花道人夏太常風格既而孔孫之子節君造予門訪焉予爲出舊所藏紙節君攬筆迅掃一日而盡十有二幅其用意頗奇古來畫雪竹率用微墨盡漬其質雪處乃見節君不若是以禿筆運乾墨筆所渴處積雪宛然其他晴雨涼燠煙霧之態大小枯茁無一不有於是命工裝潢爲小冊數年來予客齊魯走燕趙往來萬里此冊無日不隨塞上苦寒不產竹江南人過之即不嗜竹者亦恒以爲嘆而予獨賴此得以時時自寄其所樂嗟乎吾向者以不得孔孫畫竹爲恨而節君乃償予其所助發若此豈出無穎下哉頃者予以久客初歸老屋頹然風雨不蔽吟嘯之室蠹魚松鼠出沒几案曩時屏幛都湯滅不可復識而無穎亦老且疾不復爲人作畫撫昔念今獨斯冊在耳然後知嗜好之於人不能常保雖畫竹且然而況於他乎乃述始末以自記其所感

古南禪寺新建丈室記

虞山牧大師以妙齡聞道發源天童自崇禎之季始來古南中間應四方之請而赴者蓋亦相半予自髫齔得覲師顏更二十年如一日也然於師之還亦往往而左則又以師之不常處於是鄉而致憾於杖屨之不憚煩也今年師復還慮室處之將圮而徙築於襄軒之南既成適上元之夕張燈而樂之吾黨之從師游者轉相傳告以爲慶曰今而後師殆將久於是而不去矣子盍記焉予曰唯唯自聖人沒而儒教衰法王邈而梵風息此亦世道之所由隆替也今之以佛法尊於世者吾師金粟兩人而外未數數也師之道盛於吳越傳播於京輦

散見於中土五方之人無相識與否其瞻師之風無不奔走恐後師雖暫處於是容有未能忘情於師者則是吾鄉之人終不得而私之矣雖然師之意則或有在也自古帝釋高人其所託跡多在名山大澤間而其游處又必有遺世獨立之人淡然相與於塵埃之表以吾鄉僻處郊外非有山川爲之棲宅而師顧有不釋然者毋亦以十室之邑不乏陶潛許詢之流出於其間而不忍棄耶五方之人至於延首跂足懼不得一見而吾鄉之所得若此意亦足矣吾因之有感也方師之始至我先子首定交當是時又有范處士遵甫屠處士碭齋朱孝廉欠菴今方伯王君數人者相樂也今其人或游四方

或化爲異物而吾先子之墓宿草芊芊矣然則往來代謝於丈室之間者可勝道哉語成以質之青士青士曰是可記也嗟夫後之視今其必有慨然而興嘆者矣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七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八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記二

先墓種樹記

墓在郡城南三十里長車洮之北康熙二年伯兄繩遠率良年及弟符葬先府君于此維時堪輿家言是歲獨不宜木于是松柏缺焉吾兄弟貧不能家食明年兄詣滇黔予亦走塞上彼此歷數地凡七載兄歸自閩予歸自金陵乃省先墓謀所以樹堪輿家曰可矣爰買石楠十本松四十本柏倍之列于墓之前後康熙九年正月某日也既畢事予將復游燕兄且入楚而弟符初客黔

陽未返于是兄命良年記之書于丙舍中再拜府君顛瞻丘壠潸然涕下憶府君負奇畧上書南渡時有志未售既數遭患難家破猶歲糴田半頃延師友課予輩所以望後人者若此今不幸早世而吾兄弟不自振委母之養于妻子餬口四方躑躅不已嗚呼是尚得爲人子乎府君昔葬吾祖父母闢其旁數十畝嘗曰韓淮陰令可置萬家吾志猶愧也今者隧府君于五畝之宮何以慰府君乎雖然窮達有命他日者幸得躬耕力學于此奉母教子孫不爲有道者所羞猶可報府君于萬一吾與兄若弟共勉之而已悲夫

退谷題名記

同游四人秀水朱彝尊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
湘游之日四自人日已未迄于壬戌所歷之地十有三
為山五壽安香山翠微秘魔玉泉為寺八卧佛永安洪
光碧雲廣德嘉禧□□鮑家然飯以退谷宿以退谷導
予輩游者退谷主僧也是游也得古今詩四十有六賦
一記一銘一題名二游既畢諸子感良會之不常顧瞻
山間憮然而歎于是良年為記而彝尊書于亭左以詔
後之游者時康熙辛亥正月

七眞圖記

朱子邠瞻蜀友人畫已之貌于册凡七紙命之曰七眞
請予作記時未見册也予以貌之有畫特偶為之無數

數然者朱子傾盡之不已予又從而記之于義無取未
敢諾既而朱子出是册請觀其圖或行或坐或卧或止
或俯或倚或箕踞而息筆墨甚良意態惟肖脩然適也
其事儒佛仙漁樵散人皆非世所尚其裝幅小唐幘鞾
冠笠錙撮方袍白袷氅衣袈裟蓑襆裳練裙革履舃青
絲約岱屐或露頂不韈皆無今製其地静舍山間水次
長林斷谷皆俗士所不到其植偃松紫芝芳蘭雛蕪皆
不惡其器蒲團匡牀艇子葫蘆麈尾白羽扇瓦鐺丹竈
茗椀研餅笭箵汕籊薪擔皆山野之需無睨而爭者其
飲啖茶瓜蹲鴟荷根皆採于溪山無所待而給其侶野
雉之婢平頭之奴麏麚猿鶴鳴翕上下猛虎馴伏皆無

機心可以見道予乃作而嘆曰朱子之為是圖也其有
託矣乎是可記也遂記之

三友園記

玉峯之陽其西有池置屋數間短垣環匝戶設而常開
葉徵君九來為予言此乙卯之秋與徐隱君季重經始
卜築助吾事者太倉吳子扶風遂名三友園也三友者
予皆識之而徐葉兩君子時時出所撰述則嘗過于斯
園玉峯枕城之西北予初從吳郡來未至縣十里外見
峯嶺娟妙蒼翠逈帆檣而下則滅向背久之不知其在
城內也既坐三友園中則所名夕陽巖一線天八公石
老人峯諸勝羅列牕戶若窺若壓宜兩君子擇地于此

矣隱君又為予言玉峯舊名馬鞍昔金人犯平江宋宣
撫使周望退保崑山泊馬鞍山下忽旋風入舟印笥文
書皆墮水時東北有疊浪軒解之者曰車干水宜良田
其讖乎後果為平陸亦一異也予嘗按史建炎四年二
月金人取秀州取平江周望實奔太湖蓋金人以正月
犯明州是時方退兵而北望將倚太湖以遮南向之路
未知當時所泊是玉峯否而隱君生長斯邑固有所考
且謂皮日休題一線天詩有驚浪到天門句此可為昔
非平陸之證然則滄海變為桑田于玉峯見之矣兩君
子娛情覽眺不覩風濤之險得以撫陵谷而低徊幸吾
盧之安枕乎然徵君從其少日讀先世遺編友天下士

負經世之畧而未迄于用隱君杜門著書有禆常故不慕仕進者三十年其爲圖意不在山水殆各有所託耳徐葉自文莊公太僕公以來代有傳人至于今後賢益彧炳焉爲海内所歸嚮益攷事文章二百年如一日乃復有高不仕之節抱未識之才自放于山顛水涘兩家人文何其不易盡也今九來方衆博學宏詞應　詔如京師其未能亟返故山也而扶風亦不數至相從以遊獨隱君在耳乃不倫不次而書之爲記志吾慕焉

代重修鳳陽府儒學碑記

聖人之道著于六經詳于四子書燦如日月達如江河未始一日晦且塞也顧治運休隆之代必首建學校爲之肅廟貌置專官秩典禮時俎豆誠慮尊聖者未至則士之視道輕而人才不軌于正人才失而修齊治平之術將安所致焉尊之宜自上始故汲汲焉以建學爲政事先俾天下自列郡至州邑皆有學即天下皆知尊聖人而人才正治理隆矣然則學宮之有文廟式弦誦之士心爲世運所維繫有位者本此意以行政宜自肅廟貌始匪止曰我尊聖人飾觀瞻已也余昔備員銓曹遭逢　聖天子銳意右文臨雍講道橋門環聽遐邇嚮風竊謂海内之學宮由玆整頓庶幾慕羨嚮而歌泮水者無嗟茂草矣迨歲巳未出守是邦恭謁之際見殿廡欹傾霾雨弗蔽門垣頹落榛棘丼如皇然感且駭爰進两

司鐸詢以鼍墜始末蓋自前明初建辟雍旋改郡學其制特隆且備甲江以北迄明之末祝融失馭燎于芹茆寖尋至　本朝乙巳爲今　上御極之四載稍事修葺厥工未竟不一稔而再見澀圯時方軍興加以濠淮之間無年屢告守土者蒿目求乎良有由也惟是政治所先予何敢後時廼勉捐涼薄以倡僚屬薦紳多士樂聞斯舉遂以是冬經始鳩工選材躬親區畫命學官董其事擇諸生敏練者數人掌記而分督之計日更番毋曠肄業歷三歲工甫告竣自大成門至聖殿兩廡暨北隅之啟聖祠殿後之明倫堂以迄亭埤廊階繚垣旁柵坊表池欄傾者立敝者新堅致丹堊之色觚稜櫳桷之容宮牆數仞既固且安旁及名宦鄉賢以次盤葺未幾當宁慨然念天下學校下修舉之令比者　鑾馭東巡復幸祭于闕里于是都人士來贍學宮色喜相告謂數十年來始覩廟貌森嚴適叶崇儒之會則是舉也其于人心治運庶有禆乎雖然昔之僅存而頹廢者既復舊觀矣若尊經閣若魁星樓若敬一亭自鼎革以還蕩然無存予方欲踵事冀成完構而休息方殷未暇整茲以俟君子有餘疚焉自今以往秩典禮時俎豆闡揚因予六經之義風厲來學使士習端而人才盛由郡以達州邑惟專官是賴予且旦夕俟之維時先後承憲玆土振興仰賴者爲三韓孫公大梁張公董厥事有勤者故貟授

査會生今任湯原振訓導程之烺例得並書原振等請文以勒石謹拜手爲之記

論

十八學士優劣論

唐太宗舉兵太原慨然以天下生民爲任十餘年間混一區寓及其踐祚之後保邦致治雍雍熙熙貞觀之盛爲世稱首惟元武門六月四日之事君子譏之卯濬曰高祖始立建成爲太子固無慝也乃令秦王開府置屬使得設館以延豪俊之士其後蹀血禁門爲秦王定計者皆天策府中之人耳噫異哉夫既不能勉太宗以子臧季札之節顧使之推刃同氣以陷其君于慚德由斯

以觀彼所爲十八學士者何以稱焉雖然勸太子除世民者非王珪魏徵乎且伏甲飲酖則建成元吉實啟之矣當其時雖無元齡如晦之言吾固知太宗之計必出于此昔管仲去子糾事小白孔子不暴桓公之罪而多管仲之功何則其所樹立者大也人臣者誠擇君而事雖王魏之于太宗君子猶將許之而况乎天策府中之人哉或曰然則是十八人者皆賢乎曰否否君子之論人也原其始必覩乎其後若使始焉無小節之拘終亦無所建白于天下君子必且執其始以論之矣是故元武門之變不以罪府僚者究諸臣之始也事太宗即位以還其功烈之淺深品與學之優劣有不可得而掩者

原諸臣之終也蓋其間以事功顯者二人以品著者一人品與學之並勝者二人而他無與焉建成謂元吉曰秦府知畧之士可憚者獨房杜耳方竇建德據有山東劉黑闥合餘燼以相抗當是時唐之成敗決于反掌之間而運籌以安社稷者二人而已太宗之克城也諸將爭取財貨元齡獨采人物置幕府蓋其功有出于如晦之上者然元齡善謀如晦善斷彼惟交信而不疑故能相濟以有成而啟貞觀二十三年之至治是以臺閣規模多出于二人之手唐世稱賢相者首房杜可不謂隆焉至若虞世南以文學之士備位清華入商政治弘文之選雖與姚思廉褚亮左右其間而才實過之且太宗

稱世南以五絕而德行居首是未可以文概矣不然凌烟之閣圖畫者二十四人而十八人之得與者惟世南房杜而已是遵何說與蘇世長早充諫議之職侍獵高陵酒酣内殿其言論有足多者明王禕曰唐之理學宜從祀于孔子之廟庭而猶缺者一人孔穎達也穎達受詔撰定諸經其不合者謂之異端蓋有傳註之功焉當其講孝經于國學四夷子弟咸請就業升講筵者幾萬人猗與盛哉于志寧始與穎達盡心輔導之職而永徽之際容嘿苟安抑其行有不同矣我故曰功烈之著者二人房元齡杜如晦也品與學之並著者二人虞世南孔穎達也其竟以品著者一人蘇世長也他若許敬宗

者無論已至于蔡允恭薛收蘇勗岑文達之流其行事閒一載于史册而功烈之跡品與學之閒我不得而見也或曰然則太宗之所賴以治天下者其止于是乎夫人才之不易自古記之然而人君之用人也惟其器使不惟其求備故散之天下而不見其少君子之取人也與失之恕寧失之嚴故論之于一日而不見其多若乃貞觀致治之才則固不盡于此矣孔子論舜武而嘆之曰才難不其然乎秦漢以來則惟麒麟閣之股肱石渠白虎之儒猶為近之而唐以後之稱盛者舍慶歷諸賢而外將誰與匹乎君子于此不獨慨然一代之才抑可以觀世運之升降也然則論唐之臣而不及乎元武門之事者是猶稱亂臣而不罪其征誅之意也夫

營責議

營責之為禍極矣知其可以得禍而爭趨之喻之以情繩之以法而民終不之悔者此非其闇于智而昧于計也窮苦無聊之死而亡告則將為旦夕之慮而不顧其身家亦其勢使然無足怪者古者大司徒以五典教萬民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飭倫紀而厚風俗也夫然後授之井田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其有不足者則為之通緩急權有無天下之民至于通緩急權有無則常患其易匱而不能繼于是斟酌劑量于母子之閒而收其息

若周禮泉府所稱國服為息者此責之所由始也然而先王愛民之心惟恐不至則又為之凶荒有察災祲有恤旱蝗則赦大水則赦國有故則赦不寧惟是又從而賑之于其有年也又從而薄征之夫是故民生其閒恬然嬉然雖鰥寡孤獨猶知自力而不至于困當是時雖其比閭族黨之家懸什一之贏以為招民猶重顧而不敢貸又況無親知之素一旦為周急之舉而其息且什百于此者乎然則營責之行于今日者甚非百姓之得已也其民牧非也風俗傾而人心壞也徐樂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民不安土崩之勢方今之民何以異此而肉食者不之慮亦大可哀也昔之稱苦民者莫如王安石之青苗錢青苗之法令民得二分出息春貸秋收之秋又貸春收之凡一歲而為息二分者再其實什四也然民已不勝其困矣今貸于營者不然假母一月為子什二總一歲而得二十四分之息猶未已也踰月而不納子復為母又得什二名曰小息浸假而子之子復為母累一歲計之又得五十五分有奇之息則是營卒以一母之出而常收其七十九分之入其算且三十倍于青苗民雖至愚夫亦籌之熟矣然而不得不出于此我故曰其風俗傾而司民牧者之過也蓋營責之弊有二其在官者曰比較夫比較縣官所以征賦稅之入其制誠重然而農民不勝箠楚則顧人為期會每

計杖而輸之直今比較率三日或五日爲一限民無數
斛幾兩之負而額外之費句日而得倍則是營息又較
輕也且今天下之風俗可見矣自月吉讀法之制不講
民無婣睦之風寡廉鮮恥而不知返父棄其子兄斥其
弟若胡越然閭井之間德色見于箕帚萋流離凍餒之
民有不知鄉土之爲樂者矣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
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彼以其父兄親
戚之重棄之若此卒不爲盜耳則相率以入于邪僻之
行是故民之輕貸于營卒者大抵皆樗蒱博塞之戲而
已今有司之制此其法令非不嚴也然而窮鄉委巷所
在多有豈眞不可禁哉彼其勝負決于呼吸之際愚民

不知負之可虞而僥倖于一得則其事方濫觴而未已
此其弊之在下者也營卒之橫極矣往者之笞辱及其
身而止耳今則并其戚屬鄰比而束縛之鞭撻之使不
肖者敗其貲而齊民代之取券此亦情之不得其平也
然而不肖者方以爲快則是父兄親戚之導之也有素
矣然則禁之有說乎曰嚴樗蒱之律緩稅斂之期卽所
以禁也今之取民亦既定爲兩稅之制矣民自祖孫父
子數十百年相習以爲常固無望其緩而獨畏其追耳
誠示之以期而不先爲之限以養其力則浮費既罷常
額必充即不然罰之可也逮繫而折辱之可也曰上既
寬我以歲月矣我復何恐乎若夫樗蒱之律非不可行

亦禁之者未得其道故也使信賞必罰即一黨正奉行
之足矣雖然欲稅斂之緩則必爲民得良有司欲風俗
之厚莫若脩鄉政而勸以孝弟力田之法百姓上無苛
吏之誅求而下得適緩急于鄉里此古昔盛王之所以
爲治也如是而督責之不息者無有今議者動曰禁營
卒毋謂其不從假令畏而從之逐之于封境之外顧民
方切于饑寒困于徵輸而無所控訴其轉而他圖亦又
何所不至哉嗟乎天下之害必絕之于其原此君子所
以不虞營卒之難禁而重憂百姓之窮也

鄉賢祠議

鄉賢今非古矣是封君贈君祠非鄉賢祠矣賢之爲名

也亞于聖聖之爲名也在上則天子之統稱在下則孔
子而後無人焉夫惟聖者無人則賢之名至矣鄉賢雖
非天下萬世之賢其亦必一鄉之善士乃足以當之若
曰其子貴其父卽鄉賢也其身貴其子又貴是尤宜鄉
賢也則是鄉貴祠非鄉賢祠也且夫朝廷之待下也有
私有公凡其人而貴也以其爵封贈其父母若曰彼有
子吾將用之以治天下若有父母吾不推其子之爵以
報可乎是朝廷以孝治天下之心也非私也然而不貴
者不得與焉則朝廷之于貴也亦既私之矣榮于家斯
亦可矣鄉賢者則朝廷之公也其人而賢韋布可也其
人而未必賢也貴雖宰輔何益有風示鼓勵之義焉今

貴者既被朝廷之私矣又褒其公者而胃且混焉始不可矣聖人百世之師也學宮至嚴之地也歷代諸儒卓卓可傳而或屈于時議不列于配享者尚多若啟聖祠之四配止顏路曾晳伯魚孟孫氏四賢而十哲之父卽不與今之博一第居一官者何人而輒以私情假公地之俎豆報其親乎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不能改人君且然況于一鄉之貴卽可列其父以賢則是屠沽市販皆可與焉亦足怪矣今之賢者其子孫而又皆賢也其心未始不欲進其祖父于祠也乃從而瞻視焉曰是某公是某公我祖父之賢而與之並列乎必艴然以返矣嗟乎以至美之名至榮之典至隆之地令識者有輕之

之心不幾上負朝廷設祠之意乎然則宜何道而可應之曰庶人不議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八終

門下後學金德輿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九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辨

武王纘緒辨

予始讀周本紀觀其所載積德累仁之事蓋嘗疑之以爲其心豈眞無意于天下者及考武王伐紂之舉曰信哉周之積累見于此矣夫積累之難不難于作而難于述不難于作之者無取天下之心與取天下之事而難于述之者有取天下之事而卒無取天下之心昔中庸稱武王纘緒至合太王王季文王以爲說或曰周之先自有邰以農功肇蹟公劉以忠厚開基其有功于作者

不一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是也嗟乎是亦未知三聖王之所爲作矣彼其始太王者由追王而言也若使太王而有化家爲國化國爲天下之心則太王已不得謂之積德累仁矣而況乎其勤之牧師陰行之西伯哉蓋太王王季文王其所以爲周家致王之緒者惟其無取天下之心也雖然心者聖人所得爲也事者聖人之所不能定也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然則太王王季可知矣向使遷岐作豐之日殷罪已盈天意人心不能少待而必聖人以觀兵行討之事彼前徒倒戈寧猶俟受辛之三十祀乎是故太王王季文王無取天下之心亦無

取天下之事者聖人之幸也勢也至于武王而勢乃大異矣紂之惡非猶帝乙小乙之時也比干殺矣箕子囚矣其與醢九侯脯鄂侯抑有甚焉我之德日隆而彼之惡日積天下之大百姓之衆殆無一不有仁暴之切其意者自非聖人能不爲之色喜而心動乎我謂武王于此雖以西伯嗣位之年行牧野陳師之舉夫誰曰不能乃武王則若有不汲汲于此者孟津之會諸侯至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獨曰未可噫謂武王之心非太王王季文王之心不可也武王之不得爲太王王季文王者則事而已矣事也者聖人之所不能定也勢也論者不察徒見太王王季文王以臣節終其身而武王不

免于弑獨夫遂從而貳之亦惑矣且武王亦未嘗有弑紂之舉也商郊之會紂自焚死耳至于白旄黃鉞其說益多出于史遷而不足信者設紂不死吾安知不以待武庚者待紂哉孔子稱文王以至德而不及武湯之伐桀也曰予有慚德後人即此以爲論武之本而不知湯與孔子之言垂訓之體也爲天下後世言之也武王之心其終不可沒于天下後世者尚論之公也太王王季文王幸而不有其事君子必進而論其心武王不幸有其事而遲之又久仍無有乎取天下之心則其德有難焉者矣我故曰周之積德累仁于武王而益信也吁此武王之所爲纘緒也此文之所以無憂也若曰化家而國化國而天下以是爲武王纘緒之跡則牧野之師太王王季文王實教之矣而亦何以異于昔操司馬懿之徒哉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辨一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子夏傳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禮大傳亦云而小記則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文雖小異意實不殊其曰庶子不得爲長子則禮文三發並同也乃後儒以或專言祖或兼及禰遂相與聚訟而反累夫並同之文予嘗博考其故而歎諸儒立說之未善其善者又不免于疎且混焉則聚訟也宜矣今且就諸說論之謂長子是五代之嫡

者戴聖聞人通漢也馬融常用其說以注喪服是必身繼曾祖之人乃得爲長子三年也夫曾祖之與祖則有別矣禮言不繼祖而吾必謂之不繼曾祖其義何居乎此則鄭玄嘗辨之矣謂長子是四世之嫡者賀循虞喜庾蔚之是也孔穎達賈公彥嘗用其說以補鄭注之未及是必身繼祖之人乃得爲長子三年也斯益守嫡嫡相承二重之義者也夫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乃並重之文非重祖而輕父也今曰身亦二重乃得遂長子之服然則父必連祖而後重乎且禮言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而我必曰繼禰之嫡子亦不得爲長子三年其義又何居乎此皆吾所謂立說之未善者也若鄭玄謂

周則可以爲善矣玄之注喪服傳曰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兼禰此專言祖容祖禰共廟由此則小記之文與喪服傳大傳之文意不相悖也其說辨矣譙周曰不繼祖與禰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此又善通乎小記之意與鄭玄之說者也然則身繼禰之人即得爲長子三年其說固無可易矣吾以言之均是長子也或爲之服或不爲之服以長子之所承不同也長子而止爲繼禰之子耶其禰即庶子也固不敢以承己之私而爲之服斬長子而爲繼祖之孫耶是即所謂將承二重者也而豈得不爲之服斬乎故凡言不繼祖者自是就庶子之長子言而虞喜賀循庾蔚之必謂就庶子言抑知庶子即不繼祖而猶繼禰則是爲父後者也而尚得概之以庶子乎喜之難譙周曰合子于父舍經就迂又自爲之解曰小記言不繼祖與禰者連禰于祖乃以別高祖之祖然則經傳之言祖者多矣將緦緦焉慮其無別于高祖之祖而一一爲之辭乎吾恐譙周之解不得謂之迂而喜之解未可云經也賀循要記云既義由于繼祖則不須云及禰或者疑祖之言是道庶子之長故小記特言不繼祖與禰以明據庶子言之嗟乎此其意先有所執而遷傳記之意以相就也亦吾所謂迂也是故有取乎鄭玄譙周之說也獨惜鄭氏以師事馬融之故不敢直斥其非而于小

記條下僅有不必五世之語不復明言世數又凡不繼祖之文並對庶子之長子而發玄亦未嘗特著其義遂以啟後世之紛紜至賈公彥乃謂鄭特據初而言則并玄之意亦晦矣吾所謂說之善者又不免于疎且混焉斯則鄭玄之過也請得爲之說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大宗小宗之庶子也以其長子不繼祖故也由義以相準將不獨大小宗之庶子也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彼別子亦不得爲繼別者服也以別子不得禰先君故也舍此二者則皆得爲長子三年矣不亦簡而該也與是故從馬融諸儒之說則傳記當云庶子庶子之嫡庶子之嫡之子皆不得爲長子三年從賀循諸儒之說則傳記當云庶子庶子之子繼禰者並不得爲長子三年乃傳記皆無其文然則諸儒或自爲之說則可而又何以重誣傳記爲哉今有甲于此孤其名列其事事固係乎甲也論者從而實之以乙又實之以丙則忘乎其名之爲甲矣而乙與丙得毋有不任受者乎諸儒之論何以異此杜佑曰後之儒者多用鄭說吾謂特不用馬氏說耳信鄭則未也故爲辨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辨二

庶子不得遂長子服予既主鄭氏譙周之論而或進而請曰是說也清江敖繼公氏又嘗疑之謂庶子亦得爲長子三年然與否與予曰此頗與傳記相悖者也吾嘗

聞其詞矣敖氏云據殤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庶子與大夫同則其爲嫡子亦當三年與大夫同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是則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誤也予則謂敖氏于是乎失言矣禮爲庶子不杖期大夫爲庶子則降一等而服大功爲庶子殤則又降一等而服小功庶子有降服無加服此與父之繼禰不繼禰無所係者也爲長子三年者以繼體傳重故加隆焉雷次宗所謂加服是已此與父之繼禰不繼禰有所係者也而欲以服庶子例長子則誤矣且敖氏信以爲大夫之服長子必三年與大夫不敢降其宗禮特著大夫爲宗子服以此推之則大夫而身爲庶子亦當不得

遂三年之服也所服同而大夫特異經則別爲之條者不一若其身爲庶子亦服長子三年經文無據而欲以大夫例公之昆弟且即公之昆弟以例凡爲庶子者則益誤矣故曰敖氏于是乎失言也從敖氏之斷則傳記皆可廢矣乎是故謂庶子之長是五世之嫡四世之嫡者謬于禮內者也謂庶子亦得遂其長子服者軼于禮外者也吾疑傳記多矣于其無可疑者疑之嗚呼難矣

傳

東昌孝子傳

孝子者失其姓名父母並老而疾業賈以養既娶婦生一子所居有樓舉家屯宿其中一夕隣人不戒于火及孝子宅孝子急起脫其父復冒火入曰吾救母父止之不顧會大風起火驟甚竟不得出母及妻子無免者火絕驗之孝子猶兩手抱持母不解云康熙六年予客東昌海寧查日菴述其事

李子曰夫人當倉卒之際而至性乃見母雖不得生孝子無愧矣患難人所時有吾見彼妻若子未有不先脫者也嗚呼是以賢孝子孝子非求名郡之人從而畧焉不聞于有司可慨也夫

廖氏傳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大誼不能治生賴妻子以活廖氏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

高緬諸技術所至人遮道觀聚如堵墻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即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于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爲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鄰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予戲作一詩云傳語東君道牆西別有春桃花三十樹齊笑錦襠人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爲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爲長而悔焉所爲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爲辱人賤行哉遂薙落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者俱入皋亭山結

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嘗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復詠一詩云調笑紅埃二十年翻令觀者悔從前美人一自歌黃鵠不博纏頭射紙鳶益自歎其昔之淺于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者比卽服終身乎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郎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爲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殆不得以方技少之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逴逴託于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丐者水二傳

丐者水姓行二其自稱云不知所從來順治初人始見之于嘉興郡城中狀貌類四十許人善走爲越語乞食意有所主或不與必得乃已或與之亦不顧有酒家傭者貧無藉爲人釀輒敗一日飯二昇以所敗酒可一斗二飲立盡曰若自此酒無敗矣竟如其言市人以傭善釀也與直倍傭喜見二來卽使飯然二頗謝去或歲一再飯以爲常天大風雪無衣傭憐而與之一敝衣他日裸如故語傭曰我不寒以贈寒者傭曰若易酒食耳何給爲及二去果有他乞衣所贈衣傭乃竊怪之二在郡特久無所逴時時行市中其顏色又與初不少異于是人多有識水乞兒者矣康熙三年有仙降于郡人之家憑乩者而書曰日且入吾歸矣赤腳仙在門乩者出見臥而歌者疾視之乃二也欲與語二亟起竟去乩者大驚追之不能得猶呼赤腳仙赤腳仙路人皆笑二乃逴見傭曰若遇我厚明日日出幸送我東門外某橋側當自此不得復相見矣傭愈益怪其語姑諾之旦以往二果在也舉手別傭尸解去當是時觀者稍集皆嘖嘖嘆異傭自以與二厚顧不識二爲仙人且喜且悔久之火而瘞其骨云

論曰予向者不好言神仙以爲此儒者所不道若二者邵之人乃皆見之亦奇矣由乩者言則二固仙也世方羨爲彼術而二乃自託于丐至二十年之久何其垢且

辱耶此終不可曉姑畧其始末益予之文有言神仙者自此始也

徐白榆小傳

某字某姓卓犖負奇孤行獨立遭時喪亂或勸之應世慨然曰海內橫流吾得以布衣老足矣窮達有命甘蹈危機何爲者以此敝屣人爵高蹈邱園蕭然門巷而已居恒留心博雅簡籍靡不闚詩宗唐音尤工法書鐵筆海鹽彭處士羿仁稱其篇翰入鍾王之室篆籀得李斯陽冰遺法有識者以爲知言君篤於信古視今人泊如不肯輕合傖父俗學解后噎沓竟日不交一言名流素心欣然徑造或謂君口多微詞又或值君不言則用褚

李野相目然其胷有據依是是非非無所假借非久與游處不能測其蘊也君没片紙隻字士大夫争相購藏予某克嗣家學有聞於時

秋錦山房集卷第十九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誌銘

劉烈婦李氏墓誌銘

潁貢士授州丞劉君枚師有長子曰擴弃世其妻殉之州人以狀聞于府上之撫軍請旌焉是為劉烈婦李氏烈婦嚴秉禮敏内事舉止閒靜不妄言笑凡組絲補紉偶為之輒工方十齡父進士君敏孫罷哀痛驚其弔者歸劉年十八事舅姑善内外宗以孝聞居亡何擴病且篤烈婦伺起居不少怠至以身禱方是時烈婦身甫妊擴執手訣曰若年少未有所出即吾死奈何烈婦無他

言第曰吾不負汝不負汝擴既歿哭泣屢絕家人慰止之曰獨不為遺妊計耶未幾擧一女不育州丞君將葬擴有日矣烈婦聞則假他辭省母拜母于室出拜進士君之柩于堂歸詣姑前淚落哽塞不能語即以是日丙夜引擴故所繫帶自經死時距葬三日也縞衣密緘表裏重襲非一日夕所製家人乃驚嘆曰所謂不負汝不負汝者此耶擴之亡以康熙十年十一月辛未烈婦之殉以十一年十二月甲寅踰年而不食其語可謂難也潁故多女節前明流冦之禍劉氏閨門以節烈顯者載在州乘可數烈婦豈習聞之而慕尚與顧非有所廹而從容引決殆出于天性嗚呼此其尤難也已州丞君以

其兄夏縣公狀來曰是將祔于壙之兆乞爲銘銘曰
及期而殉以申訣辭縞衣相從抑又何悲

墓表

吳處士墓表

自頃革代之際浙方用兵而吾嘉實當重困士之衝犯鋒鏑與其流離顛隕于荒陬斷谷之間有雖死而非其志者若夫志士仁人遭逢多故矯首抗節君子取之予嘗問諸故老而日月姓氏不著于人間蓊其湮滅而無聞者亦多矣而朗豫吳先生之死特著其子周瑾又屬予表其墓故得而詳焉按狀先生諱天彝一字謚生秀水人生而敏異讀書負大志臨財無苟得而能急人之

難國家方以八股取士而先生特尚儒者之學以發明經術爲務然出其餘技爲制舉文累試茂才第一由此知名郡中先達司馬沈公思孝岳公元聲家太僕日埁一見皆許爲國士有阮君者官南京武選司主事與先生善後歸滇中憐先生貧以所居園亭及人所貸金三千兩爲贈先生使委之故吏而已卒不受同邑項君且死無一錢先生百計經理之并葬其妻子先生之不以死生得失貳其心類如此將舉明經會遭兵革乃絕意通顯以某月日詣學博士除其名當是時諸生不知進退見先生所爲于是紛紛多告去者凡百有餘人當郡中兵起徐公石麒屠君象美皆先生舊好約與俱動先生曰事不可爲矣諸君死于野吾死于寢等死耳遂棄家走松陵居僧舍中凡若干日死于餓嗚呼偉哉若先生者非所謂抗節以死與是尚可謂死焉不以其志者與或謂先生未嘗仕也尚不獲邀一命之榮而死其君過矣雖然士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此理終不可易前賢乃有以女子未嫁而殉者爲情之過此特不以垂訓耳非謂必不當殉也而世之人疑焉嗟乎已嫁而不殉者多矣人皆寬之未嫁而殉則從而議之其論先生何以異于是哉此天下所以無志士無貞女也先生子四人周瑾曰來廩于庠並有文名某某俱弟子員以歲癸卯卜葬于秀水之思賢鄉距先生沒十有九年矣

行狀

懸崖禪師行狀

師諱行筏號懸崖薙度於天童密雲和尚而古南牧雲和尚之法子也明萬歷己未正月某日生嘉興梅里陸氏爲次子八歲始就塾稍長父令棄書習賈荅曰是孳孳爲利非丈夫事過僧舍聞經聲徘徊不能去一日父母爲之議婚亟告曰兒不願娶弗聽諏吉有日矣即不告獨行詣天童徑造丈室天童詫曰非汝住處來云何曰爲生死重大願出家時未之許也母悲思甚哭失明未幾兄追得之具爲天童白所以乃弗遣俾執爨事旋授僧服師年二十有一崇禎己卯歲也後隨行至天台

通元寺壬午七月密和尚入滅師依龕歸天童持心喪
畢適武康報恩寺矢明向上一着參究廢寢食久之有
得渙然如釋鉅負玉林和尚欲付以大事竟辭去結茅
菁山趣者將命益力曰不返報恩茅且火乃去之皋亭
山依耆宿靈公亾何時際鼎革道路多梗師聞父即世
兄食貧嘆曰時艱若此何以慰老母故鄉可隱吾其歸
與于是里中道侶感師出世勇決奔不忘親相率敬信
爲買屋里之丙溪稍稍增葺左橋右圃漣漪環匝竹樹
蔽遮市闤煙火頓隔師愛而名之曰觀瀾精舍距古南
僅一牛鳴師在西溪十有二年足跡罕入市惟省母及
參侍古南或二三道侶所一報問而已戊戌遭母喪兄

已前没師能勉畢事即決意腰包牧老人招之赴院茶
次出信器相授云此雪竇所貽藏之久不輕畀人其識
之是歲八月十五日也師再入萬山中往來雲棲銅官
白雲堂之間山中人患虎旦晝戒嚴而白雲堂在山頂
有古泉久涸託跡者憚遠汲席不暖輒去師至泉水湧
發虎不知所之人多夜行父老歎詫得未曾有皈仰嚮
頌師偶出至遮杖屨懽弗返也先是牧老人赴鎮江鶴
林寺適西堂彝公往侍即命公及師遞攝古南席歲三
而代以己亥元日書名鬮之師當從老人以三絕句寄
師其次云涓涓不塞遂江河熟處難忘古聖訶暫把腳
跟翻一轉還鄉好出青蘿益惓惓于師淡以古南相

付託云辛丑期且及手書招師師住山久日嗜筍蕨弗
戻于脾固以謝踰二年甲辰秋始報前命攝院務數月
用茶毘法葬其親于西溪之圃已復入山自是或間歲
一返西溪未數數然也辛亥冬牧老人示寂于震澤之
息廬師聞亟往奉龕至秀峯于諸嗣法中篤弟子誼允
謹比入塔慕思之切如守天童塔院時居一年乃去丙
辰入主古南以搢紳耆舊敦請故當是時里中護持寥
落物力窘艱香積斷炊雲水卻步方伯王公謂非師不
可博詢僉同馳書絡繹師累辭不克亦自念生緣之地
以振興自任翻然泝止初入院雷音一震聞者竦服問
荅戰法語中釐整廢墜莊嚴歡喜數月而善信肩摩繦

禪踵集漸復舊觀持鉢過硤石里硤人士相謂曰此眞
善知識也法俗稠互頂禮塡溢其明年歲首届師生辰
以病肺辭祝三月二十三日命副寺蕭伊蒲待諸來祝
者翼日士庶咸集造謝師吐詞琅琅色笑藹藹容既出
戶侍者報師趺坐逝矣世壽六十僧臘三十有九師秉
性誠朴遇物平等眞率無容氣破衲灑然食甘麤惡知
師不深則謂是苦行頭陀而莫識爲法門偉器即雅知
師者嘆其截斷衆流孤行直上藉令以山棲歲月挈祖
印坐道塲縱橫殺活鉗錘煆煉佛法之再興也何有乃
堅臥巖壑晚而始出如優鉢曇花暫爾一現邪益所以
重師甚至猶記師嘗語予法門陵替至今而極譬之無

年嘉禾不登稂莠徧野從而溉之穫之謂五穀在是世無此農今乃比比吾不爲稂莠助長時節因緣採來邦侯之可矣此則師之善喻乃其卓識苦心青山白雲重佛法也時使然也知師者抑未見及此矣乎師本脫畧文字既有得于中繙閱内典了如夙誦所作偈證明宗旨蹴踏公案智眼獨出登臨贈荅禽魚草木之微見諸吟草皆爲活句其薫習佛性殆非一世然矣嗣法弟子爲與參傑公岷源濬公咸體師意克自寶惜每以師未葬爲汲汲合志殫心區畫于嘉興縣永昌古剎之震隅某年月日窆而塔焉師甞視傑公于永昌曳杖行阡陌間村人聚觀殊肅塔之成老幼雀躍趨事曰佛骨在吾

土矣其感人如此于是濬公疏其事將乞銘于方伯王公而屬予次第之予久從師遊每有叩質蒙師首可髮視就衰蹉跎慚負執筆而不禁慨然既次濬公語并牽連所聞謹述之以俟採而銘焉

族父明遠府君行狀

族父諱鏡字無塵一字明遠先世江陰人元末千四提舉公徙居嘉興縣長水之上六傳至誥贈奉政大夫承泉公族父爲承泉公之曾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廣霞公之冢孫文學雲卿公之長子妣丁孺人尚寶卿長輿愼所丁公女子子也族父秉姿溫潤有至性六齡喪丁孺人哀號廢食寢觀者異之又越十年居文學公憂擗踊骨立悲思甚于孺慕運使公特鍾愛又念早失怙恃撫訓有加焉先是運使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以文章氣節自命繼入仕籍名稱籍甚而尚寶丁公爲中翰時抗疏論國是直聲著朝野族父從内外宗習聞先緒稍長東南文社之會往往闌入其間所交皆一時名士故言坊行渠讀書慕道自弱歲已然崇禎己卯方就鄉試運使公疾卒里第訃聞奔喪望哭如禮當是時四方士大夫素車白馬來者日且什百計族父佐諸父黽勉治喪擘畫井井弔者大悅運使公爲清白吏家故不饒于貲授家孫產僅田三十畝宅半區處之恬然撫兩幼弟友愛甚摯迫兩弟爲人後所析仍還勿

較仲弟不善生產早世恤養其寡孤服食與自奉無少異丁孺人有尚寶公嫁時所授田遠在長邑辦賦之外舟楫往返租無所羸或請廢之拒曰吾豈惜此田亦使數世後知有吾母家耳遇宗族有困厄者維持之嚮學者奬掖之有貧無行至伐先人墓木以活升斗族父歲時祭掃顧松楸零落周垣頹圮輒低徊久之以身先族謀所以整葺者備至仍誡其人使媿服而去吾家既中落曩時臧獲子孫豪于里者以世遠希自諱遇族父則斂手避去曰是固以僕隸遇我毋犯其顏色其篤于孝友不忘先德而持大體蓋天性然也嘗與吳節侯文學吳準菴給諫讀書里西之僧舍發憤爲制舉業冀博科

第有所設施然每下第則委之時命不以窮達之見自累用是稍稍棄時文屏絶世事愼交友肆力于詩古文詞同時相切劘者爲同里王价人隱君王邁人方伯朱欠菴孝廉蔣丹崖明府范遐甫偺齋兩處士並賞其文簡質而近古其後諸君子或貴顯或相繼物故而族父居貧布衣蔬食門庭肅敘撫今追昔之思形諸篇什者至再暮年坐臥一樓潛心易學尤于列史多所發明是是非非折衷至當其嗜學友善至老不倦亦天性然也素淡泊寡營又狷介不欲以緩急累親故自壯迄今葬其先者二遣女娶婦者五中歲卷倆一手枝柱無窘色而所授三十畝之田半區之宅依然尚存其勤儉以治生有古人之風焉少嘗適西粤自是家居晚年婚嫁既畢薄遊娛老訪汪翰林鈍翁于堯峯山中論文數日且談明季典故娓娓可聽鈍翁雅相許爲手序其集以歸今年春訪中表弟丁廣文于會稽歷覽蘭亭宛委諸勝尋前賢遺跡欣然有得比仲秋再往而疾作不可支遽返里艮年侯于寢所去屬纊止數刻唯以運數自安不涉他語遂以是夕正容而逝康熙乙丑八月十五日也距生于前庚申享年六十有六所著有襲紫樓集詩文若干卷史論若干篇存于家嗚呼以族父之立身砥行而止于是卯豊于學而嗇于遇謂天道有徵不可信矣娶錢孺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桐鄉抱沖錢公子稟

貢生元履公女前歿子四人皆力學能繼先志長嗣泌娶庠生鄭君君暘女次希沆娶欽天監博士朱君辰伯女次源昉娶吏部文選司郎中金公補斬子庠生扶功女次湖勉娶處士鄭君祥侯女女一適太學生王佐孫男二長文啟希沆出次騂嗣泌出孫女五嗣泌出者二希沆出者二長字同里處士徐君虎侯子其殤源昉出者一族父之歿弟嗣泌等泣而請曰泌等方在苫次惟是先人生平行誼哽咽不能自述兄固稔知其無辭艮年曾大父博士齋嚴府君與逆使公同出承泉公于族屬爲近族父視予問學相勵撰述相商推予客遊萬里則寄書相慰三十年如一日溢焉求訣有厚痛焉乃不敢以不文辭謹次梗概以俟他日錫誌表者採焉

先州丞敘事紀畧

王父諱某以上林丞出佐山東寧海州在崇禎十五年時四方多故而州又濱海實要害之地王父始涖事則與州守繕城塹飭屯戍無虛日其後敵勢益張而州守缺福山令吳某來署之王父曰朝廷命我佐州事奈何以危急之秋諉之吳君如職守何于是州務大小敵情倉卒之備悉屬吾王父而吳無所預掌印笥而已比冷口兵入州縣聞風各戒嚴而吳亦還保福山王父始署州篆乃諭衛士令環匝待變而親率鄉勇之尤傑者日登陴伺敵身荷戈冒矢石爲士卒先夜則與衆擁大帷

插堡雉間衽草露以為臥處凡兩閱月而王父竟用是得疲疾然愈激勵士卒以臣子大義相勉無不願出死力為王父用者是月知州汪逢淵至王父猶臥起城上謂汪曰今以孤城當萬騎之衆破且旦夕所以不死者待公耳幸善為之汪亦感涕後數日而王父遂不起矣嗚呼痛哉先是王父疾且篤與王母沈訣曰我以王事死無所憾脫敵至汝必斃僕隷有不願從者聽留者可令與州長所部士一體協力于是家人俱泣下王父没而州城陷逢淵及吏目魏世達皆死之旋抵王父室王母憑棺抗聲曰此故州丞李君也任汝掠劫即骸骨不可犯遂引刃自絶妾婢死者二十三人老嫗得脫者二

人次日敵稍稍引去王母始得斂其一嫗乞食歸訃于吾府君府君即徒跣走二千餘里哭王父母于州署號毁擗踊當是時逢淵世達皆已請卹而王父以先事死不得與府君痛焉乃匍伏具狀歷請于臺使者謂仰稽會典祭法有以死勤事及城亾與亡並録之文登萊防撫僉都御史曾公化龍署其尾曰守城隕命罵敵殺身家人二十三口同時遇害令人黯然下該道府州學確覈具狀于是諸生鍾鳴國等白其事以次達之儒學州府覆覈咸無異辭而署登萊海防道登州府知府戴公憲明報曰李同知以身殉封疆至于闔門爭死第其忠義遠出逢淵世達之右今兩人已經題卹而本官不得一邀大典非所以旌勞吏而慰幽貞也曾公是其言乃會同東省巡撫及巡按御史合疏請于朝天子方嘉盡瘁之臣昭死事之節乃下其事禮部如會典所載議卹以聞會時事日亟而北都甲申之變作矣府君繼為之請適太倉張公采方司儀制固詳知其事為言于尚書顧公錫疇專奏議卹王父特贈尚寶司丞王母贈安人然天步興除之際恐典籍散亾王父母之純忠大節或未及編于國乘良年不勝大懼謹畧次始末庶後之君子得以攷焉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終　門下後學金穗與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一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啟

徵選文緯啟

良年不敏自東髮受書迄今二十年所性不近名睠眈晚未能有所表見顧亦嘗自奮于作者之林而窺其梗概矣夫文章關乎運會頃者海内乂安上自公卿百執事下逮山林閭巷之英莫不以餘閑發爲著述起衰救弊此千載一時也某竊覩選帙如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各有專書明雖無定本選帙尤繁所以昭一代之文獻備將來之徵考非秖粉飾太平已也今昭代鴻篇度越前古聽其散軼何以闡揚盛業垂示來玆乎用是不揣固陋妄謂斯任可肩擬有　皇清文緯之選蓄志有年復以今日選家林立必有出而裒輯者需其善本又歷歲時今者目擊時趨不能自已爰以夏五經始搜羅但耳目難周隕越是懼伏冀羣公盡發篇章更爲指示弗以末學迂踈坐觀其不逮則斯文幸甚而良年亦藉手以覩厥成矣

頌

洞庭君頌

康熙十有二年冬十月予自武陵問渡于雲夢時寒水就平南風不至越七日始達岳陽其間淹回怪愕九險非一多符昔夢恍若再經念浮蹤之有定庶委命以自安既得渡乃盥手南向以頌于神曰

維大國楚洞庭爲池既廣亦縱與天無涯積雪西來大江東注湖滙其中英靈斯聚君山十二有橐有泉四山左之如五岳然湖洲維尊神磯遞尺水當懷襄神祠儼赫小予問津三日望磯洲値其端舸賓筏之榜人爰困羣徃未脫我醴我牲以灌以割神錫之輔有偶者漁式旋其帆漾于漩匯乃遵圍山星磐始泊戢止戢行終宵三洄風號在晨舟師曰前濟湖之腹波及於㶊魚逞而蹶鳥懾以去不可與衡迓我艱路凡玆涉歷實怪且奇徒侶驍焉我則夙知夙知維何神欣其夢瀕危者三始吉㠯動下士狥智達人忘情委運則昌毋惑與攖舉手嚮祠首舷者再冀相斯人永俾無害

贊

伏魔梓潼雙像贊

正氣莫續至文日晦殆舉世無人與孰樹之的孰司其柄盍求之神與文爲星曰氣爲雷霆萬古不滅惟神之靈充寓宙間失一不可合以繪之筆精學妥敬事者誰赫赫洋洋神荅以貺愚明柔强彼二氏之宮摶土而刻木見者輒有祈焉毋乃近于瀆邪

胡明府濯足圖贊并序

予始謁東甌先生侯于堂見堂側懸一圖圖設怪石石

之外皆水也點染布置有塵外之趣迴波漭然意象蕭越一人踞石濯足芰荷為裳不冠不衣予竊異之及先生出則所圖濯足者儼然先生也明日先生折柬延予手是圖曰夙聞子能文其為我記之予曰是有說予曰吾鄉者嘗貌為晉裝為唐裝矣人曰此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也無已則易以荷蓑戴笠閒作浮屠老子之飾人曰子儒也而詭于佛老士也而漁樵耕牧邪之數者既不可殆將使予之冠履服飾舉止笑貌無一之不諧于俗則庶幾乎顧置之邪欲闇厥甚不類予竊懼焉不冠不衣以全我真人其謂我何代之民邪儒邪士邪佛老邪漁樵耕牧邪予則聽之予感先生之辭達而抑若有慨于其中也乃為之贊曰

有石輪囷置于水濱敦琢其理而非斧斤有水淪漣環石之左渡者無人出沒磊砢彼美人兮風斯浴斯炯焉雙眸有卷者髭昔當少壯出宰巖疆折腰小兒掉頭故鄉冀士軒冕跌宕經史作為此圖良亦有以人皆華纓予無冠緌人皆組繡予無裳衣廉吏無為託足無所濯之清流以謝塵土我識予達笑彼甯同我識予狷媿服不衷後有詭譏非疑則誚解人見之相視而笑

孫少宰畫像贊 并序

退谷先生以康熙九年命山陰朱璣作畫像一幅時先生年七十有八矣先是予家居時獲聞先生政事文章最久己酉至京師謁先生于里第始歎先生蓋有道者也自鵝湖白鹿以來世之儒者不明前人傳道之意往往倡為講學以鼓動天下而躬行實踐之學微矣先生由給諫歷官吏部侍郎抗章敢事蹇蹇諤諤皆卓然可紀及其乞身指使之年鍵戶息交則益闡明學術貌惟朱子是師然後知先生之積力于道有非晚近諸儒徒以論說相高者所可幾及也昔郭叔瞻為朱子作大小二像朱子極稱之謂不獨形貌之肖并得其精神意態雖相閒而不相識者亦知其為余也今披是圖則先生莊敬之容和易之色宛然肖焉予生也晚猶幸親炙於門下願百世而後必有追慕先生而思識其容貌者則是圖且傳于無窮不可以無述乃為贊曰

太上立德次功與言是惟真儒乃克有全先生之功播在朝野陳善責難直用枉舍先生之言采實捐華根荄六經枝葉百家少壯有聞耄期無斁終日乾乾先生之德

俞處士荷鍤圖贊

當其少也志在功業嘗以稷契自比追發為文章師六經友左史晚而泌水衡門從容講道靜修白雲之風庶幾彷彿其一二蓋所任者遠矣若夫荷鍤以隨行吟而返乃達人曠士之常先生顧獨取乎此或曰是有託焉獨不見夫滔滔之流水

林逸華春釣圖贊

我觀古人非漁而漁身不可見何取于圖其或達者心在江湖爲漁不能繪以自娛今有人焉枕經籍菁華無軒冕而處田閒不漁亦得漁之何居釣用祿邪釣漢名與應之者曰是則異趨我家闔閭鄰丁侶沽若青蓮花託根泥涂九州可歷遊暮焉如戴思褰哲僦若啟予甫里先生烟波釣徒筆牀茶竈樵婢漁奴形豈我役物莫我拘逍遥以遊天地籧廬是之取爾君言何迂予咲且諾子眞漁乎明持一竿行與子俱

劉蒲菴撫琴遺像贊

琴將舍與方公之壯也曾畱于蘇門之巔而一邱一壑豈能留公琴將用與世有知我必解而更張之而當世又何足以知公浮湛郎署歸侶溪農七頌首成連賞音不可逢選娉婷以授曲獨袖手而傍觀公益悲琴之終予不能琴而公許爲知琴聞者大駭莫識其語所從公今往矣覽斯圖而宛對安絃操縵之容寄語抱琴者斯人難再幾何不淪爲爨下之桐

題跋

題黃復仲杼峯三圖冊子

吳興距吾郡百四十里而近予少依舅氏縱觀山水之清遠謂當卜宅其間繼遭世變兢兢守先人廬舍此意遂失杼峯亦吳興勝處吾友黃復仲築舍隱居于此旌

多山田尋邵平故事種瓜自給又作伴顏菴慕顏眞卿守吳興時與皎然相得之樂乃續斯構俾高僧之來者居之夫復仲之超然遠引輕去其鄉視予志則決矣予別君久今年始相値于烏程市上邀予入山君自號麗農手畫麗農山屋及瓜田伴顏菴三圖於冊使題其後予慨少志之不遂徒倘佯若不能去云夫兵燹戕羅邦族無處士散于巖阿樵牧問者何可勝數然或絶意於汶汶或晦跡以待時要皆有託而逃非直烟霞痼疾而已復仲以故家裔學文采流映性豪邁畧細務姬妾子女各十數人生産遂落而外急朋友海內奇士襍遝且滿至典裘脫簪珥以繼意將有以自見今入山非其志也夫子釋乾之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自古遯世高蹈如梅福梁鴻之徒其始皆出于有所爲而其後乃至于長往而不顧然則復仲雖老于茲山何憾其出處亦若是而已予年且壯生無益于時方欲買山于苕庶幾得償少之所志且從君受種瓜之術麗農其埽石以俟不汝負也

耿百泉曲沃紀遊書後

客東郡之郭外疾風揚沙連數日夜堅臥蕭寺中郡之人士不能過而問焉海昌查日生同逆旅數言耿君百泉既而百泉見訪出所著曲沃紀遊屬予爲跋蓋予固知東昌有耿氏久矣明自中葉以來璫奸相梭君曾大

父侍御公遠事武宗獨抗疏列劉瑾罪狀後爲江西參政度宸濠必叛輒自引去及君之尊人事熹廟亦以不拜魏忠賢祠像與楊左周魏諸公偕繫大獄祖孫濟媺直聲動天下東郡數百里內搢紳以氣節相高未有若此其盛者也百泉以秋官郎終老巖穴門庭蕭寂讀書懷古他無所攖于心有識之士競相推挹而區區一冶游馳騁之篇羇旅覽觀之作雖盡態極工謂君能事哉然君自亂離以來橫被風影流離顛越無可告愬幸而天晶日朗放歸田舍駕言出游于園林泉谷間譬猶飛鳥之釋于籠網魚之復于淵枉梏既久而翔鳴踴躍不自知其所至游紀一篇固百泉寫憂之餘而志士所淚

歎也嗟乎祖父皆盛名復有賢子孫者如百泉可多得哉跋其文亦重有所慨也夫

題吳子遠畫冊

近來好客者多不暇論書畫子遠一至長安輒倒屣出絹素宣索恐後以此不急之務能轉移有力者之嗜好亦奇矣乃子遠意不自得將趣裝走大梁三晉間予謂子遠之藝疲于津梁可慨也宋建隆至熙寧畫手不下二百人郭氏稱高尚其志以畫自娛者惟李成宋澥一以王孫一以介弟而其外無聞焉由此知千載之業能遺世而獨立者自古爲難豈獨今時然哉是日子遠將行出所製畫冊屬題因書此慰之不復論畫也

書劉少司馬壽沈宜人序卷

宜人爲前明工部郎高公元配予表兄念祖所自出今兵部侍郎劉公嘗受知工部於宜人之壽而爲文以祝不忘舊也公于服官之外留心博雅凡士林所慕尚者皆能之故其文似歐陽永叔而書法亦逼顏清臣嗟乎生死交情古今同歎先生獨以受知工部睠念無已即其情致懇惻實足增古道之重不獨文翰精良也昔孝標著論以針砭頹俗而南陽劉析辭旨清辨王夫人乃謂覩從凋零始見此客君家故事公兩無所媿而念祖兼得之豈非厚幸哉

題徐虎侯印譜

徐子虎侯之尊人士白君精古今印璽之法知名三十年予數請君自爲譜君持不可虎侯自八九歲時輒侍立觀君所爲遂世其學君没而虎侯有聲吳越間所至人爭購相珍玩者又十年予語虎侯自爲譜則又持不可曰印有譜古與予曰李元輔之繆篆晁克一之印格集古耳自名其家非古也顧數十年來壞于俗學秦漢以還遺制寖微矣幸有知其故者即自譜以傳毋使古法墜地不猶籀慎之功臣與虎侯乃唯唯因屬題于譜之端昔師宜官矜尚楷法詣酒家不持錢但書其壁令觀者償之錢足削書焚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侯醉則竊其柎予以譜勸非有鵠之見也世世不少爲鵠者

虎倀其善藏之哉

題柯邨合璧圖卷

離則雙美合則兩傷可以論文不可語畫昔王叔明作山水應客大癡山人適至添遠山及樵徑一帶頓增其勝王便歎絕王子阮亭云此畫尚在人間每繫送之及柯邨邱先生出此見示乃知合璧之妙古人不得獨擅也是日予將返里陳少參餞集浣花亭返寓已漏下三刻忽忽醉鄉求其離合斷續不可得以爲恨事又竊怪神物光芒如許柯村空什襲秘之乃以見貽設狂同米老據舷而呼連城或碎柯村計亦左矣念吏隱風流非此不樂題以歸之更語柯村曰惜之未見李生狡獪態耳今日之倖不可屢邀也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一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字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二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題跋

自題秋錦山房集

予幼時嘗誦微之稱子美云非有爲而爲則詩不妄作心竊韙之旋經兵燹兩世破家流離播越遂作爲牢愁激楚之音積有篇帙然年少氣溢多不軌於法乃悉焚棄其藁復與同里周篔鍾淵映輩倡和相切劘自是稍趨法度益矜慎有餘而排宕不足矣久之不自得遂以丁未歷上谷走雲中戊申還至京師己酉趨秣陵庚戌再入燕其明年道齊魯豫楚迄于貴竹計身歷者萬有餘里而哦咏不廢要其所作不過山川臨眺友朋贈答之語蓋田野之士所宜言止此若夫有爲而爲予則非其人也少宰曹公開府黔陽既不鄙而與之偕且濫許拙集俾之鏤版公一代作者予何足辱公之知然公意在奬成遂不敢自匿輒稍爲刪汰錄丙午以來詩共若干首剞而存之因竊自念古來以布衣立言有聞於後者類皆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而予偃蹇濩落性復迂嬾以力學則踈以要譽則拙其不爲世所唾棄者鮮矣意者天既窘抑其身或假以年歲使得再變前之所爲庶幾酬公知于異日而是編則猶未敢問世也

題石田山水卷子

山史出是卷子展翫良久恍若舊識忽憶曩年曾見溪橋烟樹圖雅與此合而所題斷句非是因悟前人筆墨之妙雖不盡在位置中而當其得心應手即一境重拈非所忌後人遇此等輒意爲臨摹過矣

書張銓侯壘石贈言卷

山不必眞而好事者愛之或過於眞有二焉畫也壘石也自閻立本之說傳而善畫家以名山爲粉本今壘石山成必曰似某家畫是又以畫爲本邪吾郡張氏累世用壘石知名而銓侯爲最嘗供事　御苑能使建章宮中池之三神山宛在𦕈睫至天下名園予足跡所到見玲瓏亂眞詢之多出其手夫畫止一人爲之若驅使近

石日凡幾輩彼盡非解事者指撝慘淡迄如吾意是以一心運千百手若大將之馭兵奇矣衆晨起集於庭聽命焉非五日一水十日一石可謝迫促也其難易較然且畫必專乃精貴自名其家銓侯未始從事于畫而壘石似畫其似也不名一家然則所本者畫邪名山邪無從而測矣吾郡治無山爲攬勝者所咲銓侯產無山之鄉而出其意中之山幾徧寓內遂爲世不可少之人亦藉以釋郡之媿也夫

題周櫟園詩後

七言近體向趣冠冕一路案頭有萬姓統譜廣輿記五車韻瑞諸冊可以出之不窮矯斯弊者先命意次造格以至句法字法悉吐故而新之道在先祛二大患曰熟曰板而已日讀先生詩一過不點首者豈止頑石乎

題黃太穉詩後

公詩千餘篇予客黔時從綠崖陳使君所得借鈔始如泰越人相見掉頭不復顧引卷輒廢也久之覺荒榛亂葉中珍禽佳卉屢眩心目轉嘆公才不易及循尺廢寸予則豈敢錄如干首讀者可想其風致矣

題某冊

小雪已逼有莫春之和埜菊盆放香在竹閒時吾友蘇門從寓廬所手是冊歸相與展觀日影甫移一墨便當浮生半日閑亦快事也

題某公詩後

命意在筆墨之先趣生聲韻之表吟對累日忘其篇帙之簡也昔有以東坡目子西者林竹溪謂秖得氣骨未盡變態若先生煮𧐢夢硯快雪歲暮諸篇置髯翁集中固是甲觀由其能變也若沾沾師古人畦徑豈免玉谿撏撦之誚乎

偕隱思存圖卷題辭

錢子爾載歸自淮陰悼亡不已追繪遺容儷以己像婦翁方伯王先生爲之記題其端曰偕隱思存錢子志也容貌託諸丹青生人多有倡隨合繪則尠若存與没殊而合并以繪者更無有也有之自斯卷始吾加錢子之

悲矣錢之先閥閱世其邑錢子負才而貧然視其家所出鉅細以禮如不貧者錢子能文章具經世畧爲諸繇府禮致結褵四十年來游處半之然視其家政井如秩如敎丈夫子三克才且賢此可識內助矣錢子敝屣視榮祿思一日謝所知計買山曰吾其偕吾妻而隱勞始佚終庶報壺德孰知身將隱而偕者病乎其病也又不待君之歸而遽以沒乎君子以爲志在偕隱不繪其事而繪其志雖存沒合焉可也予前娶于錢實錢子族女弟錢子之配吾前妻之嫂也予少孤家落荼苦什伯于錢子予妻十七而歸二十有一而夭其年命不逮嫂遠甚賢則近之顧予潦倒衰遲終無能慰吾妻於地下覧

斯卷而不禁憮然嘆且媿也姑爲辭釋君之悲詞曰謂相莊耶何此感而彼舒謂相偕耶何形偶而神孤豈其達人齊物視生死之一如蓋悲吾志者已矣鹿門採藥之行而寫我心兮庶幾皐橋擧案之圖

跋玉峯唱和詩

辛未夏首解后山劉呂子於莫釐峯麓示吟卷一帙爲往返玉峯與金子岕山唱和詩嗟嘆不釋手明日復出歙游南行二草與金子編年詩讀而快然心知其故不能舉似人山劉云吾詩殊苦心岕山吾畏友也兩人相知深世或不謂然予何見許乃爾因相與論詩極唐宋離合之故山劉謂宋人讀書較唐人多詩有高出處脫變處非唐所及予謂宋人讀書多能不爲書縛子瞻使書如奴誠齋使書若無出其變而自名其詩則同編年歙游倡和諸帙在兩公之間謂之學子瞻學誠齋則今之學兩公者何獨不能殆吾所云不爲書縛變而自名其詩者耶數十年來習唐人聲貌者稍稍變而之宋乃學宋而又失之其以是詩爲藥石可矣顧世或不謂然廬山眞面目豈隔江遙矚所能彷彿其一二哉作者苦心不狗流俗亦自期上下千載孤行宇宙之內而聲光氣力盤薄激射世將共見之詩學之振興庶有藉乎山劉笑曰得子言不孤矣書於倡和之末

跋衡山畫卷

衡山畫如王謝門中佳子弟於不經意時轉見本色即此可概也評畫家謂其亞於唐沈夫豈定論衡山有孫與也妙得家派擅鑒別之雅於先製尤不爽苗髮是日同訪山史寓齋出眎衡山五峯畫十數幅焚香茗話不覺盡此日快事也

跋竹梅譜

法華山居人多業笱尺土皆竹清陰彌望人呼爲竹海予假禪房銷夏旬有四日攷粗植溉護之節僧言明末有無用禪師著筍梅譜今山中無此本矣明日訪友郭門見兩三冷肆敗帙叢然觸手而得即是譜也嘆應念之速若有神契命奴子數錢易之譜質樸處類農家語

而指畫楚楚過花師老圃山中人多習其法就湖舫閱竟不禁遺世食力之想

跋馬三如編左傳後

世無不習左傳而左傳之亡久矣古之善學左氏者惟司馬遷遷雖自成一家言然實心知左氏覩其叙述處可見也下此則韓愈歐陽修猶得其梗概蘇軾才高一世而不長於叙述以此知學左氏者難也今天下文章家相望以佶屈爲秦漢以清疎爲唐宋二者交譏未有底極此亦學古之士所宜憂也三如先生篤嗜經史書無所不窺而尤研精於左氏今觀是編自篇法及句字悉注以全力闡前人所未發是書出而清疎佶屈之學

將識所返也左傳其不亡矣乎

跋皆吉堂輓詩

古者弔唁之文詳於禮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如是焉止矣未聞其有辭也後世之有辭不名一體輓詩其一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漢初輓歌有薤露蒿里始於海島至李延年謂王公卿士不可無別直分爲二曲歌之以勸力猶紼謳也自餘詩人悲悼之作類非輓者所用而姑名之若曰將以授諸挽人云爾近世有喪之家往往彙其所得裒次成編則未之前聞恭馭既沒而生平行詣爲邦族不忘友朋所追憶言之不足而詠歌嗟歎之可謂其死也哀矣孝子之用心冀藉以不朽其親事雖異古君子取焉張子居父喪毀瘠不自持稱其情服維時士大夫以迫戚好傷者弔者並有辭君受而讀且泣俾相者錄副焚於帷堂愾惚稍定將鏤版又自爲哭父詩附於末於是屬其所親告予請衷諸禮予乃答以前所云曰於禮不悖也哭父詩則小雅蓼莪之遺響也何爲而不可遂并書之以勸孝

祭文

哭朱千里文

嗚呼痛哉今何時乎歲乙巳孟夏五日也君竟以此逝耶嗚呼君之疾我固知其憊然不意若此之遽也君自嚴親見背伯兄在遠奉嫂氏與其姪其處會體劇始出

徙由舍舍故君所僦居也予數偕友人詣君輒強起猶置酒相餉謂已當勿藥嗚呼此會在寒食猶昨日事也迫疾轉篤君所依鄰右歲月方治事又終鮮奴婢供億且窘遂返兄舍甫七日長逝矣痛哉予昨問君於牀第值君委頓但啓謚審視已再至則君屬纊之剌也嗚呼人生聚散之際雖得死別與否豈亦有數存於其間耶君敏而善文近頗涉游覽客冬予有西北之役會君之故人方貴游秦隴遂一意偕往見則敦束裝計郵傳雅不欲以疾自廢今予以事弗獲遂果而君且不作矣嗚呼與其哭君於途無寧哭君於寢門之外也吾素交無幾人庚子哭王子於野癸卯哭褚子於鄰相知之難凋

謝之迹不圖今日又送君也嗚呼尚忍言哉君長子兩月春秋三十有一家故貧其友人又貧歿之日益粟斗酒無蓄者喪以儉從其乏也嗟乎怙恃不存子女無出幸而有兄又不得永訣恥此遺腹待其生人事之慘極矣君既含殮送君於城南君祖考之邱墓在焉寡婦號於前少弟弱姪執紼而哀而吾肖隨數人拜於下回顧曩昔握手繾綣之地不可得矣君其有知耶其不知也耶嗚呼痛哉

祭朱子若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不顯朝列而隱於野德不被斯人而植諸已豈遇使然抑有道焉北養晦以需也而今則已矣當

夫保御發祥高門爰啓太傅升庸勳在國史洎二千石垂聲蠻裔澤播於垓益厚其祉先生所承藉者若此及夫门掖命官聿贍世美克卷而懷相羊田里賜書載讀遺訓是砥天嗇其後迄於暮齒以次以賢式穀乃似益其生平又足慨也僅如是焉止嗚呼先生曷不觀夫今之人學不師古妄曰在是謂昔作者可俯而視浮湛帖括掇拾朱紫執經而雖茫不識指不若先生之學可以式靡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席前之盛邦族所倚馳騁游閒引聲促技又其甚者貽譏動履不若先生之德獨行無愧處貴而驕挾才而歆祖烈在前置如敝屣論擬劇秦書衡甲子身則既榮名乃益毀不若先生無位而有位去濁而泚式毓於亂弗克繩禰若爲疆畎失厥耘耔若勤垣墉不茨而垝不若先生無子而有子身在布衣友天下士是則先生雖齎志於九原其亦可以瞑然而色喜有飄者雖有絹者几素車在門以牲以醴歎典型之徂謝詎感悼之能已靈其悤然鑒此蘋芷

告先塋后土文

某年月日六世孫良年謹以酒肴拜於墓所乃啓后土之神而告之曰某不德匪敢有瀆不得已而有言惟神聽之繄此十畝之宅一坏之宮我先人實□於此惟神實司守土二百餘年松柏孔安邱墓無恙伊神是賴乃比歲以來瓦石隳落侵盜多有神無譴焉頃者大風揚

沙拱木顛仆神則不聞呵護之謂何吾春露秋霜先祖之祭靡有缺失惟神享祀亦致豐潔不知何戾於神而重棄之若此夫居其位而不謀其政歆其祀而不任其咎茲二者神必不然吾氏族中落多不自振闢墓木且蹶則有貨心徙而去之惟恐不速意者人之不肖上干神怒雖然於先祖乎何尤神所司者吾先祖之物也其守之毋息

秋錦山房集卷第二十二終

門下後學金德輿校字

徵士李君行狀

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有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花里七傳而至博士公中萬歷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槀菓司丞公繼之有萟雪齋集其同知寧海州事值冷口兵入閩城固守者三月以勞卒而城陷防撫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公以結客破家饘粥恒不給然必延師以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修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於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公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於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

師余方避地梅花里與里人詩篇酬和有處士屠翁者謂予曰吾門有李生將來與子並駕乎余遂與君定交晝必劇譚夜或襆被共寢處四方賓客至則醵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坐客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左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邱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古文鏤版於浙君覽之終篇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以溯其源於明取王子充方希直王伯安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於元取戴帥初虞伯生揭曼碩陳衆仲吳正傅吳立夫黃晉卿合之韓歐陽曾王蘇諸家及朱文公陳君舉之文而論次

之其於詩初持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以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而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涵泳之別出機杼鏘洋淡泡極唱嘆之致於詞不喜北宋而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遊京師轉客大同太原後二年君亦至塞上縱游觀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於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者每召客容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之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見跋矣必竢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而縣[illegible]舉々[illegible]論詩

斷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恒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而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名益噪己未三月朔　名試體仁閣下　賜大官饌高坐而讌申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讌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

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刺舫北曰息游草堂聚書三千卷坐臥其中弟子之著録者日衆君精心討其築草堂也構檻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巧者於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於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恒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勸巡撫某復立朱文公裔孫漈爲五經博士君實代爲草奏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晨夕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沈綿家

起以九月十三日卒距生明崇禎八年六月廿九日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諱汝過之女繼娶陸氏處士諱律之女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蔚房萸房蓉房孫女一人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籍同時無不扼腕爲君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之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者若宏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爲忌者所中而君得優游於幕府偃息於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迴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舟車足以代步涉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且其述作皆千秋百世之業必傳於後無疑而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潮偕事親孝君疾時衣帶不解者累月又能居喪以禮君可謂有後矣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必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槩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同里朱彝尊譔

秋錦山房外集目錄

第一卷 尺牘一

第二卷 尺牘二

秋錦山房外集目錄畢

門下後學金　壽彭孫　德輿　校訂

元孫旦華編錄

秋錦山房外集卷一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尺牘一

與汪鈍翁

先生高臥賤子北行人事之不平思之殊失笑也既已俯視一切當世名碩吾黨素士益望若華嵩屹如函關紫氣矣敝仝學徐虎侯吾鄉孝子也又世其尊人士白先生之學文何妙理得心應手浙西諸家愛重其人而珍惜其所製自弱冠已然然虎侯食力奉母槖不歸細君雖終歲勤劬無所積也茲游吳中首謁先生冀得月旦一言廣爲噓植先生愛士不遺一藝虎侯宜在升堂之列若某之亟介於門下者則以知虎侯潦不欲令孝子絕技爲輿蓋之返耳平生不妄言先生或能鑒之十月南還趨侍左右瀕發草草希宥

與徐健菴

奉別遠游大非始念先生既深鑒此心而又維持引掖若恐其顛躓於中路者古人所謂感恩知己於閣下兼之自分迂疎了無他想嚴冬歸侍几席以畢本懷儋園楓菊未敢寒盟也別後輕裝已戒適家叔明遠過送語及今秋車騎將臨敝郡索一言先左右家叔少從妻東拂水諸先生游彼時門戶凋零未甚從容著述尚有淵源二十年來食貧課子戶外事絕不聞也然獨願見名賢恐後先生可以知其意所尚矣禮加縫掖不得不望諸吐握之門又舍弟名某者沉潛苦學今家叔挈以晉謁冀附門牆之末蓬衡風味疎樸無狀所恃太邱道廣有教無類或進而收之特紹介非其人彌增悚仄耳約山家叔業荷生成之德茲再領餘輝東海流風被寒家爲獨厚榮施何量某賀與之矣瀕發未申百一

復友

青兄詩落韻無不佳極合尊詠可謂二難矣弟剄欲勉酬尚未愜意正如捲蘆征戍一聞簫管之音不自知其中輟也夜氣稍清或能了此耳

復梁藥亭

屢得佳篇不啻陽關三唱此游子厚幸乃又煩書扇耶馬首春風時堪吟對知兄愛我深也長水集從廢簏中捜得一本又不全并不足充覆瓿奈何

附來簡　梁佩蘭

即晤即別何匆匆也吾輩相逢正不可草草長歌奉送以見意扇字特不佳耳素綾承命書復花田離支之約願兄無忘秦山滿奚囊時便望文旌東指有人立南海扶胥口以待者必梁生也周量舍親囑致少間成詩奉送大著并領不盡

與友

追游秉燭隔宿宛然歷事相催即浮舟入郭矣文數首

求賜點抹歸來美景不移春風依舊未免有情嵩更問落花浚處也冗中畱白

與周青士

某白近狀已悉前書因足下詢及塞上文游輙復寓此僕近得一胡進士東甌東甌祖某僕從曾祖某同登宋羽皇榜有世好遂雅相善也東甌曾爲邑令兵亂解組迄今二十年足不涉戶外吏於此者咸折節下之東甌堅臥不肯出其祖父皆以科名在仕籍有聲而敝廬數椽頹然野田荒圃中藝蔬釀酒自給而已僕始登其堂執通家之禮見再拜畢東甌但詢僕家世論詩文不及他事頃之一少年捧茗椀入室衣冠翩然拱揖有節即

東甌長公昨歲登賢書者也僕斂容東甌徐云家貧無應門止一老蒼頭方爲客治雞黍僕嗟嘆其風歎欽竟日夕自此往還不絕竊謂大江以南縉紳習於侈靡其子弟稍自振拔輙趾高氣盛不復知古人質朴事此無論晚近即百年以前有識者譏之而東甌家世廉謹不以科名自矜飾如此是可語足下而足下尤當廣其說以告東南諸貴游也

復友

云云領悉自不待諄示也鄉人事聞小有言正宜速懲之此非宋襄仁義時耳未得而問用是滋歎牛女之數弟償兄舊物之半頻見齒及殊可汗浹

與懸崖大師

自某遠遊薊朔而吾師高隱銅宮定水風幡靜躁殊異差幸奉教以來障礙稍除不敢以道上車塵與山間鐘磬作分別想也然造詣未浚畢竟居山習靜乃有進步秋風起時擕箬歸矣聞彼中可以採茶種竹微區此外復何求哉茅屋數椽伏惟畱意行踐宿約

與茅匡餘

長安奉教歡逾故鄉自折柳津亭又涼暄五易矣弟奔走東西荒山天末中時時懷想未審屋梁落月之餘亦曾夢見李生落拓無聊之狀否去臘抵家舟帆頓阻自謂得紓櫂青溪一接言笑而塵緣綿結逡巡未果又以

嘉兄長逝不忍再過西州天不降仁芝焚蕙折親知凋謝如此至今枕席猶有淚痕想長兄同此情也但去年自沈行可兄診視久聞勿藥之喜而垂成復敗深惜其不善攝生今則已矣寡鵠孤雛天必不終絕之惟是愛莫能助後死之慙弟則浚矣行可古道照人想長兄浚悉弟不敢贅陳儻貴鄉知交仰祈推引臨箋不盡神馳

復孫退谷先生

去冬賜和大篇幾令韻無險字韓蘇偏師固不足折先生之一矢而逃方後學拜識津梁謹焚香盥手而後藏之永以爲則也比日避喧郊外闕焉奉教專謝不一

附來簡　孫承澤

連日風寒未敢約譚便中乞同錫兄命杖擁爐煨芋少見老農風味也承示佳韻謝謝

與某

丹山鳳翥仙圃芝生天際丰裁望均朝野某自辛亥長安不揣微末偶一通名即承青眼以下里之鳴繆忝西園文讌名篇大誨紉佩五中嗣以浪游荒徼萍梗去來星霜五易自此東閣之傍無被褐之跡也比聞先生讀禮南旋午橋暫憩道里不多迢闊川原尚隔中央向風引睇神夢雙飛曩者惠示大集手錄存笥盥手焚香而後敢讀詞旨高邃遐逾海嶽扶衰起感玉戛金鳴此眞希世之音匪止增光拙選俟棗梨竣事當專馳掌記也

但羣言如林名地爲多未審先生肯分几案之餘以佐其不逮否俚句四章小箋三種謹呈覽教作者盛心瑕瑜並錄或不罪其唐突耳敝同學沈行可諱某者積學工文師韓康之術向客嶺表名賢折節文之謂其品其術並非今人也茲來貴郡敬附荒緘極知元禮之門攀登不易但以至誼關切仰冀進而教之儻得藉鼎呂一言品題增重則豈惟身受者紉結即曹邱與有榮施矣

與施鼎升

都門旅寄得拜車聲挹清輝侍言笑爲邸中快事此後台旌南發弟亦漂泊西南一身如葉言念疇昔每有停雲落月之思抵舍以來百端交集未得買舟祇謁頃沈

行兄歸自苕中云與長兄聚首霅溪頗備承款遲頌不去口兼述近履清嘉雖文闈雅稱善病而元龍未除豪氣河清雲擬展布以時爲覲從生輝有日也弟契闊頻年鴻疎自媿竊意草野微末久不挂長者之臆乃聞垂詢殷然尚記長安陳跡始知長兄不遐棄之自此青溪雲樹倍深馳溯矣行兄品誼無兩醫道兼臻絶頂嶺南聲價世多有耳食之者長兄旣識其人弟何敢復贅今行兄再過仙鄉所恃爲指南惟是一二知交而長兄月旦則藻鑑之領袖也弟知行兄此往必有遇合更過嶺南特矣因風肅勸冗次不宣

與顧茂倫

方今閉戶著書不脛而走海内吴越之間先生一人而已某等自庚戌春和一過浣花草堂得見顏色嗣是江湖南朔每念起居乞食浮生問奇莫遂牢愁聚散之慨當亦長者所惻然也近稍選集里門躬耕侍母收拾殘編惟是先集數種向求大選想丹黃已畢特屬季弟走謁九頓以領先生功在表章當代知言家不啻錦織聖俞之詩枕秘中郎之帙儻藉元晏一言俾三世遺書不終湮滅此感在存沒豈獨某等啣結已也分應偕叩適阻塵事不腆侑緘另單上供所冀莞存更賜斧正至於一字三緘之報敬矢五中尚圖嗣布未敢率然先生著述等身其已付棗梨如閒情騷珠山左四家諸本統希

示讀并宣坊值以便專馳臨穎可勝禱切

與胡澹思

上元把晤時長兄困於逢迎而弟追隨止數刻翻爲怨事別後赴崑山寸心猶不去左右也雲間姚君隱鷗寄跡在禪儒之間而才品高絶識者傾服畫法入董巨之室直坐元四家於廡下不止擀其鄉先哲也寫青山以供菽水亦高人亦孝子兩峯文數吾兄法眼持刺奉謁必能相賞於塵壒之外但世事漸移疇能問冷淡生活者此則隱鷗固自知之不敢煩長兄以所難但指南之車則惟知己是藉耳斯兄球兄及諸位同人並希皉候冗布未備

復蘇茂旃

雅集後即移寓朗園未得晤謝拜讀來詠筆力清矯横九州矣轉折頫髯公而氣厚則從前人來不負此游客子良幸未敢當者獎借耳日間稍完閱史之課容和博笑暫復不莊柬

附來簡　　蘇銘

今早方知移寓朗園從此草木皆可敬矣少間攜拙稾求法眼鑒定一見芝宇情如水乳文道眞有一段不同人者耳

復友

南船悵別遂越雙旬仰望高齋眷戀無已弟雖與世浮沉而賞心托足湖山半之正不欲童子鴻因人熱也接手教冀望殷勤兼之慰藉故人情重具見於此好音如夢恐不可得耳舍間尺素杳然季弟比狀亦從尊緘始聞見時幸爲傳語調攝之外無他囑也

答蘇茂旃

朗園夕陽冉冉負手西向正憶先生杖履出郊之約而疊札見示並賜大集發函狂喜何可言顧有感極而媿者某僻處一隅初無知識曾饑驅走四方山川師友麤益見聞而嬾情因循不能嚮學迄今無所成就頃來頗上得侍長者兼飲緒言竊謂疎慵晚進且未敢自進於弟子之列而乃不蒙吐棄猥辱繩收重以華獎過情新篇儼贈循分撫衷又何以仰酬萬一乎此則感極而媿尚冀先生有以教其不逮也大集敬留俟沉酣三復而後敢返明日枉駕園中掃榻以待

附來簡　　蘇銘

弟銘日來飲食坐臥於秋錦山房寧但貧兒驟富直如三家村裏牛郎方持不利之鈯自理荒穢忽遇天風吹入瑤宮閬苑目蕩魂搖眞出於意外之意外間嘗遐觀海内文人屈指風雅宗匠如王阮亭之冰肌玉骨天遣裁詩施愚山之涵養淵深頗撲不破劉蒲菴之俊快出脫不持一體皆若鳳毛麟角非可易及今得啓先生篋笥覩先生玉貌兼得聆先生之緒言

直彙諸君子之長於一人乃歎陳思王獨得八斗之說信不誣也弟何人斯敢與吟倡之末然人即至愚未有過公輸之門而不一問繩墨又況先生樂育爲心吐握下士凡竹頭木屑牛溲馬勃無不收之藥籠而銘顧當面錯過去後悔追豈不愚者終愚愚且更愚乎以故靦顔抄惡句數十首起於甲寅季冬以至今日之所作者蓋以弟學詩鄙志始於朗園同公勇讀書日也公勇才學遠不逮先生然亦先生流亞其誨我固不倦矣願先生以公勇教我之心下教小子使弟頂禮菩薩之後得皈依佛祖獨是鈍根凡夫未可微笑拈花令其解脫須用金鋼痛棒嗔喝庶幾同登彼岸耳吁嗟乎弟子求師師亦須弟子望先生明鑒此忱不我遐棄幸何如哉縷縷不盡

與吳孟舉

心傾文采耳習聲名歲月已淡也雲亭百里自笑疎違年來兩拜大刻兼辱和章三百年塵土再覩菁英起衰鉅手昔有昌黎今二之矣頃從東海坐上聞許借異書弟方留滯玉峯計得與觀良幸斷簡遺編蒐藏不易自絳雲既燼天一迯然物必聚於所好能不神馳黄葉村乎饞眼儉腹終擬一登大雅之堂向古香殘墨中作片時消受也家兄斯年再訪之便逖候起居并爲同人代購尊選想不靳敕掌記耳冗次率畧主臣

與友

某再拜分手僅逾兩月而相思有甚三秋吾兄之念我行人亦必猶此矣渡江以來曾附數行當塵清照弟自廣陵解纜漕水嚴停逡巡彌月始復拮舟邂陸驢背走東昌而主人清介意頗殷勤無關痛癢更聞晉撫逐客太原游屐落落如晨星凝祉石樓需其禁弛方圖把臂鄉園同好既隔山河逆旅舊遊招尋未便人生有情能無愴恨林於仍理本色遠人傾動否弟奔走風塵毫無佳趣惟是人情土俗往往發之於詩今錄以就正并博諸君子一粲也家間百凡惟望照拂南風無間惠我瑤章馳溯之極

與曹實菴

某不走候問於先生前爲歲者再知先生必訝其疎戾即某亦自歎爲眞疎戾也關河杳邈傳聞異辭伏處荒村追惟曩誼不獨先生有對牀之感矣此種情懷非可托諸筆墨僅以寒暄數字仰塵掌記揆之鄙意未獲所安是以久負此疎戾之譽也邸信繹聯倘聞清望兼悉台履珥筆金門之暇著述等身當不減杜陵凄激耳憶昨棲遲天末驛使裝書郵牋乞句天倫多贈答之章賤子荷品題之目此時此樂何可再尋鷓鳥竹雞已成陳跡如何如何候鴈將南有可釋區區慕念者得賜手書微詞見慰幸不淺矣肅此奉候起居令叔四先生令公

子世兄想俱佳勝統祈聲致不宣

與程周量

某兩過長安辱先生之教最深自亥春拜別邈隔雲山不敢輒煩掌記致疏上候秖足拙刺一種從驛使附曹中翰處諒塵雅鑒矣昨聞先生榮任桂林計日旌車南發天末依依不獲與折柳之役敬賦小詩以當驪唱伏惟覽察弟秋杪東還自此躬耕壠畝回憶京華晤對知愛淪浹豈勝永矢先生道經里第故人深盼相見并希叱候北望沈寥臨楮馳切

與汪阮亭

癸丑秋末去疆鄉而東會驛使捧蜀道集至手錄以歸

更留三日後泊武陵有小絨卻寄巫陽轉上石火電光俄焉陵谷恐不復入記室矣某三走長安辱先生知愛自慚淪落有負品目年來伏處荒村長鑱託命土室拜母於陵灌園而外無足爲先生告者可發一嘆也自西樵先生下世覺煙雲黯然藝林蕭瑟曾製輓章以詞不工尚思改作未敢就正伏念曩日追隨文酒極布衣從事之樂一轉眼間而合肥退谷典型徂謝安邱南海遠作羈人此亦似關氣運獨不知先生何以爲懷耳舍弟符宇分虎其詩不習嘉隆衍聲不卑歐九泰七浪游十年而貧日甚今束裝北上謁不得一見先生則此行無色某繆被翦拂售矣敢不避內舉懇先生一言敎之生

不願封萬戶侯此某初志即符志也臨紙馳仰不盡

與曹升階

客冬手書賜答仰荷垂憶更辱見懷倚聲撫昔念今情詞婉折拜讀之餘百端交集矣今春晤蛟門先生於維揚更述近履河清可俟雙龍易合蠻風蜑雨慮不足減眠食耳庭始之變初聞泣下再聞駭愕天道至今日亦不可問矣爲文哀之慘痛閣筆僅留半稾容續寄呈也舍弟分虎來遊長安特令晉謁儻出其撰著請正幸先生推所以教某者教之舍弟曩遊皆爲夢境今潦倒而北統邀獎借庶霑槖無息炊之歎耳冗次率候搖筆神逆

與汪蛟門

奉別旗亭倉皇挂席夏首東還一詩留柬想徹掌記自後舍弟分虎至維揚再屬走候則車騎整裝矣舍弟遊蹤萍轉獨未到淮以北而景行之慕最切此行不值自嘆緣疏舟次贈詩有金自還家盡詩從涉險多之句同人傳播以爲知言今舍弟將遊都下語某曰庶幾得見蛟門先生雖垂橐可以不恨某亦何敢舉弟敬述舟兄贈言爲媒俾飽聆麈論□必有所助發也同行令親吳某詩才清麗訪令兄榷使於崇文顧見顏色並屬先容縷懷未布執筆馳越

與葉元禮

自長兄通籍金閶文章始有定價喧傳山野額手移時屏跡荒涼追惟曩謚長安並馬分燈尚如昨日事而弟棲遲隴畝菁華晼晚遊處俱困不審何時得奉言笑念之惘惘舍弟分虎向曾接清芬於敝里今遊都下先覲故人愚兄弟不善生產賣文遠遊事略相等舍弟此行遇不遇未可知而長兄則旅人所依也著作等身久未快讀今且奏朱弦清廟之章何日自天而降令菰蘆中人擲瓦缶以聽耶洗耳俟之空函悚切

與朱竹垞

兄不能歸弟不能出長此離羣無可語者日枕一編仰屋而已家伯兄計當入楚分虎又北去老母髮白弟萬

無遠游理秖恐餅粟盡故人何以策我也年過四十一切都悔漸覺與世味無所羨亦無所爭競從此便如槁木死灰若會得本原更具殺活作用天資拙鈍苦未易了徹耳十兄才名見於時久矣東西南北二十年所至亦思菟裘娱老否乎人生若涉大海回頭便有實地欲才歸道此吾眞菟裘也敢用相質道履想佳健文盎靜攝其學可畏補兄未竟有日矣兄尚苦貧爲他人作嫁衣勞勞不止耶兩日有所悼懷率布不備

與繆荇谿

搭聯奉到稍須補闕耳佐以箑二矢眞可謂鶩毛矣但用以橫掃千人裴陸賈之崇祝頌之意具焉祈勿鄙我也尚有札附錫爾兩兄處餘情俟走送併悉

與友

春風兩槳已泊津頭敢云元禮之仙舟亦期有道之共載耳

與周瀔岳

寒食歸里聞近緒扼腕久之木老又言局外諸君間有因風揚波者此固不足駭亦可嘆也然亦宜置之罔聞耳貴鄉衆正相維燕公力護與有感慕想得高枕風濤外矣此番返舍只留三四日極欲走謁宮而盡種種知事已稍定輙復中止彼此需陳統識心曲前札已見聲山如果入吳自得把晤也冗次草草殊覺惘然

與半完翁

今年初客鹿城端陽以後僕僕道途了無寧息聞先生笠天水之占竟踈趨候嗣知終吉庶不致小人道長潑慰予懷半完詩酒天所以成騎志圍碁破賊益見謝公雅量矣姪比年生事蕭然不料徵書濫及隨例趨裝本無顗望而轍馬之需多從借貸眞覺事與志違先生相知深亦必以爲嘆矣潦倒南歸當在歲寒再候杖履也闊問久闕負悚良深發行硯草草布意不盡

與查聲山

鹽中一再聚並屬匆匆手音旋寄便如與知己話別河干也此行雖在發軔而末後一著早已料見所恃胸中

初無得失十月歸來仍作解衣相對耳開接例已就固是才人無可奈何之想然亦方今捷徑秋菊黃時當在長安聽好音矣出門事中心藏之俟得當乃報向時酬應啓禀棼若亂絲承切問已令兒子細檢奉採擇斷弗示人且須即付歸非謂可存誠慮將來老嬾再作此生活不能搜索枯腸故欲留之耳諸再報不盡

與邵得愚

鄙人寡緣天不令早見先生又不獲早讀先生之詩若文頃者翻藉塵緣匆匆解后亦一奇也交蓋甫傾周旋曲至古道殷然感淚而歎別後頗聞近緒意不欲行事勢所迫進退維谷亦年運中應有此一番星霜奔驟耳

手敎勤勤佩相期之切如慚惶無地何佳句法書珍之懷袖馬首新涼如覩言笑長途足以自娛惟此而已舍弟入省藉手遙頌輕裝雖北心實南依臨牋惘惘

與沈山子

弟年來餬口不暇事緒無端進退維谷冒暑涉江頗類妄人所爲然胸中正自了了流年月將中應有此一番失意往復雖欲逃之不能也長兄知我或不冷觀相笑乎望後歸來旦晚理鞭絲林亭咫尺未得話別亦以南還不遠只在楓落吴江之候耳懸和尚所遺諸稾雖曾語及見託而弟時在玉峯比復奔馳連接岷公從未相授長兄留意編校不忘臨訣之懷幸甚幸甚專布未備

答丹崖翁

蒲節歸來日與塵緣奔逐西莊風月頻繞夢懷不自知奉違平采忽忽又經年也手書見及仰荷注存但期許過分轉增慙汗耳都門之役向在躊躇近看大局勢不自由買長林麋鹿於車如流水之中豈惟無益適重困耳辦裝殊艱計中元左右始得首涂家兄以考職在京邸分虎偕趙農部留武林屬忠問殷殷倘書奉報瀕行尚圖走別台前再盡縷曲

與古雲和尚

某頓首謹返吴山不侍法席久矣今復有都下之行沙白塵紅長爲勞者回首清涼境界自嘆緣疏昨者走候

會飛錫遠臨震澤不獲面盡款曲僅留數語而歸想蒙清聽春間南院掩龕某適滯玉峯杖履南賁闕焉迎侍比悉種種涵覆之弘與有榮藉數月以來副寺後人瘁一手足之力撐持茶苦諒久在和尚明鑒之中但祖席不可久虛善信依依懷舊咸翹首願慈航再渡不止院中切雲霓之望也昨晤方伯王先生亦同此意肅請非遙某何人斯敢先諸公而有言第以皈依有素遠遊在即不得不預布區區之私十月歸來冀相見於梅溪丈室中則幸甚矣

與曹中峽

長兄館名地得賢主人對佳弟子下帷著述日盛月新

視弟浮生碌碌無一善狀不啻判鴻溝絶棧道欣企之餘彌增媿悚頃木文來晤快悉動定良會何時臨風延睇而已木文向承靑眼屢爲弟言之今擬游都下有所商於鹽中維持引披長兄自所不靳木老亦有心人寧忘盛美便候幷及不宣

與趙天羽

被德甚深施者固始終不倦而受者若視爲固然於此仰見先生意量之大也辦裝維艱今始就緒準於廿四日去落帆亭矣近聞絡繹將來定無以仰酬期許十月之交當復從軒車聞話殘楓賸菊間耳瀕行倅布不宣

與周簹谷

節後歸來亟欲把晤而長兄先數日赴梧川矣種種無由面盡悵然可知岷公屢過話及懸和尚行述未有捉筆者此事非長兄不能他屬也平生閱歷盡在意中宜詳書之臨去洒然向時不甚有道心人悔敬信之不早以爲已緣之薄乃聞長兄候疾時懇懇以吾兩人爲念對弟亦嘗言之夫豈有所不忘於世耶此意亦令人慨然耳駕歸小暇幸即過星紀處振筆了此儻未暇爲文且直記始末俾星紀錄二通一存岷公處可也弟牽強出門典質盡而稱貸隨之年命使然又將誰尤異時霜雪中衣敝履穿里兒指手而胸中不自掩抑獨尋故人於采山堂者非他人也

與施愚山

連日論文拜教得未曾有惜行篋不帶隻字無以請正然歸憎其貌正恐他時亦難出手蒙獎許之過感竦幷極大著容澄心盥指紉讀報謝幷附小跋也

附答簡　施閏章

試期已逼又兼寒疾只尺不得過從爲恨無已拙文辱指示感甚但媿溢美難受耳謝謝早間偶作春雪詩一首儻興到賜和爲望切勿一一拘韻近人爲韻所限或礙好詩直是作韻非作詩耳何如

與周潛岳

夏末出門一路小有耽延接舍間信開函得手牘又蒙

新詞藉以佳扇名帖貽遠人之意良厚弟此番得失不待智者而判有迫而行正如近日徵兵遣戍逐隊驅馳欽至論功別有所屬豈能羣冀封侯之賞乎札中期望殷殷感則固深竊謂疎於料事矣別所見託是乃素念秖恐已千里外鱗鴈浮沉難爲照應耳儻可委折相就斷不坐失事機以負勤懇也皜亭處一札希爲轉致文

答徐健菴

行裝戴德坐閱歲時翹首南雲不禁依戀汝南月旦得之名流藏弆落拓微蹤過蒙記注感極而慙日祝起居安善伏聞純孝致妨尊視援琴已屆此以禮節性之候仰惟珍護爲自去秋一病藥裹相延自顧弃荒必無所

就將來史局量在舉行懷材嚮風大不乏人貧女機絲晨炊自給使織天家之異錦累年莫殫其將束細腰乎攢眉去之不待智者始決矣屢承汲引盛懷秪有仰戢高淡俯嗟自棄耳初入都門一緘奉候計皖轡旋時早塵籤室夢想難忘惟是禮編一書開元禮初謂極易乃成最難舌敝耳聾枝梧百出今始知爲大宗伯所借仍須主者索歸見發尚爾耽延然終期得當以報台命試期當在月杪某過此便行奉教不遠冗次未申百一

與葉九來

都門聚散追思如夢游自車騎南返而弟亦不耐逗留轉客濠梁正念知己首春拜教狂喜移時佳刻之貽里

語且附不朽敬謝弟嘗思天下事出意想所不到者便是佳話曩時體仁閣下賦才詩伯與九來頡頏者有幾而君家學士公方以文章爲　主上所嚮信內舉不避何嫌何疑乃所遭異是此弟所謂意想外也如弟不近世味不習攀附卿相猶化工也適還其本願幸甚幸甚來書推獎逾分豈意所安耶半畝佳園暑殘涼進先生坐讀文莊水部遺書於千章靜綠中視滾滾軟紅毋論達人自不以彼易此即盛名難留他日孤鶱終勝羣飛耳此間雖隔一江時有便風動定勿靳相報

附 答簡　葉奕苞

旗亭分袂忽忽歲餘懸念知心荒函瀆聽蒙不我棄惠以瓊枝捧讀之次如蘧芝宇暮雲春樹之思蹔爲之釋且聞比來蓮花幕中意興不減吾兄自當乘長風破萬里浪獻賦不遇天必有以位置吾兄者依劉王粲斷非得已也至來諭云弟之失路不由天而由人長安道上自有公評以吾兄憐惜故人作此憤懣之語豈知行使止尼斷斷乎由天而不由人也弟戢影菰蘆仰天獨嘯竊得樂天知命之益不然王維夏□近夫皆客死不歸銘旌官號何足道耶尊作三友園記將同愚山春及軒記鈍翁歸雲閣記壽梓別郵呈覽儻有便鴻伏望仁兄長賜教益不盡

與俞舍暉

去秋弟從京師轉客濠右故鄉音耗久隔殘冬風雪中喜苻谿先生亦自南來首詢尊公先生起居驚聞仁兄巳罹大故少微化石文獻無徵涙迸神悽所感慨非一事弟夙昔寡諧兼以師友零落比年以來獨於尊公先生有知己之佩方冀歲間歸里手一編以追隨几杖泳陶餘年今則巳矣千里依人尚虛絮炙罪歉如何道駕至江右遊計量不岑寂讀禮之暇條遺言以竟家學此仁孝所先春秋一書尤善藏之弟明春肅叩繐帷抃欲請以卒業也

答蓼園從祖

叩別尊前衣更三葛心懸左右坐臥兼之繆天兄來接

叔祖誨帖悉近祉嘉暢將復理快游之屐津梁漸暑想首涂當俟新秋耳姪孫自都門潦倒有辜期望豪右之招相率便赴正以互鄉耳目未應添此落莫歸人原不獨爲餬口計也但此中差能作達一切誘之時命至箇事委曲總可笑嘆容他日奉侍以話銷之年來代作嫁衣幾無剩暇久踈上候荷叔祖不罪其無狀垂問殷切鉢之脊骨矣家中百凡知承庇照惟是終年落拓遠違菽水實覺浮生可厭而里中遂傳爲已死非叔祖至情相解幾無以慰白髮跪讀之餘秖有感泣別論已謹佩之但世味逾下以杯水待神龍者未敢輕議家門凋落所幸諸叔振起在即叔祖優游杖履茂膺多福此則

千里之外所遥祝耳孫愷老向曾託候渠近在閩中俟到鳳時當爲致意

又

夏五一函寄候諒投籤室矣溽暑初秋想脂車戒楫尚未暇及靜戶修林叔祖與居定能百福但姪孫飢驅不能歸侍長聆誨言爲自恨耳濠右屢災頃復患水土風刁悍民情倉皇地主攢眉相對幕中之人意味可知在家常患貧出門貧如故不堪爲叔祖備述冬春之交力圖省母跪覲左右以悉種種也

與沈季銘

昨拜答草聞如嫂之訃淡爲知己扼腕不如意事常八九古人遇此惟有達觀望兄以理遣情勿過傾悲也弟連日小劇亦由積憊俟免藥便圖赴唁但稽後爲罪耳

復吳孝章

弟自都門垂翅萍轉濠上旅跡支離自歎身名如葉爲里黨揶揄久矣乃荷同好記存懇惓下及感戢甚淡也近履清暢得之天兄頗悉讀集杜大編不能去手豈獨鍼神密製便爲無縫天衣而驂肩頡唐時形寓託竟是吾孝章詩非少陵詩也能不嘆腕有化工乎令弟瞻兮聞移居石街想亦往還無間希爲聲候去年不獲把晤至今猶悵然耳西莊先生前特望叱名并頌疇昔升齋令岳並諸同人統致是禱

復王星紀

前歲出門極承摯念初謂不久言歸便圖快聚不意逗留經年既而倦翮無聊萍蹤飄轉生計日拙時命使然夫復何尤惟是言念知己遠踈晤對每悵然於心耳繆天兄從里中來畧述一二事眞有江河日下之歎長兄杜門靜觀自饒佳趣此今日第一籌也弟落拓無成近際涼暄相判之後不我遐遺惟藉戚好一切統祈照及歸時九頓以鳴頌耳爾安頃試必已高擬抑或先曾撥例未獲確音秖有遥祝天心兩兄幸爲道候并謝疇昔

復査聲山

匆匆作別轉眼便經三暑馬足長安幾同惡夢生涯憔

額依然傭值簿書之間眞浮世贅人總無善狀可告知
已音候久疎良亦爲此向承緘札畱之敝篚最無聊賴
中檢點一當清對遠道纏綿如是而已近履佳安著述
饒富可以遙測思所以爲蠟屐之地惜未得當已悉之
潛岳字中曩在都下屈指人文多有聞聲山而願見者
新詞膾炙恨所尙止半臠耳新荒令叔前聞赴星沙頃
又移踪他適之耗想不寂莫夏重德尹兩令叔都望聲
候勞人易衰頗堅歸思歲闌相見故人定訝其髮白也
不盡

復周潛岳

去夏都門看諸公登史館振衣相慶同時下第者未免

不平其二三知愛或聞而歎之然鄙人胸中止有齊物
論在總以此事眞實受用處了了易見大不如人不過
他日銘旌少數巨字耳但此可自信若舉似互鄉必謂
夫夫自解嘲矣抵濠上又將彌年從無片語寄候文知
正以寂莫陳人自遠爲宜既不欲異同遂并疎候每懷
近緒惟增悵結乃荷手音不倦念我寒裝貽之襲繭舊
兩纏綿何以爲報耶桐川一席非鈍翁之言輕於秋葉
實因弟爲作合遂不足重輕耳付之一笑可也客中見
聞所及思畱潛岳聲山之地以廣聲應奈機事輙相齟
齬不勝怏怏然何敢忘之文會漸與里居差不寂莫第
盛則必爭此社事習氣波瀾從此而生去其陋習而樂

羣敬業眞名教中快事也弟代作嫁衣簿書叢雜舊硯
殘毫蕪廢久矣遙聞勝集惜未躬逢耳祝端老素所心
儀便乞致候尊公先生兩令弟統冀叱名中峽有札賜
問另便作答鹽中諸同好並舍表弟公卓尋千相聚時
一一幸道意音問雖疎此心殊不隔也

復錢爾載

里門作別時地屢更夢寐相依如見顏色想彼此同之
弟學術奔荒逢時技拙去年潦落乃分所宜僅爲諉命
之嘆則猶自欺欺好友也緘札相貽過承慰解知己一
言寵逾華衮平生欣戚相關屈指無幾而別易會難每
增惘惘前欲借濠梁一席以請教益事雖不果而手示

殷然此情已佩無斁矣聞赴館鉛山舊好居停知客痛
癢百事可以如志良慰良慰武登傷貧竟至徂没聞信
涕零蓋所痛非一事覆巢風雨險甚羊腸得長兄極力
護持諸孤屬有天幸若弟綿綿寸心俟之歸日耳其相
伯季長才久屈頃試必連售千里之外日竚的音便候
近福百未盡一

復屠展馭

長淮冰雪中辱世兄惠問見及溯嘆殷懷古道情見乎
詞得喪浮雲此中早已參透況一代史才野伏不彰者
甚多如弟沉淪豈爲淹屈惟諉之時命即浮世自有涼
[illegible]以總付聞見之外然非世兄道眼相看何敢以此自

解嘲也閣下帷十畝之間不爲定相晨夕藝圃更多佳事犬子過承獎飾種種誨就感不去懷頻丞君與弟輩戚雅最篤其清苦梗概已備述之當事第頻去郡遠從未晋謁不免牛女尚隔河漢至於來諭自當書紳納整引嫌闊問久絕寸心相照而已風便裁布幸恕疎畧

與徐健菴

前過高齋備承款洽惜匆匆返棹未抒奉教之懷耳抵舍後即走晤汪晋老知尚書詳解已錄副本從曹倦老轉呈令弟二先生處其語水所藏衛正叔集解一書亦托友人代詢因吴孟老近屢出門未得訪晤遙訂新正報命奉到家藏經解數種其儀禮戴記係少時誦習之書中有安箋吴園龍氏二傳多殘缺伏惟涵鑒玆尊紀回舟率勒不盡

與錢武子先生

戊申都下得親杖履壬子黔中從家郵獲閲寄帙流光荏苒十有八年九峯三泖時往來於心也頃聞先生寓南宮亟思造候緣浪游初返百冗綿結且連年病憊之後揖擋藥物未遑鼓棹曾從季弟扇頭見楷書佳什鏡水方瞳錦心晚律詩仙耶人瑞耶先生兼之當世豈復有兩欣企之懷不能自已謹此先布積悃來月上旬定當趨侍吟榻當事論文甚合諒舟旋尚緩庶蛭不致有後期之悵耳希示爲幸

秋錦山房外集卷一終

門下後學金壽彭校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尺牘二

與顧寧人

客春黔陽一緘奉候想入記室自後驅車關塞不覺踰年朔氣愁人每憶江鄉景物恨不能奮飛與先生共話鶯黃柳碧間也邇來道體何似肺病想不復作甚念之弟新正入都爲諸公所留遂下司勳之榻屈指邗江繫纜又在來春爲耿耿耳所攜台札一一致到阮亭匆匆屬筆前貽錫鬯物面致久矣今館於東撫君甚善也好風南來時賜遠音以慰翹切

附答簡 顧炎武

黔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爲喟然一歎此書中有二條舛誤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呈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客維揚頗能攝疾遠承注問並謝

與高謖苑

未歲淺游得依廡下授餐耳誨忘其在客至於論文契

合更在言表一遠清光好懷都絶硏田蕪穢與胥史相倡酬眞同墜溷之花覺身世可憎萬慮冰釋久無一字報長安故人并疎候於知己罪狀何可言濠梁雪夜捧惠寄新詞送行便面自念孟六之不才多病弟實兼之獨承門下眷注稠疊細把重吟申以咏歎嗣聞榮補不禁額手然以謖圃素望此定非久處地惟日祝鶯遷如臨行執手所期庶長才益有展布耳里句二章久存游笥茲錄以請正别後新篇儻有便風公餘垂教如見顏色矣

復徐健菴

某曩去都下不及候旌旆而南荏苒三秋自悵德輝之遠日聞百福鬯臻慶在寓內開閣孫弘燕閒定少不敢輕通候鴈於左右而緘書遠下沗蘆每辱注念追疇昔而感知愛寸心時在天際矣某令一事地主以夏末赴皖會訊嗣接手諭緣本案已定五馬曾爲秋讞矜疑之地預請於鈐閣此矢愼本懷亦藉以仰酬台委彼時某隨東省母之裝迄今三月方擬再過濠梁未審秋冊不至中變否擇風裁報潑愧稽遲伏祈俯鑒倚紙可勝瞻企

與汪鈍翁

某自未歲奉別寂處濠壖舍故習而督胥史之事餬口下策不足齒於人數以是京華夙好音問久闕春間甫

寄尺一於左右旋聞先生移疾南返畱心史事者謂此局未竣惜歐陽鉅手不始終之某應曰獨不聞神龍止見首乎蓋繆窺先生微意且嘆二十年來仕宦出處未有如先生去就之決者遂不禁額手稱賀也頃從江北歸閶亭帆駛時值昏黑失踵候爲怏悵某早衰近復多病方欲逡辭幕席褁足村野咀菜根以自老惟常過梅花書屋請先生近著以畢兩年之願於志足矣家叔明遠向訪杖履於山中仰荷知愛茲挐舟再過附候百福餘緒非一俟面布不宣

與陳其年

前者潦倒作別流光如駛頓閱三秋長兄領袖石渠縱

覽一代之書手定千秋之業非人間歲月可擬乃閶旗亭歌板仍不歎陳翰林新製寂莫健羨固潑馳思日積近傳長編已就信史可待藝林想望謂出長兄輩數公鉅手班馬陳歐陽而外又屈一指也竹垞南下亟欲面詢嘉祉而弟偶滯家園尚失解后適約山家叔入都奉候之便附此布意家叔爲健翁先生門下士向曾被逾格知愛今負奇而游思爲研田計先生相見時更藉齒芬廣其交識一切玉成皆本緇衣之好不獨弟感推分矣

與徐勝力

奉辭顏采蟾蜍三十六迴圓矣翹首朔雲離情滿抱取值勞儔歲月都非已有長兄方在天際半臂縱橫芸編裯疊弟不敢以鴒鯉之音相混定蒙俯鑒比聞史事已有成緒出長兄鉅手爲多藝林益增想望頃竹垞南來謂得面詢榮祉而弟今秋竟滯里中尚未獲晤茲值家叔約山入都其文采奕奕弟蓋以叔爲師者負奇遠遊特候簾閤長兄每遇才賢汲汲推引而尤於桑梓加意一切定不靳指南耳

與杜肇余

睽隔清光者三載仰銘夙昔摯誼每切溯洄首秋讀邸抄知山公重望暫借爽鳩天下方厭苦兵刑得仁人議獄民以不冤太平有道之長其施在閣下矣田間故人

豈勝私頌弟自前春垂翅潦倒去國門時讀罷行大什彌媿不克自振以負閣下期許鴒鯉音疎定蒙涵照茲值子大兄公車之便荒棫敬候惭企併集

與趙雷文先生

都門奉別清光荏冉三秋每懷疇昔明德時盈寸抱也某以濠壖事劇日作勞人久不通候於函丈罪歉無似遙知榮履暢臻時望燕雲而增欣躍客歲拜接手翰雖某令曲年翁處未通片字而以台諭書紳年來與五馬頗稱水乳想俯聞有素矣頃者省母東還從邸抄中得悉旌麾視榷維揚計日南下不禁額手某緣舍間有不獲已事往辭濠席度歲梓里來春或得躬賀行部一侍

色笑於竹西煙月間也遠道荒械臨稟可勝悚仄一

與吳修齡

憺園聚首敎益良多奉別以來音塵間闊秪切夢思遥聞杖履佳安日讀人間未見之書名山大業月累歲增私心嚮往弟不能家食展轉客濠右盆魚籠鳥目不覩偉人無一善狀可報知我惟龔得瓣□□爲將來送老之計先生必聞而憐且笑也猶記話別之刻辱以敝鄉徐氏地理一書見委代覓未嘗敢忘而次老久不相晤曾與敝友沈蘅老談及蘅老於斯道留心有年因鄙人口述先生所見高出一世急走玉峯思有所就正想鍼芥投合必不秘之言外即先生見委之書蘅老終能得

當以報也某首秋暫歸今又束裝而北倚舟率布不盡萬一

復龔蘅圃

去春文讌之樂纔及數刻別來又經朞月七夕女牛三秋鴻鴈即每歲一逢相違之日長矣寧無惘然前承賤教並誦新詞畧如談聚某閉置斗室車中新婦無此窘困解人異書久不接目耳遥憶芸籤緗几倢羨之餘且不能不妬吾家季氏也兒子援例種種玉成極煩注照早已心識高懷頃復得之家函甚悉秋間歸里弭策白門當九頓言謝抃快索近篇一洗煩襟十斛塵耳馮兄此歸束裝在俄頃間附候草草希諒不一

與朱竹垞

使星泚白門識者比於韓歐陽旬日以來士論流布桃李新陰率多名彥江左文章盡出爲世楷模非旅蘆中人所私頌也戚友聯翩涉江弟初擬里中候晤遂稽馳問鵠首將發引領彌切勞人早衰近復多病已決計進辭舊席收拾殘卷或得邂逅於毘陵錫山之間一盡衷曲儻舟車相左俟仲冬歸來躬送還朝旌斾矣風便率布倚紙惓企

與龔蘅圃

車騎北發後日企好音側聞姓字已徹雲霄雖屈驊騮於跬步亦見文章光燄自有眞也萊綵南旋江左傳爲

盛事弟淹阻里門未得摳衣祭戟一與稱觴之末僅以俚詞附名裝潢媿恧無似竹垞公讌之餘知已倡酬新篇定富江山增麗不禁神往未審何時得快誦以開茅塞因兼六行率勒布候馳想未宣萬一

復耿孝伯

仲秋接誦大翰遠承注問九頓以銘子晉兄留濠旬半縷述輿居先生一代偉望泚節荒疆東南舊識共切愍惓比來惠政風行匡時績懋飛芻輓粟之間懽聲四起自此公望日隆非三秦所得久私雨露也前閱邸抄馳念不置及見全疏知原委已爲中外所鑒薄噎微雲何傷朗照論定可早晚竢耳留於子晉行篋索觀書法蘭

譜諸幀力道意遠如見古人真面目嘆爲雙絕久矣惜
道遠無由執縑以請儻公餘揮灑得分一二見貽永爲
珍秘乃厚幸也從者西邁敬候百福神與歲俱

與譚左羽

年鬢漸增旅懷躑躅平生儔侶半隔關河每憶音顏益
北神往野人之椷不敢輒擬鳴琴前者一通疏問又非
本懷去秋拜讀答簡兼詢從者嘉祉循聲不禁額手於
千里外矣頃暫歸里舍晤家表兄丹崖語及吉事業承
見允定期當在桂候因舟車道遠恐諸有未周託弟致
聲統祈涵鑒弟與天兄行止來於客作不克竟所事爲
歉知蒙雅亮耳餘情遙溯

與繆于野

車轍北游久縈微念首夏過吳門晤方伯公於署中猶
未知元龍憩上牀也昨又聞移裝郡閣則有定指矣賢
仲季遠行伯母倚閭更切帶水家鄉便於內顧此弟曩
在濠梁臨岐執手之望若操左券足以慰至性矣雨中
斷客小息村齋靜夜書聲冷然過渡詢之則君家玉樹
也便因附報冀豁旅懷草草不一

與徐健菴

冬日晴暄來自天際伏審先生簪裾多福某久隔清光
寤思明德猶鉥心版時捧誨帖旅廬中頓有春色昨歲
藉公車友人北便手疏敬復諒塵籤几嗣是浮蹤江湖
往還相半用媿鴻疎今且以苫凷餘生餬驅再出越禮
依人靦焉身世真不堪自述於大君子之側也濠梁五
馬向有積懷欲傾布於閣下茲走專函以某夙荷知愛
屬一言爲副此中委折無庸局外贅陳汲汲桑榆其誠
可鑒先生勿辜此來意即某免辱命之譽矣因風肅布
不盡神馳

附答簡　徐乾學

音驛闊絕不知先生遭罹大故未及慶寄生芻奉候
孝履負罪何可言弟才具疎庸濫預史局職事填委
紛如亂絲每欲邀知己助理卻不敢啓口有搔首延
佇而已某公祖向屬契文適承芳椷銘心何量諸容

再布不盡

與顧祈叔

道駕行後日與賢孟氏細數郵程對晴色輒欣然雨雪
則悵焉念之昨者急足返知吾兄飲家醇於玉峯之側
又旬餘矣久客乍歸一年將盡應亦念吾異鄉孤燭也
聞米鹽酬應瑣鉅并集雖長才綜理自能整裕而暇則
定少弟懸懸握手固不敢相期太早俟上元燈火闌刪
時候便當引領此亦地主之意也扶衰良藥冀留念不
宣

與查夏重

虎侯過話南還近狀極慰遠思弟跡類羈鴻歲一歸里

今方再著征衣僦船詣訊莫遂所欲天末幕府新歷戰場暉鳳就翁之日陳徐記室之年盾鼻馬鞍濡毫漬墨豈止杜陵蔓後放翁入蜀奉教無由不免色飛心動耳前游十稔彴鳥蠻花都落夢境惟是故人生死顛末曩者流傳不一即戡定以來郎書畧覩終未縷悉友兄見聞必眞乞書一紙詳以見示弟雖在客家閒能馳寄也至其他記載則俟異時造請耳令弟嶺南之游旋棹何時率布寸懷未竟抒寫

復汪鈍翁

某等於前月十五日始畢襄事日來正擬專人叩領大誌以光泉壤茲荷先生命使賷發跪讀墓門之前感兼存沒拜德良多何乃又蒙遠唁謹盥手焚芻以志隆誼惟是儀文殷摯非分所敢承藉手敬返某等即當馳詣揩前泥顙百叩先此肅謝不盡啣結

附來簡　汪琬

別後緣亡妻忌辰不免悲悼遂致染恙有爽前諾勉起握管潦草麤率不能闡發顯揚之思乞加塗抹改竄庶見知己本擬買舟蒲伏几筵少盡猶子之誼亦以病故不任長途遣使奉𠬸幸賢昆仲格外原諒外具菲薄殊媿不誠伏祈叱致坐前拃望節哀以彰大孝不宣

復徐敬可

前年駕過荒居相左片刺及弟溯行造訪驟雨尼之榜人催發自此音塵曠邈十年離緒展側至今踈闊之警撫衷莫逭乃荷長兄記注尺一遠須久役勞薪頓開沉錮矣左兄長才臥治又得良友相助茂宰之花與記室篇章定相輝映實峯石室閒豈勝慕羨若弟食力非農抱牘非吏名實交違不堪比數加以天阨游子使負米孤蹤重罹大故餘生坎壈如此因知己之慰存秖增愴歎耳世途風味可見石火升沉令人益思名理側聞易學淵源發爲撰述必有瞿何所不逮者起予之望翹首俟之撥冗濡豪寸心俱逞

與㣺

丙辰之春維揚寓肆執手岐路餘情至今塡臆弟近客濠上五年別先生則八年矣前此十年中定交於塞上久聚於國門拃維揚蹔晤三度懽逢若斷若續尚悲離索今望仙源不四百里蹇驢造訪信次可達若或尼之殊歎俙人活計直是廢文左券耳晤子質知就榻仲舉方輯省誌此事久成蕪澁大率催科能吏取裁於一二貪緣熱客庸手儉腹令人噴飯今乃延致先生世間尚知要好誌書耶奇事亦佳事也質老又云州志中載先生入隱逸傳竟力謝不許聞而心折良久弟嘗謂郡縣多科第顯爵不足誇惟其地有孝義隱逸文章數公磊磊棊布便覺山川增高秀之氣此非㾜論或有識所歸

也蓬蒿仲蔚谷口子眞以況先生寧有媿色第人心日澆非止倖竊爵祿并此名實不朽數事亦思竊而有之橫灾梨棗名魚目以珠而照乘者羞伍焉此或先生力謝之微意乎千秋終有定論退然不居逃名名歸益信先生非今人耳弟顚躓躑躅他非所計年齒漸增學力荒落思之惘然獨此中有不昧處視人世一切依戀如沙蟲野馬是乃別後尺寸進步不敢自欺欺友近不幸罹先慈之變頃已歸兆襄事誓於來年返策米鹽瑣細卸肩婦子伐茅誅荻結廬丙舍之傍彈琴詠歌其中以遺歲時恐自此去先生益遠且久露白葭蒼無從告語輙因風便聊布候音

先生別逾一紀傳聞異辭終未識此老行藏作何究竟平生有知己之言夢中時見白髮祈見示爲幸令弟無忝先生雖未謀面夙心所依也並乞聲候

附　答簡

九州雖大然吾輩落落不啻晨星恆爲仰歎憶與老長兄追攀上谷憑眺金臺弟獨騎驢將登太華時蒙以五言贈別俯仰之間頓爲陳跡邗江郎次復示以九友之篇至今不覺又將十年矣弟近鰥處窮谷向平婚嫁已畢但衰痼益增孫陋彌甚間一賣畫旅食僧寮稍以自給潦倒之狀何能具述也昨歲繆爲江寧使君委以志事南中諸同人若琛星覺蒼闇公堅不肯使弟藏拙以百年之墜緒蒐羅凡三十餘萬言三閱月而就乃辱遠聞垂及他日見之寧不捧腹也倉劇中應白洋河之招篝燈草草不次不悉馳溯之私可勝寤寐著作想富未識能一沾其賸馥否心祝不盡

答徐淮江

荒居率別杯酒不及持罪甚廿日後即同家伯兄買舟奉訪値尊體尚未平復自歎緣慳然第五橋邊從今識路他日叩雲亭當不使鶯花笑生客也頃歸自武林而大札已見須數日捧函三復感荷良淡獨是門下以空前絕後之才爲人文聲氣之宗弟何人斯乃承華獎此則撫衷循分又未免感極生慚矣文道至今日大難始密而終疎面文而退有後言更或以耳作目舍眞好畫毀固無損譽亦未當此風固關時代而吾鄉習氣尤甚弟不耐浮沉年來杜門良亦爲此既已杜門遂并生平所最愛極慕如吾顯武者亦幾幾失之豈非恨事今辱門下不我遐遺且下文焉某則厚幸特恐時人譏顯武爲無識耳置身百世之上著眼六合之內而眞文章眞人品始出其他一切皆可不爭此某所有志未逮而顯武必以爲然弟知己無多即門下所淡許若鶴江孝績韜荒子亶諸君弟位以師友之間皆始於落落至今如一日也以此知心期可久徵逐有隨乃爲末跡弟與門

下彼此相聞二十年今始得合正所以異於流俗未可悔定文之晚矣仰報德音忘其蕪迂手顫不能楷復統邀垂鑒不一

與天生兄

慈仁松下飽佩明德追憶宛然缺焉馳問夢中猶抱媿色每念故人裘馬漸滿長安而長兄志切萊衣堅謝祿養此種風節眞足廉頑立懦高山安可仰增其神往不獨感聚散也比聞伯母太夫人乪居百福長兄扶鳩進膳之餘發明經史益覺文章可貴何時得寄示一二否弟自別來即就濠上之訂本爲負米計不幸去秋奄遭大故煢煢苫凷自厭餘生頃以地主敦促茹涕再出總

無善狀可爲長兄道也寧人先生下世文游中少一讀書種子思之永嘆適晤王璇伯先生知便音易達掌記率泐附候關河萬里情與俱往

與南溟弟

二十年萍蓬流轉故廬如客家有名士而未接晤言濠署握手恨相見之晚過承謙抑尤佩於中比想駕旋里門方舉襄事某不獲追隨族子之班効執紼之役惟俟歸時拜宿草矣當事家函附到希照入或一一致譚方兄殊易達也呵凍率泐爲罪

答小友

弟髮燥時薄有纂尚漫尋至三十無所就年驅遠行爲遊子爲寓公繼而浮湛簿書間作慕容坐消歲月老將至矣追維始念尚可言哉來詩末章用千里驥相目不覺感而三嘆也淮濠地頑無可語者巾車遠來如空谷足音旬日盤桓雖恨忙中草草而意高腸熱得之眉宇實爲心折遂不禁見語相投瓊瑤儼答已屬序賞獎許過情又使我寒宵而亦矣明當謝教暫復不宣

畣徐菘膳

游蹤自魯而燕友聲日廣天閩愛才不使浮湛幕府且下榻古藤書屋竹垞衡圃並西唆諸同好旦暮論心此樂可忘羇旅聞之不禁色喜也近刻二箋纏綿清麗讀之意豁惜未見全帙耳某髭須如雪作客苦衰爲農恨

晚了無善狀可報臘月承手問知歎紅車馬尚記蓬蒿之徑此今日菖蒲花湲我寤歎姑丈神采興會不減曩年足寬遠念比聞援例入雍友朋相成之雅風誼可佩候鴈南時望好音與俱博堂上歡顏也朱立老過訪竹垞先生必與老表弟把晤才賢定交傾蓋契洽諒不俟鄙語爲介耳

復劉元歎

春間車騎至郡且聞輦從咸集弟以盆鮮筱羽不獲追隨言笈至今有餘悵也鳳誌向係貴地陳凡編輯閱其原本如棟宇既成拙匠無從措手前人有云必收盡海內書方可修一郡一邑之書弟嘗歎爲知言今藏書家

既不輕出而此間又乏坊估數月以來陳兄添入近事不過籍二千石符取之州邑謠信相兼此無米之炊弟固不敢以冗率之筆涴名邦誌乘是以從不與聞昨拜讀尊先公行述追念平生感慕文集即當莊付誌局此則斷不敢辭校訂之役也六家詞一部中有鄙製藉手呈正德門諸先生珂里諸同好統希聲候不宣

與曹澹餘

憶歲在癸丑載德東還驚飇頓起音塵河漢斷絶七霜回思夙昔追隨眷拂摯淚緜緜寸心感知己之難時縈天末也戊午秋復赴都下與中翰先生晤對共話情曲日望齊雲開朗曾賦鶺鴒篇三章以當左券至今在篋

自後轉客濠梁郡署又經兩載昨閱邸抄先生皎日精誠已徹朝宁三閭之澤畔羈孤屬國之節旄盡落先生所處視古人倍有難者名且蔽於天壤豈止與世共見欣慕交馳恨不能奮飛以侍左右耳順寧劉郡伯由鳳入黔之便荒棫附候劉公粹德沖襟當代無兩相晤時儻有商畧定蒙注照鳥道蠻沙荊榛漸啓某落拓無似尚當矯首車轍所嚮或得以餘年杖策偵布平生感激之概惓企萬端與牋俱往

復葉九來

索處濠壖舊游追遞每與祈老坐對無日不思半繭主人也鵠鯉南來屢承牋問下及推獎逾涯情真語摯一若重嘆其濩落者媿則固淡感且無數年來造物與世遷移以先生才望尚滯邱園如弟斷梗飛花途徑便住更何足惜付之笑歎而已秋初省母東還匆匆去來遙睇玉峯不能鼓枻惟是縱酒高齋招鶴看梅雖戍陳跡而情景宛然可念倚聲一閱錄以請正極知蕪率聊見懷抱耳埜臣兄人文卓絶春間從祈老扇頭讀其擬古詩心折神文久矣惜研田之計尚屬畫餅敬讀手諭中心藏之晤間乞道相思諸另報不一

復徐健菴

記違絳帳江春四改依戀德輝此情無歲時也秋末一棫馳復兼候清安附公車友人行篋計徹典籤□□事

轉致始末諒蒙鑒悉今秋冊旣奉停止惟書紳以俟將來報命耳某郡伯心依模楷每懃疎節以某曾辱知愛更屬一言代宣皈仰所冀天際春風無遠不拂即載榮施矣禮編更正目錄惜未得見實切嚮往某傭值簿書筆墨荒落頗不自揣量尚思明歲東歸有所撰著其於是編捃輯更有難忘者乃願附青雲夙心也惟是家無積書一絨難以概投而先生方在雲霄無從借窺二酉之藏彌增悵悵耳太史總憲兩先生並冀叱名

復沈方鄴

某自稍知章句以來心傾文采耳習聲名二十年於此

顧半生足跡未嘗一至敬亭山下卬臥龍之宅而請集鳳之書以爲大慽春間晤賢仲氏留及此意乃荷惠風緘札遠寄濠梁華獎過情琅編儼贈慎墨之餘盥手卒業覺金聲玉質耳目改觀至於恆蹊盡掃如吸仙風於姑射照積雪於峨眉雖經年坐臥正未足領旨趣於萬一也送友拙句了無勝處辱湯子之流傳令人慙負復忝先生繆許或者昌黎雅量片語隻字必收齒頰弟得厠於盧仝劉乂雪車月食之列則藉此品題又不勝知已之感矣弟十年來論詩始畧識宋人面目讀梅宛陵集尤無間然即珂里諸賢若愚山先生都門奉教最深耦長阮懷皆得見其人誦其著述先生曾未得握手而

每從選帙諷詠緒言當時便歎爲觀止然此亦海內公論非弟一人之私言也因計聖俞以來且六百年而大雅之盛視今猶昔江山秀氣宜其久而益振也某學無所成前者逐隊入都不敢望一人推輓夫孫陽之所弗顧工師之所弗采敗幹殘羣自分不復齒於藝苑乃先生又從而惋惜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某邀此不虞於有道寧敢復爲是嘆耶敬謝敬謝令兄節公大師雲逝彼時某方在遠讀長公三過堂句悽然欲絕秋翁經簪聞念祖家表兄並數月不聞問矣黃觀老未及攜琴便爾下世此前歲事也孫愷老來時當致尊意拙刻一部并六家詞又小牋數種不皆鄙製附請大教翁頭俚語因輔兄歸思頓堅地主投轄而驪駒不待擬製長歌奉簡侯之續羽草草布答臨牋神逵

與沈山子

屢歲一歸歸輙匆匆而出如此浮生雖百歲何益況又不能乎臨岐苦語何止晨鐘非三十年老友肯及此耶世人不願休官林下有識者猶用相譏弟自遠遊來所成何名所作何事髮視蒼茫未知所息雖事非獲已有可歎者今歲內之約又虛息壤俟再見桃花便是擔簦東書藍村相見時也感念注之深小詞一首可以知弟懷抱

答蔣丹崖

半春風雨兼困人事逾日夙疴又見萌芽合眼孤坐而已敬誦來篇何殊七發輙於孟氏公復之後率和元韻并書博教晚春風日佳時擬邀杖屐作塵外之聚小齋背市殊不破寵公例也再訂不一

答徐健菴

客歲伏接手書慰唁注存一時并及濯指迴環勸之方寸季弟出都時復蒙賜賻菰蘆棘人何以承斯感德固深而媿汗尤不勝拂矣郡齋棲滯初非本懷當年失侶孤飛逢林便託不及候軒車而出潦擩劇地藉無憂息之賓蒲柳衰微漸侵髮視未嘗不悔始計之左也長安在望自分無處著此疎拙乃先生若命以後期曉念雲

情正不敢視盧瀟馬足爲畏途耳惟是目下未能擺脫
且傭値簿書之間所趨日異秋圃荒蕪媿見有道來秋
當返蓬蓽以終母服壽當改策冀副高潑便風謫謝並
布悃縷夙昔在懷可禁企結

答澹園從祖

初手叔祖近集市居多俗懷不敢率讀今日村窗對雨
焚香老綠中朗吟數過忘此身之在塵壒也帙中丹黃
已得尚有絕勝句未經硃筆甲出者贅以妄墨殊非畀
幼之禮空然商摧千古事承命冒昧諒勿罪耳昨又辱
俯存失侍悚灰闇山子已歸藍村俟其再出持圖快晤
不一

與葉九來

年華屢易良會迢然寤歎永懷何能已已春間小札奉
寄先生方賦鴿原於濟上僅投掌記以俟旋轅諒塵清
照矣晤從伯得聞動定欣慰移時弟命不猶遭先慈大
故回憶從前親老饑驅萬悔莫贖玆且以素冠堊室之
身去住不能自主憂患餘生頓增衰憊未知何所稅駕
身世如此知己當爲太息也其年長逝殊堪悽悼不識
旅櫬曾南歸否亦有好友爲收拾遺文否浮名何補增
人達觀齊物之想可惜此老胸無城府交游中難再得
耳埜臣兄驚才掞藻弟潑所佩服今滚滚地主屬祈兄
邀致更切同心晨夕之快因向荷手教極爲關切附聞

以報兩日右臂不仁草草布候欲語不能盡寫

附答簡　葉奕苞

獻歲三日同徐丈愚谷入山滯雪訪汪鈍翁日及園
正念先生不置歸接手教稍慰忉怛尊堂老伯母之
變未及致生芻一束猶子之誼闕焉莫申去春迎母
哭兄往返半載承諭瑤函想浮沉矣此心千里何日
忘之比聞起居康勝敝友野臣蒙先生加意提挈賜
之教誨藥籠中或足當佐使耳陳其兄旅櫬遺文總
無實耗才人命薄往往如斯追念憍園游跡未免心
惻先生決有輓什能寄示屬和否舍親祈叔感不去
口惟先生古道十年如一日耳

與兩載

爲別數載逝水年華增人感愴抱病掩關馳問疎畧然
酒闌夢迷時見顔色也高牙大纛中托跡久而益相契
合固知當路非俗眼而郄生才大平仲善交相得愈彰
矣宅中安善可寬內顧區畫之暇亦稍稍爲他日買山
計乎萬里星沙往來不易暫旋何時可勝遙憶弟素知
幕中歲月寒暄紙墨徒累人耳因虎老行便草草附候
幸勿煩作答也

附答簡　錢　枋

衰老久客舊雨凋零覩知之念轉篤乃別逾五年而
音問稀闊亦精神頹嬾心跡不相關之驗也每從家

信屬大兒奉候興起併報閣潭安福以此稍慰懸私
前接台教知灣内別業已協初謀欣羡不可言但長
兄既以多費縈懷弟方圖畜數椽之資未能即歸則
坐對晴窗各言游歷不知何時可遂耳

答尋壑兄

長兄方在調攝二物宜資頤養何乃分餉耶兄惠無卻
理則悚然之懷勢不可仰此謝不一

與朱竹垞

辛酉之秋旌舫便過里門弟正書驢券而北家釀村蔬
無由話舊至今以為恨事依人籠鳥展側皆困自遭大
故益復衰頹敗葉餘生媿報知己鶺鴒久不附於閣下

每慚疎息乃荷誄章特寄遠貢總帷感此噎存不覺眼
枯再淡矣千仞之鶱音采日上人閒未見書如閟家藏
茅檐老友何年細奉明誨開其弇鄙鏤版大製神山莫
即夢想如何曩者史館剏覧下及先集極知良史感心
感激無地聞專纂文苑另歸鉅手尚冀齒牙始竟之也
先母狀誌一冊呈覧惟是墓門片石有藉韓歐而未敢
率啓今分虎入都造請儻賜弟餘閒許爲命筆則母德
幸甚愚兄弟幸甚夫人至偃蹇凋瘵以貽親羞不敢妄
儗瀧岡故事又無能舉一字三縑之酬此則世所訕駁
在十兄則必憫而許之者矣遲早惟命肅布區區欲語
萬端紙盡不及淡人先生祈叱名道候尋當專布以誌
曩感

與友

客秋遠辱垂唁又承過訪不獲晤言及挐舟造謝金昆
方在客泥首之餘仍深歉悵頃暫返鄉閭知俯就貲例
且當北上從此都下人文歛手避長卿詞賦樓谷紛紛
直置下牀矣弟不識命裝何時緣日内涉江之期已逼
聞琴烏夜把臂維艱音問久疎不勝悵惋溯行謹布希
示嗣音

復查聲山

茅檐寥寂展函見存跫然黯然攻井一時縈維之不獲
眞令騶從笑人冗中未能奉訪屬兒子走叩過承款洽

兼接手箋中心銘之家兄於別後數日即南行業已函
致來意今更附數語於舍姪信内又別札二件并上行
笥希爲點收所懇聯語幸即惠寄鐵限將穿之際以此
相累正欲借法書爲顏色雖雲山萬里猶能於斗室中
對故人耳

與友

都下曩游追維如昨風流雲散五載於茲獨南州雅藻
夢想依然繫馬僧坊聽竹林高詠尚不敢等之陳跡也
別來疎候福履定佳長兄著述等身逕迎到處自恨勞
人草草無從仰窺涯涘秖益惘然耳敎同學沈行可兄
孝友篤性弟之畏友也爲僑數奇師長康之術具許在

四方而尤著於嶺南近蹤則茗雪居多君家大阮知之最深今游武林心儀大雅弟言如羽不敢辭紹介以元禮之門品題所出也方今游揚於此道恒加鄭重理固宜爾惟見聞所及投以盤根錯節利器乃見推而廣之使世知有眞盧扁仁人必有取焉若行老胸無點塵古道可式長兄晤對間定以弟言爲不謬耳

與友

二十年傾懷大雅坐臥兼之昔歎浮蹤今愁善病視語水淸漣竟同銀漢每憶先生聲在寓內置身百尺千秋盛業自爾日異月新而弟止窺半豹自笑飲河此中馳切何可名狀適敝友徐秋田造訪附候近履秋田與門下已有再世之素自奉教以來紉佩最深茲將遊江楚間雖故人碁布尚有問津於有道者文藻如秋田在先生自樂爲之指南耳弟眠餐稍振當圖摳晤請益伏枕不盡願言

與龔蘅圃

別來五見梅花竟疏尺一總以頻年出爲勞者處即老圃研田蕪穢不敢遠塵掌記伏聞名祿日優星車南指慰企交深秖益神往朱鳥山川奇麗最宜才子想商歌吏𨻶之餘文酒不廢他日錦囊佳句應與鬱林片石爲旋舟雙絕矣舍姪自失怙家居每懷明德前承垂唁倍增古道之感茲來嶺表極知仰泥淸輝所冀先生不靳提誨加之噓拂一切總銘大諠也冗次布候荒棫主臣

與曾止山

丙春奉教後頓經八載離緒紛如每懷襟度濠梁久客偶一還家閭亭垂柳舟無信宿之維坐是屢虛造訪頃以季夏六日晤家兄於藩署又邂逅華希老畧悉起居梗概知長兄方擬北行而未果也竊謂齊魯之案久寄吳中遠遊似不若近地適敝鄉道臺耿公路經濠上以幕才下詢弟首舉長兄姓字以對道臺鴻猷駿望兼有好賢愛士之風折節推誠當代無兩茲過吳門旌旆尚作數日留輙命弟馳聞儻駕在光福得一出晤爲望揮暑率布不盡願言

與吳虎文

當時岐路不意冉冉十七年中間解后直如萍聚相思之苦如何可言昨歲聞長兄已賦倦遊鍵户著書頃歸里門思有所請而征裝又西邁矣此豈尚營買山之計當是籌世偉畧不能謝江干車馬耳珍鳳崴甤浮湛幕下如弟羽毛凡劣生事可知或亦時屢故人垂記也濠梁晨夕竟無同調私心所願惟在左右而地主亦耳熱聲采託爲致意際此各天無由自達如何如何儻機事適有湊合之時幸以動定相聞萬一巾駕偶旋便過敝里一呼小兒接侍顏誨俾悉弟所欲言尤爲厚幸矣適理江檝倚舷率布不勝候命之切

秋錦山房外集卷二終

門下後學金德輿校字

秋錦山房外集卷三

嘉興　李良年　武曾

尺牘三

答錢子湘先生

浪游日久自歎無成每舉念鄉閭未嘗不夢涉半完而親先生之杖屨也昨者賦歸得拜手書三李長歌剩舫斷句先生惓惓品目加之濩落之人終始不渝如此迴環至再感耶媿耶某何能言唯不能言感且媿爲極淺耳第恨連年作客蒲柳早衰今雖堅謝遠遊止堪與藥物爲侶儻掩關自攝稍能振健尚欲從事殘編和酬白雪井圖奉邀詩艇迯往還於鷗鄉漁舍間耳紙墨不莊統祈矜恕

與徐秋田

古人相思輙命駕千里衡宇相望菜根訂聚忽作客氣語得毋稍染鵞橋風氣耶萬勿固拒午間掃徑俟矣圖章拜諾感且不朽奉到六石擬式各異意欲稍掩其貧此如村廚竊五侯鯖藉以擺門面也幸毋噴飯

答東梧

前者使旋弟值微痾初愈手顫不能搦管有失裁謝乃壘荷隆情之後有加無已埜芹見外珍味復頒洩鼓而顏甲弟實兼之頌何極也

答周簹谷

遠荷長兄記注寄以手書又某詳陳動定知問字索詩
實繇車轍一時都下嘆名下無虛種種夢想於焉大慰
來札惓惓以舊林為念軟塵中不因人熱道心應爾然
草堂之貲莫辦向平之累尚存正空乘此精力未衰一
切營之筆未請以三歲為期方敢與吾兄商畧耦耕耳
弟本病餘而內人久嬰痼疾弱子侍湯藥亦屢致困頓
自春徂夏左枝右梧生趣幾絕今弟於旬間右手忽患
痲瘓竟不能舉筆想天欲令斷絕文字緣耳此不足惜
而年止半百漸成廢人將來豈復能辦生計乎知己當
為太息也

附來簡　周蕡

別後兩接佳訊弟亦一奉候言彼此之情同於披面
也新居落成兄以擁書南面抽繹研思辨析奧義王
充之論衡劉晝之新論不足多也弟暮年牽掣驅役
風埃故態未忘豈能諧世亟欲圖歸勢有不可息肩
娛老之計非所敢望但以初出門時親友祖餞甚衆
空囊羞澀何以辦歸裝乎居革之肆故在老僧尚可
為也人生幻脆取譬露漚卦氣已盡之年復何所望
賢昆仲賤識雅抱息蔭潑居人皆以為吾兄抱負未
展尚當一出弟意不然人苟明於理則當貴貧賤同
歸一致許巢夔契各遂所偶豈有定計哉不識吾兄
以弟言為然否長安覓錙銖不易奔來者不絕殆亦

狼狽者多矣聞之當一笑耶

與徐果亭

曩者憺園棲集得奉大誨並漽殷懷銘心如昨日事先
生暫娛綠野蒼生望切遠邇繫之弟浪游討拙客夏負
疾還里菰蘆掩跡每擬拏舟摳謁一親道德之坐竟爾
逡巡俯慚自遠茲荷雲緘下及捧讀諭指自當趨命恐
後以副令兄先生吹椽拂翳之盛心惟是早衰蒲柳百
疾互嬰近復右臂不仁漸妨舉筆濡遲歲月有惴惴不
能自定者然回憶德門品目寧敢忘諸俟賤體稍堪行
役願作他時不速之客此皈依夙志也不宣

附來簡　徐秉義

自別紫宇忽忽數載向日追隨京華備聆教誨每思
良會不禁神馳先生閉戶家居著書論學太邱之里
光映德星鄭公之鄉香生帶草欣仰何可言喻弟時
欲扁舟奉訪一接清輝兼寫契闊而疾疹時作未能
出門潑懷歉耿昨家兄書來渴想高賢意欲延至都
門晨夕就教命弟奉書布懷儻蒙先生不棄感不可
量先此陳奏另日更欲到雲亭面請也另楮不盡翹
切

答拙公

昨接手示弟心口相語曰此兵家以退為進將出吾不
備抑子房之修棧道耶舫齋夜坐再誦六章聊固吾圉

耳故不復作贈答語列下歸自東村而檇李之報儼然臨之北軍飛渡何神速至此解甲嚮風姑輸宿飽之糧犒公筆陣尚當肅聽凱歌露布也步伐稍有雷同亦兩軍未相見故耳不足爲大局玷公以爲何如眼黑草草

與汪鈍翁

客秋清話又見柳條青矣馳想行窩夢魂飛越先生比來眠食定益佳健追隨杖履何日忘之朱立老久邀青眼今訪竹垞北上曳裾彈鋏非其所好惟是尊先君子葆先生一二聲郵猶在都門意圖搵謁欲得先生片言爲重一致東海此外則惟先生命之秖冀諸公推分奬掖無他相瀆儻荷俯俞某之戴德與身受等也肅布不

盡

與徐立齋

仲秋肅叩適先生鵠首涉江未奉顏誨悵惘無已榮祉日綏每增欣企荷令兄先生垂注盛懷某前已緬述鄙悃於令姪四世兄之前幷先有寸函附寄都下今始捧前書再承殷命何敢遲徊自罹妨謚之譽秖以沉痾劇發歲有定期儻春夏安然始堪遠役此中未能自必故不敢率承遠惠耳心銘知己何日忘之力疾未申百一

與錢爾載

屈指分襟以後藉郵牋當晤語忽春王七度矣遥知新祉百福但悵同心天各不及東風歲歲相逢耳兹値二

難連翩省侍似長兄可暫爾卸肩一開二徑如其未能則合幷何時殊念念也里中二老相繼凋謝而方伯先生臨行灑灑倚聲代偈儒佛間不易覯此翁也長兄冰玉摯懷必有累欷不釋者矣兩雪杜門硯冰未判呵指布候

又

南發後日望音函以抒寸抱至歲闌始獲所願猶覺手教未詳特走尋壑乃得款曲良慰良慰故鄉奇荒農情如虎千畝之家租不滿百人事蕭瑟日甚吝計雖未定準出門固勝杜門矣臘候過踏泉花齊放增離索之慨適其相來告別入楚舟已在門草草捉筆布候不宜

附答簡　錢枋

上年八九月間連接兩緘詞意纏綿情事詳盡恍如覿面各極其致山谷刀筆豈能過之迴環捧讀感慰潑矣以湘兩兄在此平安濟陽既敦宗譜吳與方爲授經各寄館資稍寬內顧知長兄存念枌榆爲之快然也弟前薄置南畝方思畧積修脯歸還舊負而忽遭奇荒爲數十年所僅見租入絕無食指既係仍須豫支以給薪粟即欲息影南村飽飯無事隨意行坐亦不可得若長兄不朽之業早已著就固不因筌構之勞而損其清思何言之謙邪兹令施德暫回甫比候安幷致令郎是望兄次不備

與周林於

客從燕中來述吾兄酬應世務良苦士挾策而游有請於兄必痒心力應之嗟乎世固多貴人得如林於者十數公棊布寓内聞疾呼望仁之歎旣不可得而林於乃以貧士肩斯弘願吾知其難人或不盡知也五年離隔無片紙相寄旣慮作答爲煩且索致者不必溪文定有所遺輒復謝去此老友仰體之私疎問至今想蒙鑒悉弟早衰多病漸入膏肓比來小結蓬茅一卷楞嚴坐消清晝舍此了無近狀可報故人矣家叔人鑑述曩游載誼之深並道吾兄篤念舊雨如弟迂疎最承記注此情山重勒之心版家叔再賦北征事非獲已九陌塵中痛

癢關切屈指不能二三凡有就商尚冀吾兄始終維掖之耳瀟岳曾有勝地否青兄魯望游屐定適門才極盛一時旅聚尤難覺二陛三張有愧色矣眼暗頗艱作字並希叱致不宣

與周青士

早春人傳吾兄於歲底達長安所主方特築新齋以安容席即此知緇衣好篤不僅爲穆生設醴足慰企懷矣弟自別後病憊益深殊難振策旣與世疎同心又多遠道長此離羣無可告語直如萬山絕頂一孤僧耳適與公暨桐川沈蒼老枉山齋云將偕舟北上到時急候吾兄蓋與公乃西溪嗣法紫柏道風而蒼老久擅詩樓亦

曾覲芝采極心折吾鬻谷爲文章宗匠宜兩公之殷殷不置也軟紅冠蓋不敢以羽舌爲介重玷二賢鬻谷才名正爲時重交游中雅尚支許延攬文藻定自不乏統冀指南俾客子無寂寂之嘆豈止身被者拜德而已竹垞兄處因首春同人兩索寄緘不欲取煩掌記幷懇吾兄鼎致先容得推西溪曩誼是所禱切耳率勒未宣萬一

與朱人遠

縛柴村僻視海昌竟日路杳如天際不自知奉別左右忽忽遂三年也長兄當代宗工又極天倫之樂三世風雅遠邇嘖嘖爭傳向東引睇神夢俱飛弟年來寡儔以

書遮眼絕無見聞適武原嚴示恭兄惠訪如自天降示兄人文嘆不可及而餘技擅場法書鐵筆之外尤工墨竹想長兄亦聞之舊矣茲遊貴邑敬爲先容愛才斷出才藪長兄之門名士所歸也其必有提倡一方爲遊子增色者不俟弟言亹亹便風率候不盡依馳

答鮑聲來

一著征衫遂至衰白秋來始獲里居靜憶曩年知舊如先生者尤切夢想茲接手音重以令親枉顧悉動定佳安足慰十霜離緒矣再覩尊影快同晤對附題草草愧不成句聊以副來命耳東湖西水僅隔兩舍異時學圃餘暇尚圖造訪彼此作塵外往還先生亦有意乎率復

未盡一一

與竹垞

田家瓦盆久不共此風味矣敢訂竟日之談另柬不莊祈勿外爲幸

復宋牧仲

某抱拙村野逡巡忽復經年雖念切摳衣俯㪷自遠每荷清光下注益其瞻企之懷大照久當尊上縑半春風雨處捧人誤洈絨囊蒸藉確使附返對天人松柏之姿仰贊幾同蠡測敬識數語請正詞調淺蕪不勝惶悚之至

與某

秋爽漸佳如對丰采無日不馳思也弟自接教後適多悶事八九月間怔忡大劇一切不能措意研塵亦復盈寸致稽台委最後手書值過遠村拌疎作答罪堪擢髮矣長兄知我或鑒其非飾耳旬日來稍就筆墨用抒服膺之素彌㪷拙劣無當大雅想剞劂已將竣事不敢自匿□□□到印刷後定見紙貴顒望頒示敝里有開聲相慕者多賜一二冊尤感

畣高江村

某夙銘摯誼在塵情之外浮蹤不定違左右者荏苒十有四秋俯慙自遠頃肅拜恭人總帳過承謙抑獲覯芝顏伏見先生篤伉儷之重神傷正切未敢少陳積愫尚圖奉教於他日乃遠辱寵問特頒大集兼以雅貺自此焚香盥指日飫名園珍味而誦天上之瑶華平生欣幸於斯而極嚮風遙謝不禁感悚互集矣歸田鉅製非蕪詞所宜妄洈簡端荷先生諄命下及當識小跋以附青雲此則㬱仰夙心也冊卷並留俟莊對細把之餘敬題請正從竹垞先生處奉返諸容造頌不盡瞻馳

附答簡　高士奇

小力回得手示甚慰瞻企秋氣疎清黃花可把秪弟襟抱悲涼閉戶作枯禪無一善狀已賦悼亡百餘首剞下又集唐數十首尚容正請先生教益道祉定佳特此佈候所祈大序及題冊卷便中付下兼乞尊槧不盡

與王星紀

有一遠僧字我如者弟今日爲之設伊蒲饌擬借雲亭奈苦雨不便竟須枉駕度故人必以相聚之難惠然而來也

答周林於

道駕西行方有室遠之嘆重以愁霖更覺書齋在天際矣捧讀大集乃在長夏鴉塗已久承命奉歸恨無副本長留几案間也堂名㬎鄭重事弟平生於此最拙需兄自取一二弟爲代擇或可參末議耳東陽君所託留意終始安否月內得一定局庶了此案也不宣

與友

韶景移人遠懷新社隴頭驛使忽拜傳柑即當製以辛醪飲茲醇德不使洞庭春色專美當年也

答友

吳趨片刺奉教殊悵匆匆返舍後遽爾抱病適蒙問紙見須並接大序時方伏枕呻吟勺水屏絕謹披衣盥指捧讀再三霍然者良久顧以候蟲時鳥之音過辱先生獎借欣幸固深實增內媿知先生北旆將發冀得挐舟造別以謝不料痼疾纏綿逾月近始託芘無恙而筋力委頓未遂摳送之懷并稽馳報罪戾何以自逭小詩一首出之藥物枯腸詎可仰塵法眼聊代折柳耳惟大雅

教之并覆其拙是幸儻榮發之前便道經由敝里當掃石以俟蓬門三徑有長者車轍亦佳話也

答高江村

頻歲家居幸覩清光咫尺林園多暇問奇請益乃千載一時也緣經年善病有懷輒阻自慚疏戾顧此農圃支離之概獨不見棄於有道遠承記注欣感彌日弟方謝遣家累借園郡郭致稽裁謝敬誦倚聲奩有二宋集唐悽惋所謂哀而不傷永垂伉儷之則並須三復猶未敢輕置一詞也太夫人大慶昨歸晤竹垞始悉不獲預捧觴之末悚惶無地玆布芹衷淡媿樸陋俟賤體少平即圖躬叩兼有所正也年來屢拜名編璀璨几案更欲請

歸田集書畫錄以資儉腹先生能各賜一冊慰其積願否臨箋翹企之至

與王令貽

頃者寓樓再聚適塵累并沓一身兼顧至不能三宿自念平生畏熱就涼即仕路文知羣趨則避衆散則否今去住匆匆未副主者惓切極難爲懷先生急師友之急風誼無兩補天塡海心力枯矣未審別來情景如何前呈小序不料雙魚淹阻今仍附便相寄謭陋不文無當於鉅美甫脫稾而汗流竟趾矣至鄙集都不足存子姪輩強之削棗故乞大序爲重忽憶蘐在都下見市黃鶴山樵畫其畫眞也襲以敝褐又有市營邱畫襲之古錦

其古錦眞也畫則贋也無何並得善價以去是後之收藏家不免爲襲所惑矣今弟以敝褐博先生古錦實與此類前荷首俞有厚幸焉儻歲內須發闕當齎謝涼秋執手處或當仍聽寒山夜半鐘也

答劉幼功

丙春奉教如覩泰華嶙峋大江滚廣浮生無所但恨更辱手書遠到頂禮大篇感慚并集先生嘉與盛心引人千里外矣櫻熟酒香寵筵如昨不意考功先生遂成長別再誦哀章神魂悽斷從此仰賞宇宙寥寥不止先生有在原之痛也

與查聲山

舫經梅里適滯省未邀清覿賢書放後則信踴躍其被落者例多牢騷若不滿於主司獨指屈芳名羣嘆爲名下無虛翻然引命自安於此見科第非能重人人足重科第因知己信之矣公車北發想有定期擬偕虎侯南來把晤緣痔患作楚跬步未勝祖帳駢遝獨無埜人之跡冀諒其衰病頹然猶昔耳另單展意藉虎侯以達折柳爲贈鞭不堪博大雅一哂也小兒稽郡此番闕候俟之續走倚毫欣遡

畣徐菘塍

蓬蒿掩跡一切忘情惟天涯戚好未嘗稍釋念客冬訊近狀於衢圃慰甚比傳下謏苑先生榻此僕曩年在客

如家樂而忘歸處也足下可謂得所主矣里巷才華空羣遠駕垂竿長水止僕塊然一病夫耳然水清無魚樂饑不易再循舊轍遲暮如何因風率布不一

與呂山澍

宋詩傑出者其於杜韓諸家入而能出後來學唐只從門外望見既不知唐又安知宋昨聞先生高論不覺心折宋人讀書多一語更爲確見大篇連日細誦尚覺旨趣未盡專伻馳返謹謝教不一

又

大作於蘇楊歐梅無一不收卻無隻語經人道過岭老鼎立蘇楊之間空先生亟相推許望風心折何可言喻

剡帙一一藏弆拜教實多惜歘游草無副本未敢併函耳屬有較訂之課小跋殊不成語聊用塞命翁頭拙句幷博笑

復錢魚山

僕平居在雅俗之間治生於家讀書靜坐於別業辱大集見寄焚香細把此別業中事比有三山之行冒暑東渫意緒可知承委序言稽後至今以未到別業故也望日解纜始覺胸中無一事倚舷脫稾用以塞命重玷來美他日洛陽紙價惟此二頁空少減之庶贖吾媿色耳見贈詩詞少展後期奉畣恕江淹才盡可也一笑原帙附歸不盡

畣錢爾載

去秋接賤念之札慰懷不淺自爾候鴈南翔嗣音久闕緣聞連年楚幕武襄下上長兄方籌輓策荒焦勞倘至不敢以寸箋遠混時時從凝祉堂中一申候問頃又持歸再誦手翰稔悉佳安衰年久別眞喜同把臂矣弟心思精力在諸同好中最爲拙薄杜門固由於自量亦欲以餘年坐臥殘編少尋要領不料新壘巋然舊巢頓圮竹頭木屑又歷冬春適復故鄉奇旱農情不古將來村市間恐不獨無年之嘆坐是冷淡生涯初心莫遂荷長兄獎注正以未克仰承爲媿耳殺蒨長逝可痛長兄篤念親舊令人添一回懷悵弟離羣索處意緒殊劣幸竹

坨嫠謝城居得過從如往日然比少壯身閒興健則固
遲庭矣因丁以老行便草草布候致辭戚好不暨冗長
想勿爲瀆

與邵子湘

自到山樓未見湖光閒蔚藍也對之神氣不爽昨承命
使聞先生眠食小異想亦坐此朝來得還昔否片雲殊
黑不克走晤布候不一

與查聲山

飽看法書名畫繼以青州從事雨窗佳話嘆未曾有至
體兄不爲俗子落墨乃鄙人得之傾蓋此感更深也當
湖返棹借閱唐宋集數家合語頗不易僅取輞川詩秋

原人外閒之句布置可悉聽大手漁樵面目自與邵埜
間稱此幅是寫照正復不必作寫照觀只如畫山水偶
著一人不離不即可耳幸致商之

答友

某壯歲出門寖尋至老升沈閱盡遂堅農圃之志自乙
丑始營小築未及竟事饑驅又復數年昨再添茅把以
移妻子比之蛛蜩咄嗟蠶絲竟月其遲鈍不啻什百大
可笑嘆以此家居冗□緬懷動定馳問闕爲兼種種疎
節抱疢滋深前山兄枉駕略悉近祉貺致積想茲荷手
札遠存寵以吟贈撫今念昔侍記洋之惓惓感難言喻
塵緣莫遣即帶水往還不易輝當長此離隔儻藉朵比

在左近庶得晨夕奉誨惟是江湖日下迥非曩昔視新
例爲捷徑視四子書爲可廢此雖一時風氣而井蛙之
見至梅里而極矣承諭謹書紳以俟之拙句欲贅扇頭
久病手顫率爾塗鴉可勝悚灰冀削正是禱何時杖履
經游圩臨蓬户當翦蔬瀹茗以冷淡歡場博竟日塵話
病餘草草幸宥

復宋牧仲

客歲得覲棨誨樂過千春此後荒村掩跡不覺又過花
時積想盈盈猶在碧油幢側也遠承注問並拜新刻盥
手迴環瓊光溢於几案乃俚辭亦附賡衆欣媿交幷
矣大軸留俟敬覩此非陋墨所宜輕涴旣蒙下及未敢

以拙辭容專馳奉返使權亟旋先此謝覆可勝贍企

與高叟苑

南歸判別七謝桃花鴒鯉紛如僅一通緘素不敢以衰
嬾頹唐之概涴閭掌記敬誦曩篇時欽明德而已昨北
書他及辱訊陳人感極而慚益其疎庱先生策名清時
起衰嶺表柳州石湖以後風流再被茲土山川滿筱定
過蜀游何無錄本見貽此情殊耿耿也彼時使車南下
弟方滯跡秣陵勝聚寡緣青溪笑容屬有倚聲即令所
錄寄者音趣夯蕪聊見懷抱耳敝友陸子瑞毅著辭藪
圖自習黃農書屢起沉疴遂以風雅爲餘技今負奇北
游念斯事雖如桃李之蹊然長安倉扁林立而端毅惟

恃本領不飾裘馬葉龍齊瑟非藉揄揚其能使兒女子盡知韓伯休耶冀先生推分而留意焉弟自去春痰症歸里至今腕栗視昏慨焉身世阪命圖蒲追憶前游杳如夢寐未審餘年尚能奉鞭弭於左右否耳病餘惘惘紙不盡懷

與柯寓匏

記隨入洛之車九秋轉眼會難別易室邇人遐每溯曩游夢中時見顏色也清穠偉撰增寓目想望往來知舊能言慰懷不淺弟昔類勞後今同病馬自里文雲散後息心禪版惟與塵外拙公閒吟互當坐消耑發而已拙公以禪林梁棟游藝詩詞把宿海而傾之不可蠡測向

與當谷諸同人倡詶最夥未審曾稱之門下否今值好秋駕言近地將飽看霜楓益其吟槖且訪當代諸作手魏水才賢鼎盛長兄尤其夙念也支許美談領袖而推廣焉不能舍有道之門而他觴矣令兄先生為別亦久玆聞遠適未敢另啓羣從篇章藝林膾炙幷致神交之切冗次草草罪甚

與鮑聲來

弄珠秋水每懷襟度側聞長兄游屐相半錦囊名製與草庭書帶富有日新不禁健羨弟昔附驥驂今則衰病雖嚮往殊切曩時奉寄倚聲白蘋風杞之約至今未踐眞鹿鹿中恨事也方外拙公禪林梗梓其詩篇軼羣倣

潛勤而上向自吳中移錫敝里吟社諸同人推為畏友玆薄游雲水並載詩筒訪諸作手吾兄今之陶許握手倡和必有羣賢繼踵續虎溪盛事為藝圃美談者弟不勝翹首遙俟輒附鄙語以當紹介惟留意焉冗次率泐可勝神馳

與陸義山

己歲長安奉教領益最深判袂而南天際清光猶做野人寤想邇聞駕留里第某緣抱病經年百事疎闕未遑摳候不審先生何日整還朝之旆彌增馳企耳敝里拙公禪宿久暢宗風兼以詞章作佛事抗標響畫品目藉甚屢為瓢笠游玆檥棹當湖謁先生之門乃退之子瞻

之門不可不一覲大雅用敢不揣介以鄙辭屈指近年方外聲高藝圃如羅浮翁山吾郡初地拙公可與鼎立先生斯道水鏡覽其撰著或不哂為謏語儻以杞居清暇推引宗雷倡詶佳日亦　右文之代一則盛事也先生其有意乎冗間肅布臨紙翹切

與譚蘐城

日從里門延竚錦旋嗣聞嚴程徑北未由涓覿秪切馳思日下循賢連茹丰采文章鐘有更出長兄右者海內知文正人引領以祝不獨菰蘆舊雨然矣某因抱病久春間仰達盛心頃又不克應東海之招然萊根尚無枷地儻一兩年內藉託蔭芘猶得以饑驅之使趨侍崗誨

耳咸老品諡才華長兄羅致之眞快事也率泐附候拤
賀之誠未將寸縷爲媿

附 來簡　　譚瑄

弟署中無筆墨之友可以相助其尋常者固不當意
而勝於弟者又不可致老吏儒生俱以一身兼之較
作幕時更爲勞苦今雖有脫離之機而文章政事多
所缺畧恐爲知己所羞故亟望吾兄命駕員不啻望
歲也吾兄言語妙天下不爲木天中人而以子璋筆
札爲玳瑁之裝實爲屈節況弟身處塵俗而妄冀惠
顧實見其不知量但聞吾兄即欲入都不妨暫來此
地爲偕行之計況弟雖學識婾鄙尚可教誨而秋闈

應試弟或可爲北道主人故敢冒昧相邀幸吾兄再
爲熟籌儻以弟言爲然不吐棄之則惠然肯來亦未
遲也外附些微因在道義之交不敢客氣耳

與徐健菴

先生以渥眷得請書局自隨此司馬公居洛盛事於今
再覩簡策美談見聞傳播某適返衡茅春來緩束閩裝
實思造晤茲旋旌未抵里第而萍蹤復有所迫睇仰德
輝馳衷倍切迴憶十載之間繆荷繾收屢邀記注乃勞
生未遂本懷有辜採擇平意跡衡自棄彌增知己之感
昨夏重兄還里具傳雅念不識困陋窮途中益堅此一
瓣香矣螺江風土易於致疾倦翮歸飛不遠儻得置身

萬卷之傍有可承大誨者固惟所命委折不敢瀆陳已
詳致夏重兄希賜鑒照

畣徐淮江

弟以樗材潦倒羇旅謀生長鋏數奇鬢絲俱白遂於去
春病後決計歸來冀眠餐稍健追尋二三同好共話心
期若友兄先生素引鄙人於交末別久會稀相思累歲
重以先慈喪次遠蒙垂弔彼時愚兄弟越禮饑驅負疚
滋大肅叩安先覲至今病態支離尚稽泥首負擢髮不
足罄茲罪戾自分爲才賢棄斥久矣乃友兄不見督之
且厚存之特賜手書濫邀溢獎增其恥汗佩此雲情竊
歎嚶鳴素願何意殘年得之門下也文人相輕古道如

土友兄詞章風藻俯視一切而獨於交游中力持金石
寧簡無浮聞者心折今疎拙如弟尚荷惓惓記注阮公
青眼加諸落莫之人弟雖不偶於世殊自幸其不孤矣
比來藥物麤有驗益尋醫苕上歸即力疾叩頌襃誨不
敢再逾鶯老綠濃之候弟託跡農鄉八口仍棲闤闠閱
過眼之雲煙覺來日之苦短廢書兀坐心跡漸清往還
惟一二鄰翁埜衲相對忘機都無禮法此頹然自放之
概時俗所笑或見原於識者乘興還來看藥欄友兄果
有意乎弟當續蓬門蘿徑之句矣倚聲一調聊布微悰
但不堪浣姜史作家之眼耳

畣高旻苑

一判襟期寸霜如駛某雖索處茅檐不復問世上榮枯而獨於先生之登進實切翹首曩年奉別有努力濟時之句寸心猶昔頃聞青瑣除音移時雀躍正欲繕函聲賀復接手書眷注纏綿仰銘摯誼再捧大集清宵擊節漏盡不能就枕蓋幾於聞韶忘味若淮上見懷佳律知己情深感慚相并迴環不止在聲韻矣敝同學查子名昇者願親模楷已歷歲年向客國門値星軺方指珠江未遂摳衣以爲憾事與公子槎客曾聯縞紵茲公車北上首謁從者乃夙念也聲山王謝者目世久嘆驚才而實有國士之抱長安舊遊地獨汲汲以百尺樓爲觀止慕尚可見先生甄量人物徹於止水鍼芥定非等閒一

切統祈筏引薰沐所加戴德豈惟受者至弟追隨顏誨年來益深夢想況承嘉問緣多病之餘眼霧心悸動牽藥裹去住之計俟來正再報知已此心已不禁飛越矣

與朱竹垞

弟半生勞役痼疾隨之偃蹇還家幾無生趣久不奉音書於左右非云自遠良有由也嫂夫人南返里中傳播動定因亦稔聞嘗嘆古人負震世才雖見知明主終不免與時齟齬往往而然竹垞先生所遭切乃類是不如是何以成竹垞否則一歲九遷向榮達舉世矜之不可以炫識者又何解也盛名太噪較碌碌者爲難淹滯長安義同出晝又非田間較雨量晴之見所能仰測耳

弟貧艱家食病畏遠游髮視茫茫研田蕪穢間有候蟲時鳥之音思寄正吾兄並夙好諸先生比來腕顫未能繕寫兼闕偏候見時統冀吒名合并匪易執手何時因便率勒不勝悵結

答江村

前日拜領大集澄心細誦如涉雲海而望仙山畧識津涯游泳其間不能去也辱委題撰種種不敢以拙辭其間謭陋實慚大雅前以村居有不靜之事往返苕南未得馳上手示再頒昨宵歸讀不勝悚仄茲專人一一奉繳附以扇箋拙句乞俯賜教定冰霜始屆想見神傷伏惟用達自遣某別有就正未敢藉便春明造候不盡所

陳

與查聲山

春日河干未竟欲語嗣以司寇公之訃不可因謝勉赴東峯坐間時話丰采馳思並切初謂彼中邸鍳銷夏頗宜不意止水揚波閭亭往返動靜半之益增悲惓決意於中元前返里而輿從已去南湖良晤難尋悵然彌日間關應荊午秋暑正嚴伏惟葆攝祚衡峯來商及江夏一席據云有說項於[][]者極荷蜀神許之奬借渠甚感刻且云曾造謁於寓齋則已邀冰鑒矣衡峯雖未遠游緣其尊先人老於幕務薰習有素原不僅以制藝見長弟所知也因屬贅一語江夏君南旋在即冀賜鼎呂

焉或機事未浹便中乞示知弟藉以轉復幸甚諸另布
未宣

附答簡　　查昇

中元歸家臥病旬日今已強起即有秦溪之行尚未能叩謁函丈可勝悚仄東海大矣不風而波世事可畏一至於此昇最關情無能爲役可歎也比想夫子暨師母起居萬安世兄閉戶靜修知息游堂中更多天倫之樂直是神仙境界矣遙羨沈門兄向屬舊文渙所器重極欲一爲之地其如江夏幕中俱延在都戚友同登黃鶴之樓不復再經硤水無由說項奈何奈何敢祈老師鼎致并代述不安俟有機緣再圖報命也此稟

與友

大作以經文緯武胸中具懸河粲花之辯用之行間可磨盾鼻草露布入而華國亦五鳳樓手也心折之餘贊以替詞有汚篇尾罪甚罪甚昨野味酸寒獲聞緒論既幸且媿朝來乃荷銜紙見及雖藉手散璧重增惶汗矣駕行何日乞豫示之尚有臨岐語也

與友

吳中拜別寒暑再更衰憊家居此心日切左右去歲兩修候紙慮鱗羽不諳通達最後一紙從耿敏老處轉上未審得徹掌記否自黃門南返稍悉好音再晤長公益知氛翳盡消空青復睹於此信天道有徵然迴思六月之霜再沐九重之露悲喜循環匪言可喻伏念古來賢傑重遭奇厄而其後乃益振先生身關逝會留此百鍊鋼爲異時勳業之地幸毋悒鬱某雖暮齒猶拭目以俟也不宣

與[illegible]

白門聚首二十四春矣曩者先生游蹤遍天下不圖話別以來足不踰嶺弟問關南朔羅浮之緣獨淺音塵隔絕但悔當年少壯相逢作等閒看也木文歸細述近履將毋著書是第一流本色間詩外文外已剞者盈數尺惜無從問業僅得借觀新語弟雖未踏嶺表坐臥山川

花鳥中樂過千春矣舍姪昌後字辛占自粵亡弟分虎襄事之後不能家食訪舊海關便道摳衣造訪惟先生進而誨之儻惠念故人一出大集衆黎命納紙刷印以歸俾吳越間流傳知所嚮慕此埶苑之幸非區區之私也平昔文游零落殆盡霜顛無賴方課結茅爲杜門計不遑縷布衷曲草草爲罪

與徐敬可

暮春垂過荒齋不獲少留至今耿耿初擬立夏前到郡便得良晤適小兒病目頗劇而襆僕繼之坐是久滯閭丁語雖小訛固未失實旬內則又抱痾息殗伏枕自念萬緣拋卻僅博一靜坐而天若多方靳之殊不可解也

荷長兄記注感刻何已然鄙意終欲至園中避暑書卷亦未攜歸尚得與知已科頭松竹之下銷此夏日長也此復

與某

河梁握別載離寒暑天台赤城時形夢寐僅嚮伯兄緘札之餘附申馳眷專訊闕如蓋至今竦仄也子膺南還具傳嘉祉雖山川修阻而欣慰良深且知講席之旁錢刀并及亦時事使然而苜蓿山齋曾不愁寂寞矣邇者玄霜始肅珍攝百凡可勝遙企特附筆扇二種并寄一詩以呈斧削唯哂留之故鄉風景如昨梓里近聞必有為之詳者茲不更贅

與笛谷

廿三日匆匆途遇訂訪藍村不意分手纔數刻忽患霍亂狼狽異常往年抱此恙只一周時今倍之矣猶未思飲啖衰壯之辨若此目下畏風倚榻百念俱靜雖不能雄談正可相對兄有意乎但弟攝疾之室別有一徑須即令來童為前導耳不一

秋錦山房外集卷三終

先祖徵士公與親知簡牘叢多不存為同時所推有綴錄成帙者虎林茅氏傳鈔得之遂與倦圃先生合刻其中有非先祖之筆而誤入者姓氏事蹟紕繆甚多先子當年於編成文集後訂正尺牘或得之遺墨或訪諸故舊釐為三卷又前輩郵筒寸楮久藏篋笥每一展玩古香可愛亦附存一二以見曩賢交遊之重焉列為外集附刊古文詞之後孫男菊房謹志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良年撰良年字武曾秀水人康熙己未嘗薦舉博學鴻詞初冒姓虞氏名兆漢故當時薦牘無良年名朱彝尊所作墓誌僅載其原名而未載其冒姓亦偶疎也是編凡詩集十卷詞二卷文集一卷良年少有雋才其遊蹤幾遍天下所未至者秦蜀崤嶠耳其詩清峭灑落亦頗得江山之助惟自少至老風調不變其蹊徑之狹殆才分所偏歟文則長於議論而短於敘述不逮其詩詞則已刻入六家詞中者殆三分之二品在其詩文之間云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清〕邵廷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復堂集十卷》提要

序

念魯先生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作即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嗟乎此先生是編之所以作也今世之善古文詞者類

皆習於淫靡務於美觀工於奔競而其性情汩沒焉先生恥之一洗庸碌鉛槧之羞起衰救弊先生之功偉焉先生性恬退不求聞達當道縉紳爭羅致之爭交譽之先

生勿覷也故以諸生老其文章高古樸茂雅與身相等世必有識之者余可無論也先生與余為忘年交其卒於鄉也余適在京師今讀其文稿一爲泣然而序之如此

康熙壬辰二月穀旦山陰

王揆祇如氏頓首譔

王序四

原序

卹予念原刻其思復堂文藁前集後集成而未有序丈人愍而詢之於某曰吾雖其人也吾山人也不敢以乞縉紳先生之言又或學術偏謬持其是而不肯折衷賢聖是序適為爭衡吾累也且吾何以不揣而刻此者惧汎師友祖父之淵源私竊以豈諸簡抑未必能子孫之守我也生無耀于時沒亦已焉耳烏用序為丈人曰君不覩夫馬之走千里者乎馮之走千里者方其初行或前或却步緩而視徐人與凡馬等相也及其一日而果畢千里則王良造父爭延譽矣士固有然于所而行遠者昔杜甫晚歲以舟為家犹

長公由儋耳飾浮江東下當其時爺生魚鼈生壓天下之人不能出二子于飢凍二子者負其行能亦幾不以自信然到于今稱二子則其人之行遠而所以久者可信也若乃布衣之文亦有之矣梁鴻矣五噫之歌皋羽述西臺之記下逮貝清江高季迪亦以能詩訓後進本朝魏禧居大均侯方域並居遗戸先助文明士大夫不聞以其卑賤而遺之然則士果卒為山人其文豈不重歟人生于地上百事瞬息耳瞬息于大與瞬息于貨財聲色也孰異而立言之重與立功立德同科且君嘗為余言行文貴有原本內無所窺于心性外之不關家國天下之務徒嘵嘵神窮日夜以求其似

雖成亦何所用不如浙六果觀大意雖非於立性情之地微有存焉余嘉錄斯語以戒子弟之嚮子之之之中有德有功則可謂之立言矣兩者兼盡之其本原必性經濟大業見于書院傳記先賢諸傳小之出為酬用亦不廢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千古之無苟立言者先亦可以信其行遠矣念魯曰吾于立言之道未有講也柳稍引布衣譜高士仰止之下稱用為悅予謂我序之則諸子

亭之山陰劉士林序時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餘姚有篤行君子邵念魯先生耳其名未之識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始識之昌邑逆訂交越三年辛卯先生來訪余田居為先公立傳又作田居記未幾疾作淡江埽別終十日聞先生病且殆以文一編語其孫曰能傳吾文者契侍御也及卒其孫泣以告將葬復持行定來乞銘辭與先生為有道交且其文其行為海內推重敢不諾而序諸先生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先生五世祖甄領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與領萬曆中鄉薦官清州刺史曾祖洪化祖曾可父貞顯皆儒者先生生六月失恃大母孫撫之長沉潛頹敏即向往陽明蕺山及姚江書院諸先生年十五通易詩書并左氏春秋喜讀朱子綱目一日閱馬重初通紀即仿立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各傳見者奇之年二十游學在外於經史諸義有所得輒手抄口誦無倦晷而尤究心史學著史論復訪求宋元以來遺民軼事為記傳以傳之所為各體文皆具古法然頗自矜負不肯妄作嘗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即文未極亦不妨作其持論如此講學則宗陽明謂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性至孝幼侍父于石門惟大母是念中年旅居會稽不忘歸老餘姚

依先人祠墓竊留誠子書塾以家廟祔食增祭田叮嚀至再嗚
呼先生誠篤行君子也先生貌甚質鬚早白衣冠類古言動有禮
所著有思復堂前後集所纂輯有詩經兒採禮記節要姚江書院
志畧等書先生生于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熙辛卯五月二
十六日年六十四宗羲暨從游學者私謚之文孝先生初娶龔氏
一女適蔣巾後娶陶氏生嗣君承灝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
達今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于慈
谿太平湖龍山丙左先塋之次銘曰
勤學曰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似之凡

墓志銘　二

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湯湯依其
先世以成其志用垂後人勿替此謚康熙五十有二載季冬之月
仁和龔翔麟頓首拜譔

理學邵念魯先生墓表

三代以後惟兩漢儒者各有稟承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
故夫淵源濬切本領闊深其守之也堅其成之也大而其傳之也
久而不斁自窮鄉無師獨學無友又才質淺薄不克奮然傑出自
比於古豪傑之士始猶迍邅决蹇涉陟艱辛乃顛倒瞀亂出入
寘伏譬若門第之無宗譜者即昭穆猶不可尋別其始之祖乎夫
貫董馬鄭輩終身守一師而不變皇皇汲汲網羅補苴不過三代
聖王致治之粗迹與六藝之緒餘非有若孟子所謂守先待後經
正民興者也頎以方夫根柢亡而枝葉具徒以其謬悠無所稟承

墓表　一

之學掾為尺寸柄將以砥柱一世相去則亦以遠矣姚江邵允斯
先生少隨其父立夫公受讀書為人之法而其祖魯公勤道續
學敦善行不息先生念之弗志故又改字念魯當是時先生方弱
冠耳厚重嚴慤已卓然不肯墜其家規比長出就外傅韓遺
韓故姚江老宿淑艾于王文成公者示以入門梯級謂聖人可學
而至先生則益私心向往有志於性命宗旨往時余從先生游先
生執余手娓娓道文成天泉夜論時光景及橫山緒山相繼之統
曰人心不死端賴斯脈昔遺韓師教我如是言訖淚琅琅下天王
門師弟之功遂在先生原未嘗偏執依附于其間特以衛孔孟者

攻二氏術君父者文楊墨王門非二氏楊墨此則吾亦第有誑持師說以體驗於毫釐而已若夫執兩用中聖人復起自有歸宿故夫後之人有能指陽明無善無惡之教推尋以至于朱子之不偏不倚又推尋之至于孔孟門庭講其是而去其非陰陰然無纖絲繫隙不可謂非先生之薀火有以發之也先生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而獨不離于神仙浮圖虫魚小說其他則皆發為文章頗尤覃精史事嘗自謂生平頭白汗青西清東觀藜燃以老布衣與聞掌故自先生沒後豈惟東南道學一傳景響頓絕即欲求三百年遺案與夫勝國軼事而訛舛

隱諱亦無從徵信于萬一已勝朝作者如歸震川茅鹿門錢虞山本朝如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古文碑版滿天下惟其力于文詞故工力所到遂亦行遠今先生之文未知于之數于後先何如抑傳不傳亦有命焉惟是百十年餘學者聞風興起慨然欲從金華四君子以追關洛因而求先生之文以溯洄陽明遺緒則先生固抱祭器之冢子也數小宗大宗者其必由是矣然則如先生姚江書院等文烏在其不傳傳亦遠在歸茅數子以上無疑也孟子曰侍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生當科舉盛熾之時獨以其所得于父祖師友者服膺弗失迄白首窮餓而不改柯若張子學之欲自為井田經營試驗于一方心彌苦矣空言何補然而先生自五世祖暨其後嗣綿綿延延有完行而無關德則先生之遺亦不可謂不明不行已矣善其立身行已進退取予始終本末別自有傳余第揭其大者著之于篇以答先生以告學者云康熙癸巳嘉平月會稽後學陶思朋頓首拜撰

理學邵念魯先生傳

先生姓邵氏諱行中字允斯更諱廷采號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五世祖甄嘉靖壬子舉人知海州高祖欽諭萬曆戊子舉人知靖州稱廉平曾祖易菴公洪化祖魯公曾可父鶴閒公貞顯皆姚江書院中高弟九歲隨魯公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國模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十一歲從魯公講業於皇山翁氏莊晝課制義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臯訓以孝弟忠信夜則共臥寬嚴得中誦說有法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輩韓孔當孔當教以靜坐月赴小會歸治經書竟日閉樓默不出聲或家事棼襍則走讀四明山樓越溪渡岡不以為疲一日孔當問曰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盡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為堯舜其說云何先生對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否孔當怡然悅曰良知宗旨被汝一語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通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歸而求之真有餘師矣時孫元儒舉克復義解重克己先生進曰須先識禮譬如破竹禮為主則視聽言動迎刃而解故曰存天理之本然孔當首肯曰先儒微旨已購不過二十二遊邑庠以為舉業非向上工夫乃讀周易左史及朱子綱目陽明文集蕺山全書李末蓁詩經兒課甲戌黃岡李孝廉來宰餘姚辟先生主書院先生條次訓約十則揭堂楣一曰立意宜誠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蕺山劉子揭慎獨為宗旨拙修史先生每登門人立誠為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即今諸生讀書是真讀書做人是真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俠深淺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為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

心須辨此志向方得二曰勘理宜精人情物理事勢皆聖賢之學故曰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達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辨可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工夫勿以必信必果為駐足之地正是此意三曰倫紀宜敦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晨夕出入倘於愛親敬長兩事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即令覥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為證人

社言如此為人不如此為獸長之慎之四曰威儀宜攝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請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踏繩墨以求褒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工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惰慢不設乃恂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也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經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從無間斷始能推勘脩薄風滴後生輕傲而長輩愈益謙退誰與醫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之墻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為法五曰識量宜弘世間多少雜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計較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里流不可不具此氣概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不以天地為心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升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都要掃除六曰取與宜嚴韓仁父夫子述師訓言人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窒智為昏變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為本千駟一介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容私小陷溺謹身節用量入為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豎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

在何不做而行之七曰學術宜端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汙世揉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老佛所嘗棄賢者亦嘗為之劉子改袁黃功過格為人講尊紀過不録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為主事君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卓然信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已正人移風易俗誠吾輩分內事八曰讀書宜進古者八歲入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收放心微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既閒身心俱軼迨乎應務動獲窒礙是以人材遠不如古教始無甚高

論即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伯調課以五經左国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家古文分為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古文五六頁約三年可一周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繹傳註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於斯恍有湊泊及至下筆汩汩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九曰舉業宜醇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良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此何得僅視為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自生法氣自生才氣貴清不貴

粗理貴徹不貴鑿法貴老不貴平才貴横不貴巧四者同出一源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爲大雅姜赤書師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分外出奇若脚無根柢動言歸黄金陳耳食何裨十日功課宜勤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從燕朋逆師燕僻廢學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閲毋進鋭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疎密心之存否即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

而善要各各竪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吊博奕傳奇小説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皆當恥而不爲安石圍碁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丁丑戊寅之間著明儒蕺山劉子傳癸未著姚江書院傳甲申如山陰之石泗遺書仲子承明曰汝力作中須節勞無令頓廢東漢諸君子有儒質數日讀書數日後來多至公卿近者士人名爲讀書實皆游惰人才從此窳㿻大舜于田供職漢置孝悌力田均務實事魏晉清談齊梁靡麗自是以後士大夫大都習爲高簡難以求明之崇尚理學不能悉改也汝讀書求古今當自知之極憐汝勞勤第恐勤念故爲此説若能於此中打出方是

孝子順孫方是聖賢豪傑丙戌夏五月如萊昌戊子自萊昌至燕都己丑夏五月歸自燕都庚寅著明儒文成王子傳辛卯春梓治平畧曰田賦曰户役曰國計曰農政曰倉儲曰水利曰鹽法曰錢幣曰關市曰刑律曰弭盜曰河防一十二篇夏四月病篤預立遺命踰月而卒年六十四時康熙五十年也瀕留顧仲子曰死後不作佛事瘞大父塋下無違吾言已指思復堂一編曰吾生平心血多耗此最足貴者勿漫示人汝貯存之先生孝友篤學恥言勢利少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苟同讀書尊經右史一切稗編小乘不屑寓目講學宗陽明自桂文襄偶詆後目良知爲

禪宗垂百八十年先生以砥柱自任作姚江書院傳大意謂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與聖人不思不勉之本體同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以致之陽明之致良知即孔子之欲仁仁至孟子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旨存心致知功夫並到非空虛無事者也良知即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焉盡之矣爲善去惡正致良知實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異於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攝入格致中耳至於四無之言流失在龍溪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蕺

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蓋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以後惟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能守師訓再傳獨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於王學而斯時寄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歟混儒佛為一托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承其後不稱良知而第言誠意慎獨謂意者心之存主所云道心惟微即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獨體在是功夫全在未發處用慎者慎此而已獨體下不得個動字未發下不得個靜字共睹共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稍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故

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蕺山篤實類朱子其所謂獨即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改換名目以作士氣故蕺山嘗曰文成王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為知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天

假以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靈明補偏起廢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先後固一也且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即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沓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世而不能相合也至蕺山專主誠意以慎獨為致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補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於

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而其承千聖絕學尚罕有知之者吾於明儒心服陽明外獨有蕺山耳其持論如此生平嘗欲復封建行井田敗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為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其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然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當浚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余謂做

限田之意今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往不復此天道也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藝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云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又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元人修宋史於儒林外別立道學傳先生欲并道學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又惜韓范富歐陽李綱宗澤岳飛舉不列儒者之林孟子論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與集大成之聖相提並論原非一格假孟子尚在則若諸葛若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富歐陽李宗岳輩必得列於夷尹惠之倫矣宋儒講說每略事功先生恒多不滿其封嗣子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汝曹當守祖父規模以誦讀為生涯以忠信為根本以孝悌為家風以禮義為甲冑將尊祖父親友詢起居受教誨令此心有所嚴憚則志氣日莊邪僻無從入先生狀貌魁梧衣冠真率不服闇不登危如臨如履以守其身晚年割棄舉子業專精古文詞所至以筆墨自隨汲汲蒐羅遺民孤臣之軼事後進造請接引不倦學者稱文孝先

生歲壬辰古濟孝廉俞公卿擢守紹興為先生立傳載郡志所著有思復堂文集四子師濂承明繼雲繩朱

論曰先生其傑士也哉讀先生五世年譜知先生生六月失恃又十年繼母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症殤又四年考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人卒其遇亦窮矣然先生堅苦勵學日益篤行日益脩表章先賢潛德推揚文成良知海內學者皆知姚江之有先生也遺留誡子書頗類嵇顏家訓家無儲粟而以宗祠祔食增祭田叮嚀至再足以見孝思之不匱矣其本原心性經濟大業見於書院等傳治平畧諸篇小之出為酬用亦不敝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與議者多以不獲一第致慽於輿善無徵而余不謂然誠使發賢書享萬鍾極一時之寵榮而祖父師友之範圍缺焉勿遵較其所得孰多孰少而況玉璜黃流理有必然邵氏之發祥流慶也又曰可俟乎然則天之報施殆亦不僭矣夫於乎世徒以文章重先生者其志識何如也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夏四月甬江萬經頓首拜譔

念魯先生本傳

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允斯儒者諱曾可孫也曾可講良知學師事管宗聖宗聖聞曾子之道以魯聞隨守文的魯公先生思紹其祖因自號曰念魯生六月而長母陳其王母十易保母胞之嘗奉王母命入萊埼驅烏先生整冠束帶左手竿右手出懷中漢書儒林傳三復之薄暮歸王母得其狀大喜悅康熙初姚江講學諸儒若沈史韓輩朔望集書院先生均師之一日問韓孔當孔當曰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將無同孔當笑曰子知良知矣已而父授經嘉禾先生往省覲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顧先生不屑習制舉業遂篤志聖學旁及唐宋韓歐家撰古文詞是時陳祖法論石門先生屢往質問所業益進承竭禾城施博論名臣奏疏博稽善且最之學自愛隨治史學著聞髦俊間凡宋元以來扶事悉糾其微信者表之同郡爲紳敬其人多娶贄以教子弟甲戌餘姚邑大夫韋具書幣請授經義學故事邑大夫同博士臨塾師卑弟子出門迓之而先生以師道尊嚴令弟子出而自立璘堂作階上拳手揖入已大夫與司諭司訓博士並坐先生獨坐南向北向鄉大夫及諸生序齒無先後業弟子侍坐東北西向三揖雲石司讀弟子起立西隊讀几上大學始開講堂上肅然無譁已邑大夫碩儒士曰真先生時解求在弟子列也明年率其令嗣擁被讀宗祠東寢讀竟齧令嗣臂出血而呼曰汝知痛耶知痛則必知學稍怠引其耳而祖侯恐使自訟令嗣學業倍進足冬烝祭微卑於手承濕從龍泉山立祭忠臺上隆指累世墳塋濟伏地稽首而先生大慟爰作祭忠臺慟哭記丁亥臘月五日先生春秋六十概揆之史闕之惟然爇香俯伏而號曰聖乎小子廷采生之歲吾母死之年也其雄死吾母乎而南朱爲晚歲遊齊魯燕趙不偶惜然來歸曰天之所以玉我者在是矣遂隱爲穴著書不復出先生贅于會稽陶氏甥館歲必返姚江省墳墓勿衰訓其嗣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惟家庭不可不孝友書不可不讀不孝友見惡于父兄何況躁者不讀書見鄙于州里何況遠者乃耆承先惟孝友品後在詩書十言誠曰子孫錫名其準皆此卒卯夏病膈彌留大聲呼中下承明操筆口授改打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曰吾恐長俊起君子紫議也其生平篤志聖學至死不苟類如是有思復堂文集詩經兒琛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墨行於世

論曰麟黃先生傳死義諸臣簡而有林文而鐸知先生貽經世之學而先生爲陽明辨心林爲蕺山趾恍獨則知先生非徒文士益

取舍宗乎孔孟識綸擇其精微者也先生樹品師大父魯公公多聞識古文詞師徵君黄宗羲翁山屈大均竟以肆力古學負病而亡天也夫命也夫康熙辛卯歲菊月既望史素叔國楨百拜謹識

思復堂前集目錄

餘姚邵廷采念魯著　承明階程
男師濂主靜較輯
繼雲二銘

卷六

序

卷七

書

啟

卷八

論

李園殺黃歇論下

交趾議

卷九

畧

田賦畧

戶役畧

國計畧

農政畧

倉儲畧

水利畧

鹽法畧

錢幣畧

關市畧

刑律畧

弭盜畧

河防畧

史畧一

史畧二

史畧三

史畧四

史畧五

史畧六

卷十

墓碣

保定通判丹治陳公墓碣

外大父蜀莕陳先生墓碣

墓表

寧國通判及菴陶公墓表

晉州刺史執齋陳公墓表

墓誌

蔣母童節婦墓誌

叔父母合葬壙誌

行畧

五世行畧上

五世行畧下

祖姑孫太君傳畧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講學于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少有才名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七年改武選主事湛若水為庶常一見定交相期倡明聖學以人始進正德元年劉瑾掌司禮監放逐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南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合六科十三道公疏請黜奸回留碩輔以安社稷緹騎逮問先生抗疏銑等職司諫如其善自宜嘉納即未善亦宜包容開忠讜之路乃令赫然下令遠事拘囚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

孰從而聞之況天時寒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有殺諫臣名關係國體不淺矣伏願追收前詔俾各供職如故以弘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疏入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尾之急懼不免乃托投江而浮冠屨水上附海舟至閩入武彝山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龍場在萬山中蛇虺蠱毒所居從者皆病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鑿石椁待盡諸苗伐木為室以居先生明年提學御史席書聘主貴陽書院率諸生問學始論知行合一水西安氏慕先生致饋且咨及減驛事復書諭以朝廷成制言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使君之先自蔡唐迄今歷傳千百年久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縱舉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紀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

事千百年之土地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又書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于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且信且疑始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其或坐觀逗留徐議可否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乃稍釋然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

其間分也衆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剿撫以重民怨衆情
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用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
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
萬深坑絶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假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
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
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
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
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
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
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斯言苟聞于朝
廷下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
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
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
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揚此言于外以
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亦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
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説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氏
得寄慄息卒定阿賈之難居龍場三年動忍增益中夜得致知格

物之旨默證五經無不合著五經臆説四年瑾誅陞廬陵知縣其
冬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始
論勝菴象山之學七年陞考功郎其冬陞南京太僕少卿分署滁
州從遊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閒天理人欲之分九年陞南京鴻
臚卿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
觸之不動矣初陳金俞諫等討華林桃源羣盜多所招撫賊未大
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洶洶不安數年閒轉徙嘯聚于
是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據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池大鬢據漳州浰
頭諸寨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數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
先生才特薦用之先生以爲兵不素練而徒恃狼誅不能力戰一
時偶幸成功非萬全策且客兵一萬不如鄉勇一千前者奏調狼
達土軍糜餉不貲民苦兵甚苦殺以故盜賊旋滅旋起乃令四省
兵備官于各屬弩手打手梭快中選驍果有膽力者縣千人優其
廉籤最者拔爲將領原額官軍法老弱三之一專守城隘而以新
募精兵隨方出奇由是戰無不勝背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兵
既足用上疏請申明賞罰以厲士氣願假便宜臨陣誅賞不限以
時惟成功是責王瓊請上即與先生兵符改授督軍務先討橫水

左溪之賊獲謝志山乘勝進攻桶岡其帥鍾景納款而橫水左溪
奔入者持不可先生遣使至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定等
冒雨入賊方聚議未決兵已奪險猝震愕急奔入內隘阻水為陣
珣麾兵渡水張戰衝其右文定又自賊右緣崖繞出賊旁賊敗奔
十八磊唐淳先至嚴陣迎擊賊又敗舍目蘇扼險相持明日合戰
邢珣先破桶岡大巢俘斬甚衆湖廣兵亦至餘賊遁入山谷遣諸
將分道捕之于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累盡藍天鳳等皆就擒凡
出師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設安遠縣控制三省晉右副都御史十
三年正月進討浰頭先是征橫水桶岡時慮浰頭乘虛出擾使人

招降鍾廉之池大鬢不從及橫水破大鬢懼遣弟池仲安以百
人叩軍門降陰覘虛實先生令從別哨遠其歸路召近浰頭被戕
者各授方略遣歸及桶岡破大鬢益懼先生遣使至浰頭賜牛酒
賊嚴備詭曰龍川新民盧珂　見襲故備非官兵虞也盧珂者抗
賊不欲脅賊讐之先生佯信其言檄龍川處珂糧兵狀且令大鬢
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比兵還珂來告變
先生佯怒珂收縛將斬之曰大鬢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十
二月至贛州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民久勞苦
宜休兵為樂遂散軍使歸衆而遣仲安歸報以盧珂被繫令其兄

勿撤備防珂黨掩襲大鬢意大安乃賂其所親款賊官意良厚何
可不一往謝大鬢謂其下欲伸先歷贛州使倆須自走觀之至則
見軍門無用兵形珂等在獄意益安先生夜解珂使歸發兵官屬
以次設牛酒宴犒綏大鬢歸度兵已大集乃庭犒伏甲引大鬢等
入悉擒之而促諸路兵同抵賊巢親兵由龍南冷水徑直擣下浰
諸路兵皆入三浰賊久弛備官兵驟集驚懼悉其精銳千餘倚險
設伏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
追之伏發被扼會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户孟俊率兵遶
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餘賊尚八百人屯九連山山四面險

絕旋轉石滾木官兵莫敢前先生令軍人衣賊衣暮若敗奔者上
山賊見果相招呼得度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退
走潰出四路皆遇伏擒斬累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納之相視
險隘設和平縣南贛自此無盜兵力精練用之以義文武官吏並
稱敵愾功成從除而無踐寇𥙷復古者井田養兵遺制焉師還至
贛立社學舉鄉約修濂溪書院刻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許至
會講明倫武夫介士執兵環立躡蹻擔簦之夫千里遠至長揖上
坐一言開寤終身誠服風教因被訖于江表嶺嶠十四年六月寧
王宸濠反起兵吉安討之先生久知宸濠且反慮南贛未平待兵

禦盜通蓋不可制及盜平而先生已爲提督鎮上游濠乃起事王瓊言于朝曰王伯安在何患不出兩月捷疏至矣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作亂瓊謂主事應典進貴事不足煩守仁可假此便宜與勅書往他變乃命先生出勘福建亂軍甫至豐城反狀聞我爲濠追所及乃漁舟潛走臨江知府戴德孺迎入城調度先生以臨江要衝逼省會不可駐兵乃反吉安與知府伍文定〻謀召邢珣等遣謀四出揭檄言京師湖廣〻東西南京淮安浙江〻各縣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遲回半月始出攻南康九江安慶則官軍大集矣又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若有約

內應者宸濠獲得書內相猜士寔勸去安慶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皆不從七月癸卯先生自吉安起師會于樟樹鎮知府戴德孺自臨江徐璉自袁州邢珣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自瑞州及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已而至豐城議所向或欲勿攻南昌以大兵遏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先生曰不然我越南昌而趨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豈能援我中流而南昌兵躡其後絕我粮道南康九江合勢乘之是腹背受敵也不如先攻南昌寧王久圍堅城精銳皆出守禦必單我兵新集氣銳可克寧王聞之解圍還救然來已失

南昌彼則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兵十三哨〻三千人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寧王別伏兵墳廠爲城中聲援遣知縣劉守緒夜襲破之二十日昧爽至南昌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遂援梯登城中倒戈門有不閉者師入擒居守宜春王拱樤及萬銳等千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焚死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掠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定宸濠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自以大軍繼之衆請堅守待四方援先生曰不然寧王兵力雖强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誘或其下以事成封爵富貴今過一城不能克而南昌失根衆心已離我

乘銳邀之將不戰自潰遂進遇于黃家渡賊乘風鼓譟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却數之賊爭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兵夾攻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遣槐攻九江璵攻南康宸濠盡發兩郡兵厚賞將士丙辰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却者以狥身立銃砲間火燎其鬚不移足士殊死鬭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文定等爲火攻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四伏火與兵合丁巳遂破賊

誅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偽丞相元帥等官斬首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衣甲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如洲餘賊數百艘四遁潰逃遣兵追擊破之樵舍又破之吳城擒斬累盡曾與陳椃亦收服九江南康餘寇悉平宸濠檻車入南昌軍民聚觀歡聲動天地仰見先生呼曰吾欲盡削護衛降為庶人可乎先生曰有國法在遂俯首不言以婁妃常諫濠求葬其尸已交通中外大小臣僚手籍悉焚之前此先生上宸濠偽檄末　陛下在位一十四載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

與言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冀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陛下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帥京邊驍卒數萬假親征南遊至良鄉捷書至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先生慮沿途奸黨潛伏欲自獻俘闕下是月發南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以數千人浮江而上抵江西先生乃俘宸濠取道浙河以進忠泰使人要之廣信弗聽時大監張永已至錢塘先生夜見永頌其誅剿瘡功永悅因極言江西遭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吾出為羣小在側欲左右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乃以濠付永身至京口欲謁駕江彬等讒先生初附濠度勢敗乃擒之為功張永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異時朝廷有事何以復使人乃見上具道狀彬等遂不入張忠又誣先生將反試召之必不來先生聞召即奔命至龍江忠等又阻之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日坐草菴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寧有反乎會有詔撫江西令乃還南昌忠泰奉內降討宸濠餘黨根捜羅織京邊軍萬餘駐

省城五閱月實費繁浩公私騷然北軍旦暮呼先生名嫚罵或衝道故蒙先生累不為動先令市人移家鄉落以老稚應門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酹酒北人無不思家泣下忠泰自捷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乃强先生先生故不得已應之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先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先生不敢發先生沉機曲算內戢凶倖

外防賊徒撫定瘡殘激厲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
閣大臣素惡王瓊忌先生以提督專制討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居
南昌求錄陸象山子孫集門人于白鹿洞世宗即位封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誥至直父華生
日奉觴為壽嘉靖元年二月丁外艱居越弟子益進黃綰薦先生
才可入相而他疏刺譏楊一清故與輔臣齟齬而其鄉人之忌者
至誣之史詆其講學狀召朋徒共為名高厭形奏牘上亦不能無
疑也服闋不召不與鐵券歲錄勤王諸臣唯伍文定得副都御史
餘並閣廢先生上疏辭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廷推本兵三

邊團營皆不用二年南宮策士問心學陰闢先生門人徐珊不對
而出三年八月宴門人天泉橋四年會龍泉山中天閣十月立陽
明書院於越城六年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至南浦
民歡迎夾道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擁蔽多不得聞唐堯臣代獻
茶者上堂旁聽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師至田州開示恩
信盧蘇王受等自縛來歸衆甲受杖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況外
捍交阯從克之而置流官餉窮兵弱必生他變岑氏世有功閔其
俗可請降田州府為田州以岑猛子邦相為判官蘇受為歷檢別
立思恩府主流官統之上皆從焉師旋以蘇受為先鋒合永順保

靖兵討斷藤峽諸猺進勦入寨猺賊悉平之方欲移府治建衛所
增兵設官而病作疏乞骸骨十二月度大庾疾劇謂布政使王大
用曰爾知孔明所以託姜維乎大用擁兵護衛且數匠事舟次南
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問何遺言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卒年五
十八官屬師生士民遠近遮道自贛送櫬至會城哭聲震地屬纊
不絕桂萼等因言先生攻南昌日紀律不肅奏捷誇揚而學術併
狂足壞士習寘削官爵上惜先生功不許田州之出萼與張璁薦
之萼本不善先生以璁強之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諷先生取安
南先生不應以故構隙再論先生離職及處田州失當下公卿議

俾卿與世襲詔禁偽學隆慶初始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祭子正
億得嗣伯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正億卒子承勳嗣承勳卒子先
通嗣自宋世理學昌明程朱大儒擇精語詳有國者至以五經四
書制科取士可謂盛矣然人主崇用朱傳而不知反驗之身心口
之所能言筆之所能書顧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獘以為人皆可
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孩提之不
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慮不勉本體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學致
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極之至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
位萬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謂良知

之遠且難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仲盡道道不得謂致良知之近且易也良知即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焉盡矣矣故謂象山爲尊德性而墮于禪學之空虛非尊德性也謂晦菴爲道問學而失于俗學之支離非道問學也非存心無以致知後人自分而晦菴象山自合耳嗣晦菴之學已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詞章帖括之習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陸工夫者天姿順異遂徑微分而同底于聖道則一其在夫子之門親如由賜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讎俟之于冀王冀爲也至于四無之說流失在龍溪而

思復堂　明儒王子傳十三　二集

天泉夜論其師不以爲不然故滋後人口實然其中正有可詳求者陽明之所爲四無固異于龍溪之所爲四無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蕩而失歸恍惚者託之矣故其後爲禪門爲石渠而審靈悟之禪入焉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illegible]者[illegible]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從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々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躐學蓋賢之顏子不能求其範圍圍當以緒山之所守爲正矣致良知實功唯爲善去惡故曰致知在格物其

下異于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并攝入格致中舉存心致知不分爲二是同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本旨也善乎鄭端簡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illegible]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今公功名昭揭不可蓋寵唯學術邪正未易繼測以是指斥則說說易行揣心猶快簡令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蓋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渝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厭勳之勞矣萬曆十

思復堂　明儒王子傳十四　二集

二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等疏曰前御史詹事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下九卿科道官議諸臣不能深惟德意雜舉多端哉且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審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又令廷議歸一具奏仰惟王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今議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謂之僞學伯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

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揀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猶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相成並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敵今並祀學

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并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後先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並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制曰可康熙某年湯斌答陸隴其書曰手教孔孟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開門戶再譚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獨謂弟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弟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然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聖道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僞久

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趍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闢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深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未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厭人之心自古講學末

有如今日之事以娛焉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窮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息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熾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于今者獨猶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集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詬病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論云陽明常比朱子于洪水猛獸是誣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然夫誣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誣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于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焉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弟之不敢誣斥陽明者皆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

心咸孚響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娛焉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斷喪者皆將爼豆洙泗之堂奧非弟子所敢信也弟年已衰暮而學不加進惟願自體勉求不愧先賢戴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特正未敢浸然附和也斌識潛菴睢州人孫徵君鍾元門人

論曰道固一貫其流則萬析焉既精支離是患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爲驗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當行事孟子游事梁齊潤其言弗用漢董賈宋周程張邵朱諸賢未得大展所爲陽明遭際運會值昏亂之朝而能以數名完立卓然爲一代安國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講龍場亦有一紙書剪安之烈使天下見儒者經綸無施不可蓋皆其學之厚積有以發之忠者願從而指爲偽甚矣石齋黃公稱先生氣象類孟子明道而出處建功之跡近于伊尹知人之言哉

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父秦臺公坡死五月而先生生思念父號念臺居貧依外祖父章公穎章公儒者趨步繩尺常為開說忠孝以足少成而從卓犖有聖賢志度辛丑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內艱為堊室容膝日夜哭其中陶文簡望齡來弔曰救哀毀壞久矣未見若表若劉君者也先生奠上母節於朝請都陳乞哀動左右仁和陳楨概感其誼言於德清許敬菴孚遠而見之遂納贄焉自嘉靖中葉以後學陽明之學者多失其真惟敬菴恪宗程朱居敬窮理言動皆有矩準長興丁元薦從之遊先生侍杖履

終月餘終身守師說不變三十三年筮仕行人沈一貫當國給事錢夢皋朋邪亂政楚獄妖書械起縉紳重足先生將論劾大父年老厲禁自呵曰身非我有何得乃爾遂假終養歸四十年大父服闋起原官充副使封益王親見宗藩困敝因使疏獻六議末曰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春秋鼎盛講席不設托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求厭之也陛下之所抑者宦官宮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抑之也時鄭貴妃危太子而神宗久不視朝故疏及之不報先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以激揚名教為任朝野翕然嚮

其言而用事者不使思中傷之會淮撫李三才素惡賊憲成惜其才遺書朝貴為疏解黨議門戶自此始崑山顧天埈宣城湯賓尹所謂崑宣黨也以不謹中考功法諧附崑宣者並黜其從積不平值熊廷弼督學南畿遂寬尹黨所私諸生之淫者與延方荊發喬相訐參為不勝諸人紛攻此東林之使欲碑擊黨乎誠崑宣先生受國是上疏異曰東林云者先臣憲成倡道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何至被以黨名且攻東林可黨崇不可憲成學朱子者也世司尚奇朱子以平世日尚同朱子以方合方與平和之至也大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為佛老頑鈍而無恥頑憲成

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為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為申韓廣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為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南臺孫光裕論先生頗例是非僣真林祖餐喬同邑素謂先生曰慎毋及時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聽明年以病免歸光宗立遺書首輔葉向高言宰相職進賢退不肖始閣下參政始用調停釀成二十年蠱膽之禍願以前事為鑒熹宗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主事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為對食用中旨閣通先生受事九日抗疏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大以大內森嚴忠一宮人出入

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與而逐三諫臣
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衆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
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下廷議而理之不聞以禁中決也乃今朝
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
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秉陛下之喜怒以快其
私方且日調鷹犬狗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
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拂士如
仇讎而後得以指鹿為馬從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敕或興鈎
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

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果忠賢也耶然則真陛下之逐諫
官者忠賢也漢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忠賢也陛下清
明在躬將追遊古先哲王乃為賢等所誤豈不深可惜哉有旨廷
杖向高力救免時上書者多言客氏而忠賢之糾自先生始遂削
籍杜議輸金補諸生先生揭上禮部尚書孫慎行謂學較人才自
出天下黌序皆賈豎子豈能濟緩急固條上祖制七事慎行不能
用左都御史鄒元標馮從吾以關門戒嚴人心崩潰率同志
講學首善書院都下士大夫興起先生與太常少卿高攀龍實左
右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見客魏煽張衣冠之禍將作因

請告歸四年起右通政使時高已趙南星為吏部尚書特重先生
將推入閣而知其難進因有是命曰俟其入朝用之晚也比部檄
至浙而楊漣等已被逐因事大變向高致仕去南星攀龍亦罷
先生拜疏辭竟革職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居里中與諸生
會講蕺山痛言世道之衰壞於人心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
亟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於亂國害於而家楊左六
君子死先生作賦哀正直陳邪惡高攀龍寄詩曰此何異公子無
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惟杜門謝客為正先生然之毀講遊跡遠此
楊被逮詞連先生御史王業浩救得免已逮黃尊素過郡先生餞

於郊遺書與別近謂門人吾常自信於生死關無動今利害當前
猶爾怦怦知向者乃依傍也因獨契濂溪主靜立極之說存省交
用指力益進烈皇帝即位客魏伏誅戊辰崇禎元年十一月起先
生順天府尹二年九月受事上疏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
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以陛下
精求治實旰靡寧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蒙近功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邊事乎誠得在官
之臣以死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必
有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竭天下之力以奉

驕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兵以僥一戰而我無[illegible]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輒以司農告匱搜求掊克聚歛之政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條例紛紜輾轉徙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陛下誅贓吏坐者十餘人輔臣劉鴻訓亦榮議雖法在不赦臣終爲揆地惜廠庫諸臣動問既往積欵相仍事屬睽昧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習爲頑鈍矯飾以欺陛下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爲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不及蓋務爲謹凛救過諉者因而開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除爲留中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凍而不戢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敢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

不自知者於焉點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由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末引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爲鑒上悼其直且謂所學迂心不然之先生疏古者京尹主治貴成求察右漢張趙宋包歐是也國朝加設撫按又設五城御史京尹事權乃輕臣雖不才請自今考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一一問臣坐臣罪以稱古京兆之職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音吾惟設誠行之令下蒙賁欽跡奸吏屏息都人處慕謂百年來京尹所未有冬十月我師由大安口入京師戒嚴遠近避難者麕集煤米踊貴京軍饑疲訪騰先生曰吾官守土當以民生內憂爲急奏發內帑二萬蠲門税以通煤米出太倉粟平價撥給軍人月糧一月亟還通倉祗之遷化失守雖民叩都門乞者恐有變將撫之郊閲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城守此京兆事無庸諸君過慮乃嚴保甲籍各居編入偏置街廝傭仆者大室溫之道瘥瘵之勸民貧富相卹人自爲食下一月我師攻德勝門敗袁崇煥移營南海子中旨辦布囊八百疋臣各進馬騾先生頓足曰是將遷奈耶乘輿出大事去矣號午門力陳

利害請上御皇極門調度方畧俯伏至暮傳旨始退復造閣門摘
摘臣曰上報朝二旬中外鼎沸閣下可不力為之所先生見上下
解體不勝憤乃大會官屬民士於城隍廟為文告于撫召父老述
高皇帝開造功德列聖休養詞訣俱涕泣眾皆環哭人有固志崇煥
下獄上任滿桂為總理統援兵大學士錢龍錫等坐媒黨薄問復
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並擬群臣謀國不忠用奄人提督京營刑
賞皆亂先生抗言上不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禍無已時且軍旅
重任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故委之武臣致祖大壽以
跋扈逃中前以輕眺隙其他入援諸將率多潰散則桂果能孤軍

取勝乎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戴罪若滿桂失事又
何以處之文武之際既去勢不得不與一二內臣同患難曾有宦
官典兵不誤國者魚朝恩童貫千古明鑒諸帥竟不受桂節度桂
敗會除夕戒師援營由灤永去先生座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
蘆溝埋骨三萬標以柳榆拜疏言兵必再至請除詔獄新餉以
祈天永命戒閣臣勿驅除異已終朋黨之禍阿人主富強醜上崩
之勢閣延儒溫體仁見而惡之因先生辭職遂予告凡守京兆一
載每坐堂皇奄人闌入言事或出諸聽治事如故奄人反笑而
謝曰公執拗人如是無怪也武清伯奴子爭道毆諸生使吏入武

清家捕之武清及門言謝拒不見曰奴辱士罪在主將上命天子
卒棒奴何校武清門外初至即焚司禮監樂器於通衢盡燬倡優
出境輦下震烈䏶丁窮戶周其情隱是以重囚兵革民不疲乏比
出都都人罷市而哭守門奄皆見行李蕭然頓嘆曰真清官也吾
輦死且瞑矣五年冬會推通政使體仁格不用八年上念置相不
得人親試大小九卿詹翰於廷命吏部并推在籍者及先生陶石
梁奭齡還之曰願先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使天下定
交其福九年正月召對文華殿問用人足餉平寇之策先生言皇
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者

臣相率畏罪飾非莫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
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馭兵有兵而不能擊敵臣請盡改前所為
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於流寇本皆赤子撫之有道還為吾民今
日急務在收拾人心先寬有司之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致民生
失所盜賊日起又問東事對不稱旨遂相林釬用先生工部左侍
郎上封事曰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
之善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免求論得其要領於
是首偏急於妖邊而賊臣以五年蕩平之說進已已之役謀國無
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寄於近侍腹心寄於干

城治術雜以刑名政體歸之素胜天下事逐日壞而不可救天牖
宸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手旌之撤收酷吏之威維
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
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罪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而以
過戇下獄矣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
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
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念祖宗監古之統而不至輕言改
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
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脈更法三王之

發政施仁丕議刑術以收天下渙散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
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憍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
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於是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
所以致敵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齎內帑巡行
郡國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阨險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
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折一矢而畢此役又奚煩觀兵為而日勤
聖慮截內劃上多過切上覽之大怒傳諭內閣重擬手先生疏縉
數過起周行久之得解時山陵城築郊壇工作並興太僕缺馬溫
體仁朱純臣俱為義輸又嚴罷明年朝覲聽輸路費先生諫曰臣

聞為人臣者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令國步
艱難瑣瑣進奉何當報稱且歸瑞何與而以入貲報罷僕遂行之
辱國滋甚上不悅然察其忠鯁可寄大政意欲遂相先生體仁大
懼募會稽許瑚上疏須先生才堪不足道學有餘上疑瑚同邑知
之必真遂不果用七月先生稱疾歸次天津會我師破永平州焚
皇陵先生謂國難崩摧非臣子接淅時乃入津城佐巡撫賀世壽
扶守越月兵退始南行至德州念上欲求治而為體仁所敎荷珠
絕之知潔身去國所不忍也復上疏曰皇上注意邊防無日不嘗
否側席而邦畿震蕩禍至於此臣以為非一朝夕之故也往者已

已足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為法受惡耳有小人起而修門
戶之怨緊坐以煥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外廷淡跡
則今日之禍變己巳以來醸成之也且以丁胜楚之失事於逆而
典之戮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
以服王洽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數何人不聞以逞
留索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奔以二州八縣藉敵飽颺而朝
臣之景景若若者尤任如故又何以謝韓爌李邦華之武成武去
豈小人昔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同己相庇予語曰大姦似忠大
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飾

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此正似忠似信之類竊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天下即甚乏才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必寄重任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同之總督率天下而奔走中官夫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時有御史金光宸起而爭之竟以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

日刑政之最舛者無如成德中紹芳鄭鄤數事此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知之於乎八年之間雖東閣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輔溫體仁辭矣疏入中官大患共擠之上前而體仁措理成德等偏黨再革、賊、為、民、體仁既去後相辟國觀徒以罪賜死上念先生久之十四年會推少宰上意不屬臨朝而嘆罷朝傳諭吏部用先生再疏辭不許時先生病瘧故不欲出明年五月忽聞我師破松杏寧錦流寇陷歸德進圍開封蹶然起曰此何時豈臣子言病日乎遂襆被上道行至淮安拜疏陳三事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

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請陛下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精行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此慎獨之現也雖聖如堯舜不廢精一執中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功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群臣奔走受成不敢益相與觀望為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其之與豈其知人之道猶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先帝之明目達聰而

推本於舍己至舍其聰明而歸之聞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聚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為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為大聰明合眾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堲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當治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其非生也君仁育萬民而我以正之其非仁也化天下自朝廷始請百僚有犯惡下法司永除諸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頒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養廉恥之坊由是化群臣以化兆民來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悉蠲勒餉金錢次

為牛種盧舍之貲聽有司設法招徠仍罷天下晉師等官明示與
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躬脩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
可矣上溫旨嘉納然終見為迂濶不能施用在道晉都察院左都
御史十月陛見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都察院職正己以正百僚
其次責成巡方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安出集諸御史申飭復
列風紀六事以上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崇祀馮從吾
為驕宗昭聖明與道致治之意復天下社學選明德老成為師聚
彥士教之二曰貞法守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從三法司聽斷不得
下詔獄其有不公不法五城御史覺察之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

部究擬三曰崇閫體著令大臣三品而上有犯者先行九卿科道
會擬擬牌付司寇司寇擬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
遣四曰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縱跡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
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固而勑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臣
衙門以白簡從事五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
省而上自今有挈金入長安者臣亟糾儆之立置三尺六曰飭吏
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天下事事宜歸悍大獨於風憲受贓之律
毫不可貸且亟罷減像行取行久任之法上是先生議亦未能盡
行也周延儒再相修托名某然性故妬胃士大夫遂以為真能遷

改因相與結舞劾罪輒就昇擠惟先生兀然孤峙見者皆憮然而止
中書王育民為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行賄於先生先生糾之且上
自劾上舉二人職法司逮問百僚肅然亡何上惡給事中姜埰言
行人司副熊開元又因召對面劾首輔延儒俱下詔獄先生言於
朝曰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時
我師由界嶺黃崖諸口入甚急閏十一月己未上御中左門議督
撫去留群臣皆侯於廷有旨下錦衣衛賜埰開元死先生曰刑
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戮諫官今日宜空群爭之不者何顏
立交戟之下眾許諾奏事畢御史楊若僑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

器先生進而叱之以為用兵之道太上仁義其次節制近來邊臣
於安攘屯戰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為司命我用制人人亦用
制我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數十年在塞上謹
婕婕嚴斥堠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若
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又作為奇巧挑惑軍政乞放還本國永絕異
教上不悅先生又請正大帥縱寇擁師逗留罪言范志完身督宰
薊關門三協皆其統轄既無先防又借援南下致關門無阻處分
當自志完始上曰志完固難辭咎但入援乃奉詔何便坐彼先生
曰十五年來由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乃不改絃易轍仍欲以

一切苟且之政補苴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對曰亟還將練兵擇賢督撫尤存史兵二部得人斯技能畢出捍禦疆圉不難然宋臣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日用人之弊在狗才望不求操守後以機辨㤼猥相尚故鮮實效上曰大將則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曰當於才局中審有操守者如志完操守不謹總兵偏裨無不行賄補授所以三軍解體士莫用命上色解曰已知勅先生起於是戶部尚書傅淑訓論救埰開元上不納先生進曰陛下聖度淵遠如臣愚累寬欽鑚黃道周亦被譴召還群臣敢復請二臣

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顧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用置之即有罪合付法司還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官朕處一二言官何至遂傷國體從有欺君誑法終不可問乎先生曰掌衛刑者多貴戚子弟未必讀書知義者也每聽寺人願指勢不容於不私矣即上欲問欺君誑法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閣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命刑部擬罪閣臣周延儒蔣德璟尚書林欲楫侍郎馮元飈勲臣吳遵周等申救僉都御史金光辰言尤力德璟引述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言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

具服賀等語未畢上遽曰太宗才朕不如至閨門內行亦不及太宗所為德璟曰陛下安肯效太宗第太宗巧於取名上曰何謂德璟曰人主納直言則名歸於君太宗優容徵祇以成已名耳上意頗回廷儒等復以先生年老婉解乃免擬罪丹筆職光宸亦謫外先生在院六十八日正色率屬光宸嚴介操望相亞一時倚之朝野惜之然上自是亦遂不置埰開元於死卒改刑部各杖戍先生以未解嚴不忍竟去止城外蕭寺大夫交送於途張瑋吳麟徵祁彪佳劉理順金鉉陳龍正章標及舉入祝淵諸生惲日初咸來問學時彪佳被命掌河南道先生謂之曰道祇在事君當官間此

外他求妄也君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負所學標關中人故遊馮從吾門時官南城兵馬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誠意遂作心意十問相中贄淵試南宮疏理先生下部擬罪淵累不懾遂納贄時李邦華代先生未至吏部尚書鄭三俊請留先生戴罪計吏先生遂行淵留京即欲上書指斥用事者先生挽之南歸先生歷神熹朝凡三革職為民雖家居戀戀日以國存亡為念紹興推官陳子龍行取入京過別先生覷覆出迎曰僕有一言告公南北多事京師坐困屢兵萬一有變外援不至都城必破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否亦分封二王淮泗為後事圖公至與當事者籌之 十七

年四月聞李自成逼居庸移書巡撫黃鳴俊請發兵勤王五月聞
京師陷上殉社稷徒跣號慟荷戈渡錢塘趣鳴俊發兵出師諸生
門人從者數百人鳴俊曰事未審少鎮定以安衆心先生勃然曰
君父變出非常公奔問外當枕戈泣血以倡同仇反藉口安民作
全軀計乎撫人洶洶環館舍先生揖鳴俊曰人心如此禮有常
有變[illegible][illegible]論表臣子豈容食稻衣錦公即疑而問亦當行哭廟禮
是月甲午行禮祐聖觀先生尺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
數萬舉哀屋瓦鳴俊終不出兵先生與前吏部給事中章正宸戶
給事中熊汝霖淮揚巡撫朱大典募義旅將出會福王立南京詔

至乃解先生起原官辭弗朝罪人當歸死司寇不敢受職詔趣赴
上道六月行至杭州拜疏曰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
陛下渡江之心而萌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
義士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局臣
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
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
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恭青燕齊必有響應起者一曰重藩屏
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不能禦敵亦南下路狀飛
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劉澤清高傑逐

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陳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宗
可斬也請自今重撫臣事權責以彈壓鎮臣無多設督臣以滋掣
肘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無失威濫夫以左帥
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
隨之外臣既封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
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
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亟宜分別定罪至於偽命南下徘徊順逆
之間或陰陽觀望為賊行間尤宜明示誅絕又追論督撫不赴援
致賊長驅犯闕及新朝既立不急出兵北伐中外諸臣謀國不忠

不職罪時馬士英奉定策功當國與李沾劉孔昭等結為死黨出
吏部尚書張慎言而薦逆黨阮大鋮知兵召陛見群陰翩翩且起
先生次丹陽寄子汋書曰時下邪正尚在相持吾有疏論事行吾
言則進不然則義難入朝士英及四鎮深銜先生言其上書稱草
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會黃鳴俊入朝至鎮江其兵與防江
兵鬨南都傳言先生與鳴俊入清君側士英大恐稱詔止鳴俊兵
傑澤清遣刺客數輩詣丹陽見先生危坐僧舍竟日無惰容太息
而去政府惡廷臣交攻無已擬上傳兩鎮慰解之先生不得已乃拜
命行疏請肅風紀曰願陛下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

官則而象之故內閣而干六部之事任為擅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為亂政壹者而依附閣部為植黨介胄而與議朝政為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為作姦朝臣而交結近侍為罔上行私臣院寺得過而問之在臺一月凡所條奏無不深切時弊而君臣倖喘戩象並從不用已授阮大鋮為兵部右侍郎復設厰衛詔獄紹述崔魏之政先生言大鋮進退繫江左興亡爭之不得請告歸里出都門都人揮涕曰劉公去吾輩無死所矣自聞北變遂蔬食以身殉一死為憾語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既歸杜門有問學者止之曰守所聞行所知足矣今乾坤何等時猶堪吾輩

擁鼻比從容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廉恥者也明年五月南都潰馬士英擁太后奔浙撫按郊迎先生慟曰士英定亡南國今棄天子挾母后而逃此國賊恨不手刃忍向之耶潞王監國杭州復約正宸汝霖赴難又勸守道于穎係越江之險穎不能用六月丙寅聞會城降慟不食餘姚諸生張應燁呂滋進曰先生係天下之望今浙東尚有魯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華㯝閩黃石齋猶在近郡誠擇諸王賢者與石齋開道走閩徵鄭帥以海師直擣南都浙中不攻自定轉危行奇願先生更慮之先生曰向累請于公城守衰如死耳今大勢去亦何及余老矣力不能勝有一死正命而已

戊辰出居郭外水心菴遣人訪道周趣正宸汝霖食少粟以佐庚午逾判張儀渡江降先生復不食門人王毓蓍沉柳橋曰元趾死吾尚何濡滯哉女夫秦祖軾為書稱江萬里身為宰相義不苟免先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閬故事在先生詳論不可幾係之辭曰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倘得正而斃焉庶哉分所受而予辭墓赴西洋港久不得溺榜人扶之出先日我大清將軍以禮來聘復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國破君亡為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生已絕粒絕旬正在彌留敢尚事遷延遺玷名教口授竟遂終言不再付使者并來書

不啟封自是勺水不進戊寅就祖軾於楊枋王毓芝入哭之曰先生紫眉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語及毓蓍為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口吟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曰仍然耳既而曰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日來靜坐小菴渾無事浩然與天地同流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餓渴之害為心害明乎此於道也幾矣訓子汋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

欲自去屬之曰死後葬我下稀碑曰有明念臺先生藏衣冠于其婦其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生平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又曰胸中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閏六月朔辛已謂祝芝曰吾今日自處合義否祝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無以加張應鰲侍側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復勵發門闌勉之應鰲進曰先生今日與高先生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無死生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死生君親之念重耳丁亥聞祁彪佳殉舉手者再已不能言指几上筆書一魯字蓋念魯王戊子先生考終前後絕粒二十餘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

忠復堂　劉傳二十一　二集

年六十八魯藩賜其官諡忠端唐藩贈其官諡忠正學者稱蕺山先生先生篤運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慎獨與朱不合曰意者心之存主所謂道心惟微即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獨體在是慎者慎此而已然未發之中下不得个靜字延平教人靜觀氣象終落偏枯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時俗學宗傳註王學宗四無先生說出多來服惟濮州葉廷秀餘姚史孝咸孝復兄弟遺書往復相叩學者漸知歸向袁黃功過冊有做爲遷改格者善與過對先生曰是功利之學有意爲善皆惡也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功夫則先事後得直無善有惡耳於是作人譜專紀過始獨知次七情九容五倫百行曰行此知道不遠人矣其論方希古曰先生稟絕世之姿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驅犀獸而見三王既而時命不偶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誠不愧千秋正學論吳聘君曰先生涵養性情安貧充己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于洪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醇論王文成曰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人不囿於

忠復堂　劉傳二十二　二集

聞見致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眊瞀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天假以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先生之學出許敬菴已入東林首善書院博取精研歸於自得專用慎獨從蕺清厲中發爲光霽粹然集宋明理學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所著書數十種載文集予爲自有傳

論曰有夷之清而不絕物有千之忠而克全歸君子而不仁者有

先生仁者也告君必陳堯舜由執中慎獨引而合之許務一
可五施行欲竊世主未審至後學亦尚有擇其說者豈功利之
淺人哉於乎世之行不行寧獨一代之存亡乎
伯繩先生著其先八箴山先生年譜詳慎有體寔能見先生之
學所以發其偏所未發者未又緝生平細行別為須其先生之
小德川流乎事太夫人筋力致養菽水之事靡不躬親祖煎參
公病抱持卧起身為薦席居喪歠粥闔門蔬食次女患痢髻用
黃鵠為藥勿許也三世七喪襄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貲之
百金謝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僕所未了者止有先

人一事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忍煩故人為念御史不敢復
言事女兄如母赴官闕其不豫輕舸徑返卒則養其子子卒又
養其孫曰以終事母之念耳叔母來無子迎養已而朱欲異爨
自艾曰古多數世同居一叔母不能安何古今人不相及耶而
從弟宗祐流落閩中舉歸冬月製衣家人與之布見而恚曰弟
衣布兄能安於帛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禮先生立
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
錢糓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質成宗長未聽而牒於官者
罪之置義田百畝定郎例一郎賢二郎鰥三郎嫠四郎孤五郎

長六務婚罪人與緦婦不絕終養歸閱許敬菴先生長於遂不
至家而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卒每過必哭奠積八年十年越
郡饑蕪米遣諸生分賑活數萬人十三年又饑亦如之郡邑下
教每坊積米二百石需明年平糶先生謂非本計印所居昌安
坊立社倉分三等行賑一坊遂無飢者鄉黨有冤結必為平理
無吏猾嫉恨恐先生之知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家居強
半於經帷搢紳寵不改舊士夫多敝衣入見偶服紫花布袍價
為賤而飯客不過數器享先生者亦遂以寒蔬范飯未嘗不心
知其傳也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舉腕歎曰豈意令

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辱忠於東林士諤時為
考功曰劉大行清修人所不堪此諤之親見也乃止給事中徐
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掃軌耀托倪鴻寶為介曰昔人
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河州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
面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丞所人同請
見見輒涕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啻黍極而悲也
金壇周仲馭謁先生留飯仲馭指人以七箸長短若何杯盤大
小若何為一生未有之榮即官祭祖㲄入京止宿逆旅騎從紛
沓主人供應不給周覘同旅一人幅巾花紫童子侍側問之曰

劉都御史也皇恐嘅去其為世所欣慕畏憚如此先生門牆高
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雖君子亦望崖而返周延儒使其客薦
誠先生不答後有為馬士英言者曰所貴大君子以能化小人
為君子因事為重不宜拒絕太深亦不答黃漳浦薦為陵及
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漳浦聞
之即行先生德日慎小心日謹微官行人時夢遷衛經歷覺而
自責曰終有不忘榮進意在待罪中左門時懼日初欲上書留
先生經筵先生聞之曰僕自反必名利心不盡有藝當笑貌為
人所見至使同人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闇不易過也

世之言先生者以節義又或謂其學之粹勿以節義當之此
皆惑於成說推其弊禪宗之寂武俠之剛兩訛之矣不知先生
敬義並立內直外方養獨體於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生死晝
夜旦一以貫之乎垂革循至儒佛之渺茫於彌留呼吸間信乎
擇中庸而能其不可能者與至於朱王之學聚訟且百餘年小
儒老衲皆休更勝卒以驕殺人心為世大厲惟先生直以行之
心者正諸儒之異同如懸日月於終古之天光景常見綜其大
旨由慎獨誠意該之於乎東於先生之人與書彼邪説淫辭其
亦庶乎有所底也與

五朝之事德功言三不朽之人萃於一傳文不可殺宋史李忠
定公傳亦至三十餘頁讀者勿以詞繁難竟苦之也　倪子新先
生

悠悠不忍去國之意千載猶人欲泣思陵雖泛潤先生每飯不
忘北變時流傳有裂裳之説先生慟哭曰上必殉社稷不幸果
遂君臣之間固稱知己　朱頁夫先生

先師於及門最愛君子出入兩都無不隨侍南都當命作中
興金鑑欲上不果　簡時方亂率獲耳承緒論六十年來每讀
注民生於三其敢或忘今見此傳語言謦咳恍如復侍先師乃
知私淑之與親炙此心此理自相接也作者許大精神紹振聖
學直當徒作史傳觀　張散可先生

王門弟子傳　邵廷采

周室既衰治教分統文武以前有王者必有名世相與裁成輔相天地以與治平其後匹夫當素王亦有門弟子講聞切究明先聖之道以覺後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遷揚譏訓大義不乖戰國時莊列申韓異同堅白三鄒子之學可謂紛亂矣然及秦漢漢初百家皆息而孔子之道獨明以有顏曾子貢游夏思孟之家法世世傳守弟衰也孟子之門有師無弟故為問荅纂著七篇大闡仁義王伯之辨其發與孔子之引而不發殊矣所以然者以無顏曾子貢游夏諸賢親與鈞陶成就不得已作語言文字傳後之君子以心相授越千百年稱為絕學以知道有統會學有師承宰非自天鍾生五百年際運相須以起不可多讓誰漢董子大儒門人未有著錄馬融鄭玄傳經絳帳何與關從王通河汾之教殆其庶幾自是至有宋程朱宮墻號稱多士程有尹楊游謝朱有輔蔡黃饒單及金華東陽亦能歧守所聞閩明治之盛由此言之道之不行而得明不可謂非從游有助也陽明之世門士多矣其師實能開誘吟風立雪浴沂詠雩謳然窺孔顏樂處時雖有偽學之禁而信道彌堅後稍靡雜陰極而微持豎砥柱之功可不詳哉故擇其有功傳習徐愛錢德洪鄒守益若而人而寄別其未醇者若夫澤遠志勤識操純確則亦附之私淑以見聖道之大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固前哲所樂引也

餘姚徐愛字曰仁號橫山正德戊辰進士初娶文成女弟及文成歸自龍場納贄稱弟子謂然以聖學為己任後數年文成遷南太僕愛亦自祁州調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首作傳習錄性深純闡微善發師門旨意在南都時同門要集敍令愛分接之文成出撫南贛愛亦請告約歸陽明之麓以究竟百世之業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年三十一而卒文成哭之哀擬于慟顏子焉在祁直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

餘姚錢寬字德洪以字行號緒山文成倡明絕學人多未信德洪與同郡王畿首翕然從之及論無善無惡宗旨天下多歸錢之篤實而譽王為近禪嘉靖丙戌進士終師喪三年而後出累陞刑部員外以論郭勛失入下獄會御史楊爵都督趙鄉亦在獄中請曰箕子明夷文王羑里先生今日也昔黃霸夏侯勝受尚書今請受易德洪為闡其義久之乃出隆慶初從官年七十九卒先後主講席二十年

泰和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正德辛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

何耶積欵于懷比謁文成袞臺溪然冰釋從討究濠與琴凱徃來留越文成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誰之近之矣以議大禮謫判廣德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講學與禮風動辟郡陞南主客郎中文成卒于師服心喪奔弔存撫孤子聚同門講學天真書院始與呂柟湛若水後與徐階聚洪先相切劘陞南祭酒同九廟災自陳疏中寓史傲意解官歸上成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侍郎謚文莊嘗言士之通病在于局量狹而學力麤官職階級小小便惟奮技藝事功小小輒滿假古人明明德于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子善孫德涵德溥能世其學

會稽季本字明德號彭山弱冠舉于鄉丁父母憂家居十二載丁書無不讀已師事文成翻然悔其舊學一意六經惧學者騖于空虛思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精考索務究竟從游常數百人時論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為龍惕說以反之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及為御史以言事謫終長沙知府

吉水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自幼慕羅一峯之為人年十五聞文成講學交臺心向往遂畢視舉子業常欽目靜坐傳習錄出探讀至忘寢餐嘉靖八年以進士第一官修撰外艱致毀三年不內寢會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覺身在太虛忽自省曰無乃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守益相劘切改左春坊贊善疏請儲定東宮朝賀罷為民家居凡應酬儀節一裁古禮觀賢問道未嘗以吉詞先人嶽額江水漲寓窩田家遲撫焉森以洪先嘗部臺省館坊錄數千余檄縣取為搆室竟辭之同榜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偕出特相亦遺書道欵葢婉書以謝其後順之雖禦倭海上有功卒罹清議晚歲謝客能前知同此偶然不足道矣作予世光就省試謂家人兒歸但語以其厭窮閱自好卒年六十一文成之學得洪先雖進易退之節以立堤坊雖私淑精顏曾也其所見出入二氏而不雜杜于黜邪扶正尤有力云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渭南南大吉字元善嘉靖初部郎出守紹興初至若不諳事理既三月召諸吏袍案立剖數十條且數其某事欺蔽狀郡驚為神時文成里居講學納贄稱弟子葺稽山書院創尊經閣妝入邑才士講習其中四方雲集旄麾相繼大吉左右之也政尚風威喜任事請與除民賴其利以大計去

海寧董澐字蘿石以能詩名江湖間已遊會稽謁文成山中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咨其年六十八矣語連日夜乃棄其詩卷北面納拜留數月欣然志歸故時為詩社者或招之返曰翁老矣

何自苦若是讀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憫習之自苦也稍以
吾為苦耶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文成為之記丁
敦士知漢陽府
山陰朱節字守忠與徐愛蔡希顏同來于鄉受學文成始立師弟
之道後第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號兵荒翦劉六劉七等卒于
師文成哭之哀贈光祿少卿
餘姚徐珊字汝珮嘉靖壬午舉人從文成學癸未會試策士以心
學問陰闢文成珊嘆曰烏能昧吾之所得以幸時好乎不對而出
聞者高之曰尹彥明後一人錢德洪亦不第與珊俱歸文成喜曰

忠復堂　王門五　二集

聖學從此明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珊深然之後
官辰州同知
餘姚夏淳字惟初事後母極孝從文成學嘉靖戊子舉于鄉聞魏
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淳曰天根天機一物二名不靜為天根動
為天機則可若曰靜養天根動察天機岐動靜而兩之是所執有
端矣非所以語性也人服其精官思明同知立社學以禮教為急
餘姚胡瀚字川甫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塾師學孔孟以何入
門師異之其從父支湖乃語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上以不欺為
主乃著心箴圖就正文成文成曰吾小友也王畿錢德洪皆與交

會講天真書院時主朱學者疑陽明宗王學者詆考亭瀚為指別
其補偏救弊之故同學皆服
餘姚范引年字兆期文成弟子講學青田從游日進青田人建文
成祠以引年之主配食
餘姚柴鳳字後愚翰林廣敷孫文成弟子主教天真書院衛簇之
從學者甚衆
餘姚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嘉靖己丑進士文成撫江西歸舉同
縣之士七十餘人從師之由是鄉閭教澤淡行為禮科劾家宰汪
鋐廷杖幾斃鋐竟以此不安其位去轉江西參政官江右者莫不

忠復堂　王門六　二集

禮殷若門總率綱不往眾推右副都御史經理河道踰年歸家居
三十年始講良知之學年八十三卒
餘姚聞人銓字邦正嘉靖丙戌進士以文成表弟執贄知寶應縣
擢御史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廷杖後視南京學政以士無定學較
刻五經舊唐書隨與錢德洪等定陽明文錄世宗幸承天行宮
尚存人心憂其再興疏上疏撤之自湖廣副使告歸
餘姚趙錦字元朴號麟陽嘉靖甲辰進士知江陰縣擢御史巡按
江蘇因元旦日食疏引春秋之義日食為陰盛陽微由閣臣嚴嵩
怙寵納賄害民病國所致削籍穆宗即位起河南道御史後巡撫

貴州宣示德威衛巡供就約束萬曆初歷南禮吏尚書張居正柄國屢言利政得失疏劾去復起左都御史議火廟從祀謂白沙陽明當與其列改兵部尚書內艱歸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姚江自文成後大臣以剛正著者趙端肅錦孫清簡鑨陳恭介有年青能以身明道至施忠介邦曜孫碩膚嘉績學文成之學而生死大節同國休戚存亡與夫世之口說良知者相萬也說有年邦曜嘉績自有傳熊汝霖入劉門弟子傳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孝俊入姚江書院傳於乎王劉王劉道同也弟子宗各分門戶哉然而致知誠意因時指授取其篤信不必定宗一家也

山陰張元忭字子藎號陽和性篤孝父天復為雲南副使黎武定碑者有功逸人文致逮訊扶父萬里赴滇就理復馳京師頌寃一歲三逆始得辨釋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隆慶辛未進士第一官修撰故事詞林惟蒨若元忭獨講求世務人才學宗文成摘考亭論著與文成意符者祛世儒之惑初出張居政門不競不亢歷左諭德卒年五十一時越中先後有三鼎元諸大綬羅萬化及元忭皆修身潔行著忠孝節大綬為諱官六年以哭穆宗升遐而卒念生母側不得封哀請于朝報可人臣之得封生母自大綬始也萬化與元忭讀書龍山頴近世講良知者率言自然沿二王之習務崇躬行砥定踐而元忭更多發明見舊志王門弟子惟立徐愛季本傳疑未脩然終不敢以己意輒增其用心之慎如此萬化傳見後

山陰王畿字汝中號龍溪文成倡致良知之教郡人龍懋稷駁數高才前授業出以所聞為諸士稱道由是傾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舉南宮不就廷試卒業師門文成舉四語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畿謂心意知物止是一事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于是四無之說與而天下漸以禪宗為師門病矣然畿為人卓

犖多大節聞師喪不赴廷試與德洪迎襯廣信三年服畢始入都除南職方主事六科疏薦畿學有淵源宜備顧問夏言秉貴詆為偽學罷薦首吏都給事戚賢官又忤考功薛應旂以考察去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泰州王艮字汝止號心齋子壁字宗順號東崖父子布衣不求仕進文成在贛州有自江西來安豐者聞艮說論語詑曰此絕類巡撫王公說也艮大喜造軍門以賓禮見論議數日納贄下拜曰先生之學得諸心者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文成卒始授徒淮南當是時泰州有艮紹與有王畿皆揚良知之說以倡道東南者其弟子

武備京邑人稱爲二王之學民聚早出而歲之末年投羅汝芳久稱二溪之學璧少奇爲師事王畿錢德洪嗣父主講席民門人着者同郡林春子仁起家進士以質行稱

越中之學宗龍溪者爲周汝登及陶望齡與齡兄弟汝登號海門嵊縣進士親見龍溪篤信四無之教其言曰子不我有知乎我無知也移良知而歸之無知去性善之説遠矣德清許孚遠悋宗程朱設九諦示學者汝登作九解折之然居官廉慎循績可稱終戶部侍郎崇禎九年卒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進士南宮第一廷試第三人越中古文推陽明石簣冠絶有明陽明瀰然自德性流

溢石簣鎔鑄周漢八家歸之冲淡其爲人寡簡不受滋垢沈一貫欲假妖書殺正人輩同類以大義折止之其學與海門同時齊宗吾自悦禪從此得力何能顧人非議耶人稱其不欺官終國子祭酒與齡字君奭號石梁以舉人終肇慶知府崇禎之際與蕺山劉子分席而講悦禪者皆從陶然蕺山稱其門人多求自得石梁作遷改格教人爲善去惡蕺山更作人譜曰道不遠人論本體有善無惡工夫直有惡無善耳于是以念過爲事其同異如此

江西之學宗龍溪者爲羅汝芳再傳歸善楊起元汝芳號近溪南城進士官雲南副使張居正惡其放召朋徒講學嗾言者劾免之

歸後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抵皇不爲龍場而爲龍亢論者惜焉起元號復所官編修冊封崇藩迎道肘江親贄汝芳曰乃今如客得歸矣戊子較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官終吏部右侍郎

劉門弟子傳序　　邵廷采

先人有言。世之論王子者。概之以事功。不知其事功由學而出。王子之事功。斯真事功。真事功。斯真學也。論劉子者。概之以節義。不知其節義本學而成。劉子之節義。斯真節義。斯真學也。士之生。各隨其世。故孔孟皇皇將聘。程朱亦事科舉。王劉二賢。並起進士。為時名臣。顧王子當明世之隆。為其弟子者。遵遺教。謹取與。進退而已。劉子際末流。守死善道。其弟子之出而仕者。多以生死明學術。返王毓蓍祝淵之徒。未當事任。亦皆大義皎然。與星漢爭光。蓋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之為能真知而實踐也。劉子嘗有言曰。此乾坤何等時。猶甚吾輩從容擁皐比講學。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而陳洪綬亦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余錄劉門。取其死義者。得若干人。其次張奠夫惲仲升諸君子。皆能兀守故盧。不交當世之權貴。亦足多矣。至其纂言提要。發誠意慎獨之旨。則梨洲黃氏與有力焉。是以次而列之。

傳未成

姚江書院傳　黙本　　邵廷采

自南宋之世。儒者盛行東南。閩統中微。斯文彌然。時巻朱子集諸儒之成。傳四書詩易。倫通鑑綱目。老佛之流息。孔子之道者備。窮河源者溯崑崙。沿江漢者放東海。到於今五百餘歲。未有踰而越之者。民由體大而思精。力全而用博也。然當其時。金谿之陸。永康之陳。已自信其經濟。喜言豁悟。遂有鵝湖鹿洞之派。一再傳何王銑輔。頗傷詞費。沿及於明。用經義取士。浸以性理開利祿之門。人心苟趨科目。不以修身體道為事。庠序之設。雖賒先賢餘澤衰矣。浙東承金華數君子後。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際。道統萃於陽明。陽明氣象類孟子明道。至出處[illegible]功之際。知覺先民之意。則往上近行伊尹。聞學者久牽文義。特本原性善。闡明良知。良知加之以致。必有事焉。曾子弘毅。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顏子欲從末由備云。未見其止。然則先難之功。畢生不懈。道心一發。一日可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陽明祖述孔孟。直示以萬物皆備。人皆可為堯舜之本。由成誘人。於是為至。其與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然當是時。禪宗盛行。門人不能謹持師說。每以禪宗所傳。舉歸之師。而墨守朱儒者。則從以聖人之精微。讓之佛氏。又陽明天資絕高明。有自聞其說。懈不喜

為積累集義之學矯枉則直必過凡當為後人受其咎也若夫攻
禪者反戈攻王而即以攻王為衛朱則兩皆也象山稱元晦太山
喬嶽陽明功熟節義卓為一代宗匠凡見於行事之實其於國一
經生家合已之田蕪穢不治而越其疆畔以病求前哲空復何施
至於本老原分微言大義各有流極固頗學者補偏起救以振興
之昔石渠虎觀諸儒講文煩密逮啟老莊精粹六經之說陽明有
天泉論大學亦始二谿二王之弊使仲尼復生文行忠信兼以為
教寧有斯失哉崇禎末沈管史諸公特起姚江書院講陽明之學
其人皆能嚴主忠節衛理處善世以革金許之於朱雖未陟昆嵛

之巔傾雲漢之波要亦涉其末流不至於淪焉有後之人放尋道
緒固於此有取爾也皆其文章語錄久多湮沒人師資所承頗泯
不能拜載特著其間世教裨聖路者見於篇
沈求如先生諱國模字叔則餘姚人憤舉業陷溺天下之人不知
聖學喬然棄諸生倡明之初入嘆見周海門汝登既與念臺劉子
會講證人社歸而建義學於半霖同志者管先生霞標史先生拙
修退修兄弟其學以求仁為宗教人當下察取本心擴充充治逼
有向道者況首鼓勸雖在髫齔提耳訓告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
錢後稱沈史焉崇禎末築室石浪屏居聞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

發狂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門人重錯最學月旦臨講日度谷究
慶作學原留人心不死順治十三年卒於石浪年八十二始山陰
祁忠敏彪佳與先生善忠敏殉後三日秋夜夢巨懸數人命先
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先生吟曰世境亦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勿喜乎後忠敏嘗謂人吾每臨獄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差懸
此友也
管霞標先生諱宗聖字允中餘姚人曾祖見廣東參政先生為人
孝友忠亮強毅自克謂人心不正在學術不明於是與沈史三先
生會講陽明之學以躬行實踐為則一言一動必準乎禮邑中後

生先達皆化之孫少保鐄揚中翰文煥業集使思祖與先生詩文
山水和跳既以聖學相親少保病中向信益篤寄復先生曰比間
深非邊次可答向嘗讀左國秦漢百家等書今先生為我洗濯介
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祁忠敏薦之於朝特徵不起號曰微
君崇祀鄉賢後不疑趙公貞請史拙脩先生碑志微君稱激浩淵
海之學山嶽之行水鑑之識金玉之品今日郭有道拙修先生同
其說為傳無所加
史拙修先生諱孝咸字子虛宋太傅浩之後也父元熙江南按察
僉事自陽明倡良知之教天下學者尊姚江徐愛首作傳習錄抑

江人士風氣雖先賢餘教猶存興起者少矣

余如王公諱朝式山陰人為諸生常有憂世之志崇禎初奉母引馬氏隱居四明山從沈求如先生學亦學行念臺劉子與王毓蓍秦弘佑等倡證人社劉子主誠意而公篤守致知曰學不從致良知入門有誠非所誠之弊由是會者多異同十年大祲賑饑全濟四萬二千一百二十口又同沈氏藴公與維鄭公營建姚江義學順母意首倡祔田學會大盛已喟然曰流弊延蔓必危宗社吾從誰與談道欲以何為將走四方求奇傑以拯時難十三年卒年三十八劉子祭以文稱其有趣世之識不必印之於古有過人之

才不必諂之以靜有隨處傾倒之肝膽不必出之以養時調足論

馬氏諱元瑛父萬傑雲南右布政使其維諱錫玄甫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自發學始建造書院之成多二人力馬氏有茶孝德承父志壽仕郵李賊陷京師倡勤王議事雖不行論者韙之莫維舉義倉襲祭祀謂良知之教陽明子欲人直下承當徹始徹終莫作光景看過如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者能事斯語畢良知不放可也同門邵振貽卓識士也以其維之言為然

長孺邵公諱元長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為人言行無枝葉懇衷欣如暮辭古之學者為己今無此實心雖云扶道實長浮競終

守良自綠頸可惜也值外氏風沸與道韓先生力扶正學消邪說諸紀談者當遲色去陽明子之道復明歎曰先儒之學為此鬼怪筆宗本雖門人悛堂志行商確取與曰此外更無學久而益熟自有賢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淡滯在能者自取之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沈先生高弟有安元邵公貫仁則主石洮鄉黨稱其人梅夫呂公濟尚銘錢公九鶴蜀春陳公正衡柴臣吳公僻巷杜門編書求志以遺民終

吾也承公諱長民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書院之立延公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沈史兩先生沒諸高第弟子張容卿

及玄度邵以貫等相繼進姚江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紛往濟宗門下爭言道學而視儒者同人故不能自守拔海往上出入釋氏惟韓布衣孔當邵文學元長屹然為儒宗示冀觀濟急遂復書院之舊布衣沒公承之綱紀月會以文章號召門上多歸者每語令之霖閑昔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為董薛者稱其人乎為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劉陽明王子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無子抗言高志人願思之

王父魯公先生諱曾可字子唯在娠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齊子養志之節迨徐母食沒盡素食饗食絕具而患于三黨師友稱之

賢才交之貨於里之所食無否者無不欲也不貴其貨下不偷大
莊戶主成其裝少時頗受書妾一日讀孟子以東柔先生偶見聖之清揚即決
然釋去焉向聖學時詣院初立姚中有道學之同家人咸以爲疑
先生屬色曰不知是使盡此生從伏從之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
成見給問紛拏先生獨正襟欲答如不能言退而請所答問近思
行撰期程勤息行合諸先生胥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
端倪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也推後當此是宜悅服焉初年功專主敬
後乃深揖致知曰吾今而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不爾日用踐步俱質之氣科後行思以象符之效用獵罪公曰

故吾學者爵也故二子讀傳書近高賢持身渾朴英發親思經源
家孫紉稔陽明家庶私祝康節持句朱子家禮括之以必爲聖人
道行於家交從信之吳先生言失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卒於五十一先生居平
不見喜怒之色不假聞不發尾稱道不亂好標不哭喜之恐之問
其情行門無雜賓卿黨儀式與道歸先生交爲勤受規抄事拙修
先生無方旅養足走十餘里卯秋下有疾不食而返如先月餘問
亦用病同門能行究實以先生爲首至於身沒之後雖平時抵
訊者轉深懿好服其純摭到今悵思多時明傳書敕
竹巖云向沙陽明以下可仁者山東郭南野坐臥北樓手錄玄要

索爲後生闡說提撕本原及院會請益教言稽古質疑等氣餘笈
字力闡師傳無或謬缺其後脩姚江書院志畧皆出先生遺笥所
留云

贊曰一邑之教千聖之文卜氏西河王通龍門德性問學其流孰
分洋洋優優以待其人懷此先哲叙我彝倫

八傳首尾聯絡不可移掇儼然嚴師尊祖之思　吳遠業

倣范史逸民循吏諸傳格論只飒别王學源流不更牽朱陸特
識　吳次張

後人無學無識各持同異紛論矣卽意中右其所尊亦復崇古

替今尚存朱朱王王之見不知二子登孔子廟庭位次斷在七
十二子上則朱曾王孟無疑也假令從旁進講夫子必不左袒
右嘀傳序直能道孔子意中欲言數百年來有功聖門之文　邵
南友

少時見家魯公先生同門諸前輩講良知之學者皆篤行君子
也今則樹幟爲時文家夫人談朱稱陸矣此傳出直可鍼膏肓
起廢疾　叔祖晉凰先生

顧涇陽以來已惡良知病道東林正人門戶然持論太深其二
大辨序有云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今且束而閣之朱子復起憂

更何如須搗其窠巢始得因指無善無惡心之體句撥入根搜
不知致良知功夫全在為善去惡宗旨四語特本其寂感一機
體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關係蕺山劉子洗刷最精吾輩
當虛心諦觀應洛蜀本是一家無容閱墻見識外人矣　自記

陳恭介公傳　　鄧

公名有年字登之紹興餘姚人父克宅正德九年進士
清丈華豪右說洒治行為吳中第一嘉靖初乃拜御史劾太監劉
允取佛烏思藏烝眾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直聲震中外
出按貴州河南備兵四川勒兵殲叛番諸番無敢犯者歷湖廣左
布政使楚中連年潦旱重以大工採辦百方裁量民賴以甦陞副
都御史巡撫松潘圍賊負險久逆命乘雪夜令死士緣崖上以索
梯度軍一鼓克之改應天巡撫方務任而餘黨後數有以為言罷
歸公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累遷驗封郎中萬曆二年冬成國公

朱希忠薨其弟希孝請贈王爵時希孝席世勲位太傅掌錦衣衛
貴用事閣臣張居正司禮監太監馮保伏為腹心王篆攝部承旨
正推遷欲予贈公上疏曰高皇帝約非奇功大勲無贈王故徐氏
王者唯中山一人張士三王河間靖難粹符平交阯又死土木此
于例宜贈也寧陽在正德中逢迎射獵與彬寧近狎武廟欲封之
爭者猶朝廷不見聽後假手曹欽不為無名伏見成國公太師希
忠恭誠實最奉御三朝為國元臣然遭際承平非有統軍臨敵汗
馬之勞何奇功大勲而贈王之在希孝誠出孝子悌弟之心而越
遵舊章庶以非分亦非所以褒崇其兄也故臣以為越請者

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濫職徇非法篆欲削贈國爭不可以原疏
上居正不悅中旨用寧陽王張懋例贈定襄王公即日乞病歸迨
居正敗篆亦削籍謫馮保而沒其家財卒奪懋爵忠贈王上追思
公擢起考功文選郎中拜疏請召還海瑞中外相慶二十一年代
孫鑨為吏部尚書明年以會推閣員予告歸先是大學士申時行
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疏請建儲家屏持之獨堅上心害之禮
科李獻可以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科道鍾羽正等並
降謫孟養浩至杖一百為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許之至是會
推列家屏及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上恥其名大怒降處選郎顧

憲成等公奏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備輔家屏為相有名
況宰相不廷推恐將來開私竇無已時因乞歸疏十餘上命馳驛
回籍遂用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而正士日退矣初陸光祖亦以執
奏趙志皋張位密薦入閣事忤申時行去位嗣吳孫鑨用京察不
徇王錫爵去光祖平湖人鑨公同縣時人稱浙中三賢太宰浙人
榮之公一生嚴正秉璇進易退之節銓郎時以成國封典乞休或
言其硜硜曰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
是吾分也及因廷推歸又訊其說為大臣何不能忍小曰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屏杜中貴請託復國初銓臣體

陛除不關內閣中外交不便之立朝居鄉所相從往來無數人然
培護善類言官有彈擿必為之請務于得允平心恕物家素寒清
自奉陋約常服角巾紫花布衣攜一僮閒視郊原遇之者不知其
為冢宰二十六年三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
邵廷采曰采母陳蜀蕃先生女先生守布衣之節終身不試博覽
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馬遷史記旁及昭明文選窮搜
秘墨以此自娛與兄僕一先生常冠奉祠言及祖德開恩弟泗交
下至于蔡酒撤席不能答語甚哉其傳家忠孝保世之遠也少侍
講席得聞恭介公家居軼事以其煩涉微細不載然蹤傳所約亦

可以想見其大槩矣陳氏世胄出于宋中興賢相并松滿公支系
其保定公墓碣不更入

羅文懿公傳

邵廷采

公諱萬化字一甫號康洲紹興會稽人其先以勤稽忠厚啓基至求溪先生露有陰德再傳爲皇考拱璧以孝聞公生而神度端凝與同郡張元忭讀書臥龍山講王文成之學務爲真知實踐曰以此克治異日將舉而措之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舉于鄉隆慶二年戊辰成進士御試制問以外攘内安之道公對曰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收天下之實功故務本重農以厚民之生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是二者誠有國之先圖不可以後時而偏廢者也然非明以燭之

于先而斷以行之于後則雖日慕乎安内之名而實效罔臻從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莫奏其何以合内外之治而用紓夫宵旰之憂也哉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奮英明果斷之勇臣以實心致之而分猷以宣力者竭左右勤贊之誠然後君臣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邦理中國可安四荒可攘内可順治外可威嚴久安長治之功可垂拱而俟矣欽惟皇帝陛下躬大聖之德膺曆數之歸至誠享帝恭已臨民天下臣庶孰不翹首拭目跂佇維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治愈啟乃特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惓惓乎安内攘外之策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徒悚惶焉雖然陛下之設此舉蓋將采而行之非虛循故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矧今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耶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之生民所以鈞陶而涵育之者其責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養而安全之者其道實法乎天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則凡曆象日月以經天之時體國經野以相地之宜立綱陳紀以定民之極愛養撙節以盡物之利皆所以興化而致理也然語其政之大者則惟曰務本以重農治兵以修備二者而已昔成王初親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際人心觀仰之時也

惟周公殷殷告戒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蓋知稼穡之艱難則農事修而民食有資人君養民之責盡于此矣知戎兵之當詰則武備飭而民生有衛人君安民之責盡于此矣卒之穡人成功而明昭之烈于前有光守在四裔而重譯之朝靡遠勿屆此古之稱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誦周公輔理之功亦至今不衰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諭諄諄乎重農之意成祖文皇帝務本有訓切切乎逐末之戒而又作祖訓一書兢兢于選將練兵之事居安忘備之憂則當時所以足兵食而成民信者已周詳而曲盡故民皆樂業而太和在宇宙災共

貫深而王享及雕題內固無不順治而外亦無不威嚴誠上追成周之盛而啓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矣伏惟陛下臨御以來躬率臣民耕耤南郊屢勑邊吏慎固封守博求制外之長策謂宜裒無不足之貯國無不寧之宇也乃窮陬僻壤猶有啼饑號寒之衆殘賊奸宄且有潢池弄兵之形廑我皇上宵旰不遑暇逸者何也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歸農者少此生之所以不衆而用之所以不舒也陛下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我國家罪有折贖塩有飛輓其初非不貴也後以國用不支而見小以忽大于是

有折色之允有解銀之額而穡人之功漸輕矣何怪其趨末而去本也哉故臣願貴五穀賤金玉使曉然知稼穡之重如晁錯屯田徙塞下之議焉則激勸倡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若夫屯政之善蓋法之理祖宗之制具在也修而復之以利天下之商厚天下之農在一推行閒耳孰謂其有不可哉以兵言之方今邊疆之地舉醜匪茹警報歲聞此倫之所以不嚴而國之所以不固也陛下誠欲嚴天下之倫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惟重將帥而已我國家總兵有官叅將有職其初非不重也後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督以統之而文法之拘加密矣安

貴其臨敵而制勝也哉故臣願重其權專其任使屹然當一面之奇如充國湟中守便宜之事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若夫精練驍果羅調客兵將帥之畧固在也控而操之以奮天下之武安天下之民亦一運用閒耳孰謂其有不能哉雖然為之有本末施之有先後其具在方冊而其用則在于陛下之明與斷而已伏讀聖諭有曰朕日夜圖維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與臣以為天下事未有行之而無效者陛下特未寔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實奉承之耳願陛下致精明之氣勵明作之功穀所當貴也則斷然以貴之而不牽于權算之謀將所當重也

則斷然以重之而不惑于優柔之論賢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賞罰欲必以信轟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測也然後君宰其權則臣終其事上作其氣則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誠知重農而勞心于撫字則國無不剛之野而何患游民之不歸農哉將帥司兵柄者誠知奮武而盡力于封疆則國無不振之威而何憂遠人之不率服哉是蓋惟明克允惟斷習成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荒者斯兼舉而立效周成王之治不專美于前而我二祖列宗之盛業將由此式廓而光大之矣抑臣又有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

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周渾然而在
苟一以私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
以主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范氏曰君心惟在所養故臣願陛下
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廣詢博采以大其心親
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乎一意之
發則曰我其忘戎兵之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以全明斷之
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惟陛下少垂察焉穆宗御極復遺詔悉反嘉
靖之政實誅方士起用舊人褒錄建言死事諸家暮想名儒以資
啟沃是科殿試親擢于天閣公對至君心惟在所養至加嗟異遂

賜及第第一傳臚之日拜舞進趨如舊相習大學士華亭徐階見
而器之授翰林院修撰甲戌陞侍讀終張居正當國居六品官十
年不遷居正卒累陞春坊諭德國子祭酒丙戌丁外艱服除起南
京吏部右侍郎召為吏部左侍郎佐太宰平湖陸光祖掌內計光
祖行代者餘姚孫鑨未至公攝部三月宥樊一清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時皇后未有子王恭妃生皇長子宜立
儲及鄭貴妃生皇三子而貴妃寵上意未定羣臣皆執奏以皇嗣
不可久虛上益厭之前大學士申時行等屢請冊立于慎行李長
春先後為秩宗爭之不得各引去公總長春後伏閣上疏曰前下

明詔期以今春二十一年恭行建儲兼舉封王定國本廣藩屏甚
盛典也比奉聖諭忽更成命云恩遵祖訓立嫡之條少遲冊立並
封三王以待皇后生子臣等深惟大計有不能不為皇上一敬陳
者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非嫡
未出而必待嫡之謂也臣考本朝故事太祖以洪武元年成祖以
永樂二年英宗以天順元年憲宗以成化十一年孝宗以弘治五
年世宗以嘉靖十八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並因時豫建惟我皇
上正位東宮即當先帝御極二年今天下仰聖明之御宇莫不追
先帝之遠猷豈非近事明效哉竊皇后高禖之兆歲久未彰皇長

子齒齡日茂時當出閣況前此屢奉明旨中外臣民望切雲霓而
復援立嫡之經從封王之典將使觀瞻靡定疑慮叢生失大信于
天下此臣等之所為私憂過計也且皇后母儀天下衆子孰非其
子與虛東宮以待嫡不若立長以安天下伏願俯賜采擇仍勅禮
部以冊立皇長子與冊封皇三子皇五子同日具儀舉行則匕鬯
有歸維城永固天下幸甚先是並封之旨下閣王錫爵持之不堅
在廷因歸咎曰此錫爵密進者工部郎中岳元聲等數十人面詰
錫爵于朝房曰閣下奈何謀引親王入繼之文為儲宮待嫡之例
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古之賢豪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

修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掩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客有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戶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疏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于是公復上疏曰伏見皇長子始生皇上布告覃恩明示天下立儲之重今春齡十有二矣已及加冠之期未教且當大婚之吉蒙養匪豫則趨向靡端情竇一開則攜調不易故一日冊立之典未具則

一日出講之儀不行此宗社大計皇上豈不心明之而行之察斷者豈猶有格于中而無由自決耶夫上意之微渺或有不能喻之于下下言之委曲容有不敢畢之于上皇上深居九重臣等未由瞻望顏色假借面陳窃念今廷臣倚信莫如王錫爵請特御便殿親賜召問使考古證今速定大禮慰中外臣民之望夫人情所在即天意所在也方皇上覽臺臣之疏明旨下部朝野懽聲雷動誠內結于心忠愛之至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臣司禮言禮安上定民由禮則治我朝禮制定自高皇列聖嗣守二百年內無凌替之憂外絕覬覦之

萌者本此豫建太子禮素定也皇上奈何忽變之倚待嫡之虛詞違立長之成憲欲以紹述祖考計安宗社不亦遠哉伏見皇上為親親之誼親王而下歲一遣使冊封今四月又屆期矣臣等備故事以請悉得奉明詔舉行乃獨于元良之建舉朝恭擬一切留中不報陛下試思青宮之與藩服孰重孰輕立儲之與封藩孰緩孰急古人早建豫教在數歲九族之先而陛下易之此臣所謂舛也日本為東患數年矣然譬之人身朝鮮之被侵猶四肢也太子天下本則腹心也舍腹心而肢體之是憂臣所未解也昔人謂君之聰明少蔽則司耳司目之官均受其罰臣忝秩宗為陛下股肱耳

目而令大禮久闕中外狐疑臣之罪實深是以不憚觸昧死上言惟陛下垂鑒章入上卒未得請公廢不寐食念留侯本招四皓有呂后為主今皇長子非后出故不足恃惟有使戚夫人自請以鄭用鄭覺悟上聽事乃得諧會儀制司郎中鍾化民主事李茂春與公交密而鄭妃從子順天府諸生其常出入化民所公令二人諭鄭生使說貴妃母入告貴妃開陳奪儲禍福貴妃初聞之恚後乃漸移秉間特請于上而錫爵又密陳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命明年二月皇長子出閣就學長幼序明國本遂定然其謀本出于公外廷莫知也公于是念太夫人老

累疏請終養馳驛歸覲時憂勞疾成在道卒于寶應舟中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公早勵名節甲辰分校禮闈江陵子豫請題目不答既得第猶載重贄稱門生紿却之及掌邦禮疊諫以建儲章奏碎激獨鎮之以和靜與二王申許諸相國不立異同潛移默運卒襄大謀寧夏之役議召苗兵公謂不可是示苗弱也賊倚西人為援第乘其未至先破西人賊窮欵耳已而果驗甚如兵勢又如此日本關白請封本兵石星主之封使既出復發勸使公謂封已誤勸再誤王言無反汗若國體何已而沈惟敬等充詔使議久不決比關白死行長等乃撤歸時論以公之才得在相位大業

當更可觀而兩經枚卜不用蓋忌者阻之也其鄉邦孝友惇睦故老皆能道之子光鼎由廕監官刑部郎中有憲直聲壬子孫元賓舉順天鄉試天啓二年復疏陳建儲事援于慎行趙用賢鄒廕例得請以讓其弟元賢是科元賓成進士歷任河南道御史陞操江都御史自有傳

論曰嘉隆之季言理學者人人殊方由師承漸遠高識之士挾其靈明溺于恍惚遡厥由來終有攸歸而康洲先生以純誠之德淵衍之量見之立朝任事不阿不峻確有本末所與交鄒南皋耿楚侗許敬菴鄧定宇諸人皆篤行君子也越中龍溪之後接以海門駸駸乎如程朱之有慈湖焉激極因衰顧涇陽矯之以名節遂啓東漢黨錮之禍害亦甚矣先生鑒末俗之流失憫人心之澆漓務砥定功省議論以自守惟淡泊寧靜未造文成堂室其言曰君子修身立命則存順而沒寧忍性動心則德崇而業廣勉乎哉學而已矣於乎世徒以科名重先生者其志識何如也

黄忠端公傳

邵廷采

公名尊素，字真長，號白安，紹興餘姚人。性嚴介。諸生時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據行，卓犖不為苟同。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除寧國府推官，能治強宗，以廉直稱。天啓三年擢御史。時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為對食，專竊朝權，用王體乾、李實、崔呈秀等為腹心，阮大鋮、曹欽程、楊維垣等司搏擊，許顯純、田爾耕等任爪牙。又聽大學士沈淮謀，大開內操，震驚宮廷。四年三月，公因星變指陳時政十失，末云：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伏莽，毫末不戒，將尋斧柯。奏上，責其疏中有天下誰之天下語，奪俸三

月。未幾而汪文言之獄起。文言者，徽人，本名守太，以武學不第納監，入王安幕。邵輔忠論劾，下刑部徒三年，更今名，仍入監。遇蔡修實錄，授中書，往來諸大老門，頗驕蹇。顧懷慨曉大義，僉都御史左光斗、吏都給事魏大中皆與遊。時逆奄久欲傾陷君子，援意刑科阮大鋮遣諜。大鋮乃遣吏部尚書趙南星書吏部陸轉請告者，率引人相代，有頂首之諺，南星不知，墮其欺穀，然以為前獎，當葦上號曰：吏部四司惟稽勳一人，餘皆二人，以稽勳事少故然。今日之稽勳、定儀、文選、考功用，如就近量推，不拘資及，即一省二人亦可。引陸光祖稠呂坤、黃克念同邑同司倒為言，上從之，遷調職方郎中。鄒維漣為稽勳，管外察，而維漣與原任主事吳羽文並江西籍。于是刑科傅櫆論南星違制，并及光斗、大中，御文言下，文言詔獄。其後因之延蔓羅織，櫆與大鋮始禍也。大中片紙求救于忠端公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公即至北鎮撫司劉僑所，家計不竟其獄。大言因此得寬。忠賢怒，以他事削僑，用許顯純代之。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論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欲結輔臣韓爌為地，爌嚴拒。逆令魏廣微條旨切責漣而溫慰忠賢。自廣微、顧秉謙入閣，葉向高擬半註籍。午門杖殺郎中萬燝，又逮御史林汝翥。汝翥恐先斃羣奄手，亡走詣遵化獄。羣奄捏汝翥閩人，向高匿之，直入邸寓嫚罵坐

索，向高奏之，亦罷不問。文言竟杖一百為民。于是向高奏：數十年不行之廷杖，用之旬日，寔傷國體。且自楊漣首劾，舉朝閧然，呈上誠欲保全忠賢，莫若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其于時禍為福直俄頃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兵甲于宮廷肘腋間，終屬隱憂。不聽。向高、爌于告去，漣、光斗皆削籍。先是公繼漣上疏言：小人為惡，至于情見勢極，先時臺諫折之不足，後恐干戈取之亦難。及萬燝杖死，又言廷杖之弊：為廷杖者必曰祖制，亦思後行之者何人耶？二正之朝行之者王振、劉瑾也，嘉靖時行之者嚴嵩也，萬曆時行之者張居正也。曾見二祖宣孝之世有此事耶？公深

沭誅斲殘孳小能不為已甚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此小人之
包羞者也大中不聽廣微遂決與王人敬忠賢知劉僑寬汪文言
之獄其誅出公尤忌之五年二月遂與周宗建李應昇等同削籍
矣而復逮汪文言秋七月逮漣光斗大中下鎮撫司勘文言辭其
受熊廷弼賂文言不肯承顯仁乃自為爰書織入定罪追贓酷掠
皆死于獄六年三月復逮高攀龍周順昌及公先是五年冬三吳
訛言嘲樂以公為主用織杭織造太監李實為張永挾逆奄逆奄
聞之大惧刺事至江南四出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為功
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譴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

七君子姓名皆指為吳人而不知公越人也攀龍拜疏坐園池正
命吳人因順昌毆殺緹騎而緹騎之逮公者方泊胥門誅求供應
榜笞驛官義士許爾成偕祖一呼衆聚擊焚其舟沈其檝重于水
有司擁護出境抵杭閉關失駕帖竟不內矣撫按遣公赴京與李應
昇同就詔獄考身無完膚再考及以公仰首顧顯純曰吾忍見李
君貿病受楚毒乎顯純為之動容閏六月卒于獄前一日獄吏告
以內傳欲斃公公有語亟書寄家即于三木上賦詩南北向拜謝
君親不及他事先後死璫難者十有七人名列兩朝忠烈祠碑而
中書汪文言吳懷賢不與焉莊烈帝登極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端

予祭葬蔭子宗羲入貲而封其父曰中如其官妻姚氏封淑人鄉
黨崇之曰中號鯤溪通易春秋與人言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
蔣令弔之于途鯤溪公曰此鄭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
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市民公
杖以治生帖伍伯叩頭請死令亦從此不敢近伍伯逆案尚書某
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寄汝主耳
其疾惡如此姚淑人上虞人從忠端公在京楊左諸公多夜過邸
寓商略時事獨深見蔑管勺茶鐺酒槃無失候魏大中尤數過以
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客去輙迎謂公得無又有歎息事邪獄

急上書求代每哭公至掌絕諸子前相慰解曰無庸第無忘大父
粘壁書耳蓋鯤溪公于諸孫出入處大書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八
字于壁諸子受教惕哭淑人亦哭一生經荷艱危後三十年益遺
亂離播遷無定告每以舊國存亡係念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七
子五人宗羲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宗羲自有傳
贊曰黃氏之系出于頓州（漢相霸）慶元不屈歟支是延（仕為憲元道判書金人坡）
（慶元屍之三子分地姓一居定海為東徐始祖）兵東發駿宋（霰宋末茂鄉蔡文茂泰宋名淮明進上父學）
教于卿（兵革屢末）從學草廬以大其犖擗當遯國思效全忠天造多奇闢
與叛同（賦詩為臣烹欲致全忠料鄙戒與叔用赴大死）豈伯川有詩小野亟嘆東河撫秫

不先一飯伯川祭天明春壬午主考陝西有竹橋上味伴小野入城其蕭散閒遠素生致東河婁李氏撫青子孫子大
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忠節之後斯文之傳知孫必爲魁我對川公父
三品及封七品死節始起不待條乃參合史公七書三品死品贈封祖父必御三
品封得同文之獄孰非錦歸天壽其肯畜慕不虧死既受封公後兩朝忠
烈碑峙孤山六忠祠祀越城具瞻我浙竹浦剛赫斯怒究在其中
英英白露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邵廷采

邵氏道一公之族登進士者始自白竹公月湖公月湖公第四子梅墩公復以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舉鄉薦明年戊辰成進士由是亞六房孟氏蒸蒸盛矣白竹諱惠容官刑部主事月湖諱惠久知邵武府二公同父考曰菊莊公文達文達考曰守原公珉珉考則傳二公悌思也自梅墩公上溯傳二公爲世四自傳二公溯福一公宗一公至道一公爲世三余五世祖海州公與梅墩公同出傳二公爲高祖兄弟其仕也同在萬曆初年故因近宗爲立傳焉梅墩公諱陛字世忠元通籍二十四載由庶吉士爲御史三出巡按閩臺資終一星及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則以便道歸省直月湖公之艱而不淮任服除起家巡撫湖廣累陛左僉都左副都協理院事者二年轉刑部右左侍郎理部事又一年有浮言求多于公因乞身歸歸之歲萬曆二十一年也後二年病終于家年六十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先是隆慶四年爲江西道御史上疏請行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習騎射韜畧并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勵以儲將材從之時有買珠之役李都諫爭之黃奄許繁公特疏都商破產哀號狀請上躬行損節并釋諫臣已而念母恭人心動告歸

曆元年內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出按蘇松甯疏寬四郡宿逋時張居正當國專用催科考成持下甚急公獨以博大寬厚紓恤民力松江吳其者嘗為邵武推官故下石月湖公公至則出其子于重繫曰朝廷繡衣豈吾儕郟地乎有直道在亦不以沽直馬蘭四年再按鳳淮江北故患水比歲潦甚將為祖陵漕河梗公根脈之劉築洞堤濬海口具疏改折留賑蠲恤數事民賴以蘇六年移按江西有旨查革書院公請存白鹿縉紳翕然以為公故陽明同里能明輔道術裨政化也土產赫號額有輸俗不理機杼額又有輸公疏減紙直而裁絲絹之半以輕齎供馬九年辛巳報命會當

京察留掌河南道以公慎稱其巡撫湖廣也在萬曆十六年嶽稜飢民向書焚掠都市公梟狗首掠多方賑發以安集之賊劉汝國出沒太宿蘄黃間飢民多從之勢披猖公設堡哨遏賊衝移應天府撫操下流將角賊負固堅壘不出公檄擒兵先進而身督師黃州經抵其巢賊倉皇焚巢走追斬俘獲甚衆汝國旋就縛是年鄖陽兵譟閩撫治李材軍門材避走衆樊久之乃定人謂公得先哉威惠兼克在楚一年篺左回院協理初潞王之國有以景邸莊田咲之者王請之頗溢故額濫及民間世業公瀕代慨然曰奈何心知目視其事而忍不言乃列見田寔課以開且議徵輸歸州縣毋滋官狡援其為屬境慮長久如此陳太宰有年稱公閑達有用世才終始法官常依于慈厚早歲以孝弟聞月湖公有子八人歸自邵武時悒悒公燕進白大人處諸兒乎伯兄衆大人之教魁鄉薦矣仲善為生叔簿太湖兒雖謝然而諸生哉當強自力不肤先世之遺與大人節縮二千石餘祿請畢分殤弟之娶及三弱弟者月湖公嘉其義已卒如約諸兄咸無異辭焉其後母弟圭舉于鄉庶弟皆立公祿入輒分遺均給及宗戚朋舊貧者世父白竹公素奇公公第白竹公方捐館祭祀必迎主並薦保植其子孫公之大德可知已立朝不阿權要掌河南道時南督學缺時相以書致般

勤言此席當屬公公力辭已卯肇江西試策問更議考成或言不虞忤首輔耶公曰士君子安有以字句逢人趙用賢劾居正奪情都御史用他事論罷之公語同列曰都臺從蒲團中度半生今日乃爾哉或以語都臺公亦不顧已而晉江王司寇時為戶部郎疏論都臺得罪去交遊無敢送者公獨具贐祖道立交戟之下務修寔事不以毫氣封殫自公沒十餘年而東林黨議與臺諫之門戶與國事終矣於乎時為之與人為之與公冀監王山子二欽順欽馴明之末年欽順孫不倫聚兵四明山被獲不屈死之不倫兄子曰進字大赤有文名于時

明户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邵廷采

公諱元璐字玉汝一字鴻寶紹興上虞人父贈尚書涑從郡城涑有經國才隆慶辛未試南宮對策指陳時政得失下第甲戌成進士官南工部郎定船政軍衛皆便之江陵相居正快其直出之知撫州歷守撫淮荆瓊四郡所至有循吏聲公幼承幃庭講聞忠孝大節居身矜重才氣絶世天啟二年成進士充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授編修首輔葉向高特器公曰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何處得此風采然是時璫焰遂熾向高未幾罷相五年公奉使封德王使竣即乞假省太夫人尋召還京魏忠賢已進爵上公至配享孔子

公典試江西命題譏切忠賢大忤會熹廟崩思陵登極誅忠賢公乃得免於禍崇禎始政天下清明而逆黨阮大鋮楊維垣等猶在班列所列三朝要典背頗公論羣小陰持其説以動揺國常楊左衆君子死士氣未復冀幸小安莫能盡言公以為此邪正之幾治亂之本遂不謀同列獨上疏曰臣頃見邸報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並稱邪黨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彈忠賢糾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抵衆清挺之標而或絶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己寧近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義建蕩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乃從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天祚明德陛下龍飛出諸臣於鑊之中恩綸酌用凡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而猶堅執方隅深虞報復夫曩年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收無可施報復之端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為獻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疏末請亟召用韓爌文震孟而後天下請

學書院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上方深思未即納用而維垣起爭公疏甚力公復上疏曰觀臣維垣所奏事事與君子為仇言言與明詔相背明詔戒諸臣無立同異天下為公而維垣論列輙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動分門户持此獨竪陛下當陽皎日既出而維垣猶舞魑魅於容光臨照之下欲起地下諸奸而更生之取正人灰燼重加熵炙乃快其願臣竊以為計過矣維垣怪臣盛稱東林意東林于李三才而綫熊廷弼也然當時議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特未即西市之刑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未為失論失刑也若維垣之矯

魏忠賢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五虎
五彪律當處斬而祕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之寬
廷弼者乎韓爌清忠有執天語煌煌即係旨廷弼僅免一槩未嘗
赦之令含其抗疏抵璫之言而加以闒說莫須有之事廷弼行賄
璫口假以汚巇諸賢追贓酷掠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
說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慎行清
望與王之寀不佯擬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為
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王紀清正因參沈
淮忤璫而斥文震孟為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

策蹇傲蟒袍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斯榮辱因之
若當日則忠賢之刑賞而已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
者誰榮誰辱柳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
義不明相率為生祠頌德呼公呼父而不顧而維垣以臣為謬臣
不受也鄒元標始則峭直後則寬和正其暮年進德都門講學扶
正人心為益非細而令詆之為妄取多藏且從璫逐元標而毀書
院者正以籍學士大夫之論而恣其無所不為自元標以偽學見
排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擯斥宣尼書之史官貽後
世笑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崔魏時人皆任其率性罔辟頑廉使

有一人矯激假借猶足以立朝野之坊若東林已故諸賢鄒元標
王紀高攀龍楊漣而外又有若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
大中周宗建周起元其人建戍摘放有若趙南星其人臣不敢濫
名以侵驚舉之賦其為理學清節要何可疑存沒不同並歸真品
豈有所矯激假借其間而以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謂臣大謬
臣益不受也若維垣持論之悖者謂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夫
待小人惡稔天下事已壞矣設天下正人亦已盡矣思攻而去之
不思何及乎崔魏惡稔不過聖明誰攻而去之又始終以無可奈
何為附璫解嘲脫一旦彝猶稱臣挺戈弑逆亦托之無可奈何乎

又言忠良不當以崔魏為對案夫今日亂賊非崔魏而誰王安石
非真小人而附安石者皆真小人豈崔魏真亂賊而附崔魏者反
非真亂賊以維垣之邪說護亂賊之崔魏孔孟復生為世道懼必
有甚於前日矣夫古今惟意見不同議論偶異如宋臣蘇軾程頤
互相訶詆均不失為正人本朝大禮之爭折衷未平皆主於愛君
尊祖若品節大閑豈有兩是品節試之於崔魏而究無閒其為東
林與非東林也總之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
宣清議不可不畏臣前疏論列本為維垣不斥其名意使之闕而
愧恨面熱發頳而食不下咽不意其怙終遂惡乃至於是且猶揚

揚以正人自負語言首鼠豈能上逃睿鑒書曰作偽心勞日拙臣願維垣之熟思之也書奏上嘉嘆公於是請毀三朝要典畧曰伏見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始自清流當事起議興致庭迍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究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至魏忠賢竊命始假三案以殺人而求富貴者萬口和之既又編立私書名為要典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聖神御世誅罰既行則於此書唯毀之而已假奄豎之權役史

官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啻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偽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脩三案者之累也願敕部立將要典焚毀明詔廷臣章奏無得漫舉向時黨將之謬邏佛之說一切市語妖言以塵聽覽舊染汙俗咸與更新昭陛下寬簡蕩平之治天下幸甚上從之時公已遷侍講屢上書言事海內傳其奏牘希望光儀同郡大學士來宗道曰渠何事多言哉詞林故事唯有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公從與其兄御史元珙進諭前大學士魏

廣微顧秉謙削籍詔以廣微貫為禍首持國柄拔瑞壽偏宇內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於是御史毛羽健劾阮大鋮御史鄒亂祚劾楊維垣御史高弘圖劾劉應遐洪夔環劉詔給事中顧錫祖劾巫曹生李蕃霍維華旬月之間魏忠賢之黨以次盡去上親定逆案分七等錮之終身皆公三疏啟之也四年遷右中允自袁崇煥敗後罷大學士韓爌錢龍錫劉鴻訓而相溫體仁周延儒史堃等謀借封疆翻逆案日夜汲汲龍錫下獄論戍上益疑廷臣朋黨無循國心會大凌河久圍復遣中官督戰公嘆曰此觀軍容之漸也外廷無人使主上不得已出此是時前右中允黃道周以救龍錫

謫外公上疏願以己官讓道周道周行清絕俗學深經史精識時宜天為陛下生此一人非臣等所及請用道周出臣猶棄魚目試砆得隋和又前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剛介正與道周相類宜召還京師風厲臣節不報四乞歸省政府以公人望籍家致書勸慰留焰以美遷公辭馬謂所知曰平生不受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令石齋九一既去而我獨留有靦面目詩其謂我哉引退益力上不許六年遷左諭德充日講官七年陞右庶子掌坊事上制實制虛各八策制實者成敗得失見於行事之實制虛則本之心運之廟堂以虛懸實可包百世利子孫黎民無遠勿屆內觀執政

除吏部侍郎張捷薦呂純如事又請盡撤監視内臣以重邊疆上
還公疏御屏時時省覽焉八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
墻罪宗公上疏以為殆禍非常祖宗大學人心所在思亂賊據南
北衝事實未可知請上亟下詔罪己悉蠲崇禎七年以前逋賦并
東南雜解改折等項追贓勿或根株牽濫並寬有司參罰使官民
咸得安枕以祈天永命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撤樂減膳布袍視事
命臣工共加修省務存寬恤時禮部侍郎陳子壯亦條蠲租清獄
宥罪使過省工東兵改折蠲贓恤宗寬驛旌叙事例十二事與公
疏俱下部而溫體仁惡事掣肘以名塞未能盡行也是年陞國

子祭酒上疏禮王制選造三升然後論辨授官簡不率則有郊遂
之移請倣其意分貢選為正流援納為閏流援納拔萃改正流與
貢選同科黜貢生不才退處閏流比郊遂又遵祖制六堂遞升所
教崇德行明經術講求兵農水利律曆閑嫻騎射備公卿將帥之
用最下使讀律令稍通治民毋致墻面而博訪品端學正多聞儒者
充六堂司教官不拘甲科久任教成特與優擢天下府州縣有通
三經尤卓者撫按送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仿高皇帝遺制國子
生習讀春秋以明大義斷世事學成按洪武間狀唯擇學等授編
修給事中餘御史部曹方面知此則太學舉士可與周治比隆次
亦有光漢宋明倫之教始不徒設又請勲蔭子弟十四以上三十
以下入監教習如古胄子漢四姓小侯法不由監咨不得承襲上
可其奏體仁久知上意嚮公慮一旦進用且奪其位力謀去公而
靈省無可踰意一日上手書公名授内閣命以履歷進體仁大恐
喉誠意伯劉孔昭訐公冒封典事擬旨削籍上察其誣改命予告
歸里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母老辭有詔
敦促已聞京師被兵徵四方兵入援矍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
警不前非義也遂散家財募義從得敢死數百人持滿夾艘衛除
出濟明年正月抵阜城時王師深入自良涿亘山左連營九百里

游騎四出初較請暫止觀變公正色曰辱三千里赴召豈復顧身
且北兵日南進退等危耳遂進十日達京師京師城門盡閉行旅
斷絶援兵皆不能前聞公至皆驚即日陛見奏陳虛實條守禦之
策亡何叛帥劉超就擒叙功陞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
注意相公而陳演欲擠首揆既同延儒視師構成其罪又慮公柄
用諗入告曰天下匆匆患兵農不得人令使元璐為司農元飇為
司馬事濟矣上不察演意以為推轂即日拜公戶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馮元飇兵部尚書召對諭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
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公引浙人

不得為戶部乃辭上不聽諭曰朕知卿久矣卿忠誠敏練義不辭難勉為朕分憂至以高皇帝用宋濂劉基成大業比說公乃拜命疏陳生節要義以為天下財賦什九咸耗於兵耗於將之虛冒請用戶部官行兵部事或臨操頒犒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至於軍興以來正賦之外有遼餉有新餉此復議抽練遼兵號果捕賊又加練餉其實有抽無練徒匿全餉原伍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冒虛非因抽練而兵精乃因抽練而兵寡自今請罷抽練悉還原伍又一兵兼食三餉一民兼供三餉名項紛然吏緣為奸額設民運屯糧督撫徵收經餉行間者遼帥每置不言而唯責京運部欠籍口貲部江河漏卮冀知所底請者令凡徵民糧悉去遼餉新餉練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項正賦萬世常經兵餉事平賜復庶歸畫一民知所守又條上恤東戶改雜折省弁職數事上皆從之京倉僅支二月上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大家素貫並深藏居奇米價驟貴公計不如收漕於天津歲運關寧薊永三百萬石內扣五十萬石輸京倉用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米石入錢大倉得米而邊軍喜得金上下便利諸所變通悉此類公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稅政少釐而度支終告絀徐定巡撫徐標奏請從兩屯之制可省漕運其西北屯下部公議先於都城開引十萬未及舉行會旨以

開礦鈔法動上者陳演附贊其說言利之人益紛紛進措施俱拂人心當是時天下苦於兵多將驕上不能御將將獨以索餉為事上意益專措餉括膏血以奉冗軍階庸將而不得一戰盜賊因之以拾垂盡之命則哄然從風靡柿圍既敗李自成兵不留行公仰屋夜思請上詔秦晉二王悉輸所有餉軍無賚盜糧自成已入潼關隔西安秦累世府庫盡為賊有矣成敗頃刻諸為民條奏興除俱不得施設上雖虛中任公然責餉綦陳演魏藻德等猶固寵專任十二月二十四日萬壽節上不舉漏下十刻與寧相洽求長策漸注感發藻德承間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顧時艱未能速效即撤誰代之者方岳貢具言公清操練事在廷無出其右不可易藻德曰代之誠難顧軍國事大幸聖主熟思其人上竟惑德藻言十七年正月晦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仍視部事俟代二月廿九日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為戶部左侍郎究計務公解部事先是正月晦上諭公措餉百萬時部帑留貯不滿二千公奏外解未至道路阻梗且陳許都之變東南震動上滋不悅是日上怒蔣德璟條奏言練餉事有聚斂小人語詰問德璟不屈公以鈔餉戶部職掌引咎上乃稍霽命起德璟出又補疏極言練餉之失且求退詰旦諭裁練餉是月

李建泰督師西討自成公奏言黃河亘千百里處處可渡兵力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為防量度要口築砲臺大軍得專辦賊蠲今年田租半使人有固志又免軍籍為民立可致千萬不聽二月自成渡河陷太原至黎城他賊陷臨晉建泰聞山西陷家破遂逡巡畿內兵竟不進是月上御遣中官王坤及科臣韋朝薦等四出催餉并周延儒吳昌時贓罰米大典贓錢公上言贓贖重大完何容易勢必波及遷延民不聊生挺思走險亂人乘之恐遂無漸乃罷遣坤三月賊長驅向宣府犯保定所在迎降公上言賊勢披猖皆自人心離渙請急降溫旨問饑民疾苦分別罪繫情可矜

原及罰贖徒以下悉與肆赦祖宗兩都並設原有深心正為今日宜重留都事體外引鳳淮以通南北之路事急又密疏請命東宮撫軍南出不報公嘆曰今無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明而一敗塗地者第比來聽言用人定封行賞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唯有七尺耳丁未都城陷公將致命門人金廷策進曰公何不效文信國出外募兵以圖興復乃輕自擲公曰吾誠信國罪人然事勢無及祇俾天下事非一人所為以待能者吾姑順受其正語及太夫人淚下曰老母年八十四矣日食飲率如

初從何城冠帶出廳事北謝闕南謝太夫人畢援筆題桌几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又顧家人曰上必殉社稷俟大行殮方收吾屍遂南面坐引帛自經而絶賊入則見公如生驚羅拜庭下嘆息呼忠臣去頃之偽兵政榜戢駭援家人乃得治歛南都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順治九年郵明季殉難忠臣十五人公為首諭祭賜地命有司春秋致祭

論曰崇禎之世天下非無人患用之後特與齟齬之不得盡其用如倪文正公之掌計意務收拾人心竟與人主背馳及盜入關門中外土崩向所養百萬之兵勞身焦思以籌足食者曾無一人御

敵事勢已去乃識悔過罪己恩威俱不足以感畏其民親臣世臣稽首賊廷棄三百年之主如敝屣甚哉丘民之心不可失有國者不以利為利也吳偉業嘗稱公與馮元飈分部賞共事元飈數被病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得參公前并三餉清邊兵吏吾置詘多非其意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揭狗馬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令定何及耶孫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飈雅不欲速戰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上坐便閣喜甚召元飈曰傳庭乘勝賊滅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飈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

也臣不能無憂上默然良久因罷去無何敗書閣
廷采草泚公傳後据拾无功先生先德五據中遺事為後序公
才性奇敏五六歲屬對射覆出語驚座嘗戲作牡丹賦父雨田
公見之喜告曹太夫人曰二郎他年公輔才也其為詩文經義
灑然逸倫旁涉翰墨丹青圖篆無不深妙四方名士請者公未
嘗辭然內明嚴為睿翰時有以楚紙乞擘窠書者楮筆精良得
意疾揮忽閱紙所自來則中貴所屬請耳公遽閣筆請綽竟不
許客懷楮去數之得十字曰一簫尚可名齋十字容渠不關乎
因以名樓曰十閣崇禎十四年田太保弘遇以貴妃父奉詔禮

陀過越冠紳傳冊徵詩報以二絕竟不交而而罷无慎予取
予進退一縣令求革制致束帛交而展之中有黃金不悅曰以
禮求文事本光大何為韜秘以成曖昧讓還一縑反其金焉
大司農定差規門可羅雀有故例向供饌沐公不取一錢吳昌
時橫經公門壬午將賓興道謁上浦臚召客欲為公物色其
卷于內簾徐喜渡江走告公公謝曰士當先行節後科名今出
門輒圖苟且異時何望監立且求之志廣才疏岳方慮其遺宜
興憂又可就其轍乎及周吳敗咸思公言入年秋卜召翰林尚
書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公引疾方杜門政府香山吾騶兩

使至謂上意久屬公即召無假塞理文公震孟亦勸駕公曰諸
公誠愛我然我屢疏終養今閣枚下遂爾突出即此面目何以
對君親況置相大典自當旁求良衛岩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
得得亦不光退堅臥其日應名者七十餘人各給一札使平章
之及宣麻唯文公入閣文亦以病臥不赴乃益嘆服謂年友曰
鴻寶每事高我一籌公與對客能笑語和光接人司成歸愁雅
歌投壺以意創為百官鐸纂正銓法說五篇之亭招客閣人涂
仲吉亦與酒行忽哽咽流涕言方今中外多事士君子致命守
身之道不可不講須于平日說身當境處之不然鮮不隳喪名

節諸生王毓蓍等咸在坐聞公言無不感動終後毓蓍[illegible]
卒如公教龍山州先生亦言公任戶部知不支嘗懷一悅于袖
中曰時至即行或稱公徒以一死報國說何容易哉方公戍[illegible]
三疏天下稱為鳳鳴朝陽可當公行事世最患白黑不明邪正
混淆若宋時熙豐諸君子或主調停馴至大壞公之建言主節
與烈皇帝相終始同拏瑞終狗社稷此亦末造明良之會非
偶然也公議度超遠意主于成天下之事與人寬裹守禮自信
人亦卒不以非道相疑壬午赴召經涿州時馮銓助守州城獲
全聞公至郊迎供張公欲往從吏叩頭諫公曰非汝所知遂往

二者而起或請其故公曰國家多難庶功賞一途可奔走群功
豕鹿所覲不過鞶帶拒之過深且南北走今日單國為重倘疑
開端翻案明主持之自堅霍呂其前事矣周延儒賜死朝士無
敢言者公曰往綸扉臣公群思剸办吞脧宜輿獨以文章容我
肯綮邕變顏于董卓睦周素服于崔浩明主厲法豪采伸情何
嫌何疑上意不問所至汲引人才在司農侵蕃歸邸必延接之
士咨詢僚屬累無倦容政府有以拒客明介者公笑曰客相以
用人濟世而乃避人避世乎其風流幹累與蕺山劉先生不同
同歸于道天啟時蕺山直聲已震天下而同里士大夫未有以

真儒相推者公每向人言念臺今之考亭及崇禎五六年乃言
劉先生當今第一人物又數年謂此老真大賢畏此信為清孤
令乃知其無所不有公之深思樂道好學善下如此諸凡持論
必與君德時政相依切論學術曰孔孟之道自能刑人殺人柔
須學申韓少正卯之誅原情按法天下稱平今有亂國重典加
一等之論則是有申韓無孔孟此等生心發政最是害事論良
知曰平天下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好君子惡小人無智愚皆然
孟所謂不慮而知者今乃為之說曰君子無術或亦誤事小人
有才不妨姑試則是作聰明非良知矣思陵之受欺公兩言蓋

之弊事謂義撰自辯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請用催科賦額箴切
時政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中書徑從數四公持不可曰啟沃
自輔官事此後峭急有甚此者必爾吾當自陳求罷體仁銜之
時上意向公進講無不前席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拂然以手抵書几端仰首上視
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霽容受焉賦務已通上備御經筵講
生財有大道上疑公諷刺詰曰今國計益艱生衆為疾何所措
手公對聖明經權互用臣書生止知固民之情藏富于國退亦
不引謝翌日上謂閣臣曰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時肯之

言是朕過也公司計凡十閱月解部帑米二十日即國變請言
數十種代言奏牘講編兒易尤行于世兒易者分內外二儀外
儀墨守先儒有因無創內儀尊仲尼以兼三聖又分之以兩編
以者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曆明時
全卦皆歸曆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因而重之卦占一辭取
易所固有為以箋釋自敘曰漢人說經古本難概似兒強解事
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
解事也又曰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或以古
文兒倪通用因以姓稱倪易誤矣

老建周匝具微筆力體裁懸之國門真是增減不得湘文水先生

三疏提掇貫串得班掾家法後叙自創一體細大不遺風神駘宕兼有蔚宗永叔之長　孟東村

竊見先生成此傳時晝夜咄咄手易稿凡數十過幾至嘔血曰以蔣文正家乘耳國史自當撰嚴不得乃嗣延英也讀者豈可忘此苦心　鄭梁休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邵廷采

公名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父建泰人南刑部主事公生而孝友不苟言笑為諸生時同縣先輩鄒元標勗以萬物一體之學萬曆三十二年成進士謁南太宰邦人曾同亨與極論古今與故人才吏治得失曰吾老矣以此贊國在吾子初知涇縣行取山東道御史章數十上首輔葉向高下朝房獨然公面曰吾不知李懋明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請給田四萬頃而後行部科無不敢言公爭之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向高亦上疏極言事得寢巡按兩浙當慮囚因就輿中閱册默記以次決遣數百人吏民驚為神熹宗初備兵分守易州入為光祿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甫任明日妖賊攻陷景州鎮兵盡東出城虛飛騎檄來師還邀擊從選步兵千人躡賊後各戒過里日時北合戰兩軍猶不相聞腹背奮擊賊大敗俘斬四千有奇叙功加一級而真定督撫獲錦衣世職遷兵部右侍郎避魏忠賢移疾歸黨與周順昌林枝喬同削職為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遷本部尚書踰年中旨罷歸尋起南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撫定營制決虛平察水陸形勢繪為圖以進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置屯滁和全椒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守上江請於池太間開府

秉石修治舟車以固咽喉又浙省重兵扶總督于徐州兵部設館
不敢覆疏以外艱去服除起南右都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
代劉宗周時崇禎十五年也初奉南院命以衰老辭徵闕遣擎按
抉起曰豈臣子辭官日耶為文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是
時左良玉缺餉東下所過焚掠留都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
無人色公舟至湖口為檄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
勤王討逆仰望貴鎮同仇項傳麾下全軍南瀆江流中斷陵京震
驚何輕舉若此我到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逆龜旦夕齊斧貴
鎮奚以此時枕戈厲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悞功名海內震

懼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係無從旁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
身家而汙青史智者不為也賈即日檄戒將士疏通江楚赴朔恐
鎮本部院當力為貴鎮濟此飢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
相見矣良玉奉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寧闡陳禍福大
感悟乃飛書皖撫發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
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玉帥肯鞬鐶刀挿矢俯立迎謁肯公
辭改用師弟子禮見因坐樓船大閱引勞諸將偏訪姓名為公新
淫殺者四人殉于軍放還男女四千餘人遣鹽艘五百臨別至李
衣號慟公入朝上迎勞曰東南半壁賴卿無恙疏奏移時數起

並溫語如家人然國勢已潰廝相宦官更用事公雖知無不言卒
不能有所施為甲申三月賊逼真保上臨朝對羣臣而泣公痛憤
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衆曰臣去年入都即請勅戡輔急
修城守泰督把關別遣重臣防問諸臣泄泄不戒以致今日皇上
為陵廟生民主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意周乎宋高之遷幸非所
宜聞但賊烽火已徹山東恐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伏見皇太子
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早合歷試諸艱請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
日臨遣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為之輔導便宜飛輓率南師
以碩燕雲賊驕而無律急檄吳三桂引關寧兵迎勦勅襄城伯李

國禎簡京營精銳佐之臣守力當守城之事逆賊之首可懸藁街
更望皇上下詔罪己悉發內帑以餉戰士燕齊盜糧又曰皇上勿
疑臣南人為欽若允叟之圖臣誓以身許國即委臣南疆臣不敢
任越日又疏請定永二王出封江南烈皇帝袖公疏流涕行密
諭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泄其語既而言南遷者益衆光時
亨等羣譁排上感轉意竟寢不行及昌平陷至請登陴閣臣魏藻
德故曳蹀徐徐行曰姑待公唶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為內
監所拒慟哭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旦內
城陷奔大內不得入歸館正冠衣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卿邦後

守邦華當死國難請從先生九原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移席正坐投繯絕年七十一臨絕顧家人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勿污賊手不得上聞無瑜吾屍賊入時忠臣下拜而去越三日乃殮四月賊退返櫬葬鼇山釣魚臺南都贈少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論曰自古言遷國之失未有言其得者也夫周之東遷岐豐予秦宋之南指三京畀金國為異然周遷後享曆固三四百年宋亦且百六十年桓溫議還都洛陽朝野震恐王述以為但從之自無所至然則使晉元不南徙何不為懷愍續乎獨建炎有興復之勢可不遷遷亦不宜都臨安其地勢失而國祚延者忠厚之德貽之安長勇戰之臣持之者眾也夫遷賊下策然能奔走保其社稷若燎原之火未可卒戾必有扶翼同力者出于其間故孟子告滕文公嘗不言遷周五遷而興楚三遷而復七其明效也顧迫于強勢而避遷者不可忘舊都周與晉宋惟竟忘之迄以不振庸累出奔然能用兵返取舊都夫與其坐而斃不如出奔而後之僨人倣重武以紬分封駐關之挽蓋既知主心多忮也計安宗社而快起于父于其幕氣之欲歸抑鬱官之弊斷手雖然至德號稱光復以民心未雖至艳太于篤足不得行崇禎之季則民心七矣不圖之畢而臨危議遷恐其出而濟焉未可以成敗事役擬也余哀烈皇帝之義故具述之附于李忠文公傳焉

明副都御史謚忠毅施公傳　附周果菴公傳　邵廷采

公諱邦曜字爾韜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博士歷工部營繕主事魏忠賢擅政威脅諸曹無不附者公獨兀立忠賢怒傳詔監毀北堂將以侵損加罪會暴風起堂壞得免稍遷屯田郎中中官涂文輔監督二部恥為之下乞郡知漳州漳民閩通海盜官不能捕公至則先知其主名為穴所發輒獲李魁奇為亂多議撫公謂撫郎惟進必思長策養虎終食人劉香據海外繫其母誘解其從卒授首在郡八年威化大行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鄭芝龍始降餌用蔡珣為盜作梁樹榴橋中

丞嘆賞乃再進公獨御已上十七帖皆金葉復還之芝龍愧服僉吏堂風解印綬去崇禎十一年入為光祿卿遷通政使諸生涂仲吉頌黃道周冤公故道周同學恐同以黨上怒判仲吉疏尾存此論可也不為封進仲吉氣盛劾通政阻言路上覩閱疏見疏尾大怒勒歸里十六年起南通政使陞辭言事稱旨出都三日遣中使追還曰南京無事留此佐朕推刑部右侍郎上曰與左副都御史邦曜清執可任風憲公自以特受主知乃條具職事巡按古直指職祭吏道治忽請後考察官吏必面覈勤惰廉頑各以輕重立行陟罰毋第取一二單寒塞明詔又言得一良吏勝得一良[illegible]

去一貪吏郎去一民賊上深然之李自成逼真保公乞趣兵部尚書張縉彥勅厲守戰速徵天下勤王兵漫不應悅惰叱罵而去上既知難在東長安門慟哭聞僕向倪尚書安在曰自經矣遂投繯僕解之厲聲曰若輩安知大義時賊騎充斥不可避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匿出之飲砒酒而卒南都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我朝謚忠愍一子承恭無嗣夫人舒含垢家淺土一杯梁嘗聞然姚人哀之公學信立文成與同邑沈國模史孝咸建姚江書院刻文成系要三編自起孤童是大儀不改寒窶之舊龍山劉先生推其善信允賓幾於無愧學者稱四明先生同郡北都殉義者戶部尚書倪

公元璐別有傳左庶子周公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為人和正寡言笑楊嗣昌薛國觀用事罷斥黃道周諸君子公司業南京與同志草疏逮署入奏權幸側目顧其立身嚴無以中之南雍久弛率以督入殿最公力澥前習靈璧侯嘗辱士公具疏劾侯侯徒跣謝乃已遷左諭德曰元良國本三代與秦亡國長短在此吾不可以不救寇陷秦晉軍餉益急征及偶遷之數公具議令日事勢在急收拾人心蠲免重剝百姓困苦甚急何為苛之以資從俾公元璐見公議嘆息時賊已迫郊畿棄民悸上威嚴竟未有及發給者都城陷傳言東駕南巡旁皇一晝夜已知上崩則狂號

拜書南告辭父母投繯死之曰兒幸不辱身以遺大人憂也公
知人能作士癸未南宮分較出門下者嘉定黃淳耀晉江郭符甲
東莞張家玉先後皆剛節海內以為師門之榮號巢軒謚文節贈
某官□□
論曰謝孔淵稱公授業王生述公出守時夫人處率服青藍布每
用為既以是知生平無須于人矣其一介不取有以也而高平陳
天怒嘗見延平執手曰先師疏奏遺文存笥有日此千載事將以
屬君余惟惟不敢當是時先生年八十矣不時付越一年而沒往
搜公稿不可得嗚咽者久之然夫子稱見利思義而公有介見危
授命而公有忠行信當時聲流後世公之文既蔚炳矣哉
附周傳于施傳末此用後漢書体非左周右施也文簡質不為
鉛飾亦在陳范二史間 金赤霞

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

邵廷采

公諱彪佳字虎子號世培紹興山陰人天啟二年進士除興化推
官定□寧有□名[illegible]錄內侍如京營發巡按蘇
松就問老父條利病擾較少年拳勇無賴皆內憚伏宜興陳氏家
奴播虐鄉家刑牲焚廬發塚公捕奴正法盡追還所估男女田房
表奪陳氏父子官逐治鄉家之亂者吳中稱為神君公美皙而頎
顏如玉人每出士女列觀而畏其共敬其敢犯竟用奏陳氏忤周
延儒下考烈皇帝知公改罰俸免歸受學蕺山劉先生劉門弟子
日進十四年起河南道御史會王師略山東或說公緩行公奮然
曰君父有急義當奔赴況受命掌計豈得觀望至都首疏苗蕺山
及金光宸又叱吳昌時于朝摧挫之餘正氣復振尋命刷卷南京
明年京師陷福王監國議即位公抗言兼監國而朝即位示寓
天下且譯帥勸進表未至古人忠如陶侃猶恥不與定策況其他
乎弗聽時三吳不逞多托勤王尋總朝議以公威望在吳拜右副
都御史巡撫蘇松入丹陽斬亂民三人以徇所至設烈皇帝位率
衆哭沼衛張榜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人心乃安蘇民以鄉官
項煜從賊剩其家常熟亦焚時敘定公捕為首者斬之嘉定華生
家奴客為亂踞坐縛主狀之所在數焉同時起公捕斬數人餘悉

掩獄令曰有為原主保者貰其死于是諸奴皆膝行搏顙匄原主赦免乃募人為務頭軍親教戟興平伯高傑麾下援丹陽市錢浙兵勤王者不平鬬而傷城門畫閣公率蒼頭軍馳斷傑兵傑大恚聲言移屯丹陽傑止之與約就會瓜洲傑虎公文吏必不至及期風作傑笑曰祁撫有靜矣須之南呼帆起須臾波浪到傳呼曰祁都堂至撾鼓入傑開大賊衣甲迎公角巾平衣從隸脊各一傑愧服大喜手揮兵去勞且拜坐語良久起指曰公在傑於瑜尺寸以潤公者有如大江乃約四鎮同獎帝室撫吳六月城守兵食咸有成緒四方謀議忠志之士屢造幕府而馬士英撼戴山莂已疑公屬奏撰御史張孫振追論前阻監國正位為潞二地公不辨伊辭定策功斫陰右副都御史竟歸越在都諫厥衛諸獄廷杖三事本朝奬政不可給述國門傳誦其疏明年南都亡馬士英逃至杭州假太后命徒名公起山勸之行潞王監國黃道周請急援蘇松斷撫經略浙西夷都侍郎王志道述吳中士民篤曰惜炮使早解兵柄第得彪佳至數萬衆可立集枕拜公兵部侍郎總督蘇松會王師壓北新關不果閏六月四日貝勒傳使至越公語兄駿佳曰此吾授命時矣自雲門別家人還抵寓園望南山喟然曰鬱鬱山川今猶昔也入池水端坐死留書几上言殉節易圖功難以難者俟

後賢唐王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論曰家傳言吳門既署有池久淤起工濬之謂其兄曰若事不濟吾子則歸于此嗚呼公之英才亮志陳康伯虞允文傳也獨南都無宋高其君耳自忠敏殉歸王師下行收浙經復章頴而江陰民擁典史閻應元為城主堅守三月乃克然則吳人思得忠敏信矣越州明末饒名臣而實能濟時救世首推公故傳亦勒勒有生氣

外戚三先生

論詞纏綿悱惻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韋判華

余陳陳三公傳　　邵廷采

余公諱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啓二年進士及第一累官翰林院脩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教侍讀日講經筵與脩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公疏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吿越紳渡江公獨不往魯王監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英書官撰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後用為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如田仰與鄭遵謙爭餉蹀血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令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統以平世法哉公見越事益急

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修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請之嘆[illegible]工夫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公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盍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興郡邑不戮一人

陳公諱潛夫字玄倩紹興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官南都錄守禦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陞見陳恢復策為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公前在道私謁無人臣禮并逮詣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三百餘人與孫嘉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小赭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為忠臣爾為烈婦相保泉下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公諱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色書畫迭日與客泥飲出酒文傾吐訊切將相慨闊猛噱至夜分嗑酒杯稱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為孟仕請江令以不謹罷職魯王監越為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嘗失聲入對行朝出酬同列必慷言痛哭聞詔

至浙眾議開讀獨公與熊汝霖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公密疏請殺堡奔衢州丙戌憂嘆曰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粮無厭是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壹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有詔魯王嬰城者公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為社稷亡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公不抵家哭入雲峯寺即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偏書別友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挾繯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流傳沐表二子臣讀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可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彬淚

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既皆以義
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甚矣之泰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既
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巽之振露混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
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辭嗚咽曰
北園吾西臺也蓋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文章節義非卿當自好所能築窩寒山精神尤露 何五羽
搓戢脩潔足陳史手筆 王介三
讀余既跋臣靖乞處當時才識如此時事何從可為 金家丞

少師恒岳朱公傳 邵廷采

公名燮元字懋和號恒岳紹興山陰人為人沉毅有大畧讀精寔
有用之書不為浮文激昂進退以禮萬曆二十年成進士歷大理
評事守蘊州廣東提學副使家居養親者十年喪母服除起陝西
按察使二年陞四川右布政使天啟元年晉左布政使其秋奢崇
明反初洪武中阿奇以猓玀率眾歸附命為永寧宣撫使世守藺
州萬曆中征都ㄓ夷宣撫奢效忠有功遂雄長諸司迨崇明以旗
人承襲益務謬為恭順故事土司不入會城崇明荷優遇獨得入
見王府壯麗密使工圖繪春將周歎吉叱之曰番醜使敢爾子寅

更凶猛勇力絕人延接遊逖時方調川兵東援撫下父子踴起請
提兵三萬往然故遲遲行日夜造軍器偵諸路兵盡出境乃潰心
腹將樊龍樊虎統兵赴重慶劉訓入成都協謀九月十三日崇明
起永寧十七日巡撫徐可求閱藺卒倍調額一人前應唱名拜子
也可求訶之樊龍厲聲曰撫小手即抽刀斬之其黨張彤等萬衆
乘上遂殺可求及道府以下文武官一十七人據重慶反當是時
公以輯瑞方去成都蜀王率士民出國東門遠道留曰公去則誰
與守公慷慨曰義不辭難見危授命吾事也遂與右布政周著按
察使林宰巡按薛數政會謀籌等以王令共推公權行巡撫事檄

召石柱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土漢兵募白徒集士民上城
塞各水洞悉歛二百里內米粟甲仗金鐵麻枲硝磺油炭之屬分
督所在州縣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崇明父子發永寧分四道
至使樊龍出兵扼瞿塘遏東援人心洶俱有諸公馬前告城不可
守者手斂誅之誓衆必死十月賊隔內江所過州縣三十七皆望
風下桿木龍泉守隘諸將悉奔潰十六日賊至龍泉瞿英雷安庶
東中繡到陣大戰力竭死公亟歛四門屯兵登陴至次日北門尚
未為賊已奄至奢寅徑營城北特我兵應檄至者纔七千賊衆十
萬令周著守西門林宰守南門學使胡承詔守東門公自屯北門

當逆寅薛敦政為游徼是夜城外火光燭天十八日賊樹竹梯穴
城焚門凡三晝夜公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滿賊治橋得少息
募健卒五十人夜縋城分出趣外兵行重慶檄何守中守要隘保
寧道周道直撫萬縣樊虎初欲下夔門遂不敢往蜀王時遣人問
勞發帑募兵日一撥餐竹屑木頭取給蜀府汶川太平東鄉宗室
咸出粟肉餉守者賊反計久奸人剃客編布城內少年又輸情于
賊為耳目事泄前後受誅者二百人捕得劉訓及其黨懸首示賊
賊氣奪人情稍定十一月朔賊設雲樓窺瞰城中公度賊必出四
掠中壓可擣夜二鼓令劉養鯤等率敢死五百人侵晨突出誠勿

取級賊果不備斬二頭目以歸焚其雲樓賊又樹陽橋傒近城門
將尾之入數千人喊譟鞭牛上題筆撟城中人有驚死者吳三省
等用巨銃以鐵彈擊牛中當甑秀牛多斃驚走賊獲奢寅十九日
松潘雅黎戎冐兵俱到城下與賊大戰突圍而入軍聲頗振十二
月城中夜無犬吠雞豚菹菜俱空撩罔積以濟衆飢賊黨馮宜欲
援川北安岳令翟學程以秦民屏之兵破走之宜率數萬衆就奢
寅屯城北賊勢益熾劉養鯤告公寇深矣有被脅諸生范祖文使
人來約賊將羅乾象欲內附亟招之夜縋乾象父子上乾象自頁
材勇意驕甚卒實見公體貌神氣頓首曰公天人敢不効命賊旦

夕滅矣賊驍將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中彈死乾象歸正賊舉動
無不知公又使牙將周斯盛詭內應潛出盟質其來崇明果自至
肯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譟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中
氣百倍簡州諸生王廷鄉為老丐泣于城下懸之上搜得劍亂揭
數十通標兵數十人俱受賊劄士民競食其肉奢寅見廷鄉等頭
高懸意甚內忌多用攙捷衆心益攜是月順慶推官郭象儀率羅
網壩譚正通譚正修譚大孝遇賊漢州斬馘甚衆賊俱成都軍民
飢咸思決戰商人李從龍等自製軍伏率家丁助力二年正月湖
大壩兵城上日〻出戰〻無不利羅乾象來報賊意專在旱船破

之則無應矣已而早船薄西門用合抱柱四寸板轉棙用牛二百周著以大銃并七稍砲十三架更番擊之凡八日夜盡毀衆藁收威茂入援之衆擊賊郫縣兩戰皆勝追奔三十里崇明父子俱受創及石柱女將秦良玉兵至新都城中聞之踴躍公造水牌二百投江中順流下除令所在沈舟斷橋守隘以待賊遁二十八日大開四門衝賊營賊接戰不利斂營固守其日良玉與弟民屏姪翼明擊賊于新都大戰鄧懋官將援遼還兵及七知縣之兵皆會賊舉火走還營夜分賊營四面火起乾象欲擒斬寅父子獻寅覺父子策馬走乾象及范祖文來歸比明圍城者始知並狼狽遁所棄

婦女萬餘多跳河死三十日比落傳送逸賊公坐北門橋上凡係猓玀種永寧人斬三百人餘縱遣之前隔州縣偽守偽將相繼奔潰江路始通凡百有二日而解成都之圍詔以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二月水西安邦彥挾其宣慰使安位反圍貴陽先是奢崇明既敗遁走困飢奪民艘渡瀘河崇明徑歸永寧寅留兵萬草壩收潰黨得萬人偽相何若海誑諸奢云已入成都且藉金帛遺之邦彥遂起兵犯黔與奢氏解仇合好諸奢響應內地從亂之民乘時飽掠渡河蟻附亦且數萬于是奢氏之勢復振成都城中方括借援軍糧犒秦良玉又與譚氏有嫌推官胡平表解之旬日乃定以故緩追逸賊重慶之隔也平表時為忠州判官繼城僅去石砫以大義激女將良玉及同知陳思虞俱感動總兵遠發十月十七日戰于重慶斬張彤一第戰始勝落次日忽互爭放舟俱下公聞之急與薛敷政撥良玉赴援成都思虞仍還重慶竟藉良玉解成都圍公之部分審也劉爷張我續為總督以三月三日入保寧公命良玉來會總兵杜文煥攻重慶四月公發成都經畧川南總兵楊愈懋先至敘州建議江安不先取不能復三瀘遣將士與劉養鯤羅乾象等同縣令陳遠道夜分畫抵城下斬其偽將一鼓而欲遂復江安賊合諸苗七八萬攻圍長寧長寧糧盡守將樊萬祿

敘二妾出走五月公在平羌聞報疾走戎城賊前騎已至七星山得險將士俱無固志副使李仙品知府劉澤大列柵守江遣兵迎戰集諸僧結寨兩山夾水陸扼險十四日大戰于城南三十里來佛渡賊氣甚銳兵民望胄咒等去衣甲渡河而鬪蔣達射崇明落馬偽將焦之仁挺身當前衆殺之仁遂失崇明後數日天大雷雨賊奇兵俱札小澗水忽高數十丈淹沒無算乃俱奔逃萬祿乘勝復建武愈懋進至長寧軍威大震初崇明父子分道寅自統五萬由陸周鼎二萬由水道江津往援樊龍前騎至王嬉山遇諱來衎馮嵩喬擊殺賊六百餘人寅怒正欲再鬪聞崇明敗歿乃分軍覔

總歸而拜偽大將軍武屯萬率壩以爲繫援舉人胡繼與劉養鯤
用間招撫復納款宋武張令亦納款酒間縛何若海來獻是時上
東道徐如珂督指揮馮世修義軍將金富廉楚江知縣劉國藩合
邑梅平茶石耶酉陽之兵以二月進戰奪據佛圖關中賊間三土
司與遵義馬湖兵相殺潰退秦良玉善病亦欲歸民屛力勸進兵
三月至鳳白市大戰奪據二郎關四川杜文煥至自白崖與監軍
副使丘志充揚述程督兩兵毛兵與賊連戰二日賊馮高設伏我
師雖銳未得利翌日西兵毛兵當先秦兵從之諸官兵在左三土
司兵在右合戰賊大披靡棄旗重殳敗楚將薛總兵亦至五月遂

分兵爲六接戰文煥先得利以屛牽奇兵遣出其後賊驚敗斬殺
鮮有脫者周昌逃至合江民衆爲義兵所縛城中開門敗寅不至
始垂首喪氣張我續進駐合州水陸斷絕賊糧盡人多縋城而下
酉陽冉天胤與秦民屛遣敢十人夜登城燒其營屋數十間後無
從者乃退金富廉力勸進兵張彤石永高出見諸監軍道從之回
次日樊龍自出三土司爭而殺之軍遂大開入城壯卒沈應龍在
亂軍中識張彤斬其頭送富廉餘賊盡殲賊據重慶凡九閱月而
後官兵乃得專意川南七月總兵楊愈懋兵敗于江門遵義再
陷愈懋鬪死文煥談加宮保柏葉怒氣激張彥芳永寧先是松潘

道副使李忠臣本臨瀘人家永寧陷于賊屢家信欲合死士從中
起候火軍事覺遇害賊將其僮質妻子夜出精如風約愈懋信之
郭象儀泣諫不聽軍令有阻者立鞭之至沙門當絕地賊先攻肆
大孝營大孝壯卒俱私歸在瀘納人亢數愈懋又傳令各營自固
切勿出救大孝不能支奪路走徐永武戰死象儀遂以身殉諸軍
皆潰賊徑趋總鎮營標兵方出搦戰賊突起搦後革間所營徑入
愈懋度不免拔劍在手遣親信負印馳出獨精揮馬侯祖數人在
側遁之上船上沈遂自刎其日副使李仙品逹到納谿收督潰卒
結壘南岸賊不敢衝公飛騎撤瀘州范總遣建武龔萬祿入保萬

祿強項竟中賊誘父子死戰不得脫遇害遵義城中無兵食賊合
水西七八萬人淼湧至推官馮鳳雛義不受辱挾城死公亟請杜
文煥鎮納谿一月後方至輒稱疾去楚兵先期盡撤張我續奉詔
援黔賊勢復熾公于孤危下鎮以靜鎮乃四路設險因材授方使
馬湖知府鄭朝棟及胡平表守長寧建武參政閔夢得及李仙品
守納谿下南道王世仁上東道徐如珂同守合江又使道臣吳國
仕進真綏趙邦清進綦江盧安世出桃竹壩徑道知府余新民等
主運八月公督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半年之間轉戰數百
計勝負相當卒不得要領三年二月詔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

公拜命會諸將謀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于是刻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二十五日戰于麻塘坎大勝盡燒賊營二十六日戰于瀘州衛後洞中避難者百餘家四月進壁青山崖乘霧奪險石硅兵亦會寨歷三洞擒偽相宰守從閣蔞得抵馬克橋逢劉養鯤等破橫山八甲三溪獲偽將柳元儒于是四面守隘之賊盡適我師合為一路進次土地坎賊結大陣厚募敢死決戰總兵李維新魔衆進多不肯應李仙品厲聲曰有進無退有尚方在僉事劉可訓謂諸將曰若等欲走直須走達成都帳前一轉足復有生理乎鄭朝棟亦趣之秦翼明請當先立

判賞務詰朝大戰賊衆甚盛我軍死鬪有中五六槍不反顧者乃斬偽總兵總周賊遂披靡奢寅父子散衣穿甲陣前督戰而使偽者乘大馬盛儀伏官軍并力取之遂得逸去既敗水西人飽掠先走二逆見大勢去乃于永城四面舉火遁走紅崖山官軍入永寧賊棄子女輜仗以遁追兵鄭朝陳攻天台囤苗目羅甫率兵數千出降獻偽僭冠服羅乾象譚正修破白崖楠木青岡諸囤五月二日破銅鼓坪降苗酋萬家水西分二道來援一趨永寧行至新寨見官軍陣整不戰而退二逆親率數萬人直衝古藺王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大孝等列陣待相持兩日其黨魯仲賢就執惧

死誑軍人曰我奢寅也爭而殺之我軍雲集藺州燒其九鳳樓蕩清其巢二逆走龍場匿客仲壩水藺界也公檄鎮道分平奢落降者數萬會夏秋之交瘴作鎮道將卒皆病十月賊復偕水西兵及都都蠻入犯永寧城中米僅支四日有謀退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厲聲曰今日是吾輩死所復何言力疾被登城手刃督戰將士無不感流李維新悉衆出火砲奔發賊敗遁秦翼明兄弟及諸將剿都都蠻斬獲五百餘人餘遁入芒部盡焚其房舍得糧數千石造船製盤車逆流挽運軍中始不飢賊轉入深箐五路之師俱進侯良柱先到獲崇明妻安氏及劇賊奢崇輝蔡金貴等數十

人公懸賞格募二賊二賊竟走匿水西莫德家去藺四日英德與同走火勺李維新遣林兆鼎入大方范總道出赤水衛集四十餘洞義民朱三鳳等壘進捕賊十二月公率僉事胡平表入永寧林兆鼎自大方還言黔撫期以正月三日共攻火勺公檄李維新李仙品復發重兵至畢節賊皆遁入老林四年二月乃旋師是時永藺已定拓地千里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為封賞公計深山密箐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請以外四里賣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磽瘠分給降將俾各守土保塞二逆走遁窮巖卒誅之恐徙費兵力稍寬時月當懸首藁街會黔撫王三善師覆于大

方總督楊述中以罪去公出師遵義為黔聲援晉兵部尚書務撫
貴州節制貴川湖雲廣西五省軍務公復重購降人阿友阿引等
佯得罪叛去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造弓弩住邊界久之寅不復
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問約死士斷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
徬徨益疑其下考掠阿友備五毒以刀穿其左足一晝夜友抵死
不承釋之寅痛飲帳中阿引等歌臑砍其胸身死腸出稍官兵
至餘賊盡殲焚其屍以首來獻藺州首亂起寅亦誅崇明遂無能
為苗漢人吉復業者踵至川南禍本永絕公一意討水西無何父
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代總督尋公前議以戰為撫貴陽抵大方

路險用兵宜從永寧始賊恃畢節一路外通須重兵扼之斷其四
走之路不果用黔事蓋壞莊烈帝即位錄平藺功加少保蔭一子
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黔
周觀形勢上狀曰黔中山林深阻苗民錯居惟上下六衛一道經
通逆苗慓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
若專在樹衛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于茲矣算
不定計不立後急失序首尾衝決彝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
則號令棼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餙兵馬練
戰士坐得致敎之術曩者諸將校坐縻廩食務取小功自相矜誇

此旋撫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戮降人報功以失變
齊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猓黔皆苗安能盡殺
御以成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為戀耕若殺不當罪是
驅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用奇決出期
于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于是大簡諸將賞功
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崇禎二年六月乃檄滇兵下
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軍駐六廣遏大方
鬼師莫德說安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
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沾舍然

後扶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邦彥從之以亙貴等防六廣小阿
烏謎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號元帥而邦彥號四裔
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先抵赤水公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
深入薄永寧城誅知賊入誘即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
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主師四合意甚恃其勇欲旦夕先
破永赤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約永將侯良柱鄧玘夾攻賊玘
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夾擊賊不支大驚潰自壓擁
而潰數萬崇明邦彥莫德皆受劍漢兵斬其首舉苗衆擊各烏獸
散命良柱以爭級棲營先歸遂得稍稍遠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

附位豎子不能決其軍目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拒命公會諸將授方畧戒之曰水西地山險深昧陰雲霧障莫辨昏朝林多猛獸蝮蛇即不戰鬭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浮舟餉無由達我深入其阻隨賊伏中乘以此敗困歟之關未可輕也諸將受命乃焚棨驛剔岩穴截溪流懸絕度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蒙歸還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獲首功萬餘生口數萬軍行得鄉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飢斗米六金剝卷餌遺家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三獻故殺王巡撫者首四通畢節等驛路佐

皆聽命遂率四十八目出降誓不敢反而黠人自軍與來歲食焚餉酋萬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與作亂揚言水西我不共戴僾者必盡殲無令遺種殺其使奪所獻馬公立斬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為上奏詔許之還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酋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墜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臣于沿河要害築城三十六所近者控扼酋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州火相望部曲相保壁壘木樵較聯不絕賊必不敢卒入為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

常屯萬人上賦水田二十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苗漢相安使一地並懸關聚落日繁經界既正苗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錢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予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衛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揚旗河上使賊日倫我便七願耕者給地一從其便且耕且

戍衛所自寓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粮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業便九上可其奏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僇邦彥功加少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雲南沐氏土舍普名聲為亂移兵討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貪橫公劾其不法狀良柱倚朝貴援且因永寧爭叙事修郤于公遂以龍場地界謂公曲庇安氏龍場壩者寔水西地畀將水藺仇殺爭此地時僞

時屬水其後結盟假崇明居之去大方七十里永寧六百里山不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聞御裔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璵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裔自耕牧導往制職貢賦爲數世利若設官屯兵臣恐以爲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龍場跐臨裔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藺夷必死之鬬外挽水西抗究之嫌兵端一開非國之福書上詔詰責數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坐誣卒如公謀安位死無嗣朝謀俟欲用兵郡縣其地公力持不可諸苗咸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遂上奏曰水西恃其險遠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族異支紛然爭立臣奏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遐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于道臣惟水西有宣尉之土有各目之土宣尉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界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向同于編氓大方西滇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消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裔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嚮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扶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十一年春公薨于黔年七十三黔蜀番漢軍民咸罷市巷哭制服立祠比于漢之馬伏波將軍諸葛忠武侯焉訃聞天子震悼賜祭九壇遣官視葬禮也蕺山劉先生銘其墓曰咏公前後條奏真得古王者馭裔之策動可爲萬世法當羣謀沸騰貪功喜事致天子不難備一官謝黔人而公則大猷是綜始終操執不以跌眥利害奪所守其器識淵遠自學古之日得之用兵必先定謀矢石之災神氣愈閒指揮不亂御衆徵一以恩信未嘗妄敘一人就所至附懷死而哀思初在隴西行經首陽山過老人說

世事戡歸受奇門遁甲六壬遂長占候而內江隱者牟康民精數學亦預卜西川有事定之者朱公頃者中外交訌海內用兵發三十年欲求公一戰一壘守一勳一撫不可得當是時惜不及進用公竟委之西南一隅以老然猶幸公專制西南使縣官得并力中原而公之以一身用舍係天下安危抑豈其微哉爲大理寺卿因山西有囚某以誣批殺七人黨金京師爲請寄公至晉首按其事曰奉命恤刑非一切從解也殺人而失出若死者冤何竟論辟如律知蘄州時屬邑賦例輸郡帑者甚先爲羨贏資吏乾沒公立法使邑自封識不關吏手由是羨贏遂絕督學粵東巡按御史朱累

贖薦士郄之後竟以二十人檄藩司應試棘院公卒不許曰僥官非法榜其姓名于市某恚甚挺指公他事朝論竟直公右轄四川直殿門工興採木于蜀〻木凡奇材生深山絕險遠斬伐置大壑候暴漲出集涪州吏緣為奸不顧鼓從類言不中如是二十年費工部數十萬官吏坐逮繫沈命者累積公規其事立驚至涪第其上下簡料之凡五日而龐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縶因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賈商并其直使達京師蜀田洛永樂中故籍歲開而賦不科豪户隱占遠鄙起海內悉加賦公編料蜀田正經界每畮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水西底定即其

忠復堂　少師十六　二集

地築城堡設公署闢荒屯獲諸徙皆身自經營犁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沈深翰略家居不入城府坐外擁書稀接賓客故末由知公紛嘗論公剛毅如忠獻純誠如冷洁練達如文饒廬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本朝自新建而後大業未有及公者蓋天祚國家川岳儲精而篤生公也華亭陳子龍稱公體貌奇偉望若天神食常兼數十人室無姬媵堂無玩好性介潔不苟取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籍于公夥服用節嗇又多才能應羽書旁午未嘗有記室章奏悉擬所出已手用法嚴誅不避親貴不遺賤故人樂為之死當熹宗朝奏凱

不歸功奄寺以此失使天下尤重焉

論曰余于恒岳朱公傳而嘆明世非無才大抵壞于文法議論耳當闖寇初起文法不及掣肘議論不及牽制以故才無小大咸得展布鄖象漾推官也前用三譯兵權賊鋒後死于楊愈懋之信牒范祖文鄖莿然猪生也于停因中陰結降將志存本朝胡平表判官也能絕城發秦氏兵又調和文武土司使軍政不亂薛來衍大理知府于也道阻不能歸以二千人破周鳥奔寅兵數萬末世第貢士也讖襲萬祿于稠人推立為將使守建武其他周著秩宗閔貲得李仙品鄭朝棟劉可訓皆有大功者至若指揮馮世修敵死

忠復堂　少師十七　二集

不殊後與郡人金富廣等起兵上東道徐如珂自吳門來闕從不避直走甃江擊賊並卓華樹古人奇行公倉卒器用盡其才節何舉世嘆乏才黔蜀之間頗多才若此哉以其特知人任使之識休休有容之量雖出于公而公獨當危事無敢既公者公子是始得措施爾在易之泰物相遇而後聚諸人之遇公當亦一方貞元之會也及危寧傾定乃以龍場地界犂起相牙乃受文法議論之牽塾由斯以覩從有薦公當三邊本兵之任公豈得一展所為哉公之不爵于熹宗宜也不爵與謚于莊烈之世遇而不遇也其遇則西南之福其遇而不遇則中原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易曰師貞

丈人吉。又曰勞撫君子有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公嘗之無愧矣。康熙初年平水西置威寧府大定等三州改皆衛爲縣

督師白谷孫公傳

邵廷采

公名傳庭。字伯雅。號白谷。代州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知永城商丘縣。有循卓聲。天啓五年擢吏部主事。避魏忠賢之禍。請假歸。崇禎初天下亂。有澄清中外之志。諦安邊弭盜大畧。慷慨義形于色。八年秋起司封郎中。尋超拜順天府丞。是時官軍逐流寇入漢中。賊困于車廂峽。陝督陳奇瑜。狃永寧關之捷。貿成名。謂賊可旦夕平。聚聽賊降。賊得出險。遂延縱。殺監護官五十人。衆至二十萬。其最强者闖王高迎祥。番漢降丁驍騎多歸之。宿將曹文詔敗死真寧。詔革奇瑜職。先後解陝撫李喬甘學闊職。特用公巡撫陝西。專剿闖王。既涖任。簡募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九年七月進討高迎祥。賊出漢中。取黑水峪。犯西安。公度賊道遠。人馬疲。路險雨淖。乃夾渭迎擊。大敗之。夜總督洪承疇馳至。明日會師盩厔。合戰捕得迎祥于陣。獻俘闕下。餘賊散走。蝎子塊拓養坤在鳳翔閒之請降。公馳至鳳翔。致其副賊張文耀。養坤降意乃決。朞年復叛去。片檄追討。授首。公名震關右。秦兵向驕。畏公律嚴。許忠劉世傑等。挾衆據藍田叛。公標無一兵。乃下令清屯。每健丁一予田百畝。免其租課。得九千餘人。從歲得餉銀十四萬。米麥二萬。遂獲叛將上令諸撫以秦爲法。兵部尚書楊嗣昌任熊文燦總理合十撫兵

十二萬馬三步七加勦餉至二百八十萬刻期百日盡賊公移書謂兵忌多不精功亦難倖兢步卒善蹶民不堪重餉但選關軍精銳馬軍八千人自足破賊嗣昌大恚初部議秦撫當一正面直商雒路兵萬人餉二十萬公辭以臣自有屯糧贍兵無須餉從總督各郡帑積餘發撫爲贖鍰使副將鄭家棟王根子市馬于番募兵于澄糗具自辦不煩戶部一緡得勝兵六千人騎四步二過天星混天王等衆數十萬犯涇陽三原擊之于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降散近萬人賊北走延安公度延地荒賊不能留欲抱之澄郃山水間賊果南逃引避公疾趨而西一日夜行三百餘

里至職田莊過伏敗復走寶雞再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入散遂盡解甲降無遺免者闖將李自成援絕以二十騎踰秦嶺遁入河南秦賊遂平而禳賊曹操混十萬老回回十三家屯聚崤函藏文燦尾其後佯請降要挾過當公按袂起曰賊盡于此此賊亡則天下遂無一賊機不可失與總理夾擊乃出潼關迎賊闖鄉貫其警而東復自東貫而西無敢當者賊大懼以總理手諭馳上公呵之曰降即解甲來不者吾且復進兵行未數里得總理檄若飭有司者招撫已就無婦吾功害成公不得已快快歸賊竟去後窺商雒從關內發兵馳樂賊南折入于楚當是時勦撫兩不成嗣昌文

樂心愧公反布浮言謂公逗撓軍計上備信戴之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及公統三邊陝西兵五萬入衛改承疇薊遼總督公督保定嗣昌欲盡留秦兵宿薊公爭秦兵家口在秦豈肯舍之東去此非譁則逃是驅兵從賊也嗣昌不從公不勝憤悒耳病大作嗣昌攀之致公聞其病瘵稍解趣之保督任以失撫乞骸骨上怒薛國觀等復擠之遂逮繫在獄二年疆事大壞文燦論死嗣昌自請出師而張獻忠叛于穀城還陷襄陽襄王遇害十四年李自成歸河南殺福王上于是追思公而周延儒再相亦每稱公即獄中召拜兵部侍郎寵御文華殿賜饌沐問除殘殄寇之道公涕淚陳畫矣不以賊遺君父上嘉悅使將京營兵援開討公見京營敝漢曰吾思用秦人先是秦督傅宗龍秦撫汪喬年先後入河南敗沒上惡賀人龍不救將殺之而憚其強乃改公督秦軍十五年夏四月公至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皆以兵來會公大集諸將傳人龍坐之纛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潰歸猶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帥遇賊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救憲責也遂秉尚方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軍政始立六月命侯恂會公援開封督師丁啟睿敗績于朱仙鎮奔汝寧九月

河決開封李自成羅汝才西迎公軍公至南陽救三覆中成虎將前軍左勤將左鄭家棟將右成虎佯北致賊還鬬勤家棟左右橫擊高傑以中軍與董學禮翼之斬首千餘級進奔三十里及于郟縣賊棄軍資甲仗餌官軍官軍置遂潰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是役也天雨根車不進採青柿為食人謂之柿園之敗公上書自劾繫旅登封還至西安收斬逃帥軍威復振于是自成再陷南陽還屯開封十一月陷汝寧殺保督楊文岳遂南陷荊襄十六年春陷承天德安黃州渡湖陷常德有衆百萬并左金王賀一龍羅汝才之兵自襄陽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公遣高傑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督七省兵公念官軍久無鬬志賊勢已成非大衆不可出乃練兵西安步騎五六萬人懲柿園餉作火車二萬兩載輜重戰可拒馬止則環之工作窮日夜半歲七月庚子發潼關戈甲耀日旌旗數十里為二十年來軍容所未有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綏延二鎮兵為後勁檄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河南總兵卞從善陳永福會洛陽下池鞏八月辛未次閿鄉自成盡發荊襄諸賊俱會河南步賊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先驅千餘北渡總兵

劉洪起以兵逐之後渡南岸丁丑成虎率諸將前驅還賊于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公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降進圍寶豐自成輕兵來援傑廣恩光祖迎戰却之癸卯再戰破其騎兵公謂寶豐不即下則腹背受敵覩將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偽州牧陳可新遂以大兵擣唐縣盡殺賊家口賊馳救不及滿營痛哭會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道濘未至士馬飢或勸退舍就委輸不聽下令破郟縣就食縣俱窮民割騾羊數百頭斂之盡已而令河北山西就近餉公軍賊步騎萬餘迎戰官軍前鋒擊斬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逃亡者相屬持前鋒盡歿左革歿部皆歿死于賊而傑統降人惡賊中由破李過兵自成懼奔襄城築墻自守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既深入屠馬煮弩食士輒病丙子賊抉巨牌刻日會戰大雨連十日壬子後軍譟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上大至公會諸將問計廣恩請駐師分據要害步卒為營以薄賊公從傑計決戰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墻紅白黑各七千二百人薄官軍官軍入賊伏賊乘之大敗陷淖死者數千人（一云賊盡陣五重力戰破其三至老營而賊死鬬官軍譁動遂敗）傑立嶺上呼曰不可支兵塵衆退壯士推大車者輓轅脫傾輸塞路馬兵之奔者皆絓軸

賊騎凌騰之步賊手自格退擊壓斷俱裂賊空壁追躡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七踰四萬喪軍資器械合數十萬一云公分兵爲三令廣恩將大路已與賊間道迎戰永福聞當俟衆至勿動未發而永福兵先行遇斬之不止公與賊收潰兵數千騎度垣曲走河北賊別將克汝州戊午自成向潼關廣恩擊破之公亦還至潼關衆尚四萬十月壬戌李過陷閿鄉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以紿守者乘間突入潼關陷自成間道緣山厓出關後夾攻官軍大潰李過陷華陰公與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公揮刀躍馬入陣死之公既歿而西安淪陷賊西略三邊每至城下輒用公名宣言曰尚有善兵如孫督師者乎何恃以不降由

是秦晉崩解賊建國稱王鼓行東竟大河以北皆爲賊境高傑南奔揚州踰年死于徐而廣恩永福並降賊封五等伯明室無人不能一戰以亡天下

論曰公李子世寧嘗爲會稽丞錢忠節録有華陰王山史傳公稱公嚴重有威儀長身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持久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厭苦屯牧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出以霪雨糧絕師大潰狗節時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遂有傳公未死者於乎姚平仲之入青城好事者爲之耳孰謂公肯蹈此哉公臨出屢顧夫人張然無一言張曰相公第報國無慮我降將張文燦顧以死奉夫人間道歸晉張持不可曰吾知死而已不知他也比城陷率二女三妾沉井世寧方八歲揮之去踰垣墜于民舍有老翁衣食之越二年長子世瑞重跡入秦出夫人屍面如生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家國之難至公甚矣而忠節孝義萃于一門何其盛也夫家國可亡而莊烈之爲君傳庭之爲臣固凜凜有生氣事之不成天也自宋以來禍敗之速未始不由于和與撫而將卒之潰逃與梁唐晉漢周五氏相類嘗文燁總理公求戰而不能迨七省會師欲不戰而不可發言盈庭以事外之人而撓成算所顧有人主制其命耳自成之勢烈于流中白谷之戍不如充國而

莊烈之任遠于漢宣不可謂盡非人事乃霪雨二旬人謂逆運之昌符豈知將來之祥瑞哉公參佐定襄喬元柱以明經奏用爲監軍道潼關罵賊伏劍而死其後戰守死者榆林有尤世威諸將字武有周遇吉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公諱正宸字羽侯號格菴紹興會稽人少受學蕺山劉先生門崇禎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温体仁當國朝士爭附公惟旅見一揖翁仁衡之出為禮科給事中奏言願陛下師周孔之仁義黜管商之富強上方求治急不能從巴縣王應熊緣戚畹田弘遇入相公抗疏應熊小才縉紳小辨濟貪陛下何取而大用之使壞士風排正類下詔獄馬世奇私卻過應熊曰章長科以衆成就老先生為游公矣應熊曰上英斷人安敢為游公色艴然廷臣疏救免歸應熊敗起戶科上言方今大臣揣摩宮府張鼓爪牙知獲一官小臣

恬默取容轉圜迎合知獲一身陛下孤寄臣民之上臣竊寒心共言多為溫體仁除後宜者攻體仁益力始罷相十一年論熒惑之變火丁五德為禮糾諸臣議禮數事又言西廠雖革而其定故存義時主西廠之人故在宮省中且迷蔽天聽況立省府州縣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稍奪還吏科都給事中論治道陳哀關言路通塞臣忝六垣長苟一垣不言皆臣然上召對屬聲曰言官須設身處地無得妄指詰各公對朝廷設言官本求言豈可令退避為立仗馬宰言之不當幸皇上勿生厭薄周延儒再相悉反諸攻引用正人撤內監使者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欣想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介節公故延儒門下謂同官曰當夬持相公以弘大業無徒將順為美疾延儒欲以門生江禹緒推宣大總督公持不可延儒之起由馮銓圖假守涿功復銓冠帶又與金光宸孫晉格上之且致牘願師相積誠格主用成匡濟紓時難延儒雖甚恨終公在位未得逞意十五年會推閣員有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流言吏部尚書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及公有私上以為然指所推房可壯宋玫張三謨為罪成公均州延儒從賄敗上思公再召而國難作弘光立起原官疏陳政事一曰勤學二曰辨官三曰正人心四曰肅紀綱請練素帥師

親臨淮甸使天下知朝廷無偏安江左之心則將士敵愾以一當百馬士英欲起阮大鋮舉朝不可乃先以中旨起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公封還詔書言臣于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中旨傳陞非所以待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受是用有譽所以斥有譽也竟用安遠侯柳祚昌薦起大鋮公解官歸魯王在越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江上敗遂行遯後十年有僧至倚山驟逕其家樓家人驚呼子婦曰必吾舅侍郎也肅拜出揭已持鉢去有傳其在廬山嵩嶽又十年始為制服祔廟

論曰明世士大夫矜負發節所絀者才然民心士俗綿延幾三百

年醇厚者廉節維之也余初至會稽道墟登格菴先生之堂及其子若孫進宗黨往往談述格菴里居事衣大布葛巾寬帶家門上城還返兩舍率單步不由舟檝府縣歲試童子無尺素為後進通其標尚如此遂荒以後遯焉高蹈使人溯洄宛在其人賢矣哉忠節之士企身禪悅自明末始謝皋羽鄭思肖無此風也公更潛迹姓氏天地閉有以穢人物正後使人不敢罵僧 孟孔木先格菴之朝建議終始屹如山嶽在故明時吾宗稱為後勁今則回當春為前型得 先生傳毛髮皆動使後人不勝流連仰止 章侯湘維識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邵廷采

公諱思任字季重號遂東紹興山陰人宋懿節公倫之裔孫五六歲時有言其二十必貴貴當棄母怖曰天若祚母者幸無使兒貴也及長博通文籍經義絕出當世名公羅汝芳呂坤黃洪憲爭共延舉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除知興平調富平果丁母憂服闋補當塗大璫邢隆開礦橫山公抗言橫山高皇帝鳥湖三百里內即樵蘇無入開採難啟者陰氣塞逆稅璫疏立聞采石獲以計寘之出大辟與盜之枉者撫江都御史欣如杞稱曰使人人議獄如當塗天下何冤民乎陞南刑部主事再左遷袁州推官父老

終養歸魏忠賢擅政使仵走語卿可得也一通手板者公笑不應飲仵以醇酒比過常州孫宗伯慎行留公信宿曰季重智人也崇禎二年補松江教授明年陞國子助教駙馬鞏永固襄城伯李守錡奉旨聽講諸博士遜讓莫前公胄明孔曾授受微指名理圓暢祭酒林釬司業陳仁錫皆下席謝敬以所撰作學案書榜之圜橋摹寫傳誦一時翕然陞南工部主事晉屯田郎中飭兵九江募號果五百人教之擊刺教之習射教之泅水易防江守湖法奸盜屏跡大姓柯陳眾殆十萬遷居瑞昌巡撫解學龍憂之公曰吾知所柔之矣容疏請下學使廣二姓弟子員額洞長崩角謝有不狀縛

軍門正法英山賊破鳳陽轉逃黄梅黄梅人前大同巡撫石崑玉
以淚和墨請救將吏多言越界勦逃非便學龍猶豫公奮然曰此
何言並朝廷疆域何分江楚先人有奪人之氣必攖之衆仍不欲
公自遣一牌云自潯陽統兵為徙黄州所過安堵乃入見學龍屏
左右語曰諸人賢豈何足與謀黄梅生靈百萬豈得坐視且賊破
梅聚勝旦夕至孔隴攻梅正自救也學龍意寤許諾明出師衆且
譁公大言曰賊走矣諜言其掠馬羸瘠不在江也明日遣把總
溪表試領銃兵北渡公駐池口為應梅人有修怨石氏者陰通賊
試捕得斬之夜二鼓賊騎數千逮北門試令俟以寐賊前閣天星

攻甚急試用百子銃陣門突擊賊奔相蹂官軍從時中進斬百六
十餘級生擒闖天星越三日賊自井亭將趙麻城公疾遣人至廬
山得射虎耕戈二十伏大道賊馬至踢血僵斃無守者以為神蓋
戚武莊法也于是賊盡送英山已再破潛山將復黄梅之怨公名
掛京察已納節學龍將造請勉視事賊聞即解去梅人祀學龍及
公北門請以邑隸九江公飄然歸乙酉夏王師下南京馬士英蔡
吉擁太后走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人情洶洶公上疏
太后懸數士英罪請斬之略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定生賊臣馬
士英傾我宗社上嗜飲則進醴酥上悅色則獻冶淫上耽音則貢

鋒傻上好玩則奉古董姦臣唯事荒嬉而以彊場重憂畀推史可
法又從中多方掣制忌其成功每一出朝賣官鬻爵文選職方廷
撫総督罔不以賄為市及乎闖警風鶴先逃請立斬士英傳首省
郡為浸國欺君戒丞下哀痛罪已之詔以示悔禍則人心同奮猶
可復振又與士英書曰閣下氣驕膝滿但知貪黷之誅酒色速君
門墻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
越社稷丘墟閣下誅國至此即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英
務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志節之士尚爾相原如或逍
遥湖上流倒烟霞放貿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

如伯說淚江再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嘗先
赴脊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惋憤不能答孫嘉淦越由餘
林院提督太常寺館卿晉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部屢疏極言宦
亂兵亂民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嘆曰江上之事不臘矣未
幾夫守屏家依祖墓于鳳林耕茶亭顏之曰孤竹菴巡按御史以
應昌請非新命後書曰不忠思任年七十有二以晚就不為罷茶
免使貴笑過生我矣親黨多以利害相勸陸生魯濂備言不可公
笑謝之自是遂不飲食垂草擬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月猶不
瞑及孤竹菴乃瞑時丙戌九月二十二日神宗朝即以文章氣

詞妙天下。歷五十年，更閱五朝，卒致命，故節不負所學。雅性不羈，好酒及客，善手談弈，法青烏揀擇之術，教學者務求典故。九經二十一史、本朝會典律例、鹽關屯政、邊徼危塞、人才高下，具宜條究精思。又言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驛遞乃窮人養濟院，奈何廢之。其後闖獻二寇，並以驛卒首禍，逆如公料。又素剛負氣，中經三黜，不以少自貶損，終始孤立，幽思嶄深，得風人之致云。

論曰：董先生瑒有言：公全歸在余公煌後，上與有擬公汝諱、余公增遠為一類；又有姜公採為一類；章公正宸、林公增志、熊公開元為一類。各行其志，跡之不同，勿論也。公請兵事，尤見兵勢，俊逸之氣往上騷，為諧辭隱辯，鮮紛微中，莊士每畏苦之。然徐泌贊採繳乎像云：公以諷諧放達而自稱為謔，又憤世嫉耶，而尋悔其虐，戲知嬉笑怒罵，胥寄托于文章，慷慨從容，終根柢于正學，斷古得公矣。

才畧氣節，寫得精神透露。吳騫大

先生大節在拒討馬士英，畫表文章足以扶國運、屬士氣，厥功不小也。其終始孤立處更頗表微。葉介旦

瑞麥里二高士傳

邵廷采

禮義所以為國也，廉恥所以立身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四維傳而天之消息盈虛應之。時有亢而道唯潛，其唯君子乎。揚雄擬易者也，而其亢也至于投閣；嚴光、林逋可以出之時而無出焉，君子猶尚焉，何也？為其身名完也。若涉亂世之末流，一以處為則而已。明初太祖以禮義開國，士大夫以廉恥致身，非祀福壽。余闕遺老素北庭旋凱，命元臣無得舉賀，所以培裕國基至厚也。故靖難之際，死節者彪炳前世，又有若雪巷補鍋其人，追前陽之芳蹤，景遯荒之高躅。自是而後，士以難進易退為操。武宗之南狩，世宗之議禮，與於廷杖者，天下爭榮之，而惟時伏處林草，非力不餘，歌耕樵釣以陶性情，迄無悲憫，亦多有焉，蓋世網之及也，所在皆是。漢時楚王英之獄，株連名士累百千人，正當永平建初之隆也。至於鉤黨之禍，考建黃天下，又無論已。有明一代，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用事，介溪、江陵、烏程之柄政，立于朝而能免者蓋亦鮮也。況夫趙孤蹈海，楚懷入閩，炎午生祭于前，修竹拾骸於後，其為遺人逋客，更何可勝書。至若一姓之中，絕塵不及，先後相媲，尤足喜者，雖榮悴各塗，心迹異趣，於消息盈虛之運，並有取焉。吾於山陰朱氏得二人。天順成化間有曜儒純，順治康熙間有園亭用

[illegible]瑞麥里二高士傳

[illegible]當姓朱氏名純山陰瑞麥里人家世業農而純體癯瘦自號腥儒腥儒者腥於儒也故又號識字農里中無幼長以識字農呼之則怍事或叩農曰君自謂識字識得天下幾字農曰吾向識忠孝字今而知忠非吾職也忠諸心而已孝吾亦不能為吾以農總之故吾農識字亦止識農字也農性悅學飯牛牧豕手一編誦習久之博覽無不通教授於鄉與同縣羅頎張焉結鑑湖詩社知府淨戴琥深加禮敬嘗造其廬後行鄉射禮請農ゝ謝勉赴然悍乎繩束屬郡庠而來代肄琥亦不強之居常杜門或扶杖屐[illegible]肩行道上家吟又聞嵊多佳山水數往遊焉好事者聞其至載酒以俟夜醉嘯江興作舍舟上青楓嶺排中折竹如意擊石浩歌有五十力農問字共具餐飯時摧諸孫膝前誦豳風農仍持樹棊書及聚嫁葬日就問秫按述曆告生永樂戊戌及弘治辛丑而卒自作識字農傳比於無懷葛天之民

周亭名用調字子巽耀儒弟絅七世孫也性好古學恬於勢利崇禎十七年國變悉焚棄其所為時文廢跡山水時年十三歲其後讀從昆弟稍出應舉肴有文聚洎然不以屑意陳老蓮洪綬嘗挽之宿引為忘年交時從奚童出舍北沿海道南行登塗山嶺東望涕泗旻擊長歌ゝ曰曉登塗山頭泬寥海氣秋天雞啼不歇月落湖聲流聞有神仙宅金宮白玉樓星橙會有便乘此恣遊覽聞者壯其志焉既而有中以奇禍者事解家盡落乃日課園夫灌花培樹養魚馴鷗以自娛好劇飲不能多得酒釀熟則呼群季共飲盡之初任天放晚更簡晦號周亭處屬然性終介直鄉里或相怫疾尋亦服其無它自入國朝四十三年堅守一行嘗謂諸子曰先少師平鎮黔蜀幾二十載不妄殺無辜一人後當有盛者在汝輩乎然非吾望也國寵不可忘全吾公為是貴志以讀書畢泣下濟命以故冠衣斂曰吾得見先人宗寢酹孺人祁氏忠敏公猶子孝諱熊佳象孟光德腥處家有法周亭全隱高節祁有助焉

論曰古之傳高士有矣要於守真履道能全其天非足敬誕之徒弟貴也余向讀陽明別三子序其一為餘姚徐曰仁其二為山陰白洋之朱守忠蔡希顏今按府誌守忠諱節以進士監察御史巡按山東統兵勦賊卒於師即腥儒之孫固知其有自來矣周亭自承忠孝非隱者也而卒以高士著德之不孤乃必有偶其是之謂乎

傳兩人直本一代風徽使人不敢下筆 祁慎原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汋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忠正
公宗周發慎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懷報五朝紀頫極諫卒死
殉國海內稱之曰蕺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為
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秉燈視膳家嘗老僕罷癃嘗令典謁送
之者不知為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超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
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衆首
令先生開誨然後延問同門引為老友德清許元溥歎羨乎遂子
也道書稱儒佛為一先生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

慎獨而中和位育從佛者所有非能為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嘗
在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栗先生易僕衣從入朝堂側
聽具載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請會城貴撫
黃鳴俊勤王遣先生歸募兵於越既從公入南都見弘光政亂力
贊公歸里我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伺伏庭下悲泣唇落齒落
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為利浙東敗逃
剡溪萬山中欲夫閑奸人將難先生乃不得已歸哭公疾所以不
得已祝開美子元趾從地下為愧既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
聘如縣須千歲來從其則使不爾祿同知吳勉並公門生也哭俱

弗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門言別卒
不內曰幸為我辭大夫若滌先訓墮初志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
苦相強爾祿泣下曰鳳翔千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真我師嗣子也
其坐臥蕺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子虛張奠夫惲仲升數
輩外希復接而嘗嘗輯古小學有僭仰徵集多士要先生復來講
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
子曰大父文千古聖學所寄勿浸示人俟可梓行世最遺命塟下
蔣水土淺薄有力可擇高阜改葬都御史將蔭前堅辭不獲則二
世木主遺像並當題易國恩不可忘也若守第遵人譜記憶大父

絕粒無應舉無就吏安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曰生平操脩惟恐隳
喪名節今乎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塟大父墓道使
魂魄長依附先生為人溫柔居閭閻未嘗有惰容先公在時省鄰
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做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
見而怫曰奈何為此矜張即不復作鄰人社友徐君書捐建書院
貲約以時酬會徐死先生欲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還之徐後
人無所得以歸其壻曰為我告徐君家故友其儻風負矣雖地剡
溪奉公文像託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囊置牀頭有警即負之
企絕嶺如是一年無片紙失歸而家破養之從齒卧捐故假印氏

痾篤命兆扶易曰豈可終于祁氏之榻其於細行嘗類此閨門私謐也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法九一先生洴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湯公斌屏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繞行山廬嘆息而去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並嘆嘉之然遺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唱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蕺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固不失其所守而為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棲形匿迹交遊謝絕之事一切都絕自此冀子之貞長採薇療之饑與子文之履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

當革命之日而先師父子致命守身天下稱山陰劉氏此氣運之盛也作者具君父心乃有此文 張敬可先生

余金二公傳

邵廷采

余公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紹興會稽人兵部尚書煌之弟也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府縣公投版棄官歸晉藩從越授禮部儀制主事遷郎中王師渡浙江尚書死義公避兵山中府縣逼令入見乃與疾城南待齋斧久之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旦則秉耒與老農雜作海道同年生王天錫欲與話舊辭以疾天錫屏從者披帷突入公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為禮天錫執手勞苦方出門還與婦子携糞溉瓜嘆息而去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身不離城南一步疾革不藥曰身二十年前死矣今何為哉遺令諸子裸葬吾分姑聽汝曹志用松杉栽殺形坎土令容棺勿求文士為銘狀康熙己酉年卒年六十五

金公諱廷韶字二如號越石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弘光立除知贛縣時南北炎炎而贛當五嶺衝民疲調繁公臨政一以保安百姓為急巡道于鋐守備許榮祖虐贛兵兵譁恐撫李永茂使監軍道劉廣胤慰諭至屈膝不聽公聞單騎至父老觀者以賢令君來爭共解息軍士亦稚敬令君遂罷去留都失守江西望風靡迎前南昌衛指揮郡布賢賓招降文將逮永茂廣胤公捕得痛杖

之斬其首布賢曰大兵且至盍少寬公厲色罵曰負國賊汝何冤且使余廷詔為若賊得豈復望生哉因折永茂必梟希賢首顏之通否視此舉也永茂怯不從會隆武建號永茂要去而翰林楊廷麟総制萬元吉聚兵於贛獲我朝招撫制使董作梅公并縛希賢送廷麟悉斬之廷麟元吉由此義公任以事先是廣西轉運五萬至贛為左良玉標官所要公欵客諸標而遣人并精入庫至義師起悉以五萬金出給餉由足兵食漸集守戰有緒而遂以爭張安事平賊去張安者贛劇盜本姓名陳丹衆近萬號閻王總時隆武將出贛軍單寡都曾應遴市安國大用使二子奉表盛稱安淮

陰諸萬也使得備宿衛蕩盜賊名必效死力於是授安副總兵號其兵隆武新營起應遴兵部左侍郎監安軍二子授主事既而新營兵漂虐民日號哭奔告公公與應遴書曰頃閣下建撫議欲假之以威敵不意養之以噬民也且張安辭色禮貌俱極很鄙率役可任緩急令民避離城中者既多又值糶貴保無激成他變閣下縱不惜民如國家何曾銜之又欲書廷麟廷麟雖善其言不能禁於是衆皆怨曾民圍其署應遴踰垣走而戕新營兵在城者百數十人安遂怒攻城公率民堅守至二十餘日始解已報吏部主事而應遴以嗾民戕人臣殺禁軍馳奏竟革職時歲丙戌三月也

都御史田闢守道彭期生及萬元吉皆上疏留不報民老幼扶道左號送塑像凡數十處公命毀之去贛後四月而聞事敗其冬十月王師克贛州廷麟元吉等死節而所謂隆武新營張安者兵竟潰叛去公聞南向泣曰使臣言驗國之不幸也公事父至孝比贛歸父沒數旬錢塘之師亦潰於是痛傷家國嘔血廬旌麻冠大布去廬父塚數歲時望朔先帝忌日必正冠服哭拜後遂披髮頭陀焦悴行吟家人縱跡多在海畔或時至城南與同年友余若水叙道舊故已復棄去著史論百餘篇題曰不忠不孝醜類天地為大罪人因更號恥鑪康熙丁巳年卒年五十四公年未三十鬢有皓白

兩目盲依又二十餘年鬚盡枯斷海內高其風節與若水並稱曰越中余金二先生焉

論曰余金二公之出貞苦節尚矣余公闇然滅其榮光而金公之蹟一見於令贛若伊人者誠濟變才非獨保民之賢令宰也以廖瀟之恭德求賢士楊廷麟之開誠收衆思而未盡其用豈主臣朋友之相遇固若是難哉柳末流之運使然與外王父蜀巷陳先生嘗為余道上虞徐漢官之義漢官名復儀亦崇禎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失志奔躑山頭夜不抵舍父恐其為豺虎所食每使人尋招不獲一日竟投空谷以死至性孤往風踈雲上使人夢寐之際

往往想見徐君求死而得死與余金之求死而不即死其趣一也

斯並所謂豪傑之士狂狷之選哉

起伏提繳俱合子長遺法論末聯綴徐君是蔚宗書中得意處末頗倩

敘張安事絕勝通篇注意在此 胡載歎

翼明劉先生小傳 庚午

邵廷采

先生諱光世以字行紹興山陰人少有絕力恥言勢利初受知於于瀛衣先生韜及劉威北穆既受知於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穆字公岸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檄應天副將時韜知紹興府見天下大亂東南必不免兵革蒐豪傑有氣節者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及先生為之魁轉運南都以三人從北歸為先生及伯玉於誠意伯劉孔昭孔昭衆人遇也糧用無紀念故人相善者乃往依穆穆雖為將家貧推食食先生且餉其友南都敗

穆歸里與韜及鄭遵謙等謀守浙東處紹興單弱不濟聞方國安有見兵數萬自寧國廣德東來令穆道諸暨迎之國安未至遵謙已起郡中署守通判張懷會稽令彭萬里皆死（徐人伏誅）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王師不得渡魯藩監國以韜為都御史巡撫紹寧穆威北將軍伯爵受王之仁節度明年進威北侯穆用先生在軍都督先生在軍與士同甘苦營無餘糧戰必先登諸營兵不敢與威北左營兵抗方國安每欲搒致先生先生不肯穆子九經而悍有膽義父守上海時大盜畢克陽繫獄克陽殺人也吾用繪世衛畢家繪無致九蒸之日賂守者飯克陽一年不忘

龍陽出送投九鎔法九紫與父較鎔父不及也先生在南都九以
私錢給先生及兵起戰於清風岡死焉先生憤渡江無期致餞於
類陳時事得失江上敗類歸金境穆及邁攝入海道攝存為鄭彩
所殺穆病死先生晦跡家居明年王翊起四明聞其宿將具禮來
聘辭不赴翊募死士叛取先生友人為質先生往以母老力辭其
後張名振張煌言以鄭森兵入舟山浮海往見江上之後名振雅
欲先生煌言前募兵平岡亦善先生至是名振沒煌言固欲留之
先生歸杜門教授年八十二終於家煌言死杭州從者瀕水羅子
木

跋曰重山董先生為余言越中忠義果敢之士至崇禎之末尤盛
餘姚則有邵應斗朱坦之皆以胆力聞見稱於于瀛長頼後應斗
為熊司馬爺將戰裔司有功坦之好結客傾貲財兩人姓與莫明
交雄武相尚也府治石獅子累千鈞坦之手兩舉之以行亦以被
極死俗吏瀛長開坦之下獄極吏印玉以信牌召之起展至啟攤
潞走二百里叩姚江城入坦之已死玉大恨瀛長下教切責令亡
兵起玉帥椽史壯士數十人投劉穆及穆子九同死於清風岡
一傳并綴數人賓主歷然結尾津津於子木印玉是史家微意

一字想公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邵廷采

閻應元字麗亨其先紹興人四世祖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
通州而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江
盜百艘乘潮闌入將薄城會知縣去攝旁邑篆丞簿遐懊男女竄
奔應元帶弓鞬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獲家室從者
千人皆無械入踞竹行呼曰事急矣從我人假一竿於是出列江
岸堵牆林立應元往來馳射發矢輒殪賊賊連斃三氣懾揚帆去
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得張黃葢擁纛前驅清道行邑人
以為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陳明遇代為尉應元母
病未行會國變將家僑縣東砂山乙酉五月豫王入南京分遣貝
勒及他將略定府州縣守臣或降或走旬月之間下京口以南名
城大縣百數閏六月朔江陰諸生許用德縣太祖御容明倫堂率
衆拜哭聚者萬人欲奉陳明遇為城主死守辭曰吾智勇不如閻
君請從閻君夜遣騎迎應元應元挾訣起卒家丁四十人夜馳入
城時城中戶錄及萬兵不滿千應元料尺籍治樓櫓令戶一男子
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輸富
人出金粟市帛他物皆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
衆集于是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烏機千張

錢千萬緜粟麥豆萬石它酒酤鹽鐵芻藁稱是乃分門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守北門總徵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傅城下者十萬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城上人發碣礟機弩傷大軍甚衆乃架大礟擊城城上垣裂應元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隤垣北城穿于城內加築堅壘一夜而就又衆月黑束藁為人持炬立陴睨間兵士伏垣內擊鼓呼譟若將縋城擊大軍驚矢發雨注比旦獲矢數萬又遣壯士夜出砍營縱火大軍相蹂踐自殺死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遥語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余明朝一典史尚知大義將軍爵五等膺重鎮乃為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士民乎良佐慙無言應元頎身面蒼微髭用軍令卒嚴明犯法輒貫耳鞭笞然厚賞予親為傷者裹創死者殮酹醊稱軍人曰好男兒不呼名陳明遇善拊循每巡城相勞苦至流涕以故兩人名位卑輕而率一城士庶共佐國難至死不貳貝勒連破蘇松盡兵來攻江陰而縛降將巡城下涕泗說降應元罵而麾之又令斬四門首事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第斬吾頭何事多言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携具登城痛飲許用德

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與刀斗笳吹相雜竟三夜罷貝勒見知無意降募死士重鎧梯衝急攻礮震百里城中巷哭應元登陴慷慨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午有紅光如纜起土橋射城西大軍從煙霧中騰而登城遂陷應元率死士百人鏖突出入巷戰所當殺傷百千及門上閘度不免躬赴前湖水不沒頂被禽劉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一死耳見貝勒亢立不屈刺其脛踣地舁擁至栖霞禪院上僧夜聞大呼速斫我已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亦五六萬民抱持街巷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遇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數重創手握刀僵立壁旁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余弱冠即聞閻典史比諸家子湘傳使人颯然忘死生子湘得狀于江陰黃𡺰上坐其父毓祺兄弟四人並沒為奴鄉人欽龕贖出之行丐南歸家口盡亡以通經授徒毘陵年七十餘幅巾白布袍終身既狀應元又作先府君行畧惜未之見毓祺字介子諸生立名崇禎間甲申聞國變痛心嘔血遂類中風狂走結客蹈海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後變姓名埒

側江淮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以是得禍死獄中詭祺既江陰人
宜典應元同在圍城者子湘傳勝妻黃烈婦周氏牽連書及不直
敘詭祺勝事因有忌諱隱約其文不知遺民之禎自古有之今不
嘗三紀矣余嘗發忠義之幽光況如應元者非守土而殉義一典
史酬三百年愛民養士之恩令翩翩科舉出身都重祿者當之俯
首含愧不復能仰視閻典王所亟賞也仁和馮山公以睢陽擬江
陰而進陳明遇之義于許遠其里字不載孟狀中闕云

宦者王永壽傳

邵廷采

會稽董先生有宦者王永壽傳意不在永壽也其傳曰永壽燕人
天啓中不附魏忠賢懿安張皇后嘗聞外庭事以楊漣左光斗等
死狀告后為之不豫者累月熹宗崩議所立后意屬信王甚堅命
永壽宣于朝帝既即位誅忠賢斥諸宦官在內者永壽亦引退崇
禎五六年宦官復稍稍用永壽得事望京師陷傳言後宮自貴皇
后周氏以下使宮監還報謝恩如禮獨長公主幼未奉詔帝怒手
砍其臂折仆地而永壽方從張皇后宮至曉白曰懿安皇后亦縊
崩矣帝乃徑走煤山先是忠賢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熹宗為貴

妃至是賊入曰吾天啓張皇后也賊不敢犯及賊敗任挾宮中寶
賄偕一少年出都歲餘費其所挾空恚語于人遂聞于官傳送京
師京師人謂張皇后不死驚詫聚觀永壽遂在衆中見曰此任貴
妃何為者手指之吶吶詈不止妃亦識永壽泣下面赬閉目不語
言永壽去為僧往來西山中邵廷采曰古寺人綴衣之職周官冢
宰統治之其人固有良有不良自秦二世委鬱至東漢及唐禍烈
矣然漢有呂強唐有張承業宋有羅銑明有金英王安而終之以
王承恩之死節不必盡杜勳杜之秩也嘗讀唐書德宗母后沈氏
以東都再沒失其所在德宗立而求之其時高力士之女自說為

后迎入大內力士子辨其非德宗勿罪曰吾寧受百罔冀得一真竟不得舊史載莊烈之至南宮也使人請懿安皇后所勸令自裁倉卒不得達及兩宮崩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今見永壽傳始知后殉義不在周后下國雖亡一代之名教完矣任事與高類而任罪大后之在熹宗朝其賢明何如者豈其臨難不決至失身流落閭里蒙垢戴當時永壽不致辨蓋不忍見遺妃淪沒而身對薄染流俗之污議也其徃來西山與陵寢相近志亦足悲矣施自西為盱眙承時婚余有故太監某者年九十餘逸其姓僧服守祖陵旁月日展掃堂埠焚紙錢叩頭嗚哀亦

永壽風節云董先生名瑒字叔廼號無休手輯蕺山先生文錄劉門誠意慎獨之學多所發明焉

姚江孫氏世傳

邵廷采

餘姚人物之盛自寇孝武三朝始其著姓多莫盛于孫[illegible]氏尤盛孫氏自燧及嘉績六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茂有聲墜海內高仰之為當代宗臣燧字德成號一川其先業農居梅川鄉弘治六年燧第進士入居縣城初仕刑部主事累陞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時寧王宸濠久蓄異志外結羣盜內通權倖燧稔天祚朝議逆才郤大臣推其機牙用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嘆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攜二僮入南昌南昌已洶洶巡撫紀綱之僕皆藩邸代奸胡世寧揭濠逮詔獄下江撫覆奏力為湔雪不

死燧潛謀默慮託禦他寇城進賢南康瑞州奏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州犄角九江當湖衝請重兵備權兼領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督六縣又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爲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濠黨凌十一閔廿四等流刼鄱陽燧與按察使許逵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走匿濠林墓中濠恐致書陸完請急去燧燧亦言濠必反疏七上盡爲中途邀截屢疏自劾乞休不允積憂累瘁鬚髮盡白正德十四年六月濠生日置宴次日各官入謝濠立露臺大言曰太后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燧曰安得有容肯者又曰天祚賭移汝不知耶燧憤
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事已至此我往南京汝當從駕燧張目直
視大罵武士傳燧以銅錘折其臂折遠奮起呼曰孫都御史朝廷
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燧顧遠曰恨不從公言先發今乃受制于人
然賊滅自不久吾臂可折吾目亦可抉也與遠俱就害惠民門外
然賊晃以燧先偽速賊起將大索城中兵器弗得又所在多有官
司遙應者禁不發其後餘賊走安義守兵遮擊盡獲湖廣浙江則
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王文成謂諸將曰吾輩徼國家靈寵吉廟飲
至寧可忘孫公成勞遣吏護其喪歸越子堪墀陞聞報挺戈赴難

道遇寧布乃迎喪廣信會上親征駐南京文成親櫬寢處取道浙
河東下櫬車與燧靈車先後相比堪兄弟裂欲手斧濠仰首謂
監者曰孫都御史櫬亦至此耶左右對孫都堂三子往洗奔走在
近不審何為濠謂監者速將舟無以我故傷孝子心壞朝廷法世
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祠祀江西敘堪錦衣千戶世襲堪弟
武進士第一歷官都督子孫世籍京衛墀尚寶司卿墀孫如游天
啓初大學士陞字志高號季泉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累官編修
國子祭酒禮吏二部侍郎終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恪
為人孝　純篤痛父死國終身勿治家慶手不書寧字不為人作

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為侍郎或偶不怡輒伏跪不起事伯
兄如父事無巨細咨稟而行坐必侍側沒身不衰為文宗兩漢詩
宗工部必關倫教每以民生水旱盜賊形之詩歌風當事者勸諸
子以剛方名節尤篤友生同年韓修撰應龍早卒撫保其孤華州
王官諭惟楨死于地震收其文序而鋟之生平無嗜好一介之細
苟有未安司越清獻必不如是初出嚴嵩門嵩專政特自吏部乞
徙南天下高其風節云五子鑨鋌鋐鑛惟少者為貢士逸其名
鑨字文中嘉靖丙辰進士官兵部主事世宗齋居近習醮頂致鑨
抗疏引趙高林靈素為戒大學士徐階見而悸曰是禍且烈不在

一人乃移疾歸隆慶初歷光祿卿張居正奪情留相壯與同朝後
請告萬曆二十年為吏部尚書明年以京察罷先是京察去留先
白閣臣鑨及考功郎中趙南星力矯其弊王錫爵不悅于是刑科
給事中劉道隆論稽勳員外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劾
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鑨奏言淳
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廷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
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若知其無罪以
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為上以不引罪忝偹而南星
覓調外淳熙等並罷鑨乞休不許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

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
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
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
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
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為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
舉朝論救皆被譴明年吏部尚書陳有年又以會推閣臣列舊輔
王家屏名失上意去位錫爵語顧憲成曰當今最怪者廟堂之是
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憲
成斥歸講學于東林天下趨之沈一貫繼相以才名自負持權求

勝政府清議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方正之不容自鑨為吏部掌京
察始也先鑨長吏部者平湖陸光祖代鑨者有年鑨同縣士亦以
不得其職去由是浙江三賢太宰之名震天下鑨二子如法如洵
鋌字文和嘉靖己酉鄉試第一癸丑進士庶吉士直經筵講進講
之義上為之前席竦聽累官國子祭酒禮部侍郎鋌于兄弟中最
警敏果讀中秘書尤精易義年四十一而卒祿用未竟士林嗟之
子如泟錝字文秉嘉靖戊辰進士由長垣知縣召拜御史督學廣
東歷江西河南按察布政使終太僕卿性行質良所至多惠政鑛
字文融號月峯萬曆甲戌南宮第一授職方主事調考功癸未掌

選拔鄒元標于戍所甲申晉太常卿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大軍
時援朝鮮與日本鏖戰海外自登萊轉餉不絕進防海圖言關白
兵綏我師請封請貢堂上天朝豈宜示弱小腆臣與參末議主戰
不主和無何賊謀乃可威鎮百蠻晉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議留倭
使小西飛與本兵石星忤又督大帥董一元乘雪擣倭巢勦戮叛
卒斬妖人劉天緒等先發制變風威大行終南京兵部尚書生平
研慮盡法古詩文上祖北地李夢陽心追左馬而力不至韓歐以
根底六經稍遜于古人蓋其時荊州遵岩之大家何李王李之泰
漢西宗法典選發而月峯推揚餘淵選言紀事歸于百鍊精卓突

為學古楷式其後臣成選居月山數年乃與同縣葉六桐憲祖管徵
士宗聖賦詩談道徵士徐進以數知慎獨之說月峯喜從事于此
理深非造次可答向嘗讀左國史漢百家等書今先生為我洗盡
矣其晚年游息進德如此如法號俟居萬曆癸未進士授刑部主
事皇三子生神宗欲封其母鄭氏為貴妃而皇長子之母王恭妃
位號不進如法抗疏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鄭妃請亟立皇太子
以定國本然後再議二妃之封貶潮陽典史光宗嗣位子有聞赴
闕頒贈光祿卿如游字景驂萬曆乙未進士累陞禮部尚書光宗
即位遵遺詔欲封貴妃鄭氏為皇后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

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偶議于生前而顧傳詔于崩後豈先帝獨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聖躬恩典尚爾有待而顧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必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貽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從之又諭封李選侍為貴妃上不豫大臣候御榻前選侍要挾太子欲封皇后如游諍以

次第舉行尋大漸未得再命而止熹宗立晉東閣大學士在位未久黍名稍減于前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恭如征字一之萬曆辛卯舉人歷仕壽昌教諭萬州知州鞏昌同知少負儁才傲睨一世流風逸韻鄉黨多有傳道之者四子仲應榴惟舟質行好學狀素于薊直大兵至楊村死焉應梓子復乾流寓通州有二子在通州如洵號木山萬曆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疑獄釋殊死二十餘人晉員外郎決意終養母年踰百歲致毀廬墓有雙鶴巢其塚補工部出守池州訟者以情理曉譬民多格化覩督毖健獲江盜盛長等成惠大著遷山東副使陞參政備兵濟寧為人純愨質行年七

十七終于家嘉績字碩膚文恭公之孫崇禎丁丑進士授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為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蔭執不可同侍上觀德殿閱軍器詔之下獄學士黃道周時亦下獄襆被藥褒供不得入嘉績推服用奉之甚謹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益怒察諸臣與道周通者同獄丈震亨等名詞辨嘉績獨曰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美之何足諱乎清獄詔下因刑部尚書徐石麒得出起九江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王師渡浙江郡邑望風降附嘉績置酒觴其族人泣曰吾族受累朝厚恩寧忍遂背之耶即以是日招鄉市得數百人西赴錢江而同縣熊汝霖亦

渡錢塘樂亦至故臣遺士稍稍來集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從亡海外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臨終謂汝霖曰吾恨幸全要領不獲從文山往死柴市初葬張信基道南後四十年其孫訥渡海起櫬反葬燭湖

邵廷采曰采大母孫諸生惟舟君女述孫氏家世小大畢詳忠烈詢難三子奉母夫人極歡惟枕席入內則痛哭涕洟一日召舞師演家瀛新劇命悉情狀無隱嫌至武士出帳銅錐折臂母夫人慟而入舉家皆哭已出聽事縛優孟家瀛者榜之四十而錫以金錢於乎忠烈之為忠三子之為孝至矣宜其大啓後昆興國咸休奕

代若斯之炳蔚也侯執蒲訊月峯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余窺月
峯督逆疏稿節畫滝計事後當成敗皆驗好事之論盡可憑哉碩
膺不辭螳臂超然成敗利鈍之表假若宋史之存二王之人也陸
張比烈宜不虛也

寧波萬氏世傳

邵廷采

浙河東有世臣曰寧波萬氏始家鄞由武毅將軍鍾鍾之父明威
將軍斌定遠人從明高皇帝起濠梁克滁和真三城守滁從定中
原與副將軍常遇春出塞死渾河鍾累立功西南世襲寧波衛指
揮僉事拒靖難師復死之子武嗣好經史永樂六年從征交趾戰
沒檣江舍舟子弟及射龍將軍文率舟師禦倭次桃渚獎炬漸逼
發矢落其一炬颶作將軍溺焉土人神之號曰射龍武年二十三
文二十二文沒後五月而生子全母吳與姑曹以陳咸弱歲保孤
而文之女兄義類亦終身不嫁共持門戶當是時家無壯男四忠
統祚幾中絕寧人靡不憐矜而奇其三節一義曰後宜大昌全長
果特立養晝孝祭盡哀作宗譜明世系一平閱括三破島夷講切
經史不衰傳子僖僖傳椿恪共先職皆好經史泣稱儒將椿生表
字民望少孤至孝以世職中正德庚辰武進士晉都指揮累任運
漕參將廣西副總兵淮安總兵僉書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再督漕
與革利病賑饑民釐營伍絕鎮守中官之干請懲魏國悍弁之干
紀者風采肅然嘉靖中倭人內侵東南騷動時在告謂必誅斬汪
直寇可平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其後胡宗憲卒用洲致直在浙
間時倭猝犯杭州撫臣巡海無備亟選僧兵數百使女夫吳指揮

懋宣繞以出大破之及僉書中府蘇松告急散家財募兵進犄遏賊于婁門身中流矢裹創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斗餘與子書曰家世戰功死王事獨身持文墨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生平與龍溪緒山荊川念菴東郭心齋講文成之學所至士大夫問者無不意滿去稽鹿園先生萬氏之大自鹿園始年五十九自是子達甫年七十三孫邦孚七十五代有壽考亦自鹿園始達甫偕庶長兄謙甫厲志問學受業龍溪緒山累官廣州叅將軍民畏懷邦孚號瑞巖運漕有功僉書山東都司督戍入衛直三殿災傳旨毀五鳳樓保承運庫力持樓國家象魏不可毀請

撤小屋塗大屋卒兩得全倭薄釜山拜游擊將軍率龍江營水師赴援守鴨綠江轉餉不絕大軍須以全濟累陞狼山副總兵會改通州城為大塚瘞骸骨州人感泣總兵福建一粟前戚少保約束島民失風入境者撫軍欲掠以為賊持不可悉還之恭年歸與鄉者俊雅歌碁枰以壽終生悔菴先生諱泰字履安崇禎丙子舉人與陸文虎黃梨洲晦木劉瑞當王玄趾同學于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及文虎自甬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無不倒屣傾接東江之役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至于鄞郡勸司分餉皆避勞怨則獨任之大兵渡浙皆改易頭

面其故為舉人者起赴公車先生獨不行臥病三載吹烟坐絕術紙以奇計出朋友于厄事具世紀自丙戌謝棄文字凡廟堂省作坊尾萃勒一不以寄目有傳其覆舟遺稿來自海外者浸漶漏奔則摩娑諦視手抄件繫遂為完書間過其時經進之地荒臺天末傍徨不能去其標尚如此順治十四年度橫歸舟下南安同年生乘沂涂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為收載溉其糞穢沂得生而先生遂病竟以其冬十月卒年六十子八人翁者斯年斯大斯同斯年字祖繩從錢忠介公學為側義忠介死海外收其文為之立祠晚從道士郎尭生遊悦其玄門運氣之術自謂有得年七十七終于

五河子言舍斯大字充宗精經學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無由悟傳注之失其論曆法曰商周改月改時子丑寅皆陽月春月三正迭用並為年始然敬授人時終不若建寅為正孔子欲行夏時呂不韋亦知此意見周已滅亡侯天下一統將用夏正秦政得志遂因月令更正朔時月一從夏時之舊但以十月為年始非不韋本意夫建亥純陰冬先乎春且于三正之義何取也商周之書分至皆不繫時夫分至者四時之中如堯典殷仲春正仲夏是也若以周正紀則二至當在春秋二分當在冬夏聖人第以干支物候著令于民使赴功

趣事而不綴以春秋分冬夏至之文見正朔雖更分至啓閉之序固不可紊也漢武造太初曆改用夏正而分至啓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論郊社曰郊唯日至一禮祈穀不名郊魯僭日至之郊故孟獻子啓蟄而郊之言為國諱僭託于祈穀以輕其事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夫周正孟春夏十一月也此僭日至之郊之證也郊大報天主日社祭土主陰氣主月別有春朝秋夕王宮夜明之禮以祭日月此禮之同而異者也春秋傳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奄日則日食社為陰而主月故伐鼓以責之此祭地主月之證也論祫禘曰禘夏祭也禘祫一事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以始祖廟并及羣祖每歲一行之必午月以其時陽盛陰生求神于交接之間即時祭中為之特大其禮無有可以俟之五年者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嘗烝皆祫而惟禘之祫為尤盛故春秋傳于諸祭書有事于夏禘獨書大事公羊傳亦特著之為大祫無于時祭之外別有所謂三年大祫者嘗烝之祫通乎諸侯夏禘大祫專于天子而魯行大祫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然魯之行禮特僭其祼獻尊罍之數樂舞豆籩之繁拜跪登降之節而未嘗追所自出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謂魯禘文王誣矣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與曰魯雖僭禮然自為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諸侯礿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指魯禘非謂周禘然也他言宗法喪服昭穆皆糾闢前人未發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于火復輯絕筆于臨沒以季武子立後一事未定為念其嗜學乃爾自周衰百家放言遺秦焚書漢武始立博士追後石渠虎觀各以家法誦說授受莫能歸一宋儒總起欲以精微之理該洽典文入明以來科舉之學盛守一先生纂傳但有講章而無經術荒蔽聖人本指亢宗潛思強力綜覽精貫不素異不守同必衷至當于是六經之義晦久復明既承先澤守身完璞搆一子教授浙河東西二十年宿儒名公爭来就質其為人剛毅見有不可義形于色匍匐急難悉其心力如璧張蒼水于南屏陸文虎兩世六棺皆人所不能為者事具遺民傳年五十一斯同字季野有史才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嘗補二十一史世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兄子言字貞一先在史館七年出知五河季野踵其事子父一手藁本粗定儒林實責焉

論曰浙東以文章忠孝保國之寵者無盛于姚江之孫而碩膚先

生以死總之其次則盛于甬中之萬而悔巷先生以隱承之雖迹行不同歸于不忘君祖可謂無忝所生矣衛所之制井田府兵遺意也古者公卿即為將帥晉文謀帥亦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後世任武力則背遺老成修儒雅則濶迂經濟絳灌隨陸之不相合并也久矣世所以受患爛之禍也萬氏起軍衛而理學志節醞釀三百年之長文武不異其趨而晦見各伸其用故為世家宜哉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邵廷釆

先生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曆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濂洛證本六經不為詞章訓詁漸溺居父母喪兄弟結廬塚旁六年巡按御史上其事旌焉家貧郤餽一日與忠節講學向晡蒼頭始持豆麩作羹泊如也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黨禍大作故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被逮時忠御贊大學士高陽孫承宗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

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令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令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楩敢望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憐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孫公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申救忠賢聞謂與晉陽之甲懼夜遶御床而泣馳詔止之時光斗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酷追無以應光斗故為三輔屯田使督學畿內有遺愛多門下生先生因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行義助金集三人相總搆死當是時京城衛巷皆邏校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户先生殊

慷慨靡顧身家經紀喪殮櫬亦率弟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
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為自陳願老公車畫諫交章推擧
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
優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秦晉已陷
李自成將逼都城先生攜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峰姻宗門
士依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
儀御四面援環獨山中弦歌俎豆恩教洋洽遊賊莫敢犯時以方
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
餘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蘇門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兼山堂

翫玩易象子孫勤稼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其所請傾懷提告人
無長少貴賤咸接以誠道行于鄉耕夫牧人亦知崇敬釀成花放
鄰村爭遣車驢相迎兒童歡喜曰我先生也康熙十四年卒年九
十二士大夫弔哭屬路耕市哀廢督學檄府縣列祀百泉書院容
城夏峰皆立專祠子孫甥婿數十人俱遵教誨進止揖讓咸有成
度孫淦壬戌進士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illegible]學以慎獨為宗于
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
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惟
騰口說徒增藩籬于道無補多為世之紛嘵爭朱王者下砭也著

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見海內
稱孫徵君或稱夏峰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鷟苑解寮上人為禪坐二十二遇遠道
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旁讀龍谿語錄及張子韶論
語頌諸書洎癸丑客嘉興侍施約菴先生為言河北孫徵君當代
真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識儒佛之分伏而讀
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為支離故陽明當與之以虛陽明之後流
為佛老在今日當與之以實損益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北方學者
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污

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
講學追蹤王氏河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窮怪學人訾論陽明千口
傳合甚乃薄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詒世道屬於予其自
顧何如也彭方濂修撰輯湯潛菴語類一編其中扶摧文成不遺
餘力蓋得于徵君之淳居多云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並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交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蕺山劉子誠意慎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為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諸生而忠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得賜諡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為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

賢謀反引高煦宸濠親王戮社例以錐錐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錐所頭子牢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賴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鋮起用欲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

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敗遺民亡命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姚避居山中大肆蕺山書深研默究以為世知蕺山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本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為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為偽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一曰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為心所發孰為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知無體以物為體物無用以知為用知無用以意為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郤意根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而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為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

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為
萬物之總名易盡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
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
中四達是為太虛々故生靈々生覺々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
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
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々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
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
氏編劉子節要握先生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
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為學不名一

家苦身焦思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
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晉則穴
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贄蕺山然竟崇禎世一十七載
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蕺山夢奠攜藜避跡匿影變說海
溢山陬餓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
曆句股壬遁風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祝掇諛樞
之文人亦莫敢强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皋比
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
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甬上為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

本蕺山先生倡明々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特舉遺獻
薦固辭老病有司承詔取所論著資裨明史者繕寫宜付史館是
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為生壙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
舁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七々諸鼓吹巫覡銘旌
紙錢紙幡槩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
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
不能行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槨周于棺古
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為其不可也
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

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
即日便下々訖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屍于中人入祖
其顱骨重于常人尚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為其子
者從之與曰奚為其不從也孝子者子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
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
聞矣無論馬鬣瓦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
不從則平日之為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
讓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為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為孝則古今
樂諫子矣曰聖人之為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

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椁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求格來享欺僞雜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椁同于敝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墍化安山用鄭寒邨先生文立石椽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曆待訪錄宋史補遺冬青引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慟哭記汰存錄思舊錄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游匡廬行腳錄姚江文畧姚江逸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假如回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納置甕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錄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蒙難封太僕卿鯤溟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數匠事冒暑重趼道諸暨嵊義横歸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

教迄于成立崇禎庚辰充解南糧連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黃巖告糴值遇禁嚴謀于王嶽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寅晦木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氷雪中十指皆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祭戴家山閭門爲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徐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潛居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群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黃氏他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絕著述文章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度象數等書累而不敢即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海而理學宗蕺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遭運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典墳洎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辟徵迄不爲名所累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歸不用棺椁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謂其毀城喪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焉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邵廷采

史先生諱標字顯臣餘姚人求如沈先生弟子也沈先生紹陽明之學高明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悟欲羅致之沈先生不肯曰吾自儒者户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禪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不敢强乃歸與管霞標史子虛子復三先生建姚江書院于半霖從遊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問縣張廷賓客卿深契其旨而顯臣先生奕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諸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顧而謂曰知吾學者此子也丙戌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諸沈史諸先生院從嗣主書院者仁甫韓子孫之俞子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二子相繼逝驚人淪散于是同里後學邵廷采及先生門人合同志連言奏箋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者翕然庚午之春安邑康侯如碓宰餘姚親詣書院講學先生病說宗旨大闡文成之教尋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兢揃前來問津提告神氣愈勃際華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排耶乎操舟入海任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年七十八時癸酉十一月也

學識超邁而言動守規矩居家應事不隨不激引遲後進一以誠于書院創承始終畢力順治初與黃維斯子共有營立之勞洎乎末年遂主院會淡于利欲勇于任道流風餘澤姚人士至今思之

東池董無休先生傳

邵廷采

先生諱瑞生字叔廸更諱瑒號無休其先自廣川徙高郵明初董旺以軍功除紹興衛守禦遂為紹興會稽人十傳至考諱用時字公權載郡志理學傳兄期生崇禎癸酉舉人官淮安知府先生五歲而孤輒痛父郤飲食七歲畢讀五經十歲能文自幼厲志不慕華衣膏膳母喪勺水不入口五日隔内斮掌致毀篤疾三年其友諸九微辨曰叔廸今之孝子也已出後從叔父存養没塟祭一視所生三黨咸嘆為人後者有如是乎陳明卿子司理紹興見先生文以為絶倫時許都紛亂東陽錢江騷動先生研極兵事讀有用之

書與陸鞶之錢仲匡劉翼明為生死交既國變遂棄舉子業斵髮假緇衣譽録戢山劉子全書誠其子學在居敬能守曲禮由是而之程朱之門不遠矣作記日書念過與人講一編表章自戢山完卹後證人之會不舉者二十年先生謂道不可一日不明後生〻今日不幸失先民餘教出處輕而議論薄由學會之廢也善繼述〻戢山志事者亟舉學會復請戢山高弟弟子張奠夫徐潔蘊趙禹功諸前輩集古小學數揚程朱王劉家法于是餘姚黃梨洲晦木華亭蔣大鴻蕭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值督學使者按越下縣會者近千人越中士習復蒸〻起矣向學之情老而彌篤告學者以體用必全守身經世西棹金陵訪王元倬孝廉南虔嶺則順德陳元孝南海屈大均莫不東鄮投紵往來惠好而義烏金公絢為平南王掾與焉每相與語未嘗不至夜分也萊陽姜寔節塟其父如農給諫宣城守墓在近時過先生司寇蔚州魏庸齋將以先生名與閩西李中孚同薦知其不可致乃止晚歲迎翼明館于家倘佯蘭亭禹穴間課授諸孫步趨唯諾舉有禮度所居郡城東池學者稱東池先生年七十八考終子二人良檽武進士副總兵良梃諸生奉命敫故人淮上歸途聞訃沿道哭泣勺水不進比到家門卒于舟中聞者哀之

論曰崇禎之季舊臣遺士之高隱者多矣入而不出遂忘當世獨董先生伏守故廬殘書歎硯心喪疏食陔〻以佑啓後賢為意康熙甲寅避寇入郡始謁先生詔以既宗戢山之人不可不知戢山之學後數年負笈喜讀全書見其楷書詳注條分眉列惟恐有失師門之真其莊慎如此兵事向宗俞戚俞師閩人趙本學余得本學陣圖二卷來自先生此可以儒者成轍拘哉今先生亡來二十年欲訪王劉道源同異及甲申乙酉間遺事而越中耆老無復存者東池修竹之湄令人每念而涕零也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邵廷采

乙酉夏讀書會稽龍眉山許子巨山客南郡城能仁寺閣一載矣余生平未之識也一日介余友劉君子志委作尊人藩臺公家傳將溯流從余山中時紫著子志為余辭以仲秋相見而聞巨山期余甚迫余心亦未嘗一日忘巨山比八月下旬尋子志約則曰巨山先一日死矣余驚而走之野哭之慟於乎巨山吾死友也死友之奇思不可負況公遺愛在越其靈與異于他賢不以余布衣之言鄙遺因感慨欷歔拜成公傳惜不及巨山生時示之而咨公居常細大事以為恨余終負巨山也夫

公諱弘勳字元功其先鳳陽五河人明洪武中始祖諱定以軍功授指揮使守遼陽遂為遼陽人終明世襲指揮職而公王父諱惟曾折節學問為博士弟子考諱爾顯字耀宸官至都督同知初從平南王尚可喜攻取五島航海歸命陞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從攻中後前屯二城加拖沙喇哈番又從征廣東功陞精奇尼哈番子孫世襲都督為將善机變有威重當李定國陷桂林定南王死節其兵疾如風雨柳州守將全節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走廣東定國進陷柳州平樂梧州胡一青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出自山谷環應定國定國北敗敬謹親王于衡州明年遂至肇慶時都督守肇慶內外隔絕定國泄城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為墻置木柵挨桿藏鳥鎗以拒內兵陰穴地道城中溝堞都督亦塹濠城中以待繼城奪梯隨方拒禦會都尚久反湖州東西梗亂請南王耿繼茂分兵屯三水偪尚久而可喜救肇慶閱月定國解圍大事平論功都督為最都督生五子其三即公公性孝友耆讀書慎經世大略術理處善不事細苛十三歲為諸生甲辰康熙三年以父蔭授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平反斬盜之極服者三十餘人力請之尚書盡得宥稱乙巳陞兵部車駕司郎中定勘合則注明時

地遠近丈發夫騎多寡之數宿樊草清戊中陞知順寧府順寧僻逸無縣郭外皆猓猓堡寨性嗜鬬殺公至宣布威恩簡刑清政以善化導朞月之間更相向勸曰使君兒女撫我又實南蠻下人依威凌橫民無控告公上台籍府請如律便宜狀案由是稍戢庚戌都督疾終廣東奔喪民遮道扶携送公癸丑服闋補紹興府糾解去前政繁苛專務寧息日與賓登臥龍山亭飲酒種花明年耿精忠反福州浙東羣盜蜂起延及紹界其年七月諸暨嵊縣之盜合數萬眾直犯郡城公聞賊且至去太守廵服、短褐持尺刀周視城垣亟毀負郭民房撤濠中木筏列砲石城上塞東南稽山門

防賊闌入乃挑保甲鑄戟劍立什伍親敎止齊步伐婦女聽出入毋道人有定志賊至則挺身先上飛礁民執持大不呼而集赤民數萬公命紳士分門登陴絲縴繫察乃歷巡各堞均給餐飯人々歡乎成願死守賊至稽山門知有倫韓攻常禧門何守條戰于斑竹巷不利而退賊遂圍城時鎮將玩寇方合嫁置酒張樂公毅然曰古太守任兼文武我當受難乃出家丁及民壯令數百人分而道而出斬首百餘級賊益蜂集勢兇甚公身督戰臨矢石衆爭進壘賊上屍橫野積柵五雲門縱火燒民舍烟焰迷日奸宄有誅以城應遂欲劫掠富室公命户選壯者挾刀操門晝則與販夜爇炬止行者違禁突出閑賊諜論發黨罔不得逞而黠胥城門晝閉米價頓貴乃命殷户各即本坊行販更發帑金市米減價平糶城中賴以全活次日賊負梯攻五雲門突入公率壯士緣門出戰賊予知蠟砲雷震公率藤牌隊勝等左右翼擊自辰至未凡數合賊披靡退至五里鋪而還賊備收餘衆攻圍公連日接戰寢飯俱廢者四晝夜十七日督城援兵至始解圍遁而援兵宣言賊已入城欲放掠公力爭不可曰紹民為朝廷城守盡忠城中安得賊寧殺太守勿負吾民也至長跪以百口為一郡請命且出家財椎犒竟得寧釋民老幼號泣曰始出我于死既出我于兵我父母也立祠越

碑紀公德八月鄞兵東討上虞餘姚擒大嵐山公處破賊曰山民橫羅鋒刃乃隨軍親行先遣人持榜曉賊々亦感泣曰罪死不赦必明府親至乃敢降軍吏舉白止公々弗聽從二僮單騎抵賊營反覆開譬大嵐之絕頂曰石窗曰過雲滴雲之巔有雲南雲北寺曰杖錫飛鳥望崖而返賊憑之為老巢公皆惡之其渠長羅拜獻漿飯公南向坐食飽則出賊相顧心折明府神人也不往乃非我盡燒營砦領衆隨出師未踰月大嵐以平還經營新嵊之寇冬月偕滿叅將由仙巖取道進攻長嶺連破長樂太平開原蔡灣諸砦賊勢大衰至挂門山班師計俘斬及生致偽文武官各數十人賊首致千級獲軍資刀械無算公撫慨赤子蹈水火劉滂於許陳吳餘衆萬餘新嵊悉平而前所遺僚屬分將西擊蕭諸暨殲者亦計克捷八邑妻寧宇焉延時武定相國李公芝芳開府衢州總制閩浙上公翦冦恤民思績乙卯陞浙江按察副使分守紹寧公以四境粗定民奠休安治以無事乃修濟亭池種花如故石李公調公軍前籌措兵食處以賓友之禮公感其誼知無不為時收復台處溫全旁邑婦女離散或為亂兵所掠牽歸顛躋千里相望公許于李公為出官帑求贖尋其父夫其得傳遺之又設粥廠數十區分賑流賊及于明年春麥耕者復業民乃得濟又軍興行伍凌轢民

庶勁以通賊為辭疴把以下斬級積勞多見遺柳公飛為向詩例府殿敕評錄李公恩化大行已未奔祖母丁太夫人喪廣東迎殯紹興郡外遂寓家于紹積書至數萬卷分數十篋牙籤展校每至丙夜然惟講求古今人物治亂與章承革師其大意要于時務可行汲上論交無間門地舊治有請以客禮見者禮優迎之未嘗辭也最喜劉生士林子志曰君當勉卒景行毋墮蕺山貞孝兩先生遺教癸亥補福建按察副使分巡延建上游四郡車驅山為田無訟分錄數貸術田者不能除稍代富家輸糧當徒其之仲理公至下其事于縣悉行更正又建雖舟中流叔求盜不獲浦城至省會數百里時被其害公捐盜必勾通船戶籌令船必編號明註船戶居籍小票索子姓名及雇船時日所到地界牙家清冊繳程建灘還無盜警更予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總理糧儲鹽驛諸務驛路清治糧米四十餘萬石草料一百餘萬束並蠲除耗贈均一夫收恭中稱其廉平丁卯陞雲南按察使滇中前吏藩下人歲虐吳氏既滅悉家來時報複詞案堆盈多告逆孽漏脫公更為原反審定籍業散歸農伍人情始安又以夜捕營卒之誅不軌者僇其渠送除不窮究凡寬嚴得中皆嘆頌辛未九月陞河南布政使閱豫省大飢命車乘騎疾驅而進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比到脾肉皆脫遂篤

疾以明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卒于藩署年五十歲孫人哀哭訃至紹興民祖老降食如喪其父劉子志曰吾侍公久而見公之事親孝餘國忠與士大夫恭信有禮下逮寒士苟善一藐無不容接急其危而惆其災王父母父母忌辰垂涕泣嗚咽奉饋奠告居喪斷葷肉屏婦御絕音樂以三年常其遇諸父兄弟喜戚與共有陷過差怡氣規導恩欵蔽至在官視其事之繁簡易劇時之常變以為勤遠伏枕與寐惟念民瘼胸無留事座無留牘三十年通籍無數畝寸椽之業以庇子孫垂訣搖其手告以所展效弗究意念深矣如公者誠可謂具剛柔之則全禮智之量鄉人所見未得其匹

余聞子志言述維公最著臨越之事無不然公巨容儀秀髯臂洪鐘聲自來約束與人無競恂恂如不能語及決大疑議引經據律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工楷書通諸家書法搨琴圍碁凡寫字與想見風采焉

論曰昔時疣龐士元寄非百里才陶象為縣佐不治從遵事會俱建功業若公之仁心決于黎庶動止一遵彝欵所謂儒者之器天非特如魯比也守越時條復朱王諸書院先正毛忠襄孫忠烈張陽和陶石賢等每過其祠必拜旌表被服與民敦行古禮尚以身率使得覓其志用底幾乎周漢之風俗可興天奪之速惜哉

盛將軍諱國政字寰宇紹興山陰人其先丈肅公慶居臨安八世
祖顯明天順初都御史以忤曹石除睢孫應期弘治中進士官河
南按察山東布政使巡撫四川江西進副都御史治河應期孫瀧
始米蕭山亦第進士知南寧府名重吏後又還山陰乘瀆四傳得
將軍將軍虎項駢脅方面修耳身八尺洪鐘聲目睫有光兒時渡
爪瀝湖溺水救鷗鵝銜其衣出之里有祇祥將軍過宿遂不復怪
咸以為異二十歲走京師小居庸歷宣鎮西至大同瞰覽險要見
守禦單弱米涌貴而邊軍月餉不足慨然思上章陳言不果乃益

發憤讀陰符秘冊俞戚二將軍團陣練兵實紀繁劇騎射崇禎三
年由遼陽籍中武舉庚辰成進士廷對第三人沮忌者除福撫後
營守備初至直大閩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見其軍容鮮整旌旗甲
仗頓易識將軍才題參將守延平諸營又弛貫人子冒名籍有伍
無將軍精訓練嚴代冒人反營令嚴峯稽肖於將軍之父馬前父
以為言將軍曉諭四外敢還大人兵不備冠猝至是以帥與城干
敵也他日出巡又聚而謀斬四人向吠軍政始肅十七年自閩安
移鎮杉關汀州大帽山叢予洞賊閩王猪婆等倡亂寧化知縣于
華玉倡招撫賊益橫汀境西通安贛南接惠潮多複嶺叢鐵山無

税民隱田自占寄妹不與外通不畏官府而視里之魁卒性獷
鬬喜攻剽以殺人為戲百餘年來官不能討設千戶所星碁防
寇鈔如故其俗少時煉桐子油塗足歲以重趼履竹木蒺藜鏊
裘沙而跳坡以故登山涉澗趫捷如猿猱人善傳藥矢伏機弩中
人獸主覽戈鋋利精官軍至則伐大樹摧崖石塞道或蔽叢篁灌
莽射之入者迷不能出又有石洞如屋延數里容其中實金帛子
女肯堂檄將軍往討弁移會江西軍襲其背潮之軍遏其南道將
軍請假便宜按兵與汀人來者講肄進取賊出沒祈山林深阨道
里回遠咸得實乃多具牛酒召村父老宣恩信村與一鼓一旗賊

至則入收保鳴鼓舉烽他村應之其有旗之聚皆為良民兵毋得
入約定將軍乃親率百人夜犯一村村鳴鼓舉烽頃刻百里傳警
皆偏知民可用乃拔驍起賊悸陰不虞民鋤梃爭先師乘銳入燒
其二砦猪婆紅帔首出搏戰將軍乘高自射殺之令投刀者勿死
轉相呼招賊大解散又擊佛部機從南安絕嶺橫擊洞石糜碎絳
震天地餘賊悸莫敢出數日傳閩王以獻遂平藉其金帛充
道稅悉還婦女還家罷兩省兵師還老幼迎送乞黃石齋先生文
紀功德晉福寧總兵乙酉帥所部兵赴留都馬士英以不先謁己
沮弗遂總松巡撫祁彪佳為言於朝右遣歸秋唐王入閩將稱帝

將軍抗議謂當稱監國俟出關正位卒建號而將軍爵不進及議戰守請出衢信以號召三吳江右若畫地而守自仙霞分水杉關二渡關外不啻百處非一丸泥可封備多衆分一關疎虞各屯俱潰無事則無諸王潮偏安之策有變即碙州厓山之覆矣（此為老實計策非紙上之言）衆不聽又議曰計見兵義團召募約二十萬人月給銀一兩待明春進取令年秋冬便需餉百萬尚不足此為坐而自盡況北軍乘勝遠鬭其來不緩豈容姑待又不聽見鄭芝龍專國方築安平鎮擬郿塢貴無心戰守乃退歎曰時事不可為即日决去隱於鷲後三十年而終葬於建寧之白鶴山方貝勒之入閩也重將軍名遣浦城副將招之不應去之兩鄉鑄鍋為業金圍山礪其先越種也貽書風以利害譬曉百端復書曰僕所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上有七旬之老父自吾祖吾父三世獨子無期功強近可依僕死無以慰吾父且膝下甫呱呱一子將轉溝瘠並斬吾祖後矣昔文山思黃冠歸里疊山願為大元頑民區區之衷竊自恕希此耳必若不已相迫豈以僕為真不能死哉圍山知不可奪言於貝勒而除獲之竟免於難將軍故儒將凡天官奇遁歷代陣法九邊海防皆有圖注尤深好大學衍義衍義補手録排訂四十卷每誡後進先忠孝後文藝自以勝國孤臣恥伐舊績或偶舉一端或言未竟不樂而罷

（大節炳然文俱錚錚可觀）

閩都督王進功故麾下嘗被同安惠安漳浦龍巖沿海州民以閩將軍曰君行令臣行意盍馳騎潛令內徙令而不聽兩不恨矣進功如誠全活甚衆閩人到今稱之流涕

贊曰明世絀武一代無功迄於南渡益煽其風叛庭者降忠良逃荒王師乘之踰載而亡視彼宋高韓岳共劉賊檜議和百六春秋非和之能緊戰之力賢奸拄膺文武互翼孰如明季獨賞惟奸褻盜而公專兵阻賢矜言盈庭多庸無識虎臣悲憤俯伏匿跡求仁何怨之死不辱穢張有端我守初服芝城之山白鶴之陽公墓在斯公返故鄉（贊詞古雅似論）

驃騎將軍敬齋周公傳　　邵廷采

將軍諱國奎字爕然號敬齋紹興山陰人濂溪先生仲子燾之後也燾自宋建炎南渡遷諸曁又自諸曁分山陰東浦凡二十三世至將軍父徵崖公諱應聘僑居天津以拔貢尹山東郯城有康平聲蹟林年卒官士民拔金相賻歸櫬于天津葛沽葬焉太夫人陳恁遊家業中微叔伯兄國璧與修建錄除呂平州同知及仲兄國振俗往依之時將軍方弱冠倜儻有器識伯兄每嘆季弟必興吾宗顧今日天下軍與文事不振弟自度當于古人何比將軍笑曰傅介子班超立功絕域識時務者爲俊傑耳伯兄甚異之居亡何

賊薄州城知州亳人李公異開將軍雄畧請計事將軍借箸曰賊亂而不整易與也且無長慮夜必散掠若挑精勇多張旗幟隨所向疑擊彼謂京兵大出必遁如其言而賊敗李公以兄女女將軍後伯兄來抒餉檄出天津運毛帥餉颶作而覆仲兄倚片板漂入朝鮮比歸心悸去爲僧李公亦罷官歸亳州將軍乃決策從戎順治五年故人張承恩補鎮江協鎮請將軍俱行承恩陞總兵與諱太周山南度仙霞入福建用將軍前部抵羅陽圍其城城中人得外人炮及擊周山營多傷戍言守炮爲承恩麾下周山起有貳退軍三十里依險自固承恩患之將軍進曰逸交壘而兩相厲害奚大爲然非可口舌明也惟有獨進攻城城拔自破矣既而城中乔出將軍率私屬勇士橫衝其陣所向披靡鎮兵夾攻大破之捍軍李門遂入羅陽周山大喜上將軍功第一承恩起拜曰今日兩軍無猜安和克敵皆君力也進攻寧德當西北隅敵樓極險峻慝負重創既解甲敵兵突至取布幅束甲左腋中砲忍痛疾戰血濡甲表鉛瞇布幅原裹向金上餘洞甲葉傷及腋肋引足屢挫敵鋒坐纛受矢形若虫蛀人呼破纛將軍寧德既下抵福安時劉忠藻守福安別遣兵出城沿河列柵與城內爲犄角我兵營于河東距五十里侵暮天微雨將軍告承恩兵尚神速盍乘雨夜趨出不意

渡河柵可破柵破城可圖也軍將行雨益甚承恩難之趣曰昔李愬雪夜擒元濟少遲彼得爲備福安城小而堅忠藻長于應變誠恐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公必悔之夜三鼓勒兵及河登岸爲後擁內始覺倉卒失炮濕將軍引數十人徑渡河兄子文芳持巨斧砍柵大軍總進敵軍大崩遂奪其險進師城下忠藻悉機拒守三閱月援絕乃飲鴆死將軍謂承恩臨危不避丈夫也必殄殲如禮師入省城復請全活其衆進下福寧州將軍爲承恩謀曰銅山去此不遠聞吾軍聲膽落可逐乘勝夜抵銅山守將果捐城逃以將軍守之令曰敵未創而先逃避吾銳耳今聞鎮帥在福寧城中兵少

必復來爭宜豫為俻采圍城東南又去城五里依林為營將軍望而哂之弁目見敵盛謀塞城門堅守待援將軍佯應曰塞城門自絕歸路也惟西北臨河塞之可耳乃冢下令縛草為人集木板及諸引火物敵技者招降約晝三日許曰諾晝三月暮風起出草人衆甲列城上潛鑿土塞兩門使善泅者以搭鈎渡河候匪處舁板傍河順流不一時鈎木成橋兵盡過河銜枚走四里許逼敵營從火風盛敵奪路竄死相枕藉城中鼓譟以應圍者還見老營火起亦驚遁追至百五十里而還七年春陳奮鐵羅漢等帥衆二萬肆言復銅山之怨圍城三周將軍使突圍告急承恩自統兵一晝

夜馳至力戰入城見敵勢重欲棄銅山將軍諫曰敵不知謀詐恃一鐵羅漢獷夫耳但計誅羅漢二萬人席捲矣明日陳奮撤圍布兵河西出三千人渡河請戰將軍偵知敵情告承恩曰彼兵多而以少來戰必用鐵羅漢伏河滸叢葦間而分兵東南繞吾歸路俟我戰勝追奔伏起夾攻首尾受敵勢必南走又遇東南兵蔑生望兵請鎮公親帥馬兵嚴陣當敵且勿與戰潛分兵繞出東南敵背職引步兵千餘直衝河滸彼既視諸戰之兵進退必不虞吾猝至乘其猝可遂破既破鐵羅漢乘勢渡河陳奮之兵不戰自潰其繞還東南者吾兵反出其後亦必望風靡矣時鐵羅漢善用被陣用紅布畫虎豹漬水左右紐兵翼以長鎗步卒四人開闔卷舒鎗矢不入馬亦驚怖常以此取勝將軍令人製鈎鐮木耙明立賞罰疾奔河岸鐵羅漢與左右各擁被出狀如刺蝟甚將軍親用鈎鐮注視鐵羅漢鈎定滾被長鎗皆為木耙所制鎗矢齊發立殺鐵羅漢餘衆俱潰于是揮兵渡河直衝陳奮大陣承恩合戰敵兔遁野擠入河不可勝計陳奮自縛乞降而所遣往東南兵亦大捷承恩拜勞曰君智勇兼具趙雲一身是膽何足儗耶制府李公題延平副將告既下而將軍以昔戰致疾力乞休承恩移鎮台溫從至溫久之送給與長子文英登庚戌進士尋值三藩之變命英曰汝談

兵紙上以拾科名不如親歷吾志業未竟勉之將行又謂之曰閩事在吾彀中矣耿氏起家軍伍逃死閩東三世為王一旦負恩逞叛勢既不順又不能收東南蜂起之衆直走金陵坐閩福州私快名號其人豚鼠耳入關承平尚須協濟況數戰兵疲重科民困將不堪命又鄭經已入漳泉兩虎同穴何暇經累嶺北持久內崩我師攻其前鄭逕襲其後耿勢亦隨亡此卞莊刺虎之日也後王師平閩定如將軍言將軍以康熙十五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五英從軍功服闋授登州游擊改守潼關二十七年陞延綏神木副將復立互市致書桑日令民租種邊地西人賴以全生丁丑上親

征噶爾丑駐蹕五原英朝見行在所決日三接後五日簡鎮川西
歷官皆迎養太夫人閔歲太夫人李氏卒于松潘年七十四次子
文林郎文傑獲丧歸葬而總戎公以書來屬采為傳又成按其弟子
開捷使上公裁定復為之贊曰
周氏之先出于營道暨晃南邦建炎新造始遷諸暨大侶山陰如
夏斯廷爪總繩振文能附衆武克威敵一張一弛經緯妙易邇述
自身今有將軍止也為山動也為雲於皇時清墮山豨獄入關既
庭歸全岩壑張公淳德曰驥是居公曰無庸吾有蕭盧君之宗之
以遼東浦某釣某遊惘焉思古伯仲之間倚与萬言俸灌隨陸悉

馳後先命于帝庭馭蠻山左旣歷諸縣今遡西土鞾和答沭金石
登愛臣拜稽首夫子萬壽將軍之澤以及子孫不虧不崩盟府具
存我懷其人功德惟峴石泯名在千載如見
叙戰功如畫將軍長才短馭真為可惜故以論閒事一唱三嘆
終之此史家言外傳神處 王志宣

暨陽陳氏譜傳 邵廷采

齊山公諱彥字少澤號齊山良菴公第三子鴻臚公之孫而方伯
公曾孫也為人沉敏端厚幼承家學博涉經史諫嫻忠孝大節庭
幃中恂恂懇懇兄弟析箸推肤均肥宗黨曾無間言乙酉丙戌間
方國安屯江上以需餉為名乘時鈔掠楮良菴公累世貴仕富盛
遣凶黨數十人直入第宅實去公時年三十獨在側號泣奔待國
安百端凌喝皆以身代累無憚悴亦無激憤人見之多為揮涕餉
半入家垂破而王師渡江得解奉親還里遂棄諸生以教子勿墮
先業為事厚幣膳延名師禮敬踰等晨夕稱說孝悌忠信曰

此立家之本須爾曹世世恪遵也二子皆入庠序孫奕文奕磐同
登康熙戊子科浙闈賢書平生好義務施約身裕物尤篤于三黨
故舊靡不盡力同患相恤咸謂公之餘澤宜未有艾云姚江邵廷
采曰余於㦸江之役不勝三嘆閑當時議方王為正兵派五郡正
供餉方則已擅浙東財賦三之二矣循然嚣目財心誅捜無厭致
民貧富不有寧居北望王師有後予之怨其後竟以反覆詐諼父
子駢戮今其子孫無子存者而齊山公優鳧蹈沙脫覲帰養遂昌
厥後天之報施于忠孝之際豈或爽歟余故於齊山傳并及方氏
一以明為人臣不忠之戒一以示為人子篤孝者之勸

宋將作監簿脩竹先生傳　邵廷采

脩竹先生者宋之遺臣也名英孫字才翁姓王氏山陰人祖用亨贈少保ゝゝ康軍節度使考克謙端明殿學士先生以父任補承務郎累遷將作監簿致仕入元遂不出仁宗皇慶元年ゝゝ七十五壽終于家其號修竹者嘗修竹書院于山中樂之而因以自命者也先是度宗咸淳三年歲在丁卯賈似道大治甲第于紹興里閈王氏相比請旁壤焉啗以利祿先生不為動曰世遺也尺寸不可得吾家謝官拂衣杜門不交當世者六年庚午稍轉宣義郎平反於潛疑獄出辟因民稱不寃甲戌知慶元府慈谿縣ゝゝ饑盜縱橫帥

守以罪去先生至亟謁貸麋粟民既全悅乃練丁壯庸保甲以捕備盜賊殛其渠而遣其徒旬月間悉還為良民常平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上其事轉承議郎其制書曰常平使者言爾敏而有才惠感燕源救定海瀕若汝余嘉陟官一列尚書王應麟（大山座主）之詞也尋以籍田通判慶元府提轄市舶攝事半載鎮以寧靜民便安之陳景行薦先生除將作監簿命下知時事去決計歸ゝゝ之月德祐二年二月其五月少帝北遷又三年而崖山覆宋亡先生悅念先烈形于歌哭與遺民謝翱皋羽鄭宗仁朴翁林景熙霽山唐珏王潛為詩唱交遂瘞宋陵傳者不知為先生居平勇赴人之急細及繇獄[illegible]

棄孩無養輙收哺長而父母存者衣橐遣歸仍歲潦饑有卹和糶以拯鄰戚士貧者亦賴舉火迄于身歿猶足以繫邦人思也嘗築精舍于陶山麓旁祠晉高士陶貞白鄰宋左丞陸農師（佃）待制陸放翁（游）當東州衣冠凋謝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梅山放情山水丘園翳跡垂四十年越中矜式風範稱二王先生焉陶山者本得自放翁後ゝゝ為脩竹書院農師少受學王荊公熙寧中不附新法名列黨碑退休巖山結棲著書墓在支峯下自山歸王而二陸之祀世ゝゝ勿絕并祀貞白者不忘山所自名報始也

論曰古之遺民莫盛于宋ゝゝ季得人之盛多出文ゝゝ山門夫人才

處豐泰則發而為政事為文章際屯蒙則激而為清風為幽節此可以盛衰成敗死生論哉文山之敗猶成則皋羽炎午所南之生固死也余據徐天祐王修竹墓志不及宋陵事天祐山陰賢者與修竹同年生出處明晦亦畧同居元時為友隱自宜爾入明賴子常託張孟兼博訪疑是修竹始大奇詫然其說已早白于黃文獻乃知果有高節至行宇宙之大自有知者元史不載此史筆之慎未可厚非又二百餘年季長沙張諭德為辨陵事乃得真後人重修續綱目宜入修竹于唐林上因歎千古失傳之事如斯類者不少也嗟乎六陵之後與崖山空坑等耳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

庸行非奇行也特世人不為而修竹等為之耳宋恤民卷十三有年未嘗有大無道而乃至是豈非天耶忠志之士不順天修竹之行是已

宋遺民所知傳　　邵廷采

易稱否剝之際與時消息天不能違而況人乎剝盡而坤固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然黃中通理美在其中風流百世人亦有自為時者焉是以逢萌梅福鴻冥於前申屠蟠郁龍蟄於後或遺再造而蒙當代之寵榮或際末流而作前朝之遺獻是人也不求名而名不可磨滅焉所恃者人心非必其天道也兩漢而下忠義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配之以易方王安石之驟用姤也呂惠卿章惇等相繼進遯也二帝之北轅否也建炎營立猶有傾否之喜焉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於義為觀比蒙古克襄陽下臨安斯剝膚之

會當其時文天祥以一書生提市井新合不宿戰之旅崎嶇嶺嶠百死不回而竟授命象為碩果不食更百有餘年劉基方孝孺等並以勳節自奮復之一陽其即剝之上陽乎天祥之世仁人烈士雲蒸霞蔚是為相遇之萃萃而不升其上者蹈白刃赴水火次乃亡形江海隱跡深林終身肥遯晦明正志不見是而無悶範不陳於新主心甘剖於明廷此則天運非人力可及焉是以還洛之頑經三紀而不變輔橫之客舉一死以如飴六七王之澤不可忘赤帝子之炎莫能逼也宋史忠義傳有劉子俊趙時賞杜滸鄒鳳數十人而從之燕市如張千載生祭丞相如王炎午等未登姓字豈

避諱固多載筆者有不得伸其志與至宋濂傳謝翱而不列之元史則又何說元史無贊論此從來史體所未見若五代史之立唐六臣傳宋史之作周三臣傳雖揚駁各殊其例固可傚也柳綱目載管寧卒于魏晉徵士陶潛卒雖易代後猶特書之余故頗輯軼事見于他書者自翱以下得八人為宋遺民所知傳而闕所不知者補宋元二史之未備惜其人終始考究弗竟亦可以想見其大致矣於乎以翱等之情才操行不得與嚴光高鳳同為盛世之逸民而乃以遺民著豈其志也夫然亦豈非其猶幸也夫

謝翱字皋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不仕性至孝通春

秋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咨事叅軍天祥轉戰潮陽被執翱匿民家流離久之聞天祥死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眄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翱挾酒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號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視世事無足當意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川天姥埜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捿

幽窮秘所至造游錄持以詩人游倈輒懸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部尋隱者方鳳韶卿吳思齊子善晝夜吟嘯其詩直溯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文尤嶄拔嚮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世祖三十一年去家武林西湖上宋氏遺老尚多存者咸詑見晚乙未成宗元貞元年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曰吾去鄉千里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必以吾骨及文授之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翁衡葬翱子陵臺南以文葉殉表曰粵謝翱墓始翱以朋

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石未就復為建許劍亭于墓右以卒翱志翱無子其徒吳貴祀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榛蕪屈平託遠遊自號晞髮子初抵會稽與故將作監簿王英孫交望哭宋諸陵及唐珏林景熙等收遺蛻退者翱為之畫策故有冬青引贈珏曰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英孫景熙等和而歌之遂結社稽山名其會所云汐社取晚而信也所著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

卷楚辭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餘做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並未完其詩文殉墓有副傳于時宋濂贊曰翺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縄屨韋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背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耶先是作文速天祥死者有王炎午

王炎午廬陵人太學生其生祭天祥文畧曰於乎大丞相可死矣

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桿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柰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草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其君大臣固無恙耳臣子之于君父臨大難仗大節當以杲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楊行密之業遷其家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乃反為禍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從伶人景進行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懼哉今舊主正坐危疑覊旅猶事骯髒縶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景之疑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為忠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

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默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昔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〻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晋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此地鬼也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〻故鄉不肯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

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盧陵盛矣
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故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蔕噴鼻而
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
太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弑君亦將慚伯仁之由我則
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於乎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
聞訃則哭及天祥死哭之曰於乎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
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
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孰義當勇决祭公速公童子

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秉氣捐軀壯士其
或久而不易霜雪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
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
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
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炎午竟因初志以遺民終
張千載字毅父廬陵人文天祥故人也天祥貴用時屢以官辟不
就及國亡天祥囚廣還過吉州來見請偕行既至燕寓于囚所旁
舍日具美饌餽竟三年且潛製一櫝以藏天祥之元復訪求其妻
歐陽氏于俘中俾出焚屍遂負遺骨與所函首櫝南歸付天祥家

瘞之時有鄧光薦亦盧陵人從辟厓山為禮部侍郎宋亡以義行
著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悴馱天長地闊多網
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贊天祥像
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
碧而心丹於乎誰謂斯人不在世間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為
一書甚悉授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盧陵光薦卒
遂失傳父老言盧陵竟元世無仕者光薦一名剡字中齋
鄭思肖字所南初名某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
剛介有志操元兵南下伏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變今名

宋亡隱處吳中坐必南向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交朔客
或廣坐見語音異輒令引去人亦諒其狷狹弗怪也工畫墨蘭芭
宰請之不得聞其有田三十畝欲以賦役脅取怒曰頭可斫蘭不
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題曰畫君子也無一小人深山之中以
天為春又書藝版但除君父外不受一人恩晚年究竟性命之學
以壽終明崇禎間吳人濬井得鐵匣外斷陳漆甚固發之則思肖
書名曰心史紀德祐景炎祥興五年事為二卷内辨文天祥無貢
冠故鄉語乃留夢炎等誣之耳又自作字名說思肖故思趙以南
為所見者莫不憐其意焉是時瘞宋陵骨皆王英孫唐珏林景熙

鄭宗仁四人

王英孫字才翁號修竹山陰人父克謙宋端明殿學士英孫博通經史少樹忠勍節以父任歷官將作監簿賈似道治第越城將益宮于王氏陷以利祿不為奪德祐二年春知時事去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同月解官歸會郡大饑傾囷全賑為衣冠避亂者所宗閩人謝翶東甌林景熙鄭宗仁皆主其家共結汐社同里唐珏與焉及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英孫痛憤出白金屬珏等結少年入山收遺蛻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使景熙收高孝二陵珏及諸人收餘四陵或背竹籮為丐者或持草囊採藥夜事幾覺有諭垣

折肱者竟易真骨以出瘞之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識其上遇寒食私祭之故翶詩曰白衣人拜樹下起指寒食之祭也英孫家世隆定謀時珏及景熙當其咎事平名亦歸珏景熙退居四十年備然遺世天下仰之若高木扶疎清風披拂頑鄙興起焉卒于仁宗皇慶壬子元年七十五茂孫字景周號梅山有經畧當世之志致仕時年三十二載酒放歌恒野服往來湖山先其兄二十四年卒浙東稱王氏比太丘兩方而操尚不慭過之茂孫後盛世居郡城而英孫裔從四明遂微

唐珏字玉潛號雷門會稽人家貧聚徒授經養寡母至元二十二年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上言宋陵王氣盛請發之至斷支體濺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泣涕責家具并行貸召里中少年數十人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乃若是將何為珏慘然告以故坐皆髮指中一少年曰即收骸易耳第彼勢張甚事露死不避柰不得終志何珏曰吾已籌之矣今四原多暴骨取覓以易誰復知者因徧拜衆皆答拜珏豫斷文木為匱黃紬為囊各署曰某陵乃散遣諸人為文告諸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瓚詰旦來集出餘金酬而酹之若行賞飲至然越七日真伽下令裒陵骨移杭故宮築塔杭人仰視悲哀不知骨之真故存

也真伽既敗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明年珏病夢黃衣人降揖曰謝君掩骸報以故國公女為婦田頃四子男三珏寤不以屑意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授子經間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陵骨豈君宗耶坐有指珏者俊大愕納頭下拜叩知其家貧惻然憐矜唐先生寒吾當振之不數月向夢所諾事俱愜人固奇唐而又高袁曰二公真義士珏後子珙為名儒累世貴盛初謝翶入會稽契珏定交既瘞陵作冬青引贈珏珏亦自作冬青詩記歲月續緗繫于帝昺祥興元年據翶詩種年星在尾之在析木之津寅也雲溪羅有開始作珏傳而先有越中義士傳義士與作者並不著名

氏自故相馬廷鸞下題其後者十數公至正末浦江張孟兼註冬青引以贈珏定義士為珏而楪有開語重傳珏明嘉靖初與林景熙同祀復義祠文徵明記之曰論者以唐林二公方豫讓之受國士知而二公曾不霑一命讓不足以方也漢唐易世後陵寢被發不知當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藁裡而揜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記載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及萬曆中諭德張元忭修郡志云珏事固與景熙協謀而王英孫與知之以景熙答翺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詩證焉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溫州平陽人宋咸淳中太學釋褐除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出與同縣鄭宗仁去客山陰王孫英家會楊璉真伽發宋陵英孫使客收其棄骨景熙故為丐者背竹籮手竹夾遇物輒以夾夾投籮內人莫之測乃鑄銀為小牌百十繫腰帶取賄西番僧奴曰願得高家孝家骨他不敢望果得兩函託言佛經與唐珏所收者合于蘭亭瘞焉有夢中作詩一章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二章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三章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蓋與珏所收先

後骨之是否未定也當是時景熙風動江表每布席王氏園亭舉酒和歌赦振林木闐蒸六博為金谷之罰隨作記言英孫父故少保莊簡公歸隱茲園後天下而樂今余與脩竹不能挽維世運登之泰康徒覗顏偷安山水是同公之樂而不能同公之所以樂也其刻厲如此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卒于家年六十九所居白石巷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抵悽愴故國與謝翺相表裏翺詩奇崛景熙幽宛並為宋季名家遂昌鄭元祐述景熙事載輟耕錄

鄭宗仁字朴翁平陽人咸淳中太學上舍釋褐福州教授國子學正宋陵被發與林景熙同入山景熙故為丐者而宗仁採藥以草囊拾散骨各有所得既而歸隱蕭山瀑中王英孫延致教授家塾二十餘年成宗大德六年壬寅五月卒于家年六十三始宗仁與謝翺俱以布衣應文天祥辟天祥沒二人相遇所至輒哭其後卒有收骨之舉故楊維楨咏冬青詩曰文山老客智且勇蓋指翺與宗仁也溫州志稱宗仁景熙生同里學同方老同出處惓惓故君精衛填海為重可悲景熙詩文爛然名時而宗仁所勝守儒者禮法以故後人傳道者少惟英孫許以死友久要不渝故世或稱王鄭嘉靖二十六年紹興建雙義祠于攢宮專祀唐林而王鄭未有座或曰二人者固逃名士或曰亦要終始脩竹在雷門霽山上

云

論曰殷有三仁國不亡矣然猶興王表墓分珪式閭之所及也首陽片石百世高仰其風若非太公稱義人于前孔子嘆仁賢於後安能發流不絕彌遠哉秦漢而下如犍為任永馮信託為青盲以拒公孫述卓卓表奇行光武招徵之會尋病終其名則已著于本朝矣他孤忠自完有若宋之謝翱唐珏明之雪菴補鍋諸人皆為當代所不禁獨志古嗜幽之士歆歆而考贊之方鳳之葬翱西臺與皋伯通之葬鴻鄭要離墓何以異哉張千載之義後先繁布朱瑒王炎午作文生祭可謂能輔仁矣抑其知天祥猶在斯思肖之後乎要三人皆與天祥終始者也余又感宋陵事從成化中華亭彭瑋引宋濂書穆陵遺骼斷其歲為乙酉尚有可疑者理宗陵發以八月而高孝諸陵以十一月相距幾一時則易而瘞之亦有先後前者事露後者益難不知唐珏林景熙之役果同時耶二時耶高孝既稱俱蛻骨而景熙所收者又何骨耶豈唐方起謀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或林之所得正唐所易之骨耶論者止辯年之異同收之分合而不惟月之先後斯案終未可定也景熙詩不知真帖落誰家則當時同事固已缺之矣後世祭宋陵仍就攢宮得禮經遺意杭之白塔殆有舊陵在中故珏有雷震白塔詩悲哉表

章修竹始有黃溍申以孔希晉趙子常而集成于季彭山當年主瘞陵而不居名蓋明哲保身者唐林等愛修竹亦為之諱不以居名為嫌其處君友之義兩盡如此羅陵使合與張承業同傳豈得彼哉外之特附之陵事始末俾凡為臣子感厲而興起焉

久欲集此傳丁亥客都昌始獲周草窓陶九成二書朱君約傳雅有同志其門人王受祺修竹弟梅山裔師生二人徧搜越中書肆博訪故家得手抄殘缺十餘頁合前賢詩詞碑述惓惓卽肯因於病餘屬草名曰所知傳愧聞見陋狹外此遺漏者固多也自記

明遺民所知傳

邵廷采

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曰節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游岩谷竟十餘年無強之出者其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菴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為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蓋不欲耆人心亦以機偽名實鮮真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為僧而保初服吾尤尚之於乎黃冠故鄉後人誣文山語耳若以方外僑顧問嘗幼安陶元亮將笑人矣緇猶黃也斯言其竟有溺之者乎名曰明遺民所知傳言所不知者多掛漏之罪吾寧受之也天下大矣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天命誠移人性皆善忠志之士未可以吾之所知盡之也

會稽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給事禮科論王應熊罷官再起戶科陞吏科都給事中因論熒惑之變彈官官攻溫體仁頗回上聽初出周延儒門比延儒一再相始終不肯依附延儒內憚未得恣意以十五年會推閣員中諱人言謫戍北都陷從其師劉宗周荷戈浮浙江赴難金陵起原官又與馬士英阮大鋮忤解而歸紹興授吏部侍郎後行遯為僧莫知所終

格菴先生立身如山岳當官正色遇變薪然遯于僧而并沒其名與地夫惟乾確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亢而能潛遯世無悶可謂全德君子矣道隱為名所動自不如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崇禎中由進士官行人司副嘗于上前請屏人密奏周延儒過失上怒其詭私與姜埰同日下詔獄廷杖欲寘之死劉宗周金光宸等論救得改刑部至十七年二月始出獄戍杭州衛入閩為大學士時不次擢諸生鎮江錢邦芑御史爭之不得邦芑論開元開元引退受法于靈嵒繼公號檗菴和尚

侯官張利民字能因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獻忠攻縣城引佩刀折矢誓將士悉力拒賊黃得功救至乃全在縣三年治行推天下第一入為戶科給事中晚稱田中和尚時遺民為僧者不可殫紀武進薛寀知開封府號米堆和尚永嘉林增志翰林編修號法幢和尚平湖沈中柱知吉水縣僧名行燃號無淨往來靈隱金粟間三人皆進士著勣蹟

山陰劉汋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每携汋自隨能承其學及宗周絕粒汋但伏庭下悲泣坐臥蕺山小樓終二十年父時門生屬吏有官紹興者餽遺俱不受至于講學之會縉紳

禮請亦辭勿往教誡四子無應科舉並能勵厲康熙三年卒同門私謚貞孝先生

長洲徐枋字昭法崇禎壬午舉人少詹事汧子也汧死國難枋僧服隱吳門山康熙中巡撫都御史睢州湯斌屏輿從請山求見竟拒不納繞行山廬嘆息而去時吳越孝廉多守志而始終衰足不入城府者嘉興李天植巢鳴盛及枋三人枋沒最晚故名尤重云

古稱求忠臣必孝子之門今得孝子于忠臣之門夫移孝為忠時順而易體忠為孝勢逆而難也二君與王裒諸葛靚事雖不同其猶蓼莪之志也夫

萊陽姜埰字如農父瀉里諸生崇禎十五年大兵破縣城抗節死焉埰由辛未進士累知密雲儀真縣陞禮部主事禮科給事中言事廷杖戍宣城出獄上道未四十日而京師陷埰哭泣不食有勅之歸里義不肯臨沒語其子安節實節曰敬亭吾戍所也未聞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死必埋吾戍所二子遵教乃葬宣城弟垓如須庚辰進士官行人入署見題名碑並載崔呈秀阮大鋮魏大中特疏大中忠節褒卹之臣豈宜與奸黨同列詔可其議兄埰下詔獄號呼扶救得不死晚歲流寓天台吳門與兄共隱虎州鶴市之間三吳學者翕然從風卒葬西山竺塢吳人為建二姜先生祠

虎丘

仁和金堡字道隱庚辰進士知臨清州紹興上書閩中不稱臣堡力爭被逐歷事西粵有強諫聲與袁彭年李元亂劉湘客蒙正發等並稱五虎幸臣驕將皆側目之陷梧州獄杖戍清浪未之戍桂林已失乃為僧更字澹歸自稱清浪戍卒瞿式耜在桂林獄堡時與往來賦詩復和式耜死上書定南王請收葬會已葬不果上海內高其義隱于韶州丹霞山康熙中三叛作堡猶存終後死平湖

姜埰之尊君自稱宣州老兵上之上者也金堡作平南王年譜君子或譏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火轉圜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盩厔李顒字中孚山居求志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駕西巡入關諭意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朝廷嘉其意勿強賜以御書扁額有疏陳謝督撫笑其文詞疎拙竟以自全年八十餘終于家子孫力耕自給無習時文應舉者學者稱二曲先生

順德縣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以諸生起兵死清遠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寧乃復名能隱先痛終身不出好古博學以文章自見康熙中粵東有大家三惟恭尹立名為真

父子忠孝無隕家世焉

宜興楊湛露字燕俟甲申年四十棄諸生教授已遂散遣生徒絕學捐書或行郊原則慟哭返拜先墓必伏地哭失聲康熙中府州縣請學令造請再三不往詔賜民年八十以上米帛首及燕俟堅辭之年九十餘考終其鄉人稱周延儒再相使沂親道意致殷勤燕俟竟不一詣楊廷麟以盧象昇喪至寄燕俟文欲見不可比廷麟死事則泫然曰士重知己極不忘耳為位而哭盡哀縣人李三綱赴義湖南歿于郴棺其子如子至成立其立名節如此與休寧汪寶朵同縣史夏隆友善年並八十餘風被鄉黨武進邵衢作傳

稱為隱君又舉人謝遴亦宜興人兵後晦迹種菜一畦不入城府陳維崧寄以詩芒鞋一兩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會稽余增遠字謙貞號若水崇禎癸未進士任寶應知縣以劉澤清開鎮棄官歸事越為禮部郎中兄煌死義增遠避兵山中事平聚徒城南授三字經與老農雜作衣被百結糠秕續食故人希復接面同年生王天錫為海道牽車勤訪託疾弗為禮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二十年遺令勿求文士為銘狀越中稱故老者推為第一

上虞徐復儀字漢官亦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貿貿環山行竟廢餐寢枝崖落深谷死鄉閭哀之

餘姚張廷賓字客卿天啓甲子舉人六上公車不第受鄞縣教諭南都除望江令未之官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惟廷賓兀守數椽事平稍復來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忽不忘故都乃之四明山雪竇為僧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架上雜陳離騷楚些二十一史宗鏡指月錄等書僧徒莫測其涯際稱道巖禪師康熙壬戌卒年八十八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古通文綜左國泰漢唐宋諸家而浮氣獨運不屑屑規撫歎曰吾先人受三朝隆恩吾今

學成亦無所用矣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日之事未嘗不閣筆掩卷太息流涕也冬服氊巾夏或散髮名其藏書之室蓼園曰余集于蓼孰謂荼苦者欲輯周興嗣千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誦抄之早歲契台州陳函輝函輝殉節有告北園文比謝翺之哭西臺云

嘉興施博號約菴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長服儒冠以知明處當為慎獨切要工夫與餘姚黃宗羲有往復論學書而心服孫鍾元徵君之為人于師承不肯苟附曰莪山吾師乎然未嘗親贄莪山也暮年講學于放鶴洲烟雨樓引接後進海內稱施先生

余自康熙癸丑謁施先生始識龍溪四無之近禪先生之于學勤矣其故國之意則耿耿也偶舉成弘名臣諸奏疏請正納頭便拜曰朴愚衰老幸兄厚自愛為世道留意追踪前賢噫今乃有先生乎

會稽陶復字克栽九歲在塾聞莊烈皇帝殉社稷即閉戶哭泣不飭止母兄私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同也若之何不痛後讀書罷學日進以時文舉業授徒代食終不應舉沈篤廢疾神明愈厲竟五十年大布之衣儒巾方舄時人嗤笑中不撓惑遇事揣勢動有窾理卒友人私謚之貞安

諸暨陳洪綬字章侯工于畫畫獨有奇氣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衣面垢膩不澣洗惟筆墨精良日作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即不復閱作午餘飲酒放豪醉輒罵當事人第聞劉蕺山先生語音則縮頸咋舌郄步而先生頗喜與談詡章侯聊復飲乎先生既沒朝夕仰禮遺像題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題生像云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亡不死不忠不孝晚歲在田雄坐嘗使酒大罵雄錯愕而已喜着僧服稱老蓮天下因稱陳老蓮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為宣慰使崇禎二年入援立功山海關宣樂諸城既復正經上鐃歌十曲上嘉其聲詞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為太古聲稱為過于師襄官以太常賜之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亡匿淮陰作為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楚遺士聞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轉徙兵火中有滌南李氏購之以歸正經歲逢先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王座拜其如禮會南海屈大均亦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奏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哀愴林業陡落驚風颼颼聽者皆泣下正經時為僧布衲芒鞵踰月別去大均為作御琴記

宜興陳貞慧字定生都御史于庭子也性謹孝無疾言遽容于庭喪其良子貞貽不樂顧貞慧乃復慰同縣周延儒為相修睚眦之怨于于庭遺孤而貞慧才思豈溢知不可屈轉為好語慰藉貞慧待之如平常先是溫體仁當國以禁錮東林為事薛國觀等祖述之黃道周在獄事益急三吳好奇計者謂不如援彼党一人為兩家騎郵冀稍紓禍謀于延儒延儒心曬阮大鋮大鋮遂帖嚼耳語苟得改事諸君生死肉骨也因置酒張溥吳昌時以其謀告周鑣鑣持不可沈壽民及貞慧吳應箕等復先後疏揭攻大鋮大鋮不悛及延儒再相猶望汲用曰廢籍馬士英鋮之化身也必以鋮不存

公論者請起士英士英于是得督鳳陽南都定策遂引大鋮用事
肯殺鑣應其壽民亡命貞慧亦被縛至鎮撫國亡乃解貞慧目覩
故時山水所至號悲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故人時過陽
羨勞問生死順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世號定生處士黃宗羲銘
其墓曰於乎是為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其推隆
如此子維崧字其年
宣城沈壽民字眉生性矜孤少言笑以文章雄視江左東鄉艾南
英高貢之崇禎九年復保舉應天巡撫張國維舉壽民時流冠延
橫楊嗣昌奪情為兵部尚書任熊文燦主撫掩匿敗聞壽民請闕
思宗

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正風俗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即嗣昌迫
君命無安枕京畿理又言文燦以二十萬衆食二百八十萬餉邱
令賊渠而縛猶應宣布皇威寧有按兵講款如兒嬉戲將來叅亂
未知胡底嗣昌皇恐待罪然上方倚信熊遂留中侍講學士黃道
周嘆曰此何事在朝不言而野言之吾輩愧死矣于是給事中何
楷試御史林蘭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各劾嗣昌忘親誤國
道周至與嗣昌詰于上前皆降調壽民發之也壽民歸棄舉子業
偕金壇周鑣仲馭隱茅山與貴池吳應箕芭山張自烈歸德侯方
域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餘姚黃宗羲如皋冒辟疆共持清議

裁量公卿阮大鋮在留都以新燕高會收召黨與利天下有事而
行其押闔壽民劾嗣昌跳尾及之陳貞慧顧杲等推壽民之意出
南都防亂揭遍海內名士攻之諸名士舉金陵廣業社酒酣連席
咀嚼大鋮以為笑樂既積隙而京師陷大鋮南都柄用閹周鍾降
賊草偽詔乃洋洋喜曰彼東林也鑣鍾兄弟曩者逆案我此乃真
逆案矣遂拘鑣考死獄中廣前揭中姓氏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
填之而壽民貞慧為首下鎮撫黨禍大作陳名夏亡命投止壽民
名夏北走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益入窮山採薇自給郡守朱元
錫寄十金置壁中三年未嘗發視名夏既相遺書將薦壽民壽民
思復堂

對使焚書寄語龔勝謝枋得非拙于龍丘所南也多此物色耳幸
謝故人無煩相念遯迹十載始返宣城自稱才疎意廣而天下高
其義康熙十四年卒年五十九
陳沈二君皆名士及馬阮亂南都而東林復社之氣盡矣然則
黨議固與國是相終始也
嘉興巢鳴盛字端明崇禎丙子舉人乙酉後不入城市時群盜四
起銅鐵銀錢之器無得留者于是遠屋種匏小大十餘種杯杓之
外室內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傳效檇李匏樽乃名海內自為
長歌詠之時上元王潢元倬亦丙子舉人著南陔集過江左者必

造其廬推主盟焉

黃岡王一翥字子雲崇禎中舉人乙酉後遯居武昌縣西寒山寺時寄濡宿食寺臨大江山崖有猨兒洞人足罕至每于月明潭淨獨往洞中大哭有漁舟過其下跡之子雲也順治閒竟夭年終時同縣志節士有杜詔先林之華之華字果存王師至楚祝髮為僧居于南嶽晚年而歸著鎖鑰易韋鐘藻為之集註詔先字于皇崇禎己卯副榜乙酉更名濬往來揚越閒晚刻茶村近詩五律百首遂號茶村又作一盃嘆以自諭至興化縣悅陸廷倫愁圖二人皆善詩文于皇好遊而愁圖棹舟不出境性行不同于皇卒于康熙

某年葬金陵

吳江包捷崇禎壬午舉人乙酉避地穹窿山灌園自給孫孝廉兆奎死內橋捷往哭之進士吳易屯兵太湖被殺捷往收其屍吳人以捷為欒布朱瑒之儔焉

仁和邵泰清字以規崇禎癸酉舉人出武進王忠烈公章之門章死國難泰清斷木為主朔望歲時酹酒再拜或伏地哭失聲居常歎歎曰吾前朝老孝廉不早從王先生地下自甲申後著冠布袍屏跡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或語以時事默不應臨沒勑其子無乞志銘年七十八所著有忠孝見聞錄雪樵吟人比之西楚

謝翶

錢塘汪渢字魏美崇禎己卯舉人乙酉奉母避兵天台還居湖上時湖上有三高士皆舉人不就公車者渢為其一監司嘗遇之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渢應聲曰適在此今去矣監司載酒湖船請以世外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渢獨不至已知在孤山流船從之渢竟排墻遁去所居敗書數帙或鎖戶出不返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耿耿者猶未下黃宗羲過訪渢送至清波門矣不入郭臨沒焚其詩文無一存者金堡為之立傳

錢塘鄭鉉字玄子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最盛而杭有讀書社以

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江浩虞宗玫馮悰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玫孝友悰深沈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宗會沈壽民等流連西湖步入深林久而不出大叫尋求以為盟嘯月下泛小舟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鬬毅沸水蕩舟沾服淨慈釋三峯亦從之游王師下浙江諸社名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更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子淵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屋山之亡謝翶不返于汐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為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為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鉉在上柏山中蹤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蹈海往來

上柏宗義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斜烏合死義也
淵字元澄因痛父縱酒而卒士林哀之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性承忠孝長于史學丙戌
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湎于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
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亡之際孤臣貞
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
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
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海寧談遷字孺木自幼讀書不屑場屋舉子業獨好觀古今治亂

注意明代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尚不見其
裏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
熹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思陵十七年憂勤國滅而史亦隨
滅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實錄搜崇禎邸報補其闕遺書成名
曰國榷時新經喪亂人士多欲追叙緣因思竊遷書憑藉為已有
而遷家徒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篋以去遷喟
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
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弘圖皆以遷為奇士折節下之在南
都虛史館待遷不果亡何二公相繼野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

陵將西哭慎言于陽城未至而卒是歲順治十三年也明季稗史
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
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而遷于君
臣朋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皆徵實覆覈不矜奇闢文以作者自
居故為儒林所宗追配荀悅漢紀焉
張談二君宜入儒林而列之遺民以其故國之思厚也
金嶷于顏字瀛長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員外郎知西安
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陞按察副使分巡寧紹
道聞道歸里杜門終老顏在紹興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保定王正中字仲撝武寧伯之仁從子也為人強力好讀寔用之
書登第後游高唐州會大兵圍州州守以轉運銀杠出賂大帥求
免一城生靈正中與其議事平論死給事中李清理出之知長興
乙酉避地紹興以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時兵興公私掠奪府縣
莫敢問正中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縣不者盜賊論總兵陳
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鄉聚遣兵會鄉聚擊殺之張國柱自定海西
上列船江涯入城搜者二千人徐給資糧開譬引去田仰荊本
徹先後過姚舟檣蔽江並俯首帖息于是尚寶卿朱大定太僕卿
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約束江海得通正中力

也事後伏居鑑湖佃田五畝買卜佐食與史孝咸黃宗羲呂章成
邵曾可交好幅巾寬袖時々徃来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厝山陰
陳常堰子三捷亦能守布衣終身

自少聞義興起事時符召瀛長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倉卒
未有軍仗瀛長即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頂刺得五百棉當甲以
捍江其得民心如此遭遇豢興潜居無咎未可以不死訾議也
仲𢕟先生余之所見常宿家樓與大父語至夜分貌侵不及中
人而敢于斯事雖以武宰群從得不為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
以副之也播遷之餘而守令咸若是其亦可倚重與

魏滌劉永錫崇禎丙子舉人以長洲教諭攝崇明縣事庭無留獄
兵役有大吏强之仕祖𥸤疾視曰吾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
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欲見辱耶取掛劍欲自刎
門下士抱持得解没時妻子飢死供畫弟子徐晟陳三島埜之虎
丘山塘

華陰王弘撰字山史父侍郎兵部死難讀書華陰山以博學宏詞
徵逃家之江南八年始歸年七十五終于家始山史與李因篤天
生同學趣好甚密後因篤就徵遂絕紵問関西為之謠曰天乎山
高生沈史標

黃岡魏公韓字小韓由進士知句容縣累陞寶坻巡撫國變來之
官隱居縣西鄉湖中滬臺築圓聚宗焉圓北築閣青樓朔望上樓
北面九拜年六十餘髮脫不除韋鐘藻有浼問青樓詩青天不答
累相問皓首終隨漢臘歸豈知其志也

上元張遺字瑤星終身孝巾素服時寫雨花臺之松風閣徵君鄧
元錫音耆南史遺日夕讀之或泣或歌風動江左

含山張不二逸其名下師下含山諸生群約哭先師死泮池衆環
池立維年之最高者先入有年七十者眷身而没衆悉捧而還走
不二怒大聲云吾儂張某死法還歸小樓絕食飲七日妻使女奉
盞父責跪而牽衣覺取盞之則參湯也自是涓勺水不入口凡
四十日其友致書欲與同死復書責以母老須養作詩云感然偎
宜兒女輩不須馬革走沙場又云人生只有此兒氣我氣如何者
權長和州含山文俗人俱能述之死時年三十餘

山陰朱兆啟字夏夫與張蒼水司馬相善共請紹興知府于穎勸
穎招募材勇東南嘗有及者未幾許都累反東陽郡以有備得不
動諸業既舉收船江上先後與蒼水俱嘗從至沙埕而還甲辰蒼
水死會城蓋南屏山兆啟貨雖絮酒歲時哭其年八十餘壽終丁
家

餘姚朱之瑜字楚嶼浙東收浮海爲黃虎痴記室虎痴被刺之瑜之日本乞師長碕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因三千之瑜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畧會已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年終而瘞馬縣人張五舉初長碕島還傳其事以來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卒不肯復康熙十三年後尚在日本

江西鄧凱始以烏合散從永明王于雲南順治己亥入緬緬人勒從官放仗而入故人無寸兵辛丑七月過河飲咒水盟以兵圍而

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文臣鄧居詔武臣馬吉翔內監李國泰以下共四十二人惟黔國公沐天波出袖中流星鎚擊殺數十人而後死王惟恭小子來安引襪中小刀刺殺一人而死凱時爲都督同知先數月爲吉翔所擊傷足不能渡河得免還入雲南昆明州普照寺爲僧作也是錄述緬時事

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院簡討入粵西返里止南京高座寺爲僧名弘智字無可號藥地和尚與魏禧侯方域等諸名士交有盛稱于時　余友劉予志出其祖忠正公所較北都僞命錄有方密之名蓋其時不能爲范李倪施諸公之引決即爲密之耳雖晚蓋何益姑附于此以見人之立身自有本末尚論者當慎于取也

鄞縣萬斯大字充宗父泰崇禎丙子舉人丙戌後絕公車徵斯大承父志不事科舉之學精研五經尤邃春秋三禮其宗法八篇師黃梨洲嘆爲超前軼倫至性質剛疾惡好義常如不及嘗游陽明書院見旁廡主列張其怒立挾之地舉足折之大叔顧守者官府問誰折此主可曰四明萬斯大也環觀者皆愕指曰此明朝大司馬賁園爲閹賊官後爲此閹方伯者也父友同縣陸符文虎無子暴棺淺土三十餘年致書諸故人醵金瘞之張蒼水死會城藁葬

荒山復醵金兆南屏作之封樹歲上巳重九日必裹雞絮酒拉同志聚哭之兩兄窮老而鰥輒對予經欷歔出涕謂我父子饘粥稍充便當歸里不出奉此二老爲楊廷壽司馬伯康矣其篤于友愛如此康熙二十年辛年五十一

長洲顧炎武字寧人乙酉後高尚其事乃去大江以南從家淮豫燕晉屯田耕牧尋訪舊人哀慟至則讀書讀竟輒哭或不能竟讀每年登天壽山謁諸陵有十四陵長歌名聞海內奉爲宗師焉

遺民風節播遠者無過寧人蓋其性摯而才足以發之宜乎後人瞻望而興起也越人則多沈鬱亦山川之氣凝聚使然與

常熟嚴㻅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為祁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事敗携家隱猺人洞嘗一覲母還里竟入猺人洞不知所終

山陰葉振名字介韜家貧奉母至孝嘗娶婦〻死即不續居壞室藉鄰火煨栢葉代茗餓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寔無喪也壁柱率書大約以死為樂擇死之最者首迅雷行道上移〻如無人張蒼水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顛哭祭為文六千五百餘言天下聞其風而高之又致書姚督緩攻語多觸迕不可行年六十八無子友人王某為之瘞埋

寧都魏禧字叔子兄曰伯子弟曰季子世稱易堂三魏而叔子之居最高易堂築城西南山四面壁立百仞紆縈鳥道賓友過訪者嘆嗟奇絕當金王之亂以此自全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辭不赴撫道敦逼強請入舟在道竟稱病返與南昌彭躬菴林確齋為松石交躬菴名士望確齋本西江宗室避人更名二人皆有文章操尚然莫不推轂叔子叔子為文宗尚簡潔不至摹古家法能人咀含尤杜口絕講學人以此多之餘姚張五泉游廬山南至寧都特過叔子見若舊識謂之曰凡君所為我極喜顧吾不能為亦所為耳五泉返痛自折節許叔子之知我也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自宣武門出至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留其二子清涼山麓遂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畕字石耕石耕因痛父四十不娶從人寄食與一琴居處然所善南昌王于一金陵龔柴丈閔中王築夫亦未聞石耕嘗鼓琴也辛丑秋于秀水鍾廣漢坐上送原大均歸番禺為鼓一再行慨然別去其冬病卒耕良乞貸以殮同志多為誄詞挽詩哀之

常熟鄧大臨字起西曾祖韍以母老不上春官母沒服除仍不上曰曩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沒也時稱真孝廌大臨幼孤從江陰黃介子毓祺學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門人起兵竹塘應之使大臨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用官印〻所往來書為人告變捕入金陵獄〻急以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大臨坐脫而去戮其尸大臨號泣守喪鋒刃中贖身首縫紉棺殮送歸有漢揚匡風已為道士遍走江湖從甬東還達餘姚訪黃梨洲萬山中雙瀑院甲辰梨洲過虞山大臨導之訪焦山于烏目李膺公于赤岸返棹送至城西涕泗而別遂不復見侘傺死崑山顧景范作鄧丹丘傳屬梨洲銘墓

定海謝泰臻字時種父謂四川按察使泰臻少從父官蜀與平水

謝父卒官將喪歸知天下將亂益揣練兵勢時挾弓矢出郊角射乙酉之亂棗平侯劉澤清潰兵航海破定關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僵尸蔽野屬路獨謝氏門宗三百餘口安全木主不移其倉卒制變如此既而故社遂墮入先師廟伐鼓慟哭焚巾服于庭援壁上琴彈之不成聲推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忽出留書几上曰兒曹無苦追我從吾志家人跡之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髮為頭陀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卧氷上或棄所著書加頂登深崖絕巘發讀探烏喙生啖之如是四五年庚寅八月蹈海死年四十九後八年始具衣冠殯葬泰階字時符

幼不隨父之蜀一日見孤鶴翔塔頂戛聲天末不自知淚下亡何父訃至因焚藏影弱耕松江徐孚遠張子退避地海濱就泰階于柴樓指畫大勢繼以痛哭時兵荒交迫斗米三百錢流寓頓踣御綰搭石公其飢飽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槩焉孚遠從亡泰階亦避山谿從郡城名士萬泰董守諭等爭就結識丁亥冬淪師關入甬之好事者多死以計脫執友范兆芝于禍臨卒悉焚所著誤懸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墨遂多苟不化為烟雲恐作災祥耳泰階死在泰臻前數月明年辛卯滃洲破相國張肯堂殉節雪交亭從死者骸骨撐柱泰階子歸昌渡海措拾聚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告于父祠下東海稱之

山陰戴易字義仲號南枝順治中樂虎丘山水葺茅廬居與孫枋昭法過從為昭法預營葬地得水東三畝昭法整室中器用費得二十金逋卒遂以為殮易思必成其志乃鬻書街衢隸古一幅博百錢海暑揮汗至五百餘幅約字五萬餘完買山之直而止其年年七十六也長于昭法一歲受寡婦孫之託既失水東倚太倉王鏡探梅鄧尉墓郎玄得珍珠塢遂結券焉而易自埋骨蓮花峯距珠丘二十里曰後死可相望地下也汪學鋭作賣字行贈易吳門遺士多和之

吳縣周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順昌子也年十九補諸生遭忠介之難烈皇御極刺血頌冤姚希孟指其疏有語忌又刺舌改書上為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賜死難家皆追封三代自茂蘭疏發之家貧舉三世之喪畢弟妹八人娶嫁皆有條度乙酉避兵倉皇失其誥軸越歲大兵從閩還有軍人叩門呼忠臣周氏家捧誥軸還之茂蘭大喜拜受問其人姓名不答竟去吳日生之案牽連殺文相國之子秉周婿也茂蘭逆妹撫孤成立七何弟又涉禍獄急會陳名夏當國為子求婚茂蘭茂蘭涕泗曰豈惜以一女易一弟乎弟乃得出晚年與學佛徒遊又遇道人授券

生術過午不食年八十二終于家天啓璫禍死者常熟顧大章子麟生王書江陰李應昇子遜之膚公餘姚黃尊素子宗羲太冲宗炎晦木及茂蘭皆終身守名節不出惟嘉善魏大中子學濂子一以約唐通兵興後遲死清議憐之宗羲自有傳

贊曰易六十四陰陽各半開屯者亨傾否合渙逮于剝極豈能逆算洛有多士三紀不亂似蘭斯馨如金斯斷千載同心我思不遠

重建舜江樓記　邵廷采

舜江樓者故承宣亭址也元皇慶間鄞人州判葉君恒始建樓云按邑志亭樓之以舜江名有二其一曰舜江亭在治西南五十步平地負城面江以迎候客舫後更名迴瀾亭其一曰舜江樓在府政門東五十步城上瞰臨通濟橋望之隆然為縣之眾峯開納文明方葉君時餘姚為州而君至直大火後乃作譙門製刻漏又崇是樓陶學士安實為之歌詩有曰凭欄出樹杪振衣在天半諸峯繞城邑萬室夾江岸鯨濤息狂沸龍泉入清玩畧足盡樓之勝槩矣有明姚人物甲天下迨嘉靖之季年樓燬少替談者因以是樓

覘衰盛萬曆中新蔡馬君從龍為令復理新之縣入職方科目益衰會康熙初年樓又災談者益以為驗四十二年秋通判吳公來攝縣篆咨政所宜先遂首重建舜江樓悉復舊制置鐘其上與士大夫集而登焉周視千山環列島攢客星橫貫樓中下長橋狀如伏龍晨鐘一鳴萬籟俱起美哉前三百年人文之盛當與此樓俱振微獨巍科高爵接武如纍日也余惟古名世佐大業者多出刺史牧相由乎一方以施天下凡有興革擘畫動可為世法式數代之間指不多屈即如舜江樓之建僅公繼葉君馬君而三葉君名蹟見陳旅海堤記而馬君落成是樓則邑前輩翁大司馬見海公

記之令余文不遠陳莆而濫承公命且書詞謭拙謂未竟所設施度公斯心欲相厚加福于吾民韋有量哉聽令姚人勿忘先澤博聞歌善行以前修自勗曰相業如文正理學勳烈如文成就義如忠襄忠烈古學如文恪強諫如忠端銓政如清簡恭介餘各以類求其倫則登斯樓也有慨然而興念昔先民頑廉懦立者矣若夫朝挹南山之輝夕覽東海之潮低昂聘眺極目千里騷人詞客或有得于斯樓者非我公所望于邦人之志也公以余言為是記而碑之警姚人焉

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 代白觀察

邵廷采

萊登郡城皆瀕海往往創為樓閣鎮以天上之星辰登東門有閣曰蓬萊海上三山吞吐隱見而萊東南羅山神山則起文昌閣與相對峙朝夕晦明雲物幻變離合焉千登以無為有萊以有為無並極北海巨觀按史記文昌六星載天官書而靈均九歌有少司命之作獨化書稱神張姓出道家言要其福善禍淫匡扶文教與聖人之道相經緯顧聖道無為洎然而文昌掾利祿冥算之權風勸天下則奔走祠祀者衆有與漢壽像設稱文武二星者漢壽人也而神道尊之文昌神也而人道觀之洋洋乎鬼神合其吉凶盛

矣哉閣昉于萬曆四十年災于天啓元年丞四年從建前記述太守龍君文明肇閣後萊之科名日以益盛其理固然今年春郡司馬咸陽梁君倡謀于余以舊制未稱宜加恢廓又萊人承大歉士俗積頹幸秋春兩稔比登流亡歸復民欣欣有樂生氣不可無創建以一洗作新之瓠筵既同乃徧告七屬良牧並喜曰固闔郡文運所繫也畢竭官俸不三月工竣君偕今署守高君復請余文落成余惟古先哲之士率自命以先民憂後民樂為憂樂苟有興作必關世教非然有其廢之則莫敢舉粵若本朝開國六十餘載名臣良相瑰瑋卓特以逵近司侯古遠繞戍兵為國家安邊靖衆者

大抵多出東州而萊之屬寔當其半蓋得于岱宗盤鬱之積鄒魯先澤之遺樹本既深而星分故居奎壁天地之英華篤產是邦者輔以仙才靈氣誠易為力又六星上將次將主武事唐廣明中嘗護乘輿入蜀而宋成平明正德則兩感神應封平蜀盜今值聖人御世海隅率俾神無所効其威武惟以真宣大德相協衆塲維注為務凡所予奪與人間選衆賞罰靡不符合道隂則從而隂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渠君因慶覽兆謀動閱世教余幸藉手成事依衆君子行禮斯闕立與離兩峯顧而樂之其亦後民樂而樂之見于一端與茲從也服人之數若干為日若干良材堅甓之瓦丹漆之

用若千統計錢之緡若千費皆官給注籍紳士及秀氏間采粟書者聽不欲勿強也

寫文昌身分是儒者立言本色　單聶埼識

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

邵廷采

三原北城故有東嶽廟傳曰山嶽配天嶽于帝為臣不俗尊嶽式稱帝蓋若古牧伯各主方嶽然究以東岱主之雍以西華主之西人宜祀華不宜祀岱而岱之祀徧天下即西人無不祀岱者甚矣岱之尤尊也考舊志西嶽廟在縣西北留坊里唐貞觀中建意其時因衛公請禱于華神建封開國故靈而祀之而東嶽之祀所始不詳時代康熙四十二年原之賢士大夫梁公慨廟貌未稱特出官祿率醵商私錢共八百金費自天津遺書大令李君三山顧假士民錙銖佐之不讓土壤卒成岱高李君屬余為記余惟禮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方祀祭境內山川故周時泰山惟周魯得祭雖魯之大夫季氏莫敢僭焉然舜典歲二月東巡及七十二君封禪皆為壇壝望秩若今之塑像而家祀無乃疑于瀆余推其說而得其所以然今夫天地日星風雷水火河嶽之事亦如日用飲食之在前不可離也然其神則人卒弗之見至于君父衣冕之尊嚴宗廟百官之美富蔑弗見焉聖人因之以教敬曰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天神地祇之情狀與其居處飲食皆集始亦若人矣禮緣人情制則塑而像焉誰曰不宜且夫祭必備物其禮至大今之牽牲酌醴于泰山特比于村原三數之祀非所云祭也凡事有行于

古而不可洽于今者古天子廟制七自是以成此可行于封建之世耳後世公卿大夫之子不襲為公卿大夫則此五廟三朝二廟者將安所用之故千丁之家必為宗祠以合食聚數十代之祖宗子姓併入其中非是則尊祖睦族衰矣若此類聖人復起皆以為窮于無可如何不厭變而何敢獄之為廟乎然則東嶽之祀三原也何居曰東方物始生西方成熟天地之位西為上而出入之户潮震抵元正秋之氣萬物所說侶之功收于華是西人祀侶之指也與李君曰君言是遂殚傳之

酌經準今可補入祭統祭法諸書　弟寧湊識

重修文雅臺記　乙丑　　邵廷采

臺在歸德府治東南梁孝王建世傳夫子習禮大樹下即此萬曆中知府鄭三俊立碑順治中知府丘正衆募石像祀夫子令知府胡公國佐商丘知縣趙公申喬重修

三韓胡公知歸德五年既修衆賢祠祀微子明年又偕商丘令趙公重修文雅臺而祀先師馬客有謂其記宜邵廷采曰是臺之作非為先師也按顧況記云梁客司馬鄒枚嚴忌宴處唱和是有文雅之臺而先師習禮出世俗所傳圖志莫能紀實故鄭公立碑竟未有所營治至於周臺鑄像二者并而為一則丘公之誤耳且夫

子之道在六經其苗裔之守在闕里學宮文廟之祀接於邊徼何有於一臺文雅之役謂當且已乎采曰不然夫祭川者必先河封山者亦孟壤粤自契為唐虞司徒造商伊尹式商受命微子再封宋木金父（孔父嘉子）去宋遷魯六世而孔子習禮於此德萬世人倫之教實惟有商放之則學宮之祀孔子也天下之公也斯臺之祀孔子也族人之私也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今雖古烈云微宋之文獻備為天下最余愛其俗不喜浮屠老氏數道宮梵觀之設頗簡陋而荒墟野墅聖賢名績往往獲存如商丘之祀關伯栽熟之祀伊尹郡城之祀微子其尤著者而范文正公書院則自鄭公再創以

來七十年至於今不廢又上丁釋奠一切樂舞樹羽俎豆籩鉶簫管之屬亦惟歸獨備學官從弟子臨祭升降俯仰雍容以莊觀者嘆息是皆宋之先世賢士大夫於遺經殘碣中討求掌故而刺史守宰人能秉簿書之暇修舉典禮以與吏民從事雖功令所不急要其有裨於教化者大矣且夫大雅之地實為一郡名勝延袤數畝迤城而南清池環之水光接天殆蒙聖澤淵遠播乎孝王以貽後人者說今大樹遺址傳疑失真即因藝文之場為道德之圃考古者以為知變禮者以為合經丘公之事猶鄭公之志爾廟為誤乎我胡公來守是邦吏戴其清靜民安其業次趙公虩之

百里之內戶不反閉嘉樹列道被野桑禾弦歌四聞乃增崇是堂旁治亭榭以為寓明游息之具政成事節而民不罷勞非興制六教之盡善者與夫章先王之績以風起人心并以勸後之良司牧斯實政體繫賴又烏可已廟容而退既落成因請記諸壁備考郡志者之採擇

夫子哀二年過宋則在宋地宜有其蹟文與根柢故枝葉扶蘇

釋見茂實毛西河師

言言衛道此之歌晉學記亦其亞也　全岳蕙

和平縣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　鄧廷采

明儒從祀孔子者有四（此法最重）而新建伯文成王公實集孔孟以後諸儒之成公之以兵底定南土也曰撫贛曰擒濠曰征思田曰討斷藤而撫贛之功則平浰頭為最其贛時新設之縣有三曰漳之平和韶之崇義惠之和平而和平處四邑之中當三省之會其規模措置為尤大文廟之祀公以道而和邑之祀公以功以恩道與功與恩同宜百世祀矣自池仲容據和峒三浰僭王號假官屬江廣閩為不寧者二十餘年公一旦設方略羈仲容於帳下而暫兵四面挐進獸角而草薙之乃疆乃畝乃城乃濠乃集流亡乃立室家乃

興學校矜其勞費舍征弛禁使狼奔豕突之俗一變為歌詩講藝之鄉後之守者感公斯意愛吾民如赤子保護斯土如護元氣更百數十年風俗日以蒸發雖由循吏之勤民性之易與為善要皆公之遺教有以及之也叔祖恕菴先生為和平宰初至即構新文成祠堂而使翕承同此和人所欲君三世守陽明書知其政績具為我勒諸碑采惟祀典法施於民以勞定國有其舉之俱莫敢廢公始設和平仿古者珠井校壓移郊興學諸法為萬世慮非秦漢以下苟簡小利苴補之謀昔箕子封朝鮮能以文明開絕徼近世沐氏嗣守滇南六詔荒陋浸淫蔚於中華和平之事比之昔賢又

何多讀而經生者流不求諸公將身經世本末猥沿桂萼歐説皆
其學術不已至并譏其事功夫公之事功如日月之麗天容光皆
照和平經歲久遠野老童竪罔不謳吟思慕文成歲時奔走祠下
謂然瞻拜非得旭氣之先者與夫廉民之心淳古經生之見雕薄
廉民與斯邪慝息處士議横致有坑儒焚書之禍吾烏知今日之
所流而以和人士之廟公碑公正舉世之爲經生者雖未獲造公
斯祠竊喜爲之記述先人所聞澂自謂知公之學耶先生姓邵名
大成號恕菴餘姚人嘗粵屬早聽民謡次貿遷須全活已餙公祠
別爲堂祀前令有功澤者和人慕令令君請并建賢侯書院於祠

之右意以風勸後來廣公之道於天下吾知於地教化蒸蒸日進
將有起而發陽明之學者於是焉在先生特修斯祠以待其人非
徒爲閭閻申春秋禱祀報賽之義已也

是論祀典不是論學術是和平廟碑不是他處廟碑　高則之
南宋以後學術若文雖文成倡明易簡然後人人知有作聖之
路蓋振古重開日月乎也彼訾議之者如蚍蜉撼大樹豈足與
辨乎允兄深探原本反覆証議而詞旨無失和平使人黙心求
釋粹然儒者之文　黄注

盱眙縣丞周橋廨壁記 己卯

邵廷采

淮自南陽胎簪經汝蔡歷江汭之虛風而下東至於臨淮又東北
折百二十里道盱眙合清河靈壁桃源以與黄河會淸桃盱泗山
陽之間有湖曰洪澤全淮正道也以受河衝反逼鬱而爲湖浸衍
數百里東西一堤由盱眙蜿蜒而來至武家墩北折就河其堤之
同塗而各名曰高家堰曰高良澗曰周家橋號稱險工匡石壘築
風濤怒來木石并去人馬顛隮往往而是春秋潦降土田不可辨
識猶餘洪澤村廬數十浮沉於洪濤中堰一瀉決則高寶興鹽江
都通泰七屬皆爲巨浸橐之不可遷之不能力以一堤兼障兩瀆

竭海内半賦官民全力委之泥沙有司吏河淮間者其佐貳菲委
其職事聽長吏勾攝身奉大府檄奔走河上相度緩急修塞傳呼
勞問不絶道路或至親負土石日晏不食其艱且勞如此周橋故
有盱眙主簿一人近詔減去移丞駐而山陁旋君自西邊承其後
君嘗因余窮易義意趣淵遠不屑屑爲章句業既從其先君子走
四方求利病習吏事能鞍馬翹弓馳捕盗偷其再仕直於土則獨
跳身堤上而并挈盱署己卯冬余過周橋訪之見其所茅爲庭旁
二室室可容膝服食寢處與客俱庭無公座吏抱牘白皆下走語
剝去庭非堤以遠繞數十武風水徐洶散如球鐘客旅無事則二

五手譚或時吟誦其內而君車眛早跨騎周巡工築比暝歸以爲度余喜其强毅惠下謂真用世人而困於一堤不能去君欲手曰小子將妄言以是堤爲基始矣夜向午忽有聲如萬雷從西北來驚起引衣詰曉登堤平望則湖水重重山立狀龍虎豹虬起伏萬下風凜不可留遂書於庭壁策馬合之來去（只以足結束文字）

以史作記全力盡注一堤兼障兩瀆一段　俞康先

留心世事絕不苟且作文字觀　史華青

邵氏玉田縣莊記

邵廷采

邵氏之有玉田莊自隆慶四年始按地志玉田古無終國僞薊州而直隸順天府多水田種稻籽粒長美上供太官縣以是得名而先人遺記云海州公爲仲子靖州公北試因于玉田置二官莊一區土名窩洛沽延袤八十頃恆患潦而莊户驁悍勢力稍詘輒用莊田挍獻數貲萬曆十年海州公卒官長子鈔以窩洛沽業歸梅墩公越六年靖州公登賢書梅墩公尋卒窩洛沽復來歸靖州公乃謀之從叔馬宮公圭圭親至玉田揆相形勢反曰地可棄也勿棄則如攜春花牧君能爲馬伏波初年所爲乎應曰能二十四年

遂偕楊宜人北行增築塢室闢萊蕪正佃与種秋麥明年益置水田于是玉田城南北五十里茲有邵氏莊其新莊之地曰小泉曰袁家曰鴻橋曰白家曰暖泉凡經營八年而就楊宜人卒于玉田復娶諸宜人北解靖州徑往寓家公之得以淡于宦情兩歷教職一任遂州克承清白遂初志者以有玉田業也是時承平二十載神宗倦于政事久不視朝遠荒秉忽萌芽哮拜父子首亂寧夏日本平秀吉攻陷朝鮮而楊應龍叅驚播州大將李如松劉綎麻貴等東西奔命臺省館閣方務紛呶益爲恬嬉公以爲物大必散紛至必危越中風氣文弱而燕趙慓悍其田足耕易業意令諸子分

處南北世亂猶有所全遺書長子慶令盡室北行總令易菴公主各莊皆不果最後以少子襄為嗣聘縣中大姓李氏曰使就婚則安土不遷然未幾而公沒沒之歲杜松劉綎死于邊天啟初客雲玉田等為牧場羽書催發日數至諸宜人挈襄扶櫬南歸玉田業遂荒矣三年家人廷美尚南來輸租崇禎七年襄就婚玉田各莊稍復安業不十年甲申禍作襄瀕于危百死一存順治乙酉用玉田籍領鄉薦踰年而卒因遂埋骨傍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可悼也夫自襄亡嗣殤其後餘姚邵氏無復至玉田問津者或曰田入旗單世乇也或曰家奴莊户乘亂而分竊於乎五德迭運六合之宇時有廢興況我邵氏一莊而余徒區區依望而難舍者以吾先三世歌哭聚族于是清州公魂魄猶安樂之故累次其終始為記俾後人有志強力者俟機會而還訪焉李氏字培初縣令培初之祖官南刑部郎號容齋順治中容齋齋孫有持斧衣繡衣巡按南浙者

作家園記而原本國事廢興何等布置 叔子異

孫子社廟記

邵廷采

孫子臏戰國權詐之士也師事鬼谷名與吳起先後而邑之人祀之于社者何哉蓋臏常有德于齊百姓矣能救韓救趙以立齊上閭安則民與受其利社所以報功祀之當也抑臏功在社稷宜配享太廟迨齊亡廟遷而食于其封邑竟百世祀故國之功臣宜祀如臏者多矣卒與國同廢臏可謂非幸耶豈當日有區區之邑克拊愛于其民如王蠋收債于薛之所為不竭取于生前因得以享于身後耶家之與國勢異要之民心其本也田氏之先以此操人國而子孫亦以此竝其家臏少成習見智顧不及此哉雖然以智自喜者常限于智之所易足臏之世衛鞅方橫于秦而下兵先近攻魏臏能以救韓趙者救魏魏不失西河地則山東之勢稍而秦可圖惟再勝而喜足于為齊而殊于謀天下此其器之所限也臏行師非有管仲父之節制也徒以討力決機兩陣間自其先十三篇而外先王軍政槩乎無所聞者豈其有天下之慮仲以器小輔齊而不能兩累明識之士早已料之矣何望于臏臏差愈鞅以其未嘗禍齊身決而人或悔之若鞅之矯國革俗是師仲而失其道者怨叢于身禍延百姓至逃死無所始知為法之弊也以此言之邑之人祀臏社廟遂稱其器非有過矣邑領社九十而危

城故春秋紀鄅邑在治西北三十里又二十里至海岈商船之自天津者皆泊焉其祀孫子不詳所始摩舊碑宋熙寧四年重修順治十七年道人孫守德又修之廟三重壇敞門廡堂寢皆備椽左右立鐵馬牛神相莊嚴旁不設老佛二氏像庶幾古浚而祀于社之意今社人王姓者復畫貫其口分田加堅塗塈築立鐘樓大門東社一社之形勝方召工有海大魚乘漲入獲其骨為窓櫺四成謂瑞異神能威福人禱無不應耕歛疫癘蝗蝻皆禱嘗有人聞見神車音騶從出入則社內必有慶堂寢之交有奇槐雙木來兩對樹怪若虬豹空幹而茂枝為邑壇八景之一或曰槐在建祠前或

姚江書院記 丙子

邵廷采

采少時侍王父魯公先生講學城南始識所謂姚江書院者先是正德嘉靖間新建伯文成王公倡明正學高達之士風趨景從而邑中徐曰仁錢緒山兩先生實羽翼先後文成沒弟子所在為立書院按陽明書院之在宇內者七十二而浙中踞其六餘姚則龍泉有中天閣故為緒山講學之所而書院未有聞者豈傳之近且真有其實固不必事其名矣崇禎中沈聘君國模管徵君宗聖史隱君孝咸文學孝復篤志聖學捐其舉業從事于此因購歷里半霖沈氏宅營義學爲邑中士有志節者宴食其中月乘小大會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俊彥咸在目擊心愉直從文成溯洙泗遡濂洛朱陸異同姑收朔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義學之制前為堂奉先師孔子洎四配後為樓奉文成洎同里親炙私淑諸賢易像為主尊世宗之祀典也不偏奉先賢先儒宗其近黨塾不敢並丈廟也其諸門廡講舍一切草創則時與力有不暇務作人明道而不汲汲于觀美粉飾用俟後之人增長而光大之始建歲在己卯越二十年丁酉重修乃額名姚江書院云初鄒城蕺山劉子石梁陶公會講證人社姚江峙起往復相和天下學者稱越中證人祀和靖姚江祀文成皆其地講學之祖推揚餘徵郡邑人士斐然祭則

成就劉子既殉國而四先生亦守肥遯隱然金華處士之風嗚呼
運會有晦明道之在其人豈不偉與四先生沒繼之者韓氏孔當
邵氏元長俞氏長民史氏標韓氏弟子徐君景范康熙己酉間韓
氏講學城隅士氣大振自是少降矣近年院屋多圮舊人盡亡後
生希見當年教澤之盛可嘆也歲庚午安邑康侯來宰餘姚既大
新學宮復葺書院侯出其祿修先師堂月吉親詣縉紳大夫
濟濟小子鬈髦歌遊以和者人聚觀莫不愴泣方迎新主嗚
工麼後梭秋大潦錢工輟會明年侯去知晉州院弟子請於新令
冀更修之竟未有緒也有撓其議者曰既作泮宮書院宜後夫書

院輔學校宋以來有之自帖括義興學校之設名存實微若夫求
論幾深微發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其人其學多出書院書院
得人皆學校光夫成己成物紹往哲開來者不在上則在下不在
父兄先生在其子弟當仁不讓此吾黨責也況諸先生經始養士
之意其又何可沒因感慨歔欷為志其興替如是聘君字叔則徵君
字霞標隱君字子虛文學字子復合韓氏孔當王氏朝式為六子
會稽董氏瑒作六子傳朝式山陰人書院之創有勞焉出縣多者
蘇方伯萬傑及子元璞董役者鄭氏錫玄鮮志畧者韓氏弟子邵
廷采院田屋圖籍載俞氏徵畧康侯庚戌進士名如璉

姚江書院後記 壬午 邵廷采

讀易至山風之卦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元亨而天下治其
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振取諸（與行如周秦異書）風育取諸山山風任乖則取諸蠱
蠱必有事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以觀物大中正下觀而化
煥然更始民物一新雖天行豈不待其人哉康熙辛未黃岡韋公
來宰餘姚大開義學延邑中士稽論文藝月季親詣臨之簡不率
者而登其率者邑人 史孝咸在官邵孝𢗊焗藝進士滋
忭俗同志數十輩進而請曰是藝也必求諸道道成而上上而為
陽明為朱為程為孔顏曾孟陽明故姚江前哲特有書院祠焉其

前堂仍奉孔子四配如學宮例教大居正一統不得有同異也沈
管史諸先生于此樨焉已精興養作人精神不可埋沒今明府以
樂正四術之教廸我人士盍即并移義學于書院斯寔守先待後
可垂百世公曰書院在城南濕下旁居人稠處木朽且折吾聞承
教者利用崇幹父者戒用裕欲更書院于城中爽塏何如皆應曰
願如公命於是公捐兩歲俸買角聲苑出佛像遷主有日而公用
事解篆去羣議多惜公已而共慨然曰此一事足公不朽矣公不
以去留易意手書輒趣院事時邵穎二子已相繼歿其子弟及司
院者丞董成之四方來襄役者甚衆請于新明府楊公曰非公不

能成弃公之志楊公敦厲多士壁姚江之蕴火而復燃遂奉先師神主至陽明迄于同門私淑肇營前院者咸入角琴苑改題角琴苑為姚江書院乃大召工起前庭廊後樓旁立學舍致其故𣏾棟椽欂之量可裁用者而益市買其新者角琴苑直新城東南門夾右巽水北汪學宮地當文明以儒易墨嘉運參會合于先甲三日之義自此姚江人士既有其地當講其學務追千聖一傳磨砥躬行無徒剽騰良知口說為也夫學者天下為公哲愚同歸自生民以來未有苛詭非一邑之事一先生私授矣弃公在杭州聞其事而心怡之遺書楊公拜成而命釆為記是歲壬午康熙四十一年

其選日十月乙酉也

用易義直起較前記特開一境讓善二公極有體制至末戒以無騰良知口說鵞湖鹿洞聚訟紛紜得此斬斷 朱約傳

黄忠宣公祠堂記

邵廷采

余少時勤錄明事每一朝輒記其良臣[illegible]賢所遭際厚薄見金川殉難則氣塞哭不能止比讀至永樂洪熙紀慨然太息曰方鐵鉉其時人才無出三楊蹇夏矣微若臣生民其遂盡乎成祖之世吾取其全德無憾者四人曰太保忠宣黄公福曰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曰少傅大學士楊公溥曰英國公張公輔其餘若顧佐周忱況鍾李時勉輩各能其職又有數人由前所云有關天地之運者也今年余客邑按圖數典祀則忠宣公祠首列焉春秋上丁釋奠之明日令長學官及鄉先生率弟子致禮祠下祠在縣治南千武

門西向主像南向右壁勒正統五年皇帝諭祭文前小碑紀建祠始末言為官者所忌至成化中始得贈謚墓在縣西三里有楊士奇奉勅撰神道碑文而縣志不載余惟治道之盛莫大于恩澤教化若懷新附之民化不教之俗非仁者不能遠之箕子之立朝鮮太伯之邑句吳近之西寧侯沐英之鎮雲南皆是道也交阯在漢唐郡縣宋氏不競淪于蠻徼成祖赫然因天平失國遣兵誅篡逆帥守得人三叛而三定之廟堂謀國無長慮徵還張輔又參以馬騏之貪虐是以不旋踵而亂迨以陳洽代公而事益熒比因洽請始命公與柳升同出升才既不逮輔而黎利之勢已熾洽死勇戰

公亦不免魚服賊黨見公如見父母流涕伏拜共護出境嗟乎公之及升偕敗非公之罪其不與洽偕死則公之仁也公在交阯十八年深恩厚澤入人之至〻于不忍加害使輔更出而佐之以公黎利既平長鎮交阯豈不復漢唐之舊而公名不與西寧黔國比烈哉乃公有箕子太伯之仁而交人不獲成朝鮮句吳之俗懐古者所以進憾于公之遇而不遇為有關天地之運非獨公一身之事而已吾又感于君臣相與之際以宣宗誼辟厭公持正出之南京升遐未幾遂致振豎之禍使其時有如呂端韓琦之早斷承太后怒而誅振否亦待以遣從恩守忠之法何至馴釀土木以知惟

有重臣持正然後可植遺腹朝委裘三楊之賢器不到此惜哉公一生忘家憂國屢上疏陳時務宣德五年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運此其卓〻議可行之大者身沒之日惟餘槖金三十兩方長户部贊南京機務時也公壽七十洪武十七年舉人以龍江衛經歷言事超拜兵部侍郎累陞工刑户三部尚書

陶先生退園記

邵廷采

會稽有望宗曰陶〻有隱君子曰退園先生者余外舅子良公六世同祖兄也其言曰天道虧進而與退朝也進則夕也退矣夕也進則朝也退矣使朝夕知進而不知退則一朝夕焉盡矣彼朝夕不以其力爭其所不能爭而況寄於朝夕之間瞬息啄𠲿如斯人者乎故知朝夕之自有其不盡焉者知退之為退矣斯道也吾涉世久彌歷年而得之將用此老焉勿以告諸人也所居室數堵橫縱地三丈手植六松千竹其下閲三十年本無園顏之退園以為園則不足以為退則有餘園南埔薄宗祠先人衣冠典則猶在終

吾生愧焉退焉弗及也茲退園所以名也春秋晴暇杖屐往觀南湖其西鑪峯桼望雲天隱沒咫尺萬變其東則白塔之梁如七星貫吾目中緩步既舒退而仍入吾園蘭菊在堦經籍在几揜關謝客一床偃息當其時并不知退之為退也不工詩頗喜作詩竹筇花徑吟咏幾徧好我者便搖筆展紙贈之自負能飲〻不罄一壺語及祖宗祠墓輒憤結抗聲伸張大義已還顧客油〻以和其為人生平都類此今年八十髮矣於世復何事姑益治吾退園康熙丙戌七月日姚江邵廷采被命詮次為記先生諱必昌字禎庚以退園號莊敏公諧六世孫自少友恭同母兄年九十餘猶嚴督過

先生祇受之或每跪持而泣宗黨以為難晚年交益稀族弟克幾
亡後偶過從贈詩者廷采及上虞范子石書蘭

祭忠臺慟哭記 丙子　邵廷采

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讀之嗚咽彼有不能言者與後人
之知余今哭祭忠臺非敢傚先生也先生為天下而哭有
可以釋先生憂者其責在天下余哭為一身一家既莫解
其憂又慮後人無解余憂〻難可言固難且倍於先生也
於乎慎思其難厥惟賢子孫哉厥惟賢子孫哉

姚江城環龍泉山諸名賢以次祠山上山之巔有石曰祭忠臺四
面俯瞰百里通衆必存是山而眺姚江之勝余僑會稽近二十年
中夜涕泗每正月祠祀寒食上塚一再至故里獨登祭忠臺而哭

於乎余之有待以歸也思安集妻孥供先人伏臘今棄二十年而
鬓且霜老矣歲丙子冬携十五歲息承滌歸止宗祠父子抱書擁
被讀〻竟齒其臂出血而告之曰汝知痛乎知痛則知學矣學非
止痛者也將有樂焉吾非無樂乎此而吾痛轉深固不暇以樂乎
此也人之生一本也天無所也而不覆也祖無所之而不附也然
其神則有主焉吾之祖與吾也天主于姚矣往漢都關中魂魄猶
樂思沛作邑以新豐名朱文公居建陽故稱新安一本之誼也雖
野夫弱妾戀〻悲故鄉況持書卷論學問者乎〻冬至烝祭畢乃登
龍泉尋祭忠臺回濾爾來前安自臺東指三十里而近望之秀出

若然屬勾章而實爲姚江砥柱者龍山耶汝五世祖靖州公在禹汝舊年與弟越嶺拜墓道者也自玉田返墓茲山七十餘年矣汝時祀之漉伏地拜采慟又前曰漉自龍山遷西稍北二里背湖面原神而棲之註廟而東不百武有松翼然覆其穴汝高祖易庵先生所也先生年二十四而終植遺腹以迄於今徵翁太君有吾與汝耶令土人耽耽將蹊不可支若之何漉又伏地拜采慟起謂漉曰海州公前三世及始祖奉化公墓栫與者支庶盛拜奠成禮惟余考鶴問公後徵抑齋公先生孫孺人在白山之原地患墊松楸未樹余精且消亡汝兄弟幼孱寒怛悼肝腸斷裂能免余于罪是吾子也漉亦泣下於乎文信國文山有云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斯言非知道哉人情鮮不愛其子孫遂而上之斯孝子斯仁人矣無遠乎天是謂本天無遠乎親是謂本祖此人道之極也念之復之

悲痛之言不忍卒讀 毛瀚濱

哀音雜楚字帶血痕突過謝公西臺記 毫宗之

蘇賡言歸櫬記 庚辰

邵廷采

同里蘇賡言第康熙甲戌科進士庚辰春除西川眉州丹稜令蘇氏世聞餘姚蜀祖平觀先生諱萬能者以舉人累秩至雲南左布政使而第進士自賡言始其得丹稜也或曰蘇系故眉山若江之源於岷也江自蜀走澥萬里不能反之蜀眉山蘇文章氣節震天下遠宦轉徙傳宋元明迄今更數十世而子孫無失厥序復從東澥之滸起家進士筮仕眉山其除令是其歸也蘇氏之潭長矣然賡言給肉後渡易水而去踰太行將循恭嶺入蜀始至順德即咳血濺衣及靴皆朱殷稍負其盛年飲啖自如且欲便於陵川有勸之姑東歸須後命不決六月炎暑與疾進北渡蒲津抵三原終於旅舍嗟乎賡言以祿養之急瀕死不顧目算手營料天下事而不能料其身之生死此余於幽明鬼神之故實有感也人之身遡祖父及始祖及始祖之自出遠數百年歲百年恃其心追祖宗而從之故賡言得至丹邑必求遠祖祠墓於荒榛野莽尋族譜葬其碑記焉知明允長公蘇門教君子之靈匪翩然來下而以姚江之蘇重起眉山令者老其觀史氏矧美曰江水西注與岷山合人誠有之豈不信哉切爲歸者本不得至流者卒不得返蘇氏既盛於東遂不復種吳於西意造物者抑之而顛倒爲是也賡言既道

喪幾不能殮其友諸作山從京邸偕行浴浣視其湯藥卒之日猶殄焉馳涇陽買後以斂閱西工匠拙又為親教之棺制購工畫者圖其容道遠陸行是虞仿大殮禮用重綿三十兩繞肆指束髮肯使無動皆作山手自為之卒以兩騾載其棺出萬山中越陝洛中途猾僕盜篋走追獲之襄城獨與一僮扶櫬歸浙至杭聞哭曰吾為君心力竭矣而不能起君于生何以見君母若子弟見者皆慟作山非獨義人乃其才亦不可及也舒文陳先生精醫學識廣言必死強與俱西卒偕護其喪以歸蓋亦古人云

不獨作記兼可作傳深情遠識綿邈動人 許子敬先生

田居記　邵廷采

仁和衛圃先生從其父光祿公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及官駕部推閩粵海入為御史又二十年歸而無屋以居乃尋幽于武林門之左南湖之上得曠地焉名曰張畫圃張畫者張駝也嘗種瓜蒔菜于此地遺忘身世以全其天先生得之則大喜曰我幸泰身為張駝役矣以意畫宮起楹數椽不容旋車曰吾承先人之志事不足也吾視先人之無居愧過之矣乃名之為田居而顏其堂曰學稼植園以竹穿池養魚課僮種瓜蒔菜如駝時題其後之卧室曰逸我居謂先人終身勞國事不得逸而我得逸又踰父兄也何德焉之右之書室曰放漁軒居于田而放于漁蓋以放而全其天也嘗為詩經時號不着即景杖頻拖先生其有駝之意乎昔陳太宰有年記三種齋曰種禾以食種桑以衣種德以不辱余嘗希慕其人于田居亦云

辛巳移榻始末 辛巳

邵廷采

康熙辛巳余饑驅將適廣東已辦裝病作臥郡江橋香城僧舍沈讀三來視請移館其家為靚和湯藥竟五十日未愈又欲南走魯仲齋安貞高則之章泰占丁淇園皆阻余陶容士言尤切吾過矣離羣索居至是此意乃息也可愧也人在易需蹇二卦有險在前一則剛健而不陷一則見險而能止夫不陷者內乾也乾剛健故不陷能止者內艮也艮篤實故能止兼斯兩者是為大畜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天下事當有險無善於需見險能止蹇乃得解斯理之必然數之不爽者至若進德之途非日新即日

退余之退未有涯以質靡而不剛健名浮而不篤實消磨剷削幾至迷復如陷深淵則思呼號求助於朋友剛健者吾不得見願得篤實者友之事之需之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蹇之九五亦曰大蹇朋來此聖人所以轉人事之窮濟天行之厄傾否反剝為生民立命也由是言之病在此不在彼七月陶子千將余赴曹山為榻酬梅閣門以是間山水葉君嘆山水為主人耶余為客耶余為主山水客耶遊人去而山自止也我師不遠矣遺民禹宜卿時釣山頭年八十載酒問余挍竿於池巨魚躍出病遂愈

說易最精衍而以山水挍竿作結活潑潑地可謂善易不言易

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illegible]序

邵廷采

侯名彩字素菴三韓人後從補遺義通判卒於[illegible]

今天子即位之二十二年三叛既平天下大定西南諸[illegible]安撫長官皆頓顙釋罪遣使請吏上加意柔懷謹選守牧雖僻州下邑亦必以股肱親賢勳德之舊處之於是紹興通判楊侯以廉能報最擢守粵西之上思粵按圖志上思於府為南寧道為左江其地南接交趾西通滇池遠在嶺表數千里外實西南之衝也昔在勝國永樂時英國公張輔三定交趾執黎季犛父子凱還歸朝皆由上思取道思明以入而西寧侯沐晟亦自雲南統兵來會張輔

於安南象郡以寧交人歆之則上思為滇交要害此明驗矣又左江與右江接壤右江思恩田州獠獞雜處最號難馴從來羈縻弗絕上思幸無土官夷人之擾而民性頑悍庳貧薄陋風俗相近非得賢長吏通經術明大體者寬一切之法以待之其勢不可為治周公曰平易近人民必歸之諸葛武鄉之處南中賈刺史之鎮交趾王文成之平盧蘇王受皆是道也楊侯判紹興七年平易之政紀有成效往牧上思夫豈易哉今天下苦貧縉紳家尤甚一行作吏百口仰食隨任轉徙雖廉吏不能不取資百姓楊侯不薄上思邊遠又念是州夷傷新起民困於征輸者至今未復乃悉返其孥

於此獨從家僮四五人登車就道即其志意足以究其所試施上

思之人可瀝酒而相慶矣

學歐却大肖昌黎可以識文字之有源流矣　金赤[illegible]

古今利弊較若指掌如此方是有關世道之文　黃威士

送虞廷宗叔令西川序

邵廷采

蜀于虞要荒服而嘗佐周泰之興司馬相如喻蒙道夜郎邛筰南置四郡棧閣千里漢唐建都長安別蜀為內地唐宰相休沐多節度西川而宋世知益州亦往往八為兩省中朝之視巴蜀特尊異不與他道等以其高壤天府重關峽江嶺南北之項人物土貢並甲天下故非勲望隆著才秀絶出者不輕畀以斯土之任明永樂初遷北平蜀之貢道乃與帝都遠然獻王封國與皇祚相終始三百年玉燭休養蕃息宗藩稱賢而饒樂者以蜀為最至萬曆崇禎間而蜀之全盛極矣平陂盈昃城後而圮致有偽西之亂遂靡孑

遺則今日起塗炭措衽席亦唯蜀為急其事必與良二千石賢令長共之而選人率患兩川空耗比之唐宋時嶺外若編置然追除目然後行夫光天之下本無分土胡為獨忍此一方民哉族叔虞廷先生以高才妙齡四試南宮不第矍然曰經術以經世務余不及年富理民事久守此佔畢為會新令有舉人除四川邊縣例即起應之掣籤者八十人得四川者十四人而叔與焉既陛見來別其兄昌邑公執采手曰君老矣余又遠後其贈余言采曰無以贈言也先生以親疾故不斬斬其指其肯顧愛毛髮以無恤川蜀之民乎哉夫親與民一本一也親生我者也而民我生者也我生者

我之子我生之視生我者固親之孫今先生旣祿養爾親不逮矣往顧復爾親之孫焉猶逮親矣以此指為志可也先生歔欷曰吾指尚留七從君言請技劑于西土報我二人[illegible]顏筆硯書第其語之先後而餞之

末獨入割股一節唱嘆中具有規諍意纏綿懇惻吾師與人交類如是弟之旭識

送兄莪園令儀隴序 乙亥

邵廷采

兄莪園教諭淳安十載去知儀隴行萬里愛兄者皆憚其遠兄意甚逸東書冊往也古者王事無易難東西擇授惟所命之自世降而人心湍吏部選授每一缺出必竊議彼有善有不善其能以為吾民興利除弊望之斯人載且蜀人需循吏日月以幾矣自賦獻父子焠殺㵋尭千里靡孑遺而儀隴隸順慶介兩川寇之奔逸軍之征討往經斯地今為朝廷耕土輸賦供長吏在庭趨走者多秦楚新蔡之人也土客相雜而蠻苗諸司參處其中為長吏者愛其民若拊子而接蠻苗也使如主巖師則毋敢怒亦無犯焉乃各有

濟乎昔錦江侯楊展以嘉定一州綏懷全蜀通商惠工課農禮士往有謨筭遠近避亂者依之犛旋到今豈非有功德於民固不朽者與兄往矣發京口泝江陵乘風西上見瞿塘三峽湍險怪激良可喜也過此入東川矣踰重慶通西充則兄之治儀邑相距密邇也儀之部人爭髻黃髮牽扶東拜舫前惟兄顧之謀所以導迎嘉祥全蜀將觀政於儀而暇以萬里之行為遠且憚乎哉采迫饑病弗獲偕兄行顧自念稽古不成志猶未已方將讀蜀都及長楊上林諸賦近遠升菴大洲著述題其高下而揣其世變俟兄報最還家與談西土勤來安集之勤耕桑紡誦之盛尚思載筆從兄紀之

并㥯中申乙酉間逸事詢諸父老傳聞異詞者以慰山人貪多務
得之望補稗史所未備兄行固第行也兄知道者也經世不朽之
途出處無異視矣
勉以吏治默入數十年時事風俗波瀾絕勝　陶充饒先生
原本拟用不朽二字照應落套即妙手止得中駟不如渾然而
此意自在故楚之　俞康先

送田濱過之番禺序 辛巳　　鄧廷采

粵東天下之才藪也田君濱過將往遊焉夫以田君之才遊粵東粵東才士宜有悅慕與之交者然才有真有偽懼田君之為名所動而不審其實也田君徧交天下士尚以為未足思一度大庾浮珠江經九真日南過海外之蠻傳以發其文章即象犀珠玉鍾乳石青丹砂桄榔諸物産於粵者意勿屑也田君可謂廣矣僕未嘗粵遊於其人才無所交好姑與言曩昔所識知者正於田君屈生名大均者今代知名士為文任俠吾樂交其人聞今已沒其立名之真與否吾未之辨也士固有發動四方不可以飾鄉之人君往為我咨焉又有明之季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三人者粵中之三忠也善道以死遭變不貳與余闕福壽爭光日月其名之真尚何疑君往為我輯其遺文求其子孫與交志氣宜益上焉若更以為未足則弘正之際有與新建伯文成王公交如增城湛原明名若水其人又有原明之師陳白沙名獻章其人是一第一師者理學之標榜也其於名且大而宏矣然蕺山劉子評次諸儒謂白沙猶激救名遜於康齋之醇乎醇夫白沙非好名而蕺山無苛論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惟聖者能是白沙當日固未及此嗟夫不成乎名聖矣哉田君知名之累於學而潛討蕺

山之論持是以覈古今人真偽與其所造百不失一番禺南海間以岩為月旦爭共淬礪當自此始昔人稱蘇文忠遊儋耳後其文飄忽震蕩益饒奇氣田君兹行許遺余香布粤物重以文章且多寄粤人士名孰為真孰為偽者以搜余隱伏而起余忽蹷余雖不（收到自家極是）出户庭如集古今人與居遊不啻手鞭鼓桴而同君往也已如此乃可謂之贈言名之一字是古今天下人通病尤為時下南浙人錮病　嘗痛勝國之亾名士與小人分半就中名士之半則南浙人居大半矣讀　允翁作使當受者側耳者一時悚慄范石書

送粤行即用粤人貫串而歸於無好偽名用意布格俱加人一等陶子千

送周凱三寧觀松潘序

邵廷采

周子凱三寧觀松潘將行請贈言于余曰孝弟仁恕之道君家家法也無所事余言衰年懦夫壯心未歇輒喜談兵事凱三曰兵事若何曰子適川吾言川之內附始秦氏漢高昭烈用之以開一統扶末造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莫不水阻瞿塘陸閉劍閣抗衡于天下與王勘定四方蜀必後平西川妄富昔人稱宰相翱翔之地其錦江春色沃野天府足喜也然自岷山西南永寧松茂壤比西域與大夏身毒諸國相接中土有蜀以來邊寇之患無甚于唐吐蕃逼其西蒙氏擊其南贊普驃信數出驍騎侵掠

西道而皆從松茂入當其時前後守者有高崇文嚴武李德裕諸人而恩信最著文武並用惟籌邊長策莫如德裕牛僧孺忮德裕縛送悉怛謀阻從善之心長寇賊之氣謀之不臧迄今猶惜之也夫用兵之道太上以德撫其次乘机相時于禦藩尤亟偽西之亂蜀之逆民殺且盡獨不及松茂岷山以西完保無恙也遭值聖神御世討平畔逆萬里之間不驚烽燧而將軍領方鎮之重臨之以天子之威令其勢更順松潘民夷雜居互市馴而擾之則若鳥獸牧而懷之則猶父子彼雖夷而稟天地之性蔑不可以德化閑有一二獷悍輕去來者其亦無能為也已雖然不可以不嚴也亂端

嵜起于不意而防患宜制于未然惟紀律嚴明而車甲素練遠斥堠廣屯種慎封界急收保邊隙無自而開于往觀世父總戎公咸畧知處太平為大將之才而與決机臨陣頗異更從尊公昕夕受書史揣度夷情蒐討軍實務使坐而誦習可立施行西邊之形勢明而天下之大勢俱悉他日勤勳銘績為國家安同疆圉何異人任之有昔俞大猷受陣圖于趙本學卒為儒將君才足大猷而余愧本學如霍票姚所云何至學古陣圖則余無以應也序其語為贈

敘西事千年如見真留心世道開諭詳切無一字粉飾是先生

贈陶克幾先生序

邵廷采

康熙甲寅余讀書陶氏之南湖羣從燕集聞其宗有以哭思陵皇帝為鄉里所嗤者心竊異之亟欲走見而阻之者多不果後二年過无休董先生從容謂曰陶氏有克幾牢識之乎是向為里人所嗤者也是文章氣節足以繼其先人而石簣石梁兩夫子後言理學者獨是人不誣也陶氏世為名卿流風餘教足以漸潤其子孫則幽憤忠鬱之士生焉果自之事吾師劉先生荷戈而出辟踊徒跣責當事以起兵赴難吾從先生後一一識之是時克幾年十一二耳方從塾師講經義聞變頓足曰帝后殉難普天同憤誰無人理而忍斯痛距戶哭累月自是絕意進取希入城市稚病喜專坐見者苦其寂寞然博覽典籍留心當世之務揣論徽中窾會雖志滿氣矜之夫咸屈服去余自國變後同門友或殉義或散之四方歸隱故廬余亦放廢老矣顧晚交克幾服食居處消然有同余喜得克幾而堅克幾亦謂依余以自信其出處之不悖也夫剖憂世之情以伸志節達宗黨之議以立君親文足以順取榮譽而不爭于名病易以偃息晏安而不衰于學其為人何如也采因董先生言三往叩焉既見退而嘆曰明末越中處士知大義者先生及潘子翔先生二人而已然儒者之論猶謂子翔可以無死而先生之

所處寔無過情在昔永樂時襲安節以城門一慟終身不出先生庶㡬無愧歟夫運関興廢之際雖上聖不能以力爭而生死進退之大閑則匹夫之志要自不可以奪越中風氣近雖不振然後起之士猶知重名節而矜忠孝亦頼諸君子守貞履道以倡之于前陶氏之有克㦲不可謂非碩果之存也幸辱先生交後久而益習益得出其所著治原民本等数十篇伏而深思於乎宜乎俗之人豈知我先生也

贈膠州龔大夫序

邵廷采

杭有道樸菴龔先生仕于今非今之仕人也其仁心足以招孤山之鶴而惠政足以起渤海之犢去年冬來自膠西道都昌與主人揖語罷即走西齊顧采采靡敝久矣或遇達官名士往往頹然不能自攝至先生不敢顧念最時師友纍晝毎支枕太息安得有置身千仞引百丈竿挽我崖壑而上之以此行游南北竟未一得豈氣運日漓士之鍾生者特少耶抑其前本無師承雖有才性伏而不出耶則又念古人交友尚賢貴貴上下統謂之義宋洛社耆英主之者文富兩公而庶士竟夫與焉當時以為非得此不光今

去此世非遠也人猶古也布衣之徒求士于布衣公卿大夫之賢埒交于公卿大夫而外是輙掉頭去不顧其何以盡天地生才之境而磬忠益之途皆所謂伏也非僅道德不彰而聲譽不流之謂也今布衣之交來纍已歷之矣不能無意于公卿間請質之先生以為容有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彼林宗孺子常栖栖也雖無所假援于氣勢標幟于聲名猶將束生芻挺墊巾而往焉或負其崇高以公禮相格則有退屏秘圖之石行欹樵逕之風與麋豕長遊已耳夙奉教于先人達昔賢來同而言之戒又有所不敢也采未測先生知余之淺深而所獲于先生抑不可謂之淺今年春自[illegible]

並歸後過都昌歡言攬余手是行也得一登泰山之巔還達魯謁
仲尼廟堂林墓以爲快嗜先生其已盡天下之大觀無憾乎能引
我摩礎道盤虛空叩聖人之宮墻升堂而入室乎慮先生無言自
芳而其或鮑魚我也于其去書以間焉
以東濵北宋君子自命勝退之謁當時諸公書弟屢嘉識

贈表叔孫晼仙先生序戊寅　　邵廷采

采生六月失恃兩歲從曾大母翁太君肩輿由通濟橋入邑城謁
孫氏祖姑東門蔣氏之圃祖姑撫采曰兒亡母良苦然爾余母家
曾孫也宜端慧可爲後命表叔晼仙先生取一卮壽外大母太君
歡甚傒暮乃歸山海事宰祖姑携家適上林里太君卒采方四歲
漸有知識遥問太母孫孺人乃知太君二子長祖姑次王父祖姑
早寡而依鞠于居即先生也先生系出蒙泉公蒙泉公當世宗朝
以弾權者汪鋐受廷杖聲震天下其學本陽明有燕貽錄孫氏世
守之先生則敦古禮崇孝讓能嗣其家法先王父魯公夫子亦講
陽明之學用朱子家法理家笑嚬不假先生每過必整容侍立分
雖甥舅而師生道合性情容止久而益類先王父没先君去遊浙
河西采學曠廢先生見必動色相戒嗣後兩家〻道衰失先生外
給公賦内迫艱食而奉祖姑曲盡孝養凡定省溫凊抑搔扶持棗
栗滫瀡柔色以溫之類内則所載學士習以爲常談弗行者先生
則躬蹈之蓋自采生五十一年以來所見儒者直義溫潤兩美并
具不資榮祿而畢竭親歡終身孺慕化感僮婢小大外内罔不夙
莫承志吾王父魯公夫子而外獨有先生而已祖姑即世先生負
土爲墳既塟終喪始小後經禾中而采值歲試病禾中幾殆念族

次無親黨遝人刺舟迎先生先生夢翁太君扶其首曰姪采在難
爾付以視憂覺而迎者至采病尋起為道前夢乃相顧泣先生有
二子一孫皆卒愛先生者疑天不可問先生處之怡然方擧家乘
續孫氏世考錄撫庶弟教其三子祖德不可斁也婞直之思老而
益篤嘗以書抵采曰君不培其本專事文藝吾舅氏不以文藝重
也君六七歲時隨入姚江書院授陽明客坐私祝老師前輩每傾
君稱許寧憶之乎君今雖嗜古執勤所讀書多枝葉交遊朋濫介
節不立匪金玉是守而喜怒任情詒遠近疵厲鄉衆若行君必見
遺夫言行樞機千里違應榮辱之主皆不徒然不可咎人又君安

家會稽背離祠冢吾每入邑過舅氏舊廬而泣其若之何明年春
謁先生于上林則執手喜曰君教子尚持義方此事足恃舅氏之
澤不於君身於君諸子君必勉之采拜起泫然舊前後之語以具
志不忘

推揚先美不遺餘力所謂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姑夫孫
俟遠先生

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邵廷采

古者同姓之盟周室尤篤召公姬姓史不言其自出要其為姜嫄
后稷之裔無可疑者後與周公分陝並稱周召其元子出封燕魯
而王畿內世有周公召公至厲王居彘宣王未立賴周公召公總
政共和周是以不墜從能中興則明德懿親之效也故旅獒之訓
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篤宗盟也雅詩伐木之篇則曰
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兄弟無遠周以齊申二姜為舅氏魯衛晉蔡
曹滕為叔氏故書曰王曰父義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春秋
傳曰叔父若能光裕大德周公康叔太姒之子武王母弟其稱叔

父固當若成王唐叔十二世而至平王文侯于族疏矣乃歆其名
從其字而以尊屬諸父稱之洛及于襄以此稱文公以是知周之
親親前代所不及故東遷依晉鄭首止定世子雖有外患內憂而
國家固于磐石也鄉大夫以往何獨不然三代而下井田封建壞
民無分土定居漢遷齊諸田楚屈昭景諸豪族于關中自是凡建
都立國莫不徙民以實其地又士大夫以官給養工商趁利皆去
本土晉宋渡江中州之從而南者益多如吾邵氏之自燕而洛而
蜀究也聚居于姚有自姚西徙會稽徙會城又有籍于順天者余
高祖靖州公北耕玉田返葬餘姚幼子六佐公以玉田籍登順天

賢耆是時姚宗先輩有作舟公以儒俠游京師六佐公徃來出入
與偕悌好甚篤余十餘歲時見六佐公寄大父魯公先生書言其
故始識作舟公作舟公之少子贈公定居都門余叔父上由先生
館于其家于是又識贈公贈公令大㕘其世三子𦍑以文學科第
著稱當時其長子柯亭先生今令昌邑余自乙卯閒順天鄉試題
名錄喜識先生其後宗人自北來南道先生之懿修雅量悵未之
見去年夏五先生因弟坡蕉三惠書曰吾與君五十年秦越也今
而知君先子同吾兄吾子乃君弟矣請以吾子為託見挃手如舊
識待之無異友生冬至之明月先生遣季弟送葬周太君櫬于姚
之舊阡作舟公配也曰以終吾先人志後二十年吾將南歸老焉
性薄嗜好獨喜為詩文車中馬前疾書得意余戲謂先生曰小子
姑以文章當政事叔有政事奈何欲游神翰墨如庾執蒲纖孫月
峯之所為乎先生則誚余曰君不見孫仲謀教吳下阿蒙說耶吾
豈苟治經生業者且孟德父子在軍中奮髯橫槊而欬吐哺天下
英當君亦將止之乎一日余驟病尚手抄宋史先生過視有愠容
謂曰古所云好學不倦耄期猛力者止于是耶余赧然無以應也
凡先生之與人忠信慈惠類如是其居官有大累吏不束而敢民
不斂而肅當東省大無之後殫心施賑窮鄉女戶單丁無不身到

均給比行編審戶口不求增益使各從其舊而已人庶蒸蒸與于
禮讓有武城言游氏之聲化焉

温深爾雅絕不鋪敘而才情更續自見此古人群從中真相知
文字　龔樸巷先生

贈秘湖山人張五皐序 壬戌

邵廷采

采近覽明紀至史彬等二十二人從亡遜事，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為六合之大，千載之內，烈丈夫瑰磊奇行，跡悉淡而愈出世俗之士，目之曰奇，君子曰平，不有斯人，天地胡泣，因實士有負經世之眾不幸如二十二人，終其身賫志以沒，何可勝道。又吳此二十二人，雖不幸不見用，猶幸而名光天壤，登于竹帛，若雪菴、補鍋者流，後人固有過而予焉者，或其曖之愈甚，則有數之許如二十二人風之高，如二十二人心之苦，必不欲為二十二人，而功未必足以幸成名，磨滅而不表于後者，遠還抑又可悲也。世之人愛之敬之，而至于不敢與之交，知其人而不敢誦其名與字，出其幽思，時為詩歌，足與原之騷、陶之辭相追，然以其事之不傳，而文亦或不傳者，衍衍如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采少侍祖父至姚江書院，及見長老諸先生，與聞大義，既長讀書，頗以經世自負，久而益困，困從振勵，以為即未得君而事，亦嘗求友而交，意欲涉江淮湖大河，備覩中原，沿漢東下，庶幾一遇天下奇士，然而斯願又莫之遂。辛酉春，始還秘湖山人于會稽之樊江，大喜，謂天下之鮮人當在于是，且得以循詢所與游，而知四方之奇士亦不在遠也，雖未盡拔其人，一識其面，而幸而得交山人，即已得交其人，于是向之沈鬱幽

遜而深念曰：吾筋力不足以任事，文采不足以雜俗，雅量不足以服物，徒欲抱其區區之意，以冀奉教于長者之側，吾何擇哉。決藥褒之，猶牛溲馬渤，惟良醫調劑而進退之，無所不可。往者樊江之會，夫子語吾，藝受山海外諸書，是又欲進牛溲馬渤而參苓之，圖山人之不鄙，蓬于用，以自堅而信山人之才，不終為雪菴、補鍋也。今年冬，山人將西行于吳之鄮城，書斯語為揖而別，且以贅其思焉。

贈陸卜甌序

邵廷采

昔王半山以周禮啓靖康之亂行堅言辯士君子莫能與爭其時陸農師先生佃安石門人也不阿其師說入都極陳新法害患終列元祐黨碑山陰之陸以此名聞天下康熙己丑春余歸自燕臺伏病郡城能仁寺蕢生思靖時來問訊引良友陸卜甌飲余湯劑詢其宗則農師苗裔蓋久病捨去舉子業寄于醫以養親活人盛年卓然有立人也余竊慨近世百家澆漓凡所謂文章義節理學事功下逮農蠶工販絲麻米粟楮墨之出一切苟且牟就真僞相亂醫家者流輒以獨子貞婦名字相苦害生腑臟姑試其覬明而

未成之術不幸厥疾弗救雖仁人孝子痛其親之甚亦罕有尤之者今卜甌之言曰醫之道與理天下通善醫天下者嘗護元氣非然攻固銷骨補或導邪宋之禍基安石按以吕惠卿章惇京卞彼有病之家善之吾祖視其旁而不得一引手下砭焉迨宣仁相司馬群邪尚多在側諸君子或為調停之說卒以不勝則元氣已壞丁熙豐不可終復也夫醫之衛人何以異是余味其言忽憶壬戌癸亥甲子間吾友黃咸士嘗攜尊酒登快閣痛飲放翁先生主前因共寓宿明年余適雪苑咸士就辟之京師客死不還冉冉今二十六載矣余衰老猶視息人世抱書苦吟喜得放翁賢嗣如卜甌者護其元氣以延余年感念曩人又何如也

贈陳滙萬序

邵廷采

康熙己丑清和，余出游南旋，挈舟于濂寧，有南昌劉君德廣字公居者共舟晨夕。公居癸辛酉賢書，揆珠厓屬令，而引見解職以去者也，有學識，通知古今，為言西江山水巉削，所出人物率多賢行，與江左風華能秀逈不相侔。風利送帆，不數日已達邗（寒音）溝，悵然言別。到家每憶其人，本欲作序贈之，未得其會。嘉平之月，遇其鄉陳君滙萬郡城，貌古而恭，言訥訥不出口，若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蓋全真歸璞質行長者也。公居之言驗矣。君青烏之學盛行，以其不欺，李君天山至比之郭璞。君未必果璞也，而世之為璞者未逮君之璞也。越人夙稱風華，而乃知重君質行，為詩壽君，屬余弁言。憶公居維揚臨別時，遣僕復請余舟道殷勤。夫公居共舟綫六七日，即如今者余之于君止一再遇耳，而意中戀戀如是，則夫人世父子兄弟夫婦之相聚至數十年或百年，其情之蘊結又何如也。然彼莊生者流，且以為齊生死，一彭殤，則此六七日及一再遇，固當視之為百年數十年之久長，不忍恝也。余故輙以贈陳君者，使歸還公居，道殷勤不忘維揚臨別之言，即公居與陳君永不相值，而余之戀戀于公居之意固已達也。

贈越掾序

邵廷采

范蠡、大夫種、計然、后庸，古忠智勇傑士，並產越。越山澤之秀甲東南，於位為巽，為福德，為文明。禹廟宛委藏書在焉。生其土者類有強直不屈之氣，善覩時變，見機勢。一二人激于不平，則從而解紛難者，輙有數千百人。其剛崛之性，并而為義烈；狙詐之情，奮而為忠孝。往往扶植綱常之事，不得越之人不能成焉。陳卧子詩曰：越國山川出霸才。蓋不虛也。梁陳間王琳、虞寄以奇節著，宋明正人輩接，風流日上。至萬曆以後，而先澤漸微，乃多雜出于辟書從事之間，豈地脉之升降使然哉。余于此重有感焉。夫士之生，出與處二道。然拘學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如太史公所稱季次、原憲云者，其人亦有真有偽，惟才足度務，而淡忘榮利，斯至貴耳。乃如末俗尚機任智，名在儒俠之閒，負其蓺能，不肯窮老岩穴，當世亦賴其用，固有足多者。昔兩漢之治，敦崇廣善，士大夫強半拔出諸曹掾吏，即近代況鍾之賢，光照史冊，非一世也。庶人在官，列詔祿之末，掾誠得人，上而公卿大夫士皆當其理，而宇內肅清。掾其無自菲薄，又得長六官者正己率僚以風，及其吏胥，斯世不被掾之害，而蒙掾之利，又胡可少哉。抑吾勸越中靈氣之士，以為掾之才返事于功勳烈義，何所任而不勝，乃蚩蚩徒艷于長安之華衣

胥食棄禮樂逃詩書盡歸于擾曰吾將為　為況鍾以晚益也於乎其人果況鍾也耶苟其不然猶吾所不取也感其擾之義書以贈焉

壽河南巡撫王公序　乙丑代湯睢州

邵廷采

余撫吳明年春吾郡歸德太守使來告曰惟夏之仲為撫軍王公覽揆四方賢士大夫數千里走大梁來賀八郡守土之吏亦隨屬車攜辭以為我公壽頌公明德在豫衢歌塗誦溢于河南北猶未足以愜民謳思先生為孫微君門下雅志伊洛之學洛中父老頌得先生一言其弗可辭余惟古之建大業者其立身也尚嚴其御人也尚寬嚴以致寬則理達而政成民畏懷之然後慶流苗裔而永終天祿昔叔向稱范武子之德以為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若是者其立身可謂嚴矣至于御人之寬則因勢順導與時變化鄭侯之裁其清靜武侯之用法嚴峻要于成治各不相襲今聖神御世威德被於八荒湛恩加乎殊俗浹髓出日含生嬬動之物莫不內向思慕四方既平睠念中土建茲明德屬于我公豫州固中原四面之會南臨襄漢北距太行東引淮濟西控關輔天下之所視以安危四方觀瞻以為禮樂教化之自出而公對焉儒宗司西京留守補敝起廢興叅立學因其無事與民休息去武侯之嚴峻用鄭侯之清靜豫州之民衆（時李□□□發□許□□）不雜刀劍之佩兵不聞奐發之諜門不施胥吏之庸俗不沿蘖畏之曲士坻安業官吏樂職以仰副我皇上分陝保釐之意右文更化之心雖古風雅所詠史侍

所贊何以加於大士不深經術而尚務功名則挐術自喜必有欲
逞之弊際公斯時由公斯道始中土以摘之滇黔既越用培清室
元和之運于萬斯年則今日之壽公固非特卞洛都人士之幸而
遂為邦家之光是公之頓而天下士亦以此祝于公也余前備員
史館濫進非來雅慕公立身之嚴及公來撫兩河又幸得依大賢
宇下而服公御人之寬故余待罪三吳三吳人士無不樂道公居
鄉之德可效可師于是益信公之道行于朝廷達于藩省而浹于
鄉黨宗族之間又如此士大夫論華亭人物前有存齋今有我公
其言良是使者幸以此語復謝太守并質之洛中耆老用以壽公

當不以吾言為阿所好

堅得覽模起而詞更淘鍊　范石書

壽萊州郡守高公序　代張昌邑

邵廷采

尚書東郊之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易稱通變使民不倦是以
或寬或猛各隨其世因時相濟政乃歸乎一我東省前大無皇上發
帑金截漕撥遣大臣親臣水陸輸賑又諭諮冀豫江浙諸省有累
責山東飢民者聽前還送守土官發還本土招徠安集除其徭賦
行之數歲數比有登于是山東之民得父子夫婦相保如他日未
歎民之飽者且醉而嬉婷而蘇者暴而剛抱鼓乍鳴獄訟繁滋制
府檄公曰民豈無知吾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弛而不張文武弗
為也慢則少糾以猛其在斯時乎今年六月萊府員缺檄濟南司

馬三韓　公來涖郡篆至之日竊攘他徙摟猾棄投馬就戮銜羊
無補牢校序罷士籍傳公之在武鄉申飭劣衿也而屏不戶出
矣訟者質于庭無匿情曰公神明前在廣州理事如是搏擊奸猾
無避豪貴曰公行之省會二年矣公乃進七屬司牧而告之曰政
如是止仍濟以寬且余承乏于茲攝也攝不可以暫弛民之事必
無怠而天之職必無曠糈衆君子襄余有成其命案留獄之及限
者令速結報徵解以錢法未定須時為酌便利開徵又令曰前飢
時富人多買僮僕故良人子也上不忍民之離散流入他省者尚
令護歸令本土既安而不忍天屬傷父子恩贖而免者近千人萊

人飲食祝曰願得公滿歲為真萊其學幸乎八月初吉佐公獄生請余一言稱觥余于公為年通家又與公仲季父同官于朝故知公文武家世名德最詳太翁先生總師征逵勳累紀旂常仲父諱瓚季父諱琯皆今上庚戌科賜進士文章衣被天下官侍從及吏部子弟出仕郡縣並有聲而公尤熟二十一史藻義風猷故臨民明決有兼才當聖天子知人俞受進用正未有量今于萊其為兆之一端耳韜經亦止此也謹拜手為序

切時弊講寬極末又補入署篆移用他處不得龔培學找

壽萊州府司馬　公序代

邵廷采

士君子出而以文學政事之具致用當代澤加于百姓琴薦于大賢上以荷聖天子之寵命得此三者亦崇乎大矣　公兩仕于湖之北初令孝感值兵氛甫靖噓痡瘝凋瘵而更生之迨居內艱再補公安公安之百姓戴之如孝感由是制府郭公上其績于朝天子謂然曰若而臣而才毋使驟貴閱古之育才者必積試諸艱知民力之勞瘁然後可濟大用以福我子孫黎民其改令吳往撫朕東南師至吳未一年今冢宰商丘宋公時撫軍江蘇又以其績上天子曰俞若汝余嘉其擢守粵西之上思內綏左江外招南交毋謂一州余其重寄越四年上思政成又賜璽書同簽書東萊郡事蓋自癸丑第進士甲科以來三為大縣一守劇州而今晉山左凡三奉溫旨褒勞上之遇公不可謂不至其磨厲在位使知守令為親民吏不敢輕戮外任仁心及民不可謂不厚也朝廷有知人之明督撫大臣有責寔之效然後我公得以其才徜徉施設于痡楚吳粵閩治之以威嚴而民不惴惴焉惕持之以清靜而民亦不沾沾焉喜蓋惟知戴君恩求民困而忘其文之高學之茂議論政事之敏且傑身通籍三十載猶佐郡于之罘昭如海瀕也昔趙宋全盛時閬中鮮于子駿起進士為利州路轉運判官見知神宗用其

謀以均定役法右遷京東西路進謀河書上從嘉納尋召對擢知
揚州夫以神宗之知子駿罷命三錫而不速用之兩府三館至元
祐初再轉運京東涑水文正公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
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
後遂陞太常晉修撰待制福星一路者轉而為福天下我公今日
之遇無乃類此公之在孝感也請丈量除去無畔米錫百世之累
又建書院于西湖悉邑髦士講業其中及牧上思憫獄方罔知禮
義作鐸言申告俾三老為行嫁娶有任延錫光風續今東土游侃
之後望思尤切公至則流亡始復商舶始來民有寧居而盜賊他

徙戶郡法誦半年之均遂應優里公之所以為福天下下我蒙不
孟信哉咸陽冠帶甲關內而公嗣其文武猷畧以見諸躬教子若
孫斐然皆發聞于世區區祝嘏謳誦何足以壽公惟是本公之寔
心雅浹于民以及于天者遺七屬人士使藉稱觴以希當公德于
萬一慰萊人之思焉

空中結排言外皆寓感慨司馬嘆其滃泓踈古名為天籟不虛
也叔柯亭

子志劉先生七十序　邵廷采

子志劉先生經世人也筮易得遯以之終身天下有山居戚山之
陽俯瞰越郡海內士大夫高望其風無知不知以慈孫孝子稱之
皆曰忠正公之孫貞孝君之子固難為也如先生可無負矣先生
當乙酉丙戌閒方六七歲親見忠正公之正命遂承貞孝君意屏
去制科文不以寄目迄今已丑年七十處家立事無背先訓並可
覆騐獨與伯兄叔季弟手譽先籍凡兵屯馬政錢糧天文輿圖銓
注河防遂備之屬皆有專書居常太息以為天下事得人則理人
不可無學慮數十年後人才銷歇成法盡亡師古者無所取資乃

窮日夜殫思靜運當世之務若有職位任責然者筆禿指穿腕脫
以此為樂不厭或西出往來大江南求問遺民稍涉聲氣則避怨
不遠人或謂先生凉先生自若也自忠正公時家故貧迨其身貧
益甚處之恬如顧謂諸子惟天惟祖父所以愛玉我者在此致曹
荷粟先訓但守吾貧無或失足東所之巨公名卿甲禮敦殖財與
之接然酬唱之下語不及時求未嘗對知交偶及其人以此見先
生之志也孟冬之吉值其懸弧令子與女夫朱君約傳以余契先
生深請一言為壽因拾所見聞得者付之要之烏足以盡先生哉

壽序惟此篇不負或疑近傳體者非也　自記

劉子敬六十序　　邵廷采

越中名臣之後有一門兄弟偕隱力承先德不希聞達海內交推稱者曰蕺山劉忠正公孫四人其叔則子敬先生也先生杜門著述非先輩有道弗與識交間出其舉子業之文以就後進輒往往拔于有司浙東學者風趨之顧獨不出旅試或怪以爲問則笑不答固問之曰吾偶寓意所好不留此耳采所見名公鉅人賢嗣多矣顧六十年以來向之所名爲隱身屏鈞守志不降者內不能忍其寒餓外粗矜負其才畧爭出而挾當世之好當世所共榮已則從而榮之非然即衍由黃才管葛亦哉不以自信也若四人者陶

然箕陋有以自信父而不交而先生舉業之文又足以榮世而不用以趨時好是誠不以世之所榮爲榮而能守其至榮以游于世之外久之而世之人雖不能棄其所共榮亦群知感發瘏嘆以先生之榮爲榮于以見人性之善名教之尊先生之所獲于其先者孰多而抱此以自樂者良亦足也采又稔先生門內率稱先生推多均逆因心友悌天性淵畧不屑米鹽有五世祖茅山公風行其與人平易不解末世有机穽事則又大類高祖兼峯公劉氏自遂安孝子以來積善累仁二百年及于忠正公而理學節義世莫與匹貞孝公眷志事死如存先生兄弟四人者又承之以隱德天之所以厚劉氏宜綿綿其未有艾而況先生之孝友忠信孚于家庭稱述鄉閭無間言者又數十年如一日乎今年某月日爲先生六袠初度郡中縉紳名士謀所以壽先生先生聞而止之且泫然曰是非其所宜也其生之歲爲前丙戌其先一歲爲乙酉吾祖忠正公實以是年六月絕焉迄于今乙酉六十一年矣吾不及見吾祖而全書遺命具織筐箱其訓先君子數以但遵人譜謹身修行先君子是以奉之終身罔敢失墜小子不敏冉冉云邁至甲子週見遺于世久矣惴惴焉隕越先人之訓是懼其敢當祝嘏之事以滋戾采聞先生言既嘉其賢孝又以慨夫世之黍所生而謾以稱壽

爲者即以是言介其長君使持以侑觴而系之詩五章詩曰

高山仰止蕺山惟祖翹余望之詒謀絕武　卓哉貞孝繼體象賢
奉公遺書窮乃益堅　四時之氣倚我同父叔也偕臧如石斯固
嗣音思媚靜好齊年宜爾振振雲采爛然　自祖及孫曰依好
德以莫不承來者無極

偕隱不出以從志事此之謂真世家浙東大有人首望在先生一門也讀此序使我三嘆　仁和王百朋

祖自十世遂安公純孝開家六世茅山公五世兼峯公承以醇朴古茂之德高祖妣章太夫人青節發聞孝曾祖忠正公忠貞

宋晏如六十序　邵廷釆

古之為壽者或足以壽一鄉或足以壽一國或足以壽天下稱其量之大小非可極也匹夫而化鄉人往ゝ稱之然而有說焉古之人有名不越閭里足不跨戶庭而游思天下之大生嶺嶠者未歷龍門積石之陰涉登長河岱山之高深以為慨而長燕代者又希得一探禹穴望闚海以為奇人情間然乃宋景濵有云猶木之歷游何若顏淵之閉蒼抑早之姑未高論仰視人世巨宦者遠賈者史趣走在官者士從辟壽技人蘇者莫不汲ゝ逐如鶩至于搖精勞形終吾生無憩時而獨其之有人焉作息自符擊壤含飴自

厥初生延于今（寫詩讓上蔭司馬得京華也）蓋閱三百六十有甲子矣而希入城市未嘗一見郡邑之長車牛輸稅常最諸鄉有宅有田饒桑麻畜之業觀厥至則縈鮮束癸與寫情話名子若孫出肅容少長有禮客無不謂然嘆息動容士之居于鄉而若此斯為太平之幸人也哉祀彼歷龍門下長河倚岱宗東觀閨海攫禹穴發究委之勝者所獲既多夫止于木不過一枝飲于河不過滿腹生與世相遺其取之也同已處矣處故奇ゝ故脈ゝ故壽者自其所也百年曰期而有道者以百世為壽久暫等耳寧復匝ゝ鄉國天下之衛廣狹乎哉斯說也經生之常談然其人不易得也吾鄉宗之晏如翁是已翁六十初度

宋之人聚而為壽因書其語以進

全氏譜序 壬午

邵廷釆

有宋外戚世家山陰全氏爲最興廢之跡與理度恭三帝相終始歷元明兩世不仕而詩書禮樂之澤固有存者裔孫闇生考其祖系余索而觀之按譜記古姓無全漢掾大夫王崇子恆德始更全姓後遂爲錢塘右族全琮父子知名孫吳之世迨宋光宗時全衛自錢塘徙山陰實山陰始祖衛孫義積財能散勇於任卹季子大節產慈憲夫人育理宗皇帝于民間又一傳大中女孫明順皇后配體度宗兩世后戚當是時全氏之寵貴甲天下沒贈王爵生享榮祿群從子弟並出入禁闥更直宿衛嗚呼何其盛也余覽宋史

咸於太祖太宗之際授受不得其正禍延靖康欽罰彌烈藉岳百戰捧江左之土以奉臨安卒不克保其似續皇天陰相佑啟德芳德昭之後緒統各延三世欲全氏以一保長潛毓聖嗣理宗享國獨久五主傳祚共六十年斯蓋天之所與承家開國豈緊人力無平不陂春榮之後受以秋落數理固然其何足怪而全氏始居盛除已能公勤廉約同時賈貴妃弟似道恃寵專政怙侈滅義獨明順之族不聞以戚畹貴驕稱本無壯趾之凶頑違剝牀之戒是以晚際陵夷大辱不及與他宗特異造物者斟盈益謙之報固已微矣今其譜凡例曰正昭穆嚴分食詳塋地通賀弔後外姓必書遷居必錄脫遺者闕之歷盛衰易之有改是孝弟之道爲譜之良法也余嘉闇生之意異夫世之矜貴冑羞寒士矯託傳合以瀆其宗祖者故爲之序闇生名焯援始祖衛凡十八世康熙四十一年職之東浦年七十五矣

作一譜序而關一代興亡何等立意 吳淘冲

從大處起議論體氣似東漢人 劉梧庚

全氏譜後序 壬午

邵廷采

全之始姓為王舊云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之後漢諫大夫王崇字全節子恒德以避莽禍因父字改稱全氏之有全自此始後尚書丞全柔遭董卓之亂歸隱錢塘其子琮有功于吳尚大帝公主封錢塘侯四子曰寄曰懌曰端曰尚並有聲稱又與志琮長子緒以東關之役與丁奉建議破魏軍封一子亭侯譖軼不載又尚子紀奉詔討孫綝事敗僞公主家屬徙豫章全氏起恒德迄琮祖孫傳漢三國並以清亮忠節嗣其家世入趙宋有錢塘全衛始渡浙家山陰之賀盆其孫義建望炯樓好務賑施三子大節為保長女贅

宗室希瓐生與莒與芮與莒入繼大統是為理宗與芮封福王福王生度宗而大節仲兄大中女孫為度宗皇后以皇后貴加恩全氏追封義為越王大中為和王后父昭孫前死事於淮西封昌王理宗五年封外祖父大節為太師越國公二子官少師節度五世三王兩公一總管二節度三承事四解元餘觀察殿撰暫幹將仕祭閣等不可勝紀可謂極一時之榮遇其後伯顏師次皐亭謝太后遣使奉表納土明順太后隨其子德祐帝之燕終于尼寺社尚況還賢良重祿亦以擕離楊璉真伽南發六陵理宗且不保其顱骨州壽凱夯空後何用哀哉貴寵之不能久居體同休戚人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可為明鑒全氏再世后族又能以文章自見取高科持盈防溢凡此皆可書西湖志則言元明宗蓍嘉國公取其子為後即順帝故俗傳明順之裔世主沙漠此事頗涉俗誕非所宜載以溪後之通國體管史局者東浦里第賜自理宗朝元初流散十二世始復歸浦一子遣戍括蒼後為處州人與浦分宗者山陰璪漾柘林別居鄞者曰光溪居仁和者曰蕭橋紹寧杭三郡皆有全氏而東浦為大宗其遺趾府基鵝池馬院今尚存

與前序參看詳略俱得史體 王克安

先生故懷感慨是作更多沉鬱沉鬱之極乃為平淡非歷古今盛長無此識力 弟定猷識

孝友堂集序 邵廷采

孝友堂集者餘姚陳執齋先生及兄寒松君柳津弟比書君秋澗所爲作也同父母八人已分炊飲食俱共閨門化之師友取足其家孝疑問奇融然相樂順治三年王師始渡浙江郎以八月集諸生會城舉鄉試故事先生顧守舊廬𤁗田自活已而吏呼催科急又數爲無賴使府不能忍乃起中辛卯鄉試由石門教諭歷知祁齋東眞定府晉州先生之學在詩與古文惜雜於佛經義亦峭質不爲靡細之習肖其爲人致政歸年滿七十起寅及午持擇內典午則受之以至於昃手校抄姚中先正疏奏累累無寧暇采以先君

世好子行承間頗言謝曰君當卒成儒者肩荷名教吾業放跡喜釋家言不復自諱亦不省憶病也既悔先生辱又自顧行業不厲聽之沾汗已出所著文累百篇使定取之諸妄默竄一字不易其全美去應時燒毀錄成命子昕烈曰世父寒松菴八叔父比書樓當合刻吾業毋不獨存昕烈跪受教寒松君爲文章博而贍雄諸弟講貫宗先秦亦稍旁涉江左能忘其貧至老益力比書君質性篤孤不阿時詩文經義具有法度中康熙丙午鄉試早夭怙恃長育配娶悉先生經紀沒又無嗣以第三子繼其後禮不使齊本生異矣世之爲人後者二君皆善先君先君亡寒松君逆采道中必爲之泣先君客石門嘗館明倫堂心痛起去主人留采還庸復飲先生屬叔曰君父疾忽竟酒坐客皆惕乃罷先生在時命采總跋三集久不上見輒恚責曰重君文用相屬故慳苦我耶今先生奄沒八年矣荒齋伏病追念曩人夜半忽慟此事旦起出書雖言之非工不敢廢先生命也先生自顏古處齋弁寒松比書凡若千篇昕烈鬻産走石門購良工爲梓留其板石門來取備十年償之猶未足末綴竹香居集者同邑管君襄楷文君篤鄧（似爲不疑傳）亦無子與孝友堂交篤推其誼遂爲之刻名謂琴父宗賢伯宗聖御史見之孫父以零散見屬續此見古法 毛西河師

徠服軒詩集序

邵廷采

徠服軒集詩四十一篇山陰朱周亭先生所焚棄時其夫人祁私拾之以藏于笥越四十有六年嗣子伯孫約傳二君出而命余為序〻曰萬物有成必有毀生人有生必有終而不泯沒于天地間者精神而已惟精也故能藏天下之志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慮見于文章為修辭立誠詩之為道修辭之大者今三百篇夫子所刪而存皆立誠之辭其中一朝不過數人一人不過數詩至于小大變雅所稱怨誹不亂者大抵立其朝憂其時感其事而作也若父師秦秀之歌義人采薇之句風雅頌概不登若曰此歟人歟詩豈之存而不論之列可耳今有哭其夫者于東隣之室而定明器于華錦之庭則人必挺劍而起矣詩可以怨而怨非其時何以異是家父凡伯之為南山板屈平之為騷皆憂時感事非所施于易代之後也陶元亮詩多在易代故其辭不怨後之冬青引西臺記怨矣然無一語及時故能保其身而禍亦不蔑于世此等處否遯立誠而辭有體要者也吾又以謂潛之用怨也究深于翔菊與酒而者與人無爭與天無憾也潛詩每及之而人以為樂天其名潛在劉氏之代乎不得乎潛則為亢〻不能退于淵周亭先生瀕亢而返于淵矣其先人之烈與元亮同知其身可廢而世不可以不

保也故返于淵而後為潛在易乾之履曰君子終日乾〻夕惕若夫能惕則猶龍以龍之惕履虎尾轉龍戰之亢而元吉有慶吾于先生之焚詩得惕道焉今所存四十一篇者惕之餘也坤五黃裳而大在中祁夫人當之矣吾又感越中士氣在先生世猶盛魏伯陽絕于張倹而祁氏奕喜兄弟為孔文舉當諸人結詩社時天下名士爭集徠服軒迨伯陽死奕喜放廢時同社多出希當世之聞達以詩名家而先生竟傑然窮餓守先人故廬不去死者復生〻者不愧乎其言於乎其可謂信者與信以完友而忠孝以承其家是則先生精神之不泯沒于天地間者也

採珠集詩序

邵廷采

山陰劉氏多才士而戒謀自少以詩家名唐劉夢得禹錫嘗稱詩豪矣故人別戒謀曰小詩豪豈夢得苗裔耶抑其後身耶吾謂戒謀自有其詩豪者不在乎與夢得爭並驅于千年間也國初以來六十餘載士大夫敦尚古學詩文之作莫盛于今日下逮鄉國庠序之內競相酬和在紹興則有詩巢諸子各以其技鳴皆自成家稚健清絕可喜而余所見戒謀之詩獨多戒謀為詩不肯依傍門戶於獨出神韻中自與古會近體效溫李五言古直追穌陵而骨格間似昌黎故田子易堂序其詩曰筍山檀才長人具法戒謀以情勝易堂之知戒謀可謂深矣余非知戒謀者而猥以詩屬之序又見其勤思善下能博取于諸家以成其品也人之為學也喜於變而彌上戒謀十餘歲見推詩宗二十餘即有集行世今三十三歲耳四方鉅公名士無不知越中詩巢有劉戒謀者其詩其人可謂早成而戒謀方悔詩之遂同魏晉乃盡燬壞其前所鋟板特為今詩寫其靈緒猝然得之觴咏有人之心思所不能造者雖戒謀亦自疑以為神授非人力也戒謀祖樓名採珠故其詩有採珠集夫四人採驪龍子先獲珠此非白太傅之見壓夢得而罷唱者乎然則劉氏有戒謀夢得為不孤矣戒謀奚曾類其集曰究委究委者禹藏金簡玉書處也今而名採珠大禹之發其待發於戒謀矣乎雖然以戒謀之才情發之宛委若發之蕺山家有藏珠不可斛計焉又唯是詩家驪珠之採云爾哉

觸手靈妙亦如盤珠 金素亭

戒兄詩辭妙東浙氣誼亦自今古先生非苟作者其為此序不獨以其詩也 邵𨾏可

章氏宗社詩序　邵廷采

余向不學詩聞高適五十始學詩心艷慕之西河毛先生曰人可不學詩詩不列於經會稽章泰占者年弱冠便爲詩詩即工嘗與余論詩其言曰陶淵明清而不麗陳思王麗而不清江以西情寡而理繁江東情勝乎理兼斯二者猶苦氣弱不振即麗與清且奈何哉又言山陰朱天南之詩長於言情未善體物體物者心有造化注手而成猶畫家之於竹非葉葉而爲之節節而累之也泰占之說詩可謂精矣康熙壬午正月偕其宗人十輩爲道墟十八咏而書來使余序凡五絶一百二十六章各爲圖乃以詩綴輞川遺

意也諸君皆有高世之思乎其誠善於體物乎追惟庚戌辛亥間余年二十二讀書章氏與因培芬木昆弟遊因培少余緜一歲芬木三歲持弟子禮祝撰彌謹余愧退則謝曰齒讓久不立願先生因而示之此時泰占尚未生也無何於今三十二年矣余子子同因培芬木皓首一經無所獲而泰占年氣方盛九人者亦多與泰占同時先後生乃能磨光砥垢大起古學於其先人登遊吟嘯之地作爲歌詞以紀其事嗚呼其可感也已章氏世居道墟當偁山之陽瀕水阻其北所爲十八咏者曰齋臺曰第一泉曰柴塢曰南陽坂曰鏡曰麻園曰籟邃樓曰裡港曰東市曰江山環秀樓曰采園曰杜浦曰黄艸瀝曰櫧木彎曰浴鶴泉曰海崕曰兩山洞天曰宜嘉尖越絶云齋臺越王齋戒臺也在稷山環秀則西軒御史宅而籟邃爲格菴先生讀書處其他皆余嘗遊歷地絶勝章氏多傑人余夢依格菴先生嘗爲述傳以致因培泰占附登家乘格菴誠雪菴之亞流風餘教興起頑懦今十君者之詩推揚先業共傳於後自可貴重又審特如輞川使人卧遊忘倦而已余固非知詩者而辱以詩示因爲道其世好頌其祖宗知章氏之先犯顏伏節所以光照東海而啓翼其宗裔者非一朝夕之積也然則余之感於是詩也深矣

低佪頓挫彷彿廬陵其骨幹則昌黎也作詩序却說到禮讓忠貞諸大節關係不淺　莫掌綸

陶子清圖書序　　邵廷采

鐫篆家之宗秦漢也右古也古者每事尚質民風士行吏治皆質也何獨一鐫篆顧質不可以力造有天焉吾烏知古人生今日能復返於當日之質耶後人往往有過前人乃以巧勝巧勝則法離神乎法而意與古會則其天者全僚之丸秋之奕公孫之劍由基之射造父之御韓王孫之兵司馬遷之文皆是也李廣見石以為虎也射而入之他日射焉終不能入矣何者前射之天全而後射之天不全也文字立而蝌蚪鳥跡與自李斯刻璽後若鍾鼎史榴秦篆漢隸勒之金石至唐宋刻朱文其法大備然後人悉巧竭法

以規摹秦漢終莫能逮者豈其天固已遠古巧勝法密而意反不足與會稽陶子子清工圖書為余仲子承明鐫思復堂一章文理端嚴腕力勁厲余就訪焉乃得飫觀其生平所集刻知其思深而學博屏却外好富於年而能甘貧賤未嘗以其技千擢於士大夫授徒養祖母不為阿世舉子業庶幾乎古人之概者故其天全而心手所遇逼通秦漢近代王趙文何未知何如也余嘗謂經之以畫用者莫如易而書之以易用者莫如圖章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龍蛇蟲獸之怪鬼神之情狀盡之矣李斯說其君以焚六經獨不焚易斯盖願有得於畫之用者惜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以是也乃知文字之功聖人之精意存焉雖經秦之世而莫之敢壞陶子毋謂一藝哉與天地比壽可也

家訓序　邵廷采

家自五世祖鑑水府君至先君子鶴閒府君代以孝友忠厚儆家鑑水府君猶高祖廓源府君兩世為清白吏曾祖易菴府君蚤卒而貞懿翁孺人以淑德成就孤子魯公府君更振之以理學侃侃著孝義之節鶴閒府君詩文爾雅文采耀于前人生其後者愧難為繼也述家訓

師訓序

自幼九歲從魯公府君至城南姚江書院及見求如沈先生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沈先生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

在安民府君呼采拜受至今憶焉是時并見子虛史先生史先生卒從府君往與耶亦至今憶之年十七始受業先師韓夫子之門請陽明之學韓夫子所以責望采者甚厚自夫子沒而志益荒行益穢然不敢忘也述師訓

友誼序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友者所以磨礪道德通有無共生死者也吾于餘姚得一人焉曰徐文亦于會稽得一人焉曰陶子千于石門得一人焉曰陳莘大豈乎難言哉文亦莘大並以公義相許若勸善不倦施恩不忘存沒可信以要于成唯子千而已族弟開甫歎義侃侃語不他泄真愛我者而惜也其已死矣述友誼

易數序

管輅有言善易者不言易故京房郭璞不免殺身以此思數數可知矣然數本乎理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謀及乃心謀及卜筮稽疑之學君子亦有取焉桐鄉李氏善推易數予喜其不滯于理得聖人屢遷之義述易數

文藝序

予少時不善讀書喜涉獵八九歲從王父魯公府君受陽明客坐私祝府君即欲教以聖賢之學非儒者之書勿使見是年始記周

程張邵朱及白沙陽明曰仁緒山心齋東郭諸君子姓名年十一從府君受先正制義府君卒明年先君鶴閒公去之石門庭訓曠廢乃從外祖陳蜀菴先生學蜀菴先生性嗜佛往往為談說禪學然受左氏春秋及司馬遷史記則自蜀菴先生始庚子辛丑學時文所聞見不進於州至石門隨先君讀書見堡明通紀悅而鈔之又明年在家無師始私啓先君篋縱覩古今書籍然不精專訖無所得緣是不能為古詩文有媿先人家學焉述文藝

讀念魯小序知念魯用心之所存而祖父師友淵源亦畧見于此矣　萬授一

治平畧自序

邵廷采

仁和章士斐淇上訂補豫章朱健子强治平畧為三十五卷學該而力勤于明事尤核長洲蔡方炳九霞先有是書然措意止在禁業而明事不共佘思取章先生書輯之惜其目緒太繁文亦少鎔錬如望滄海迷三山漫不得要領乃轉尋已意以貫串古事半存舊文手鈔三月得文十二篇皆時所當先者不欲仿蘇氏直入議論仍名之曰畧蓋政與世移旬月之間情勢萬變吾之所論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難行又未必不可施于後故每兩存其說令識時務者會心而自擇取之不然書陳上充棟如不能用何益嗟乎吾褒者有意天下之事今老矣此十二篇中亦多雷同勦說然致用豈在高奇何必黄石之書為秘而老生常談為淵乎受業弟之旭及巽生培學請鋟板省傳鈔余笑曰是又將為舉業用耶之旭曰舉業固以經世務先生無輕量天下士次其語簡端付梓人

上江蘇撫軍書

邵廷采

往者新建伯元起文成王公撫贛州時有泰州布衣心齋王艮叩閽求見文成納之叙賓主禮心齋抗論不讓良久乃始下階成拜卒為高弟又泰和楊茂口不能言耳不能聽而心聆文成為今之賢聖褋于稠人觀聽中進求提示得文成數語大快踊躍而去此事也於今百六七十年矣廷采布衣伏處于越濱海雅志濂洛之學得其師于書尚未得其師于人行年五十有二鬚眉皓然而當世未有知者所愧不如心齋以其猶事舉場不能超然捨去此之于茂又多其能言能聽以是側聞先生之為大賢不揣賤陋而亟候見焉惟先生察其詞原其志而進退之

與陳執齋先生書 癸酉

邵廷采

頃謁時先生如見先君兩世得附傳志喜不夜寐但贊語譔其祖父而過虛枯其孫子云行止一粟先訓父深二十年語及輙泣涕乎性蓋然者實非能如此也直以遭運陵夷萬斛血淚過祖父之執不覺涉出非逢人使然伏念疚愧儕更走四方交當世名賢入字亦非自謂其能如此特意此事較前所云稍易行耳實亦不預其學行之傳才用之隨而輙爲此言也重得大諒以爲是涉昇氣崇實黜浮毫釐千里乎達尋之比較而反之南史讀拜泣亟感前賛定從原本俾夢寐之下服膺斯意要於有終且令受禾者得執

此以嚴稽其過惡爲畢生息壤左証皆先生玉我也記梨洲先生評語誠係好名逐外凡此隱微咸頼洗滌十餘年前嘗以讀史百則呈正黄先生後又業授行朝一編啟勤從命難忘是恩主名真僞學術異同海內後賢自有定論吾黨不任其責至於隨事得師虛心廣見何所不宜傳曰高下在心理瑜匿瑕若近梨洲門庭者便謗晚邨依晚邨門庭者專毀梨洲且非詆陽明以和之先生以其人爲何如人也癸丑寄讀禾城獲侍約菴施先生前後二十載則侍先師遺緒々先生采所師事惟二師耳今皆即世一二十年矣道喪文敝風俗人心漸滅無餘天下皆秉時文爲經傳以僞學爲弊名幾污垢鄙不可該灌比年以來并是兩者未之或見矜其捷足明々奔走於苟得之途非先生峻厲之氣真慈之衆孰能挽而清之狀而正之頃涇陽先生云世日尚圓朱子獨方々則一毫假借不得世日尚奇朱子獨平々則一毫瓣弄不得蕺山劉子每舉斯語以示學者今先生之教實與顧劉兩先生後先合符更若恢弘大度俞受薰聰使慕義而來者易知易從非先生誰望耶

是韓蘇據按咄書文字却無一字不古雅　胡導九

謁毛西河先生書 己卯　　邵廷采

廷采敬啓西河先生門下采生五十有二年矣五六歲時稟祖父之訓教以孝弟忠信爲人之方稍長讀書從入姚江書院及見沈求如史子虛二先生二先生私淑文成王子遺變信道不出而沈先生在當時頗有禪學之目惟史先生粹然醇儒姚中人士與起並知談說濂洛推本洙泗深衣幅巾躬可觀采祖父及父皆二先生高弟以是幼年聞見不惑先哲既七雅有記憶二十二爲諸生從事舉業以爲非向上功夫此意扞格久不進蓋性喜抄閱明史然無師指授空自勞擾而本性一道幸侍先師韓子月季再會重續沈史之席先師怡然退然中懷無事大類李延平及門高弟則徐文亦景范其最著者庚戌歲先師告逝皇皇無有依歸癸丑過施約菴先生於嘉興濫蒙獎許勉以經世有業此後意頗[illegible]賛交遊道雜勇俠輕非之士漫相標重久乃自悔先人醇原之轍宜頓易退與朴茂者居處十年以來重理初志竊欲肆力于史筆苐鐵涷不能自振一代浩繁詎無措手躊躇頓見馮再來先生隨筆云已未上勅史館奏有福唐魯桂四王許附懷宗紀年之命因遂不揣輯西南紀事一卷中間抱病又迫生徒課業未得一心編錄丁丑戊寅餘暇東池兩水亭復輯東南紀事一卷手較未完

故疾大作今年己卯被放蓋慨窮達有命不可力爭而壯心未衰不能與古人潛德遯世者同甘淪沒輒欲傳寫是書呈當世之高賢以考鏡其是非推求其心術伏惟先生今世之韓歐班馬也康熙七年六月初吉望見光顏于古小學此時蕺山高弟如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諸先輩咸在講座而先生抗言高論出入百子融貫諸儒采時雖無所識知已私心儀而目注之迨十三年避寇入郡始得先生之文集于重山董先生所伏讀深思不能名狀但驚其雄博無涯涘考核精嚴諸體具備歷觀當今作者本原之大未有過于先生先生負當代之望爲名教之主推崇陽明排斥異議後進之士倚一言爲太山北斗采也不才忝爲同里子弟向策越不三十載未一進謁左右其爲鄙陋也甚矣無所私請不欲托于不知我者之言引重輒自懷刺伏叩門下求見守寓待命

祖父師友淵源歷敘井井直而不偏固足感人　姜汝高

議論沉鬱學術精醇故是南州雅士　李劉土

侯毛西河先生書

邵廷采

伏惟先生耄期致學精神日益加進凡所著述皆從身歷中來廷來濫廁門墻恨色力早衰以不逮用之身又疲家人艱食進退狼狽不能抉揚微與有負師門前所責劉傳依託陽明句竊自怨指言者末流之失非及文成也謂借此阿時干進無此肺腸矣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謂察識于此而擴充之直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俗儒認作石火電光所以曲摭橫生而腳跡兩頭船者又用調停以為姑諱此三字如吾師直標宗旨即令無第二人向見湯潛菴先生答陸稼翁札與吾師有同契也蕺山不涉良知而揭慎獨謂獨是未發處不是已發處功夫專在未發處用不獨體下不得个動字未發下不得个靜字共睹共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少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蕺山之所謂獨蓋即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號令作士氣耳少時入姚江書院見淺學紛紛讀得致良知三字滑過成骨董其賢者固不高論禪宗去先賢曾幾何時流弊若此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靈明與衰起墜同一苦心其相

羽翼於孔孟之門後先固一也至于羽兩階一語勸君修德未嘗欲偃兵蕺山論時務皆切當世之用已已守禦京城及留卧子輸南遷非迂濶者吾師集中有此尚求酌定又宋儒排抑漢唐推尊本朝過甚陳同父謂天地常運而人心常不息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目皆盲二三儒者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盡距一世之人於戶外夫子推教人為聖人子夏分出一門而謂之儒儒者傳先民成說守規矩繩墨而後學有所持循成人之道究未盡于此故學者當學為人不當專學為儒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哉同父持論甚平非徒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而已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達不會其時若程朱當匡山淪覆度必為陸秀夫所為而當時定大變濟定事者若寇萊公韓忠獻李忠定虞允文之儔皆不出于講學之人然此數人者程朱之門多不稱道以此疑諸儒將宇宙大事業私占自家門戶而其用處亦每受道理拘縛鮮所變通恐其行之或礙三代而上獨不用詐謀詭計至于機權所以成天下之務禹湯文武伊周太公皆有之孔子見南子欲赴佛肸之召孟子對好色好貨及三宿出晝之濡滯

果有道濟天下之心似非可以孤立行意者又元人修宋史于儒林外別立道學傳此後遂為定名專家似當去之吾道一貫豈非道學中事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同父所以謂人不當專學為儒正為此也同父惜未見之行事使其任事定當有一番規模外此若陳東歐陽澈之以諸生布衣死諫洪皓之流逕冷山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豈非真道學而呂好問涉張邦昌之嫌顛趾出否以救國事其本原雖與狄梁公小大不同均為聖賢所取後之論者滿頌梁公而微彈好問此亦忽邇貴遠與耳食無異之一徵矣充其刻論至謂陽明私結宦寺又何怪乎嘗讀逸書吳興老生沈仲固

有言道學之末流至寶祐開慶間幾不可問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者則目為麤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所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數種不為其說即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置之格外其在朝惟以敝冠衣端跬步為事求如正公之規折枝文公之示和其謀則無之矣賈似道利其結舌寒蟬不致掣己之肘故用之列布津要禍不在典午清談下采始詫仲固言令而不能無疑蓋崇性命薄事功矯揉偏重其弊乃至于是由是言之陽明數傳而後士專言覺悟漸流禪定使天下以良知為諱亦容有固然矣天下有

千萬人毀譽不足輕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議陽明及東莞陳建之異幟是也獨怪顧涇陽東林君子之首而攻排王學佐王者至今依歸然以陽明視涇陽直支子耳涇陽崇直節而孔孟之道不止于直節也又其于朱子之學未之全見止以墨守扞邊圍為衛朱見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為涉于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為涉于陳故從而為之說曰今有人焉象山永康而具之朱子後起更何如於乎象山豈異端乎永康豈雜張范蔡乎是何異游夏洛蜀之門人相訌而藉老佛以卞莊刺虎之會也故采嘗妄謂學陽明者毋反而議朱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之學固曾子子夏也至

綱目一書則直倣春秋而懼亂賊陽明子所未暇作也晉鄭端簡成吾學編而尊王茅鹿門文士也知尊王此兩人皆非專于講學至涇陽始大典講學天下之正人相遇類聚矣而持說乃與陽明貳然同時如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皆不左陽明劉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弊陽明之學寔得蕺山益彰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庵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為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于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為左朱右

王者有矣抑言蕺山之學近朱攻王者轉而揚蕺山此亦僅得其廣隅節義千百之大畧至所謂誠意慎獨之說與朱小異而純粹以精之至者曾有所窺及乎采受恩深隆一日未死尚欲闡崇師說竊念守先傳後百世之公無犯無隱事師之誼昔人稱心齋王氏不肯輕服陽明心向往之是以不避狂躁極思明辨務于群去生平之惑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道昭垂殊途一致則王門見知聞知之任非吾師誰屬伏惟吾師恤其荒迷而救其淡溺幸甚

答聶吾李恕谷書

邵廷采

姚江末學邵廷采頓首恕谷李兄足下手教從西河先生所蒙用學問事虛心相質壹壹七百言亟自道其得力無一危詞伏讀數四不敢空言抵復遂五六年於今未獲報命罪甚罪甚足下學問得之趨庭自幼即有必為聖賢之志後又從遊習齋力驅佛老講求兵農書數禮律諸務綜古者小學大學之教以治其身體全用具凡所言行直本孔孟舉後世之所為程朱為陸王紛紛角異如衣敗絮行荊棘中者概置勿顧于聖人之道真有廓清推陷之功用工之勇且篤未有過于足下者若弟因循蹉跎日復一日行聚學裂視足下真愧且畏也弟有一言從足下就正者足下之所為戒謹恐懼存養交進自既明其善而加之存養乎抑惟堅守其心篤實其行不受外物之搖惑而遂以為得聖人之精微渺忽乎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孟子曰其中非爾力則聖學固以致知為終始故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見始之終之時中之詣一以知為鵠而已矣設聖學不統于知則孝悌力田皆得與聞一貫鄉黨謹愿躋於狂狷之上矣胡為聖門呼唯乃俟其人抑與彼不與此又何也由是言之陽明致知之教誠不可議矣頃循有說焉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擴于

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卑眾世而不能相合也至蕺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慎獨為致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補格致于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于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至其為承千聖絕學尚罕有知之者向讀孫徵君理學正傳一編寫蕺山纔百餘字弟是以不揣蒐輯公啓于誠意慎獨之要畧為梳櫛合之黃梨洲惲仲升兩先生節要行狀可

窺半豹弟於明儒心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雖使前輩向慕不同且從所好至於干羽平賊不過為修德來遠之微文以足言似不當毛舉疵議前哲觀其徒洸洸號慟挺戈赴難豈欲呼當日之群師勝工題干羽兩階者房琯車戰後世猶笑其迂可以此加之蕺山乎夫論學當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處若博聞強記摘求刺窮年勞攘總歸喪失昔孟子論井田封建止述大畧此之謂善於師古知時務之要後此荀淑不為章句淵明不求甚解外拘經世內卷性情兩賢雖未達聖功要為窺見體用弟見今之儒者討論太劇微寔太多未免如謝上蔡所云玩物喪志之戒自顧精力既衰不能搜羅評校惟有省心省事期無悖乎先聖先師之意早夜之間微有存在如是而已要之談何容易程子見後生靜坐便嘆其善學此意可思又湯潛菴先生答陸稼翁有云從來講學未有如今日之直以肆口嫚罵為能事者蓋其人置身功過之外也久矣言之不怍則為之難自二三作俑以為逢世捷徑後生渺無知識奉其譏評用當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孔奧者能闢陽明自詡沾沾並為聖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足下南宮三試眾間有議及陽明從祀之語不對而出卓然傑者如此舉動古今之內復有幾人弟已增入

此事于前序中無論世之以我為狂不以我為狂也夫學術各有洛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之後惟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能守師傳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學而斯時家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輙混儒佛為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後不肯稱說良知是實因衰激極補偏起廢之道正可謂之王門功臣未嘗相左故愚于蕺山傳端有嘉靖中葉以後稱學者天下大旨依託陽明三語謂是當時實錄西河師頗不然其言吾兄寬中精學敢以為商取鄙述姚江書院傳記攄崇陽明者前後覆勘意旨殊絕否弟于師門無所阿好惟慮用心稍殊出語

有謬開邪先正定所不敢他如西河五經諸解尤服春秋傳略不僭郊禘以一陽來復十一月為春皆先儒所未發仲尼尊王無臣予改本朝正朔之理亦不當有此曲筆而郊禘非禮上經多出傳會禘為吉禘郊為祈穀此傳出可正從前繆戾矣太極先天本於釋老則不敢聡為之說河圖洛書孔子明舉之而歐陽公乃稱其妄是皆未可據故于原外遺議尚有疑焉夫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原聖人作經皆以發揮心性易道陰陽易簡書記政事詩別勸懲好惡禮順秩叙樂滌邪穢而蕩滓春秋辨是非今于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人之心于是乎逐事物溯

源流求同異解愈繁而經愈晦譏朱子末流之弊其弊乃甚于朱子也故先賢不可苟訾必歸之心得訾朱子與訾陽明其失也均豈惟不可苟訾誠樂先賢之道而體先賢之心并不可過為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即過於護先賢者亦非故習齋先生謂學術至宋儒而岐誠闢論非苛論也何也宋儒謂靜觀未發氣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中體落于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矣而所云問學又止于誦讀訓詁凡禮樂兵屯經世定用一切茂累動而輒括故終宋之世競議論而罕成功當南北橫裂未有出一技以相加遺者其已見之行事為光者甫韓范富歐陽後則李綱宗澤而皆不列之儒者之林伊川有一蘇長公不能容而晦菴亦力排陳永康為功利之學且多推本朝人物而卑抑漢以下諸賢謂自孟子沒宋儒出而始接其統千年柴滿百世聖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為何如也若孟子之論則不然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雖不得與集大成之聖同科乃儼然相提並論然則孟子而在今日則諸葛忠武嚴光徐稺郭汾陽韓范李宗岳鵬舉必得與于夷尹惠之倫矣夫豈一格以名儒者犁千百世之英傑于理學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蓋為此也若此類豈敢為宋儒諱又何獨為陽明護乎夫諸葛忠武嚴光諸人處身

經世未始不合中庸之道所以避乎時中者正以其知之未至耳足下云中庸之道不可能一語已盡千聖學脉而又加以戒謹恐懼之功知及之仁必能守之海宇雖遥人得如兄足以卒聖學之有承矣弟非能承聖學者今所述答半騰塗說語次不倫自知狂惑終無長進又年齒衰落白髮盈首多為家道薄俗所汨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今親歷之夙慕從宗闕里鄒魯遺躅思一履踐其地此願十年竟未之遂無簞瓢之儲而不能樂其所樂我生長途未知胡底惟道兄篤切匡之救之不宣

折衷孔孟立說平心審理故無一言阿媚先賢　王維四

宋中遺與門友人書乙丑　　邵廷采

光相一別荏苒三年時從左璧咸士暨庚拘侯近緩知長兄久滯吳中二三故人零落如昔而人情猶復依舊去年先大母即世本意負紼相從以滌煩穢其秋八月歸德胡明府書幣至家人嗷嗷待哺遂於冬十一月合葬反虞赴宋其日迂舟過左兄齋頭邀之入城江橋話別先一日平明灘霜出水偏門得小舟渡塹至玲湖橋起咸兄於寢告以將行會璧兄亦至言其尊大人之慈暖然神變不遑早食遂與俱起自後南北聲息絕不相聞十二日人定後過閶門乘月移泊虎丘夜半急棹而上咫尺不得相見今在宋署委蛇混俗非僕好也東平故人惠寄三書僕意學道之士入山惟恐不深不爾遊覽山川發抒志氣亦古人窮愁著書一助若左圖右史雍容養高慮非所以自廣前過徐州遙望山東髣髴岱立今糜雎渴距彼六月竟多牽制不能渡河乃知千里負笈脫然高舉良未易也閒暇無事輒與陶子千俯仰憑弔徙左璧咸士稱拔長兄詩文讀之竊謂詩品人品自當與陶徵士並傳陶詩已傳而長兄之詩猶有所待命也如何咸士頗號知人頃謂長兄疎於接物恐長兄不負人人負長兄方在論交此非細故願兄採納其言而湖風景闌串駕東牽桃柳偏欹佳麗亞於其舊僕恨不且從一遊

而遨北走又事筆硯倦於章句又不能就幕為當代名公鉅卿掌書記有邀遊之志而不能如兄擺落家計意欲附吳中勝友選刻制義與少有酬以為小兒饘粥之資既不受生徒羈絡則得以其暇擺脫從四方長者游益近大賢斯僕所願此事為名則不可明為衣食之慮固亦無害古人博徒賣漿何所不為顧其用心何如耳朋友相保永終實難咸士暨庚留以公義微不相服比吳歸後坦懷無閒此由長兄雅量調護包容不如是何以使吾黨負氣之士傾倒歸義廬山絕頂足以位置暨庚難與攀躋至於辭受取與之際應有由然斯管仲所以致嘆於鮑叔也往在姚中億有厭薄道學之說長兄真道學人能為此語然自是閒氣運衰盛由漢而下治不復古皆因苟就功利逢迎時務鄧庚留庚將無應受其責凡事極盛自難為繼六經既明而有吳新四書既出而有訓詁經義制科而有擠章道學實繁而有名士今之修飾邊幅號主壇席者皆名士也若并惡道學則不可矣區區由見誠不敢阿所好知有當於權度否也僕於癸亥九月客病幾死嘉禾鬢髮成白不意近者渡淮以北反覺精力可用間亦試之鞍騎與北方之果菽黍麥猶足相勝唯恨氣質秀清神采勿暢不足以稱其胸中之意必若去其固陋錄其個劾自非大賢其孰能勿遺之家世行畧伏求

大加削正僕自度未能立身揚名恐先人遺訓將遂湮沒又晚得弱息徼天之幸萬一得遂長育且不及記祖宗之事病餘支枕稍為撰述亦以見僕之早遊山閔罔極之報私恨無窮也握手無日幸惟自愛

丞陵案星文氣自貫章法從楚昭王復國篇來　黃梨洲先生

此先生痛心之友故無賸言隱情　姜公銘識

答陶聖水書 甲戌　邵廷采

來書授以史事見推且欲執贄梨洲求師天下自周秦漢唐宋明古文源流正變一一詳詢無以塞其惠問之意誠哉學然後知不足也

廷采頃省聖水陶君足下君志古進取不安於時欲從當世之賢人君子遊意甚厚言必稱父師仁孝之情已已何已僕求友於里中蒙俊有志行者而難其人也今乃得之則何敢匿其芻蕘之千慮不一出以求正僕少違父祖教訓學問未加氣質卒難磨礱兼以遠際迍邅乍進乍退奄忽四十七載迄以無就至於文章一道

風罕專宗老師宿儒羅布天下不克負笈往事即如梨洲先生託處同邑亦未執贄年來益復放廢知交零落無所切劘得過日多自分永棄鄉黨不意辱承惠問過相推重私心疑足下之誑我何循背流俗之所謂清議而有取于此抑氣類所感取舍自持僕內愧雖非其人不敢不因吾子之望勉進于善吾子之賜于僕豈淺鮮哉僕十六歲從先君讀書喋見即私取馬氏通紀戲為編次立中山開平曹國諸傳先君覘視微哂若為弗知而不之責後遂貪閱綱目史記暨吾學從信憲章等書自覺性與史近十八十九兩歲抄綠明史無晝夜顏率俗儒聞見祗牿應試處以自堅先君即

世後學業益廢辛亥在係山傚史漢論贊著讀史百則友人見而啟曰未作紀傳而先論贊才方古人遠矣僕重為慫恿歸正遺稿先師忽又萎沒同門徐文亦夢先師曰先斯文理全未全未且教之讀易且日發遺書得采所業編成大鹜挽遂自閣筆以至于今夫文章有本有原況於史事尤非易至才如馬班亦賴家有賜書祿賜充斥交遊蔚俊到處逢迎繕書之手賓從滿座且備父子再世弟妹総出僅乃卒業今或不自度量取此自程學識未充形勢又逆雖勤奚濟唐宋大家惟歐陽公嘗為史稿吏部順宗實録外未見有作論者以年壽之不永傷之然韓公他文已自起衰紀俗

思復堂　書　九六　初集

蔚為唐宋諸儒首誠以其左右六經本原甚大故從祀兩廡天下宗師若蘇氏父子以文為道衆孟氏所云浩然之氣者尋歸之文不免從橫權術之雜惟其心術忠讜治體通達與從橫家相去千萬是以後先輝映光照藝林近世錢虞山侯商丘行己既已可歎矣口下筆故多旁皇牘傾文雖成家無得于身味旨淺薄立言之難從古如此梨洲尚有文案一編為四方所傳寫于文字之正變源流蓋已畧備近衛江蘇宋撫軍先生聘毘陵邵君子湘輯有明三百年文録訪遺鈎萃便可告成此君大江以南人望必能精于取舍可為法式不須如僕寡聞渺見掛一漏萬泚筆縷〻為此也

足下既志古不安于時務追古之立言者體則根於道學用則揆諸世務雖未即實見之行事亦必能口誦而心運之然後發之於文精微而弘博剴切而開明今來教所云高自位置及張作解事者其人大抵厭薄道學簡遺世務者也氣運之不返久矣四十年以來後生不獲接先民矩矱恥為淳樸競為輕剽佛老之後將獲総以申商之禍戢山劉子嘗言之流瀝今蓋憖其一二老成尚在者僅於荒裔轉習圓熟以取容時俊傚慕無自識論俱空舉世皆然何獨一鄉一邑有志之士以憫憂世道為意不足屑〻與之較量但使舊人遺老操尺寸之柄示以趨尚十年之內此習又將

思復堂　書　九七　初集

自變且吾越中自文成王子倡明絶學橫山緒山龍谿彭山諸述踪土洎于劉子集諸儒之成流風餘思至今未歇以故後生稍有知識尚多激發孟子稱私淑諸人其人不必過於後人要其綿〻延〻尋已墜之緒于千百之什一不可謂之無功而天未喪文應有傑者起當斯任膺可高自位置不急引進事圖有前不必承〻祖父受之師後不能私之于若孫而求之弟子若一人而前後之貴交迫則其樂誠大焉然古人于此不以為樂而方以為憂〻夫吾之行未成德未立終其身氣〻若無所歸無與副前後之望而以傳之師者發之弟子也是二樂者兩通之兩失之其可乎足

下能自得師無以求師之萬而漫于執贄類乎的然隨巷與大衆公周行天下所得孰多古人既而著書非關世道决不苟作故凡內之不足而假于外道之不勤而爭于文此在先哲有以為恥者不可與文士言也僕欲足下不以文士自限又懼無以答足下之意故敢述向之聞于師者為足下告要之於僕之身固無所得足下得無笑其言之失實已乎

開闔甚大如長河巨江滔滔混混而來　弟咸甫

入家之文倪載房

與人索米書甲戍

邵廷采

僕幸附邑里行徵能薄以蒲讀為耕農無少休舍家無四壁寄孥或叢歲入不足以聨朝夕少遣出闢未艾而哀兩子皆幼正在就傅自頗頗與世俗不相宜而心希古人好效顰其著述坐是日益困落計其家貲豐年猶長歎也比又為先塋凌削赴控慈水者一年不克訟而歸遁念蓋祖宗姚中諸賢皆以此事為僕恨伏惟其君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雖潛居里門實能佐當事者推惠窮困姚中兩歲大水稻蟹不遺賴前郡侯李公呼號拯救古汲長孺之義何以加茲公之於越也不啻父生而師教也其於吾姚也緊起死人肉白骨也俗薄風漓不樂道人之善當事者愛養如此猶或愛憎各立而清議在天下私恩在姚與越之民豈有誣焉當此時君曾捐千金通糴與邑之貧者其於李公不可謂無助而於姚民不可謂無德古人之所難而君能之去冬又聞遣紀綱航海至甌買米遇風漂沒數百石則君之汲汲於賙貧卹饑真不倦者僕神宇未暢言論風采不足以動人然胸中頗含蓄留意古今之事擬之於先民誠不足比數若猶自近時而論此亦姚中所希矣而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戶執可貧不可賤之說而不以告情於賢豪長者之前亦見其果於自賊薄於與人諒而不可為也古之童子尚有

滅費更炊因熱為耻僕豈不明斯義顧維天生才常困於所限如

僕者有嘗當世之志而內不能晦其一身一家大為俳儒所笑士

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君誠未嘗知僕ゝ不可不謂之知君則

亦知已之一道矣昔曹丘生嘗謂季布以為得黄金百不如得布

一諾僕與足下皆楚人今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距

僕之深也布喜延入厚禮之今君之賢不過季布而僕之才不如

曹丘惟是大鄭所閑不苟依附至于推揚義問三年之內寤寐致

佇未之有忘若必三及門而不通嚴于見距道路之口必有疑足

下好義第為豪舉名高而簡遺朴諒之士未免為大德之一累豈

東後掌　書　初集

不惜哉古者誅取予然諾急人之厄乃至魏其灌仲孺之徒皆爭

禮士ゝ在己之左愈貧賤愈益加敬雖非聖賢至中之執要與當

世之覷ゝ安能自足者相去千萬以足下虛心高識宜何所取舍

也

京經錄史出其胸中可聚米為山乃不免索米耶滿釜泉清游

魚忽笑陶潁叔

屈彊排斥處不讓韓公第越先

與門人書

邵廷采

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好行小慧終累大德是以朝廷之上左史記

言右史記動下逮寒士何獨不然況足下天性本自沉厚江村同

堂二載私心歎羡以為吾所不如期許過望此時邈乎其容闇之

不動雖後鶴立雞群微有執滯之病三載以來大蘄大加于舊器

識稍減于前病又似不在執滯而在游移矣吾所為欲亟進一言

者此也夫沉疴久則藥石莫前習氣深則忠良難進立談之頃未

可責人以正言泛應之時亦當力求其有主謂宜亟返初服豫養

公輔之威儀日近端人後就聖賢之規矩一切馳馬試劍六博蹴

惠後堂　書

鞠等事雖係游藝之末終非吾黨所宜勿與世浮沉從流忘反

留碩果之實閑風會之先深山窮谷之中自有聲應氣求之侶大

閑着眼緊立脚步一言一動必以尊公為師失之自鮮矣又飲酒

溫克昔人所難口角輕颺最易敗德賓筵抑戒之詩一日之中不

可不什伯思也末俗奢靡裘馬之麗無復加勝後生習見以為當

默老儒驟驚自覺慚赧不知飢饉流離田廬漂沒寡婦泣慕孤子

號天日者自揚之徐七百餘里道路之間大略如是加以催科轍

朴一部鼓吹之下百姓何求不得平時弗知稼穡艱難異日何以

驟居民上此誠立身成敗之本家運浮薄之基不可不審也

後友人書

邵廷采

病寝寧神。生死事大。功夫覺有進處。而凡俗情喃喃。滿紙難了。廼亂人意非益我也。劉傳教正。出于虛公。然事關學術。不得不辨。天下最患是非黑白淆從紫混。以致人心不正。世道不平。如近世之三教紹聖之調停。南宋之和議。中于心術。而治亂從之。陽明之學為二溪周陶桐沿多弊。佛氏遂入而鼓其熾。今之攻陽明者。無得于中。專藉先賢標榜取勝。固非天下真學人。乃餘人猶沿流守舊。妄以心意知物四無為宗主。而所為真陽明者失矣。足下之好陽明。得無彈公之書龍矣乎。蕺山之世。教衰學微。雖其門人亦罕獨信。天下或以陽明為佛氏。或以佛氏為陽明。故如蕺山忠憤正直。而于深辨學術處。則獨承之以謙。守之以平。使其義明其旨不失。而我無過于先賢斯已矣。要之明儒雖衆。必推王劉為一代程朱。王近明道。劉近晦菴。而功勲節義過之。朱王之學。得劉而流弊始清。精微乃見。凡不見蕺山全書。未識其學之醇乎醇而集大成者。是以極言而公辨之。

忠復堂書

請建蕺山書院公啓

邵廷采

伏見郡城蕺山劉先生者。性成忠孝。學述孔曾。立朝則犯顏直諫。臨難則伏節死義。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詣力精邃。揭慎獨之旨。養未發之中。剛理不爽秋毫。論事必根誠意。固晦菴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若其正命而終。尤見全歸之善。死非傷勇。何從容慷慨。爭易難道。集大成。總王振金聲。俱條貫。海內稱之曰。子來者仰之如山。特其全書藏在子孫。未經刊布。知其學者絕少。撮其語者無多。若不大為表章。何以發菡微與。又越中人才蔚起。皆籍先賢講學之功。宋時和靖新安。先後昌明斯地。自有明一朝而論。

忠復堂啓

始則天泉之倡和。卒有蕺山之信從。洛閩以來。于斯為盛。後生口喙。時復津津。餘韵猶存。流風未泯。前郡侯李公鐸。曾重脩五雲陽明書院。奉安朱王二賢神主。而蕺山未有專祠。且古小學舊為蕺人講所。今堂宇圮壞。學會不舉。豪强占侵。人心伊鬱。恭遇某公。潛心聖學。緬想羣賢。引見遺裔。徵求卷籍。俯仰憑眺。綽有餘情。議毀溪祠。更建書院。誠千秋之盛業。闔郡之崇觀。于功令所不講之條。急教化所必先之務。按之典禮。咸謂允宜。敬請諏日召工。經始營度。俾奐鄰片石。特表西山叔子高蹤。並碑峴首。即落成之日。猝講學之期。大振儒風。弘獎來學。主持文翁治蜀辟陋改觀安定教湖弟子日進已哉

代歸德胡明府徵文啟　邵廷采

蓋聞洛水流符。爰錫龜文之寶。汾河効冊。重脩虎觀之書。聚五星于奎纏。知非人力。發二酉之秘笈。鸞奉天章。文運必百年而興。人才匪異代之借。故夜光寶氣。維什襲以作名山之藏。而天女支機。亦秉槎而達人間之市。維茲宋郡。舊號平臺。上應心分。大火煥文明之象。西躔嵩嶽。降神生王國之禎。元鳥至而天乙長祥。六鷁飛而茲父啟瑞。旗回熒惑。舞散桑林。傳考父之銘。孔氏之斯文弗替。讀相如之賦。孝王之遺獻猶存。燦然經術之林。邈矣諸家之學。植少傅之尚書章句。世乎焉典。鸞郴丁將軍之大易。徵言授之梁丘。施孟十三而徙之。瑞江郎藻。六代之花。四歲而知神氣之殊。縣予命興宗之。於今為盛。根古如斯。其承乏守臣。得交國士。擬梁園之秀。啟杙桃李于公門。萃洛下之英。慮曬芝蘭于芳渚。歷七年之課試。既彈琴而見高山。知平日之揣摩。益引商而雜流徵。倒黃河之水。足斷韓潮。挹芒碭之雲。皆成龍采。凡茲高等。共故巾箱。稽手校讐。媿比汝南之月旦。賞心剞劂。貪看冀兆之騏驎。懸諸國門。期一字之不易。上諸天祿。定三載以為斯。謹啟

典核難移。陳言務去。　張夢符

前上慈谿方明府啟　癸酉　公諱允猷福建舉人　邵廷采

竊釆世貫姚江。先人塋慈家。繁紹郡。寄籍桐邑。在泮二十五年矣。足未登長吏之庭。日記數千百言。口嚅需當事之間。上無寸椽。下無塊土。窮年坐贖。曾祖以下。僅有同祖兩弟。今去其一。四世二身。貧而兼病。零丁不堪。妻挈旅棲會稽。先人時祀。未有所屬。憂心如焚。寤寐涕泗。食口十餘。獨藉硯田。一日卧病。十口無依。䜣塋治下太平湖陽。係釆曾祖。年二十四。早殁。曾祖母翁。鞍形壞。面植遺腹以迄於成立。祖父及祖母封。肤活。親節孝並烈。炳載邑乘。山共六畝。四契。田共二畝。二契。祖父兩世渾厚素封。烝豚而祭。拜奠成禮。

洎於釆身。流離遷播。不獲時至墓下。清明日。遣弟以一盂麥飯。泣洒墓碣。隻雞勺酒。尚不能具。以是積為鄉人所欺。耽耽而視。巽吞穴道。庚午冬。其等伺釆試不利。肆伐坟西巨蔭二百餘株。值前貫師臺去任。未經讞結。其等復抗法慘掘。山岡盡赤。子父男女舉家劇病。迭起迭卧。卒殞弟命。今年癸酉。其等瞯釆試又不利。稔釆怯懦。竟用妻棺盜厝。率衆大斫坟東蔭木。直至圍墻。驚拜墓下。咽淚吞聲。行道傷嗟。鬼神號慟。為人孫子。誰無祖宗。而至斯極。用是去謀生之路。决萬死之途。冒雨戴星。躬負襆被。搏顙奔控。師臺一視同仁。憐其先人。而澤及朽骨。釆自今以往。至死之年。皆出師臺之

賜也。若曰功令歲終。例宜停訟。此不過田土細事耳。則奸宄之徒
將采寬政而益橫。采死本不足惜。其如九原之下。魂魄何依。師臺
衆人之母也。寧忍使赤子離母之懷。而訴其哀楚。于祖父母。我到
慈來。會使節在郡。伏候至今。斧資告竭。欲返姚肆業。上無以對祖
宗。欲羈守臺前。下無以活妻孥。伏祈師臺俯念哀情。嚴拘立讞。如
非平室義井反坐。得于旬日賜勘。使先塋獲保。藐孤息肩。不勝幸
甚。

立髮摧肝有揜有淚　昂援一

後上慈谿方明府啟　甲戌　邵廷采

去年月日。以盜葬盜蔭事。具控其等到臺。上為百年遺骨。下關一
家生命。情窮理極。呼天呼父。萬不得已。顧此柔靡。豈能健訟。重蒙
師臺培造。諭以尚宜讀書。感激涕泣。血與淚并。星夜負擔。往來寧
紹二郡。凡四閱月。進無懷資之利。退有焚次之虞。所有左右坟隣。
為廟僧道。及骨山人。悉其等三姓宗戚。處心積慮。非朝伊夕。姚越
親朋。為采涕泣。宗族為采飲恨。然皆以郡界懸遠。未能裹糧跋涉。
就覲師臺座下。為采一言。師臺至廉且平。仁聲冠於浙東。寒廬下
士。敬守功令。無論力所不能。誠不欲以左右之先容。縉紳之牋牘。

上塵大賢之聽。下隳一身之守。是以惡勢紛紜。譸張為幻。日甚一
日。雖效包胥之哭。卒無同袍之師。其月日。大庭質對。其手出偽契。
揑造鍾文甡兄名。在順治十三年。賣出采曾祖坟塋原契。係鍾總
陞賣出。在天啟七年。前後越三十載。何緣坟西蔭木與穴上者合
抱無異。其向前盜蔭。已將木本盡掘。冀滅其迹。蓋無青山一片可
驗。況原賣與邵氏者為鍾。為邵氏骨山者亦鍾。偽勢私相授受者
亦鍾。一姓串挽。線索在手。指亂塊以為埋石。飾土穴以為留坟。熒
惑道路。動搖清議。而其ゝ凶狡尤甚。指揮決勝。不可僂遲。幸蒙師
臺面諭即勘。誠哉寃慘。非勘不明。但采于身到慈。妻孥在越。並無

昆弟親戚賫粮相餉臨當之夕即與首拒張來振泝流西上熏砍
呼號稱貸以為登山騶從之犒塞還奇歐百無一應病妻弱子牽
衣啼泣告以待哺滿目蒼凉流離載道當事恩長孺之義里老傒
黔欸之吁內頑冢人潛馬渫下憂愁卧病相知就視或謂仇不戴
天冥剏復戕雖死不休或謂量力揆時知難而退左次无咎呻吟
涕泣伏枕而思祖墓自此告辭家門因之遂壞采半生苦吟未曾
開達年四十七鬢髮盡白駭人聞見人情貴少賤老雖抱區區朴
誠豈能自達長于十三始學制義其餘幼小益未可待回望姚江
桑梓已為客寓先塚遠在甬中魂氣若無不之祇餘夢寐可接伏

卧淹久未能赴勘惡黨高枕稱快必有以坐誣惧罪歸逋自寬為
古者所恃師臺作主天地父母矜其孤弱卹其疲病使奸宄之徒
少知歛戢不敢平戕墓道采身雖死亦可以告先人于九原倘惠
邀大德不即殞命得埋頭經史以延書香一綫令頭童齒豁者耆
揚氣吐少收桑榆之效以益東隅之失十年之內留此面目復上
先人丘墓與左右坟鄰歡然相見世世子孫保守無害必不以胔
骴相加皇天后土可為明鑒若其邵宗遂殄天道後還淚灑碧松
入土不化死為厲鬼亦當殺賊昔郭汾陽身兼將相功在社稷尚
不能保其先塋至如采者又何足道頑七庶人之孝與有土卿相

不同彼其所係有重于祖宗者忘身忘親反經合道若未膺一命
則由身以推本所生豈容忽忽古者仇有輕重成敗利鈍雖不可
科要之匪躬盡瘁必以死繼或不報於身則於子孫故齊襄復九
世之仇春秋義之今采雖內苦飢餓外迫饑饉加以未老而病然
尚有子可教先人口澤未亡潛德猶在所葬曾祖母翁固大司馬
見海公之孫佇孤亮節典程嬰杵臼為伍者也天苟欲存節孝雖
其曾孫不類當或扶持而安全之其等能洩地脉豈能遂逆天意
哉采幼處不造坎坷未遇然生平自命不肯後人尚思專意為古
文詞遠窺班馬之堂近探韓歐之室師臺不以爵非擯之門墻之

外使得隨陪閒讌翻卷卧聽未必不少有裨益倘更闗邦家興廢
與禮考究亦欲虛心諏度集成一編以附稗史之末血氣稍平旬
日就勘又值農忙停訟不敢固請惟冀師臺無忘教以讀書之訓
始終培溉召見內署少解大庭威嚴使采得盡向隅之泣斯窆厚
幸若以形迹為嫌師生道隔則乞於呈詞內票秋成勘審起死肉
骨御感無極如使百年遺殖發于采身穴胸斷頭死不足贖此後
子孫不敢到山更無見天之日臨除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鄒陽辨謗李密陳情堪與並讀 王子如

復韋明府啓 諱鍾藻黄岡人丁巳舉人

邵廷采

伏以天開聖學循良隆文教之修地近賢關黨塾佐上庠之美事(義學設虞鄉祠)不妨於分任道有貴於振興佇沐弦歌想聞風采恭惟師臺門下凰翔麟步玉粹金剛傾江漢之洪波流清蕙水移赤岡之明月照映秘閣武傳合肥之威文有元成之器自貴臨于姚邑乃方值乎無年如慈母以哺流離更神君而懲盜賊德刑兼用時應和風養教並施心儀前哲經義治事遠宗安定之齋理學功名今溯陽明之室風流被于新典館餐爰訪舊人廷采願屢違時才難稱志自謂迂疏其甚未登謁于公庭名讀聖賢之書常有慙于獨寐惟是

近居接世耳食天泉傳習諸編寤寐興餐思復姚江書院之地頗教化之行自上如風草之相迎而道學之盛有時想濂伊之當日不謂大賢之至遂崇作聖之功舉楩楠杞梓之在門悉棫樸薪楢之近澤學以講重宜復季會月會之期性待少成兼循小學大學之目總之師惟希聖何紛紛朱陸之異同道在證人(劉子有證人社)詎僅僅文章之工拙經史于集淹貫惟今喪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習民風之大並人心天理之微要歸當事之施行寧止書生之空論愧一得無芻蕘之獻深負門墻而先容非左右之人難忘知遇自砥所學指余影以為期共覩厥成如蘭芝之俱化

學校論上

邵廷采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于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于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卿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于司徒遂升其秀以上于學而又為之小胥大胥小學正大學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洒掃進退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血氣所以教之之術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于學

為國家天下之理無不由于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于一周衰先王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臏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為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為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為之師者莊荀而為之具者陰符鈐略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洸洋遊談于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黄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

其具亡而已宋熙寧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蘇軾議以為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廢曆國皆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遂不能有所施為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于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為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校則止為科目之徑而

已以科目為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尚而不意人心之偽即流伏于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歧為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漓有馬弔游湖混江諸戲賭忍者幼百唱千羣視晋宋六朝清談麈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真相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身名我與甘陵南北部黨人逕從彼漢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歲兩人條然各為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為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學而務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虛聲無所用而沉競消天下方有寔行真品而治化可興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日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邵廷采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予為是言無乃戾于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為講學者有為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睟有巻息有存之功于己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漑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于的然而日亡者我希矣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將亂則人必尚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尚行故治理清明元成後則尚言矣世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于王莽誦六蓺以文奸言卒成新篡宋真仁英時皆尚行至安石行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尚言二代者其明徵也道不可一

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貿ゝ以由而可安于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為由哉學者循ゝ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舜至湯ゝ至文王ゝ至孔子五百年之內見知聞知聞得數人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ゝ事非使人知之ゝ學其教顏曾中人以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唯老佛之為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逃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怪矣蕩焉泯焉守其空無以為忠信傅奕韓愈歐陽修諸人嘗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本欲窮其彌近理而大亂真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于幽深𢛳恍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旆以通吾之中壘于是高明之士爭務于知而憚苦于由始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辨嘵ゝ以迄于今不可解矣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擬其形迹然無着而不可捉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黃道周亦教學者先讀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早讀

宋儒書故劫長揠苗之病是即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今之講學者患在喜于語上而所以由之者蹶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于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厖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田孝秀徵辟舉察諸科期于實行實用雖然有得即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救者必以為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斷ゝ于朱陸之間紛孳于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為去名而實存也哉

作者之意忠呂陸之斥陽明也此王孝己被呂陸說例　今之學者皆知無善無惡三昧孔孟七子呂陸之大加也

史論歷年　　邵廷采

開闢以來起江南取北方統一天下自明太祖始天地無常勢聖人無常用鬼神無常主惟能養民致賢修德以俟天命則九州之內夫地而可王也豈必關中河內哉蓋自太祖稱吳國公傳十二世十六主六服中外罔不臣貢其後寄命强臣民懷其舊未忍離叛尚十有餘年德澤之結人心如此是以漢之亡也以巴蜀宋之亡也以閩粵明之亡也以滇黔天命所在荒陬殊域莫不竭忠殫節俗化之厚同于鄒魯要其創業垂統則居可見已故有天下者務教化以道民不以刑罰深仁以澤民不以小惠袵席以安民不以兵革太祖始承元敝用重典以悚息天下齊同風俗使民知三綱五常行之三十年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讓于是始革荒陋之俗復先王之教久之因而不改當時謀國大臣深思長慮者皆以為疑然惟其立法之本則一于愛民而嚴于核吏吏知畏死故不敢貪墨嗣主遵會典守成律亘百年間除天地之休運輕傜薄賦與民休息未嘗勤大兵士有廩官有祿民有業下及鰥寡孤獨癈疾驛站有養民輸糧者率以八分得免無隔年之征其里長無笞撻之辱士大夫重廉耻家居冠帛冠衣大布有致仕買田地至數百畝者鄉黨以為羞民生其間熙熙然安于樂生送死不知外事是以懷禮義之心崇退讓之行識上下之節明貞邪之分篤父母髮膚之愛當崇禎崩陷帝后升遐君臣夫婦同死社稷至賊敗西走小民多撤戶扉連車衡塞道務乘石以驅賊雖禍形于隆武而德洽于崇文政以義成帝王之世如秋夏豈非太祖之謂哉

蔡篤盛隆之化十未得一然已若神農虞夏矣　翦授一

史論 開國　　　　　　　　　　　　　　　　　邵廷采

昔周之至德三分有二猶服事殷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重民食祭賓及三恪天下歸仁明興雖以征伐定天下然任德不貳服人以信懷人以義褒善容愚顯忠遂良述其起自濠濮總師江左始奉滁陽以戮力後尊龍鳳以終身可謂法堯舜之公心行湯文之盛節者矣洎乎初下金陵禮葬福壽繼得安慶褒祀余闕危素有和州之謫劉炳受勿賀之命是以一時士習蒸然與起吳漢方強成敗未定然且莫不守君臣之分重去就之職韓成烈于紀信汪河比于洪皓花雲勇于秀實永安久于真卿其餘致命遂志之士張子明于光王樟之徒不可勝紀自三代以來新造之國忠臣義士未有若斯之衆者也至其禮遇降者恩澤尤厚歸德歸義並全宗族伯昇思齊祿廩終年君弼未至則歸其母以開誠國珍請降亦還其孥以示信斯則宣昭義問廣布德心過于漢唐之祖遠矣他若元都飲至特免獻俘崇禮有封海西進爵聖人御世一視同仁豈昂常因利乘便雄畧之辟可及乎

太祖重闢乾坤上天篤生誠非漢唐之祖所及跡其行事皆有指實非故阿所好也　壽隹峯

史論 功臣　　　　　　　　　　　　　　　　　邵廷采

漢明二祖皆以天授之畧際秦元之末整旅東南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旁求俊乂與之立功維時用人權將為急韓彭徐常並起隴畝得遭運會奉天明命建不世之勳成一統之尊偉哉非宋唐之所及也然而漢業垂成功臣葅醢明威已立勳舊成封撫厥由來見于用兵之始已秦載其暴豪傑并力海内同仇獨夫受誅西楚肆虐空國而鬬成敗為速非得信越畧不世出之士不能出奇制勝轉戰千里收成功于五載之間故漢興用人不次于奪自我天下已定而異姓俱起高帝日不暇給矣元制區夏兵德兼用百年之間民未愁怨政衰盜起久而後亡將無章邯之能敵非項羽之強太祖守江南布德修政養民後用得寸則寸以次攻取一時名將莫非純臣而跡弛詐力之士希馬是以徐常衛[illegible]卒伍積勞累日始為上將雍容弔伐式遵成算師克在和功成而安洵千載一時哉

理富詞清而一種渾穆之氣非承祚諸人所能到　塔將中謹識

史論名臣　　邵廷采

鄭曉稱高帝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既入太平始得陶安兵行所
至息馬論道陳遇聘于應天秦從龍起于鎮江戎簡來自句容至
金華開郡學延經術之士與相討議一時賢士彬彬至矣浙東人
才于是為盛帝夢想賢傑徵書四出大將胡李加意名德折節交
薦謀畧則劉基章溢文學則宋濂詹同循吏則方克勤吳履死事
則許瑗葉琛奉使則王禕吳雲議禮則陶凱協律則冷謙至洪武
之末而方孝孺以學行進葉伯巨鄭士利以直言顯其他若鮑恂
余銓力辭王命黃芸鄭濂惇行家庭察其由來所漸摩者漸矣孟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宋受命洎于明興
凡四百載中國之氣萃于東南宋氏雖亡餘教未替二三遺老守
濂洛關閩之緒相與講授高蹤嘉遯終身不仕方將紹明禮樂推
德三代著一王之符明聖統之尊應時而出生此王國王戴吳宋
並出金華隋有河汾元有金許皆儲才于易世之後而收其用豈
非天所以資大一統之君者乎

人才自古為難上帝生之太祖成之遂開一代之盛中指出金
許諸君子講授之功更為特識但俯仰今昔繼者何人不能不
于此三歎沈謙三

史論兵畧　　邵廷采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其出援永平也非為永平也以
誘景隆而殲之城下也其畧大同也非為大同也以誘景隆而殲
之道路也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敵不知所備也欲致吳傑則
下令散軍士敵不知所趨也縱南軍之降者使還或潛九地攻心
為上也遣輕騎掠濟沛焚軍糧而南京大震或動九天彭越反梁
地也直趨南京使鐵鉉等無所用其守也一出一入之間已成奇
正分合之勢故其言曰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又曰野戰易攻城難
百里之外勢不相及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屢敗不挫漢高帝以

下不及也夫善戰者之握兵猶蛟龍之得雲雨騰躍變化不可方
物敵逸能勞之而已常逸敵合能分之而已常合形之敵必從之
與之敵必取之所謂決機兩陣之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成祖之
謂也然則成祖之用兵與太祖同乎曰太祖用正者也成祖用奇
者也其才不同其勢亦不同太祖之時羣雄角立當深根固本以
圖進取其勢不得不正成祖以親王素有威望起事易而名為逆
知人心之不與也幸于速勝其勢不得不奇蓋善戰之才過其父
而規模不及遠矣即位以後三征漢北所任者特一將之事而經
國大業委之太子雖有萬里戰勝之威而近棄大寧固不如高皇

之設險善守也迨安南之役不思善後三遣張輔而三召卒棄交趾視沭英之留鎮雲南處置得宜竟何如也吾故曰成祖決機兩陣之間是為雄耳若夫天下大計謀國經久之猷不及太祖遠矣

取材於武子十三篇而以之論成祖確而當轉入太祖用駘宕筆如無縫天衣較才度勢抉出所以用正用奇之故前揚後抑非特論體當然而所短實有鑿〻可指非苛論也　孫南屏

史論伏節

邵廷采君

嘗讀遜國臣記未嘗不太息流涕也曰嗟乎秦政坑儒而後士子之禍未有烈于此時者也古之取國者或鄰敵或藩鎮或盜賊猶能褒錄忠義為百年自樹之計成祖起自親王未至易姓而斬刈殺伐殆徧天下禍延十族戮及祖宗舉太祖所不行于勝國者加之宗國三十年殺運何為至此極也噫有以知明運之不競矣明之亡于崇禎十七年天也蓋承太祖開國之烈總以仁宣不然成祖而殁必有揭竿而起者矣然自是以後主威過亢廠衛詔獄廷杖行為臣子者亦遂不自愛其名節而士氣幾盡由成祖之作

法涼也當王振之用事人未有不為王文者也幸而間有為劉球者必死矣嚴嵩之獨相人未有不為懋卿文華者也幸而間有為沈錬楊繼盛者必死矣魏忠賢之亂政人未有不為廣微呈秀者也幸而間有為楊漣左光斗者必死矣夫人才者生之自天養之自朝廷曠世而一盛者也明興〻養立教三十年來名臣良士幾後兩宋之舊一旦猝經內難並能臨大節而不挫使成祖念太祖作人之非易慰存矜恤以唐太宗之待王魏者待諸臣其不為王魏者聽其安于田野不強之仕如是則保全元氣者多而永樂二十年間之所用且取之不盡矣甚矣其不思也漢黨禁唐清流宋

同文之獄大抵多在末造未有開代之始空善類而絕其本根若斯之酷者後之人何恃守國庇我子孫黎民且身為天子與諸臣逞一日之忿爭而忘大計豈帝王之度耶宜一代之國勢人才遠不古若而其後迭有哲王則天地之氣運所留不拘于系類而輕奪繼世亦于此驗也

史論從七

邵廷采

史彬等二十二人有程嬰之才而不能為程嬰之事天耶人耶曰天人之際程濟知之矣當燕師未起濟即上奏不死而因必欲與天爭功仁者不為也且古有以一成一旅中興者惠宗非其人也社稷有奉生民有主乃宗廟者猶太祖之後則守吾義奉吾君而已且方孝孺諸人亦非有必死之志特迫于不得不死之勢而死非傷勇也以天下之大義言之惠宗可以無國二十二人可以無家而天地之間必不可以無君臣既不欲從方孝孺等而死又不欲從楊士奇等而生而節愈高心愈明道愈坦矣骸骨可歸不必

投鐵鉉之門也婦節可完不必入象奴之室也緇黨宗族可幸無累不必極瓜蔓之抄也彼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聚天下之正士而殲之而若臣乃製衣屨携方物躡蹻攜囊于荒烟魑魅之鄉出入萬里更閱三世卒致其君還大內返西山優游以善生藏死可謂非人所為可謂非天所為哉余嘗慨有明氏之天與前代異者有二惠宗之遜荒也英宗之復國也前此未之有也此其天亦可謂奇矣二君者豈逆知之故奪門之役石亨楊善貪天功者也順天而不貪功斯二十二人而已矣

天地有一日此文存一日余生平極服此二十二人曾為之歌

訶朱用輝

二十二人之中註侍左右者三人往來道路給辨資粮者六人其餘或散或亡想之君爾忘身則一也必欲寃其不能匡主中興持論未嘗不正然惠宗非其人也一句已斷定二十二人心事然後作結持論正而筆有微詞陶及甫

或有力駁此事之誣并與程濟其人不知何據借不得起亡者訂正今依吾學編信史存此論自記

史論列傳

邵廷采

帝王要道莫先至明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信哉太祖以信義撫方夏功伐巍然總於三代三十年之閒作禮樂定律例興學校易服色正官制卓然歆一代之良法然尼已自用闇于任人定罰則先李善長而後劉基御將則孕藍玉而薄傅友德命相則用江廣洋胡惟庸求言則繫葉伯巨輸鄭士利受遺用齊泰黃子澄此其所短也昔在漢時高平諸呂賈遺平勃文克七國乃留亞夫孝武屬霍光而燕蓋誅昭烈相諸葛而吳魏讋託孤之際得人尤不易哉

仁宗三代之賢君也其天資之美過于漢文宋仁誠得儒者之相開陳聖學以成其德治業所就當越漢唐遠矣惜斯時大臣皆不知學術立朝議事隨世所就建文之後氣節之士已盡況儒者乎於乎聖學不明而求王道之行吾未之前聞也以仁宗之賢而不遇王佐天後奪以年豈非斯民之不幸哉

宣宗英武明決博通治道有唐太宗之風而守法平恕本于實心不事紛更則仁宗之令子矣先儒論貞觀之治以為無雌麟之意故不若三代宣宗承二祖積威之後耕武休兵慎選守令省官節用專務養民吏多得人明治之盛稱仁宣焉又能收養人才易世

之後遺教未墜賢能為用是以遺國大變猶得累葉而安父子僅以十年未覩厥成百世而下尚有餘憾蓋古治日常少信哉馬晉允言楊暄馬士權皆義士也而暄之智勝使得任御史給事必能直言極諫為國名臣聖人立賢無方豈必遺一漆工哉若英宗待袁彬反薄于王根沙漠一載南宮七年行事猶齬可謂迷復天順之際特有李賢方成朝廷而譴責屢加未稱明良君子以是知英宗之不英也

史論列傳　邵廷采

明自太祖誕膺成命三十餘年旋經遜國之禍又四十年潰師土木而中外其安以仁宣之澤在人而委任賢能消患非常則景帝功也景泰天順成化三世與民休息閭閻寧樂至於孝宗還陳無事號稱全盛帝以恭儉慈孝之德體承列聖力行三年之喪論道親儒不涵聲色優接臣下致其歡欣萬安劉吉既去前所擯逐無不登用中正滿朝直言遜容其時腹心股肱如劉大夏戴珊等造膝密陳惟以軍民多不獲所天下未即太平為念仁心發于至誠非有所希傚古昔而然比于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治象似遠過之

惰歷年不永儲宮冲逸豫教未成升遐之後遺劉瑾衰豪江彬諸變而海內不搖識為故皇固可以遠紹唐虞三代之心法乎明室之盛至神宗而極而亂亡之本實基之此其當漢元成唐開元時乎自英憲孝武以來外攘內救日不暇給世宗時倭人屢犯東南俺答寇大為邊患至王崇古封貢之說行而畢于保塞加以戚繼光李成梁禦侮多才九邊之間數十年無事中原殷富盜賊不起神宗適承其運西平寧夏南置遵義兵威所及不勞餘力遂志驕氣惰蕩拱深居貪吏作于下而君不知直言陳于下而上不覺政權墮廢武備日弛自古未有罷朝三十餘年君臣隔絕如

此者也于是耄期黷貨頻使四出所在紛擾民心愁怨甚于青苗公田之害朝無正臣東林諸君子爭勵名節憤而為激漢之亡也黨禁烈而張角之亂與明之亡也三案爭而徐鴻儒王好賢之妖術乘之以起禍本相尋古今一轍崇極而圯固神宗蓄成之哉光宗居東宮夙有令聞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覩其即位以後不怨鄭妃益孝友天性然也顧以質稟孱弱講學日淺未明于帝王大節當外縱方張內憂彌痛不能枕戈泣血衰墨從戎而內寵蠱惑竟在諒諳之際遂隕厥命嗣主冲齡太阿下移雖天之亡明亦帝有以自取之矣

史論十五

思陵沉毅有斷不邇聲色當魏忠賢誅移國祚幾不免禍帝以潛德克處其間踐位之日恭默而平大憝天下稱明焉遭值神熹離渙之後國氣未復天災人害于斯迭作卒死社稷得古今之正漢唐以來未有憂勤亡國若斯之不幸也然性頗褊忌賢奸雜進無所倚向直言忤聽主勢日孤練兵權食虞置乖舛迄無成效及大盜已逼惟令內侍分守九門諸臣盡亡國之臣其如不能奪宦官之信何哉嘗覧李自成移檄未嘗不為之酸鼻傳曰無于水鑑當于人鑑有天下者取鑑于敵其得失亦較然矣

上下兩篇徵實發揮其筆似班孟堅　李天山

史論列傳

邵廷采

王禕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其明興一人乎三百年國祚基于此矣觀詩書三代之際大臣告誡未嘗不以享國長久承天道順人心為言禕推見至隱欲太祖遠法周漢省刑薄賦可為愛君之至所見者大方帝新立虛懷聽受雖未能盡用禕言固嘉納之殘仿日久沒蔑其初矣禁居昇所奏衛夫禕也然竟以得罪悲哉論者方武寧于韓信夫信奇才耳武寧王者之將也信之用兵以奇勝歷下之戰使漢負不義名於天下武寧全師所至義聲昭然自破鎮江入蘇州平大都民皆不知有兵仁人無敵雖湯武之師

史論十六

何加焉陳建言三代以後唯漢明得天下為正然漢未得全為順者非獨二祖擒正不同亦由所任之人忠信材力異也武寧首建屯田不極兵力深得大臣為國之體又軍中械送德源明為人臣不敢專誅雖天性忠謹其亦學道之力有過人者勞謙君子有終武寧當之無愧矣

常遇春傅友德勝略絕世稱二虎將志不矜用委身真主其器識深矣世偁遇春率多其勇悍善戰大過春表薦任亮義釋尹堅樂於聽諫有國士之風功業未終天奪之速惜哉

何真保衆東莞起事以正信明義立遂雄粵東遭值明漢之爭江

南多事真不效任囂教尉佗之策願從竇融歸漢之誠列爵盟府身名俱榮可謂智士歸國之後胡藍黨獄功臣危矣然真且雍容朝右二十一年敬共明威於乎賢哉

正統之末于謙治內郭登治外景帝不惑羣議委任二人天下之不亡誰之力哉栲栳山之戰登以少擊衆倉卒不懾有丹綸之風故能以孤軍力守危疆為國長城其所施設論奏終明之世前後諸將未有能過之者才大任小竟不得盡其志固時為之也

薛公處天順初其勢不容不去不去則岳季方之禍必移於公矣

自金履祥許謙以後七十餘載聖學失傳公奮起三晉守官守道確乎不易以出處去就實其所知所以河東之學傳之二百年不濫諸儒口實則為一代從祀之首宜哉 此則係臨終前一日改正

思復堂　史論十七

馬文升稱明家賢相商公第一楊士奇李賢皆不及焉憶使公少委蛇于汪萬之間如李東陽得留不去於國家豈不陰有所補哉而公不以彼易此者可以見其去就矣觀其對懷恩之言義勇奮發諸奏疏侃〻有大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商公當之矣

劉大夏以經國之才濟忠貞之節納約自牖不喜功名美哉夏商之名宰相也雖不以相實有相業當劉健李東陽謝遷備員論道號稱明良然皆〻〻未有奇勳而大夏之名爛焉戴珊清慎卒死

此官彼其依日月之光結主知不啻家人豈不以忠哉使二人而受遺輔武宗雖韓魏公歐陽脩之風何有加焉

梁儲力扶亂主依〻不去因勢合變紀君之顛幾死者數矣然卒以見廢社稷危而後安當此時儲豈知有身哉以嚴嵩之得君擅威福而徐階以不畏不亢之身隱處其間卒抱其忠而仆之消患于頃刻密機默斷斯足多矣在世宗時用其愚在穆宗時用其智賴以克濟得老氏之精其天資詳審沉密蓋有過人者與

楊漣以一給事有安國功明世受遺定策未有如漣之可觀者使得假生殺之權兼治宮府宦官不足慮也惜光宗識漣于衆人之中而不能重用漣感先帝之一顧義無引避值忠賢猖獗已有沈毅其勢不得不力爭漣既死而國亦從之矣夫定國是者[illegible]患乃克有濟漣之才節並於于謙毋與庸碌者流同類而輕議之也

思復堂　史論十八

其節短其致曲其氣疎以簪神司馬而非貌司馬　諸卓山

瞍論

邵廷采

舜之天下堯與之乎曰非堯與之天與之乎曰非天與之然則堯與之曰鼓瞍與之也胡言乎鼓瞍與之曰非鼓瞍不能與之有說乎曰有孟子稱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然禹非匹夫也世爲崇伯矣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鯀之罪在方命圮族陻洪水逆其性而已九載績用弗成可謂之無成不可謂之無勞于天下也國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禹之父非瞍比也故邁迹自身起側微受天下獨有舜々之德無以加于孝而成舜之孝者瞍也十二州之內其爲孝子亦多矣還以孝子而畀天下則人之心有所不服惟舜則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四岳九官十二牧交口稱道無異詞以及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咸曰國有大孝真吾君矣堯孝者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百姓昭明萬邦協和是其孝之光四表格上下也故倦勤之日亟欲得孝子而受終禪天下焉舜生知之聖由仁義行凡其自升聞後陟位總師堯五十載極于地平天成鳳凰儀舜之化非有所爲而致獨以不順于父母不可爲人爲已憂耳至盡事親之道而瞍底豫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則和氣充塞四方風動三苗分北矣其敷文德而來有苗也由瞍之允若始也觀益贊于禹而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則知瞍之允若有難于格苗者惟天下之人羣以苗視舜父而舜則以聖視其父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其即舜于田號泣之心乎天下未有無父之人可以君天下者周之東遷復四五百年如綫不絶賴宜臼傳一詩爲之定其位而延其祚舜至孝而非瞍天下蔑由見其孝文王至忠而非受天下蔑由見其忠聖人之忠孝莫因所值加損然而天下羣見之者則不幸有以成之也昌黎之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舜之于瞍也亦若是已矣抑余又有說焉春秋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即四岳之薦止稱父頑々者實頑不靈凝滯于物非色養如舜難以得其歡心耳所謂無違命前史當有據而云然則盛德必百世祀固舜與瞍共之也象之傲亦止狎于不順習與性成非必有忍殺其兄之大惡後封有庳而君國子民與朱之虞賓在位同在帝舜光天之下則二人之傲固非有播惡于朝野如共工驩兜爲者不然使象不安其兄而與朱協忝戎出于後世祿父管蔡之悖則舜雖不能以義割恩而第云明德懿親負文祖神宗付託之重載後世以孝而得天下鮮矣以不孝而失天下往々是焉漢昌邑宋光宗之廢是也知不孝之所以失則知孝之所以得而大孝受命不舜若者無瞍之父以成之也故非瞍不能以天下與舜吾說采不誣也

李園殺黃歇論上

邵廷釆

黃歇之死禍由已作歇為楚相而以有娠之妾進王則欺君也嗟哉君則雖欺未知天之不可欺而歇之得禍在此矣當日李園使其妹說于歇前曰王老而乏嗣妾則有娠而人莫知若以妾進于王幸而生子則君之子為王矣園言至此歇則邪心頓起而貪子之為王未知子為王而及乃及于身矣園恐歇言之不謹而致事露頓交棄心刺殺歇于棘門之下而盡滅其家嗟乎亡楚國者園也滅黃歇者亦園也斷以三尺法寸磔以謝楚之先王亦不為過至黃歇受人託孤寄命為國重臣早能裁以大義雖百李園凡輩何足為患歇既包藏禍心傾移國祚則其罪百倍于園不死國法而即死園手天固巧于報之以泄其毒萬世清議歸獄于歇園又不足論也

李園殺黃歇論下

邵廷釆

黃歇之被死于李園畢由自作蓋歇為重臣知王老而無嗣不廣選良家女倫嬪嬙以求嗣續而以已妾進王園已賣矣況又知其任身而故進之乎當園之使妹說歇園自為富貴計非為歇計也進園之富貴成而計遂則于歇之身家乎何有園何險而歇何愚也夫身居相位託孤寄命大節不奪軍國重事一切 哉之以義園之陰謀焉能至于我前哉惟歇向包藏禍心欲棄抱園此意早為小人女子所竊故妾之言得至歇前正合歇風心耳嗟乎歇欲盡得楚國乃至反失其身盡赤其族定有鬼神指使其間誘殺棘門園天之巧于報亂臣若歇之大義正則園之逆謀不行然則園又何足論哉

交趾議

邵廷釆

交趾之議孰為是曰張輔之議為是交趾自漢唐以來世為郡縣皆有名臣治之非如雲南至元始入中國其不可棄者一也宋氏不競始封安南將因其舊非已得而復棄今設官分牧垂二十年棄之適足損威不足示德其不可棄者二也楚莊王封夏徵舒後封陳是時罪在徵舒陳自有後今陳氏子孫已盡因交人之情復郡縣之制原非利其土地若云興滅繼絶不應封植黎利以自欺其不可棄者三也小醜陸梁兵連不解非兵不足用而賊不可滅也咎在將非其人張輔三平交趾已有明效及黎利之起則不遣輔而用他將所以屢敗柳升既死輔固在朝非無將也使輔復出則必能擒黎利其不可棄者四也勞三朝二十年之經營廢于一旦王者舉事為而無成何以示後其不可棄者五也堂堂天朝喪師失將而甘為城下之盟貽笑蠻方其不可棄者六也楊士奇楊榮之言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此尤為不知學者必若廻而論之則太伯始立句吳兩粵甌閩至漢武時乃闢自有天地風氣漸開聖王教化何為獨遺此一方民其不可棄者七也光武謝西域亦謂不開邊隙非衆已成之功漢棄珠厓唐棄維州皆末世事不足為法其不可棄者八也惜交趾初定之日張輔良將而黃福良吏也使輔得世守交趾死于正統十四年而佐以福漢唐之盛可復也若之何輔既不用福亦召還成祖既失之于初宣宗復成之于後棄中國士大夫于異域而君臣自鳴盛德則二楊諸人之過矣

俱有處分非空空論理之詞萬挍一

似漢人議馮奉世諸篇 金赤蓮

田賦畧

邵

粟米之征出于田力役之征從乎人井田不可復久矣得什一之意以取賦酌公旬之法以徵役令猶古也　租庸調三代以後之良法也楊炎變為兩稅其救弊非不善會朱泚之亂貨輕錢重賦不加而民增困或以咎炎天下所以無任事之人也　賦役二也合而征之民不堪令南北異宜丁并于田北弗便也南弗便之然而田之累滋矣　漢武之不為秦皇也以霍光承其後也霍光師文景者也　唐之分崩離析也由宇文融括羨田逃戶始也至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民安所措手足乎會昌大中間買賣不移

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依富戶為奴客于是逃亡日衆咸通所在盜起羊屬逃戶黄巢王仙芝嘯之以傾中原而唐遂亡矣　奪富人之田輸官與貧民父不能以得諸子君安能以令諸民乎使民與吏通財而欲無欺詐克難矣故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不可行也　重衆之外無生財其本在節易卦六十四有師節焉水入土中則田朕滙為澤則不溢節自上先不傷財不害民貪國可富弱國可强雖楊行密之于淮南也嘗用之矣將亡之國必更制賈似道之公田是也洪憲財者恒失民身于何有而況財乎度其後也自悔之悔之何嗟及矣　天地之不能

安于貧也兗貢織文青貢松石徐貢蠙珠揚貢包柚君人者安坐而有之易樂也堯舜五采作服天下文明允執其中如水之流而得節成湯接之不通不殖亦以建中于民故夏商之治號為忠質歷戰國至漢而敝化奢麗以蕩陵德其時董仲舒請損周文致用夏忠夫用忠師禹之克儉儉節道也能節則天地之氣留然後可以賦民役民而非厲痛乎蘇軾之言曰臣至村落訪問父老云豐年不如凶年凶年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求死不得每以夏麥既熟流民不敢歸鄉為人上者可不念此乎　明初有魚鱗圖黄册圖以田為主遣使者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

圓曲直書主名四至如魚鱗相比為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又掄殷戶糧丁多者為糧長部運至京往往得召見對稱旨或擢用其恤民寬課深厚之意如此然憤張士誠久不下遷怒吳民籍豪族田沒官而按其家私簿為稅額遂為三百年遺厲嘉靖中歐陽鐸撫南畿督十郡糧儲曰吾獨虞穩松常鎮賦當天下半即不充如國計何既而曰昔周文襄忱據田以行法吾當權法以補田乃計畝均徵比其輕重殊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令民歲以田出繇錢

雇役裁省郵置遊貲名徵一法于是糧雖不減而得均於平法井也人收也舍收而去井故在爾安得長留如忱如鋒為藉撫隨方淦汲王明並受其福也哉苟有聖君賢相畜然除去重課俾數郡之民與他省均被覆載豈惟上感天心亦明高廟神靈所亟悔而待其人補救者也萬曆七年張居正請蠲免帯徵錢糧報可八年又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詔曰所為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畫地利求增溢也時府州縣以丈量殿最清强忠愛之吏竭心奉職請方田法令明具人習步算而畝税均而貪墨罷軟假手吏胥苟以報完為事亦不少又豢交沽譽多饒貴勢苛貧弱山谷湖蕩之田歲妆下下槩以一則均之求其能奉明旨導恩意者什不一二焉迨崇禎末兵革囚緊驟加三餉民逃亡為盜賊東南財力既盡而山東西河南北之地雖欲征無可征者亟時忠國之士蒿目言之而上不寤也長國家者鑒于唐與明之亡其亦惕然知天命人心所依無事聚歛以剥民自取剥牀之害也哉

戶役累

邵廷采

古者井田之世死徙不出鄉是以風俗淳樸上下覲安自井田制壞始無定居六國既滅海内悉為郡縣民由此大遷秦戍長城漢徙豪傑實關中其後水旱路流盜賊蜂鈔元元囂然喪其所依惟刺史縣令賢則戶口倍增故曰民猶水也得土則安君為之土民不移矣　其使之也有道春秋奉時而作必書周禮使民任老事食壯食公旬豐年無過三日父母待養復其子孫並于用民之際慎矣哉　漢制算更二賦及口錢武帝時役民歲三日受役者年不出五十雖征伐四荒猶為輕乎自長安王莽赤眉之禍重以凉州董卓傕汜天下分崩民生其間無所摀蜀三國甫定迄于典午而大亂晉元遷國江表民之從而南者謂之僑人並取舊壤之名僑立州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多為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無課役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為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閲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時役使無節率覺離遷人人易處方鎮去官皆割兵仗為送多者至千餘家力入私門復資官稟布兵役既竭枉抑良人以相充補故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咸備成人之役役義熙中劉裕亦表依界土斷流寓多被并省元嘉時至課米人六十斛及蕭齊初民避力役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抱子并居

竟不編户公違土斷流亡不歸永明北伐瀕仍揚徐皆丁三取二
遠州悉令上米準行人五十斛而就役如故民生之困未有甚于
六朝者　唐制民年二十為丁十六為中六十為老太宗生聚至
永徽垂三十年户口總三百八十萬又百年天寶始如隋氏之數
元和遂止户百四十四萬什失其八又自開元政玩死邊戍者貫
籍不除王鉷以其隱課按籍責三十年租庸至德後富人丁多者
多方規避獨貧人丁在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著者百不四
五楊炎并租庸調為兩税庸錢已在税中至宣宗大中九年復立
差役薄是既税之又役之民挺走險其何足怪　宋制以衙前主

官物里正督租賦或聾運官物往往破產治平中京東有父子二
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寒餓遂自
縊而死又江南有嫁其祖母與母析居避役者又有溺田減户等
者神宗問内藏庫素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逾年不
得歸重傷之王安石倡議古者歛民賦以禄在田民不苦役而官
得人為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皆樂齊而役均今鄉户懼
差不顧保田訟一夫執役舉家失業品官家皆得賜復而細民重
困宜總州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随人户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
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户寺觀品官

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
分為水旱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
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為生吏無所施其巧舞其法便詔行之令
下之日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相慶第不正用雇直為額而
展歛三分備吏禄水旱之用有司乘此措克聚臣每以為言元祐
初司馬光為相欲罷其法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
胥緣為奸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
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

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復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以農民出錢難于出
力著令定差不願身充者聽自雇代而衙前重難如舊剗期五日
而免役之法悉罷追章惇作相復行免役紹聖南渡差雇雜用役
愈不均　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其貯里正一歲
之役長短相覆貲可三十萬自實其貲三等差定役籍衆割田公
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户升降貲告
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䵷羊釃酒籍里正以役新里正名
之曰義役約成頗為有司所持灌任以為必可行竟三十年俗大

歙洽時業適爲令悃之曰民識義吾有司之不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詔言當從民便不願者差役如故朱熹亦謂義役固善恐蹶之者不能皆善人則豪强把權役户反不得以安其業矣然則法無全善存乎其人卽户役一事可見也　明初人户以籍爲定户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兄弟出分及贅壻養子歸宗聽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户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凡役法以一里百户分十户各値一歲承徭役又五年充里長甲首其明年爲經催後遂用爲糧長皆起于

役與田賦不相及祗應禁子弓兵等俱以事民僉充不役富人凡額外科率錢一文僉役夫一名則上畢配流已而法中弛等論丁糧通計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自極大至極小遂亂見册按丁糧多寡以次填編不論里而畢下户得寬其後公私百費官不能辦乃復計直年里甲户丁分爲十二綱按月祗應曰値月府州縣官下至簿尉各以坊長値其衙凡官司外出賓旅經由夫馬供帳飲食畢取給百姓于是里甲與十甲均病矣其均徭部解上供金銀庫倉户收支皆有留難本境有驛站水夫馬匹而均徭病矣糧長兌糧本色有斛面折色有火耗初僉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迎鼓

既部運有馬匹鋪張餘吏胥需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病矣于是議行一條鞭法以爲輸甲十年上差出多易困不如條鞭每年續辦出少易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中民如限輸錢訖諸部運上金銀庫倉户斗給糧長秤頭斛面凡百役所供及諸遞運夫馬供官自支辦罷仿宋免役意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以上制可之乃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總合用銀派之名四差輸銀于官官給銀募人法初行民釋重負行之十餘年而法又弊前所役坊里長糧長猶其名罷其籍故在里長之供年經催

之部運實有不可已者其初法嚴令具將上下約首精神振勵後稍息矣銀錢入官非篤廉之吏不無消蝕卒有部派軍興必且陰陽其術別爲名項又山谷之民是官悍事雖條鞭行坊里祗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値月爲値日爾萬曆十年後里甲廢業與嘉靖中葉無異益以礦使四出閭里騷然西北窮民依食驛站崇禎初裁之以致盜起節小費而釀大患雖禍敗之原不盡由是然消之不絕流爲江河其始也節所不當節其究也自增所不當增事勢各殊而歸于欲財悖入之意同以知通達國體難矣固諸臣謀國之不詳亦不能爲賢主諱也

國計畧　　　　邵廷采

漢初接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田租十五稅一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屢赦天下田租三十稅一武帝患幣之輕始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筭舟車告緡錢費用無制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于是乃僅罷榷酤元帝用貢禹言詔

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予貧民罷角抵諸戲量減宮衛以寬徭役免諸官奴婢廩食衆塞代關東戍卒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然俗靡侈不以蓄聚為意至于哀平百姓貲富雖不及文景戶口滋盛矣光武有見于昆陽之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于武帝之奢故官以簡而當有懲于新莽之碎故賦以薄而贍當軍興糶費之後而身致富庶明帝即位民無橫徭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請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如飛龍章和惠養相仍壞土日闢及至桓靈營作盛于內西苑畔于外阿母常侍賞賜不貲遂開西邸賣官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人

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親着商賈服從宴飲為樂昭烈入蜀約事定府庫百物悉與士衆及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請鑄大錢令吏為官市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晉武不節物流倉庫女德無厭服玩相輝于是王武子石崇等役財夸尚物盛則衰司其宜也永寧初蜀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蕩陰返駕寒栊在御隻鷄以獻用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元帝渡江兵難屢作蘇峻既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粥之不售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人士競服練遂頓貴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乏空如此宋齊梁陳開國皆務省嗇隋文供御有故敝者隨

令補用更不改作江南初定給復十年又均田土立義倉海內皆饒于財楊廣反之民乃重困盜賊雲起然所在倉庫猶大充仞吏懼法莫肯出賑李密食洛口之粟以圖東都而長安永豐適為唐輿鉅橋之散在德厚薄不在貧富如隋者可以鑒矣

歷之授田以口分世業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至近古也自太宗力行仁義至于開元始政清明海內富安行千里不齎糧持尺兵其後妃御承恩賞賜無限視金帛如糞壤命姚思藝檢校進食一殽珍羞費中人十家之產由是祿山皆眄京室空矣肅宗行率貸籍富商右族十取其一諸道亦稅商賈贍軍第五琦請于江淮置租

脩使凡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税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裴冕建議給空名告身名人納錢兩京平又于閬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詔能賑貧乏者寵爵秩故事財賦歸左藏而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可禁琦為度支請皆歸大盈庫主以中宮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量多少德宗時天下戶口什亡七八所在宿重兵費廣悉倚辦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必擇通敏廉善之器司之

凡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出一言其官屬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前無敢嬉紿又以為丁口多則賦税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端見不稔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由是人戶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季年乃三百餘萬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及楊炎變主兩税法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借商茶筭之令出晏亦為炎所譖害議者寃馬德之初不隔精揚炎請出大盈內庫歸有司即日下詔從之生日不受四方貢獻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悉歸之度支天下欣然逆後轉務苟刻涇原兵反倉卒幸奉天猶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請盡出賜有功散小儲而成大儲不能用也及朱泚既平益屬意聚斂竟進裴延齡退贄末年至為宮市置白望終唐之世民窮斂繁馴至亡國

宋祖懲方鎮私擅財賦詔諸州金帛送闕下以文臣通判州事並置諸路轉運使利歸公上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初承吳蜀江南二漢平附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用度給足

役戶口歲增兵吏倍多百姓亦稍繁侈上下始困于財祥符天書一出宮觀賞賚無厭宋政于是少息仁宗明恕節道家之奉省土木之役約己以先天下西邊兵起議救冗費首自掖庭減皇后及宗婦郊祀半賜罷左藏月進一千二百緡會元昊稱臣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及增契丹歲遺共至八十萬乃稍徙邊兵還內地命包拯行河北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范鎮上言古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是以天下事卒不可為願令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然所建明神宗嗣位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

馬光言救災節用當始貴近可從王安石引常衮辭堂饌折之以
爲國用不足未得善理財者耳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周置
泉府之官以均變天下之財後世惟桑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
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而農
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並作號爲新法
古陂廢堰悉務修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增茶鹽之額設
措置河北便糴司多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天下騷然而
安石持冢宰掌邦計之說一以周禮行新法與三司分權凡歲賦
常貢方歸三司其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絶沒入之財皆歸朝廷

外則分建二司民間常賦酒稅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軍
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運入京師更立庫貯之
三司不得與焉于是天下之財始分爲二建炎軍興東南歲入不
滿千萬呂頤浩始創經制錢孟庾又創總制錢朱勝非增月樁錢
又有板帳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
六千餘萬緡半歸内藏而于時兩浙福建苦板帳江湖苦月樁葉
適條奏痛言其弊迄于宋亡曾莫之改於乎鹽鐵取之山澤酒酤
均輸舟車取之商賈稍奪以助經賦亦貴農摧末遺意後世既各
設名額取之是紛紛者復何爲哉然則安石之法固桑羊劉晏所
不道而月樁經制又安石所不道使剝民奉君汙吏利其便已也
而不去其籍曰吾有所受之也是誰階屬也
有明宗祿養兵脩于之費最鉅至郊賚歲幣視宋省矣洪武初山
西惟晉府一王祿米萬石嘉靖中至八十萬石他藩可知也初時
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中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八
倍之文職又可知也昔太祖閱内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
供蓄積爲天下用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成祖仁
宣躬慎儉德國用有餘至英宗邊患漸興用兵南方疲耗中國内
帑故備金十窖爲邊備景泰頗事浮浪以金葉金錢撒賜近侍取

其關笑英宗居南内聞之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往觀則
余且存唯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成化中太監梁芳常興用事
十窖俱罄上以責二監已而不悅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
與汝計者蓋指東宮言也孝宗初立馬文升首疏言愛民節用公
自内廷始請罷營造裁冗食革濫賜以蘇民困上躬親庶務勤于
講學優接下之禮戶部尚書韓文悉心釐畫漸除成化敝政是時
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縣實在官民田土共四百二十二
萬八千頃有奇戶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丁口五千三百三十三萬
有奇實征夏稅秋糧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自古罕盛焉正德

逆瑾用事政由賄成其後佞倖益雜增造軍器加織蘇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之飾窮極工麗又徧置皇莊跨州連邑于是中原盜起村落立堡自出師賞犒費太倉銀二百餘萬而上逛游無度不以國事為憲戶口賦稅由此㓕耗孝宗之業衰矣世宗總統天下拭目觀新政然喜崇道教宮觀齋醮費出無經重以北備俺荅南拒倭人時宰貪詐虛凋日甚穆宗即位問戶部京帑貯金幾何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見存糧支二年請崇儉約復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以北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可供一歲用後因邊庾

多事一變有客兵年例再變有土兵年例累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昔而所費數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前而所出幾倍于舊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請來朝覲度集衆思條議經久之策報可乃遣御史分行直省清查糧課御史亦無所施為惟將各省官儲悉行催解致天下庫藏空竭荒飢無備徒滋摟攘大學士張居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先耗矣昔漢昭承奢敝之後與民休息行之數年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節取之于自足之

中以厚下乎伏望敕崇儉樸為天下先勅吏部慎選守令牧養小民以守身端潔實心愛民者為考成最才能幹局為中而黜其貪汚濫茸者追贓發邊使自行輸非獨懲貪亦實邊之一助也又天下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索猶兼併賦役虐民內之官府造作使欺冒破各部寺在官錢糧浸無稽考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亟期釐正所遣御史宜令同京屯鹽之務但責成撫按以後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自居正沒後政歸叢脞礦稅之使四出風俗日益靡壞邊兵額增驕惰不任戰于是初加遼餉又加練餉上下困敝崇禎末年為戶部者束手無策以至于敗

農政畧　　邵廷采

甚貧之國可使富甚奢之俗可使儉甚貪之夫可使廉貴五穀而賤金玉則三者均得之　有君天下之權在于示天下以意貴粟之道在以粟為賞罰以粟賞罰則人知上意矣　秦之強也以耕戰也隋之富也以倉庾也未聞金玉可以富者梁臺城之餓可鑒已故五穀能致金玉金玉不能致五穀　文景之富以勸農蠲租庶王政之遺意乎孝武之大畧其于恭儉非不能也多欲累之也汲黯二言決之矣　追其悔也封丞相為富民侯則人知上意矣彼秦隋者瞠乎後矣　趙過為搜粟都尉令民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其處得穀常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從受之又教民無牛者以人輓犁自任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皆便代田用力少而致穀多　王延得其意教民牛耕以開九真之田　龔遂為渤海黃霸為潁川召信臣杜詩守南陽皆治陂田課耕收養雞豚種樹卹鰥寡貧窮獨孤皆有養然此士君子之道行于一國者也王丹者家居好施典周人之急歲時察其強力多收者携酒殽從勞之其惰者恥不能致丹無不力耕此行于一鄉者也　建安初關中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全寧企望思歸無以自業衞覬議以為鹽者

國之大寶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給歸者勤耕積穀于是關中豐實黃初中京兆太守顏斐以民無車牛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豢猪投貴賣以買牛後皇甫隆為敦煌俗不作耬犁及不知用水隆乃教之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　江南多水田宜秔稻也江北多高田宜菽麥粟也五種之入各有土矣宋太宗詔民雜殖以防水旱為利周矣　置農師襄農事本務也苟非其人徒滋擾矣宇文融亦勸農使也　早稻之種來自占城宋祥符四年始也穗長而無芒粒差小而不擇地而生今其利且徧于荊揚與日本之木棉同為萬世賴真宗愛民之心所致與　仁宗詔諸州旬上雨雪民流亡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自後亦如之後世朝耕尺籍募籍催科則愚者不來矣嘉祐中欲廢唐州為縣州守趙尚寬力爭言土曠可闢民稀可招而州不可廢得召信臣陂跡修復之溉田數萬頃盡為膏腴假牛犁種食以勞來歲餘流民自歸時患守令數易務有實課者增秩再任尚寬應詔為天下倡高試繼之亦以能勸課留再任焉　南宋立國百五十年高孝之澤也紹興招集農民歸業除其租立守令墾田殿最格縣具歸業民數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置籍以考之

孝宗尤加意勸農蠲課光寧以後衰矣明享國三百年高成仁
宣重農寬賦功也仁皇后之恤民女中堯舜未是有矣自成化中
置皇莊至正德而極則中官勳戚之為也皇有莊示天下私也天
子藏富于民者也孝宗抑私情而不予奪宰倖河間田有令名也
夫太祖設營田司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
多者倍之洪武二年春躬祀先農遂耕籍田于南郊皇后率內外
命婦蠶北郊自是歲以為常三年夏久不雨素服草屨詣山川壇
禱宿暴于日夜臥于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大雨沾足
四年興廣西水利修馬援所築興安故渠溉田萬頃又命工部遣
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
績用古者狹鄉得遷寬鄉意詔山西澤潞無田民就耕河北荒田
杭湖台溫蘇松諸郡無田民就耕淮南北滁和閑田皆蠲科繇給
鈔備農具二十七年課百姓種桑棗每里百戶種秋二畝三歲三
耕乃種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違者謫戍邊以
湖廣辰永寶衡之北宜桑而種者少命于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
其民大脩天下農田水利陂塘湖堰可蓄泄者悉修治亦毋得妄
興工役疲民二十八年命天下鄉置鼓遇農月晨擊鼓眾皆會及
時服田月且名京師父老諭以孝弟教行其勤政如此仁宗監國

時發官粟賑民及即位詔州縣水旱缺食即檢實蠲卹其流離
田荒者為豁除召別佃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時四
方奏報雨澤疏故貯通政司上官有欲送科者上曰祖宗所以令
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爾令貯科中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則徒勞州縣何益哉自今其亟封進朕親覽嘗誦
聶夷中鋤田日當午詩以教宣宗宣德五年張太后謁陵民老稚
滿車下太后顧謂上曰國家宜輕徭薄賦以存恤為務自古帝王
保有天下傳之子孫者惟能安民爾過道旁民家召老婦問所業
安否應對質樸如家人喜賜之鈔帛有進蔬食酒漿者親嘗之以
示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既還自陵道見耕者帝以數騎往視
從容咨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顧謂左右朕三舉已不勝勞況
常事此耶耕者初不知為帝既而驚悟羅拜呼萬歲命從至營人
賜鈔六十錠又念農民得所在賢守令諭吏部謹擇嘉靖初用科
臣夏言奏皇莊租均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起關閑
領禁中宦官僕毋得私出收受于是前弊盡革九年建先蠶壇于
北郊十年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召學士翟鑾等觀西苑收穫特建
無逸殿書周公無逸篇于壁神宗十三年春久不雨屏輦詣郊壇
躬禱諭輔臣曰亢旱為災雖朕不德亦以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

害上干天和耳自今慎選無忽復步還宮決旬大雨並萬曆初政
勤民者已尚有可觀焉也之名自晁錯議募民徙塞下始
也天下有不耕之田而始有屯趙充國之屯金城也以屯為戰者
也業祇任收之也許下也以屯供戰者也充國其近于王乎王者
不言戰伯國不慮貧　敵有人焉未可以戰則且屯且守以俟時
鄧艾羊祜之于吳蜀也自是而後籌軍食者無不講屯政矣民屯
須援之以力既而奪其田不可也兵屯須援之以時亟而吁之戰
不可也商屯善之善者也以其時聚力來而田常在官明開中之
法具矣葉淇膚士也變為收斯豈屯之意乎屯者貴得粟不貴得

金漕東南之粟以餉西北不終日之計也一夫橫于江淮斯大勢
去矣商屯不可恃經遠謀國其如兵民屯

倉貯畧

邵廷采

管子曰守國者守穀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六歲穰六
歲旱十二歲大飢聖人知天地之从先為之備周禮三十年之通
制用常有十年之蓄天子諸侯春秋補助下至公卿有祿咸取隊
食農人不待飢而後糴賑自巡行述職廢非田壞天下之民聽其
自生自死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雖蠲租賜復而貧弱
不與有心者無運世之柄第可隨時補救則積貯為急平糴之法
起李悝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使民無傷而農益勸莫如平糴所
謂任地力是也常平倉之法由耿壽昌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

少利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
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後世用之義倉之法自長孫平隋開皇中
奏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秋成量上中下戶勸輸粟麥委社
司收支歲飢以給社人取之民薄給之民近有常平以平價而又
有義倉以行賑唐貞觀中戴冑亦請行之廣惠倉之法始于宋嘉
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無鄉沒入戶絕田而募人耕收其租別為
倉貯之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王安石用事以常
平廣惠糴本為青苗錢蘇轍爭之司馬光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
小而壞常平之害尤大皆不聽社倉之法昉于宋乾道四年昉建

[illegible]阮浙東提舉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每年斂散取十二之息積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六百石以為社倉不復受息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亦行之明洪武元年詔天下府州縣立預備倉永樂宣德中南直巡撫周忱置濟農倉蘇松常各貯米三十萬石會是年夏旱盡出以賑猶不足忱與蘇州知府況鍾等謀三府故運糧百萬石貯南京倉給北京軍職月俸率六十致一石猶不可使彼受于此乎若米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節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且聞于朝從之明年又旱大發濟農米賑貸忱之力也弘治中都御史林俊請募民輸貸入粟補

散官贖罪為常平本又募民各以私主義倉義學義塚為三義詔州縣儲粟三年必周一年之餘計里積穀吏以其事最殿嘉靖中以州縣積穀無濟實用有然燬之者或以不可輕議變法為辭乃詔減其額然州縣大者猶數萬石小者數千石所在取盈有司作威生事反失濟民初意又斂散失時多致紅朽及當行賑非奏請不敢擅發隆慶初戶部奏免積穀不如額及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六人吏部以非正賦宜差別輕重折之甚力于是官民並以積穀為厲而積貯之政不可為矣靳學顏深甘士也隆慶五年巡撫山西上疏曰國家建都于燕北極窮邊更無郡縣守在強鄰雖有

[illegible][illegible]西秦勢不相及自京師南至江淮無名山大澤之限狹洛與國之資所恃為肱股腹心者惟河南山東江北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八府遇荒則走山東山東遇荒則走江北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往事甚驗之然所之術無他不過因民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張骨肉以繫其心而已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廒倉唐以前有洛口諸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隨地貯穀不專在京師令徐臨德州雖有官倉止為寄囤原無存積唐義倉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

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準正允額二十分取一以為社中歉賑極貧以次及中戶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諸下各省以唐宋斂散之法為則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飢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根本在此今之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而泉貨代之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時不能用論者惜焉

水利畧

邵廷采

天地之物能生人者皆能殺人數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過飽斯殺人矣玉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衒于市斯殺人矣火生人者也田而焚焉則殺木生人者也折而崩焉則殺由是言之天下之全利少矣禹之行水也歸之海而天下永寧禹行所無事也去其害則利興有其功則患作井可廢也田不可廢水利之事詳焉水利涇患不獨及于田土先受之有天下者天下為利有一國者一國為利記曰無曲防則天子之禁也滇山漂川並于西北用之一方也亦然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天地之氣脉通矣聖人之于水也臂指使之耳是以齊桓用管子請除五害先置水官西門不仁不引漳水以灌鄴旁秦鑿涇渠關中富強白公繼之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召信臣之守南陽也立均水約溉田至二萬頃鄧晨守汝南用許揚為都水掾築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登至若王景之在廬江脩芍陂馬臻之為會稽開鏡湖百世賴之漢之興水利者猶近古也自古言陂之利者有矣未有言陂之害者也晉咸寧三年太霖雨潁川襄城特甚杜預上疏以民食不贍當恃魚菜螺蚌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瀉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不出境內而旦暮野食此近益也水去後填淤之田畝收

致敍又明年益也往東南草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樹木立枯皆敗之害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水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人心所見不同願勿拘羣議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脩繕積水自魏氏以來造立盡決瀝之比凍涸當補塞者皆尋求微跡如漢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其功朝廷從之及平吳後預在荊州脩召信臣遺址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號曰杜父又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控南北之全勢焉

杭東南大都會也湖海水鹹不可食自唐以前居人鮮少李泌白居易嗣為刺史穿六井以引西湖之水入城中南築江堤拒錢塘之潮民乃藉緊羣欲湖水矣蘇軾守杭又募民種茭于湖以去葑湖流益淤六井之源不竭乃再築長堤開渠六橋栽柳桃堤上延亘三十里望之如畫圖人賴其樂而忘其勞軾之風流嘉政爾也水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淮堰之壞葦開數百里則以水殺人矣梁惠王之不仁也

鹽法略　邵廷采

錢取之山者也鹽取之澤者也山澤通氣錢鹽表裏故亦恆有官府之利漢帝置鹽鐵之官天一生水潤下作鹹而鹽出矣鹽生于水而能生物一日不食鹽則不下寔其成之也以火有縢鹽焉日火之尤烈者也水滋則患無鹽母之壯者子不蓄銅金也其母土也坤為土寄于民是生金故銅多在山母不妬與不得火不成鎔而後成質天地之美具焉是物也飢不可以為食然而化居通貨利濟矣聖人制為鹽以佐民之食而用在焉制為錢以佐民之用而食亦在焉其佐之者也非主之者也主之者曰數得玉

行之弛而生食之則仁壽而康寧聖人無事不惠民也焉有鹽錢之禁利不可散在下也散在下則民爭轄在上則民寧聖人之治鹽鐵也非私其利于已也以窜民而衣食之也善鹽者其劉晏乎商受鹽任其所之而不間也悉奏罷諸道権鹽錢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值商之絕減價以糶利歸官而民不知貴名曰常平鹽晏之初年鹽利歲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世不以聚斂之名尤晏其智優也有恤民之心鹽院之設第五琦始也禁搉私鹽也東郭成陽孔僅始也自賢良文學數十人對策不能奪御史大夫之議而鹽禁遂與古今終始矣雖以孝昭霍光

為主臣與民休息而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勢也盬之品有四刮于地而得其味苦謂之苦鹽鹺其波而出其質散謂之散鹽風其水而成其味井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形似虎禁于人謂之形鹽祭祀之加用苦鹽賓客之加用形鹽王后世子之膳羞用飴鹽形鹽與菑歎同用其用尊矣鹽之有開中也邊政之大者也以鹽為穀矣也于邊而輸穀民不能也而商又樂之商之大者數百人小亦數十人車馬牛器械稱是皆足以資戰守也其什邊也折其身家千商之在邊率數萬人不費粮為天子守禦焉棠其變為改折是鹽而已矣明成化中始也葉淇長戶部者也牢盆

之制有二一曰鐵盆一曰竹盆鐵盆之鹽常不及竹盆井苦與焉木曲直作酸上之轉也為井金從華作辛上之轄也為若其要歸于鹹水不變也利不可使不在商利不可使獨在商私販椎則利不在引之阻也上受之故禁孫徒不禁老少老少天民之餘告者也恣其所取而力徵弛以惠焉若是者不可使獨在商以鹽課均入兩稅中輸官而弛禁周世宗之仁也河北之人請之世宗許之故宋初河北不權鹽廢曆中張方平引其事以告仁宗也時余靖亦言臣嘗痛此劉之地入埶丹毅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條不煩故也今權之鹽必隳勝民怨

矣其後章惇領三司而榷鹽遂為河北患蘇軾爭之不得也　蘇軾言臣在餘杭時見兩浙以鹽獲罪者歲至萬七千人盜販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為群吏士不敢近今東北之人悍于淮浙一旦榷鹽恐禍未涯然則強徒亦何可強禁乎解州有二池廣袤數十里得南風水化而鹽熟名曰顆鹽周官所謂監鹽也宋世令商人運解鹽于陝西沿邊而禁民食蕃部青鹽重邊防也商運則價廉青鹽之禁行小人知其一也請改為官鬻民買法與蕃市矣徒使青鹽得行而以為彼利也防自此弛矣　皇祖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未有如明世者也憲孝武三朝其甚者也奏討莊田而民病矣奏討鹽窩而商病矣鹽窩者一名買窩中商處之以屯于邊招遊民墾荒土築墩臺立保伍皆商貯也其令甲始于永樂迄天順成化間三邊粟石直銀總二錢邊備大盈自勢盛權倖占窩商人籍手中納費多而利分屯之氣息矣葉淇秉息氣者也壞法則貴近始也　孝宗納李東陽之說禁占窩勒巡撫糧儲官毋阿狥正德改元遂大放矣　有貧灶之困有商人之困有小商之困有食戶之困有灶戶之餘鹽有總催之私鹽　除冬汲海酷暑熬盆墨面灰頭人形盡變窮寒半菽無復生氣此貧灶之困也　洪武中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引輸邊粟二斗五升自罷邊屯每引

納銀三錢五分累增至八錢五分并餘費約用銀二兩有奇法一引鹽二百五十觔隨場官私加至三百觔其後納銀于官聽買灶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嘉靖末從嚴夾帶割沒之令歲六割沒課銀多至百萬此商人之困也　商力不能徧致小賈買引代行至批驗所鹽院不以時掣必俟商舟齊至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輕重不如冊以盜販夾帶論此小商之困也　初年命運司以掣下餘鹽分給州縣人戶計口納鈔其後鹽不復給鈔仍不蠲又行鹽之方去鹽鄉或千百里水陸回遠勢不能待官鹽後食而官司所在徵察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能食其近而價輕者山谷貧敝之區有數月無鹽以為常此食戶之困也　灶田于鹽者也給之鹵地與草場猶口分世業也令甲以官鈔收餘鹽比之農夫辛苦餘粒今禁其餘鹽使不得賣則有竊而死爾總催之氣力足以從諸灶諸灶總催之家備而已矣場蕩歸其兼併鹽課為其乾沒總催饒厚甚有羅竊灶之餘鹽為己鹽而困利故近場私鹽多出總催竊灶之餘鹽乃以私鹽抑之總催之私鹽公與官鹽賣之非恤貧弱鋤豪姦義也必弛灶戶餘鹽之禁獲總催私鹽之禁則出鹽之地清矣　至若商人之私鹽其弊也何商中鹽者也販私鹽者即鹽之商也自鹽院自運司以至于場官皆鬻鹽官也縱私鹽者即官也

官之取于商者寡則商不得不販私鹽上之責于官者以羨餘則官不得不縱私鹽官與商交以私籠受而法不得行矣故峻法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心省官則省吏矣省心則省利矣省利則天下之利出矣故曰利之權不可不在上也利之心不可或在上也發私鹽之罰自富商始救窮商之敝亦自禁富商私鹽始蓋富商與窮商其勢常相低昂富商行賂場官鹽多滋額入江又買私鹽而行所過輒賂關津不繳引截角往後再三以前引影射私鹽行則額鹽愈壅而窮商困此所謂商人之私鹽也弘治初鹽法阻壞勅刑部郎彭韶往兩淮清理還奏繪瀕海窮民淋煎須裁折閱朋儕之苦各為圖詩以獻時徐涵章懋亦疏鹽弊五端末言游手無賴什伍為群以小舟載私鹽多置篙梓沿江上下而採買之何關維叔跳身疾棹瞬息不可跡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出鹽徒願勅巡江嚴固江防嘉靖初尚書梁材詹事霍韜主事李夢陽等具言兩淮鹽課歲辦小引七十萬有奇除正額外產鹽猶餘三百萬有奇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又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此為官自蔽其耳目徒令私鹽橫溢而國恩不下逮也且淮鹽之行兩達荊湖郢鄧東盡海壖地方數千里丁口億百萬猶仰給七十萬引之鹽果足食乎法愈嚴則利愈大

民見利不見法淮安豪猾數千家並海負險多招亡命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為伍行則鳥飛至則狼踞官司熟視莫敢誰何此檳不除必貽大患今淮安官兵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充食矣形兆既萌可不為寒心哉按有明諸陸之言通國體究時弊本為鹽弊不止于鹽即以當賈董之疏對可也

錢幣畧

邵廷采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上以懋遷有無而錢為重數猶可以升斗離也布不可以寸尺而裂也故言專用布穀者溷矣井田封建之世民不遠徙農人可用布穀若商旅必變輕貨是以九府圜法不可廢也錢之為制也外圜函方文錫年號其薰天地君三者之道乎然常有變而不行輕重失宜司市不為平物價壅一矣錢自上流不能反歸于上民以此輸課官弗收也壅二矣方行而銅匱寶源竇泉之出不可從以乏而輒成壅三矣上收私鑄京局之制錢不能即布小民朝夕望食則以私鑄錢三當京錢一尚不肯受

而食貨交壅四矣有古人權以濟時不可式者昭烈之直百錢是也六朝之荇葉鵝眼綖環薄小濫惡隨出隨壞此衰運亡足論矣若夫吳濞之即山鑄錢是天子與諸侯共操柄也鄧通以鑄錢財過王公與嬖臣共操柄也錢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故人主之操柄不可共漢二賈之言至矣

其出銅也當奈何為鑄歷山湯鑄莊山之金皆自山出之者也顧獨不見蔡宗留之事乎齊太公桓公煮海鑄山豪民大俠私膽中貴莫敢與焉明萬曆之礦使生厲階也

聚數萬人于空山而出銅可虞也聚數萬人于海壖而作鹽可虞也聚數十萬人于河淮之衝而築隄可虞也利百而害一明者不為 聖主知其然也故陶匏以為器不用金銀銅飾則民無敢僭矣從薄葬不以錢斂納壙民無敢濫矣屏棄老佛之教吏像為主或斲木搏土去金民不以無用毀有用矣三者非為錢誅也錢之源裕于此矣

後世巧偽滋萌也諸鈔關以銅觔解京者就京採買省運京師遂有銷錢為銅規利者本欲益錢反以耗錢誠責督撫驗明起解而五城巡坊察銷錢之奸民痛其罰使銅必自外省輸京師而銅裕十五矣

劉秩言銅以為兵不如鐵以為器不如漆宜令民間銅器一切禁絕悉送舊器應毀者諸官稍厚其直收之銅裕十八矣周世宗言銅像豈所謂佛無以毀佛為

起此亦裕銅之一端也

其鑄之也不惜銅不愛工仿漢五銖唐開元通寶之制則輕重均而可久行

其致遠也寔難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走四方合券取償名曰飛錢宋時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遠齎私為券貿易謂之交子後貲衰不能償負蜀以多訟官為交子務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廢官即唐飛錢之制然非積錢為本固不能以自行也紹興初造關子召商入中以給軍而商人執關子請榷貨務請錢止日輸三分之一道路嗟怨至元人用鈔而法愈敝此錢之窮也錢為母鈔為子則行鈔為母錢為子則不行

錢尚有窮而況鈔乎明洪

武初用鈔上為主而佐以錢收受艱滯終廢不行而天下皆用白金國家經賦獨受花大銀并錢法亦且輕矣銀寔也鈔虛也貨虛不如貨寔銀約也錢奢也操約易于操奢至于銀錢并用上下遠近鄰同以致百物以并輕任聖人後起不能易矣

錢銀各有得失采相等焉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錢之失也鎔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鍛之易清而難行此銀之失也二者散之則流通藏之皆無用梁臺城之圍以銀錢易布數不得矣隋東都之圍至以布易粟亦不得矣聖人去食而存信則本計也

隆慶初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夫錢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今惟欲布之下而不聽輸之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紀年亦有壅而不通之患請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於兩京各省開局鼓官專督其事所鑄錢即以備明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每制錢十文直銀一分俱以國號通寶為識期可行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從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錢為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矣從之萬曆初行天下直省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且嚴私鑄之禁頒

錢式每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錢有三分擇銅必精選工必良輸郭周正文字深明使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于是民間鼓鑄爭用錢銀入錢出銀出錢入銀錢互相子母上下交為流輸明世錢政之善萬曆稱最焉

漢武帝始鑄白金時征伐四出工作煩浩議更錢幣以贍用而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于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取鋊錢轉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illegible]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又以三銖輕易姦詐乃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議革鼓鑄錢法始自貢禹元帝時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今漢鑄錢及諸鐵官攻山取銅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必不由

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必由此。自五銖錢起以來。民坐盜鑄被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商賈各用巧智。東西南北。與什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捽草杷土。已奉穀租。又出藁稅。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勿販賣租稅祿賜。皆用布帛穀。使百姓一意于農桑。使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後通。高難志古近本。然膠而難行。然黃初二年。殊焉議罷五銖。以穀帛為市。至明帝時。錢廢而民競溼穀以充貨。作薄絹以抵貴

賤。利不能禁。本重穀帛。遠以輕之。乃更立五銖。漢之五銖。晉世猶用之也。

關市畧

邵廷采

使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者。井地之均也。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貨者。關市之平也。自井制湮。民去一富矣。關市奇。民又去一富矣。逆富民盡而貧民亦并盡。天下事尚忍言哉。夫自有生民。其不能不趨于兼併者。勢也。雖以聖人為之君相。無可如何。在上者封建併于郡縣。在下者八家之世業。併于豪強。雖皆上之失道致然。亦而此固自然之理也。故封建非聖人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分。郡縣亦豈秦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合。孟子曰。天下定于一。此時封建未盡亡。已知天下之不歸于郡縣而不止矣。然郡縣之利

不能復公之為列國。豪強之利。有時還散之于貧民。以其地近體觀。綏急資賴。故明王常養富民有餘之力。以及貧民。此政之平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古之為關者如是止耳。聚天下之民。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古之為市者如是止耳。固未嘗設一格以困商也。或稍示抑末之權。則如漢初禁市井子孫無得仕宦為吏。迨其末世。禁罔愈煩。征商彌甚。而所謂抑末之意則無矣。自開西邸賣官。洽而行之。謂之事例。為吏者多市井子孫。以故富商驕侈。氣陵公卿。非平日果周于德。鮮不為邪也所亂。而稽古考文之下。亦遂沾沾焉轉有市心。是朝而市。士而商也。肅獨答商人漁併眾人

乎天取民私政莫甚于元封之告緡莫陋于貞元之白望若事例之開則濫告緡之名用告緡之實直令天下半乘尺帛皆聚于人主之內府驅一世農民學士卒習為商賈之行否則貧民賤而富商皆貴貧商空而富商亦空欲民之不窮而盜人心稍知有恥而不爲者亦無此也是以氣節盡則蓄或貫朝之徒出矣風俗狂則莫甫乎叔之疑崇矣此古今升降之機雖不盡由開市而開市亦揚波餚穢之一端也昔唐天后時鳳閣舍人崔融有言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關市不安天下之人心搖故以秦政之雄固捨而不用漢武之伯略棄而勿取彼誠審於大勢不欲禁末流規細利也然則今之制開市而資國課使貨無甚貴甚賤之患則奈何曰師古者懲遷有無而參以唐劉晏之術周知四方物價而制食貨輕重之權無多設官峻法以滋紛擾庶幾猶三代養民遺意也蓋夫晏之才非執于道要亦救時之良吏也若乃賤買貴賣人主自為商賈而牟利放錢收息人主自為蒙強以病民是武帝之所悔而章惇蔡京之爭于議法以取靖康之禍者也奈何而不鑒于此也

刑律畧一

邵廷采

用刑之意尚書舜典禹皋謨盡之矣其法之不與世輕重者曰象以典刑典刑五刑也五刑肉刑也象之云者所謂明罰勅法恭於未然之謂豫若天之垂象示人俾人人仰見之而不犯也至于罰愍頑終禁之不可而故犯則有不得已而用刑者矣然聖人猶進刑官咨嗟告誡致其欽恤在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言用刑不可不誠也心誠於好生雖有當死之獄而議緩其死也賁旅之象曰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用刑貴於明上不及遠則無敢折獄及遠而得情乃可不留獄然猶用之以慎以此見明之不可恃也文王大聖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即唐虞欽恤之心也至于刑有一定之法有法外之意流宥五刑法外意也五刑之殺者則從此而流宥之故民得以紓其死而並生于聖世記曰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欽恤而矜疑盡心之事乎若夫鞭朴宮府學校之刑則在肉刑之外皆輕刑也漢去肉刑加笞[illegible]五刑而專用鞭朴死者甚多名雖輕而實重金作贖刑止贖鞭朴而五刑無贖穆王移之以贖五刑法之變自此始此固其耄荒之一徵也由此以觀穆王之於肉刑用金贖漢文之除肉刑從加笞皆以輕

壞不以重壞聖人之象刑其可廢乎自是以後開國之主並慎上
矜恤如唐宗禁鞭背宋祖歎網密皆垂有成律斷獄惟允不效古
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吏胥上下滋弊明太祖吳元年令蒙察
既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
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
兩端可輕可重貪吏得藉手為奸則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
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
凡刑名條目呈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
太祖親閱視為減去煩重頒行死罪二曰斬曰絞斬者殊死絞死

而不殊流罪三自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徒罪五自一年
至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罪五自六十遞加十至一百笞罪
五〻十以外無加焉參用金贖不以及死罪而本朝官入議原父
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可謂至平且慎矣以今之五刑擬昔
之五刑其皆杖即鞭朴徒流即流宥而死罪絞斬大辟則肉刑固
在其中盜有墨刺但去劓剕宮三刑耳今欲全從肉刑則行之已
久人情必驚惟貫體刑期無刑之心以致其中孚明慎于五者之
中無深文苛鍊附致重典則幾于典聖人不悖矣漢之于張唐之
徐杜皋陶之徒也漢之甯郅唐之来周三苗之派也又有悲夫徒

之外有所為例其初亦本議親議貴罪疑惟輕之說而後乃遂貪
緣上下其閒是例本輔律而反因之析律開奸吏亂法之漸固亦
聖人之所禁也孝宗時例繁刑官奏言律條前世相承損益無幾
勅令則世自為格宋人勅重于律斷獄用勅〻中所無方用律昔
賢病之國初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列聖因時推廣而有例〻
雖非律所該定不大遠于律自巧法吏引便己意律寖格不用于
是命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班示中外世宗時屢興大
獄刑部尚書鄭曉以其職與嚴嵩爭嵩不能奪然曉由是去位訖
於熹宗 至撫之獄扛於累三案之訟裂于內烈皇侃侃首清大懲

諸條次黨人輕重法稱倫要矣然性疑威法司多比附重例時俛
元璐侍經筵講孟子臣始至于境畢進曰皇上好生洽民惟刑之
恤近又恭承恩詔釋累冤滯薄海歡呼然臣見向者所司不循正
律每有比例加等之議臣心竊有未安雖律無正條何以但聞比
重不聞比輕若云法可意變何必但聞枷等不聞減等三代之制
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獄一而已今兩獄並設俱各填積
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伏望聖慈深加矜念撤除詔獄則自無冤民
矜原詿誤則自無滯獄時不能用蓋太祖初年立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三法司於鍾山之陰命曰貫城言當如貫索之中虛然重賦

吏之罪作大誥申誡命國子生讀律令見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憫然震威焚錦衣衛非法刑具是時天下講誦大誥
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之嘗行郊壇
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棘曰古用此為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
思念深矣靖難初多殺忠義方孝孺等至誅十族于是始立東廠
用內官刺小大事情成化中復設西廠刺事而錦衣衛東西廠並
為詔獄是三法司外天子有私獄也自古人君欲其法之必行始
用重刑以束之有所畏則任酷吏以網察之人臣竊權而恣于
褻君移國於是作為威福必用重刑始皇李斯欲其法之必行者
也故參夷之誅烈焉魏武暨明成祖有所疑畏者也故周興來俊
臣紀綱用焉曹節王甫魏忠賢劉瑾竊權而志於褻君移國者也
故北寺廠衛詔獄祟焉國瀕亡法之敝者不肯易阮大鋮在南都
猶用詔獄以陷陳貞慧吳應箕諸名士其後徙倚西南者亦莫之
瘳也故省刑薄歛天命人心之所繫前事不遠此賈誼賈山路溫
舒之論所為悒情而太息也　漢建安初百姓刑弊生刑不足以
懲惡自名儒大才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古肉刑少府孔融
議以為古者淳厖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其
自取故肉刑行焉末世陵遲風化　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欲繩

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罪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昔紂斮朝涉之脛
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君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趨惡之徒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
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雖行肉刑不能止人遂為非適足絕人
還為善耳後曹操以問紀子羣羣復申父議惟鍾繇與羣同餘皆
以為未可復竟寢議　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
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兄弟之
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公羊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　唐天后時同州下
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殺師韞而束身歸罪陳子昂
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為令後柳宗元駁之以為旌與誅不得並
若元慶之父不陷公罪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州牧不加罪刑官
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
禮處心積慮以衡仇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
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

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令元慶不忘讐不逆刑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
道者豈其以王法爲敵讐歟請下臣議凡斷斯獄者不宜以前令
從事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
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
奏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
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
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臣愚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

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
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
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
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申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於是杖悅一百流
循州　明弘治十一年蕭山知縣鄒魯以湘湖事誣前御史何舜
賓在戍以逃褁取重罰一罪杖之四十解赴原戍廣西慶遠衛杀
理在道里之死同捕家屬舜賓子競逃匿父友常熹王以家托競
卧秋寢來寄寐妻娠有身生子豹年魯遷山西按察僉事已評非

競逐匿族父何半家伏競而飲故人酒言及舜賓皆流涕競躍出
再拜願復父仇衆從之魯請省取憑競手鐵尺伺便擊魯仆與衆
二十人執齊下擢魯目剔其鬚須競佩刀斫其左股與魯並項鏁
預令何澤二赴閩訟究鎮監御史會質不得決獨布政使楊峻具
由謂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
非本管則五品以上官減之減矣今鄒魯已禪卯非本管也何競
與母各出詞守巡所兩造而已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爭者
讐不讐耳上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雜治擬魯故屏人
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競不服其母朱赴鼓院

撾鼓復命大理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同本縣知縣就楊檟驗
競號呼嚙指血瀝骨驗其真觀者皆哭解人任寵悚慨吐實出舜
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衆伏左驗無異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
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其助魯爲惡當充軍擺站
贖徒贖杖有差刑部尚書閔珪議魯罪當獨競宜做唐孝子梁悅
例充軍於是辟魯戍競福建福寧衛正德改元赦歸服衰絰其身
萬曆九年武義孝子王世名復父仇世名年十七時父良爲族
姪俊以爭屋毆死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
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餽亦佯受之錙銖無不登記私繪父像自

帶刀侍懸恣室朝夕往拜睇一叙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
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
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俊飲於鄰酢歸乃逆而揮其所睇
刃立砍其首遂出向所封識俎僨覘直赴邑請死邑令欲白上官
曲宥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
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
赴弔者載道

弭盜畧

邵廷采

豐歲無盜者其食用充也治國無盜者其紀綱立也善人之鄉無
盜者其教化漸也豐歲不時得善人不恒有弭盜之畧不如立紀
綱子產之治鄭義也子太叔一不忍而萑苻之辟僉頻人之才分
若是其不可及與凡開國之初境內少盜以共時知恤民而飭刑
逆其衰也鮮不以施民寒飢而莫之問則遂以資背者為驅除難
秦隋元之末路是已侑散兵不用而盜解者龔遂遣還渤海郡兵
下教持鉏鉤田器者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
獨行至府盜賊皆罷于是選吏牧民課之畊飲郡內完富獄訟衰
息有明詮賞格而盜止者張敞為膠東相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
吏追有功上名尚書補縣令國中遂平有置五正長不得舍游民
而盜清者韓延壽行之潁川而奸人莫敢入界閭里阡陌有非常
吏輒開知其始若頻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簽煢之憂皆便安之
有拔盜不誅還使察盜者建武二年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起郡
縣賊延褒攻圍縣舍令馮魴力戰矢盡城陷乃去上還按行魴向
闕處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自詣上請死詔以還魴
魴釋不殺聽各反農業為令作耳目後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
有詮三科募壯士以平盜者虞詡為朝歌長令掾史名舉所知攻

剽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伏兵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為幟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漢世太守統郡兵令長皆得自督盜賊無所牽束而吏士習技擊盜發但遣郡兵不遠調客成是以一方有警天下不擾此其節制之近古也王莽許細民愁嘯聚山澤州郡不得捕發兵賊由是不可制時田況上言盜賊所發皆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々欺朝廷寔百言十寔千言百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于賊莽不聽遣廉丹王匡討赤眉而敗卒如況言其後靈帝時黃巾大亂賴皇甫嵩朱儁為將不一年而蕩定漢之得以不亡于黃巾嵩儁之功而敗于董卓則嵩儁之惰也自漢以後網紀益隳軍政不修郡縣之任輕而武臣貪功禁殺廟堂不務恤民惟務徵兵不務練兵惟務技飾民窮無控盡起為盜迨翟讓歸于李密仙芝合于黃巢羅汝才并于李自成而後知為國東都入長安者即民也秦二世肆東方之叛則其臣皆以鼠窮為言隋楊廣顧多人而詭則其後益以斬刈為事亂亡之形古今一轍悲夫至若盜之變而為流始自唐乾符而極于明々以盜亡始終招撫誤之然正德之宜亡而不亡以主雖荒而民不疲

也崇禎之徒存而致亡以主雖勤而民則疲也勤主御疲民且猶不存而況荒主乎漢之季年郡國皆有兵大將用兵以制故盜賊破散皆不旋踵惟常恃擅命奸雄乘隙傾移國祚其亡自上不自下明之季年府州縣無兵諸督鎮之兵雖多不能用之以制將無英雄之才惟知賤色至于國命愈蹙征斂愈繁闖闖之間俱鳥獸散其亡自下不自上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祈天永命以民若為本也宋建炎紹興之際亦多盜兵而不以盜亡則有韓岳為將先靖內氛而樂外侮盜之來降轉為精兵而其禁警如李成孔彥舟者則北走而歸金歸于金斯不為盜以金之紀綱立也至正之求方國珍首亂而不能討益以爵祿縻之于張士誠亦猶爾也故明祖謂元之失馭以緩濟以寬得之矣

凡拜盜有拜盜於未發之先有拜盜於旣發之後散斂賑飢其要領也宋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廉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々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飼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寔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王則反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請弼步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遣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此弭盜於未發之先者也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破象山入剡中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之時兵殺少而式所至輒開倉廩以賑用吐蕃回鶻配管內者數百人為騎兵遂以平賊諸將請曰始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曰賊聚穀以誘飢人我給之食則彼不為

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給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偵騎而少給兵何也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隄厄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此弭盜於既發之後者也有除土盜之界有除流盜之界除土盜之界絕其往來道路使不得令外寇下其險阻窟穴使不得復嘯聚馬文升項忠之擒滿四而數石城是也除流寇之界遇而防之使不得越度處而圍之使不得達出若李自成之脫車廂張獻忠之號闖歸則主兵者之無謀而不以律也老佛之教流為從賊大方五斗紅巾聞香何代

無之故律有禁止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以坊盜也流民不可不急懷撫也秦苻姚氏之盛以流民歸之者多也數萬人流亡而有李特兄弟雖禁者在焉則閉斂閉而起元建國與中朝為敵矣明祖之失慮也命鄧愈討定鄖陽不立州縣而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飢民從入不可禁卒釀寇患白圭項忠前後剿勵致多殺人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以為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雍州之民流聚襄陽僑置南雍州于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今誠聽流民于附近州縣著籍遠者加設州縣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令安生理則

流民皆齊民也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亦言荊襄古用武地自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從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寧輯今河南歲荒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一曰荊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新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二曰流民潛處出沒無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三曰荊襄上流下通吳楚必于總隘之地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其民自趨于善上均採二人言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始開設湖廣鄖陽府割湖廣河南陝西交界地分置七縣使僑寓土

著錯居立都司衛于鄖陽以保控之都御史原傑涖其事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布德意問民苦樂父老皆欣然願附版籍〻流民得户十二萬三千餘府州縣並選比境循吏習知其事者爲之薦御史吳道宏代己蕆割三省撫治八郡傑勞勤成疾還卒驛令其後正德中新建伯王守仁討平南贛之盜亦奏設安遠和平二縣以爲縣治立則民依守令以安德懌者不得穴其中矣是綏懷久遠之道也其用兵一以節制請無調狼達兵虐百姓即于諸縣琴手打手機快中縣選驍勇千人原餘精練以次板兵部隊原領官平汰三之一專守城隘用所募新兵分奇正進戰即以知府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爲將帥權以濟事其寇絕也蓋古者兵民不分文武團合老兵者盡如陽明天下之亂何從而起乎若夫遠斥候謹烽火晝郊圻固封守前人行事所見　累同矣元魏李崇爲兗州刺史令村置一樓〻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明正德中許逵知樂陵縣時流賊橫行河北逵修城濬隍使民家築牆高踰屋簷開牆如圭容一人僅入家令一壯丁俟于竇餘就伍聽視鼓旗號令乃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

康熙十三年閩難作紹興群盜四起諸暨嵊縣之寇直薄郡城知府許公弘勲練鄉勇出禦四日夜不解甲賊乃退時傳有內應城中洶懼公令户爇膏炬當衢一力士執刀斧守門達旦市販如故內應者不得發又令放户各即本坊行賑民乃大安二十九年大水餘姚尤甚裂山谷破塚墓漂沒千餘家城不沒者二版知府李公鐸率知縣康公如璉勸于撫軍之前請具疏蠲正賦徧勸郡中紳士富室出見粮及買溫州米以賑有至千金者設賑法佐貳教職官分詣各鄉親給民無遠邇吏無中漁行賑官皆自炊不計里長半菽凡三賑人受米一石五斗轉徙者沿道爲粥以徧

之民乃全活是歲也人以爲微公悉心安集群走大嵐山爲盜矣大嵐西連會稽當紹寧二郡上岡公之救荒人知之而公之弭盜人隱受其福而未必知也以越人稱越事此其可紀者也

河防畧

邵廷采

周太子晋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以水不可遏也古之善策河未有主遏者漢賈讓謂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非不遽止死可立待故欲徙冀州當水衝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行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有泛溢期月自定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殺水勢東西列張水門興利除害支數百歲猶為中策若乃歲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而數逢其害則下策也宋歐陽脩謂河本泥沙無不淤之

之理而其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速必自上流低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夫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智者舉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惟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明丘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五代北漢後自西而北而東宋迄今則自西而來又之南矣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言獨以其獨入於海也今以一淮受大黃河之全是合二瀆為一並河州縣其何以支況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同歸於淮也哉元人雖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一淮受衆水歸無涓滴之漏北漕東南粟入幽燕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漕渠乾涸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古今治水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合其奔放之衝此其準則也賈讓三策甚備然歷代所用不出其下策往往逢水性而與水爭利非徒無益反取其害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也前代止治河今兼治淮前代止欲除其害今且兼資其用朱子有云禹之治水止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夫禹之故益信賈讓上中二

策為可行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勤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使重臣沿河流相地形於下流近東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旁地堪種稲者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水勢自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潰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又委任得人因時制法積以歲月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石三人皆博古識時君子也從其近今則丘氏之論尤可用焉余草茅芻見以為欲河之平當使河自

歸河淮自歸淮是即大禹疏瀹貫讓多穿渠作水門之意也當使河自為河漕自為漕是即禹貢逾於洛至於南河之蹟也夫以一河奔流兗冀不能當而況益之以淮是故必欲離之也以一河南北之奔突不可制而況累之以漕是故必欲岐之也夫引河而漕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嘉靖中都御史劉天和嘗言之故寧其衝決不敢引河其次則寧引沁之為愈若築斲清口置倉場南北岸以車小槳葉而過則黃流淤沙不至日積於淮揚而都之地矣河流既北淮流漸平如是而稍通周家橋高家堰故道以分淮勢而使全淮下於安東海州回徐邳之河稍北讓淮上寧而河不得淮

之助引入衛河以達於臨清天津行貫讓之中策於滄景德棣東昌兗州曹沛諸地多穿渠列水門以時蓄洩務與河相距二三十里使水來紓餘游漫不至迫溢細則引之溉田大則放之入河又令民間增修畎澮仿古溝洫之制合萬夫之力各治己田僉於渠十萬之夫業治河堤夫河流無常勢惟下之趨所以日徙而南者趨下也第令北方之人咸願盡力溝洫北藉水之利而南去水之害安知其徙而南者不還徙而北乎故謂故道必不可復亦非通論在順水勢之所趨排而出之而已明世治河奏績者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然有貞之治張秋也主於分季馴之治淮揚也主於合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起張秋金堤西數百里至澶淵接河沁凡河流旁有不順者堰之架濤樹木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入海得賈讓上中二策遺意季馴當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遂決高家堰議者謂諸決口當毋塞惟開支河殺水濬海口以通之季馴以為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淤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河未易以人力濬惟善固隄防使不分決水入地益深力強而趨海疾則治防即以導河也其大意如是然堤堰雖堅而疏濬無法流沙日壅清口日淤寔基泗陵水患貫襲所謂

勞費無已而數遘其害者此策是也今世治河大抵宗季馴而不敢師有貞是以無數年之安人情憚於謀始一顧漕二惜地三苦於清口數十里陸運漕丁商旅均以為不便然欲建數百年之長策斷而行之宜有大功而吾更有不忍言者易曰山澤通氣古者庖犧氏畫圖時已位艮於西北位兌於東南矣以今河淮合流之勢觀之數百年之後恐人力不勝天行將有不至并入於江而不止者是四瀆為一雖神禹復生當亦無如之何也於乎不知者以吾為老生之私憂過計而吾固亦未之見者也

史畧 治體

邵廷采

建武重名節建隆崇儒術庶乎離遠功利之習明太祖承元後紊用刑辟以輔德禮其時文學諸臣進以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上稽首受昌言曰吾以救世也內斷於心持之三十年然後人紀舉修彝倫敘歷世相沿遂成治體成祖世宗師其遺意用壹威縱萬曆初年張居正作相天下清明邊陲又安由其力修實政屏卻空文以嚴為治前後相業未有能越之者自後朝綱數斁委任貂璫遂養光熹之禍思陵誅振之以英勵而絀于知人之明所用非材大君孤立賢視無輔遂以隕祚此後王不能率由之過非作法之有失也然則秦人之與明人用心殊而收效大異者一主于德禮一極夫刑名也明祖鑄刑書之子產也然而猶有遺愛也斯意也孔子表之矣

史畧 兵制

邵廷采

三代寓兵於農故文武不分兵取諸八家之民將取諸公田之鄉大夫士凡封建學校財賦徭役兵車器用無一不於井田取之民生八歲入小學即教以射御上自天子之子下及民之俊秀皆可為將是當時教法未嘗分文武也又春秋田獵講武三年大閱選造之法以次升於司馬是當時未嘗有武科也祈以戢戈橐矢之後勿復用兵天下未嘗無武備洎乎春秋齊作內政寄軍令晉用六卿為將佐斯則兵農合一之明效及至後代廢井田開召募田與兵二一日不給餉而天下遂無兵文臣不擅軍功學校不兼射御學與武二一日不選練而天下遂無將故古之兵可去今之兵不可去使不能善兵制蓄將才而徒慕先王之偃武是晉武唐穆之失策非明于天下之勢者也明初定天下州縣邊鎮各設衛所屯戰兼修府兵遺意在京師者有五軍都督府在宮中者有錦衣衛川湖雲貴廣西則置安撫宣慰宣撫長官諸司以統之承平既久不以兵革為意衛所將士自即弛惰而軍伍為民兵自成祖用錦衣衛詗察內外寄補偵察其後每有大臣獲罪輒遣緹騎四出而錦衣將吏僅代一獄卒矣漢唐有事南軍神策軍常出平外難而明錦衣衛皆勳貴子弟肉食紈袴驕不可用未聞出城一當敵

唯都督府改十二團營自于謙以後多重臣功臣提督項忠趙輔嘗將之以平蠻寇至京軍情而邊卒始橫江彬等內外家哉數大變於是大同殺主帥遼東逐巡撫叛卒極于仇鸞而邊卒又壞俺答入京師莫之能禁兵京軍衛所皆不足用乃召很兵召川兵召土兵小醜猝發徬徨四顧戚繼光始用南兵于北而紀效練兵盛難為繼魏忠賢內操震驚宮闕外患內寇乘虛馳突而兵柄且握于宦官之手武夫仙將拱手環視而莫之救此不重將權之過將無威以令其三軍雖有奇傑異能銷沮就盡一進士授為御史出邊則坐統數十萬人之雄鎮俯首以聽其尚方之及總兵參副平

時稱走狗于督撫經畧之前而臨事緩急又安復有將之可恃也哉

史畧 宗藩

邵廷采

自古同姓之封周制為善漢晉失之過而唐宋明則不及焉周之封建地不過百里兵不過三萬諸侯得自治其國而征伐之權出之天子雖有叛犬牙相制勢不得入漢高懲秦孤立剖千里以王吳楚終召七國之亂及主父偃推恩之令行而同姓又患太弱然漢之所以復興者以子孫散在四方不專食祿于宗人也故至東漢之末劉虞在幽劉表在荊劉焉在益猶能分據方面而先主卒賴其資以延四十年未厭之燼自周以來獲同姓之助者唯漢耳唐太宗忌建成之黨宋太宗因德昭之事刻為禁防宗室遂弱

明興太祖分王諸子秦晉齊燕周寧楚蜀皆據要害論者徒見靖難之禍遂謂封建太過不知王府之國天子使吏代治財賦軍民俱不得擅三護衛僅足自守不足當周漢什一惠宗優柔遇燕王百戰之銳與崛起者比自是以後諸侯帖息高煦之叛嬰城坐縛寧王招集羣盜謀之十年然後起事不兩月而滅皆非以分地太過之故諸宗人但許食祿不得立朝任事比于異姓雖有才畧無所自効是以養成驕闇緣不可用至崇禎之末秦晉福楚皆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貲閉門束手揖讓而延大盜使宗藩苟有智勇狀召豪傑以忠義自奮秦王守潼關蜀王閉劍閣晉王塞臨晉衆

王扼江漢百萬之衆可立幕于帳下或朝廷遣一介之使明詔諸
王自開幕府徵辟僚佐相與合從討伐納款王于周邸起元帝于
江東天下事或可為也慮積輕之勢不能自振奈之何哉竊謂諸
藩食祿于宗人府者當令習騎射諳韜畧通經術親民事才可為
郡守大將者即以舉之其願為諸生則就試于其省聽與異姓同
應科目在國家可以有扶掖之煩而又無弱而不振之患庶于帝
王親親之誼强幹之形而得之矣

史畧　宦侍

邵廷采

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亡人國者然國亡而身亦不免焉如漢唐
之季是已蘇氏論宦官不可擊余謂擊亦亡不擊亦亡擊之或早
滅于國亡之前不擊則國亡而宦者獨不與其禍太祖訓首嚴
內侍之戒慮患獨深自成祖遣鄭和下西洋而開英宗委任兵柄
之漸馬騏鎮交趾而開神宗委任方面之漸大臣無人以宦官攻
宦官而其類終不可絕張永擊之而勝瑾死宦官居其功王安擊
之而不勝安死而魏忠賢之勢遂熾竟以亡國及王師退都城李
自成入畿輔當盡誅宦官以謝天下而竟莫起而擊之者內無袁

紹之强外無全忠之逼宦官安坐而肆其害有漢唐之横而不受
漢唐之僇於乎烈矣思陵既誅忠賢銷蠹罰自我特其駕馭遂輕
朝士于是專任左右用固維城然而市主者皆腹心之臣清宮者
號知命之士向之所用遂以為賊間而連自艷將蹋覆轍殆又甚
焉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終有國家者禍患在大也哉

史畧 海防　　邵廷采

天下之事多故矣。昔之邊備西北。今之邊兼備東南。倭患之烈。近古未嘗有焉。從來待日本者策二。漢唐宋不通貢使。得上策。我太祖置市舶司。制其出入。得中策。元傾中國以事海外。單舸不返。為無策矣。明既通貢。邊民熟海。倭使來廷。山川土俗益習。東南之患自此始也。自世宗輕變祖法。罷市舶司。而倭患始亟。殺朱紈。弛海禁。而倭患再亟。地連數省。召土司狼兵以番戍。而西南騷動。當是時。西北邊方困于兵。東南之兵數十年而不解。延及于萬曆。自倭事起。將才一變。征蠻秉障之士。皆不足以備東南。于是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徒。奮其材力。因事以見。才之升降。亦運會然歟。

史畧 太學州郡　　邵廷采

三代以後。太學之制。唯東漢兩宋。為得。太學諸生。爭厲名節。國家有失。則上書言事。李固劉陶陳東其最著者。當理宗之末。丁大全逐董槐。陳宜中等六人劾全。皆謫遠州。天下號為六君子。亦可見當時教法之善矣。明之國子監。多任子廕補士之廢業不錄于州郡者。輒輸金為監生。故太學人才最劣。當姦相擅權。宦官亂政。世宗神宗大禮大爭。未聞有監生上言以抒公憤者。至熹宗時。而請祠魏忠賢于太學者有之矣。以化民成俗之地。為賣恩藏垢之區。宜乎士風日以壞也。

漢唐時太守領郡兵。郡中偏裨。皆隸太守。麾下猝有盜賊。郡兵足以制之。李固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是也。安祿山反。顏真卿以平原。許遠以睢陽。張巡以真源令。皆能起兵討賊。宋自南渡。知府亦當方面之任。明專以知府理民事。郡縣之兵遂弱。崇禎之末。大盜長驅。未聞有知府將兵入衛勤王者。郡縣兵皆不足自守。于是設兵備。設撫按。設總督。官愈多。民愈煩。權愈分。而事愈不辦。致亂之由。實基于此。郡縣兵權。誠不可不重也。

明保定府通判陳丹冶公墓碣

邵廷采

公諱本鎔字君陶號丹冶姓陳氏其先弋陽人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從駕道餘姚之馬渚聞鐘磬樂之命次子祥家焉三傳至寶一從今壩頭又數傳巨理以孝聞生右副都御史克宅號省齋學于章楓山歷嘗巡撫松潘省齋公四子長有勳光祿寺正次有濂諸生次有孚衛州府通判次有年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而有孚二子長旅和公父也公兄弟三人伯兄本欽以舉人知定南縣而公屢試不上第最後貢試順天又不售天啟四年通判成都監松潘軍餉松潘荒地洪武初御史大夫丁玉討平建衛環山峇箐為西徼要害仰餉他府是時以奢崇明之變餉久不至奸弁陳聞等因煽亂一軍脫巾譁言將屠城城中人死鬬斬聞餘黨尚洶洶兩月未定公至召軍頭責以大義朝廷餽餉若等非一日今飢暫耳若觀當强如播跳梁如奢有在者乎且我來決不令若等獨死我獨生聞者感公至誠已見末減其黨但遣戍乃大安布政司追軍興終不時給公憂甚曰川事堪再壞耶此豈可久空言厭則以剩集四省商謂曰軍皆有宿須在爾今且死誰爾償者盍更貸諸軍軍生亦商利商如教自後餉詘頗以此法酌紓之先是官此土者出入振軍容盛騶從動行累然公雅儉率隸圉或不能具炊至備食行縣無持蓋亦不以屑意由是邊人和輯番漢懷服其年冬東路者多番遮道行剽主者議姑集戮番以調馭之公獨立議主勦夜擣巢焚其積儲者多出不意大困縛首亂以降或欲乘勝遂攻井燕爬城嵛公曰彼有備未能窮討也然業小創宜就約數月米來遂不加兵則幾相埋奴埋奴者嵛法以殺人之人生埋其處土壓肩使自殪示悔罪松人知公長兵累愈益畏讋縉紳追憶省齋公整飭松潘時殲橫梁威伐嘖嘖公總先業乃建二陳公祠紀世勳焉公司獄平不以生殺狗情面上官憚其强項巡撫朱公燮元特心重之明年外艱歸崇禎元年補保定通判復司懷來衛軍餉釐剔宿弊苞苴都絕總督王象乾巡按葉成章有款事咸就取決方欲舉卓異會得疾卒居常修肅牀第無私語訓諸子以立身承家惟在力孝弟培元氣又言我行蹟遠不逮先人幸清白家聲無墜耳汝曹當念我此意元配倪孺人生一女適徐宏業繼配葛孺人生一女適邵邦榯男子四正行正衍正銜正衙年六十七葬上虞竹橋之塔園山

外大父陳蜀蒼先生墓碣

邵廷采

采生八歲始從僕夙攜至外大父陳蜀蒼先生之家時采母即世已八年矣外大母撫余流涕曰是外孫也生而哀越日直太夫人諸葛八十置宴設鐘鼓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捧觴上壽跪拜之數甚恭以久諸父肅進宗人外家以次致敬畢太夫人登坐命工歌奏梁太素故事越旬又直丹冶公諱日則兄弟皆白衣冠稱子泣而臨祭卒事童稚不譁采時方爭唉纍栗見外大父家門如此亦垂泣知念母氏後四年從先生學經義遂受左國馬班文康熙辛亥先生年六十三自石門授經吳氏歸疾終于家竟無嗣於乎可悼也夫扶行實曰余夙忝之裔漢廣陵郡公俾余遠祖也宋魯國文正公康伯余始祖也國朝副都御史省齋公克宅余高祖也文正從高祖南渡攜其次子樸節公過姚據遂家焉請于朝而作譜始自廣陵公自廣陵公至于余五十四世矣文正公至于余一十七世矣省齋公至于余五世矣省齋公生郡丞安愚公治中龍郡公冢宰心穀公龍郡公者余曾王父也生庠士致蒼公致蒼公者余王父也生別駕丹冶公丹冶公者余父也伯考曰邑宰曙空公叔考曰庠生鑑空公丹冶公有子四人女二人伯姊適徐子六超倪安人出也安人編修小野公宗正孫女也仲姊適邵子文燦及

正行正衎正衍正衙衎諸葛安人出也安人御史東軒公然孫女也衎為仲子字嘉仲性好梵夾喜禪悅閒涉書史自號曰止止山人家在菁江之曲曰菁江笠翁蕙水之陽曰蕙水愚翁其曰句山男子隸于姚也東海布衣濱于海也東野遺人遯于野也姚治之東有客星山者亦曰陳山陳山漢嚴陵先生故址也昔司馬氏慕相如而以相如名負凝之慕伍負而以伍負姓余本陳人欣慕先生遂自稱為陳山人陳山人云陳山人之為人也千慮而無一得其涉世也百拙而無一能故又曰抱一子拙盖子嘗東出普陀西勝曲阜量黃河之大測滄海之深浮汶泗涉江淮回望金陵登北固陟虎丘窮武林諸峯之勝探禹穴之奇遊樵風之涇泛若耶之溪弔稚川之瘞往來羅巖白石東山烟水間自呼曰止爾忘止止乎自是百慮頓息惝然若有所會心生平私淑者念臺劉先生石梁陶先生四明施先生霞標管先生金如王先生也親炙者求如沈先生子虡史先生晴潋黃夫子瀛槎吳夫子也又與天童山峯雪竇石奇雲巖空林為方外遊若邵子安元蘊子玄庾韓子仁父鄭子莫維吳子斐臣則所稱道義交也周子伯維秦子汝翼徐子漢官呂子裁之邵子長庚則所稱文字知也至積之邵翁以及孫子鄉雲邵子魯公朱子孝若兄曰含真弟曰在子姪曰玉嗣僧曰

砭愚則嫺盟也宗誼也師弟賓主之情也配諸葛氏母氏兄子也
男曰宇黄先生諸葛氏有三女二男女長適邵立夫仲適邵鈞卿
季適徐子振壻皆名家子而外孫邵廷采長女出也大兒曰章三
歲見飛且鳴于天者而歌所受詩聞者駕焉次兒曰惟目授魏晉
詩三四章亦輒成誦並以痘殤昔人謂天乎無罪余何敢擬此於
乎天地萬物皆有盡也壽夭達窮一歸也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人
閒事矣昔陶淵明作輓歌而程大中自志其墓余皆不若之顧念
守先人口澤寤寐不忘先朝與師友之傳習與有知者或鑒余衷
先生之自撰云爾居常大德在家庭侍伯兄如侍丹治公行已直

方能面折人過亦躬受規諍為文好孫月峯今文選獨宗周漢以
百鍊句字為工痛飲說叢時遺事輒潸焉涕下衣冠漢儀至五十
餘僎服釋氏巾其時文衆業大有原本門人經指授多用取進士
上第潛心性命之學然于諸儒堂室未有入也晚號蜀菴因無嗣
亦合于慎獨止止良背不獲其身之義云外大母諸葛氏後先生
十六年卒合葬丹治公墓側

承德郎江南寧國府通判前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及菴陶

公墓表　壬午　邵廷采

論語稱孔氏之門厥有四科雖未盡掖聞一貫之微言要莫不深
明大義七十子之徒並守四者尊聞行知理身經世卓卓可紀述
嗣是以降中行益罕才性各流傳術吏者不必風雅揚文苑者別
於儒林惟統以德行則四者齊同蓋仲尼時聖教昌行四科之傑
本出于一戰國後百家殊方取舍異趣則達德行而爭名運言詁
政事文學並起而為患天下蘇張申商南華參同此其明戒是故
四者并具學術純粹生心施政並受其福嗚乎難哉闇公及菴先

生德行人也不在言語之科文學政事六藝渴用于世春秋經義
為東浙所推嘗論春秋曰雋不疑斷方遂之獄其引經非也其用
經之法是也董江都正次王王次春以後刑尚忠之意指明更化
今乎體元居正道之大原如繁露諸篇陰陽災異下及于政洪範
五行雖亦六經支流去聖人本指遠矣其生平講說一本程朱其
自權寄官屬出判寧國值海氛內侵逼據郡邑之後反側內疑人
情悍驚擾笑而麾定之訖以無虞引老致政兀洒窓几炷香專坐
怡然退然不假足于外詠歌彈琴有以自娛年八十識其楹曰衛
武九十五好學日擧國人無以老耄余我今幸更欲我紀半之工

是我師矣然則先生之一生殆可謂不變不俗循道不亂康有待
者余向怪俗儒銘志動言吏治曰龔黃召杜文藝曰馬班向歆彼
其人于斗室陋巷閒精神瞬息不能自攄何取談天拔地不可稽
詰之頌為哉孔子稱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是以攄筆
與酈芬出金石蔚為四配之首官不必薦莒文不必游夏彼安然
犀為之下而信其有以熏之更若文饒性度太丘道廣所在聲蹟
註以德行從化觀于先生古人居可知矣先生諱秉禮字在魯及
蓉其號會稽人由崇禎己卯科舉人歷順治己丑就嘉興府嘉興
縣學教諭遷國子監助教己亥轉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以明年

調外得江南寧國府通判視事凡八年康熙三年甲辰解官歸十
四年乙卯年八十三考終于家其孫鈺生鋐生以承舜從女孫夫
屬表墓道來惟古之布衣遺上類嘗表賢人達官之墓况門生
我姻我師至其承家孝友之勤居官臨政之實編摩紀汪之盛似
續裕後之隆已入家傳銘狀者卿邦久稱聞之故不復綴
議論自行不愼是事大旨歸丁好學不倦詞味醇腴兼有兩漢
氣調　倪元功先生

陳執齋先生墓表　丁丑　　邵廷采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其初
服惟有愛民循職苟可以免清議若沒〻貴當入而不返更數十
年面目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遯荒之盛起軼前代如方密之熊
魚山諸君子皆托于浮屠至于章格菴之徒既逃其跡掩其名
下迷繩樞甕牖抱遺經不試窮老無悶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
門戶為重遺俗娟沸寇擾肆橫不得已紆節以應新朝避辟洵乎
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得蒙更生之澤當塗猶見儒者之功
凶時順流為福匪細詎謂金仁山謝皋羽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

於後哉執齋陳先生以孝友諒直之性挺然介立丙戌後剗棄舉
業專精古詩文已而有所迫出應試輒為羅者所得人賀之則愀
然曰家有老母懃負初志耳教諭石門十載擢知祁陽遷齊東
知晉州皆有循吏聲實亦以墨敗天下士不以此為先生冤先生
亦不以自悔怡然解官歸修先人之廬而擁書其中朝夕一編吟
抵[illegible]哀曰吾故書生耳得同志者願虛衷焉故人之子邵廷采執
其業請益語及祖父流涕先生疑眙久之曰邵氏有嗣矣教之曰
君子古文詞能為大家必傳之業慎勿近名近名者名亡已有術
爲嘗從受史料先生遺書曰某君文藝位當高置而忌下津津道

琴似不僅服膺其文者吾所不取足下着筆宜為將來徵信而足非倒置可怪也其持論如是先生宜今之人哉先生自分不能為皐羽仁山而世之舉仁山皐羽者先生固亦弗之屑也乙亥七月廷采走謁先生為道三世之交且恤其貧病以為力不能振嘆曰吾既而知予恐且羸先入地則予誰可與語者甫一月而先生告終矣予趨哭伏地不能起仲子昕烈請桐鄉朱聲始先生為篆志而屬余書碣後於予先生之恩澤被于州邑文采載于詩文者幾淚于鄉黨名德信于交遊志已詳之矣特為原其出處舉其持論以見先生之不爲同于俗古人無愧有心者自知先生先生不求人知也夫不求人知茲其所以為先生也與茲其所以為先生也與

以出處持論四字關鎖不爲下一語是真知先生者　馬錢虔

命意慨惻詞旨和平有儒家氣象　陳芹溪

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

邵廷采

蔣節婦童孺人以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告終於內寢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年七十矣彌留命其子申曰吾為汝家婦未能勤夫爲子以揚先烈惟是未亡人三十年之內茹荼紡績無廢烝嘗禴祠者乃道之庸汝其無乞志銘貽泉壤羞申頓首受命既三月將葬哀號請於余曰惟申母之幽光潛德不為希名惟先生之秉道立言不為諛墓雖遵治命肯得已乎余悲申之意重嘉孺人之賢乃為之志曰孺人姓童氏餘姚人考諱可成字集生起家國學同知廬州府事孺人自居童即以孝聞迨歸于蔣而先姑已沒晨夕悲思既廟見成婦勞虛受公祭嘗鑰授孺人孺人視其倉米不盈斛怡然承之無怯容小大內外具有綱紀琴瑟靜好雖上澗肅比一時也孺人之象為春其氣安以和治虛受公喪必誠必信既成婚九年而旋哭其夫屺孫公屺孫公倚孺人之助曾不問家人生產事公沒而家道益荒孺人獨撫六歲子申四歲子坤三歲女寧以養以教用十指縫紉紅作代食而盡遣謝故僕夫婦之執爨操井者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為夏其氣舒以莊蔣氏自太常公再傳贈參政公三世獨子至虛受公乃生二子其長諱焜字屺孫即孺人夫子也屺孫之弟期孫悅于禪而不娶屺孫生申與坤坤

木形卒故處受公之子及孫亦以獨子傳卬娶邵氏七年而失厥
配中閒緊庭者又七年孺人輒撫申而號曰四世之傳在汝吾年
踰六十尚未抱孫天乎人乎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為秋其氣悄以
肅丙戌之秋申繼室于潘孺人始有婦矣越一年生女孫且弄孫
矣又二年舉長孫申始有子孺人顧之喜可知也申夫婦祇事母
姑愉諾婉娩歆從家雖貧而和致祥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為冬其
氣專以翕於乎天有四時孺人之氣俱備矣盈虛消息七十年之
內皆身歷之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此孺人所以于垂革之日自信
其後之必有昌而誠申等以益勉進其前業也孺人生二子其存

者獨申申前妻余女也後娶潘君聖生女女嫁太學生張燦介同
縣孺人以康熙某年登邑乘中憲李公題其匾額曰苦節可嘉今
孝終而事益定三黨咸服奉為禮宗雖申等未有聞達而守身事
親祇禮先人之志有子孝無咎其亦可以安于地下矣其年月日
葬某山原銘曰
孺人之孝五世而遙孺人之貞三紀風高兀然而立者明山之秀
隆然而伏者姚江之坳窀穸定茲于千萬年永其春秋俎豆于不
祧

叔父母合葬壙志

邵廷采

女巫有駕鬼者喉間㗋嘈彷彿人語遠數十年近數年召亢者無
不至響應聲如面譚自名鬼係吳越閒尤崇此術云叔父上由先
生以康熙癸亥之汀西蓋山陰商姓者為小吏於饒之樂平識先
生京師先生攜橐往焉去半年間不至家之人遣信附賈人貿磁
者寄饒踰年春大母終于革時先生再四家之人又以為古人嚙
指心動饒去姚纔十數日許宜有夢怪自必歸至冬十月得樂平
來函開視則商君札述先生一年不至忽接邵氏家報若其人在
敝署然者大為詫愕謹將原書致還閱罷長嗣弟廷英季弟廷俊

慟絕仆地嗚呼先生生死矣死何日死何所死何狀痛哉且大母以
其年正月終先生以前年七月往往一年而商君問至則先生之
死在大母前決矣死者與死者宜有知不以告豈沒寧固然不聞
生人哀樂事乎然猶日望先生歸戚黨為好語相慰曰是必他往
援其某往事証余亦姑同慰叔母曰叔誠他往歸有日痛之而不
能言入十二年甲戌叔母孫病故叔母省女石堰卒於女家與先
生殊近遠皆客死在古人達生者曰魂氣無不之骨肉歸復唯所
在可也然是絕可痛也而廷俊又先叔母一年卒於菸叔母屬廷
俊且心知先生死而嗚咽絲來忽發哀以致病不起余向遺寵門

茅君趙氏客遊述輙為酸鼻趙氏雲南人萬里出滇二十年不返其子徒跣傳乞于路榜背尋親神感其意遇之江南及傳奇稗說如斯類孝子不可勝紀今廷英獨子才弱不能為古人所為百死莫償余小子廷采循于也又限于勢力末由探先生死期消息是則絕可痛也然宗人有適江西者嘗屬之蹤跡起西陵沿富春捸淳安泝徽江而上至于祁門緣饒抵樂平舟與旅舍例有日記註簿徧覽無先生姓字而叔母厝石堰兩山之峽風車輪轉寒侵骨七年於茲矣廷英每念還厝且招先生魂合葬庚辰九月有巫作先生言呼英名號曰英余與爾母同在中樓久矣前年爾為余主

里人還越始附以歸余死所江西新塗也因上船頭小遊墮水而逝滔滔之流我能盡乎余生之日即余死日汝其記之已叔母又號曰吾苦風風凜不可禦也然汝知無力出我矣繫訖而去巫自言不知所云英以斯言告于采而號采曰是巫也非巫也抑巫女也又烏知新塗者父母皆爾矣且徵巫言爾不將終葬乎遂以其冬十二月二日庚申啟叔母厝至四明石洞英刺血斬石具先生諱字生卒合葬於石孝子碑下銘曰是我叔父之室魄雖不存魂其來合於斯萬年如縷無絕新塗者臨江轄邑隸湖西道距樂平西南又六七百里云先生卒所莫辭何由意他往者其就近光巫

之術吾所不道以志極痛附于借卜筮審物徵之一義云爾

借巫言寫沉痛通篇波瀾起伏在此末只一點歸去曰巫之術吾所不道是占地步處　吳逸茉

陶母章孺人墓誌銘 戊辰

邵廷采

誌人之墓而期于信而有徵雖古人以為難也有其不信者且并疑其所信夫揚人之善于身歿之後而不能信其文以及于可傳見之者衆勿覽而立言者亦自以為酬用之作不足留集中叢而成而輙削之然則近世之所為銘狀如此不亦舉可廢與余之誌陶母章孺人不然孺人之夫子於余為執友其二子嘗受經義而為余之妻於孺人又為侄兩家欣戚與共余之知孺人也宜悉而為我友誌其内也宜不敢以即于欺丙寅冬余客雪苑陶子寓書曰吾妻亡吾入而闔門之内失一友焉惟吾子誌之余嘉孺人之名

德又陶子所以交余者孺人之轄為多其何忍以不文辭孺人姓章氏考諱綿祚諸生世為會稽人孺人少溫慎動止有則事父母以孝聞比歸陶能相其姑主内政逮于今孺人亡之年門以内之事陶子不知也陶子曰吾今而然後知吾妻也孺人奉舅姑孝與娣姒和撫僕御有恩宗黨稱之無間言自甲寅陶子館余于家始至入門堦除洒掃拭如也歷其庭器具咸備以次列進諸二子之席則執經緣然坐雖昏彰必如宿儒已而授餐饌飲畢精以旨餚核蔬簋自陶子家者率紀出其族人爾時竊嘆異曰此豈陶子自為蓋所得于室家之遇者固已盛矣是年南中方用兵革陶子慷慨談功名與余群相抃稱入内問家事事無細巨悉陶子之父太公總成于上而孺人受之以代終陶子時從南湖招友聆令而已然余館其家六七歲未嘗聞孺人言語歎息既婚于陶以甥禮請見孺人守禮終不出陶子好客客望風千里至者皆孺人手調羹具無倦容客安之以陶子之家為家丁卯余自雪苑歸諸陶子則孺人之櫬儼然在寢矣陶子為吾涕執余手而言曰吾今而然後知吾妻也吾事父母節目瑣碎賴吾妻彌縫其間令節盎潤矣吾性卞急妻嘗佐之以寬俾小大咸不我怨令怨矣吾于交遊雖至篤好易見人過或致嫌隙吾妻必擇人之善者稱之短者漫

之俾吾朋友相保以無忘始終今即不致隙過日見矣吾教子孫無序吾妻慈惠而秉然出入必將必面令離塾師之側無廢者矣吾與子并對二十年不為不久矣然子對我而已未悉我之短也見我之外而已未覩我之隱也若吾妻者可謂知我者也噫此我之所以悲也余聞其言而蹙然孺人生于明崇禎某年月日卒于今康熙某年月日年四十七子二長文煥娶王氏生四子一女次炯娶沈氏生二子居喪能準古禮見者感動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所銘曰

坤以為道惟順與貞孺人具之淑不閑擬克寬克勤以相夫子造

馬云亾永錫令嗣

章法似空同左氏墓志　任左壁

誌婦德從夫子口中叙出是永叔家法　陶式南

五世行畧上

邵廷采

維邵之先出姬姓康穆召康穆公之後功在周室紀于旂常及漢青州守休加邑為邵代有名字世邈難譜宋河南新安伯康節先生以樂天知易齊德周程孫徽猷閣待制溥扈蹕南渡家臨安溥玄孫斯昌令淳自臨安徙會稽淳曾孫揚州都巡忠復自會稽遷餘姚通德門之清風里于是餘姚始有邵氏邵氏之在餘姚不能與孫王謝三姓齒而科甲之目獨盛于明浙東明經取高第者以邵氏為最邵氏文章勲節不甚傳而吏多清白子孫慎守經術以儉為師雖累世貴官而族無富室此其家風之可稱述者也微遡閥

遠自仁華觀起禰祖曾高逆數五世自海州公作五世行畧

海州公諱遠更諱既字世昭號鑑水父曰東野公惠聰東野公父曰寅八公文瑄寅八公父曰奎六公斌溯斌始奉化公七世奉化公氏亞六生昌一公浩棠浩棠生通一公德懋德懋生宗一公宗周宗周生福一公復生復生傳二公悌思悌思四子伯珍仲琨叔球琨生文達文達生惠容惠久並登進士惠容任刑部主事惠久知邵武府惠久子陞官刑部左侍郎而球之後三世海州公始以嘉靖壬子舉孝廉由汝寧光州固始縣知縣陞知海州卒于官海州公之學出兄芑泉公芑泉公諱培字遵德以禮記為經生師

江以南言禮記者推餘姚邵氏而芑泉公經義傾縣自江南濱道邑幣計千里脩贄門人用其業起家十數顧獨芑泉公不得第海州公與南濱同崗師事芑泉公不以家人毋弟假借師弟禮既登賢書讀業金陵廣陵閉奇氣素衰八上公車不利益從詩酒任俠天放南濱見而規之遂斂息博覽典故習通政事萬曆二年南濱佐邦政公猶試南宮勤公就選得閩始淮西之俗民性驚悍公治政威惠兼著在縣七年境無奸盜百廢修舉稍遷海州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人也吾將以吏治興事勤而功十吏治猶夫人也安吾蔻命奈之何哉州城壞吏白閣什取土

公曰不可是奪民耕也捐俸市牛使贖鍰更受版築會飢之民卒就築食不踰月城完全活復萬人故今歲運必由海入河患盜出沒又有牧馬累滌則收場盡萑葦異産輒死公剏折馬價輸太僕粮價輸户部更開水利業民屯種多儲常平積穀諸興除叅用古法人以為便再越歲方有成緒而公卒時十年七月七日州人哀思之侍郎陸狀公儒則閎儒吏則循吏而行已本孝友外親家人計出後叔氏可應試公辭也曰誰非人子而作此語芑泉公死杭州自金陵來奔特倭人内犯沿道充塞董程往進無所避育三孤若已子人言質行似孫叔諸儒此其較著者也公歿七年仲子

靖州公舉應天又三年請南濱為墓誌葬縣東北十里郁家山配孺人項恭儉淳德後公十年卒五子長欽倒次靖州公項孺人出次欽詔欽試欽調俞孺人出

靖州公諱欽諭更諱伯崇字克良號廓原高才廓思默通大意為文素然冰解海州公任閩始出橅記一編留授曰經學之傳當在汝由是宗黨閭知名萬曆十六年舉應天五上計偕不第三十二年始就安肅教諭越七年陞國子助教明年出知靖州又三年而罷官性薄世資善處豊約之際其在安肅常乏食遺家人書曰吾今殺小米粥有餘飽被號布衣有餘温迎送樓止有餘遠眞見人

往事分定無入而不自得方為居易俟命之君子也三十五年復應公車徵卷屬同縣都諫應居陳公房既售以避形嫌削去陳素嚴介同試咸為嘆惜公殊不攖情助教北雍同官或歲滿當選代之出外乃得靖州靖州交貴州廣西界民猺錯居不可絶以禮義法度制説公屏去繁政專用清静後税均徭弛禁蠲贖罷價皆樂業治無能名巡按御史廉其績將上最而公雅潤彌縫有瑕者遂落職洒然曰吾故不諧俗于一官何有將歸隱玉田之莊老焉玉田莊者海州公所置其田延袤八十頃直窩洛沽海州公歿嘗挈家耕于田八年及解靖州往往玉田不之家莫種秋麥且田且收

穿池養魚以自周睢晚好老子閉精藏息又知天下將亂欲令諸
子分處南北異圖遺種四十七年々六十四竟終玉田遺令勿作
佛事請銘狀便埋北方延陵季子梁伯鸞事可法也諸子終不忍
奉喪還南葬慈谿二十都龍山元配宜人楊生三子洪慶洪褒洪
化繼配宜人諸生一子洪襄並稱孝弟恭謙長者采聞之宗黨曰
公少時走馬宗中道上猝遇宗老不及下旁無賴輒假宗老意手
擊公々端立謝父兄教感奮力學讀漢魏禮書常至夜分一老持
驚羨漿飯夜詣讀所餉曰無廢先業聊用相問拜飲盡歡去生平
禮數炎簡不修苛節几窓明暇與知交薄飲清談友孝篤誠不以

俗情長幼倫次離隔恩愛家事稟受伯兄母孺人積歲病壆抑搔
扶持靡有衰倦竟享年七十二又樂施務義人有請乞咨無難色
嘗言吾力有限而心無窮其天性仁恕明達類然也兩任教職一
試遠州恥為俗吏雖勤治稼穡託于非力不食之義遺書諸子三
載守靖未嘗輕擬一辟念留不盡以遺汝曹勉之孫少保鑣稱公
用世有本處家有紀寡欲自足生死失得之際絕塵而奔天下人
才如公湮廢者當復不少幸備員公卿司用人權以此為恨陳太
宰有年亦雅相禮敬云
易庵公諱洪化字品生靖州公第三子也九歲從之玉田習樂北

方性行慷慨靖州公奇愛之以為類己遂與玉田莊田勸令務學
曰幸登第則出若田供王父祀事萬曆三十六年夏上府應學使
試大雨試廠皆飛感疾尋卒時年二十四知交無不悼惋者配孺
人翁氏亦二十四任身方七月擗踊決身殉曰吾惟之節弟如烈
久矣況舅姑在北弱寡婦何恃能守宗老慰喻公使告之曰歸烈
婦無子死可也新婦見有身關嗣續至朔生非子死不後至期生
魯公々乃不死魯公々幼多病百端調護伯仲念其寡孤令無均
值宗祠則執讓曰先夫固有子不可廢操管先生孺人祖尚書見
海公外孫也有學德禮之于塾教孤飲食言語居止悉規視先生

以故魯公々少成而壯德性深厚弱冠即具儒者家法頗孺人亦
多病魯公々方藥周篤旁及醫學稍起復病々劇輒愈亦若有鬼
神陰相之竟至六十七歲而卒々之歲孺人有曾孫四年矣明崇
黃先生稌素錄之曰貞懿而拙修史先生孝成志其墓明崇謂邵
母一日之年皆其子一日之所留不然將以烈聞不以貞聞已忠
節孝義不同々歸于善々者人之長而世之師也能遵越世數而
特立不為流俗污世所沈沒倘以先遠而獨有耀其未可知而可
知之者也拙修謂烈者一朝貞者終身下宮無程嬰孤雖存千鈞
之系一髮之微考績要歸公孫則易會稽吾隱子謝無可孔淵以

鄒汝□持狀爲傳則曰孺人撫教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如
一日賦賢有才者今日士大夫棄故君脫屣或死而無救禍敗視
孺人躃腐風務完孤全節牢不定傾持運烈丈夫也哉陳孝廉祖
川傳曰邵氏之黨群稱孺人稟性剛棱忠亮明著推天誠以待人
或挾詐來則矜憐曰當非本心出不得已耳遇僕婢爲小偷輙先
引避恐驚之追遠哀亢時久愈厭忌辰月正而靖州公及楊宜人
像而鳴哀焉諸宜人病叩神乞身代厥鳴公配張氏同窗奉之如
姑曰吾不遠事先姑敢忘先姑之姒乎自稱未亡斷葷長齋念楞
嚴究竟堅固四字未嘗近精廬女冠也時招尋夫宗賢節窮無歸

告均給衣食風示閨範焉
魯公上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傷易庵公之既
沒而始生也每展墓悲鳴攀樹號曰霆何往乎哀動行路事翁孺
人作嬰兒啼笑以娛樂焉用母意周惠三黨賑遺飢困沒身不廢
一姊早寡奉如奉母配孺人孫氏亦時上迎姊所欲以順適姑意
姊歸寧好談說古今閨範異烈事旁及內典常夜向午孫孺人共
伏持聽雖甚倦不敢先即寢其家法如此孫孺人來歸年十五明
年姑病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竟兩歲姑性喜與邵宗婆媼相對
飲食爲設狀褥延致燕坐常數人每歲餘登有所施散一唯姑命

後勝事太姑諸宜人恩孝隆至太姑喜姑亦喜曰吾兒後不衰矣
然公終不以內賢明裕預家政其學出沈管史三先生故沐第之
際無私言出語朋友無隱情伯叔兄弟推多均少之外無餘財及
南都多故從沈史兩師避隱三溪石浪出與世父積之公賣田積
穀以供軍興既而浙東潰秦翁孺人入居甘溪山中寧守返家翁
孺人後六年終公于是感慨歎歎謂二子曰吾生而無父四十餘
六徵吾母崑至今日不圖經過家國之變視息此世又何求哉承
吾志者古今寬廣可自得師勿徒作詁上舉業爲也公卒在順治
十五年上五十一同人私以文稱其不服闕不登危如臨如履守

身爲大人無長幼罔敢或慢事無大小罔或弗度至于好學之篤
前無所承嶄然不揉流俗訾議尤難及云
鶴明公諱貞顯字立大晉公上長子也少讀書姚江書院師友皆
宿學名德長者請求古嘉言懿行忠孝大節公輙向往神志超上
日益請進諸老先生成器之乙酉元年始冠有哭劉忠正公百韻
遂絕舉場一意爲古詩文詩祖空同信陽文祖鹿門震川尤好王
晉江爲人直義效忠教質務存大體屏去機利之事唯篤孝行奉
母孫孺人先意承慈弟欲異居不忍割然每對鳴咽既弗能止終
不及財產腴瘠多寡嘗謂氏采曰孝吾家本也利不可近上利則

商賈心世家降為祗隷其故在此吾猶及崇禎時士人重廉恥羞
諱爭細令三歲童子知務便牟若等必以為戒幼患胃疾體羸枯
促須髮先白康熙九年二四十五而卒臨沒執廷采手曰先人侄
學不可隳吾遭亂離舊業未卒所録宋明諸儒王大成書魯公先
生遺教行業具矣餘先正古文詩在國史記節月崖今文選等
抄出自吾意雖亦學之支流要當存之母用覆瓿若更自求向上
非吾所及也廷采涕泣跪狀下拜受元配陳氏衆廷采繼配章氏
舉行正廷采六月失恃及長弗能狀母之形容也哭而問諸父
習之曰汝母奉姑孝鷄初鳴盥沐立寢門外敬問安否日中視膳

如之昏定又如之其容笑言而無以出于中人而温恭淑順之氣
承易姑而宜室家者竊以為雖古賢哲不必過也大母則告采曰
丙戌夏西陵失守吾家避兵山中翁孺人匍匐吾與汝母兩扶之
以行抵一舍始得肩輿吾二人徒從道遇親戚欷面之哭不能止
三日乃達將縣治寇剽掠時頗連流寓困躓萬狀能不失婦姑內
外之禮吾以是知汝母之賢也然遂用儳病致殞其孕又二年生
汝轉羸汝之所以不克育乃兄與依乃母則職丙戌之由又曰汝
母之猶留也瞪目視我者三曰新婦不能事姑矣欲絕已與胖遲
顧若有所屬余意領召保母立汝于前翹首曰以累姑言終而卒

年二十一耳吾之撫爾以至于今未有成則汝母之哀不忍淡也
汝繼母之歸汝甫三歲繼母之奉吾如汝母其撫汝也如吾及汝
弟舉而汝父之愛汝不衰服食居處雖出自吾汝常得豈汝母亦
曰吾子何故與陳氏姊子比家人翕然賢之汝繼母之亡亦止二
十七歲汝時十一歲汝弟三歲耳汝當已有知識或能憶之汝弟
不復憶也於乎二母之行事彷彿得于大母之告廷采者如此自
廷采生六月而先母陳孺人卒越三年先君繼娶室于章又八年
章孺人卒之明日先祖滌公府君卒又明日祿璜祖載致極于
勞又八年行正以瘵殤又四年先君告終自先君之亡至于今年

甲子又十五年而大母孫孺人卒祖父母父母兄弟無一人在者
大母之亡撫柩躃踊形影單孑回念二人手澤猶新吳鄉之喪未
歸瀧岡之阡難表日月如馳冉冉將暮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斯以
知誠性命為虛誕而慕功名為今誕大本不立志節奚伸故蓼莪
有鮮民之痛小宛抱所生之恨以古況今其悲矜一恐後生無聞
故畧叙先人行事著其內痛之自具于篇

令觀後篇家學世德畧具無休董先生評云非徒温雅乃別見
孝弟之性誠然　未約傳
第五章一手注寫血淚從肺中迸出真不讓瀧岡阡表別序思

鄧廷采

易菴公同母兄二人庠賓公文學公後母弟一人孝廉公庠賓公
諱洪度字積之志存仁儉約己利物靖州公楊宜人之京田公與
仲弟褒守家偕妻顧入四明山結廬石洞力耕積穀手植竹果數
年成林既有儲蓄特置尚曾以下祀田三黨鰥寡獨孤貧婚喪讀
書有助先世舊業則頗推諸叔從弟曰吾父意本爾又善于勸勞
戒出陳賂耕人感其至誠咸不欺負軍興徵發率先急義上自有
司下及田父樵牧皆道其賢順治十一年年八十一卒子邦佛邦
華邦泰並先沒有總孫三治表文學公諱洪褒字近衡承伯兄志

撫孤姪有恩後母宜人諸從玉田婦甚少于公十餘歲公兵[illegible]
蒲伏拜謁歲時伏臘慶賀宴享皆拜宜人坐而受之見者以為難
季弟褒初年眷屬近卿家公順母志勿告禁宜人卒褒在京師公
親視其篋篋就加封識一無所取俟褒歸完付其資[illegible]如此
崇禎十年年六十三卒配陳端毅守禮生三子邦鑑[illegible]昌孝
廉公諱洪裴字六佐九歲而孤才性旁溢諸度曲調餘石投壺擲
琴弈不精工已就婚李氏于玉田常往來京師兵虜亂離常悲惜
備畢改少時浮華之習遺書公公書曰今東西用兵當枕戈待旦
以致同仇君父猶從事帖括非男子也又書曰北方游飢三[illegible]

縱天下事可知至甲申國變如公言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求錢
卒與玉田十六年從弟洪廣官濟寧同知迎李氏至濟寧一子邦
辛無嗣附靖州公祠祭
鄧氏海州公之宗皆重廉恥謹取與然諾有萬石醇厚家風而從
事講學則自魯公公始翁孺人禮聘蔡標管先生因引見求如沈
先生子虛子復二史先生為發濂洛關建姚江諸子之學由是志
識閎覆標詣日新族人喜孺人貞德咸曰易貴公宜有後之嗣
者能每事不忘孺人與魯公公母致堅娛使宗族鄉黨間稱羡
弟則何必道藉乃為立身行道哉

采六月失恃育于大母孫孺人十易保母乃得乳比長教之甚嚴
故不識俗諧及詈人十三四時曾一蹴鞠孺人召之泣曰若祖父
能著不任蹴鞠若令才過祖父矣采頓首出血謝孺人五世祖為
忠烈公燧高祖文恪公塈曾祖宗伯公鏌父文學君應樑字維舟
鞏昌同知如沚仲子也少警慧能悉其家世書數以教子及孫曰
孫氏立朝大節吾婦人也何能言然吾嘗習孫氏之家法矣吾曾
祖與伯兄清簡公韓出也太僕卿大司馬楊出也楊夫人乘其二
子受經業于二兄稱弟子二兄之奉後母也朝夕立寢門外定省
拜跪出反必告面如禮楊夫人朝後宮皇后及妃主以下咸與不

範取則焉自吾歸汝家見吾姑翁孺人之教亦然吾但能守此以
無忘遺訓也釆乎立身貴早要于孝吾恕必以類要于和且平留
意保身以承先祀勗哉孺人性明肅夫婦居室相對如賓友恭功
以內無不嚴服細及女紅中饋之事喜旨精妙人人自以為不如
初于歸即以孝聞大父止一女光歸孫公應奎之曾孫稿洵覲敬
亟于事姑予宇其子為之聘婦釆妻父龔公邵出從甥也待之如
孫氏甥故龔公指廷釆而言曰男母賢而惠我而教孫也有義方
是兒率謹必能成立甫六歲即以女字焉龔氏亡遺一女又撫之
釆贅陶氏于會稽不能歸念之至歿丁卯秋陶氏歸孺人亡四年

痛先人之不逮事而家法無所稟式也乃垂淚而書其槩
先君奉大父教甚謹晨夕動定毋事稟承嘗泣謂孫釆曰吾父訓
予嚴若汝父之訓汝不逮遠矣吾嘗自愧不盡子道今視汝之事
吾又不逮吾事吾父也顧吾家世以孝謹相遺汝父德薄汝宜效
汝祖勿效汝父塾課首重經義曰此起家之本當念先人九原相
待無泛迂稽誤時日若立身揚名光大前業更有進于此者毋閒
大父書嘆曰汝質本厚可與向學惜汝祖早世所以至此又謂汝
近日非不能作道學語止欠一誠字耳釆或稱說倘當吾曰吾亦
知汝持論頗正但踐履不可不實

從先君出早門觀潮僕婦自江北渡南岸舟蕩婦墮釆援之上先
君怒曰雖僕婦固女子也而執其手以登乎
陳執齋先生先君執友也與兄柳津弟友上秋湄在石門唱和友
上云其出制義質尊公委倖分別封拔完固擲還竟二年無偶泄
者於此服尊公厚德而知其他立心待物無不然也執齋亦吳忠
先君忠厚爾不及尊公多矣自惟輕薄悼喪生平泫然書之
外祖陳蜀蒼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性行忠孝毋妄集說崇禎甲申
事輒俯首涕泗涔下一坐為罷酒朔望諸家廟申飭宗法拳于弟
非孝者罪祭祀齋哀行禮終身不改故時衣冠兄弟燕見蜀蒼先

生必拱手侍命之坐乃坐或遭督過則斂容立聽父丹冶公川撫
省齋公曾孫也仕通判歸舊廬純蔽風雨而已唯藏書數篋以教
子孫釆過母家時時見儀一先生親手讐校嘆息曰先世自崧湍
以來所遺盡是今老矣遭世亂離以耕代食又慮此書不為不足
矣但未知子孫能明吾志否耳言已又輒泣蜀蒼先生先卒無子
儀一先生命其子養叔母終年即釆外祖母也外祖母諸葛氏上
虞人
釆少年失為人兄之理正弟三歲喪母半依外祖母于甘谿七八
歲時即令獨宿老僕王五妻為持被周蓋乃去然早識孝弟為道

丹氏輒慘然變色余失意私過越城弟偏走西城求余蔴歸告叔母曰阿兄出門未嘗持金此時不知泊何所矣因泣下稍長曉世務從廿餘來泣謂余舅氏怒我嘗持鐵椎椎我以我他姓子也余持之而泣弟沒先君自石門歸責采爾弟將死而爾不知是爾性不至也因述蜀漢車騎將軍張飛爲帳下所殺持其首奔吳嘗聞飛營都督有表即頓足曰噫飛死矣古人天性篤至哉自生明今爾不知爾弟之死於平生孝友之意衰也采無詞以對後有兄弟者當以我爲戒

粲々梓々有類雜組而詞氣溫淳真覺言不盡意使人不能忽

讀弟元案識

孫祖姑孺人傳略 癸未

邵廷采

表叔孫畹仙先生奉其母祖姑孺人之行實而命采爲傳越十年檢閱於語溪沈氏之南雅堂出而卒讀泫然曰忌此是忌余先祖也孺人姓邵氏曾王父易菴公女貞懿翁太君出太君年二十四而寡孺人方三歲又三月而王父魯公先生生孺人幼閑貞淑及長歸孫公縱齋親黨咸嘆息曰庶見禮宗繫太君賴孫氏自嬰綮都御史以來家世饒盛孺人傳兒盈十頃事其姑太君奉匜沃盥不以精手綮躬承睫弗敢遂專尊而姑沒夫亦傷逝孺人時年三十與伯姒各撫一孤恪持門戶內外罔有間言其教孤不忍叱咄有不率則潸焉淚下不語終日孤寤寐謝乃復飲食洎兩孫婚娶各畢始就分異諭其孫曰慎無懷私小傷大本自求成立欲田取皖者廬敝者僅痿者罷窳朽者葺包故事在汝則也學于佛識華嚴境經之秘自孫公亡後洗粧疏布淡齋素食曰未亡人宜爾敢踰傷家女誠乎予婦姜亦賢孝克盡色養閨閣之內不聞聲語以故孺人於家事一無所問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年七十四垂革悉屏醫藥曰吾得正命安以草木之滋爲哉但起薰盥端坐而逝二子長先萊即畹仙次先棐勝出萊三子鈺早世棐二子采叔母孫祖姑女也斯母教事大母孫孺人禮孝恭謹俞諾進退定

省操作衆以法嗚呼繼之者難矣

節孝相傳家法具備可入小學外篇人家後生知得如此一尸

分方能受益 叔父天華先生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邵廷采

明餘姚邵洪化妻翁氏南京兵部尚書翁大立孫女也年二十四而寡孝事後姑撫孤成立一日病篤遣男曾可與婦孫氏同日刲臂宗黨咸謂節孝萃一門云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邵廷采

清會稽王氏庠生陶儒彥妻明節婦吳氏兒婦也年二十九夫歿無子氏欲以身殉其姑勸止奉姑曲盡孝敬廿貧苦節六十年壽八十有八人羨一門雙貞云

丁母章太孺人傳 壬午　邵廷采

余與丁子淇園若蘭志齒交閱四年得聞其大母太孺人之行節而屬余為傳太孺人姓章氏會稽道墟里人幼有完志叔父午垣公奇愛之請于父爾範公而子畜之許字于丁未歸及午垣公為天津游擊將軍迎婿昏焉丁君幼孤宿疾太孺人娠三月而君病不起斂不欲生公強救之曰爾欲斬丁後邪姑忍死待其年九月嗣君生太孺人乃不死公改職令歷城從之官崇禎十七年流寇圍歷城將陷嗣君方三歲太孺人度不免乃級兒所著內衣紉以金錢乾糒教之姓名父母年歲里居令成誦曰記此告免爾者

頃之庭中驚亂太孺人扶嗣君走前至井頸泣曰母死此兒自免嗣君方牽衣號有老人急呼曰無為徒死賊退久矣賊果退不死時猶未解嚴乃率僮婦求得厥後枯井更鑿為閣匿計賊進攻城下匿井中三日夜糧盡嗣君啼飢鄰微聞益惶急已而賊竟去章皇帝定鼎京師南下三齊公去官歸市壘僕御散走山東連歲飢人相食米石錢萬太孺人食糠覈竟十餘年備針黹養父母及嗣君率瀹四鼓猶事刀尺十指血旋瘃嗣君從師文藝成能走京師乃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于是有衣食矣公夫妻留寓山東月致米肉千里餉之迄于其亡恩孝不怠嘗謂子孫曰本歸丁氏無家依父母居夫子早即世中更亂危吾之餘年有子及孫念不到此宗人在南當不知乃公有後若等幸思我苦辛追昔先人壽七十三康熙二十八年終于天津以嗣君當受官例贈為太孺人嗣君尋亦亡越四年而孫若蘭遵其父遺令負遺書返會稽娶於郡城因遂家焉若蘭泣而告其宗人曰太孺人始有家也

贊曰余曾祖母翁太君尚書公大立孫歸曾祖易菴先生娠三月而先生終忍百死以立邵孤延及于今四世矣幾得以如綫不絕太君渾也今淇園所載太孺人事一何相類太孺人不即死以二老待養幼孤待長卒幸違險阻就安和非天主之人主之矣范氏

後漢書存孝女三其已嫁者犍為叔先雄酒泉龐娥餘並以節烈聞自有父子夫婦以來此義也未之改也于太孺人何異以淇園為人純質不苟阿好是以信而登之夫匹夫之紀述與朝廷之表閭封墓權義均也余文附太孺人以傳其兩不朽矣哉

每用淡筆着意是先生長技質語自占極高使人知立言之不苟小儒望而咋舌　陶德[illegible]識

書會稽宋陵始末　　邵長蘅

元以西僧楊璉真伽有軍功命總統江南釋教遂措惡近[illegible]
相桑哥表裏為奸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使僧嗣占少高上言請[illegible]
宋會稽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嬌制可其奏于是盡發陵之在
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將裒陵骨築浮屠于杞故宋將
作監簿山陰王英孫出家財具羊豕使客唐珏林景熙鄭宗仁等
以已意召會稽少謂之曰吾輩皆宋人不忍陵骸之暴露當取他
骨易歸此千載恨痛事書儒不足謀非君等義烈士不可衆感諾
遂分路入山夜收遺骨葬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樹為識惟理宗

頭不得先為真伽取去截其頂為飲器矣後數日真伽取散骨渡
江即宋故宮築白塔雜牛馬枯骼共穴名曰鎮南杭人悲咽不忍
仰視其後塔三經雷震焚其金裝鈲壺蓋諸人易骨時奔皇覺伏
有仍入塔中者所以能動天若此二十五年從桑哥真伽奏毀宋
故宮殿郊壇太廟悉為佛寺又患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歡憐欲
從之京師既而不果二十八年桑哥敗真伽下獄籍其家欲殺遂
入于宮以賜帝師帝師存出真伽還所籍三十年復用其子暗普江浙
行省左丞已聞江南民怨真伽不已罷之及順帝至正十九年張
上誠弟士信守杭壞白塔覺非嘗知又城二十八年元亡距發陵八
十二年矣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韓國公李
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
于西僧汝納以理宗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瘞諸鳳
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
陵圖遂命隊瘞南歸藏諸舊陵護葬者禮部尚書崔亮紹興府知
府張士敏勒碑記年月其後越人好義者立雙義祠于會稽縣學
名宦祠之左祀唐林二公嘉靖二十六年知縣南充張鑑更建祠
陵旁歲祀六陵以次及祠與陵相從四十年彭山先生季本言謝
翱唐珏林景熙鄭宗仁皆王英孫客王氏故宋勲戚冑富而好施

收骨之事寔始偶謀不然唐一寒士而鄭林謝遠客僑人安能動
捐不貲以圖成哉又元明之際張丁趙于常皆以瘞骨歸英孫丁
之說得于傅藻傅藻得于其師黃文獻溍而于常羨冬青引云注
中言是王修竹此大奇事非李布劇孟之徒不能辦霽山集中有
鄭朴翁而楊維楨云翱有陰移冥轉之功則此數人共功一體今
攢陵專祀唐林而不及謝王鄭亦司風教者闕典也季本字明德
陽明門人世或稱長沙公其為此論定于晚年宜可據云
楊璉真伽發陵事首禍于杭天長寺僧聞天長者故魏愚請王蓥
寺也聞阿真伽以寺獻旋發王墳多得金玉因遂思發會稽攢宮

演福寺僧澤力贊之設意會稽泰寧寺僧宗允宗愷使捴揚侍郎汪安撫侵寺地乙酉八月發寧宗理宗度宗及楊后四陵取其寶器理宗永穆陵藏尤多啓棺有白氣亘天穆陵面如生藉以錦下承竹絲金織細簟擲地有聲或言含珠有夜明遂倒懸其屍于樹瀝取水銀凡三日夜竟失其首或云西番回回以得帝王髑髏可厭勝故盜去先發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抗爭澤痛箠脅以刃擁而逐之銑力不勝猶據地大哭事竟製棺衣險慟絕路旁人相向哀是夕四山皆有哭聲如是旬餘十一月又發徽高孝光四帝孟韋邢吳謝五后陵徽陵無一物高骨髮俱化餘端硯一孝陵存頂

骨片餘及玉瓶爐古銅鬲奇力曲足影皆為澤所取光亡與諸后儀莽生存銑並棺斂火化陵中金錢累萬為尸氣所蝕如敗銅諸凶棄不取多為村民所得有得猫睛金剛石異寶者一翁從孟后陵得碧髻長六尺貫金釵瓊祠之佛堂已而得金錢家非死即病翁恐亟送龍洞中後為富人徵之返櫬也君臣咸意其非真入境即承以櫓納衮冕翠衣焉不改殮故壙中空無有金世宗襲欽宗于鞏洛之原宋固未嘗求之也有以徵欽並言者誤以邢后陵為欽耳方移穆陵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亦無畏足輒爛數年墮指死聞得志驕蕩多奔人田後為怨家閹而屠之道聞宗愷與真伽分

財不平杖死惟宗允以財豪一方越人怨之刺骨

案曰宋陵之發傳聞異辭周密齊人也號草窗仕于宋宋亡不出所居杭癸辛巷有癸辛雜識云楊髡發陵在乙酉至元二十二年之八月及十一月陶九成台臨海人也名宗儀仕于元退耕吳門有輟耕錄紀元事終于集慶兵起書成次年洪武建元其紀發陵則在至元戊寅密見之親而宗儀聞之悉猶異同若此然後人多據謝翱詩以戊寅為正商文毅等修續綱目因之是知翱之可據而不知密之亦可據也翱詩種年星在尾或別有說不可臆推但戊寅為元至元十五年宋祥興元年少主昺猶踞厓山粵西蹟

起之眾所在皆是以元君臣之驚謀況力寧不慮人心動搖而驟為此幽慘代施田單反閒計耶抑文山被拘入燕沿道悲吟謝湲不聞斯禍而無一語痛及獨霽山詩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似為杭亡次年事然題本曰夢中亦未可指定去年二字為案也說者又謂丙子元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已定法令已明安得有此惟戊寅距丙子纔二年庶事草創西僧或得乘間以行其惡斯言何已恕而不達情理之甚耶夫元悉毀宋宮闕郊壇欲遷其宗室何恤于陵元時稗史避諱至宋景濂始發其邪于乙酉丘文莊更昌言之云真伽之罪雖不容誅然世祖因其奏

并而從則是以帝王而樊崇温輜行也於乎劉向封事深陳山陵
之戒向沒未三十年而其言遂驗班固傳楊王孫獨載裸葬一事
彼親有見于赤眉之禍若向之先識其不可及乎理宗之末鄭强
境蹙亡形成矣而藏尤厚蓋以度宗之庸愚而內主之以謝后外
輔之以似道忍令君父之首至于倒垂而飲器終也明祖御世首
命北平西僧歸理宗項骨遣大臣護瘞故陵然後宋帝泉壤之冤
得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藉以伸豈直禮瘞福壽廟祀余闕比
哉於乎後之有天下者行事之得失可無鑒于茲

書思陵始末

邵廷采

武進邵衛文集有書趙一桂事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
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署曰
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偽官李檄昌平州官吏郎動帑銀
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
下窆時倉州庫如洗又量日促監葬官偽禮政主事許作梅束手
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
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
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

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設石案一懸萬年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
帑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衣奩皆貯以木笥左旁
石牀一牀上疊被褥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
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居
其上其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蘆棚陳豬羊金銀紙錁祭器率
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于石牀右次
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田妃棺槨如制職見
先帝有棺無槨遂以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
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

又率諸人登萁號哭震天者移時，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舂土起冢，又築塚墻高五尺有奇。本朝定鼎，勅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焉。計一時斂錢諸人皆爾義士：孫繁祉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於乎！甲申之禍，天崩地坼，傳聞烈皇帝大行舁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厰，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技捐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意得，擇艱疾驅遁之爭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昝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塋奠酹號哭，其高義寧出唐珏林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璁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陽九，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偽禮政府屬偽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嘗見甲申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後即自殺。今以一柱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訛。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讀馬伏波傳　邵廷采

後伏波將軍馬公義烈士能擇君矣而不能度時益君之情坐迎我而開心見誠者以其時天下未定游士固能重輕也當公孫稱帝閉以西之勢在隗囂迨竇融款而公效誠一丸泥封關之計不得行矣昔七國處士橫議儀秦鞅斯並以立談取卿相而四公子之客皆至三千人豈其時王公誠能下賢哉以為是諸人者定天下不足而撓天下有餘吾不收之將轉為他人用協而謀我也迨天下既定人之謀計橫溢而不能制大則取菹醢之禍小則受請室之辱而欲保全功臣之世者則使之以列侯就第不任吏職此亦天下之勢宜然漢唐宋明開代皆如此非可徒咎其君之薄而已公定交阯有大勳至武陵五溪蠢動一偏裨任耳制帝已厭兵郤臧馬之言而謝西域公年踰耳順猶復壯心不已即無薏苡之謗梁松之搆其能免于疑嫉哉帝之褒周黨而重嚴光亦明示天下以意也後人徒尚光之高光武之量而不窺其深識大處猶為未知光與帝者易曰後天而奉天時光之出處特為後天奉時所以千百世下仰先生之風而嘆其山高水長也感伏波之事因以志焉

讀寇萊公傳　邵廷采

仇讐之國無通謀之理也夫差使人立于庭呼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覆之會稽其後小不忍而聽種蠡之成吳竟沼矣宋澶淵之役微寇萊公景德其遂為靖康乎公主戰者也借其君不能行公之意金繒歲益沿至于金元兄之弟之伯之叔之臣之帝之權常在人而命制于敵雖有至勇極謀之士能善其後乎寧都魏禧評兩宋人才公為上上蓋公之意與一代之邊計皆相謬者也當其時使王旦還守京師旦請宣召準臣有所陳準至帝前旦曰十日不捷當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乃馳去惜夫真宗有種蠡之臣而不能用也重臣當國大事如旦準者蓋其少哉宋二聖之不還也以講失也明太上之還也以不講得也於乎此主之者于謙而不可謂景帝之無功也

讀趙丞相傳　　邵廷采

趙丞相廢光立寧可與權矣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也惜不能燭數未萌旋失侂胄抑猶患于心之有所恃乎人臣有功不居可以律己不可以責人况侂胄何人也朱勝叅及羅點葉適皆儒者也其見理過于汝愚遠矣雖然三代以下善處廢立臨大事而浙者前霍光而後汝愚光受武帝之託而汝愚未膺壽皇之命則汝愚尤不可及哉光有張安世田延年韓增趙充國諸人為之先後而汝愚黨解權去而不知蔡所以敗也王允行董卓之誅而不能靖亂無亦志滿慮疎大發偽

恃不知天下禍患出智計之不及料者正多也允才十倍汝愚而乃有此敗則持盈定傾功成名遂而身退唯伊尹一人也與

讀李文忠傳　　邵廷采

嘗讀宋史岳飛破金一日奉十二金牌召還百姓遮道慟哭飛泣諭之曰我義不得復留未嘗不仰天椎心泣血也及觀國史至李文忠傳應昌獲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宮人并歷代金寶玉冊以歸又歎曰人之生世固有幸不幸哉當金元之盛也以韓世忠劉琦諸將奔命而不足及其衰也以劉福通閔先生諸盜馳騁而有餘故金之亡孟珙入蔡州元之亡徐達平大都至應昌捷而彼運始盡矣前此文忠有大同之捷常遇春有上都之捷徐達有太原定西之捷後馮勝有金山之捷計其戰功亦僅半于宋乃

宋竟不支何也豈自屈者無勝闔得天者有倖冢於文忠之忠勇不後于飛而遇宋高抱痛以死文忠遇太祖而成吉甫方叔之功自石晉賂德光以來遼金元世守四百年之地得復見漢官威儀伯顏渡江六宮北徙粘罕入汴二帝東遷和尚完普夢叶于大忠之三十二年於乎盛哉

姚江書院訓約 甲戌

邵廷采

廷采生質固陋制行拙迂幼幸從祖父入姚江書院與聞沈史諸先生緒論後受業韓夫子朝夕面命數十年來頑鈍猶昔忝遇黄岡韋明府來蒞吾邑育材興學復辟廷采濫充斯席自愧業不精行不立無所扶持與姚中君子相周旋敬述所聞於師條次訓約十則務期諸君恪遵砥礪以無負作人盛典記曰教學半於廷采有深幸焉

一曰立意宜誠

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能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戢山劉子揭慎獨為宗旨拙修史先生平教門人以立誠為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即今諸生讀書是真讀書做人是真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淺深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為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辨此志向方得

二曰勘理宜精

人情物理事勢皆聖人之學故曰道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著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達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辯亦謂之誠可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為駐足之地正是此意

三曰倫紀宜敦

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本首重孝弟如祭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來庠民社晨夕出入俱有愛親敬長兩事此處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即今靦然人面坐擁書史友朋相對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為證人社言如此為人不如此為獸畏之慎之

四曰威儀宜攝

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使當下請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功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惰慢不設乃恂慄從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傲而長者愈益謙退準典

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蔽其氣此學問之牆壁朱子學齋
規約可以為法

五 曰識量宜弘

世間多少難了事何啻目前肩〻較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不可不具此氣概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
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謹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
不可不以天地為心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少異不害
大同習而治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
俱要掃除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安得道聽

以傳坐論他人是非同異坦懷相遇平心觀理何彼何此會見
萬物皆備於我

六 曰取與宜嚴

韓夫子發述師訓丁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為柔窒智為昏變
恩為慘染潔為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為本千駟一
介一切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容私小陷溺
當務謹身節用量入為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豎立處陸
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做而行之

七 曰學術宜端

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汙世
揉雜之說每見近來狀其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老佛所嗤
棄賢者亦嘗為之蕺山劉子改了凡功過格為人譜專紀過不
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為主事君事父經綸天
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平然信得及推之冠婚
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移風易俗試吾輩分內事

八 曰讀書宜進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收放
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既閒身心俱軼迨乎應

務勤獲窒得談性命則入于空虛慕功名則流于夸大離道
為二明德新民大學之功俱無安頓迨後崙習舉業終其身
敝精神於無用之文是以人材遠不如古茲姑無甚高論即於
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
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家分為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
古文五六頁約三年可一週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門于本
文次繹傳註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于斯忱有湊泊及
至下筆淵〻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

九曰舉業宜醇

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循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此何得僅視為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是生法氣是生才氣以貴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平才貴橫不貴巧四者同出一原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塗養之詩書之源沈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為文章理法才氣一時俱到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為大雅家長禍先生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與其逐看誦錄同一心思而調度各別既是文章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要分外出奇而又不必苦苦著意求之艱難只是看題把要踐貶見作意耳若胸無帳紙而動言歸唐金陳耳食何異

十曰功課宜勤

業精於勤毀則有功古人合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辟廢學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受亂迋閱毋進銳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踈密心之存否即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要各各警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吊[illegible][illegible]傳奇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固當恥而不為安石圍棊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

右十條非託空言務期實踐廷采既叨末席意欲藉以致和更望諸君道義相成忠告善道虛公相與毋立私交自愛愛人補廷采所未逮廷采有過亦祈無化無隱從容規切當虛心以改姚江固陽明夫子闕里也去世未遠近居亦甚賢才蔚興將在今日心乎愛矣跂予望之

詩經兒課小引

邵廷釆

辛未冬余讀書陶氏之曉佩樓時病縩起嬾事制舉業間取架上詩傳授長子承瀛承瀛亦病絲起輒又病不能竟讀或卒日一讀一擲陶君笑謂余曰吾子與先生子才頗相當年與病又不相下業專易矣且兼詩得不勝盡節略以為易受地乎余曰唯唯古未有取聖人既刪之經更其篇次意為去取者然亦有說明經將以致用漢儒一生弟窮一經立朝服官大節皆取足其中今人不唯其用之為徒貪多務博思攬取詞藻雷同勦說而已才力濟而見聞漁獵之富或反過乎古人乃如之人盡身通六藝者也可謂之明經乎夫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斯道也有行之矣其分門摘類脱略掛漏尋章節畧而忽全經斷攬取勦說之尤甚余小子又烏乎敢陶君以為然請卒成之于是晨夕諷誦隨手抄錄月而積之得豳風豳雅豳頌為一帙鄉飲酒升歌鹿鳴王合樂關雎為一帙郊廟樂章為一帙戎祀燕享之類為一帙周自后稷迄于文武先後世系為一帙宣王中興之詩為一帙衛武公三詩為一帙十五國風正變為一帙變雅為一帙魯頌商頌又自為一帙凡十卷得三百篇三之二焉善學者讀全經之文而參覽于其編不無足以相發者錄成授承瀛及陶君子全鐸使私藏之目為兩篚篋毋令人見謂余僭且狂也十月既望姚江邵廷釆記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庚午　邵廷采

采承先人付託之重圖取書院往蹟勒成一書久而未能已巳冬偕同人請无休董隱君為諸先生立傳隱君曰書院之立所重惟學諸先生之學余聞之風矣抑其制行之卓語言之妙于其哀次以佐余討論所未悉采因于笥中出大父魯公先生所手輯義學緣起院規諸蒞教言稽古數十則并吾之俞先生學要微畧呈隱君隱君乃即舊本所載合之劉子全書洎于譜志及諸門人之稱述諸先生者博採而慎收之凡匝月中成大傳六小傳十七復為之記并條次諸先生所著序言紀事等篇為上下二卷總名之曰書院志畧已隱君循未厭意命采入姚江再蒐之同人無以應采仍緍先人存稿復得沈管史韓四先生遺大父書及楨不疑先生與家安元先生欲為沈管兩先生立傳書學會質疑數紙既又得孫少保楊中翰與管史兩先生唱和詩札家得魯先生與鄭莫維先生始創義倉緣起隱君復增訂之于以起文成之絕脉并闡戢山之微言蓋是書非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書抑非一時之書千百世之書也采竊心喜以為祖父所欲成而未及為二十年圖之不逐者一旦得受成書于隱君何幸如之既又念大父貯明儒書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曰仁緒山東郭南野及蒙泉燕詒之緒靡不

鈎串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儒語共相問答當采讀四子書時便欲提撕本原出入教以孝弟忠信語之以必為聖人所隨舉語多詳經而畧史屢告以客座私祝先康節詩句與朱子家禮勿示以縱橫撓道文門無襍賓所與居皆義學侶也大父之于學勤矣王子有言曰程朱沒後師友道亡夫師友之道亡則學亡祖父之澤亡則師友亦亡世有念師友而思祖父者諒不以是編謂余小子拙也畧之云者隱君曰此亦因所見而粗集其梗概耳其諸未備與有心院事而深契諸先生之宿昔者為加詳焉

民生有三事之如一邵子玆刻其有覩有師矣　許學明書以

正人心則事君之義無不在是也邵子玆刻其有功三事豈不偉哉萬校一

擬徵啓禎遺書謝表　邵廷采

伏以菲削紀前朝賞罰出大君之命是非明異代文章持萬世之公事慮久而漸湮徵求宜豫道與天而均重編次非輕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業後世衆傳分成于衆手至以崇卑而監其官馬遷分散數家刊落猶多未盡范氏淹通後傳條例且虞過煩晉書紀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宋史費歐陽之百萬言而尤襟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周欲自成一家之體然述一事而先後不同敘一人而彼此不同遂至踵壞百代之書又況周臣不立韓通國娘宜憤唐錄雖私張說公道誰明魏則為王蜀

則為寇名儒且與陳壽同譏按之入地而揚之上天何物敢與魏收作色揔之本朝自尊其人物多稱賢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後王追定其權衡當封大夫而并及天子恭惟　皇帝陛下志在春秋書成律例詳有明歷年二百載得統紹漢唐之隆傳世十六王致治逾殷夏之烈母儀成倫配宋哲高祖訓集成同周損益特其文網太密關睢麟趾之意終有忝于二南綜核過嚴淵達忠厚之風以雅符乎七制是皆太祖詒謀之未善更遇文皇總序之非經猜難之爭大禮之爭三案之爭士氣衰而愈憤門戶之臺諫與流逸之轉戰俱亡詔獄之弊廠衛之弊廷杖之弊宦官從而無節閹寺

之刑威懲諸賢之碧膏誠痛宣孝短祚世神永年皆為氣運之薄徐李推誠于王再造並流天地之名蓋始也高帝之肇規模慈寬獨嚴墨吏究也思陵之殉社稷升遐尚念蒼生一代無奇功故百姓紫其休養累朝多數澤故縉紳皆重熹陋第正嘉以前之書足徵文獻啟禎以後之事半散冰灰伯喈之逸才恐其亡形江海所南之心史亦濩城毀金函若不及此蒐羅何以終其係貫紀表志傳當如班掾之精嚴毋仍應泰紀事之餘予奪貶褒頒學文公之平想勿等李贄續書之偏臣等向未窺中秘之藏早留心于著作今幸值承明之選反汗面于編摩困思作史之難非獨其文不易

以昌黎之強直尚避譏彈如廬陵之博通猶辭參閱所以野史得行其獨見而素心難証于同修宜開忌諱之門大肆專家之學伏願除俗弊而布寬政若明祖之聽劉基無欲速以致太平法孝宗之用大夏復建文之號不必別立革朝之名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因之例附周于南君以備宥恪禮嘉客于湯威置守陵之吏以獲寢園感百神而垂泣

題劉生喜容

邵廷釆

鏡之面畫之影其幻一也天之畀形於我與我之托形於鏡與畫亦豈或異安知鏡與畫之非真我之非幻乎我故為幻而貴真乎鏡與畫亦見其感也余怪世人好圖小影顏之曰喜容夫情有七而喜特其一容有九而喜之容又特其一焉獨以喜名容曰喜天地之仁氣也春生為仁仁統四端根心生色施于四體惟仁者其容舒乃克有喜焉喜不僭而七情九容舉不忒焉矣顧置一鏡一画于此閱歲時更熟觀之每不相似則又以疑鏡之為真画之為幻也然而世且圖之者以真將藉幻以留也抑感洪範二五事一曰貌而言視聽從之其本則起于思思之義有聖有狂貌言視聽隨所思而變我之真其在斯乎不歸其真而徒執其向所圖之容曰我圖坐是立是山水環我花石繞我魚鳥依我我則儼然君是畫者也彼山水花石有知毋乃笑此蚩蚩者之非故我與劉生弱冠而圖喜容即之若真有喜者余則謂生方盛顏俛慎其思以進于日强莊敬消乎耄年而鏡中之劉生與画中之劉生恒似而不相似其為喜也乃更多矣是則余之所蘄于生者也

登州觀德亭記跋

邵廷釆

仁和王公繪登州圖作觀德亭記余披覽伏讀凡海氣之吞見日月之沉升倉庾之貯積射圃之習禮雖未至登一一如睹諸目甚哉公之圖與文曲寫公之心也登故官山府海國下逮趙宋坡公出守時尚稱全盛未至如公文所云凋敝以是知地有升降政由俗革即一登而他郡可知天下可知已然惟山川壞性終古不移至于邪屋建置民户充蕃物產土俗之豊腴窕秀固皆可以人力復旋而轉之存乎其時登與遼之金復海蓋一航相望隋唐征高麗舟師皆自登出明萬曆援朝鮮間使轉運取道沙門島迨天啓初加設防撫重以東江吳橋之役兵連不解太守令長往往脩治鄉聚今海隅日出並為一家烽火晏然民安枕樂生六十餘年矣公當歉歲後至正己恤窮輕徭平賦四年之間元氣漸紓流民之圖可無繪令後世志風俗者以斯文為失實孰知旋而轉之者之存乎公也公云射以觀德未有不正身而可居人上者凡為司牧其各寫一通銘之座前乎

紀養說

邵廷采

昌邑之廚有司養馬以煮糲啟失遷主人譴責業無一言主人色轉霽使孟前問其姓曰紀氏問其名曰年長矣不知名更問則頹而嗃曰吾司養即以養名可乎余因謂養樂知養有知也今于古者命名以事之義矣按春秋傳魯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鄑在昌邑蓋齊將滅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是由鄑遷非如縣志所云遷于郚也然則養之先以是年被遷入齊而養今在此者豈其世遠遠傳後轉徙而至此耶抑天心好還滅紀之後二百餘年齊亦旋奪紀子孫沐田氏之寬政得以延其初服耶春秋大復

仇雖以齊襄荒蔡不斥其滅紀之罪而書紀侯大去其國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者知其先之深有怨于齊齊不我釋而已之力不足以抗也故委國于季而去季亦不惜屈己以延廟祀其復紀侯卒夫人姬氏不以存亡易意不以是歸而酅是歸卒而葬焉是以紀亡而書紀叔姬文繁不殺固深嘉姬之守義而亦悲予齊之能以禮處紀也吾于是而有感于德怨之際人性之本亦天理之平戰爭土地之隙微而祖宗被讒烹僇之羞大九世以內尚如此矧父母兄弟舉宗俘辱已安然南面委見有天下之半乃靦顏係頸臣事仇讎錮箝天下之口以護奸邪屠戮忠義之臣以怡歡

國果人性乎天理乎張子有言太虛不能聚而為氣氣不能不聚而為物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聚而為物則有性有性則有喜怒哀樂得其節而處之以禮仍散而為太虛怨仇者哀與怒之發也不發則滅性發而非以禮節則害虛如雷之起無聲而仍復于無聲復于禮也此其節也不然物之攖震擊而得傷者豈少哉曾櫟之復仇雷之失其節者也是無禮之尤也齊紀之事庶幾乎得乎是以夫子交不貶也抑邈齊師遷紀之年迄于今養數刀以養之年二千六七百歲其間日之為甲子者以萬計為世者以數百計天下之變遷淪毀何可勝道而紀之苗裔尚有存者豈其先固

嘗有功德于朝又其能善處亡不忍鬭其民以僥幸于難可成之勝故當時固不殄其祀而百世亦竟得保其嗣耶然而凡此者卷皆不知也夫不知非其愚之罪也養之天也姜與紀交惡于當年而今比處于邑中而不偏益怨毒之散也久矣聚而為氣散而為虛天之所為無心也養之無知其天也

本正掌立言拈禮字發先儒未發方不共老莊佛之旨　叔範玦

後裘說　邵廷采

采十一歲從先大父受書為作裘說今年辛未采四十四歲伯子承燾纔十歲仲子承明甫七歲質性下愚視采尤甚自愧無以教之回憶大父最時為之淚下口授鄙語名曰後裘說聊志不忘先子之意云爾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古聖人也故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傳者何傳道也欲傳聖人之道不可以不知聖人之學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謂之五帝禹湯文武謂之三王夏商周謂之三代天下之主謂之天子一國之主謂之諸侯諸侯有五等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孔子魯人也生于春秋之世不得行其道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為萬世師詩書禮樂周易春秋是為六經易書詩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是為十三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為四書論語孔子門人所述也大學曾子門人所述也聖經一章則孔子之言也中庸孔子孫子思所述也孟子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即名為孟子孟子鄒人生於戰國之世去魏適齊道終不行因追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

孔子之學萬世以後尊孟子為亞聖大賢以其功業雖不見于當時負荷道統而學在也所謂學者學賢人學聖人必以孔子孟子為師孔孟之道孝悌而已矣仁義而已矣不愛親非孝也不敬長非悌也居心殘忍非仁也處事失宜非義也非孝非悌非仁非義非人也所謂學者學為人而已矣小子識之欲學為人須識人倫人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之性生來有此五者所以異於禽獸而為人也庶民去之斯為禽為獸君子存之斯為聖為賢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此五者之性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此五者之經也親親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誠欲誠於事父即孝子矣誠於事君即忠臣矣誠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此而已矣老佛二家離卻經綸大經高言立本知化所以都無根蒂全屬虛假先儒言其用誤者其體未有不若又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聖賢之真傳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即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當用之于忠孝節義不當用之于詞章藻繪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王宋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宋之施全明之補鍋匠東湖樵夫亦有才情

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為武侯也克復二京夷險一節汾陽之所以為汾陽也全師歸朝恪共君命忠武之所以為忠武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文山之所以為文山也是數人者之豈功烈行異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彼大家之司馬相如楊雄詩家之沈佺期宋之問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而世方以才人情人目之宗見其識也有志之士寧朴無華思力返其天真不苟同乎時好毋為世之矜才情者所惑庶幾養一身之元氣以培祖宗之元氣且合天地之元氣盡性至命之學何必不在是乎易曰

保合太和此之謂也

諸葛亮諡武侯佐後漢昭烈皇帝其出師表有云臣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郭子儀封汾陽王安祿山反陷東京洛陽西京長安子儀佐唐肅宗收復之西京即今陝西西安府東京即今河南河南府也

岳飛諡忠武王佐宋高宗破金兵于朱仙鎮奸臣秦檜主和議一日發十二金牌召還下獄死

文天祥號文山事宋恭宗端宗兵敗為元兵所執宋亡元世祖欲天祥其告先太師墓文有曰求仁得仁抑又何怨

施全宋高宗時軍士欲殺秦檜為檜所殺

明成祖入南京惠宗遜去有東湖樵

夫聞皇帝崩大慟投水而死又有忠臣埋姓名為補鍋匠

人生天地間焉可不知上天下地天之所以為天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形而下者則有四時有五行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春為木為東方於易之八卦為震夏為火為南方於易之八卦為離秋為金為西方於易之八卦為兌冬為水為北方於易之八卦為坎四時之季為土為中央於易之八卦為坤日月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

天三百六十五度其行一日一周日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退而復與天會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積三十日退而復與日會故月以月計歲以日計其間氣盈朔虛有縮有盈則為之置閏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協時月正日蓋謂此也

至於星辰之數二十八宿不動為經五星交錯於其間常動為緯

辰水也熒惑火也歲木也太白金也鎮土也是謂緯星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謂經星惟經星與天河不動故因此以知天行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又曰七月流火蓋謂此也

至于南至牽牛為冬至北至東井為夏至東至角為春分西至婁為秋分日行亦以經星為節日月交會之度為辰每月一會故一歲十

二辰。日食非晦則朔，月食必于望。月掩日而日為之孛，則日食；退而自掩，則月食。皆陰盛陽微，伐鼓救變，所以扶陽抑陰，學者不可不知此意也。若夫節宣陰陽，範圍天地，令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存乎聖人之致中和而贊化育。下此恐懼修省，念用庶徵，君子固有所不廢焉。

地有九州，而高下因焉。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多山，東南為大海。大海南接廣東瓊州，自廣東而東南為福建，自福建而北東為浙江，又北東為南京之地，又正東為山東，自山東而北為遼東之金復海蓋，與朝鮮相接。自廣東至于朝鮮，綿亘萬里，外皆為海，故曰地不蕩東南。易之圓圖，兌居東南，其此意也。西北之山起崑崙，黃河之源在焉。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以崑崙尚在西域，去中國遠，故導河自龍門積石始。龍門積石在雍州之域，今陝西延安界也。長江之源為岷山，在今四川；漢水之源為嶓冢，在今陝西之漢中，皆古梁州域內。淮水之源為桐柏，在今河南之南陽，古豫州域內。濟水之源為王屋，在今山西之平陽，古冀州域內。江淮河濟，號稱四瀆，而皆發源于西北諸山。易之圓圖，艮居西北，其此意也。

山之最尊者為五嶽，而發源之山不在列。中岳嵩山在豫州，今河南々陽境。南岳衡山在荊州，今湖廣衡州境。東岳太山在兗

州，今山東濟南境。西岳華山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境。北岳恒山在冀州，今北直真定境。中岳建天地之中，而其餘四岳，則古者天子巡狩，朝會諸侯，必於此焉。禮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益山川之大者，天子之待之，其隆禮如此。

至禹貢九州之域，長江以南止有荊揚二州。荊，今之湖廣江西是也；揚，今南京浙江是也。若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名為五嶺以南，不列五服職方內。惟堯典有宅南交，記稱舜崩於蒼梧，則南極交趾粵西矣，要皆羈縻弗絕，非必盡登貢賦如今日之盛。長江以北七州，青兗皆今山東；徐為淮徐；豫則今河南五府，而河北三府屬冀；々州所轄最廣，今山西、北直皆是。陝西四川當天下之半，是為雍梁。舜時分青為營，裂冀為幽并，始有十二州之名。所謂封十有二山者，一州以一山為鎮。越之南鎮，即揚州之鎮山，舜所封也。

至九州封國，上應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後儒雖多附會，其理與數亦不能盡明，要之大端不爽。侯年紀長成，能讀漢書地理志，當自知之。

聖人之學在躬行，讀書其一端也。然欲發明心理，知古今，識事變，濟時行道，揚名顯親，自非讀書，皆無由致。故程子曰進學在致知，朱子曰讀書起家之本。古人亦有托于農畝高尚其事者，諸葛武侯之躬耕南陽，陶靖節徵士之東軒嘯傲，其人固讀書人也。若不

讀而耕則農夫而已矣況祖宗世以讀書傳家荒其業而婞是為不孝舍其舊而他途是謀是為無恥奚可哉奚可哉

讀書之序

四書讀畢一年而習一經五年可畢五經ㄍ學既通以及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傳始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宜多讀漢儒董仲舒王吉龔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推健嚴謹賈誼司馬遷相如班固要當成誦此外可勿閱也唐宋大家韓歐最上卓然傳經紀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讀朱子謂其易令後生氣促三蘇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聖當然能不惑于從前習見方為有識之士他如十三經二十一史及宋以後文隨精神識

力所能加而多方採擇之非可預講也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易之八卦謂之八索九州圖籍謂之九丘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此也

易始伏羲初有畫既有卦卒有圖是謂無文之易其後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周乾坤首乾則皆有文之易謂之三易今序卦上下經之次第自乾至于未濟終焉者周易也四聖人之意總以易冒天下之道使人得以遷善改過趨吉避凶而懼以終始不失乎天理之正而已程傳自發義理朱子推明本義本義云者以伏羲還伏羲以文王還文王以周公還周公以孔子還孔子讀四聖人之書前後不必相頡然後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之趣相印而益出焉知是意也易可勝用哉

書

記虞夏商周四代之政事西山蔡氏序書傳言欲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為道當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心與程子論周官法度而推本關雎麟趾之意大畧相似

詩有六義比興賦風雅頌風者民間之詩天子巡狩太師陳之雅頌則朝廟之樂章皆公卿所作其體不同其用亦異故學詩之道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鳥獸草木無所不可而其為教之本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能止邪于未形不為物交牽引于詩道也庶幾矣

春秋

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王迹

熄而雅詩亡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當一王之行事隱公之後為桓公次莊公次閔公次僖公次文公次宣公次成公次襄公次昭公次定公次哀公終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絕筆于哀公之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者左氏非丘明司馬遷謂左丘失明受著國語者誤也晉杜預注左氏春秋最為詳密宋林堯叟推廣其說後人比而刻之謂之杜林合註讀春秋當從杜林合註始至于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漢人表章六經並立公羊穀梁傳而左氏不列於學官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以此為言自胡文定作傳以後記事者必推左而談理者尊胡繼聖人作不能易矣

讀禮之法以儀禮周禮為經大戴小戴為註儀禮周禮作于周公而戴記多出漢儒傳會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乎能擇于三禮之中者其于古書之正僞昭ゝ然白黑分也後何有哉

讀論語者須先識仁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方也克己復禮既竭吾才顏子之勇於仁也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曾子之弘且毅于仁也此顏曾二子所以得聖學之傳而仲弓子貢以下諸賢莫能及也博施濟衆不欲無加終身可行夫子三答子貢皆教以強恕求仁教仲弓亦如此千聖之學人心惟危四言盡之矣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持人心之危也其曰性善則所以明道心之微也後世商鞅之變法李斯之動靡王莽之攀慕楊雄王安石之傅經飾聖皆由一念人心之危而熾堯舜三代之治功濂洛關閩之學術亦由一念道心之微而闡吁可畏哉

讀學庸者須先識誠ゝ者天道也人必學天方盡人道故曰無所為而為之為天理有所為而為之為人欲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合天人而貫之者其誠乎未發之中誠之復也中節之和誠之通也天命之不已隱然行于喜怒哀樂間人自日用而不知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是誠之體也君子知其在我而畏天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其中以生和氣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求誠之功皆于未發處實用其力未發一差見于已情動于九容施於百行無不差者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所謂獨也慎者慎此而已戴山劉子以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與朱子異然按之經文印之先儒其說皆合千聖萬聖從事之途未有不從立大本起者以所發言而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未不亦若相去萬里乎行文當從傳註然劉子此論寔精且正發明先聖之微言後生不可不知

先儒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知顏子所好何學夫子自言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不改其樂自言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之中獨稱回為好學孔顏同為此學即同有此樂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固是學問盡頭曾點已見大意是見及此顏子直詣及此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篤志從事乎此者亦尚在好之界上然功夫切寔黙或反遜于開觀其屢以陋由為疑是自家信不及處畢竟如何好學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之謂好學更約其實則一言以蔽之曰主忠信而已矣必有忠信如丘而不能主所以不免為鄉人而主忠信者可以為聖人也忠信即

誠也天之道也主忠信即思誠也人之道也忠信即道心惟微也不主忠信則物交牽引必有非所主者即所謂人心惟危也何以主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精以主之篤行之是一以主之

七篇之中歷叙道統者三幾希章言人禽之關吾心存亡之所由繫也好辯章言治亂之運世道存亡之所由繫也末章見知聞知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後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矣要之此道非知不聞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能覺則能存此幾希始見惟人萬物之靈有以異于禽獸彼庶民去之直不知不覺嗟然與鳥獸伍耳然業以先覺自居則此身便與世道相關故伊尹幡然應湯伐夏救民禹抑洪水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討亂賊孟子距楊墨皆是此意旋乾轉坤功業從幾希中故出即從此知中閑出方是聖賢之出處有體有用之學萬物一體生來原是如此不容絲毫虧欠此之謂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

古之封建唐虞夏之時約萬國商時三千周初千八百國至于春秋國之見于經傳者一百六十有五而戰國之時七國秦最強大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在山東六國合兵以伐秦名為合從六國出

帑以事秦名為連橫蘇秦言從張儀言橫惟孟子言王道

春秋之齊太公之後也姜姓戰國之齊陳公子完之子孫舜之後也田姓完奔齊為齊桓公工正及陳文子而大至陳成子弒簡公成子之孫田和遂篡齊即齊宣王之祖也

七國惟秦楚燕仍春秋之舊其餘皆非舊國田氏篡齊而太公之齊亡韓趙魏分晉名為三晉而唐叔之晉亡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春秋之變為戰國也政逮大夫之極也春秋之時天下之所損者唯楚以其僭王稱貶也戰國之時天下之所損者惟秦以其蠶食六國也春秋之時天下猶有禮教戰國之時天下惟知戰爭封建井田學校凡先王所以治天下之具皆亡于戰國

六國吞并小國秦又滅六國而封建廢封建廢則為今日之郡縣矣商鞅相秦孝公始變法開阡陌而井田廢井田廢則民無恒產而失其養矣輕仁義之士重遊說之徒而學校廢學校廢則處士橫議而教益衰矣先王治天下之具時封建井田學校以為綱維三者既亡雖有良法美意皆無所施後世之民所以不得沐唐虞三代之化自戰國始

孟子答北宮錡封建之制也答滕文公學校井田之制也孟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必以仁義為本而復井田學校此孟子之大略觀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及所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之說其

不欲遂廢卦。是可知具此懷抱。還有管仲晏子在其意中否。又何

論公孫衍張儀。

凡講書都要從天命之謂性句看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德與民皆受于天。故能盡其性則人性物性合下俱在內。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不得分明德為內新民為外。修己以敬即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自是歇手不得。性至善不離乎氣。而寔不雜乎氣。純乎天理而無人欲。故明明德新民皆當求盡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孟子願學孔子。不安于具體而微。諸賢以其明明德之未止于至善也。治不若唐虞三代。而僅如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

明之宜孝新民之未止于至善也。故止于至善者。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而天矣。

一切學問功夫。都不論未事臨事。總無可間斷。以存心之功而言。靜時存養。動時又要省察。以致知之功而言。平時考究。臨事又當研審。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可見。

問一事必有一理。逐物而格之。不已勞乎。曰不勞。理皆本于心。合下是一以貫之。朱子謂非存心無以致知。須要心作得主宰。若俗儒詞章訓詁之學。一切向外馳求。不思用心于內。即浩博如馬班。其歸無益。此則不勝勞耳。先儒以讀書為玩物喪志。正指此病言。

聖門格物之功。豈慮有此。

身所以載此明德者也。耳司聽。目司視。鼻司臭。口司言語飲食。手足司運用動容周旋。皆合禮是謂身修。然心為身之大體。耳目手足口鼻為小體。小體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故修身必先正心。至于意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而無動。發如未發。凡好善惡惡。皆依其天。率其性以出。方謂之誠。但知未致。雖欲誠意。其道無由。昔津州布衣陳真晟謂誠意為大學鐵門關。致知二字乃其玉鑰匙。最說得好。知即吾心本然之知。所為虛靈不昧者也。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盡格物之功。漸

漸積累會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謂物格知至。知至之後。自誠意以下節節有功夫。一一有事業。其功不可闕。而序不可紊。聖賢學問。要在知行並進。格物窮理。如與乎致知。以修身則察之無不盡。誠意正心。如此乎力行。以修身則由之無不盡。舉吾身之察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知之無不明。舉吾身之由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國天下。則處之無不當。知明處當。是之謂齊。是之謂治。是之謂平。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三綱領中既指出本末終始。復於八條目中指出本末厚薄。使人知求端用力之方。乃知管仲之器小。唐太宗之仁

矣皆其本亂而薄于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者欲坐奏治平無當也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是虛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靈也旦晝梏
亡後平旦之氣其好惡仍自與人相近雖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蹴爾之食乞人亦不屑受是不昧也
合虛靈不昧而此理常存乃見明德明之者格物致知明以明之
誠意正心修身誠以明之用力之久人欲淨盡氣稟俱化無獘無
夾至矣

氣稟有厚薄清濁有生之初便有此累在天地亦無如何然天地
亦有氣質之累凡日月過四時忒冬有愆陽夏有伏陰皆氣質為

之但有至誠參贊則於穆不已之命自然流行其中人則便不能
如天地多受其桎梏而不化聚數人一堂或粗疏或重滯或明決
或拘謹不出高明沉潛二途如聖門閔閔侃侃行行諸賢各由學
問陶鎔乃有此等氣象下此鮮不拘于氣質由也不得其死終是
氣質變化未盡此則致知格物之功有虧以致心意之間必信必
果多有正非所正誠非所誠者故夫子告由于致知之功再三致
意韓文公原道足羽翼聖經而不及致知先儒譏之大學之所
謂知止合定靜安慮得而言非異端虛無頓悟之謂也
人欲所秋是有生之後知江河之日下不可返然亦自有生之初

氣質中帶來人有氣始有身有身便有欲口于味目于色耳于聲
鼻於臭四肢於安佚此人之情亦謂之性書曰人心惟危又曰惟
天生民有欲正謂此也道心甚微人欲熾則道心為其所蔽故惟
精惟一能擇能守庶其天全而明德之在我者不失矣
新民止欲民共明其明德故下云欲明明德于天下剛柔緩急民
之氣稟異矣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聖人制禮樂刑政以平其
氣稟節其嗜欲人心風俗歷久必敝如琴瑟之不調必解而更張
之其大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於世變風移教化決而王道成
則新民之明效也

學文以明其理修行以踐其實主忠信以立其誠心行合一知行
合一是夫子之教文是言語文章明道之事非求工于言語文
章者所能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大者也孝弟
忠信一一體諸身而盡其精微之蘊蒸法天下可傳後世是為躬
行君子行道之事也
小有才之人鮮不驕吝其故只是不學顏子唯好學故願無伐善
無施勞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大禹周公之盛德一也
夫子與桓魋是善惡之對待魋與夫子俱不能違天即至善之流
行

偶數濟兒小成卦畫問畫卦自下始乎曰然天下事無不從定地
起者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　行遠自邇下學上達皆是此意　其職則子臣弟友庸德也
其功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也如此
方是中庸之學無聲無臭至矣此之謂下學上達
六藝之數不小矣知數者其知易乎數蓋自一始也一為奇分而
為二為偶純奇純偶為乾坤主乎奇為震坎艮主乎偶為巽離兌
以綜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一地二以至於十推而
極于千萬胥是一矣書同律度量衡皆以黃鍾之宮為本其卦為
復所謂一之日也識得一字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為
天地仲尼之所以為仲尼皆在于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以此見曾子之深于易　畫從一起圖從中起故學貴知本
讀易須先識圖河圖洛書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伏羲五圖文王
二圖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伏羲之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位
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二三四五
生數居內六七八九十成數居外奇偶皆兩相配所謂對待之體
也大禹之時神龜負書而出於洛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自一至九而無十偶統于奇陽用事也河圖五十

居中而一三七九四奇分處四方之正二四六八四偶退處四隅
之偏貴陽賤陰之義也然洛書雖無十而九與一八與二七與三
六與四橫視之皆有十在焉所謂流行之用與圖相經緯者也
問伏羲取一二三四定四象之位取六七八九定四象之數又取
中宮之五十為大衍之數圖不出易將不作乎曰易作於聖人非
從河圖起也聖人洗心藏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已具全易之德
矣頓其神明旁達百物不廢于天地間名象無不博取兼收況於
河圖啟天地之秘而洩造化之藏者乎夫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
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畫卦之本也若圖之出適與作易
相會聖人亦遂則之以明其成變化而行鬼神之功先天而天不
違此固其一端耳洛書出于作易之後而其理通于易禹因之作
九疇箕子傳之夫子以洪範入周書明其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蓋亦莫非易之用也妄意洪範九疇安知非因洛書以演易即所
稱夏之連山大禹或別有全書在乎箕子之學識其大者其詳當
不止于是學者不可不知　地有九州井有九區皆象洛書之數
冀州之為帝都九百畝之中為公田即五皇極之意
九疇以五行為準以敬用五事統下八條為人道用力處而以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終之條目最密蓋能敬用五事則入五福不然

伎入六極開此二門以待人自趨自避而念用庶徵又敬用功夫研窮處乃天人交合之處

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顏子也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舜也顏子見得善惡分明舜則渾然皆善微有先後生熟之別

三人行必有我師要識主善爲師意劉子人譜云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師者師此而已故曰獨知主之擇字下便着從改字此是愼獨實際此是致良知實際

五行得土而知五事得思而通五色得黃而尊五聲得宮而君元亨利貞得乾而運仁義禮智根于心故曰乾元亨利貞

漢書每立一傳必先本其所治之經而終身服官行事因之如王式以詩諫昌邑王夏侯勝以洪範占廢立董仲舒以春秋對策是也其後劉歆等附會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故文中子謂漢人解經亡非指石渠虎觀諸儒也

作文如用兵練意練格練詞皆在平日平日不辨何以應猝故將與敵習臨敵易將是無將也士與將習兵不識將是無兵也馬與士習臨陣易馬是無馬也凡人于題必有所短西北之人短于舟楫東南之人短于騎射善用兵者避吾所短用吾所長則兵堅數矣又必能正而後用奇魏延請閣道出斜谷取長安當時用其

言或可大勝然不勝則大敗陳史識武侯短于將略非知兵之正者也雖然亦有不持寸刃御不習之卒遇大敵而輒克者忠義之氣勝之也郭汾陽以敝卒二十抗吐蕃數十萬衆虞允文以一書生而成江中之功皆是道也故知見性者入作文之本也

童愼框曰陡然下作文如用兵句已扼全勢正寫作文之法止十字下則暢論用兵而一結兜轉作文筆意高妙

閱史提要　　邵廷采

六經中之尚書春秋經而史也自春秋後宋司馬溫公採十七史編資治通鑑朱子因之作綱目起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訖五代周恭帝禪位于宋宋史而經矣明商文毅公補宋元二代為續綱目能不失朱子之意讀史者當閱綱目然後是非審而條例明童子始學則先記時代之前後更識歷年之長短而以次求之上下古今日積而多可以開廣聰明拓充志氣斷從孔子刪書之法自唐虞始

唐

帝堯伊耆姓高辛氏帝嚳之子代兄摯而有天下都平陽在

位一百載禪於舜

虞

帝舜媯姓黃帝昌意之後瞽子受堯禪而有天下都蒲坂五十二載陟方乃死禪於禹

夏

大禹姒姓崇伯鯀之子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至相為羿所篡少康中興至桀而亡傳世十七凡四百四十歲

商

成湯子姓契之後放桀而有天下都亳屢經河患遷殷高宗中興至受而亡傳世三十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武王姬姓稷之後文王之子代受而有天下都鎬是為西周厲王暴虐流於彘子宣王中興幽王後為犬戎所滅子平王東遷洛邑遂棄西周之地是為東周至赧王而亡傳世三十有八歷年八百七十有四

秦

伯益之後始皇嬴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吞二周滅六國而有天下都長安始建號稱皇帝廢封建置郡縣築長城以備匈奴焚書坑儒任法律之吏而唐虞三代之遺法掃地盡矣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立胡亥陳涉項籍等起兵高弒胡亥立子嬰漢高帝兵至出降項籍殺子嬰衍閏統四世而亡凡四十三年（合莊襄為四世）

漢

高帝劉姓沛人晉士會子孫堯之後起于布衣除秦滅項而

有天下仍周秦之舊都長安是為西漢至平帝為王莽所篡光武中興都洛陽是為東漢至獻帝又為曹丕所篡昭烈退守巴蜀都成都與魏曹丕吳孫權三分天下是為三國及子後主禪而亡漢得正統傳二十七帝凡四百五十年（魏都許吳建業）西漢二百十年外加王莽僭號稱新十五年更始一年共二百二十六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蜀漢四十四年

晉

武帝司馬炎懿之孫昭之子篡魏滅吳而有天下都洛陽徙長安是為西晉愍帝為劉聰所滅元帝退守江東寔姓牛氏棄中原都建業是為東晉是時五姓迭亂前後南北共十六

國至恭帝而亡得閏統傳十五主凡一百五十五年

南北朝　南朝劉裕篡晉國號宋傳八主六十年蕭道成篡宋國號齊五主二十四年蕭衍篡齊國號梁傳四主五十六年陳霸先篡梁國號陳傳五主三十三年宋齊梁陳皆都建業共一百七十三年　北朝自拓跋珪并諸國號魏都平城至孝文帝弘改姓元氏用中國禮樂徙洛陽後遭爾朱榮之亂分東西魏高歡篡東魏國號齊都鄴宇文泰篡西魏國號周都長安周高祖宇文邕滅齊盡有元魏之地為楊堅所篡而亡南北朝之際天下無統故綱目用列國例以甲子紀年而

分註年號于下蓋世道之大變也然猶先南後北取易中國國天地定位之義有不得已之思焉

隋

文帝楊堅漢楊震之後忠之子篡周滅陳而有天下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至恭帝而亡得閏統傳三主凡三十八年

唐

高祖李淵隴西人西涼王暠之後以子世民起兵滅羣雄受隋禪而有天下仍周隋之舊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天寶末安祿山反陷兩京元宗奔蜀肅宗即位靈武用郭子儀李光弼等為將收復之唐自是遂失河北世有藩鎮之亂其後朱泚黃巢再陷長安至昭宣帝為朱溫所篡而亡唐得正統傳二十帝凡二百九十年中經武氏僭號稱周二十年

五代

朱溫從黃巢為盜篡唐稱梁李存勗滅梁自立稱唐石敬塘以契丹滅唐稱晉復為契丹所滅劉知遠入自晉陽稱漢郭威篡漢稱周知遠之弟崇保晉陽稱北漢五代之際多以養子承祧君臣朝暮易位傳八姓十三主共五十四年大江以南諸國不一率奉表通貢于北貪冒無恥真天地否閉之時也其為無統視南北朝又甚焉抑石敬塘以山後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宋氏不競遂不能復周柴世宗聰明神武有混一南北之勢而天不祚以年豈非世運之大升降哉夫諸

葛亮死而後有司馬氏之晉五姓之亂晉實階之柴世宗死而後有趙氏之宋遼金元之盛宋實啟之讀史者綜前後而相觀知其所由來漸矣梁唐都洛陽晉漢周都大梁

宋

太祖趙姓受周禪并諸國而有天下都大梁太宗滅北漢稱一統然歲輸契丹金繒有南北朝兄弟之號金滅遼虜徽欽高宗徙都臨安遂棄中原是為南宋理宗時會元兵滅金孫恭宗降元至帝昺覆舟厓山而亡宋得正統傳十八帝凡三百二十年

元

世祖奇渥溫忽必烈鐵木真之後誅金滅宋并西夏而有天

下都大梁。至順帝遯于沙漠而亡。入承大統。傳九主。凡八十有九年。

明

太祖朱姓。其先句容人。徙泗州。起布衣。滅羣雄。取元都而有天下。都金陵。成祖徙順天。以金陵為南京。得正統。傳十六帝。凡二百七十七年。

自唐堯元載甲辰起至明崇禎末年甲申止共四千零一歲

司馬溫公全史釋例

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帝后稱殂。王公稱卒。帝王未即位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師。到闕曰還其都。凡新君即位必曰某宗。後皆曰上。太上皇止稱上皇。皇后太子曰立。改封曰徙。諸侯有國邑曰封。無曰賜爵。節度使赴鎮曰為。使相曰充。遷授曰領。高其土曰封。彼自歸服曰下。兵威服人曰下。以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誅得愆曰有罪。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而掩其不備曰襲。春秋和而不盟曰平。民逃其上曰潰。犯順曰寇。逆上曰反。爭強曰亂。

二十一史作者姓名

史記西漢司馬遷　漢書東漢班固　後漢書劉宋范曄

三國志蜀晉陳壽　晉書唐太宗　宋書梁沈約

齊書梁蕭子顯　梁書隋姚思濂　陳書姚思濂

魏書北齊魏收　北齊書隋李德林　周書唐令狐德棻

南史唐李延壽　北史李延壽　隋書唐魏徵

唐書宋歐陽修宋祁　五代史記歐陽修　宋史元歐陽玄揭傒斯

遼史歐陽玄揭傒斯　金史歐陽玄揭傒斯　元史明宋濂王偉

遺命辛卯　　邵廷采

余本有清明之質，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向是聖門路上人。後值家勢艱難，因循叢脞，日削歲剝，喪厥生平。今歸期就近，後觀此心，恍還故我。作遺命以誡四子。

憶先五世祖海州公年不滿六十，靖州公六十四，易菴公二十四，大父魯公先生年五十一，考鶴閒先生四十五，自憖何德，乃過先人。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產亡適當試時不應者一，又以授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於舉業亦嘗悉心殫力研磨，豈非行薄不獲蒙當世

之榮味乎。然吾本意初不在此，此意亦難與外人言。既身為此事，又說不欲人以我非迂則誣，所以不欲而仍業此。久不制業槩，非念祖宗門戶，遂爾姑試十擲，其擲去中不中自已，余不主張。至今日則曰：天之所以玉我者在此不在彼也。外人不知，其以是言謂我病狂喪心矣乎。汝曹則決不可為此言，設此想。抑必命中亟須脩行。祖宗即天，念祖宗即念天，脩行即念祖宗。汝父行簿，無令吾之遺厲延及汝曹，重獲罪於天。易菴公臨沒時尚無子，翁太君植遺腹以迄於今，又四世，此事極不可忘。魯公先生綿二子，其季余叔父，後惟賓公。鶴閒先生兩子止留一，為余。余哀念無兄弟，恐一

旦不可諱，而斬先人後，故苑〻保守於衽席閒，尤慎。汝曹脩行，當厚於待兄弟，慎無懷挾私小。天壤寬廣，富貴功名學問皆可自取，莫之禁抑，無向自家井底中紛紜爾我，量少計多。曾見好貨財，私妻子，於父母兄弟刻薄者，家事展拓有幾？若肯抱頭痛哭，大家圖盡祖宗諸事，便為幹蠱之子。吾又自度虛生於世，雖不敢禁不至大辱祓人讖彈有之，尚未交手唾面及遭刑戮，同感上天佑憐，亦由我懷刑業，始終戒畏。太抵謙恭下人，高可集福，次亦寡怨消尤。易曰：崇效天，卑法地。書曰：謙受益，滿招損。聖謨洋洋，教人立身處世之道，胡不勉之。一客冬語承張云：吾不以兒子待汝，直以祖宗

待汝。斯言痛絕。又寄承明云：時事未定，天命可畏。八字聖賢心法，亦千古定形。知時事未定，可絕无妄之求；知子孫即祖宗，則愛非私恩，孝可不念。遠哉！至於卜居一事，死必首丘，內斷於心，不以二三婦人言易。吾先人祠墓，欲留會稽者任自謀之，不汝禁也。吾為祖宗之意無窮。靖州公、易菴公、六佐公三主廟食，須六十金。大父、父兩世布衣，不可開此變例，須祔食小宗。或子孫能封三代，則時至義起，更可恢廓規模。東野公、海州公各須增祭田。此皆不欲託之空言者，吾已老廢，汝曹能續吾心乎？汝行之，即吾行之矣。又吾生六月失恃，賴大母孫孺人鞠育成長，後就婚汝母，三十餘年來

撫嗟汝曹一女四子皆外祖母王太君之德欲於陶祠附田數畝長佐粢盛汝曹亦必識之吾日內多病忽忽感念生平十七歲時病於石洞林屋吾父以肩輿入山舁余歸邑泣禱石洞之神三命三吉病痊復蹣跚四十里走四明焚雞稽謝此一事也未之能酬也況於授經董行之大者乎癸亥病禾城病沉已不知人自念必死不得歸見大母為恨幸不死次年甲子奉大母終踰年出游歸德歸德閱三年丁卯而歸歸輒病於外弟陶士偉書室其病之況如癸亥辛未又大病幾殆荷陶君體醫護以生厥後或一年或四三年靡不病病多在夏秋之際自丁卯四十歲在歸德郡塾至今辛卯六十有四視息此世又二十五年矣善病莫如余僅病而獲存愛我者咸嘆且咤為奇異余曰此非余小子之能存乃曾祖母翁太君行節與吾祖吾父之孝友至誠感神保我後生天故未絕余小子為不忍于節孝之後以使當世之無風教也昔趙清獻公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于帝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他過人但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耳余之所為不可以告于帝對人言者多矣古人知非而化猶云寡過未能況余小子乎吾之不獲已而刻思復堂一編誠以師友之傳習在是且推楊魯公先生為後進所忌吾實非阿其祖先賢先師之靈

可質告也身既被放故藉此以表先人懿德冀當世有椎挽者此編幸而獲留亦邵氏一家之事也吾豈敢希千載之遇於吾子孫哉惟幸不毀固藏此板便為善養吾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勉旃各自愛早克樹立無貽畢生後悔令妻孥啼號之慽與歲月并也

系之句曰我年配易數慚與昔賢同文章經世業天地共虛空

邵母貞懿孺人翁太君傳

謝孔淵

姚江鄒汝功以邵子曾可母翁太君狀來屬為傳余受讀之益太君二十四稱未亡又四十三年完節是固足以傳也太君父時宦寧遠衛經歷母徐氏祖大立南京兵部尚書太君生而穎慧女紅針紉不敘而能長端淑嫻禮法王父以下咸愛異稱為女士十八婦邵易菴公洪化公靖州守伯棠子海州守甄孫也自太君歸而微孝茂艳清書相莊如賓者六森秋而公即世太君拊膺號慟誓不獨生無能諭止者宗老殷鳴翁使謂之曰若任娠者數月幸若身存得雄夫死亦生不幸若身死珍若祀則真死而夫矣盍忍死

待乎縣是太君乃忍不死及期曾可生[illegible]而善病瀕死者數太君百方調護比長就塾諸奉師者脩脯乃進教以義方弗孤兒姑息以故曾可為人行端而守確志孔孟之學交遊信之而太君固是益名陰卹宗太君奉先孝分至伏臘敬共嘉肯後姑諸宜人婦自燕鹽少于太君事之甚謹曰向尊章宦遊曾未致孝養心忍爾今幸得奉宜人敢不恭恪其待人寬以周御下有則飲寒勞疾恤之唯恐後始秉家政訖曾可有成立大自婚嫁祭賓細及米鹽靡不一身管辦宗黨咸謂能毋婦者莫太君若也晚年崇禮佛氏頤足未嘗涉闕若曰非婦人所宜其自律始終若世嗚呼若太君者庶

數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如一日誠賢有才者是洵足以傳矣柳余有慨焉今世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束髮從君取高爵厚祿如寄其平昔志意寧太君殊而雲委波靡忍死偷生者比々甚不惜學其主以為已功名地曾不若太君一女子凜々有氣節念不志其夫以彼脉屿寧不顏汗頸赤自容無地耶太君生萬曆乙酉卒今辛卯年六十有七逢喪亂不克旌世以為恨余則謂太君自有其不朽者旌不旌何掄馬太君一子即曾可一女遂孫耤洵少寡而貞淑如其母蓋禀于太君而又益以覲感焉者也故為傳媿不貞者以風激夫效貞者

吾憶于曰太君以貞教而其子婦咸封股以療[illegible]而病死從生者二十年比再病再封股而病卒不可療蓋天欲以其完者復其夫地下而不得更生于曾可夫婦之孝也雖然太君之貞曾可夫婦之孝學其樹皆豈其報天必使卲氏子孫食德于祖母與父而永為世教豈其為德而嗟今世之不效哉

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陳執齋先生諱祖法

邵子魯公亡二十七年始與其配孫孺人合葬于白山之南原越小年余歸自晉州其孫廷采遵其父遺命號哭來告曰大江以南能以立德寔其言傳人之先人者莫如先生孫等寔陋且微不能揚先人潛德願藉一言以發其光余固來發交君又君于余妻中表兄及余就爺石門居長于立夫來訪詩酒酬和惠好甚密遂不辭為志銘曰君姓邵氏世為餘姚人初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猜州知州廓原公叔子易菴公子也在娠七月而孤以篤學至孝嗣親成立母翁太君病脩配孫孺人英股進後

卒年十七入對夫婦出接賓友冠佩方正唯于母前作兒啼笑承歡無兄弟止一姊亦早寡奉如母少受業霞標管先生半絕皆好一意孔孟之學姚江書院初建亟從家事諸先生習然娛君之所行無間以風厲其學人乙酉東南被兵求如沈先生拙修之先生報講明蹤開議山對于正命卽山中為位而哭君時年二十八風教志節篤入山者視兩師歸護翁太君使不知亂離後北年辛卯太君終遂捐世凡以教子勿隳先業為事孫延采甫六七歲求請書院緒示先儒書曰小子今未能讀異日庶況思靜觀之戊戌攜課呈山肖拙修先生病于半霖心喪致毀直軍興季午供億冬自皇山扶病歸從篤其友韓仁父等祭以文稱君依〻猶蔡數十年如一日教以守身慈以惠物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人亦辛莫或先之咸謂君定評云孫孺人系出忠烈公燧父曰維舟君應祥年十五于歸賢淑于邵宗明年姑病兩歲衣不解帶多鼓牀禱飲食迎致賢節以奉姑言笑事太姑諸宜人恭謹宜人垂華執其手授以董鑰告以玉田先人之遺莊手澤也每念太姑及靖州公洪瀉下余妻常至外祖家見孺人縫衣裳供非旨酒飭庭除莊董靡不鮮潔窮心艷之未能遽焉廷采則告余曰大母女宗文獻也能述邵氏孫氏之前烈誠我後人曰祖宗傳家者唯孝而

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之謂逆子少受教先君子僅免于逆期子孫之世守恪持是心崇禎二年維舟君死楊村出贅拜佐兄迎喪既而孫氏微流寄通州歲遭予孫以離黍紙幣詣客星山上終亦君塚早歲失恃半依外祖父呂氏呂氏故貴公子豪華心弗也故迄終身自奉薄獨明大義篤任卹遇大父之執友脫佩贈報致館饋殄尤潔豐粢盛敬其祠祭堂事室事周不夙戒自質明至日旰身未嘗食姚江院會親滌蓋豆以餉先生長者其育廷采寢食服用並有恒節自大父七家計日衰康熙九年廷采丁外艱益闕侍養

戊午反自朱塲孺人迎泣曰吾忍死待汝成立今老矣度不能更
待門戶將復何持豈小子不內念祖宗罔循歲月以至此耒伏地
哭不能起癸亥患病常閉目不能登樓越歲卒後大父之七二十
七年壽少大父三年前五十年當慕陵然自勤勞無即安時後二
十四年遭除陵夷經歷變化哭三女一子一孫一孫婦七十奔墓
抱曾女孫獨子出外孫婦久贅不歸曾孫生三年未面並為遺恨
大父故曆椰縣祖塋孝采父在時歲請地與家度地未得遂大母
七來哭泣至白山溪祖祠下洛河千武得今葬所北面客里右龜
左蛇水環其南東會于江在邑南城東門之外五里其葬日甲子

十一月二十五日據狀君生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十月二十三日
終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五十一孺人生萬曆三
十九年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十八日
年七十四子二長貞顯即立夫先孺人十五年卒次貞顯壬戌燕
遊還至江西無確音女三長適翁年魏次適孫淡次適徐南有皆
先孺人卒貞顯娶家都御史省齋公裔孫嘉仲君女生廷采繼娶
章氏生行正君沒之前一日章氏以疾終行正年十三聘貞顯娶
君姊女孫氏生廷英廷俊一女適王夢熊廷采娶龔氏無子繼娶
陶氏生承瀌承明承張承朱廷英娶毛氏生承泗廷俊未聘死湖

州於手君雖不遇于時而能立身以孝信道自隱教其子孫以守
先人經籍夫又何求孺人晚景雖奇然秉孝之行正身範家之道
綠光在人不藉彰表而榮如君夫婦者可無憾矣銘曰
先生其尹彥明後一人也哉彥明出伊川之門而先生出沈史之
門柳彥明之配未有聞而其德孝德相其夫以善養稱邵氏之宗
詳自孫向山之成炎劉之精如火烈烈　縣其後昆

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張五朶

康熙庚申秋余與邵子念魯始遇于會稽之樊江兩人同縣同補博士弟子員其意趣同交遊聲氣所讀書無勿同數以文相往來駁正顧閱二十年竟未識面既見通名則各訝曰同不圖今日獲我故人已而循及尊人先生輒涕泗哽咽聲淚交下衆者吾友每遭其先人則痛哭今于念魯再見之因拜謁先生遺狀復涕泗曰先大人之生逆事曾大母翁太君二十餘年太君喜侍元孫護視勤至若捧盥執巾曰吾兒志意超遠幸登科第持門戶獨望于汝迨甲申乙酉受大父魯公府君命不應試則又摩慰曰吾向者之言

彼一時也今汝能不出吾復何求其奉魯公府君也曰祇師父德乃爲克類家止誦經籍守稽闕而已受業沈史謝先生敦禮棄利不解撒權旅口無俗情及第上由公析產惟取琰碻奉母孫孺人一舉足一出言未之有忘黃十二年假館石門歸省輒依依棄衣如孺子教廷采逆事遺韓先師曰入于薄則忍人而不可爲也習于利則市人而不可爲也爲古詩文奉月峯今文選科律動稱先奉曰唐宋者學文之階梯其根底在經勿肆口說大章高下于時俊奉呂秋屋黃梨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藏書貯閣上係歸見牙綳結動則召廷采而之怒既乃太息曰先人口澤止此吾

今成就當由汝矣因垂涕引起又曰先大人貌侵身長不及中人而志意寬廣恥言蘇絲遠斥市價每戒廷采以祖宗風氣不可失孝弟之道不可闕翁太君魯公府君先緒不可斁詩簡函札具饒訓應顧潛身著述曾無佐讚援蔡之想足不越欒兒檇李以西城古之能守有道者余肅然起拜曰先生之風烈尚矣美矣愧余浪遊南北邑有楔楷而識之遲也敢問先孺人懿行何如念魯則又大惱曰采六月失恃何知吾母身祖母留也祖母爲言采母之七止二十一歲丙戌避兵入山重趼歸而遘病歿年生汝汝生之年汝母死之歲也汝諦志之八歲省外大父蜀巷先生于陳引翁陳

氏宗祠則對神主而言省齋都御史余高祖也家宰恭介余叔曾祖也通判丹治公余孝也家世忠孝清德廷及子孫故汝母雖女子亦漸遺教少而性成恭順爲汝家婦遺事太姑與姑姑政嚴肅家人頤指罕當獨汝母能敬奉帳短袜未及五年不終侍養又以汝累姑此吾女臨殁所不瞑也廷采哭泣歸以斯語告孫孺人後母孺人章出慈溪縣十八都之井溪外大父申甫公耕讀守家當避兵時入姚城因定居焉中甫公朴而忠每入城省女携山中果芋未嘗不垂顧歎歔母于歸之二年生弟孝上三年殤又三年行正生又二年母弱疾終自庚寅來迨于戊戌乾婦道者凡九年宋人

小大內外無異詞得婣事太姑纔一年其繼承也無異已生病平
恒失聰先大人念前母不永年顧遇孺人時時彌篤其閟康熙七
年戊申行正殤廷采哭告母主曰正之不延天也采同母子也母
其有靈無以前後易志夢寐涕泗則呼母者輒以再同兒有兩母
其敢一呼後母之亡先大人年三十三自是不娶蓋先生兩孺人
之行蹟與其遭遇得于念魯之口述如此余忍不銘先生姓邵氏
餘姚人諱貞顯字立夫號鶴閒父曰魯公先生儒者以孝聞生天
啟六年丙寅十二月廿九日卒康熙九年庚戌八月十五日年四
十五陳孺人生崇禎元年戊辰十二月九日卒順治五年戊子六

月廿九日年二十一章孺人生崇禎五年壬申五月十八日卒順
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廿一日年二十七子二行中行正行正年
十二殤行中更今名廷采即念魯娶龔氏同縣侍郎輝之裔孫塾
鄉君女能奉祭祀承侍太姑孫孺人曲順有先姑風于歸十二年
而終茹荼含蓄生一女嫁蔣申黜娶陶氏會稽人考曰子良君生
四子承濂承明承張承朱一女嫁陶原達承濂娶鄭氏同縣珍袖
君女生一子先殤三女未字承明娶母孺人從兄王君女陶氏即
原達妹次承張承朱未聘先生初厝郡暴祖塋莊康熙十三年甲
寅冬十二月始合葬兩孺人舊攢在六世祖贈奉直大夫東野公

塋左距陳孺人亡二十七年矣孫璜改殯念魯痛不能視謂不忒
拜也自言獨子弱貧又時山游薄邑有類藁葬莫予孫昌大吏卜
言哉其意可哀也已銘曰
先生之孝孺人之懿既立厥配胡不慭遺先生之文孺人之德黃
耳遐算以承先澤厥者一生信者無窮修短何論古有賢脩及
苗裔杯棬手泣郁山之東碑我鴻熙

餘姚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姜垚

周官王會採千八百國之風統之柱下史列國亦皆自採其風俗以待輶軒所以維綱常重名教盛世大業也春秋之後秦漢遞降合者分分々者合甚至江之南北山之前後各自為史採錄之難百倍于古蓋起居注多揚美隱惡而稗史又家異紀載此是彼非故修前代史易修近代史難以其事涉傳說語多避諱非考核詳慎心手光明未克勝此司馬子長為史家祖後人譏其尚未博雅且有謗書之目若陳壽不以昭烈為正統名義乖寘抑又無論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書甚哉史之難也吾謂舉其大畧其細存其號位恕其成敗庶乎無難況殷頑民周嘉家匡山來歿歸命未來較不庭後誅相去懸絕大哉王言加惠明季特詔備唐魯桂四（本馮司寇具[illegible]請）王附懷宗末年紀事旁搜野史禮徵遺獻示天下以是々非々之大義虛公寬大毫無忌禁前古所未有也吾友邵子念魯幼遊庭訓究理學長而志盛謂事業可立期忽々五十鬢髮如雪乃潛思著述先成宋元明紀事一種屢易其稿心良苦矣大約取資于馮司寇見聞錄毛太史後鑒錄黃徵君行朝錄益以董隱君之口述綱舉目張可稱信史悲夫■■之時何時耶大厦已傾瑣尾中繞存餘喘而爭門別戶立黨招權如燕雀喧呼于爨室觸蠻奮勇于蝸角方且剝脂膏行賄賂聲色歌舞是娛致緬人揶揄厭惰束身投械駢首就戮豈天奪之魄雖有智者亦莫能善其後耶但其時不乏忠義之士不以小朝廷貳其志操視死如歸執義侃々氣沖霄漢名並天壤國史行將採登以磨勵濯盥斯世金貴門上定南書有云開國之功臣與亡國之忠臣皆受命于天々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斯編若存亦人心之一助也而村學究畏縮忌諱不敢明言顛末致後生無從聞見猥陋寔甚若卓爾大雅君子搜揚遺節憑弔昔賢當有取于此

忠孝大節如日星河岳炳諸天壤豈齷齪者流所能埋沒然表章不朽端賴有心人集錄為名山之藏耳讀此令我太息

樞萱 慎

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辛巳

范蘭先生 石書

江以南州郡介山瀕海而處者延袤萬餘里而廣州爲之會其地東連吳越西控交桂極於滇南海舶乘風而下上者歸息以千計而水陸之齒象犀珠貝之珍莫富於廣州而外錯島夷內連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余友邵子念魯姚江之篤行士也博學嗜古嘗自稱曰士不得志則覽名山川退耕且釣志韓愈之志業司馬之業耳矣所至以筆墨自隨而尤汲汲以蒐羅勝國之遺爲己事頗文日有名而困於省試且老矣今年夏告余有廣州之遊余謂今遊士之客食於州郡不憚車馬舟楫之勞險者相望也而以吾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遊則有異以邵子之才之學之志惠然諸生自處世亦僅以諸生爰尚之郎客食州郡時相遭於車馬舟楫之閒者問別而笑以爲彼亦不過投吾之所往而不知其中之有以爲也夫廣州數省風物之要會而勝國之事所嘗經遺湮積之區也邵子歷其江山旅宿其廛市宴游其士夫僚吏而又以時雜採童謠里諺與夫番商海賈之傳聞豈緊猶夫人之得而歸也歟雖然天下承平五十餘年矣邵子試登越王臺而望而嘆故老有存焉者乎遊士之客食者既如余所言海舶之乘風來集者知以利爲市郎數十百郡之流聚而能言者各自道其州土之豐樂斯已矣吾又不知邵子之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邵子與其無加於邵子與吾又以懼能當邵子意者之無何而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無忝所從來久也

得愚叔祖論文書

細讀記序明潤雅暢意近歐蘇傳志幾入班范快甚老人抱膝拜口不能文字者久矣裨蔬不擲吾邑自孫司馬本盤下瑯瑯倡明古學先君子與桐柘先生實式承之啞舉家始知有秦漢之文厥後不專于文而勤于討論則姜重海先生欸緒風而規隨勿失獨呂秋崖耳忠幼失學常聞長老先生言文貴鍊〻則潔而峭而簡味腴而氣厚譬如金銀出礦必經火鍛而後寶色璀璨非然雖材勿工又言不讀兩書左傳不曉鍊法鍊篇鍊調鍊句鍊字慎思勿措久而入妙吾嘗讀禹貢叙述九州山川田土水道貢賦産植後

人充棟未了不千餘字而綱目較然斯何道與吾輩為文病于好繁而不能簡秦漢長文如屈原離騷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誼治安策累數千言繁矣然而無句不簡以簡用繁斯多〻益善也即如鍊兵必自一人始以至于千百步伐止齊仍一人耳馭于王之三百乘錯綜王翦之六十萬則茅勁如一五花八門無不可矣不然其不為孟德之赤壁苻堅之淝水者幾希子曰辭達而已矣吾輩為文每患勿達復詞疊句以求達終勿盡達易曰修詞立其誠詞之勿達要亦誠之不立乎古人才稟英靈胸中具有一篇大文字借作發揮淵泉波折匠心裁古自然可傳今人得題始尋撦論摭拾典故且以書生心眼時文華調捃綴成篇雜情痴欣好自矜胡亭敝帚以千金襲珷玞而拱璧修詞如此誠乎否耶歐公就丈板粘壁間往來唧吟塗乙往〻原稿不留一字環滁皆山也凡數日而得此一句晝錦堂記既呈韓公急索歸于首二句各增一而字韓公大服歐陽公猶精審如此古云文以氣為主然吾謂必以識為先蓋識高則寄想曠焉不落常徑發言樹論本經術合聖理足垂世欸且識高則品卓他不悉數即近代空同大復于鱗諸公皆風骨矯〻不苟逸世以之操觚登壇即文弗盡佳猶以人貴況迥出藪林俯視人表者乎近日錢虞山則又人以文存未可槩論

吾輩文過蒙叟可也若[illegible][illegible]皆以古人有志節者自期由此言之非特文貴鍊人益當鍊耳嗟乎兵戈阢隉垂五十年儒者不抗而靡卷籍不燬而盡先賢之文采風流漸滅其間至今日而沾〻于蓬蓽破灶間抵掌而談舊學豈非痴絕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念念足下本從祖父為儒者之學今又沈浸于古不欲苟以經生自處宜乎久之日進而不能量其所至也余年衰知足下晚既冀得宗賢與足下之光遠有耀還以鍊之一言為足下告足下高識更有進于此者亦我告無吝甲戌七月以孫白

思復堂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邵廷采撰廷采字念魯餘姚人康熙初諸生嘗從毛奇齡游是集刊於康熙壬辰以龔翔麟所撰墓誌邵思淵所撰墓表萬經所撰小傳冠諸編首

徐都講詩一卷

〔清〕徐昭華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都講詩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徐都講詩目

卷全

李氏小妹歌六十
首
汎舟鏡湖作
首
賦得玉樹後庭花
其二
初夏聞鶯
秋閨
王大人見過有贈
王夫人

十月詩與月余大夫人
春日登臥龍山懷古二
其二
擬煬帝春江花月夜二
其二
悼旻珠張夫人詩
贈王夫人
戲贈代人
其二
詠水仙初放寄贈閨人
其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字于稿
丘煜寓昭 姚洙季通 較

徐都講詩

徐都講者女弟子徐昭華也昭華既受業傳是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郵示予請益陸續得詩如干首留其帙不忍毀去遂附予雜文後存出藍之意獨念昭華才實高下筆都利如遜林秀樹使人爾望不能郄以方前人第不知與寶滔妻蘇顏如何其他則負此多矣陽羨陳檢討會就予假此本去刪如干首錢唐吳君寶崖復刪之故予所存遂寡如其全詩則都講自有集非是帙所能備焉

昭華字昭華始寧人其尊公仲山君與予同名試益都相公三薦于
帝座前者其大父則大司馬亮生公也若其母太君則為商太傅女有詩集予郡閨中能詩者首推商氏祁忠敏夫人與太君為同父兄弟忠敏夫人名景蘭太君名景嶶予弱冠時過梅市東書堂即祁忠敏公宅忠敏夫人出巳詩與子婦張楚纕奕慶配朱趙璧奕喜配女湘君四人詩合作編摘請予點定競致

蜜餌餳粳牛潼蠏醢諸封食連日饜飫迄今三十年四人詩已流播海内但背片鬰隻膷僅見他選中不得全炙且自忠敏夫人亡後其家並嶶寂不復事此矣閨中詩其不易傳如此其後繼起則貽華與商氏雲衣（仲太君之姪）極稱振作而雲衣又亡惟貽華爵靈光歸然獨存予歸田後重過商祁兩家爲之悵然貽華壻諸曁駱生加采善文陳檢討序云問其桑梓千春西子之鄉詢彼絲蘿四傑駱丞之壻

擬沈滿願映水曲

偶向池邊行渾如鏡中見脩裙絆藕絲近珥盪花片

詠剪彩花

綠紗縷新葉彩線繫長莖香從剪下合豔傍指尖生擎枝出簾幙紛紛動蝶情

（陳檢討曰貽華擬古雋骨發豔彩無一處不似齊梁閒人）

彩毫怨

楡落薊門秋征人出塞遊新鴻迴絶漠孤月照空樓拂紙千行淚揮毫萬里愁緘題猶未竟重拆問封侯

擬唐人擣衣曲

城上夜啼烏閨中對月孤清砧敲不斷寒到玉關無嫋嫋金風至砧聲與夜長月明零玉露和淚滴衣裳霜冷雁南飛征人獨未歸愁看砧上練不是舊時衣長城在何處夢裡自分明欲向砧前臥霜寒夢未成雁影低明月砧聲急遠山邊衣頻寄去鄉信幾時還

讀西河先生瀨中集作

臙脂花落覆紅蠶猷頸初垂火自含坐對西河才子傳渾如清月照澄潭（此未帥予時所作至今讀二詩猶墮淚不已）

其二

少小曾觀白日詞蘆中人去竟如斯溧陽浣女空相知愧不先吟瀨上詩

同雲衣遊洛花臺有感（臺爲其外王父商太宰第中之勝今爲姜京兆宅故有感雲衣太宰女孫）

習家池上覆春雲此地曾經刺繡紋近檻遊魚浮碧水當堦細草拂紅裙風吹二月鶯聲度露滴千叢花氣薰行到洛花臺畔路不禁雙淚落紛紛

秋日過密園懷從母祁大中丞夫人

木落南園冷繡帷空亭獨望使人思不堪洛浦乘流去還憶平湖放棹時風轉碧蘆啼鳥靜霜催玉樹落花遲（時大兒戍塞未回）可憐豸府今宵月曾照夫人兩鬢絲

織錦詞

娟娟秋風入戶多當窻夜織未停梭遊子欲知思婦
怨只看錦上淚如何

其二

風冷梧桐葉正飛家家月下盡鳴機相思欲向金微
路愁見霜花重織衣

擬蕭懿臨高臺

高臺高百尺極目望難窮吹笛青霄上行歌紫霧中
層飛亞峽雨門聽景陽鐘水蕩長江遠霜寒石道空
雲流拭扇綠花落舞衫紅三時誰度輦八百讌離宮

吳寶崖曰此詩較利于簡文而重于庾信眞不信六朝金粉尚在闤闠

徐都講詩

四

贈外姪周生新婚

錦帳花開並玉顏夜彈寶瑟綵雲鬟求凰曲內曾無
誤何事周郎頻顧看

舊評曰絕世紋慧語驚魂動魄

其二

才郎粧罷綵衣身燭照珠簾看玉人誰道天桃開二
月鏡中還有一枝新

畫蝶 西河師面試題

陳檢討序云小鬟桂子揄薄袂以求題短幅桃花障輕紈而乞試又云願爲逸少長學書于茂漪詔意毛萇及授經于伏氏餘見傳是齋愛棠記中

蛺蝶翻飛去蹁躚綵筆中雖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

因探親吳門同虞夫人遊虎丘

閶門日出晴鴉噪兩槳閑尋武丘道宿霧猶含堤上
花流雲已度波間藻紅欄上下傍水行畫船歌吹來
傾城廻帆不盡參過意轉幔時聞過曲聲斜峙山橋
前能住香車早趁山塘去滿街梔子未開花幾樹垂
楊白飛絮到門知是梵王宮臺榭連雲曲徑通棕櫚
濃葉沾茶碧漆柱遮油賣杏紅我尋生公舊法席宴
石一上生公石龍剸絕壁尚留池虎去中林杳無跡
登山四望更無山但見山藏古寺間繞地松楸看去

徐都講詩

五

密空庭塔影落來圓修廊詰曲幾回度又聽歸鴉噪
前路夕陽一片寺門邊不識眞娘在何處

禾中曹侍郎見此詩手抄一通遍示諸客且謂生平每過是地便思作好詩不得即唐宋人亦罕佳作不謂閨中人能壓倒千古才士乃爾因爲作序文贈之見本集

種花

一片秋聲吹雁來西池碧水向東回窻前時有香風
入莫是移花昨夜開

漢宮春曉

金壺漏盡御爐香欲畫雙眉已斷腸惟有長門春不
到名花開滿在昭陽

贈三姨

粧樓春色曉捲幔絲楊罥搨管天花落穿針月影寒啼烏眠紫柏乳燕舞朱竿爲憶傾城色天桃帶露看

爲商雲衣催粧

簫聲幾曲鳳求凰催得佳人理靚粧水上芙蓉鏡裡見風前楊柳鬢邊長愁看阿母調紅粉羞向諸姑整繡裳裁就回文無處讀且將新句和新郎

聞笛

近水妝樓向晚開誰家玉笛暗飛來風吹一夜梅花落片片寒香到鏡臺

徐都講詩　六

送虞英嫂歸諸暨

淡烟殘月送君行何事孤鶯深樹鳴雙淚闌干猶未盡枝頭休作斷腸聲

其二

落盡紅衣蓮子多相看綠水木蘭過曉風不解吹愁去偏送佳人到苧蘿

擬江淹詠美人春遊 用原體依韻

岸傍桃李春佳人採綠蘋蘭橈隨平曲嬌姿來遠津楊柳青垂絲脂花紅映脣道邊逐五馬不是採桑人

烏夜啼

羽向花間集聲從絃上啼曲終聲不斷知是待雙栖

舊評曰昭華擬古欲斗古意洵閨閣中江文通也

其二

春盡花還放天明烏未棲彈琴在隋院莫向此間啼

曹陸二夫人招遊元墓

爲尋佳麗地日上鈒鏤舟古殿青天合山門碧水流瑞雲迷遠嶼化雨散重樓破竹通泉急殘梅入路幽林開回紫燕花裏臥青牛佛布旃檀海人行杜若洲清歌從暗度仙梵向空收龍女鳴珠珮獅王獻綵毬到來登覺路名在爲荒丘春色游人住鄉心勝地留

徐都講詩　七

憑闌延佇久不是戀羅浮

塞上曲 十首錄其四

朔風吹雪滿刀鐶萬里從戎何日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

陳迦陵錄此詩時語人曰閨中人作雄詞將小說家女俠習氣獨昭華塞上曲洗情超筆撰世梁章志其爲曹山作也吳寶崖亦競稱數詩爲龍標絕調故就錄四首以見大槩

其二

長雲衰草雁行平沙磧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邊城

其三

蒲桃宮錦紫騂騮走馬沙場日未休爲築聲傳明月
夜琵琶絃斷玉關秋

其四

彍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近塞頻驅
馬尚有將軍夜獵還

唐詩曰感慨放妙徒作李益鄭丹詩黃徐父也

贈商大表弟新娶謝氏

梅花初放洞房春太傅堂前合巹辰公子定爲齊國
偶王郎自得謝庭人珠簾飛映風中絮錦帳輕移掌
上身讀盡賜書千萬卷今宵好賦洛川神

道朱夫人喜 時其外新領鄉薦

怪底蛾眉畫更長雙螺不藉墨痕香昨宵採得雲中
桂先與佳人助曉粧

游靈隱寺參具德尊者塔院

十年曾憶舊能宮爲侍慈親到此中蒼蔔香飛千里
月芙蓉漏滴五更風炯龕古樹迴青雀水滿前池散
毒龍桂子已從明月落蓮花還向繡幢紅迎將車馬
仙壇合到處笙簫梵唄通午霧未開迷宿夜暮潮初
上動金鐘飛來靈鷲依然在何處禪關覓遠公

爲乞文名試羯藥寄京

江北迢迢月成奇去逝長安冰已凍仙掌露堪潤

唐詩曰諸體並備各極悉贍豈非天才

銅雀臺

銅雀何年築復然漳水濱竹添歌管淚粱繞伎衣塵
總帳垂來晚銅鋪掩向晨高高明月夜空照綠楊春

月下贈商雲衣和韻

一灣初月出雲新照見花前滿面春羨爾雙蛾似初
月不須相待畫眉人

憶雲衣

畫閣彤雲護絳紗窗前桃李向風斜相看何事多惆

悵爲憶傾城似此花

擬婕妤怨

不羨玉階迎翠輦不羨金箱賜錦衣只羨新來翠尾
燕翩翩獨向御簾飛

吳寶崖曰慧心雋齒別有俊趣陳子宴亟稱此詩古情古調怨而不怒可賡燕燕延延之作良然

明妃怨

一別深宮出塞垣黃沙陣陣撲征鞍于闐不見花堪
採隴水由來淚未乾寒風萬里吹淅瀝欲埽蛾借恨
無力環珮空教入夢魂臙脂久已無顏色試聽琵琶
絃上聲分明都是別離情漢宮窮宛何所見惟有塞

垣寒月明冰，進野窖烏啼。欹月照長城，馬嘶絕更闌。
蘆管暗吹，來不落梅花。落寒雪故苑春花陸續生春
風吹不到龍庭，燕山萬里黃雲暗，惟有明妃墓草青

老父遠遊宵歸夜泊桐江詩感賦

別去當秋晚，寒蛩處處吟。淚同黃葉落，思向白雲深
竿子投前瀨，桐君隱近林。月明題詠去，愁嘆滿江潯

康熙乙丑臥龍山種松萬樹喜作

萬樹臥龍巔，忻逢乙丑年。濤聲流郡閣，雲影散公田
夜舞千巖月，朝含萬壑烟。干霄環碧幛，匝地布青氈
子結三秋露，花明二月天。清風回喜燕，時雨集鳴蟬

葉落黃羊臥，枝高白鶴眠。餐貽仙吏餌，碑勒大夫篇
文種風流在，泉明手澤鮮。名山留勝蹟，千載有誰傳

青未閣十景 十首今錄其三

郭外青山

博山爐暖炷沉檀，捲幔青峰郭外攢。百尺銀牆遮不
住，尚留螺髻與人看

碧池朗月

螭鳳燈燃待月來，鴛鴦幔捲向池開。只憐波底珠盤
影，渾似樓頭玉鏡臺

新篁烟雨

翠竹臨池碧水寒，輕烟散入玉欄干。不知昨夜黃梅
雨，却道春深露未乾

賦得拈花如自生 西河師試題倣六朝體

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
蛛絲縈上繞，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

評詩曰氣體寧何意調無一不入六朝之體不意閒中便能到此目爲庾鮑後身誰曰不然

擬劉孝標妹贈夫詩 西河師試題依原體

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欄干。漏聲應有盡，雙
淚何時乾

其二

芙蓉花發滿池紅，黛烟香散度簾櫳。畫眉人去遠[illegible]
斷春風中

陳檢討初讀此詩嘆爲奇絕即欲擬和二首屢屢擱筆千古佳人能倒邦一時才士乃爾

遊吼山

未聞獅吼此山中，但見香雲繞碧峰。怪石天連飛鶴
雀，寒湫春漲動蛟龍。寺當奈子池邊路，絲入桃花洞
口紅。高士未逢蓮社散，憑誰載酒向珠宮

吼山旱蕩菴

泛棹春風裡，行來琳樹林。鶴鳴丹嶂遠，鳳舞白雲深
曲徑烟收綠，方池日漾金。伊蒲方供罷，對此排塵心

桃葉渡歌 擬六朝體

可憐桃葉渡落日行人棹雙槳打清波春風綏送桃葉過只个桃葉渡頭稀艇子江頭歸不歸

敬煌樂

美人花下來問是阿誰姊歌翻楊柳擫笛奏梅花起

吳表兒再得佳人有聘

繡衣公子建安才驄馬行行捧雁回玉樹交爲連理樹金杯瀉就合歡杯鏡中柳葉乘春放扇底梨花帶露開若是神仙謫塵世自然玉女又重來

挽朱夫人

小雨時時滴草新輕風習習落花頻可憐今夜粧臺月只見花飛不見人

雪夜聽歌姆同母聯句 商太君名景徽字嗣音

雪滿空庭下峻遲 華昭 恍聞清吹度罘罳重樓小酌澆新潑 閉戶低聲唱慢詞簾外瓊花飄玉樹 華昭 屏間銀燭照寒卮語來啄雀偎初斷 響咽流泉凍未澌 聲裹傍冬吹霧藥 華瑞 繚山乘霧弄參差繞紫只見飛綸竹 詠絮何煩折柳枝風入妓衣簾捲後 華瑞 饒當[illegible]子夜曲終時肯教戊鼓頻頻促 且譜新聲[illegible]

舊評 爭新鬭巧工力悉敵 原註 折柳子夜皆曲名

七夕憶外

遊子秋來音信稀不堪銀漢掛朱扉遙知今夜離家客也聚臨行拭淚衣

其二

靈鵲塡河夜欲闌錦雲千疊照秋山中閨空傍銀河水尚有乘槎人未還

西湖竹枝詞

赤石磯邊湖就姑長將綠髮石邊梳粧成只怪西施巧那便花花似此湖

此詩本集失載吳寶崖從壁叢思選本中得之時竹枝四百首以此冠卷徐野君每謂是詩只拈西湖二字便出人一地又謂古詩花花相對俚語花花世界二字誰敢拈出

舟泊垂虹橋重繙吳江閨秀詩有作

吳江之水春泱泱水邊曾醮青螺香我尋鷖影不得見對此淼波空斷腸殘星點點障輕霧左妹金閨在何處雉堞連墻有敝廬漁舟蕩槳空來去菱花荻葉滿江浮畫燭銀缸徹夜遊曲渚流霞漾金綫碧天清露洒瓊樓一時吟詠出花下百尺天孫錦雲維相隔風光知幾春教人宛轉懷長夜十幅蒲帆五兩風長橋猶跨舊城東美人不在橋邊住盼作存天一段虹

昔爾口淋漓宛轉極俯仰翺翔之致千古才人相惜處讀之生感

送父之武林

丹楓葉落雁蕭蕭寒雨孤舟出畫橋今夜慈親江上宿秋風休送浙江湖

其二

八月秋風江上霜片帆西去渡錢塘梧桐一夜瀟湘雨葉葉頻添淚萬行（蕭山湘湖亦名瀟湘）

詠雛堂看梅花同雲衣作

春風一夜至春色滿亭臺雪送輕寒去花迎淑景回倚多疎片落坐久暗香來願折同心藥分移鬢上開

擬盧詢中婦織流黃

關山道云阻天河水亦澌寒風暗入扇促織漸鳴悽征人懷故絮思婦理殘絲難將長命縷織作斷腸詞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畫旆揚開弓策馬馳疆場五花繡鞬半段槍誰用貔虎士但遣窈窕娘

十月壽周母俞太夫人六十

光碧堂開錦帨張百花盡向小春芳卸粧猶見穠花合掃黛還飛遠岫長樂奏玉京青鳥曲歌迴金母白雲鄉皈輿馭去芳輪繞萩筵青來錦字香有母聲名傳伏女教兒英妙過周郎筵開酒戶輸川醲坐見仙葩發繡裳花誥進時環紫燕珠綳繡處搗玄霜陔蘭春轉千年綠籬菊冬開十月黃東郎芝蘭齊繞膝西池冰雪積為腸懷清臺畔清風發戲綵堂前綵袖揚

甲子再周當此日相期重進九霞觴

春日登臥龍山懷古二首

臥龍山上雨初晴疊嶂層巒列翠屏千尺銀濤天際合一輪金鏡海邊生越王山映春川綠賀監湖連晚照明宿昔登臨今在否相看唯有暮雲橫

其二

句踐城頭飛鷓鴣登山一望越連吳雲低北闕春虹斷日落南溟遠嶠孤時有圖書開絕壁晚來烟火散平蕪當年誰鑿玆山麓不見黃金鑄大夫（相傳文種葬此）

泛舟鏡湖作

朝乘畫舫泛清川一片芙蓉露滴鮮昔日採蓮人已去蓮花空放越江邊

擬煬帝春江花月夜二首

春江夜欲靜江花開滿枝波間沉玉鏡花裏蕩金絲

其二

夜月臨江白春花繞岸紅光送流波影香隨逐浪風

賦得玉樹後庭花（依川原韻）

蘭麝芬芳散羅綺，沉香高閣集傾城。玉樹香同歌扇底，庭花影拂舞衫輕。飛人舞態前溪綠，溪水流波蕩後庭。

悼曼殊張夫人詩（西河師如夫人名曼殊，京師豐臺人。四首今錄其二）

丁年一見無豐臺，花影偏湘湖苧蘿。休恨爽光止只存，西河留視圖。（夫人病中圖像名留視圖，自有詩）

其二

豐臺吹散滿池霞，芸閣空留繫臂紗。紅藥春回依舊發，幾時還放曼陀花。（豐臺多植芍藥，為京師遊賞地。曼殊即曼陀羅花也）

（徐都講詩）

十六

贈王夫人

烏衣巷口擁朝雲，玉案齊眉對右軍。月照芙蓉[illegible]放，風迎楊柳鏡中分。解圍時下青綾幃，學字常拖白練裙。知是謝庭移寶樹，每來林下倍思君。

初夏聞鶯（北郡中試士題，兒曼倩屬作）

景風初入越王城，公子金衣巧作聲。但道長楸飛楚雀，竟聞灌木轉商庚。春歸覘睆窺還下，日煖綿蠻斷復生。紈扇開時啼倍婉，畫牆隔處聽逾清。聲幾響斷[illegible]遷何[illegible]直[illegible][illegible]逆滿侯轉伎童當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客伴吹笙綠楊陰，滿添雛語紅藕苗。生傍鴨鳴鴦向樓頭，來和曲且隨壠首去催耕。（舊評曰：人第聞鶯聲耳，語語從初夏拈出，恐花外歷歷無以過此。是詩巧借天孫矣）

戲贈代人

小女輕盈映楚雲，不知多少寄殷勤。芸窗才子空相憶，紅粉佳人未識君。

秋閨（以溪西雞齊啼為韻，組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尺丈半雙諸字。僧開吳門閨人擬此題做作五首，今錄其二）

珠樓百尺半臨溪，二十年征途水西。八月風高吹候雁，九霄月落聽鳴雞。六橋萬柳三秋盡，四野雙砧五夜齊。七夕錦雲千丈落，一輪兩地照悲啼。

（徐都講詩）

十七

其二

萬丈紅泉百尺溪，雙魚七月塞垣西。一縷羞歸下秋鑑，半枕愁聞五夜雞。四壁螢鳴兩淚盡，九天雁度八行齊。六么聲斷三年久，十二樓前烏自啼。

王夫人見過有贈

薰風拂拂湖水涼，朝乘彩鷁湖之傍。探蓮過我入我房，盈盈滿室皆生光。荷花為面葉為裳，菰茭纚纚人影長。君當泛艇我棹將，蓮歌欲寫心務御。昨歲見君今不忘，夢中懷誰湖上娘。

拙齋集五卷

〔清〕朱奇齡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介堂刻本（卷一卷二配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拙齋集五卷》提要

拙齋集浔殘帙存三至五卷康熙刊本有朱彝之印

海鹽胥邨朱氏歸魯瞻弌字滈亭圖書二朱記知

潾橋朱澤民兄藏有完本擬借鈔首册遥定友

以朱半塘恭壽手跋全部見眎爰倩録第一二

卷合成全璧并寫卅朱跋於後以見先哲遺箸

得此而三堪以永存天壤里後學費寅謹記

先高祖拙齋集家無藏本板片漫漶散佚已久嘉

慶戊午余婚于濟美祝氏伯岳東洲先生詢知先集

失守以此為相見禮如獲至寶東洲先生此書得之

家葛庵伯祖有名印可證趙璧之歸亦有因緣焉

恭壽記

此為朱半塘手跋所稱葛庵伯祖名芹忠字

直犇又號暘庵乾隆丙子舉人出從張北湖学以孝友稱

箸葛庵遺稿等均見海鹽藝文志

敘

古之作者莫不有所效法以自成一家言[illegible]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又曰崇效天卑法地蓋學之為言效也雖至人亦必先效而後覺擬之議之而變化生焉其始不出於模範而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且夫見浮葉而為舟觀轉蓬而為車師蜘蛛而結網覩鳥跡而作書以制器者尚其象而况于文乎雖然效秦漢者傷於餖飣效晉魏者傷於駢靡效唐宋大家者傷于選愞而頹敝夫效之而不免于得象而遺神是亦學之者之過也今之操觚者喜效唐宋大家之文矣以為是便于訓詁使人易曉而一二有志矯俗者復綴撮薈萃但求詭于字句閒是讀一爾雅而諸經可盡輟也善乎先生之言曰文章無今古要在得其真意到筆隨分唐宋與伯兄夏重重論詩云爾其於為文之道何獨不然會之于心寓之于目達之于詞得其真而陳言務去其有所效者精蘊本乎六經旁搜及乎百家諸子考鑑乎史氏博採乎遺文其實未嘗效者或似秦漢之雄厚或似晉魏之藻繢或似諸大家之環瑰各出而不得名之曰某也效某而為之先生之於文可以自名一家矣先生學有根柢不樂趨世俗求工聲律之文志在千古而不爭一時闡明大易春秋功在翼經續纂文獻通考留心典故偶有著述醇而肆焉時且方之震川然亦成其為宋子之文而已矣近時姚江黃黎州文有奇氣絶類子長豫章魏氏揆揣左國先生兼二子之長知其所效者不拘匕于一家言故能令人莫測其何所自來也曩予從兄韜荒志為古文早震聲京華間為先生畏友審言尚在亦當與竝驅中原東南有數人乃使文章宗匠先時零落又可慨夫先生年且老矣壯心不已猶將俛首從事舉子業予謂有一不朽上駕古人豈區匕人世顯晦之迹足以抑屈其志氣韜遏其光華者哉君家紫陽羽翼聖教倡明絶學寥匕數百年後拙齋先生東海一別祖矣

同學表弟查嗣珣東亭氏拜題

拙齋集叙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與日月爭光山川竝峙歷運會而不可磨滅夫固有至德存焉故吾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今讀吾與三表兄之文而有以知其故矣兄之文切實正大光明俊偉如三光之燭幽五穀之療饑非如世之尋行數墨駢枝儷葉之徒所可幾及其取材也博其抒意也遠籌策安危激勸忠孝蓋有意當世而非徒以言詞也者故墨兵筆陣可以横掃千人而厄於時命屢不得志于有司老為明經祭酒時放筆一瀉千里以申寫其激颺結轖之致雖單瓢屢空凝塵蔽榻其自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相與其先侍御及康流先生之文章著作端拜雒誦求其所以無愧于古人者次公景舉賢書餘俱茂才高等所至正未可量今海内學者絶響而吾兄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歸然不廢嘯歌所謂道大知希曲高和寡然川媚山輝不能掩其光芒昔君家紫陽先生為世大儒百代宗仰如五星之在天芒寒色正兄以裔孫踵其清塵言坊行表風規羽儀肅穆輝暎望而知其為大賢之後文章爾雅亦髣髴相似孟子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道固不以顯晦殊也且兄平日所著有大易春秋測微及續文獻通考補諸書皆有以闡天人之奥扶義理之微發明制度典章之要藏之名山真可不朽記序詩文之屬特其餘技耳一然其發餘之光蔚然炳然已為有目之所共賞而豈予之私好也哉吾家自文直大參而下九十數世與君家重姻疊戚德義相淑故吾得以深悉其淵源而叙之若以吾為知言也者我則何敢

康熙己卯三月吉旦同學表弟祝翼恒拜題于濟美草堂

拙齋初集目次

東海朱齡與三著

卷之一

書 序

卷之二

記 傳

男　徽徵　協慶　協庭　仝訂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同學　祝異恒稼叟　查慎行夏重　選

男　徽徵　協慶　元棨　協庭　仝校

書　序

上太守嵇公書

恭惟師臺本保赤之心行惠民之政凡茲九邑黎獻莫不舉手加額歌功頌德非一日矣年來水旱頻仍饑溺踵至師臺復為之親踏災傷申請蠲賑以救民於萬死一生之中尤所謂二天為戴遠邇感恩者也然某聞之救荒于已荒者力勞功半救荒于未荒者事逸而功多迂愚下士不自揣度竊有一得之獻惟師臺采擇焉古者先王之世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故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然自王政衰井田廢民之有餘不足非上所得而制并非上所得而知如欲為預備之計莫如修舉社倉夫備荒之設倉久矣如所謂常平廣惠等名不一其法但設倉于州郡則出納之際吏胥為奸卒有凶飢無賴而文移往復動經旬月且道里遼闊給散艱阻其受惠者不過近郭力能自達之人窮鄉僻壤安能扶老携幼走數百里以求升斗之粟哉唯社倉設于當社而斂散出入復不由于吏胥則民受其惠而奸弊無所容

誠法之最善者也今請略倣朱子遺意立為定法通行各屬妝稯之日勸民量力出粟貯之本鄉每鄉一啚擇年高有資產忠誠能任事者一人主之名曰社司本縣發循環二簿聽其斂散登記出入以備查核豈則春夏借貸于民不為抑配冬則計来以償以周禮國服之法為之息遇歉則散之當社每歲終令各社以出入文簿上之本縣本縣上之本府總計其斂散盈虛之數而勸懲賞罰之如此則蓄積足恃水旱有資無俟議賑議蠲而拮据不遑矣不然待荒而後救豈可及哉某平日恃師臺之愛輒敢布其區區以裨仁政之萬一惟師臺鑒之裁之

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愛民念切慮患甚深以為方今三藩稱逆羣盜潛萌兩浙接壤閩地奸宄不逞之徒因而草竊為患不小必須練鄉兵以禦之此非過計也然而鄉兵之名民畏之久矣故以韓琦之刺義勇富弼之籍廂軍而不能無擾者民畏為兵也民之畏兵甚於畏盜今欲行之莫若去鄉兵之名而陰行之以保甲之法師臺試下令於民曰今閩冦窃通盜賊乘機竊發爾民不可不備其各行保甲之法以互相保聚於是除其老者幼者鰥寡孤獨廢疾者皆不與其餘壯丁悉令各里造花名冊以獻每五人為一伍伍有伍長每十伍為一保保有保長每十保為一練練有練長保長練長須擇其人之勇敢能辦事者為之其沿海要害之處尤宜嚴飭令律有私藏軍器之禁不妨官給之器械量予工食令其以暇日練習武藝為備禦之計又命村置小樓樓皆懸鼓更番守望盜發之處伐鼓鼓聲聞數十里以次相接互為救援如古人之制則鄉兵不必練而盜自除矣不然紛紛藉藉取愚民而練之編之為伍著之于籍民未有不驚且畏者也唯師臺察之

又上邑侯許公書

敬啟前日所議鄉兵略陳其概此書生妄談惴惴惟恐得罪乃蒙
師臺優容嘉許幸甚幸甚茲更有臆見未知其當與否不能默默
敢陳之左右惟師臺采擇焉今閩冠方張與浙接境奸民之往來
於吾地者焉知葰有若非嚴行保甲則姦宄非常之變或生于肘
腋未可知也顧今之所謂烟户冊者名存而實亡大抵隱匿者多
開報者少一切逃亡遷徙出入往來土著流寓之民皆無所稽故
奸民得容于其間卒然有變而莫知其所自是以古者死徙無出
鄉比閭族黨相保相助有罪奇衺相及相共未有無故而去其鄉
無故而居其地者也周禮比長則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若徙于他鄉為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
授之授之者授之以旌節也民之不得已去者必有所授于官而
後徙無授無節則是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
所則必有呵問如掌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圜土納之
使與罷民為伍何嘗聽其自為去就耶今請略倣此意嚴遷徙之
令民有或去其鄉或自外郡外縣來居其地者必以告給之以符
驗著之于籍然後聽有而弗告告不以實者鄰與保同罪其有姦
宄逃亡隱匿之所不舉首而發覺者罪亦如之雖在數十里之內
非其同里而徙居者皆如前令如此則民土著之民而奸盜屏迹
矣不惟固陋妄為芻蕘之獻師臺以為有當于萬一否

又上邑侯許公書

伏惟師臺下車以來去姦民行保甲興利除弊寧邑之民欣然若
更生矣聞今月朔復行鄉約於邑中興起教化陶淑斯民甚盛心
也某更有進者竊以為讀法之典行之不厭其煩而舉之不嫌於
廣蓋民之情有所感發鼓舞則翻然而興苟非提撕警覺以振興
之懲創之則蚩蚩之民何所慕而為善何所畏而不為惡哉故古
者每歲孟春令遒人以木鐸狗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亦此意
也周官之法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于邦國垂之于門閭而使萬
民觀焉鄉大夫則以正月頒法以教其所治以正歲考法以憲其
所治是亦足以教矣州長乃以正月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
屬民讀法黨正又以四孟及正歲與夫春秋祭社之時屬民讀法
族師又以每月吉日及春秋祭酺之時讀法閭師又以歲時及春
秋聚眾庶之時讀法總而計之則是州之二千五百家每歲之讀
法者四矣黨之五百家每歲之讀法者七矣族之百家閭之二十
五家讀法又不知其凡幾矣是故於民彌親者教亦彌數不厭其
詳且盡也今
天子敦崇教化加意斯民頒行訓典嘉言孔彰請於逐條之下詳
為註釋通以俗語證以故事叅以律令俾明白通曉聽者忘倦每
四仲朔日師臺親臨寬敞寺觀擇音聲洪亮者二人東西分立反
覆講讀屬民觀聽講讀畢令民公舉里中善良者幾人賜粟帛以

賞之奸頑者幾人加鞭笞以辱之然後退至於各鎮各鄉師臺或於聽政之暇歲一親行然而猶患其疏也愚以為莫若倣周官遺意每十里置一義學舉里中一人年高而方正者為之師順以條約官廩之粟每月朔令其屬民讀法暇時則以課其貧家子之無師者里中有孝子悌顯然善行著於鄉黨以及罷民之暴橫不法實有可據者歲終具姓名事蹟以報師臺察其實而賞罰之如是行之數年將善者益勸于善而惡者亦不敢肆然而為惡矣庶幾風可移俗可變而吾民沐公之盛德於無窮矣師臺勿以為迂愚而斥之幸甚幸甚

與李武曾書

自硤山握別斯年遠遊再更寒暑曾不得望見顏色相知深而相遇疎未有如吾輩之甚者也比者觸荒過舍携武曾所為文數千言言言精鑿悉中規矩至與某某一書論文而本於道尤見武曾近時學識誦讀數過不勝踴躍然僕輒有所獻以備採擇幸武曾之諒其狂而取其意也夫易咸之上六曰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蓋言言之不可以感人而尚口乃窮也是故古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道德積于中則英華發于外故獻之朝廷則為典謨之文奏之郊廟則為雅頌之音著之于冊而為經傳之于後而為訓讀其書者可以興起其道德仁義與夫忠孝節烈廉恥禮讓之心故足貴也以武曾強學力行宜其皆出于此而無尚口之病僕何敢致疑于武曾哉然所以冒其狂直輒有所納誨于左右者蓋亦有說夫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言而世為天下法今武曾之文有謂三孃傳者斯果不得已而有言耶僕觀詩書所載風化之美始于婦人是故桃夭芣苢江漢諸詩最先被文王之化而桑中溱洧聖人亦采其刺淫者以示戒厥後劉向頗得此意列女傳一書可為千古婦人炯鑑故君子立言垂訓自有法度尺寸不可踰越彼三孃則何可傳也在古人游戲之文亦時有之然必有所寄托以見其志今以一行乞之婦人甘耻忍辱以苟且夕之活此宜君子之所哀矜惻憫不忍見聞而武曾且傳其事稱其技而又絕無所寄托焉其于立言垂訓之旨果奚當也假使武曾得志行道方且明王道述禮樂衣紵于民使天下男有分女有歸變天下妖淫放僻邪侈之俗而登之于三代即不得志退而著書于名山正人心化末俗采古今貞夫烈婦有裨風教者輯而錄之以不朽于後世若文不衷于道則技焉而已矣嗚呼以武曾之志如此而竟出于技耶武曾徒以文才之雄富不能自遏是以縱橫顛倒無所不可者人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也然而得已而不已與其所謂本乎道者若背而馳此僕所以疑武曾之或出於滕口說也然在武曾或別有說幸有以教之以闢其疑而解其惑幸甚

與表弟夏重德尹書

分袂以來忽易裘葛近狀何似日與右朝同泛鴛湖之棹談及昆玉一堂唱和詩文盈帙其樂可知且知昆玉擬宋人詩益工一洗舊習尤見才人之善變僕不知詩亦常深惡七子之徒擬似唐詩肖其形貌絕無性情雅欲變之而不能今得足下輩一廓清之力矯斯弊甚快甚快然僕竊有說焉敢爲昆玉陳之夫言心聲也因其性情之所發而咏歎之則謂之詩是故或喜或悲或哀或樂或怨或慕則外托于日月風雲雷雨百穀草木鳥獸蟲魚山川人物以寫其中之所懷而傳其口之所不能出觀詩三百篇雖愚夫愚婦里巷淺末之言皆成至妙何者有其真也自世之爲詩者迷真而逐妄矜其奇炫其學鍛煉于字句之間以爲可以驚愚而駭俗所求愈工而所失愈遠詩之無性情自此始矣故詩無問體格貴得其性情之真而已得情性者必以自然爲宗辟如樂然和平雅淡則正始之音也促數繁亂流僻滌濫則晚近衰末之音也因心而發故其辭易緣物以遷故其辭靡然世人好新得情情之真者不見貴于當世久矣彼忽焉慕唐忽焉慕宋之心亦好新而已矣夫文章無古今又焉得有唐宋哉得其真則唐猶宋也李杜固多見性之句王孟韋柳亦有至情之詩不得其真則宋猶唐也且其麤率俚鄙更足以傷風雅又奚取于宋而學之若以爲風氣使然則尤無謂夫詩以言志一人自有一人之志不相假借奈何因風氣而移惟舉業隨時步趨以爲詭遇之計則有因風氣變易者然精于此者猶不屑爲況詩也者立言之一端固將垂千古而傳後世乃徒爲一時之迎合已耶會性情者正當自我作古不必擬議從人心之所感發而爲言務暢吾情而止唐耶宋耶吾不得而知也古耶今耶吾不得而知也欣然有會意到筆隨則不離乎日用俯仰飛潛動植之間而自有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之妙是故由樂心發者歌之能令人喜由哀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悲由怨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惻由慕心發者歌之能令人思此之謂正始之音真之至也昔人謂讀出師表祭十二郎文未有不悽然淚下者人之于詩也亦然讀離騷之辭則忠憤之意油然于中子虛長楊則夷然鄙之矣僕常謂無情之文不必作作必不工正謂此也故願足下作詩求其性情之真者而已無爲風氣所惑猶憶昔年同學諸公方酷慕唐人之詩僕曾以宋詩爲言諸公皆笑其妄今諸公崇尚宋詩而僕更爲異論得無疑其相刺謬乎非也昔人有言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僕竊以之自況倘不以爲狂言否聞豁荒亦極力擬宋請以斯言質之

與徐敬可書

違教以來忽已半載念敬可自强不息之功自當日異而月不同[illegible]敬可[illegible]居數十輩禮懺誦經晝夜不輟以為行且削髮披緇共相駭異弟始聞而疑之既而釋然悟曰嗟乎敬可之用心良苦矣彼蓋見夫當世之士營營于利祿者卑鄙齷齪既不足與語而慕古好名者則又修飾邊幅如偶人狀稍窺近思錄性理諸書鹽習先儒精語入耳出口自以為聖賢之學在是矣其于身心性命茲乎其未有得也蓋儒者之道榛蕪亦已久矣而方外之人間有用心甚專用力甚篤以求脫苦海而登彼岸者敬可求助念切而倡和無人故不得已而出此與抑亦與人同善之心有所不容已于斯人之徒與在兄必自有說然而形迹之間未免駭人觀聽兄既從學于施先生與聞良知之訓方將以先知覺後知近溯濂洛之傳遠追洙泗之統繼往而開來固其宜也奈何使天下竊竊議之以為彼之所謂理學者直愚夫愚婦之所為而已矣不幾阻天下好修之志而益堅其暴棄之思耶願敬可慎之無忽

與趙子亶書

別子亶者數年間嘗訪子亶於鴛湖輒不遇適者晤鶴江述子亶已從學于佛且得傳其衣鉢為臨濟正宗弟聞而竊笑曰有是哉子亶之好奇也夫佛雖西域之聖人然子亶既為儒者則固有聖人之道可學矣而何以佛為且夫傳衣鉢之說尤屬無謂弟嘗閱傳燈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諸迦葉授以衣鉢于是迦葉為初祖傳二十八祖至達磨梁武時入中國又為初祖蓋迦葉猶之大宗達磨其小宗也達磨傳慧可慧可傳鏡智鏡智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是為六祖自是以後衣鉢亦不復傳而派分為五惟臨濟為得其宗密雲生于數百年之後師心自悟竟得六祖真諦遂為臨濟初祖而法嗣遍天下及後世蓋慧能猶之繼禰而密雲其繼別也然以弘忍說法會下有五百人之衆而所傳慧能一人今之所謂善知識者稍通文義便得付法且有以賄賂而得者且有以請託而得者故其徒往往趨炎附勢嗜利好爭甚者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佛教至今日亦濫觴極矣雖使達磨復生猶當擯此輩而不齒而子亶果孰傳之而孰授之耶得無有非其人者誤奉之以為師耶子亶既受付則將謝交游棄妻子削髮披緇見淺山大寺坐方丈之室闢說法之堂招集徒衆廣行其教使天下稱為禪師後世奉為佛祖方為無負耳吾知子亶不可能也昔有維摩詰者身為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于欲混迹塵勞而

不迷其真博奕遊戲皆弘法教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羣家覺以顯宗極此世法也子亶既不能謝交遊棄妻子削髮披緇則維摩所行得無在所法乎然子亶讀孔孟之書則聖賢之學瞭然具在子亶誠反而求之則與佛說毫釐同異之間當必有辨夫高明之士所以猒此而取彼者大抵苦俗學之支離耳今子亶既有得于佛則其不為俗學斷可信矣然遂截然棄儒而從佛而不以名教自持吾恐或陷于今之所謂狐禪者也烏乎可哉子亶其詳察之

與查漢園書

日奉教左右得閱漢園所著古文洋洋灑灑一瀉千里可謂得眉山筆意加之以講習討論之功自當卓然名世無疑也有才如此乃復汲自謙抑謬以僕為可與語多所疑問尤見好學之篤至所論帝王立廟尊親之義先儒議論各有異同當以何者為是此誠千古不決之疑案僕不敏何足以知之故一時就所見以答亦未能暢所欲言今請更詳其說以就正焉漢光武起自布衣提三尺劍百戰而得天下雖曰得統于漢與創業無異九廟之制自高祖太宗不祧而外即以南頓君而上數世為昭穆而武昭以下親盡從祧固其宜矣乃光武以大公無我之心不私其親別立四親廟○于雒陽此與有虞氏之宗堯而不宗瞍並垂千古者也然考其世光武固景帝之系也由景帝至平帝凡八世而景帝至南頓君不過六世當時以世次不合故舍哀平而宗元帝若以大宗不可絕則成哀而降獨非大宗乎若以親盡可祧則元帝以上獨不可祧乎夫與其宗所不當宗之親則何如親其所生之親之為得乎舜不宗瞍而禹宗鯀亦無損于禹之德章章明矣禮之可議者莫此為大而光武大公無我之心則固昭于萬世者也若夫宋之英宗明之世宗則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夫英宗之育于宮中者且三十年父子之恩似續之義天地祖宗實式臨之一旦躬膺大寶顧私親而滅大義誠有所不可然而稱之為伯等之為臣其于人子

之心安與否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則知父母之名固不可沒歐陽子之言未為非也且古未有伯叔之稱兩漢之際猶為近古疏廣疏受直以父子稱唐宋以來古道漸失于是別之為伯叔乃欲以此加于本生之父母嗚呼其忍也哉稱本生皇考而不加尊號立別廟于京師而不入太廟斯得之矣世宗之入繼大統也雖兄終弟及非受命于孝宗然承孝宗之統即當為孝宗之後況興獻未嘗臨御天下又安得入廟稱宗以亂大統袞服移乎不入廟不稱宗不加徽號別立寢園以奉本生庶乎其可也至于極尊崇之典如嘉靖中所定大禮則舛謬甚矣然此亦非世宗初心實楊廷和諸人有以激之使然甚矣大臣之沽名干譽者不足與議

大事也僕之所見如是請質諸左右惟足下教之

又與查漢園書

昨聞足下所論史學臧否古人具見卓識至論龜山之因蔡京康齋之因石亨荊川之因趙文華以為彼皆學道者也不能卓然自樹不比諸小人賴其薦揚依同俯仰有愧名教反不若一種高明操厲之人未常以道自命而志潔行芳皭然不滓如東漢之氣節誠為勝之此漢園之論古不為無見然僕竊有說以就正焉夫有道之士當原其心不當論其迹也葢志乎道者不沽名不立異而濟時行道之念每切于懷可行則行之雖同乎俗而非流合乎世而非汚區區形迹之閒固不足以窺其萬一也在易睽之九二曰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謂之曰巷則非光明正大之路可知當睽之時小人道長上下之情睽絶而不通而九二以剛明之才上應六五柔暗之主勢雖睽絶而義則正應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容自已于是不得已委曲以從之雖因緣假借有所不恤然而非為名也非為利也將以行其轉睽而為解之道也在後儒疑其迹鮮不以為失道故正之曰未失此豈一節之士砥行立名者之所能及哉嘗考宋徽宗之世嬖奄充朝權奸當路龜山廢居田野此睽之時也京之客有張觷者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觷以龜山對京遂薦之召為秘書郎斯亦遇主于巷之一機矣故應之弗疑既而入對言祖宗之法貴趨于中言君臣警戒正在無虞徽宗為之首肯開導之端不在是乎迄于欽宗除諫官首論蔡京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之罪本于安石居諫垣凡九十日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立朝之節槩亦大略可覩矣然宋運將終時事必不可為乃致仕去斯亦何忝于名教奈何以應蔡京之薦而少之耶康齋本與石亨同鄉亨亦素知其賢天順之復辟也亨以有功用事勢傾內外人心惡之亨亦邀譽飾過乃薦康齋徵至京命為左諭德固辭不受夫論遇巷之義受之可矣其所以固辭者知石亨之必敗恐其禍之及已也則可謂炳于幾先者矣荊川登第後雖受翰苑之職而謝病家居垂三十年讀書談道蕭然高寄其于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禮樂之書無

所不窺文謨武略無所不備方期大用于世嘉靖中倭冦犯江南遠邇騷然累年不息于是遣趙文華祭禱海神并視師江上文華故素聞荊川名往候之與之談兵事甚精且悉文華因欲自結于君子且以邀功也遂薦之于朝有督師平倭之命可謂巷遇之至隆矣其救世安民之念切故暱比小人之嫌有所不辭也惜乎天奪之年功卒不就論者惜之總之聖賢之學其體至一其用無方故南子可見陽貨可遇季桓子可薦佛肸公山可召似乎毀方瓦合而不磷不淄之體自在孔門家法也以形迹求之則疎矣漢園寧熟思之

答查漢園書

前在邑中謬以僕為家承詩學與僕說詩而不免致疑于淫風之錄若非聖人所以垂教萬世者僕已略陳鄙見今蒙簡示反覆辨論以為洵如朱子之言悪者可以懲創人之佚志則夫後世狎邪諸詩以及稗官小說無不可參諸經典而又奚取于三百篇而刪之足見漢園讀書有識不同入耳出口者也僕不敏何足以窺其萬一無已則請以平日所聞于先伯父者與足下之說參之昔孔子之刪詩也子夏為之序序者詩之根柢猶今之有題也于是毛氏則申其義而為之傳鄭氏則詳其釋而為之疏說者謂首句屬子夏下文則固毛公之所申也故采蘩采蘋見取于射義無將大車見取于荀子首句之非誣斷斷然矣惟後漢儒林傳有小序出自衛宏之說而宋儒因之歐陽有本義之辨蘇氏有詩解之刪然猶未暢厥旨也至鄭樵作詩傳更為辨妄六卷專攻毛鄭斥小序為偽遂盡刪去削去而序以己意考亭從而推廣其說焉夫樵之臆斷餘不足論但如木瓜之美桓公采葛之為懼讒褰裳之思思正揚之水為閔無臣子衿為刺學校廢遵大路風求為思見君子序義照然且詩詞亦並無婦人褻媟之語何所據而概以為淫詩乎後人不知其出于樵也而以為朱子所註殆不可易遂以廢小序者信朱子或反以信朱子者疑孔子之刪詩不必皆出于正也往往然矣甚或以為鄭聲可放無淫辭不必不存吁抑何悖與夫毛氏去孔子刪詩之世僅四百載所傳猶或刺謬況樵以千五百年後之人而據范熠無稽之一言而斷以臆說遂謂可以垂千萬世而不易然與否與或曰使樵言而謬朱子必不信朱子既信而遵之矣學者又何疑曰此徒泥朱子之迹而未得朱子之心者也嘗考呂東萊讀詩記既宗毛鄭采及朱說紫陽為之序曰歷詩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為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然則集傳一書猶為紫陽未定之說固未嘗堅執己是以期人必之信而遵之也此聖賢之用心至虛至公皎如青天白日千載共見假令後之人有能反小序之義以正鄭樵之非焉知不為紫陽所心許哉漢園試取小序而讀之則刪詩之故可以沛然無疑矣暇時過我更當出先伯

父讀詩記參觀之而益信

答陳敬之書

前辱賜書娓娓數百言論作文之法備矣其大旨以為始欲其類古人繼欲其不類古人終欲其忘乎古人而類古人此三言者在操觚家聞之未必不奉為金科玉律而弟與兄之所以相期者則不在此也夫言心聲也心之所發筆之于書而有條有理者謂之文是故有至情斯有至文讀出師表則天下之為臣者悲讀陳情表則天下之為子者悲讀祭十二郎文則天下之為親為長者悲何者其情真則其感人亦真也故無論言理言事得諸心者應諸手隨其筆之所至而曲折縱橫自無不合如風行水上波瀾潆洄不期文而文生焉古人之類與不類非所聞也嘗聞之昔有學人持所作古文請正于陽明先生先生謂曰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今有童子于此拄杖曳履磬欬傴僂作老人狀自以為儼然似矣而見者笑之何也以其非真老人也由此言之則知作文之法貴乎真矣類古人與不類古人總屬有意焉得謂之真和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而止命意修辭自有天然節奏而何假于古人為弟之愚見如此未審有當于高明否

與陳敬之書

前者奉教左右快談妙理益得聞所未聞至所大學非聖人之言以為聖學止于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可以刪去僕雖愚昧未敢以為然也敬之之言雖有所本家學淵源弟亦何容妄議然揆之于心實所未安請與兄質之夫以格物為窮至物理則是舍吾內求之功而茫然求之事物誠有所不可解然因此而遂謂格物無工夫并疑大學為剌謬則未免有因噎廢食之病夫陽明先生之論格物詳矣兄試取其書而讀之則知格物者乃大學之實下手處徹終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聖人之示人至切而要矣奈何疑其非聖言乎夫物猶事也格猶正也吾心之是是非非所謂

如也致吾心之是是非非于是事物之中而使之各得其正所謂格物也知體本虛格物乃實譬如明鏡高懸其光之照而不遺者知也萬象之來姸者姸媸者媸隨形而即具者物也致知者磨其光格物用其照也非照則空空之鏡將安所施哉是故意用于事親則事親為一物意用于事君則事君為一物意用于讀書交友則讀書交友為一物大而綱常名教小而日用細微莫不有矩存焉即所謂格也豈惟入門為然自初學至于希賢希聖自志學至于耳順從心皆不能舍此以為學但有生熟不同耳此所謂成德日可見之行也若曰不必格物致知則懸空之心與意又孰從而誠之正之哉敬之但欲為直截之論而不知其說之已出于偏也幸虛心觀理勿執已見尚不以僕為妄言耳卑瀆祈諒

又答陳敬之書

僕不揣愚昧妄以管窺測易質之高明殊深愧悚見乃謬加稱許益增顏汗矣請敬之所著太極圖說辨論議暢闢大有發明昔象山與考亭論難諸書反覆辨證專攻無極二字謂無極為老氏之學正與敬之同意據愚見以為太極之理本自渾然即陰陽之所以運者是也陰陽之運布而為五行錯而為四時生生化化而為萬物而太極之體原嘗動原未嘗有形有像是故太極者不淪于無亦不滯于有也兄以太極為天體則試即天以言之今夫天日月寒暑風雨霜露以及山川民物凡有貌像形色者何在而非天乎而天體之蒼蒼固未嘗有一物也言其無所不運焉得不謂之有言其本無一物焉得不謂之無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是即中庸無聲無臭宗旨所以明太極之理至微而顯至固而神此之謂大本此之謂至善然則周子無極之論或亦未為謬乎若一概欲與破調則太極即在兩儀中言兩儀不必更言太極矣而繫辭何以言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與生陰生陽之說與有殊焉所謂物物一太極者周子未嘗有是言乃考亭發明之以為語小莫破之証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太極固不遺于物物也但因明生照與以照為明則有毫釐千里之辨耳夫太極之體運于上則謂之天存于人則謂之心敬之所見示者不易之論也然天之體無聲無臭人心之體

亦無聲無臭皆以虛為德者也惟虛故誠譬如明鏡之鑒形洪鐘之容響物來而畢應是其誠也而鏡中未嘗有物鐘內未嘗有聲所謂虛也人心之體亦然寂然不動者虛也感遂通者誠也誠則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同民憂患之意自當油然而生又豈有漠不相關者乎人惟不知克念方寸之間牽引填塞以至應事接物皆違其則則可知不誠者不虛之故也果能一念惺惺無意無我常虛常明則全體皆太極矣而又何不誠之有故虛與誠本無二義有與無可致詰但當求盡吾心之太極以立大本止至善此則吾人日用本領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也僕僕瘖庸陋不能自樹視敬之天資高邁品行卓然奚啻霄壤所幸一隙之明不敢以老病自棄猶欲補前非于既往圖潔已于將來正賴知已切劘以收桑榆之益故敢陳其鄙見以請正幸有以教之尊著一卷附璧并謝教弟數年來曾手錄濂洛以來至白沙姚江諸大儒語錄最切要者編為一書顏曰吾學會通容日面質所疑不一

此予戊辰秋日答敬之書也其明年春敬之遂奄然辭世嗚呼鍾子期死伯牙為之不鼓琴莊生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嗚呼敬之而既歿矣吾安得如敬之者而與之言哉 自記

吳子褒仲遺藁序

余友吳子褒仲沒其從子汝典輯其詩文而錄之最少其為文大抵本經術折衷於聖人之言不事組織為工而詩亦和平雅淡鏗然有遺音然多散亡存者十之一二九若干首為一卷嗚呼褒仲也而以詩文顯哉古之君子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成而名立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如是而已矣其文之工與不工與其傳與不傳所勿論也褒仲以早年聞道忠孝節義事事皆古人所難壁立萬仞之上昭然揭日月而行豈與世之雕章而琢句者爭得失于技藝之末而較其醜晦哉且以褒仲卓爾之行雖使不學道樸魯無文而行誼著于鄉里孝悌稱于宗族猶將不朽于後世況其宗濂洛而希顏孟者乎雖然玉韞于山而天下覩其光珠藏于室而天下望其氣何者有其實也美在其中而暢之于議論發之于詠歌則言者德之華也有識者其誰不覩之是故不知褒仲之為人者覩于褒仲之文可以知其志行之所在也不知褒仲之文者覩于褒仲之行可以知其文之不朽也余不敏幼嘗與褒仲同學褒仲沒而志益孤頹然不自樹立徒以文辭自喜今雖悔而莫予助矣故讀其文而悲之

壽查虹成舅六袠序

翰荒朱氏之甥余查氏之甥也虹成先生于余舅氏行以今年冬十二月朏日值先生懸弧之辰同人之與翰荒游者莫不作為詩文以宣揚厥德頌無疆焉并屬余一言為先生壽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哉夫翰荒交游徧海內其善頌善禱之文當不下數千言而先生之所志所行自序則既詳矣余不敏何足以壽先生無已請言其不朽者以為翰荒勗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此孝子之志也夫尊親也者非徒崇高富貴假章服之榮顯其親而已也其子而賢人也尊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其子而聖人也尊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叔梁紇顏路氏之名至今不朽概可見已思為善將貽父母令名必果思為不善將貽父母惡名必不果則可謂弗辱矣若夫嗣股肱藝黍稷牽車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小人之孝也而非君子所以養其親也余嘗怪翰荒有親在堂而携其妻子卜居于檇李違親百里之外以為非人子所宜已而察之益先生之志欲其子之成名也使子交游于賢士大夫之間以廣其所見聞而進其業故雖日侍于其側而朝夕養焉苟離羣而索居先生弗樂也是以翰荒益得肆力于文章古稽而今居登作者之堂而窺其奧磨礱砥礪聲名籍籍於士君子之口皆先生之敎也嗚呼夫舍其朝夕之奉而欲成其子之名父之慈也承其親之志而不以口體養焉子之孝也父之慈先生其至矣子之孝愈求而愈無窮翰荒勉乎哉翰荒之學博矣才高矣行磊落而志軒昂由是而加勉焉將進之為賢人焉將進之為聖人焉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爍我也亦為之而已矣其德無窮者則其傳也遠其傳之也遠則其為壽也無彊嗚呼繼自今翰荒所以壽其親者其可量也哉彼夫老子彭錢之徒得壽或數百歲然所以至今不朽者固別有在也而況聖人之道哉予不工于文有志於勿辱而不遠以其情之切遂忘乎已之昏與其言之陋也輙道其所以而為之叙

四書寐言序

鄭樵氏曰漢儒說經而經亡吾嘗疑其言太過及取五經註疏讀之然後知樵之言不誣而漢儒之乖隔支離誠無當於大道者也葢以象數占候言易而易亡以陰陽災變言書而書亡言詩者一切出于蟲魚鳥獸草木而不復知有性情之理而詩亡言禮者求詳于度數名物威儀品節之間而精微之義鮮有存者而禮亦亡言春秋者求詳於荒誕不經之事故穿鑿附會于句字之末而春秋又亡其于四子之書亦然聖賢之旨易簡之原徒汩溺于章句訓詁之際噫可哀也已雖然豈獨漢儒為然哉闡微奧究指歸以折衷於聖人之道莫盛于有宋諸儒然自程朱而下說經者亦或

出入于訓詁章句支離割裂而莫能得其宗如今世所傳大全性理諸書蓋極其備矣而于道德性命之要大本大原茫乎其未有覩也窮其枝葉而遺其精華此六經四子之道所以愈闡而愈晦愈顯而愈微也又况有明三百年士大夫之為舉業章句者不啻數十百家其為淆亂蠱惑侮聖人之言而陷溺天下之人心又可勝言哉嘉禾俞先生好學力行以其中之所得印証于四子之書著為傳以發明程朱之旨名曰瘖言蓋不屑屑于舉子業者先生之志其亦將以其言覺天下後世使脫然如大夢之得醒歟今先生没矣先生之子某能世其學因出先生之書若干卷屬余為之叙嗚呼六經四書為之傳註者幾于汗牛充棟尚可以有言哉言之而苟當乎道則雖繁複其言焉不厭其多也顧余不敏不足以知先生之微言大義而先生之所以傳者又僅在章句之間而已哉後之讀瘖言者因先生之言以想見先生之為人可矣

真樂堂集叙

余始與韜荒交見其文駢麗雄岸出入於晉魏六朝之間予讀而快之而心竊弗好也越數歲韜荒游于楚益肆力于秦漢大家其文則渾然以洪矣峭然以古矣予讀而悅之而又愧弗能也已而沈酣于六經研究夫濂洛諸大儒之說博求有道者之書而徧觀焉然後其所得日益深而其為文也日進于自然嗚呼韜荒之文凡三變而衷于道云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之不可以僞為也久矣余獨慨夫世之為文者多飾為新奇險怪爭夸于字句之間而不復知有所謂自然者其最工者則亦不過跡唐宋追蹤大家肖其貌而不能肖其神至于仁義道德性命之旨輒以為迂恠而不道傲然自以為能文而不知其所以自絕于聖人之道也嗚呼其尤可哀也已今韜荒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為文章或寓之游覽或形之贈答或見之議論或紀人或叙事體各不同要其衷于道則一也丁未之夏將有滇黔之役因梓其所為文凡若干首為幾卷載之以往夫君子之學以潛為本希文章之譽而以求見知于當世也豈韜荒之志哉夫亦將以其所得者就正于四方之有道云爾然則讀韜荒之文者不徒于其文求之斯可以知韜荒矣

岳肴山壽叙 代

君子之道出與處二者而已古之人得志行道則以其忠君愛國之心發為氣節著為功名聲施爛然垂於竹帛偉矣不得志修身見于世闡微言明大義亦足以信今而傳後則時使之然也有明神廟時承累世熙洽之後中外晏安民物康阜士大夫爭飾太平以保富貴惟天子亦居端拱厭臣下言事嘉興兵部侍郎岳公石帆弱冠登朝獨以氣節自負萬曆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公時為工曹首疏諫止至面詰輔臣聲色俱厲而國本遂定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其後論石星削籍再論魏忠賢又削籍公遂優游林下講學著書晚年尤好易作易傳若干卷四方從學如歸公之粹于理學又如此公子胥山先生特立獨行志節嶠然值時之窮伏處草莽精求身心性命之學仰而思俯而得孳孳焉惟日不足而尤深于易正襟危坐講論忘倦嗟乎憂樂異時出處異道者時也觀公與先生之所以介然自立審于進退存亡之義而不失其正者其道一而已矣歲之九月為先生五十懸弧之辰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先生固學易者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其殆庶幾乎夫至于命則以人而合天矣其德無疆者其壽亦無疆焉況其先公之直節豐功有以培養之深哉余不敏獲交于先生之子準人拜先生于堂知其家學淵源而準人之才又足以纘前業而光大之也因備詳其世德為先生壽

贈王子麗序

吾友王子麗當湖知名士也其先世累葉仕宦大父某公官給諫有直聲于時當湖稱族繁而貴盛者推王氏初兵戈之際子麗慨然有大志厭舉子業弗攻博求天文地理曆律兵農百家技術之書伏而讀之嘗讀晉書至管輅郭璞傳輒掩卷嘆曰知幾其神乎於是研窮易數盡得其秘尤工于相人之術葢有得于體貌形骸之外者言禍福如響遠近爭就之然子麗自以為術數非君子所貴也卒亦不肯盡言余唯相人之術古之人所以甄別人物識拔賢才者之所急也中庸曰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昔春秋時成肅公單襄公之徒用此道以觀人于執玉受脤形容俯仰間可以知其人之吉凶此以神相者也至于後世善觀人者猶能辨之于器識之際如漢武賞日磾于牽馬林宗識孟敏于墮甑裴行儉以浮躁淺露而知盧駱王楊之不終彼未嘗以相人為術然而臧否休咎燎如燭照者所謂得其神也若夫市井之小人以皮相之法賈鬻而牟利又得謂之相人之術乎哉子麗聞余言躍然而起曰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吾將以子言相天下士矣于是治其裝將徧遊海內以廣幾非常之人而一遇之雖然吾嘗聞之荀況曰相形不如相心則子麗所為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之道又可以易數通之矣

送查子韜荒再遊楚中序

初韜荒就婚於楚散金結客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皆願從之游由是韜荒交日益廣名日益盛士大夫之獲交臂于韜荒者莫不稱韜荒之賢而愛慕之嗚呼壯矣余嘗執固陋杜門掃軌寡交游自學古同志如韜荒數人而外未嘗妄識一士及聞韜荒所為豪邁益自慚然性猶隘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韜荒歸里五六載詩文益工四方之交日至于是家益貧無以自給歲之三月將復挈其妻子南遊于楚往依其外舅趙君且曰吾將南抵滇黔北極燕趙以壯斯遊也同人之與韜荒厚者皆作為詩文以送之余與韜荒交最密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夫易隨之初九曰出門交有功而節之初九則曰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所謂知通塞者非徒儉德而辟難因時之否而高尚其事之謂也凡夫世路之荆棘人情之險夷交道之有初而鮮終得失禍患之至吉凶悔吝之萌唯出門為不易故君子慎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不敢出也雖然男子生而以弧桑為志繩樞甕牖非丈夫之事也雖出户何咎但當有以善其出爾吾嘗聞出門之交于夫子矣曰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大夫以賢而事則不賢而以勢利交者必不與之游矣士以仁而友則不仁而為燕朋燕僻者必不與之友矣嘗竊怪夫當世之交非為其賢而事之也非為其仁而友之也一言握手歡若平生及所爭僅毫髮則

決然而離不復相顧所以然者蓋由其始交之不慎故凶其終而隙其末以至于斯也其在慕賢樂善之士不必盡然然交游太廣則所因者或失其親龍魚玉石雜出于其間自以為包荒容衆而不知其早已比之匪人也噫可傷也已以韜荒之泛愛而親仁自無慮此然區區規勸之私不得不過為之慮耳昔邵堯夫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未有所得乃曰古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晋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韜荒之遊或者其在斯歟韜荒之歸也其為我語其賢士大夫而道其相規相勸之至意與夫所進之德所居之業以助吾之孤陋而寡聞也吾將拭目以俟之矣

壽舅氏學圃先生序

舅氏有圃數十畝環其居桑麻雜植有池泓然修竹數千竿名花佳木列植而交陰雖無臺榭官室游觀之美可以壯登臨極覽眺而幽閒寂莫之致頗足自娛當兵戈之始舅氏方少年即厭棄舉子業學為灌園因自號曰學圃若將終身焉者雖然舅氏才高而志闊容衆而愛人喜交游雖門户蕭然常輕財而好施其于人世憂患疾痛之故未能恝然而人亦以此爭就焉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濟人之困扶人之危名日益盛交日益廣嗚呼舅氏其猶有憂世之心耶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象曰無所疑也而九三則曰繫遯有疾厲人惟有所係也或係于名或繫于利役役奔走

于富貴利欲之場故沒溺而不知避以舅氏邁往之志視名利如糞土室其振羽于雲霄之上而鼓翼于江湖之外也而猶若避其名未遁其迹者斯果何所慕戀無乃憂世者之心為之繫戀嗚呼古之君子得志行道澤被天下而不以疑一夫不獲而猶以為咎若不得志則命也時也雖閉户可也葢其遁世無悶之心與萬物一體之念道並行而不相倍也願舅氏益堅其初志歸而治圃讀書談道于其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可以歌可以嘯可以鳴琴可以鼓瑟歲時伏臘親朋來斗酒相勞問農桑訂句讀淡然與世相忘則可謂肥遁矣彼夫世路之荊榛人事傾仄則又烏得而而樊籠網罟之乎敬進一觴歌考槃之三章請以為舅氏壽

壽朱母序代

昔巴清氏一婦人也能守其業用財以自衛秦皇帝以為貞婦築懷清臺以禮之豈徒以其富耶彼其所以致此富者必有道焉用是顯名于世故易曰富家大吉則知家之所由富莫不由其婦人之賢有以相其夫子而佐之以勤行之以儉也武原朱氏家於南山之陽父子兄弟皆善治生產操心計槃觀時變出入于貴賤有無之間息常倍以故家素封要其所以先後之者大抵孺人之力居多今登其堂見夫門庭爛然棟宇巍然而湫隘頹廢者皆闢而新之嚴嚴翼翼詹阿華采之飾皆具其金帛菽粟之藏足以擅其利于數世而鄉之婚者塟者老者疾者夏耘而秋斂者莫不有求焉道路之人莫不嘖嘖嗟異稱蘊芳兄弟之賢其亦念孺人之辛勤節儉有以培養之深哉歲之八月為孺人六袠初度親朋故舊莫不稱觴上祝余與蘊芳兄弟善顧可無一言之贈乎吾聞之古之善治生者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均苦樂孺人之賢其同符于古人者不問可知也夫飲食薄嗜欲忍則無傷生之患衣服節苦樂均則留有餘之福生不傷而福有餘則壽無疆焉然則富家之道其即所以長生也歟况夫孝孺人之教則蘊芳兄弟必能富而好行其德者矣享期頤之壽而保其富于無疆也又何疑哉余故本其所以起家者以為孺人壽

徐子才古樂府詩序

詩之亡古樂亡也故三百篇雖無志而新聲之作變亂正聲桑間濮上之音促數繁急而和平雅淡之意不存焉此三百篇之詩所以不得被之管弦而往往失其傳也然觀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燕饗之際賦詩相贈答類皆歌雅頌以見志則知古樂雖不盡傳而先王遺意猶有存者自秦燔詩書棄禮樂而聖人之教蕩滌無餘于是古詩亡而古樂亦亡然則樂之亡詩亡之也漢興始稍采古命叔孫通秦樂人制宗廟樂依仿古制駸駸然稱盛葢自高祖過沛作大風之歌令童兒習之而已兆矣迄于孝武制作尤多乃立樂府之名采詩趙代秦楚夜中歌誦又令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

為詩賦畧次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以及天馬寶鼎諸什鳌然大備雖其所奏亦多雜出于淫聲優節無復先王之遺然一時崇尚風雅好古飭治之思至今猶可想見而當世士大夫各以其學發為詩歌奏之郊廟下至閭閻之賤亦得以其風謡獻之天子而譜之管籥豈非盛事哉世所傳樂府則其遺也迄今取其辭讀之其温厚和平之旨縱不得三百篇之萬一而古雅猶存較之隋唐以來淫濫浮靡之習相去倍蓰而無筭矣吾友徐子子才好學能文推吾里才望兼工于詩其于李杜王孟諸大家不嘗登其堂且入其奥矣久之取漢魏古樂府讀之不覺躍然而起欣然如有所會也輙閉户揣摩旬日之間得古樂府凡一百八首詩既成謄以予為知詩出其稿示予并屬予為之序予不敏何足與言詩哉顧嘗不自度量妄以其意進退古人讀齊梁以後諸詩以為近于俳優弗好而于五言古詩及漢魏樂府獨心竊好之頗學焉而未能今讀子才之詩風氣遒上儼然西京之遺會古人立言之旨而寓以己意殆所謂解衣盤礴而得其神者歟由此而精之則風雅之道固與道異日子才得志于時作為篇章以歌咏功德協宫商而奏朝廟雖三百篇何多讓焉又豈區區司馬詞賦漢魏諸樂府可比哉是為序

送太守稽公謝病歸里序

淮東稽淑子夫子以魏科重望李東甌報最遷湖廣郡丞廉能恵化治行為天下第一于是

天子優詔嘉奬欲歷試以郡擢知杭州府事杭州之民故素聞公治温之賢每歲時伏臘輙相與禱祠而祝曰安得治吾郡之政清而能愛如稽推府者乎及 命下之日民皆歡喜過望然杭郡地大而政繁民多猾法難治俗尚奢靡衣裾鮮麗食飲盤飧競為狠籍無貴賤皆然而士大夫尤甚其民奸頑刁險健訟情詭譎不可致詰公既至首以教化為先敝衣羸馬崇簡樸以為士民倡而頒布條教訓辭及所設閭里相保任諸法皆以勸民義息民訟為主不得已而聽之則岸片言之下情偽立辨民畏服若神明于是訟獄少衰息矣數年之間天災流行水旱相繼南浙之民流離餓殍者不可勝計而杭郡尤被其毒公乃親行履畝檢覈災傷申請蠲賑所全活實多當是時有御史中丞范公以軫恤於上有公以佐理於下民之所以遇災而不困瀕死而復生豈非幸歟屬吏有貪殘者公廉知其實輙白之督撫而斥去之則民之不死於歲者又得不死于政也又豈非大幸歟公才幹警敏遇事雖至繁劇剖决如反掌而治事之餘不廢詩書尤喜奬拔士類出坐堂上簿書錢穀猥如也退與儒生論詩文評今古目數行俱下其得失優劣燎然可指不爽銖累故其所得士為多杭之士民沐公之澤戴公之恩

眞得　國家立法如西漢故事郡刺史太守晉秩而不遷俾公得長守斯土而不去斯眞幸矣癸丑公竟以謝病乞歸士民攀轅之伏轍請強留卧治而不能則茲郡之民何所倚庇而士之好學力行者何所楷模甚不知繼公而蒞斯土者能守公之法而弗失否也甚不才無所知識辱公一日之知其能不以萬物一體之公爲茲郡之民惜而以感遇之私致憾於已耶故于公之行也不能默然異日者天子思京兆之功而使者驛召以補三公之闕佐　廟堂而治天下則河瀾之澤其必首先杭郡乎甚雖不文亦得操觚而紀太平盛事矣

悔過箴序

余嘗怪夫世之人雖甚庸且愚莫不自以爲無過人告之以過則怫然怒以爲過不可一日有也其有自知其過者鮮矣自知其過而能自怨自艾者抑又鮮矣嗚呼彼亦烏知千古聖賢之學不越於寡過而已乎以成湯孔子之聖惟曰改過不吝曰可以無大過以伯玉之賢惟曰寡過未能子路聖門高弟也聞過則喜知過然後知悔知悔然後知學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悔過之于人大矣哉祝甥魯山生而穎悟過人自其總角時即能操筆爲文章立就年十四五常從予學爲舉子業與之共晨夕者九八閱月視其氣凝然以靜溫然以和似不能言者而叩其中則瞭然井然與之語無不入耳而會心予竊異之已而應童子試受知于督學使者聲名藉甚遠近無知與不知百口交譽之又三年以特恩試諸生貢太學當時老生宿望非大力不能得者魯山竟徒手而得之一時有空羣之目名冠兩浙而魯山處之恬如也了無矜喜之色予尤異之嗚呼以才如彼而其器若此宜其負重致遠而無愧也乃竟以今年甲寅七月賫志以歿年纔二十有一嗚呼悲矣道路之人莫不爲之嘆息惜其才而惜其遇矧予猶骨月之凋殘念聚散之奄忽其悲惋悽惻之意宜何如也既視殮後數日中心悒悒不能遽已于是復往撫其棺慰而吊之其叔父豹臣則出其平日遺稿一編泣以示予曰此亡姪悔過箴也予覽之灑灑千餘言辭皆懇至發于中誠不惟騰口說而已且欲實見諸行事嗚呼魯山方年少資性醇謹未嘗有他過而其才智又足什百于人在他人處不此鮮不傲然自足以爲舉世之所莫能及乃其悔過之辭自反自責若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者此非其心之明有以自見已過而能爲此言耶非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耶非所謂用心于內不求人知者耶然後知向之所見爲異者乃真異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以其悔過之勇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進也殆不可量胡爲乎其遽死也雖然魯山今不死矣彼世之夢夢然自以爲無過者雖生百年無異于死魯山知悔則知復則聞道矣顏子三十餘歲而殀而其心至今猶存豈非以不貳過哉予于

是以悲魯山者轉為魯山幸也是為序

朱母賀太孺人壽序

予與孝臣同譜兄弟也然族繁而泒遠所居各百里之外歲不能一二見間從同學諸子得悉孝臣兄學行及其太孺人高節苦志常慨然慕之歲己酉客西湖孝臣携其詩文就示予予讀之益愧服丁巳課諸兒延孝臣兄就家塾益得縱觀孝臣之文知孝臣之為人相得益歡歲之抄也登其堂孝臣兄則出其所與漸川先生書示予因以告予曰老母卓然守志今六十年矣仲冬某日為老母設帨之辰漸川先生則已惠之以文子亦為我序之予應曰唯唯予既不獲偕宗黨昆弟稱觴上祝又敢辭一言之獻乎雖然太孺人之高節苦志炳若日星者兄既叙之于書漸川先生則既詳之于序予復何言哉無已則請即以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明事親之道以為太孺人壽太孺人之命孝臣者有曰汝未遇且貧不願效時俗稱觴願得一二名儒錫篇章以明吾志足矣吾聞之君子之養其親也養志為上若夫牽牛服賈以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小人之孝也初太孺人生長仕宦之門又歸于閥閱其平日習見夫晉位顯赫出入宮掖之中親承寵澤不以為榮一旦遭時之厄值遇之窮煢煢孤處垂四十年孝臣兄懷才未試家益中落環堵蕭然奉疏水之養躬井臼之勞榮枯盛衰之際人不堪憂而太孺人處之恬如畧不以動其中也此其終始不渝之志豈非亘千古而不磨者哉推太孺人之志即令孝臣兄旦暮得意立于廟堂之上顯其身以榮其親俾太孺人之節列孝行上聞于朝廷賜詔褒美且為之旌門表里載諸簡編傳之天下後世當亦太孺人之所為不足榮也又况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觴酒豆肉如世俗所謂稱觴者豈太孺人之志與孝臣兄所以事其親之義哉抑有說焉松柏之姿歷雨露冰霜而不變越千百年不改其色今太孺人之志若此雖與松柏同壽可也孝臣其以予言為不誣乎

送韜荒夏重二子出遊序

丈夫生而志在四方不肖齪齪以牖下老則遊固丈夫事也古之好遊者莫如司馬遷其自序有曰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可謂壯矣縱耳目之所極曠然豁然乃復覽往古之奇蹟采當世之異聞志其山川風土人物里居與夫政教之殊人情習俗之變故其發為文也宏中而肆外縱橫變化不可端倪然則文章之道其有藉于遊乎韜荒固善遊者也年弱冠而驅馳於荊湘滇貴之間以詩文自雄聲稱藉藉置酒高會數郡畢至士無賢不肖爭愛慕之已而或南或北垂二十年車無停轍相繼而好遊者則有夏重昆弟去年秋夏重方自黔歸越而德尹又由燕入黔今年秋德尹之南轅未返而夏重之北轍又征矣時韜荒亦有江右之之行嗟乎三子之遊可謂壯哉其登臨之所覩記空發為詩文如古人不朽可知也雖然君子之遊豈徒作為文詩以自娛樂而已其轍跡所至必有以交其賢士夫或有道仁人孝子悌弟可師而可法者及察夫民生之休戚風俗之盛衰以為出而立功處而立言之助遊之義大矣二子之歸其有以告我乎予不敏不工于文辭硜然鍵戶屑屑焉惟經史是好亦未嘗出而交天下士則所藉以廣其見聞而開其沉鬱拘攣之氣者非二子其誰望哉故二子之行也于是乎言

送薛天泉歸里序

世之屯也士君子爭出其奇務取天文地理術數韜鈐百家之書伏而誦之以希効能而取富貴當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則為士者不過屈首一經攻舉子業以躐取科第而已非此途也則雖有長材異能無所用於世山人薛天泉固嘗業舉子業勿就者也平居好奇術長于陰陽災變之說觀天之象察地之紀而知日月之變異五星之凌犯以及風雨霜雪虹蜺雹霰之流形山陵川谷鳥獸草木之變態莫不有以徵之事應而驗其必然又其最幾微者莫妙於占風望氣以為氣有五色風有八方辨之以音律參之以干支正之以日辰則國家之治亂政治之得失邊境之安危軍形之成敗不待蓍占龜卜而瞭然若指諸掌矣至于奇門遁甲六壬諸術數能反覆射奇此其餘技也然入門則知其家之休咎言人之榮枯得喪患難疾病死喪其應如響世皆爭就之輒稱其數之神而不知其學之更有神焉者在彼而不在此也使其得遇於時則焦貢京房之術何多讓焉天泉之交廣矣安知當世無名公巨卿者出其力以援之俾得見知于太平無事之日也耶天泉常與予游得數晨夕叩其所學實有徵驗故因其歸也書以贈之

送宋梅知歸里序

梅知隱于畫者也少時遭禍患家傾人喪從師避難於四方無以糊其口因學為畫意蓋不在畫也然而畫遂工常寓居龍山與予中表查子夏重德尹善予因得交于梅知梅知畫日益工交游日益廣于是縉紳先生及當世知名之士交口稱譽之而梅知不以畫自多也蕭然坐僧舍日與知己數人往來問答道古論今花明月白之際賦詩飲酒標韻瀟灑落跅不羈雖當事有愛其畫而欲致之就見者卒不易屈昔孫知微工于畫張乖崖慎尚欲一見之不可得後去鎮還朝出劍門有村童持知微書一篋以獻問知微所在曰適有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嗚呼梅知其猶有古人之風與今其歸也將理其故廬而為歸隱之計吾知其高風逸志自有得于山水蟲魚之外者畫之傳與不傳非所計矣雖然吾聞善畫者不在含毫吮墨而在解衣磅礴之人則夫梅知之畫其必傳又可知也

贈周石洲序

石洲楚人也嘗客于　京師遨遊公卿間數年無所遇歸而寓居杭城己未之春以縉紳薦牘來謁吾寧侯許公予于公署遇之遂相識因訪予于村居叩其所學蓋精于言數者也而六壬尤精方將以此行世予謂之曰六壬兵占也故其用取神將而其義取克賊所占大抵皆勝敗存亡之兆而人事之吉凶不備焉以此行世得無有或爽者乎石洲曰然予昔在　京師適當逆藩稱亂天下用兵予每占某月某日我兵勝某月某日賊兵亡其應如響今為人占諸事吉凶或驗或不驗我以為學未精耳予曰雖精止可用之軍中子欲行世庶幾其卜易乎夫卜易自君平以來變著而為錢法既簡易又其書上而國家下而畜牧纖悉具備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故精之者可以決疑定惑燭照如神子胡勿棄彼而取此石洲曰予固習之予賤之而弗為也滿街皆是矣予曰奚有于是子楚人也子亦曾聞夫楚之卜者乎昔漢有楚人季主者卜于長安東市賈誼與宋忠謁之曰先生何居之卑行之污季主曰夫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謂之筮吾何負哉由此言之卜易非賤人賤之也且如嚴君平之卜易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即筮為教即筮為道人亦孰得而賤之乎且如管輅卜易者也未卜而知何鄧之敗郭璞卜易者也殺身以諫王敦

之逆不為勢動不為威屈人亦孰得而賤之乎然則卜以人賤亦以人貴也子亦為其可貴者而已矣若夫卜之驗與不驗則固行世者之所必審也石洲有四方之志行且出遊遊必有資身之策故舉以告之

送邑侯許公　欽召北上序

公涖政七年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於是去奸民除胥蠹奬士類養耆民修舉社倉申明鄉約舉喪祭之禮以教孝明婚姻之禮以教慈行士相見禮以教敬修鄉飲酒禮以教讓不特此也講學明道而士興于學勸農恤困而民歌于野濬澮導川而商旅歡于塗而且嚴保伍興義學一邑之民沐公之澤而被其化者莫不户有祝而口有碑矣廉能卓異之蹟聞于遠邇時當報最督撫交章奏薦天子為之動容優　詔嘉奬馳召赴　京庚申秋將謝事去百姓其牛酒焚香頂祝遮道泣留者蓋億萬計車不得旋軌騎不得比行父老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安居粒食優游隴畝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者皆公之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商賈亦奉觴上壽頓首謝曰吾儕小人得以市肆不驚秋毫無犯奸慝不作商旅夜行者皆公之賜也願公少留無速去公皆停驂而慰勞之于是縉紳先生及庠序之士莫不各有贈言長于詩者歌詩善于頌者獻頌爭出其奇相與志公之德于不朽某辱公之愛深矣敢勿從而兹鞏以當贈行之策乎惟公乃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吾寧幸邀天眷得屈公之駕以烹兹小鮮政效既章章矣然此特其小試行道之端而已其遠大之猷曷可量哉兹行也不為諫官則為御史方將出其經綸以上報朝廷從容禁闥納誨陳辭因得敢時政之得失百官之賢否四方之利害萬民之苦樂風俗之淳澆積而奏之以贊勳咸治黼黻太平則天下之被其澤者且徧海內而波及寧邑者又其餘也由是而居政府由是而為宰相其位愈高則其澤愈廣庶几無負公平日萬物一體之素志乎甚故不敢以公之去致私憾于一邑而竊以公之被召與天下為同慶也于是乎言

送徐敬可入　都序

壬戌之秋予病卧村居聞敬可應當途之幕方治裝北上行有期矣欲往送之以病弗能閱數日病少閒竊自惟曰予與敬可交最久相知最深顧于其行也可無一言之贈乎贈之將何以曰請以人之所疑于敬可與吾之所信于敬可者質之人之言曰敬可方年少時遽厭棄諸生弗事為隱者之服恬淡樂道不干榮利若將終身焉者其高風亮節可謂偉哉今年踰五十意氣益衰操持空益固吾意其入山淡而入林密也乃忽改容從俗奔走形勢之途俯仰于人以為苟且之計何其前後易轍歟或曰有愛其才而強之者非其所欲也或曰為貧而出不得已也嗚呼是皆未知敬可之心者也予惟古人之學必先有所試然後有所成譬如金之在冶非遇烈火鍛鍊則頑金而已爾人當平居無事所處者家人父子所接者親朋燕昵鄉黨自好者規規于言動之間鮮不以為無過及其出而見紛華靡麗臨利害遭屈辱則此情靡然不覺頓喪其生平而不知所持是故靜中所得者動或失之雖有道亦不免焉語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君子之于學也亦然磨而不磷然後見其堅涅而不淄然後見其白不堅不白固不可以試于淄磷而未常磨之未常涅之則亦孰從而知其為堅白哉　京師固堅白立試之場也世路之險夷人情之逆順事幾之得喪毀譽是非之所從出禍福患難之所由生一切喜怒哀愉愛憎取舍向背之情皆于是乎可驗以吾介乎其間能如浮雲之過目飄風之過耳不以一毫有動于中否耶此敬可所為自試其平日之學而予之信此行之不虛者良有以也雖然予之信固足以明敬可之心矣而朋友相規之義豈徒從諛焉而已乎書曰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幾間不容髮一轉移間耳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舜之德至矣戒之者猶曰無若丹朱傲是故君子之進德無已時改過亦無已時也倘曰吾養已成混迹同塵無所施而不可則潛移默奪之餘得無有失其初六如世人所疑者乎願敬可勗之

贈華羲奕序

古之工画者多矣然而各擅其長不相兼也如李思訓荆浩之徒工於画山水吴道子李公麟之徒工於画人物劉褒工于画風雲張南本孫位工于画水火王筌父子工于画花卉他若吳道立工于画龍韓幹工于画馬包鼎工于画虎袁義工于画魚文與可工于画竹趙孟堅工于画蘭至今各以其技傳乃知技之精者無弗傳也雖然画山水易画人物難何則山水之奇雖有烟雲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夷之形風雨晦明之態然猶可以勢逞即稍有假借而不覺其非若夫人物則拘泥于形礙于神欲似之而誠難似也今羲奕獨工于画人并不及物則又其至難者矣而羲奕之画

人也其肌膚之細衣褶之精神彩之飛揚流動若近若遠若語若默而不可即也余嘗于谿荒之座右得之不禁喟然嘆美曰技至此乎以故士大夫家有得其片紙半幅者輒珍而藏之余因謂羲奕曰子之工於畫如是則何不兼山水花鳥而擅譽於當世而僅用此戔戔者為羲奕曰兼之則心用雜用心雜則用筆亦支畫又安得而工耶予曰善哉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其羲奕之謂乎吾取其言有合于道故書以贈之

贈王甫瞻序

甫瞻名族子也世居吳門遭患難破其家喪其妻子老而無所歸嘗乘一小舟往來交遊間謂其舟曰舟居曰此予宅也工于詞每所至輒有題咏咿唔不輟予故與甫瞻相識丁卯春復會于人遠叔齋中連牀信宿迭為唱和酒酣則慷慨悲歌為予言曰吾見夫鄉之富貴者高居廣厦玉食錦衣出則擁大蓋策駟馬從者塡巷而塞途而我以蕭然一布衣介乎其側非其親即其故也而彼視之渺然且不惟彼視之渺然而已其僕隸得盛氣以凌我亢辭以驕我箕踞嫚罵以辱我予不勝忿又不勝慚也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我獨何辜而使流離顛沛焭焭一至此乎因泫然出涕若無以自容者予笑謂曰嗟乎子何不達之甚也子亦嘗讀列子之書乎北宮子與西門子比居謂其世族言貌並也而貴賤富貧則異以問諸西門子西門子因而驕之北宮子有渼媿之色東郭先生見而解之曰西門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矜者愧者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于是北宮子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子亦奉教于東郭先生可乎甫瞻于是釋然改容曰善明日甫瞻將治裝遊于　京師乘斯舟也其亦有御風雨行冷然善者否乎吾聞輦轂之下冠蓋相望愼勿以其憤懣無聊不平之氣自取罪戾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甫瞻勉乎哉

送凌昭侯應　召北上序

余聞之古之神醫其治病也有奇術焉不以湯液醴灑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决脉結筋湔浣腸胃練精而易形此無方之傳至妙之術也不然者或以灸或以針或以砭不待藥餌補瀉之功而能去人之病葢人之神不得已然後以診脉治方之法行之扁鵲倉公華佗而後莫得其傳焉今之世求其切脉聽聲合湯療疾者百不得一况其進此者乎昭侯以醫傳世四方稱針灸之神者必推凌氏其他莫有傳者即有學者勿能及也夫針灸之術微矣哉脉理雖微猶按指而可求若夫人身之穴藏之于無形而察之于至渺毫釐之差謬以千里自非見垣一方洞若觀火者不足以辨

此昔三國時魏有督郵徐毅得疾華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中胃管乃中肝也食當日减五日不救竟如佗言由此觀之針灸之得穴與不得穴生死所係豈易易哉今昭侯獨以其家學授受每試輒效救人頗衆與其兄貞侯並有盛名貞侯嘗紫内召以治疾有功授　御前侍直貞侯以病告免卒于家

朝廷念其家學淵源復召侯將發余往送之謂曰子行矣勉之之榮身肥家在此行也昭侯曰不然老父年八十餘矣吾不能舍朝夕之奉而戀升斗之祿以安其身且色養之暇遂逼之老病廢疾者皆不能無待于予吾棄而違之亦弗忍也

君命召不得已而一行或授以官必不受予喜其志不在榮祿而在事親利物也因紀其畧而爲之序

壽陳母沈太夫人序　代

歲在己巳春正月之二十一日爲陳母沈太夫人設帨之辰親朋畢至次第奉觴而令嗣叔大方讀書中秘珥筆華軒爲

天子撰述詔令不獲親奉巵旨洗腆致敬或者有違孝子養親之志與曰否否此正叔大所以善養其親者也吾聞之大孝尊親其次弗辱若夫蓺黍牽牛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洗腆用酒此庶人之孝而非士大夫所以榮其親也且夫士大夫之習于奉也久矣擯賓者務華崇大者畧意是以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親者或弗之慙拜跪趨承以爲敬而憂其親者或弗之恤牲牢酒醴以爲養而違其親者或弗之顧其所以壽其親者不過繪瑶池之圖

撰南山之頌惟華文之是飭而所謂養志弗違者竟安在也常聞君子之壽其親矣居而養者以色壽離而養者以志壽色壽者和氣婉容承歡弗怠而已志壽者有以樂親之心離猶弗離者也今叔大移其事親之孝以之事君行將入黄扉登瑣闥為天子補過拾遺獻可替否察當世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與夫百官之忠佞庶事之得失從容而奏請之以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則所以顯親之身揚親之名以樂其親之志者寧有窮哉所以樂其親之志者無窮則壽亦無窮焉區區洗腆之敬非所尚也至若太夫人之盛德著矣五福備矣生于世胄嬪于華宗富貴福澤天厚其生仁慈寛大自貽厥壽方且以八千歲為春秋億萬年為壽筭又何待㕥於予言哉

祝甥濟叔文稿序

余先姊丈祝子鳳師遵先人之志隱居不仕以古學自負杜門教子家法甚嚴有子五人長曰魯山次曰良仲次濟叔賓季爾魯山受過庭之訓自幼馳聲黌序歲壬子年未弱冠以拔貢第二文名赫然不意兩年之間父子相繼早世而自仲以下尚幼孤苦伶仃未能自立所以撫之育之教之誨之者叔父稼叟也稼叟于予為中表兄弟温恭孝友天性過人其于撫孤之誼誠懇備至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盡力為之經營而于訓課尤篤鎔鑄琢磨皆成令器才華競美已知諸甥行且崔起而濟叔竟拔幟先登其受知于主司者文高華典雅一時藉藉人口慕其文者因請梓其平日窗課以行于世梓將成屬余為之序余曰子之揣摩久矣其稿之行也有目者共珍之奚待余言顧余之所以願子者又別有在願子益勵其為學之志以進于古人持之以謙行之以謹則異日策名委贄方將上以致君下以澤民出其經綸以黼黻太平鼓吹明盛俾立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以慰先人未盡之願以報叔父撫育教誨之恩則余竊有厚望焉區區舉業之榮世傳世又烏足以為子願哉故追叙其平日所知者以為子勗

周易蠡測自序

夫易何為而作也聖人因人心之疑而决之以開其蔽而解其惑者也蓋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所以應之者不外乎一心心之神明不測其出入往来不可名狀故謂之易易也者神也人之一身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細微舉凡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生死患難萬有不齊莫不有其位所以行乎中其者易也是故聖人設之為卦以稽其類廣之為爻以盡其變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使人因用以求體明體以達用物来順應而變化無方焉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神之為神也其體不易而其用嘗圓惟不易也故窮天地亘古今而嘗無欠缺惟其圓也故出入內外倏

忽變遷或之善或之惡偷瞞而不可保也之於善則吉而見於事者皆吉之于惡則凶而見于事者皆凶或知其惡而自艾之則悔或牽于欲而自欺之則吝去其吝而從其悔則得无咎此聖人深察人心隱微之故而就事就物以去其蔽而解其惑者也故列之為六十四卦演之為三百八十四爻明之以彖繫之以辭而天下之事變人心情僞盡乎此矣然卦有陰陽無定體也爻有貴賤無定位也辭有險易無定解也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所以適乎變而周流于卦與爻之中者神也而所以辨其吉凶之介者幾也得其幾則所謂蓍之圓神卦之方智即此而在矣微之則為聖人之盡性知命顯之則為百姓之與知與能非天下之知幾者其孰能與于此哉自漢以来言易者無慮數百家精粗險恠無所不備而求其變動不居之旨槩乎其未有聞焉愚嘗讀易數十年其于先儒之傳註反覆尋究久之而未有得也輒以管窺之見妄為推測而替之以卮言以為聖人作易之旨或在于是而反之于身則所謂震无咎而善補過者固赧焉而未之能也悲夫

春秋蠡測自序

春秋之有傳也本以解經然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諸家各以私意附會穿鑿而傳于是往往不與經合後之讀經者樂其說之新奇也遂舍經而從傳上以之為教下以之為學噫弊也久矣是故經本顯也而傳求之隱經本易也而傳求之險經本直也而傳求之曲經本簡也而傳求之繁此經之所以愈詳而愈晦愈精而愈離也何以言之夫春秋之所以垂教萬世者不過曰義而已矣而傳釋之曰倒倒可以為義乎夫義之大者莫大乎誅亂而賊子乃趙盾許止經書曰弑君而傳以為非弑君也為法受惡也為不嘗藥也夫春秋之書法天子之誅賞寓焉王制有之司寇正刑明辟

有旨無簡不聽蓋言罪有發露之意而無簡核之實則勿論也故雖罪之輕者猶必明證其罪歸之士師而況弑逆大故而可以謏文故入之法誅人于莫須有乎聖人之刑賞必不如是之謬也羽父子駟經不書弑君而傳以為諱其弑也為君父諱也為中國諱也夫所謂以諱為貶者君父之過可隱者耳若夫亂臣賊子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惡聖人所以正人心而明王道者莫大于此釋賊不討而反為之諱有是理乎然則謂夫子削之者然歟否歟義之大者莫大乎書爵書字書名夫諸侯之爵受于王朝而傳之先世者也桓之二年經書曰滕子來朝胡氏以為惡其朝弑君之桓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則是以黜陟之柄自予矣夫罪可得而

明爵不可得而改也其稱子者非時王之所黜則前此之簡訛耳不然何以終春秋之世滕俱稱子乎胡傳曰王朝之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書名者皆貶之故於宰咺伯糾皆以書名為貶然于南季蔡叔之來聘何以稱字家父毛伯之求車求金何以不稱名乎經惟王季子公子友稱字稱子其他諸侯之母弟未有不稱弟稱名者而胡傳以為不稱字而書名乃罪其有寵愛之私而示貶也此皆故為穿鑿以入人之罪而非春秋之義也義之天者莫大乎書伐書侵書戰書敗胡傳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詐戰曰敗此說雖大畧可通然亦未嘗拘匕于一字之例以為褒貶也是故有伏義執言而稱伐者亦有恃

強凌弱而稱伐者有陰謀詭道而稱侵者亦有陳師鞠旅而稱侵者至于兵敗則書敗非必皆出于詐也猶之圍則書圍入則書入滅則書滅直書而義自見豈必有例之可拘哉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者也推此則傳之所以背乎經者蓋亦多矣然則春秋之義安在曰尊王者其義也安中夏者其義也誅僭亂者其義也褒而書爵書字書子貶而書名書人者其義也吴楚僭王猾夏則外之已而與于中國之會盟則進之者其義也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諸侯雖僭予以本爵之稱者皆其義也如日例可以為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東海朱竒齡與三著

同學 王世琦子頫 查嗣瑮德尹 選

男 徽 協慶 元榮 協庭 全校

記 傳

妙果泉記

鹽官故多井泉若異井若義井若石井丹井以至烏龍靈泉雪峰紫微不一其名具載于縣志可考而知也然皆久而湮塞存者絶少夫泉者水源也大抵山水會歸之區則鳴泉湧發鹽官城近海剛鹵磽确地冥頑不靈故水不鍾焉妙果山去縣治東六十里共聳緜亘周廻七里許其尾則為龍山視海上諸山較秀山之前面皆市廛雜居市居之下有泉溜焉意者茲鄉清淑之氣獨鍾於此故發而為醴泉與然穴於地中為河流所沒人莫得而覩也歲辛丑大旱河流皆涸而涓涓者獨晝夜不息于是市人始識所謂妙果泉者已而霖雨河溢泉遂復沒莫能名處其丁未歲又旱市人相率而求其穴則涓涓者如故也里中之長于詩者因作為篇章以歌咏之并屬余紀其事吾聞之濫泉正出正出者湧出也沃泉縣出縣者下出也妙果之泉穀于龍山而于市河溜之殆所謂縣出之泉非與嗚呼余因茲而竊有感焉夫泉之發也或湧于山或出于澗則靜而清往來挹注者知其涓潔而貴重之則或為之甃樹甃檻以壯其觀詩歌紀叙以颺其美幸矣茲泉獨不幸發于陰渠衆流之間與河流交并混泥沙而浸瓦礫行道者掉臂過之卒無以自明其潔也又可悲夫雖然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者泉之性固自若也又何患夫同川澤以納汙也哉泉與泉與其有似于君子之行和而不流者與予故樂得而為之記

徐氏遷居海昌傳世記

族有累世仕宦其子孫至繁且盛而行義無聞徒以通顯夸耀一時君子弗取焉若夫恂恂守道孝謹著于里巷詩書繇于後昆當時不以為榮而傳之後世猶可稱道以為法則君子志之徐氏曰武原望族其後先冠帶甲第如雲至今不替海昌之有徐氏自九槐公始也一傳而為德與公再傳而為虞元公再傳而為衣白先生暨仲氏沁雪先生有子二人長悔菴次獻酬悔菴育子梅占至于今九六世夫九槐公在雪水鵝湖世為徐氏大宗而以遷海昌論分宗別祖德與公又為徐氏小宗云初九槐公高大父子奉訓公為冢孫以農事起家嘗垂綸湖上因自號曰耕樂父五川公業

儒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有聲檇李卒不得志而九槐公娶于查依外父南比部九一公居龍山遂土著公性落拓不善生産而查孺人嘗佐之以勤凡所以光先而啟後黽勉而綢繆相夫子以道而敎其子以義方大抵孺人之力居多德輿公産于寧志豪邁喜交游任俠頗自放于巔山水涯遂厭棄舉子業勿就是時父子相繼偃蹇栋守門戶蕭然及虞元公生而奇偉德輿公則喜嘗摩頂嘆曰是兒兒當大吾門閭既長益自奮嶄然見頭角年十八遊杭州郡庠嘗率先諸士七試棘闈連屈于有司不獲遇然以剛方博雅見重于時越搢紳之士遊其門者不可勝計崇禎間詔大臣各舉所知破資格周吾鄉之貴人有薦公國博士者已得俞旨卒以無力請覆遂寢不行嗚呼何其窮也今衣白先生亦以高才博學名于當世志不得伸退而祖述先志訂國家之典故搜草野之遺文緝為一書名曰文史盔將以顯微而闡幽以著不朽于後祀嗚呼父子祖孫積德累行蓋已五世曾不得一第之榮以光大其門則天實為之矣然其高風亮節近文章砥礪廉隅屹然為黨序羽儀顧不偉歟豈區區閥閱之盛可比哉余先君子從遊于虞元先生之門余又從遊衣白先生之門交最密先生嘗謂余曰吾家自五川公中落子贅于外而曾大父母拮据成業至于今有薄田可耕有廬可居纖毫皆祖父力也余雖窮困無以自振不能仰副先人之望而居本水源之自余何敢忘子之高大母于余之曾大母為伯姊余之曾大母于子之大母子之母氏則忝為諸姑而世為戚屬者也子盍為我記之竒齡拜命曰諾夫宣揚潛德闡發幽光可以信今而傳後余則何敢特以先生之命而余又出自先生之門能道其詳遂退而為之記

三

鹽官海患記

海寧縣治南近海海之上有塘距城僅百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潮汐出入於赭山龕山之間橫流不得肆輒東西蕩擊日再往來狂瀾駕風若萬馬馳驟故其勢易決塘之成不知始于何時嘗考唐書地里志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則前此有塘可知宋元以來海塘廢興遺迹其載簡策可考也有明三百年修築不一永樂九年海決民流田渝沒數千頃盡役蘇吳九郡賦累鉅萬積十三年其患始息嗣是成化甲午決弘治壬子決嘉靖戊子決萬曆乙亥又決崇禎戊辰又決隨築隨圮雖不至如永樂之甚然公私困於役亦屢矣議者謂海寧之塘與海鹽不

四

同海鹽潮汐面衝其勢大海寧受患小故都不以為意不知海寧之地于越為首于吳為陲地形最高海一決則勢如建瓴嘉湖蘇松之民胥為魚鱉矣由此言之則海鹽之患小而海寧之患大也可不慎歟爲革二十年來海幸無事戊戌己亥間小溢當是時邑有能吏修築以時不擾民塘工亦成歲甲辰復溢勢稍洶湧蕩沒沙場圯石堤泛濫及于城郭城外居民廬舍草蕩桑柘棗園皆盡縣令惶怖不知所為請于督撫督撫擇能治海者自藩守以下皆莫敢任按察司僉事某公以按察使治事海寧之民舉欣然喜曰某侯至矣吾民庶幾其有瘳乎則相與椎牛釃酒以迎之既至無奇策乃集邑之士大夫而訪焉當事者乃曰治海非難所須者財力耳於是索諸編派役銀則既乾沒不可復得矣乃設榜于通衢募民有米者各以上中下户出粟民之輸者至再至三殷實之民重足而立惴惴唯恐得罪其編民則以次第計工每一户各輸大石數十塊木樁數十株又有助役銀樂輸銀等名力役無算繼之以追呼鞭撻吏胥因緣為奸豪強之徒因自結于官吏憑陵鄉里莫敢忤視闤闠為之一空當時為督撫者言憂民巡視海上旌旂冠蓋相屬于道其飲食供帳器具百物有司皆取于民民又不堪于是海寧之民舉疾首蹙額又惟恐淪沒之不早也當事者亦稍稍聞之諸士大夫于是神其說以愚民一日集衆庶謂曰吾以齋熙至誠為國為民之心感動天地於今三日不潮以助我成功效斯覩矣衆庶詭曰諾積功九兩載費民財以鉅萬塘始克成修築不以法潮至輒杌杌然動搖其木石堅厚者又多為官吏盜取易以薪土不久輒壞壞復補葺以為常適海沙平漲患遂息嗚呼海塘成而民之骨已朽矣寧之士大夫相與頌功德立祠祀之勒石紀成事嗟乎鹽官海患未有已也吾寧士大夫皆偷安于一時而莫之省哀哉往時塘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内有陸地園圃一百六十七頃有奇故塘有所護而海潮不至衝齧可以經久今悉蕩入于海直欲以尋丈之隄障彼巨浪勢已危矣況又壘砌不堅植薪葺以為固哉後之涖茲土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可以知所警矣

重建東明禪院記

錢塘縣治之北五十餘里有山曰橫山山之下有寺建於唐圯已久矣明永樂初白公阜錫於此遂復建之號其山為東明東明者白公字也閱闢三十年緇流雲集四方豪俊有托而逃者往往從之時建文君既遜國流離播遷足跡徧天下而遜於茲山者且十載至今有殿曰無塵蓋建文嘗所灑掃於其中而遺澤猶有存者白公相與晨夕講論以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氣則白公之為禪固有大過人者一傳而為海公再傳而為寶公法嗣相傳三世皆為臨濟正宗越二百年而又有山茨孤雲相繼來主此山而東明道場為之復振會世變荆棘被塗孤雲乃重理廢緒臺殿門廡煥然

一新於是譜其山川形勝諸祖法行法言及茲寺廢興源流之故彙為東明山志以垂諸不朽吏屬余為之記余曰亦雲之志則既詳矣余復何言哉吾獨因建文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建文之遜國也流落江湖藏形匿影奔走于滇黔川蜀之間不遑煖席而其從行諸臣亦役棄妻子變姓名號泣徒跣以周旋於禍患者或為傭或為樵或為僧或被髡而悲歌或讀騷而痛哭則其君若臣所以感傷于廢興存亾之際者必有大不平于中者乎然處勢之窮遭遇之阨雖復有心亦復如之何哉故不得已而迯諸禪亦其情也吾意白公者必為之闡無生之教明妙覺之原則知吾生本無一物千古瞬息也勢位過影也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浮雲也其

六

幽怨離憂憤恨無聊不平之素當有雪消而氷釋者矣夫以天下國家廢興存亡古今莫大之故舉不足入其胸中則九人世得喪榮辱毀譽之來又焉往而不可安哉嗚呼此佛之教所為有托而逃者衆歟吾故特取而志之以明佛教之不可廢云

遊永安湖記

去濉城數里有湖名曰永安而闊百丈許湖中有塘塘內為北湖其外為南湖大畧與西湖相似環以諸山錯然競秀予少時嘗遊於此亦未知其勝也甲辰秋復從　伯父遊泛小艇乘風而往是時秋水方盛百川灌河極目浮空蕭然木落真覺别有天地非人間已而尋遊湖畔則見夫古木喬松荒煙斷靄之間人跡罕至惟有故豚野鶩相與躑躅而已其寺觀臺榭皆已圮廢傾頹不蔽風雨問諸野老則曰地僻而荒人不能居也予是尋遊久之乃歸宿于吳氏祠焉祠臨湖面山時當月白夜靜捲簾憑眺但見水光接天蒼翠入目而樵者牧者漁者遍起謳歌聲聞四野予顧而樂之

七

慨然有遺世之想或謂予曰惜哉此湖之不遇也使移此湖于都會之地則遊人輻輳紫華佳麗何遽不若西湖而為此寂寂遇也予曰永安湖湖之所以勝西湖者正以此也地僻而荒故冠蓋不至車馬不聞庸夫俗子未嘗過而問焉其往來尋遊者大抵高人逸士居多此其幽勝之趣豈西湖所得而比哉因相與信宿湖上復為雲岫之遊然後歸歸而不能忘情于湖也爰述其畧以為記

遊雲岫記

遊南湖之明日伯父命駕登岫雲岫當鶯窠山之絕頂其地非有壯麗奇偉可觀也而巉巖曲徑左湖右海可以遊覽而登眺也故尋遊者樂從焉予是道永安湖而上登其麓則見夫山徑荒蔭淡林篁竹之間茅屋數十椽雞犬雜至桑麻蔚然少者樵而歸老者汲而入熙熙爾浩浩爾吾不如其山之淡而林之密也陟其巔九折而登則見夫層巒危石坐者如盤立者如揖傾者如崩登者如湧或聳或倚或伏吁嗟乎雄哉嶔崎巉屼茲山之所由峻與又見夫羣山列峙參差如函秦駐在其東高陽在其西紫雲角里諸山居其北大海當其南環以兩湖夾以衆流海霞島霧烟波核生又其盧則見夫竹徑邃然僧舍頹然啾啾而悅耳者山鳥鳴也躍履而迎客者山僧出也悠然而坐快然而遊而已不覺俗情之頓忘世累之咸釋也已而扶竹杖上高峯尋幽溪探古跡轉轆而入又有所為白雲庵者則見夫荒烟蔓草走兎驚烏啟其門垣則蓬蒿而已爾登其堂則塵霧而已爾問其僧則曰煮海為業也問其所與遊者則曰人跡所罕至也松聲謖謖寂若無人禽鳥和鳴鏗然入耳噫嘻樂哉余安得結廬于此而長與抗雲霞卧泉石乎已而歸暮山川出雲烏驚風起微雨灑天則又見海湖之瘴氣橫流空谷之煙嵐蔽目也至于明日而止乍晴旭日初出則又見烏振羽而疾飛雲迎風而四散宿雨垂珠于松檜之間草茅之上也伯

父曰觀止矣于是尋舊徑而歸焉噫自有茲山以來登覽者亦衆矣歌嘯恒于斯感慨恒于斯樂者得其歡愉悲者形其悽戚豪邁者得其佳麗而高潔者樂其幽閒夫山則何常之有其人異則其情亦異也若夫廓然而虛怡然而遠欣然樂而不知返也則又在乎山水之外也已予非其人也而頗有煙霞之好焉故繫以詩而并為之記

重遊雲岫記

客有招予遊雲岫者予曰吾少時所熟遊地甲辰秋又嘗登此山已得其勝概且其道遠九折而登吾徒步弗能從也客曰子曾觀日月合璧乎曰未也曰然則子未知茲山之勝也夫日月合璧千古奇觀每于孟冬朔日天朗氣清之候則共見之今正值其時子盍往焉予曰謬矣哉合璧之說也夫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古之造曆者于甲子冬至一元之始偶或一見豈歲歲所恒有乎且月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故日月之行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蘇而為朔舒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光斜倚而為弦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亢同度同道謂之食惟其盡而為晦故曰哉生明言月光生于初三日也朔日何由而生明乎方會而蘇而何以遽相望乎客曰然則合璧之說何以相傳至今也曰茲山絕頂瞰海矚湖或者日初出時水光所照微有近似故附會其說耳不然或海市蜃樓變態百出見者傳訛未可知也予嘗問諸雲岫之老僧矣曰日月合璧曾見之乎曰相傳以為然實未之見也老者未見則壯者少者可知客于是廢然返曰雲岫吾亦遊之熟矣所未見者合璧耳今聞子言可以不往予曰日月合璧雖更往往數十次必不可得見也若夫茲山之勝概已在吾兩人目中矣恍然如再遊焉因而志之以明合璧之誣也

澹泊齋記

韜荒以故居湫隘不能容移居澹泊齋者數年予嘗過之設饌必豐每客至輒盤飧狼籍呼酒達旦以為嘗予戲謂韜荒曰吾子性豪邁而以澹泊名齋得無有不安其居者乎韜荒曰澹泊之名非不美也然予竊謂丈夫生而遇知于世則當擁旄而出列鼎而食綺羅粉黛交侍于側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斯為快矣即不得志亦當與二三知己烹羊炰羔醉酒歌呼以相娛樂安能效枯槁赴淵之士寂寂以菜羹終老予曰子之志壯矣然子未知淡泊之味之可樂也知其味者雖有膏粱文繡勿之能易韜荒曰子姑妄言之而予妄聽之予曰淡泊之味至矣哉夫人之情惟是喜紛華而厭淡泊故目欲視豔冶之色欲聽靡曼之音鼻欲聞椒馨之氣口欲嘗芻豢之美于是勞勞擾擾逐羶趨熱昏酣于酣欲之中多所患苦一不得則憂愁無聊不平之狀無復生理馳其情性潛之萬物終身疲役而不知返嗚呼其亦可哀也已今夫五穀味之至淡者也百羞陳于前饜飫之久則未免有厭心五穀雖淡食之一日食之百年未有厭而去之者蓋至淡之中有至味存焉是故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恬然漠然于物無好淡于色故目不眩淡于音故耳不聾淡于臭故鼻不困憹淡于味故口不厲爽淡于世故故性不飛揚窮困淡也達亦淡也疏食布衣能安其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其心常樂而不憂常足而無不足及其至也則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以順帝則無聲無臭以通天載盎淡之至德之至也予所聞于古人者如是子其有意于此否乎韜荒曰子之言高矣美矣而予愧弗能其以是為淡泊齋記則可矣予因次第其語以書之

丘氏山庄記

丘先生者吳人也本將家子登武科成進士當明之季歷官參將鎮海鹽倒當遷總兵會亂遂棄官不就寓居于海鹽之邵灣山溪林篁竹之間有茅屋數椽僅能蔽風雨環其居四面皆山也山之下有溪溪之上有田村落十餘里內亦無高居廣廈豪右縉紳之家星羅碁置大抵田舍居多其往來躑躅者不過樵夫牧豎與里中耕叟餉婦而已見有冠時服冠時服而至者輒適適驚曰此何為者也噫俗亦古矣予嘗造先生之廬見先生時而負薪時而出汲皆躬親之不以為勞有子二人亦皆沾體塗足荷鋤秉耜而歸不以為瘁予謂先生曰先生少壯登朝官階尊閫麾旌杖鉞擁大纛策駟馬指揮數千人尊榮至矣今困頓若此不已傷乎先生笑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吾安之久矣吾有田可耕有圃可治則疏食菜羹可以一飽短褐布裳可以一煖種秫以釀酒可以一醉茂林陰翳木石參差之際可以一坐山徑之蹊名花野草應時而發乘興以往可以一遊風雨晦明四山飛瀑泠然襲人倦而思卧可以一枕聽鳥鳴之嚶嚶聆松風之謖謖若歌若嘯若鼓若吹屬而和之可以一曲吾已無用于世也而勞于人者常少逸于人者常多吾俯仰天地間負慚亦已甚矣而何困頓之或敢辭予嘆曰嗟乎易所稱肥遯無不利者真先生之謂矣然吾聞之地以人傳故王彥方所居名君子鄉鄭康成所居名鄭公鄉范栢年稱漢中有文里武鄉今以先生而居此則邵灣之幽勝當不減于桃源武夷可知也數十里年後其鄉之人猶得指其山曰丘先生之所登也指其水曰丘先生之所臨也而況其居乎然則茲庄之以丘傳無疑矣先生曰子工于辭盍為我記之予曰諾于是乎書

西村新舍記

西村新舍者吾叔人遠氏所構也叔故居小桃源與予舍相隔僅數里昜革之際盜賊縱橫兵火相繼叔乃移居於城且四十年既厭其塵且囂也又思為歸隱之計于是卜築于龍山之西村云築既成予偕叔往觀之取道於通渠由小浦入分流既徼兩岸逼窄如澮僅可容小艇遶曆折九曲而後至門以外一水泓然夾岸則有桑麻雜植葭葦紛披港斷徑紆人跡罕到真有隱居之象焉其築舍也華不及侈樸不為陋有庭殖然有堂煥然楹桷皆備登其堂詩文滿壁皆才人學士之所題咏琳琅珠玉爍然可觀顏其堂曰南陔不忘親也堂之西為書齋其室幽雅几淨窻明讀書談道于其中致足樂矣書齋之西有圃植以名花時以嘉卉列樹而交陰者竟畝如一圖之外結籬以藩之繞籬種竹百餘竿筠條挺秀叢篁蔽天風廻影亂則蕭然有聲庶幾其有竹溪之遺韻乎圃內穿池畜魚而養給是故遊斯圃者春有梅芳秋有桂馥夏則休乎竹林之下悠然而冷然者可以風冬則積雪于場圃之間竹樹交白一望而凝然者可以咏四時佳興焉往不宜吾謂先生且歌于斯嘯于斯旦夕而弗忍離也已已之秋忽有邀叔遊　京師者不遑脂車趣治裝去比予聞之已出門十餘日矣叔已往予踪跡亦罕至西村不窺園者久之閱三載叔始束裝而歸歸以辛未之季春也予聞之而喜將往候焉已而聞叔方病卧杜門掃軌雖至親好友不得望見顏色為之中阻然念叔病不置時方盛暑輒鼓枻造門閽人辭之甚堅悵然而返又閱月遣使通問叔乃有中秋之訂期予會于西村至期予復以病卧弗能從又不見得窺園噫窺園也而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吾不知新舍之堂構益新琴書無恙否也吾不知圃中之竹樹擴剔者幾何修平者幾何有加于舊否也吾不知花草之繁妍春秋之景色池魚之遂長無損于初否也數月之間其遊于西村之圃而聲欬于南陔之堂者又不知幾人其賦詩投贈咏南陔而聞主人者又不知章幾束帙幾盈也予於是目中未及窺新舍而意中之西圃已遊之熟矣伏炎枕而記之

陳仲先傳

仲先氏者陳姓名久登字克讓別號仲先鄞人也世業長洲代顯于宋徙于鄞其先侍御公矜常為明州守卒于官謚莊靖蓋宋洪中時也生子軒官至太子太傅軒子謚謚子御史中丞禾禾生曦官太師封國公曦淡子概概子寅寅子鎰鎰子瑾瑾子莘莘子○子詮詮子友達值元革命遂不復仕曰吾祖宗世食宋德不忍仕元其子賢景真孫平衍皆以隱德稱衍生羲淵淵生鑰鑰生有明御史公濂濂生檗檗生烜烜生盧江令坊坊生璠璠生之彥即仲先父也註春秋禮部何公彥孫公如游大奇之薦明經議博士以職不受仲先生于萬曆甲午仲先生而挺秀目炯炯然異常兒博

士公慵愛之甫孩提仲父之龍官太史于京師迎祖母傳太夫人母送之武林仲先從舟中戍士衛行鳴金擊砲仲先了無驚色而太夫人迹遂慵愛之及長果不凡喜讀書任義好俠落拓不事生產初仲父太史公貴好華奢平居賓客滿座聲妓雜陳陳氏諸子各以所見為喜而仲先獨好淡泊厭紛華嘗曰大丈夫生于世富貴不足慕也有圖數畝有竹千竿築室于山水之間朝夕焚香讀書致足樂矣博士公遨遊徧天下仲先追隨其間江山之勝得者什之八九北極燕趙南游吳楚望帝闕涉長江弔亡國之墟賦詩慷慨訪古賢人逸士之迹憑眺其間故仲先所為詩文得于山林者為多天啟末宦仕不以道謠事遂瑫仲先耻之遂不欲與當時士大夫比肩絕意進取好布施不妄取憐才尤急雖升斗之養必以分人族人皆以為狂而仲先不恤也甲申館檇李聞國變輒慷然流涕奮臂而呼曰海內義士願為國家死賊者請伏劍從之為天子復讐而天下卒莫之應當事者且棄官去矣仲先復慨然流涕曰天下事大抵如此余諸生耳越俎何益於是晦迹山林不問戶外事終日誦詩讀書以為笑樂常所往來及當世名士皆絕不與通曰吾既不能為國死又寧復從人世遊耶所著有仍芳錄祀先記皆先世譜諜及先世遺事也凡海內贈遺篇章聚而成帙題曰雲霞逸響及所著聲詩合刪成帙題曰陳仲先遺草然其慷慨激烈之志特立獨行之概則尤在著書之外也

文學王允司傳

余友王子允司諱直其先本熊姓為江東望族已而遷海昌冒王姓父青瑣先生素謹厚長者尤善書邑人以為模楷允司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幼喪母祖母某太夫人撫之及長善屬文年十七為諸生其為文宏中而肆外平淡縱橫各極其玅邑中先達交口稱譽之然允司不特制藝工自先秦兩漢以及唐宋韓柳歐蘇諸子百家之書無不錄成帙旦暮咿唔不輟下筆數百言有古大家風獨不長於風雅事親孝撫若弟至友每負笈所至多與弟偕教誨成就之皆令器尤謹于事大母初與余同習舉子業每晦明風雨寒暑之夕輒悲不自勝呼酒痛飲飲至夜半方就寢嘗謂余曰余大母年逾九十旦夕不可保冀得掇科名顯榮于世以為大母歡笑乃不得一遇知己竟偃蹇至此遂舉聲一號泣數行下庚子夏太夫人謝世允司哀毀過禮值秋試余往候之見其容戚戚然一似無所求者問其故允司泫然流涕曰向之汲汲于得志者以祖母在故也今大母沒矣余復何所求哉其與人也不為欺由坦直以行同己者悅之異己者斥之故多忤于流俗喜交游結同心為文社每讌集允司輒浸浸焉喜動顏色歌呼談笑雜以詼諧自為以平生無所樂唯知己相聚可以忘憂人亦以此爭訖之平居酒半脫冠起立鼓掌慷慨言曰大丈夫見知于時食祿萬鍾居廣廈衣繡衣出則張蓋擁旄從者呵于前車馬填巷匐觀而驚

嘆駭汗奔走者雜沓數萬人入則輕裾滿前環珮盈耳趙姬鼓瑟秦女彈箏酒酣而往惟其所欲此為最矣或名高天下如郭有道陳太丘之徒為世所宗車轍所至人爭趨焉又其次也若都不可得吾將營半畝之宫治一夫之圃夏耘而秋穫冬息而春遊時與二三知己醉酒論文亦足樂矣嗚呼允司之志可謂壯矣惜乎天奪之年一無所成就豈不悲哉青瑣先生以余之交允司最篤知允司最深命余為之傳

族母朱節婦傳

節婦者林姓父家世居武原適海昌花園里朱君為婦朱君名某字季清氏余從祖行也季清君家甚貧朝夕無以自給母安之若素無怨言事姑林孺人謹嘗身自操作及紝紡晝夜不輟易粟以供菽水未嘗少怠而季清君故羸弱又以貧故多勞苦憂患遂得怯疾醫藥不能濟母為之鬻衣飾典器物以治之猶不足乃賃屋而居毀故所居售于人取其直供藥餌然卒不治季歿母扺户號慟誓不欲生親戚娣姒相與慰之乃已生子引甫數歲而孤當此之際上有高堂下有稚子而家計蕭然田畝宇舍器皿百物養生送死之具皆盡形影相依獨祖孫姑婦三人耳嗚呼悲矣居數年林孺人以病辭世母哀毀盡禮已喪姑零丁益甚母子時時相對泣啼饑號寒不知所為然其矢節較然不回如初歲癸卯欲為夫子營葬力不能而所賃居又不能停棺諸族人長老不得已議火葬于是載其骸骨將附葬于先塋之側是時值天方雨雪河流氷堅不可通舟拼母乃懷骨置腹中號泣號跣行徒步數十里棘崖越險肌肉之為盡裂道旁觀者莫不太息泣下稱道以為賢已附葬于南山先人墓還顧謂其子曰若父已得所處矣如我母子何聞者為之泣然聞有以再嫁挑之者母即撫其兒痛哭曰縱令夫婦之恩可忘獨不念茲藐孤乎吾首可斷而此志不可移由是言者愧服議漸寢亡何子引又以痘殤母一慟幾絶遂無後于是其

母稍稍勸之曰汝所以不再適人者以子在故今子已死汝尚何依乎且汝年方少而田土廬舍蕩不有一飢寒切身何自苦為母曰吾所守者節義爾豈以子之存亡家之有無遽改其志哉顧母無復言死固吾分矣守志十有三載久而益堅歲在癸丑秋七月以疾卒于室所以始終維持成就之者季清君伯兄季良公之力居多嗚呼此其志節皎然雖古所稱烈女何以加茲惜乎有司不以風教為急而莫為之旌伏而在下者又不獲道德文章之士為表章其美垂之不朽也哀哉季良公長君飛雲余父行畧叙其事命余為之傳余不文何足以傳母然母之清風亮節田夫野婦猶能稱述勿衰以為里巷觀法矧余忝從族子後得親炙母之懿德

而徒默然已哉余遂弗敢辭退而紀其畧以為傳

七友戚南巢傳

南巢姓戚氏名中南巢其別號也世居檇李家素封以隱德著南巢少時讀書成誦十行俱下稍長便能操筆為文章灑灑如也歲甲申乙酉闖賊亂京師海內騷然盜賊蠭起南巢於是棄舉子業取三畧六韜及古今名將傳諸書伏而誦之頗得其要其于弓矢鋒棍戈矛劍戟之技皆嫻習之甚精且熟當是時羣盜縱橫刼掠無隙地可容南巢故鄉居畏盜尤甚其族人相與謀避盜之策南巢奮然曰四方猶是也避將安之為守禦之計可爾乃為保甲之法聯其鄰里擇少壯而精悍者教以藝散貲財以給之陰以兵法部署戶皆有籍可稽盜發之處懸鑼鳴輒應互相救護不得坐視羣盜遂不敢入其境南巢出則帶劍入則讀書卒以此破其家其志益欲有所成就非苟焉而已也及　王師南下自江以南悉已平定羣盜之縱橫者皆已誅滅於是退而家居杜門不出日以詩酒自娛每當春秋美景朝花夕月之際輒集知己十數人尋芳選勝登臨不倦或賦詩或彈琴或投壺博奕各極雅人淡致以為歡笑予嘗與之遊喜其豪邁不羈而未測其中之所蘊也一日讌集既罷酒酣耳熱慨然流涕謂予曰嗚呼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吾胸中有數萬甲兵詎知之者使吾得遇知于世雖古孫吳將畧不是過也因與予論兵機甚悉予曰子所言將畧徒虛語耳若有武藝可試乎曰可請試以射是時夜已深矣南巢則左持弓右挾矢命從者去其燈曰請以香為的于是適郊外置香約百步有餘矢凡三發皆射香滅之射法所謂指知鏃至不假於目者也觀者歎以為神南巢曰未也請試以劍遂拔劍起舞上如抗下如墜劍光周乎身而其芒數丈雖有刀鋸鈇鉞無從而入予曰觀止矣南巢乃釋劍反席復呼酒痛飲達旦不倦其豪邁類如此平居落拓不治家人生產家日益貧頗以妻子為累於是翻然思出遊辭予將行曰大丈夫生而懸弧于室志在四方得志則立奇勳受封爵名垂竹帛固所願也即不得志當遍遊天下名山大川探奇越險因得以圖其關梁阨隘之形疆里城池之域著為一書垂諸不朽亦一快事又安能鬱鬱老死牖下與田夫牧豎同歸溝壑乎予曰

今羣盜方起所在都有子慎無遠行南巢曰子善易盍為我著諸
予著之得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子曰不可行之象明矣南
巢曰壯于趾以妄動也故凶今我無所妄第出遊耳庸何傷子阻
之不得于是擇日戒行李將發祭其先人獻爵無故而杯裂獻羹
無故而筯折家人咸知其不祥也而南巢弗聽竟辭家去矣出門
朞年弗返又明年有賈人與南巢相識者自江右來歸云去冬與
南巢同舟渡江颶風大作舟覆舟中之人溺死者十之八九予幸
遇救得活南巢亦在溺中嗚呼負其才而無所見知則亦已矣而
死又不以道也悲夫南巢年止四十餘有子二人皆業儒

舅氏學圃先生傳

先生姓查諱崧繼字柱浮後改諱遺字逸遠京兆近川公之元孫
也予外王父公度公才名蓋世以諸生入太學肄業南雍癸酉應
應天鄉試闈中掄魁主司者卒以微疵抑置副車其後以六堂課
試異等遴拔為郡司馬不就會遭世變不得大遂壯行之願齎志
以歿舅氏兄弟三人先生行長幼而穎悟長而倜儻年十七為諸
生甲申酉之間四方騷動羣盜縱横先生乃棄舉子業講習武藝兵
法慨然有澄清之志已而 國朝定鼎江南悉平先生于是釋雄
心而甘肥遯築圃為隱居之計因自號曰學圃先生有圃數十畝
繞其舍種竹竿花木果蔬之屬畝列成行桑麻間之穿小池以畜
魚每當春秋佳勝名花遍發竹木森然吟咏于其中者禽鳥來鳴
游魚出聽雖山林幽異之徑無以加茲嘗謂予曰吾將築亭池上
朝夕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歲時則招集二三知己飲酒賦詩真隱
者事也吾復何慕然先生性慷慨有大節不以家人生產為念喜
交遊人有大故大喪則往助之有患難則往救之愛人而容衆輕
財而好施以故人莫不爭就先生先生亦不辭其勞為人謀如己
事席不暇煖其後交益廣從之者日益衆周人之急或破產以給
之家愈貧先生弗問也出門則歸無定期視家如傳舍往往家有
婚嫁徭役諸大事置之罔聞聽家人謀之卒不得遂其學圃之初
志蓋先生雖不以仕宦為榮而志在斯人其素所樹立然也晚年

閱歷既久孰悉夫世路之荊棘人情之險陂舉足觸忌動而招尤
乃始翻然悔曰墨子之兼愛誠不若楊子之為我也吾知所以佚
吾老矣于是杜門掃軌稽古著書將治其圃以終老焉居家僅四
五年戊午之春忽得寒疾不數日而卒卒時年五十有三子四人
伯曰慎行癸酉登賢書仲曰嗣瑮保太學叔曰嗣庭季曰謹出繼俱諸
生並有奇才工詩文有盛名于世
先傳作于壬戌之春正諸表弟艱辛困頓之日也夏重德尹方
且南北奔馳未有寧宇然其雄才邁志不可一世予早卜其非
長貧賤者已而夏重父子並登賢書丁丑求雯成進士將來龍
起正未可量雖皆其才學所能自致要亦見吾舅氏盛德之報

云白記

前進士黃九烟先生傳

先生姓黃名星字九烟金陵人也幼時育於周氏遂冒周姓稍長知周非氏出乃寄食寺僧讀書僧舍以為常周氏亦不解其意第以為少年有志因而資之弗問也性警敏善屬文凡所作制藝及詩古文辭揮毫立就文不加點人稱其有倚馬之才云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高等數年貢太學肄業南雍一時公卿大夫假手為詩文者比比皆是聲名籍甚癸酉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已而遷兵部時四方多故流冦騷然軍興蒭午羽檄交馳大司馬封事旦暮奏聞皆命先生代之以先生之才而猶盡不遑食夜不遑寢應接無暇先生喟然歎曰直備書吏耳何以官為

不踰年遂謝病去歸而閉户讀書博覽典籍無所不考益肆力為詩古文卷成帙甲申聞闖賊之變號泣徒跣奔告于史閣部請移師討賊恢復京師辭意慷慨聲色俱壯聞者莫不流涕是時藩鎮諸公方議擁戴未遑也及其歸而馬士英擁立之計成矣以原官授先生先生見其上下之間昏淫濁亂以為必敗往往堅卧不視事其明年閩闈中復有所奉杖策往從之拜給事中其時從附者亦皆偷安一隅不知大計每晏會則張樂設席劇飲歌呼先生輒叱之曰此何時也卧薪嘗膽猶患不濟安用此靡靡者耶當路若之出也必張大蓋策肥乘堅羅弓矢陳戈矛前呼而後擁如太平故事先生則步徒布衣以為常時　王師未至而處堂之雀晏然自

自喜其為將者又多殺戮良民以首級邀功民不堪命聞風聲鶴唳輒望風奔潰相蹈藉死者無筭先生曰事可知矣於是謝事歸過浙江適　大軍下江南平八閩先生乃寓居于此先生之為人也清而介岸然義然不苟言笑與之語道理論詩文則欣然喜談之娓娓非其所好者望望然去之惟恐其浼已也遇流俗人言有不合輒面詈之不為少假以故與世多齟齬平日閒居無事則出遊探名山選勝地終日盤桓其中皆有詩文以紀之聊以寫其悲憤離憂而已蓋其忠君念舊之思國破家亡之感未嘗忘也先生與予　先伯父為同年友故余得見先生而親承色笑且得聞其生平本末焉歲癸丑先生移寓吳門不復從先生游者數年戊午

之秋叩人有自吳門來者傳先生已歿矣問其疾曰非疾也先生忽一日沐浴具衣冠設饌祭其先舉聲一號仰天呼曰吾為子不得事吾父為臣不能忠于君有靦面目忍恥偷生已三十餘年是亦足矣不死何為遂抱石投河而死時年五十餘予聞而異之猶未信也又踰年聞諸叔氏人遠曰信矣遂退而為之傳

明經查漢園傳

漢園名雍查姓漢園其字也幼孤家最貧朝夕不能給然善讀書喜古文大家未嘗有師友之功下筆為文章如宿搆然年弱冠應童子試督學使者張公特設奇童之目試七藝應者數百人中選者止二人漢園第一督學大奇之次年甲午科試拔置第二餼於庠是年秋榜發後奉
詔選拔諸生之俊者貢太學漢園亦在選中一時文名藉藉又明年赴京　廷試謁謁公卿見其文者交口稱譽之及南還鄉之縉紳富室爭欲延之以為塾師課其子弟舌耕所獲廩有餘粟俯仰之資差足然漢園性慨爽不喜委蛇人有過直斥無隱不能容或小有違忤輒叱咤之使人若不能堪以故所如多不合丙午復入都應試下第歸家居無事因取易讀之忽有所得翻然悔曰誤矣向之營營者竟何益乎於是廢舉子業慨然有遺世之志人有延之家塾者皆弗就益發憤下帷讀六經四子以及先儒性理諸書口誦心維津津乎若探重淵獲異寶而不勝喜也暇則與高人逸士尋山水之幽坐卧其間或數晨夕賦詩以鳴其意亦時過予相與論古人之學嘗謂予曰人之所以欲富貴者不過美色之悅吾目也淫聲之悅吾耳也芻豢之悅吾口也高居廣廈以為適吾體也杖蓋擁旋以為驕吾志也今吾安其素無慕于外則縞衣綦巾足以自奉彈琴咏歌足以自娛蔬食菜羹足以果腹衡

門之下可以棲遲安步而徒可以當車俯仰之際豈不快然若夫敝精勞神以干進取媒利祿嗜欲內搖風波外迫終身疲役而不知返也不亦大可哀乎得志固不足榮而況其未必得也予是以謝而去之自是以後凡遇鄉試皆不赴而專其意於著書嗚呼以漢園翻然悔悟之志而勇於從學如此其所成就未可量也惜也享年不永年踰強仕遂以疾終無嗣其所著亦復散佚不傳

異僧傳

異僧者不知其姓名號水月鼎革之初避兵來杭結茅舍一椽居城外每出遊則累歲月莫知其所往歸則趺坐斗室中未嘗誦經禮佛與里人言休咎輒驗里人異之然而未知名也閱三十年撫軍范公涖浙首訪僧得之嘗與往來不絕于是杭人嘖嘖嗟異遠近聞之無貴賤賢愚皆願得一見以為幸而此僧往往避跡候者盈門罕所接納予聞而亦造焉適相值坐而語所居僅容膝見其貌樸而性粗似非有道者及與論古今事理頗晰因自敘其生平曰予嘗徧遊四方南抵滇黔北極燕趙出居庸關留瀋陽三年知王氣所在相見者皆公侯將相范公之先人予舊遊也故范公知

予今四方將有兵起范公當其厄而浙地則宴然無事福地也但今秋有蟲食苗小飢耳時同坐者問禍福輒厲聲直視答曰吾弗知吾弗知吾豈星相者流耶問其年曰嘉靖年生里人相傳以為百五十歲云既別去問諸其隣隣之老者曰僧之始來也鬚眉交白已甲子再週矣今歷數十年而貌如故約而計之當百五十歲矣予復問曰果前知乎老者曰其驗如神予未之信也已而晤友人於湖上知此僧甚詳述其一二軼事曰太倉有周孝標者嘗為予言甲申之春有異僧來吳郡趨之若狂予心竊以為誕約同志者數人欲往辱之其夕方寢夢一老僧排闥入呼曰難至矣猶熟睡耶驚覺怪之明日往見覩其狀適如夢中僧目逆而問曰若以

夢故來乎予更怪之詭曰未嘗有也僧曰無誑予予來則難解矣子不信佛吾今強子塑佛像一尊可以脫禍矣予尤怪之曰如果禍至豈佛像可脫乎此妄言也且貧士謀生不給寧有餘貲及此僧曰子歸而謀之則有金矣予終以為妄遂拂衣出歸家語內子內子曰姑嘗多病吾以紡績累數金將塑佛像以為禱知子之不信佛也故不敢言予聞之不覺嗒然屈服更往見之以實告之僧喜曰此子轉禍為福之機也予因請問塑像者何人曰王姓者召而問其費几何曰須二十金予歸而計其費恰二十金適隣有善塑像者召而問之曰十金足矣予喜省其半往覆僧僧曰此非王姓者不可子誤矣何惜乎十金而不以脫此大難乎予更訝而疑

之然業已許其塑像無以易也遂從之酉戌間干戈方起所在騷然而太倉已平定母家故居婁縣老母適往婁未返突有倡亂者閉城拒守老母在危城之中予倉惶往探為偵者所獲縛至城下幾被害有守門者坐城樓望見忽大呼曰救人救人此非太倉周秀才耶遂釋其縛予亦不解其故問救我者何人乃前塑佛像王姓者也王姓者謂予曰吾前塑佛像費不過數金以二十金誑子子信之勿疑長者也故釋之子其速行于是得奉老母以歸然後知塑佛像之果可以脫禍也後數年而訪之則在杭州矣友人述此言于予予猶未之信至是年秋田果有蟲歲少祲其明年癸丑吳三桂果稱亂諸逆蠭起民受其毒而吾浙宴然且范公之撫浙

也嘗造其室問行藏僧曰公有大患恐不能免范公曰然則吾謝病去可乎曰求去不得范公謝病之疏三上果不得行遷八閩總督果死于耿逆之難又其時太守嵇公嘗往候之三返不得遇卒乃遣從事遺之以米問休咎僧曰為我語嵇公某月某日勿坐聽事堂他亦無言至期堂忽傾門屏几案皆碎而太守無恙諸所言奇驗類如此予始異之欲更叩其所以而僧嘗往來吳門去輒相左甲子秋始聞其死好事者以為尸解吾竟不知其所以推測者何術年壽幾何以疾而終或曰僧本越人嘗為明季武臣有邊功天啟中忤逆璫懼禍及故有托而逃隱者也

亡友查韜荒傳

韜荒名容查其姓也系出京兆近川公之後生而穎悟過人少倜儻有大志喜讀書工于詩文然落拓不羈家雖貧不以家人生產為意韜荒于予為母族中表年又相若故予得交於韜荒歲丁酉予與韜荒集同志者六七人訂交湖上時值秋風朗月湖水汪洋相與賦詩飲酒抵掌高談論辨經史及古今人物高下連日夜不倦韜荒每醉輒仰天而呼欷嘘泣下謂予曰傷哉貧也無以為養予曰豈有有才如子而長貧賤者乎已而省城有趙公者以愛才稱奇其文遂以女妻之趙公之官楚中韜荒就婚于楚居無何韜荒脫簪珥散金結客因為數郡大會一時名士畢至各出其奇作為詩古文辭視韜荒一字褒貶以為進退榮辱韜荒于是聲名籍甚而楚中當事聞之咸嘆慕謂趙公得佳壻爭欲致之門下惟恐不得相見至今楚人以為美談閱數歲治其裝挈妻子歸鄉里挾其貲游所投贈及趙公所遺奩粧衣飾之貲約數千里金人嘖嘖嗟異而韜荒視之蔑如也慷慨任俠揮洒立盡雖典衣鬻產而豪爽如故久之家益貧俯仰不能給于是出遊四方為入幕之賓聞韜荒名者競以幣聘車轍所留大抵皆督撫要津韜荒則與之去弊興利與民休息地方陰受其福意有不合輒拂衣去雖千金不屑就平居事親孝而執親喪哀毀出于至性百計稱貸以盡喪禮其交友也自同心素交而外又能包荒容衆不立崖岸人多樂親之莫不以為韜荒厚我故韜荒交最廣然此中井然賢不肖未嘗無別惟肉食者多所齟齬邂逅觴酒閒醉則往往反眼罵坐人率以此稱其狂歲在甲子春復以貧不能家食出遊楚中經年不返竟卒于楚時乙丑四月也嗚呼以韜荒之才高學博縱不得顯榮于世亦當著書立說以垂不朽乃有志未逮年甫五十遽爾棄捐惜哉倘所謂天奪其年非耶韜荒有子三人長名某亦豪邁自喜使某也能世其學以底于有成則韜荒為不死矣

亡友陳敬之傳

敬之陳姓名翼敬之其字也陳氏為海昌望族父乾初先生以理學名家受業於山陰劉蕺山先生之門稱為高弟敬之能世其學方少年即以古人自負厭棄舉子業弗事專意於詩古文辭每旦正襟危坐讀六經四子以及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高吟朗誦聲震林野雖寒暑不輟作為文章大率皆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其間段落章法井如也詩亦率意為之不事組織為工嘗語予曰世人忽而學唐忽而學宋總屬無謂吾自適吾意耳何問唐宋予深服其言以為可與言詩平居幅巾布衣高視闊步而容岸然見之者皆有所嚴憚即而就之則熙熙樂易有近人之容雖予之氣不形于色至與人論學之同異或古今人品高下行事得失以及成敗是非進退出處之故輒厲聲雄辨反覆不已雖老生宿儒不為之少屈其事親也孝初乾初先生暮年得痿疾手足痺痿不能舉終日坐臥猶苦不自適須得人撫摩運動之不已乃得安敬之則朝夕弗離右左祁寒溽暑衣不解帶如是者數年乾初先生歿敬之哀毀盡禮其棺服含歛治喪之儀悉遵先人家法不茹葷不用樂不作佛事一切世俗紙錢之物弗設鄉里之有識者以為美談其交友也必以誠與予言孝與弟言恭凡與人相勉無非博學力行之事人有過則必規之甚者正容作色或面斥之不少假借是故好修者樂與之游其不然者莫之與也其貴顯有勢力者未嘗妄與之援視之蔑如也雖疏食布衣自以為過之真有縕袍不恥之風焉晚年尤好著書不襲陳言而出以己意嘗與予言世之論學者皆宗朱儒余取其書讀之多所未合吾以為論學者直宗孔孟之書而已此其旨蓋本于乾初先生而闡發之可謂能負荷矣敬之體故羸弱以力學成疾而卒卒時年五十有八子一名克宅補博士弟子有文名

亡友徐敬可傳

徐子敬可諱善嘉興人也族望于禾簪纓接踵大父某公官尚書子姓繁毓羣數十人習見家門貴盛競為紛華而敬可獨喜淡泊意趣如也自幼穎異工文辭年十七應童子試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居亡何棄舉子業勿事幅巾布袍慨然以古人之學為己任當是時嘉禾有施愚修先生者闡良知宗旨以振後進為東南理學之倡而敬可率先從事之故其信道最篤平居無事輒裹糧入山中累月不出旦夕攻苦省愆釋累以返其初久之而澹然瑩然意得而忘其所以然尤喜讀莊老之書及梵校釋典頗得其精蘊謂與儒者之道同出而異名者故嘗與緇衣羣聚誦經禮佛若無異

予愚夫婦之所為者予嘗怪而問之敬可喟然歎曰今世之所謂學道者大抵修飾邊幅為偶人狀其于身心性命究奧裨不然則或假借通融誑己誑人罪尤不小不若方外一二高明之人其用心專而用力苦皇皇然如溺于海必求登岸而後已誦經禮佛亦其假烋之一法也故有取焉其居家也無疾言遽色事無大小皆應之以自然不為矯飾每客至遇困之則以蔬食菜羹未嘗經營于力所不及但懷率意人亦以此諒之家嘗兩失火儼居容膝家人多不能堪而敬可處之恬然其與人交一以和易不露圭角藹然可親故士無賢不肖莫不稱為長者獨不輕與人言學以為大聲不入于里耳言之無益徒滋口過而已是故用心于內不求人

知苟非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雖數甚晨夕未嘗知其為學道者也年踰強仕學益進矣乃改裝出遊寄人幕下以為硯田之計衆皆怪之不知者以為敬可之終始易節而俯仰于人也其知者以為為貧而出不得已也或下以問于予予曰是皆未知敬可之心者也今夫金非烈火則銅鉛不出而塗泥汙下之地則蓮華生焉故君子之學亦正于聲華功利之境溷之磨之以自試其堅白之素敬可之出遊意在斯乎敬可既出遊予不得相見者以年月計間或歸而晤予則出其所著易傳示予所造益復精深叩其中卓然不惑果有出于風塵之外者然後知予言之不誣也辛未之秋聞敬可以疾歸卧欲往問之亦以病阻至冬而竟終于家矣吾不知易簀時果能了然于生死之故不負生平所學否然其生平行己大略固可得諸想像間也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三人皆力學有文名

亡女張節孝傳

余生女多不育存者僅二人適張氏者其長也性和靜自幼如成人承順父母未嘗有忤色友愛諸弟旦夕弗離及長稍識字便喜讀書女工之暇輒取女訓諸書誦之歎曰凡為女子當如是矣自視聽食息以及應對進退周旋皆能倣之而行動必以禮母嘗有病則食為減食卧不安枕聞呻吟之聲輒悲不自勝每家有賓燕讌會治中饋之事則弗恤辛苦以代母勞嘗至夜分不寐寒暑未嘗少怠其天性過人類如此年十八歸于張諸生拱辰其君子也拱辰家世朴素治家勤而儉有魏人風而吾女性亦厭繁華不以奢麗為客舅姑則喜曰真可謂佳兒佳婦矣事舅姑孝先意承旨

唯諾必謹與姒娌和而順終姑無間言御婢僕莊而有恩雖不假色笑然未嘗妄加詬詈小有過犯恕容以待之而其人自服舉家稱為盛德居亡何拱長既析產分居吾女承勤儉之風未之有改而獨于鄉隣宗族往來稍稍從厚賙其困乏通其有無里人皆嘖嘖稱歎又恐不當君子意每拱長入從容謂之曰吾家有餘而彼不足其怨固已多矣若又惜升斗之粟而不與之相通則其毒益甚脫有水火之盜賊患難之至欲其相救相恤不可得矣且不惟不相救恤而已且安知不有從而下石者乎已而舅姑被盜傾其所藏獨不入拱長之室久之偵知為盜引者乃其隣近之人蓋嘗以緩急之故有德于吾女者也初張氏故居橫山兵火之際甚盜

遷于市至是失盜仍返其故居隣人之婦送行者皆牽吾女裾泣仁人去矣何時復來依依戀戀若稚子之失慈母者然其平日之感乎人者可知也拱長嚴君素寬厚長者卒不問盜所由然意忽忽不樂竟以成疾而終拱長夫婦哀毀過人治喪盡禮期年拱長卒先兄弟為親營葬盡其心力之所能必躬必親期于無憾而後已既窀穸葬地與母族之田相隣母族以為侵其疆訟之官實非侵也意在得重賄諸兄弟皆願和解拱長獨奮然爭曰無端之誣不可長也遂以身任之任勞任怨奔走郡邑閒累月不得息此訟得理而拱長之疾已成矣然疾雖成所感猶淺為庸醫所誤竟至殀亡吾女號慟幾頓晝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者七日誓以必死

肌毀骨立其姑百端寬譬之不能解余因喻之曰汝性至孝念吾兩人尚在汝何忍舍之而遽死也乃勉為啜粥自旦至暮悲泣無時無數廢寢忘食以為常且其矢死靡他之志終不已也聞吞金可以殺人遂吞之數日竟不死又聞水銀可以殺人又服之亦不死其後家人漸覺密為之防得免三年之喪畢于是治裝歸寧曰死生有命識哉是言倘吾命不當死吾願侍父母以終身矣自是在家之日常少歸寧之日常多終日閒出見父母則強為歡以慰父母之心退居私室則悲泣如故平居蔬食布衣盡去其簪珥珠翠金銀之飾及綵色綾羅之服足跡不踰戶每飯不過數匙精神困憊日以不支夜嘗默禱于天惟願速死以了吾志丙寅歲奄奄

寢疾延醫治之不效病方劇謂謂弟曰死固吾分也吾得死于父母之手斯足幸矣竟卒于吾家卒時年僅三十拱長之弟倬人迎其喪歸與拱長合葬于祖墓之側宗人私謚之曰節孝題其墓無子以倬人之子大光為後

仲兒孝廉金魁傳

余生六子金魁其仲氏也原名協應字之曰敵兼蓋取兼山敵應之義也應兒時苦多病瘋瘠不堪常恐其弗育稍長病漸愈凝然自重無小兒態就家塾喜讀書日課數十行皆琅琅成誦自旦至暮未嘗有惰容年十餘歲課以舉子業不踰年而稍知所向三年而斐然成章矣累應童子試不售乃益發憤下帷伏讀五經及先秦兩漢大家之書學日益廣文益工筆無停機頗得歐蘇遺意辛

成之春就試桐邑書藝之外兼工五經邑令何公大奇之招覆者再拔置第一而桐邑士大夫以其寄籍也共相攻擊竟不得與郡試遂更今名改試秀水其秋督學使者楊公拔之名列第二為諸生嗣後累試輒前茅丙寅歲督學吳公校文禾郡金魁以冠軍食餼時王公負知人之鑑月旦不爽于是文名藉藉然仲兒性醇謹未嘗以自多也平時恂恂馴雅若不勝衣事父母順承無忤柔色以溫予每出輒隨旦夕弗離與兄弟友愛過人文章道誼互相規勸切怠且與人交不設城府坦然溫然具有真意人亦以此樂親之雖机械變詐者遇之亦爽然自失至其瞻視動容又肅然嚴飭望而知其有令儀焉歲庚午余館甥周靖遠及從甥陸希韶訂仲兒同學寓硤山僧舍攻苦益力揣摩既成時督學周公錄科簡拔批其文曰不留行矣是秋果舉于鄉受知于太史張石虹先生識者以為張公之得士朱生之得師兩相遇云仲兒處之恬然畧不

經意惟念父母年老冀得博一第希升斗之祿以養其親差足自慰于是趣治裝上公車值歲之仲冬寒威大作倍于昔時飛雪數千里層冰連結江河累月不解牛馬凍死者相望于道單寒行旅往來之人亦往往僵卧溝壑仲兒以羸軀弱質跋履走風雪中忍飢冒寒晝夜不息嗚呼憊矣其明年至京師就南宮試意其肆力于文場者勞苦必甚又下第南還更為之悵然嘗謂諸兄弟曰丈母老矣兄弟又多產薄不能給又以公車諸費鬻產稱貸貽二人憂吾心竊不自安又不得一第以為父母光寵為之奈何乎居恆怏怏不樂每誦劍南詩人生十事九堪歎春色三分二已空之句諸兄弟皆以為不祥心竊怪之壬申春二月復走台州寧海縣謁

其為主辛公水陸兼行山多崎嶇飲食粗糲又非羸質所宜當是時靖遠已捐背矣靖遠名大堡予館甥也質美而能文其溫和樂易之概與仲兒畧相似初鄰于童子試辛未之冬甫采芹而病大作兒出門不數日靖遠竟以病故年僅二十有五又有伯道之傷仲兒自寧海歸聞靖遠之訃哭之慟為長歌以挽之叙平生歡及骨肉之慘傷備極悽楚見者無不流涕謂敵兼之善哭靖遠也孰知哭靖遠者轉以自哭也哉立秋後一日忽得嘔血疾與靖遠又相似延醫治之稍愈猶力疾強起終日端坐秋冬之間病劇百方治之不救閱一月而歿年僅三十有一再娶皆無子以長男嶽徵之季子采忠為之後與靖遠又相似嗚呼吾有女而婿吾有子而

歿一歲之間兩撫其棺人非木石誰能堪此蒼天蒼天我罪伊何而罹此憂哉因思念之不能忘聊述其生平而為之傳

族叔太學生人遠傳

叔氏人遠名邁別號日觀世居海寧之小桃源與予居相隔僅數里烟火相望鼎革之初盜賊蜂起卧不能安枕乃遷居于城焉父岷左公以名孝廉起家官司李治叙有聲年老懸車闔户著書以詩文名世登上壽鄉黨宗族莫不稱為長者生子僅叔一人叔生而瑰瑋倜儻有大志甫孩提便能操筆學為詩及長善屬文其制藝之工高華典雅煌煌乎廟堂法物前輩交口稱譽以為家世名元無疑也謬愛予畧其分如此兄弟然每與同社操觚角藝視予文輙稱為擅場曰予之文以肉勝子之文以骨勝子殆得力于古文大家者耶予愧謝不敢當戲語叔曰叔榮世之文予傳世之文也因相與快飲以為歡笑乎居家庭之際父子祖孫交唱和賦詩盈帙熙熙浩浩極天倫之樂事世祿之家未之有也與人和而易汎愛容衆見之者人人各得所欲以去以為人遠厚我每讌集從容談笑一座皆傾服時唫誦不輟凡歲時令節以及游覽登眺或親朋好會徵至花鳥蟲魚莫不有詩以咏之歲在辛亥岷左公涖任叙州道遠而險叔念親不置匹馬走萬里省覲緣崖蹄嶺辛苦備嘗因以覽其山川風土關梁險隘凡古人登臨之所至歌咏之所傳莫不暗記而載之于詩嘗自言吾入蜀時于馬上賦詩吟思入苦有虎垂首過于馬前不覺也及已過而視之乃知其為虎也更為之心悸其用心之專如此至叙州父子相見如夢寐喜極而悲泣數行下時叙州公已謝病遂解組與叔俱歸一路賦詩各極其妙歸乃杜門掃軌家庭酬唱如故時人羨之其明年叔氏遊太學公卿大夫見者無不嘖嘖稱賞文名藉甚時方奉 特恩太學生從史館効用者可得郡司馬等官當路者爭為之地而叔以色養念切迫欲南還竟不就于是輒治裝歸其去也有北征集其歸也有南轅詩約數百篇皆膾炙人口數年之間一門之唱和又不知幾何帙矣壬癸之際叙州公與吳太孺人相繼辭世叔盡哀盡禮服闋厭城市紛囂乃卜居于龍山之西村為終隱之計因查氏之故宅闢而新之環以池沼繞以桑麻築精舍于其上有堂疏然有室窅然竹樹交陰名花雜蒔真有竹溪桃源之遺意焉題其堂

曰南陔不忘親也堂既成日與心相知者吟咏其中若將終身焉者已巳秋忽有邀叔遊京師者不待束裝強之而行留京師者二年竟得痰疾辛未之夏抱病而歸予往候之見其貌𦞦然肌毁如削坐而語氣喘不能息予為之大驚既別去叔方謝客堅卧予亦不得朝夕繼見每通問則曰猶能強飯醫方治之無恙也癸酉夏大旱河流涸舟楫不通聞叔之訃予亦以久病不能徒步往弔撫棺盡哀其秋始得一哭於先生之靈云聞先生于易簀之前數日作為自叙自祭等文并有詩以䋛之謂非脫然於生死之際而達命安時者其能從容如是否耶卒時年六十有二子三人長灝次淳季治俱太學生能世其學

三兒文學協序暨兒婦祝氏合傳

協序予第三子也字之曰恂如蓋取言有序之義協序性頴悟過人甫能言便能識字指示之經目輒不忘五齡就家塾課以幼學及四子書過目成誦四年之中遂遍及五經周禮皆熟記九齡令讀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十行俱下若温故然有餘暇因而旁及舉子業與之解經義及舉子之文領畧最速且善問難遂操筆為文辭意俱出人表見者無不嘖嘖嗟賞其明年欲出就試予抑之浼人請之甚力乃許之邑令怗其幼面試者再大奇之然幼嘗多病每當試期禁之不得與年十五受知于督學使者王公錢邑寯邑兩試皆冠軍已而王公以寯為本籍也乃除錢而補之寯學

稱之曰爾其為棄繻生乎識者以為不壽之讖云年十八科試以第二名食餼自是而後每試輒前茅但屈于棘闈不得展其才屢嘗似有不自適者其氣質固羸弱又勞與鬱積而病成矣天性孝友平日庭闈之内親憂亦憂親喜亦喜雖不必有竭力服勞之事而其油油愛親之意溢于顔面兄弟之間自為師友藹如也其為文好高古不屑時蹊故不易售詩亦幽秀時有悽惋之音嗚呼此亦非壽徵歟娶于祝余中表子静女也外舅未有嗣視之如子協序亦事舅如父往來甚蜜相得亦甚歡祝氏之隣里親族見之者無不親之愛之每以語子静曰以恂如之才似不可一世而挹其温厚和平之氣如坐春風中令人心醉真可謂快壻矣而外舅亦以是稱之甲戌之秋於龍山古文忽得嘔血疾然亦一發遂止予亦以為此勞心所致偶然耳服藥當漸愈其後及秋則發旋亦止然至丁丑而大作矣而猶能強飯坐卧如故延醫治之而病終不能退明年春子静謂予曰聞上海有名醫能治怯症危者可安子多累未能遠出吾當率恂如就治之予曰諾于是招協序就甥館擇日將行而病乃轉劇不便舟楫遂迎醫至家候其脉曰可治然服其藥不効奄奄寢疾至不能歸閱月而終于甥館嗚呼其辜外舅之恩而貽我老人之痛也可勝道哉兒婦故嘗有疾其時悲悼不勝幾至于殞視含殮畢誓以必死殉者累日父母號泣謂之曰吾兩人在汝又無兄弟形影相依惟與汝三人耳汝獨何忍而遽

死即耶乃強飲之然不過數口而止嗣是嘗堅卧不起或數日之間間進湯藥一次而餐竟廢又三閱月而竟終于家此其志節嬌然炳若日星者也平時事父母孝先意承志未嘗有過父母有不豫之色善爲寬解及歸予家事上接下各盡其誼而于事舅姑尤謹婉婉聽從無所忤處妯娌以和相夫子以順或有所規勸亦出以從容委折使之自喻終日勤事女工未嘗窺户外其婦德之可稱又如此同牢凡七年所生止一女亦以今春痘殤無子協孝卒時年僅二十有七兒婦年三十以弟　之子宝忠爲後

文學周靖遠暨配朱節烈合傳

靖遠余館甥也名大堡世居海寧之洛溪爲清白吏子孫傳家篤厚父若木君娶于朱予從妹也生靖遠靖遠甫生彌月即爲其伯父似青公後以嫡長承祧義不容緩故也靖遠生而岐嶷容貌端莊自總角至成人好學不倦爲文娟秀有聲光愛之者如春花秋月不忍釋手天性温遜人少嘗予家予甚愛甚愛之若木因與予議婚予遂以次女許之靖遠已後伯父而兩執本生之喪皆哀毁盡禮蔬食禁酒者累月三年之内未嘗與讌聽樂若心喪然既娶總理伯仲兩家之政甚煩且瘁然未嘗以此廢學事兩叔父至謹撫同懷兩弟至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惟恐有一毫弗盡以貽先人憂其于宗族鄉黨皆極其厚不計有無常相周卹接人以和御下以寬終日之間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犯之者輒談笑受之有唾面自乾之度故稱之者曰靖遠真長者也無智賢愚不肖莫莫有怨者一日文雖工艱于童子試年弱冠矣望一衿如望歲于是益發憤讀書遂積勞而成疾年二十五始受知于邑令田公試冠軍其冬補博士弟子員方期鵬程九萬而疾轉劇矣明年春竟病卧不能起百方治之不効寢百日而殁吾女號慟幾絶以頭觸棺欲身殉之爲衆婢所持得免然從死之念未嘗須臾忘也自是而後哭晝夜不絶絶粒十餘日諸母強之再三乃爲進一餐既而曰吾所以未死者以君子未葬耳而義不獨生也嘗作哀辭有曰身

雖未死心先逝無奈偷生未葬時血淚千行誰得拭夢裏逢君先報知又有曰幾年悲恨不同行百結愁腸對暮燈孤獨兩全無活計早將一命付陰君女故有怯疾憂思不已而疾乃日甚于是竭力經營三年喪畢竟得葬靖遠于舍旁隙地當是時靖遠本生父母俱未葬吾女悲其暴露久也欲爲之塋域身任其費而遜有撓之者遂不得併葬焉然其孝思亦概可見矣葬已又爲之詞曰葬賢已畢今該死嫂死將歸別老親難解難開愁萬斛昏昏只向死邊尋數年之間作詩甚多大率類此不可殫述蓋吾女夙嫺婦德喜讀書識義理其樹立之有素也今年夏抱病歸寧終日不笑不語寐而涕泣枕席間皆有淚痕晝亦不起窺其意若不欲生者勸

之食不應爲母者痛哭強之或啜粥數口輒已然竟絕粒而殞初靖遠之喪無子以從弟右驄之子光錫爲後今尚未成立而吾女又喪死者之志則遂矣而生者之慘傷又何如也吾女故久病有瘠容含殮之日神采煥發如生觀者莫不嘖嘖嗟異之嗚呼余生二女長者于丙寅之冬以節孝終予既紀其事矣而少者復死于節十餘年之閒兩遭女喪何不幸至此耶然其少而寡同其殀亡同其貞節又同使鄉黨隣里其指而稱之曰雙節則予之所謂大不幸者乃所以成其大幸也夫

從弟文學巖生傳 補

余從弟巖生名輿思別字西崖先叔父肆夏公子也公文譽滿天下行誼卓卓里閭皆誦法焉不幸以名儒早世巖生生九齡而孤幼多病體傫然骨立叔母徐撫之嘗恐其不育也叔母故多男皆早殤及叔父歿僅存巖生與妹二人耳故憐恤之尤至稍長善屬文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黌序嘖嘖有聲然以善病故叔母嘗禁其讀書而弦誦未嘗少輟性謹厚寡過而事母尤孝夕必視寢晝必視膳每衵寒煖著衣服飲食枕簟供設之具必躬親之惟恐不適母意以致不安母嘗有疾親侍湯藥爲之減食或聞呻吟聲輒飲泣不能已入而問安則歡笑以承顏色多方寬譬之必得親心快然然後退乎居令妻子勿蓄私財凡出入往來必令請于姑有弗請者必加譴責每入內見母有不悅之容必呵問妻子或承順稍違則反目者累日其事親有道大率類此雖不必有割股廬墓如古人奇特之迹足以驚世而駭俗而率其天真孺慕依依若赤子然故宗族稱之鄉黨稱之其誠足以感人也與人交不爲欵曲而直柔之致人自悅之歲乙卯以弱體力學而致疾閱數月病劇予往視之涕泣謂予曰死生命也夫復何恨所可恨者有母在堂不得終養而反貽母以舐犢之悲則予之負疚于九泉也何時已哉嗚呼其終始愛親之志概可見矣予亦少孤巖生與予相依相恤幼同卧長同學未嘗一日離親予恭予有事則分勞有失則箴雖同懷之好無以過之獨奈何天不憖遺而遽奪之速也悲夫

卒時年三十有九子二長協采次永彲皆諸生妹一人者適陸君聖木名楷早殀年諲二十餘即孀居持其門戶志節皦然動不違禮娣姒諸姑皆奉其坤儀以爲矜式端莊淑慎三十年如一日教其子嚴慈母而有義方之訓今學既成矣名馳庠校稱一時俊髦閫偉然丈夫也而入聆母訓猶凜凜若師保然其治家之嚴肅如此故鄉里共欽仰之且與巖生並稱一門節孝云

余從弟巖生亡二十餘年矣嘗欲爲之志其墓因其未葬也逡巡久之然其生平孝友終不忘于心戊寅秋夏重兄弟將遷子平日所爲詩文而付諸剞劂從子永彲因而請曰伯父素念吾

父不忘請為立傳而登諸集中以垂不朽予曰子文何足以不朽汝父汝父固自有不朽者在遂補之 自記

陸母范太孺人傳

孺人姓范氏海昌處士陸嘉聲之婦也孺人性夙慧幼嫻內則年十五嬪于陸時處士年亦止十五相敬如賓未嘗以年少故失夫婦之禮閱兩月遭舅之喪而宗族之強悍者利其所有且以其年少而孤立也羣起而侮之處士將與之抗孺人泣諫曰陸氏所存一綫獨有君耳即奈何以小忿亡其身乎因勸之割産以分給之而強悍之徒不覺愧且悔自詣陳謝其識量之過人如此當明之季羣盜蜂起處士故居城邑闔城中人情洶洶各不相保處士乃留守于家而孺人遂以孑身奉其姑朱太孺人潛避于鄉朝夕侍寢膳左右再離雖流離顛沛之際而奉養有方含飴無恙皆孺人

力也久之底定來歸而城邑罹兵火之餘平日所蓄資財俱已散失無餘蕭然家徒壁立矣于是處士奔走四方以為衣食計孺人則親操井臼修婦功上以奉高堂下以撫諸子凡所以治中饋禦外侮以至延師課學及婚姻疾病患難之故莫不竭力而經營之處士雖拮据治生勤勞于外然中道而殁卒不能厚自封殖所存産不過一二頃處士既即世孺人遂析産以分諸子諸子皆有綜理才能自樹立卒能光大先人之業而孺人為之總其成焉姑以九十三而終孺人率諸子治喪弔者盈門數郡畢至觀者嘖嘖稱羨以為孺人之起家為足多云當是時諸子既豐裕且彬彬有儒雅風鄉黨皆敬畏之偶有強鄰忽加侵侮孺人戒諸子勿與校終亦無患族人有數椽之屋無力修治豪强凡併者數矣孺人捐資助之而族人賴以安佃有負租者欲鬻男女以償孺人悉免之佃皆感泣不已嗚呼婦人而能以孝事姑以勤起家以慈成其子之令名可謂難矣至于懲小忿而不爭人有犯而不校富而能施困而知恤自非明于大義偉然稱大丈夫者而能如是乎哉孺人真可謂女中之英矣歲丙子十月年方八十以壽終于家有子五人能世其業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同學　汪　儒逸上　選

孫嗣珣東亭　男　仝校

論　策

○天體論

世之測天者有三或曰天如蓋笠地法覆槃中高外下天地相從此蓋天之說也或曰地在其中天包其外形如彈丸上下斜倚此渾天之說也或曰日月五星浮生于虛空之中行止須氣而無所根繫此宣夜之說也議者以爲渾天理妙而蓋天宣夜則爲不經

悉則以爲三說雖殊而實合何言之夫天之體圓而無端包乎地以爲迴閒也然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以其上下之分就夫見而不隱者言之則謂之蓋天空也天以輕清之氣運于上一晝一夜而過太虛一度日月五星亦以其氣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然所謂度者治曆之法約畧求之耳一度之廣數百萬里其在璣衡圭表特分寸間又誰能察其芒芴之際乎故岐伯曰大氣舉之則謂之宣夜空也至于明人宋景濂則有天大地小月食本于地景之説利瑪竇則有地爲圓體天中一聚周圍上下人物所居之説人皆駭之不知其説雖創見蓋亦有所本矣南齊書稱日月當子午正隔于地爲暗氣所食此即宋景濂之説也大戴記稱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此即利瑪竇之説也凡此者皆精于言天者也若夫天行本無度而以日行爲之度於是乎有三百六十餘度之殊天度本無形而以經星爲之次于是乎有二十八舍之列天行本無道而以紀天與日之運於是乎有黄道赤道之分以至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舊説也而宋儒非之以爲天行最速凡日月之行皆順天而遲曆家以進數難筭而止筭其退數故謂之右行明乎此則左旋之論確矣

日與月會而日爲月掩月與日衝而月爲暗虛所掩此常法也而宋史詳之以爲日行黄道而月入經之凡一歲兩交朔望值交則食所值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寡明乎此則交食之論精矣

凡此者又皆治曆之法而天之所以爲體者亦從此可窺矣

○天文論

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其實不外乎陰陽而已天秉陽而確然于上地秉陰而隤然于下而其所以懸象而爲日月附麗而爲星辰凝釋而爲雨露霜雪流行而爲風霆雹霰則陰陽之交而天地之變化也今夫日月陰陽之精也日太陽而明于晝月太陰而明于夜然月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有陽施陰受之義焉至其運行之度則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或遲或速則徙順之不同也至其會合之數則日月之行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蘇而爲朔朔前稍後近一遠三則月光斜倚而爲弦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亢同度同道謂之食或虧

或盈則離合之不一也張子所謂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者是也彼夫羲馭金蟾之說妄矣今夫星辰經之緯之以爲星運之旋之以爲辰皆陰陽也辰也者天之樞也居其所而不動而天形運轉晝夜不息皆辰爲之旋焉曰天市曰太微曰紫微三垣立焉曰歲星曰熒惑曰鎭星曰太白曰辰星緯星著焉曰二十八宿經星名焉其經焉者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爲十二次以紀躔度經故無變也其緯焉者變動無常或順或逆或留或伏或合變故胥占也程子所謂北辰不動爲氣之主張子所謂五緯五行之精氣者是也彼夫日精金氣之說妄矣若夫雨者水之氣也蒸而爲雲露者土之氣也升而爲霧朱子曰雨如飯甑極爲著明則露亦可推蓋陰陽之和而散者也而又何取于商羊黑蜈之誕乎若夫雪者雨之餘也凝則爲雪霜者露之餘也結則爲霜大戴禮曰溫爲雨寒爲雪極爲著明則霜亦可推蓋陰陽之不和而聚者也而又奚取于銅駞玉馬之誕乎若夫風霆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朱子曰雷爲爆杖風如天旋極爲著明則雹霰亦可推蓋陰陽之相薄然也而又奚取于陸機之論離合宋史之稱謝仙乎要而論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其氣不離乎陰陽而其理同歸于太極如是而已矣

○太極論

繫辭曰易有太極而周子又從而爲之說曰無極而太極于是後之儒者多致疑于有無之間往往辨論不已謂空虛者以爲有生于無也氣生于虛也陰陽五行萬物皆迹也似疑太極之上別有無極矣不知太極之理未嘗離陰陽未嘗離五行未嘗離萬物一形不設而萬象昭然無而未嘗無也泥典要者以爲凡動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卽陰陽五行萬物皆是也似疑太極之中更無無極矣不知太極之理妙陰陽而非陰陽妙五行而非五行妙萬物而非萬物色色皆顯而莫究其端有而未嘗有也是故太極者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六合爲大未離其內秋毫爲末待之成體無始無終無巨無細無動無靜無顯無微而常渾然如天之有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而天形運轉則必以辰爲之樞如權衡之有定星定星無銖兩輕重而舍此則不可以爲權衡此所謂無體之體不用之用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善乎正蒙之言曰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所謂一物者形而上者也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擬也所謂兩體者陰陽也剛柔也萬事萬物皆是也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神神化化此太極之以妙有無于不窮者與若然則太極已足盡天下之理而無餘雖不言道與心可也雖不言事與物可也乃邵子復舉道與心朱子復舉事與物以明太極則又何也葢太極之名微不若道與心之名顯也太極之義精不若事與物之義切也知道爲太極則知太極非杳冥之謂而坦然共由之謂矣知心爲太極則知太極非高遠之謂而同然共具之謂矣由是而散之則物物一太極也所謂小而莫破者此也由是而聚之則萬物一太極也所謂大而莫載者此也又何太極之能離乎事物哉此邵子朱子之說言雖異而義同也乃世之論太極者徒泛求于事物以爲心不足以盡道不知舉天下之至廣至大天地盡之矣獨不曰人者天地之心乎人者天地之心而心者又人之天地也則求太極者求諸心而可矣

經傳源流論上

聖人之道所以昭然揭日月而行者恃有經以傳之也而聖人之經所以歷千萬世而未嘗泯者恃有人以傳之也得其人則經存不得其人則經亡是故世之人主有志于尊經述聖者要必以得人爲首務焉昔者夫子刪述六經一時從游者蓋莫不闚其微而究其旨矣自夫七十子之徒殁縱横于戰國火于秦而經學遂闕漢氏去古未遠遺訓淵源猶有存者又其君篤尚儒雅极葺殘闕當其時明經之士爭自淬磨各以其家法授受雍雍洋洋庶幾乎文教之隆歟葢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而孔氏最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最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最後出言禮者三家而小戴最後出至于今惟後出者其傳遂爲世所宗夫欲明經傳之同異要當辨其源流而既辨經傳之源流要當究其得失試言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費氏之學而同出于田施則其議易者從同可知也詩有齊魯毛韓之學而毛氏獨與經傳合則其議詩者從異可知也禮有慶氏大戴小戴之學而同出于后蒼蒼有歐陽氏孔氏大夏侯小夏侯之學而同出于伏生則書與禮之議同也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左氏之學而嚴彭祖以公羊見絀尹更始以穀梁見優則春秋之議異也夫如是則源流辨而同異明矣所謂得失者何也諸家之易雜出于卜筮技術之流說者以爲乖舛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易諸家之書毋長

于陰陽災變之說說者以爲渺茫而馬融鄭元皆宗古文公羊穀梁未免魯魚亥豕之訛說者以爲遲戾而楊賜賴容謝該皆宗左傳以至詩之宗毛詩也禮之宗小戴也得失亦槪可見矣雖然所謂失者固失而所謂得者亦未必得也專已守殘各據一家之師說欲以闡微言明大義豈可得哉是故仲舒一代之儒者也乃繁露之釋春秋則病其駁楊雄亦一時之學者也乃太元之擬易則病于支又況馬鄭之徒不知妄作舉一廢百其爲謬戾又可知也厥後濂洛開不傳之秘于是窮經諸儒各暢厥旨然亦互有得失而不必皆合于聖人之教至于易之有本義也詩之有集註也書之有蔡傳也以及春秋之有胡氏禮記之有陳說天下翕然宗之然後諸家皆廢而經傳同異歸于一矣嗚呼舉天下之所宗者特貧之以應舉焉耳豈必皆合于聖人之旨哉

[illegible]經傳源流論下

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疏不如宋儒之說經密也似矣然而疏者或失之謬悠固不可以無譏密者或失之膠固又不可以無辨也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博不如宋儒之說經約也似矣然而博者或失之泛濫固不能以無誤而約者或失之支離又不能以無偏也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粗不如宋儒之說經精也似矣然而粗者或失之浮游固可以知其不根精者或失之穿鑿亦可以覩其不合也嘗試論之夫漢人之說易也如隨之初爲大塗日門春分陰陽之交覩之互卦爲艮艮爲官闕鬼門天子宗廟之象此纖緯附會之說誠不足據矣若夫宋儒之以事理言義以占象言爻者其盡合于變動不居之旨否乎漢人之說書也如以周禮之六服配虞書之十二章以春秋之災異配洪範之五事此牽合假借之說誠不足據矣若夫宋儒之以九疇配易以夏正證春秋者其有當于精一執中之旨否乎至于詩以有女同車爲刺鄭忽之不昏于齊以豈曰無衣爲美武公之請命于天子此漢人之謬也然所謂刺奔刺時傷今思古者猶見變風變雅之義宋儒則惟膠執已見而盡鄭衛皆淫詩矣說春秋者不過公羊穀梁二家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悖理傷教莫大于是然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則不貶絕以見罪庶幾得春秋微意宋儒則強爲臆斷立成例以牽合矣說禮者莫詳于鄭氏公侯百

里王制也鄭氏誤于周官五百里之說而以此爲周之初制披衮象天郊禮也鄭氏狃于周禮大裘之說而以此爲魯之郊儀文王世子之登餕獻受爵非倒也鄭氏妄援特牲之嗣舉奠而以爲倒禮器之大享肆夏以送諸侯非誤也鄭氏妄援鄉飲之奏陔夏而以爲誤偏僻甚矣然所以析名物之異同辨制度之沿革者庶幾見先王遺法宋儒則幾疑全體之文皆僞矣凡若此者見以爲密也而密之至于膠固則適以得疏見以爲約也而約之至于支離則猶之病博見以爲精也而精之至于穿鑿則不如其粗此之不可不辨也善說經者以吾心之是非辨諸家之得失擇傳以合經而不強經以從傳其有當于聖人之意者雖漢儒之所創在所必遵其有乖于聖人之義者雖宋儒之所同在所必斥夫如是而經學可明矣

諸子優劣論

立天地之心正斯人之命繼千聖之絶業開萬世之太平者堯舜周孔之道也其道至大而難名兼體而無外故後之學者得其糟言餘論猶足以不朽于後世蓋聖人之道一體用合內外而爲言者也自夫沈冥寂滅之徒得其體而或遺其用明其內而或畧其外于是有以空虛言道者自以爲得聖人之精微矣自夫支離破碎之學求諸用而不得其體騖于外而不明其內於是有以形器言道者自以爲得聖人之廣大矣則所謂諸子是也試舉而論其優劣焉夫荀况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文中子之徒皆所謂儒家者流也然劉向雖本經術而雜出于陰陽賈誼雖明王道而雜出于功利文中子雖得大原而有擬經之失又豈徒荀况之論性論禮楊雄之太元法言爲失其本根也乎而所謂正誼明道以厎幾于聖門之儒者吾必以仲舒爲首稱焉老聃列禦寇莊周魏伯陽抱樸子之徒皆所謂道家者流也然列子之御風而行非不泠然善也而縱欲制命之說妄矣莊生之宗老而狂非不貸任自然也而齊堯桀毁仁義妄矣又豈徒魏伯陽之參同契抱樸子之內篇爲失其宗旨也乎而所謂致虛守靜以厎幾于體易之道者吾必以老子爲首稱焉管仲商鞅韓非尹文子公孫龍之徒皆所謂名法者流也然商鞅以富强致治變王法而易帝術韓非以刑名立說蕩仁義而背詩書違戾甚矣又豈徒尹文子之駁雜公孫龍之

淺陋爲窮其枝葉也乎而所謂分鄕內政弟子職諸篇以厎幾于先王之法者吾必以管子爲首稱焉若夫墨家推兼愛之意而不能辨親疎兵家本弭亂之術而盡出于狙詐陰陽刑法之家本極數知來之義而或流于術縱横辨說之家本智深勇沉之謀而陰以濟其私又其卑卑者矣是故有托于仁義之儒强知而冥行而經天緯地之儒亡矣有竊于性命之道索隱而行怪而窮神知化之道亡矣有假于御世之法變禮而易樂而一道同風之法亡矣彼夫技術百家顚眫于聖人者又烏足論哉千百年之間所賴以闢邪說正人心使堯舜周孔之道昭然揭日月而行者孟子一人而已矣嗚呼道之傳也豈不以人哉

諸儒同異論上

諸儒者聖賢之統也聖人出則道統一賢人出則道統分分而得其全者爲正學分而得其偏者爲諸子分而竊其似者爲僞學分而畔其師者爲異端其流雖殊大抵不離乎聖人之教者近是然而辨異端易辨僞學難何則蓋異端之說各執其一偏以自畔于聖人邪正之迹判矣若夫僞學則似是而實非者所爭在幾微之際故辨之難也辨諸子易辨正學難何則蓋諸子之說各執其所見以自附于聖人是非之界明矣若夫正學則或出而或入者所爭在毫釐之間故辨之難也蓋自孟子沒而正學亡精一之說混淆于百家支離乖隔不合不公雖其間嘗有漢儒爲之表章董仲

舒文中子之徒爲之羽翼然皆駁雜不醇而微言大義益以晦蝕而不著自夫濂洛諸大儒出然後聖賢之道復明于天下然而有同焉有異焉有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焉是又不可以無辨今夫承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緒者其惟周子乎周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淵源粹精而不雜得諸心措諸行根極性命而不偏太極通書精微之蘊著矣所謂儒者之宗也明道得周子之統而以立誠爲本故定性之書與夫主靜之旨無以異矣若夫伊川之氣質剛方由踐履而入者雖或稍異要亦親炙于周子者也晦菴得伊川之統而以實踐爲功故居敬窮理之論與夫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之義無以異矣若夫橫渠之苦心力索以禮教爲先者雖或稍異要亦私淑于周子者也此周程張朱大同小異之大概也若夫康節之學玩心高明議者多以象數小之然而靜足以窮神動足以經世其于程朱之理同乎異乎若夫象山之學原本心性議者或以虛無詆之然而以先立其大爲本以不遠而復爲功其于聖賢之道同乎異乎此所謂異中之同也至若出于程氏之門者則有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相傳一派旨訣故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曰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其嫡傳矣彼謝顯道之切問近思呂和叔之明善志學游定夫之德宇粹然未免擬議安排而不必盡合于伊洛之源矣至若出于朱子之門者則有黃勉齋之造詣精深庶幾近之故朱子以爲吾道之託在此彼蔡季通輩之

博洽未免逐末忘本而不必盡合于紫陽之旨矣此所謂同中之異也他若張南軒之大本卓然眞西山之操行醇正此皆本程朱之學踐之而未純者也又若胡文定之著書立言呂東萊之博學多識魏了翁之即物明義以及許魯齋之明小學尊四書吳草廬之研六經疏百氏此皆本程朱之學語焉而不精者也同異之迹槪可見矣夫自濂洛開心學之源而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未嘗少異而其後漸流于異者自學者之所見岐之也彼黨同伐異者至置心性于不言語及心性之學即閧然指以爲禪而百端排斥之嗚呼學者苟去其偏執之見返而求諸其心則所謂似同而異似異而同者豈不昭然可覩也哉

諸儒同異論下

古今無所謂理學也學也者效此心而已古今無所謂道統也統也者傳此心而已心同則道同道同則學同然而或不能無異者則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夫自朱陸之議稍有異同而後之學者往往岐而爲二至于明經藝試士一以朱子爲準的故朝廷之所尊尙者莫如朱子士子之所誦法者莫如朱子又興之以性理大全諸書發明朱子所未盡彬彬然天下同風莫敢異矣然所謂誦法朱子者猶得其迹焉而已自薛文清出然後身體而力行之其學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窮理爲功淵然一代之偉儒矣厥後又有吳康齋之廉靜胡敬齋之篤實此皆得統乎朱子者也

若夫陳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而統于是乎一變蓋其學同于象山而與朱子之說若背而馳矣當其時守朱子之說而不變者則羅一峯章楓山也若夫王陽明之學以良知爲體而統于是乎又一變蓋其說同于象山而與朱子之說若離而去矣當其時守朱子之說而不變者則羅整菴呂涇野蔡虛齋也由是出于胡薛之門者則右朱而左陸以爲明心定性此異學之空虛而非吾儒之道也于是詆之以爲禪黜之以爲異而心性之學亡矣由是出于陳王之門者則右陸而左朱以爲博聞强識此俗學之支離而非聖人之教也于是詆之以爲影響黜之以爲淺陋而虛無之弊起矣雖其間嘗有鄧定宇鄒南皐諸人調停二說合而出之然而未得其的也夫得朱子之統而粹然不雜于支離者其惟薛文清乎故以窮理爲功而不離于復性以居敬爲本而不越于存心異其始不必異其歸也得陸子之統而廓然不流于異學者其惟王文成乎故以體用一原而非離用以爲體內外一致而非離外以爲內異其說不必異其本也他若顧涇陽之以人道立盲李見羅之以修身講學高景逸之以慷慨自任澄清世道爲功則又學術之再變矣又其後也則有山陰劉蕺山先生者其踐履之篤同于河津其心性之學本于姚江而以人譜爲立教之的以改過爲立教之宗繼往開來意在斯乎

六國論

嘗觀戰國之世河山以東彊國六據有土地甲兵之衆祺櫃之多城池之固出其餘力以抗秦猶足以斃之而乃朝賂城暮獻邑惴惴惟恐得罪卒以破滅不自覺悟其故何也或曰此不知合從之利也夫合從之說起于蘇秦當是時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而諸侯莫敢携貳舉國而聽之其智謀勇力皆六倍于秦是宜一舉而屠咸陽收雍川之地然而五國之師嘗攻函谷關矣秦人出兵逆之逡巡敗走則又何也蓋蘇秦之所以爲六國謀者知合從之爲利而不知所以一天下之勢也今夫數千里而適江湖使舟中之人人自爲刺而莫爲之操其舵者猝然而遇風

濤船必覆矣彼六國之情胡以異是秦之號令出于一而列國號令出于六秦之運籌出于一而列國運籌出于六秦之將帥士卒禀于一而列國將帥士卒禀于六彼欲戰而此欲守此欲進而彼欲退互相推諉迄無成功固不待開關延敵而六國之心已先携矣夫以一游說之士爲從約長而欲指揮六國總天下之柄而操其權吾知其不能也秦于斯時盍亦告之以六國從親夾輔王室使楚魏燕齊皆去王號北面就臣禮然後挾天子以討暴秦則桓文之業何以加茲夫當漢之末如孫吳之强如昭烈之明而孔明魯肅爲之佐卒不能有加于曹操者彼其所居者勢重而名號正也惜乎計不出此而逞其私智恃衆而一戰適以取敗而滋禍也亦可哀已且秦之稱王猶在合從七年之後而六國反以僭逆之衆出無名之師以討之宜其敗也蘇子由曰六國之敗弊在不能厚韓親魏以擯秦以爲失天下之勢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韓魏蕞爾之國其地非有名山大川之限可以阻險而固守秦以虎狼之威與之接界下甲鄢陵野王旦暮殄滅之甚易而燕齊列國之衆遠在山東安能蒿目而待諸侯之援哉當是時韓魏之不速亡伊誰之力也觀惠王之欲伐韓也司馬錯以爲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如伐蜀則知秦之所以不敢滅韓者非其力不足勢不便亦有所畏焉耳首惡之名秦知忌之矣是故韓魏非天下之勢而宗周乃天下之勢也迨赧王五十九年秦入寇諸侯莫敢救

于是赧王入秦頓首受罪而宗周以滅後二年韓始朝秦而趙魏齊楚相繼滅亡嗚呼周存而諸侯亦存周亡而諸侯亦亡此所謂天下之勢也

秦始皇論

事皆決于法秦之所以速亡也始皇慮天下攻伐無已將以有諸侯王于是罷封建置郡守而望夷之禍乃起于閹寺始皇慮邊鄙侵擾以爲患于是北築長城守門戶而廢立之謀基禍之本乃起于沙丘慮天下挾兵以爲亂于是銷兵器鑄金人而一呼響應者乃在揭竿慮天下謀畧奇偉之士多出于詩書儒者之林于是燒詩書阬諸生挾書有禁以爲可以愚黔首而致太平而破秦入關卒并天下者乃泗上亭長蓋法之不足恃而變之不可以豫備也亦已明矣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畧足以兼天下制諸侯亦聰明人傑也豈不知其法之不可以萬世而顧爲是暴戾刻深以覆僞天

下之民之衆者何也知夫取之者不以道而天下之不心服焉故也于是重其賦稅困其征徭疲民以逞使天下無閒暇之可息誹謗者族妖言者誅使天下無須臾之可玩而又東封西禪勒石紀功窮極兵威震驚海內使天下無釁隙之可乘若曰吾如是以行吾法彼天下之民將惕息恐懼救罪惟恐不暇何變之敢謀此即趙高所以愚二世之術也夫古之聖人所以治天下者未嘗廢法然道行而濟之以法法行而通之以情故用其力而民不知勞取其財而民不知怨生之殺之而民不忍畔秦惟任法以脅天下以爲可以久安而長治夫烏知法愈峻令愈嚴而天下之心愈離也故雖四海晏然兵革不試而天下之勢已去矣彼舟之所以行者以其得水也帆席舵篙藉水以行水涸而流竭雖有其具亦無所用秦之所恃以爲治者帆席舵篙而已矣不知水之涸而舟之膠也其能久乎故夫善爲國者知法之不足恃而有以固天下之人心則殆矣

漢高帝論

呂氏之禍高帝致之也夫呂氏與高帝起草莽同患難一旦貴為天子安能中道而棄之雖其陰鷙妬悍未嘗顯行于高帝之世高帝亦安能逆計其變而為之慮乎且又烏知孝惠之不永祚而呂氏得以肆其猖獗乎而吾以為禍由于高帝者則何也曰以天子之權予后也夫以高帝之猜忌自用政由已出故舊大臣猶不得妄有所施為且其時未聞有垂簾聽政二聖並亂之醜故雖易儲一大事呂后猶不得請而邀畫計于留侯而吾以為以天子之權予后者則何也曰呂氏陰移其權而高帝不知也夫天子之權莫重于刑人亦莫大于爵人當高帝之討陳豨呂氏紿韓信而縛之遂以見殺假使反形未具后亦不得而擅擒信果反耶則當繫之廷尉候上誅之后亦不得而擅殺之而高帝不問此何說耶彭越得罪帝已赦為庶人傳處蜀矣乃以呂氏之言梟首洛陽夷其三族此何說耶且帝之既老而疾甚也空而諭諸大臣托以國事其也左輔其也右弼使太子晓然知所任用豈不甚善而顧失宰相于呂氏一人之側而他未有與焉又何說也記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以天子之尊猶不敢耑擅而必决得失于萬夫之目顧可聽之呂氏乎且呂氏本有潑詐以信與越帝之故等夷也必不為吾用于是設法誅之誅之而去其所忌收其兵權乃可以橫行而無忌策相之請亦所以攬天下之大權而欲使在廷之臣皆為呂氏私人也觀高帝既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故不發喪概可見矣不幸惠帝享國日淺大臣務為容悅諸呂竊柄社稷傾危豈足怪哉蓋其自擅威福之素有以致之也惜乎高帝墮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項籍論上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故用兵之要首以安輯爲先當秦之亂煩苛暴横已非一日重以二世之昏淫趙高之專恣于是法益峻令益繁紀綱弛廢賄賂公行上下相忮以轉相侵奪彼視其民不啻如秦越人之不相關而已直草芥賤之而寇敵仇之當是時民心之愁怨極矣是以陳涉奮臂一呼而天下響應何者望其去盜而安民也項羽本以義兵應涉將以誅暴亂除殘賊而乃所至屠戮賊殺無辜毀人之居發人之塚掠人之財收人之子女玉帛欲誅暴而先自爲暴欲除殘而先自爲殘是亦盜而已矣

其敗也宜哉是故王者之用兵也以仁救以義戰何謂仁本其惻然哀憐赤子之心而嚴其紀律飭其將士凡軍之所至無妄殺無焚掠無淫暴犯令者必誅使夫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兵滿天下而天下不知有兵此以仁救也何謂義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誅一人而千萬人震者誅之殺一人而千萬人悅者殺之誅之必以道殺之必以名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以義戰也夫能以仁救以義戰則雖滅國五十屠城三百而天下不以爲暴何則其取殘定亂之心有以見信于天下而天下共諒其不得已也或曰滅國屠城則百姓並受其禍矣而又何以爲王者之師乎曰不然滅國者滅其助虐者也屠城者屠其從暴者也誅其官吏戮其軍士雖已降而不赦無首從皆受戮焉故曰滅曰屠非謂盡城邑之民而戮之也或曰兵之所加猛于烈火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何以辨其爲民爲賊而誅之赦之乎曰凡不得已而屠滅者宜懸之令曰投戈閉戶者皆爲良民擅殺者有誅則無玉石不分之患矣此用兵之要得天下之本也彼項羽何足以知此

○項籍論下

六韜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是故得人者得天下之本也葢世不絶聖國不乏賢夫惟英雄之主爲能攬英雄之心使之奔走鼓舞樂爲我用然後可以所向而有功攬之之術奈何曰多其途以來之優其禮以接之精其識以辨之因其器以使之推其誠以委之重爵賞以要之操紀綱以肅之何也當草昧之初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自非寬其途使來者多則不可以有所擇故或因類以求展轉咨訪或聽其上書自炫或聽其投牒自試至其地必訪其地之才服其民必求其民之望所謂多其途以來之也旣來之矣豪傑之士以禮貌疎而去者有之故古之人有郊迎之盛典有擁篲之高風或長跽而問計或握手而定謀所謂優其禮以接之也旣接之矣然人之心術有邪正才器有大小皆不可以無辨莊子有九徵太公有八徵太白陰經有四術觀人之法莫備于此豈惟選將然哉所謂精其識以辨之也辨之精乃可因其器以使之或任之以腹心或任之以爪牙或任之以謀議以及天文地利通糧奮威方術法筭無不畢効葢至于九九不遺期期無廢則可謂盡時人之器矣使之當又必推其誠以委之任人不專信士不篤則疑貳生疑貳之心生則讒間由之而入故得其人則寬以文法假以事權去讒去間如昭烈之拒關張符堅之斬樊世而後功可立事可成矣所謂要之以爵賞者又何也爵

賞者奔走天下之具故三略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又曰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此客皆名位者所以致敗也所謂操紀綱以肅之者又何也紀綱者整齊羣下之具尊尊卑卑大大小小各不相奸名實不得淆功過不得混賄賂不得行黨私不得作則官稱其職職當其功矣惜乎項籍之未之聞也彼所任者亞夫鍾離眛之屬不過數輩又皆項梁舊人則其途塞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則其禮衰不知范增之忠而常見疎斥不知項伯之奸而處之腹心則其識眛不能任屬賢將棄陳平韓信以資敵國則無器使之能意忌信讒則無推誠之道人有功當封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則無爵賞之勸所親愛者王之所疎遠者廢之則無綱紀之施宜乎英雄之徒掉臂而去也英雄掉臂而去雖欲不亡又可得乎

袁紹論

昔袁氏世受漢恩公卿累代門生故吏徧天下天下之望莫不歸之擁強兵據形勝為天下盟主然而卒至于敗亡身死之日諸子紛爭卒貽曹氏之利取笑于天下後世論者惜之君子曰敗亡之禍此其所自取猶不足以贖其罪也蓋亂漢者非董卓乃袁紹也篡漢亡漢者亦非曹操乃袁紹也當董卓既廢太子辯初立何進秉政之時天下之漢國已去矣然使得其人而善輔之事無不可為者袁紹乃不勝其忿勸進召外兵以誅宦官挾賊臣之威以逼脅太后非不臣而何且董卓之欲為亂非一日矣孫堅知之皇甫嵩知之其驕悍悖逆之狀袁紹豈獨不知而顧欲假虎狼之威以除斬蟠之患豈不惑哉夫既已假之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卒乃授之以柄遂使弑君亂國殘諸侯夷宮廟宗社丘墟生民塗炭此忠臣所爲發憤義士所爲痛心者也原其故非袁紹之召董卓不至此及于漢祚既傾關東州郡豪傑並起而謀討卓紹以奔竄之餘生推爲盟主誠以此時擇宗室之賢正位洛陽奉天子以討賊臣挾州郡之兵鼓行而西誰敢不服彼陳留王爲卓所立廢之可也其不然者當董卓既誅之後李傕郭汜劫帝播遷紹宜以此時發數州郡徵兵入衛奉迎乘輿歸于洛陽誅暴慢之徒立社稷之計猶可以令天下而制諸侯夫何大義不審擁兵恃衆乘權專利妄自尊大俾曹操得假名號而竊據大權迫權之既去而欲用其兵

力以爭之不可得矣辟如據高陽而臨險阻仰而攻之則千人自廢何者順逆之勢異也然則敗亡之禍豈待官渡喪師譚尚相攻之日而後知之哉嗚呼當日人心所屬望者莫如袁氏悖逆所忌憚者莫如袁氏豪傑所歸向者莫如袁氏乃所爲乖戾不愜人望竟令漢祚終移故曰亂漢篡漢亡漢者袁紹也

○唐太宗論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風生自火自內而出明治外之必由于治內也是故言行治天下之本也齊家治天下之則也昔者聖人在上本其齋莊中正之心而形于動靜施于率履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使三綱明九疇叙然後政教所訖內外遐邇罔不率俾而百姓太和萬物咸若稱至治焉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然則治天下之不可以無本而無則也豈顧問哉唐太宗以雄武英斷之資兼并羣雄削平禍亂可謂壯矣自隋祚以來乃復慨然慕古講求善政舉而行之于是勸農桑興禮樂減律令修文

飭武崇儉愛民遂致海內乂安獄訟衰息年穀豐稔四裔咸賓貞觀之治擬于三代近古所未有也然而奸父之命而篡之位則父子之道乖殺建成元吉則兄弟之恩絶納巢剌王妃則夫婦之義瀆瀆倫滅理莫此爲甚而顧以爲唐虞三代之盛復見于此嗚呼其可信也耶今有人于此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皆已虧損而乃被之以文繡之衣飾之以瓊瑤之佩使之出入進退揖讓周旋必有所不能者而稱之者且以爲偉然丈夫然歟否歟夫太宗固秦皇漢武之流也秦皇漢武逞其私心無復顧忌故其功其過天下後世皆得而見之而太宗者以蓋世之雄無反身修德之志而有好名餙治之思于是擬議古法舉而行之君臣之間復餙爲美言懿行以播之詔令傳之簡編自謂功過三王德高五帝可以欺天下後世而使之不疑此其智有非秦皇漢武之所能及者矣雖然百尺之臺無址千尋之木無根天下無是理也識者因其本之亂而有以窺其末之不治則知貞觀治效半屬空文而唐世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往往有失其正者固太宗創始之不臧有以啟之哉乂矣夫史之不可以盡信也

○宋太祖論上

從來得天下之道有二曰禪讓曰征誅得征誅之意而行其正者湯武也滅暴秦鋤強項取亂侮亡救民于水火之中此之謂應乎天而順乎人竊禪讓之名而行其篡者曹魏也逞其智力權術操天下之勢欺人之孤奪人之寡所謂狐媚以取天下君子惡之由是而晉而宋而齊而梁而陳而隋而唐而五代莫不皆然宋藝祖之有天下亦猶是也而顧爲之飾曰陳橋之變爲六軍所迫不得已而受禪吾誰欺欺天乎夫冊立點檢趙普知之匡義知之都下之人無不知之而爲點檢者寧有不知之理耶且吾觀太后杜氏之言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則知藝祖之睥睨神器已非一

日是故虛聲遼漢之師計撤禁兵之柄陰結將士之心密誘陳橋之軍實藝祖之成謀而匡義趙普爲之助其惡也不然黃袍何以加于倉卒而禪詔何以出諸袖中耶嗚呼藝祖自以爲受世宗恩厚則當主少國疑社稷傾危之際欲報之德此其時矣而乃背義忘恩乘機設策世宗之骨未寒挾百萬之衆逼數歲伶仃孤苦之小兒而篡其位不已忍乎夫既行其至忍以取人之天下而復飾爲天與人歸之名以欺天下後世此何異王莽之托于周公曹操之假于文王也歟然而藝祖之治天下也任德而不任法則固前代之所未有也

宋太祖論下

三代而下傳天下以子萬世不易之法也舍是而別有所更者非簒則亂余嘗觀春秋時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立復逐其二子馮與勃將以致國于與夷與夷立是爲殤公莊公馮遂弑之而自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由此言之凡有天下國家者必以傳子爲大居正明矣藝祖既受禪奉太后之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命趙普書之藏之金匱嗚呼此非太后之意實太宗之謀也厥後太祖果如其言而光美德昭卒爲太宗所殺則是骨月之相殘實太祖有以啟之也夫以太祖之陰謀秘計經營

數十年而後得之天下豈不欲傳諸其子而顧以委之弟耶且以太祖之英雄神智豈不知傳弟之謀實出于光義而光義之位必不以傳之于姪而顧遵遺命以徇愚孝之名耶然而太祖卒以天下傳之光義者何也噫吾知之矣蓋太祖取天下之計光義之贊居多其才畧智勇太祖知之已熟度天下傳之德昭光義必不能俯首稱臣而聽其節制也而德昭之力度亦不能制其死命而絶其亂階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是故不得已而授之以爲與其稱干戈而取之不如談笑揖讓而予之且吾授之以位則彼或感吾之恩而保吾之子縱不得膺天位而登大寶而猶不失爲分茅胙土之親齋也則亦已矣孰意太宗之忍而殺之也哉嗚呼此忍于

周世宗之報也

大臣論

大臣者國之所恃以重輕者也其權雖不可假而其任不可不專古者太宰之職佐王治邦國是故臣民之馭廢置之聽必曰詔王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視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以詔王贊王爲職而不敢自用所爲不假之以權也至于六典八法八則太宰行之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太宰裁之九式節財而國用制于太宰九兩繫民而百姓聽于太宰四方賓客之小治三歲誅賞之大計皆决于太宰此所以專其任而弗疑也葢人主一日二日萬幾豈能一一而親理之天下之事權必有所寄不歸于大臣則歸于臺閣不歸于臺閣則或歸于寺宦矣與其使宵小乘機而竊柄則何如

任大臣之爲得乎昔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及朝罷嘉檄召通通詣丞相謝罪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以帝赦之而寢則是國家任大臣而朝右爲之肅然矣唐代宗以楊綰同平章事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之大半京兆黎幹騶從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毁撤之則是國家任大臣而天下爲之肅然矣不特此爾韓休爲相明皇或于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任大臣而得人則君心正李沆爲相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夫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任大臣而得人則家法嚴

王猛爲相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任大臣而得人則官職舉司馬光居洛天下以爲眞宰相野夫田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任大臣而得人則萬民悅丞相王商有威重容貌絶人蕃國來朝拜謁仰視商大畏之成帝聞而歎曰眞漢相矣任大臣而得人則四裔服凡此者皆古今任大臣之明效大驗也至于明罷宰相分任六部諸司自以爲可以永杜權臣之患矣而孰知夫宰臣終不能廢而宦官之握其國柄者其禍更烈于權臣也哉

○直臣論

國家有骨鯁之臣所以匡正主德彈壓百官持風紀而肅朝廷也古者諫無專官而公卿大夫百執事以及士庶人皆得以上書言事考之周禮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孤公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不特一師氏之以媺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而已是故瞽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獄人有箴膳夫有獻益舉天下皆直臣也自漢置諫大夫於是始有專官矣唐之拾遺補過宋之司諫正言皆本此意夫既設爲專官則官非以諫爲名者皆不得以越職言事而居其職者又未必皆敢言樂諫者也則天下之事何由悉達于

朝廷哉故善爲國者必有以作直臣之氣而使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有過誤優容之而勿加罪庶幾朝政之得失百官之忠佞民生之休戚洞燭無遺然後上與下之情通而宮與府之體一此盛世之風也然而唐宋以來雖有專官而職無分屬又其時多好諫之君未嘗有誅戮諫臣者故皆得以盡言無隱至于明則不然置給事中主封駁之任而限之以科假監察御史主糾察之責而係之以道職既有所分矣則與有司何異非其司也有弗舉矣故臺省所言不過錢穀兵刑之事簿書期會之微而已所謂犯顏直諫者安在哉不惟犯顏直諫之不易得也所謂臺閣生風者安在哉迨至嘉靖中以權奸而殺直臣天啟中以奄豎而殺直臣直臣

之氣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宗社之傾覆有以也故古者親賢樂善之主必以納言爲首務如漢文帝則止輦受言唐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宣宗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宋太祖每五日內殿一起居百官以次轉對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此皆知爲治之要者也由此觀之骨鯁之臣可不有以作其氣哉

朋黨論

國家何以有朋黨之名哉大抵皆起于小人之排陷君子而爲一網之計以盡之也古者唐虞三代之世其君有知人善任之明其臣有推賢讓能之意無問其官之大小職之崇卑任之久近功之厚薄期于贊襄勵翼共濟國事而已故其時朝廷之上有和而無爭有朋而無黨皐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虞廷之和也伊尹曰其難其愼惟和惟一此有商之和也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有周之和也自夫選舉之道不明而賢不肖雜進于朝于是相陵相競各爭其私而不復知有一體之誼豈惟爭利者不和即爭名者亦不和豈惟爭權者不和即爭功者亦不和及其獘也黨同不已流而爲伐異伐異不已流而爲門戶門戶既立而小人者從而媒孽之則可以舉天下之善類而盡罹之于法天下事尙忍言哉漢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相譏而成于太學諸生之相譽而羅織之以成大獄者中常侍也唐之黨始于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于鉤黨之貶而卒至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誅滅無遺淸流受禍慘毒尤甚者李振柳璨之徒也宋之黨始于范仲淹之受眷注司馬光之攻新法而成于洛黨蜀黨朔黨之互有異同而卒至流離貶竄且列其罪狀立碑以示戒者章惇蔡京之徒也明之黨始于孫龍趙南星之主計與閣臣相忤而成于顧憲成之講學講學沈一貫之攬權求勝遂有東林浙黨之名而卒至忠良屠戮

朝野喪氣者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魏廣微之徒也要而論之漢以標榜相高唐以勢利相軋宋明以學問道德相訾議而其衆黨錮之禍也千古一轍其故何與葢小人欲陷君子而盡去其所惡固不能人人而擊之也以爲我攻一人而又有一人以爭之我退一人而又有一人以繼之則去之且不勝去矣于是托爲朋黨之說以肆其排擊曰彼其結黨而比周者欺君也誤國也則人主必怒怒則必有所左右于其間而小人之勢益張小人之勢旣張則其說益橫雖以節義相御而彼且指之爲沽名雖以道德自期而彼且指之爲僞學任其所投無不容納則亦安有不受其荼毒者哉觀于宋明之末反指洛蜀東林爲邪黨而道學之名且爲世所大禁試思道學亦何負于國而乃比之亂臣賊子不得苟容于世以至此極哉然則操用人之柄者所貴辨其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而爲之進退焉愼無以惡朋黨之心而墮于小人排陷善類之計則幾矣

○宦官論

嗚呼宦官之禍烈矣余嘗讀史而見往代之衰未有不受禍于宦官者也昔者先王之制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爲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内庭供給内事者始用奄人周禮天官之屬除閽人寺人内豎守門傳令而外用奄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鹽人羃人縫人内司服而已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屬之舂人饎人槀人而已春官之屬奄人不過守祧而已豈嘗有干預政事得與人主相周旋者哉春秋以來奄人漸用至漢唐爲尤甚漢自元帝用石顯以典樞機而威權日盛宦官之禍基矣迨至東漢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用奄人爲常侍黃門通命兩宮于是權傾人主視西漢爲益橫陵遲至于桓靈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誅戮大臣日食之變可謂寒心唐自中宗元宗壞法内侍得除三品其屬增至三千宦官之禍基矣迨至元和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於是政柄歸之兵權歸之雖有忠臣發憤欲除其害而卒以取禍甘露之變可爲髮指而漢唐之祚亦隨以亾然則後之治天下者亦可以鑒矣吾尤怪明之成祖號爲英武之君乃立廠衛以貽數世之禍也自永樂設東西廠任宦官以羅織人罪宦官之橫抑又何疑迨至王振錢以國亾劉瑾幾以逆覆皆廠衛之設有以致之浸淫及于魏忠賢用事則專擅朝政殺戮忠良辱侮人主威布四方雖魚朝恩仇士良之徒未有如

此之甚者國祚之傾由此徵也嗚呼是三朝者何其異世而同符歟豈其祖宗無良法以至斯歟吾嘗考漢初侍中中常侍皆用姓族未嘗任宦官也唐太宗定制內侍者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明太祖禁宦官不得與兵預政皆有成法以示子孫使其子孫克守之則雖不廢奄人豈有宦官之禍哉

○藩鎭論

余觀唐末藩鎭之禍而知兵權之不可以外假也古者兵無專將將無專官六軍之將皆命卿也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事已兵休則兵歸于野將歸于朝故雖兵滿天下而海內晏然漢初郡置太守統于州州設刺史以監之太守兼兵民之任權雖重然地小而位卑故無專制之患至漢末設州牧以統兵而方鎭之形成矣故魏晉五代之世方隅割據所在都有蓋其積重之勢有以致之也唐置節度使擁重兵居方面連城數十帶甲數萬僭然帝制自爲自非忠貞天授者其誰肯棄其爵土束身歸命乎是故天雄軍則有田氏據魏博等七州傳五世成德軍則有李氏王氏據恒冀等六州傳五世盧龍軍則有李氏朱氏張氏據劉瀛等九州傳五世平盧軍則有侯氏李氏據淄青等十二州傳五世橫海軍則有程氏據滄景等四州傳五世彰義軍則有李氏陳氏吳氏據蔡三州傳五世昭義軍則有劉氏據澤潞等五州傳二世宣武軍則有劉氏李氏據汴亳等四州傳四世雖其間或有奉正朔通貢獻者然其財賦兵刑進退黜陟則未嘗稟命于朝廷也天下之勢已去其大半朝政所行不過一諸侯之地耳此與東周之共主何異逐使四海分崩生民塗炭亂且百年至于宋而其弊猶流于數世甚矣兵權之不可以外假也明洪武初分天下爲十三省設布政使等官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以掌

軍政按察使以掌憲度綠崎並立謂之三司所以專其責分其權

法之最善者也永樂以後歲遣御史一人廵行天下考察官吏歸

而復命而方面未嘗有專制之官其後或以邉境有事遂有廵撫

總督提督總制經畧等名居然一藩鎭之形矣然所以不與唐同

其患者大抵以文臣居之而且有故則設無事則罷不常置也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同學　張　煥白也　選

查愼行夏重　仝校

治道策一

天下之所以治忽刑賞而已矣刑賞之所以當否好惡而已矣是故好惡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無作則無偏無頗則得中矣此即所謂允執厥中也雖然心一而已而攻之者輻湊並進是故好逸而惡勞則聲色狗馬之說進好動而惡靜則甲兵土木之事與好順而惡逆則好諛者容好嚴而惡寬則文深者至以操切爲心而不知大體則治傷于急以寛深爲量而不復有爲則治又病于弛過信則左右擅權好疑則朝廷孤立凡此者其機始于念慮之微而其禍極于天下之大自非人主建極于中而無偏無黨蕩蕩平平而不惑其何以得好惡之正而建皇極行王道哉夫治天下之要莫大乎使天下各得所欲而已不私夫所以使天下各得所欲而已不私者其道莫要于正君心而其幾莫先于謹好惡今之進言者則曰治天下者法也于是舉天下廢置誅賞之故一切任之于法語及王道則以爲迂誕狂惑而不復知有所爲明心之學者不知心之于治也猶繩墨之于尺度規矩之于方圓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也而治在其中矣舍繩墨而爲尺度非所以爲準舍規矩而爲方圓非所以爲器舍心而爲治吾不知其所以爲治也雖然心微而難知其所用而日可見者好惡也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傳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是也好善而惡惡天之命也性之則也順之則吉而得福逆之則凶而得禍行吾政是而從焉非而改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私也施吾民所欲而聚焉所惡而勿施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僞也進一人必天下之所同欲焉殺一人必天下之所共怒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僻也雖然是非可以僞爲而襲取也夫惟一人建中和之極而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兢兢業業百度惟貞勿

以欲而撓己勿以私而滅公勿以小善而或不爲勿以無射而或不保循循而持焉亹亹而進焉日異而月不同夫然後好惡之極定于內而私累可以不撓私累息而視聽可以不惑視聽不惑而用人行政各得其宜如衡之有權而輕重無或爽也如木之有繩而長短無勿齊也將舉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天理人情之極致無不畢協于公好惡者之一心所操至約而所施彌廣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也

○治道策二

夫無所勸而爲善無所戒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自古人主必先有所感發于中也然後知所向知所向然後樂善而無窮力行而不倦浸淫于詩書之中周旋于師保之側庶幾其得之也不然則易惑而難解今夫匹夫之賤挾有千金之貲則將美田宅畜僮僕恣情率欲縱橫于家人父子之間又况人主家四海以爲富極天下以爲尊而又莫敢忤其意也求其無驕豈可得哉其在開創之主猶或習知艱難躬親勞苦操心危而慮患遠故雖太平無事而不至于淫優游燕樂而不至于溺至于繼世而後生長于深宮之中其所習見者宦官也宮妾也其所習聞者聲色也玩

好也一旦立乎殿陛之上慶賞刑罰惟其所爲則彼將何所勸而何所戒哉雖有善端之萌良知之伏彼又孰從而發也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學于古訓者非博聞強識之謂獲也者得之于心也詢古人之事考古人之言身體而力行焉故曰獲也求多聞者聞于人也亦非徒資其論說聽之口耳間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質之老成參之羣議益將以驗諸行事之實也故曰建事此學問之要也然則人主而欲慎修思永潛消其逸欲而輔養其德性者其道有三一曰重經筵之實二曰簡侍從之官三曰廣進言之路何謂重經筵之實古之聖人丹書則進洪範則陳瞽獻典史獻書公卿列士獻詩蓋無時無地

而非學也後之所謂經筵者故事而已爾講讀之官班行而進皴足而退惴惴惟恐得罪或間月一舉或隔歲一行義理何由而洽睿慮何由而生哉愚以爲　國家非大祭祀大軍旅則經筵不可一日廢也故必愼選有道之士與之從容講論經史明吉凶之故而審治亂之源察得失之幾而通性情之理務求通融辨晰不徒爲章句之知而已夫然後相說以解而禮義之心油然生矣何謂簡侍從之官古之聖人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燉則師氏詔之惡則保氏諫之一起居必以詔王一法儀必以詔王一忌諱必以詔王以至綴衣虎賁之屬奔趨先後之衛罔非陳善而納誨者君志之所以情明强固由此道也故必愽求俊乂使

之日侍左右則古昔稱先王以陰消其匪僻之念于容勿之中夜則更番直宿以備顧問如古宿衛之制不第爲兵戎之衛而已所謂諭諸德而歸諸道者其在此乎何謂廣進言之路古者言官無耑責內而卿大夫外而士庶人莫不皆有言也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柎有過惡瞽有不得聞者哉故凡闕袞職之臧否朝政之得失與生民之休戚者可勿拘以人勿限以時俾各得陳其所見在內則達之于通政在外則投之于撫軍勿令沮抑壅而送之館閣之臣俾錄其善者以聞萬幾之暇時賜省覽因得以周知天下之俗時政之闕惠廸而害避或亦

裵贊之一助也與凡此者皆所爲啟心沃心而開善道也或者則日季世之主如漢之元成唐之元憲亦嘗好儒雅搜典墳求直言極諫矣然而聲技游畋不絕于前便嬖好壬日進于側治無補于當時法莫垂于後世者則又何也蓋學之者不以道而所爲問者不得其人也惟在上者內有好學深思之意而外有親賢樂善之誠孜孜焉誠之于思厲之于行而不爲中道之畫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薰陶涵育而德器成矣不然雖日誦萬言博綜儒之擧而詭納諫之名也又何益哉

○治道策三

三代以後亦既舉天下而郡縣之則內而畿甸外而藩服大而紀綱法度小而事物細微制御悉由于朝廷則其法不得不煩矣雖然煩亦烏可以致治也一人之智固不足以勝天下之情愈煩則欺之者愈衆一日之法亦不足以通天下之變愈煩則獘之者愈多故古之論臨民者必曰行簡夫治天下之勢不得不煩而古之論臨民者必出于行簡則有道乎曰有不得不煩者在事而不可不簡者在心々簡則事亦簡矣書曰兢々業々一日二日萬幾夫萬幾在御亦不勝其煩矣然所謂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者則惟曰兢々業々而已盖兢々業々則心常存心常存則邪正辨邪

正辨則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而黜陟當黜陟當則大臣法小臣廉而官職舉官職舉而天工猶有不亮庶績猶有不熙者鮮矣故制心者制事之本所謂執簡以御天下之煩而罔有不濟者也今　國家之政亦嘗恭酌救定期于畫一然而行簡之道猶未及于古者何也盖舉問毋生于議論而紛更遂見于事幾故立法不能以無獘則必爲之變法以救獘而煩在救獘矣矯枉不能以無過則必爲之矯々以救過而煩在救過矣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是非各執其一偏而法之變未有已也而政安得而不煩乎此以爲可彼以爲否可否各出于其私而過之救亦未有已也而政安得而不煩乎于是紛紜擾攘朝改夕更上不知所守下不知所從議政者苦其煩而思所以救之也乃一切舉而歸之于例自以爲得行簡之道矣然法有利而當與者一切歸之于例則當與而不與者有之法有害而當去者一切歸之于例則當去而不去者有之法有善而宜因者一切歸之于例則宜因而不因者有之法有獘而宜革者一切歸之于例則宜革而不革者有之其究也因陋就簡苟圖便安而不可以爲法善爲法者莫大乎本一心以建極而其纖微委曲之務皆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夫所謂胡之大臣而已不與者非漫然而托之也昔者先王之治必先慎擇三公之官以總六官之職然後可以委任而責其成功故百官之廢置則曰詔王舉吏之誅賞則曰詔王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眡治朝日贊王治是

大者則大臣詔王贊王而不敢自專也而六典八法八則々聽之九賦九貢九職之入則聽之九式九兩四方賓客之小治則聽之是小者聽諸大臣而王不御也而且因類以求則庶司百職莫不習得其人爲之君者第總其綱挈其要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此所謂執簡以御煩之道也不然筦庫之吏必由于上請銖兩之奸必達諸彤庭煩固不可以爲治矣而因循苟且奉行故事而已又得謂之行簡乎哉

。治道策四

愚嘗讀易至于姤然後知上與下之所以相遇者莫大乎施命也蓋人主者深居法宮之中而高拱于殿陛之上雖有良法美意無由自達于天下惟其言出而加民天下始曉然于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與夫勞心求治之意然後君與民之志浹而遐與邇之情通故曰遇也紀綱廢墜則敷布之股肱偷惰則申戒之四方艱難百姓疾苦則誥諭之其樞機由于一人而其利害關乎天下故聖王愼之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作而下不應夫上作而下不應者是玩法之本也奉令者以爲故事聽令者視爲具文而天下之弊遂不可勝言矣嘗竊觀漢唐以來勵精之主鋭意求治布之

詔令者亦或有憂國憂民之肯然往往至于廢格而不行者則是上作而下不應也是故詔蠲征矣而非時追比剝民以自肥者如故詔省刑矣而上下其獄殘民以爲逞者如故詔興廉矣而廉者卒莫之興也詔懲貪矣而貪者卒莫之懲也詔取賢欽才矣而賢與才者卒莫之舉也行于大僚者或廢格于有司行于輦轂者或廢格于州郡問之在內曰郵而達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布之羣吏矣問之羣吏羣吏或不知問之百姓百姓或未覩也內外相蒙名實相冒遂使天下之勢嘗若扞格而不相通此其爲患豈淺鮮哉然而若此者亦非獨奉行者之罪也此其獘始于議之者不詳而成于行之者屢易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勿惟反夫惟

愼之于出令也然後可以行亦惟行之而可久也然後可以勿反今夫驟舉一說爲著爲令矣已而議者以爲不便于是廢其不便者別議其便者而不行之端啓矣驟出一議焉矯前令矣已而議者以爲過正于是去其過正者別議其不過者而不行之漸見矣方其未行也奉令之人操窺伺之心以待之曰是將然矣已而果然及其既行也奉令之人又操玩忽之心以持之曰是將變矣已而果變而不行之形成矣故曰始于議之者不詳而成于行之者屢易也是故愼于出令者莫大乎制之在始而持之以堅議政之初必訊之人情又揆之事理度其可行也然後行之無以一人之議遽改絃而易轍也令既出矣則必稽其事實覈其功效行不力

者則罪之黜之無以優容苟且之故而卒聽其自便也慮事必慮其事之所終無勤于先而怠于後行法必行其法之所究無去其實而存其名虛心以納天下之言固貴其轉圜矣然而聽受不可以或淆平心以議天下之政不嫌于反汗矣然而更張不可以太驟夫如是將見令之而必行行之而弗反而上與下之所以相遇者于是乎在矣

○任官策一

進賢退不肖人主之柄也聚天下之人翹企于人主之爵祿則其勢自不能給夫爵祿不足以給天下之求而所謂柄者又不可以進賢而退不肖也于是舉天下乘時希進之流竭蹶扳援而來者皆得以法而邀其上天下有任人之獘亦有任法之獘採天下之望以收天下之才是亦可矣然其獘也至于違道干譽徇情枉法苞苴盛而請托行是故辟召用而以勢力為進退矣中正設而以門第為取舍矣保薦行而以毀譽為賢愚矣此任人之弊也舉天下之才悉受制于朝廷之法其亦可矣然其獘也臧否混淆無所甄別是故賢良舉而以俊繫先孝弟矣科目設而以文辭為甲乙矣稽之以身言察之以書判而士無完行吏無實才矣此任法之獘也兩者之弊蓋略等矣　國朝選舉雖不一途然塹鐵而集埃缺而補者皆有一定之法以維之至備矣而材器或有未盡當者所以任之者太輕故也古之善用人者往往寬其登進之途而嚴其任使之路惟其寬也故來者多來者多故大材見大小材見小使天下得以出入于翕受之中然後可以有所擇惟其嚴也故任者稱任者稱故才者常用不才者常棄使天下不得濫膺夫名器之授然後可以有所為今登進之途寬矣而所以甄別而敘用之者空稍出于嚴也古者敷奏以言則必明試以功論辨然後官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制舉于吏部者必試為州郡

原缺第十一葉

○任官策二

國家之需廉吏急矣廉吏不可以必得于是立法以懲貪者至嚴且密恐以為貪不可以法懲也皆欲熾于中貨利炫于外法之所不及斯欺之矣然則所以懲貪者安在曰恥之而已今試舉一人而譽之曰爾廉吏也則欣然喜舉一人而毀之曰爾貪吏也則赧然愧此非有所勉而為之也其廉恥羞惡根于心故形于色莫知其然而然是故爵祿之所不及勸而恥足以勸之刑威之所不及懲而恥足以懲之舉天下之人維持綱紀于其中而莫敢有貳此王者所以鼓厲一世之權而駕馭中人振興末俗之要術也昔者聖人治天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一時為吏者服習于德行道藝而自無貪冒嗜利之私遐哉勿可尚矣道德之衰也激而礪名節其人不必盡出于至誠而廉隅修飭勵以名節自持惟恐一有所玷則身名俱敗此吏治之近古也名節之衰也流而畏清議其人并不必皆出于自愛而矯飾沽名勵以清議為戒惴惴為不畏朝廷之法而畏士君子之口此吏治之猶古也自夫在位者不以名節為心而士君子無復清議相爭相援各矜其私于是譽之不為勸非之不為沮恬然安為墨吏而莫知所恥嗚呼吏道至此尚忍言哉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人之情惟其有所愛惜也然後勉強力行而為善惟其有所愧恥也然後惕息畏縮而不為不義今之法不過曰防之而已爾禁之而已爾苟有罪[illegible]

而之刑戮之而已爾彼覸其身泚然如徒胥之賤而又何愛惜愧耻之有以其未常愛惜未常愧耻之心而又不勝其嗜欲則顛倒縱橫何所施而不可且也錢糧則有完而無欠刑獄則有决而無留如是可以告無罪矣雖有贓私而莫之問此所謂倚法以削也且也剝民之脂膏則可以自結于上官挾上官之寵愛則可橫行于百姓此所謂依勢作威也凡此者或亦廉耻之道微而鼓舞振興之法或有未至與誠欲滌其志而新之則莫若厲之以耻々之之道維何曰慎大吏之選使表率得其人則知所恭效矣寬文法之誅使該施盡其職則無所瞻顧矣淸廉者厚以不次之賞貪墨者懲以非法之罰使知勸戒兼採譽望以爲進退務協公論以爲

賢愚使知悅服榮之以體貌砥之以廉隅使知自愛而自重而又絶苞苴之路杜請託之門吾見天下之爲吏者洗心易行競々爲修名飾而畏淸議而道德漸可幾矣

○任官策三

先王之馭其臣也有爵以馭其貴則必有祿以馭其富所以安其志養其身使之踴躍奔走以事其上也夫人臣出身而求仕將以樹勳而立名而苟惟祿之圖以爲全身保妻子之計當亦義之所不敢出矣然而不敢計其私者人臣事君之誼而不容不計其私者人主恤下之心故古之聖人有所以用天下之至勞而天下不以爲勞有所以任天下之至艱而天下不以爲艱何也得其情也是故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受地是也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仕田是也有功而受賞者又有賞田如載師之賞田是也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故

百官修輔庶績咸熙文吏可使死職武吏可使死戰錢穀可以委兵刑可以托治文書守城郭給徵令者可以使之無怨盍食其祿則不得不盡其職也至于後世設官旣煩而朝廷之祿不足以給于是槪爲減薄不肖者因肆爲奸貪以圖富厚故功有所不爭名有所不慕爵有所不勸刑有所不威舉天下之官紛々爲惟利之求自比于賤隷胥徒而莫之耻此雖不必盡出于薄祿而藉口于祿薄者固已多矣夫天下之忠莫大乎拂天下之情而反公使之爲奸何則好富而惡貧光家而後國人之情也顧惜升斗之祿使之仰有所憂俯有所愧則雖欲矯爲廉潔其勢不能夫廉潔旣不可爲則其出身而求仕者果何爲乎人情爲利而出而曰吾有法

以禁其貪其何能之與有法之所不能禁則是公使之爲奸也亦何怪天下之人忘其官守職業而相爭相攘以求利乎昔者聖人治天下必先安天下之情而後可以用天下之力旣已用天下之力則必有以報天下之功是故或豐而或殺或厚而或薄因其人而異其等彼有功者樂于自効而不能者亦安于卑薄也于是令之而行禁之而止廉之勲之而咸服生之殺之而無辭此聖人鼓舞人才之術也　今日制祿之法大抵皆因明舊而頗有裁省夫明之祿較前代已薄况又從而减之乎愚則以爲養廉之道莫先乎重祿而制祿之方莫要乎省官何言之夫貪墨之吏懲之以法宜矣間有一二自好之士矢志冰清或以俯仰之累而鮮克有終

者有之夫誠厚其祿則廉者有以自養必不至以改節而自敗其身名貪者無以爲口實雖置諸刑戮之中而終無所怨故曰養廉之道莫先乎重祿雖然度支之計利析癸出入之際毋虞其匱而頓議增祿焉必不可得之數也然而昔之人有行之者如宋太祖之省員而益俸是也夫誠汰其冗員而均給之使官有常職士有常祿裁無名之祿以給有名之員則無不均因有功之賞而兼無功之俸則無不勸故曰制祿之方莫要乎省官此亦體羣臣之一策也

○任官策四

天下之民皆公家之民也則天下之力皆公家之力也然而人之情好逸而惡勞不得已而奉公從事猶以爲難苟非其分之所應勢之所迫則往往規避求免惟恐一日執役于官乃獨有人焉行不爲商居不爲賈無所資于田畝以爲生而甘其耻辱樂其鞭箠出身而爲胥吏夫古者庶人在官其家亦授之田如載師八等之地所謂官田是也故雖鞭箠耻辱屈其身以爲卑賤猶曰祿足以代其耕也今也不然役之甚煩而防之甚密初無工食之給而不足以養其妻子是空驅天下以役一日而不得也而傾爭爲之藉名于官者一人從而附之者嘗數人盤踞其中牢不可破甚者納

賄而後補授受以爲奸夫以胥吏之賤爲如彼而天下之人爭爲之如此其故何耶蓋其人之爲奸也甚深而其獲利也甚厚上下之官無所短長而錢穀之出入刑名之重輕一切付之胥吏延蹬詼議嬉笑怒詈非其人則弗寄也故其爲奸之利常倍十得祿大之而府史之役掌官書主治藏者旣足以因緣辦書顚倒法禁以欺于上而牟利小之而徒隸之役職奔走任微令者亦足以倚勢作威驚疑恐喝以削于下而取財是以官受其欺民受其患吏張一事則增一事之奸變易一官則舞一官之法雖有禁令而不足以防其詐僞雖有刑誅而不足以制其貪婪舉天下之民弗忍其荼毒而莫能爲之計其所以無田無祿安于受役雖驅之使去而

必不能者爲此也嗚呼天下之大可以名使而不可以利誘也可以法懲而不可以威刼也古之聖人用天下之力則必有以養之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皆有祿食使得安其身而治其事所謂使之以名也而功緒則稽之拚衆則禁之稱其任則賞之廢其事則罰之下是以惕息畏罪莫敢有詆所謂懲之以法也今旣無祿以養其身而使之寄其妻子之謀朝夕之奉于奸貪之中則是誘之以利而使役也夫旣已誘之以利而日以贓敗者論死謂是可以制其短長之命而不敢有所犯也有是理乎彼奉法則不得食或至窮餓以死而玩法則可以榮身而肥家而又未必罹于刑也則亦何憚而不爲奸哉然則禁其爲奸則不能而縱其爲

奸又不可節胥吏者則如之何愚以爲莫若厚其食而減其人厚之以食使之仰事俯育皆有所資故雖以法誅之而無所怨減其人則奸良易辨功罪易稽故雖以事任之而可以勿疑或曰今之胥吏皆有定額又屢奉沙汰之令矣然而汰其名不能汰其實也不知胥吏之所以可得冒充者惟其無祿故簡核不嚴而附之者多也今誠定其數之多寡祿之厚薄凡入補者皆有法以擇之而圖其年貌詳其籍貫登之于冊除有罪黜役及疾病死亡不許更代以私授受者則有明禁如此則冗役無所容矣不然又焉用此紛紛而擾擾者以殘害吾民哉

○安民策一

三代而上以天下之田養天下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當其時無田不在民也然而予奪則操之自上三代而下以天下之賦供天下之需民皆計畝而出稅矣當其時無田不在官也然而買賣則聽之于民夫旣已廢天下之井田使民得以自專于是豪强兼并貧弱受変奸民黠胥相比而成奸詭者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雖有平政恤民之意欲剔其弊而更張之其道無由議者以爲法莫善于均田然而奪富人之田以予貧人則非所以安富聽其得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又無以資貧且授受之際弊亦無窮如是而田可授乎議者以爲法莫善于限田夫豪右占田

踰侈習以成俗法不密則雖有其令不過具文法密則操切騷擾爲害滋甚如是而田可限乎夫授之不可限之不能則所以平政而惠民者要不過因天下之田覈天下之賦而已矣今

天子蒞政之初惻然念賦役之不均亦嘗　申命有司行丈田之法矣然而弊猶有未清累猶有未去者其故何哉蓋但知檢覈于田疇而不知畫一于圖籍也何言之夫今之所謂經界者非誠有遂溝洫澮川之制縱橫曲直一定而不可紊也非誠有徑畛塗道路之名高下廣輪秩然而不容越也其所以平其賦而均其徭者不過別爲都啚里甲正之版籍而已爾而賣買之際聽其出入于黃冊之中于是田得過都畝得踰甲飛洒包納寄庄帶管之弊所

由來矣且夫畝已正矣賦已清矣而數十年之後魚鱗圖冊一以黃冊爲憑則田之隱匿者如故賦之累賠者如故賦餘于田々餘于賦者如故所謂都啚里甲不過紙上之空名而已則丈猶勿丈也又况丈量之法輕重增減吏爲之奸本無足據者哉愚以爲欲均天下之賦則莫要于清田而欲清天下之田則莫先于正籍々何以正田各歸其鄉々各歸其啚々各歸其戶以戶從田而不得以田從戶其以戶從田者猶此邑之可以徙他邑狹鄉之可以徙寬鄉也不以田從戶者猶鄉之不可以爲遂都之不可以爲鄙也夫如是則既無編審之煩亦無詭寄之弊而奸胥無所容其奸豪民無所施其巧矣且也田不可歸則役不可併役不可併則豪民

疲于奔命而少屈其兼并之心

朝廷從而限制之則限田之法可次第舉也兼并者寡則田賤田賤則貧者亦得有以田

朝廷因而宰制之經緯之則授田之法可次第舉也不特此爾民無田則流徙有田則土著甲與甲相比里與里相隣婚姻死喪相保相助則保甲之法亦出于其中矣此田籍之所以貴定也不然紛々然聽其自爲出入則有田在此鄉而賦在彼鄉者矣田賦爲得而清哉

○安民策二

王者之治天下也莫先于敎百姓敎百姓則莫先于知民數故古之聖人定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夫地域廣輪之數制天下人民之籍以周知夫戶口登耗之由以周禮考之鄉有鄉數遂有遂數縣有縣數小司寇以三年大比登名數于天府所以制國用也司民亦曰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所以贊王治也周人重民之法如此豈無故與蓋民籍定而後生齒得以辨服舍得以均比閭得以聯昏喪患難得以相恤老弱孤寡廢疾者得以相養民是以厥心臧惟土物愛也由漢以來弗克復古聽其自生自養又從而戕賊之民生烏得而蕃民俗烏得而厚哉　今日者烟戶

有稽清丁有令里甲征徭皆有成法其于留心民數可謂切矣然而丁之猶有隱漏也戶之猶有逃亡也賦役之猶有未均生養之猶有未遂也或者保息之道啟而立經制以垂久遠者尚有可議者與夫欲使民樂其生安其俗則必先制之以法昔明初洪武之制々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貌貫址及所職之業爲帖而後登之于籍々上公府帖給之民今請畧倣此意毋戶給以帖辨其所業志其所居有帖者爲良民無帖者爲游民游民使不齒于鄉里覺則以漏丁論罪凡征徭獄訟奸宄盜賊之發皆可按籍而求則戶帖不可不給也今之法十戶爲牌々有長一里爲保々有正亦既密矣然而保正之不得其人也讀法之不以時舉也非制也法莫

若令各里公推保正一人官府驗其堪充十年而一易聯其比戶役使相助困使相賙歲時致民而讀法凡奸民所居不舉首而發覺者以一戶之罪匕其十以十戶之罪匕其正則保甲不可不嚴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周官比長隣長凡民欲徙者皆授之以節而後行故民皆土著而奸民無所容法莫若倣符節之制令民欲徙則告于保正以達于官府授之以節而後聽其所之至其所亦必告于保正以達于官府納其節而後居焉無節者謂之逋逃此不得容彼不得受欺隱者同罪則遷徙不可不察也夫然則民庶幾安其俗矣而所以樂其生者何也賦則薄之役則均之刑則恤之民難則和之過失則救之賢者能者孝友睦婣者與之老者幼

者疾者鰥寡孤獨者養之乎其民使不至乎爭安其民使不至于擾夫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同矣

○安民策三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夫則有役未常合也自夫阡陌開而賦不以田矣自夫戶賦重而賦兼以丁矣自夫租庸調設而有丁無田者累矣自夫兩稅改而田多丁寡者困矣若夫合庸與調之征兼田與戶之稅規百役之費總諸項之需計畝而徵銀者　今日之一條鞭法是也夫先王之制一夫受田百畝于是因其地之所出物之所龢而輸之于君故曰賦以其身之所致力之所有而獻之于君故曰貢亦曰功與之而後取之任之而後受之後世授田無法斯民無以爲生去而爲商賈者十之二去而爲工技者十之二去而爲臣妾爲庸夫者十之二三其安于田畝務本而力農者曾不

及存其半今又舉三征百役之供而併歸于田不已甚乎嘗稽之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布則是游惰未常無征也今使安土不遷者困于征求而逐末游食之人脫于徭役則非所以禁游惰也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曰恤貧曰安富今以貧人之役并于富人以無田之賦累乎有田一旦征輸既困而有田者以田爲累轉徙流亡者有之則非所以安土著也且夫田之所出者粟米也布縷也是故古者藉而不稅而財賦則取之山澤征之市廛今以百役之所資皆度其數而賦于田而輸之以鏹百姓無年則田荒有年則穀賤安所得鏹而輸之乎則又非所以辨五物而制地征也游惰不禁則民奸土著不安則土曠地征不辨則力困

若是者可以長久而不變乎雖然法不可變也變法則滋弊亦甚
其太甚者而已矣夫所謂一條鞭者布縷出其中力役出其中與
凡上供之用留州之需軍典百費莫不合而併之歸于一致矣然
及其有事則條鞭之所已賦者復賦之條鞭之所已役者復役之
民何以堪法莫若稍寬之于平日減其數緩其征使民力常有餘
則雖不得已而加賦亦不至疾苦吾民矣自漢有田賦而復有算
賦口錢唐有兩稅而庸錢不減于是民苦賦復苦丁矣法莫若別
者爲籍以丁身爲本無問農商工賈歲以三日爲斷貧者用其力
富者稅其錢則有田者無賠丁累役之苦而游惰之民亦有所服
屬而不至于奸頑矣此所謂去其太甚者也若夫

朝廷存寬恤之心有司行愛養之政則安在三代之不復見于今
也

○安民策四

今夫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其勢渙然若不相屬也而聖人所爲合
天下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若馬之有轡操縱自如而無不得其
馭者固貴得人以治之尤恃有法以維之也維之之法莫大乎本
俗以安其居保息以厚其生飭紀貞教以定其志易曰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周禮大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
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刑罰慶賞相及相
共有罪奇衺則相及若徙于他邑則有節有幾民是以安土敦仁
而無易背其主輕去其鄉之患所以安其居也自夫保伍之不嚴
而轉徙者多轉徙者多而民之居不得安矣農者國之本食者民

之天故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須一曰稼穡小
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
鹵墳壚辨糞壤也由是趣其耕耨行其秩叙而農政舉矣用力不
過三日恤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恐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
出屋粟做曠土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懲游民也旹之日預卜來歲
之妛祉之日預卜來歲之稼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凡所以加意于
農者無弗至矣而且不足則補之不給則助之又爲之修荒政十
二以聚之民是以安居而粒食雖有水旱凶荒民無菜色所以厚
其生也自夫農政之不修而游惰者衆游惰者衆而民之生不得
厚矣且夫民之爲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于

是命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恤其有背乎此者則糾之以八刑正之以五過是以足矣而正月之吉始和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而使萬民觀焉歲時則聚民而讀法自比閭以達于州鄉莫不皆然其或情偽自安不皆作勞而爲患于圜里者謂之罷民罷民則加以明刑而服役之坐諸嘉石納諸圜土凡所以導之于善而禁其爲不善者無不備具民是以遷善遠罪翕然丕變而不自知所以定其志也自夫教化不行而奸民不察民之情日以縱肆而無所忌憚少思陵長賤思妨貴卑思加尊淫思破義邪思勝正而志安得定哉凡此者皆弗所以安民而樂其生也夫欲安民而樂其生莫若嚴戶口之籍使之比閭相保嚴遷徙之條使之里居相安行宗子之法使之宗族相親定族墓之制使之生死相睦爲之修農田水利之事使民衣食有資嚴料懶土游民之禁使民生息不匱富者安之貧者恤之疾者寬之弱者振之使民皆得所養由是須之以教申之以令懲之以禁嚮之以讀法之典懲之以罷民之聚威之以奸民之誅而俗可變風可厠矣此帝王繫民之大法而所以合天下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之道也不然紛紛蕭蕭民各有心其不至渙而不屬者幾何哉

○理財策一

議國計者皆曰生財矣然而財在天地者不可以不生而財在國家者不可以過生何則過生則或出于聚也議國計者皆曰節財矣然而財在泰侈之朝者不可以不節而財在恭儉之朝者不可以過節何則過節則或虞其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上專利而下無餘夫上專利而下無餘則財之源塞而其所藏者易盡是故府庫有充實之名而帑府有空虛之實百姓日以征輸爲累而度支猶以匱乏爲憂于是議裁議省以爲術且纖悉之計此莫大之慮矣昔者先王之制以任地則有賦以任民則有賦虞衡藪牧園廛漆林莫不有賦而天下之民不以爲困者蓋未嘗聚也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而稍秩匪頒幣帛賜予之供亦不至于缺者蓋未嘗嗇也夫至于聚而財之源塞矣夫至于嗇而其勢不能以終日矣然而聚者尤嗇之本也何言之小儲之散大儲之積也閭閻之困朝廷之憂也故善理財者養其源而制其流使不足者常裕而有餘者可藏然後天下之財常至于盈溢充牣而不可以卽匱今　國家田賦有定額商稅有常課比年以來汰冗員節浮費凡所以生之節之之道廡無不至而愚竊以爲猶有所未盡者正虞夫生與節之或出于過也今夫國之所恃以生財者田故居其八而舟車算緡鹽鐵關市之利居其二自夫稅畝太煩去布縷之名而以賦于人者并賦于田去

力役之名而以役于人者并役于田民已不能堪甚而有加派有豫征富民歲之所入不足以支其出貧民耕之所餘不足以贍其生不幸一水旱則相率而逃亡者何可勝計而所以取之商賈者亦消竭而無餘如是則財之源塞矣財之源將塞而議國者徒區區規畫于經費出入之間不可裁者裁之不容減者減之計亦疎矣愚以爲善理財者莫大乎養其所不足而藏其所有餘古者什一而賦所以休息而休養之者無不備至而山澤市廛之財亦公之于民而未嘗專其利故民力不匱而所以奉其上者亦寬然而餘裕今誠寬賦稅以厚其生禁侵削以除其蠹使之蓄積足恃則樂業奉公而願效其力者有不輸將恐後者乎而且土之曠者墾之民之游者農之所謂養其所不足也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故職幣常有餘財足以待非常之用今誠總歲入以爲式計歲出以爲經酌豐儉之宜而留其餘使之倉卒有備則陳々相因猶有虞其易盡者乎而且設常平以貯之行和糴以濟之捐不急之需罷無益之費以畜之所謂藏其所有餘也夫然則財之生者無窮而國用不憂其不給財之節者自裕而取民不患其不寬矣此生與節之道所以交相爲益者也

○理財策二

天地有自然之利而歲供其所入則可以供粮田之稅而濟軍國之需者其惟鹽乎雖然鹽者利之源而亦獘之藪也惟其爲利也至厚則所以養其利之源者不可使有易竭之虞惟其爲獘也甚深則所以剔其獘之藪者不可使有未盡之慮議者曰鹽政之獘莫不善于私煮則官予牢盆之法可行也然以天下之力趨天下之私猶苦其擾一旦易民而官則上下之侵欺又可勝計乎議者曰鹽政之獘莫不善于改折則開中輸粟之法可行也然以天下之銀供天下之用猶苦其少一旦易銀而粟則度支之匱乏又可勝言乎夫興一利適所以滋一獘々去而利可興除一獘乃所以興一利々詳則獘仍伏然則 今日所患者不在規利之不精而在計利之過析也何言之夫天下産鹽之地悉隸版圖煎有竈場有倉行有分地無思幸請乞之私無權要報中之蠹至密矣然所以法獘而不可久者商人困而竈戶貧也其所以商人困而竈戶貧者公私交征以爲利源已塞而莫之疏流已竭而莫之恤也今夫天將有埔滷苴薪有貴賤竈丁之煎鹽困已百倍而況廢場或責併于見場一竈或攤賠夫數竈此煎辦之苦也引壅而課重鹽滯而費多商人之供賦力已難堪而況稱掣以割沒爲能解額以借支爲例此征輸之苦也且夫以總催兼并乾沒而竈戶困以場官需索侵漁而竈戶困以官利商而商人困以吏蠹商而商人困

以奸商病商而商人困上之人但知其利之可以裕國而不諒其弊之所以困民故曰不在規利之不精而在計利之過析也夫天下之利有散之而適以得聚者則不可以過聚者擾民矣有緩之而適以得急者則不可以過急者求裕矣散之之道惟何夫竈者生財之源也自夫鈔法不行而餘鹽禁絶竈丁無所資之以爲利于是貧弱而逃亡今莫若寛餘鹽之禁或官爲計價以收之或戸給食鹽以資之則竈丁得所養而生息不資矣緩之之道惟何夫商者聚財之藪也自夫征商太重而溢額者有功豫征者無罪至于商困而不能供往往逋欠正賦累歲莫償名爲加税其實減之今莫若捐額外之征重誅求之禁以時入之而不爲先期之科歛則商力有餘而急公奉上者自鼓舞而不遑矣此所謂散之而得聚緩之而得急絶其弊而利自厚之道也

○理財策三

天地之生財無窮惟人主爲能挈天下之利權而操之使在上而不在下今夫錢者無用器也饑不可以食寒不可以衣而聖人所爲散其有餘補其不足奔走天下之人以求服于吾法而不自知則聖人之術也得其術則可以通百物而流行挾天下之財以制天下之命而富商大賈不得操其奇贏以與百姓爭利故其權在朝廷不得其術則人挾其所有以自重聚天下之人以耗天下之財而貨賄遂消竭而無餘故其權在市井若是者何也錢之行不行而所以奔走天下之術異也夫錢之爲物輕重不得其平則不行大小不得其中則不行通于暫而滯于久則其勢不行利于近而阻于遠則其勢不行此其故叅在上不在下矣　今天下設局開鑄專官督理法綦善矣而且惟一錢四分之製則無愛銅之弊兼滿漢字式則無惜工之心然而出入之際因緣無奸雜以鉛錫吏以欺于官者官復以欺于民則是輕重大小之或失其空也官散于民則末大而本微民行于民則末輕而本重子母不相權故流行而有礙則是久暫之不一致也浙閩之錢價或不等于江淮川蜀之錢價或不同于關陝行于一方者不行于天下則是遠近之不相通也民是以貴鏹而賤錢鏹益貴則錢愈益輕而商賈之交易貨賄之往來以至道路負販之資閭里銖兩之故皆倚辦于鏹則鏹安得而不竭錢安得而流通哉世之議錢法者或曰廢銅

禁矣然銅雖廣而鑄之使不行則猶之乎棄銅也或曰嚴私鑄矣然私雖禁而官錢不得行則猶之乎縱私也或曰收舊錢矣然新錢不通而舊錢復廢是塞其流也或曰廣開鑪矣然積者未流而鑄者復壅是障其源也愚以爲錢欲其流于下也尤欲其通于上流于下見其入而不見其出則錢爲棄物矣通于上者見其出而亦見其入則錢若流泉矣此其權必自徵輸始　今日者銀七錢三雖有定例而有司卒莫有遵者則是

詔令之不行也夫誠嚴勅有司法在必行有廢格者以違

旨之罪匕之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而錢可行矣出于官者即得入于官則受錢者無虧折之苦入于民者即得出于民則行錢者

無壅滯之憂由是而行匿銅之禁由是而峻私鑄之條則錢之防嚴矣錢之防嚴則無患雜殺以爲巧也由是而收舊錢以易新鑄由是而廣開鑪以增利源而錢之用疏矣錢之用疏又何至抑沮以求通也所謂操天下利權使在上而不在下者此也

○禮樂策一

王者父天母地大報本而反始于是乎有郊祀之禮自有虞以來歷代帝王莫不知有饗帝之義舉而行之然而或分或合各異其制議禮之家幾成聚訟行禮者多以爲疑遂至屢易屢更而終莫能定主合祭之說者曰彝之肆類也偏于群神則兼舉地祇可知故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而未嘗別有地祭之文則天地之不可以分祭也明矣主分祭之說者曰圜丘祭天方澤祭地周禮明有定典其在召誥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明矣爲夫祭之不可以分也則必爲之說曰天地並祭猶父母同牢也于是乎以合殿舉以

正月蓋庶幾明堂饗帝之意而地先天祭并可以無嫌矣爲夫祭之不可以合也則必爲之說曰天尊地卑故冬夏異禮也于是別以壇折祭以日至蓋庶幾掃地而祭之遺而所謂求諸陰陽者亦可以有合矣是故漢唐之祭主分而王莽武后則又議合宋明之祭主合而元豐嘉靖則又議分此以爲是則彼以爲非然則有事于右享者果何所折衷哉愚竊揆之天地之祭可合而不必合之于享殿也古者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天神于圜丘而配以祖故曰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也季秋物成之候專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伊假文王既右享之是也天之也者尊之也故壇而不屋帝之也者親之

也故屋而不壇記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于郊故謂之郊如擧天地神祇日月星辰山川百神之祀皆合之于大享殿則非其義矣是故合祭者必于圜丘去屋而爲壇以方澤配焉而羣神並列于其下歲一郊見擧以正月則禮備而不至于疏或亦有可以行之者乎此一說也天地之祭可分而不必分之于日至也郊日以至而家語以爲日至之月則非至日可知古之郊者卜而不從則再卜而不從則三中辛下辛皆用之矣而又何必于至也且夫冬夏分擧則一歲之間地先天祭未免爲嫌則又何必不于春秋也昔虞以正月受終則祀典之擧卽以正月周以子月革命則祀典之擧卽以子月帝王亦因時

而制禮耳又何必拘々于周禮圜丘方澤之文乎此又一說也若夫明堂之祀則更有說夫嚴父配天乃周公所特創惟文王之德足以當之擧之者必別創寢殿于國門之外既不同于郊亦不得等于廟矣至于五帝四郊之祭元日祈穀之祭仲夏大雩之祭方丘之外又有社稷禮數則煩々則不敬或行或不行隨時酌損之可也今 國家祀典釐正已久無復可議而草野臆見不妨備存其說以俟議禮者之采擇焉

○禮樂策二

古今治曆之法詳矣由疎而漸進于密由麤而漸及于精故自堯以閏月定四時而推氣朔者莫能違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爲渾儀所由昉也禹以建寅爲人統而爲正朔所必遵也此後人之範圍不越乎古人也自月行遲速之創于劉洪也日行盈縮之創于劉焯也日月交道表裏五星留逆伏合之創于張子信也他如傅仁均之用定朔李淳風之用進朔此古人之推步不及乎後人也夫然而治曆已無餘事矣乎曰不然曆未有數百年而不變者何也以其有差也夫天之運行有歲差焉有地差焉不察夫歲差則得之一時者或失之數十年之後不察夫地差則得之一方者或失之數千里之遠殆非所以欽天而授時也古者章蔀紀

元之法不立歲差自虞喜漸覺之其後何承天劉焯一行諸家年數互有增減猶未得其的也至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而退一度于是上推百年而益一下推百年而損一善矣然第明于消息之大槪而未明夫消息之審移也夫消息之理環而無端以爲先天而益之而不知息之中亦有消以爲後天而損之而不知消之中亦有息豈可膠柱以爲法乎今宜以日月五星之行得之實測者立爲成法以參驗則歲差之消息可得而準矣古者堯命羲和之官分掌四方卽爲測驗所自始其後一行々之于開元猶未廣也郭守敬則設監候官分道而出凡二十七所豈好勞哉蓋東西于

里則節氣約差一刻南北千里則晨昏約差一刻且日月之交食人目視之地有遠近偏正之異則九服不同或北方食旣而南方見爲半虧或北方半虧而南方見爲食旣此非可以懸揣而得之也今宜略倣守敬遺意內而土中外而四隅各設專官以測候因取其差數而折衷之則地差之高下可得而明矣歲差之消息有準則黃道之推移月離之進退以至朔虛交差之損益寧有或爽者乎地差之高下旣明則昏明之永短節序之後先以至交會交食之微芒寧有無稽者乎此治曆之要也

○禮樂策三

樂也者人心之和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夫不求諸心而求諸聲斯已淺矣况器數之末乎雖然樂之爲義藏于至微而難盡極于至密而難精是故清濁有等也細大有倫也高下疾徐有節也聲不調則無以通其志器不辨則無以徵其聲于是乎有律昔者先王制爲黃鍾之管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是爲律本由是而損益之陰生陽皆益一而上生陽生陰皆損一而下生至于蕤賓則仍上生者此律之所以相生也由是而終始之每律各有一管每管必備五聲自黃鍾始而左旋而十二律皆可以起宮者此律之所以

旋爲宮也由是有正音有變宮變徵之音有正律又有變律有正律之半又有變律之半此六十調八十四聲之法也而要之六十調八十四聲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定而樂定矣自夫金石變而方響絲竹變而箏笛大胥小胥之屬一變而爲伶工教坊于是促數淫濫之音作而和平雅淡之奏亡乃遽欲辨空積之忽微審圍徑之廣狹豈可得哉夫天地之間有氣而聲以出焉有數而器以辨焉氣有清濁聲之高下因之而必以黃鍾爲氣之中數有損益而器之長短因之而必以黃鍾爲數之始故黃鍾者十二律之原也然而黃鍾之分寸益難言矣辨之以古器則有駁蝕貫之以累黍則有肥瘠魏漢律指尺之說旣爲附會而李文利

三寸九分之說尤爲穿鑿然則辨黃鍾者將于何而驗之議者以爲驗之于候氣矣夫截管候氣律長者氣先至黃鍾之管最長故一陽萌而灰動理或然也誠做蔡元定之論多截管以候之爲密室以固地氣審方位以設律管取者應候而飛灰乎議者以爲驗之于卬絃矣夫泛指卬絃自二三寸而漸引之其初必得絃體之中聲吹之卽符三分絃體之聲又吹之卽得四分絃體之聲夫初起之聲約在三寸九分此卽呂覽所謂含少也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誠做京房之制作爲準以定數以三寸九分爲音之始以八寸一分爲衆律相生之始或者克諧而依永乎然吾聞之鍾之爲律室于壬子之中一室止有一位則多截管之

非制也絃之爲體不無細大緩急之異且有寒暑燥濕之殊則準制之難憑也夫以窮本知變之故不得已而托諸形器亦云末矣乃托諸形器而不得其至數何以召中和而窮窈渺乎愚以爲制律之本莫大乎人聲人之發聲也必始于喉由是而達于舌浸浮于齒牙之間而出于唇其最濁且大者必不下于黃鍾之宮其最淸且細者必不上于應鍾之羽此亦聲氣之自然有不可得而變者吹律以合之則元聲可得古樂可復矣雖然猶非其本也夫惟一人建中和于上三綱正九疇叙使百姓太和萬物咸若然後作樂以宣暢之審之以人聲偕之以鍾律而淸濁細大高下疾徐自無不得其宜矣此化神之盛事也

○兵刑策一

王者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制內外輕重以一天下之勢則莫大乎治兵矣古者天子之衛有二有郎衛有兵衛宮正宮伯所掌卿大夫士之官吏及子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郎衛也所以衛宮禁也太僕虎賁司隷所掌虎士八百及厲卒四譯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門者兵衛也所以衛京師也此內重之兵也而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外重之兵也蓋內無重則無以馭外之輕卒有奸宄不逞之憂無以爲禦外一輕亦無以制內之重卽有肘腋非常之變無以爲援是以聖人制之使本末相等輕重相權首尾可以互應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

無所患漢以來所謂南北軍所謂郡國材官唐之府兵自京師至于邊鎭凡八百餘所宋之禁軍廂軍其勢常相均而亦相制皆此意也然自北軍變而爲八校府兵變而爲彍騎禁旅變而爲步將將兵而內兵衰矣當此之時軍籍非不備也軍伍非不嚴也四海九州之兵非不夥然衆也然而無補于衰者何也有聚兵之形而無聚兵之實有散兵之勢而無散兵之權也何謂無聚兵之實老弱充數市井係籍不知耕不知戰坐而耗國家之資是聚之而適以散也何謂無散兵之權冗而不能汰悍而不知節聽其無賴任其無能取足人數而已是可散而使之聚也　今天下內而京城有衛有旗外而藩服有戍有守豈不嚴且密哉然而昔之兵苦

其寡而今之兵又苦其多昔之兵苦其疲而今之又苦其橫是兖
何也聚數百萬驕恣之兵以耗天下之財而天下嘗患無財竭數
百萬膏髓之力以養天下之兵而天下又患無兵愚以爲其獘始
于外重而其患在于兵驕夫治兵于太平之日與開創不同開創
之初人心始附反側未安非重兵無以彈壓于是出禁兵以戍之
而星羅棊置不得不密于是時也外爲重而內爲輕若夫天下太
定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則惟于要害之處列屯置戍而其餘腹地
自可無兵即有小腆竊發不過一有司之任追胥之力耳于是時
也內爲重而外爲輕今之所以重內者審矣乃欲使四海之大六
服之遠尺寸以

天子之兵守之其可乎哉法莫若罷戍兵而復屯衛有事之地則
出禁兵以鎭之無事之日則練土兵以守之又何必紛紛籍籍使
數百萬不耕不戰之兵所在駢擾以爲民患乎此所謂外重之勢
不可以不稍變也若夫兵之所以驕者何也知聚而不知散也故
者不汰則新者莫補新者不增則故者愈驕驕則以爲
朝廷非我莫能任也百姓非我莫能生也驕則加之以惡而不必
感也董之以威而不必畏也坐糜 國課將焉用之今莫若大簡
諸軍汰其老弱則兵可精矣夫戍兵撤則供億省冗兵汰則什伍
淸土兵練則地方安此所謂散其可散聚其可聚制內外輕重以
一天下之勢者治兵之道也

○兵刑策二

將者三軍之司命號令不嚴賞罰不立雖有百萬之衆無所由之
是故治兵莫先于選將選將者思患預防之要道也雖然論將于
開創之日易論將于承平之日難論將于開創者一時從游之彥
皆經綸變化之才也故奮其智勇以戡亂而有餘論將于承平者
天下又安兵革不試雖有奇傑之氣而不可以有爲故媮脩養安
以防變而不足下之人因其無事也而相忘乎戰攻守禦之名上
之人亦因其無事也而亦相忘乎步伐擊刺之法于是平時無預
蓄之材用一旦有急然後驅不擇之人以犯天下之至危以應天
下之至變蓋亦殊矣今議者曰 國家之舊將亦已裕矣以統御

則有宿將以任使則有世冑以簡選則有武科然而數十年之後
老成凋謝得之世冑者果其練達而非紈袴者乎得之弓馬者果
其技勇而非粗厲者乎得之論策者果其才畧而非剽竊者乎愚
未敢以爲信也然則擇將之術必如之何而後可改選士欲其嚴
而擇將又欲其寬古之任將者使智使勇使貪使詐而不可以爲
典要若概以一法繩之則偏才無以自見而將不可得而裕矣選
士之途不嫌于精而擇將之途又不嫌于雜古之論將者或取之
行伍或取之草野惟其材勇而已若概以一途求之則長材無以
自效而將不可得而裕矣故愚以爲試將者莫先以力今夫于萬
人之中簡而拔之必有千人焉于千人之中又簡而拔之必有百

人焉或設科以募壯士或立法以試見伍其有挽强四鈞引弩九石者乎則任之以爲戰將可也彼夫武試之較射不足用也試將者又莫先以謀今夫於百人之中簡而拔之必有十人焉於十人之中又簡而拔之必有一人焉或試之以治兵之法或訪之以卒然之謀其有御兵中律料敵出奇者乎則任之以爲裨將可也彼夫武試之對策不足用也若夫大將者專閫外之威寄安危之任則固非武夫之所能與也故不當求諸行伍而當求諸廟■不當徒求諸方畧而當求諸忠勇其有說禮樂敦詩書者乎則任之以爲大將可也豈區區閭閱之子勇悍之夫可得而忝也哉此所謂寬其法而適以得嚴雜其途而適以得精也夫然故蓄將于無事

之時而用將于有事之日可與緩可與急而必不可與危矣

○兵刑策三

國家非將之難也而所以御將者實難故有將而不見用用之而或違其才盡其才矣而或失其所以御皆非將將之術也夫將兵者將也而將將者法也持法不可以太寄太寄則瞻前顧後而或無以展其長矣行法不可以太疎太疎則將驕卒惰而或虞其弛矣善將將者因天下之才而執駕馭之權以盡捭縱之妙使其寄不至于有所畏而疎不至于有所玩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御將之獘有五而所以救之者唯三懸試擧而畧陳之夫人之材不同有戰將有謀將長于方畧者或不長于戰攻精于拔勇者或不精于籌畫吾欲用其所長而復欲攻其所短而天下無異才矣

此才品之不辨則御將之獘也且人之用才亦不同有大勇有小勇怯于小敵者或反勇于大敵乎小寇有餘者夷大難而或不足吾欲用其所能而復責之以所不能則天下皆棄才矣此任使之或違則馭將之獘也慶賞刑威人臣之所不得擅也而唯在師中則吉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此節制之太過則馭將之獘也雖然辨之精矣任之當矣制之寬矣有功而弗賞有罪而弗罰猶弗任也古者用兵行師首以賞罰爲先故有功者雖銘之以太常祭之以大烝而不以爲過無功者雖戮之于大社殉之于軍中而不以爲殘乃或以讒說而殄行或以屯膏而致吝則賞罰不明之獘

也賞之不當其功罰之不當其罪猶之乎無賞罰也輕敵深入本邀功也而以微勞蒙奬議招議撫本怯敵也而以持重被褒則非所以爲賞矣浚溝固壘謀萬全也而以逗留抵罪領軍以出因敵勢也而以失律被譴則非所以爲罰矣乃或淆于毁譽之口或蔽于愛憎之私則名實不覈之弊也夫足之謂五弊所謂救之以三者何也曰以至明之識辨各當之才則擇之者精以不疑之意假無制之權則任之者專以至公之心行至斷之威則御之者嚴夫如是則法立而天下盡其用又何患乎太容法行而天下凜其威又何患乎太疎也哉此馭將之術也

○兵刑策四

今夫以裕兵之計而爲裕國之謀以益下之圖而爲益上之道者則莫先于屯田矣自古議屯政者有三曰民屯曰商屯曰軍屯民屯之法招集流亡開闢草萊如宋之營田置務是也因其荒而治之則土不曠因其力而用之則民不游此民屯之利也商屯之法墾邊塞立堡伍皆商人爲之如明之中鹽輸粟是也藉鹽課以利商則商有餘藉邊粟以裕餉則餉不匱此商屯之利也若夫軍屯無事可以屯耕有事可以居守農寓于軍而無兵民之擾賦藏于伍而無轉餽之勞此卽三代以來井田遺意其法沿于漢盛于唐而莫備于明是三者皆屯政之要也然以　今日之勢計之四海之地皆歸版圖所在桑麻蔚然東南財賦之藪墾闢皆已無遺而西北斥鹵之區溝洫未可猝復則民屯可勿議也且昔之所輸在粟今日之所輸在錙川商以輸粟則商旣憚于轉運而國復病于賦輕則商屯可勿議也夫所謂安上全下足國富民使農無養兵之困兵無匱餉之憂者其唯軍屯乎雖然　今日之屯衛廢矣士卒驕矣田雖有籍其爲居民所冒耕者軍伍所隱占者豪右所侵漁者不可勝計因之則無田淸之則滋擾軍雖有名其以仕宦而出籍者以遷徙而易籍者以貧弱而逃亡者不可勝紀聽之則無軍覈之則爲害且夫以捺練之兵服蓑笠之事則兵與田皆廢矣以罷敝之民補屯衛之伍則農與卒俱傷矣故　國家雖有與屯

之法然自八旗分屯而外未有可以行之于州郡者屯政之舉可易言哉愚以爲興利而除害者不可以有所擾也莫大乎因其勢順其情使天下相忘于無事而吾之功亦成是何也今夫屯衛之田侵占者多而必曰清其舊額檢其墾田是擾之也今莫若因其勢或以有罪而沒官或以戸絶而無主或以寇擾而荒廢或以飢饉而流亡所在有司籍而掌之不得賣買就于其地分軍立屯永爲世業或亦可舉而行之乎今夫舊軍之額多不可問而必曰籍查力田之夫皆不任戰而必曰抽丁是擾之也今莫若順其情或簡諸行伍之老弱或取諸田野之游民或因凶荒而召募或因罪謫而充發編之爲伍著之于籍予之田而定其居耕田者十之七城守者十之三而或亦有鼓舞從事者乎夫然後董之以精勤之官統之以公平之帥則屯法立給牛種于方屯之初貸租稅于既屯之際則屯軍裕寬文法以待其成假歲月以觀其效則屯政修禁豪强以均其利防侵欺以杜其奸則屯弊革由是有兵以任戰有屯以養兵而民不病矣田治而粟自多粟多而餉自裕而兵亦不病矣且賦不加于民而民財日充歲計日益而國亦無不利矣不然吾未見屯政之可行也

○兵刑策五

刑也者所以輔敎之所不逮也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敎又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敎祗德此可以知用意之厚立法之良而爲君子長者之歸矣古之聖人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其淫是亦足以使天下之人懽忻鼓舞相率而入于善矣而猶慮其弗率也于是制爲五刑使之知所畏申之以令憲之以禁布之于象魏垂之于門閭無非先後迷民驅之于善而唯恐其或入于不善也且不唯敎之于未犯刑之先而又敎之于既麗刑之後周禮大司寇則曰嘉石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敎罷民司圜亦曰收敎罷民則是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匕民也審矣至于入于刑而不可免也而猶欲免之流宥不足降而爲鞭朴鞭朴不足降而爲金贖金贖不足又降而爲肆赦是故刑者期于無刑者也辟者期以止辟者也先王所爲不得已而用之率天下而同歸于善者由此道與自夫爲治者一本于法律不以敎化爲意而以刑罰爲先漢之爲律九章而刻深者增至數千唐之爲律十二章而删定者廣至五百于是律令格式流徒笞杖一定而不可越法日益密令日益煩而民之情日以奸宄攘奪而無耻其故何也葢民不可以無法治也是故制爲刑辟設爲囹圄小懲而大誡使天下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亦不可以徒法治也是故出之以寛大處之以公平有倫而有要使天下有所耻而不敢欺　今國家有律亦

有例至詳且愼矣而復有赦令之頒大獄之讞互爲叅稽何其備
也然而刑未措于成康獄未清于淹滯
朝廷方以欽恤爲心而法司多以鍛鍊爲治則又何也議者曰治
刑之獘每起于勘駁之嚴一案不結羈留數載夫之有司者駁之
督撫成之督撫者讞之法司是以若此援乜也而非也古者獄成
而輸司刺猶有三赦三宥之法鄉則王親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
會其期縣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欲合衆議而免之也蓋遲
之久而後成訊之當而後決大獄則何嫌于詳愼也議者曰治刑
之弊每起于無畫一之法而開比例之端今自律令之外間有特
行之令與著爲定例與律相叅故官吏得以因緣假借飾詐相蒙

而亦非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必
原其情必權其義故曰非從唯從言不可執也古之王者獄既成
矣猶訊之羣臣猶訊之萬民而況國家已行之事例乎天下之患
莫大乎治獄者有狥私之獘而使國法不得申聽情者無哀矜之
心而使下情不得達于是失出失入株連蔓引而先王折民惟刑
之意蕩然無復存矣誠使在上者以寛恤爲心以公平爲法先之
以敎化申之以糾禁行之以明允夫然後簡治獄之官付之聽斷
務使得情而行法奉法而察情律重則通之以例而不使重之或
至于苛例輕則合之以律而不使輕之或至于縱罪大則以律通
例而不使大之或至于失出罪小則以例行律而不使小之或至

于失入輕重有權小大比罪而後刑可用也不然律固不可執而
例又安可狥哉

○兵刑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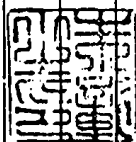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也故王者貴有天地好生之意而不必有恩倖非眚之施則肆赦之不可以不愼矣議者曰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虞書亦有眚災肆赦之文所以開天下悔過之端而予之以自新之路者莫大乎此則治天下安可以無赦乎不知當解之時大難雖平餘孼未靖誅之則不可勝誅故必以赦過宥罪者安天下反側之心若夫亂畧已過而復屢赦以市恩則非所以爲懲矣所謂肆赦者察其過誤矜其不幸故從而寬之也豈其罪狀已形怙終不悛而槪從欽恤之典乎是故赦也者可偶一行之於戡亂之餘而不可屢施之于太平之日可偶一行之於無知犯

法之赤子而不可屢施之于作奸待赦之頑民此善爲治者所以不輕語赦也葢帝王御世法不可以太嚴也而恩亦不可以太濫法太嚴則天下側足畏罪動觸網羅而無有乎寬裕之恩且官吏得自因緣法禁羅織乎民則刑不勝其繁矣恩太濫則天下顚倒縱橫希幸非分而無有乎繩束之志且官吏得以假借仁恩出入重罪則刑不勝其擾矣此之不可不愼也竊見漢唐以來赦令一頒有司奉行不善遂至赦所不當赦矣甚者假借以爲奸冒貨以鬻獄本盜案也脅從者方緝而渠魁已生還矣本殺人也株累者未完而倡惡者已寬釋矣已入于刑者知其必赦而益肆其奸宄之志矣未麗于法者冀其將赦而不復有悔悟之萌矣彼良善之民見夫爲惡者之無罪而凛々畏法者或未必不羅于滋文之手也則又何所慕而爲善何所憚而不爲惡哉夫欲救其獘也則莫若愼之愼之々道惟何曰刑可議而不可赦也古者有八辟之法議賢議能可也議親議故可也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可也附于私者實出于公而天下胡勿服焉刑可剌而不可赦也古者有三剌之法訊之羣臣可也訊之羣吏可也訊之萬民可也同乎人者不異乎法而天下胡勿服焉刑可宥而不可赦也古者有三宥之法宥其遺忘可也宥其過失可也宥其老弱蠢愚可也愼于入者亦未嘗失于出而天下胡勿服焉若夫無過而議赦適所以便天下之爲奇邪者也而又何以服其心耶此持法者所當斟酌而行之矣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同學　湯　叙納時　選

查嗣瑮德尹

男　仝校

雜文　行畧　墓誌　祭文

○圖書解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觀其象可以通天下之數極其數可以盡天下之變而要之象也數也一皆出于其理之自然而非可以人之私智穿鑿附會于其間也古之聖人窮理而知數因數以明理于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著之以爲教易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先儒遂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禹因九疇以叙洪範或亦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旨歟愚請得而詳其說夫圖書之所以著象者奇偶而已矣奇偶之所以成形者陰陽而已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理如是數亦如是圖無以異于書書亦無以異于圖也可以之而畫卦亦可以之而叙疇也自世之說圖書者多出于緯文妄誕而其說因以不明于天下夫以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而同方者有內外之分則圖亦爲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則書亦爲圖無異也以河圖主全而備數之十洛書主變而用數之九若不相似也然而圖之數五得五而爲十而未嘗實有十之位二得七而居上而已備夫九之

義則圖亦爲書書之數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而無不統于十之全則書亦爲圖無異也以河圖左旋一周而相生也洛書右旋一周而相克也若不相似也然而圖之位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書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而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無異也夫圖書之所以無異者無異于陰陽而已無異于陰陽之數而已無異于陰陽之理而已其必以五居中者何也蓋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三者參陽之奇也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四者兩陰之偶也參兩之合則爲五矣此參伍之所

以盡變而生生之所以不窮也若夫聖人之畫卦叙疇以爲有合于圖書者又何也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故河圖之虛五與十則爲太極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爲兩儀以一二三四合六七八九則爲四象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艮巽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則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三爲八政四爲五紀五爲皇極六爲三德七爲稽疑八爲庶徵九爲福極位與數尤較然也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以效河圖之所爲乎然則易與範之所以合于圖書者因其象數之自然如是而已矣彼漢儒所稱河以通乾流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與夫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之說皆荒誕而不經不可爲據何言之

蓋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而陰陽之數始于一而終于十極于六而成于九皆自然之法象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或對或合或方或圓而奇偶之相錯無窮有順有逆有體有用而陰陽之迭運無已聖人特因象而示之教爾神于理未嘗泥于數也故洛書非不可以畫卦伏羲偶因圖以畫卦而不必求合乎書也河圖非不可以敘疇大禹偶因書以敘疇而不必求合乎圖也且易之畫伏羲創之疇之數大禹叙之設象以通夫理也而象與爻文王周公演之象與辭孔子發之範之目箕子陳之明理以該夫數也然則圖書之則亦猶夫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而已苟惟區匕象數之求牽合附會庸有當乎

潮汐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盈天地之間氣而已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而其所以然者卽謂之道是故日之有明晦也月之有盈虧也寒暑之有往來也皆陰陽之浮沉而天地之闔闢也水之于潮汐也亦然朝而至者爲潮夕而至者爲汐其進退有常其盛衰有節在于春夏秋冬則爲一歲之候在于晦朔弦望則爲一月之候倏然而來倏然而往曾無毫髮之爽蓋有氣焉以運之矣乃世之論潮汐者言人人殊或曰天河激涌或曰地機翕張則其說誕而不足據也或曰海鰌出入之度或曰神龍變化之迹則其說俚而不足據也或曰雨水相合相盪而成則其說出于臆度而不足據也而說之近理者有從日之說焉有從月之說焉主日者以爲日激水而潮生盧肇之賦是也夫日者重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理或然也主月者以爲月周天而潮應封演之論是也夫月者太陰之精水亦陰類故潮附之于月理或然也自是而後則有宋儒折衷之以爲從月不從日若余安道之言曰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其論詳矣邵子則又從而爲之說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則又從而爲之說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大抵不離乎余襄公之說者近是雖然天地之大變化

無窮固不可得而泥也流行于天地之內者無一物之不同原亦無一物之或相肖故能成其大而又安在潮汐之必應乎月哉且夫月盈于望潮汐固大矣而何以反大于㫄死魄月虧于朔潮汐固小矣而何以不小于哉生明如其從月則豈有盈虧大小之異乎且夫膠萊之潮南北不同僕丘處機之説可據也瓊州之潮東西有異勢寰宇記所載可稽也如其從月則豈有南北東西之異乎此從月之説又未可盡信也嘗試論之大抵元氣噓吸地隨氣而浮沉地氣升降潮隨地而漲澈者陰陽之所爲而已矣故潮汐之進也大也陰陽之氣之升也道之所以闢也潮汐之退也小也陰陽之氣之降也道之所以闔也而其所以進而復退退而復進大之而小小之而大則陰陽之無始而屈伸變化之無窮也舍是而別求潮汐之説則吾不能爲之解矣

○正朔辨

昔者聖人治天下有不可變者立綱陳紀是也有不必不變者改正易朔是也是故夏正之寅一變而爲商之建丑商正之丑一變而爲周之建子而當時不以爲疑後世不以爲異帝王之治未嘗有所升降于其間若是者何也蓋變其名不變其實也何謂名天地人之殊其義子丑寅之更其建春夏秋冬之異其稱通其變使民不倦大抵如斯名矣何謂實日躔之不違其度月行之不離其次雨暘燠之不失其常循其故使民不貳大抵如斯實矣夫惟不變其實故其名可得而變也而又何疑于三統之異哉世之説者徒泥于夫子行夏時之言以爲三代正朔皆以寅月起數于是牽合附會以周合夏以夏從商如蔡氏胡氏之説經是也不知夫子行夏時之言立萬世之大經也而三代之正朔不同新一時之觀聽也又豈必強而合之然後見其同乎何則夫商正建丑則以十二月爲歲首矣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未嘗改也若夫周正則不然周正建子而以十一月爲正月則月與時皆改矣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從周也使周不改月與時則改元之始當書曰冬十有一月如伊訓之文矣倘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匹夫而竊議禮之柄也而謂聖人爲之乎且夫春秋之書螟書螽書大旱大雩者恒于秋八九月蓋夏之六七月也正禾稼未熟之時故遇災則書使周不改月與時則秋八九月我稼既同矣又何螟螽

乾旱之爲災乎書無氷者三皆于春正月葢夏之十一月也窒氷而無氷故遇異則書使周不改月與時則春正月旣解凍矣又何無氷之爲異乎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言周曆也此蔡氏胡氏之説不足據也説者曰改月可矣時而可改則冬可以爲春乎不知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皆可謂之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皆可謂之秋冬陽明子之論通論也而又何不可改之有説者又曰不改月者亦非蔡氏之私言也在國風則有七月流火在小雅則有四月維夏十月之交皆以夏正言則周之改月彰彰明矣不知七月之詩陳豳風也邠公當夏之末其民俗歌咏安得以周正雜之

四月之詩以建卯爲夏猶夫以建子爲春也十月之交唐志以爲在幽王之六年若求建亥之月辛卯日食則盡幽厲之年無一合于厤者又安在其非建酉歟説者又曰不改時者亦非胡氏之私言也在周禮則曰正月之吉始和布令又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正歲者周朔也正月者夏時也則周之不改時彰彰明矣不知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其用夏正猶夫孔子之行夏時也葢志焉而未逮也而豈嘗已見諸施行歟明乎此則知帝王之正朔不必其不變矣而要之冬之無愆陽也夏之無伏陰也氣朔盈虛之無誤時序節候之不違則未嘗異也故曰變其名不變其實也

星土辨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此分野之説所由始也議者以爲封國之時歲星所値爲之分星於是配之以九州繫之以列郡主之以五星二十八宿紛紛異論學者疑之嘗考之載籍矣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董固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歲淫于元枵而禆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辰而梓愼知宋之將火分野之説似爲可信然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元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乎南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觜參在西魏在東北角亢東宿鄭在滎陽

昴畢西宿趙居河朔强而配之豈爲當乎夫以彈丸黑子之土特天中之一粟耳其形固不相侔又况地周十餘萬里而乃區區于中土州國之間以上配列宿亦已誣矣或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在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在州國如唐一行之説似矣然而未得其的也愚竊揆之古者帝王敬天于昊天上帝則有祀于日月則有祀于風雨則有祀于司中司命則有祀而猶以爲未備也分建列國使各以其方祀其主星如子產所云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在帝堯之時則如是矣其後代有分命而天軌滑移建都各異則分星亦隨而易焉至于封建廢而爲郡縣分星之祀革于南郊則妖祥之占不得復限以地矣

又可數千百年相沿而不變也哉且後世興亡勝敗何國蔑有豈能一一驗之于分野乎數千百年之間驗者一二其不驗與驗而不在其地者不可勝數也不可勝數者世莫之考而特傳其一二驗者以爲奇人皆從而信之至今不敢易其說亦獨何哉

○皇極經世辨

先儒謂邵子得先天而立象數夫先天之學微矣至其本象數而著爲皇極經世一書則猶未免支離牽合不足以闡易道之至妙也予嘗取其書讀之大畧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意言象數盡聖賢之事業而統之以元會運世觀天地之始終其數則皆以四斷之蓋取兩儀四象之義以爲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夫言一言二言四皆象數也無體則不可列于象數中矣即以象數論天有四時而必有中央土以爲之中地有四方而必有地中以爲之中人有四肢而必有元首以爲之中洪範曰五行曰五事天下之數大抵皆起于五也何也所以合天地之數也今邵子之說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夫日月之爲陰陽固也若夫北辰不動爲天之樞正所謂無體之體豈得指爲少陰並列而爲四乎水火之爲剛柔固也然五行之用缺一不可且木生于地何所據而木可廢乎此論天地之體用者或有未盡當也又曰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變盡之矣夫日月之

為寒暑固也星明于夜焉得謂之晝辰為天旋晝夜不息焉得謂之夜水火之為雨風固也露者雨之餘焉得謂之土雷者陽之奮焉得謂之石豈非強而配之乎此論天地之變化者或有未盡當也又曰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性與情一也而何分乎寒暑形與體一也而何歧乎晝夜且物之生命于天矣性情形體又烏得而變諸走與飛一也而何殊乎風雨草與木一也而何異乎露雷且物之數號為萬矣走飛草木又烏得而盡諸豈非強而別之乎此論萬物之感應者或有未盡當也其論世道也則曰皇帝王伯而合之以四時配之以意言象數夫三皇五帝尚矣王道者聖人之治也五伯假仁仗義所謂似是而非德之賊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奈何而與帝王並稱乎其論聖教也則曰易詩書春秋謂之四府而參之以天人易曰生如春取生生之義近之矣書曰長如夏則詩與春秋何不可以言長詩曰收如秋則書與春秋何不可以言收春秋曰藏如冬則書與詩何不可以言藏要之六經之中四時皆備分之無可分也況夫禮樂者聖人立教之大經而獨遺之可乎其上下古今也則積時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積歲而為世積世而為運積運而為會積會而為元以為可以窮天地之始終此固造曆紀年之法握

算者皆能之而豈聖賢立教之本然哉獨心為太極一語乃其見道之大源而全書之綱領也故曰邵子先天之學微矣

傲說

或有譏余傲者予聞之、蹙然曰余方媿夫傲之未至也而又何尤夫傲凶德也禹曰、無若丹朱傲曾子曰、之其所傲惰而僻焉余非不知敗類殄德之大莫此爲甚而乃矯爲異說以飾其過也蓋誠有取焉者嗟夫當世之士卑鄙齷齪不自樹立惟勢之趨唯利之驅屈其身以求悅于人卑其道降其氣以干謁富貴之徒而不自知其身之可貴重凡此者皆不傲之故也夫達而能傲則不爲威屈不爲利誘剛正而不阿挺特而不懼而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承順奄竪之御苞苴請托以希一日之榮必有所不屑矣窮而能傲則其自視也高其視物也小凡夫聲色貨利仕宦奔競利害得失

榮辱之至一毫不以入于其心而所志所行以古人爲期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傲之至也予也、生而惰驁其于人世之得喪不能介然以自樹見善則不能以必遷聞過則不能以必改雖竊恭古人之學而不能不潛移于毀譽之口如馬之行于稻田足起足陷而卒不能以自振拔夫予也則何敢以言傲哉顧其不能爲甘言以取容不能爲令色以和衆、徑情直行以獲戾于人者、氣質之偏使之也則予之罪也夫余既傷氣質之不能變化而又以明夫傲之名之不易居也遂舉而爲之說

長子協庚字巽先說

古者二十而冠賓字之今冠禮廢矣年十五而字不得已而父命之從俗也夫大學之教始于十五故孔子十五而志學明道伊川兩先生亦以十四五從學于濂溪將責之以成人之道則十五而字之宜矣字不可以無義故從而爲之說初協庚之生也以庚子歲杪伯父因命之曰庚雖曰因乎時令亦有道焉夫庚者金也金之性至剛磨而不磷火而不變故易言剛中之義則曰黃金曰金矢曰金鉉詩以比君子之德則曰如金如錫皆言剛也剛者不屈乎物也不撓乎欲也予家世以柔道相傳而予性尤劣弱隨俗浮沉不克自樹所以救其失者厥道惟剛伯父命名之意匕在斯乎

雖然剛柔之理不可偏勝未嘗或偏者人之性也其或失則太剛或失則太柔者質之偏也習之過也太剛則折太柔則靡是故君子之學求去其太甚者而已然則濟庚之道其惟巽乎巽之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之者曰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後庚者所以丁寧揆度于事變之前後也予竊以爲不然巽之九五得中正之道是以用其剛道足以濟巽而柔不偏又先後之以愼剛其終始之意足以濟庚而剛又不偏此其義也予因此義而字之曰巽先庶幾乎得濟庚之道歟巽者悅也悅者和也和者順也君子處家接物以順爲先故可以致和而生悅事親而無和氣悅容非巽也事長而有驕心傲色非巽也接兄弟處朋友而不能相親不

能相下非巽也以至暴怒而不能忍非巽也物犯而不能屈非巽也然非欲其過乎卑巽而已君子之學內剛而外柔內健而外順內剛健故不屈于物不屈于物故無委靡頹惰之患外柔順故不忤于物不忤于物故無爭競怨惡之變小子勉乎哉治已惟剛接物惟柔斯得之矣雖然此特言其理也若夫操功之要惟何曰克已而已克其昏懦而畏葸者則高明矣克其驕矜而浮躁者則沉潛矣小子勉乎哉及時而學事半功倍無若予之優忽翫時自貽後悔也協庶後改名嶽徵

拙齋主人說

余所居南軒有竹數竿花草雜蒔予嘗讀易其中客有過予者曰此齋何以不名予曰予每欲名之思其義而未得也今請名之以拙齋因自號曰拙齋主人客曰甚哉子之迂也天下之人皆爭趍于巧吾見夫世之享榮名取厚利者莫不以巧為先而子獨貴拙何也曰子不聞夫圃畦丈人之言乎機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夫所謂機心者巧而已矣機變之巧喪其本心不能拙也故孔子曰木訥曰質直皆言拙也孟子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拙則不鑿而行所無事矣不為邪媚不為險詐不為違心之言不為鉤浚之訴雖于事之成敗得喪或受其虧而吾所自得者多矣且夫人之巧未必能與造物爭衡也造物有定數人不得而知之造物有定命人不得而強之嘗觀多智之人計利害度可否自以為百不一失然而得者半失者亦半愚夫愚婦頑然頹然率而行之而失者半得者亦半何者有制之者也然則巧者未必皆全拙者未必皆喪亦斷可識矣吾行吾拙任遇之來不亦心逸而日休乎老子有言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其愚人之心也哉拙之至也吾方懼夫拙之未至而猶有機心存乎其間以亂吾真而累吾道而又奚慕夫巧哉昔人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吾其永矣此齋而勿諼矣齋而係之以主人者猶佛家所云住持也常住常栽

吾道亦然。

種竹說

竹之爲物也。中虛而直。外節而通。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殆有君子之德乎。其始也。猗猗而美秀。叢篁茁然。日舒而月長。猶夫君子之精進而不已也。其繼也。菁菁而堅剛。琅玕直上。不可屈撓。猶夫君子之德成而卓立也。其終也。如櫛如埽。枝蕃而葉茂。蔚蔚葱葱。猶夫君子之光輝發越。積于中而肆于外也。詩人詠之。良不誣耳。且其繁盛也、宜于春。其陰庇也、宜于夏。其蕭瑟也、宜于秋。其傲日凌霜也、又宜于冬。此其時中之德。不較著歟。古之君子。比德于玉、無故則玉不去身。予故于南軒種竹數竿。以庶幾佩玉之意云爾。

種蓮說

濂溪先生嘗有愛蓮說以爲牡丹富貴之花也菊隱逸之花也蓮花中之君子也予因取而種之并爲之廣其說焉夫牡丹之富貴近于濁菊之隱逸過于清蓮之爲花也其行已在淸濁之間乎何則紫莖翠蓋不覺其華映彩流葩不形其艷出于淤泥之中而不改其素生乎炎熱之際而不易其常匪夷匪惠不潛不見者固君子之道然也凡牡丹富貴也而無實菊隱逸也而亦無實則雖有繁盛之觀淸芬之色而其中未嘗有也其中未嘗有則與草木之朝榮而暮落者何以異哉蓮有實故美在其中而發榮于外富貴隱逸惟其所遇而不足以爲蓮之輕重也已然而此意牡丹不知也菊亦不知也吾知必有見蓮而竊笑者矣

相說

古之善風鑑者未嘗以形相有相之以性情者若所謂樂正而哀戚咎必至之類是也有相之以威儀者若所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有相之以器識者若林宗之賞孟敏孔明之識股祕是也故夫相者昔人所以臧否人物甄別賢才而非區區形貌之將可以定人之生平而決其休咎也若以形論則郤克之足跛周昌之口喫蔡澤之曷鼻顩頞周燮之欽頤曲頞何以盡富貴乎昔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此所謂相之以神也夫相馬猶必以神而況相人之術乎哉嗚呼後世知相神者蓋亦寡矣孔叢子曰聖不在貌荀況曰形不勝心知相者可以不言相矣

命說

命也者。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己。安時處順。以輔趨避之所不逮者也。葢吉則趨之。凶則避之。此發先之智。先事而爲之迎。則禍福之來。各以類應固矣。若夫趨避之所不及。而有制之在外者。聽之于冥冥之中。而懲之于不可知之數。則謂之命。舉凡富貴貧賤。欣戚患難壽妖。其來也莫禦。其去也莫止。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斷。聖賢豪傑不能爲。是故知命者安之。知其在命。而安之者道也。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三去之而無憂色。或問之。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知命者也。申屠嘉謂子產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

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知命者也。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知命者也。故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道之將行與將廢。曰有命。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皆其言命之至精者也。是故古之知命者。不就利。不違害。不預謀。未嘗榮通。未嘗醜窮。未嘗悅生。未嘗惡死。素位而行。居易以俟。何者安之至也。至若李虛中之以五行推算。揚伯醜之祿命成書。不過術家之所爲驗者。十之一二。君子不謂命也。

奕說

奕之爲數。小數也。然有道寓于其間焉。虛其中。所以象太極也。分而爲黑白。所以象陰陽。定局于四子。所以象老少也。白子百有八十。所以象春夏。黑子百有八十。所以象秋冬。合白黑而爲三百六十。所以象期之日。因而縱之橫之。錯之綜之。所以象萬物之數也。物相聚則爭。爭莫大于爭地。爭地者。亂世之象也。始而各據其方隅。求以自活。所以守也。旣而攻之圍之。相角以求勝。所以戰也。善奕者通盤計較。量彼量己。謀定而後下。不能者反是。所謂多筭勝。少筭不勝也。或彼之守固矣。而有瑕可乘。我從而攻之。擊其虛也。或彼之攻銳矣。而有地可爭。我因而舍之。避其實也。或以我劫

彼。使不得不應。所謂攻其所必救。以形之也。或以彼劫我。使無懈可擊。所謂守其所不攻。以備之也。或有入于彼之局中。因一二廢子而破之。或有投于我之局外。因一二廢子而救之者。所謂置之亡地而後存。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或有兩和者。若楚漢之鴻溝爲界也。或有兩活者。若羊陸之兩軍交通也。凡若此者。變化不一。皆有兵象焉。觀奕者。可以知古人游戲之具。非徒博遜而已也。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其此之謂乎。

釣說

予嘗適于野坐橋畔有童子持竿而釣設餌以投綸魚群之覺而弗舉又設餌焉魚吞之又弗舉三設餌而魚群弗舉予問之童子曰吾驟舉之則彼颺而去即倖獲之不過一魚耳姑舍之使彼忘其爲釣也而魚之爭食者多乃可以惟吾所取予聞之不禁喟然歎與曰嗟乎夫魚遊于大壑之間鼓鬣揚鬐焉往而不得而顧戀乎區區口腹之微欲遂受制其命于童子之手哉人之于世也亦然名色貨利凡可以酣豢我者皆餌也見其美忘其害則雖有網羅陷阱鳥董霸已喪其生而莫之顧矣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相忘于江湖者不餌于釣也相忘于道術者不罹于患者也

長生公案題辭代

昔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萬世丹經莫越乎此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爲火候大抵皆寓言也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此可以悟其立言之旨矣或者不察眞以爲神仙之道可以長生久視于是流爲房中變爲爐火則是誤長生者乃戕生之囮也嗚呼亦已誣矣愚嘗讀易而得長生之義焉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至誠無息故天有時而傾地有時而陷山川有時而崩竭而至人之心一念萬年太虛同體則與太虛同壽是長生與久視之道也彼夫執吝形骸以爲可以留形住世者已失之荒誕况其下此者乎雖然世亦有以禁方治疾洞見臟腑如長桑君之于秦越人者夫能調九候治五藥三芝救人于俄頃之間脫然可以起死而回生其爲竊天地盜萬物之功亦大矣是亦神仙之術也龍山祝穉水好奇術自言得禁方于仙者服之輒效故行年八十而視聽不衰精神益以強固倘亦如秦越人之遇長桑君歟今將以其方傳世因叙其所以題曰長生公案夫長生非可以藥求也然得其意而通之則陰陽可以相調水火可以相濟標本可以相治虛實可以相資求藥物于心息之間調火候于出入之際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道不越乎此矣若夫丹藥之妙可以治膏肓之疾而助氣益神四方固已傳之久矣又何待于余言哉

募建天台名刹下院引 代

余嘗聞之天台天下之名勝也其地有赤城桐栢寒石諸山華頂玉霄天姥諸峯桃花栝蒼諸洞皆與天台相望奇峯絕壁人世罕有而惟天台爲尤勝道書稱其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曇華亭右龍視石梁若在天半上有瓊樓玉闕醴泉瑤草神奇莫可名狀眞仙佛之所居也昔文殊普賢豐干寒山拾得諸大乘皆托跡于其間而名刹則國淸桐栢最著余雖未能至心竊慕之粤自智者大師開闢道場歷隋唐以來歲久傾頹甚矣康熙三十二年間有中洲大師者卓錫於此竭蹶而更新之巍然煥然殿宇重建襄其事者其首座岈雲也岈雲爲名門子自幼乳素度爲僧

少有大志與余居同鄉生同年余弱冠時訂爲方外交往來甚密自岈雲參學四方余又宦遊　京師不相見者二十年去年余省覲南還岈雲來謁因叙其生平謂余曰間闊以來北遊徽歙南走台嶽所至皆有建立普法施之介開象教之堂大衆雲集法綠嘗滿然最不忘者天台黃山之勝余將式廓前模廣營下院建大悲壇莊嚴法象以光大普門舊業遂出天台邑侯某公募文示予已曰岈雲之志壯哉山川之奇莫奇于天台道場之盛莫盛于天台今岈雲能重修古刹擴而大之將文殊普賢豐干寒山拾得智者大師及普門之傳燈復繼于今而中洲與岈雲之名並垂不朽矣今既有邑侯爲之主持而諸大檀那十方善信必有感慕而協助

者其相與以有成可知也是爲引

先府君暨　先孺人行畧

嗚呼痛哉　先大人之棄不孝孤也葢十有九年始得合葬于𩕳山之麓嗚呼痛哉生不得所養喪不能盡其哀葬不能盡其禮有子如此不如無有不孝孤天下之罪人也其于　先府君　孺人行事幼未能覩記姑述其顛沛流離之槩以志悲慕云　先大父完初公生四子長　伯父名某次　伯父名某　季父名某叔即先府君也諱　字猷之一字方水世居海昌　府君身長七尺貌癯而清倜儻非常意豁如也好讀書善屬文下筆滔滔若江漢之流無所凝滞縱横挺拔才博而思精于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古文百家皆反覆誦習雖祁寒暑雨旦暮未常釋卷早有聲于黌

序平居嚴重寡言笑孝友温恭與人樂易喜愠不見于色其于家人生産則未常屑屑如也性至孝事　大父母謹旣成人而孺慕依依如童子時笑未嘗見齒行踽踽然不敢高視闊步兩居　大父母喪皆哀毁骨立孝之徵也與兄弟至友初終無間言嘗曰兄弟之所以失和者艮由婦人之間僮僕之讒也苟不爲彼所惑則隙無自生矣門内兄弟相師友迭爲唱和至于會計錢帛出入總家務往往落拓不任事而　季父有綜理才每代爲區畫無不悉當與人不妄交游廉隅自厲至親故往來一以誠懇未嘗設城府人以是樂親焉每讌集衆方歡呼叫號揚眉側弁議論蜂起而府君恬然言必中節其風度槪可見矣娶于查爲　先孺人　外王父公度公長子也　孺人通詩書夙嫻婦德動容造次必于禮法事舅姑孝相夫子有道訓子女雖孩提必教以禮讓不孝孤幼不慧每食則教之曰毋放飯每飲則教之曰毋流歠每客至則教之曰毋叱狗毋投與狗骨動必引禮使知所向又嘗兼綜内外家政躬親勞苦以順承　府君意是以　府君得耑意于詩書也嘗夜讀書天且曙矣秉燭煌煌然坐而假寐迴風燃冠童子驚起救之火得滅而　府君畧不動色易冠還坐咿唔吟誦不輟歲巳鄉秋試考官李公某得　大人卷奇之歎曰天下才也首薦于主司主司者以守句小疵爲嫌李公爭之不能得誤置副車旣榜發府君往謁公公曰以子之才之學何患不登第但吾寡緣交臂而

失爲可恨爾兩人相對太息是科副選以特恩貢太學北上廷試府君游京師歷郊社之壇覩宮闕之制考宗廟之儀問從名卿大夫咨當世之務數聞其與天子高議于廷者則喟然歎曰主上憂勞而致效未加在位者之責亦士子之羞也當是時士之登甲科舉進士者往往出于詞章剿襲腐爛之餘而經邦化俗之才親民蒞務之畧百不得一焉當宁益厭苦之于是思變計廣開進賢之路令天下之士不必皆以科目進而大司成括蒼李公建議立分曹敎士之法因其才而官之其材者行不次之典擢爲臺諫部曹次則授之有司報可于是貢太學者爭自濯磨矣或謂　府君曰此捷徑也營之易爲力　府君獨奮然曰大丈夫得志于時圭璋

特達吾所固有補侍從之官出入禁闥得以從容于廟堂之議耳
筆而代言上也即不然躐進士舉郎官豈遂終不可得乃因緣假
借以他途干進吾不爲也時當事者聊以此塞當宁意無敎育實
政　府君薄之會　仲父舉于南宮承乏旌川南選于是遂乞假
偕　仲父歸已而闖賊犯逆社稷丘墟盜賊羣起蔓延至于鼎革
四五年間所在縱横白晝刼殺而吾鄉爲最晝則鳴金擊鼓夜則
列幟燃芻一夕常四五驚宵行露宿不得休息方是時　先太夫
旣卽世而　季父又見背矣　府君時號痛不絕聲飲食輒不下
咽重以鋒刃交驚兵火洊至風雨霜露之所感饑寒勞苦之所侵
流離困頓不可名狀坐是　大人得疑疾先是　孺人聞李賊陷

逆涕泣曰吾屬不得生矣因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諸母
委曲寬譬之不能解而不孝孤幼嘗病驚悸夜輒號呼曰賊至矣
瘖輒不省如是者數次　孺人泣曰此非吉兆歲丙戌　府君竟
卒于賊嗚呼痛哉何辜于天使我遭禍如此其毒也維時不孝孤
甫十齡從　孺人歸外家訃至　孺人驚泣仆地不孝孤抱持號
慟連呼曰阿母阿母何以活我　孺人旣絕復蘇痛哭言曰吾不
能復生撫若輩矣若　仲父孝友慈仁必能撫若使成立因相與
携持徒跣奔喪道路觀者莫不流涕旣歸殯　孺人以頭觸棺血
淋漓被面誓以必死而諸母强持之乃剪髮絕粒旣數日兒女輩
號泣勸之始復啜粥而疾日益甚嘗避亂至峽山時行刼者皆以

白爲號余家方初喪望見者皆指爲賊號召市井一呼萬人皆戟
戈矛植旗幟負弓矢鳴金舉炮聲言必盡覆之于河衆皆恐畏啼
泣　孺人曰已死固吾分也何懼焉旣而有識　仲父者驚曰朱
佛子也麾衆使退危得解秋八月　孺人疾轉劇遂冒亂歸竟不
復起嗚呼痛哉寢疾凡三閱月而　孺人逝矣嗚呼百日之間而
父母相繼捐背遭禍慘烈破腦刳心極人生之痛未有如此其極
者也罔極之恩何階可答一俯一仰慚愧天地聊述斯言比于杯
棬之澤云爾　府君享年三十有九生于已酉卒于丙戌五月
孺人享年三十有五生于癸丑卒于丙戌八月子二人長奇齡娶
湯氏雲客公女翰思娶許公欲爾女爲　仲父後女二人長適吳

中丞石匏公次子謙牧庠生次適祝孝廉開美公長子翼乾其嫁
娶敎誨所以成就諸孤者皆　仲父任之卒如　孺人言

先伯父曡菴先生行畧

嗚呼痛哉 先伯父以庚戌三月棄奇齡等而逝齡哀痛無以自
解想像形容不可得見矣欲畧述 先伯父行事以志哀慕之私
搦筆輒泫然淚下不能成一字閱五月乃始粗述其畧以庶几彷
彿 先伯父之理學文章而佩之不忘云 先伯父諱朝瑛字美
之號康流又別號曡菴老人世居海昌之花園里自 高大父侍
御公以理學起家再傳爲 曾大父紹皐公再傳爲 先大父完
初公 先大父早失怙家運中落 大父能振舉之凡讀書治生
與夫孝友婣睦承先裕後之道皆卓然可法故鄉邑稱人望者必
以 先大父爲宗 大父生四子 伯父行仲生而挺秀眉目朗

然異常兒弱不好弄就外傅讀書過目輒成誦暇則以筆墨爲娛
未嘗逐羣兒戲稍長善屬文應童子試輒冠軍嗣後每試必高等
早餼本邑聲名藉甚率先門內自相師友一時才名雀起行誼文
章之盛甲于郡邑平居端謹少過不言而躬行事親孝與兄弟至
友凡親朋故舊待之皆曲盡下至厮養役未嘗妄以聲色加之坦
然藹然一歸于長者故雖暴橫狡獪之徒見者皆屈然愧服庚午
舉于鄉出石齋黃先生之門先生故名儒望重當世一時同榜諸
君子登其門者皆落落難合見 伯父則喜相得甚歡輒恨相見
之晩 伯父因得以質其所疑而學益進辛未試禮闈下第甫還
益發憤讀書慨然以聖賢之道爲己任自五經諸史以及濂洛關

閩之書無所不窺且旁搜天文曆律象數禮樂兵農百家諸子莫
不有以得其指歸而闡發之壬申丁 先大母查孺人憂哀毀骨
立勺水不入口者數日三年之內笑未嘗見齒蔬食菜羹未嘗變
味鄉里多稱道之庚辰成進士授旌川令旌故僻邑其地多阻險
民武健狡猾多好訟難治或請以嚴治之 伯父曰吾短于才弗
能也撫字之而已于是老者安之幼者懷之貧者寬之弱者扶之
强而詐者開喻之使之自化勸農桑興學校寬其徭賦薄其刑罰
與民相休息值歲饑捐俸賑濟全活數百萬人政行數月民大服
一日視事風雨驟作雷霆奮擊座後門屏皆碎胥徒驚散而 伯
父安坐晏然神色自若遠近聞之皆以爲神明焉期年上官交章

稱最已議調繁貴池適 先大父疾作不數日卒于署中 伯父
哀痛幾殞久而得蘇當是時旌之民聞公之遭喪且謝事也哭聲
震野如喪考妣而 伯父遂扶柩南還矣服闋改授三水令時有
留 伯父部曹者具題命且下部議矣而當事者持之欲令 伯
父出門下乃議覆或謂 伯父曰盍屈諸 伯父曰吾自爲諸生
時溇以妄結師生爲耻故自受業及鄉會試受知而外不妄干也
或者嗟嘆良久曰公可謂和而介矣遂不屈當事者後悔之尋已
題覆卒以國變不復視事已而喪亂相仍四方羣盜蜂起吾家備
極慘禍 季父既早世而 先府君暨 先孺人亦相繼捐背是
時奇齡甫十歲弟翰尚襁褓中煢煢孤苦 伯父泫然流涕曰是

子之責也夫于是身任撫孤之事大而門戶讀書之事細而米鹽醯醬皆躬親之雖勞且怨勿恤也八年之間凡叔季兩房嫁娶者再經營皆備至奇齡既成立乃撿篋中文簿猥如也一錢尺布皆有登記悉以授奇齡曰爾善守之無忘吾數年心力以啟叔氏之家得以不廢初　伯父故多男皆早殤暮年置側室不育　伯父慨然嘆曰天也吾年老矣且多病安事強求兄弟之子卽吾子也歲辛丑告諸廟諭諸宗人乃以弟翰承祀居家清謹儉約于一切嗜好澹如也旦暮坐一斗室疏注五經及周禮儀禮寒暑未嘗輟自解綬歸隱凡二十餘年閉門掃軌未嘗干謁當事卽有慕　伯父願見者亦不過望門投刺通姓名而已所著書盈帙大抵皆明

經術黜非聖之言一歸于至正其于本義蔡傳胡傳等書稍有同異皆發先儒所未發常曰吾生平所樂惟此而已他無所好也故于榮辱毀譽得喪順逆諸境皆以平衷處之未嘗動聲色間有以非意相干者悉置不校至于鄉邑有公事或弔死問疾解紛排難之故雖勞苦未嘗不躬親也然素善病食㝡少體常羸然幸　伯父善自調護薄滋味謹嗜慾得以粗安數年以來神氣倍爽齡私竊喜謂可以長年也不意歲之二月冒寒疾數日之間頓憊顧　伯父猶强起拚卷批閱不已于姪輩皆以爲言　伯父曰吾所感者風寒爾旦暮且愈何以尸居爲庸醫就視者皆以爲無恙閱兩月忽嘔血數口于是疾轉劇矣而　伯父神色自若語未嘗及後

事嘻怡談笑如平常曰死生消息自然之理也夫何悲嗚呼痛哉三月五日竟棄齡等逝矣夫自束髮至于今垂六十年孝友聞于鄉里清廉著于官常光明磊落炳如也昭昭在人耳目齡不文何足以稱道一二聊述其畧以俟大君子之表章之也所著有金陵遊草壘巷雜述二卷行世詩書易春秋三禮畧記計若干卷俱未刻生于萬曆乙巳九月卒于庚戌三月享年六十有六嗣子一人翰思娶淮安太守同生許公孫庶士欲爾公長女女三人長適文學查公鄴侯子嘉邑庠生次適文學沈公　子研嘉邑庠生次適明經周公仲羽子煒石邑庠生孫男二人長協亮次協祀俱未聘孫女二人皆幼未字將以某月某日附塋于䓞涇之原謹抆淚錄

其槪于右

文學顧君恭甫暨配朱碩人合葬墓誌銘代

君姓顧氏諱元明四世祖卜居海昌其先世譜系散軼故其遠者不可詳述近而裝之蓋自東溪君始東溪君生厚山厚山生星賓星賓娶于柳氏無子置側室吳氏生君夷考其先大抵多忠厚長者世有隱德云君生而魁梧奇偉目烱烱然掌如渥赭嫡母柳氏甚憐愛之星賓君弃世君甫十餘齡孺慕依依哭踊如成人事大父厚山君孝事母謹鄉人咸嘖嘖稱異之厚山君老矣君以零丁藐孤內綜家政外支門戶同室之人方集蓼多難與得吞噬之無厭所以彌縫其間茹吐得宜卒無纖芥之患者君之力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高等餼郡庠聲名籍甚而顧氏益以文章

顯名于世君娶于朱爲余族父雲中公中女即碩人也碩人十七歸君有賢聲于閭里兩太母春秋高碩人委蛇侍起居跬不離側其相夫子以禮訓諸子以嚴家居恭儉有禮賓祭以外未嘗甘旨有餘則以分恩媵侍服御不過綀繒之屬浣紉補綴以爲常以此知君與碩人所以交相愛而有成也厚山君有遺妾俞氏年甫笄矢死無貳君與碩人曲成其志勅家人禮待之有加君之小宗則有龍山氏者于君爲大父行其孫蚤歿無後禮當繼大宗從兄弟之子君即命仲子爾祉奉其宗祧一切資產分給所親不以一錢尺帛自私故仲雖出爲人後其田宅分授與伯季等夫始自童子至于成人嶄然見頭角起其家聲孝謹先乎家行該著于閭里敦

詩書以廣先志非所稱恂恂守道者與喪亂之後君益任情詩酒每有無聊不平之心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知交酣飲朋侶雜沓交錯觥籌頹然弁且側矣其有羣落英多倜儻放達能盡歡者則更相與泛坐浮白酬對達曙醉而起舞仰呼烏烏與絲竹弦管之聲相應嗚呼壯哉因顏其堂曰嘉會誌樂賓也中年益慷慨好大節不沾沾封殖施予無所限饑者待其哺孤者待其育昏者待其聘疾病者待其療喪葬者待其賻于是家計亦稍絀矣君曰吁苟利于物而破吾家無惜也乃行之益堅生平通經術負文名將期大用于世不幸老不得志試棘闈屈于有司以故望其諸子顯榮甚切嗚呼此其所悲也歲己丑碩人以痼疾不起太母及君皆遘

嚮不已卒之明年君爲卜兆于金石之墩即今所返葬故墟也君因哭泣之餘頹然悲來嘆息言曰吾生平坎坷遭時多難何以久于人世庶幾異日婚嫁畢從昔人五嶽之游以快吾志甲午秋君以病暑暴卒嗚呼君之樹德好施始于家庭達于親黨故舊可謂偉哉年甫及艾而竟齎于遇以歿也吾又見夫士之爲善者雖湮沒抑鬱不得顯于當世而幽光潛德往往有所待而後發所謂源遠者流必長也然則君之福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可知也已初碩人之葬于金石墩也虛左以待君自君之歿誤信形家言改葬君于金粟山南并遷碩人祔焉已而禍患相仍喪亡洊至或疑地脉所致歲甲辰季子爾豐復奉君與碩人還葬于金石之墩以爲知

君與碩人莫余若也因請余爲之誌其生卒歲時子女及孫娶

已悉行實中不具載謹按狀而誌之并系以銘〻曰

屹〻危峯唯山之崧洋〻河流唯水之瀠嗚呼令德鄉黨之榮入

則思孝出則思恭文行卓〻起其家風其人云亡其德彌光猶玉

在璞熠〻煌〻積善餘慶厥嗣克昌金石之墩有巒其蒼毋爾忽

伐善人所藏俾千百世德音不忘

南湖處士吳于裒仲墓誌銘

處士姓吳名謙牧字裒仲海鹽人也世居澉城澉城故濱海地僻

民罕衣冠之族子然獨吳氏累葉貴盛以清白傳世從祖生白公

以進士起家官至大司寇有清名父秋圃公累官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廵撫偏沅所至有政績清忠惠化百姓愛戴之如父母太常

貞肅公其叔父也甲申殉國難具載國史中丞公生二子長曰晉

晝次即處士長公舉孝廉以力學成疾早世處士生而頎然貌癯

而清性謦欬及長善屬文尤工于五言古詩清眞絕似陶靖節中

丞公既喪長子而處士又慧故最憐愛之貞肅公既殉國而偏沅

地皆殘破流寇騷然白晝刼掠中丞公方抱病家居聞變益悲憤

無以自致其力病轉劇尋卒處士年十五哭踊如成人服闋娶朱

氏即余姊也余姊既歸余始獲交于處士處士念余少孤親愛予

如兄弟初婚過余家親朋畢至張樂設宴處士竟夕凝然端坐未

嘗左右顧識者嘖〻嗟異之處士年方少猶以意氣自雄紛華豪

邁之願未能遺諸其中歲丙寅處士病初愈偶閱佛氏書雅然曰

余不識此幾誤此生矣於是厭棄舉子業苦心學禪理晝夜不輟

然亦未敢詡言于人間以語人莫不舉手揶揄之以爲狂一日過

余余時年十四頗所疑于處士處士大驚良久曰子穎悟至此耶

因與余言佛余獨喜每聯牀竟夕趺坐期證佛法歲餘無所得因

謂余曰彼之所謂悟者妄爾已而讀近思錄有得遂翻然從事于

程朱之學又以語余余亦欣然樂之然苦其難不能入處士謂予曰以子之才年㐲少如日之初升如樹之方茂其進也孰禦之余年巳弱冠矣此所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也余曰壯哉子之志也慮其難成則無不成矣自是每與余書輒及學問消長未嘗言他事往來問答累數萬言緝絮成帙然余卒浮沈于世不能自樹而處士益厲其志行不衰平居幅巾布袍終日仡仡未嘗寛假其學以居敬爲本窮理爲功循循然有序自小學近思錄六經四子之書皆以次第讀字字研究必使洞然無疑于心然後巳時亦焚香静坐了無倦容每日做吳康齋爲日記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小過輒痛自刻責寢息坐卧之所皆有銘戒嘗曰吾人爲學晝視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其殆庶幾乎事母朱太夫人至孝先意承旨柔色以温鷄初鳴内外皆盥漱櫛縰上堂問太夫人起居奉甘旨酒漿唯所欲雜以談諧必得太夫人懽笑然後退私室夕亦如之對妻子則儼然若賓未嘗妄言笑其衣冠服御飲食供奉一以古禮爲法而於承祭祀尤謹歲春秋自高曾以下宗廟四祭齋戒卜日以及登降獻祼祭服祭器皆按文公家禮行之男女長幼各共其職而悉罷夫俗祭之不古者遇忌日必哀凡大事必告廟然後行近世以來未之有也諸父昆弟待之皆曲盡撫兩兒子如巳出敎育成就之無不至獨不課以舉子業曰吾見世祿之家敎子弟者率以舉子業爲先至於孝弟忠信之道槪以爲迂闊而不

道子弟稍能執筆爲文辭輒傲然自得雖驕奢悖戾弗顧也吾嘗耻之何可效尤于是訪求有道爲之塾師旦暮所誦習自小學四書近思錄諸書而外槪不得泛濫及之講求修身齊家之要身體而力行以故兩兒子皆恂恂守道能世其學至今不替其于家人生產未常屑屑如也然亦未嘗妄有所施義之所在則决然去之無所恤初處士有從叔孟佳君孟佳君系出司寇司寇與處士大父爲從兄弟而孟佳君早喪無子議立後以序當推處士中丞公曰吾老矣長子又喪情勿忍也因讓于貞肅公次子仲木貞肅公辭之弗獲乃請循俗例兩繼之貲財三分其一與處士族人皆以爲善于是議定然仲木則承孟佳君祀及奉養孟佳夫人而處士未嘗往也其後孟佳夫人没處士義當執喪以朱太夫人在堂亦弗忍也慨然曰舍其親而爲人後非孝也不執其喪而分其財非義也於是告于廟諭諸族人悉以所分田產數百畝還之當是時仲木亦以古人自期躬行孝弟義不肯獨受於是相讓者乆之卒舉之以爲義田吳氏宗族婚喪老弱鰥寡孤獨者皆得衣食其中其家人皆化處士之讓一無所爭其不苟于義利類如此處士巳讓產家益貧于是减其僕從將卜居于鄉得以躬親隴畝飭家人去文繡之飾服大練布裳椎髻操作太夫人及余姊皆以爲然樂與偕隱然卒亦不就居無何太夫人以疾卒處士哀毁踰禮勺水不入口者七日瘰瘵不能堪親友皆勸之不能解遂得疾閲三月

猶力疾營葬事畢力盆憊奄忽以至不起卒時年二十九當是時仲木亦以執喪哀毁先處士而沒嗚呼父子兄弟兩世忠孝可謂盛矣惜也天奪之年不得盡其學以其進道之勇使假之以歲月嗚呼其可量也哉處士生于辛未卒于己亥有子二人長希淵聘嘉禾處士徐善女次景哲娶董生某女女一人適許奎邑庠生撫育敎誨之者兄子汝典之力居多汝典者孝廉君長子也歲在戊申既葬于紫栢岵山甥希淵等以予之知處士爲最深乞予一言誌其墓爰爲之述其生平大畧而誌之并繫之以銘

銘曰髫齓無年殤子非夭無忝爾生何分顔老卓哉處士白璧皎皎如雀之清如鴻之杳學本程朱志輕溫飽孝友廉讓古今絶少夭折雖凶千秋風渺吁嗟乎佳城欝欝陵樹蒼蒼庶幾孟博之首陽山隅伯鸞之要離冢旁身爲布衣而有良貴家無擔石而佩錦囊偃息乎北邙逍遙乎帝鄉請得私謚先生曰節孝曰文康

祭周仲羽親翁文 代弟作

嗚呼、歲之三月、翰不幸遭大故。方服衰絰。傫然堊室之中。閱五十日、而公之訃至翰也。不忍奪喪而弔。既而以哭公者。哭吾先君子也。夫公之與先君子生同里閈也。誼托絲蘿也。其性情行止。與夫祿命短長之數。又畧相似也。惟公之德溫厚而和平。其接人也以禮。其御下也以寬。訥訥然如諦焉。而未能。然雖犯焉而不校。亦臨事而不驚。則性相似也。惟公之德。孝友婣睦。始于家庭。達于鄉里。老者、幼者。婚者、葬者。鰥寡孤獨癃疾者。莫不有求于公。而公弗恤也。則行相似也。公以博學多聞。而隱居不仕。先君子雖得一官。輒解綬歸田。閉門掃軌者三十年。則出處雖異。而實相似也。先君子素羸瘠善病。而壽止六十有六。公固康寧少疾者也。而壽亦止于七十。則其始終受命之故。雖稍異。而亦相似也。道路之人。聞公與先君子之喪。莫不嘆息泣下。以爲天奪我善人之速也。則德之入人者。其相似又何如也。獨是公之後人。皆能世公之業。而撈公之名。而翰以駑鈍凡陋之資。嗣守先人之遺緒。惟恐失墜。則是相似之中。而又有大不相似者焉。此則公之所獨幸。而先君子之所弗若也。吾聞之見似而目瞿。聞名而心瞿。以哀感哀。遂不覺其涕洟隕涕。至于失聲而長號也。尚饗

祭舅母查孺人文

嗚呼。苦樂遇耶。修短數耶。以舅母之淑德。竭蹶平生。宜其享遐福而未有艾也。獨胡爲乎。壽命之不長。雖道路聞者。莫不咨嗟歎息。悼淑人之云亡。矧某誼關骨肉。依如怙恃。而能已于悲傷。惟孺人之生。出自名族。習見夫紛華靡麗。而志矢乎糟糠。平居好讀書。工詞賦。彬彬乎林下之風。閨中之秀也。乃退然自處。若簡朴而一無所長。年十八歸我舅氏。事上接下。動如禮法。賢聲播于遠近。淑德著于閨房。其明年。即遭世變。桴鼓之聲四應。于是流離播遷。出入于風濤矢石之間。既險阻之備嘗。暨喪亂既寧。世業爲之中落。夫子性故落拓。不問家人生產。而孺人獨經理而勿遑。家有祭祀。牲

酒必絜。家有賓客。甘旨必供。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改粉黛而爲椎髻。易華飾而爲布裳。處已以儉。接人以恭。治家整而有法。馭下嚴而有恩。非才德之兼備。曷動履而有常。嗚呼。自孺人之歸也。不三十年。而辛苦患難。居其十九。顛連窮伏。半罹兵荒。鏤心刻骨。勉以自強。兩嫁其女。再婚其郎。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肌肉消耗。心怦怦而髮蒼蒼。積日累月。以底于亡。嗚呼痛哉。有女及笄。有子孩提。曾不能覩其成立。而遂至于殞傷。竭半生之力。殷勤教子。庭前玉樹。且扶疎而發榮。曾不能享一日之奉。而忽焉其長往。以孺人之淑德。曾不得中壽。而竟止于此耶。將福善其何有。視天道以茫茫。嗚呼。某也以少孤而依舅氏。撫我畜我。誼若高堂。嗟湯藥之未視。撫几席而悽惶。想音容以莫睹。徒有淚以浪浪。嗚呼。薄殽在豆。清酒在觴。神其有知。顧予所將。

合族公祭方菴叔文

嗚呼、榮枯者遇。盛衰者年。可知而不可知者天。以君少年負儒林之望。才名蓋世。意氣偉然。方期騁息乎天衢之上。從容乎玉筍之班。乃年將暮而一遇。僅側足于耳目之寄。刑名之官。欲獻決獄。用法持平。惟東昌之衆。沐君之澤。戴君之恩。相與謳歌感悅而雷歎。已而官制更易。朝議省員。君乃改授峨眉。歷羊腸鳥道。宰百里而寄烹鮮。衆曰艱哉。君曰驅之。遇盤根錯節。而惟恐不前。爾乃視民如子。政清如水。去煩滌苛。民樂官閒。于是尋鬼谷。探龍門。訪太白之遺跡。求子雲之故亭。登眺乎大峨小峨之間。不覺官情之頓釋。而遺世之心生。既乃謝病歸里。閉門下帷。談苦空而慕化人。夫何自春徂秋。曾不數月。而遽偃然巨寢。杳然但化而反其眞。豈其厭濁世而仙遊。胡弗暫寄住而留形。嗚呼、以君之才。而不獲歷臺閣。衣青紫。以展其抱而弘其施。以君之慈仁厚德。寬深雅量。空其享期頤之壽。而曾不能古稀。榮耶枯耶。何事業未終而遽殞也。盛耶衰耶。何甲子之甫過。神猶髮黑而遽歸也。彼蒼者天。抑何榮枯盛衰。渺茫奄忽而不可知。某等、念宗族之陵替。感哲人而悲思。心之傷矣。涕既隕之。陳絮酒以公奠。神姍姍其來進。

合族公祭玉符叔文

嗚呼、人亦有言。有志竟成。五十乃貴。漢有賢臣。同甫六十。及第揚名。蘭以春芳。菊以秋英。遇各有時。遲暮何傷。悲哉我翁。自幼亢宗。長而篤志。壯而爭雄。斷虀畫粥。映雪囊螢。文不加點。揮灑從容。宇挾風霜。氣吐霓虹。久而未遇。垂老逾工。嗟彼盛年。或却或前。年踰强仕。意氣索然。窮通諉命。尤人怨天。翁曰無庸。業患不專。磨杵欲白。掘井須泉。焚膏繼晷。斗酒百篇。每當大比。自負着鞭。試而不效。不改前絃。及逾知命。信乃益堅。引領可待。萬選青錢。精神所感。寤寐來宣。爰登賢書。操券而旋。十載公車。揣摩有餘。竟限于命。蓄而弗舒。廣文受職。老可自娛。嘗我貧產。高我門閭。和我宗黨。教我孫貽。其願甚大。不負吾初。孰謂奄忽。遽爾長吁。今登其堂。空幃凄凉。琴書徒在。仙跡何方。但見白鶴。與青蠅。往來于筵杖之側。襟帶之旁。某等、不禁涕淚之交頤。而神思之內傷。因相與獻芻一束。陳誄數行。靈其有知。願子所將。

許夫人祭文 代

嗚呼。易著家人。詩稱淑女。自昔坤儀。永垂令譽。義重糟糠。情深伉儷。宜室宜家。允資內助。恭惟夫人。產于華族。曰嬪名宗。幼嫺姆訓。淑慎溫恭。風高林下。秀毓閨中。桃夭協吉。結悅來從。少君懿則。德耀儆容。克修壺職。用佐家風。家風雍睦。鄉黨推崇。三荊接葉。花萼增榮。財無分異。室有和同。夫人婉娩。舉家敬共。處已以勤。機杼不空。治家以儉。弋綈在躬。親操井臼。不憚苦攻。相我夫子。交敬如賓。孟光舉案。冀缺耦耕。乃解斯珮。用勸親仁。乃斷斯機。用勸成名。既榮且顯。不改其素。貴而不驕。富而有度。黽勉同心。令德來輔。恪慎忠貞。家

天眷滋位日益隆。心日益翼。食無兼味。衣惟素布。有子象賢。母教獨先。和熊資學。截髮留賢。用成偉器。策名盛年。藍田之玉。青箱之傳。箕裘克紹。堂構相延。鸞臺鳳閣。次第着鞭。一門組綬。再世宣與。行看捧檄。入慰慈顏。煌煌 丹詔。降自九天。翠鈿珠髻。命服朱軒。榮封伊邇。寵錫無邊。方期偕老。永享綿綿。詎意朝陽落鳳。大野悲麟。蕭蕭永別。趙瑟無聲。高懸孤鏡。黯爾傷神。秋風穗帳。惻焉腸崩。杯延無壽。枕闕長生。情之所屬。寧效鼓盆。况夫綵衣罷舞。梧棬徒承。南遊抱痛。北向摧膺。單衣徒跣。長叫撫心。哀毀骨立。涕淚成冰。孝思所發。哀感路人。某等。辱稱世好。夙佩遺型。仁稱族黨。德洽鄉隣。謂宜永膺福祉。共祝岡陵。夫何遽登蓬島。促召蓉城。珠幃寂寂。長夜冥冥。返魂無術。別鶴空吟。詞慚薤露。酒薦椒馨。雲輧來格。鑒此微忱。

張太親母沈太宜人祭文

嗚呼、人生最不可知者命。而最不易得者賢。若夫所遇之吉凶憂樂。榮枯得喪。雖然而不齊者。皆人事之適然。惟賢者爲能處之以道。困而能亨。滿而不溢。此大丈夫之所少。而尤婦德之所難。恭惟太母、生秉異資。系出名族。幼而矜莊。長而貞淑。洵乎有德耀之風。少君之目。結帨于歸。遭時百六。旣饑饉之薦臻。復干戈之徧蕪。爰流離播遷。瞻四方而悲其蹙蹙。惟太母、攸容夫倫。不惜椎髻布裳。親操井臼。以避地而挽鹿車。以御窮而有古裔。不惟中饋之底供。尤本令德以相助。或舉案以謹威儀。或婉言以節喜怒。或傾筐倒篋以佐慷慨好義之施。或紡績蠶桑。以懲樂逸安貧之素。爾乃奉

先思孝。接下思恭。恩禮有加于前人。孜孜無忘乎親故。而且周旋禍患。經營盡瘁。幸能脫虎吻而去羊腸。稽古之劉妻。龍媄不足與之比數。爾乃神光照社、瑞氣充閭。特著佳處、誕育龍駒。垂髫擅二龍之譽。早歲騰雙鳳之呼。于是或策名少壯、蜚融天衢、或敭行邊綦。振鐸名區。所遇雖有不齊。而文章事業。皆足追踪于昔人。而稱述乎賢愚。而且視象賢之接踵。擬羔鴈于成群。夫非母教之有素。何以致蘭玉之並驅。爾乃勉以忠貞。勅以廉隅。復豐如約。居貴不驕。不改其勤儉溫恭之德。而含飴自如。迨乎年登上壽。而視聽不衰。綜理不怠。纖微委曲之務。皆精辦而有餘。方期御龍驂驥。補衰調梅。奉高堂之懿訓。佐斗成功。布慈闈之德心。代天理物。以懋攻乎往古。而垂法乎將來。于是　龍章屢錫　鳳詔頻頒。乘朱軒而身登長樂。圖宮署而名列三台。享榮華而勿替。綿福壽于無涯。夫何冰輪彩散。翟幌光沉。徽音長逝。淑德仙升。鄉隣爲之輟杵。道路爲之撫膺。于是曾參驚魂于北向。季路泣血于南征。李德林卑衣而徒跣。庾子嵩長叫而拊心。孝子之哀毀骨立。旁人之傷感涕零。矧某也忝附絲蘿。式瞻母教。方幸小子之有依。得與繞膝之諸孫。奉儀型而親色笑。乃高峰之遽頹。實中心之是悼。欲返魄而無由。對元鶴而空嘯。絜酒載尊。薄筵草草。愧薤露之無文。聊抒誠以敬告。

拙齋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有春秋測微已著錄其平生潦

倒場屋老而不遇刻意以古文自任所作皆簡潔

明暢無鉤章棘句之態而邊幅不免於稍狹

山曉閣詩十二卷

〔清〕孫琮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曉閣詩十二卷》提要

山曉閣詩目序

吳郡 孫琮 執升

論詩至今日猶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夫人而能爲之也第能爲者未必皆能工胸中汨於紛華靡麗無眞性

情以陶鑄之雖有山川之助不足發攄其精神徒事蠖貌巵言以取悅於世耳吾友孫寒巢先生家清風涇所居有老梧兩樹構一小閣名曰山曉取秋色老梧桐之意坐臥其中藏書千卷手自鈔閱風雨寒暑未嘗或倦暇則與一二高僧逸士談禪賦詩戶外事絶不聞也總角時即皈依華山三昧老人年未五十脫青衫換逍遥布衣諸方尊宿以白拂相貽先生視之不屑也平生尤喜山水扁舟往來吳越間凡佳山水及精廬名刹無隱不搜無微不抉一一見諸詩晚年遊日以遠詩亦日以工憶丙子秋訪予湖上出袖中詩兩略予忘先生爲蕭

然物外人先生亦若不知予有試事相與談諧竟日旁
觀異之嗣後或先生造武唐或予過清風涇各出一編
相質証辛巳夏先生從黃山歸予亦新還自嶺海得盡
讀其紀遊諸什較曩作更工吾邑舊有白牛居士桐邨
先生皆以能詩稱然蕭逸高澹未有如先生者先生之
詩大抵從禪理悟入而又得山川之助靈氣所結蔚為
精華故能絕去筆墨町畦窅然以深穆然以遠有眞性
情而後眞詩出為視世之蠟貌危言者相去穿雲沙之
別耶先生性落拓雖耽諷詠而懶不收拾故散軼者居
多聞初集不下千首為松陵顧茂倫徵選國朝英華餘

選竟置烏有後十數年復成兩集一為陳石樓攜入楚
中一為夌秋渚攜歸苕水道阻人遐難免浮沉之歎視
初集多寡亦復相等今計所存十之二三耳先生老矣
嗣君輩恐蹈前轍急欲謀之剞劂氏釐為十二卷尚有詩
餘三百餘首容續編次以予為能賞先生音者問序於
予謹題數言歸之同里水邨魏坤

山曉閣詩卷一

五言古一

春居遣緒

長溪來西南曲折抱寒舍傍岸設魚罾繞墻樹桑柘修
廊竹蕭疎廣庭石高下風翻紅藥闌煙罨紫藤架鳥啄
蠹木腔蜂鑽紙牕罅悠悠坐臥餘欣欣觀物化幽賞固
宜[illegible]暑豈愁夏興[illegible]老吾身閒[illegible]遊隣叟
賭書尋社友借遠浦暮雲生川原雨一夜潺湲亂溝聲
如聞瀑泉瀉薄田四五畝時亦親吾稼衣食苟麤足誰
復慮婚嫁向禽彼何人五嶽獨命駕

邨居野水隅竹木疎還密有樓可看山有牖堪容膝琴
外畱棋枰酒旁置書帙重見醉吟身先生豈居易方春
常晏起每每忘盥櫛客來臥牀前清言送白日客去筆
門空林鳥聲唧唧溪前風月佳扁舟亦偶出
落英惜殘梅花繁又桃杏楚楚數株柳點綴柴門景溪
口橫板橋樹根纜漁艇煙火幾家隣林疎見人影村西
有僧居修竹約半頃一遇山雨過邀客嘗春筍花閒聽
流鶯松下試新茗斜照犬狺狺歸樵下前嶺
畜魚貴深水種竹宜高壤孤亭水竹閒披襟自相賞滌
硯晝鈔書然火夜結網時望親友來杯酒同俯仰卜宅

非擬陶閒徑或類蔣看竹而撫松頗亦作此想

倚杖看青山山上白雲起白雲有變滅青山祇如此前年客江淮去年遊浙水行行爲饑驅三徑不得理今春見家山如見舊隣里遠道詎少山那如故里美山知故人歸朝來顏色喜清泉亦何心澗口遙相俟濯纓邈無人望誰復洗耳

入春能幾時倏忽已三月拂衣覽明鏡非復前日髮好鳥鳴高枝狡兔縱深窟嗟彼世途人攘攘勞趨蹶乘時渭川車失運西山蕨功名洵浮雲飢餓亦空骨何如幽谷蘭孤芳自清越

春郊宿雨晴觸目多芳菲小舟來何方南溪看花歸南溪三四友白頭存者稀因之感中懷日暮重歔欷幸賴兹身健生計何憂微黃茅屋兩閒綠槿籬一園老妻夜猶織燈火聊相依宵永未即寐看月開幽扉舉手謝明月窮檐生光輝

溪雨午餘霽微風吹林臯殘花隨鳥下游魚依波高牕明軒几淨科頭閒揮毫詩成笑相問古淡何如陶夕陽開晚景助客情懷豪拖笻叩西隣一斗眠濁醪

道士號南華先生住東郭逍遙有立錐人閒無此樂短牖對圃畦暗井通泉壑種菜去榛蕪讀書飽藜藋大笑鹿門翁深山云采藥

我廬一何幽我心一何曠半牀臥綠綺四壁畫青嶂詩探李賀囊錢挂阮宣杖最喜茅店前微風酒旗颺蹁躚花上蝶雙飛不相讓風雨一夕至衣粉難倚仗人生無百年良辰莫輕放時荷劉郎鍤終學王孫葬寒食草青青誰來問遺壙

小閣遣懷

披衣清鑪香悄然坐幽閣雨霽燕輕盈晝長人寂寞地偏稀足音空谷響晴籜淑景知靡常遙歡望誰託泛泛一尊酒於焉寄離索惆悵檐前花無風亦自落

詶贈會稽方文虎

雨雪霽遙邨疎梅花徧白夕陽明荊扉扁舟來遠客君家會稽城佇望溪山隔度江遠相尋衣帶寒濤跡高誨欽不群斯文爲已責冷屋掩蒿蓬窮年酣典籍慨贈詩百篇力追正始格大雅悲久亡燕石混和璧黑白紛前陳詎足供人擲起衰賴有君古音未應滅我識良淺薄管中窺一隙敢言究淵源龎亦諳指畫知已世所難此事已今昔不見楊子雲著書負奇癖索解無桓生玄亭草空碧

諸乾一招殳山夫入九峰詩以送之

父君性坦率所投皆無緣遠作江右遊舉目徒山川歸來古魏里依舊窮巷眠里中多顯者貴賤情相懸車轍恒到門於君何加焉沕上有九峰水石殊清妍九峰有主人蚤年賦歸田居山饒逸興招隱形歌篇欲尋避世流白首盟林泉二陸讀書臺峩峩青山巔蒼蒼神鼉峰煉骨棲彭佺斯人已千載名蹟今猶傳芳躅君可追長往誰不然隨身無長物兩屐書一肩計程無百里況復逢晴天佳景屬暮春山花開娟娟幽徑雙靈禽迎客飛蹁躚想見會面時兩意深纏綿抗懷塵埃表高談雲霞前幅巾日攜手松下如神僊願言采芝老永繼商山賢

題柏雪耘春溪泛舟小像

邨北有高人生計惟耕讀爲愛清溪幽扁舟來每獨晝和漁父歌晚傍酒家宿小泊桃花前春波半篙綠一葉蕩春陰來去青山下仰面看青山手中輕槳把溪雲淡淡飛溪水悠悠瀉作伴有沙鷗誰言相識寡

溪齋

小齋面清溪波影壁間動鉤簾午風微幽禽時一哢桃紅初著花酒綠新開甕飲酣詩獨哦心閒睡無夢水上片雲來依依欲棲棟

春暮

悠揚柳絮飛脉脉春光去綠水帶浮萍洄波流復住日斜林鳥囀風動溪煙碎散步一開襟花前得新句

舟過蘆墟遇雨

蘆墟隣震澤水勢入秋大扁舟東南來雲陰滿湖播湖風午後作浪碎蘋花破微雨篷上鳴孤客篷下坐青山點點無白鳥雙雙過愁絕舟子歌獨唱無人和

曉發遯村風便向暮可抵石湖

曉挂遯村帆雨收見新旭晴雲林杪白遠水天際綠觸景動遐思舊遊期再續夜月石湖莊銜杯看秋菊

夜宿天平山僧菴

緇廬隱層岑振策欣獨往流泉石面清宿鳥林端廣颯颯晚風生崖谷聲蕭爽尚有攀蘿猿呼群來兩兩我到夕陽殘松扉半猶敞竹徑煙寞寞佛室燈朗朗白髮誦經人延客烹葵享星月滿空庭鹿蹋霜葉響長年道路心對之殊怏怏茲夜宿禪牀夢境作何想

寄文南雲

幽人棲託處乃在堯峰山遙遙隔翠嶺白雲何閒閒待詔玉蘭堂清聲流人寰距今二百年文采猶班班繼起有文孫揮翰仍此閒風騷溯屈宋畫筆夌荊關我欲從之遊看山依潺湲悵望不能得歲月空頹顏

登穹窿山

太湖諸名山歷歷擅奇勝穹窿勢更雄巍然諸山領諸山曾徧探茲山今始問石壁夾千尋危梯懸百仞徑嶮石巉巖石危步難定幸獲山半亭稍慰從前峻茲亭建者誰歲久剝名姓前峯盆從龍攀躋發清興遂達最高巔湖海盪情性萬頃一覽收朗然挾明鏡樓臺雲氣微白日松壇靜羽士何代人玉顏映丹井蹋雲采紫芝偶値高峰頂再囑失所從蒼蒼但松影

泛月石湖

石湖近西山縹緲淥空翠湖將月色來波光見層次溯迴進輕舟蕩漾安所寄浩浩海宇浮淡淡秋雲媚泠然風露深孤篷凜霜氣疑泛剡溪船乘興雪後至沙明鷺尚飛獺響鷗驚睡川迴野岸開煙淨漁村閉回望所遊山蒼茫那可記致身冰壺中銀河濯人袂

堯峰寺過景賢祠

高秋風日佳隨僧至堯峰堯峰水石勝不與前山同山勢蜿蜒來綿亘西南穹林壑變常候蒼然秋雨終懸崖寺天半仄徑松千重樓閣藏窈窕花雨晝空濛落落景賢祠堂廡羅疎桐青山謝簪笏宇宙肅清風感慨時代易芳澤流無窮

西山竺塢訪文南雲

西山崖壑深蒼翠知幾里山中有竺塢泉石更清美靜者築室居看山日隱几黃鳥谷口飛白雲嶺頭起乘春策杖尋曲折渡流水吹徑蕙草香挂樹藤花紫到時與欲狂主人類園綺小閣坐松前短扉開竹裏揮麈樂清談靜聽皆玄理酒熟約隣翁詩成寄衲子境幽容屢過諒非桃源比布襪與青鞵請從今日始

暮雨舟泊閶門

傍晚過吳閶暮雨灑舟楫是處酒樓燈人語何稠疊我欲訪專諸古巷隔城堞不若天氣晴雲巖看紅葉

吳門同葉聖揆送陳枚臣還閩中

共把吳門杯來餞閩中士凋敝歎民風江南不可住萬里挈空囊蕭然見君志賣畚過長安無人知姓氏一笑落頹冠騎驢華山去

暑中施則威見訪

溪屋綠陰裏高枕過三伏無風晝亦涼庭中有修竹忽枉名士駕聊具冠履肅坐客長存簞瓢門終缺僕君言居閩州萬卷書曾讀遙遙來吳邦區區爲微祿與翁神交久相訪假休沐觸暑戒人舟曉行趁潮速感翁不拒我留我話心曲松徑聽蟬鳴荷沼看鳬浴家人喜客來

貰酒烹葵萩儻能恕我貧清歡可信宿奚必臨頓里訓倡數皮陸

雨後寫懷

江邨六月天一雨有秋意抱膝坐南軒衣染梧竹翠徐徐雲散溪片片花落地深林鳥一聲清風颯然至薄酒可開顏閒吟聊適志永晝無來人我自賞我趣遐哉靖節翁緬焉歎高致

秋晚過乾一山居

遙林落葉殘霜洗秋山碧幽澗晚無瀾寒花淒以寂獨行屢迷徑步屧迫磽埆槃阿吐霞雲薜荔侵洞石若非

李愿谷定是陶潛宅我來尋故人勝賞娛琴弈觧酒碧可傾園實香堪摘歡焉一醉中煩襟自茲釋

小閣晚坐

川雲冒郊原小閣春陰裏漠漠柳煙深不見鶯啼處觸物易成悲念遠空傷緒坐盡晚來寒一簾杏花雨

爲楊下人題錢書樵淡墨山水

池州九華山九峰競奇秀千丈青蓮花靈根湧僊岫太白著高吟海內名馳驟錢公煙霞姿茲土曾綰綬政閒得臥理吮毫樂清晝愛彼蒼翠色歷歷在戸牖貌取入圖畫嵐氣滿襟袖從古曠達人宦途窺已透況復山水情一往鍾自幼未終一年考拂衣隱巖竇高枕北牕下縑素擁榻右掀髯與到時腕底雲煙湊疊嶂與層巒蒼茫杳莫究侯門屏障閒千金不能購落落所持贈兩三老朋舊傲吏有楊君鑒別世罕覯尺幅重璆琅遙掉扁舟叩論交屬世講泚筆爲立就歸程攜視我展翫歎神搆山亦不多高何嘗斷泉溜林亦不多深遠望絕森茂惜墨如惜金淨洗丹青陋楊君廣收藏得此甲前後軸之以金玉褁之以錦繡許假十日觀我俗庶可救

睡醒

霜寒樹鵶啼月斜人夢醒梅花紙牕西照見數枝影溪

山跡漸疎朋酒情俱屏清鐘遠林來悠然發深省

飲訃子山槁梧閣即席呈顧偉南吳日千

片席挂長風浩浩秋江月遠尋雲閒人登樓清興發訃子庾鮑流詞名重吳越夢寐十年久一見爽神骨招客同夜飲梧落霜徑滑入座古衣冠偉然兩白髮西山老逸民終世隱薇蕨忽來共把酒借酒攄鬱勃酒酣哭復歌傷心舊宮闕怪我詩不成深杯廿百罰

泛舟北沙宿沙塔僧樓

秋水浮遠空扁舟去安適歷歷九點峰青翠遙天擲一帆明鏡中縹緲雲不隔魚騰波有聲鳫掠煙無迹髣髴

瀟湘間九疑落枕席飄飄與遐舉渺渺情難釋浮圖柱中流金碧聳千尺技攬快一登僧樓俯寒碧斜陽照空牕老僧解留客四岸繞芙蓉相映楓葉赤百萬蘆葦花色奪潮頭白緬懷陳徵君載酒頻泛宅浪偃施子野歌管偕清夕古人不可作山川悉如昔至今峰泖人餘韻猶嘖嘖憑弔拊危闌霜風灑輕幘深夜月當樓涼影蕩吟魄

初夏顧容成招同殷警齋飲雙桂軒

風溪有高士流水衛門繞軒前植兩桂婆娑出雲表愛客更耽詩蘿徑時灑掃片石橫清琴盤薄恣幽討天宇

今日佳有興速詩老殷翁澹蕩人世緣謝膠擾寄跡維那居遺經恒獨抱僕本舊酒徒麴蘗性深好一壺挈花下便覺天地小來坐君家軒脫帽同吟眺節叙屆初夏新綠何嫋嫋遐哉鄭康成庭惟書帶草郇釀貯瓦盆槃案羅葵棗澹泊古人風玆意世誰曉悠悠諧笑餘總不離文藻主情既勃勃客懷復浩浩豈效諸富兒日啖百味飽轟飲若牛聚鼻端羶氣攪所以獨推君眞樸庶近道令名固宜珍紛華寧足寶醉歌招飲篇盼月升林杪秋日發天香百甕容重倒

警齋將至禾城楞嚴寺訪同岑和尚兼欲休夏寺中邀余作詩導之

禾郡富梵刹楞嚴特幽曠雖在城市中實具深山狀墻垣環清流夾徑林木壯小者亦一圍大者干雲上睥睨傲千載不可施斤匠每逢風雨時波濤聲鼓蕩酷暑遇三伏到此悉逃喪佛殿極雄傑云自趙宋刱襄陽米海嶽擘窠顏寶藏斷宜任高僧凡流那敢望我友有岑公清風遠近向去年八月秋匡衆坐方丈松下設繩牀牕間挂錫杖首夏寄一書起居識無恙招我同結夏玄言肆訓唱我衰杜門久深愧負嘉貺練川警齋翁襟懷頗條暢性樂方外遊聞勝思欲往索詩作介紹卽買扁舟

放岑公法筵龍殷老吟壇將行當針芥投鄙言或非妄

送警齋歸白沙

連晝雨不停溪水驟增尺寥寥溪齋中破寂賴幽客散飯牕下釣罷酒花前弈興到輒聯詩往往韻過百夜臥對牀談所談秖泉石秋水鑑湖清春山沃州碧昨接山僧書枇杷又堪摘君在未能往況復風雨隔知君有海田相近五畝宅種秫不種杭高士從來癖耘耔識君忙歸舟寧待夕君歸我亦行雲嶠躡雙屐

雨阻入山悵然有作

入夏日日雨四首歎卑屋曉聞鳥語譁晴光定可卜誰

知當午後滂沱又林麓帳望溪路斷何處投我足山中多舊友屢次書徃復春爽觀梅約今復枇杷熟決計便長徃襆被旋巳束一童一囊琴一笠一笻竹泉音悅人耳山色清人目庶幾塵土夢藉此得驅逐皇天固何心壹意困窮獨阻我不能前寸心如轉轂兀坐小牕下有書不思讀嗟彼檐溜聲晝夜無斷續遥想山中人斯時亦念僕何時遇雨晴攜手巖巒曲祇恐雨晴時山路暑復酷

張孟堅夏日攜詩過晤

吾友張孟堅讀書黄氏厦風雨佔畢餘旁亦涉騷雅篝

燈夜獨哦襟懷自陶寫詩成過吾廬手把板扉打展卷修竹前對坐長松下冷然清風來大暑忘炎夏君家餘不溪山水素瀟灑況負煙霞情寧屑事妖冶吳興多詩人沈侯洵作者復有錢水部聲價益東野君歸一振之勿謂知音寡

答徐梅莊見寄

別君已三年路遠顏難覯詩來叙相思推獎言太謬愧曾寶俶山拈韻角春晝君詩猶在篋清興何時又人生有聚散吟詠無新舊長夏詩復來涼風滿襟袖

答友書訖更綴一詩

丈室絶塵囂松竹四牕映曲泉古藤牀靜坐若禪定悠然小几旁鑪香炷猶賸故人念衰朽遠道書相問首叙契濶情中陳起居勝嗟余丘壑人踈懶業成性紛紛少年場視之等破甑近持綺語戒筆墨刻尤盡所以聲氣儔百喚不一應飯前一卷經睡後一聲磬生無食肉相死安藪菜命獨有酒未除體中緣老病

暑雨後小閣漫興

溽暑苦蒸人向午勢更烈雖有梧竹陰難敵彼毒熱屢思逃避計杖屨何途挈溪邊一小閣平昔頗幽潔日來坐臥閒汗亦揮不輟書卷未暇把朋從跡俱絶緬想老

氏語靜勝洵良訣兒童報雲起赤日忽淪滅旋聞雷隆隆疾風亂檐鐵須臾雨滂湃溝澮若河決舉體頓涼爽如渴飲冰雪絺衣巳許著尊酒便容啜片刻雲腳開殘點尚騷屑一抹遠楊外斷虹照蟬咽枕簟宵可眠清夢得怡悅

雨夜有懷

長簟驚夜涼空館秋風遽颯颯遠林響戚戚陰蟲語入夢路詎遐聞鐘天欲曙一雨山千重孤燈人兩處

送陳立亭之廣州晤丁卓峰

川渚夕陽明踈蟬吟未歇白蘋動寒浪江上秋風發故

人別我去訪友入東粵一帆煙際開千里關河越迢遞五羊城相問隣滇渤崎嶇大庾嶺惟有猿啼月曉行問肩輿夜止傍林窟丁君吏其州清聲已高揭陳子稱舊交豈徒事請謁到日荔枝紅來客非倉卒翦燭話離衷酒限知難竭

葉守備招飲湖舫

鄙情癖山水茫茫類痼疾竭來湖上遊幾欲廢寢食看桂過山南探泉窮澗北青山可人意到處若舊識葉君三吳英穎紫雙瞳碧建牙久此邦兵戢民安席方秋戎政暇騎馬問幽客擔榼山城隅喚船柳堤側邀我花前

飲傷我頭鬢白睽唔十載餘交誼猶疇昔話舊懷抱攄不知日之夕微風送鐘聲疎簾卷月色山光落酒杯蒼翠蕩胸臆

夜宿山寺

淨域離埃塵偶來愜素志曲徑偃松陰寒池斷荷芰清景自成賞幽懷誰與寄瀟瀟夜雨中獨宿秋山寺

中秋旅夜訓張世維

主人能解飲招客共明月客情本蕭條聊藉尊酒發隣院盛笙歌三更猶未歇而我獨何為坐待清輝沒

景星觀煉丹泉

臨平多清泉安平著名最其次數煉丹相去不多地煉丹者何人明代潘道士道士佺偓流蛩歲得眞秘采藥經此山築室遂不去畜泉養靈砂夜騰龍虎氣里人傳景星卽今觀名是我來尋遺蹤觀宇半傾圮惟存一穴泉為世洗塵累

半山龍居隝看桂

龍居半山裏千年古龍窟龍去洞壑空僧來隝中歇傍崖起禪院翠微廊廡沒一夕秋風生老桂清香發涼露積深叢花陰浸山骨欲別重裵回拂石候巖月

秋夜宿龍居隝

尋山欣暮晴入夜峰色變紛霞襍林木周嶂抱梵院松密月痕微竹疎露光炫蘿壁寢堂幽龕燈照蒽蒨禪老無俗情邀客坐桐箄為客設茗具棗栗棃藕芡話久鳥聲寂涼深螢影散紙帳還獨眠流泉枕間亂

由阜亭諸峰尋黃鶴峰

夜宿龍居隝曉尋黃鶴峰旭光蕩叢薄涼颸如初冬路由滑石嶺支身藉危笻初峰驚翠屏棃棃青芙蓉玉屏相對峙澹泊秋雲籠獅峰亦雄俊毛綠峯業茸嶄絕一峰秀黃鶴呈奇容勢欲摩青天翺翔先鸞龍隨僊遊八極歸棲碧山重骨疑黃石化羽豈黃金鎔我慕阜亭山

黃鶴情尤鍾茲來一登眺翩翩興何濃昔年王叔明茲山寄遐蹤以筆代樵斧畫山畫千松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猶宗高人不可作幽感空填胸悲風萬壑來飛激泉溶溶野鹿落澗走老僧披雲逢笑指佛日寺琅琅響齋鐘

佛日寺晤石菴和尚

偶作臯亭客便似臯亭僧隨衆飯一盂展書夜一燈秋風吹單衣欲暖愁未能但覺心浩蕩不知骨崚嶒況此古佛刹四顧高山層禪堂有老宿應物無觚棱我來一禮足百念俱成冰殘髮巳如許夢中亦屢憎何時謝塵罔快同韉脫鷹草鞵縛兩脚處處名山登

送牧大師之嚴州

一鴈下平臯群山秋欲暮渺渺大江寒獨挂片帆去雲浮峰際塔日落煙中樹羨爾月明時嚴灘深夜住

坐月補松亭

向晚山氣佳紫氛亘前後藹藹日西淪悠悠月東逗清光射孤亭寒影落雙袖境幽諸慮澄夜靜萬籟奏夕風吹崖松暗泉響雲竇坐斷煙林鐘鳥語作山漏

舟宿湯家堰

古堰傳湯家流水當一面隱隱犬吠聲亦有數卽店堰上有僧菴佛日之下院離寺不三里到時夜將半蕭然策杖來月徑松零亂回首臯亭峰微茫影猶見老僧留我宿木榻竹牕畔片帆五更行去眠船上便

舟過鴛湖值雨

蕭晨離臯林午飯達檇李篷牕風捺人四望野雲起落帆五龍橋蒼茫一湖水煙波菰蔣間雜颯亂秋雨扁舟坐我來頗有畫圖意孤塔雲氣中遙卽水光裏斷續釆菱歌橫斜掠浪羽蓑笠遠濛濛裵回未能去近城天巳晚市井喧人語沽酒泊南門囊錢還有幾

葺屋畢有作

我屋苦不多乃是先世遺賴此貯琴籍八口情怡怡一夕大風至雨雹驚交馳溪水乘勢溢沙岸皆崩移瓦飛若石燕壁破門難支庭木拔幾盡圃竹無留枝歎息杜少陵何處吟新詩詰朝良友過爲嫌太傾攲極知君坐貧修治安可遲慨然借僮僕諸費亦如之麤理讀書室繼編栽花籬拮据不終日頗頗仍前規夜眠免屋漏晝斷行路窺但恨所植樹僅與肩相隨牕中人老矣偃蓋知何時回頭語兒孫且進酒一巵

園中喜花木重植

小園綠溪邊花木頗云盛紅白掩映間高亞交相竝海

上暴風來片夕不留賸幸存一蒼松所賴虯枝勁卓立草堂前未減吟詩興有客居銅坑訪我過荒徑贈我花數種不止梅與杏位置俱得宜較前翻覺勝庶幾亭榭旁方與湖石稱幽禽復來棲芳影重可瞪清風明月時一逰野人性

夜坐

臨水三間屋一燈一棐几生平無長物殘書數卷耳蟋蟀悲夜涼相傍幽人語何事梧桐枝偏來牕外雨

秋日殷警齋重至清風涇

夏日過臯亭歷秋始返櫂最喜此山景約略盡其要訪

桂龍居菴看荷半山廟歸家未半月又值重陽到冒雨籬菊開迎風庭竹嘯清酒秖自斟舊琴少同調曉起下繩牀天氣今朝妙晴林風日和楂楂聞鵲噪飯後立柴門草徑課僮掃遥見扁舟來把我賤名叫故人殷警齋意想所不料相揖上草堂執手共慰勞出袖詩一編懷友語深奥交不遺貧賤慨焉見古道君歸五月初梅雨方多滂六月我入山避暑卻煩躁彼此路各睽未得緘書報玆日感重過溪花亦微笑

警齋惠讀奚中石詩

老友嘐城至向我言諄諄名流奚中石賦詩嗜清眞珍重惠一編全豹非片鱗開卷徧欣賞數篇尤絶倫讀彼喜晴詩憫農心何仁讀彼孝感詩至情驚嶙峋卒讀送別詩悽惻傷我神送別者誰子稼書失職人稼書我好友往來寒家頻筮仕得嘐土清廉實愛民豪强俱黙化疾苦靡不伸一朝奪官去童叟咸沾巾復起任靈壽更俾風俗淳朝廷聞其賢晉擢爲臺臣直言犯衆怒降秩歸湖濱講學茅屋下不異儒生貧大道歎胥溺力挽須公身天絶讀書種奄然辭交親忠正若此公不得秉國釣恩澤被四海邊疆靖烽塵僅僅死中壽嘉謨都未陳幸獲奚君詠芳名垂千春孤燈風雨夜撫几增悲辛

補鈎邀同警齋北垞孟堅飲南林別業

衰嬾臥江滸日夕柴門幽故人任南林相邀賞高秋木落川渚淨搖搖來扁舟同志兩三人乘暇歡清遊始離柳邨北一路芙蓉稠笑聲中流起拍拍驚鳧鷗別業隱深竹板橋橫寒流攜手登溪堂主情何綢繆菊采陶公籬茶潑盧生甌牕榻頗修潔澹蕩鑪煙浮話舊猶未已杯勺羅前樓樓前梧桐樹黃葉風颼颼更聞五六月荷花滿汀洲境曠神自怡誰來拘獻酬痛飲睥稽阮狂吟追錢劉得罄一朝樂遂忘百年憂興酣酒數多殘陽下林丘後會知何期歸途發長謳夜露濕衣袂新月俄當

頭

次警齋秋日狎鷗亭韻

蒼茫一水亭檐低柳陰壓了了秋雲開如鏡曉脫匣中有飛來鷗碎把浪花噓相親復相近勝畜天隨鴨傍檻翔清風安用納涼筵舉翼浩無涯頗詑洞庭狹縹紗煙波生小雨時一霎詩人踞亭中紗巾衣白袷對景自長吟愛將險韻押厚顏强和之奚啻十重甲得非張曲江樂處情彌洽我亦類輕鷗不妨與君狎

友人見惠藤杖

美人愛明鏡俠士惜寶劒當其摩挲時千過不知厭我

年近六十遇物心皆淡惟有山水情去來猶在念蹇步笑龍鍾每使登眺欠故友天台來叩戶將我瞰惠我七尺藤蒼然無一玷從此覆身輕到處向人豔奪花勝兒扶躡雪免屐陷永辭陶輿舉庶稱郭巾墊上座老維摩佛法容爾勘會須化龍去澤物我何憾

飲酒

老人百無需惟以酒爲命片刻不醺然四體便如病欣然一飲之充然神氣正不聽婦人言叅軍品可敬我笑陶淵明謀生不自主亢亢二頃田種秫秖半耳翻使重九時送酒望人至白衣儻不來此際如何處

卓哉少陵詩有唐一代冠落落飲中歌津津誦無倦緬懷八僊人渺焉不可見我生或見之執鞭所深願清夏午牕眠枕簟頗云適夢我生平友美酒致一石忙炊松下罏急拂花間席忽驚鄰寺鐘惘惘長終夕聞說板橋西蚆店釀新酒未見酒旗懸饞涎已滿口獨酌傷寂寥試問誰可偶上延高陽徒旁列河朔友有客交傾蓋邀我共一觴問我來何所無功舊同鄉家業飲酒破流宕在此方聊寄酒家宿夜夜依糟牀窮居歎蕭索賴酒慰我情日令尊不空那計濁與清從古痛飲人往往成其名但願醉時死不願醒時生

停杯思故人滿眼雲山疊當時西園會酒興頗豪俠飲量隨淺深彊飲翻不愜所以東坡翁不過三蕉葉麴生稱忘形晨夕在我屋不幸遇醒人相對若槁木嗟彼阮嗣宗沉醉能越俗求官得步兵安用窮途哭寧可酒無詩不可詩無酒有酒復有詩此樂人知否午飲逐耕夫夜飲傍漁叟酒醉詩成時新月又高柳

秋夜偶然作

風雨一樓中清燈照無寐感茲秋夜長獨坐益愁思微寒入牕來問誰取半臂歸鳥必依林墮葉必在地栖栖歎此身飄飄竟安寄侯門雖可行羞作過鼓吏不若客

臨卭賣酒自滌器

溪上有閒園年來勤種植桃李入春繁橘柚經霜實所幸雨暘時盡出天公力稅薄亦易償未抵田租逼婦子日熙熙藉此克衣食讓彼青門人種瓜誇五色

故人愛射獵薄暮來寒蹊下馬叩竹門投贈雙鹿蹄欵留酌斗酒霜林風淒淒扼腕燈燭下舊事傷隴西酒盡揮手去殘月西山低我倦亦欲眠草蟲牀頭啼自問非劉琨焉用聞鳴雞

作客老江湖風波身不定一劒空摩挱生來負血性慷慨杯酒間結交半亡命蹤跡慕鴟夷扁舟變名姓

年華周甲子髮白齒已危聞有不死方行當訪求之神僊固何在玆言恐我欺孰若朝暮間起居慎以時惆悵商山翁高風疇能覊惜墮子房計輕身感陽馳朝野事冰炭況乃定儲爲人生名利中晚節尤宜持

平居念時流與我不同道讀書負古人所志在溫飽言及頗恥之決意躬耕老場圃喜秋成今年禾稼好大婦嫺紡織小子供灑掃聊以送頹齡外此皆草草

貧賤吾家事我將遺子孫胼胝自食力寒暑誰辭煩大布與麤絺陶公有成言方當農工暇經史羅前軒時逢素心來披襟爲解論午後同一醉濁酒老瓦盆近聞東家翁官爵列諸藩家已畜馬乘猶然祭雞豚

去冬山遊歸途次遭雨雪郵店爇餘薪偶爾因人熱野老夜一牀敗絮冷如鐵慙非郭林宗宿處奚必潔今復逼殘秋四壁霜風冽卒歲歎無衣念之心轉切縱有舊時交綈袍終自絕

百年能幾時倏若隙中影春山見花紅黃葉又秋嶺曉立明鏡前素髮已垂領寒飇爾何仇吹我衣裳冷平昔玉關情聽笳淚忽迸寄聲豐沛人士衰志不猛去去金閶遊浩歌弄小艇沽酒下餘杭欲共麻姑飲

迢迢秋夜徂隱隱詩情動離非屈子騷哭謝賈生痛

晝褱采芝人枕上遊僊夢長嘯對清風蘇門舊鸞鳳幽懷託素絃金石諧新弄天濶水悠悠極目孤鴻送

懷別

鴈背天南飛人從城北別帆去已微茫樹外寒峰列江潮凍不流江雲暮尤結摵摵葦花風一船清夜雪

雪中吳峰陸煉師過訪

三秋過虎林訪師吳峰閣啜泉看江海涼風灑簾幕攜我林麓遊木葉猶未落緣蘿攀層崖藉草坐幽壑別歸嗟玄冬江天雪復作時從屋下臥難尋方外樂豈意師忽來一笠雙芒屩擁火話溪山清與宛如昨

山曉閣詩卷二

五言古二

春雪初晴池上軒作

春雪遠林霽陽和入山園園中有方池活水通泉源居閒遂野性獨此池上軒雪銷波融融碧如琉璃盆勿謂軒不廣僅能容琴尊客至榻可施花開閑可捫水雲色映帶禽魚影翩翩坐臥樂有餘永忘人境喧繞池多梅花一徑連柴門夜月寒香來悠然清吟魂

春曉言懷

曙光廹人起蕭齋氣幽清芳露濃若雨霑土滋繁英翩

翩出谷鳥矯翮當檐鳴披衣畢盥漱閒繞空堦行竹煙苔砌泠林旭池塘明衆山散遙靄拂袂風來輕眷彼景物佳能無移我情取琴石上彈攜酒花前傾

晨興惜獨坐巾履饒餘寒朝陽映溪舍綠水生微瀾起視梅李花似雪攢層巒時節近仲春雲霞已改觀晝景忻漸長事事宜遊般娛志有詩書營生存瓢簞山川入懷抱風月資談端觴詠窮不廢朋戚諧清歡終然慰素慕外此非所干

江城暮歸

暮從江城還江柳發新絲是處澗流聲原田雨初足樹外夕霞微煙中鳥影速遠山在船尾回眺曠心目水面清風來細浪展輕縠余本丘壑人野性誰能束世網屢相羈自顧媿樵牧終當掉頭去深溪結茅屋秋月乘漁艇春天把犁犢歸醉百花前高唱白雲曲

雨夜襍吟

夜雨聽未歇小樓餘青燈起坐問孤影何如空山僧澹然寄塵外寧知世愛憎蒼茫兩鬢雪歎息隨年增欲借春風銷俛仰終不能陵谷有遷變此身從何憑區區得志人氣槩將人淩暮歸少妾侍朝出肥馬乘一旦奄忽後名譽誰見稱華屋賓客散枯冢牛羊登寄言世間士

富貴毋相矜

我生何所託詩書爲家資豈無閭里賢樂與爲相知常恐語言直中道情乖離古人重心交死生終不移今人皆面交緩急安能持緩急尚云可還多傾險危所以友道中前賢每愼之

松柏挺高枝霜雪節難改桃李標芳顏風雨復誰待紛紛意未省狂馳百年內今昔此山川昔人今不在散步過郊原遙情發深慨

眞璞不辱身頗懷古人言疇無干祿念我志在丘園藜藿可終飽芻稾能常溫行吟披短褐澤畔聆潺湲其音

何哀怨想是楚屈原忠誠遭毀謗中心抱煩寃同列洶
讒諂君王亦庸昏淒淒一江水悠悠千載魂招之不獲
見悵焉返衡門

千年一古琴秉質素高潔終歲以自藏不受世人悅今
夜雨牕前孤燈半明滅拂拭几上陳絃冷風淒切欲彈
還徘徊心怨知音絕相對未成眠中腸增鬱結

徑巷慵掃除蓬蒿如人長落落一樹梅傲骨橫東墻不
畏霜雪欺春前發孤芳呼梅與之語論心共一觴高臥
意不屑使我情懷傷灼灼豔陽花爭妍道路旁時妝誠
足貴徒供蜂蝶忙

故人貽一鶴云是海上珍丹頂毛羽豐園林經三春分
餐授爾食未敢辭家貧豈不念雲霄健翮翔車輪恐遭
世彈射萬里志不伸翻爲雞鶩笑垂翅委泥塵莫若守
我素林泉藏其身飲啄得自如晨夕隨高人

入貲以爲郎漢代有相如賦才稱凌雲寧獨一子虛聖
朝法漢治此例尚未除況兼軍旅興國用常趑趄里中
富家兒父祖惟侵漁生不識文字倉箱勤積儲既已爲
富人復樂高官居朝揮千黃金暮登駟馬車繡衣華纓
簪詡詡誇鄉閭傲然視宗黨焉更知其餘嗟嗟窮巷士
深夜猶讀書

何物解誤人誤人惟儒冠不如去爲農庶可救飢寒原
野鳴倉庚春花開未殘失時古有戒秉耒誰辭難高下
因所宜體勤心常安桔槔綠楊外山色青林端欣欣時
雨足飯牛飲溪澗田鄰四五家作社交情歡深望年穀
登更期賦稅寬狂歌褉言笑既醉還盤桓跡臥茅屋下
世事浮雲看

搔首明燈前夕風吹簾幕宿鳥盼晨光枝弱難棲託逝
川無停流新花變衰萼榮華不再來今日已非昨名利
太狡獪百計將人縛高位多金人白髮易蕭索至死尚
懷憂生時焉得樂華表北邙山幾見歸來鶴

笑笑永夜坐壯懷悲往年書擬讀五車辯欲驚四筵千
金買駿馬萬里窮胡天交遊露肝膽意氣傾人前臨風
發長嘯所慕在豪賢忽忽感頹老高志隨灰煙資生無
二頃卑棲僅一椽古人常糟糠寒餒心陶然聊以送諸
抱牀頭賴殘編孤吟淒雨中愁絕難安眠吟聲復誰似
日暮空山鵑

東湖俞丹嶼寄題荻雪邨莊圖

前年東湖遊雨霽片帆挂斯時秋冬交荷枯柳亦敗獨
有蘆荻花洲渚迎風拜白疑銀濤翻朗駭玉山壞瑟瑟
復蕭蕭秋聲自成派夜容沙雁棲晝礙漁網曬久欲攜

茲景點染入圖畫苦被世故牽虛此好境界高士有俞君神清同衛玠築室愛湖濱不受塵土械繞岸荻踈踈晴雨皆涼快署名荻雪邨意豈世人解九秋水澄泓三伏雲奇怪翫賞坐湖樓胸中絕蔕芥遙望海上山青青露幾塊微茫城際塔淡淡日光遡槃多菱芡嘗船有魚鰕賣嘯傲每乘閒絃誦寧敎懈屢思一訪之新詩壁閒疥尺幅忽然來恍若對君話披閱小牕前償我煙波債

送友

長亭落日暮送子千里行千里豈愁遠所愁離別情千里復千里客路無定程陸行多虎狼水行多鮫鯨片刻不自持性命鴻毛輕況子抱耿介遇物難和平一語少抆合拔劒面發頳誰能如我輩終身守硜硜名成會當歸毋令白髮生

春日閒坐

晝鳥啼不歇風日淡幽悅空庭寂無人坐看芳草長機忘境自遐累遣心常廣筋力良非前雲山悉如曩琴尊委塵席親故淪草莽既悟百年虛復嗟萬事枉斯理儻可推達生豈云妄

曠望渺長途蹇策疲世故藹然芳園春息影感遲暮雲散鳥飛還花落風回聚草生門徑合池滿山泉注清景莫爲賞良辰稀復遇臥起依南牕遊心觀往素高節諒難儔榮情孰輕慕悽悽人事改冉冉歲華度自乏經世資敢希邯鄲步

春晴野步

春深四野晴百卉美且多林間遠風來吹面欣柔和披衣出柴門絜杖行復歌淵魚躍新藻谷鳥鳴高柯遊目聊一騁可以祛煩痾雖異名山遊我情已婆娑依流藉草坐攜瓢飲清波荷鋤田叟歸驅牛邨童過共言天欲晚西日沉山阿暝色頗少留路遙將如何

日前苦多雨轍跡踈煙衞緩步向南疇樂此天氣晴遙山青可數纖細無雲生徘徊佳樹下閒聽溪流聲鳥散駭人語犬吠憎客行田間冢纍纍然歲久荒榛荊子孫不復顧農者時來耕佇看數載後勢與曠野平厚葬安足持懷哉傷我情

李西雯近多佳什擬欲一讀先此奉寄

溪園花事闌春光潛欲竟落紅隨波散新綠入雨盛撫景獨留連良遊無與竝緣念生平友李子我所敬神同洗馬清體善東陽病終年長閉關心辭外物競危坐受整襟賦詩聊託興近聞富佳構未蒙枉荒徑披懷一吟諷庶俾聰明淨久盼淹夙期中情何由靜

孤邨野水隅隱拙守蓬屋午枕鳥喧喧有睡不得熟遣
興賴古人留書後人讀終傷訓和稀歆然心未足老友
居茜塘幽懷遙可掬詩意滿林泉酒香出巾幅一琖一
長吟磊落成千軸雅抱映冰壺清聲潄哀玉寄問賞音
誰青山在溪曲

夜泊龍湫

午辭東塔僧夕泊西閒艇蕭蕭月一灣淡淡波千頃夜
火乞漁舠推篷風露冷時序暮春天平沙鴈無影此地
名龍湫曠絶秀州景中有千丈潭靈怪跡深屏過客非
温生然犀莫相警

西湖即興

余性嗜諷詠兼以遊覽情蘇白西湖詩妙處人難名山
光與水色懷抱爲之傾今夏來一遊廓然心目清青山
列絶岸綠波搖重城萬頃碧琉璃髣髴通蓬瀛峰展畫
屏開船入明鏡行斷續遠寺鐘宛轉芳堤鶯林壑雨後
幽樓臺雲邊晴歌管落空翠縹緲隨煙輕二公杖屨處
草木遺嘉聲扣舷發孤嘯風激飛浪鳴緬想南渡時繁
華儼東京君臣豈暇豫私慶和議成權姦作心膂大讐
忘父兄空令百戰將獄死辜忠精棲霞一坏土過客徒
沾纓

孤山

西湖景物佳我志獨孤山孤山一小嶼焉足供追攀昔
有林逋翁結廬隱其間清風自千古種梅滿柴關相看
梅尚在斯人終不還

度錢唐江至蕭山訪毛大可不値

爲愛西湖山遊賞忽經月山僧向我言奇絶必東越峰
峰路入雲水水溪浮筏花萼異人間四時開不竭鴈蕩
與天台更是神僊窟聆言未及已遊情驚突兀急問錢
塘舟夜渡西興歇蕭山有故人神清玉爲骨寄書曾念
我三載回音闕茲來喜便道曉起入城謁誰知去年秋

遠駕齊魯軏莫謂地主稀逸興遂不發獨步城西山高
吟玄度碣

蘭亭

少讀蘭亭記便作蘭亭想今春來山陰問徑特一往舟
泛溪泉清笻策石路廣四山微雨過草木紛披長到亭
約十里小憩聊吟賞環亭皆遠山近亭悉平壤不見修
禊人但聞流水響會稽多名山靈秀世莫奬獨此區區
亭千載人還仰人重地亦傳斯言不我爽

蘭渚山天章寺謁王右軍像

晉代論群賢獨慕王逸少起家秘書郎不就尚書名終

領會稽史山水養清傲侃侃北伐書往復誠殷浩骨鯁由天成奚俟周顗料我欲訪遺蹤因過山陰道宛辭詢里人依山得僧廟蕭然遺像在花龕面溪瀑整襟一拜之顧我若微笑我亦支許流觴詠有宿好盤礴林泉間異世而同調

禹廟

會稽宛委山山勢何崒嵂山中神禹廟弘麗世罕匹始至見穹碑不審何代立碑前松柏樹蒼古宋元物廟門對長溪溪光映山色危墻懸數仞崇階陟百級鐵鳳風裏鳴朱螭雲際出庭闕高峩峩殿陛森鬱鬱仰瞻鐘鼎

閒玉座美冕黻左右列八臣各有蒲璧執若非稷契儔定作夔龍测廟旁窆石亭相傳卽禹穴禹穴本巴西蜀志皎如日我聞禹治水玆山告功畢藏書於此山建廟徵明德前人偶傳訛後人據爲實兩說可竝存疑信終莫必浩然欲長歌媿無少陵筆

夜畱顯聖寺同樹南和尚坐雨

淑景纔初夏晝熱驟若暑傍午山雲生已料夜欲雨入山爲窮幽愈深興愈賈但貪巖壑佳那惜汗流股遙望綠樹陰中藏舊梵宇竹徑飄晚風微微聞粥鼓素切顯聖名今日方親覲寺門三四僧衫履頗楚楚延客寶鏡堂正值茶新煑禪牀鶴髮翁人高貌亦古相見一揖外相畱共揮麈夜雨山牕來萬點疾如弩泉響松助之聲勢更飛舞几簟頓然寒龕燈光半吐豈惟祛衣塵兼可清肺腑玄言兩契合斯道久甘苦擔荷獨推君力能承湛祖良晤非易逢永夕情煦煦坐到雨闌時鑪香銷幾縷

曉別顯聖泛若耶溪尋雲門廣孝二寺

五雲山裏寺顯聖居第一昨夜因雨畱禪老吟共室侵晨山已晴照日松還濕翹首若耶溪別僧杖藜出溪光鏡面清溪口巖花密沉沉綠樹中悠悠泛舟入片帆信

樵風孤煙上漁笠愛水弄輕橈放歌凌矯翼波瀾時動搖峰影不得直溯洄三十里溪盡石瀨急遠聞雲門鐘廣孝亦可卽幽意滿雲林蕩漾安有極

遊陽明洞

居恒讀道書知有陽明洞洞在射的山僊靈往來衆意行偶得之遊目快一縱松杉日隱藏崖嶂雲輕弄愕然層巓下忽開巨石甕蒼鬱洞口藤蛇龍伏不動但宜俯首窺那許躡飛鞚怪壁竄鼯鼪神泉流石縫乍到衣履寒深入毛骨涷昔登縹緲峰林屋秋風送窅渺歎奇觀玆遊絕可共我將久棲此黃庭心默誦九轉大還成身

駕青冥鳳

泛月鑑湖

人愛鑑湖水我愛鑑湖月水以月色佳身坐水精闕青山淡欲無天入四空沒來擄浩蕩懷放櫂中流歌恐驚老龍睡鐵笛不敢發狂客賀季眞與爲玆湖勃深夜我還遊其狂更超越

晚過曹娥渡步至梁河換舟

曉離越王城晚問曹娥渡百里一日行到江天已暮江船拾客登襍亂心微怖幸逢天氣晴風靜潮不怒水映夕霞紅山色青非故稍稍懷抱開頻頻首回顧更看上

流船點點若鷗鷺片時歷東岸岸有邨民住煙中寒犬吠林間新月吐重覓梁河舟前指姚江路

姚江舟中望四明山遇雨

四明古洞天山形高萬丈路通四縣入巖巒非一狀中有芙蓉峰秀削無依傍其右有石牕瓌瓏四相向靈境出天然鏤刻戶牖樣夜穿海月光晝透天日亮久矣思一遊痛豁塵土障役役世罔嬰意中空想像扁舟過姚江柔櫓循素浪青蒼遠近山推篷皆在望綿亘二百里低昂不相讓一山極嵯峨頂露千山上云是四明山顧盼神俱王勢欲凌台嶽奇不遜鴈蕩正擬舍櫂登夏雨倐飄颺江雨帶雲來山影漸淪喪去山徑尚遙草繁難展杖遇景未能探俛仰心惆悵雨時姑置之晴日肎輕放終隨茹芝人披雲坐絕嶂

五磊山房聽諸暨僧述五泄之勝

畫錫名山遊暮叩禪房宿坐次逢老僧談吐絕流俗云從諸暨來五泄有茅屋爲探五磊勝不辭挈行襆久聞五泄奇諒師悉之熟請師備言之靈異固何屬始進由西際峭壁雙雙簇繼入經龍橋東西兩潭伏水澄石色幽峰迴路勢曲愈轉愈深邃陰陰皆灌木杖履變成青須眉化作綠邨落幾人家林葦襍溪竹紫閬明滅間飛

瀑忽驚目如雲半天垂裂石傾萬斛騰空雪海翻高崖不能束轟擊鬬晴雷洶涌震巖谷跳躍舞山腰旋折赴山腹細沫遠隨風似雨灑巾幅開先未足多龍湫亦奴僕異境非人寰安可不一矚片席聆師言忘卻膝頻促身在五磊山神遊五泄麓五磊已徧探五泄行當續山靈應笑我得隴更望蜀

太白山天童寺訓天岳和尚

屈指數同遊岳公稱老友論交惟一眞說法空諸有近居太白山舊業匡廬阜太白有天童寺推萬國首密祖古道場非公不可守勝地屢神馳今日始來走屹然嶺

路高峭絕巖壁陡樓閣樹重重峰巒遙對偶舉步入山門方丈晤禪叟各各道相思欣欣開笑口留我夜聯牀情意較前厚坐月豆松篁聽泉共戶牖平生苦耽詩格律細能剖直木與晚雲雨集堪不朽末學媿荒落況拋筆硯久長篇忽見貽欲和心難嘔到時三月初今已四月後休夏宜此山歸須待秋九鋪徑草如茵拂袂花如綬千丈瓏璁崖看雲日攜手

鄮山瞻阿育王舍利塔

昔有金陵僧出家長干寺訪我過湖郵爲我談舍利舍利本云何我佛之三昧得之阿育王求之吳大帝某甲

苦修持屢次覲光瑞公亦法門人仰瞻應一去事阻未能前頻年空寤寐今夏過明州樂彼山水異明州有鄮山州人稱福地七寶舍利塔示現隨根器聞言心躍然清曉策筇至山僧殿門開銅幢殿中峙啟幢出塔觀塔高無尺許頂懸小金鐘舍利藏於內形同寸珠圓色似兼金麗萬道白毫光流動常不住老眼久瞢騰炯炯忽此際長干與鄮山是一還是二

午發鄞江夜抵岳林寺

晨候鄞江潮午時潮始上舟無十里行忽驚風逆浪江風何太勁江潮翻相讓青山日欲斜有帆無處颭回首語青山奉化定何向溪橋溯流入兩岸盡沙漲山城響暮鐘煙路歸樵唱夜訪岳林僧禪榻喜清曠松牕如晝明誰知月已望

封山禮布袋和尚隱身塔

和尚汝何人布袋隨身畔遂以布袋名歷世永不變尸解梁帝朝空山遺塔院翠竹風蕭蕭蒼崖雲片片向前一稽首皤腹嗟難見徒步入天台路經奉化縣布袋我倂無世人作甚喚

同務本上人遊雪竇山

微雨曉來霽隨僧遊雪竇山廣二十里梵刹臨險構崚

嶒石徑危寸步勞躋壽落澗泉淙淙聲如金石奏林名受含珠花木信奇秀桃英開已殘綠蔭掩清晝插天千丈巖可望不可就我生無百年一失那能救午腸漸欲飢僧蠡乞餘粮日斜始下山白雲攜滿袖

宿毛竹嶺僧菴

西出奉化城大溪濶數丈水急橋復危一步一惆悵既度猶徬徨行李幸無恙前路頗坦夷客懷稍覺壯郤樹偏鶯啼阡陌動農唱界嶺苦不高拖筇亦可上那知毛竹嶺蒼蒼又入望崎嶇絕攀緣暝色帶林嶂過嶺問僧菴形骸嗒然喪

寧海拜方正學先生祠

建文遜國初死節公獨慘臣甘十族誅君忍一字篡吁嗟姚斯道密奏皆虛誕旣知讀書種法亦當輕譴如何被戮時酷更連親串居常誦遺編斷斷齒欲斷幸從公里遊公祠可匆見空壁氣蕭森白日光淒淡瞻拜神肅然座像目如電英爽三百年天地色猶變骨肉血淋漓肝膽鐵鍛鍊大笑燕王愚忠義作讐怨公已如此死何況諸貞彥孝陵若有知九天應浩歎

萬松岡望南海梅岑山

十里一松岡岡路寡平衍幸有松可觀得慰老步蹇岡頂出松層衣袂天風卷大海青如銅萬頃摩兩眼一綫梅岑山鏡中螺黛展遐哉梅子眞自問世緣淺浪跡於此山終身遂不返負笈許相隨敢憚春潮險

岔路

遠遊我何爲顧影堪一笑衰臉對殘花白髮傍斜照陟嶺復登峰險艱魂屢掉岔路徑稍平未夜便可到邨店三兩家亦有雞犬鬧煙火出桑麻生涯穫耕釣料知來客飢炊黍滌山竈

松門嶺

行行山嶺多處處愁窘廹峭削尤松門去天疑咫尺萬疊松翠中徑懸一綫白仰視高崖閒飛鳥似孤客絕頂望難窮雲氣微茫隔竹杖撥雲登身危與轉劇道路歎衰年往往倦行役何事凌崄巇自有風生腋相忘攀躋勞翻覺步履適嶺上有僧菴門前惟鹿迹除卻嶺頭雲誰來共晨夕

嶺僧導登奇石版寮二嶺夜投天封寺

到嶺日亭午嶺頭松蒼蒼嶺菴蹔偃憩解渴清泉嘗羨彼菴中僧黃精作餱糧年已八十餘精力猶然強問客何所之踰險來羊腸欲訪華頂峰采藥尋僊方看日出海底萬仞恣翱翔願師同一往庶免迷津梁況茲新夏

天風晴晝尤長策杖離松門十里皆平岡岡盡又危嶺松門互低昂石奇駭人觀鬼工開洪荒或蹲如猿猱或伏如虎羊拱或如丈人列或如鴈行忽焉飄舞袖時亦作垂裳縹緲如飛雲磊落如騰驤其紋類綺縠其色穠青黃似斷還復續纍纍難端詳屢步境屢變目眩神徬徨恍疑入瑤圃頻俾身世忘聯絡版寮嶺形勢相頡頏二嶺久徘徊千山俄夕陽暮鐘何處鳴古寺深林藏弛裝佛燈下對月眠禪牀

浴佛日同陳一息飯僧華頂峰

台山多高峰高絕更華頂崔嵬不易攀斗然天外挺僊

佛或來遊世人那容騁更聞多高僧結茅此中屏寒暑坐峰旁糧斷無從請向道羨陳君根器由夙秉挈我入台山徧觀諸剎景華頂尤注心陡上力何猛群峰悉在下俯視可一哂偶逢浴佛辰復爾登靈境歡喜肎虛還爲泉設果餅峰頂一聲鐘瓢鉢集俄頃豈無應眞來俗眼未知省倚杖白雲前斜照山光暝回首拜經臺風吹孤笠冷

遊桃源洞

靈洞問桃源輕身雲裏度春風洞口花笑我來何暮閒攜采藥籃獨向溪邊步何事屢回頭恐失來時路

遊桐柏山

緣溪向北行嶺路凡九折遠遊爲采眞偃山訪桐柏九峰落眼前三橋雲霧隔豁然洞門開金庭遺古跡昔聞王子喬茲山煉玉液丹成白日去不留鶴一隻撫景生遐思支頤坐危石永晝不逢人瑤草空自碧

由方廣寺過曇華亭觀石梁

異境尋石梁援扳先方廣寺藏翠靄中梁駕洪濤上危嶺踏八楓重疊出灌莽聳身入孤亭曇華落我掌俯檻窺石梁長鯨驚十丈跨澗色青蒼勢逐雲飄蕩雙瀑懸崖來滾滾梁底響飛步思一登苔滑未能往

萬年寺與徐雪舟周柯亭訂秋日鴈山之遊

斜川徐與周里中稱二彥骨氣帶煙霞杖屐吳山徧猶嫌遺恨多未得遊台鴈風雨阻扁舟晤對三春斷銷閒賴越僧舊任天台縣枉訪話台山萬年尤可羨寺古抱八峰泉清合雙澗偃蹇百圍杉蒼翠歷秦漢一過羅漢嶺山水更奇幻到日公方知語言難贊歎遊思勃然興芒鞵咄嗟辦千里不知遙老經行腳慣名勝按圖求梵剎從頭看落落萬年寺森森眼中見不期會兩君把臂懽無限云從前月來思逐尋僊念偶從萬年過寺僧留作伴松吹襍謳吟花香落枕簟僧本永嘉人鴈山有禪

院行當返故鄉重把龍湫翫我輩儻欲遊秋涼同去便

從金地嶺過幽溪高明寺復登圓通洞

峻嶺卻復前半日行未透隱隱招手巖雲邊若相候危磴歷千盤鐘聲忽邂逅古剎叩高明金碧輝先後幽溪亘重雲喬木翳晴晝欲參最上乘清泉臨澗漱講堂數闍黎智者見難又惟有石經幢遺蹟還可覩圓通夙所慕捫蘿躡層岫突兀倚兩崖嵌空分四竇修廣二丈餘砥平頂圓覆朝暮松風來鏗鏘琴筑奏久聽神灑然曠懷出宇宙終邀玄應君新詩洞中構

國清寺晤牧山禪師

夕陽下遙岑嵐氣漸欲暝磵道多屈盤已斜還復整危步涉雙流仰見五峰影慭足雨花亭天香墮衣領一塔對寺門百泉響松頂吟嘯無寒山巖壑賸孤泠方丈牧山翁高懷世莫竝鑪香禪榻清牕月夜風靜

寒巖山

山山巖盡寒玆巖寒獨著遯跡來寒山卽以寒名署我赤氷雪人胸次堪同語杖隨松蔭遠徑躡泉聲去洞壑氣森然朝暮白雲據石室可偃眠盤石可箕踞舉手問寒巖寒山隱何處煙銷碧潭澄月皎青山曙

赤城山

我來天台山探奇徧遊展清曉過赤城一見驚心魄雉堞遠排空霞氣連天赤東海紅雲生飛來化爲石新旭光射之松柏不敢碧山上有三巖巖巖遺勝跡中巖景最奇疊猷舊開闢花宮見彩虹釋迦臥紺壁髣髴絳闕遊丹梯躡千尺平生紫霞想長憂雙鬢白忽作朱顏人笑謝丹丘客

訓別國清祖憲老和尚

憶昔靈巖山身到逢秋孟論交得憲公道誼深相訂盟我共室居臨行賦詩贈一別三十年缾笠各無定今夏偶乘閒遠發天台興石梁華頂峰是處窮奇勝聞有國清寺往往棲賢聖予欲訪其人風月同歌詠誰料遇憲公山門一笑迎握手話離衷終夕未能竟更爲誦新詩年老句益勁如撞萬石鐘凜然起人聽婚嫁畢餘年入山隱名姓清泉白石間松下蒲團竝公能許我不青山作盟證送別過溪橋感公情意盛莫愁前路嶮杖屨難縱橫一虎借豐干騎出松門徑

登關嶺望天姥沃州諸山

近山洵足觀遙山更宜視迤邐新昌山遠接天台至疊疊與重重起伏態各異關嶺界兩州宛列城郭勢梯石百千層登之良不易斯日天宇晴群山爭獻媚形影看

雖清終難究層次獨有天姥山聳然拔乎萃太白夢曾遊高吟若天墜對峙沃洲山靈奇皆福地緬懷東晉賢觴詠此閒寄媿予生也晚未得同吟醉雲外一峰青支公放鶴處

涔浦舟夜晤陽羡董蓉僊因悼徐竹逸

陽羨陳頵翁賦才肆噴薄棄世二十年吟壇傷寂寞猶賴竹逸公斯文尚有託陽羨山水佳蒼翠繞城郭登覽雨晴宜騷客日盤礡秋爽泛輕橈一琴書一槖飛渡太湖雲來尋朋友樂蹤跡歎靡常空山老行腳春策山陰笻夏躡天台屩歸路經剡城涔浦舟夜泊解后董蓉僊

是邦舊滀博邀我共談心篝火逢牕角清詩更示我山川恣揮霍抑揚唱歎閒大類陳徐作顔翁骨久埋竹逸今何若酒懷猶昔無詩興可如昨遠別恒想之欲晤期難約倏聞兩載前亦化遼天鶴董君言豈誣淚墮神錯愕屈指數老友晨星已落落竹逸又云亡風雅轉蕭索傾蓋得荅偃抑鬱聊爲卻

舟泛剡溪

飄然一葉舟乘興剡溪徃風冷水澄澄宛作雪夜想四山競嵯峨千樹互蒼莽倒影入滄浪嚴瀨差相仿溪曲戴家灣懷古蹔停槳絕壁松颸來悠然玉琴響

黃石渡

小艇隨溪流十里數曲折水當渡口奇處起翻如逆蹇樹礙孤帆峻石夾兩壁雨淨菰草青風動浪花白飛鳧遠作群游儵悉成尺我行剡山久茲景頗幽僻煙靄徧遙林定有高人宅曠望絕危橋邈焉塵世隔心疑圯上翁來此隱雙舄

青楓嶺弔王貞婦

嘗讀南渡史扼腕祥興末帝舶去厓山浙閩俱覆沒元兵入台州沿途肆殺奪金帛無留遺子女咸搜括傷哉王貞婦隨衆不能脫搶地呼蒼天夫死妾敢活主將豔色殊防守嚴邏卒遠攜來嵊縣青楓嶺頭歘覩者意少弛潛步出林窟四顧盡高山旁有壁如碣撫壁一長號玉指口忽齧以指代寸管淋漓血不竭先留已姓名次紀死月日書畢卽投崖身碎魂怡悅至今陰雨天字蹟猶突兀久仰貞婦名便道可不謁巍巍嶺上祠危徑攀蘿葛烈氣薄霄漢冷風徹肌髮我懷文文山斯時亦被執九死心靡他凜然同一轍千秋柴市歌萬世楓嶺血

夜過蒿山壩宿紹興船

薄暮抵蒿山稠疊疑不通遠林聞虎嘯絕岸迷蒿蓬安知有小徑委曲藏崖中傍厓起投纜微月光朦朧舟子索酒錢笑我行囊空過壩夜未半山店燈猶紅門泊紹興船首許搭老翁入船展被臥枕邊來溪風何曾穫穩寢人言襍篙工我自吟我詩清興誰與同

聶晉人夜訪話舊

西浦夕陽沉櫂歌漁漸返炊煙徧墟落莫辨樹深淺淡淡柴門月隔水光初滿溪路響人語驚起籬下犬輕舟何處客風露到邨晚徐泊柳岸旁問我家近遠我意頗怪之跣足就舟眄知復是故人驚喜各笑莞登我讀書堂坐我彈琴舘脫略舊寒暄意眞儀數簡濁酒向鄰沽清燭傍牕翦無物充盤餐八月鱸新產前春在西泠避

逅情繾綣狂酒復豪詩晨夕共蕭散我飲未半勺君飲已百琖我吟未一首君吟已盈卷看月倚山樓聽雨眠湖艑三竺隨僧入兩峰逐樵轉千斛旅中愁得君盡驅遣去秋重陽節訪菊過吳苑客㢡快重逢相對霜髭撚一別又經年流光傷轉眼此來實意外話言忘曼衍三載三晤君古道如君鮮夜寒逼座隅哀蛩亂堦蘚勿嫌小榻塵襆被聊可展

小樓坐雨

秋雨滿疎林小樓時一上風葉已淒淒煙波復蕩蕩遙空厲一聲不覺情悽愴良友隔關河歲月音書曠惆悵

好溪山間郤牀頭杖

張石㴬見貽堯峰漏霜和尚寶雲詩

昔飲寶雲泉曾躡堯峰嶺聳雲石突兀排壑樹秀挺糾纏蔦蘿繁犖确步櫱窅佛院掩山坳白日翠陰暝淥淨一泓水僅畜三尺井俯就石闌窺寒氣凜毛鬢粲若寶奩開光同古鏡示往往幽客來取汲事修綆探瓢一試之塵夢豁然醒始謂泉在山飛流定千頃豈知跬步間深藏若高隱余具嗜水癖甲乙頗能品三峽康王谷路遠惟延頸中泠泊慧山時亦攜缾皿茲泉許屢啜衆泉似可省賤近而貴遠古人所深警歸來二十年孤蹤傷土梗卜舍荒江上相弔獨形影茗溪石㴬翁訪我浮舴艋贈我詩一卷歷叙堯峰境問出何人手漏霜老禪定漏公董氏子蟬聯世族盛弱冠稱名儒讀書負夙穎世亂不得意披緇跡幽屏匿影堯峰山不受諸方請夜坐琉璃龕晝啖松花餅以泉沃詩腸洗出煙嵐景遂名寶雲詩臭味實堪併從此一井水名與四瀆等堯峰如吾友別久切引領今哦漏公作恍接舊欬謦困酒或一吟爽勝吸涼茗病暑或一吟甘露灌人頂何必深山遊野懷方肆騁

訪舊

杖策訪舊隱層崖天蕭森微風陰壑來草香凝幽襟古屋度流水白雲間疎林飲犢事已遐清泉人猶尋斜陽石橋畔驚客多山禽節物歷素秋相對成謳吟還當明月夜小閣聽鳴琴

張曉廬冬日過訪贈詩攜示汪柯庭墨蘭畫冊索賦

蕙比士大夫蘭花比君子偶繹茲兩言中亦具微理所以貞潔流寄託每在此余也空谷人見蘭輒心喜中庭繞砌栽碧莖抽春雨日來迫寒冬翠葉蒙荊枳恐被霜雪欺惆悵淵明語名士張曉廬扁舟過我里坐對道相

思抜贈詩滿紙更示墨蘭冊作者柯庭氏臭味喜同心幽姿拂人宇展翫尺几間髣髴九畹裏淋漓十幅中變化非一體秀石與疎竹點綴情旖旎妙筆出天然不受畫家使曉廬爲我言汪君洵佳士樂與我輩遊一堂共寒暑摩抄古彝鼎商略舊經史常從伊唔暇觴詠偕朋侶時逢清興來揮灑墨池水凌風數枝芳於焉徵品誼聲價文湖州墨君可竝美日後公晤之知余言有以

寒夜有懷

悵悵寒宵長愁心若羇旅豈無杯酒揮孤影終不許漁唱斷江邨鴈聲落沙渚雲樹遠蒼茫故人去三楚長懷

前年秋挑燈對相語山閣夜棋殘坐聽猿啼雨

答魏水邨冬日見寄

與君同縣居未嘗識君面今秋在臨安翻得朝暮見知君愛遠遊齊魯燕楚汴半赴故人招千里攜一硯弔古過荒城訂交皆碩彥霜途跨馬行雨店聽鶯囀題詠徧山川此事推君擅襆被忽南還湖山復依戀君任我先歸風前傷社燕茅屋掩跡林臥聽落葉戰新詩重寄贈深情何沓沓鄉城居止異十月雪微霰煙水歎茫茫欲晤無舟便見詩如見君晨夕吟靡倦稍待春風回訪梅叩君院

山曉閣詩卷三

五言古三

早春過馨堂小閣

入春過半月頑陰尚凝凍畏寒嬾出戸屋冷若崖洞今晨露晞陽草木便萌動南邨有老友往還日靡空或酒或書琴笑語花間共浹旬缺晤對愁歎屢仰棟策杖傍午尋把臂徵昨夢邀坐小閣中缾梅作清供几席塵不到深閉宜禪誦寒暄豈暇叙獨索新詩諷交道貴忘形世情焉足重夕陽亦愛客微影紙牕送約我遊名山飲泉聽鳥哢山雪幾時銷芒鞵同汝縱

庭梅初放同顏御飛葉曉嶸小集

首春饒雨雪庭戸如冬寒梅花斷消息有酒誰爲歡日來天氣和溪旭明晴巒庭梅破齒笑清香落筠闌疑與故人逢一夕間愁寬孤賞終寂寥偕友情方殫花間聯席坐花下橫琴彈髣髴竹林中嘯傲恣盤桓興酣忘晝永斜照梅梢殘儻嫌意未盡月出留重看

徑山啓慧長老見過訂入山之期

餘杭雙徑山山深雲樹窈勢趨天目來峰巒互圍繞當年東坡公笠屐曾徧討題版留山門歷代人猶寶平生登覽興千里覿之藐只尺餘杭間蹉跎翻逮老結伴無

勝流夢想空昏曉禪友久棲斯孤身傍猿鳥緣念舊時朋遠過荒邨道澹話共茶甌閒情寄吟橐細詢山中景片言豈能了還山定何時挈我期春杪我衰師勿憂步履尚輕矯得遂團茅居衣食迹如掃拙哉此老翁看山那得飽

答程言若

君向羅浮還見贈詩兩首幽清若梅花芳潔沁齒口羅浮多吟人翁山我舊友憶曾東臯堂刻燭共杯酒一別隔雲山廿載缺攜手聞君遊其門日將詩法剖朱明四百峰峰峰品題有行當乞全編未識君肯否

入城尋魏東齋不值

頻年嬾入城知非野人宜偶因尋老友早起扁舟移出邨懸片帆潮上微風吹浪逐桃已盡楊柳煙迷離到郭二十里廛市方晨炊蕭然高士屋古樹清陰垂前臨漾空濶板橋臥漣漪不見應門童久立生嗟洛鄰右機中婦問客欲何爲如訪東家翁昨赴菴僧棋或索今夕醉焉能定還期

魏水邨留遊涉園得讀朱西畯詩

水邨有吟友梅里朱西畯彼倡此相詶准若江潮信快讀思傾囊居苦遠城鎮我別水邨久乘閒一棹訊留我溪園遊雨後林巒潤小閣坐殘春風裏花成陣扇頭見新詩長篇去鋪襯落落意清眞飄飄神逸俊朱君片羽耳已足壓先進屢諷不知還夕陽映衰鬢

李鶴君寶持齋重晤研亭禪友

平居寡塵輭還往惟朋僧晴牕坐春晝雨榻挑秋燈頗得清淨趣心迹寒潭澄年來事遠遊此興旋廢崩有友西邨居襟度清如氷詩文迴流輩閒亦參宗乘思欲接言笑相尋曳枯藤入坐見禪客當日忘形朋濶別二十載白髮驚鬅鬙聞棲五雲山終焉罷擔簦何復遊我里名士書堂登交情覩猶昔吟卷橐中增回念聚首時高風常伏膺今茲獲重晤更使幽懷興

曉次安溪晤塘鄞陳匏菴

聽鐘度楊墳泝流入奉口曉嶂翠如屏春波碧於柳沙禽破浪飛漁笛起林藪昨暮泊塘鄞夜雨江鯨吼詩人未及探豈暇問杯酒舟子趁晨光喜值新晴後安溪轉盻間初日照岡阜隔舫聞吟聲高士知爲某投纜匡樹根披衣顧老朽相見情藹然徐卓門下友憶從兩公亡風雲寂寞久清興復逢君泉石亦頫首髻峰約尋花古寺一攜手

大遮山東明寺觀牡丹花寺爲明建文遯跡地客

有進花一枝者插地遂活今猶繁盛云

讀史至建文太息難終卷天子被袈裟亘古未嘗見吳楚滇蜀間山川遊歷徧懷哉大遯山春日曾依戀野客獻名花水缾供清宴殘枝偶插地根長知天眷至今三百年紅芳猶滿院我來爲尋花兼訪無塵殿殿中遺像存感慨還欣羡家國有衰興香火無更變回憶壽星亭老淚花前濺

舟過平窑眞寂院值餘杭王爾泳沈岱瞻家大白

登山扶筇杖入舟眠笛篳輕橈碎溪雲小雨忽數點西行十餘里波光看瀲灩青翠山迎人蕭瀟風吹臉水掠

燕高低岸縈草荏冉隨流到寺門綠樹翻相掩何意遇三君溫然如琬琰清話坐山窻卻疑琴在剡泠泠松泉中夕霞委遙崦

爾泳岱瞻大白邀至餘杭

餘杭山水區夙昔勤寤想良友意殷然未妨偕一徃寺前別老僧溪曲撥輕槳廻流宿靄銷蔭石晴林廣跳波魚有聲還樹禽交響時當初夏天即景多俯仰三子里中英傾蓋見豪爽吟嘯快同心扁舟恆清賞向暮抵山城一尊小軒敞

同大白晚遊南湖乘月復至嶽石歸宿岱瞻書樓

餘杭有南湖清景久相憶傍晚一展眺攜朋理輕策入眼驚浩渺西湖差可敵湖光值暮晴千峰送遙碧水鳥白翻翻堤桃紅的的小亭築何人如笠倚湖側又如釣魚舟蕩漾出蘆荻嵯峨天目山萬水日奔激容納非此湖居民幾漂溺下流洩苕溪潴決赴震澤森爽夜風起春衫墮寒色微月映青林信履探嶽石幽澗自廻環怪石誰搜剔仰月橋頂眠窺泉樹底立予亦市藥偃菟於休歛迹長嘯別山靈歸途岸巾幘早已賢主人樓頭香爨拆大白興尤高漏盡杯未釋抵掌話名山雲嵐飛几席曉來天氣佳更約尋大滌

洞霄宮拜李朱二公像

偃宮訪洞霄先賢提舉處危殿匝諸峰幽徑環老樹賜額理宗書高懸尚如故古碑僅半存剝落少完句巖巖李朱像方丈巋然塑升階一瞻仰丰采堪追慕如見立朝時諤諤英姿露吁嗟碩果臣翻令投閒住緬維靖康年忠定忠誠布宗社繫安危才畧金人懼有謀不見用長城爾自仆文公歷四朝進退亦屢屢雖棠人主眷終被群姦妒晚節號遯翁抱道甘遲暮予也聖門徒自守信有素百拜二公前孤憤聊一吐名教歎凌夷儒者失故步紛紛膴仕人非商即紈袴經濟視弁髦詩書付盲

霧何當起二公狂瀾作砥柱

大滌山石齋書院

在昔明末造士氣悲靡靡漳浦黃先生挺然欽崛起貶
謫志不回蹇諤性所矢平臺忠佞辨讀書見根柢奪官
來浙江從遊悉名士講學大滌山書院構堂庀九域隨
覆亡孤臣復誰倚慷慨入南都從容就一死詎無新爵
懸吾道固如此先生理學宗私淑久遙企茲日獲來遊
策杖破荊枳蒼涼白雲外碧蘚盈函几眞儒不易覯褁
回深仰止高吟絕命詩感愴何能已千載洞霄宮清風
配朱李

詶鮑覺庭

人生快意事山水與朋友其外惟文章三者那能偶今
春來餘杭溪山落我手奇勝得徧探此樂曾未有地主
四五人一一嫻詩酒孝廉鮑覺庭風雅推爲首示我濯
纓草蒼澹仿韋柳把諷長太息如君定不朽片言彊裁
答效顰忘老醜青山若有知相應笑狂叟

天目中院同仁中禪客夜話

肩輿侵曉行日昃輿夫倦影落亂泉間一步山一變晝
飲問孤邨夜宿尋荒院牕榻氣森寒薄暮風竹戰禪客
翩然來煙霞滿顏面挂笠佛堂前整衣各相見自言寧

都人魏禧居共縣萬里慕名山十年遊屐徧更嗜魏君
文篇帙隨身轉師言契余心不覺生懽抃叔子魏先生
高文余夙眷豈徒似漢秦直可翼經傳蹉跎豫章帆未
得親筆硯今夕願無眠重開燈下卷

從雞爬車馱二嶺至獅子寺

眼看天目雲腳蹋雞爬嶺車馱更崎嶇杖履何容騁崖
路轉紆盤古寺藏松影幽亭跨絕澗欲憩畏寒泠山門
辛夷花玉色映朱杏千丈獅子巖蒼蒼背殿頂南谷我
舊交話別年已永移錫銅棺山鴈足風前屏繼席有形
山襟懷示恬靜畱下方丈榻沙彌供果茗鐘動牕月來

煙起林壑暝

太子菴洗眼泉

東目分經臺西目洗眼泉皆以昭明稱於今殆千年分
經啓人瞶已眼翻茫然靈機怪漏洩天神心何偏還賴
我佛慈甘露巖頭穿一洗眼復明經傳泉俱傳老眼近
盲翳空青乞無緣隨僧挈軍持松扉叩寒煙俯首急一
掬清泠諸煩捐軒軒眉宇開百里見目前

漱石亭

振衣上東坪危亭坐漱石仰看百飛泉飄雲下千尺沃
雪鳥避翔疾雷龍起蟄奔騰巖谷爭洗出太古碧松杉

俱十圍天光漏微隙檐牙藤何蒼闌角花常赤子荊從
未來佳名果誰錫開先漱玉亭奇觀聲籍籍茲亭孰低
昂惜哉在窮僻我欲效坡翁題詩掃崖壁

西方菴贈棘門開士

精廬探西方徑窄筇難投嶮巇傍絕壁直下驚回頭斷
處伐木接孤巖如雲浮廣濶不盈畝佛屋疑虛舟四顧
皆凌空茲巖誰爲留分明碧海中群僊幻蜃樓上有玉
柱峰峰頂小松幽開士峨眉客雅慕名山遊暮年樂閒
靜一住經十秋千詩攄奇懷萬象毫端收西牕日欲落
累諷烏能休

晚過高峰塔院宿仰止閣

崔嵬獅子巖蹲踞驚奇特俯窺千丈崖峭削不可測高
峰十六年死關依崩岩至今塔藏前遺像黃金飾問法
無斷崖跏趺空默默巖僧西江人瀟落見胸臆小閣背
巖開牕牖松翠逼紅霞倏飛來天錦爛然織坐賞忽忘
暮暝色變爲黑投林幽鳥靜叫夜希猿亟山寒火有權
雲重鐘無力我倦欲尋眠長晝苦登陟閣在瀑泉旁聲
喧眠不得清夢幾時成微吟枕攲側

午雨未得遊活埋菴

旣禮高峰塔復尋中峰菴活埋異諸方焉可不一探危
徑近東塢遙通玉林龕老僧解指點約我窮晴嵐晝雨
敗乃事興阻心寧甘山靈太狡獪妒客清幽耽還坐仰
止閣看瀑飛雲潭

仲夏徑山作

雙徑接餘杭偶動幽尋興餘杭數名士年來聲氣應扁
舟知我到掃榻開花徑王鮑老詩人大白欣同姓南湖
嶽石間壺觴輒相命風景麥秋殘黃梅雨忽橫近郭列
筍輿溪漲未可問怊悵入山期長夏已過孟

冒雨經雙溪雨過溪流急尋山不待晴拚取芒鞵濕近
山嶺漸高舉步轉艱澀雲氣沒層巒松聲灑孤笠聞有

古梅菴翠竹萬竿立樵人指微徑息足扣扉入山僧禪
誦餘離席笑相揖

嶺夾數里松亭俯半山竹僧茶解客煩山亭息雙足崖
曲洗硯池名傳緣玉局墨妙散塵寰空餘池水綠遐哉
雪嶠翁小菴池上築高詠比孤雲臥看群山伏

茲山古蹟多攬勝惟拈提所以東坡翁三過三留題樓
閣藏翠靄既到還復迷孝宗聖碑亭碑文猶可稽緬焉
開山祖始至誅茅棲出亭看落日已在西峰西

夜宿梅谷房曉訪松源院松源有山樓牕開五峰見高
挽五青螺長天作鏡面何必五老峰匡廬奇獨擅禪師

精畫理相對坐清宴興到一潑墨蒼翠落霜練我來欣
賞久茗葉醒午倦慨然卷贈我知我意所眷回首顧五
峰雙袖欲藏徧
峨峨凌霄峰高出五峰上隨僧振策登盤空險莫狀賈
勇窮其巔似鳥翅輕颺下視千萬山大地涌寒浪東西
兩天目只尺見巖嶂前月曾徧遊此際猶相望峰有種
茶僧草菴絕幽曠籬落雲棲遲佛前花供養曉汲石泉
清晝餐崖筍壯久慕凌霄茶當夏葉纔放宵來新焙足
連啜感師覘苦辭茶不多今春雪浩蕩花朝與寒食峰
頭幾一丈

寺基古龍湫有穴穿江底老龍去何方僅留穴中水憶
昔眉山叟洗眼頻來此細字看殘年高興孰與比予年
屆六十眼昏昨秋始再拜乞靈泉重明全藉爾散步出
寺門望江聊徙倚摩抄蘇蔡碑欲搨苦無紙
何處可繙經寂照堪朝暮聽法無靈雞擁膝思馴兔前
尋喝石巖十丈巖頭露裂作三屏風相傳一喝故我今
試屢喝頑然不我顧大笑別巖行披草覓舊路
眞風日益衰禪理誰復究請看不動軒荒涼已非舊繼
禮大慧塔愴然念無垢本爲遊山來宗乘亦思叩所見
但泉石古宿杳難覯聞行南塔下龍洞景奇秀巖壑駭
嶮巇步履不敢驟坐看龍鼻水急湍飛雨後微微山月
生絕壁叫寒狖
兩夜眠寺中晴晝坐峰頂石上采雲英巖前弄松影興
酣發長嘯驚猱墮崖梗時或攜閒僧作伴話清冷臨別
索題詩竹牕筆硯整我不如圭齋說偈訓古鼎下嶺尋
歸途餘杭趁賈艇問我來何山雙徑喫新茗
徑山歸孟堅見過以未得邀遊德清爲恨
德清半月泉吟社推極盛蘋部爲主盟未菴作陪乘始
我到餘杭便道舟欲命緣有徑山遊偶緩採朋與歸來
北牕眠故人過荒徑舊業餘不溪門對羌峰勝泉石亦

堪娛悔未從公訂聞言心爽然良晤付前定幽賞還可
期秋山黃葉映高詠坡公詩相攜步霜磴
入山後鶴君兩次見過有失晤對漫賦爲答
前春遊天台今春遊天目徑草塞柴門掃除懶僮僕友
朋但空還書卷付閒束李生冰雪姿素志嗜松竹無論
晴雨天小園時往復清泉對榻傾奇文並几讀三日少
相見愁懷動盈掬有僧亦舊交棲靜高峰谷來約看梅
花煙霞枉尺幅發輿策孤筇去路問樵牧繚繞陟雲崖
蒼茫侶麋鹿坐石偶支頤遇澗還濯足獅巖一登眺衆
山俱碌碌因想作賦人恨地不能縮

立夫見過索天目遊槀

天目古靈山前人恒躡屐振策未能往披圖總陳迹今春値身健偶作幽尋客對景寄淸吟景多吟思窄應接苦不暇得十終遺百歸囊試檢點蒼翠猶可摘弟也負奇懷煙霞有夙癖讀書華黍莊林泉手親闢扁舟遙過我坐我松下石索諷山遊詩把卷意怡懌袖歸聊臥遊阿兄諒勿惜

溪園銷夏

溪園綠樹深鳥語聽不足露浥乍開蓮籬補新抽竹隣叟餉畦瓜家僮烹野蔌澹泊老人宜欣然茶已熟掃室

徙禪牀杜門辭飲牘簾卷一鑪香竺書趺坐讀

三間臨水開繙書作消遣幽林夏欲殘尚有黃鶯囀鯉魴樂淸涼窺客遊波面我懷陸放翁晚釣詩不誤紅衣藕花褪翠綃蕉葉卷佳石洵可人琴情託婉孌猶記暮春時往還天目院筍蔬瓦盎香巖壑芒鞵徧夜來小榻間夢裏忽重見

溪流曲抱處園小約一畝松羅佛閣前酒釀花軒後談禪過高僧索醉來老友豈可無棋枰石上片時偶平生少知己二三俱白首淸景莫相拋早桂空庭又冊砂能駐顏此語聞之久往昔古僊眞不知還在否

浴硯汲新泉焚香開古鼎吟詩白雲來半峰草堂頂凌霄一雨後階前墜紅影松青貯石缾芡實剝磁皿午臥展桃笙枕函似秋冷疎蟬不住鳴夕陽歎徂景淸笛兩三聲柴門過漁艇

何處來晚涼溪風柳間發罷浴坐花前妙在一散髮菡萏暮尤香白鳥影飄忽紅霞不遮樹靑山對突兀微鐘度水來精廬隱叢樾輿到策吟笻板橋蹋新月前春煙波舟若耶泛東越夜宿古雲門峭蒨僊靈窟卻怪乞詩僧燭盡猶未歇

斜川訪李瓌瀛不値得晤令兄巢來同至靜覺菴

尋南樵上人

斜川多名流瓌瀛吾好友煙波三十里未獲時聚首淸景快深秋一棹遙相叩不圖晤長公笑握花下手言弟入江城豫計作重九行當載酒歸知翁能待否況有南樵師高風慕翁久往往形詩篇老屋在疎柳藉翁展齒音慰彼棲寂叟

午泊天隨橋

昔誦天隨詩長懷太湖景今秋發興奇一篷趁漁艇浴洄百里來探瓢思午飲遙見石橋邊林飄酒旗影小泊問橋名天隨曾此隱籬落雞犬閒溪曲帄煙冷緬想高

人風衰回忘日永

月夜發桃花港渡太湖曉抵東山

夘港濱太湖涼景清秋節雖無桃花開已覩楓葉赤泊船當港口沽酒紅日沒醉裏臥篷牕醒後見明月孤衾薄夜半寒重知霜結渚鴈聲嗷嗷舟人語切切云此去東山湖面百里濶片帆趁微風奚待東方白披衣促解纜飛舞與難遏船頭響輕浪疾矢弦上脫回首桃花港煙樹失頃刻馮舷展遠眺萬頃供一瞥縮地入氷壺混世為銀闕如蹋赤鯶遊僊乎換凡骨東山何處所隱見層波末月斜風色轉到山欣只尺漁唱五更殘翠峰鐘

未絕

曉雨尋翠峰寺

東山翠峰寺勝地一山冠我遊值曉雨雲低山影暗松徑轉幽深刹竿急難見清鐘似招人聲落高崖畔草路入秋煙僧廚起晨爨山鳥驚客來香臺忽飛散小憩齋堂前芒鞵濕已徧

新晴登微香閣

翠峰寺後山山多曲折徑雨收山漸明木落日全映涓涓出壑水扶杖清可聽鳥意悅新晴飛鳴互相應欲尋僊閣登步步躡危磴青松百尺臺未上先聞磬幽香何處來晚桂花猶盛欵洽有黃冠頭禿霜額皺烹泉留客坐笑談頗豪輿凭闌看湖光秋雲遠天淨

湖沙灣留別琪園葉煉師

舟中望東山片煙湖面浮玆焉展杖屨峰嶺亦可遊山後湖沙灣石壁排寒流石上羅高松颯爽長如秋松下枇杷花冬暖開來稠樓閒葉道人丹房占清幽有鶴司柴關有雲護巖樓披幃容晤訪意氣懽然投茶鐺竝吟卷一兩三日留亹亹談西山洞壑世寡儔洵是僊靈府鬼斧工雕鏤翁負煙霞情前往宜窮搜石公有僧菴寢食堪逗遛明晨湖雨晴為翁具扁舟夙昔慕瑣島詎知

在中州舉手乞湖神風浪勿相讐浩歌鼓輕檝便我身夷猶

放舟西山

東山至西山相去二十里遙望如翠屏午晴湖日美放舟出龍頭高挂一帆起斜橫徐依風搖漾輕隨水天光落鏡中翠髻見累累舟子洵解人歷歷為我指胸襟自浩蕩萬頃徒爾爾惟有相識鷗狎客飛復止欵乃正堪聽歸漁棹何駛片晷夕陽沉山色變紅紫來尋山腳泊槎枒石齒齒小菴叩石公新月在桐梓

夜宿石公菴喜遇鹿城周南始

舍棹登西山忽忽山已暮投宿向何方崖曲寒煙聚風
前聞疎鐘月下展幽步度澗隨湖雲披花覺巖露燈火
石公菴喜與高人遇問得野夫名一見情如故緫榻讓
友眠茗盌代僧具清宵縱遐論深獲山遊趣春爲看梅
來忘卻經年住異境限僊凡桃源安足慕卽此石公山
奇難更僕數況當晚秋天疊嶂皆紅樹共公明日遊信
我言非誤

同南始尋連雲嶂一綫天歸雲洞諸勝

孤遊與易窮得友情始暢把臂獲周君老懷增跌宕曉
起過牀前邀我同策杖秋深山氣佳步屧任所向崖隙

攢寒花林端洗輕瘴行行幽徑多轉眼驚危嶂勢欲干
青霄摩雲影搖漾猿嘯有時聞鳥飛不能上想爲諸眞
來山靈設屏障翫之屢回首前山又入望奇哉一綫天
劈顏絕倚仗細縫裂層巔迸落天光亮捫壁仰面窺擘
破勞鋸匠準繩毫不失分明鬼工刱歸雲更出奇架空
如屋狀高約五六尋寬僅三四丈可以羅酒筵可以施
簟帳夏涼罷揮扇冬溫免挾纊何計得移家終老作依
傍看雲洞中眠胸次日益曠

明秀閣贈王憲吉

高士有王翁煙霞癖成性家居山水閒亭臺深掩映就
中明秀閣名擅一山勝湖峰七十二登眺無遺賸把卷
日凭闌望友時開徑聞風一訪之童子衙門應拾級綠
樹陰千尺還未竟髣髴履瑤臺瀛海神僊境山色鏡中
看水聲雲外聽曠然耳目開頓覺塵襟淨主人過大耋
對客猶清興霜果熟堆槃秋米香炊飯情意何殷勤信
宿不煩訂寒山趙凡夫小篆推遒勁握管題明秀萬景
囊括罄笑我空復來無言更相贈

遊林屋洞

侵晨離石公傍午得林屋天風吹我衣山雲衛我足送
我入洞天探取琅函讀始進尚虛明稍深漸幽黷丹砂

萬古紅藥草千年綠巉巖石倒垂直立礙巾幅靈境深
入奇焉敢生退縮先之以傴僂繼之以匍匐非攜松炬
來黯黮何由燭險澀百步餘高爽忽豁目牀几皆天成
坐臥隨所欲掬飮泉似漿采喫芝如玉繞壁僊鼠多見
人不飛逐別洞通諸天牢扃隔凡俗我本洞中眞姓氏
在玄籙久謫落塵網世緣空碌碌到此欲忘歸同遊勿
催促儻然洞門開鸞鶴容一矚

晚過包山寺肯憨大師留宿

包山洵深奇招提藏疊巘青松四五里晚步得遐翫林
鳥各已歸嶺霞猶未散密徑度幽篁衆峰圜古殿肯師

西泠人吟詠曾爲伴離隔悵經年欣從此地見相留宿
山樓話苕宵忘倦木落月到牕風動雲流澗對景清塵
心悠然夜將半

橘香菴讀同岑和尚壁間詩

菴愛橘香幽松前横古路山雲屋頭生溪花籬角吐岑
公老禪宿曾此十年住近乘一葦遊雙扉掩庭樹高詠
壁間詩清風起遐慕

從毛公壇經鑊子堰登縹緲峰

始我來西山便擬凌縹緲秋雨阻前期曾屋十昏曉更
聞毛公壇僊蹟堪尋討相近毛公塢時有煙霞繞霽色

快今朝香廚蔬飯早遠隨樵叟往取徑入幽窅花奇名
不知樹古年無考只尺履僊壇松際碑未倒丹井依然
在蒙茸但荒草獨喜毛公頂巖翠露林杪到頂路不高
俛仰景俱好蒼蒼衆山列一峰特矯矯勢爭碧落齊光
徹白雲表云卽縹緲峰踴躍興非小策杖望峰行身欲
先猿鳥豈虞鑊子堰裂石陷前道圍圍肖鑊形陶鑄誰
施巧滑驚口上苔深訝底中潦雖異萬丈潭失足亦難
保度堰路益艱榛棘牽帬襖危步躋峰巔天風吹浩浩
山川舊吳越千里見了了峰半玄武祠神靈傳野老我
本清淨身倦榻或容掃

千株園訪元輝大師得晤蔣子方

峰登縹緲奇灣泛銷夏勝灣北有精廬花木千株盛名
曰千株園去灣路幽靚舍舟理策尋轉折盡沙磴澗狹
豈容橋地僻從無乘三間竹裏樓幾曲花前徑松扉掩
寂寞香風流午磬山人蔣子方著年性彌靜半榻借禪
房看花娛晚境予爲訪師來兼具訪花興曠懷見兩翁
雅意平生稱落日別翁還依依情未竟

自銷夏灣至龍渚

扁舟銷夏來翫此無窮碧龍渚當秋深山根露奇石霜
寒湖水縮嵌空巖洞百其上壓重巒下驚梁欲折險怪

畫難摹瓏瓏景莫測意非水僊居定乃龍君宅晚風渚
上清新月蘆間白微微波浪起淡淡煙靄積深夜未知
還浩歌答漁客

留別石公菴主

湖山秋欲暮賞愛忘還期湖山識我閒晨夕容追隨巖
壑到處佳石公尤靈奇襆被寓精舍澹泊情偏宜復有
賢主人相對媚哦詩幽清滌煩慮深悔來山遲一任幾
兩月黃菊凋疏籬甚媿衣裳單歸思難自持茫茫發孤
棹後晤知何時

除夜遣緒

蕭蕭歎窮年巷冷門早閉一燈如故人相約同守歲甑留雨雪舊裘免風塵做懷抱誰爲寛清酒滿壺貰小飲紙牕前梅花作深契我文愧昔賢遲回未敢祭
夜漏莫相催晨鐘莫相迫浮生無百年那堪屢除夕清歡休暫放閒愁且須釋麻姑鬢亦霜短歌見李白而我三千丈敢望黑猶昔青山久待人長徃洵良策金閨年少彥半爲泉下客試問千鍾粟何如幾量屐

元日試筆

松竹入新年檐鵲喜相賀忽驚爆竹聲飛散不留箇兒童殺風景莫此爲最大家人曉俱起老夫晏猶臥南榮

日曈曈古歲識農課石池冰未融庭梅蘂欲破披衣下匡牀盥潄焚香坐陶公飲酒詩試筆聊一和

早春齋堂同省懷長老遊九峰因念故友諸乾一

九峰環泖濱中有故人居風月罷觴詠回首廿載餘心傷墓木拱遙望空欷歔錢子忽鼓櫂雪淨梅花初偕徃得禪侶胸襟尤蕭疎山靈知客來雲物皆與與煙林淡斜照尚未春寒除白傅香山遊途遇盧尚書篷艇同佛光炊茶烹溪魚慨焉異世後逸興今誰如爲我弔故人勿使詩篇虛歸來一示我庶幾懷抱攄

邨居襍吟

邨居四時佳佳甚更春夏況逢暮春時花柳繞邨舍我廬修竹中廣不盈一跨松偃卽爲軒藤屈還當榭鳥啼午睡起科頭坐其下仰看雨後山青翠落林罅山前幾曲溪小舟時可駕載酒月中來白鷗肎相借
少具丘澤姿永懷南山春築室近林麓草木良時新溪花上沙路煙靄迷芳津野情如白雲惟與泉石親松風一高枕陶然羲皇淳嘯傲竹林閒予恐非其倫
原田綠沄沄昨夜新過雨澤雉藏麥壠戴勝鳴桑樹出門試延望春風忻煦煦遙步入邨墟桃花飛滿路人家半草屋農器靡不具古人樂躬耕斯事良足慕沮溺儻

見招植杖寧待暮
我居茲邨久田園與隣共門前多隙地瓜菜任意種老人惟一飽餘外悉無用媿彼山中僧昨畀新茶送稍潤詩思枯一甌清午夢
濃陰滿邨舍晨起見炊煙遠山齊春霧獨鳥飛南天宿雨猶在樹籬落聞流泉時序當暮春力作宜所先旣漑墻陰桑復耕山下田隣家買黃犢昨夜城西還
去秋天雨繁溪田愁薄收今春風景和耕種應早謀雨暘旣有節人功亦當求新秧亦已綠舊黍酒可篘稚子攜筐榼日中餉田疇午飲就溪樹息勞共相酬暮雨西

山來隔溪看雲浮歸來茅屋下桔槔懸檐頭
晨興至東皋衆草梛已稀閒行看瓜田日夕經雨肥方
夏晝始長午風來何微野卉披四岸乳燕傍林飛悠悠
畎畝閒遙遙歸荆扉家人啓南牕麥飯供我饑牕前新
竹色晚翠何依依
跡麻欣夜雨新秧愛朝旭物情固有素天意順其欲老
農看天時歲功遙可卜薄田雖不廣恰喜近茅屋子孫
出荷鋤新婦治饘粥數畝耕有餘午廚炊已熟習習晚
風涼蓑衣挂籬竹
林風吹清陰長溪望流水孤煙發遠棹佳樹蔭衡宇漠

漠湖田中白鳥隱復起隣雞催早耕村饁餉農女晚步
歡餘景夕陽在沙沚相遇荷蓧翁板橋話晴雨
四月蠶眠時隣屋皆晝掩條桑正扶疎青青園圃滿天
光變陰晴日氣作寒暖晚麥喜已熟刈割豈容緩徘徊
筋力衰黽勉趣同伴逍遙履南畝物態隨時換遙見野
田禽引雛飛遠岸顧此黙自傷哀吟歸壠畔

答葉廣基

君家城中居會面歲難兩我家任水鄉非舟勿能訪忽
業寄書至相招飲春釀君能念我閒曷不攜酒往趁我
園筍肥看我林花廣陣陣溪風來落紅滿魚網對景吟
新詩此計未云枉

舟夜

小舫尋花還落日山已半輕棹遠沿洄不覺春星燦雲
淨露霏微風緊波汗漫節物屬清和水暖魚鰕賤麥熟
酒價低太息無飲伴此地往來頻昏暮路能辨煙寺隔
蘆洲隱隱一燈見老僧何處歸喚渡立沙岸

答曹哲庭

暮年懶作詩作亦苦不多往時詶倡友三春無一過曹
君獨何意遠訪披煙蘿新吟復相贈出袖雲嵯峨展卷
片石間清風滿巖阿北牕誰暇臥泉發松婆娑如與陶

謝遊幽事當前羅欣賞未能已爲君起高歌

雨泊南潯

南潯去苕溪尚遠六十里暮雨卷秋帆荻岸舟夜艤玆
地雖江鄉昔日多名士一朝文禍興哀哉實誰使慘淡
對孤燈話舊無知己清酒徒盈尊欲下少佳史且自展
衾眠篷牕掩煙水

出吳興南門尋道場山

城南道場山吳興古靈境旅樓秋雨殘塔影當牕正野
人侵曉起遙望動遊興躡屐出郭門途次尚泥濘邨落
徧桑麻市塵漸離屏山知遠客來先遣白雲迎高步上

層坡危行登絕磴挂壁矯矯藤懸崖窄窄徑寒鳥谷爲家幽花泉作鏡千丈徹雲峰佛刹霞光映天風雜松聲鈴鐸清音應道場始何年碑舊還可訂殿轉法堂開罷參方止靜禪師天童孫貌古起人敬言下小盤桓親切殊可聽鉢賞露葵香社憶池蓮盛我到逢清秋巖壑詩懷迸淨域偶觀身似夢得初醒安心卽道場奚假溪山勝

碧浪湖

苕溪山水秀發源自天目逶迤碧浪湖斜抱峴山麓長風動夕浪四山聞落木平沙秋色遠蒹葭淡微綠況値暮景時天宇轉蕭肅聽彼鴻鴈聲羨此秋田熟新酒問漁家跡燈出茅屋欲攜襆被過湖寒不可宿不見煙波人扁舟空往復

弁山

探奇意何窮得興遂孤往弁山秋雨後林木更森爽松風披素襟十里無凡響高亭傍山麓息足便偃仰澗斷跡鐘來鳥靜寒雲上晝觀白雀壁經閱龍華藏碧蘚弁雲峰岡嶺互背向絕頂臨太湖萬頃平於掌湖面暮煙開斜照鏡明朗天光遙望中何人盪輕槳

昆山天遊閣

客蹤無定程山遊屢忘倦近郭有昆山蒼翠遙可見隣舟許借我去櫓聲如箭溪流夕陽外咿啞風鴉戰舍舟歷崇岡秋草猶蒨蒨繞壁幽花繁盤崖喬木徧飛閣出層巔虛牕開四面倚闌一長嘯衣落白雲片思攜鶴上僊吹簫共消遣泠然御風行蓬海恣遊衍飄飄骨霞舉永謝世塵眷此意恐未然獨立空遐羨

將歸故園作

晨夕看青山靜對良吾友悠然坐臥間經歲不言久鶴湖有舊居遙接泖湖口四面春水生環匝盡花柳每逢秋風來十里皆菱藕往往新釀熟隔戶招鄰叟開尊醉籬菊帶月窺魚罾所以鄉思生佳時況重九非不戀青山故園亦難負青山送我行欲去更回首

留別吳興友人

少暮名山遊索居恒咄咄輕裝來吳興喜落山水窟夕照滿秋城綠樹蟬未歇魚鳥依人影水石清人骨弄槳煙靄間遊情賞孤越吳興多高人詩酒與蓬勃共喜野客來紛然挈殽核或邀攬雲峰或留醉溪月長嘯每披襟狂歌輒散髮各懷北海風肎令尊中竭旅館夜涼生鄉夢無端發分手暮山前寒流驚日日歸路雨邊迷別帆煙際沒寄言謝同心離傷徒自伐

山曉閣詩卷四

五言古四

題盛匏仲小照

我知匏仲名乃在宜山詩朝來一相見勝於知名時高齋叩漱石清風坐間吹瀟灑竹林人千古無殊姿圖書列滿架几淨簾不垂新吟許徧誦舊畫容縱窺復留觀小照妙筆誰所施片石獨抱膝閒看踈篁枝丘壑在胸次煙霞上須眉徒然賞神似覽者非心知歎息語匏仲藏此欲何爲與君偶聚首須臾還別離山川悵修阻顏色空爾思願君慨贈我永與君追隨

同楷亭上人至辦香菴晤盛宜山

宜山盛居士結菴南湖濱小舟破春浪遠尋白雲濛股古塔院與菴相比隣院中楷亭老舊爲我所親猶能識我面闊別三十春宜山作知己說我詩清眞挈我同過訪柴門柳煙新白髮候花徑不襪亦不巾一朝忻晤對十年詩中人楷亭向我言此翁龐公倫謀食供衲子豈顧家寒貧我亦老禪客名山往還頻栖栖傷暮景半椽構無因莫若寄翁菴掃地終其身

葉待堂見寄黃山詩

白雲不住山清泉嘗出谷而我抑何與長年三間屋葉君黃山歸見寄詩兩幅高低遠近峰一一皆在目黃山路豈遠遊與久已蓄今日見君詩欲去恐不速借問誰共往牀頭老筇竹

答屠袖雲雪中見寄

溪邨歲云暮晴少日多雪掩戶惟高眠形影歎孤孑州城有良友罷官守清節蕭然窮巷中往往煙火絕飢腸出秀句與雪爭皓潔昨枉五字詩栗里堪比烈平生澹蕩懷非我誰與說終焉賦招隱飲水亦怡悅

古南山房同大鑒上人夜坐

落日遠邨暮衆木煙蒼然山房尋高僧投迹同安禪微

茫竹徑暝雙扉掩寒泉上人清晝流雅結詩中緣留客共把卷佛火空龕懸牀榻任意坐脫略無拘牽室虛生靜氣交淡稱忘年話深境愈寂斜月來墻邊老梅兩三枝瘦影橫牕前

冬日魏水邨有京師之行見過言別

春風三月時停橈柳洲側入城訪吾友板橋日未昃隔水有芳園夾岸花如織詢爲讀書處扣戶人可即披衣一笑迎小樓坐山色瀹泉煑新茗叙舊情何極自從分手來高枕但牕北雖有數篇詩雲樹空相憶落葉滿荒村暮景青陽逼柴門客少過顧影生太息魏子忽念我

遠尋到榛棘既訴契濶懷復言至京國迨遞三千里話別在頃刻燕魯諸名山久知皆熟識蒼翠馬首前待君重拂拭風霜勿憚煩奇句此中得

題項生漁隱圖

憶昔過嚴灘山水逢秋九七里好煙巒如見披裘叟太史奏客星天子呼故友是乃眞漁隱萬世誰可偶項生太清狂不仕不農畝亦欲隱於漁持竿坐巖藪此志良未遂畫圖丐名手我頗高其人題詩在卷首

徑山古梅菴按指長老書招度歲

歲暮苦酬應老至尚難免何如深山中蕭散獲自遣悵

望不能得孤懷日輾轉徑山按指翁菴居當絶巘春秋已八十煙霞與不淺巖信怪經年柴扉到來鮮臘殘忽我憶遠招擘魚繭上言雪將銷下言梅可眄

包山柯菴禪師過訪約予入春山中觀梅

吳地看梅花無出包山右村舍及僧廬縱橫難計畝藉此作衣食子孫恒世守開時如雪浪噴薄千林阜山隔太湖西泉石亦罕偶前年曾一到泠落秋殘後閒步踈枝下盡日空搔首巖穴訪詩人柯菴禪悅叟遠策南嶽笻幽衷未獲剖歸與掩扉臥不覺二載久永夜夢清景還夢山中友恰遇柯公來一笑慰衰朽相延話南嶽奇峯探八九緣憶舊山梅蒼茫返故牖翁也君復流素與梅花厚春風一扁舟招翁翁至否憑君報梅花此興我頗有

維揚戴南整爲家漑堂好友早春相遇虎丘言吳野人吳薗次鄧孝威俱巳物故爲之慨然

揚州詩酒地欲遊久未得更多賢地主留賓燭頻刻吾宗漑堂翁關西舊碩德甘作老寓公白首忘鄉國交遊盡名士觴詠無終極悠悠雲樹思大江限南北今春爲尋梅虎阜偶登陟蕭然平遠堂凭眺一太息韋白訪遺蹤世遠不可即裵回未及巳有客趨我側揖我石上坐

丰度何温克詢知乃戴君十載願荊識漑堂風雨友徃徃形筆墨詩亞兩吳閒孝威畏凌逼痛絶老成亡吟壇頓減色獨泛金閶舟聊以攄鬱抑古道語斯時戴君良可式蹔時獲攜手深慰從前憶緣之念漑堂臨風情默默

抱膝堂訪高澹游

我慕善畫人甚於能書士更須論人品惟淡超塵滓有明四大家同產吳趨里高翁得其傳落筆嗟神似俯仰三百年作者應無此迯名好事家餅金易片紙我來把淸風半帆挂春水入城訪翁居三閒隱廛市相近伯通

橋譍門赤腳婢落落草堂中一硯一槃几頗曰抱膝堂胸次作何比坐我竹牕前焚香既琴史善畫不言畫欲索怕啟齒予亦抱膝人闕如惟畫理抱膝看翁畫可以終老矣

顧迂客兩枉寓齋投詩而去賦此奉答并呈令弟俠君

前探西鴻梅昨看北鴻竹今日滄浪亭又去濯雙足興盡覓歸途寓齋已燒燭錯落滿牀頭誰贈萬珠玉展卷覩姓氏辟疆舊名宿主人更語我顧君邁流俗兩次空往還殷勤把翁矚久聞顧君賢待友推心腹綠酒尊恒

滿黃金槖不蓄笑謝京洛塵臥既家園菊難弟十一郎著書享清福聲名滿天下門多長者轂到時即我訪英爽揆眉目贈詩亦盈卷遊山尚高束此夕快身間二集得竝讀爲我語主人美酒需一斛一吟一大白東牖忽新旭

金亦陶入山探梅相訪不值因留一詩

金翁氷雪人梅花作老友時時爲寫照暗香滿襟袖霜幹鐵交錯遒勁復深秀儼覩魯公書精神紙背透手畫口吟詩畫成詩亦就慕翁欲訪翁蘇門春雨後聞翁策孤蹇尋梅入雲岫近來翰墨家動輒言仿舊翻使眞性靈汨襲成科曰此意人不知金翁會心久長往水石間對景出新構天然好粉本盡爲翁所有遲日待翁還展卷坐翁牖畫裏與詩中重問孤山叟

訓董心廬

吳門三日雨旅舍塵事絕賴有賢主人清尊不虛設何來客傲岸投刺字漫滅角巾做縕袍入座議論別自云家會稽負氣少交結欲覽閶闔風輕身辭禹穴知翁天下士趨訪忘躄躠我本蹇落流時輩視不屑問君何所見傾蓋便心折相留一痛飲孤懷聽我泄往者少年時讀書夜嘗徹對客樂揮毫文成父兄悅及乎齒髮壯舉

動慕豪傑呼盧狂袒跣談劍雄奮舌歲月不我與蕭條家破裂送老百篇詩顧影雙鬢雪混迹屠沽間生理日疎拙阜廡偶棲遲胥臺空歷閱酒盡發長歌唾壺燈下缺

鄧尉歸棹阻雪遡却留宿牧菴方丈

我來爲遊山兼作尋梅計天公似識我倍遣風日霽半月未思還那顧芒屩敝今晨山寺起寒氣侵衣袂出門眺群峰遠近黃雲蔽買棹別山僧歸路北颷厲未窮六十里大雪復相繼險絕遡却湖駭浪去無際幸有數邨家岸樹舟可繫夜冷深足處邨荒酒難貰野寺疎林中

入望炊煙細畏從篷底臥徃借禪榻憇浮石古道場殿宇頗弘麗方丈牧菴師乍見若夙契留坐明燈前一餐感分惠白頭老腐儒百年慣麤糲

霽堂葭玉大鑒至小園看梅

空齋掩雪臥客屐踈經旬忽忽牕牖間鳥雀喧清晨知是梅花開晴光滿溪濱寒香送微風泉石增清眞我有二三友蕭瀞花等倫情知梅已放排闥潛來親氷霜憐道遠相攜浣芳塵諸君但小住共作花間人

涉園晤綠天禪友

柳洲多名園半郎半在郭城北魏家園明季錢氏拓錢

公死國難臺榭循傾落青城魏先生目擊心悲愕恐此忠魂依勿吝金捐橐頓爾復舊觀玆風殊不薄遠請高僧居幽人足示託靈隱綠天師清姿雪中鶴翩然杖錫來掃室恣盤礴綠天我老友少日共行腳一別西湖山萍蹤兩飄泊豈期重會面春水溪園閣太息俱白首徃事話猶昨林外雨初晴石溜響寒籜

喜東齋至園中

入春風日佳園林思徧遊偶然值禪叟話舊忘久留復來白頭友丘壑情懷投何由知我在園扉繫扁舟昨春曾訪君君去緋山樓但見松與竹對容如君幽流光東逝波二年一轉眸今朝獲把晤天意非人謀況有老參寥高與坡公儔一談便終日新月林端浮

晚次呂城

吳下語豪英阿蒙刮目士籌略仿周郎子敬深推美失計獨荊州吳蜀本脣齒坐令熊虎將凜然不屈死客路經呂城日落江風起不見呂蒙城但見呂城水蕭蕭蘆葦間孤舟依廢壘

潤州閒遣

我家鶴湖東白鷗同魚磯白鷗如家人日夜望我歸無端來潤州賈船相因依大江流我前波濤驚崔巍京口

鐵甕城木落秋風微孫劉迹已徃江山空斜暉寄奴眞英雄耕田長貧餓伐荻殺龍子舉兵開王畿大建丹徒宮今亦隨煙飛

華山禮本師三昧和尚塔

雞鳴發龍潭殘月照江水日出經柳郎草露濕芒屨華山寧待問接踵人千里蒼蒼煙靄橫層層崕嶂起山形傳燕窩梵剎昧祖始示見尊者身律門藉不毀憶昔七齡時皈依親杖几設戒秀州城摩頂言在耳悉心體認久儒佛豈二理回首六十年光陰付彈指既為一日師畢生作父視一拜來塔前應識老弟子

遊句曲山

欲謁三茅君名山尋句曲天路紫霞生山門白日速僊眞已上天寶篆遺靈玉奇同抱朴書異豈旌陽竹佩之遊五嶽可以辟魔毒升身大茅頂金陵遙在目六朝文物地今爲茂草鞠天地一蘧廬興亡兩蠻觸百歲亦須臾山中棋一局洞天探華陽杖策穴山腹清秋一夜雨崖壑樹重綠貞白曠世人隱居此曾卜泉石肆幽討墳典恣閒讀蕭蕭鹿皮巾萬古仰芳躅徘徊三峰下妄念營小築晨采菖蒲餐暮倚雲霧宿高枕聽松風平生志願足

棲霞鈍人大師導遊靈谷復尋牛首山

長懷白下山靈谷與天闕雙峰重茂弘一序見安石棲霞昨夜宿翦燭談頗劇同志得鈍師詰朝共理策蔣山山色裏步隨麋鹿迹入寺闃無人幽花迎客屐當時王舍城荒草萋萋碧曾聞寶誌公此地葬巾舄塔毀梁運盡徵信豈億逆迢迢問牛首路繞城南陌金粉三千界如畫橫几席細徑盤松層微雲吐崖隙攀援造峰巔大江環肘腋俯首瞰故都王氣已非昔明祖刱業初知費幾籌畫後裔計何疎無力支半壁何如此山僧相傳世累百爲作伊蒲供清景足賞適岸㟮兜率巖秋深翠露積緬想龍眠老棲遲久晨夕儻能招我隱擬卜巖前宅

月夜登采石磯

欲吐胸中豪每思奇景遇片帆破洪濤日落牛渚暮嵯峨磯頭石蒼茫鎖煙霧空亭縹緲間振策聳高步皓月淨江天萬頃鋪縞素蛾眉青可人兩點鏡匳露似含故國愁顰蹙欲相訴危磯削虛無面江絕依附明興頓戰艘師老謀無措雄哉常開平單槊忽飛度長驅入金陵東南定指顧英風三百年奕奕猶可慕

赭山滴翠軒晚眺

鳩玆古名邑設關大江旁關吏檢行李嗔我詩一囊投

宿厭旅店禪寺尋吉祥地實處要衝僧亦無閒房散步得赭山負郭遙低昂未盡三四里市塵已相忘境無佳山水居然稱夜郎小軒搆突兀景曠堪徜徉遠見江淮颿煙中影微茫忽起故鄉感孤鴈橫斜陽

宿平坑村莊

繁昌山色佳相接南陵界巖泉新雨後樹杪落千派爭赴三山磯一往勢澎湃江神不我告我心已先戒取徑不由城嶺路少險隘煙林得得來驢背人如畫返照下平坑溪犬吠村砦主翁隱者流茅堂潔掃灑留客夜開罇松月助清話天明辭翁行題詩償酒債

黃山潨口訪贈汪扶晨

欲探黃山勝靈異潨口始神僊所棲遲更多隱君子扶晨汪先生合族世居此草堂紫霞前左圖右經史琴尊隨坐臥風月聽驅使去秋佛嶺僧攜詩就我視展卷三歎之作者今復起三十六高峰二十四谿水遠驚千里外忽焉在牕几久想黃山遊見詩轉難已乘春泝江潮入雲餐石髓旣敦友朋樂且快登眺美黃山洵奇山扶晨亦奇士不遇賞奇人恐負虛生恥扶晨笑謂曰公言太狂矣狂言一相贈萬古欣仰止

屈翁山贈黃山閔賓連蓮花峰篇遊黃山偶憶及之倚松一吟如見兩人也

番禺翁山子飄飄羅浮僊雲霞供吐納五嶽情翩翩太華尤汪心萬里輕一鞭峩峩五千仞峰峰踏蒼煙鍾愛獨蓮花振衣曾凌巔豪哉興未盡復泛江南船江南有黃山高如太華然亦有蓮花峰秀出諸峰前山中有閔叟峰頭時往還一聞翁山至便挈峰頭眠探囊見新詩呼爲李青蓮翁山顧之喜贈以蓮花篇遂令天下人皆知閔賓連我今黃山來恨不逢兩賢攜手蓮花頂吟嘯相周旋徒懷驚人句浩歌古松邊擊碎如意竹相思空千年

翦刀峰

黃山翦刀峰巉削如新鍛相對白雲中耀日光燦燦閒隨織女機織成藉爾斷天衣本無縫何煩施玉腕抛擲在空山幾經歲月換余也舊釣徒煙波性蕭散秋至挾君歸翦取吳江半

路經湯口程山人留飲

黃山山路夥湯口更縱橫湯泉從此入遂以湯口名湯口有幽人面山結茅楹經過一相訪松下披衣迎名姓未及叙開尊便同傾媿非平生交歡然若平生客途罕知己酒懷徒自攖茲日遇高隱那惜觴千行況復對名

山不飲空爲情醉中狂嘯發猿驚鳥飛鳴客心旣浩漫主與尤崢嶸自言如浮丘呼我爲廣成

雲谷訪鐵夫和尚

午別湯口村雲谷下院宿禪榻起清晨僧勸飽脫粟更爲覓肩輿送我上雲谷良時屬暮春好景看不足幽花山腹紅佳樹雲心綠禽飄窈窕音泉噴瓏瓏玉一重復一重崖嶂何迴複但虞太嶮巇據輿翻局促何如安故步徐策手中竹行盡僊榜峰鉢盂峰在目峰下卽寺門喬松閒古木鐵夫聞我來整襟忙出速遙立石亭邊笑容殊可掬

月夜登始信峰隱芳大師留宿文殊院

奇峰向晚佳遊子興超越始信秀中天日落霞彩發凌空振危筇層巒步高揭捫蘿愛泉幽陟磴嫌露滑崖斷接蚪松如梁又如筏海月耀峰巔萬象見毫髮自問豈孤雲飛行傍明月置身白玉京形影任飄忽世人那得知此翁有僊骨隱師寒拾流古院住突兀千峰拱禪牀一逕翻獅窟誦經火熒然扣扉容我謁有澗共飲猿無巖不棲鶻院前小石臺夜坐忘罷晚凜凜佛燈光臺下看出沒

坐鳴絃石聽鳴絃泉

耳聽鳴絃泉身坐鳴絃石至音不假器龍門徒百尺清韻萬萬古天然不改易陶趣託空言宗操亦陳迹高山流水間誰是知音客

獅子林觀雲海

青青獅子峰儼然一獅子誰把小茅蓬結向松林裏便名獅子林清高世莫比我從始信來見之心歡喜倏驚雲海生大地變爲水山如大海槎微軀一粟耳頃非據峰巔幾逐波濤起人曰目未經我曰觀止矣

從獅子林登煉丹臺

險絕獅子林舉足皆危徑曠哉煉丹臺信步獲馳騁登俯煉丹源路透光明頂獅林謂已高臺高更千仞泉從天半飛日向峰底隱怪石縛松根奇雲閃巖影軒轅有舊宮縹緲藏何嶺我欲構精廬與臺相左近釀花以爲漿斲玉以爲枕作伴呼老猿同飲復同寢逍遙風月間寒暑裘一領奚暇讀僊書尋僊問丹鼎高揖語山靈山靈諒首肯

下始信峰重至雲谷呈鐵公

八百里黃山雙屐那能徧一登始信峰眾峰皆可見因之三日留復荷高僧眷愛山復愛僧歸路心情倦一步一回首泉急如相餞微微擲鉢鐘隱隱雲谷院松松紅

日沉壑壑蒼煙變來尋舊居停重覓伊蒲饌料我有新詩汲泉忙滌硯

慈光寺看木蓮花

辭僧擲鉢菴尋花慈光寺慈光有名花白蓮絕無異蓮花水中姿茲獨高崖寄身長三丈餘經冬葉不墜開時當四月香色極穠膩山僧神其說云從佛國至巴峽多此花載在白公記徧產巖谷間呼爲黃心樹相隔數千里路遠不可致少見多所怪山僧豈有意亭亭小閣前永晝倚闌視回頭語山僧今夜閣休閉留取不染心月中對花睡

復遊白龍潭午雨至夜遂宿桃花菴

除卻白龍潭黃山更無水昔人豈浪言親歷方知美取徑桃花源境奇從此始出洞見千峰峰峰皆古松泉穿松頂落觸石聲潺淙空潭飄碎玉雪浪難形容寒光遠漈射見水不見石銀河或可通晶宮初不隔前遊遇午晴潭幽奪日明誤認山色晚急策歸節行此來逢午雨潭邊驚仰俯雲卷泉倒飛石隨雨亂舞三川觀水漲異景何多讓非詠杜公詩變幻誰能狀向暮雨不止獨宿荒菴裏忘攜襆被來徹夜凍欲死

重過祥符寺紫雲軒別宣城焦氏兄弟

山水寄高懷宣城兄弟好讀書黃山中古寺共昏曉始我入黃山頗恚同志少偶向寺前遊一見卽傾倒留飲紫雲軒軒幽月皎皎宵短覺吟長杯寛尠量小都忘客裏身歡言出意表黃山多奇峰到日思徧討登眺蹔分攜況已春光老遊畢許重尋軒開榻更掃執手問歸期轉盼天涯鳥青嶂樹重重白雲江淼淼吳牋墨數行敢云情便了後夜紫雲軒夢魂猶繚繞

湯口別程山人復留小飲

戀山還戀友舊路尋湯口握手與依然重出牀頭酒一杯復一杯此意君知否醉裏易忘情醒處難回首

程山人齋晤素心禪客言至廬山挈余同往因有故鄉之役悵然久之

昨登黃山巔遠見廬山影心與雲俱飛凌虛步思騁徃者寄遐蹤誰也玆山永太白詩與豪香山宦情淡豈徒十八賢蓮社芳聲迥春暮經黃山徧踏岧嶢嶺湯口訪幽人相留品新茗坐中老辨才杖笠何修整言有廬山行偶應東林請泉石結深緣吾輩由天秉廬山亦名山靈秀黃山並邀翁作伴遊欣然料翁肎鹿洞讀遺書此福須翁領何況五老峰速客雲邊等寒家休邑南先世有廬井大父走江湖世亂艱歸省遂爲吳下人百年若

俄頃墳墓知何如念之常耿耿行計決今春千山託雙脛風雨淹長途已過清明景異境失追隨悵望空延頸煩師語廬山涼秋浮小艇尊酒虎溪頭候我一酩酊

白嶽月夜尋桃花洞育奇吳煉師

野客愛明月月亦愛野客旣伴黃山節復隨白嶽屐白嶽桃花洞邈邈僊所闢歲久花已無洞名猶不易度嶺夕陽殘巖徑煙靄積排雲叩洞門松露滴衣幘全眞育奇師道風聞夙昔煉骨洞中棲遠與世塵隔如何一見我便爾心莫逆相對坐繩牀神若秋水碧逍遙張紫陽瀟灑陶貞白黃精根可餌勝噉桃徑尺丹井泉可飲底

用浮琥珀我卽邋遢偃乘月尋舊宅問師知也無大笑
枕寒石

還故鄉作

我父離故鄉髫齡纔十二今我歸故鄉年已六十四不
辯故鄉音翻疑異鄉至鄉人聞客來老幼紛相視中有
龎眉叟情況頗肫摯語以高曾名髣髴尚能記云當隆
萬間原係舊姻懿先生何方人來究孫家事再拜前致
辭我實孫家嗣先祖好遠遊攜兒客吳地成人爲娶婦
乃在萬曆季傷心離亂餘兩世身俱棄雖生三男兒都
爲衣食累故鄉竟蹉跎言之堪下淚賤子力雖衰今年

志方遂豈意叟聞言慨然發長喟木本與水源嘉君知
大義獨怪六十年從無一書寄猶幸閭里仁墳墓絕樵
覲墓門古松柏年來轉蒼翠

新安江同舟程戴二友日以美酒飲予喜而賦此

江船聚屯溪未登心先憂滿船悉賈客意氣殊不投二
客雞群鶴一見淸人眸輕裝惟琴書不問知名流拂席
讓余坐憐余雪盈頭問余年幾何姓某家某州新安緣
某事千里孤身遊答曰寒巢子忘姓忘春秋性癖耽名
山詩酒尤綢繆黃山半月往白嶽三日留心曠詩易得
山深酒難求所以攜笻返獲依李郭舟聞言客驚喜翁
與豪且幽昨棠親友贈數缾皆新芻長途破岑寂似代
翁豫謀呼童忙炊爐累衆必巨甌靑山看我飲不知垂
涎不一日傾一斗百灘百狂謳嶢嶢乘醉過飄飄若雲
浮更欲覓飲伴試思誰可儔煙波大澤中老子尋羊裘

阻風釣臺謁謝皐羽墓

游暮經嚴灘山遮斜照半疾風卷大壑瀧口波濤亂阻
舟未得前策杖一蕭散既拜子陵祠復尋古蹟覩東西
兩釣臺突兀倚霄漢緬懷皐羽公西臺曾躡屐爲位哭
文山浩氣天日貫至今慟哭聲悽絕猶耳畔墓在白雲
原釣臺之南岈去臺約里餘蒼莽隱叢灌徐步謁墓前

荒涼草迷曼還幸墓前碑四字尚可按故人方與吳經
營煩不憚交誼如二賢一辭不能贊遐哉我謝公千古
布衣冠大節痛羈臣名山供染翰請看晞髮吟激楚堪
深歎生前與寥落死後聲炳煥耿介性使然衣食自籌
算屠沽亦偉人況乃販薪炭斯時若遇公道路欣作伴

富陽食枇杷

戀戀桐君山忽忽富春郭舟人市薪米落帆舟暫泊厓
岸隨衆登年豐雞犬樂縣街聊散步山貨店交錯及時
夏果繁色鮮種類各枇杷稱最佳纍纍黃金若見之一
朶頤青蚨忙倒橐提攜滿筠籃入舟恣噉嚼分惠同舟

友推讓咸雀躍坡公食荔支贊歎詩曾作比以海山僊
風骨驚綽約紅紗白玉膚形容豈穿鑿枇杷殊不然標
格獨磊落櫻冠淡黃衣傲骨積鐵削懶供妃子笑空山
甘寂寞更聞葉與花一一皆靈藥久服可延年況乃果
親攖飽食老人宜行看身矍鑠

晚潮大作借宿俞家堰邨舍

二十三十時自負興豪放八月看潮頭歲過錢江上初
觀如一線瞬息高數丈奔騰入海門兩崖欲崩喪殷殷
萬雷霆坤軸爲震蕩鮫窟竄銀山老龍氣悽愴相顧雪
成堆此語恐未當三春客新安入夏買歸榜歷盡三百
灘㱿偏好巖嶂如何富陽來江水憑空漲潮勢異常期
視秋更雄壯年驚六十餘遇險還漫浪揮手謝長年吾
寧保我杖徘徊落日間夜宿定何向桑柘土岡西煙中
酒標颺欣然一叩之茅茨頗清曠許借半榻眠外此非
所望

次蚤沿江從六和塔入城晤陳仒儀

東浙頻往還舍杭無別路仒儀城中居忙裏必一顧風
雨阻輕裝十日何妨住年來倦遊屐光景惜遲暮豈但
跡名山併跡良友晤九華有老禪相與亦平素探奇春
挐我扁舟大江溯歸輿紆其途宣歙嚴陵渡錢江潮洶

湧邨莊夜聊寓晨行坐竹篼兩夫百錢雇唱歌娛客情
崎嶇如坦步三浙未上潮石塘槩呈露快哉風日佳悠
然水東注於乎武肅王殊功絕可慕古塔經六和復盡
登臨趣俯睇聞口船人語喧煙霧近城心轉急細忖爲
誰故迫欲見故人積抱思一吐

端陽前三日留別仒儀

主人開東軒飲客海榴下佳節逼端陽蒲觴欣豫把醉
登西湖輿一葉從漁借泛泛煙靄閒重尋舊臺榭天公
殺風景午雨傾盆瀉吳越漫浪遊自春忽徂夏千卷小
樓書料已塵凝架念之輒惘然遄歸寧待夜躡屐別花
前高情未遑謝秋桂訪南山還來問君舍

友人惠箬溪酒

往歲經箬溪秋景近重九曉棹弄波光清影浮襟肘但
賞茲溪水未識茲溪酒後晤溪上人訪我談及偶絕類
浩然詩品清世罕有交臂而失之此責伊誰咎家釀在
牀頭乍可年餘久因懷箬溪名到底不中口正爾嗟歎
間有客柴門叩手中挐雙缾前來慰衰朽云從箬下過
百錢換一斗不敢私自嘗遠道致老叟鄭重聆客言珍
惜勝瓊玖泥封猶未開香已滿室走鈎詩喜有鉤掃愁
欣獲帚閉戶細細斟慎勿聞朋友

答陸雪莊見寄

經年不入城輿到或偶然豈慕城中遊慕彼城中賢魏氏兩詩老東齋水部高僧一綠天所居同北郭門開臨清泉夾岸盡喬木涼陰堪泊船三君聞我至挽留爭相先綠天佛室幽小住因談禪野鹿性不羈未夜歸帆懸雪莊勿暇訪路遠城南偏新詩翻寄贈讀罷心拳拳

悼大鑒上人

大鑒儒生流出家年尚弱讀書二十年了了茲一著說偈類寒山頌古亦間作兀然松牕下清癯雪澗鶴俗士憚嚴冷高人愛酬酢無端示微疾遽把身世卻蒽嶺屐蕭蕭趙州茶落落吾衰畏煩惱日仗慧劒斫一笑悟無生閒雲在寥廓

冬夜徐煉師山房同鹽官沈芳擎飲

不愁冬夜寒不愁冬夜長夜長可誦讀夜寒宜杯觴我有方外友胸次忘炎涼遠方落魄士往往留聯牀美酒任人飲誰來計空囊夜寒思一醉躡月尋山房清尊疏燭下快意逢沈郎鹽官名家子骨秀神飛揚薄遊倦風塵借酒攄慨慷大觥持灌我我狂君尤狂鹽官多畸人半隱琴臺旁伯牙猶在無海波歎茫茫遺迹欲訪之願君言其詳高吟水僊操蓬萊容齎糧

山曉閣詩卷五

七言古一

首春過雲間訪沈弘濟許子山

江城臘謝春風回雪銷晝暖波瀠洄扁舟峰泖遊不盡更尋名士思銜杯蔣涇橋頭沈郎住草堂松竹柴門槐許君家住雉雞巷梧桐高閣清無埃疏櫺一望但隔水結鄰如此眞悠哉我欲訪許先訪沈溪橋徑熟緣曾來慨焉亦作五載別容顏猶昔頷皚皚許君行止邇何似十年幕府資雄才南陽出處慕管樂梁園詞賦傾鄒枚青衫冉冉老將至依人心事良堪哀皤然昨歲歸故里林泉儘足供追陪槁梧閣中喜重見小牕晴日梅花開整襟延我敘疏闊三寸弱管停方纔墨池澹蕩髹几淨吳綃蜀牋盈牀堆久思向君丐長幅懸之素壁光亭臺南宮眞贗差可辨玄宰摹仿疇能猜賞我知音書贈我沈郎相助研松煤西林塔影又斜照復留翦燭同尊罍雲間聲氣近弗講兩君尚未全摧頹歠吟風月忻此夕譙樓一任嚴更催

吳興唐晼農早春枉札

吳興人士多才能新詩往往向容矜去春攜櫂偶過此春山攜酒來同登歸來荏苒又一載梅花春信寒猶凝

樹杪風動墜餘雪柴門水急流殘冰擁鑪孤坐意不樂
忽來遠札牢緘縢草堂盥手急啟讀念舊知是當時朋
唐翁古道久寤想著述況復人人稱潛身丘壑事高蹈
昔爲名士今如僧虀鹽朝暮處一室經窮大易詩少陵
明代祖父履通顯霜臺執簡威稜稜可憐國破家亦散
從來富貴元無憑田園宅第付烏有白頭半世衣麄繒
窮途恥效阮籍哭知已或望虞翻蠅來書委曲道深意
使我惆悵難爲賡篇終更益詠懷句夜讀重撥山牕燈

贈慧上人

樓外青松高百尺樓對青松松對客陰森涼氣引波濤

晴晝亦如風雨夕上人遠自天台至道貌清癯丰骨異
手指青松向我言是松儘有天台意三十棲禪天目山
看雲面石千松閒松枝挂錫坐松下毛髮徧染煙嵐斑
近住天台復五稔華峰高處常攜枕虎嘯猿啼心悄然
松葉松花爲食寢今秋訪道鶴湖東帀塵襆還身難容
安單嬾向禪室去住我樓上看青松朝吟風夕詠月新
詩句句皆幽絕但覺清風凜冽寒人肌松耶人耶我莫
知

送陸蓼亭赴宣州楊南城之招

敬亭青山宛溪流謫僊豪吟空千秋謝公雅調更清絕
北樓琴酒公餘遊居恒涵泳二公集虛牕時有雲煙浮
宣州去我路非遠思欲一到嗟無繇終朝抱膝蓬牖下
徒將歲月供窮愁人生百年緣底用不朽須向詩中求
詩情還藉山水助何況山水如宣州吾友蓼亭夙辨此
臨風久想攜扁舟同社楊君吏茲土昨聞招致書筒郵
翩然別我來林丘作歌相贈祖行色溪山素志今能酬
明春襆被我亦至誦君新詩眠山樓

飲友人花下

水亭風日吹花影滿徑花香春信泠主人邀客來看花

花下開尊留我飲當年文社盛江南舊友回思無二三
社中推汝年最少而今霜鬢亦髮鬖撫今追昔悲歌發
酒徒猶賸高陽客移席重看月上花醉歸還踏花閒月

郎當嶺尋隱者不值

郎當絕嶺倚天半入雲石徑巫一綫隱者閒此結廬棲
攜筇思覲煙霞面千百盤旋始到嶺江海東南驚轉盼
人迹全無但虎蹤松颷入耳寒濤戰秋泉挂壁白蛟舞
霜葉飄衣黃蝶亂自笑崎嶇上嶺來不來異境何由見
避世高風未及攀奇巒怪壑翻窮徧日斜方擬覓歸路
忽遇樵人崖石畔舉手遙詢隱者居數椽遠在青松澗

著書終歲閉巖扉偶因采藥過雲巘行當導爾一相尋惆悵路危山已晏

夜宿韜光山樓

秋雲飛盡秋山出石梯百仞煙嵐濕幾經攀躡到山樓山僧一見如相識樓前澄泓水一窪水中猶種金蓮花香山居士題詩處樓閣依然夕照斜佛火微微諸慮泠風枝不動惟清磬去年春夜宿靈巖夜色幽清同此境韜光泉北峰巔潺湲落枕嘈能眠蒼蒼寒氣三更天夜靜山高人不到一聲月下聞虎嘯

晦山和尚匡廬雄題後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日聞之白司馬今覩禪翁歌數章恍然身入廬山社廬山周衺五百里首控南康九江尾千峰陡拔各萬尋雄歌激越同奇崟開先瀑布雄今古浩浩青天白龍舞壁開玉峽走驪珠一道青山爲界破五老峰奇奇莫喻勢涌青冥擎厚地英英五嶽祇肩隨群峰叱咤皆奴隸南北香鑪有兩峰飄飄紫篆蔭寰中南峰書堂李太白北峰草堂香山翁二公已去千載遠曠懷逸興猶龍從清涼臺何崔嵬誅茅道人武林來爲公泚筆題入詠劃然一笑青山開清涼已過雲屏續九疊雲屏光似玉空青削出九芙蓉紅霞繡堞遙相簇就中三疊尤最奇林深路險無人知初疊奔騰飛霹靂二疊垂虹撑蛟日泠泠三疊舞琴心琅然環珮聲流逸玉川浪中排鐵壁硱磤水石相敲戛兩峰獅象夢鈞天中峰鼓舞鵬翔翼凌霄崖洞居馬祖電眸雷舌開群瞽遂令梵刹徧人寰紛紛巾拂誰能數回首雲封佛手巖御碑偃蹟護松杉彭湖萬艘波濤赤江左雲旗靜漢南雲海奇觀眞一快翻銀浴雪非人界臨岐復作雲海歌長空萬變山靈駭嗚呼歌終興未終偃乎偃乎我晦公歌名不媿匡廬雄筆纚纚兮飛舞身飄飄兮凌空舒一時之耳目拓萬古之心胸風雨驚兮神鬼泣擊節何獨乎

衰翁歌廬山夢廬山按歌何日窮追攀憑誰話向蘇玉局此是廬山眞面目

遊南屏山淨慈寺復尋演福精舍

南屏之山西湖南天然圖障采不淹問誰拂拭出畫函雲烘霞染秋光含徑如蛇蜿峰如簪僅可拄杖不可驂陰崖琅玕陽楩楠微霜洗濯葉紅酣草棠絕澗青毿毿細泉流來牛乳甘山下紺宇藏翠嵐煙鐘斷續門徑諳浮圖倒影池水涵五百應眞聯朱龕龐眉瘦骨髮鬅鬖古井相傳通龍潭轆轤千尋深難探宗鏡堂上晤老參口翻萬偈絲吐蠶永明塔院松蘿鐟誦經塔主聲喃喃

出寺重尋山後菴崖花幽豔香馣馣綠竹千箇屋四三
中懸琉璃照瞿曇緇衣白拂僧可談蒲團靜坐睡不貪
清泉供客佐黃柑山家滋味澹泊堪終年廚無石米甑
身歷此境心懷慙人生何苦塵緣耽昏昏不醒如愚憨
莫若棄家書一擔來此卻埽除憂惔五千文字師老聃
掩關長晝精研覃倦即手攜采藥籃遠觀山碧近水藍
永辭風波行瓔僧如此方爲世奇男

月下對梅花作

一年一度梅花發獨喜今宵對明月恰如孤客萬山中
忽逢姑射顏如雪問君秋夏遊何處知在瓊臺瑤島住

東風吹我落人間江南化作春千樹老夫自快入春健
竹戸三更還未掩幅巾藜杖酒微醺渠八山燈書不卷
獨來溪曲探孤芳遠天漠漠煙茫茫但覺舉體生幽香
相忘春露濕衣裳僊姿豈合生凡界廣寒差可畱清珮
碧天將曉淡横參羅浮夢醒人何在

程孟齋攜慧山泉見訪

九龍峰下雲根裂一泉如鏡涵秋雪品置第二屬何人
竟陵老翁神鑒別當年汲飲舟重泝而今衰老空思慕
蕭條病渴茂陵人一杯歎息金莖露黃山友人慧山至
開我松軒修茗事篛籠先出春霧芽石銚復瀉秋山髓
披襟一啜五內清形骸嗒然不可名底須七椀效盧生
兩腋纔得風前輕

施呂授移居清風涇

知君作客身無定雲間舊業誰能問偶來尋友清風涇
悠然樂此溪居勝數椽茅屋從鄰借蕭閒髣髴漁翁舍
千卷仍攜置榻旁一蓑新買懸檐下溪流曲曲繞柴扉
楊柳依依覆釣磯黃鳥枝頭窺客語白鷗水面拂煙飛
世人蹤迹何由到晨風夕月堪吟嘯種藥方謀竹外畦
燒丹復起松間竈小園我亦傍溪邊求羊悵望空花前
得君相近時來往校雨量晴共暮年

葉已畦從横山見過

吳中山水舊常遊堯峰鄧尉山更幽梅花千樹復萬樹
春初十里清香浮連山如雲又如雪高人精舍差堪結
探囊媿乏買山錢屢次來遊空擊節葉侯起家名進士
三年作令廉名著趨迎不合上官心歸與築室横山住
横山山連鄧尉山泉聲松翠滿柴關每當春晝梅花發
蕭然杖履白雲間二葉草堂書萬卷尊前花底披襟翫
醒時展卷醉時吟一生根柢詩中見秋水瀰瀰秋雨後
遠棹扁舟因訪舊友人齋裏獲重逢豪興視前翻覺又
不嫌酒薄過寒家小飲溪牕月色斜竟夕當杯無別語

獨把梅花對客誇

屠翁園種桃李極盛而開獨後喜贈短歌

屠翁種花五十年桃花李花參差妍賣花鬻果作衣食還采花枝贈遊客花落江城半月來正值園中爛熳開天意未嘗私雨露人心共道異栽培溪雨初晴溪水漲朝來乘興攜尊訪煙柳連邨帶遠雲香風拂岸迎輕舫周遮四面䟽籬護蜂蝶先飛引人路園扉佇立扣移時驚起老翁花下臥百轉流鶯枝上巧朱朱白白看皆好可憐溪畔舊亭臺不見花開見芳草偎境何曾隔世塵前身疑是武陵人飛觴醉月時相過莫負年年桃李春

沈弘濟至

青山昨夜忽入夢今朝定有高人來柴門莫許小童掩更須埽徑除莓苔午後果聞履聲響花前一笑衰顏開爲言扁舟往杭郡乘興偶繫溪邊槐久暌老友思一晤留連非止寒喨杯知君五載客山右故人宰縣需君才畫商文案夜詩酒主賓交好如陳雷裘馬宦遊豈予慕獨慕太行山色青崔嵬煩君不惜爲盡述片時懷抱空塵埃嗟予窮年守戶牖醯雞甕中吁可哀佳山佳水遊弗見雙鬢坐使流光催片帆明日隨汝去西湖一問孤山梅

訪菊峨眉菴贈䁱禪上人

清風溪上峨眉菴菴在清溪溪水南中有老衲名䁱禪終年鍵戶經一函閒來偶發秋光興繞籬種菊菊偏盛遊人扣戶總不聞獨容野客時尋問石泉煑罷復彈琴報師媿乏玉川吟歸途天晚露華濕片月送人菴咫尺

鴛湖眞如寺同朱拓園夜話

深秋浪迹鴛湖水挑燈聽雨眠荒寺雲寒木落徑蕭蕭聯牀夜話同朱子朱子意氣不可當半生轗軻文一囊抱才不肎巖穴老思遊京雒朝明光京雒功名非曩比文章遇合寥寥耳多少江湖賈販兒朝輸黃金暮青紫

聞道今年啟石渠廣給筆札修群書悵望不逢楊狗監令人空憶馬相如

早春雪中友人過訪貽酒

春來十日風雪簸寒喨無酒惟高臥摧殘柳眼青不舒逼勒梅顋紅未破衝寒一棹翩然來身披蓑笠攜白墮呼童埽雪開柴門長跽未啟香盈坐拾松然鼎對壺觴雪意悠揚詩興大郎今豈少詠詩人清新佳句誰能作翻思嗜酒浣花翁黃獨無苗甘忍餓

寄莫釐峰翁季霖

太湖浩淼天無際中流兩點峰青翠西峰縹緲東莫釐

傳聞偃窟藏靈異瓊瓏水石紛參錯煙中梵剎相聯絡
橘柚霜林散夕嵐芰荷曉氣浮谿壑莫鼇翁氏世代居
蒼藤老樹千年餘精廬灑埽日靜坐摩抄彜鼎商琴書
君家山隣席石圃去夏扁舟曾過我手君詩卷誦君詩
泠泠已覺神飛舞平生我亦戀煙霞愛向山巔與水涯
少小頗誇堪濟勝而今倚杖漫咨嗟何如翁子能高臥
到老看山不出戶山果堆槃足四時巖泉落枕無朝暮
花時逸興喜留朋風雨深牕永夜燈開尊欲醉清吟客
品水時邀澹話僧何日煙波懸片席月明還訪幽人宅
相逢一笑水雲前芒鞵躡徧秋山碧

晚秋湖上送林西仲還建溪邀王丹麓同賦

霜笳嗚咽城頭起湖風潑面涼如水建溪羇客忽相逢
論心悽愴斜陽裏官貲七品守清廉司刑三載屬名巖
廷議汰員移別秩武夷歸臥舊山崦閩疆最苦海氛逼
坐鎮雄藩圖作逆衣冠士庶苦驅馳龔勝高風難自匿
守土大臣不屈死予也二年淪獄底王師一夕下重囹
朱絲係頸同羊豕歸來門戶半蒿萊家人猶作夢中猜
陶令儲餅無半粟遺編盈笥總成灰寒儒素乏資生策
況經兵燹惟存壁少陵奔走尚依人何必區區戀鄉國
擕家艸足數千里跋涉苦辛誰與比半肩行李赴西泠

一椽蹔僦遮風雨塵囂斗室聊相就殘書數卷看依舊
交遊名士得王君縹緗晨夕邀研究武夷山色夢崔嵬
久客思鄉意可哀風前話別重攜手又值王君送酒來
武夷高峰三十六窈窕溪光流九曲煙霞何處是君家
接筍峰前春草綠西泠別酒向君傾送君還作短歌行
紛紛世道何堪問苦憶當年范巨卿

過丹麓馨宜園

高人精舍城之北小闢溪園種花木披幃暇日容一訪
觸目琳琅千萬軸知君高臥欲逃名誰知逃名名益成
新詩長哦未終卷蒼然又見遙山橫林下山猿來覓果
石上寒花鼓數朵日斜未愁歸路迷鑪熏茗椀還供我

夏日劉櫟夫見訪

鶴湖東岸清風逕蘆洲一望皆漁舍稻田雨後水聲多
故人訪我扁舟駕三間小閣梧桐下桐陰滿地桐花謝
解衣一笑當花前藕花豔豔臨水榭入坐涼風來竹外
聒耳蹀蟬鳴葉罅甕內新醅頗清釅牀頭舊塵長閒暇
菱角舒紅已上槃葡萄弄紫還垂架劉郎本是宦遊人
十年塵染衣應化夢寐溪山一夕歸來尋老友談耕稼
儻君愛我林泉幽不妨聚首過今夏

張石溮畫雪竹吟

宋元畫竹誰傳神篔簹居士梅道人居士畫晴道人雨
拂雲嘯風五百春石澗張翁技尤絶畫晴畫雨兼畫雪
玉山高士氣蕭然銀河淡淡流明月晴天葉葉皆可數
雨中迷離煙霧鎖何如畫向雪飛時玉樹瓊枝相對舞
我家小屋六月天大暑枕簟不可眠老翁潑墨與飛動
頃刻四壁寒森然四天垂垂飄不歇琴書祇恐寒梢壓
淅瀝微微似有聲離披箇箇驚將折掀頼放筆吹涼颸
童子見之心生疑門外赤日手欲炙屋中何爲凜冽思
添衣此翁孤介亦如竹一生落落無炎燠可憐勁節老
不回滿頭白雪逃空谷

秋夜尋施浪僊秋水菴

一帆帶月夜潮生蘆灘汩汩鳧鴈驚浪僊秋水菴何處
微茫煙樹尋鐘聲兹菴顛末溪僧熟浪僊春夏栽花竹
可憐高士讀書廬白雲化作瞿曇屋夜深四壁霜風起
落葉蕭蕭亂牕紙獨留花影一殘編月下人吟秋水裏

橫雲峰晚歸宿諸乾一鏡湖草堂

扁舟秋暮來三泖泖上群峰看盡好一峰奇峭名橫雲
兹峰一覽群峰小石危徑嶮藤鉤連扶杖經時始達巔
湖海東南皆眼底況當晴晝鮮雲煙峰西有園李氏築
亭臺窈窕藏花木歷年久遠子孫亡但遺供佛三間屋
峰東有峰小赤壁壁天千尺石壁立颼颼林葉傍人飛
更逐山僧躡雙屐蘆洲煙渚夕陽斜夜宿還尋隱士家
草堂近在神灔下三面湖光一面花花氣湖光疑几席
泠泠千頃澄虛白主人呼酒客添衣卷簾同翫湖中月

麟湖沈亭峙七十同錢齋堂賦

麟湖沈子情豪邁七十猶耽詩酒債麟湖泉石足婆娑
麟湖風月供揮灑麟湖風溪三十里還往扁舟一彈指
應門無僕祇兒孫烹葵翦韭留賓任斯時同來有齋堂
能詩能酒興尤狂解衣旁薄青松下坐石坐花杯共把
醉後高歌林鳥驚蹴落殘英飄滿瓦

陳墨樵寄沈弘濟茗遊詩

陳子近從吳興歸寄我沈郎詩一卷沈郎數載客京雒
何由卻向吳興見吳興太守雅好士京邸論交常憾晚
遠邀到郡挈琴書詩酒閒廳共相遣此地久知君欲遊
此來適愜幽尋願雲嶂晴時著屐登煙波雨後拏舟泛
仲文人豔詠青峰大令自能書白練風景此鄉我熟悉
當年杖笠曾探徧采茶秋入武康山醉花春臥烏程店
今朝把卷一高吟泉聲活活流清簟

葉廣基招飲

春江雨後春潮作江上鶯啼花未落故人念舊遠相招

扁舟載我來城郭契濶春風四五年今朝晤對與依然
庭前置酒看花坐樓上移牀待客眠當年受汝讀書屋
每到花時恒信宿酒酣深夜賞奇文蕭蕭燈火疎疎竹
別後孤懷難具陳銷磨壯志媿沉淪趙壹錢囊空挂壁
蔡邕書籍已貽人此夕因君意傾倒貧賤不知身已老
飲酒千鍾不厭多聆歌百疊猶嫌少良時聚首情何限
人生歲月如流電譙樓畫鼓過三更沉沉月影當軒轉

訓德清張孟堅

餘不溪中水清澈清景曾思泛舟入水鳥風迴拂浪輕
春山雲起環城濕青山疊疊樹重重名泉半月對羌峰
此中高士來相訪小閣吟成逸興濃詩成媿乏羊何和
空憁斜照松陰暮煙波三月放船歸溪頭山色重堪賦

花朝同柏雪耘閒行

陌上雪銷風色暖萋迷碧草沿溪軟杏花紅濕露猶濃
楊柳清陰煙尚淺閒人自昔愛閒行況值今朝天氣晴
曲徑遠尋穿密竹溪橋小立聽新鶯風光處處看無厭
聞鐘更欲尋僧院清談一路不知遙酒旗搖颺斜陽店

矮屋歌和楊下人爲王朗齋作

張象作簿華陰日高才苦被上官抑自辟居身矮屋下
尻高首俯身難直王君雅負多才藝一丞跼蹐傷顑頷
亦將矮屋比微官次且莫吐昂藏氣寄語王君勿復憂
富貴從來不可求席門孺子時人笑甕牖蘇君里巷羞
丈夫要貴自樹立區區窮達奚足惜監門小卒抱關流
高風千載猶堪挹王君豈是風塵吏布袍徒步甘麤糲
清廉那顧隸胥愁傲岸頗遭官長詈楊子作歌歌矮屋
深知矮屋饒清福壁上絲桐日可彈牀頭書卷閒能讀
世間不乏侯與公一朝失勢等飛蓬高甍大桷非身有
何似優游矮屋中

葉湛生遊關中復入漢川近喜南還短言爲贈

柳洲亭北夕照微春雪初霽梅花飛故人陌上還相見
自言近向關中歸關中風景愁非昔漢唐舊蹟惟榛棘
弊裘羸馬遠行人新豐帀上無人識函谷南行赴漢川
褒斜山谷尚依然戰壘陣圖猶可數武侯祠墓定軍前
古人爲國離鄉縣白髮蕭蕭霜滿面千秋憑弔羨君行
萬里歸來君莫怨

汪次張訪俞石峰於白雲禪房卽偕見過

海陽高士煙霞骨浪迹江湖人不識忽浮小艇過清溪
溪花溪鳥增顏色清溪溪上白雲房禪榻幽閒古桂旁
對花一閣更蕭爽與僧蹔乞分秋光秋光淒寂禪房裏
論心惆悵無知己驚聞扣戶有汪生同心況復同鄉里

十年蹤跡兩沉沉江北江南不可尋一旦相逢秋水上
花下長歌共短吟兩生奔走非衣食愛訪名山兼結客
我識俞生夏已殘汪生識我當秋末孤懷自笑寡交遊
阮窮稽嬾世莫儔遯跡丘園三十載偶蒔花藥傍溪流
少壯曾將筆墨弄窮年費紙成何用多君攜手到牀前
拂拭陳言猶見重彈琴石瀧酒巾已甘白髮老溪濱不
逢名士來相訪誰識寒潭抱甕人

友人見約山遊

三春把酒君家屋酒綠花紅懽不足花前話別曾幾時
南風又見枇杷熟昨夜清江照明月清輝萬里魂飛越

夢君攜手碧松間吟詩未半俄然別微風夜半拂牕枝
起坐但見煙霞隨剡中山水佳無限定知好友來新詩
新詩唱歎無他語祇約尋山兼問水芒鞵竹杖興悠然
置身已在雲山裏

歷破龍澗天暮未得過三峰寺隨至拂水山莊

我遊虞山秋已晚千林楓葉猩血染入雲未聞嶺上鐘
步磴先看泉出澗澗泉灑落雲隨行騰騰萬馬下雪城
老龍破澗已入海尚留蜿蜒神迹遊人驚海峰三點山
相對知是漢公開法處清賞終思拂水莊幽尋不到三
峰寺轉三峰探拂水拂水山莊殘照裏問字猶存舊草
亭高吟不見山樓啟古人丹砂思駐顏何為白骨埋青
山悠悠往事不足問乘月且復棲松關

南泓馬鳴菴

南泓浪靜無風起鷗鳥漁舟明鏡裏苹川樹影萬千重
鴈塔鐘聲三四里馬鳴菴在水中央小艇東來繫綠楊
蘆花月夜渾疑雪杜若晴天更覺香東南山水多佳處
老僧來自江心寺近住菴中十載餘悠然亦有滄洲趣

雨夜讀李格齋遺集

白頭野老江邨裏殘書數卷為知已舊遊何謝酒壚空
滿懷情事誰堪語挑盡殘燈夜更遙西風淅瀝雨蕭蕭

故人遺卷重相對歎息吟魂不可招風塵壯志悲寥落
尊酒高談已非昨撫几長吟意愴然何處荒雞聲喔喔

姜西溟北歸相值吳門即送其還四明

憶昔南湖杯酒歇秋風秋雨人離別依稀光景二十年
嚻吟夢斷吳山月今春訪舊來虎丘偶到閶門一泊舟
城門貰酒逢姜子執手驚看雪滿頭雪滿頭兮猶未苦
聞說朝趨丞相府可憐燕許廟廊才索米長安望煙火
相君罷政賓客散客亦南歸返鄉縣春風茂苑喜重逢
殷勤話舊堪三歎勸君不如歸故山讀書依舊掩柴關
風塵幾許紛華子轉眼亦復非朱顏嗟我年華過半百

詩酒溪山還莫逆四明山水是君家憾不相隨挂帆席

秋夜承天寺詶聶晉人

楚鄉騷客吳閶遊存迹荒寺逢殘秋江湖千里一身至交朋滿座皆名流乘月清宵偶縱步思君詩句尋君樓紙牕摵摵風葉響竹林淡淡寒煙浮新詩閒遠有古趣溪雲孤冷山泉幽長篇深得宛陵法世無永叔誰為詶高吟把卷銷夜燭曉鐘欲動身還留

雨中別晉人

吳城秋暮日日雨羈客悲秋怨行李湖上有山不得遊尊中賸酒差足慰大江煙浪幾千里我家西浙君西楚

我歸明日挂帆行君歸無定心應苦蕭蕭蘆葦夜潮生西風一鴈投寒渚

風雨復留聖操齋同王化中葉思王飲

客遊阻雨懷抱惡空齋臥聽吟風鐸遙林傍午雲微開喜見斜陽射簾幕歸心隔宿不能待來放孤舟驛亭泊江風夜冷旅衾薄五更江雨驚復作侵晨主人邀客回冒雨還須雙屐著王翁葉叟鄰壁居衝泥不必穿城郭客中留客情愈殷閉牕坐雨共傾爵銀刀膾魚雪花起冰槃劍芡真珠落論文話舊興亹亹酒令翻新襍諧謔連宵意況覺蕭條玆日襟期忘寂寞雨停風止客亦醉樹頭何處噪乾鵲

夜宿獨樹湖

孤舟午發姑蘇城風微水貼知安行黃天蕩頭俄已渡獨樹湖險心魂驚天水茫茫漸昏黑湖風晚作風復逆湖水似與風力爭欲進反卻櫓幾失隱隱遙聞一犬吠知有人家岸南住隨風望岸急前趨誰知村落亦濱湖村荒火斷月未上一夜孤舟宿寒浪

讀堯峰文鈔

鈍翁十年官冷曹讀書鍵戶人罕遭鈍翁再起隨珥筆兩月抗疏陳衰疾歸來卜築堯峰下上窮六經下班馬

直將風雅挽頹流其餘皆是悠悠者堯峰書屋萬山間清風未得一追攀巖扉花裏千重竹溪閣松前四面山讀翁遺文三歎息廬陵生面重開闢海內聲華起後塵山頭松檟埋金骨君不見乙未榜中三百人如翁名姓誰其倫

讀梁藥亭羅浮吟

見詩如見羅浮月萬樹梅花春照雪千年僊蝶繞花飛五采翩翩時傍客客在朱明四百峰一峰一詩詩興濃峰頭吟詩花下醉飄飄時墮驚人句臨風一唱碧雲遙化為僊蝶身飛去

廣陵夏煉師攜琴相訪曲終贈之

廣陵道人晉稽康一琴五嶽隨身旁忽來尋我蘇門岡鹿裘芒屩須麋蒼賞音舉世歎茫茫今朝相對一解囊靈器不假金玉裝龍門百尺千年霜山風南來吹松篁朱絃未動意先涼清江離此千里長江水何爲流空堂老龍吟嘯魑魅藏細雨褷颯雲煙翔楚客無言心悲傷蒼梧雲影連瀟湘哀猿啼月夜斷腸匹馬弔古嘶沙場興到偶然鼓數行如聆天籟非宮商巳置此身在洪荒北牕誰更慕羲皇道人道人眞古狂罷琴一笑眠石牀音從何來去何方四座但見星月光

顧宋梅索賦蓉城書屋詩

吳中高士顧阿瑛玉山草堂林木清倪迂老鐵日還往狂吟痛飲群相傾落落風流三百載草堂詩句今猶在逸興重逢後起人蕭然築室芙蓉外芙蓉花發滿汀洲曲折軒廊繞碧流拏舟花下雨新霽曉鏡空濛一片秋光延客同吟賞把卷開尊意蕭爽花前流水榻間琴鑪裏名香身上氅酒酣請賦蓉城詩蓉城詩憶子瞻奇玉樓縹緲書雲篆誰向蓉城一問之

與錢霽堂戴子揆飲

溪居長夜晝連雨水聲㶁㶁無休時溪魚正肥溪釀美

南邨老友扁舟移爲言念我地岑寂清言破睡還相宜跣足松下片石冷脫冠座上涼風吹褷花雨後帶幽色海榴豔豔環戎葵宜男繞砌梔六出誰云花事惟酴醾林禽宛轉日漸午戴子向我來陳辭鑪香茗盌洵快意對花何可虛酒巵忽膾魚鱉酒潑甕花香酒釅情淋漓霽堂意興頗豪邁酒酣時洩胸中奇文章小技壯夫恥讀書要救民生危儻然此志未獲遂成僂作佛皆可爲安能老死守戶牖米鹽瑣屑同妻兒劇談入夜雨復作繼以燈火跌簾垂家人竊訝兩狂客忘形爾汝忘歸期溪路水濶夜難去聯牀聽雨兼哦詩

東湖吟和霽堂

錢子愛向東湖遊邀我共作東湖吟東湖湖水流九派湖通澉乍潮騃騃環城人家半魚市四時海錯腥刀碪君遊湖上值初夏園林到處閙幽禽橋藏綠樹路疑斷亭亭佛塔無雲侵中流有閣含縹緲平頭棹槳來登臨人言入夜景尤絕月光蕩漾溶黃金即今憑眺興已極晴波峰影寒蕭森湖風忽送鐘磬響湖光面面開禪林剎竿煙樹遠相望沿流信步還相尋野花隨屧香縷縷溪篁繞徑門陰陰釋子對客頗馴雅設蔬煎茗留談心竹牕棐几適人意棲身寧必居山深往時錢子曾語我

移家恒欲依湖瀁寒士奚暇謀廣厦但取明敞宜書琴
軒開水上垂晚釣杖扶花外觀遙岑高吟惟汝許同調
往來湖曲閒披襟

春日遊蔡勿菴溪園

勿菴園居溪水上園依綠水多清曠橋轉逕知路可通
樹深未曉門何向小徑踈籬策杖來蒙茸細草穲莓苔
入門步步堪移目況值新晴百卉開青蔥松桂紅桃杏
點綴天然成異境幽竹時生水榭陰清池遠映巖花影
昔年此地皆平陸主人爲愛谿山築過客渾疑輞水莊
流觴欲繼蘭亭曲菊圃西偏看月樓梧桐一望翠煙浮
松廊已置彈琴石柳岸還宜載鶴舟坐久相忘林色暝
蕭然但覺塵蹤屛歸途回首夕陽斜春波渺渺漁汀冷

偶興

溪邨長日無人到半間小閣松陰繞鉤簾閒檢平生書
騷經周易同莊老衰年慧業難自棄閒居聊取娛人意
病裏能齋藥石功飢來可當饔飧味撫几自笑一寒儒
作事人言未免迂趨世不知身傴僂對客終嫌口囁嚅
柴門清晝花前掩危坐匡牀惟一卷曠達思追隱逸蹤
精微難覯羨墻面不羨東家驟富兒袪服高車里巷馳
不羨縣門刀筆吏金錢衹供妻兒戲清風竊慕采樵人
行吟猶得長負薪但願殘編時在手區區此外復何有

登也攜詩過訪因念故友計子山

君家泰望山中住耽詩日日哦煙樹輕舠風雨訪寒居
花前話舊添愁思云是漢陽五葉孫擔簦曾及子山門
子山爲我忘年友晨夕論文酒一尊酒壚回首人何在
蕭蕭宿草荒江外春風重見舊門生交情直可追前輩
聞道年來愛壯遊東窮海岱北燕幽驅車不作歌魚客
對酒長懷擊筑流匹馬短衣風雪裏何如故里溪山美
溪山茅屋喜人歸紀遊詩好探囊底曼聲松下一長吟
散入清風滿竹林淒淒不減山陽笛令我今朝感愈深

答茸城張洮侯

茸城溪山推清幽昔年鼓棹曾來遊城中名士指難屈
吟壇酒社身常留就中知己五六人偉南顧子尤綢繆
學士文孫沈弘濟子山日千情相侔快哉謝家兄與弟
畫超關董書顏歐或約看花尋小院或邀賞月酣高樓
縱談節烈豎眉髮共角文藝忘更籌歎息諸公盡遺老
興亡滿眼霜盈頭區區詩酒彼何物焉能便洗胸中愁
斯時顧我尚年少一觴一詠靡勿訓何異偏裨敵大將
自力不量眞蚍蜉懽然聚首兩葛裘家中書至呼歸舟
臨岐欲別不忍別私憐公輩高春秋誰料別後無十載

淪亡相繼俱山丘從此蕪城不復往恐觸舊事增離憂
洮侯張翁洵豪士聞聲未及面一謀非遊秦楚即燕趙
才華當世傾王侯邇來亦悔遠遊苦背城築室親農疇
高眠長晝對泉石賦詩清夜懷朋儔帶水遙遙恒佇想
忽驚戶外來琳球倚馬千言遇李白流泉萬斛逢眉州
削形滅影我已久那有文采移人眸感君一時惑虛譽
招我爲友同杯甌詩情浩落意眞摯額汗俾我如珠流
抽毫欲答輒中止鯨魚掣海羞泥鰍勉裁數言代報札
尊鱸風起褰裳投一訪新知一弔舊哀樂交併詩應優

弔柏雲耘

眼前曠達推吾友素髮垂肩衣露肘白牛塘上葺茅居
栽菊籬邊復栽柳高枕長敎過午春短鋤時亦親農畝
但知清景花共月那顧晨炊無與有賦詩往往得新句
竊比襄陽餘則否溪山杖笠每探奇佳處逢人不容口
扁舟作伴有漁翁名山結社多禪叟春初過我小閣中
愛我林泉忘坐久嗜茶頗能辨甲乙何嫌脫粟及翦韭
一朝別我當湖遊當湖故人饒春酒誰知竟作耒陽客
辰飽牛炙命終酉琴酒寧無逸興人似爾高懷世誰偶
短歌招爾爾不聞臨風佇立空搔首

李西雯攜示庭花禊詠

吾廬近在湖田西四顧楊柳圍湖堤柴門開眺新雨後
水禽拍拍秧苗齊茜涇老友殊好事過橋訪我孤筇攜
茜涇離此四五里陂塍水滑衣沾泥自言入夏幽興愜
籬花庭卉紅高低披衣取酒日靜對醉中一一留品題
吟成不覺已百首要君欣賞無人齊況我與子年老大
清言肎使還相睽林煙漠漠天氣晚草堂今夜同君棲

歲暮吳澹寧見過索定新詩即送歸新安

荒郵歲暮清於水鵲聲繞檐梅破蘂牀頭檢得吳郎詩
重吟細把寒牕底吳郎詩與天下無手攜詩卷遊江湖
五年不歸對妻子歎息今年冬又徂家園迢遞新安郡

落拓羞將生產問詩名三十徧東南掉臂詞場霜滿鬢
幾度看詩懷吾友忽聞戶外銅鐶扣自來花徑啓雙扉
故人一見情依舊爲言別我還故鄉黃山歸掃舊茅堂
新詩百篇乞君定此中甘苦惟君嘗持歸林壑傲煙月
琴前酒後容徜徉我聆此言喜欲狂披襟朗誦梅花旁
一時泉石俱輝光半生不蹋新安路雲木蒼蒼空想慕
黃山三十六高峰知君家傍何峰住日短天寒未可行
相留且把殘年度君不見新安江水灘高下臘月層冰
舟少駕楊柳青時淑氣回兩岸春山看不暇嚴陵祠宇
釣臺前歸帆又爲題詩卸

七言古二

秋夜坐雨

秋燈夜雨溪樓竹竹弄秋聲燈影綠哀音髣髴漸離筑喚起閒愁千萬斛男兒墮地成丈夫用舍行藏宜蚤卜安能苦被儒冠束半世飢寒首低伏出須萬里覓封侯隱則深山作樵牧君不見古人牧豕居海濱古人采薪老巖谷如此生涯我亦足區區焉用殘編讀匣中寶劒十年塵甕裏酸虀雙鬢禿新交斷絕舊交死更望誰來話心曲牕外西風驚落木雨聲未歇蛩聲續帀上僊翁不可辱且攜孤枕牀頭宿

贈陸是觀先生

是觀先生年八十白髮紫頭如覆雪弱冠好讀孫吳書兵形陣勢胸羅列夜窺星象慘不悅國運瞭然敢臆測未終兩載凶荒見野蔽飛蝗暑雨絕三吳田畝本膏腴豈聞斗米錢五百饑民號哭徧東南流寇猖狂滿西北羽書火急朝野驚畿輔危亡在旦夕推轂方勞聖主心倒戈已屈師臣膝天崩地坼神鬼愁哀哉烈皇死社稷先生聞之心膽裂拔劒斫地冠衝髮揚州都護秉忠貞收羅英俊參機密先生此時二十餘長揖軍門獻奇策自謂能酬國士知時事傷心多肘掣中朝元老但營私四鎮將軍不協力區區南渡小朝廷燕雀處堂忘覆轍可憐當日史忠清城破兵殘身陷敵通達權變推先生潛身甘作逋逃客種瓜還幸故園存成都桑樹慙前哲今春賣卜來風溪矍鑠尚如年少日解后途中叩姓氏欣然過我無難色呼童埽席促開尊小園幽靜深山四縱談舊事料無妨當杯半餉吞聲泣陵谷滄桑世變遷黑灰紅土人磨滅一生抱負未克遂雖生猶死嗟何及先生先生莫愴然且來盡醉花前眠我生崇禎十一年

捕虎謠

古時官來虎渡河近世官來虎翻多咆哮林谷固其所我鄉水國非山阿大都猛政如猛虎氣類感名無差訛官人一夕聞虎信公差四出嚴里正一虎未捕百虎來沿邨雞犬無留賸半假官威半虎威妖狐倀鬼紛成陣去年久雨田全荒今秋久旱重徬徨借言射虎禾蹈傷十月何以輸官糧一聞虎嘯弓矢墮形影未見先奔藏還向人家索酒食爲民除害功宜償官人帖下星火速立等虎皮作虎褥煩君爲我謝官人虎欲入城啖爾肉爾民不用相悲哀明春聞換清官來清官來時虎亦去大家方得高枕睡

曉經臨平湖觀荷

昨宵舟上長安壩舟人挽舟明月下今晨舟過臨平湖荷花滿湖無處無我愛早涼攲枕臥清香不覺侵毛膚推篷岸幘忽大叫凌波僊子何來乎翠葢亭亭映朝旭紅衣冉冉微風蹙三千粉黛幸溫泉箇箇承恩新賜浴錦衾扶起夢初殘曉粧未整怯人看露華不褪胭脂色羅襪香生步步寒前年我向西湖遊景當新夏眠湖樓嫩葉如錢覆綠水雨來已快聲清幽那如今日天晴美臨流四顧皆霞綺氍毹血展玉屏前珊瑚光徹冰壺裏幾時鞅掌謝風塵孤琴小艇逐閒身采蓮日製江南曲

寄與花間蕩槳人

臨平山採安平泉觀安隱寺古松

臨平山下臨平路客舟往來不知數市中沽酒酒如雪花下乞漿漿似露此方釀汲用何泉能令香味生人慕寶庄佛塔寶庄亭安平名泉石邊吐依山寒碧一靈潭夾道虯枝千怪樹細瀏微分環珮音澄波冷蓄蛟龍雨長年活活對山門過客時時濕芒屩掬飲頓覺豁煩慮解衣那敢滌塵汗褰回我欲窮其源寺基久與雲根互探泉未畢復遊寺竹木幽深僧樸素梵宇巍峨近日修慈像莊嚴前代塑夭矯庭前兩古松宋時已老今猶故山雨欲來尚未來鱗鬣奮張起煙霧斯時天氣及初秋秋陽皜皜號蟬怒忽然涼爽出望外濃陰昂首四遮護臨平之山本平坦天遣一泉作遊具豈意復覩松突兀看松飲泉可朝暮更聞山上勝蹟多孟姜祠廟忠簡墓一泉兩松儘足娛外此紛紛誰復顧坡翁戀此曾忘歸不信試看壁間句

候月石鼓亭

夙缾沽得臨平酒青草作團塞缾口箕踞船頭看暮山夕陽影裏逢漁叟風露漸深天漸黑柔櫓丁寧防失手蒼茫遠樹一亭來一燈明滅如螢否移船就岸對亭泊

登亭小坐將月守亭僧黃瘦若山鬼見客無言但搔首寒蛩啾啾叫曠野淒風颼颼吹高柳前人建亭覆石鼓空亭猶在鼓何有有鼓無鼓我不知惟望清輝照林阜須臾太虛忽生白潮湧冰輪峰頂走舟人假寐待伴行睡眼錯認天明久江城去此六十里欲到恐已時過丑平生翫月愛舟中佳時況爾值秋九開缾獨酌意欣然舟子唱歌我擊缶

將曉抵艮山門

艮山門下河流長艮山門外多魚商大船小船沿岸集高檣午夜燈猶張呼盧賭醉褋歌笑四座所欠惟紅粧

我船東來任其旁船空酒斷心旁皇城門未啟雞未唱
征衫露冷疑嚴霜殘月挂城僅十丈欲落不落光微茫
艮山官路通海昌皐亭臨平山蒼蒼漁人睡靜漁火絕
但聞蘆葦啼寒螿窮民販鹽五更起千百成隊趨跟蹌
以鹽易米充飢腸若輩亂世宜豫防曙星煜煜識天曉
城樓鼕鼓聲淒涼河空日出客船散樹頭宿鳥俱飛翔

張世維拉遊紫陽山觀紫陽洞飛來石小憇野鶴亭

空堦梧葉鳴秋風草閒唧唧來吟蛩半間屋向主人借
蕭條古巷東城東主人雅負煙霞興歷數名山邀客聽

即如郭內紫陽山巖巒頗亦饒幽勝欣逢天氣入秋涼
攜笻登眺共倘徉登山未暇尋山景先見江流赴海長
江波淡淡流寒玉遙映隔江山矗矗會稽山近帶深青
四明山遠含微綠百盤石級到僊祠祠荒樹老藤蘿垂
終日不見一人影但聞山鳥啼高枝紫陽山曲紫陽洞
瑤草無花丹井凍伯端當日偶棲身遂令崖壑千春重
石喚飛來已駭聞今觀石勢洵超群卻疑碧海秋風起
吹落長天一片雲紫陽洞飛來石清賞茲山堪一席誰
知復有野鶴亭丁生羽化留奇蹟亭中小憇聽松濤稍
慰從前登頓勞紅日西峰看欲沒翠微薄暮風蕭騷相
約何年同采藥木葉可餐泉可酌一亭一洞日逍遙君
作紫陽我野鶴

湖上晤魏水部

十年前誦君家詩慷慨便思一晤君知君策蹇客東魯
夜夢時落東山雲今夏尋友過僧舍新詩復覩驚奇芬
吟鞭定已返故里急欲買櫂圖交欣誰料重作燕山遊
有懷未吐徒云云還把君詩窮日夕一往寧減韓蘇文
興來脫帽呼斗酒山牕雨後南風薰出塘綠水波瀲灩
叫樹黃鳥聲殷勤入秋西湖更吟眺阮家蠟屐羊家裙
閒步偶爾值君友言君畏暑回淮濆訪舊近亦至湖上

倡詶正苦無同群我聆此言疾趨晤路遙不顧山斜曛
披衣一笑恨見晚徐究議論空河汾旅中宿處自灑掃
牀頭書閱攜紛紜樸學媿我未繩尺祈君母吝揮君斤
縱橫千古不知倦如飲醇酒人微醺寒芒劒氣城上見
淙潺流水高山聞敝衣憋汗冷浹背從前筆硯皆思焚
山寺鐘鳴山月起燈下短袂愁難分

留別苹川上人

秋宵一雨山房寒牕前萬笏青巑岏松牀曉起面山坐
撲人蒼翠來眉端老人愛山愛入骨晝愛山雲夜山月
況當秋曉雨初晴近峰遠峰鑑毫髮怪我來時七月天

秋暑方盛林如然火雲未受月露洗阻人遊興心煩煎
秋光漸近中秋節涼風瀟灑情怡悅北嶺疎鴻語漸聞
南山叢桂香皆泄絺衣芒屩得閒遊山際笻枝水際舟
嘗果菓園欣一飽看潮江口醒雙眸常隨緇侶聯吟社
清酤時亦尋茅舍詩稾多來待友删酒錢缺處從僧借
家園舊寄栁洲湄深秋黃菊滿東籬葛巾漉酒動歸思
東下扁舟別我師青山似解儂心曲聽唱離歌眉黛蹙
他年片席乞師樓伴老青山心始足

冬暮太倉汪彥昭過訪別後復寄毛亦史詩至

彥昭汪子婁東英扁舟訪友風溪行冒寒過我茅屋下

高懐披豁如生平名流氣槩定瀟灑奇士議論紛縱橫
羨子年華未三十交遊歷數皆老成老夫瑣瑣那足道
亦辱枉問來柴荆爲言耆舊不易得亦史以外推先生
亦史顏色我未識吟壇往往知其名風霜作客久秦國
雨雪索米恒燕京倦遊近聞歸故里囊中惟有詩篇盈
欲走讀之嗟道遠蒼茫煙水婁江城汪子飄然別我去
空山獨處難爲情冷雲慘淡山改色寒溪瑟縮泉無聲
十日汪子書復至郵致毛君新韶詄夜長正苦乏消遣
細哦急趁牕燈明展卷幾及二千首詩多詩好喜且驚
短音贈答意縹緲長歌憑弔神崢嶸匪但深入錢劉室
何者佳句非陰鏗路行萬里書萬卷筆端迅埽疇能攖
汪子汪子吾語汝有此良友自然學問人人傾

阻雨天童下院

欲尋天童太白峰先問下院小白嶺到嶺誰知尚隔河
喚渡煙中山巳暝蒼茫山路少行人雲深不見塔燈影
瑟瑟林風冷透衣虎氣逼人毛髮凜溪流斷處踈鐘聞
客意此時得幾穩老僧爲客啟松扉佛火更深還耿耿
境靜相應展卷吟神倦終宜埽榻寢雨聲半夜牕前來
忽把莊生夢敲醒初疑竹外響寒泉細送淒清入空枕
天公念我山行勞故遣春雨阻峰頂春天易雨亦易晴

天曉虛檐勢翻猛看山雨裏山益奇高眠且罄今日景

月夜中峰菴天然閣聽岳公誦李杲堂詩

天岳老人老詩客白頭話舊山樓月故友詩篇慘淡吟
木葉颼颼哀怨發風泉冷冷寒徹骨猿叫一聲竹石裂
蕭蕭山鬼燈下泣阿師清興太清狂賤子愁懷頗愁絕
明州城中名士多杲堂襟度如氷雪生前不遇賞心人
死後文章空突兀牀頭零落蠹穿書墓上淒青草埋碣
今宵唱歎仰遺音勝似入林手親執

春客天童岳公別余入吳晤宋漫堂中丞余亦有天台之行

我是吳人今適越君爲越客翻遊吳天際浮雲風裏鴈飄搖不定空嗟吁青山聚首纔經月青山又送人離別如此青山任亦佳兩人何事輕拋擲我緣訪道入天台君緣尋友過蘇臺峻嶺高峰孤策往寒江古渡片帆來姑蘇由來稱樂土況逢地主賢開府白公政事韋公詩醉客滿堂花正吐有時翫月滄浪亭有時聽雨桃花塢六如自是禪悅人子美久喚詩中虎怊悵行同路不同離懷聊託短歌中秋深待我天台返青山依舊問天童

天柱峰看月歌

青天擲下一環玉挂向天柱峰峰巔我來峰頂欲拾取

誰知尚與峰相懸舉頭看月仍在天山高月小理或然辟如高士品高介介人可望不可前人言茲峰高萬丈四時月色同秋妍月意似亦念幽客終夜不遣纖雲纏瀛洲蓬萊千島嶼俛視但見青蒼煙扶桑未敢耀光采六龍海底停揮鞭恨不茲峰更高萬萬丈瓊臺玉宇恣攀緣羽衣僊人攜素手流霞飲我顏常鮮安能悠悠忽忽老塵世長年對月悲華顛

剡溪吟

煙波慣作浮家客遊徧東吳復東越越中爲愛剡溪山鼓檝深尋水雲窟山色泉聲清入骨酒懷蕩漾詩懷發醉來欲喚和歌人往日名流今已沒青山長年青不歇人自朝朝變華髮寤寐終思老此山春弄巖雲秋弄月

陳立亭貽詩索余天台遊槀賦此答

我在天台經月住枕流漱石忘朝暮寒山去後少詩人到處山僧索新句吟風乘虎上蒼崖嘯月隨猿攀碧樹誰知我詩元非詩都是巖泉共溪雨見前觸發偶成音過眼霏微化煙霧但攜幾片杖頭雲還家借作清談具可憐亦是澹蕩姿縹緲臨風散難聚依然賸得舊空囊辜負陳君遠相顧去年君賞匡廬秋梅開復又尋羅浮兩峰佳勝窮冥搜異境奚必天台求知君丰骨神僊流

曠懷欲追阮與劉借詩託興深綢繆紅牋小楷排銀鉤緩步花間向我投披襟長諷情思幽竹風松韻聲颼颼明春約君同一遊題詩更歷高峰頭

台遊歸立夫長歌見贈漫賦答之

立夫詩與眞豪哉長歌贈我遊天台千峰萬峰聽驅策山鬼駭膽山靈哀手搦不過三寸管乃與四萬八千尋丈爭崔巍嵾嵯磊落絕凡調丹崖翠嶂峩峩開君非作詩是作畫天地造化供敲推奔逸直可追李白蘇頲神似人訛猜思精入險抉元氣學贍矜奇進瓌瑰當我遊時春正佳春風潑面同春醅鹿鳴呦呦鳥喈喈登臨經

月方歸來閒牕高枕斷剝啄夢魂猶繞青莓苔山紅澗碧歷可數一筇相隔心徘徊采藥未忘偓子洞拜經尚憶禪師臺歎息斯遊後難繼頭顱況已霜雪催感君知我意寄我詩章裁清聲金石半空擲喚起老興然寒灰玆山笠屐君未到胡爲鋟剔明纖埃煙霞胸中久摩盪巖巒融結成胚胎狂吟大叫振衣舞飄然身世離九垓從此臥遊慰遲暮遠道安用重溯洄揮毫欲和無長才驊騮在前羞駑駘何如取君詩軸懸空齋天台一日遊千回

讀宋漫堂滄浪亭小志

滄浪亭志宋公緝滄浪亭名蘇公傳蘇公去今亦已久清風猶使人留連吳門友人遠相寄展卷淥瀫浮吟甎滄浪題詠聞流覽散在各集非專編纂爲一集便考覈古今萃美羅星躔竹垞八分顏其顛高簡繪圖同摹鐫西堂老人舊玄晏志中一序推如椽蘇公生面喜重闢梅歐訓倡驚聯翩三公發興偶然耳亭名遂爾垂千年宋公漫堂詩中僊攜賓載酒尋林泉滄浪故址近城內一望荒草凄芊眠古人勝蹟歎湮沒作亭景物今依然禽魚朝暮見幽靚花木春夏交清妍雨晴風月靡勿往新詩滿帙情纏綿兩公似疑有夙契不然杖履誰來前深知著述可不朽眼前富貴隨雲煙後之視今猶視昔不信但看滄浪篇

題程葭玉小像

松聲巖翠素所愛笠屐名山探大槩年來破牖但高眠胸中丘壑依然在齋堂錢子宗炳流性癖煙霞誰與對小樓賓客日相過縱談山水惟吾輩坐閒好事逢程君自圖小像林巒內殷勤向我索題詩爲言身合青山配臨風披拂覩幽姿栗里陶公剡溪戴擬欲攜筇入此中石上聽泉閒作隊可憐尺幅太區區不爲老人留寸塊

答弁山天濤大師

弁山禪客邗江人一杯昨渡風溪濱定光古院獲解后泠若冰雪疑松筠院中主人我舊友容我嘯傲忘爲賓山堂晝景已入夏苔砌花萼猶疑春紫藤挂壁罨煙靄翠蕉滴露沾衣巾酌泉宴坐天漸午老夫體倦歸途遵歸臥北牕揣襟度弁山高致東林倫詰朝詎料忽見訪杖攜荒徑披荊榛窮居落落人罕到師能不棄嗟何因自云棲山二十載禪餘頗喜詩篇親曉吟夕諷約千首欲邀翁賞來前陳復投長句字二百香山格律眉山神直攄性靈絕畦徑片言隻字俱家珍古人禪語作詩語隨機矢口惟清真知師胸次久解脫自然筆底無纖塵

平生性亦耽此癖世緣擾擾靡寧晨青山何日共長往
煙霞一療詩腸貧

馮求文見寄吳日千遺集

馮君寄我詩一卷展卷挑燈燈色變寒飈深夜雨聲中
延陵先生如對面憶昔西林寺裏遊得接清光已白頭
所南豈是尋常士皋羽原推第一流蕭然半榻衣冠古
遼東皁帽堪為伍聊借詩篇寫舊愁世人那曉先生苦
古人不朽惟著述無兒休為先生惜好詩便是好兒孫
千秋萬歲難磨滅吁嗟乎孫生亦有詩千篇不知死後
誰為傳

程紫瑨索跋李潛夫先生菊花詩卷

近世詩人好詠菊詠菊動援陶公名某某柴桑某栗里
世間那有千淵明菊花有知當拊掌淵明高品從無兩
古人寄託苦未知千載東籬委草莽潛夫先生殊不然
身經離亂愁花前滿頭欲插悲無髮萬難獲已形詩篇
詩成幾度心悽惻義熙風景難回憶清姿勁節溢毫端
菊花自此增顏色埋沒塵埃六十秋一朝忽被程君得
先生傲骨久黃土手蹟猶驚光燄吐程君素號富收藏
茲卷一得冠群伍大笑程君不知足復索吾儕跋尾幅
欲將姓氏附前賢此段襟期頗不俗

潤州鎮屏山贈約菴禪友

作客潤州春已盡風雨山房草滿徑長晝蕭蕭掩戶眠
回想故交無一賸午枕驚聞履齒聲三泖鄉音殊可聽
偉南猶子約菴老向我殷勤道名姓緇衣露頂形清癯
生當亂後慵為儒腹中萬卷書尚在身外三黨親俱無
雲間舊業愁復問自營禪舍鴛鴦湖淮揚參學路經此
知我落莫留斯須汝伯我推父執友弱冠相從筆硯久
孫子詩成顧翁序至今殘槀在人口不見老成三十年
典型見爾尚依然少陵飛動平生意未覺高吟減目前

贈趙白璘

丹徒布衣趙白璘意氣磊落誰與倫讀書慨然究治亂
有才如君豈長貧處世何榮復何辱有時自笑還自哭
少陽墓上酒千杯安道山前琴一曲我到潤州半月矣
太息塵埃少知已肝膽披露欣逢君風雨江城忘逆旅
江山變幻同蒼狗昔人事業今人有悲來仰面發高歌
千古英雄盡回首君不見甘露寺中饒舊蹟約君去看
試劍石

焦山漫興

一雨金山三日住妙高臺畔僧房寓中泠泉水子瞻詩
消遣羈懷忘寐寤昨夜無端夢孝然古洞相招攜杖屨

焦山向往幾經年此來苦被春霖妒誰信江神解客情
江心傍午開雲霧忻肩襆被下盤陁斜陽雙槳船輕遡
巖壑蕭蕭竹樹幽波濤洶洶魚龍怒危攀絕嶺俯長江
上眺金山下北固京口三山據要衝酒客騷人靡勿赴
奇觀若箇羨焦山不思其義名空顧漢末英姦互騁馳
先生三詔非無故砥柱狂瀾仗一身滔滔盡是冠裳誤
疑乞疑僊未易窺匪夷匪惠堪深慕董經杜恕豈知心
綸綍憧憧徒道路君不見富春江上嚴陵渡千載高風
猶旦暮但令品節迥恒流時世盛衰焉足數一回俯仰
一長吟海門新月潮頭吐

贈陸大癡

天地不敎癡種絕長康之後生子久晉元相去歲千百
更覓一人世無有張旭米芾唐宋賢不聞稱癡惟稱顛
乃知癡者豈易事佯狂太白差隨肩安得斯人相周旋
日飲美酒哦新篇佳景三春逢上巳看花策杖尋蕭寺
入耳欣聞吟詠聲此中知有高人住意欲披幃一訊之
僧言此老情最癡見人何曾道姓氏仰天大笑手把詩
千金翠雲換酒飲身上至今猶衣絺牀頭祇賸書數卷
寒暑不冐須臾離細聆僧語心懽樂急致花前共盤礴
昂然半揖人浩落衝口經史胸淹博徐叩方知是陸生

大癡久已聞大名　天子覽詩賜顏色將軍讓馬願步
行今人孰不欲富貴陸生視之鴻毛輕不待前席輒隱
去荒䢼甘作貧窮氓嗚呼陸生深意吾能識欲藉癡名
混形迹眼前多少名公卿老死河工歸不得何如嘯傲
林泉間寄懷詩酒送日月一壺可抵粟千鍾五字寧輸
金萬鎰人言陸生是癡人陸生我言癡非眞是耶非耶
君莫辨僧房酒熟花開徧

暮抵黃山浴湯泉宿祥符寺聞音樂鳥晨起焦五
修漢濤兄弟邀遊桃花源觀白龍潭復登狎浪閣

身到黃山日已旰祥符老僧留我飯湯泉去寺半里餘

乘月一浴征途汗禪牀清夜恣酣眠五更僊籟空中傳
非絲非竹非金石抑揚徐疾聲鏗然僧言此是音樂鳥
鳴時偶遇天將曉急起披衣啟戶窺煙靄蒼蒼歸縹緲
須臾日上天都峰碧天映出千芙蓉山蔚青精欣一飽
焦家兄弟邀扶筇桃花源幻瓏瓏洞嵌空旋轉山浮動
巉巖環繞白龍潭水光嵐影相摩弄紫石峰頭飄素練
峰頂飛雲巖下電巨石疊形聳背盛撞破冰輪倒飛濺
閣尋狎浪疑登艇衣裘入夏猶嫌冷拊闌長嘯還復休
生怕潭龍睡驚醒

雲谷坐雨觀王石谷黃山圖爲鐵公作

名山江南推黃山三十六峰生雲間爭奇鬬異態萬變
造化摶攫娛偃班雲谷禪林半山裏吾友鐵夫棲息此
臨風久欲訪遐蹤一朝發興輕千里到山步步心稱快
一石一松俱入畫恨無十丈好鵝溪寫山嵯峨水澎湃
鐵夫山陽老禪客愛友耽詩畫尤癖古今墨蹟徧收藏
容我縱觀忘日夕神妙軼群嗟一幅名手海虞王石谷
他山不寫寫黃山峰作鸞飛龍化瀑高高下下松怪怪
奇奇石巖無一樣花澗有四時雪寫雲雲忽成滄溟寫
泉百折聲淸泠王侯丹青能爲爾潛移元氣驚山靈風
雨連朝阻遊策天晴按圖公莫惜鐵夫大笑君且休黃

山豈向圖中求

慈航道人金正希先生女辛巳春同姪閬客入黃山掃蘗菴和尚塔相見雲谷賦此贈之

憶昔南都淪覆日金公忠烈閒世出崎嶇入閩慨熊公
國脉猶思延萬一天意亡明勢莫回殘生飯命維摩詰
南渡文山有故鄉北征子美無家室一瓢一鉢返江南
三峰得法華山律花宮今日蘗菴師丹陛前朝司諫秩
華山圓寂葬黃山爭光日月金公匹我遊黃山至雲谷
鐵夫留我方丈宿松閒忽到兩肩輿一是老尼一儒服
自言金姓閬客名奉姑掃塔黃山行姑受蘗菴親付囑
言之未盡涕泗傾太史正希是我祖隱士靜思是我父
我父垂髫遭亂離我祖捐軀報故主祖有女今年十九
迸淚深閨攜弟手驚傳餘胤破巢搜負弟倉皇竄林藪
兢兢形迹恐人知祝髮團茅苦相守天下承平弟長成
歸理家園爲娶婦弟復生兒喜可知莫謂偷生慙杵臼
金熊先約成秦晉兵燹存亡斷音信蘗菴卽是我姑翁
徃刧沉灰休更訊人生苦海歎茫茫超登彼岸藉慈航
慈航道人翁所命了卻三生夢一場今年我姑七十八
參破石頭知路滑父悲早世未酬恩惜我靑衫難振刷
聽罷君言心感切君家大義成貞節須眉當日媿元戎

忍把忠良看渫血願君保此黃髮期光昭靑史皇天知

黃山七松歌 棋枰松 迎送松 臥龍松 蒲團松 破石松 接引松 擾龍松

黃山松奇天下知松中七松奇中奇一松一名自誰錫
狀形肖態爭毫釐盤根無土寄巖石或曲或直或欹
高不千尺短難丈軒轅鼎藥深培滋初株棋枰堪圍棋
兩株揖讓肩相隨左者迎賓右者送野人世外存威儀
一株偃仰枕寒石五龍睡法傳希夷百千甲子付一覺
阿香停車生嗟咨小心坡畔蒲團遺山靈結成供牟尼
我來片時容趺坐十年面壁應先期一綫天松名破石
根藏石腹無從窺冰霜蘊蓄石迸裂繁柯圍繞何離披

始信峰頭徑忽斷危崖峭壁横蚪枝松身作磴幹作檻攀援坦步忘險巇怪哉擾龍散花塢孤峰陡拔松倒垂昂頭張鬣奮雙角拏雲攫雨山爲移白日慘淡變晴晝絶壑颯颯狂風吹久視使我動魂魄蒼茫歸路筇扶持歸眠僧室千回思爲松爲龍心驚疑咄嗟七松世殊絶婆娑雨露天心私千年萬年靈異物磊落誰敢輕題詩何由喚取畢宏韋偃來遊斯放筆一掃煙霞姿

天紳亭觀九龍瀑布

危亭欲上還佇脚晴晝忽駭雷聲作千巖震動萬壑搖九派瀑從天際落高挂空青九白龍碧潭下戲青芙蓉

我欲騎之向溟渤波濤萬里窺晶宫傳聞龍生有九子兄弟何爲同從此豈知神物顯靈迺分流下注千江水憑闌翫久愈驚愕雲卷電飛光閃爍雨後當知勢轉雄縱觀復與山僧約春初策杖青陽道九華山景間登眺天矯人言似九龍奔騰那得如飛瀑天下山奇水更奇黄山瀑布少人知誰去盧山邀李白海風江月共吟詩

白嶽桃花洞丘吳二煉師畱宿

乘興遊黄山歸路從白嶽白嶽桃花古洞天神僊邋遢曾棲託欲問神僊不可問流水桃花春已盡但欣松老似天台未許山深忘魏晉逍遥鶴氅兩全眞傾蓋風前笑語頻揮羽扇兮攜鐵杖宛然大洞與長春山中畱我同攜屐玄嶠丹臺身徧歷石洞生成佛百尋巖泉垂作簾千尺山房坐賞殘春景碧甌新試松蘿茗清宵翫月紫雲樓醍醐盈尊供酩酊神僊遺蹟翠崖旁木瓢爲枕石爲牀高眠終歲能容我誰更西山乞睡方

黄山歸復有盧山之興南谷和尚從雄峰過訪賦詩贈行率筆詶之

南翁舊隱西天目今復雄峰結茅屋雄峰奇秀足幽棲髣髴匡盧好巖谷歎息雄峰未及尋天目曾經三夜宿南翁自是死關孫枯坐惟餐瓔絡粥臨别蒙貽詩數章

歸懸粉壁裝成軸松風之下石泉旁清音宛對人如玉三春一葉鶴湖舟蓬居見訪情何篤聞我黄山笠杖還索我細談峰六六行裝怪我又息息匡盧十載縈心曲故人心壁主開先寄書來約看飛瀑淵明醉石尚堪眠慧遠東林猶可矚如此名山不一遊太白香山應捧腹南翁拊掌曰豪哉忙操不律相催促句成虎嘯落虛空墨化蓮香飄滿幅豈意棲賢漱玉吟揮灑重逢蘇玉局我欲攜之五老峰大聲高唱驚樵牧不然九叠雲屏三叠泉亦得把卷披襟石上讀

花朝訪項闇僊畱飲

吾友閑僊非俗士不隱山林隱廛市花朝乘興策筇尋思醉君家春釀美爲言方欲走童邀先生不速眞知己但愁庭砌少花看半弓尚借東隣耳君意何爲未灑然吾輩襟期豈在此區區天地亦蘧廬金谷華林焉足齒清尊時得與君同富貴神僊皆敝屣狂言深愜主人心脫冠大笑空牕底座中更喜無雜賓兩人對酌談經史高情何計可相酬小詩一首而已矣

浪山禪老攜瓣香主人見招書至

平生性嬾入城郭偶來舟亦離城泊鴛鴦湖近秀州南煙波千頃堪旁礴騷人禪客愛湖光精廬竹樹遙聯絡宜山盛叟龎公流草菴也向湖邊縛短櫂前春試一尋楊柳淡黃梅吐蕚懽然相見便相留瓣香卧我菴中閣汲水湖頭共煮茶坡僊清興看猶昨艮晤睽違倏四年息影孤邨如病鶴柴門晝掩但高眠坐無吟友情蕭索跫然空谷足音誰南湖老浪飛雙屩袖中尺素何爲乎殷勤說是宜山託披衣盥手急開緘臨風讀罷心悲愕爲道年華皆古稀觴詠還拋朋友樂終朝聚首尚嫌遲忍使頻年音落莫君不見杜陵野老贊上人來往風流詩鑿鑿卽今老浪復能詩入社招翁翁豈卻他年畫作瓣香圖三笑高風誰不若

山曉閣詩卷七

五言律一

春日閒詠

谿上三間屋松前一老翁閒情微醉裏清夢落花中入社鷗爲友應門鶴代童儻能眞避世何必定墻東

地僻罕人蹤春光解見從竹聲風後靜花氣雨前濃敧水幾株柳斂雲數點峰小橋斜照外隨意策吟筇

隱處不知漢高人道姓龎擁書城抵百賣藥價無雙竹少重謀地山多更拓牕經營緣底事幽興老難降

檢校幽居事春來少暇時花香催卷幔筍長戒編籬雨燕宵棲棟晴鳩晝浴池箇中風味永未合外人知

清明晴復雨孤館一燈微夜永思添被春寒悔典衣野烏銜紙散煙陌訪人稀惟有衙門柳依依覆釣磯

綠竹護深居娛情翰墨餘畫成邀友跋詩就喚兒書硯洺新泉換盆花宿瓣除眼前塵墊埽便覺與蕭疎

晝暖衣初減年衰杖獨扶百錢沽酒去雙髻戴花無村嫗閒聽詠山僧醉寫圖往來情漸狎不笑老狂夫

春流雲影斷高卧草堂西枕上見山鹿雨餘聞竹雞石梁孤月聳澗道亂松迷誰更移輕棹幽尋入剡溪

小飲資幽興微吟送老懷陶情閒裏賦阮照醉中埋玩

世憑狂在論心鮮客偕深知離索苦野性本難諧
軒騎柴門絶時時長綠苔開籠從鶴去留飯待僧來書
購奇編讀花尋異種栽清閒堪自遣一任隙光催
景物屬三春幽居不厭貧竹能延酒客花喜對詩人映
石泉光秀迴風燕羽新夜闌猶未臥踏月過溪濱
研席當軒設鑪香閉閣焚聯詩驚客驟佞佛慰妻勤曲
徑交花合流泉觸石分桃源情不遠雞犬在深雲
淡淡山收雨盈盈水繞村小桃初結子舊竹已添孫垂
釣輕舟穩談禪片石存鄰僧麤解事風月可同論
一夜春園雨林泉頓改觀花繇疑徑窄水漲覺池寬小

閣藏書滿名香爇鼎殘清言無客至聽鳥倚闌干
花外鳥飛還松扉永晝關琴調新製曲畫仿舊遊山瑷
海螺屏細湘江竹几斑曲肱聊代枕銷受片時閒
衰懶門恒杜丹鉛亦已捐著書防忌諱入世畏周旋埽
地焚香坐橫琴聽水眠數聲幽鳥裏松影落牀前
布袍宜野叟木榻仿僧寮醒睡棋千變經行杖一條學
醫旋製藥習字豫培蕉自得閒中趣初非好事招
寂寞甘成性棲遲戀遠郊白頭誰老友青眼獨貧交慧
業衰難盡癡名久見嘲年來蹤迹穩賴有舊衡茅
荏苒春將去空庭首自搔戲花憐蝶倦釀蜜笑蜂勞事

佛無如鳥看經祇是騷鑪香清課外夜飲尚能豪
天色今朝霽融融景物和日光穿樹碎簾影受花多賓
客妨書卷盤餐藉釣蓑清溪風細細十里起微波
閒裏尋忙事荒園水一涯理畦留稚草埽徑避殘花日
直峰陰正谿橫石勢斜午餘僧過訪撥火試新茶
似此清閒地誰來共一牀好書隨燭盡春夢與江長野
竹全遮屋隣花半出墻故人音信遠空老作馮唐
孤笠時懸壁扁舟不到城花飛三月盡鳥囀一詩成入
幕容山影留賓仗雨聲科頭松下坐閒看暮霞晴
性愛看流水乘閒步小亭魚吹波面白山露樹頭青解

帶清風至凭闌宿酒醒夕陽明滅處漁唱起前汀
諧俗媿無能眞同退院僧晝眠依竹牖夜坐傍龕燈骨
傲金難易顏衰鏡亦憎庭中松一樹賴爾作交朋
棐几篆煙浮山牕晚更幽借書俱夜錄藏畫逐年收溪
冷雲常聚林深月少留蕭然塵迹絶一榻在高樓
點綴空庭景何煩畫裏尋苔紋皴石瘦松翠染煙深取
友難知己觀書偶會心除將五柳外誰與共披襟
紅稀新綠暗光景畢春三牕啟將從北風來漸覺南鬬
茶過竹院釣月宿雲潭歷歷清幽事非閒未易探
高眠誰抵足長嘯忽掀額傲敢加文叔顛宜質子瞻涼

暄情易置泉石病難砭近獲扶衰訣深杯夜夜拈江上錢郎瑟山中杜老鑱青峰神不助黃獨客猶饞生計隨花減閒愁竝草芟詩成無寄與石上覓雲緘

送林安國赴荊州幕

懷鄉情自切入幕老堪悲世亂才方見年衰計獨奇荊襄當孔道川蜀未平時作賦人何在登樓有所思

黃九煙前輩還自白門

神武門前路重過涕欲潸看山皆險仄聽水自凄潺子弟凋殘盡君臣寤寐閒故鄉何處是豈忍說君還

春夜山館即席分韻

山館春暉靜微風燭影斜杯深緣夜雨詩冷爲梅花世外人都澹筵中語不譁煙霞攜滿袖歸路向誰誇

夜宿白鶴觀

偃觀知何代長洲古苑東抱琴非舊約清夢許誰同破壁流春雨殘書濕夜風黃冠饒靜致近日返崆峒

歲暮沈弘濟見過

歲暮閒如此君來慰所思且留十日飲兼訂一年詩放鶴雲歸早聽泉夜臥遲梅花亭外月春信兩人知

寄屈翁山

蹤跡天涯遠興亡感慨餘廬峰何歲別華嶽幾年居幸舍誰彈鋏名山獨著書不曾招楚謗空自泣三閭

早春過魏青城涉園

尋花逢雪盡訪友及春初橋接前山石溪通別沼魚書樓留客過林屋似僧居宦轍天涯徧相看總不如

宿補廬方丈

竟日勞塵事閒宵息上方風多蘭砌冷雨足荔房香白泛泉開甕紅鋪葉照牀三更無夢境身在雨花旁

送友之寧波

明州赴友招春盡發孫橈待月曹娥渡吟詩賀監橋抱城山萬疊瀉海水千條未得攜遊具蛟門共狎潮

顧謀卓司馬調平湖丞

潦倒青衫客凄涼掩署衙謫官還故我貧宦止如家吏散看松樹堂空噪乳鴉時時傳野老親切問桑麻

送謀卓解餉福州

不負能文士軍中藉爾行長卿曾獻賦景略又談兵帯月趨僊嶺衝煙過建城親王今折節異禮待書生

寒雲圍斷嶺倉卒擁征途心怯當山驛行艱仗僕夫官卑人易忽俸薄酒難沽更有傷情處空城啼鷓鴣

答顧茂倫

江上蒼茫雨懷人夢頗勞荒城華屋少亂世布衣高友

鞏關情切詩中得與豪古音淪落後猶得見風騷

胡郡丞由常德轉遷長沙

一命銜恩詔頻遷盡亂城山卿烽火急水市草煙生征調煩軍令流離苦客兵遙知初蒞日先欲慰民情

寄嶺南丹霞山澹歸和尚

削籍離行在炎方忽戰塵偶全刀下命聊作草間人大夢覲無我浮生患有身嶺南窮海地問法慨遺民

出世英雄事如公劇可憐夢魂猶北闕瓢笠已南天赤膽隨詩露丹心向佛懸匡山風浪起尚望舊船還

昔年青瑣客今日白頭僧心敢忘君父情堪對友朋伴

雲山夜坐望海塔秋登灑盡袈裟淚無由見漢陵

嶺嶠和誰到隨身僅畚囊藩王勤布地刺史懇開堂撫景悲前事逢人憶故鄉丹霞山色裏著述等身長

春日送友遊會稽

石怖雷門險山如禹廟稀鼓穿飛鶴去梁濕化龍歸剡曲舟還在蘭亭客已非那堪身到日上巳雨霏霏

顧謀卓梅花草堂舊爲文酒地謀卓遠宦未歸令姪復招飲

頻年勞夢想名士草堂梅徇祿人輕出通家客更來壁間詩尚在樹下戶重開小阮饒清興花前數舉杯

柏雪耘入山度歲

交誼貧家事兼之歲暮時那能遺俗累得此好襟期野況雲雙屐孤懷雪一池要將今夕意說與老僧知

初夏

罷獵收山網回船卷釣絲日暄魚曬子草暖鹿添兒道念年隨長塵機老漸離梵書思徧讀撫几歎衰遲

近識農桑樂田間問老翁忘懷人易近對景句難工埽地松留影爭巢雀墮空快心惟一事絕迹市城中

接竹通前澗栽松縛小軒鑪香銷晝永書卷任風翻穴蟻爭階聚牕蜂觸紙喧藤蘿休翦伐留取繞墻垣

清和當雨後幽景助揮毫殘萼如初放新篁比舊高淵魚知避懶井李欲供螬思覓全生計江湖一小舠

海際山寺

獨占高峰頂門開俯海濱虎隨行腳伴龍作聽經人曉日恒生夜秋雲忽變春扶桑諸絕島一一見來眞

張研銘臨流草堂

高人居泖北流水過堂南把釣隨時得浮觴到處堪嚴光七里瀨杜甫百花潭何待秋風起蓴鱸興始酣

東塔寺同顧司馬晚飲

下馬城東寺銜杯夕照亭參軍頷尚紫騎省鬢無青廚

夜停齋鼓溪風動塔鈴老僧猶識我此地昔曾經

冬夜吳澹寧至

不料三冬盡衝寒一夕來途中頻雨雪衣上徧塵埃遊世工何術匡時望異才亂離心事苦燈下話千回

訓閩中張爾百

閩浙雖交壤君來亦苦辛山川經寇徧風雨入春頻挍轄誰留汝吟詩不贈人向南常歎息家有白頭親裘馬非君志關心獨釣蓑野人空谷老奇士遠方多半世藏杯酒全身隱嘯歌歸期知未定前路有干戈

春暮過爾百旅中

客裏不知春寒衣尚在身涼暄心上淡情興醉時眞山水遊偏壯文章氣益淳馬周當未達亦是旅中人

巢林菴贈徐雲凌煉師

羽士身輕舉巢居近赤松罷棋人化鶴擲杖客乘龍月下聽泉立山前采藥逢披雲一長嘯遙應萬千峰

溪亭閒興

何以銷長日溪南舊草亭竹風人獨臥蕉雨酒微醒過徑雲光白窺簾岫色青山家有清供留客展黃庭

舟晴即事

江上逢晴日翻忘客路愁船因沽酒住帆為過橋收孤

月潮頭見千峰鏡面浮蘆灘今夜夢端欲傍輕鷗

晚歸野園

野園風乍息霜果落空廚得食猿呼子閒眠鶴伴雛山雲開半壁樓月閉重湖一棹歸來晚疑披舊畫圖

寒夜睿石禪友見過

不是來相訪山深豈易尋懷人三夜夢出世五更心巷吠寒天犬池喧夕旅禽高情誰得似明月在孤岑

送睿石還禾兼懷盛宜山

寒宵愁話別促坐進山肴柳岸移燈送蓬窗帶雪敲塵中無熟識世外有深交終共袁高士高眠掩屋茅

古南禪院晤張石瀨

歲暮逢禪院寒衣衹敗緇詩眞堪入畫人冷已如僧殘葉疎窗雨空牀丈室燈家山頻在念舊業是吳興

寒夕石瀨見過留飲

谿上嚴寒夜幽人款竹扉泥深常陷屐坐冷更添衣池水經冰淺檐梅護雪肥照顏詩滿幅無語不玄微

不飲貧家酒何方抵夜寒竹疎窗射月風緊雪膠戀搖席燈花落聽更鶴夢殘莫愁無臥具小閣有禪單

雪夜同齋堂訪石瀨

話久思僧院攜朋躡屐雙雪殘猶灑竹火淡尚依窗海

水通泉井山雲覆石幢愛君今夕畫煙樹在寒江

送石澥歸苕溪

事事添清興多君是客途奇書將畫換濁酒質衣沽賃室僧辭値歸船友代呼鹿門家不遠忘卻在菰蘆

空齋歲暮

空齋當歲暮長物有何曾簞缺因貽友詩成獨寄僧壓橋連岸雪繞樹過溪藤相伴清宵坐惟存供佛燈

立春後一日沈淵伯見過小飲

乍識東風到陽和漸覺回客投松徑屐泉洗竹林杯攪甓皆成雪論心各已灰梅花汝何意仍復向南開

人日坐南宗上人山房

人日天微雪山房氣更寒風回雲入樹溪響石爭湍蠢乞千家米廚供十口餐牀頭芒屩在曾歷幾峰巒

正月十日

入春纔數日景物已融和池畔冰澌少風前鳥語多梅開呼婦看酒盡畏朋過淡淡松間月清輝到薜蘿

元夕

自媿淒清客茲宵興亦偏酒酣方二鼓燈舊已三年歌嘯忘衰老交朋倦往還四時今夜月初見一回圓

早春山行

嶺雪融晴晝山行遇早春樵柯逢羽客傴橋授毛人鳥囀松移影泉飛雨到身石梁高絶處欲度更逡巡

春夜沈蒽雪招飲東溪別業

雜坐忘賓主清宵酒百壺地幽花木勝春冷水亭孤醉便當筵睡歸須倩友扶夜深溪月起解照老人無

悼沈兼菴

大雅將胥溺維持賴有君人方循矩步天忽喪斯文書籍封寒雨柴門閉冷雲致令當世士無路問河汾

昔日論文地今悲世路難人情輕隱逸吾黨重衣冠草長空堦暗燐生白晝寒黃粱無好境總爲不爲官

一子生前殀誰支死後門家聲憑寡媳學業望遺孫春鳥啼殘市秋花落晚村孤行多不合何處哭君魂

登第貧如故成名志未揚蛛絲懸旅櫬蝸跡挂靈牀廡下交零落山陽賦感傷昔人舟麥賻此事久荒涼

贈華陽傅煉師

碧落飛鳧遠玄洲舉步輕墮溪衣不濕投藥樹重生對月傾瓊液臨花弄玉笙大儀山下過切莫聽機聲

談玄余夙尚得道子何奇高枕松前石清風酒後棋拋杯成鳥去疊紙作驢騎誰羡青青竹飛騰向葛陂

送僧之天台

老乏支筇力天台路更艱有詩題鴈蕩無語答寒山海盡秋霞外花殘夏雪閒一單輕似葉好與白雲閒

從靈隱寺尋上永福

取徑從靈隱層層入翠微溪雲橋底出澗鳥瀑前飛日色寒隨杖松陰冷滴衣崖高疑路斷樹杪見禪扉

韜光飛雨閣同赤玉上人

高閣飛泉裏晴空風雨聞僧閒同野鶴我亦似孤雲大海隨天盡清江到嶺分暮情何縹緲疑下武夷君

石笱峰

是處山皆峻玆峰覺更高千尋森劒戟一柱砥波濤孤

立愁無倚憑虛勢獨牢振衣思絕頂天半聽雲璈

北山絕頂

紆迴盤磴險身在半天遊撒石猿驚客衝雲水濕裘攀崖難任足貪樹更回頭一綫斜陽外錢江接海流

下北峰尋山後諸勝

石徑巉巖甚山僧策杖隨斷崖神鑿字寒壁鬼吟詩瀑雪噴衣冷峰陰轉日遲微風松淅瀝恍惚雨來時

尋南山石洞

不向樵夫問誰知尚隔溪前山穿洞出中路入雲迷接臂看猿飲同群羨鳥棲探奇情未足更欲覔丹梯

夏日南屏山閣題雨

避熱登高閣雷聲隱隱聞風飄前嶺樹龍繞過江雲山色一時變湖光萬派分晚涼餘落照歸路水沄沄

岳王墓

宸翰銘忠字熊旗出九重潮聲流戰血山勢立軍容碣石封寒草霜飈起暮松墓門湖上月終夜泣魚龍

孤山晚步

處士今何處林煙一徑分秋光俱在水鶴夢欲離雲梅墅花全廢松亭日半曛孤高千載後情景不堪云

雨中過龍井僧舍

好峰行已徧獨此可投閒僧與雲同屋人隨雨到山澗幽泉味冽沙瘠筍痕斑謝爾多清供香廚在竹間

湖上輓李笠翁

冷落湖山路孤行負此遊新鶯猶喚客舊雨獨移舟紅袖傷歌板春光怨酒樓詞名推柳七死後見風流

秋夜湖上送願上人泛舟歸法華山

豈是塵中客巖扉憶竹前一湖深夜月十里到山船風送鐘聲遠雲隨錫影還悠然尋舊徑泉石在蒼煙

次屈翁山韜光曉望兼懷周青士韻

韜光同曉望雲起一山浮日出分江海潮來合寺樓蒼

茫神女廟縹紗小瀛洲誰弄僊人笛相思正九秋

夜泊北關留別王丹麓

江關清角動孤客此停橈殘葉飛官渡踈燈散市橋話長林日短夢近草堂遙知有懷人句離魂不可招

離家

離鄉日已遠音問久茫然雨浙千山外三吳一鴈前倣廬寒暮雨荒壠冷朝煙獨有門前樹還宜勝昔年

楊南城重宰鄢陵

清名留溧水新績又鄢陵牢犖官如舊辛勤職不陞寒雲衣上影踈雨馬頭氷若過夷門道侯生識未曾

寄沈未公

沈子耽高臥北山有舊扉石危髮欲落松老甲能飛放鶴開花徑攜琴入翠微誰吟招隱賦風雨過漁磯

初夏懷故園

綠樹清流北何年小築成南風行夏令黃鳥變春聲遊世文章賤爲農物望輕溪山新雨後頻起故園情

雨牕睡起

片榻罏煙外松牕午夢殘重雲山色暗長晝雨聲寒酒喜僧能飲書從友借看銷閒全賴此微遣老懷寛

送董樗亭之嶺南

百越民風遠三山海氣清瘴開逢皎日嶺盡見孤城柳酒熏人煖梅花撲袖輕那堪投宿處荒驛夜猿聲

早春同沈淵伯集顧氏園亭

數折溪橋小春流曲抱廊幾回穿竹外始得到花旁清酒前宵熟寒梅此夜香醉中詩百韻不媿沈東陽

貞溪訪田鬅淵不值

曉發煙中棹遙尋泖上村數家連野水一僕候柴門未得窺詩卷何由醉酒尊敢言清興盡剡曲可同論

秋夜雨中周青士至

細雨淹長夜誰來話舊愁不圖飛棹至因借賦詩留葉落牕鳴紙鐙殘燭盡樓朋情思李杜共被爲涼秋

山居冬日

一徑寒雲外雙扉水石間梅多思更植詩少畏重刪釀酒分殘雪彈琴對暮山溪煙猶未暝時見鶴飛還

蔣蓉洲重客海慧寺南樓

溪上寺南樓曾經住十秋對牕松轉大把卷榻仍留名士歌黃獨沙彌歎白頭棲禪君夙志況復舊林丘

舟入建德

州在層灘上人迎疊浪行轉篙船避石夾嶂樹藏城一雨江流急三春鳥亂鳴漁歌聲激楚時起客中情

顧聞西二尹東鹿

薄官三千里風塵道路難鹿巖盤境險易水繞城寒政績雖分理民瘼必共殫古來當大任俱是起微官

送友遊天台

別我何山去天台訪白雲古節疑物化靈藥與誰分海日穿崖出松風夾瀑聞應眞居址近信宿定留君

旅感

倦遊心已醉旅館復新寒斜日邯鄲枕淒風苜蓿盤病驢隨僕去飢犬向人看悵望鄉書隔雲山正渺漫

客曉

誰將寒夜鼓客館送殘更夢醒家千里雞鳴雪一城依人情自苦失路氣難平轉笑微軀拙何田不可耕

自題小像

人稱眞似汝我見問爲誰身幻圖中影毛添頰上時聊克泉石供休望子孫垂老壯年年換空悲舊畫師

茜溪村訪李西雯

橋斷路多折潮歸沙有痕殘陽兩岸網落葉數家村秋老園瓜盡雲荒徑竹存草堂書史在不惜爲人論

悼葉秋諾

一生淪落裏數卷外無餘晚景詩尤癖貧居客不疎雲山琴調斷風雨酒壚虛痛絕衙門下遺孤檢父書

寄友宰山縣

山僻縣仍貧之官祇一身公餘僧作伴署與寺爲鄰課吏栽桑樹移文禁獵人蕭然琴几外書卷日相親

喜鳳參遊歸里

定遠悲身老還鄉脫戰袍自知馬齒長誰念虎頭勞醉去傷華髮貧來賣寶刀一矛年二十名已著臨洮

秋夜徐臞菴過顧宋梅齋因招陪飲

書齋雙桂下几榻雨初晴老友中秋至新詩半醉成花幽添酒韻月冷見人清良夜叨陪久疎狂恕阮生

雨中留吳澹寧

小閣琴尊在難逢爾我閒相留非爲雨不去是因山亂樹橫雲斷飛泉灑竹斑方期重九過晴棹送君還

送澹寧之金陵

六代繁華盡君遊計未非徐常功似昨方練魄何依水郭秋風冷江橋木葉飛雨花臺上月愁照旅人衣

舟中懷友

短棹隨秋去看山到夕曛扣舷平岸水吹笛滿江雲絕島鴻初落遥林月已分北樓人不遠佳句肎相聞

夜泊分湖

楓葉紅霞路蘆花白雪灘海潮爭月上湖蟹出霜寒風
靜停舟易卸荒貰酒難一聲何處笛驚起鴈行殘

梵香林水亭

淼淼一泓水亭開煙霧遙鷗情如傍客雨勢欲隨潮曲
岸黃花路平沙翠竹橋喜無風浪險到處可停橈

早春訪霽堂

何處尋君去松杉路不分山寒春積雪龍蟄澗停雲鮑
靚稱儷侶韓康謝世氛白頭慈母在采藥倍殷勤

送葉巳畦

君子膺民社孤行更愴神水程潮撲枕驛路雨埋輪杯

冷朋愁遠囊清僕怨貧爲憐顛頷客半是宦遊人

送姚雲嬪煉師遊楚

飄然湘鄂去雲水一孤身持笠佯爲乞將桃賣與人笛
飛黃鶴月酒挹洞庭春待汝歸來日奇懷獲快論

張越千訪台州司馬劉在園因附一詩

東浙台州郡孤城逼海隅郡丞逢夏竦野客得肩吾吏
案攤詩卷公庭展藥爐長篇能遠寄如對赤霞圖

深夜

深夜空齋坐孤懷與孰傾明燈看一劒把卷盡三更得
食韝鷹去長飢櫪馬鳴高城寒角動頓起玉關情

席上贈姜西溟

慣是悲秋士逢人輿轉豪飢寧辭斗粟寒不戀綈袍放
飲終難醉狂歌反欲騷屠沽千載後誰見有荆高

送西溟北行

草沒關山路行行愼薜蘿秋風驚鐵馬夜雨泣銅駝挾
策趨燕市彎弓過朔河壯心終不巳羞作五噫歌

秋感

霜月微微白終宵思不禁新愁難著枕舊夢易關心禾
黍吳田歎風波越水深先生非自號閉戶且高吟

送黃文碩歸新安

十年文字友一夕渭城杯我已荒三徑君還念草萊衡
寒春酒醒帶雨暮帆開多少離鄉者怱怱過釣臺

九月

九月天時好微霜入夜清布衾先得冷草屋不宜城月
助寒溪色泉添落葉聲道人無世味終日掩柴荆

答錢菊農冬日谿園見寄

數里雲埋徑高人隱薜蘿溪園梅信早山屋水聲多琴
友晴方至棋僧雪亦過老憐詩更冷祇解寄煙波

晚泊練塘

野岸初移艇殘陽鴈影遙晚山煙裏寺遠水月平橋生

計先謀酒歸心早待潮小園春正好明日是花朝

登北洳潮音閣

絕閣浮圖下寒潮四岸衝一帆來震澤百里見吳淞蘆葦參清課鯨鯢拜曉鐘遙天雲不斷映帶九枝峰

諸乾一鏡湖草堂

臨水茅堂敞湖光欲上衣曉雲連翠落春浪帶魚飛徑冷花多豔廊空月更輝主人偏愛客不會掩柴扉

同乾一過陳徵君讀書臺

高名傳二陸雅尚復徵君徑僻多幽草臺空但白雲拂牀妨鳥坐聽水得鐘聞上有山僧屋松篁一嶺分

留別乾一

幾日欣嘉會分攜在一朝山堂辭舊雨溪路待新潮斷續風前鴈蕭疎柳外橋滿懷離別句記在綠芭蕉

神鼉山館

谷水神鼉館彭翁煉骨臺浴丹存舊井服玉撒空杯鼓動游魚伏雲深暮雨來青山千古在俛仰一長哀

揖山樓重訪旅菴和尚

再訪山中士巖深不易尋亂松藏小閣遠岫沒長林洗殘泉重啜攤詩夜復吟別峰如可見更爲一披襟

崑岡佛閣遲柏雪耘

中峰說法地山水似天台石磴披雲上經樓閉藏開嘯風巖虎去嘆月海禽來蒼莽林巒變幽人晚未回

舟過佘山

孤篷煙際出流水數家閒溪落松橋月雲浮草閣山林深風色緊春老鳥聲頑遠近蘆洲外漁歌欸乃還

晚至橫雲峰遡本上人止宿

九峰峰下路溪碧見沙痕傍水尋山徑隨雲入竹門松深僧屋冷雨久佛燈昏懷素清風在牀頭出舊罇

感沈兼菴櫬寄荒祠因柬陳立亭

悽惻荒祠下應無反葬期薄田銷易盡遺槖問誰知鬼

火深更泣蟲絲滿戶垂羊曇甥舅意望汝力扶持

山縣

井邑衹如村花閒闢四門地偏財賦省衙冷鶴琴存樹密官街窄雲多午市昏數家耕鑿裏容易沐皇恩

送友赴隴西幕

西行秋色暮寒氣接邊庭冰合交狐跡風高墮鴈翎山川看陣勢象緯識兵形刁斗傳清夜開營見客星

璜水村晚泊

水村山數點箇裏任輕橈收網漁沽酒銜花鹿過橋溪雲低就石江月暗隨潮欲喚坡公起重吹赤壁簫

晚泛

晚放扁舟去溪山似武陵雲邊認草屋花下狎魚罾白散蘆頭雪紅移渡口燈歸途方半醉殘月在垂藤

春暮

桑柘連村屋天和欲放蠶牧童花滿笠織女葉盈籃溪暖魚情健林晴鳥意酣未妨移小艇買醉過城南

慈雲寺同佷亭禪師夜坐

古寺穿松入危橋絕夜行蛩鳴孤月起瓢挂冷雲生地靜星河下庭空風露清不知同醒處多少夢初成

送友

烽火何年息征徭到處同窮州當儉歲孤宦正秋風月色荒江外寒威古戍中星軺早晚至恩澤自無窮

寄吳日千

舉世誰憐汝心期祇自知秋風垂釣日春雨輟耕時燕已辭新壘花猶戀故枝共傷行路客事事左時宜

客途秋雨

西風一夕起落葉報殘秋不聽他鄉雨焉知客路愁雲連秦地鴈山對楚江樓何事孤篷夜啼猿未肯休

即興

誰云所居陋草榻勝安車讀史憂方大逃禪累始除微風霜滿屋淺水路平渠葉埽空堦徧蕭然自掩廬

送友之官常德

楚境通巴蜀蒼茫盡水程關旗春雨卷江鼓夜船行路遠家難挈官微吏不迎知君三月暮已過岳州城

齋中自遣

空齋秋樹裏小几石屏間鑪爇籠盆竹缾花壓研山聊將書引睡難假藥回顏一夕燈前雨溪流逝不還

溪步

長溪行不盡小築半漁家密竹巢幽鳥枯楊臥淺沙野煙疑積霧遠水欲生霞境絕無人到空餘略彴斜

與席石圃

小隱西山客深秋遠見過衣沾林屋雨帆帶洞庭波舊夢花前減清吟酒後多羨君高臥處橘柚滿巖阿

送友北行

舊友遠相約難辭此一行吳天春雨歇薊路暑風清曉月吟驢背昏燈坐析聲欲眠茅店穩酒薄也須傾

晚歸

古道牛羊下林中夕照深人歸山月起船動浦魚沉衰草猶承露涼風已變琴秋蘭誰與采惆悵路旁吟

送友

惜別初停琖春風繞客途意從朋去失心向酒前孤四
馬山通道浮橋縣隔湖不堪芳草色一望夕陽鋪

初冬溪閣

溪閣霜風緊疎牕向午開水辭高岸去林讓遠天來秋
秫湖田晚寒衣刀尺催清狂懷杜老遣悶有寬杯

俞松雲見過

數畝還依水先人有敝廬習耕防涷餓藏器在詩書繞
岸花迎蝶乘潮留脫魚閒中邀客語世道近何如

暮年

何難與世別偶亦到人前入寺隨僧飯看山就石眠典

琴償藥價修屋貸鄰錢那敢辭貧病浮生已暮年

冷煉師在澗山房

冷師心境冷依澗築山房積靄迷松徑流泉過石牀養
生非藥草不死是文章日向南牕下研朱註老莊

生涯

極知情絕俗亦復有生涯屋小因留樹溪通易灌花斲
琴春晝靜焙茗竹煙斜一事差人意柴門近酒家

淮陰旅興

風雪淮陰路言歸未有期老矜爲客健貧不畏人知屢
過黃公廟誰尋漂母祠袖中書尚在莫歎鬢如絲

雨夜胡甸岑招同文虎西雯宋梅飲西溪閣

招飲來何暮疎燈小閣閒晚煙都在樹春雨未離山密
坐忘杯永聯吟覺夜閒悤悤誰便去料已郭門關

雨度龍口經胥山遠瞻伍相廟

龍口乘潮度孤帆帶水腥雨來江正白雲過樹還青路
僻人稀到山荒廟益靈英風不可犯愁劇小舟停

晚飲胥山村店

晚泊胥山北春流野店開樹斜橋半出路遠客初來越
士皆塵土吳宮盡草萊一杯殘照外往事不勝哀

海鹽秋曉

古縣鹽官路秋天値曉晴潮隨山並立日合月同生島
貨輸商舶魚鮮徧海城乘桴空有歎思欲伴誰行

悼黃九煙前輩

生難尋道路死復欲安之破帳支離夢殘篇傀儡詩黍
庭師未出燕市骨何奇松楸吼風雨孤塚近要離
亂後驚身在炊煙乞野燐衆屍無馬草稾葬有門人半
世摧殘士全家患難民臨風焚一陌知爾夜臺貧

泊吳江縣將曉卽事

夜泊吳江縣殘更到枕邊夢回頻得句酒醒不思眠驛
路燈懸店城河月照船推篷看曙色煙樹尚茫然

山曉閣詩卷八

五言律二

遊石公山

幽徑訊僧知參差橘柚垂樹非前代種石是此山奇秋夜峰宜月炎天洞可棋白雲如舊識寸步亦相隨

銷夏灣晚泛

欲盡灣中勝相忘到夕陽扁舟煙鳥外孤笠酒瓢旁露重蘋還白霜輕葦未黃一痕新月起鏡裏見山光

秋夜宿包山寺空翠閣

流泉聲過處山閣翠重重夜冷風欺幔雲開月墮松佛龕燒暮燭客枕臥秋鐘占斷清虛夢神僊定可逢

題省愁大師包山新什

一葦乘春到經秋興未殘名山遊不易奇句得誠難僊洞分花豔鮫宮映月寒太湖三萬頃處處見波瀾

曉發包山渡太湖晚抵木瀆

山寮僧惜別曉榜客相催湖勢浮天去帆聲貼日來穴龍噓冷氣水怪擂晴雷漸見郵坊近煙中酒店開

山塘看菊夜宿雲巖寺

山塘秋菊盛黃白鬧疎籬日暮隨僧訪花名問客知詩成難換酒寺近且尋棋澹蕩雲巖月宵來一宿宜

曉雨發滸墅關

客夢雞聲斷晨開滸墅舟囊空關吏笑雨急榜人愁柏葉紅墟落蘋花白渚洲望亭欣在眼沽酒暫時畱

惠山品泉亭坐雨

山亭秋色裏正是品泉時煙靄流堦濕松風襍雨吹凭闌施茗椀入寺借軍持桑苧書猶在閒披共阿誰

遊秦對巖山園

風流秦學士山曲有名園花徑容筇訪松扉聽鳥喧水翻雲動石鷗暗竹藏軒待埽幽廊壁畱詩志不諼

舟宿常州城外

坡公除夕夜此地賦新詩孤客舟重泊嚴城角又吹江寒歸雁蚤月淡出雲遲缾貯蘭陵酒今宵醉莫辭

丹陽寶塔灣夜泊

自離無錫縣兩日不逢山塔影當船見村扉未夜關野煙隨雨盡溪鳥伴漁還茲夜灣中宿蕭然夢亦閒

晚抵京口閘

長江還未見便擬上金焦隣舫喧鐃吹居人啓閘橋秋潮經雨急夜霧得風銷且向州城泊尋山待詰朝

曉登金山

一棹翩然至登臨快曉晴樓臺含蜃氣鐘鼓襍江聲倚

檻看帆過尋僧入寺行山門畱帶處坡老亦多情

郭璞墓

南岡兵解後遺墓在江心白浪空來去青山自古今玩占知命盡受衿感情深畱得遊僊句臨風幾度吟

金山學聖上人畱飲海嶽樓

海嶽亡來久樓仍海嶽名跡閒僧豆坐清酒客同傾佛塔衝霄漢江潮入暮城遥遥瓜步月一鴈送秋聲

夾山尋招隱竹林二寺

古寺尋招隱清風想戴公山深泉更白秋老樹皆紅石几遺書在花亭舊刻空禪心何所寄猿鳥暮煙中

萬竿黃鶴下蒼翠隱禪宮山鳥幽枝集籃輿密徑通晴雲依牖濕畫暑入林空去夏遊雙徑陰森境畧同

海嶽菴拜米公像復至墓下作

菴中曾拜像松下復尋阡嗜石眞成癖能書不似顛西園文字飲香國去來禪黃鶴山頭路看碑一惘然

晚過鶴林寺遠涵大師畱宿

昔從南澗別今復鶴林逢埽榻情何遽論詩興尚濃泉聲穿徑竹梵韻落庭松誰料秋山裏來聽此夜鐘

畱別焦山

片刻乘風到秋江正午潮銘難探瘞鶴閣喜問松寥積翠林間寺摩雲嶺上鶻南徐燈火夜鐘磬送歸橈

北固山多景樓

危樓登絕頂遠眺客懷開地勢當山盡江潮卷海來天高雲影斷日落鴈聲哀今古興亡事何堪首更回

金陵

興喪渾閒事關情獨石城禦邊新辟主靖難昔遭兵天塹誇前代山形重舊京我來瞻王氣俯仰但空名休更言恢復偏安尚不支北師江已渡南使節猶持亡國寧天意開基繫客思秦淮今夜月依舊似當時

采石磯登謫僊樓

泊舟尋采石斜照落松間飲酒人何在登樓客自閒天門雲吐月牛渚浪浮山浩蕩孤帆詠千秋不可攀

青山拜李翰林墓

千古風騷客惟公與獨豪紫鯨騎夜月黃土掩宮袍供奉名何補清平調自高九京如可作斗酒看揮毫

拜賈浪僊墓

古墓一憑弔君靈知也無終爲窮主簿寧作老浮屠骨朽誰相惜詩傳自足娛所欣同李白先後葬當塗

蕪湖識舟亭

欲攬鳩茲勝危亭問識舟客帆收夕照雲樹湧江流鴈

落關城晚風生蘆荻秋新林今夜夢還在板橋頭

下方旅次同張翰申游曲江陳明止夜話

山程經雨後處處漲溪泉石會尋舟渡下方買醉眠名流逢意外清話共燈前月落雞聲起分攜各悵然

尋九華山

路值九華僧偕遊喜不勝山行經石埭水宿近銅陵佛寺攀雲上天臺看月登無從招李白聯句最高層

飲桃花潭汪氏酒店

汪倫名不朽端藉一詩傳後裔還能釀清酤豈論錢桃花紅著雨潭水綠於煙對此須酣飲春風小店前

宛陵

宋世論詩品都官迥不群我來遊舊里誰共賞遺文閒步銷春晝微吟到夕曛敬亭回首處相送有孤雲

三潭月夜從四節水至山溪宿嵩竺菴

夜景深山異蒼然策蹇前三潭三片月四節四重泉獵火驚溪鳥僧鐘扣谷煙小菴容一宿已過二更天

曉發佛子嶺從楊干灊口芳村至黃山

嶺菴僧畏虎日出許人行雲起俄成雨風來忽變晴問樵知路徑沽酒識村名廿載黃山約今朝始踐盟

夜至湯口宿程恒益家

夜宿投湯口高人屋數閒閒門千澗月對酒一樓山笑語添遊興詩篇照客顏奇峰三十六明日約同攀

朱砂峰慈光寺訪中洲和尚時遊維揚未歸

取徑問朱砂丹梯百折斜樓臺含紫氣巖壑散紅霞僧蹋邗江葦人浮練水槎木蓮知我到昨夜吐千花

遊老人峰天暮還至慈光

冠裳風太古冰雪貌常新一拜應呼丈千春願卜鄰乾坤存傲骨爾我盡閒身來竝峰前立黃山二老人

拱立如相送多情是此翁依依青嶂外落落白雲中有影當殘照無音嘯晚風聽鐘尋舊徑山寺月朦朧

夜宿祥符寺宣城焦五修漢濤兄弟沽酒相酌

湯池欣浴罷散髮步松前偶與名流遇相攜古寺眠山花紅映酒牕月白添泉醉話軒黃事猿聲起暮煙

桃花源觀白龍潭小憇響雪亭

泉接桃源洞清寒隱白龍一潭雲靉靆千樹石葱蘢峰頂晴飛雨亭閒暑變冬憑闌堪小憇待月上芙蓉

雲谷坐雨訓鐵夫和尚

黃山雲谷寺門對鉢盂峰危徑藏巖雨飛泉撼澗松終年僧米少長夏客裘重獨有忘機者微吟到曉鐘

陰晴終未定盡日掩禪關谷鳥銜雲散潭龍帶雨還夜

愁筠榻冷晝惜草鞵閒聊借聯詩與銷磨茗椀閒

後海雲舫訪雪莊大師爲予鼓琴煑茗

高步清涼境飄然身世忘海將雲作舫僧以雪名莊焙茗香盈室彈琴水一牀泠泠聽未竟山月落松旁

過小心坡登始信峰望石筍矼散花塢至獅子林

異境誰能信靈區到始知參天千石筍散花塢萬花枝雲舞松爭態風回水弄姿獅林看疊嶂更換一番奇

小心坡上過性命杖頭分石耳寒生壁松顛翠拂雲龍吟山雨至獅吼寺僧聞我欲驂鸞去諸眞日作群

從煉丹臺上光明頂望擾龍松僊弈巖蓮花峰

一上光明頂群峰炫彩霞煉丹臺俯海采藥谷懸厓僊弈通巖響龍松半壑斜羽衣雲霧裏招我坐蓮花

夜宿文殊院

嵌空驚絶構坐可摘星辰雲影侵燈暗松聲到枕頻談玄僊入夢伴月石爲隣此夜清奇興休聞世上人

留別黃山 音樂鳥鳴絃泉雲海迎送松浮丘峰青鸞峰天紳亭月窟巖九龍瀑布僊人榜

黃山八百里步步入僊鄉日月生笻底芝蘭滿路旁徑無猛虎迹林有異人藏何必延齡術湯泉帶藥香

探奇僧夜約曉起上獅林鳥語皆成樂絃鳴不藉琴接天峰百變迸石樹千尋俯首窺雲谷青煙半縷沉

離客茲山久還多未歷峰雲觀前後海徑揖送迎松煑石開丹竈憑虛馭白龍浮丘如惜別隱隱遠相從

青鸞遙送客雙翅落雲輕亭對天紳坐笻穿月窟行千般花藥氣九派瀑泉聲絶壁僊人榜僧言有我名

曉出黃山度雙嶺尋御泉菴午抵小溪

曉別黃山出名菴訪御泉身支危嶺杖目極遠溪煙竹色浮春靄茶香入夏天到村猶未暮雞犬已喧然

度虎嶺桃花嶺白茅嶺至白嶽

清晨溪店起問徑入齊雲嶺駭層層險泉看處處分松間亭影見鐘外鳥聲聞煙靄僊宮近鑪峰對夕曛

白嶽桃花洞訪吳煉師留觀邀還僊木瓢石榻

玉洞尋僊隱春晴叩石扉花埋遊子屐雲濕禮眞衣巖榻天生就山瓢世斲稀別時能借我一路飲泉歸

省墓

不惜千山路相攜一瘦藤龜趺留石碣馬鬣識高曾擔土培殘樹貽書託舊朋田廬荒廢盡欲住力無能

過墓廬

堂構俱零落綏神僅一樓旅人誰復顧挍老獨來遊隨俗聊焚紙空囊缺薦羞何當依丙舍松檜日淹留

遊嵩山

攬勝攜新侶尋詩挈舊瓢諸峰皆隔水一路僅通橋巖石蹲獅象雲霞變海潮正愁靈境祕松韻又山椒

夜宿屯溪

深夜屯溪宿微風薄枕邊水聲清客夢人語雜鄰船童護尋山杖僧貽貰酒錢故鄉看又別重到是何年

新安道中

千里新安道層層盡險灘客舟爭亂石水鳥避驚湍同伴情俱好孤行興易闌還憑風色順送我到臨安

雨過灘聲急推篷客夢回青山敧枕換白浪破雲來古蹟沿途在晴光向午開何當舟暫泊一問釣魚臺

阻風釣臺拜嚴先生祠

釣臺山水勝千古重嚴州未出新安界先思瀧口遊風斜驚壑底浪急打船頭知否先生意披裘欲我畱

持竿前代客心契獨先生試問誰眞隱相看盡釣名雙臺山極峻七里瀨尤清再拜祠堂下區區共此情

舟經桐廬未得晤汪若木

遠秉桐廬鐸文聲六邑傳論交推兩世賦別已三年山郭依晴樹風帆下水船升堂思一晤利涉未能前

午泊富陽

傍午江潮上收帆泊富陽舟人催買米桑女罷攜筐山果枇杷熟盆花茉莉香蘭溪知不遠晝夜有來商

杭州訪陳令儀

纔轂桐江棹西陵復問津入城尋舊友倒屣媿嘉賓埽榻開書牖傾泉濯旅塵憑君花下酒一醉浪遊人

出北關附歸舟

行裝隨吏驗敢怨出關遲雲谷茶千葉天都杖一枝店沽初熟酒船趁舊交知近說增新稅如何不及詩

夜泊石門遇雨

山遊筋力憊未夜便思眠忽聽孤篷雨猶疑萬壑泉巖巒縈夢寐襆被染雲煙一笑還家日襟期似散僊

梅石菴

精舍尋梅石谿山路隱藏日斜逢塔影壁斷見湖光磬雜清泉響花隨古鼎香偶來參靜地翻覺白雲忙

冷落梅花隖周遮盡竹松嶺猿窺座客山鳥候齋鐘舊雪猶存谷寒雲別起峰春深還若此頗訝不宜冬

早春尋梅

欲踐探梅約天陰亦不辭振裘掎雨濕驅蹇入雲遲春暖花先覺香寒鳥未知東風如有意隱隱到南枝

客中除夕

節序窮冬盡蕭條水一涯才疎難問世客久遂忘家孤

枕新年夢殘燈昨夜花心旋殊未穩何處復吹笳

茗溪雪夜

信宿茗溪驛荒燈旅思分郡城疑閉月山嶂似埋雲寒石幽生韻湖氷薄有紋吳興詩酒地空憶沈休文

吳興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瀟湘夜雨

絶筆瀟湘景滄桑片壁留百年朝盡夜四季雨皆秋風擾魚龍窟潮遷蘆荻洲墨花浮動處山寺影中流

弁山龍華寺

吟風皆寶樹嵐氣四時凝入寺忘寒暑看碑識廢興出雲泉窈窕落澗石崚嶒更欲穿厓去松前訊老僧

送友入蜀

風塵勞俠氣短髮逼霜華枕劒眠戎帳傾錢付酒家春江天外盡雲棧雪中斜想到成都日頻行向浣花

深秋溪居

鴈宿依荒渚潮生沒遠莎寒雲人到少秋雨夜來多屋下停漁艇牀頭挂釣蓑西溪紅葉滿詩思欲如何

徑山春暮

雙徑山何處餘杭古郡旁穿松尋直嶺看竹坐危岡足寺皆堪宿依僧不裹糧春風三月暮但覺焙茶香

古刹凌霄下高僧國一開徙居龍已去喝石客重來綠筍迸崖出白雲抵澗回舊年春雨後此際在天台

泊西水驛

雨止風還勁橋陰蹔泊舟榜人炊午食驛馬飲春流雲湧灣前塔煙沉樹裏樓江城今夜酒一醉向誰謀

會稽道中

蘭渚亭何在耶溪水更清入城尋店宿過壩換船行月墮飛泉影風飄采石聲五雲門外寺我欲寄餘生

曹娥江

海色連江闊滔滔白浪前四山圍雪地一鏡落秋天月出鐘鳴島風和客滿船曹娥靈爽在猶駕暮潮還

秋居病中訓友

境曠元無盡身閒更有餘松篁三畝地風雨一樓書入夜燈爲伴當秋藥未除故人勞遠問善病類相如

雙溪橋

一望皆桑柘村煙遠寺平古碑分縣界小市合橋名返照飜雲出輕舟逆浪行如何天欲暮未見石門城

送友出牧大名

一郡瞻丰采琴書夙望中民間花署冷吏隱漆園空抓劒橫邊月單衫敵朔風功名思寇老千載重天雄

蘆墟弔楊維斗先生

古道升沉日蘆墟死難時憤譬泉路泱絶命血衣詩大
義歸名士孤忠覺後知寺前橋下水嗚咽使人悲

遯村

何代人棲息猶餘舊日村層雲遮秘閣曲水隱柴門岸
斷春流急林深日影昏自能高一世姓氏可無存

晚泊吳江

未解垂虹纜江樓快一登暮山隨樹遠孤塔出雲層秋
水漁人屋寒星客舫燈明朝帆影外清景憶松陵

虎丘新夏

虎阜當初夏亭臺翠靄中鶴池埋宿草劒石落長虹散

步逢新雨開襟得好風回看明月路煙樹遠重重

劒池

劒已沉深壑池猶借石浮峰根抽海底雲氣上巖頭隧
道勞千卒雄圖賸一丘從來興廢地易起古今愁

常熟山行

懸崖看拂水空翠有無間散誕忘年去蹉跎得境閒湖
寒三月雨樹隱半城山金谷誰家宅銜泥燕子還

村居即興

野水通南郭荒村近北郊趁晴先種豆避雨急乘茅枵
腹甘匏落虛心願斗筲鷦鷯如借問我亦類空巢

病起

我病吟詩愈非關藥餌功碎琴誰更賞殘錦夢初終辟
穀方思學餐霞不易工長懷陳記室一檄起頭風

觀友習射

何人傳肘法吾子得玄機猿泣穿楊技狐驚短後衣回
身呼酒賭仰面看鴻飛日暮前山路還應中石歸

幽興

幽棲誰是伴孤榻片雲閒聽雨終朝臥尋僧竟日還過
溪花接寺隔竹路通山春水無人釣飛來有白鷴

故人出遊甚久一旦遇於吳市詢之知還居於此

一別音容改驚看是故人身緣作客老家被屢移貧賣
卜藏名姓傭書換米薪自知廛市苦終勝走風塵

夏日過李西雯晚翠軒

觸暑尋高士軒居晚翠中開牕聽竹雨移榻受荷風靜
讀書皆古閒眠念已空徑幽人不到祇許白雲通

送楊明府出任滇南

久識滇南路盤旋鳥道邊山川雖異地雨露不分天諸
葛眞名士相如亦一賢公餘須細訪或者有遺篇

客懷

北去非吾策南歸信有期夢因寒雨斷吟入異鄉悲旅

火山橋店漁煙水市籬黃花開欲盡惆悵到家遲

答友見訪

溪釣午方罷鄰棋暮始還門前秋水舫屋上夕陽山小甕酒初熟疎籬花自開故人能遠訪笑語竹林閒

李才江好浪僊詩鑄其像焚香頂禮稱賈島佛錢子霽堂贈余詩有焚香拜浪僊句詩甚佳愧不敢承賦此志謝

君詩初盛匹豈屑視中唐不鑄浪僊像空焚李洞香秋深山骨瘦雨潤石脂涼多少推敲處還期更一商

秋夜寄友

鴈引霜華落新寒到幾分一燈懸細雨半閣隔踈雲古道難推我趨時不在君遙遙此清夜或過一論文

野興

小屋川原上春風引興長沙晴鷗夢穩柳密竹門藏有意琴猶在無情酒未忘莫嫌相識少箇是野人莊

上巳風光淡閒行興自賒斜陽春水燕小店野橋花雙屐欣爲伴孤筇厭到家相逢方外友留我宿煙霞

屛迹林泉久衣塵盡已銷山流子夜雨溪滿午時潮檢書留僧閱彈棋赴友招柴門多柳樹一一長新條

不放春空過隨時有一杯得香花點席候月樹遮臺石洞魚遊入巖扉鹿觸開晴光能幾許又恐雨相催

小牕斜對水遠况獨蕭條野艇晴懸網蘆灘曉没潮酒賒隣屋近書寄故人遙多少漁樵侶雄心尚未銷

草暖驅牛便江晴放鴨多斜橋虹散彩仄樹鳥懸窠山近朝常去城遙歲不過隣家招我飲同醉復同歌

野性蕭踈甚因春興更偏水橋眠宿酒山寺訪幽泉得句僧留槖尋花客共船村南與村北風雨不知還

虛此尋山屐年來住水鄉扁舟遲舊友濁酒過隣墻細雨春將盡微風晝漸長湖光看不厭小閣在鷗旁

蒲杯

愛此蒲杯好雕成復自然葉枯藤尚勁霜落質尤堅澹樸羞金玉空輕老歲年愁他清醒物難列酒人前

墨竹

別館藏家屬坡公舊有云無勞人問主已得日看君破研湘江雨生綃嶰谷雲案頭風過處清籟遠相聞

陳遠岑之金陵

秋色隨行李雲邊落葉低暮寒江店酒殘月水村雞旅况潮平岸離思柳滿堤遙知歌吹地漸近石城西

悼沈淵伯

七尺青衫殮英華悉棄捐氣將天地塞才望鬼神憐社

友藏遺稾門人給葬田中郎難再作碑碣有誰傳

晚抵禾城

向晚風猶急來帆帶雨斜城遙橋在望徑轉樹重遮吠岸多寒犬歸林斷暮鴉微茫煙影裏燈火見人家

梅谿訓睿石禪友

水石橋邊路高閒世外心繞溪梅樹古入竹草菴深問道參前輩觀詩得正音晚年清夢熟大半在東林

同楊貞菴過泠僊亭

因尋方外友得上泠僊亭路濕江城雨花然石室經求金曾有效索夢豈無靈我欲將身隱何緣借水缾

伍相祠

泠落英雄事殘碑在夕陽心悲三楚復眼見一吳亡江上潮猶怒林中廟巳荒昔時同許國文種更堪傷

重過范蠡湖

風雨陶朱里重來又晚春自憐孤棹客不見五湖人紅粉終沉水黃金枉鑄身吳歌滿村巷空使淚沾巾

泛舟南湖尋煑茶亭故址

秋湖晴漲後孤客獨揚舲水濶天光綠雲高塔影青祢跡猶見閣草長不留亭誰更將茶煑微煙落遠汀

鶴洲草堂

煙雨瀰漫際芳洲近水隈柳邊雙槳去花下一筇來地借湖光勝門連野色開草堂清坐久不見鶴飛回

贈盛宜山

名流江左盡獨有孝章存酒客邀同社詩僧拜及門五千師道德六十少兒孫遊嶽歸來晚逍遙水一村

秋夜留別宜山

鴈聲燈外急秋冷秀州城老友真難別新愁覺易生潮平江月上酒醒寺鐘鳴落落詩篇在微吟動遠情

村居

舊有溪邊屋餘年老此村尋花新買舫避樹別開門細雨凭琴坐奇文試客論春寒猶未減且傍酒杯溫

十月

十月天晴久前村入望遙霜凋溪上樹水緩寺前橋詞客終難見漁人或可招夕陽茅店外時有酒旗飄

盛宜山見寄手定林和靖雪嶠師合集

校閱心良苦知挑幾夜燈前身應是鶴今世復如僧寒月移松頂秋泉滴石層野人情巳冷更入滿懷冰人代分明宋詩清類一家千言千佛偈一字一梅花衣拂高僧峻山亭處士嘉天然成合璧老手肎容差

息菴和尚留余早食

乞食何方去悠然策短筇來尋山半寺聽打飯前鐘飛
鳥香臺集炊煙竹徑濃一瓢寒澗水漱齒倚孤松

錢霽堂移居詩

賃得橋東屋無多三兩間雞豚餘空地婦子得開顏汲
水廚通壑看書榻對山尚嫌人迹到更設一重關

泉幽林亦邃卜宅最相宜身共家人隱名愁女子知藜
牀依竹放藥竈向花移且待經營畢來吟西瀼詩

秋夜

一徑秋風起吹殘竹屋燈伴眠今夜月入夢故山僧蕉
響心同碎蛩吟思轉增老懷兼病體不寐恐難勝

周青士客死淮陰

從古知名士相傳客死多風霜身老大溫飽事蹉跎世
路誰安命詩人定折磨遙憐淮上月夜魄尚吟哦

名利何關汝無端死異鄉路人看易簀孤僕守行囊時
日知非確儀容憶未忘終持一杯酒東望哭蒼茫

送友遊楚

我方吳下隱君復楚中行飲酒思前輩論文忌後生山
猿啼晝雨湖鴈過秋城遠念羇棲客登樓賦已成

寄贈

作吏違初志未行心已闌見山思結隱託病避同官海
客供奇石僊經試大丹時披方外服默坐爇沉檀

秋村阻水

除卻孤村外連天望海濤屋如江燕小浪比客帆高沽
酒橋俱斷垂綸石獨牢洞庭當八月此景最稱豪

夜飲無賴呼兒檢沈兼菴詩且讀且飲不覺巳三
鼓矣

獨酌忘宵永孤吟送七哀一燈兒作伴半醉卷頻開骨
巳埋荒土詩猶見劫灰愁非封禪草門外望誰來

記得花開日相攜脫帽看襟期跡似菊詩況澹如官夜
色三更冷蟲聲四壁寒長歌眞當哭不共酒杯乾

春暮遲友

未恨春歸早長愁客到遲殘花飛過處輕屐響何時致
病多緣俗窮人豈獨詩山堂風月夜非酒卽圍棋

仲夏溪居

仲夏天微熱臨流拂石牀氺通龍穴冷雨過鶴巢涼洗
硯評花譜開簾上佛香境閒心自寂不必借山房

樹深溪更碧宛似富春磯雨欲潮平閣雲殘日到衣童
因招鶴去僧代贖琴歸近識閒眠趣蒼苔杖迹稀

相對彈琴石依依翠竹新養花供酒客留畫與詩人溪
靜鷗飛少門閒鹿臥頻道書三四卷時向几間陳

連綿溪上雨鑪火自吹噓恐濕初九藥忘鈔未竟書窗
成蜂力倦梅熟雀情疎歎息流光易幽懷敢勿攄
自從朱夏到幽事日相仍趁石栽紅藥沿溪架紫藤借
書曾託友聯句每輸僧遠媿陶貞白樓居有幾層
雞犬相聞處桃源有路通帀來收藥叟門喚罵花童宿
酒松牕枕晨炊竹徑風一琴如好友日在小齋中
避迹離車馬銷煩近竹林焚香移榻坐聽雨弄棋吟白
浪魚衝破青蕪鷺掠沉欲招漁父語一葉入煙深
睡起茅堂北旋看景物移筐籃盛夏果機軸上春絲醉
裏語偏雋夢中詩益奇陽溪牛背𥻗又送夕陽時

有感

一哭成何事前途孰送窮袍曾悲故舊飯亦愧英雄石
響琴崩裂風鳴劒嘯空未能銷魂礧飛夢問猿公

兩頰宜從緩雙眉未放低自吹簫避楚誰抱瑟遊齊雞
肋終當棄魚腸慎勿提崎嶇經歷盡一念學禪棲

秋日懷南湖眞如寺

煙水重城外南湖古寺秋昔年曾下榻老樹見當樓風
雨殘書盡溪山舊夢留更思移棹過往蹟話裴休

同周景翰露坐

自接名流語長將俗念屛緇書天影黑鋪石簟紋青螢
墮衣邊草池明樹杪星空塘風露重攜手上茅亭

秋日盛宜山偕周景翰邀余看月梅谿

片語來相約高人興足誇欽賓惟有水寄客已無花月
色因溪勝秋光入夜嘉好音如不到我亦欲浮槎

何地無明月情懷我輩幽船行須半日天霽卽中秋信
步思攜手聯吟想倚樓從君聞此信已慰索居愁

過故友徐鴻來漁渡別業

問渡尋漁隱門猶照昔開溪寒無鳥聚山近有雲來綠
水殘沙岸青蘿長石臺重歌西塞曲細雨不須回

佛日寺秋夜

秋暮尋山寺遙峰日漸淪流泉聲近竹落葉響疑人分
路歸樵散還林宿鳥頻客寮僧話久牕外月痕新

家魯淵京邸書至知與子未同居漫賦答之

俱是長安客如何爾獨窮借驢風雪裏寄食弟兄中宗
族情懷重文章館閣工玉堂清夜酒燈火兩人同

秋晴閒興

遊山懷謝傅避世想梅君戀影空中出樵音靜裏聞天
清時有燕地爽晝無雲琴酒多幽興寧勞過客分

生日苹川上人夜至

秋風桐葉徑夜雨菊花天溪艇詩僧至山燈竹閣懸汲

泉鶩澗鳥拂几動琴絃人壽非金石歡娛儘百年

寒夜

入夜檐冰冽殘爐酒力清移燈深竹見積雪近窻明雲
過星臨閣湖生月上城更聞天際鴈悽怨不勝情

梵香林晤靜山禪師

清風思晤對此地得逢君斗笠天台雪單衣海嶠雲共
談霞外事不涉世間文又說還山去溪聲滿路聞

雨中劉隱篁朱尊三攜詩見過

落落求羊侶相攜蹋曉風人來秋水外詩在雨聲中深
竹山樓翠殘花石徑紅未妨晨夕任吟嘯慰衰翁

隱篁見過索賦

野性惟高臥幽人自遠尋清談猶未倦舊句不堪吟杖
笠雨初霽溪山秋已深供看無別物窻外有疎林

同隱篁懷靜山禪師

片石秋雲外松風灑敝袍聽泉銷客倦啜茗話僧高水
遠音難託山深迹易逃何緣重我訪一葦蹋寒濤

江村冬興

老作漁人伴江村任幾年風摧荒岸葦雪壓小橋船寒
鳥飛難遠疲牛臥獨先一犂春雨至相約種湖田

浪山禪師一別三載晨過惠詩依韻奉答

忽忽三年別重過見遠情炊廚晨米絶貯盎夜泉清訪
友聊乘興投詩豈爲名五言欣一唱慷慨盡平生

秋園獨步

老病經秋減扶筇步小園花仍迎客笑石似聽人言日
色和雲冷溪聲出竹喧籬荒休補葺好便往來轅

銷暑

何計能銷暑牀頭有濁醪日斜看樹轉晴久覺天高短
髮乘涼散輕舟待晚操荷花當六月開徧北城濠

德清徐梅莊見寄月泉吟社詩

遠隔苕南水新詩辱屢傳月泉清似昔吟社盛於前勝

友三秋夢名山一笑緣白蘋風動處候我放漁船

沈未公見過話舊

北山君舊業別久意難忘石畔舟頻夢花時夜屢觴看
松誰覺倦得句自成狂無限清幽興能添話裏長

新秋李鶴君見過云晤魏水邨有涼後枉訪之約

方將尋好友高駕忽相過秋暑天還熱溪園雨未多荷
香侵几曲桂信逗巖阿謝屐花時約難辭埽薜蘿
入邑非君晤還疑在楚遊見詩知近況訪我訂涼秋竹
裏樓堪榻花前酒豫謀江湖三載與深望話從頭

和元人齋中十詠

舋下驚清響中郎識異材質奇含太古紋斷抱寒灰尾自炊煙出身從刼火來雅音愁寂寞撫膝一徘徊 焦桐
可惜名山竹玲瓏似食蠶籍存原有六韋絶豈惟三韓子留孤憤齊丘忞筆談終須成脉望輕蜕出空函 蠹簡
嗟爾龍池質翻成瓦解形十年思魏闕一夕碎秦庭轉側難盛水峻嶒尚可銘不同黃帝篆墨海共飄零 破硯
挂壁煙霞裂丹青半已銷收藏窮後代年欵失前朝斷處天難補空中石欲飄雲邊猶有路有客度危橋 殘畫
敝去因披久難禁雨雪飛負芻隨裏盡獻策又空歸百結人方笑千金價已非當年曾貫酒壚畔弄金徽 敗琹

土蝕鋒還鋭鶴膏尚欲浮蟄龍眠不起秋水黯然流絶迹當筵舞無心件客遊幾回風雨夜長嘯憶私讐 舊劍
莫道無光彩高懸竟不看霧中忘鵲過雲裏見龍蟠我欲開金障誰來洗玉盤一宵盲翳盡鬼魅膽仍寒 塵鏡
久照孤吟夜何當棄路旁已同鐺折足猶假鐵爲腸花燼銷新雨蘭膏帶舊香燃藜天祿閣深媿校書郎 廢檠
燕許文章在摧殘野草中峴山陵谷變元祐黨人空拂袖蛛絲遶磨崖馬迹窮誰能題幼婦有字亦朦朧 斷碑
無復司人考空餘過客憐不隨金鼎沒但共石麟眠雨後銘重見泥邊紐獨全幾時逢雅奏一問舊宮縣 臥鐘

山曉閣詩卷九

七言律一

早春書興

幾畝荒園傍屋邊數株老樹在溪前鵲巢近結窺書幌水閣低營豆釣船枰落餘棋敲未了囊存斷稾葺難全祇應唤作無懷叟健即閒行嬾即眠
習氣茫茫痛埽除尚耽清興獨何歟偶因看水思招鶴屢欲尋山苦乏驢杯墮冷香傾賸酒燈熒寒焰展殘書陳人不是忘情者惆悵柴門過客踈
讀罷黃庭萬慮澄室虛惟有篆煙凝蘭香繞砌風銷雪

梅影橫牕月勝燈抱膝但看千箇竹倚牀空負一枝藤欲尋高士談玄理知住青山第幾層
雪淨階除露蘚斑中庭曝日暖衰顏病餘骨與梅同瘦老去心如石更頑徑拾殘枝炊酒飲牕留半榻待雲還悠然自檢奇書讀此外營營了不關
半鑪榾柮是生涯欲起還眠老態加冬暖不飛經夕雪春寒翻禁一園花詩書味永貧方覺丘壑情深夢亦嘉長物室中惟榻在坐穿知歷幾年華
半慕陶公半阮公一生事業酒杯中醉侯位在何難得鼓吏員虛未易充小嶼雲殘松照月空江雪斷葦吟風

入春頗有垂竿興安得乘槎過海東

春寒欲賦硯猶冰坐少知音感慨增志士饑來俱作客名儒亂後半爲僧清香入夢村村酒白社縈心寺寺燈消息東風梅柳動湖山還我舊枯藤（天隨子有春寒賦）

餘年那肎負春情況是新春與倍清乍囀竹林鶯語澀初融冰竇水聲輕遠遊歷歷還能數近詠寥寥孰與評解得草堂人日意未妨寄客有詩成

寄黃九煙前輩

留滯秦淮又幾春亂離作客倍沾巾空餘王粲樓中賦誰識梁鴻廡下身夜雨滿江銷鐵鏁秋風無淚灑銅人白門楊柳新亭酒醉裏歸來暗愴神

春園夜集和曹顧菴學士

芳園清酒晚來傾欲破愁城仗此兵綽板未忘坡老興琵琶又動白公情客傳燭下藏鉤戲人坐花前候月生莫把風光容易看春宵聲價本非輕

蕭林晤錢仲芳前輩

身名久矣厭人知遯迹丘園鬢已絲松菊種成誰送酒溪山畫就自題詩高眠鎮日雙扉掩閒步中宵一鶴隨夢寐十年今始見相留聽話義熙時

初秋

水石爲家鳥作群幽棲誰遣世相聞巖松密障空庭日雪瀑斜穿小澗雲偃藥靈奇山叟秘鬱香馥郁海僧分天涯一夕新秋了便覺涼飇落葦紋

野客逢秋懷抱寬披襟小閣獨凭闌溪風荏苒蘋將白山雨空濛桂欲丹過午巳收齋盂起清晨重檢佛書看銷閒惟有尋禪侶船子曾聞住釣灘

豆花棚底嫩涼生閒挈藜牀坐晚晴新漲滿陂群鴨戲夕陽在樹亂蟬鳴桑麻無恙家麤給蔆芡初嘗酒細傾節屆星橋纔兩日竹樓已卜夜棋聲

入秋夜夜有涼風又見新蟾吐竹中夢斷小窻聞蟋蟀詩成幽徑繞梧桐荷含冷露擎紅影山破微雲點碧空鴻鴈未來江水闊故交誰復念衰翁

出門

繩樞甕牖歎無端埋首殘編意與闌半日胸襟聊放闊一時天地若爲寬遊山禽向眞堪慕入洛機雲莫浪看寄語家人休笑我不窺園客古來難

次顧菴學士見寄韻

金石何由擲華門花前曾接笑言溫招魂屈子徒虛語飲酒陶公可共論北闕詞垣歸弟子南城華屋付兒孫一椽歸隱東溪上仍是先人舊日村

世外論文似有因白頭話舊總悲辛獨憐文字存知已不信名流是黨人秋郭種瓜風雨老寒江訪友往來頻幅巾杖履還鄉井終勝瓊州作遠臣

晚春閒遊

春光漸老漸堪嗟況入中年鬢已華深綠沒鞵溪上草亂紅撲袖路旁花詩逋暫避終須索酒債因寬屢欲賒擾擾浮生眞寄耳試言何處是君家

雨後獨坐

小鑪香淡小牕明隱几移時念轉清細草上墻埋蘚色微風入竹作泉聲齋居對食盤盂潔夢裏登山杖屐輕我欲披衣入花去空堦積水尚盈盈插架圖書滿榻旁掩關靜坐日尤長殘花復放姸差久宿墨猶香硯頗良雨共酒槽頻點滴煙生藥竈故輕颺雙鳩樹裏愁巢濕相向呼晴爾許忙

新晴偶步

初晴風景愈幽清一杖如僧愛獨行搜句肎緣衰老廢出言苦被少年輕炊煙野渡參差柳帶郭園林睍睆鶯歸路未須愁日晚要看新月隔溪生

午睡初起

山齋泉石雨餘嘉小榻鑪煙一縷斜夢醒坐看屏上畫酒酣眠韻枕旁花柳塘風細新飛燕竹隖香深早焙茶愛向晚晴溪畔立斷雲殘照幾人家

新夏吳門尋黃九煙前輩不值

西湖悵別憶初春吳苑相尋夏復新橋畔但存春米屋樹陰不見鍜牀人嚶嚶空聽林中羽潑潑難逢水上鱗恐似幼安遼海去羞將皁帽落風塵

長夏與葉秋諾閒話甚久

不愛聯詩不舉觴閒居眞似小年長潺潺亂水溪環屋簌簌微風竹繞廊坐久石牀銷日影話殘玉麈淡鑪香還如去歲深秋夜小閣挑燈細雨旁

同依亭禪師過葉秋諾村居

短籬護竹水環廬占斷溪山此卜居殘客到來從未有高僧晤對豈容疎植花且喜多奇種藏篋還愁少異書柳弄微風天欲暝數聲幽鳥落庭除

春暮舟中

閒浮小艇臥煙津枕畔琴書酒畔身那顧歌狂宜避客不堪春老尚隨人醉中風月休教錯畫裏雲山每欠眞一點綠蓑楊柳外輸他十丈馬頭塵

初夏閒興

眼看春事又全非舊燕巢成絮已稀池漲碧雲浮荇藻

屏傾紅雨墮薔薇偶聯小句書團扇時爲閒行換夾衣
相遇幽人皆舊好瀹泉試茗欲忘歸

一枕高眠百念諼蓁牀長晝在松軒雨聲不到蕉聲靜
花影低垂蝶影翻漁婦擒篙驚白羽田翁帶笠喚烏犍
柴門小立槐陰下溪口無風日正暄

初沐清泉下草堂午餘炎熱晚仍涼無風花似蹁躚舞
有雨松常黯澹香舊蹊烏藤貧足健新栽白葛稱身長
喜聽人話蠶桑事不覺歸家已夕陽

逸興無端笑未頹賭棋僧院夜方回青梅濺齒鹽初熟
綠酒沾脣火乍烬一帶遠煙遮樹斷半輪新月趁潮來

老懷寧厭清宵短猶把殘編燭下開

水亭夏日

長夏池亭竟日眠波光縈繞枕函邊不知歸鳥飛青鏡
但見遊魚在碧天荷遞清香頻入酒柳垂疎影半籠煙
海槎何必乘秋去始信人間有水僊

暑中閒遣

詩軸奔罍滿石牀藕花爲客送清香牕閒日到揮毫熱
竹下風來散髮涼喜值長閒琴漸熟畏聞學道酒能妨
泉聲鳥語聽無盡我已高眠入醉鄉

明發菴看木犀花晤百癡和尚

暑退涼生雨色新秋香陣陣到溪濱一菴水隔知非遠
八月花開喜漸匀未詠小山招隱賦先瞻金粟再來身
高風不減黃龍寺祇少涪翁解悟人

沈弘濟偕繹堂從武林歸訪出示西湖遊覽詩

翩翩綵鷁武林回學士風流處士才梅鶴清閒人未老
白蘇歌嘯世爭推高懷不厭蓬蒿徑澹話無勞竹葉杯
一見新詩遊興發湖山如筞短筇來

李竹西見過夜飲因話倪伯屏曹倦圃諸公

秋暮扁舟過小莊西風短帽挈詩囊深杯入夜情何澹
細雨挑燈話更長玆日孤身看尚在當年同榜歎俱亡

盛衰一笑渾閒事且對黃花臥竹牀

秋夜

鐘聲將斷角聲催杯不思銜卷不開舊業日從貧裏廢
故山秋入夢中來霜寒自怯孤衾薄月冷誰憐旅鴈哀
飢鼠未知殘蠟盡窺牕猶覓短檠灰

辛先民夜過止宿

寒犬驚聞吠竹門草堂人到已黃昏面顏燈下風霜色
書劍牀頭雨雪痕細涉世途知冷熱漫傾卮酒任清渾
相留一宿非無意老友如君幾箇存

夜坐

寒夜蕭蕭擁敝袍空齋陣陣響松濤青氈坐斷三更火白酒傾殘一卷騷牕紙漸看梅影滿柴荊已識月明高剡溪雪後尤清絶乘興扁舟尚可操

吳門贈楚友

白髮蕭森楚國英相逢偏是闔閭城耕田有耦堪埋姓學劍無成枉變名酒市張燈人未散江樓繫馬月初生西風淅淅秋衣冷愁聽寒譙畫角聲

歲暮書與

一歲俄驚臘又殘山房火煖足清歡酒憑妻釀新盈甕梅賴兒栽漸繞闌絶壑經霜抽水落孤峰帶雪插雲寒

倒囊那有驚人句祇作淵明自祭看

山中歸興

入山久擬謝塵氛歲晚還家意亦欣衣背香生緣負藥擔頭書濕爲穿雲草堂松樹仍千尺竹牖梅花已十分且喜一樽兒得辦燈前無復愴離群

早春客過

蓬鬢吟成比素絲稀踈曾發少陵悲初晴風動雲離閣向午冰開水滿池貪睡尚嫌還有夢耐閒偕喜不能棋客來小坐惟清話鳥語花香又一時

春日雨中

蕭蕭屐齒斷柴荊釀就春寒是雨聲飲酒已忘聯里社入山終媿負僧盟漂搖楊柳寧無感狼籍梅花太不情掩過殘書眠背壁蘧蘧蝶夢又將成

徐鴻來漁渡別業

蘆花楊柳滿汀洲小築三間傍碧流剡曲琴中常帶雪桃源記裏不知秋開鐏日獲持螯醉過客時緣斫鱠留祇此煙波堪送老底須大澤羨羊裘

新晴

樹頭幽鳥哢新晴雲態風光滿眼明居類僧菴聊且住詩如佛偈偶然成寒移花木枝枝活暖放魚鰕箇箇生

莫笑小池春水少照人也抵澗泉清

湖舍

春流漾舍碧層層綠草橋邊樹挂藤殘日半湖無過舫落花滿岸有歸僧掠波白鳥輕輕雪灑坐清風冷冷冰更擬入秋營一閣長天遠眺便人登

閒詠

澹蕩春風入鬢絲故山歸計尚無期擬來到處人稱絶窮亦何妨我獨奇濕露幽花偏放蘂弄晴小蝶故飛遲暮年安得身常健一日從教課一詩

春寒閒遣

峭寒翻覺入春深雲冷巖房鎮日陰梅瘦不勝連遍雨竹幽又換一番禽香浮飲䃚傾朝酒火煖薰籠覆夜衾清調誰彈驚夢醒溪聲舊似玉川琴

葉秋諾村居

身謝浮名五十餘西村舊覆草堂居談禪時撫庭前柏慨世誰留井內書山色入簾經雨後泉聲到枕落花初羲皇太古君休問但得清風意便攄

徐臞菴見索近著聊賦奉答

萬卷由來傲百城便便誰是舊邊生窮愁已置名山想歲月無勞破硯爭高士孤蹤磨鏡老野人清計種松成欲憑何物相持贈春雨庭前草數莖

醉中漫興

覓得清尊倒未空頹然已醉草堂中始知酒亦欺人老敢望文能送客窮蕉蔭雨來山枕綠松梢霞落石屏紅先生正欲圖酣寢莫遣簾鉤響暮風

初夏送辛先民

綠樹鶯啼送別忙酒杯雖短話言長三春吳苑花都盡五月淮河雨更涼冠蓋盛遊成斷夢聲音久客變他鄉江南水土終難伏仍欲攜家住北方

初夏笑塵山房訪淩秋渚留飲

寄跡山房即當家詩瓢藥裹舊生涯客中彌覺朋情好老至還將酒量誇巖冷花都春後放溪幽水入夏偏嘉劇談縱飲忘長晝已是林端日影斜

醉後同秋渚過丹葵山房晤貫菴上人

醉中扶杖意倘徉又逐高人步夕陽櫻顆鳥銜拋石徑松花風捲過隣墻禪心澹泊真堪侶詩體清新孰擅場消遣閒緣惟覓句半林涼月在繩牀

山中雜詠

野性偏宜遠世緣一身長寄翠崖邊藥存精舍和雲曬琴置匡牀背日眠籬落風輕花引蝶溪前雨過樹留蟬芒鞵自快無泥滓不到城中已十年

山閣閒凭雨後天峰銜殘照竹籠煙遣懷方法尊中酒送老光陰病裏禪楓冷吳江秋萬里鴈沉湘水客三年西林猶賸纖纖月纔見清輝便可憐

廣陵道中

春來作客歎飄零金管征途不耐聽雨色連朝迷別浦鴈聲昨夜去離亭吳雲楚水皆如夢隋柳陳花又幾經若使詞人淮海在也應念我鬢星星

送止千禪友歸苕溪

江上春寒斗笠過竹牕燈火話偏多半生落拓餘雙鬢

一夕欽寄見短歌桑苧園開將穀雨玄眞船去近煙波
煩君寄語苕溪水我亦明年著釣蓑

花朝閒步

老畏餘寒掩竹荊喜逢和暖遂閒行一年花信今朝起
半月春光此日晴芳草長堤芒屩帖綠波深港板橋平
風前無限江村柳放艇和誰聽早鶯

與屈翁山王璞菴集沈兼菴東臯草堂

堂啓東臯竝巒過論詩說劒興婆娑橋邊未進黃公履
澤畔先聞屈子歌杯酒代澆新魄礧秋風重對舊山河
何當皓首江湖客此夕無端涕淚多

沈兼菴過水閣自誦新詩將有結隣之興

南宮舊夢罷彈冠水閣相過拂釣竿欲引漁翁爲老伴
思呼鷗鳥結新歡季鷹鱸美能忘宦元亮詩成解去官
清句眼前誰似汝祇愁難起古人看

早春過梅里訪周青士

故人茅屋隱桑麻小艇來尋日巳斜喜有濁醪供野客
媿無佳句答梅花三冬易過還憑友一歲難逢半在家
此夕談心眞意外頻燒短燭對牕紗

廬山山屋大師遊徑山過訪

冒雨尋人叩竹關清風來共一瓢閒擔囊何日歸廬嶽

翦燭今宵話徑山千指菴眠松榻冷五峰雲躡笱鞵斑
新詩大有東坡意語語空靈不可刪

初夏同柏雪耘過錢菊農谿園留飲分賦

初夏谿園艤棹過披襟長嘯拂煙蘿來尋老圃籬閒味
得領高人醉裏歌放鶴有時臨水畔移家何必入巖阿
平生雅負林泉興況復同心此日多

春暮周青士見過

柳溪竹徑欲殘春斗酒能來不速賓弄舌花閒三月鳥
科頭松下兩閒人賣漿舊業堪終老販鐵生涯未足珍
何似棄家攜檝去五湖煙水共垂綸

吳澹寧來自故園

片帆何日下桐川相對春風又隔年白髮幾時歸故里
黃山一夜憶燈前敝廬猶傍先人塚新賦寧遺舊石田
鄉信不愁千里遠寄書還望浙江船

酬黃九煙前輩

白髮前朝虞部郎終朝對客淚沾裳一生毀譽知誰是
半世恩讐痛未償燈下悲歌空撫劒夢中奏事欲登牀
請看公輩同年友早換朝衣入建章

病中喜九煙前輩見過

臥病荒園秋正深多君扶杖躡跡林老年氣誼空前後

先輩風流映古今箕踞鍛牀中散懶埋頭書篆孝標淫
興來自拂閒牕石看我青松寄短吟

送吳澹寧之姑孰

姑孰東南勢隱然天門夾峙大江邊人尋牛渚三秋月
帆挂蛾磯一夜煙内史青山寒樹外征西白紵晚風前
如何詠史詩清勝翻在傭租估客船

訪梅錢園遇程秉懿因感去春同葉秋諾過此

三間老屋如僧舍百樹寒梅斷俗塵坐石但逢攜酒客
對花不見詠詩人風前徙倚傷孤影水際淒涼歎子身
一段清愁銷未得巡簷莫怪往來頻

春日江館得西湖王丹麓見貽之作

春館初晴柳發條獨來此處醉花朝風飄酒旆門臨水
船泊江村客待潮甫里先生新結社香山居士舊相招
高懷知愛西湖月畫舫今移第幾橋

程巳良肇修兄弟過余舊居幷題新什見寄

舊居遠寄萬峰間兄弟題詩忽見頒久別故鄉為異客
翻勞名士過空山供人看竹園猶在蔷僕栽蔬地不閒
兩浙三吳遊歷徧一筇倦矣欲思還

常州海烈婦祠

毘陵坏土普天衣不把綱常視草萊夜月祠前清水至
秋霜塚上白雲來傾城自昔非無貌織錦於今詎少才
獨有孤魂空一世祇持冰雪入泉臺

冬日送友遊天台

台嶽遊時已暮冬一枝竹杖雪千峰海風吹浪如鳴鼓
巖瀑成冰欲壓松身在半山微見日寺離十里早聞鐘
釋經我亦思華頂惆悵天寒不得從

會稽方文虎重過話舊

遠辭越國到吳城兩鬢相看白髮生小閣又聽今夜雨
寒燈重念昔年情文章當世知誰重意氣窮途冐自輕
休被負薪翁子笑一經空守老無成

酬田髴淵見懷之作

三泖煙波別後長漫傳清興到君旁高峰蹋雪雲千里
絕島尋花水一方山簡深知中散癖杜陵還念李生狂
相思正憶前宵夢小艇吟詩過草堂

溪居閒興

生性由來遠世塵小營茅舍住溪濱聯綿夜雨添新漲
咫尺漁家作老隣數卷舊書銷永晝一尊清酒送殘春
臨風醉弄牕前笛白鳥驚飛破綠蘋

春感

銷渴文園減舊歡殷勤誰把玉琴彈酒當初醒翻成倦

花到將殘不忍看鳥語似傷春欲暮雨聲又作晚來寒
中懷蕩漾如溪水永夜無風亦起瀾

午睡

短扉曲徑柳深深高臥誰人許見尋夘酒未醒留枕上
午雞頻唱在花陰丹經有意何時學白髮難銷任歲侵
賣藥生涯皆棄置伯休千載是同心

鄭中翰出爲廣州司馬

紫禁封章得共探郡丞歷試更何慙風沙一騎辭河北
秋雨單車赴嶺南客路入雲連海氣蠻家分洞帶山嵐
崎嶇遠近惟君命祇有思親意不堪

春日遲吳日千不至

俱是林泉澹蕩人如何三載不相親嶺梅開後全無信
江燕飛回已過旬舊夢但看梁上月清風空掃榻間塵
漁郎未肎移僊棹冷落桃花又一春

溪居新夏

初試單衣換越羅江村景物入清和果園是處櫻皆熟
竹圃誰家筍最多北牖夢回風滿榻西山鶴返水平坡
宵來未許柴門掩怕有高人躡月過
飄盡楊花水滿塘清風蕭爽似秋涼酒闌翦燭驚宵短
睡起繙書覺晝長經雨梧枝新展綠分房蜂翅漸舒黃
松間自笑無多地銷暑還思置一廊
小園斜枕碧江隈除卻幽禽孰解來靜閉虛牕眠一餉
閒抽秘笈讀千回滄洲半壁留僧畫紅藥盈闌課子栽
水石雲陰朝夕變此身祇恐在天台
脫巾散髮興蕭然淨埽疎篁選石眠茗器未收緣穀雨
畫圖豫歛爲梅天柳邊鷗浴新潮後花外船行小閣前
安得鐵厓三尺笛一聲吹破太湖煙

送汪滄溟煉師還齊雲山

送君忽動故鄉愁白嶽巖前憶昔遊入夢林泉吟帶月
還山瓢笠路逢秋鶴知客返迎中道花喜人歸滿舊樓

莫上香鑪峰頂望閒雲猶在越江頭
空負煙霞五十春琪花長在遠難親峰前白社推修靜
谷口清泉待子眞玉洞試丹應有犬金壇問道豈無人
一笻準擬隨師去笑指黃山是舊隣

送方明府歸楚

芳洲煙渚鶴湖東送別銜杯話未終求友幾年皆客裏
吟詩長日在舟中吳帆拂柳春寒盡楚雨連江夜夢空
歲暮黃州尋舊侶雪堂還許一尊同

酬靳水宰李容菴

楚國騷壇屬使君琴堂染翰濕春雲三年薄宦憑詩見

五斗餘糧讓鶴分丹井汲泉清午夢臨皐畱客醉斜曛
蘄黄父老相傳説吏隱高風孰與群

送方文虎還會稽

秋暮蕭蕭落葉時一朝分手重淒其青燈正欲同風雨
白髪何堪又别離海國天寒潮信晩江城月落角聲悲
金門十上嗟空老從古才人盡數奇

生日自遣

三間草閣傍松厓晨夕盤桓興自佳花鳥有情畱我輩
琴尊無恙趁人懷青鞵溪客聞能過白髪山妻隱可偕
荷鍤劉郎還未達不知死後望誰埋

懷族兄旅菴和尚

野鶴由來愛獨行水雲何處最閒情一瓢身歴千峰老
十卷詩從萬里成古道草深樵徑没寒巖葉落紙牕明
清吟卻負王摩詰兄弟嵩丘共此生

溪居秋晚

誰説溪居興寂然溪居最喜晩秋天霜前已見垂垂橘
雨後惟聞處處泉野寺尋僧常獨往小船載菊不虚還
青山影外斜陽岸一路寒鴉送夕煙

訓上海曹綠巖見訪

早歳休官百慮灰朋情詩興冐摧頽煙霞佳句囊中滿
風雪扁舟海上來沙浦潮殘猶見鶴柳洲花盡獨存梅
遥遥僻路能尋訪此意旁人不易猜

閉戸

都無賢主可觴賓乞食詩成莫浪陳閲歴世情應閉戸
經營花事尚關身妻孥老作逃禪侶泉石尤宜癖性人
不有溪流隨枕畔如何洗得耳邊塵

曉行懷山中禪院

燈下朝餐尚未終征夫催發月朦朧蹇驢慣欲欺南客
席帽何堪對北風孤塔去人千里外雙峰入夢一宵中
老僧輸爾團茅坐煨芋三更火正紅

客途遇友

古戍樓前黯夕陽憑君一話舊滄桑貧來作客妨歸計
老至懷人易感傷柳絮池亭風淡淡杏花江店月茫茫
黄金已盡貂裘敝猶憶當年鬬酒場

春暮泛南湖

禾城煙水寄情深閒棹扁舟郭外尋曉霧暗生千樹雨
春雲冷作半湖陰微茫樓影浮輕浪迢遞鐘聲度遠林
何事欲歸頻悵望落花時節最關心

董樗亭見寄嶺南諸詩

粤東驛路苦間關新詠何從向我頒七洞天雲招客去

五羊城月伴詩還珍禽徧翫麻姑嶺靈藥深探抱朴山
到處神僊爲唱和自然清韻絕塵寰

懷陳雲銘遊楚

三吳詞客去荊門作賦應銷宋玉魂歲暮湘潭多雨雪
春深書札斷寒溫雲開岳渚天光白路出襄城樹色昏
遙望江蘺今已綠歸心屢欲問王孫

計弘則話北平韓石畊舊事

青衫作客滯江潭三十年華總不堪孤館旅魂還塞北
一琴流水華淮南交因貧賤情方見詩到清眞興自酣
今日聽君談往事殷勤如遇舊何戡

立夏日送弘則

綠陰池館落紅稀對酒還同薜荔衣雨色遲君三日棹
春光先客一宵歸風來遠徑聞樵語雲斷群峰見水飛
別後論詩猶望汝花前重爲埽柴扉

初夏

汲泉分灌晚涼天最喜閒園近水邊修竹滿林誰把臂
踈籬緩步恰齊肩藥名未識常繙譜酒價雖高不論錢
莫笑近來囊似洗猶堪一醉落花前

吳峰陸煉師山舘留飲贈之

道人山舘晚霞晴樹外青山似赤城貯液玉壺非近玩
聯詩石鼎有奇情笙簧調罷音猶在劒術精時體自輕
今夜不妨乘酒興十洲挾我一飛行

湖上晤閩中林西仲贈近著數種

相逢一笑豈徒然白髮蒼顏水石邊雅望昔參徽郡佐
風流今見幔亭僊湖山作客逾千里著述傾囊約萬篇
莫謂生平無舊誼神交各已十年前

南屏晚步值翁紀長因與泛月歸昭慶寺

瀲灩湖光夕照生南屏峰下偶閒行無人幽徑隨心去
有客新詩信口成荷露暗傾風漸起山鐘初動月微明
扁舟喚出同歸路到得僧房已二更

阿蘭若秋荷盛開酬上水長老

西山蘭若一池蓮秋暑還能借客眠碧玉壺中成世界
衆香國裏作神僊繙經曾吐圖澄鉢對酒重開惠遠泉
我是坐槎河上叟合丹已就又參禪

雨中葉都司招同陳戴二友集湖舫

客舍輕煩一騎呼要分豪興到寒儒千金買劒招人看
十斗傾錢爲友沽雨色蒼茫山色斷水聲淒淡鳥聲孤
船移堤柳天光晚醉聽煙鐘落兩湖

雨舫相邀興太狂藕花吹濕滿湖香風飄淺浪侵杯斝
簾捲層雲逼座涼牀上故人情自遠琴中舊曲意何長

歸途夜禁君能主不惜張燈更百觴

謁錢武肅祠

斷碑落木屋傾攲説是錢王武肅祠落鎮誰存唐社稷
英雄徒爲宋驅馳靑山衣錦名雖美黄袯封章勢亦危
胡馬駐江潮不至當年犀弩惜空施

遊孤山寺

孤嶼秋深四望空高人不見但清風山圍水色蒼煙裏
寺在巖陰翠靄中初到便思身久住重遊復恐興難窮
過湖又去尋龍井處處峰巒樹葉紅

至龍井

南山雨後百泉幽殘葉隨風渡亂流淡淡日光穿竹外
微微雲氣散峰頭看松據石成孤坐入寺逢僧爲小留
因想參寥明月夜每來杖策伴人遊

尋花塢

南峰諸勝身俱歷花塢何愁路未諳晴蔓絡松風嫋嫋
陰崖罩澗影潭潭徧看藥草多難識偶值山僧盡可談
名姓不勞重見問雲門原是舊同參

靈隱秋夜詶碩揆和尚

寺門風靜露華清赴壑泉流遠近聲苔砌晚緣雲過濕
山林秋喜夜來晴鵲如入定依枝宿僧學巡香繞戶行
莫謂宵深情易倦新詩還想數聯成

同謝提月過萬竹山房

清籟翛翛冷客衣山房修竹亂晴暉風前寒玉交相倚
雨後蒼龍靜不飛已許王猷攜手入可容稽叔抱琴歸
世間塵土有何限匿影林中未必非

韶光山樓

韶光精舍北峰頭行盡青山更入樓千樹煙光三浙動
十洲春色一天浮傴人長笛吹花落野客孤琴帶月遊
坐聽飛泉疑驟雨石牀寒氣不能留

宿澗西懷會稽方文虎

蘭若清幽護小莊澗西浮翠水淙淙夜聞春雨多侵砌
曉起山雲半在牕助客憾無錢滿萬伴人喜有劒成雙
扁舟舊友從歸後消息三年斷越江

靈隱山中同謝提月夜步

靈鷲山深石徑清秋宵同步見閒情雲開峭壁千尋綠
月寫寒泉一道明白傅記中巖鑿在駱丞詩裏海潮生
來朝更擬看新旭策杖蓮峰頂上行

遊西山夜宿石樓

水轉林迴幾處橋探幽深入不知遙山飛秋翠巖巖起
日射泉光澗澗搖緩步漸躋松上寺同行忽失徑中樵

石樓一宿高峰頂孤枕三更聽海潮

西山僧舍吳載振攜詩過訪別後卻寄

風篁嶺下覓時身曉起看雲岸幘巾晚桂虎林猶未落
秋茶龍井又嘗新老僧不厭來朋數高士何辭命駕頻
吟詠幾回忘日暮城中難得有閒人
僧寮借得北峰旁襆被圖書共一牀偶值酒酣尋小睡
長從詩暇禮空王秋雲已散重生嶺晚日將低尚照墻
乘興不妨拖竹杖葛洪井畔聽啼螿
幽鳥時聞三兩聲禪扉深閉少人行秋當白露山山雨
天過重陽日日晴松下鳴琴巖石冷花邊洗鉢澗泉清

孤懷一往無窮盡惟有閒雲識此情
偶結維摩世外緣一秋便覺興悠然已如頑石無言語
但欠寒山共往還梵夾經文留几讀佛龕香像避牀眠
比來睡法希夷授不厭鐘聲到枕邊
日飲香廚水一瓢半生魂磊此全銷誰將華髮交青鏡
已判微軀付綠蕉高閣鐘殘雲黯黯空庭雨過竹蕭蕭
棋枰正在山牕下閒與緇流破寂寥
西山精舍淨塵氛景物清幽世未聞樵子夜歸猿作伴
獵人語響鹿離群雨飛別澗泉聲合路入深秋樹影分
寄信北城高隱者采芳還望過溪雲

錢十青邀飲湖樓同聶晉人賦

數雨芒鞋一敝袍窮秋客裏興蕭騷覓交久恨無荊聶
對酒重逢有薛毛樓上湖山非舊日尊前風雨帶寒濤
閒愁到處知難斷思買昆崙切玉刀

初冬湖莊丁約園見訪有作

十月山莊客屐空相尋猶喜見詩翁湖無片雨扁舟至
籬有殘陽小徑通壯歲功名關塞外暮年風月酒杯中
倚庭黃菊餘芳在指點霜螯一醉同

吳竹洲黃葉邨

高人卜築愛江鄉況復深秋木葉黃曾為賓朋開竹徑

故依圖畫結茅堂鴉歸煙浦林收雨水落溪橋草著霜
記得扁舟坡老句微吟幾度送斜陽

村居遣興

數椽老屋半攲斜幾點遙峰樹不遮松偃可容人並坐
村貧那有酒頻賒茶經水品家風淡竹杖芒鞋野興嘉
近得高僧寄書至山房雪盡又梅花

夜步

溪柳無煙夜氣澄閒行隨分曳枯藤傷心怕聽隣人笛
快意欣逢酒店燈塔院沉沉鐘欲斷漁邨了了月初升
江鱸堪釣尊堪采興入清秋一倍增

七言律二

山塘漫興

春暮山塘引興嘉當壚醉客有吳娃青松遠映湖峯出綠柳低隨酒幔斜讀史舊餘三士墓看碑今爲五人嗟英風奕奕知難問空把殘尊酹落花

過虎丘

轉徑來聽海湧鐘寺門過雨綠陰濃畱連花鳥年年酒閱歷樓臺處處松石聚空亭誰說法池沉舊劒定成龍吟詩清遠如相待不惜今宵一策筇

夜泊閶門

閶門夜泊意躊躇城郭猶傳舊闔閭畫舫已過寒食後紅燈不減上元初玄都幾見花重發臯廡寧無客更居詩酒欲追唐祝與清狂祇恐未能如

陸蓋思五十初度奇題梅花書屋小照

高士幽居未易親翻從畫裏看來眞數株梅樹三間屋滿架圖書一箇人靜坐不勞烹白石閒身已免入紅塵何須更讀桃源記雞犬桑麻好避秦

秋日道塲山酬兀菴和尚

穿松數里到山巔七尺筇枝似鐵堅萬頃湖光飛鳥外三州城郭夕陽前風飄晚閣鐘沉壑雲落晴峯塔在天禪榻旛經爲老伴不知此計遂何年

畱別苕溪

西風短棹出菰城歸路翻愁旅況生寒雨到篷殘酒醒夜船移樹一燈明舊遊惜別重相憶久客回思倍有情欲采白蘋傷遠道隔江秋水正盈盈

雪夜

孤燈雪夜更蕭然鑪火山牕似有緣鹿亦畏寒投宇宿僧能話舊對牀眠學傴僂試金丹訣任俠長吟寶劒篇白首故人身健在昨宵射獵過莊前

早春重過苕溪

苕霅新年路更經城南春訪舊居停繞溪梅月牕加白銷雪雲巒樹倍青碧浪已堪浮小舫峴山誰復問空亭煙波一曲漁歌子風雨還思倚棹聽

溪堂長夏

長夏溪堂綠樹深藜牀木枕是知音一詩未了先思睡百事俱忘不廢琴斷岸潮生鷗自沒殘花雨過燕還尋南村空念高人語卜宅何由見素心

九峰僧房晤諸乾一

山徑蒼茫樹鬱蔥孤筇誤入亂雲中巾車丘壑逢陶令

茅屋茶瓜問巳公千歲浪傳遼海鶴一身眞似雪天鴻

鹿門舊事人猶說秖爲當年采藥翁

同柏雪耘重過細林偃舘訪曹畊雲煉師適乾一

載酒而至雪耘有作予亦和之

細林峰下落霞開滿徑松篁隱石臺蠟屐曾隨雲共到

尋眞更與客同來扁舟載酒知高興即席吟詩負逸才

後會何時重笑語樹頭啼鳥莫相催

九峰揖山樓酬閩中趙處士雙白傳別駕石猗

閩中山水足清幽何事翻從泖上遊人淡巳如陶栗里

官閒寧讓白江州平臺放鶴湖千頃遠嶂歸雲雨一樓

坐對九峰談九曲煙霞不減幔亭秋

橫雲峰雪堂尋諸乾一不值夜宿采尊堂

乾老何峰展又停橫雲空把雪堂扃青松樹下閒棋局

黃菊花前臥酒缾日暮溪僧招客宿風清漁笛送人聽

蕭然無計尋張翰采采秋蓴月滿汀

楚中陳石樓見訪出示古篆留別

黃石橋邊有異書龍紋鳥跡出焚餘殘編感慨千年缺

絕筆蒼涼四海虛魄礧未銷豪俠客離憂重見病愁余

三湘七澤都搖落莫道長沙是故居

早春放舟虎丘得遇吳濳寧因憶去春同錢霽堂

過此

山塘春水出橋斜岸雪微銷見白沙殘醉畫猶眠畫舫

新詩夜巳詠梅花琴攜芳徑逢名士石埽疎林坐晚霞

轂雨去年曾過此故人相對一烹茶

虎丘酒肆遇殳山夫

虎阜林泉可醉眠春風拂拂酒壚邊名花相傍寧非福

老友重逢亦是緣傲世但存詩一卷依僧曾住寺三年

離懷欲訴愁難盡又聽山鐘打暮煙

吳門重遇楚友陳石樓

執手同驚鬢雪深十年空負采芝心誰憐久客諳吳語

猶喜新詩見楚吟家近衡陽書自遠夢歸湘渚月應沉

扁舟莫漫春前別花滿長洲尚可尋

酬德清徐亢子春日見寄

德清縣治萬峰西處處開門盡向溪近浦酒家花繞屋

傍城漁舍柳圍堤未知小艇何時發巳許新詩到日題

願作水僊乘月去一聲長笛霧淒迷

蕭蕭竹戶不時開蜀錦遙從餘不來照月尚留前夜雪

迎風巳逗早春梅敢云老病辭歌詠且覓寒燈傍酒杯

醉眼摩挱吟更復清新彷彿謝方回

昔日吳興亦往還見詩如對舊遊山曾逢逸客聯芳草

久別扁舟憶白鷗倚徧曲闌花寂寂驚回清夢水潺潺煙霞老屋西溪外我欲從君乞幾間

詠樓花木近湖濱別業相聞更一新共說休文嫻宋史誰知松雪是元人閒牕閒整烏皮几對酒恒攲白㲲巾留得詩筒懷舊好不愁風雨寄來頻

閒步

草色離離沒曉煙春光又到野人前尋花正値無風日種竹還宜細雨天顧影自驚雙鬢雪著書難抵一文錢高陽舊侶空回首遙見江樓酒旆懸

除夜

今夜殘冬明日春先生依舊一烏巾鬢絲蕭瑟霜欺客酒脯荒涼詩笑人送曆索錢坊長橫書聯餽米里翁淳燈前卻怪癡兒女守歲紛紛學比隣

早春探梅僧寺晤顧東廬

曲溪幽徑繞煙霞遊屐乘春興自賒方恨到山逢曉雪豈知入寺盡梅花客能清話情何澹鳥悅寒香語轉嘉欲借贊公方丈室經旬高臥不思家

雨牕閒興

古鼎閒焚柏子香蕭蕭晝雨閉松房長吟衹合遊天姥小飲何當記醉鄉匣劒不鳴雲氣冷牀琴纔動水聲涼

高眠細數平生事獨有江湖興未忘

坐看花木臥聽泉連日山牕盡雨天辟穀有方難斷酒清齋因病不關禪愁多聊借詩銷日老至偏憎客問年何事金閨同學友書來亦說鬢皤然

雨滿空庭水到池庭陰濃勝早秋時鶴愁羽濕歸籠早雲爲林深出澗遲午醉難謀今日酒晝眠閒算昨宵棋南風自覺吹人倦隔竹踈簾尚可垂

深心今復向誰談世故還應老自諳笑者人情猶不測憂如我輩更何堪溪樓竹牖書連架鑪篆餅花佛共龕到晚雨聲聽未歇林煙遠處似山嵐

風雨柴門老此身樵山釣水樂天眞屬鏤不到煙波客襏襫長懷草澤人周易得閒時復課漢書猶在未爲貧一瓢綠酒誰相勸主是桃花我作賓

瀟灑軒楹類畫艭雨中渾似泊春江昂昂老鶴晨來隻泛泛輕鷗夜到雙竹密筍多鞭入戶樹斜枝重果垂牕青梅何必英雄酒自向花前倒玉缸

心閒差比住山僧靜境清幽得未曾碧砌著花千萬點黃茅蒸菌兩三層曉餐時下棲巢鳥夜讀嘗依講席燈記性銷忘年漸老浮生長在亦何能

沙岸縈迴柳徧栽溪堂路僻絕塵埃詩題午後僧分去

菊種春深客送來魚躍過畱青草動鷗飛帶水綠萍開
銷磨長日眞無計擬約山翁共一杯

家畬淵赴山左前尚書任公之招

東山懷舊重相如開閣遥迎上客居太傅風流千石酒
孝廉行李一船書江南秋雨人愁別濟上寒雲鴈到初
自愧平生詞賦拙侯門從未曳長裾

病起

藥爐經卷未全疎竹裏閒房自埽除卻病無方惟學佛
破愁有計是觀書碧畦蔓引瓜生早白墮香清酒熟初
小囊若教終歲滿此生何暇更求餘

寄題友人鳳峰山居

四山春到徧芳芬結構誰如逸興勤酒琖攜來親錦帳
書牀據處入紅雲檐前清晝畱鶯語闌外餘香惹蝶群
烘日蒸霞看更好惟愁風雨一宵聞　就花軒

謝絕紛華已有年室虛生白道心堅入牕雪色寒山月
到枕琴聲冷磴泉幽徑疎疎修竹裏孤懷落落老梅前
此身久分甘恬退豈為閒棲累始捐　澹齋

山樓陡絕斷埃塵鶴唳天風入座頻石磴百盤無到客
嶺雲千態欲娛人歡娛終日和誰共琴酒窮年祇獨親
我亦最多登眺興已將蠟屐許殘春　自怡閣

劉櫟夫移居清風涇

百里攜家住水濱數椽深媿借東隣栖栖僅免窮途哭
落落終傷四壁貧梁苑雪中無故址草堂劒外已成塵
千秋同谷歌聲在一度悲吟一愴神

遠挈琴書隱薜蘿僦居情念主人多一生漂泊無安土
四海交遊亦逝波種竹暫依他氏宅賃舂還憶昔時歌
極知逐客身難定未審明年又若何

劉櫟夫赴陝西幕

西風匹馬出桃林路入秦州感慨深劒外諸侯畱杜甫
軍中書記得陳琳百城飛檄看投甲主將輕裘聽鼓琴

華嶽白雲秋萬里醉眠戎帳發高吟

春日對雨

寂寂殘花委地塵淒風苦雨又經旬史當衰世難終卷
士到窮時易忤人蔽日浮雲長黯黮穿林新竹自嶙峋
溪田一望皆春水獨立柴門感慨頻

月夜貫上人蔣蓉洲見過

夜涼深媿遠相尋疎竹幽花冷露沉三徑同畱看月坐
一詩獨喜聽僧吟清齋併斷牀頭酒待客惟存石上琴
我是蘇門狂道士祇將長嘯答知音

秋日偶作

裘馬從來遠翠微自然人到華門稀藕花謝水秋風起梨葉經霜燕子歸漁艇帶煙移別浦酒旗當路送斜暉昔年賀老清狂客曾為湖光早拂衣

方文虎客死哭之以詩

青衫閱歷世途艱早歲先愁鬢已斑吳苑伯鸞終死客耒陽子美望生還孤魂別作他鄉夢傲骨誰埋故里山我亦風塵奔走倦不堪涕泣為君潸

卻廣文轉知叙州

僰國誰開講學風儒臣昔日自涪翁城登白嶺金湯固江泛青衣畫檝通已有荔支生路畔豈無笻竹產巖中

鬱姑臺上神偃客晨夕高吟望爾同

送許弘則入蜀

故交遠宦入西川冒險相邀共策鞭對酒偶為嚴武客彈琴正及馬卿年山攀大劒雲衡馬棧仰飛偃路在天錦里繁華猶舊否莫將清淚灑啼鵑

柏雪耘歸自九江

遊客經秋旅思生況逢江路雨初晴一行鴈背潯陽樹九月船離湖口城風水有情歸夢遠圖書無伴曉裝輕回頭惆悵廬山色別酒何煩刺史傾

柏雪耘話廬山之勝

平生異境懷匡阜領略高談若見之雙瀑界天雲障斷中峰截雨屐登遲路衡絕壁開斜徑松迸危厓盡倒枝送客虎谿橋在否笑聲令我憶當時

漱玉棲賢景更超吟詩坡老遠難招峽飜寒瀑羣巖動人坐空亭衆慮銷千佛畫圖遺古塔九江煙樹認前朝夜深自占僧房臥清夢依然在石橋

巒迴嶂沓無窮盡攬勝爭推五老峰白鹿洞前松屈曲青牛谷外草蒙茸談禪老宿非難遇愛酒高人豈易逢清興此時何處寄東林月夜一聲鐘

石門精舍萬松遮虎跡沿溪印白沙三伏巖陰還見雪

九秋泉冷不逢花伴狂酒客飄零老作佛文人志願奢怪爾歸途千里遠猶然芒屐帶煙霞

悼止千禪友

白社相知有幾人忽驚師逝又今春雖知聚散形元幻不信傳聞語便眞丈室坐禪無老伴深山學道更誰親心香一瓣臨風囑願結三生石上因

過海慧寺訪蔣蓉洲

夕照微茫古寺前閒尋幽客話秋泉未愁心雜如靈運已喜詩清得浪僊曲徑花開人跡斷深林煙起鳥飛還一尊燈下僧相約飲酒從來不礙禪

訓曹泠民

一笑相逢武水濱泠民襟度葛天民詩中十載聞名久
客裏三春識面新船泛釣灘僧作伴山棲秦望海爲隣
煙波浩蕩眞堪樂不是沙鷗不近人

甲寅秋客遊苕溪入春始歸距今一十六年每飯
不忘苕上也丙寅春鴛湖寓樓得晤鹽官錢尊千
讀其詩大率多苕溪之作舊時風景依依在目續
賦六章用酬夙志

鴛水樓頭客裏天名流相過出詩篇溪山盡紀湖州勝
觴詠因逢地主賢縣舍書裙春睡後水嬉張幕酒酣前

此鄉風景看如昔我亦曾經住一年
霅川最愛白蘋洲舊日身閒得縱遊半郭寒煙沽酒市
一天秋雨采菱舟禪師伏虎山中寺太守敲詩郡裏樓
清景未忘容再到此心終不負沙鷗
徧探舊蹟不辭忙雅會猶存六客堂墨妙亭吟華老句
窪罇石泛適之觴飛英靈塔空朝靄碧浪寒波蕩夕陽
欲作釣徒終老此浮家肎讓昔人狂
誰來苕上話歸期正値江天欲雪時忍餓寧留蘇軾畫
畏寒不誦孟郊詩堂尋逸老節頻策亭愛鷗波棹獨移
說是南朝歌舞地好憑風月寄相思

歲月歸來已漸更還將風景憶菰城州連廣德皆山路
郡接餘杭半水程小埭湖桑尊酒後精廬壁粉快詩成
昔年醉墨知猶在一見重教感慨生
入詠清哉歎絶羣吳興勝槩獲逢君奇懷更得山川助
好景都從翰墨分囊貯太湖千頃月襟横卷畫一溪雲
高吟動我當年興不數湘靈老仲文

悼諸乾一

少微一夕隕光芒巖壑驚聞老友亡海上有山埋醉骨
人間無地著詩狂放船釣雪隨漁去冒雨栽花爲蝶忙
事事風流俱足慟傷心不獨在琴牀

我道將窮豈可悲還憑公在作人師山堂文酒無虛日
塵世身名有幾時萬里江流終入海九秋蟬蛻早離枝
而今參破同歸意痛哭黃壚總是癡

初冬陸稼書見過

霜晨一棹過溪東半褐蕭然野士風直道事人身易黜
閒居訪友興難窮經綸豈在林泉外語默都歸學問中
鹿洞鵝湖欣不遠析疑終擬與君同

泖口報謁稼書

難安朝宁得清閒老友偏欣數往還時敝那堪身獨挽
言眞每與道相關隔籬翠鏁千梢竹入座青浮九點山

客到不愁塵甑冷尊絲新脆擷溪灣

送夏煉師之姑蘇

清風僊院接飛鳧偏歷名區又古吳桃訪玄都存舊觀
書探林屋隔重湖已除俠氣猶攜劒尚賸閒身未入壺
美酒金閶拚一醉不知還憶蔡經無

潤州鎮屏山僧菴趙白璘雨夜重過

高談永晝共山房秉燭重過更覺狂名士風流幾兩屐
老僧清況一方牀晴天每怨花時少雨夜偏疑客裏長
休使箇中情興淡換人青鬢是流光

從吳門之京口連日風雨今晨得覩霽色遂發金

焦之興

詩酒吳門十日留又來京口作清遊江湖孰使常爲客
風雨何當復遇秋忽見晴光如故友便迎山色放扁舟
金焦也似知儂意盡遣殘雲入海流

金山晤法乳和尚

東坡居士了元師問答清風想昔時大徹堂登千里見
中濡水慰十年思峰頭鐘送潮聲落江面雲將塔影移
明日焦山重放棹洞尋三詔一吟詩

竹裏樓成

伏首繩樞意興慳朝來登眺得閒顏無多竹徑能留地

小有樓居勝買山研席便移蒼雪裏闌干時倚碧雲間
憑誰寄謝洋州守也向篔簹見一斑

詶汪晉賢訪贈之作

溪邊經歲少人行橋畔離離草自生舊夢幾回思酒伴
空齋一夕共泉聲地因春暖花皆發山爲雲多雨易成
留別數詩深媿汝疏狂眞愜老夫情

春日過寫山樓訪李奇峰留閱畫冊有贈

問卿門第九疑孫前輩風流賴爾存三徑竹松春躡屐
一樓煙月夜開尊傳家事業清詩句故國江山淡墨痕
寫盡千巖兼萬壑此中深意向誰論

汪周士招飲有作率韻奉答

淡淡煙江帶暮城疏疏小閣雨初晴晚山對客愁仍在
春酒澆人興便生文字劇談逢舊友林泉重話見幽情
從來妙語同金石試聽今宵擲地聲

題計弘則蜀遊詩

三年吟盡兩川詩寫景無過蜀道奇絕壑雷聲巖底出
寒雲人影樹頭移郫筒香挈山濤酒錦里花尋杜甫祠
莫謂歸裝猶故物峨眉雪月是新知

濤飛三峽箭離弦孤客魂驚萬里船崖勢夾天成匹練
日光當午漏層巔詞人舊宅蒼茫裏神女遺臺縹緲邊

爲雨爲雲峰十二美君一一落蠻牋
蜀遊作伴悵無因海畔空餘老病身琴曲久亡沽酒肆
詩牋留得浣花人劒門細雨征衣濕棧道微霜旅鬓新
料爾吟鞭山路裏愁聽杜宇泣殘春
瞿塘灔澦盡狂瀾船到夷陵意始安天濶已容飛楚鴈
江平漸覺似吳灘清笳切切催人起古驛蕭蕭落葉寒
不是紀遊詩獨苦西來城郭半凋殘

計弘則歲暮蜀歸入春復赴山左幕
西蜀征衣還未浣東齊書札又相催嘉賓不厭重趨幕
雄鎭於今屢辟才草檄戟門關月上談兵虎帳陣雲開

孔彰豪興看猶是岸幘春風酒百杯

殷警齋索余天台作賦此答
詶倡難尋寒拾輩小詩自詠寄閒情青山行去吟無盡
紅葉書來字更明潭底龍驚奇句得花前佛喜妙音成
憑雲截海襄陽老肎美區區賦赤城

不寐
新寒長夜睡遲回聊藉燈前酒一杯老病但知爲客祟
微酣那曉是詩媒徑松轉月疑雲墮溪竹敲風認雨來
孤鶴怕霜檐下立相延入室小扉開

雨中馮偶王家𠎝淵見過止宿
一春溪上怨離居誰惜花陰過我廬知已入門聯袂雨
寒家供客一牀書鳴巢乙乳深林雀出水新添小沼魚
生計蕭條君勿笑年來蹤跡寄樵漁
板橋溪樹綠陰新樹外青帘颺水濱酒量暮年輸一石
雨聲今夜爲三人儈牛牧豕非虧行織屨吹簫且給貧
深媿故交能念舊蕭然半榻話殘春

酬金鄴僊遊楚留別之作
曉賦新詩夕便行難留遠客話深更蕭蕭吳雨愁中唱
渺渺巫雲望裏生岸柳不遮飛鴈影江風時帶亂濤聲
沅湘若遇秋搖落定觸騷人去國情

會稽方文虎慈谿姜西溟渡江見訪盛稱越中山
水之勝相約同遊忽忽不果別後西溟久覊京洛
文虎不可復作矣感賦二詩
風雨交情重兩賢越江曾問浙西船谿山抵掌忘長夜
生死驚心怨各天獻賦遠懐金馬客修文終惜玉樓僊
白頭踽踽窮愁叟往事回思一泫然
名山有約共相尋太息存亡歲月深自是求羊難再面
非關禽向負初心琴聲入夢經風斷蟲語如愁帶雨沉
一夜西牕孤枕上新詩悽絕不堪吟

酬雲間少尹楊下人

雲閒傲吏擅詩名不把詩情換宦情高枕經年無案牘
虛堂終日有松聲張融求郡言何達王績爲丞品自清
十載驅馳南北遠軍都空憶舊山城

邑宰嚴敬繩枉訪小飲

使君出郭訪谿梅欲悉民情問草萊鏁印祇隨孤鶴至
更衣獨泛小舟來酒逢彭澤難辭醉花傍河陽易得開
一夕清風寒四座玉壺冰雪在亭臺

寄嚴敬繩邑宰

縣庭閒寂似山林門外清泉百丈深野鹿簾前看井稅
吏人花下理書琴觀風徧索孤寒士飲水終辭暮夜金

作令一如高隱客那能迎合上官心

楊下人見過

近水茅堂竹萬竿煩君一棹問平安風塵自昔多奇士
詩酒何嘗礙冷官手版時時來爽氣布袍落落入秋寒
溪山徧話饒清興祇作林閒野客看

張曉廬六十寄魏塘諸子詩言索余次韻

敘齒今年皆六十君顏尚少我成翁形骸我久同枯木
懷抱君常似好風問字酒多攜戶外嗜梅身獨宿菴中（居隣吳仲圭梅花菴）
扁舟未得尋清夜一醉牀頭佛火紅

楊下人見寄潛籟軒詩

去年問俗泖西行今復郵詩寄竹荆五字清新堪傲世
一官落拓不循名農桑時有田閒興山水終歸物外情
安得剡溪千萬紙爲君傳徧洛陽城

南宗上人見過竹樓

上人清興未全灰拄杖飄然破綠苔不向中峰禪室去
翻從居士竹樓來八坊茗椀移書過缾浸秋花對佛開
我有新詩須記取石門力爲埽塵埃

寄謝族弟孔範見顧舊居之作

出山流水住山雲遠自同源近自分故里老隣都作客
吾宗高彥獨推君數峰空對樓頭樹亂草誰披澗口墳

幸有惠連敦夙好辛勤重爲拂遺文

吳江歸棹

回首江城斷鴈中歸帆搖曳信微風不愁故里行難到
祇恐長缾倒易空透樹晴峰雲淡淡繞蘆寒岸雪濛濛
閒吟聊枕蓑衣臥問是詩翁是釣翁

溪村卽事

一溪晴碧遠生痕流過溪橋始入村兩岸柳煙人蕩槳
數家花竹水當門鸕鷀日暖依沙宿蛺蝶風和貼草飜
若便移居來住此編蓑結網共兒孫

暮春閒興

滿院鶯聲春欲殘一鑪柏子一蒲團名山坐久聽僧說靈藥修成倩友丸雨送落紅歸別澗松飄晚翠濕空闌跡情更覺今年甚數里溪村出示難

魯淵族弟有東越之行見過話別

暮年僻處少交親猶喜從遊有頳濱燈下笑言能永夕花前風雨復殘春阨窮氣節終難改垂老文章更出新又說扁舟東越去幾時歸看白頭人

春遊小飲

人生雨屐得常留丘壑何妨興未酬雨後亂禽穿竹語石邊泉水出花流一杯酒激詩情動千嶂雲如畫意幽

醉裏欲看斜照去青松盡處有山樓

溪居初夏南樵上人見過品泉論詩極長日之樂

十里溪流一簇山小園祇在碧溪灣雲空日漾荷錢綠徑響風吹竹籜斑對客敲詩僧好事留人品水叟能閒盤桓正爾情難盡肎爲斜陽便擬還

幽居殘夏汪晉賢別駕從桂林兩寄詩至

眠雲枕石衆緣拋一屋松間類鳥巢山氣淡濃朝暮變蟲聲遠近夏秋交囊空已久何須諱門破從來不用敲獨喜桂林汪別駕兩番詩寄到蓬茅

夏日偶興

溪父園公舊結隣甘心一世作閒民無田門絕催租吏有井庭多汲水人瓜李浴泉銷酒渴竹梧洗雨爽衣塵片時午睡匡牀上夢見娥眉月半輪

溪齋寫懷

閒弄琴書送老懷了無塵事到溪齋灘因驟雨村村急花盡分移種種佳何用高歌追白石聊存素志託青鞵會稽山色依然好可惜玄暉骨已埋

越遊歸答西雯

歷徧雲山返故林蓬牕清夢尚山陰舊遊梅市傳名姓陳迹蘭亭感昔今作伴長途煙共雨知心深夜酒和琴

布帆索我秋風詠多恐吟來是越音

秋日同張爾就

深秋天氣小樓寒細雨微風好倚闌窺坐舊容山一點背牕新養竹千竿書完校訂牙籤整畫欠裝池玉軸殘喜有故人來共賞焚香啜茗日盤桓

屠袖雲見寄佇月軒詩

抱膝長吟隱北城一軒眞比玉壺清因貧更得添詩興未老先能減宦情冰雪照人驚皎潔湖天落枕夢虛明何緣片席從君借終聽霓裳過此生

北牕

匡牀長晝比牕隅企足高眠一事無巢許已亡誰作友
列莊如在顧爲徒養生新訣三杯酒逃暑奇方兩樹梧
此叚淳風人識否羲皇畢竟勝唐虞

金鄞偃江右歸攜示宜春令陳澹村詩

西江名邑羡宜春好景君歸爲我陳山水喜逢賢縣長
風流應是老詩人堂連雪谷篇章冷廚入靈泉酒味醇
懸榻每思湖海士時時傾座有佳賓

雪卹限韻

誰似袁安臥一冬客來無處訪行蹤船頭把釣情懷遠
驢背尋詩意興濃竹外祇愁蹊徑沒燈前那惜酒杯重

閒披鶴氅看梅者昔日名流不可逢

睡起

深掩蓬牕靜不譁晝眠長到日初斜夢中快事朋攜酒
醒後愁心雨損花閒若終身差有益嬾如此老已無加
晚來偶發雲山興岸幘溪頭看落霞

題黃九煙前輩遺詩

亂後多年散典墳誰遺殘稟未曾焚文山舊市歌重見
皐羽空臺哭又聞言涉滄桑無忌諱意關忠義愈憂勤
今朝詩裏看風景滿紙飄零故國雲

訓朗齋王少尹

蘭臺視草舊詞臣爲愛尊鱸出牧民官似宋時監酒稅
詩同晉世詠懷人迎賓不厭拖衣數趨府還嫌束帶頻
小閣去秋曾見訪肎舒清嘯到松筠

辛勤時佐上官勞署事元非舊馬曹欲買異書嗟俸薄
能清沉獄見才高拾薪露下炊茶竈移石花閒壓酒槽
不是生成恬澹性終思薦啓望山濤

子宜族叔遠自新安過訪併贈長律六章皆拓歸
故園之作依韻答之

虛聲早歲已全拋名士重勞問草茅僧祐從無當世友
處沖悔作暮年交松篁小徑童初薙燈火寒牕子自教

著述敢煩頻坐索生平疎嬾未曾抄

練江人物古來奇節義文章世共推吾族傳家惟力學
鄉親作客盡能詩心安貧賤衰年日身怨流離幼歲時
故里土音從未識任君談笑喚吳兒

飄泊天涯五十春吳山越水往來頻半生風雨還家夢
八口飢寒失路人魂似屈平終戀楚身如杜甫尚思秦
相逢不涉寒暄語落落應須恕我眞

壯年挾策走諸藩此日羞看壁上鞬詩酒逢場俱樂土
雲山何處是家園盡拋劒術疎遊俠獨畫邊圖識塞垣
安得遲留同信宿夜深聽我醉時言

深謝貽詩谷水旁故園松菊未能忘家聲我已甘南阮
書法君無媿二王硯類田蕪春斷種鶴如人瘦日謀糧
叩門乞食言詞拙多少相憐爲異鄉
鄉關遙指一天涯心事悠悠客泛槎揄次久非長樂宅
富春原是伯符家途窮慟哭誰相問廡下傭舂願已奢
歸計力營終未就彊將顔面對風沙

詶雲門觀海大師

清風風昔重雲門師是雲門好子孫已謝世因無物累
未離文字有詩存衲衣夜補花前月梵筴秋攜水上村
媿我暮年猶浪迹一菴無計共晨昏

答故園友人

勞君數數問生涯浪迹三吳幾歲華無雪月時寧廢詠
有林泉處便移家一琴爲伴從僧借兩屐思酣向店賖
已作白頭流宕客相逢猶話故園花

程孟齋一別十年今復見過詩以贈之

故人音信久蹉跎豈意重尋舊薜蘿五嶽一筇婚嫁畢
十年兩鬢雪霜多江湖未落杯還把牕燭將殘月又過
回首年華皆老大那能更唱別離歌

贈尤煉師

懷才不願作公卿脫卻朝衫別帝京吏謝漆園知夢醒
官辭柱史著書成青山雨散雲無影丹洞冰銷澗有聲
豈爲求僊方遯跡達人自古薄浮名

酬聶晉人

一杯偶得共花前淡淡雲陰水國天溢浦鴈聲遙入夢
潯陽秋色待歸船身遊琴酒無虛日詩動公卿已暮年
客裏正當言舊事不堪清角夜城邊

秋日漫興

閒房聽雨枕秋煙壯志徒然念昔年結客每從屠肆飲
彈琴長近酒壚眠青山投老非虛語白社棲遲是宿緣
一夕西風林外至起看池水已無蓮

孤筇徙倚負年光溪水盈盈隔草堂衰病經秋心更懶
疎花對酒興猶狂故人書劒寒江遠名士碑銘宿草荒
賴有半牀僊籙在下簾靜炷一鑪香
小園晚景足婆娑淡淡疎燈映薜蘿促織聲如今夜好
桂花開比去秋多別穿竹戸延僧坐新置松牀候月過
敧枕涼風驚夢醒隔溪人唱采菱歌
蘆花灘畔蓼花濱小結茅菴任此身傲世祇容青眼客
匡時幾見碧山人北牕徙枕頻聽鳥西澗迴舟更采蓴
不論雨朝兼月夕一尊相對卽佳辰
虛亭日影冷芭蕉身似觀棋罷後樵燕市酒酣曾擊筑

揚州夢斷謝吹簫黃金交結無人過白石煎嘗有客招見說江東遺老盡月明空照往來潮

蘋花匝岸鷺成群禪舍漁家一水分載網船歸逢暮雨采茶僧去蹋秋雲奇書自快臨風讀綺語長思對佛焚中歲閒情知減盡不親法秀也無文

松前茅屋雨三間境似清閒未得閒道士習琴求譜去山翁采藥乞方還竹畱煙霧牕全碧泉洗苔紋石盡斑散髮狂歌疑喪我一生長賴是疎頑

生涯不復慕飛騰老向江頭把一罾牽犬有人悲末路飯牛無客對殘燈霜禽磔磔鳴空島山月蒼蒼照古藤明日孤舟乘浪去漁歌唱徹亂雲層

濠股塔院向爲余棲息地不到幾三十年辛未春夜訪盛宜山維舟於此楷亭相畱話舊率成一律

春月微茫客繫船認來塔院舊松前欲尋老友新詩讀先借高僧半榻眠少壯已拋經世志衰遲惟結住山緣閒將三十年閒事話盡殘燈一慨然

程紫瑨見寄遊張公洞詩

錦囊才子入儼都佳句攜歸宛畫圖天地人間驚別有海桑洞裏歎從無靈威林屋書重把靖節桃源記豈驅一唱便如身已歷丹崖雲氣滿菰蘆

山曉閣詩卷十一

七言律三

秋居遺意

巖棲切莫歎無徒坐有團蒲食有盂鹿解引人尋藥草猿能替客守丹壚風殘蕉葉飄藤枕雨濕松煙冒竹廚婚嫁畢來人事絕尚平清興頗區區

雨晴巖桂吐幽芬時帶清風枕上聞小構一樓花在下舊營三畝竹平分林含淡月霏微雪鑪爇殘香斷續雲閒把農書銷歲月絕勝皓首對丘墳

谿堂花竹繞疎籬藥杵聲殘午睡時病裏逢人猶索酒夢中對客亦談詩橋通小市煙生早柳滿長堤月到遲裝罷故書重檢畫兒曹竊笑乃翁癡

山園面面竹籬遮蔬果頻年日有加隣睦肎租旁舍地童頑忘灌小盆花堤穿一竇容泉入柳植雙扉對水斜除卻清風明月外更誰解問野人家

隱隱花陰小小臺扶筇閒眺意徘徊棋殘不礙重栽橘夢斷無煩更植槐風磴最宜施茗椀月舟那可缺尊罍少陵昔日緣何事懷抱人前說未開

滚秋山館夜涼生孤坐情懷乃爾清風葉牕前經雨脫塔燈雲外隔溪明絕無溫飽營營念頗有顛狂薄薄名

笑語壁間桃竹杖來朝隨我聽泉聲

四山秋老翠環連一閣浮空類小船岡勢挾雲奔竹外水聲和石落松前朋懷書去還無日僧乞花歸種有年酒瓮旁邊終日臥畫圖誰寫醉中僊

終年市上絕塵蹤白髮原應住翠微不放名花跡啟齒要留古錦製琴衣雨銷山路開泉響樹落溪雲見鳥飛思續桐川當日興持竿來坐舊苔磯

秋雨聲中掩竹樓桂花零落藕花休水深已沒樵柴徑卻僻誰移訪菊舟嘹唳鴈行歸浦口淒清蟬語咽枝頭生平遺恨知多少不得名山處處遊

晚年居止愛巖阿路隔秋雲斷友過活水通池魚易長瘠坡種竹筍難多松身雨久堆苔蘚石骨年深化薜蘿幽景滿前皆畫本供人清賞一高歌

重過九峰悼旅菴和尚諸乾一

重放扁舟泖上經數峰不改舊時青人亡古院惟存塔客散空山祇賸亭澗咽流泉聲細細徑塡殘葉色冥冥欲尋飲酒聯詩處隔水茅堂竹裏扃

秋山雨後徧斜陽古木蕭條野草荒入寺已嗟僧漸少論文誰料友俱亡閒行聊與雲爲伴小坐惟隨鳥作行試問傷心何處甚阮公壚畔贊公房

甘白泉

九峯聞說有澄潭策杖乘秋試一探胸次向來同水白世間何味勝泉甘靜深不逐雲流徑皎潔長疑月在菴暫借軍持容滿汲山靈應笑客心貪

吳興願菴大師見訪出示山居詠喜贈

露冷蘋香八月天秋風人到霅溪船樓頭執手欣初會塵尾論心歎夙緣友訪鹿門原舊隱詩參石屋得眞傳探囊示我山居詠吟向晴牕興灑然

生日自遣

蝸角蠅頭嘆不如一生兀兀困蒿廬日拚殘醉埋窮骨

天假餘年緝舊書竹度微風聲簌簌柳含細雨影踈踈猶存種菜前人業且閉園扉弄短鋤

新秋定光禪院酬沈弘濟

老年身健復何求白髮論心野寺秋盲學趙州能掃地敢嫌杜甫不梳頭溪風乍息雲生樹海鴈初飛月在樓蹤跡半生同衲子每逢精舍即淹留

錢越江遊三衢歸訪因念故友戴蘿軒

斕柯僊嶂夢依稀長憶看棋坐翠微一棹人從三月返千篇詩載萬山歸勝遊久失同心侶清淚難禁對客揮意欲拋官期入道如君未便拂朝衣

秋日遊梵香林復過圓明菴晤息菴和尚

一衲麗公世外裝僧房隨處得徜徉聲名深媿無銖重談笑𪊨矜有寸長染藥不妨髭暫黑持齋何惜面終黃禪牀午夜跌燈畔可許相依共定香

次南澗夢菴和尚訪贈韻

快論眞同斬亂絲花香何待木犀時近來名士都皈佛過去高僧盡解詩青眼看余寧憾晚白頭參汝不嫌遲理安寺裏松巔閣一榻終當慰素期

夢公索余南澗舊作疊韻訓之

胷次誰還掛寸絲名山閒有未忘時西湖頻入清宵夢

南澗綠畱舊日詩戳景不愁千里遠棲禪卻悔十年遲煙霞殘稾何堪問老遇知音豈易期

雨牕聞南澗夢公齋堂錢子日多倡和再疊前韻

風弄牕蕉雨弄絲清吟二老勝平時不知貝葉寒山偈可敵江峯水部詩手慕八义誰更捷髭經數斷自應遲休誇壓倒無來者試向柴門一訂期

送夢公還南澗四疊前韻

一葦清江兩鬢絲飄然歸興定何時死關自有高峰粥乞食從無靖節詩松徑蕭蕭雲待久雨天渺渺錫飛遲林泉南澗推幽絕結夏還山莫負期

華山曉發午抵攝山棲霞寺

華山殘月別疏鐘傍午棲霞復策筇千佛莓苔盤絕嶺六朝風雨入寒松攝生藥向巖邊采話舊僧從石上逢鐵劵徐常方練血故都明日訪遺蹤

夜至燕子磯弘濟寺浦菴和尚畱宿花笑軒

風打江流月未升危磯浪裏踏崚嶒寺尋清夜眞狂客榻下幽軒媿老僧孤枕鐘驚前代夢五更潮拜上方燈壁間弔古多名詠待曉來看倚短藤

石子岡拜方正學先生墓

一抔岡上凜千春憑弔當年暗愴神誓死孤臣威不屈

撫辜十族怨難伸雨花月冷鵑啼血木末煙寒草泣燐幾度悲風松際起悅疑號哭斬衰人

釆石磯

攜酒來尋釆石春蛾眉亭子俯江濱醉中誰是騎鯨客月下聊爲詠史人形勢東南稱最險興亡今古遞相循樓船昔日揮戈處賸有漁舟把釣綸

玩鞭亭

紅日環城夢亦奇軍中五騎出城追六龍已護眞人去七寶猶聞老嫗持珍物相忘傳玩久逆謀應悔到來遲祇今惟有空亭在世遠無從借一窺

登歙州新嶺

入雲千丈太嶙峋萬木藤蘿翠裹身客此日登誰是舊嶺何年鑿尚名新練江城郭斜通徑宛水煙巒近接鄰鳥道羊腸三十里惟將緩步當征輪

度箬嶺三折嶺夜宿佛子嶺

三折崎嶇箬嶺連嶺菴佛子又層巔夕陽遠落孤筇底星影微生短髮邊虎過深林驚鳥起鹿投寒宇共僧眠黃山此去無多路不待天明興躍然

雲谷坐雨讀潘稼堂沈獅峰黃山諸詠

晴壓峰巒雨閱詩平生最快此遊奇宋雷白社空千載

陶謝清吟重一時飛瀑破雲松頂落亂藤迷霧閣前垂博山煙淡高牕冷隱隱鐘聲出谷遲

新安江水驟發不兩日即抵嚴州

千峰雜雨亂江聲三百危灘兩日行駭浪何曾容著枕好山過盡不知名石忘船底槎枒勢客送胷中浩蕩情七里剛從嚴子瀨桐君一笑又相迎

桐廬道中

嚴州放棹下桐廬兩岸青山畫不如客路況逢新雨後春江恰喜落潮初傾殘尊酒難成句用盡囊錢爲買魚回首釣臺猶在望依依雲外似留余

讀霽堂黃山詩恨不相示未遊之前一律誚之

前身君是此山僧未到詩如到已曾五字疊成峰萬仞七言灑出瀑千層少文底用重看畫子夏寧須更結朋郤怪騷人情太癖吟成深掩紙牕謄

張子庭儼爲故友沖如先生文孫見過贈詩喜賦

君家大父一詩僊花酒荒園記往還昔日咸翁呼小友今朝對汝媿衰年半生吟興愁中減三世交情句裏傳詶倡儻能重念舊老懷自此復陶然

從漱石亭上千丈崖至中峰塔院

一亭山半百泉聞千丈危崖徑復分樹坐老猿頻喚客

澗飛幽鳥忽迷雲塔尋古院看遺像碑拂蒼苔讀舊文太息梅花詩卷在春風誰爲詠斜曛

新秋斜塘李環瀛見過話舊

名園文酒重斜塘高誼先公未易忘敢爲世交當父執謬持古道占兄行清言永晝憐頭白小飲深秋待菊黃柳外扁舟潮欲落可能翦燭夜聯牀

入城訪魏水部惠讀粵東紀遊詩

一棹晴江破曉嵐遠歸好友入城探清風對客仍牕北佳句驚人又嶺南僊令葛洪原舊識儒生區冊可深談珠江夜雨羅浮月何處高吟興不酣

晚秋小園

欲憑何物挽頹齡一卷南華酒一缾池水漸銷萍減綠園霜初隕果猶青鶴糧僧送差盈斗藥價人酬不滿星幾箇奇方山叟授就中經驗便書屏

禦寒無褐不知愁貪買奇書老未休墻腳薄田希主售案頭舊硯怕朋謀風吹山葉侵苔石月避溪雲過竹樓景物小園俱歎絕肓將步屧許時流

即興

重陽景物一年稀菊綻橙香蟹更肥入店逢花終日醉看山遇雨半途歸溪頭路濕泥沾屐樹頂風來葉點衣留得短檠燈火在夜涼深掩讀書扉

霽堂水樓同大鑒上人

最愛錢家水上樓身閒嘗得共僧留看雲不讓千峰榭翫月如乘一葉舟筠榻縱横書卷富花龕縈繞佛香幽天生我輩容疏放許椽支公是一流

秋齋夜遣

一枕松風夜掩關寺鐘欲動夢初還起邀殘月隨人影坐引孤雲伴客閒不易得時惟好句最難忘處是名山行當製就雙芒履放浪千巖萬壑間

寂寂茅齋客少尋迢迢清夜獨閒吟寒霜不借當窗菊深竹能留避雨禽佛號徧稱銷妄念詩情未挫賸名心中峰又作三年別疎磬空懷此夕音

廬山心壁和尚寄書相招喜賦

千里相招喜欲狂廬山夙志此回償一聲江鴈來雲外九疊屏風繞座旁客計空爭清酒飲人生莫負白蓮香開先瀑布東林月準擬煙霞貯滿囊

家魯淵出宰臨湘門人陳書庭徃謁一詩送之

縣治盤旋七十峰千松驛路接華容儒生遠道尋師長僊吏今朝見我宗湘水秋蓴官況淡巴陵夜酒客情濃不知鼓枻滄浪叟可有詩貽卓彥恭

春興

春雨新晴柳滿莊黃鶯紫燕遞成行恐妨渡水常留艇不礙看山短築墻節近村村團酒社花開日日到僧房清風一榻松窗下筍美茶香任意嘗

早秋程止齋見過

竹露桐風小院秋杜門高枕意悠悠鑪移燕几香初爇書對明窗卷未收江上扁舟來舊友花前分席發新謳無端觸我煙霞興一洗窮年索處愁

孤懷與世久蹉跎不必煩君問若何詩到窮愁終是少友經貧病更無多言狂祇為文情密骨傲難將禮數苛

半榻可眠休便去小池暮雨聽鳴荷

九日小飲

詩酒情懷未肎休況逢九日景應酬佳名能使陶公愛清興曾寬杜老愁小徑已荒猶采菊微軀尚健復登樓龍山舊事空回首且醉花前見在甌

次葉曉巖齋冬夜社集韻

清尊明月竹牕東翦燭論心許孰同長夜最宜名士飲高談眞得古人風坐聽江鴈微霜外起視庭梅半醉中欲別還留情未盡忽驚新旭樹頭紅

從來才子數江東葉子才華更不同朗朗冰壺胷映雪

霏霏玉屑坐生風清香酒到揮絃後險韻詩成擊鉢中寒夜相招須痛飲席間況有獸鑪紅

冬日閒興

寒天郵落嬾扶藜一褐茅檐守故棲硯怕夜氷鑪蓄火花防雪東圃添泥籬前黯黯山如畫池畔蕭蕭水欲低奇字算來都不識清尊門外望人攜

冬夜舟中作

歲月相看已漸徂扁舟仍復滯東吳寒江風急潮難上雪郭雲深樹盡無刻燭未能尋舊友擁衾猶得撥殘鑪飢烏不管孤眠客故向蓬牕徹夜呼

五言絕一

早春訪顧山貞不値

扁舟趁曉晴樹下叩柴荊詩老貪春睡梅花管送迎

舟泊李塔滙

放艇出江城候潮泊淺渚春風古寺門塔鈴雜人語

秋夜

燈盡雨殘時夜長誰共寢落葉與吟蟲相約來空枕

坐雨龍淵寺僧樓

雨中樓上坐樓隨雲氣沉僧牀古佛磬時作銅龍吟

晚泊平望

薄暮平望驛紅日落寒樹沽酒客停橈炊煙漁罷市

步月垂虹橋

乘月步垂虹幽蹤落寒鑑沉沉塔影西山光青一綫

夜尋顧茂倫

顧子菰蘆人懷抱久如我半夜老屋中一問讀書火

曉別茂倫

遙林月將沒隔水雞未歇舟人貪早行催客柴門別

重過光福邨

光福昔曾遊重來幽境別千尺翠濤中梅花似微雪

文與也竺塢山居

雲歸木瀆邨日照彌陀嶺中有歲寒人孤峰相對冷
竺鳴堯峰北悠然靜者居對僧臨舊畫課子讀遺書

西匯湖

十里西滙湖遠峰不知數人家縹緲中半與雲同住

虎丘偶占

微吟步虎丘觸景動閒愁此意青松解無煩石點頭

華山

巖以偎人名亭仍放鶴舊層層古磴開翠微響寒溜

寄上沙山徐昭法先生

遯跡上沙山松扉零落久乞畫有閒僧論心無舊友

半髮何曾毀孤懷祇自知青山堪送老不愧勿齋兒

溪閣避暑

小閣面長溪跣科涼晏曉夜泉引月來晝暑驅松埽
屏卻畫與書何品作清甌笑指白芙蕖玉壺水新換

秋夕

京洛音塵斷邯鄲夢境空一燈山閣裏不寐聽秋蟲

秋晚過友人居

秋雲貼水生霜葉穿林下窻几有餘香初值彈琴罷

潘家邨

晚步潘家邨煙光搖水影山容經雨寒客意逢秋冷

塘郭悼徐野君

此地屢經過秋塘落葉多雲山猶在望誰與共高歌
有舫寄孤身無路尋同調四野亂蛩鳴泣露如相弔

湖上遇白下友

君在金陵住喜向錢塘遇且看今日山莫話前朝事

江邊閒步

春歸江鴈盡潮落海門開連雲青不斷知是會稽山
水面開殘霧山露依微樹到岸客船喧來自西興渡

堤上

一水遶長堤十里垂楊樹風裏見花飛雨後不知處

洞賓軒

穿雲七尺筇裂石一聲笛此際卽神僊如何人不識

韜光泉

飛出高松外流來亂石閒有心看瀑布恨不到廬山

石屋洞

到山雲欲昏入洞天翻亮日漏樹腹中人行佛頭上

春日願上人山房

爲愛山房幽尋春思久住白雲知客來先占半閒去
竹廚筍味佳恨缺二升酒含笑問沙彌汝師解飲否

題李奇峰畫冊

水上桃花開邨中雞犬靜努孥武陵溪動我扁舟興
奇峯拔地生古木穿雲破袖手兩龐眉石上聽泉坐
秋江雨新霽蘆花露船尾今夜月明中知有歌聲起
青松短似錐綠草平於翦微微水面亭隱隱雲移轉
松陰沉晚照煙靄襍溪流最喜西山曲黃茅一點樓
晚翠落橋頭寒雲抱邨口數株老樹下茅檐壓人首
疊嶂半入天飛鳥不能度樵客莫踟躕嶺背有細路
煙柳影蕭踈沙禽飛浩淼佇看秋雨收我欲來垂釣
千年石壁松倒挂根無土一夕淵風生盡作蒼龍舞
千巖復萬壑積雪環城郭可是峨眉山嘉州南一角

石隝

石隝竹林西徑幽人罕至一雨作春寒辛夷花滿地

春泛

春水樓臺外晴天燕子多畫船歌未罷爭奈夕陽何

秋夜

水靜夜涼生月下溪前立隔岸盡芙蓉漁竿花裏出

秋日社集分詠促織

離亂秋殘後悲唫更慘神江南空杼軸辛苦爲何人

舟師女

小小舟師女生長吳江上昨夜學吳歌今日低聲唱

村曉

殘月下茅屋清光猶皎皎織帛待輸糧囑郎入城早

小徑

人行小徑中敗葉響輕屧籬開菊已殘尚有飛來蝶

晚坐松下

貪看秋山色松根坐夕陽風來衣袂上細細茯苓香

溪上

風颭水層層雲開山處處一葉柳陰舟唱歌過橋去

春夜同澹寧

雨殘抵餘寒一棋銷永夜明月紙牕前梅花還未謝

坐殘水寺鐘話竟松燈夜迢遞故園心舊屋黃山下

送慧劒上人

獨泛江鷗遠孤飛海鴈斜寒山霜葉滿一杖入紅霞

冬興

天寒日易低木落山俱瘦雨雪不須愁小閣茅新覆
酒旁書一卷醉讀掩牕紗朝來有奇事庭梅已著花

遲友

山廚漉酒畢復展松牕席心忖故人來未必非今夕

自題

遠思隨孤月閒情寄短桐自無花草色不敢問春風

七言絶一

梅齋訪張沖如

高士幽居傍水隈閒攜竹杖踏莓苔梅花想是因儂到
數樹殷勤一夜開
華髮蕭蕭已暮年問將何物換尊前溪䆫花鳥看無倦
一月吟詩得幾篇

題黄端木萬里尋親冊子

易死難生曉夜哀百千磨折奉親回堂前若有違心子
見此能無媿汗來
矢下刀前血滿衣虎狼穴裏覓親幃千秋萬里無遺憾

盡說黄家父子歸

答葉秋諾

菊花枕伴蘆花被睡起閒將般若持佛鼎火分燒藥竈
山庖水汲養魚池
邨犬過橋迎熟客溪禽當戸結新巢囊錢不惜花時費
書卷何妨醉裏抛

洗耳堂訪錢菊農

涼秋風月草堂新飲犢人過一問津此地俗塵從不到
空煩溪水碧粼粼
山邊閒雲水邊村松聲竹韻滿柴門一瓢瀝瀝元當棄
手掬清泉坐石根

照山湖

秋景虞山遠近無況當舟泛照山湖一竿一笠斜陽外
老筆煙波釣叟圖

虞山感錢牧齋前輩

拂水山莊叩暮春書樓寂寂掩松筠劇憐一代文章伯
毁譽還來道路人
興朝徵幣出長安宗伯何曾戀舊官晚歲題詩書甲子
後人莫作子雲看

豆花莊

遠山水上淡煙光村落人家已夕陽今夜扁舟何處宿
秋蛩聲裏豆花莊

太倉悼吳梅村前輩

白髮難銷故國心婁東江上久浮沉梅花春夜瀟瀟雨
不見吟詩吳翰林
逍遥故里類黄冠欲效文山一死難出處是非君莫問
詩人心事祇嫌官

閉戸

朝來新筍滿園生閉戸愁聞剝啄聲客到但辭翁不在
訪僧昨已入山行

寄海陵黃舊樵

白髮詩人隱海邊一生清興半林泉囊中氷雪三千首不與春風鬭管絃

送屈翁山歸羅浮

楊柳淒淒杜宇啼關山淚血夕陽低梅花嶺外千層雪還有寒香待馬蹄

貞溪訪蘆花菴

蘆花灘上訪精藍祇見蘆花不見菴正值深秋風乍起客衣吹得白毵毵

舟過泖塔

水光千頃一帆來欲看遙峰喚塔開絕似金山明月夜孤身聽鴈妙高臺

楊南城話宣城舊事

溪山對坐話宣城猶見清風兩袖生雨過空街騎馬出大農陂上勸春耕

間廳誰信是官衙簾外青松檻上花讓我北樓山自看寄人惟有敬亭茶

貫菴上人偕楊南城重過小閣

橋外斜陽柳外風相攜重復訪衰翁自慙斗閣難容膝可似維摩丈室中

小草開花壓壁幽香馥馥繞牕櫺繩牀共坐清言久妨我楞嚴數卷經

送旅公還九峰

長思麈塵聽清談無那還山興已酣他日一笻容我訪白雲何處認茅菴

黃九煙自吳興再至泖上

聞說悲秋入鴈羣烏程山色箬溪雲一竿細雨重陽後西泖湖邊又遇君

柏雪耘夜過小閣

宿鳥寒煙滿樹頭書牕尚有一燈留幽人愛看松間月

深夜敲門過小樓

題吳梅村先生雜曲後

翠鈿金粉盡飛塵一字填成一苦辛寫出淒涼真樣子前身應是漢宮人

太史重翻絕妙詞歌頭曲尾見新思譜中恨不留殘紙補我青衫憔悴時

初冬過定光禪院

谿樹經霜葉漸紅褐衣新製稱衰翁休嫌晝短無消遣晚菊猶開野寺中

春日尋梅過法林五言乘興愧知音世情惟有山僧熟

記我殘詩對客吟

與錢武子

舊族鹽官古縣旁高才誰不羡錢郎何緣老作茸城客
詩酒相忘返故鄉
遙峰淡淡水粼粼檇李松江地比隣卻笑君家兒女輩
鄉音嘲我浙西人

次曹峨雪前輩題冷民釣舟小像韻

冷老詩懷水樣寒扁舟便可作吟壇披圖解得高人意
尺幅中藏七里灘

泊舟訪沈雪峰

蓮花菴逼菜花涇樹下尋人小舫停入坐冐容窺筆硯
別時更贈換鵝經

題蔣致和畫

依山一曲小溪幽兩岸春波晝夜流何處笛聲吹不歇
柳陰深處有漁舟
淡日輕風草木新看來光景似初春荷鉏有客青松下
定是山中采藥人
水光山影落空牕水上何人畫槳雙此景昔年曾見過
嚴陵臺下富春江
酒旆前邨颶夕曛思來一醉宿春雲雲邊亂木藏山寺

何事鐘聲寂不聞

與趙雙白

閩中高士有詩才旅食雲間興未頹古道如君今日少
當年親炙石齋來
梅雪輕飛臘欲殘西風江上布袍寒城南古寺墻東竹
獨自尋詩到日闌

沈弘濟招同計子山飲

老友幽居近水涯邀人清晝看梅花朝來客況淒其甚
把琖頻思到汝家
痛飲虛名久自慙吾儕技倆祇清談竹牕花影看看沒

蕉葉何曾解過三

同子山弘濟至西林寺訪吴日千

物外高人鬢已蒼共披花徑覓禪房衣冠古樸猶秦世
未識人間魏晉裝
新詩脫手世爭傳都是滄桑感慨篇試問柴桑徵士後
幾人還記義熙前

懷會稽方文虎

芳草淒淒路久迷青山月落一城低海潮東接錢塘去
那得江流過浙西

送友復遊楚

湘江春盡喜君還又挂征帆八月閒莫怨秋風離思苦一年兩看九疑山

留姜西溟

共坐山牕聽鳥啼午餐相對祇寒虀十年痛我無親養不畜茅容舊日雞

春盡送西溟還越

陰陰綠樹鳥啼頻送客江頭復送春一點風帆東越去明朝有酒醉何人

范蠡湖

范蠡湖邊憶大夫輕風微月浪全無鴟夷江上濤千尺不及扁舟水一湖

長夏襍詠

風吹殘萼已紛紛春盡荒園草氣薰惟有庭前松下石頹然終日臥溪雲

名花又見海榴紅酒醒南牕一榻風偃客不來樵亦去殘棋收拾畫奩中

短墻修竹間高梧墻下幽花日漸無長慮夏牕清供少石盆帶雨種菖蒲

柳外平池草色青遊魚吹水近空亭午餘驟雨檐牙落也作深山瀑布聽

梧桐小閣更清涼雨後桐花滿閣香沉水一罏泉一盞貝多閒在佛龕旁

門前空地半栽瓜古木陰深噪乳鴉露濕芒鞵隣叟過一籃槐葉蓋枇杷

冉冉新篁映綠苔涓涓流水出溝來經時不到園中看梔子酴醾一旦開

溪上微風漾碧波沿溪一望楝花多清香陣陣來何處知有人家種綠荷

石几罏香事事清一琴閒向竹間橫相看盡日無人影時有幽禽四五聲

長日高眠過午春詩情不抵睡情濃家居晚食渾閒事勞動前谿小寺鐘

送沈會陵之岳州

莫為江魚戀武昌巴陵春酒待君嘗醉眠客舫看湖月一點君山對岳陽

吳澹寧復遊揚州

重向紅橋載酒遊吳郎不減舊風流新詞偶度佳人口傳徧秦淮處處樓

友自大梁歸

別離雨雪念征袍十載相聞客武牢今日歸來鞍馬上

儒裝也解佩弓刀

吳澹寧歸新安

河橋分手已殘秋一樣天涯有去畱不惜前途歸路遠
鄉心同汝過嚴州

畱友小飲

把酒閒看小閣松濕雲冷翠晩尤濃醉中向我頻相問
此是天台第幾峰

春波橋曉望

江柳濛濛盡曉煙春波橋外雨晴天東風十里桃花水
輸與閒鷗自在眠

訓王邁人前輩贈遊天台作

偶向天台采茯苓來詩便寫負苓形攜當華頂峰頭讀
應有飛僊任鶴聽

雨夜北垞見過小飲爲予作瀟湘八景

長宵破寂苦無方喜有幽人過竹房酒滿山瓢聽閒雨
燈前潑墨畫瀟湘

訪梅錢園因過補筠齋出示新詠有贈

訪梅乘便叩君家吟卷清新洵足誇坐到日斜猶未去
看詩勝卻看梅花

懷趙蓴容

平沙寒色暗篷牕蘆荻花閒鴈幾雙三尺釣竿人自遠
一船秋雨臥松江

題友人蕉雨亭

長夏清陰滿石闌綠天雲冷硯池寒午風忽送亭前雨
不待幽人墨蹟乾

冬日重題蕉雨亭

綠蔭霜凋一夜風孤亭夢醒雨聲空緣何嬾入王維畫
翠影攲斜亂雪中

與徑山友

采藥歸來正夕曛芒鞵猶濕徑山雲明年天目看春雪
獅子巖前獨待君

重過錢菊農谿園有感

曾向谿亭一問奇十年雲散苦離思今朝再過谿亭上
愁說梅花似舊時

沈亭峙索賦壽詩苦不能就因答一絶

故人眞有嗜痂情其奈撚髭苦未成酒後茶前還一笑
不知此債幾時清

讀王臨川集

叅政詩文出緒餘累朝制度盡更除直臣貶逐生民困
正坐先生肎讀書

山曉閣詩卷十二

七言絶二

曹冷民見過

松風微動落煙叢石上茶聲響竹閒清話片時松影轉
問誰似我兩人閒
林囀春禽凍解池庭中埽石坐參差看梅未了還看月
何暇從君更賦詩

懷程言若

蘼蕪綠徧舊亭臺遊子經年尚未回一夜小樓春雨歇
隔墻又見杏花開

陸稼書新擢侍御

有客新從輦下歸爲言風憲舊臣稀魏公已老汾陽去
更擢清廉陸繡衣
罷職疁城返故鄉七年政績又松陽澄清素有宣公志
奏議無煩太激昂

題柏雪耘寄漁草

誰唱滄浪一曲歌桃花如雨落漁蓑武陵别有僊源路
不向人間釣綠波

春暮

蒔秧分了又魚秧幽事經營近夏忙溪水雨餘侵岸綠
野花風過繞籬香

贈友

茶嘗北渚當三月家住南塘近十秋訪友晝移花外艇
讀書夜上竹閒樓
明月秋宵長縱飲清風夏日但高眠竹林已埽攜琴徑
松壑重探洗藥泉
流連圖史無虛日領略溪山有素心拜石世知顛海嶽
洗梧人笑潔雲林
閒采溪荷縫作服時收野籜製爲冠百錢挂杖尋詩去
一匊醽醁秉燭看

平湖張越千久客涿州因家焉昨歲返故里而思
家甚切詩以貽之

慣習風沙得自由南歸翻等異鄉遊田園兒女休相問
占籍燕南古涿州

上水長老閩歸

相逢話舊重依依知爾年華近古稀何法修持顏不老
福州新噉荔枝歸

北峰

雲起一峰又一峰飛泉高出萬千松看雲直欲窮峰頂
不聽星星下界鐘

留別南澗

乘輿來尋十八澗理安寺裏午鐘鳴寺樓正在溪泉外
半聽鐘聲半水聲

北山諸刹都遊徧那得幽深似澗南迸石參雲千萬竹
飛花繞徑雨三菴

石上青松竹底關到來無日不看山老僧飲酒能容我
便擬終身住此間

溪猿山鳥俱相識竹雨松風已徧聽獨有泉聲抛不得
臨行更坐澗邊亭

吳山

吳山煙樹映城闉樓閣參差近紫宸說是趙家行幸地
曾將圖畫誤金人

坐陸煉師山樓

喜值師閒我亦閒蕭然同坐白雲間高樓四面軒牕豁
看盡東西兩浙山

郭璞泉

丹井曾探葛嶺巔初陽臺畔翠松前一瓢今日秋雲外
又喫吳山郭璞泉

暑中泛湖

西山雨過淨氛氲十里荷花一棹分日落湖心風更急
夜來龍井又生雲

重至澗西

澗西記得舊山房曾爲題詩過竹廊今日攜筇重問取
滿扉樹影落花香

依然山色對前楹頭白山僧識我名猶憶晚涼禪誦後
佛堂東首聽松聲

觀潮錢江

波濤千尺海門遙南渡河山向此銷自是君臣疎國計
後人切莫怨江潮

參寥泉

一嶺風篁一澗泉參寥夢裏結詩緣可憐鑽火烹茶日
不在清明寒食前

棲霞嶺

嶺轉棲霞石徑危岳墳古柏盡南枝當年不下班師詔
會見黃龍痛飲時

孤山

春郊無地不桑麻獨有孤山在水涯多謝朝廷須粟帛
祇供處士種梅花

謁于忠肅墓

兵興土木帝蒙塵此際全憑社稷臣疆埸晏安君復辟

功臣不殺殺何人

古木陰森覆墓門來祈夢裏見忠魂人生窮達何須問
欲乞邊圖一討論

葛僊嶺

平章私宅嶺頭南蟋蟀聲中草色藍痛惜虎臣來不早
半間堂作木綿菴

南屏山

山愛南屏晚復登更尋古寺問高僧濟師留得顛名在
擬學師顛恐不能

玉津園

南龍山下玉津園一望荒蕪野草繁赫赫侍郎何處去
犬聲如豹在頹垣

楊梅塢

春筍挑來帶紫沙楊梅塢裏試新茶倦時小憇禪牀上
閒看山風送落花

深山信步一枝藤到處青鞵興可乘準擬一山留一宿
祇緣認得各山僧

雲棲

雲棲蘭若禮蓮池遺範眞堪百世師忽記東昌魔佛偈
洗心亭畔立多時

湖上歸思

采菱踏藕舊生涯日伴漁人坐釣楂惆悵一秋湖上客
黃花開盡未還家

楓葉初丹柿葉黃湖山昨夜有微霜新寒擁被僧房臥
歸夢先教過柳塘

石門道中

寒山塘上雨綿綿行李蕭條祇一肩卸店半開沽酒飲
過橋來趁石門船

隣家看芍藥

最憐入夏無多日又見隣家芍藥開詞客飄零花豔冶
引人舊事上心來

五十初度對松自酌

童時見爾已蒼然不覺相依五十年但得虯枝常掛酒
何妨死便葬君前

松巖山房酬陳殿升

松巖初夏往來頻日日松花點葛巾莫怪山房供給淡
向留泉石待詩人

留殿升飲

一尊久待故人開欲就花香坐綠苔斜照尚明庭忽雨
南峰分得片雲來

言若歸自東粤

千里羊城旅信稀年年慈母念寒衣誰知十載離家客
行橐惟擕一硯歸

送書庭之岳州

洞庭秋水遠浮空送汝輕帆一夜風何處到來知憶我
岳陽樓上月明中

與王片石

清興如君未易窺栽花釀酒有佳兒日常片榻溪樓上
坐對閒雲醉詠詩

春暮溪泛

閒乘小舫趁風行溪北溪南任雨晴兩岸野花香不斷
更無人處一橋橫

春溪雨後似初秋水映嵐光淡不流柔櫓恐搖山影碎
且依綠樹暫停舟

輕帆遠遠過前汀白鳥低飛近草亭斜日滿溪春水暖
半灣菱葉已青青

風急還防細雨飛短篙時挂綠蓑衣偶逢酒店看花泊
常逗漁船弄月歸

夏日即興

隔籬煙散方炊黍入市船歸已賣瓜溪北老僧招避暑
繞菴前後盡荷花

掬泉弄石夏將殘小蝶飛飛下竹闌午睡覺來香到枕
北牕新吐兩莖蘭

煩襟聊為老隣開日挈棋枰就綠槐已識午餘天欲雨
樹頭先有北風來

浴罷涼風趁晚天綠瓜素藕浸寒泉幾杯清酒陶然後
仰面看雲石上眠

暑夜同霽堂

清香遠遠藕花飄新月微微下板橋折得松枝當麈尾
夜涼石上論逍遙

暑牕雨過

連日炎蒸坐竹松今朝一雨暑潛蹤山牕筆硯含雲氣
留與僧繇好畫龍

輕雷隱隱未全銷又聽疏蟬咽柳條雨後清風涼似水
殘花滿地落凌霄

周鷹垂過訪贈八峰稾

故人相別已三秋昨帶新詩過我樓曉起忽驚清簟濕
八峰風雨滿牀頭

題鷹垂柯齋稾

不作樵夫不遇僊樵柯雖爛姓名傳詩人解得柯中趣

小結茅齋帥洞天

吳江晚望

羇人旅鴈共秋風晚泊吳江看落楓一帶長橋流夜月
孤城半在荻花中

晚抵蘇州

吳歌聲裏不成眠江月初斜又放船相近葑門無半里
譙樓聽打五更天

山塘

白傅堤邊正晚秋雲山晷映夕陽樓我來也愛山塘好
黃葉林中上虎丘

鄧尉山行

春流宛轉小橋斜微雨新晴未濕沙山下人家殘照裏
門前一半是梅花

探梅鄧尉

銀塘雪岸白泠泠止放遙山幾點青不知此地花多少
十里香風過洞庭

靈巖

上方鐘磬落煙霞山色蒼茫日色斜我到正逢秋欲盡
法堂老桂已無花

蘖菴和尚遊黃山白龍潭

萬仞峰前水一泓尋源竹杖嶺頭分白龍昨夜知君去
盡把黃山變作雲

虎山橋

柳嫩梅殘燕影嬌春風畫舫虎山橋遠山如黛迎人面
使我憑闌意欲銷

西溪湖中晚望幽杏花卸落雨初收白雲嶺上青松寺
猶憶探梅曳杖遊

尋堯峰

選勝吳山興頗濃泉幽石怪祇堯峰登山步步穿脩竹
俯洞空空怖伏龍

竹徑松塘取次探寶雲泉井更清甘露禪菴後尋奇石
不覺芒鞵濕翠嵐

登穹窿山

天花飛散見僊宮翠壁丹崖削太空貪歷高峰忘徑險
翩然身入白雲中

來到穹窿已暮春藥籃芝草日隨身青松石上支頭睡
任作山中懶道人

至天池

陰陰灌木鳥深啼路入天池翠靄迷陣陣焙茶香氣遠
人家半在竹林西

天池僧舍

山遊乘興過僧家畱坐松前試早茶茅屋數閒山脚下
一池清水一籬花

徐元歎落木菴

天池泉石惹人探清絶尤推落木菴恠底先生詩境冷
交遊況復有鍾譚

支硎山

澗草巖花一雨新白雲影裏蹋殘春峰巒佳處都尋徧
秪是難逢放鶴人

趙凡夫千尺雪

千尺飛泉灑碧空高人曾此結茅蓬寒光四壁長如雪
熱客何因入座中

題文與也畫

堯峰屏跡幾經秋溪上青山竹裏樓點染煙雲清興發
居然待詔舊風流

筆墨長年不厭頻湖山風月四時新知君家在堯峰住
愛寫堯峰贈與人

題高澹游畫

山高秪覺白雲低綠水浮空樹壓堤小幅何當終日看
扁舟曾過若耶溪

春暮開元寺訪掌石和尚

開元寺近百花洲春暮尋僧一繫舟見說出家塵事了
如何似我雪盈頭

静室三閒古殿旁隔城山翠遠蒼蒼一春花酒悤悤裏
到此方知白日長

山塘曉晴

漠漠輕煙隱隱沙溪橋風細柳條斜閒來偶得看春色
隔水人家好杏花

睿公移錫梅溪因寄盛宜山項東井

東風澹蕩水瀠洄溪上梅花漸欲開寄語吟詩諸老友

吟詩須待皎然來

遠挈巾缾度水涯到門先欲看梅花遙知一二扶筇叟
溪口逢迎笑語譁

酬睿公冬日梅溪見招之作

斬竹編籬見苦辛荒菴十畝四無隣一冬誰遺糧麤足
白髮新來種菜人

秪有尋僧興未闌誰言風雪出門難縱然不是師來約
也要相尋話歲寒

竹徑花源有路通常思身傍佛燈紅因風寄語安禪叟
添箇蒲團丈室中

杉青堰落帆亭曉發

蕭蕭古堰問杉青渺渺寒波浸曉星舟子喜乘風色順
桂帆卻在落帆亭

和友人北宋八詠

檢點行師次驛橋黃袍清曉換周朝世人休爲孤兒惜
不見河山屬德昭 陳橋驛

澶州久已絕邊塵畫策當年見老臣重向頓丘城下過
北門鎖鑰又何人 澶淵

銀合輕開古道邊孤軍陷敵勢難全宋家世被强隣逼
不獨傷心好水川 好水川

天津橋近洛陽城春暖乘車次第行一自堯夫歸去後
何年不聽杜鵑聲 天津橋

閉戶焚香燕坐時窩中天趣幾人知我今重得窩中趣
盡在先生擊壤詩 安樂窩

妙覺僧房見畫圖清風高節古來無廟廊若問熙豐政
元老投閒酒一壺 耆英社

涑水肖山史易傳其餘名姓闕無編端明若弗親書石
後世何從識衆賢 黨人碑

宣和勅使縱貪婪搜剔幽奇勢不堪花石東南皆北去
帝都何事反遷南 花石綱

自題小像

科頭兀坐十年餘口絕雌黃意灑如汝骨祇應空谷老
翻來此地守殘書

大滌山魏煉師導遊棲眞洞金筑坪

大滌名山秀出塵數峰雲外翠嶙峋閒行蹔憩棲眞洞
搗藥偎禽飛傍人

金筑老人坪上隱坪因人重便爲名客來若欲尋遺跡
但聽松風水石聲

暑中訪際菴上人得讀清涼山志

觸暑相尋叩竹房一編留客展清涼炎蒸片刻銷何處
五頂寒雲墮石牀

讀罷詩文更覽圖五臺山景洵靈區人人自有清涼地
底把清涼讓曼殊

冬興

吟興微茫嬾策笻爐頭抱膝過殘冬暮年老友看誰在
落落庭前一樹松

室如石洞客如僧破壁寒風掃亂藤黃葉滿牀伸腳睡
隔牕明月似禪燈

題項東井畫

滿溪綠樹欲生煙時節山邨穀雨天隔水陰陰雞犬吠

釆茶人過板橋邊

峭閣溪聲飛瀑合石梁峰勢劈天分入秋策杖天台道
取徑先看鴈蕩雲

閒牕縱筆

自傷狂疾已多年頗許交遊信莫傳我是漁陽撾鼓吏
故衣曾脫魏公前

屏居山谷老年華射虎歸來日半斜且喜霸陵無醉尉
夜深猶得飲田家

作客西秦鬢已霜旅牕秋雨送淒涼故人相見原無恙
一夕傷心説大梁

深秋泖上泛漁舲愁見雲山九點青名士亡來琴酒散
共誰聽鶴到華亭

高臥長懷百尺樓何時下邳問同遊醉中幾灑當筵淚
髀肉重生感豫州

易中神妙有誰諳京洛青蠅夢正酣何似一簾吳市上
焚香對客守長談

與吳天厚

溪牕春雨弄潺湲十載交情一夢間莫謂牀頭無賸酒
燈前未盡話家山

何日同舟返故鄉松前築室擬柴桑閒來結箇雞豚社
相對溪山醉幾場

送天厚

帶雨悤悤一棹開明年花裏約重來前路見山如見我
不須低首更徘徊

看梅口占

一榻長年小閣中高眠祇解聽松風春山又值梅花發
爲借籃輿舉老翁

水際雲邊縱復橫幽香漠漠滿衣生孼牋好與天公約
要乞春光半月晴

吟嘯花前興欲狂五分開處十分香歸時須待花殘後
拾取餘香貯滿囊

惜花終日繞花行那計山中雨共晴江上扁舟忘卻了
白鷗怪我欲寒盟

看梅歸是夜途雨

擬看溪梅到日斜晚風淒緊促還家老人情興無多在
一半銷魂爲此花

折得梅歸插小缾愛他踈影映燈青雨聲莫似吳山笛
一夜吹殘落敬亭

虛檐急溜響牀牀幽客孤眠怨夜長料想雨風知客意
梅花多處勿顛狂

飽飫寒香約數回披衣坐盼曉雲開明知泥滑林開路
濕透芒鞵也要來

曉起雨止復雪

雨息空林點滴微開牕又見雪輕飛梅花會把幽人妒
不許高眠掩竹扉
略施煙月已稱奇況是稜稜雪上枝未向溪橋沽酒飲
先從隣叟借驢騎

午餘雪霽復至梅所抵夜始歸

倒崖臥澗影攲斜殘雪將銷半尚遮不是暗香流屐齒
教儂何處認梅花
過午尋芳未厭遲看花全在夕陽時高低石瀉蕭疎影
濃淡煙侵上下枝
影來月裏更清寒錯認枝頭雪未殘誰把梅花分雪月
素心人作一般看

春日過聖公來仲山房

雪後溪泉分外清烹泉留客聽松聲雖然未得如空谷
也有幽蘭繞砌生
兩兩蓬牕面竹開花龕佛几少塵埃如何春社看看近
不見窺檐一燕來

答尤玉田京師見寄

詩枉柴門已暮秋西山煙靄望中收交遊見說多朝士
卷裏何曾姓氏留
老向深山作野人采樵雲徑往來頻不知幽壑寒松色
可似東華白日塵

梁谿夜泊

客帆落處月溶溶雲樹微茫見九龍風裏疎鐘來復斷
知他煙寺在何峰
愛乘月色汲山泉秋暮溪頭夜泊船船尾炊爐篷下飲
絕勝春晝酒家眠

焦山寒暉閣訪杜湘草

淮陰詩老太忘機不住紅塵住翠微潮水兩江人到少
焦山小閣臥寒暉
杜翁吟興出天然三十詩名四海傳見說明春往北上
清姿不減古焦僊

月夜登金山留雲亭

江濤卷雪鴈成群獨立秋風那可聞偏是山亭知客意
今宵留月不留雲

鶴林寺杜鵑樓

徙倚危樓盡日閒尋芳無計但看山神僊空有還丹術
不放名花在世間

攝山棲霞寺訓鈍人大師

偶緣采藥訪高蹤蕭寺相留坐晚鐘誰說金陵王氣盡
此山尚有六朝松

弘濟寺訪蒲菴和尚留遊觀音巖燕子磯

杖策尋僧識寺名留看江景繞巖行不堪燕子磯頭浪
猶逐春風打石城

采石磯

日落千峰隱翠微江天亭子白鷗飛何當一棹乘秋月
醉裏重登采石磯

夜宿牛渚

風露篷牕冷逼人然犀浦上月痕新殘燈已滅江聲靜
臥聽隣船說太眞

蟂磯靈澤夫人廟

降旛豎後事全非覇業東吳付落暉還賴夫人當日力
江中占得一蟂磯

石埭魚龍洞

半里乘流不見天暗中人慣進遊船欲窺靈境須然燭
恐攪魚龍水底眠

舟發皖城

皖城春酒九江船夢裏還家醉裏眠漁笛一聲驚客起
小孤山在夕陽前

清泉寺

桐城山裏清泉寺說是東吳子敬莊舊業不隨流水盡
還來松下咽斜陽

初到黃山

肩輿百里翠微間怪壑危崖太險艱夢想黃山三十載
今朝眞箇到黃山

村經湯口問僊源峰頂千泉樹頂飛一步一奇奇不盡
喚人時有一聲猿

浴湯泉入祥符寺觀羅文恭題壁

石壁涓涓紫霧生解衣冷暖稱心情登僊底用尋靈藥
一浴湯泉體便輕

湯泉浴罷入招提岸幘閒看壁上題絕代念菴眞墨蹟
白龍呵護石潭西

雲谷訪鐵夫和尚

雲谷巖頭訪鐵夫山門一笑手親扶客來先有神鴉報
今日神鴉報也無

傳鉢堂中掃榻眠挑燈話舊意殷然焦山秋夜雙峰閣
記別清風又四年

黃山奇勝絕追攀誰敢吟詩向此閒三十六峰題詠徧

如師端不負黃山

非關老鐵不相留不晤中洲已十秋明夜朱砂巷裏宿
夢魂仍挂鉢峰頭

冬暮天岳老人遣侍師餉余太白茶附答二絶

太白山茶世共珍山房留品憶前春殘冬豈意重相寄
念我寒牕病渴人

久別名山入夢思重尋準擬采茶時玉川逸興欣猶在
小擘吟牋一報師

岳公來書云近與周鄖山詶倡甚樂一絶贈之

杲堂死後詩人少猶幸天留周鄖山讀罷來書成一笑
天童風月幾時閒

吳門錢十青冬暮見訪即送之茸城

歲晚天寒戸少開老梅帶雪臥蒼苔花前正擬尋詩句
訪舊欣逢遠客來

高眠遠媿剡溪人蓬舍勞尋野水濱小艇衝寒衣盡濕
北風吹雪夜來頻

家住專諸古巷中一生任俠不知窮十年前晤西湖上
倒橐歌樓醉老翁

嗟君此別欲何之風雪茸城覓舊知泖上諸峰皆我友
見時須爲道相思

答盛宜山

傍溪半畝葺茅居景値春深意更攄風暖草間獨戲蝶
水深花下鷺窺魚

一龕讓汝同彌勒半偈輸余似老龐女嫁男婚都已了
看花飲酒坐閒牕

題費會嘉小照

葛陂不去騎笻竹谷水翻來坐石磯大有玄眞西塞興
桃花落盡未思歸

雪夜懷山陰舊遊

雪滿空庭冷氣凝伴人淸夜祇殘燈逢牕卻怪三更夢
身作雲門古寺僧

巖壑山陰久擅奇右軍高致更堪思幽尋曾策三春蹇
未到蘭亭便有詩

浪迹稽山記往年無緣重上越州船若耶溪裏和雲宿
賀監湖中伴月眠

淸景長懷化鹿峰平陽老衲杖藜從遙憐此夕山樓雪
不得挑燈共晚鐘

陳一息惠蘭溪酒

蘭江作客歲除回念舊多君踏雪來料我山齋梅未放
故貽斗酒一相催

溪亭閒望

落盡溪梅徑曲閒又開紅杏小亭閒闌干西望臨流坐
柳外微雲似遠山

題顧容城遺像

詩思年來半點無故人星散簮黃壚何堪白髮蕭然叟
復向風前展此圖

花朝晚步

新柳絲絲弄夕陽溪邊猶有晚梅香懸知此日天晴美
山果終年得飽嘗

花朝後一日雨北垞當湖歸攜詩索和

新鶯初轉柳垂絲閒閣焚香獨坐時小徑自從梅落後
更無人過一題詩
片片梅英點綠苔柴扉竹裏爲君開新詩吟就尋人和
冒雨溪橋策杖來
二月當湖景物清滿湖春水背東城天公也趁遊人意
相近花朝每日晴
自昔曾經此地遊登臨頗愛弄珠樓遙山一抹疎檐外
瀲瀲湖光九派流

錢子裕攜示張曉廬詞有寄

扶筇清晝過墻東一卷新詞出袖中云是故人三影筆
小牕同讀坐春風
張子詩文久絕塵今觀詞句更清新胸中未貯書千卷
不敢披幃見此人
蘿月松風素所耽蕭然一榻仲圭菴遙知捉塵梅花下
鶴氅鑪香聽客談
促席聽君話勝流賺人清夢落溪頭花時若使容相訪
準擬攜琴上小舟

夢中對酒醒後有作

覺來枕上意徘徊春夢無端呢酒杯不是溪鐘林外動
睡鄉終作醉鄉猜

寒夜同內小飲

小閣人同雪月清拔釵換酒醉寒更孤山卻笑林和靖
獨伴梅花過一生
欲抵寒威共一觴綺牕紅燭鏡臺旁擁鑪淺酌銷清夜
肎學如泥老太常
長年繡佛掩深閨茗盌鑪香到日西底事今宵偏愛飲
沽來清釀是梁谿

春日西叟見過

榻滿書琴酒滿瓢故人相訪不須招桃花認得谿邊屋
自棹扁舟泊板橋

風和日暖燕飛時撫景同傷鬢髮絲且趁花間清酒熟
銜杯看我一春詩

讀言若武夷吟

秋風囊杖武夷還讀罷新詩一粲然九曲雲泉俱在眼
遠遊省我草鞵錢

答謝蒼求

澆悶苦無千斛酒破悶喜有一牀書菊開籬下須扶植
梧落皆前待埽除

晚步

小童沽酒久曾還獨步溪頭看遠山最喜臨風殘照裏
幾行疎柳伴人間

漫興

往來市上歎常作老去花前酒未除孤鶴已亡猶入夢
敝廬尚在復攜書
竹屋藜牀塵不到跏趺終日對南峯指前細細頭陀草
石上亭亭羅漢松
徧搜清句題僧畫時炷名香對佛經棐几竹簾雲寂寂
山花溪樹晝冥冥
柳陰四月花飛盡一雨池塘景似秋得食鳥馴依石畔
放生魚活脫竿頭

山曉閣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琮撰琮字執升嘉善人山曉閣其讀書處也
集前有魏坤序謂其初集不下千首其後數十年
復成兩集今計此本所存僅十之二三耳其詩頗
有警句而醞釀未深